叢書集成三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六六册目錄

文學類

勸善小說

鸝砭軒質言四卷……清　戴蓮芬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〇〇一
夜譚隨錄四卷……清　和邦額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〇三三
夜雨秋燈錄四卷續集四卷三集四卷……清　宣　鼎著……清代筆記　〇六六　一二一

神異小說

茶香室叢鈔二十三卷……清　俞曲園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二〇一
島居隨錄二卷……清　盧若騰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三三五
志異續編四卷……清　宋永岳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三六七
聽雨軒筆記四卷……清　徐德清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四一五
咫聞錄十二卷……清　慵訥居士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四七三
埋憂集十卷續集二卷……清　朱梅叔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五六三
南皐筆記四卷……清　楊鳳輝撰……筆記小說　〇六六　六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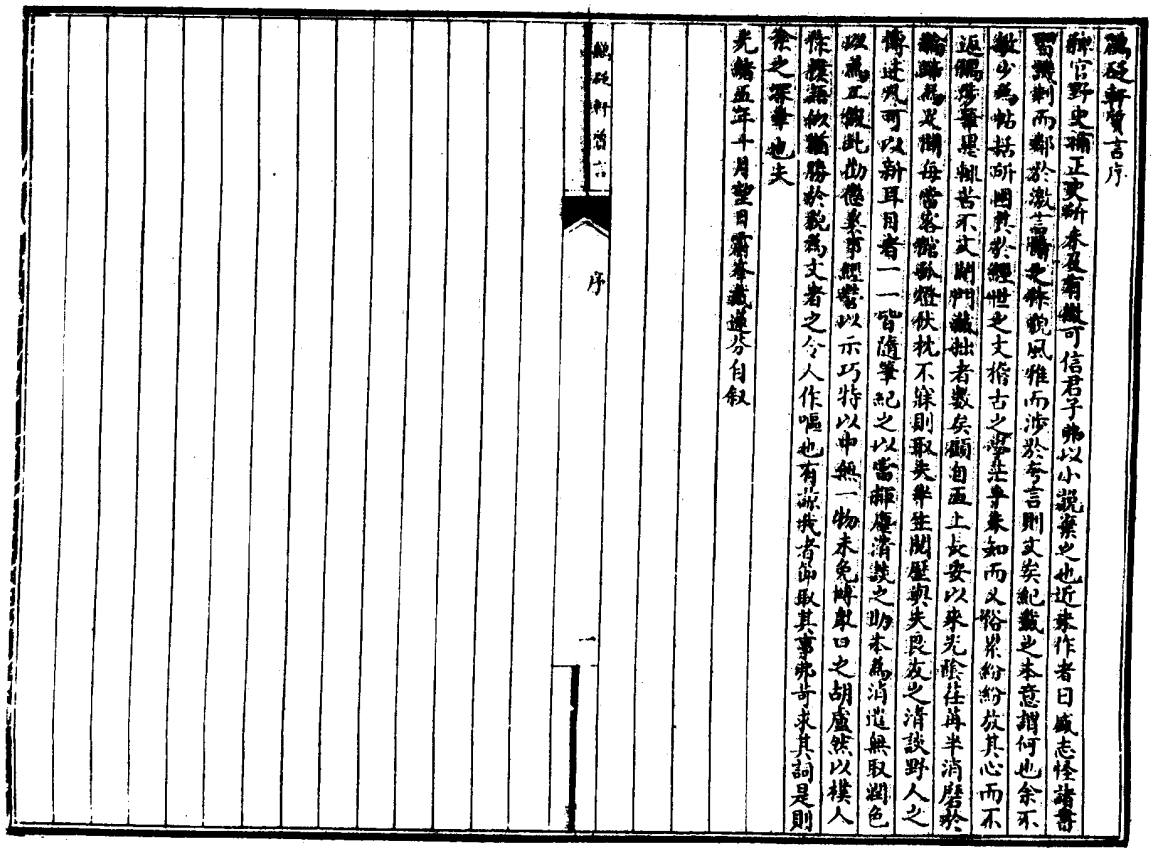
麗砭軒質言

鸝砭軒質言

清　戴蓮芬著

鸝砭軒質言提要

是書乃清季南通戴蓮芬氏所著以鸝砭名軒者蓋取戴高士顯燮楷斗酒聽鸝故事名之也質言四卷所紀諸事故家舊俗風流未泯遺聞瑣故大半未經人道措辭亦雅絜可喜篇末數則尤與世道人心有關係錢砭俗耳此為良藥石歟



鸝砭軒質言序

稗官野史補正史所未及有徵可信君子弗以小說棄也近蘇作者曰風志怪諸書間載剌而鄰於激若關乎稗說風雅而涉於考言則文矣紀載之本意謂何也余不敏少為帖括所囿既於經世之文猶古之學生事業知而又俗累紛紛放其心而不遑偶得筆輒苦不文閉門藏拙者數矣顧自孟正土女妄以聚光醉住萬半消磨於鸝跡為足閒每當客能默燈伏枕不寐則取先輩生聞壁與失良友之清談野人之傳述觀可以新耳目者一一皆隨筆記之以當揮麈消暇之助本為消遣無取遊色以為正徵此勘德業事經營以示巧特以申無一物未免滯胸口之胡盧然以模人奈之冥拳也夫

光緒孟午十月望日霸菴戴蓮芬自敘

卷一
錢中丞　薛執中
嫁妾傳子　繡嬰傳
三姑娘　俞婦屈盜
任柱　計十官
洪梅珠　三世四節
黃崖教匪　穴掌櫃
郝天靈讖　驗狐
太平鼓　書燈自走
狐打麪　花妖
蛇異　祖宗示兆
危症獲救　兩杯茶救匪
長生猪　江慎修

卷二
阿中堂　好兒
張忠愍公　儒侃三則
青蚨翁　狗報冤
郭恭圖　劉松山
狐船　洪承疇九世後身
鬼梳頭　凶宅二則
揚州旅邸鬼　趙甲
記族叔祖避亂事　周石工
湯文忠公軼事　王孝廉
雷提龍王像　純孝通神
燒車御史　某中丞道友
卷三
賣蓑翁　打人王
楚北異人　胡殿元
王文慎公　五子登科
五代進士　吳應和
某翰林　擒署狐仙
鬼拜人　一真和尚
養生　彭宮保軼事
王二太爺　西來庵滋事紀畧
孟先生　孟鏡仁
呂祖祠靈籤　夏顧氏
程大人　詩僧
姻緣有定　記丁卯閘中事
周成　五色蚌
卷四
玉皇殺兵怪　陰兵
靈山雷祖真傳　無首兒
辣手除奸　鄉會公費
儒醫　扬匪
紫烟廊委　李先生
玉哥　龍睛子
胡倜　失物有定
開路神　騙子二則
李升　破鏡重圓
無子有子　錢大令
官詐　明太太
魂歸行　任叔振

鸚砭軒贅言

清　南通州冪參藏道分著

錢中丞

粵逆之亂江以南所在陷賊同治改元不二年巨慈撫青重觀太平人咸知曾文正公與左季二相國盡心殘力克成大勳而不知其端實發於錢中丞鼎銘以舉人教習得訓導揀例為戶部主事以憂歸見時事多艱遲不出時江南唯上海獨有吳中士大夫多攜眷僦寓賊謀上海愈急上海故無備而外又無援曾侯甫克安慶將東援吳越無暇顧上海沿海賊卡望布兵亦不能達上海官紳集議求可以如銳乞師者難其人公毅然請行遂駕洋舶從賊中直抵安慶謁文正極言東南數十萬生靈待拯狀且言上海為通商埔頭貨物充牣一旦資賊則全無收復機文正慮地僻孤軍深入且無援公力陳形便雖以病哭文正公為之感動遂許之命李相鴻章以淮勇移駐上海公謀之吳人蹴洋船五破浪來助潛師直越賊卡一千餘里安城黃浦江人心始定俄而賊大至四面環攻李迭創睢魁與曹左三路夾攻名城漸次收復全省肅清方其乞師也蘇撫薛煥遣將募楚勇一萬二千將東援文正慮所募

皆各營散卒徒廢軍餉命公往截散之公馳行遇於漢口簡所募九百人歸無譁者文正大奇之而移師之議乃決粵賊乎撤淮軍北勤捻鴻章日夜逐賊不得息公駐清江主轉運迄事平餉無缺咸豐七年文正薦公可大用伯相亦力言之遂調大順廣遵擢按察遷布政又二年而河南剿撫之命遂下公枕戈以練勇兵餉請加餉練兵行之有效各省推而行之練兵之名實亦自公始卅餘載變于仕郵與有加焉

薛執中

道光中大學士福濟文慶皆好神仙術一時士大夫附會其說如皋葉太史亦與焉有妖人薛執中挾其術遊京邸自言得異人傳能驅神役鬼起死回生愚民奉若神布施無算時適外將軍某亦好道聞其名重幣招致築百尺浮圖居之而己膜拜其下頗薛亦實有異術非徒為大言者住口外數載聞京中宰相來異人薛欲往將軍不肯薛大笑曰某行宜將軍所能禁哉請以千人圍浮圖而遣使僕夫捧至京師某如復期非夫也將軍如其言比報至薛到已一日矣先是文相東獨坐忽聽空如飛鳥墜一羽客翩然入道骨仙風鬚眉皆古文相驚詢之薛言口外將軍像某弟子聞中雲慕神仙術故不遠千里歟不死丹甲文大喜叩方術薛口若懸河揆諭玄妙

文相乃開密室奉為祕籍明日招福相及諸同志俱師事之薛導以運氣採精及斬三尸諸術規矩不備部務繁雜又以符水治人疾病遠近聞傳求治者無虛日某御史國朝包拯也彈劾不避權貴惡僧道甚仇會太夫人疾篤醫藥無效有薦薛者痛訶之太夫人故信佛怒曰爾不欲母生耶苟活人僧道何害御史不得已延之診已薛曰易治耳是腹中有二泥人藥下之即愈御史孟嘗其妄姑試之果然左右嘆神仙不置御史大怒曰左遷學門聖世所棄況輦轂之下妖人敢橫行無忌憚具疏劾之薛下刑部嚴刑根問盡得諸弟子賤名予是文福以下皆得罪而薛棄市刑之日談笑自若弟子棺殮之輕若無物啟視屍不見究不知是仙是怪也

嫁妾得子

吾通張孝子魯林儒寫如皋四十無子謀置妾其族有貧而鬻女者魯林富偽為張姓女重價歸之入門夕孫婁詰得實告孫曰吾幸早否禽獸矣子孫何有吾將女蓄之俾擇夫嫁焉乃改適沈贈薄田五十畝俏僕甚驚孫後納妾得子三長捌軒庠生次理癸監生三少谷魁於鄉

續鶯傳

續鶯字玲琦本大家女體纖弱臨風裊裊常如欲傾足下繡履僅容指秋蓮考地瘦絕可憐貌清癯如雨後菊風韻天然脫盡脂粉氣幼慧工詩性亦傲有為所鄙惡者輒冷語刺骨雖至親弟顧女伴威規之則曰吾腦懷落落盤下拔古調不能容此輩雌雄必由是忌者日眾髮鬢瘦顱許婚同郡侯氏子侯以賤業起家續喜十年迄不能操管終日摧藥計母子其精明乃過于人項碎若老媼既成禮鶯物其淌書明大義侯不驗營營如故鶯自嘆命薄易室居笑香燕泥以詩自誤詩成泣而焚之侯夢夢亦不過問其表厥宋生者白可人也少年掇巍科性不耐與俗人語鶯謂塵世碌碌皆無足語者惟巾幗中稟清淑氣近之令人倫然意遠吾將求解語花作益友耶偏遊吳越齊魯燕趙無所遇遂歸一日過侯門適鶯亭亭出與賈化宋猝數雙眼為明趾重不可舉鶯略一注目急反身入侯與宋交故踰鶯又不時出故不檢逾月鶯至其梯家過宋而盖嘲竊竊私議梯衣間蛙名梯笑曰此表弟宋卅至親尚不識耶導與見生起揖鶯還禮依梯身畔坐術首拈弄時一舉目恰與宋眼光相射紅暈粉頸嬌羞不勝宋欲攀援顧古若澀斯吐復拈者再亦不覺面熱之亦梯周旋其門雜以諧謔宋鶯愈不能止各辭別次年上元日又過于梯家延歡門業子感宋雅不

但以驚報實遠奮擲欲然入坐卻婦鳥麼夜宵覺代為解衣未竟入膏偽伸足鋼漳鉤不怒亦不動他顧而嘻少間舷無人微語曰爹在至藏獨不能至矣耶宋頷之明日宋遂托故往與侯投會訖大相得佳來日設驚漸不過一日忤驚驚嗔曰儂自與無一知已以君風雅故多涉嫌疑然君宜諒儂也宋慚謝月餘有以貨賂聞者操懷能縱驚泣不食命媒伺宋于適強致之宋有慚色驚泣曰儂有何罪君何見棄之速也宋曰子非真有情者恐情深或累卿爾驚曰士為知己者死君尚畏累耶自命為深情人豈宋曰予如靠矣驚晏之旋乃已自此踪跡益密偶半日舉皇然若有失宋每以吾不知天下事有何驚如卿乃真至寶功名富貴時代人作備耳驚曰恨今世身已屬人不敢犯非禮死儂魂無拘來當從君遊矣可歎哼儂名勿令吳宮中不敢近也宋曰何至是驚曰儂鬱鬱寒每鮮歡必訂後約或失期驚怨形顏色宋規之曰天下事命之則長縱之則短萬一意外奈何驚曰君懷顧儂草不知此理者顧心不自主耳雖然相思長生及不如朝聚速死之樂也宋於是不忍復言又年餘驚語益起驚婢故貪梨棗驚驚不得已如所諫婢一月三至驚不勝其煩稍拂之婢遂大張其事且遍予眷驚驚泣擁宋曰婢過我良甚我死君肯洗一杯酒否宋泣勸驚意少解乃去是夜驚仰藥明日始知婢疑不傳一面訣痛急欲身殉妻責以大義始止明年遂束裝作北地遊謂天下從此無知己矣

三姑娘

載康漢寧廂紅旗人本姓田年十七補弟子員十九舉於鄉性寡爽不拘小節京師胭脂衚衕有烟花數蜂蝶出入其中載偏覺無佳種恒鬱鬱中元日觀夢城廂城隍廟者塵滾滾寶車絡繹不絕隔窗粉尤脂艷彷彿穹絕代麗姝也至門扶道旁婢踽踽下車則時世粧平三套長幾盈尺纖腰十圍姐髻作蝙蝠關穩下關閒譬蕩心魂歸視則紅裝三寸根乃纏空遺步微顫不知芳心奚態許委屈也載遥望幾至齒落復前行至大殿見男女雜遝駢闐者以千百數異之趨入視見女即着紫紗半臂香黃衫碧羅裙扶一垂髫婢向佛盈盈而拜裙下雙鈎如新月貼地紅鞋拜已嬌喘細細倚忠宇欄小憩則見王客莊簡雙眸欲流驟然微笑千百人瘏歇如中酒載私念此貴家寵姜傍左右不去已而女徐徐出廟婢呼車載立車劍俠儀賤寒衣隨之女隔簾呼婢專語笑吃吃不絕時露粉面窺外載終神迷奔不已時秋雨新霽道旁泥沒膝態甚汗揮如雨女即似倩之嘱御者緩轡馬未數入一委巷審之纔脂衚衕也大門私啓北地胭脂流覽殆偏天仙乃在濁世何無半面緣踟躕間凡女即下車敲白

視碱不如三姑不樂而散自是載每日一至主姑家惟笑語不敢萌妄想三姑家故有姊妹三皆殊色一日同學輩踪跡至適載來遂相約為聯芳會言于三姑俾各占一技華集既張推載三姑為盟主篤篤對鼓蠟燭兩兩一時裙屐之盛三姑微吟曰蛺蝶紅三月天春風春雨畫樓前樓前花落春歸去蝴蝶知心疲可憐載知三姑意前事恐首倡難繼拊掌曰尚有蟬蛻在今日花能蟬矣三姑頷而不語席散載獨留勝子勢回廊斜月挂海棠摘上街頭更蘇豆三敲矣於是移燈曲室紅偎翠倚呢呢酬去舞相思苦酬者醉人骨髓肉化婦花園偷風味另自可人載伏枕細玩三姑盛勢而回郎不難雖載視垂豈不識耶載曰儂此時寸金一刻正恐勝負難去將蹉跎光景中過耳三姑笑曰郎太痴矣遂亦不敢數語至天明攜手出羅幃殷殷訂後會期乃別前至家而任卿令事畢出都促同行期迫甚不及別三姑三姑亦竟不知也嗣是天涯海角人各一方特馬首重回而楊柳青青已不知折在誰氏手矣嘻

會婦從遊

北方風氣剛勁任死不屈然得其正為忠臣為義士否則必流而為盜賊肆劫筒隨豫之以義則皆倫首帖耳甘為我用非如南方鋒帆之徒不畏王法不順天理也

故刑部發禁盜輩卒皆專為好漢雖日在行柱無手足拘攣甚其風氣然也宣武門外南橫街一宅本湘人之宦於京者舊積頗厚其命婦寢若天人一日夫當直攜二僕襆被去家留一媪一更夫守纔三鬼命婦已熟寢有巨盜數十人持械破大門入更夫呼媪媪匿牆下不敢出命婦徐起整衣開正室南向坐待之盜蜂擁進命婦揮之曰止止盜相顧驚異皆卻立命婦曰請君皆自命豪傑敢一婦胡為請問明火執仗為妾身來乎為妾財來乎盜曰夫人金釵生妄想天且不容闇府上有餘慕眾兄弟借盤纏耳夫人曰此亦不妨東廂白鏹有白金念餘可自取之勿褻我室也言已擲鑰匙于地盜顧眾曰夫人仗義汝等勿驚擾我一人取之足矣遂拾鑰啟箱袖十錠餘扃如故出曰本不應冒昧以討利市暮取此頃擲夫人賞也眾羅拜而去自後中門不閉永無盜患云

任柱

閻治暗捻貴日燃燄稍以賴汰光為最而悍慄則與如任柱所統皆馬隊官軍方剿運河而守捻眾盤旋於濟青沂海之間其踪忽忽官軍未能制勝一日銘軍與賊戰獲一酋訊知為任柱帳下人將殺之酋大呼曰殺我我投誠哨官虞其甥也頗保

釋劉省三軍門銘傳曰汝能殺任柱乎曰能畀烏鎗一曰成功花翎一守備一金二百不能勿返也其人執槍馳馬去復歸柱柱不疑仍置左右明日又戰其人忽以槍擊柱斃于陣賊噪烙而驚曰魯王中槍矣不戰潰其人馳馬白軍門賞如約賴文光遂以勢孤被擒捻乃滅又山東軍興紀畧云銘軍追賊至日照先鋒騎兵擊賊洋槍傷任柱右耳由腮際出賊狂奔入贛榆銘軍追及之柱憤急裹創死戰集馬步賊伏城南林落銘軍分路進天忽大霧守不見人賊眾且懼官軍驟不支先鋒死戰賴汶光牛逵先敗柱自率馬步數千斜出東南七八里冀出官軍後銘軍知捻擬回巢擊之捻氣油柱馳馬陷陣死傷狼籍冀救退者忽賊中自譟曰魯王死矣官軍來問擊賊潰柱尸舁降賊言柱擅子洞腰肋斃陣前是役也先有賊目潘貴升榮書致銘傳願斬柱贖罪銘傳允焉給三品花翎至是或云官軍洋槍所中或云貴升暗槍所斃又一說有營官舁置鄉長安者收得任柱義子某侍之殊禮某感甚曰吾何以報將軍長安曰何言報也侍愈厚某又言之再鄉窺其意誠乃數且泣下曰難言也某請益堅出誓言長安乃曰非為我斬柱首不可某拜應曰謹請以五十騎從長安許之即日舁陣而出直趨柱前舁馬伏地大號曰負大王死罪今日送歸就死柱曰但

歸何害令並馬行相得甚歡曰兒從來五十騎請大王錄之柱曰然五十騎皆下馬令之跪柱傾視方屬某澤擅中之賊遂率五十騎馳而出莫敢拒者賞某為金摧參將賞花翎至今猶存按三說互異並錄之以備後君子之考焉

計十官

計十官湖北武昌人日操小舟渡人得錢足自給即逃以為常妻賈氏性悍奴視夫稱謔詬詛之計無如何也一日泊岸側有客倉猝喚渡既濟遺其裝啟裝皆黃白物急呼客已溯初念甚喜繼思客殊恕倪似有重要者此必關性命物也命貨不可強索得之焉知非禍我爭坐守之傍晚客泣而至詢其故曰某父母久未葬今從千里外歸故人乃得阿堵物奚忍且奈何計曰銀固在予守君久矣客大喜況首問姓名計曰此是君物何謝為不言姓名去時已暮赦家叩柴扉客聚駭不已計具言拾金狀妻狂喜索金計曰自度非發福相守客來還之矣妻唾其面曰窮骨子到汝家十年咬黃蘆且不飽今天賜白金秘之猶慮其索乃拾之从俟其舉爭知君乞丐相我不耐久受累請出我否則追客反奪所拾還我不能勿相見計負氣曰非義財甯死弗膺不相見亦易事卿勿悔妻曰天下男子即死盡亦念不到乞丐憐悔何為

計大慙便奪門出妻遮閉門尚呶呶不已計奔至河濱見一漢陽舟將發遽請附載舵人引之登坐船頭餓火中燒不可忍自念七尺軀不能贍妻子仰天奪至此今孑身飄泊貪宿且無不覺泫然淚下艙中一皓首客衣服鮮潔方據案食見狀詢其故計歷告之並述婦見逐狀翁起立曰若餓君子人也勿憂小富貴視與共餓既而曰僕有銀數五其最咸豐之乾壩以司會計無端人耗母銀以為十計近為吾姪某少年喜風月非老成可倚任吾君往僕可紓北顧憂矣計言身係舟子當楊外無他長恐負翁故客固言無妨延君不過資彈壓耳但坐鎮雅容即稱乃職何辭計始受命明日至漢客為置冠服命會札至武昌易姪歸號中初見計甚輕之引退見翁姪啟書知代姪者來肅然呼先生而不名計達日危坐謀盈縮點者以言餂之計正色厲拒以故號中規領益窘年餘至閱飛無絀乃有盈喜曰我固知計公可大任也酬千金計不受翁曰雖然當更為君謀之遂代收附已蜂並權子母利乃倍往日來十年當至二十萬翁喜諧門其酒告計曰自君來僕銀肆增十五所未敢忘大德已將薪水資權利得若干數君無家業者無堆積乾貴號中數適待敷富錫君也計固辭翁曰此自君物非我賜也何謝計乃受業翁商轍不逞資盈絀仍自操

又數年，富竟奚翁境，乃置奚第。富蘊奚終身不娶，貲自計出，後適屠者，日大費，仵鮑貪厥顧夫性殘酷，婦稍峭，故態操屠刀剔其筋脛行哀求，乃免。後聞計富日悔泣夜仰奚參青死。

洪梅孫

洪梅孫，茂才，名祖詒，嚴之欽縣人。祖父以茶商起家，富甲一鄉，到肆偏江南畢下河。家於通，庚午大比之年，並舉優拔科，梅孫屢試皆首選，自以為拔萃優行，如探左卷，否則亦必食餼于庠矣。復試日，趾高氣揚，目無餘子，聞唱已名，昂然排衆入倉，幹間忘除眼鏡，文宗怒叱之，梅孫大悔恨，思頓澀，草草交卷出，自計命中有天，厨望原來當不能參，蓋敘邑出七缺，梅孫名第二，而出院見牌示高懸，諸生嘲集有扼腕為惜者，有撫掌稱快者，心大疑，急視始知己名已降為等，並究學師，不覺神氣沮喪，歸頸疾去，是秋入闈，又以房薦類滿見遺，從此文運日蹇，前茅無梅孫名矣，乎與梅孫有一面緣，曾讀其舉子業，與一切著作，才思橫逸，氣象光昌，決為援時利器，乃以一念自矜，致功名垂得復失，世之不如梅孫者，尚何必斤斤然以文章自信哉。

三世四節

孟光舉案，少君挽車，家有賢婦，誠三黨之光哉。至不獲已而相舟明志，冰蘗矢貞，遇固難心良苦矣。然而旌表及於茅廬，事跡光於史冊，幽光必發，積善有祥，何其榮也。余嗣曾祖攀桂公，少孤，有至性，事母無間言。娶姚湯太孺人，體公志，侍奉愈謹，家業貧，公思以文章顯，父母定省外，閉戶刻苦，無產，太孺人針指佐叔水，雖極不以語公，恐瑣瑣亂公心。迨公年甫壯，積勞致疾，卒。太孺人守節自矢，嗣火房飲和公長子大中，撫育如己出。時姑衰多病，飲食需人，太孺人日夜不得息，無倦色，逾年，病益劇，奉侍周，姒太孺人夜焚香默禱，持刀割臂肉三寸許，和藥煎湯進，姑立癒，又數年，乃卒。太孺人殯祭如禮，哀痛成疾，尋亦卒，含歛日，尸如生，香三日不散。

大中公既嗣長房，痛父賚志以沒，誓苦讀，俾偉業。偉業出所業鄉者冠其軍，乃絕意功名，毓然峭出塵想，聘向浦顧太孺人，既成禮，明日，隱去，偏訪無知者，太宜人盡去簪珥，依兄諸生元紱，紱自給，嗣姪長庚，課之讀，既長，走長安，以供事議鈐得貳，我太宜人書訓不絕，俾童志仕進，勿我念，和苦七十年，壽幾期頤而卒。

先府君長庚公，萬選之年，本生妣已先卒，繼妣氏范，隨公北行，主家政，賢聲傳臧，富蒼諸孫甚至，然有少失德，讓訶之不少恕，侍臧獲董則恩有加，憶故奴李北，富編排

為宜人恩，懼欲遣宜人，故祕，從縱之去，後卒得其死友同鄉有告貧者，皆竭力，未嘗有德色，裙布外，什襲為空，先府君性純孝，數諫宜人勿操作，宜人曰，吾脂此舒筋，且以勤儉示子孫也，丁巳府君卒，宜人乃率先妣及爺兄弟回籍，壬戌大兄以瘵疾卒，宜人大痛，遍夕亦暴疾卒，守節逾四十年。

自嗣曾祖至先府凡四代，惟先府君享遐齡，然府君究火房出，火房范宜人雖亦夥而克昌，公猶能享中壽，豈真風水之說，獨不利於家子歟？同治癸酉，杏兒出痘，大亦家子也，且五世矣，其不利也益信，乃范宜人後三房，又有以節著者，堂叔舅昌，飲和公孫也，實于外早死，叔母馬，故名門女，聞訃，毀容自矢，先府君以季子遵嗣其祀。同治末與顧范二宜人同時請　旌，擬入祠附湯孺人祀云。

黃崖教匪

張積中字石琴，臨清死難，積功之弟也，籍江南儀徵，初願讀養，屢試，被黜，遇術者周太谷，導以鍊氣辟穀，取精元牝諸術，積中感之，盡棄其學而學焉，後太谷正法，積中益修師術，愚鄉人，稱師尸解去，欲拯道者有現身住世，不廢飲食，男女與天同壽之樂，由是，歲者溪泉，往往踵門敘頓，流血，積中故嚴拒之，謂無善根，先今其作諸小善

而陰詞其隊，謂某事惜財，某事惰力，為太谷所擯，其人懼，因讀乃許之，為使簿金千，庭謂無道根，固不納，裝女奴，使人引而出，日多塵障，必反與虬髯傖父逢首嫗同寢，于是高門甲族，男女奉若神明，積中錯處其間，亦不復引嫌矣，道光中，離教，法天下奇士，如周龍甫，馬元林，關恭李毓俱棲揚州，積中處為所綴，乃取論孟大學衍義，近思錄，諸書，日相討論，龍甫信之，為表揚，當道，屢頓，越歲，豐六年，避粵匪，適之山東肥城縣黃崖山，麓有北，曰南黃崖，北黃崖，界其流，山形三面環抱，若危峯若門，戶中廣百畝，積中築室其巔，恣其術，引諸避兵者，不旬日，山成市，乃壘石為兩砦，築大砦其上，引河水環之，市弓弩甲仗，為武備，又建祭祀壇，祭以夜，檀燭光數里，非其黨莫能窺，收太谷寡婦素纂，女甥吳峯，為女弟子，列座，若不輕見客，見則必先叩，抗不答禮，其傳教則高弟吳某，某傳堂，劉權東等，轉相授受，五日一聽講，不能誦習者，聽之，從教者，祖右臂，戒惜財戀色，子女玉帛，毋許倒，戒愚，關動白肥城之李里，鋪濟南會城內外，東阿之清口，利津之鏡門，關海豐之埕子口，安邱濰縣等處，皆列市肆，千里之間，奉其使令，鄉愚呼張聖人，吳劉華則稱七先生，而不敢名，同治四年，濰縣民王小化，盜案，從黃崖，知縣新昱，捻之，捕小化，拌上，壹關，撫軍，敬銘

秦肥城令語黃慶見積中賢倡為異事乃疑五年九月益都民冀安華等推作亂事
漁陽同黨姓名師積中為首約期陷省會再陷青州兵仗已藏城內搜之果然已而
莫寔災第後僕同報聞丁布政寶秧檄照捕唐文藏與長清令陳恩義入黃崖令積
中赴省自白念其老且世家無意殺之也既入告吳寡吳以先生游五峯對言未已
一人持帖倉皇入吳覽之色變起文藏速歸文藏等絕馬而馳尾追者殺傷從黃紳肥
城令甫入城閉門發聲亦遁馬監被殺特撫軍在東平疑之檄諭其子山東候補知縣
紹凌同藩司員弁入山奉父至省而紹凌已先期乞回籍假實已入黃崖矣遂縛海
令吳某示之復出示張若門外二十六日山巔矗紅旗一岩牆偏立尖旂緣道遍新糧
煤燭者相屬夜有數百人焚掠長清肥城各鄉莊又武定墾鳥戴兵仗由大清河抵
孝里鋪入山砦中各溢安巨礮撫軍猶檄潘道員駁文招之終不出越四日實撲至
長濟令吳某與林令入山被阻反跡太卷于是撫軍率李將姚紹修游擊王正起知
府王成謙副將王心安諸營並進駁文率千總王華騎兵勘入山路徑十月朔騎兵
先克匪水寨鋪紹修乘勝入山礮巨礮轟賊卡斬劉桂泉正起由東山衝尾進焚其
卡柵縱火器軍械折纖號衣諸軍皆登山奪溢絕其汲道再飭吳某作書招之越五

日積中回孟至詞意悖慢撫軍起出示招諭凡居民投首者不誅縛獻積中者予重
賞營中卒無亡人至者賊大罵與官軍相及營勇時有傷斃甚撫軍恐王石俱焚命
緩攻是日紹陵出謁撫軍許以不死命造官像居民爭稟久積中書來言人心洶洶
造冊宜從緩而民間傳言匪已遣諜招武定墾鳥谷州縣來書亦云河西捻匪將渡
河救黃崖撫軍撫膺長嘆令進攻于是東西並進匪死抵搶石交下傷弁勇數十血
雨流注呼聲撼山成謙軍槍開花砲斃匪甚衆營中機焰四合紹修軍由岩西攀藤
上參將曹正棱攀懸崖為陡而入匪猶死守正起軍稍怯手刃三四人由岩東纏藤
登匪傅瓢始盡搶砲不絕聲千餘萬年清張福興項璽浴血殺死猱升攀匪徒手推
墮十餘正起軍已入紹修正棱西路亦進匪不支持械巷鬥諸軍合擊之奔路出者
為掘壕軍所斬墮岩顧谷無算積中紹陵戚屬男女均焚斃無一生降寄居官像及
弟子男女二百餘有一室為灰燼者其堅頑如此存婦女幼稚四百餘編有形色濃
淡笑指如恒者弟子韓美堂等皆領從師死呼可異已出積中首子灰燼中梟之撫
軍入山履勘攜州縣查封逆產均于大兵未發之先九月二十六日同時焉逆子里
零賊若是之速數能與衆有云積中本無才名祇以偽托持書乃至縻帥為之延

攀越垠堂其敢衆來衆不過數騎逆能跨郡連鄉連列市肆收集亡命之徒從其教
者傾產傷家挾貲往赴坐為傾家死為畫命實不解所操何術臣從前訪聞率稱積
書之五臣自慚奠職實亦人心風俗之大可憂也

亢掌擢

京師大賈多晉人稱之江南多徽人也正陽門外糧食店有亢掌擢者雄于貲而人
懷其遠風平姓素無賴恒賭之亢雖不常破慳然為所窘者像矣一日亢載米道城
牛車數乘路蟬于邊逢見平施施來亢欲邀平笑以手挽之曰卜者言予今日南行
利不謂適遇兄前途挑青常肴酒家也盍飲乎亢辭以有事平曰即有事遇我則無
事矣固邀之亢不肯平大怒曰遊汝飲叙親誼耳不飲是無親也無親者何顧惜為
昨家中適斷炊君有米數車當借石許為卒歲計也亢窘請緩期平曰君家妻子飢
亦飢能緩期不亢辭窘揚鞭揮牛行弗顧平急解衣卧車轅中叱曰老慳能覓我驅
車壓我不能予十石來亢無計婉求也不聽請少其數不許時日色衝山亢恐誤行
程汗如雨淡亦如雨聚而觀者如堵牆儀有驢車轆轤來至此亦停轅一峨冠丈夫
下問故亢具告之丈夫遽僕色叱平曰是汝言耶平愕曰是也何預汝耶不動丈夫
不答遽奪車夫鞭鞭牛轟然一聲大車壓平腹而過平腹裂死衆大驚坊保咸集丈
夫曰渠自求死生之胡為越亢行曰汝勿恐我自殺之不爾罪也坊保將縶丈夫忽
忽南城御史至叱保退跪請罪丈夫曰此皇城御道而奸民橫行若此需城胡為
耶御史唯唯面如土丈夫又曰有殺人者此為例壓死勿論言畢發車去御史責坊
保不早報捉之見者皆咋舌有脩役曰此某王爺也

都天靈籤

張睢陽遭安賊之亂擁城固守普死救賊千載凜凜猶有生氣吳中處處祀之尊為
都天時著靈異甲子五月州試有日矣予禱神問為否得一籤云不必問前程災來
眼下成善人終不磔黑夜驅雷憂予以為必無強乃次夜即有雷雨王朝陽之雷固
之傳考所謂不必問前程災來眼下成也王擬十六日舉兵投書江南髮逆約為內
應使返至港為土兵所擒殺之大局盡得其反狀並獲人名冊一本時敕通州查黃
君金超景以廉明稱不動聲色按名擒獲逸斬之亂遂平所謂終不得也

驗狐

甲戌會試後寶城令曾君近修延予閱聯試卷蜴陽候一日就道僕揚大隨宿有河

晚夢將寢覺耳旁有毛蟲蠕然初以為蝨耳掻之去既閱真氣逼真覺不可耐余亦
就睡見殘月半規從破牕中透入拂聲猶未絕也楊大亦叙遠起啟門呼卓夫開卓
余問何叙促乃爾楊大囁嚅半晌曰早走亦好子知有異遂不吉既就道楊始言秋
祭所困畢左則右驅右則左雖不碍人而騷味令人不可耐也余謂此狐之未成道
者不然何不變化氣質投人所好而乃以臭氣未去之身強欲近人討人厭惡也耶

太平鼓

京師有太平鼓之戲鼓以鉄條為扉家以皮有長柄柄末聯鐵環十數且擊且搖環
聲與鼓聲相應其小者如盆如鏡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石磨者則舁不遑結綵成
群駢而擊諸市所至鼓聲環聲喧笑聲鬨鬧聲耳為之聾道光中有結為太平鼓之
會者駢衆百數十人各着大羊皮袍過築者則舁圍之以袍裹而奔婦女號則舁鼓
齊鳴市人無聞者遠近失婦女無數抵暮則挾至城根無人處送還焉往往至死其
幸生還者又畏羞不敢告人察院某知其害奏禁之復拘得為首數人斬以徇而太
平鼓之風遂息現曾老官觀呂祖祠等廟集當上元前數日遊人如蟻尚有擲地擲
買者然皆不過如盆如鏡供小兒玩矣

書燈自走

先君子景西公初入京館輔國將軍祿智窓晚課散僕甚恩肄儀見燈自走入室若
有人持之者既而烟霊眼鏡等物皆蠕蠕然動當前晚香玉一瓶倒植空中水不滴
大駭呼童僕復大譟將軍趨而入笑曰無恐此我家仙爺作祟耳刷啟精舍公始
明日具香酒空室禱曰仙爺勿復爾師爺南遊人鬮小地空中聞笑聲復遠寂

狐打觀

京師通州會館舊有狐戊午余南旋有日權住其中者兩月小妹嬉玩甫六歲與婢
輩戲復院中歸即發熱不止出痘甚甚危家人環守夜三更聞復院擊鼓聲咸大駭
故僕李丸驅素凶悍至復院大詈曰鬼子敢爾以足踢數鼓皆倒聲遂寂明日小妹
以變症卒

花妖

孫吉雲茂才鈞與余同赴省試閒復日盼捷音家故有老海棠一株不花數載矣是
秋忽枝葉叢生開黃花鮮豔可愛花落結實本八九枚香味遠勝常品傍有桃樹二
亦感開如春時觀者接踵門成市鄰相賀以為瑞徵孫亦欣欣然自飾紫紅綾樹杪

誌喜未幾榜發竟失望快快終日然則花開何關哉蘇非不正之氣鍾而成異卑

蛇異

凡物之返常者不足為妖亦不足為瑞惟視乎家之盛衰以為感咎藏氏蛇凡
三見而興敗各異國初吾族最蕃世居州南門藏氏抱杜一日家宴猝見巨蛇頭如
栲栳枕大廳檻上身屈曲穿房過舍直至宅後溝中尾細處猶如巨盆家人見大駭
焚香祝之身暴縮蛇蜕入溝中沒未十年此宅遂為族中鬻去又咸豐丁巳先君子
卒于京先姑在家早起忽窗上掛死蛇長丈許姑見而嘆曰吾兄蛇屬也今死吾兄
其有不諱乎泣不食至夕而都中之訃至姑痛哭成疾逾三月亦卒及同治丁卯分
赴友人飲酔歸滅燭登床甫交睫聞咿唧聲與咯咯聲交作異之啟帳潛窺見巨蛇
逐鼠窟從梁頭竄至地蛇不少捨且鳴且逐皆悉窣入床下去良久無迹惟一蛇
蜿委床下云又一日分歸遍內人挑燈獨坐聞簾鉤搖動作聲出視髣髴蛇尾尾數
門聲遍屬仰視大駭乃一蛇蟠門上昂首吐舌如欲噬人內人大號蛇旋去明年分
遂有南闈之捷

祖宗示兆

庚午秋試之年余由長江掛帆逆流而上家中每日落時鬼聲啾啾然近鄰皆聞之
咸以跕險為余危月餘予歸聲乃止報前二日余內戚洪媼住予家患紙痛夜夢不
寐坐見窗外一皓首翁蹀躞庭中又一翁倚柱望月撚鬚點首若有所思尋皆不見
轉瞬間又見戴帽者五六人自二門魚貫入雁立庭中三拜乃起復魚貫出明日媼
方食又見一矮人著白衣自門外叙叙入趨竈下不見予惴惴未知凶吉黯夕而報
至矣

危症獲救

症至乳癰危矣乳癰至發于七十歲血氣已衰之身則尤危乎危矣當無解救之時
而忽遇絶不相值之人又適操生殺使獨之技此非有天焉以默佑于其中斷無如
是其至巧如是其至奇者如吾祖母范太安人之事足述焉安人幼適先大父克昌
公克昌公以力學早卒安人紡績供先府君讀爰如已出先府君既成立奉安人之
京治家井井晨起率家人操作侍僮僕無屬念有以窮乏告者必盡力周之雖典質
弗顧也先府君棄養太安人乃率諸孫回里甫一載忽患乳癰甚危醫稱迓無效時
江南全境淪賊唯吾通獨存鮮寧難民紛紛渡江有鎮江名紳某率妻子眷屬寓

值予大兄春池過訪邀延至家為埠橋馬某聞呻吟聲問故大兄慶額嗤嘆述安人病狀某笑曰太安人定無恙不治何過我之奇也我以醫自活然實無他長惟乳癰乃三代秘傳可百發百中耶凡大喪急延入視見癰已潰爛臟腑膜歷歷可指嘆曰病至此無怪庸庸者束手也幸遇我猶可活兄拜求療治醫出刀圭藥數患處踰旬癰口漸合未十日而愈後歷十數年乃卒嘻奇矣

兩杯茶教匪

江蘇農下河一帶有兩杯茶教匪其初掌于某寺僧死惲揚人戚廣大而通州之黃朝陽茅廣福等次之受戒捆繳斂財聚衆愚民為盜者幾數十人然初無謀叛意也狼山鎮標兵目陸家升陳某素性慳吝已由軍功保五品戴食雙糧矣心未滿仍多所要求總鎮抑之遂快快懷怨望潛濟江通欵于福山髮逆云願獻通州逆酋哂曰吾為若輩誤者僅矣是不可信果賊也當自破通州為龍蹯慨然諾既返百思無計忽憶黃茅嘴得民心煽之當可動遂詐黃戚言髮逆旦夕且渡江若輩當自計衆大懼陸言無妨彼中酋與我善能人出千錢當代買太平紙萬張貼門首可勿擾黃信之函致諸教首欵如數已而陸又曰髮天主甚賢取天下反掌耳欲富貴當乘其未來時能出萬錢六官尚書可立致出千錢亦不失為朝將空劄已遞我勿自誤衆愈懼爭出銀買空劄偽職偽通牒實則皆陸陳私刻髮逆不知也陸見教主易與復煽言天主愛民但相從皆手足兵到順民須助戚宜家置旂一槍一鳥隊如行伍黃內怯私議曰太平紙職名劄秘之無知者苟公然置禁物保勿有滅族禍乎陸陳變色曰君不從弗強也然事後必勿悔黃終猶疑陸出一冊屬聲曰君輩已受偽職不從即投之官滅族禍誰獨免者黃戰慄謝也且曰非自怯恐江南不果至耳陸陳遽黃至賊壘實其言乃昏夜偕渡江見其酋戚席欵之後送天京朝天主溫語嘉納留住十餘日偕還于是教中信益堅買種置器駐隊軍山將于五月十四夜攻州城城中文署左吏武營勇弁半教黨奸細偏布街市官紳夢也十二日黃下令戶出錢五百助軍裝南沙有董事某以無故斂民阻黃黃怒曰君此時猶自大耶即率衆突其廬某奔至城告變城中乃大駭會狼山僧亦連夜至具言軍山謀及狀先是僧已寢夢神以足蹴之曰起起兵且至吾與城隍為校賊日奔走復幾穿矣僧驚起視神顏汗涔涔不止泥履果剝落啟門遙聞山下叩殿聲紅燈隱隱官衙則通州城隍也僧知有變即深之見軍山雖旂檄天戈矛林立洋銃聲不絕乃從間道得至

城云通州牧黃印山先生有幹才慈命三門嚴守築礼各沙壩搞首事者明日沙董紮四人至殲之各沙搜捕羽黨盡得其單械拆職號衣印信並職名冊一部于是按籍訪緝次第就誅最可哂者其黨職名慈僧神佛封號稱黃逆為玉皇上帝餘如都天靈官元帥真君火神龍王各從其好被拘威神色溝瀆不刑自承有憐而飼以肉食者則合掌謝曰罪過罪過遲一刻便升天何苦以螢食衆我被擒求至死卒不食其慾藏如此黃之妻自稱玉皇娘娘將刑縛著前榭上見人狂罵過官過指而責曰吾諸臣皆歸位玉霄宮尚座左待我獨為我凡界何為持刀者拳之去乃真十四日各門戒嚴總鎮率兵梭巡城內外排列勇隊火光徹夜不絕民一夜數驚誼言不能禁捕得數人斬之乃少定雖鳴徹隊人心粗安越翼日陸陳俘至始知官紳士民所在有戚首人于是局中皆色喜斫脾某酒荷亭總帥心脊也有逆跡黃擒之至泊蛇言為趙爺黃大笑曰大人愛賊可謂至死不悟矣叱速斬之泊有慚色教中戚黃皆宵遁百計不能得戚潛棄州撐巨筏偽為貴樂者為點差物色即棄州寸磔之黃父子甫出境鄉人縛之來嚴刑鞫問斷其腕以大春舁之市刑後無血流黃油半許其子解部宮之給披甲人為奴其實始稍稍息有司入奏頒匾額賚狼山及城隍廟

黃公升蘇州宅紳董亦叙功有差

長生豬

如皋城內某茶肆有豬五六頭同治十三年秋鬻其主屠者將宰之甫就縛忽咬索斷奔西門直至茶同舍生沈育才家以首觸門沈出家跪泣若求救者沈憫之捆知為某茶肆物贖之命仍養其豬迄今已六載矣腹脇膨卧地不能起重四五百斤矣毛盡白余光緒五年親見之

江慎修

江慎修婺源歙縣人好窮纖尤精卜筮之學著周易釋義十六卷行世其析理頗精創三十六宮之說謂易中乾坤坎離大過小過中孚頤八卦皆無反正餘可反正者五十六卦其實只二十八卦合之成三十六數其說甚新又謂河圖順生洛書逆剋揆之皆確有見館同里某富家三年元坐一編喜慍不形於色一起居曰定數一飲食曰定數富家厚之辭焉慎修欣然去明年重九日富家集客為菜英會慎修適過主人邀入席慎修盡三爵食二碗首遂起辭富家挽留慎修曰定數也引富人至書室廚傳見有僊士帖書云三年當主散一日遽公手尚有參了緣明年九月九遲我賓朱

阿中堂

清 南通州翟峯藏道谷著

京城有姚先生者以館為業冬夏唯著一衲與人言休咎有小應以是人咸異之如皋胡佛生太史方觀政刑曹喜談黃老術聞姚名往拜請門願執贄為弟子姚言君等受恩深重當使天下共登壽域區區修鍊小道豈希聖希賢者所宜遵哉胡悚然起敬延至家敬禮備至姚所論皆儒家真起居亦不異常人住年餘忽憂顏謂胡曰君部堂官阿公今夜欲見害奈何胡愕然問故曰阿公本天孫世無知者三年前令館某氏酒後誤洩其隱坐是欲殺余然余學五雷正法妖鬼皆不敢近豈阿公所能害哉彼無故動殺機必自斃三日內當有驗耳胡將信將疑明日閣部阿公果請病假三日胡神之至第二日阿公斃胡乃長跪姚前曰先生果神人願救我姚曰吾非吝吾術顧識緯小數學之無益祇有害耳且人盡前知人盡看破世味豈復有求名求利之人哉胡叩長生術姚曰自古誤神仙者如恒河沙數然究之費公長居今在何處洞天福地既不使千百年一人知之一人見之則神仙日在烟雲杳渺之中反不若塵世確有實在樂處人亦何苦甘擲此百在光陰而向寂寞無聊之境永依杳渺無憑之仙哉胡服其論轉叩治術姚曰治術具在所讀書中君固無不知矣何問為又曰世局關乎大運今之操政柄者何人耶君宜藏自全計勿更與俗淨沈也余師見招亦當從此逝矣胡曰姚不知所佐胡謀得河工差出京是年果有粵逆之亂京師米珠薪桂京員有斷炊者而胡幸以為得無恙

好兒

孫少谷同年言其伯祖某考取供奉在玉牒館當差某朝貴延之課子書室近荒園樹林陰翳一夜秋風徹起明月在天披衣坐海棠陰中悄然與離家之感忽聞數山後有女子嘆聲私念必主人眷屬趨避入房閨扉徑閉少頃聞逆鄰細碎聲漸近窗外作小語曰如此良宵守舍酣寢固知非風雅兒也某不應則又曰南蠻子慣被逍掌脾適才對月長嘆想阿誰也某心大動試窗破窺之見二八女郎北地胭脂來清瘦如帶雨花臨風欲斷魯鼻出意外徐應曰誰教道學但心怯耳幸是夜無知者卿胥慰寂寞否女郎曰南蠻子教天良矣含笑推扉入擁之身輕如燕百媚橫生自言名好兒主人寵嫗非郎君姣好故相就耳孫亦不知有是每夕必至某日就寢約面黃

英酌我三杯酒數定且歸休只唆兩餅真康大評慎修平生不妄交惟與同村趙翁善程亦精奇門者一日同醉歸程曰月色大佳盍來與入城乎慎修曰度二載矣入城且十里倘不及返奈何程指道旁石曰此石今夜亦至城何云不及也慎修笑曰誠然但此石明日始返耳旁觀異二人言坐石旁驗之儻有攜酒者以贈後輩載石去明午果載回棄德處子是村中咸仙慎修矣村有戴正者負異才過目不忘聞慎修名擔簦往學慎修適他出戴徑入室搜篋翻閱三日盡讀所藏焉慎修歸戴師事唯謹慎修問讀此間書未藏言盡熟矣慎修曰能用否戴曰未也異日偕戴游龍上見黃牛與黑犢慎修問戴曰牛孰勝戴曰黃土也黑水也土克水黃當勝慎修曰不然今子令為孟冬子日為壬子水旺土斷癸矣此理不可拘子一定而學所以貴子化也已而黑者果勝戴大悟學業日進名達與慎修埒雍正初大吏薦慎修子朝上召見慎修戴果不能對乃薦戴戴口如泉湧剖切詳明上大悅問卿與師孰優對曰臣劣于師上曰師優不對何也對曰師年耆患重聽若所學固勝臣萬萬也上嘉其誠賜翰林同治中曾文正公搜遺書得慎修周易釋義為梓之行于世

子義主人心疑之治酒飲甚歡言曰先生孫身作客當珍體如金倘有所思僕當效命勿久劈劈此某頓顏曰蒙君厚愛敢祕私憂顧得紅袖作添香人即主暑無難色臺出美魄俾自擇某徧覽無好兒疑主人愛弗肯割遽言曰君果見惠必得藍治如好兒者主人力白其無既而恍然曰先生誤矣吾固素有猿此必彼作祟耶不早絕禍必不測某始體求棄主人為薦諸王府擇美婢贈之猿遂不至病亦旋瘥

張忠愍公

實山將敘傳作張忠愍公國棟行畧云公姓張初名嘉祿廣東高要人生而長身臺立村武絕人年十五之粵西貴縣從其叔父覽顧心弗喜也喜任俠結客鬥雞走狗與羣少年逐輒以氣憍服群裝備偶咸兄事之會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怒率衆往劫破其質庫土豪訟諸官捕弗得而公之義聲已震為群盜所推有衆萬人不妄殺掠人為之語曰拯弱除強張嘉祿前廣西巡撫勞公聞而異之遣大將招撫道光二十九年公單騎受撫于左江鎮奉檄襲剿土匪頗品瑄潘七大李樹青等境內肅清入湖舉府部檄深器重之使教贊居弟子列乃改今名曰國棟字毅臣公由是感激思立奇功答知己逆匪洪秀全事起撫部檄公募勇往勦以二百人破賊數萬于新寧州咸豐二年三月調赴湖南破賊于道州蛇皮嶺克永安州追賊至長沙省城南路新開舖賊竄湖北復追剿至武昌省城攻破洪山寺賊壘自新寧州之捷入奏奉旨賞戴花翎補守備至是升都司賞給霍羅琦巴圖魯勇號時洪逆已從九江順流下竊據金陵矣公之立功自保桂林始復逐賊楚南北直抵江寧省城均與提督向公相倚如左右手賊聚太平向帥問諸將孰敢往取賊巢無應者公慨然上馬行所部五百人從之賊衆聞公至大驚棄城走公徐按轡入市不改肆歸報往返僅七出軍中唱凱歌曰張國樑走馬取太平前復蓑捷音階海升至福建漳州鎮總兵官率師渡江取浦口及江浦縣城往返亦不及二旬晉提督銜六年五月九華山之師浪他帥死諸將擁兵觀望大勢幾不支于是向帥奏請以公總統南北諸軍旬日間招集潰亡立解金壇之圍朝廷嘉之始拜欽差幫辦軍務之命嗣此乘勝克復句容鎮江進搗秣陵關馳往江北復揚郡儀徵復渡江圍江寧城外賊營築長濠以困之經畫數年攻賊形勢已在掌握而九洑洲正當賊衝亦為賊軍所踞先是公平鍾山賊壘被炮擊傷中指衆恩賞給御用藥散復句容賞穿黃馬褂復鎮江升授湖南提督世襲騎都尉復秣陵關實換雙眼花翎調補江南提督復揚儀衆恩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復九洑洲衆恩世襲二等輕車都尉中閒尚方珍玩恩賜絡繹　先帝聖訓勇往之中加以慎重公自念遠方武臣受任非常棘痛厲流日夜圖報是時向帥已積勞疾于軍欽差大臣某貴人不諳軍旅飾不時給公功名既成患者益多方沮撓先後隳失事機度賊未易滅誓以身殉扶一盛畀家人歸報示無還期江寧賊受圍日久勢燄甚熾城垂破者屢矣為出押北乃集各路劇賊思并力一決勝負亡何官軍缺餉已五閱月士卒洶洶脫巾一嘯危在旦夕以公故猶未忍公不得已船商某帥所長跪告急轍之以洩卒弗許退而念此餉軍終不支亟檄召副統帥某參相與戮力一鼓下省城擒賊酋出萬死不顧一生事或濟副帥將行留守常郡何制府尼之羽書七往返不至賊聞之急攻官軍官軍據于營某帥遁師大潰公間騎搏鬬而呼壁馬絕絕立自鎮江馳至丹陽城下與賊戰傷重知不免擇懷中印授材官某令走報下馬向闕再拜曰臣力盡矣復上馬大呼望賊營而馳亂流渡河人馬俱殪于水時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公在而東南大局支持八載公歿甫逾月常蘇二郡均相繼淪失江南數十州郡十陷八九然則公之一身存亡安危所繫豈淺鮮哉先帝初得奏報以尸骸未獲數月未忍讀愴八月奉上諭照提督陣亡例從優賜卹贈太子太保入祀昭忠祠其死事及原籍地方立專祠予謚忠愍

僵屍三則

武清縣濟顏村相傳有僵屍為祟詩某本農家子好于隅河王氏一日赴岳家飲醉歸時紅日銜山深林陰翳中杳無人跡猝見荒塚上有披髮頭陀面目猙獰盛魄魄如鬼持小兒足大嚼許警極急策款段且呼且馳頭陀棄所食大吼奔逐之陰風陡起樹葉墜如雨雖丈許竟為所攫正惶遽間忽見白波一片阻騎不得越許自料必死不顧逆流渡甫半陷泥濘中力報之突起幸水才沒膝得喘息到彼岸頭陀怒伏身作欲涉狀甫及水意似怯羣犬環而吠僵屍從擊三爪指許卿卿作鬼聲返身遠望入義塚間乃沒許回家大病經旬終身不敢過濟顏村云

順天老人王姓夫婦皆七旬矣一子二孫以力田自給咸豐中直省所在荒饉蝗虫孳野老人以疾卒既斂其子祭垌歸閭復有呼其小字者踊視真其父也無奈何問父何復活父言冥王查我陽祿未盡放歸與兒輩團聚耶子不疑翁告其母母亦喜舉二孫出迓相見慰藉再四起居如平時才半月攜二孫遊西頂泣而回云我老且死將二孫子失去矣子急往覓竟不見心頗疑一日行市肆見江南客坐臺輸車忽傳

學呼子猪視之訝曰君住何處滿面鬼氣得毋有祟子室者乎子力白其無容曰君不明言十八日閨室皆鬼穫矣子言兩月前家人重生二子恕亡去耳餘無他異答曰此即為祟者君察其食時不動下頰停箸子異襄曰滿百日屠門大嚼矣子泣求救客曰歸做犬血一盂令家人各持黑驢蹄擊其出賽擊之不勝我當自至子請備行客許之既歸呼父父出猝見客色變子毋各以蹄擊真屁怒甚伸掌遮擋其子噗以血梢郝客出袖中寸許鏡照之曰擊盪屬屋子已燒却且藏形不得尚祟人耶父返身急過客奪子手中蹄遽擊之伏而作客壓改鏡索草石許焚之唧唧作聲臭氣不可嚮遍母子謝客且詢姓氏客微笑不答倭拂衣去未旬日渡大兩馬蘇人有喪其婦者曙之日與從繁嫗道人顧而笑曰癡兒施金若泥乃捏空棺作戲也其家嗤其妄道人固請開棺一視從之果然乃大駭道人曰屍已伏君家樑上今夜必為厲其家大懼跪請救道人欣然往至家直入內室指一樑曰在此矣家人聚觀見尸衣飾如故雙手抱梁懸空際目熒熒直視道人出袍寸許纍之尸墮舁搏人道人喃喃誦咒作劍訣指尸乃僵復斂棺釘釘之發引日喪儀如前云

賣藥翁

賣藥翁者大興人劉姓住城外之厩各北時天氣酷熱翁趕廟集回納涼槐樹下鼻衄血不止泥為之濕翁塞鼻已戲以血圖泥作人馬形置樹蛀孔中肩詩餘未數月民間宣傳樹下有紅衣怪騎馬出遂人行旅過午不敢獨身往尤好紫婦女遠近討各持械相率捆疏茲卸被颺去明日得之槐樹下已穿然如中酒各戶告失顧無計躡之去適翁施施來復憩大樹下見路人結隊過皆駭絕作懼狀翁怪之詢其故不顧而餘翁食竟隨之行遇里許諸鳴始定曰翁見騎紅馬怪乎是能祟人翁不死樹下幸矣翁細詢怪狀大笑曰是固我之嫡血脉也不圖靈活乃爾為若除之可乎眾不信馬翁往治復至樹下翁取孔中人馬出數之曰歸以就機物借人餘銀便攜行若此好形骸空付爾奚碎而投諸河其怪遂絕

狗報冤

吾邑東門某富一犬甚馴一日偶竊食某痛撻之必斃斃之死犬逸入某之女夫家女方食見犬齎匿榻下簇之出猶猶若畏懼求庇狀已而某持杖索犬匿榻下如故某問見犬否女顏指榻下某遂出而殛之日暮甫下女忽發狂厲言犬討命家人問與女何冤曰我竊食罪不至死主人撻我匿汝家求庇卒汝不救我可活汝助討為

虐是汝死我矣我死肯令汝生耶家人百計為解卒不允曰錢債可賒命債不可賒也閱何不集主人曰未及時且我恨主人不及恨女之深也踰夕竟卒夫人之生死頃刻有在旁觀一言毒言而生其戚之倍于主人言而死其仇之亦深于主人也豈可畏哉

郭恭圖

自捐輸之例興各省之需次者多于慈雨之蟻顧美缺祇有此數僧是不能偏及大憲即欲調劑之疏通之恒苦于力不從心茍處實缺肥瘠之場而猶守進禮退義之錙恐邊鄙簡缺賠貲苦差且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也揚州東鄉郭生一附貢耳才敏給工書善畫壯歲遊長安戰失利易士而商為貿遷司會計頗不虛窳酸鼻知復由監捐大令竟將以孔方兄為芙蓉吐氣焉偶遊馬神廟見有治喪者詢之僧知為男首變子以祭疾卒于京郭頻生奇策曲意交其僕盡得公子在京諸情狀遂托言回籍奔金走威都素服往弔劊單傳之入至靈前痛哭流涕喪考妣無此哀也既已出袖金徐曰僕藏公子棺屋中闕後往來無虛日下第撥倒得邑令假公子十筋金今需次有日矣驛騷山耗泣血椎心千里完宿欠即敢以人不知者負故人詐劊

軍泣曰君誠端士恨亡兒無福共切磋耳君如不棄當屈君遊化幕中即奏留四川可也郭跪謝自此權傾一署囊橐充盈歲餘金至吳中大啟閘閽居然貴族劊單亦稱稱知郭橫恣狀然終以愛子故且有遺金之義高其為人遂畀其小節後復保升知府加觀察銜且以二品頂帶予告歸里馬鳴咋亦教知其以黃金為餌從宦海中試空空兒妙手而與長眠不醒之公子曾無半面緣義可謂神乎技矣

劉松山

陳宦山農文鈔劉松山傳云松山字壽鵬湘鄉人壬壯武部下軍行時著精營壯武與鄉兵最早故號老湘營扈從以三百人為一旅自壯武歿後松山接統十餘年名聞天下不忍易營制松山長身瘦削謀勇兼備行軍處裹尤識大體有唐李愬之風戰勝則讓功臨財則讓利故同時驕兵悍將見之皆馴伏同治八年左侯西征逆回自甘大軍由中路涇涼進檄松山統三十營由北路榆綏進決進北山千里無人烟土賊危彰董福祥等擁衆十餘萬便塞軍行松山籌餉轉戰擾定土賊得其死力克回岔最西故靈州回巢與左侯會于金積堡分軍攻馬八條寨回酋馬降伏地賠館中之松山負劍城旺錦案曰遠攻也毋反吾帳吾魂當督軍滅賊言畢而絕錦案屬焉

八像案撫棺而祝曰衆苦已寸嗟叔父悲骸盡歸矣棄中勝負未可知金積者盡非旦夕可下叔父盡歸乎選壯夫四十人為長夫舁之不動再哭而祝之增二十人重如前棺有聲如江將士皆哀號知忠魂之不欲返也越日移營過金積八人舁之輕如中空將士悲感戰機九閱月卒拔金積堡實憲平副回酋馬化龍誉之其時帷幄軍動弓刀皆鳴十年七月始返其喪

狐船

御官野史多載狐異然其幻化媚人往往在深山窮谷否在名年殘宮久曠空第車從未有烟波浩渺之中借脂粉以耗人精血者有之自田生所過始田生海陵人將赴金陵試見漢字繫小舟甚精潔買之鼓棹去行里許適渴甚思飲呼奚奴煮茶艙後一美婦簪簾出睨之麗絕持玉杯翩然曰儂有佳茗當解郎渴也啜之香沁脚跟心搖蕩不自持問妙齡幾何矣不答持杯入回首流波媚然微笑田感之每有所需皆先意至若預知者一日抵石浦感舊事伏枕長吁婦察之以所吸淡巴菰進且慨嘆曰如此風月胡棄置耶郎君其有所思乎田曰人各有心豈卿所知者婦迴眸曰儂不癡何不知也遂牽簾欲入田強挽之問卿知奈何婦粉頰紅暈默不語田魂搖欲

飛猝問卿見憐否仍俯首久之但指云奚奴來遂遁入後艙田悵悵如有失是夜月白如雪田伏枕不成寐似聞隔板彈指聲撤壁隙窺之見婦挑燈支頤坐殘妝未卸乃低吟古詩云相見不相親不如不相見婦噓氣作小語云儂豈忘情恐奴知之添笑柄耶君佯睡俟月上蓬窗當慰即岑寂也田遂港衾卧半晌簾有聲時新秋嫩涼月光中見皓質霜潔瑟縮作寒戰悄然啟帳入田慰之冷然卿矣婦搖首笑不答遂相趨纏雖嗚乃去田昏然入睡纔覺見婦華粧坐枕側因問船外莫有人否婦搖首田固倩言昨為卿變至骨醉卿何術令人清魂至此婦顏赧以手擊田口嗔作小嚮自取雨前茗啜田殷勤侍田起自是每夜必至田憊甚越旬日抵家訂後約而別春殘田過紅板橋見婦坐綠楊陰中一小舟舫上以手招田急就之婦遂搖柔櫓呷呷入橋花深處繫纜蓮莖上笑指云此非鴛鴦雙宿處乎取花瓣擲舟作茵綢繆竟夕田曰卿江湖飄泊花月誰憐肯偕歸作白頭人否婦曰儂固願之蒼蒼者不肯也田問故婦漫然不答且曰君心頗人將至好珍護之然恩為怨始愛即恨胎莫到無可挽回才回首也田愈不解因問卿其仙耶婦曰非仙耶人爾先媚大腹當致破家上帝忌幾緣之儂泣訴未傷命乞釋我自有紅帝命鋼終南山五百年限滿乃得出偶

遇喜動情魔耶今緣且盡矣當別去牽田衣嚶嚶泣田為唏噓淡下閒復得見否婦指田心曰者此間藏不藏耶少焉月漸低復搖櫓至綠陰中以錦袖遮面推田上岸田返顧惟見烟波一片秋月無聲而已

洪承疇九世復身

晉通沈丈清公峴由左都予告歸里年已七十矣其封翁夫婦猶能子孫繞膝五代一堂卿里榮之長孫善慶以舉子大拇壻火潮江次錫慶由翰林官湖北監司善慶無子以錫慶子慎齋嗣慎齋故不鳥通例捐同知為饒首盤局幹員會善慶卒于浙慎齋由饒奔喪扶櫬歸明年聞曾伯國荃入覲國荃丈清公友也慎齋踵往謁由申江蹴洋船破浪直去甫纸燕台時已海暮黑浪掀天黃霧四塞適對面有洋船來隱隱聞吹號聲洋人急轉舵避之舵壞轉斜間霧霾一緊人聲鼎沸船中裂水泪泪入初又脞漸沒腹洋人急放小艇來爭上落水無算慎齋時在中艙尚吸烟二僕即掖之下甫及艙艇上纜忽忽未及割輪船沉艇亦隨覆于是向以為獲救者復被波臣苦延去幸來船停輪撈救獲活者二十餘人而慎齋渺不知其所之矣二僕得援真一氣已絕腹漲潼然如鼓洋人裹以氈持木杵搥節擊之逾日蘇隨來舟返滬至家述其

歿家人具衣棺赴燕台水濱招魂而葬焉其同毋弟刑部副郎仰韓名景丈素篤手足誼痛兄之死為丈告諸神時其家奉乩仙甚靈判云閻沈子疏知為暗水獄也爾兄本前明巨奸洪承疇九世復身勝國貳臣以洪為最死後入泥犁獄一世為牛宰祭思陵再世為本朝郭爾泰坐騎立功塞外三世復人身官俊武以功過不抵復入泥犁一十九年四世為豕五世為羊六世為蛇未實誰人七世八世俱為傻願持戒行竟九世得為宦家子因平生剛愎隱惡多端例于同治癸酉入黃沙獄以扶嗣父官樞回籍遷至今年入黑暗水獄不知者以為丈清之祀忠厚留遺何以至是殊不思天道無私禍福皆由自招吟吟聖緣未了警報將來不能顯為示也判詞仰韓不勝悲歎夫輪迴之說儒者勿道然承嗜以前朝大臣身事二姓寧不知恥所謂地獄之設正為此輩也使必以渺茫折之則彼小人愈無所忌憚矣

鬼槭頭

先君景西公華游貴州某大僚署中夜半聚燭閱文卷忽聞窗外閨閨聲細碎若女子蓮鈎纖私念署中烏有此疑懼未果俄陰風起室中燭幾滅公知有異急減燭望床帳其異時月朗如晝帳外纖忽畢現見一絶色女子由門隙蛇行入據公所坐椅

上胡閎宗卷數四袖中出一梳長啸一聲手捧頭置案上卸簪珥以梳理髮理畢像徐盤螺髻復戴項上公口若痛手若縛惟默誦金剛經甫動念鬼似知懼漸縮小公神氣亦漸清索大聲朗誦未終卷而鬼已沒慮其復至誦不輟適僕李才宿房外醒公呼之起燃燭待天明述其異于人咸不知是何怪也後遂扃閉無有敢下榻者

凶宅

京師順治門外鐵老鴉廟一宅最凶先君子甫入都僦居于此外祖母王孺人喜後院幽敞偕先妣陸妾人廣騎未嚮月暴疾相繼卒殯之日家人往送祖母沈太安人獨留甫晌午祖母至後院猝見一少婦立室案右初疑僕婦審視面紙白皮髮屢眉目具稔婆婆作碧光古搥頤下寸許胸以下隱約不可辨祖母殊不懼索近前視其鬼入壁中沒晚告先君遂遷去他日詢之鄰人始知先居是宅者為富商以有外遇逼妻縊浴盆斂之瘞是室迄今剛三歲云

又

葉師周雲撫先生工舉子業綺歲冠童子軍顧命蹇不能副其志學者惜之同治初賈四步井湯氏宅既遷意頗自得未幾僅無故猶死意惡之欲售無敢問價者後生

徒弋獲屋盡不能容廉憤得宅後廢屋三椽畧加葺飾奉母居之愛女隨侍焉踰年母以泄疾卒甫殮而女疾作又卒弟媳楊少寡性傲氣遷入初無恙期年竟終不免憶宅真可以禍人耶予聞德能勝妖先生誅撥後進終歲無侵容妖鬼豈敢侮之或曾以其適庸庸者遂歸咎于宅耶不然使窮凶極惡竟卜居于吉地祥門天遂不得而殛之且加以厚福焉有是理乎有是理乎

揚州旅郎鬼

通州石洪場朱虹橋名鬽也自言居揚州時旅宿旅邸中秋風破屋旅短榻吸美蓉漸二燈冷對熒熒如晤故人也漏三下聞履聲索索然自外來悚然起聽布簾已自開一老史拈鬚入衣冠古樸步視清高朱疑旁舍客拱之史答禮問客何姓不語亦不去徐行室內主客默然有頃啟簾出送之復一揖別明夜又至朱私念客殆嗜烟者以具進拱而謝固請乃就榻燈燃煙光閃如螢朱倦欲寐恍惚中聞史吸有聲三吸乃起欣然一揖去朱如夢覺如醉醒燈乃明如故心知異天明質居停居停哂曰東岸航而深夜乎曰然覺面而髭髮乎曰然居停曰是鬽宰吾邑藏此不知歲月矣游行自若不虞吾民客敬而遠之可也朱豐然曰其鬼耶請觀其過居停引至後院見破屋中一朱棺塵積寸許拂視有字甘泉令梅君西銘之柩朱牲醊祭之移寓去

趙甲

咸豐粵匪之亂天下一大劫也然可逃不可逃則仍視乎人心莫謂冥冥者真無知也吾邑趙甲與錢乙善以貧傭往江南充幕蹔年並返甲暴富歸中白鍥紫髯金鐲脫皆數十計妻子相慶乙則行李蕭然月餉外無餘蓄乙妻恚曰儂薄福適君昨見甲嫗項珠翠被羅綺視儂婢媪不若耳君所以不為床頭人吐氣者必囊中金被嬸外花耗盡矣不然豈有同入寶山而君獨空手者哉乙長嘆無一語未幾又偕往又踰年乙獨歸妻問甲何在乙嘆曰卿向者謂我不如趙甲能趙甲前在大營日久民家肆擄遍難民穀之奪所有此髮逆行倭也卿但見眼前得意輒鄙予予不必辨辨亦當不信今天網不漏趙甲踏前轍會賊北竄帥遣趙登壇瞭之失足墜洋銃機洞俟死賊避屍躁躪無鬼處嚮使予效彼所為猶得與卿團聚茅屋中作紫米夫妻耶妻感服夫先見欣然作泰開篇曠懷飲竟免恩愛倍篤甲妻自暴富後頓改氣習日與巨室婦作葉子戲積資耗殆盡尚望良人挾重貲歸還所負聞乙返趨詢夫跡乙述也甲妻大慟欲自鬉乙勸慰假緡僦度朝夕後卒以無依倚嫁去乙亦買

數畝田與妻子力耕不復荷戈作封侯夢矣

記族叔祖避亂事

錢蘭臺大令太偉以名進士宰河南寧陵粵逆北犯城陷公衣冠坐堂皇罵賊不屈死也其族兄某攜其女公子匿民間遇賊問何業以斧商對賊漸散去有點者見女公子指甲長二寸許欲之女公子啼不肯賊起脅以刃女公子憤啼急其族兄憤曰死即死耳汝女子胡為賊逆盡殺之于是錢公全家殉節矣時予族叔祖西廡方在公幕與刑席某皆匿王氏廢宅未剃賊前隊海城下皆驅良民為之者不輕刃人猶令西廡逆他日待老賊至無及矣西廡以蠟重故不及棄傍晚後隊大至搜殺無遺頗入廢宅西廡殺隊長之間降否曰降與紅巾一手銃一令明日隨隊行既夜賊分賂宅中以一榻置西廡與某其中而以二老賊夾之處其適也西廡探于某曰得間走勿顧驚之並死矣三更許西廡醒視某已亡去遂潛起出戶數武覺後有尾之者抵衣作欲搜狀賊不疑復折而出時月凉如水空城屍積三尺許西廡蛇行逃衝東群犬吠逐之伏屍側不敢動宅內賊又驚出持炬遠燭頃復入又聞馬蹄得得從南來鈴鐸聲雜急驟分必死賊而過驚喘少蘇急竄入僻巷內見一破板門俚梅

入殘灶無烟人聲四寂藏洋銃紅巾數中復循曲徑得小屋三楹筆席復有物揭被
赫然黑斧駁極入房一竹榻灘草堆穢僅少卧隱隱聞牆外角聲知賊將起隊去
少頃窗外作微響起跡之出對面屋內門扃不可入破窗覘之屋角漆黑似有人長
吁者懼遲眴旋又聞十百馬蹄聲疑賊已出境然仍不敢出時無更鼓度月色近五
更矣又久之街衢聲寂整衣起將出忽有持械踰垣者懼欲逃轉計彼孤門或脅取
所藏洋銃將擊之其人蹶視曰君藏師爺耶問子為誰曰予署中担水夫也此予家
地下屍是予兄嫂潛北屋內已一日夜不得食予匿鄉家覓得餅餌會地畏賊故
持兵甲而廣具述錢公死事賊相與痛哭出門見屍纍纍磚行路其人歷指此何人
此何人近廨宅一屍浴血眴視之某刑席也蓋逃出時遇巡賊殺之入宅箱篋狼藉
盡攜一空西廂大痛其人挽以歸潛中州年餘幸繼長任資以金乃蹴策車奔江南
而孤零剩一身矣

周石工

京師周築與黃某合影閒石行歷有年矣周樸而黃黠黃陰使其資過半反誣周周
不服互控于刑部黃賄刑部部遂左袒黃擊周獄三年不放黃頗盈業且日盛周枉

梏久病瘡欲死央獄卒喚妻一往訣既見泣曰我負冤三年矣今且死萬無仲理
吾子好撫之必報吾仇勿忘此妻泣訴已而周竟死黃喜曰莫余毒也已益出資廓
其業數年周子漸長以勇聞一日嬉于庭母呵曰倨大兒父仇不知尚作童子戲耶
周子泫然母泣述之周子忿火中焚覓利刀趨而出母止之曰此何事宜昧乃爾也
事敗奈母何周子遂變姓名指黃求師業黃許之周子勤謹得黃歡許旬日一省母
踰年母卒周子葬畢毅然曰今而後可以伸吾志矣會黃妻喪周子登堂拜甫起抽
刀遽刺黃大驚欲搪之周子從後剁其首黃三子大者覩九歲皆被殺其弟升堂周
子從之遽砍其肩負痛僕地死其弟一幼子二女哭而罵周子怒盡殺之蓋一食頃
男婦老幼死九人其弟婦抱一稚子匿鄰舍得免周子開門大步走坊保欲縶之周
子曰我自到刑部耳豈有畏死而殺人者哉慷慨赴訊具述父被冤狀司員閱指業
良然問有仇何不早報曰以有老母在官嘗息既而曰報仇孝予滅族已甚耳周子
供狀密莫過顧抵法遂如例擬磔赴市日至死無怯色

湯文忠公軼事

湯文忠公為相日乘車過宣武門大街有賣菜翁跪攔坐前駐者誤觸之菜傾于地

翁不知為相國也捽長隨下責且毆欲索菜值公啟簾笑曰值錢幾何耶我償爾翁言一
揖長隨曰此數文耳何詐也翁愬曰即一文誰使觸我復欲鬥公笑止也且曰索錢
我家何如翁不肯曰官無良將愚我至家送我必憤則此地憤耶公為之寂適南城
指揮至請安已稟曰此小人卑職帶回重懲可也翁始懼叩首乞哀公謂指揮曰無
庸假貴錢足矣指揮請自給翁公不許乃如數攫至公面予翁翁感銘謝罔予之乃
叩首去公停轡故與指揮言許久意翁行已香乃別指揮叱令去

王孝廉

王孝廉忘其名粵之瓊州人赴禮闈寓崇文門外偶進城閑步迷路不得歸徘徊問
見道旁有畫輪車將倣而乘以告御者以寓御者笑曰我知之促之升鞭驟狂驅二
里許至一巨第王言非是御者不答遽以鞭撾門俄一雛鬟啟關見王嫣然笑且招
手王愕然不敢進鬟曰蠻子多無胆也強推王入歷重門至一大院落佇檻森森湘
簾垂地玻璃窗中隱約露粉黛影王問此內宅耶鬟微嗔曰業誤矣雛嘴便
放出耶啟簾推王入亦旋閉房中環珮聲一三十許麗人出迎豔裝凝露波留溫秋
遽攜王手入別室情詢郎何省到京幾日矣王報顏述之問宅上何姓麗人笑不語

顧問王此間樂否王點首麗人笑曰樂即住此耳不必思蜀也既而爛淚搓紅酒香
泛碧王骨醉神迷佯倦據絨榻麗人遽起掩關入幄狎暱良已忽雛鬟倉皇入曰主人
歸矣王戰慄麗人囑勿聲俟一偉丈夫推門入紅項絮羽著麒麟補服竟傍群台坐
呼鬟為更衣脫鞾既竟索烟具坐吸久之徐步出若不知帳內有人者麗人笑曰賊
退將軍好出頭矣王曰此何人幸未見我不然幕中賓為偕下囚矣鬟與麗人相視
笑自此綢繆竟夕居久之思歸麗人亦不甚留遂仍乘車迹述之同僚咸嗤其妄王
後自往尋仍迷路復僱車則送回旅次矣每念前事輒疑是夢也

雷提龍王像

如皋東鄉岔河鎮傳有龍王廟毀基湫溢門壁傾存非土著者不知為禱祀地也廟
無僧道無賴男婦淫集其中倚龕作寢稍衆為床兒女穢物狼藉臭味至不可近光
緒戊寅六月天大雨風馳雷掣雨霹靂一聲擊廟壁成穴提泥像立廟外男女皆驚
仆久之蘇夫污穢神明罪固不赦而反活之蓋謂衆不足污斧鑕也潔身引避不
與同處可耳庶小人之遵如是如是神聖所以為神聖也夫

純孝過神

胡比部錫滿寧熟人事母純孝母病衣不解帶者逾月醫治既衰泣而禱于神割左臂肉寸許煎湯進母張目曰兒以臂肉救我耶錫滿力白其無母曰勿誑我適食甲神語我矣以兒孝我可中無錫滿欣慰母病竟愈未數錫滿病發不起客述中見青衣人促之行閶闔宮闕似熟經路入一官署兩廡皆衣者黑甚恍惚是城隍廟也俄聞堂上傳請胡孝子青衣人導胡由丹墀北伏謁不敢仰視神聲頗降位手挽之曰孝子天神皆敬況邑令乎揖就客位胡自念身入冥懼堂上不知悲痛莫似威然滿下神曰古今惟孝可挽數君勿過憂所以延君者特賞一以勸百也顧吏出冊胡繙閱見己祿已盡疑書延年一紀四字胡拜謝神曰孝無死理非神有私于君也何謝焉仍命青衣導之出瞬至門青衣者遵推胡入霍然蘇病若失自言神貌殊溫雅藍頂花翎衣飾皆近今制度也胡兄弟三人伯季早亡皆無子錫滿為似續計詰美于維城與余遇友人鄭鵬汀述其感德余不覺起敬錫滿潸然無語淚涔涔落襟袖噫如斯人者真可以為薄俗風矣

姚車御史

御史湖南長沙人謝其姓立朝剛正不附權奸巡街至北城遇相府家奴坐後檐車

擁衛而至御史問左右伊何人曰安三太爺也問安三何人曰相府閹者也御史大怒曰閹者乘朱輪中堂將來厲鞏耶命拉之下左右不敢御史曰有事我自當之不拉且箠汝左右不得已厲安曰某御史請爺安三降與撞御史御史不動卒然曰爾某相府奴胡見官不跪必三撻曰御史何官敢屈我遽起御史叱止之厲聲曰國制唯大臣得乘朱輪汝狗奴輩名冗罪宜杖命左右杖之左右視以目御史趣呼杖左右不得已提如數已又命取薪積與兩輿燃以火煙焰蔽空霣時咸灰燼叱安速且曰此小懲不悛且及汝主吾不憚鬼蜮伎倆必妻三狼狽去御史私念權臣必見搆遂上疏乞養望夜出都去妻三果泣訴乃主明日將計點之見御史疏乃止雍正初諫奸伏法御史滕成進士傳臚日上見榜眼喜曰汝姚車御史裔耶置一甲後據曹鶴起及今尚有登第者

某中丞道友

某中丞督鄂江時有天教佐其治理每事先期報中丞呼為道友他人聞其屢不見其形必衣像友冥會偶亦夜寤出冥語如恒人無少異一日有狼山千總袁文魁來見中丞遣命入移適在坐大驚身裹縮不及入中丞神中化為嬰少時衰出

移乃落地翻斛復入形中丞笑曰不憚一品官而憚一武弁豈趙趙之氣直足壓倒神仙耶移曰不然天上諸部與人世同惟當部雅部威嚴不可犯公等雖天上貴神然非其職職蔑之而已不必畏也彼袁君職只么麼前世為當部侍者移正所屬敢以位小而忽之乎于是中丞趨袁逮赴係輸乃安又三年中丞陸貶輸辭去公挽留移曰京中此二部尤多君勿以愛我者害我也乃聽其去倏絕不一至意其誠正果矣

鶴砚軒贅言卷二終

賣畚翁

清 南通州嘗春戴道等著

奉興黃橋鎮有賣畚翁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其弟寡負絕技恃勇忤人鄉里衙之一日至西市與市儈鬨衆皆蘿鳴金四鄉兵械麇至某度不能脫飛身上屋逐若鷹擊衆譁洋統擊之飄然墮及中和鄉人圍之數重某持鋌運如風電光燄晴利器不能入猝為銃子所中仆地復起衆乘紛擊之刀石雨下某乃傷點者應其詐舉鋤盛某胸者三撫之冰奔衆始散逸健者十數人宋將報官請驗而檢焉日暮甫下有覺者某節至臆背擁腫步履甚艱覺為萬如銀帶眼鏡似鄉塾童子師從衆中辨而邊健者叱之老拜非無目者何與鬼物爭道也覺者以繞道路且遠哀之衆易其衣許為覺者從容至尼前數之曰吾農蘇誠爾忍以負勇擾衆恕今且死自取復何尤衆聞大驚知其凡也然風猶書畫箭無勇名輕之輩以械擊其首覺者捍救徐應鯤者踏相繼復鳴金衆又集俟見某尸蹶然起奪鄉人械隨者衝逸出當者輒仆尼無算至河濱留亡人水衆呼聲相應終無業遑睨見二人從容出越泰州大道去衆不敢追自此黃橋無二人迹矣

打人王

打人王黃橋農夫子膂力絕倫能飛身踰重屋復數丈宮河若平地履不沾濕泰境好勇者與門多被創遠近震其名遂真以為天下無與敵矣然拳法無師像性又蠢不可以情理喻識者不屑與之揚也南京甘厨池以拳勇聞江湖間一日過黃橋行衢晉之倍技於市衆觀者雲集王聞之大憤難鳴奔甘寓叱曰何物狂奴目無餘子獨不聞黃橋有打人王耶甘曰初經上國實出不知乞宥疏忽王不答遽觸以前甘退身避且曰病途行已非得已也容竭誠負荊可乎王搤首復心觸之甘猶退讓觀見觸不已乃腹槩之徐曰得罪得罪王跟蹌踏跋牆側牆壞顛墜瞥中刀掙乃得出抱首遁晌午見一四十許人騎蹙如蝟持酒植入門問姓名打人王之凡也甘大駭疑為貧絕技為乃弟報復者聲身躍數十步外俟之其兄笑曰勿誤子非角力者劣弟廣威弗悛今受創始知天下尚有偉人從此當不敢萌故智矣特以斗酒酬大德也甘始釋然與為忘明日詣其家謝罪打人王憨弗應

楚北異人

楚北有異人焉少習舉子業能為聲賦大書又嘗習技於少林寺遂遊無錫舉無錫起全家過宝異人幸免乎足皆刺畫成癜疵賦退無以謀生縛筆於腕書法遒勁皆平時求者擁塾衣食得自贍楚人故好勇異人臂縛雙刃市勇於漢陽跳躍飛舞莫無其輕捷觀者散如雲金錢兩落三年集資巨萬繼娶人子為螟蛉買宅娶婦居然大家異人晚年字舉操胡床腕擊木掌錦衣被身非素讀書不知其發疾人也享福數十年乃卒噫亦異矣

胡殿元

吾通胡殿元長齡幼與相傳其封翁某為刑史鄙紳以盜告失甚激呈有由大門而入之堰封翁念由大門罪且決潛加一點易成死竟以竊案上呈盜獲減等又一盜累被擬大辟緣供曉扳仇家十數人將籍遠泊封君私焚其錢以災告郡尊知事之而十數家得免禍其後子大魁由卿戚歸大宗伯封君猶及見之冥冥之中誰謂無報施歟

王文慎公

吾通王文慎公廣陸與方伯公藻同姓而不一族未遇時泊僧北上方伯公擁預館

選文慎落第思留京圖再舉苦無仰蕭愉送資數緡方伯歸文慎公家屋三楹破陋不蔽風雨無几榻以三足椅支壁讀書繩床外即釜鬻也父猶介館穀外不一毫奉和道卧病閉子矢意歸大恕文慎亦慮父罷留行李舟中輒身歸道門謁父不應反身面壁卧文慎公態憾跪榻前不敢動父怨回首喝曰汝從王四回耶盖方伯行第四也文慎公不敢應父又曰王四歸林國汝亦歸林國耶文慎泣父愈恕吐之出曰不中勿入吾門也文慎遵見母母以餓貧哦之令趣易家易國高旗傳之于百金為曰明年恩科場速還無見不狀元歸爭文慎公遵行抵京閉門謝客日伏案作楷書積累卷為詩試前出所習獻香祝之曰某僅踰不能得二老歡今庠金九為消城數殷刚身病之再祝已病哭擊中柔上示必死揭曉果最第前列殿試以第二人及第究是閱卷某太臣定名次公第七置前十卷杭俗殿試臨時以使長進呈覓杭少卿知有異急檢視公卷已抽出寸許蓋騎縫欲以暗者易之也某大臣遂不敢移置第二懷卷待天明及臚唱竟依所定名次及第馬提書至家太夫人方支破盒作早炊報者足繭至資橐太夫人泣曰斷吾炊矣以洗盒怡示之乃喜公復官至大司空以蔡送御容至潘陽積勞竟於京千旌天恤

五子登科

吾邑科甲之盛，道光中葉事尤多。城西平湖鎮馬姓，凡弟十二人，九入清登鄉紳者五。登甲榜者二。登明經者一。惟本三人庶出，以太學終。聞其累世有隱德。祖裒司鎌徐州，晉士裘巖文風蒸蒸，日上有諸生五人，以非罪罹法網，尸移牒拘之裒匿五人樓上，詐之曰：是年省試，捷三人，明年恩科又捷其二。事乃寢。裒子芬亦名諸生，貪餘於厚，謀先可捷鄉里，無聞言。晚年，送子琛赴試，三科捷五子一孫，其第七子映辰九子祓，琛俱以進士為郡守。餘則司馬大令簿尉蟬聯，及今尚方興未艾云。

五代進士

通州許第甲一省，惟孫氏世澤最長。其始祖閩遠榜後得知縣，宰太原，政績卓著，晉人呼為孫佛。以救回被讒，歸孫兆鼇主政，兆鼇子廷元，知縣，廷元子鉁，恩貢翰林，官閣學，督學於浙。元粵逆之難，謚文節。世襲騎都尉。鉁恩子登瀛，亦翰林，以圍練積勞，卒。五代皆當為通望，族光緒丁丑，登瀛弟賢清又相繼成進士，其世德之遠如此。

吳應和

吳應和，如皋富人子。其父善居積，家小康，無子。祈禱備至，一日，有僧自五台來募修

梵宇。吳佩然施十金，與之食而遣之。僧去復回，曰：雲遊七省，僅歛一笔子身，祇重洲路，福君長者，敬以相托。五年後過此，當取去。其父大喜，收其金，僧竊社去。其父貧，僧明晉還，及期，當逾十倍。忽隔者報，僧至。其父雙然驚泣，吟久，整衣出見，辛然曰：前已勉力助喜緣，今又至，何歟？此僧愕然曰：千里行乞，恐駭君慮，苟食言，神且不佑。其父變色曰：行腳僧千金何有？詐我鳴之官，叱左右驅出。僧號泣市人，蟻集，咸不平。顧無左證，勒其父出半數還。其父曰：吾非吝金與之，無名，人將恠謂我奪，必不可出。僧怨，掉首竟去。其父私喜，翌日，僧舘於叢林內，官驗員事，辛未後，明年，婦有月產之，乃其父伏几假寐，見僧瞪目入，厲聲曰：予得請於帝矣，其父哀之，不答。入內室，俄小婢驚之醒，曰：夫人責矣，男也。父無喜色，名之曰應和，謂應在和尚也。既長，性悍戾，奴視父稍拂詬詛，百端。父知前孽，忍之。每食忍四簋，費千錢，猶謂無下箸處。見父有肉食，則怒碎其案。一衣輒數十金製，不時壞之。易新者，父漸積成腦氣，應和愈無忌，家益刑具，趮藏，獲如應和，畫曰有佃租不時納，畫數百，氣絕，佃家訴之官，官素稔應和不法，批繫於縲，問知偉應和賂當道，不得免。光緒改元大赦，成等折責發配，既歸，田產蕩盡，性不少悛，會祠祭族舉集，應和復至，出服炫耀，有驕色，族某呵曰：「聚蚊

亦衣履服食稱中，無貴賤子孫也。應和聚眾毆池府

蓂輪桂

京城最重相公，娃家絕少。金魚池等處，特興線圃，集之地耳。咸豐中，妓風大熾，胭脂石頭等衝側，家懸紗燈，門貼紅帖，每下午，香車絡繹，遊客如雲，呼酒送客之聲，徹夜震耳。至消魂真箇酒醉留人，溫柔鄉風味，固非親閱歷者不能言矣。士大夫相習成風，毫不知恠。身敗名裂，無論。且有緣之破官者，則甚矣風流藪之為害烈也。有某翰林者，學富而遇貧，實貸於同鄉兵部某。友曰：區區當如命，能從我遊，平康乎？翰林重違其意，姑偕往。至則有富賈四五人，亦聚飲其所。兵馬司偵知，奪國賈，此集賈已去，遂執翰林，與友求賂。不肯，繫南城。署中官斯地者，不知為清貴客也，會放考官差，某得雲南，舉至，尋不獲。南城移實，懼詳都憲，移交刑部，部不能隱，入奏。翰林與友皆謫職，時人惜之。夫友一老部曹，得夫尚細，翰林則以十年辛苦前掌文衡，前程正未可量，而辛以貪故，為友人所累，可憐亦可惜也。

撫署狐仙

浙江撫署中有狐，常幻作美女，容貌甚都，往來花卉中，不甚避人，然亦不為祟，故亦

安之。有蒋友姚，年少，能道閨狐美。時萌遐念。中秋夕，月皓如銀，荒園獨步，望空悄祝曰：如此良夜，美人應苦寂寥，儂自比漁郎，肯令桃源鼓棹否？祝竟，四顧荒涼，褰裳欲返，忽如有聲，具裾者回顧，一雛婢年纔十二三，眉目姣好，顧姚笑曰：「凝子，美人喚汝矣。」問美人何在？又笑曰：「我道汝癡，既喚汝，恐怕美人飛去耶！」促之行，度花叢曲折入幽徑，許曰：「我向時不見有此徑也。」婢不答，俄迎面一盡樓，簾半啟，一淡妝麗人倚闌立，見婢笑曰：「來耶？」曰：「來矣。」引姚拾級升，見樓中鋪陳華麗，燒香醉人。美人攜手笑迎曰：「感君綿邈，頻締同心，勿負今宵好明月也。」姚神魂顛倒，不知所云。既既，癡視而已。少頃，酒餚雜陳，婢持壺酌姚，笑曰：「凝子在外作如許態，今法飲裝老實耶？」姚面赧曰：「作觀仙容，饑腸已鉋，雖珍錯不能下箸矣。」遍聽饌，莫已。三酘，婢曰：「設我不喚君，君孤燈坐守，便四鼓何如？」美人亦笑曰：「狂生亦可憐生。」婢絮絮何為？將盡子收去，婢故遲遲促之始去。既而啟繡幃，展雕衾，姚挽美人寢。美人言將卸晚妝，命姚先就枕。前入衾，覺身體拘束，若就縛，寒風砭肌，覺不可耐。急喚美人，已寂。林悵惘不已，乃舁卧石牀，四面為石，遍體露其首，手足皆不能反側。呼救聲且漸遠。一人影遙撫軍延客，玩月，命請，姚偏索不得。有役復回，見之，奔告撫軍。撫軍大詫，率眾往，

詢其何以至此已昏不能記撫軍知狐所為為焚香力祝閒空中驚聲噫唏和看大人面銳此輕薄子言未已姚已前劄出石縫復合見撫軍身高赤汗頭不敢仰視撫軍亟命衣之問俾罪大仙之由姚益慙囁嚅不能吐空中又語曰速自陳否則退卻汝石衾中姚懼乃吐實撫軍曰輕薄至此宜仙人之痛懲之也遂曰姚不解去

一真和尚

如皋城內定慧寺裏下河第一叢林也僧徒數百象延杭州一真和尚為方丈道行高妙能背誦梵經萬卷日坐禪床說法已紳士皆頂禮焉居數載忽慈於雲門遘之北鄉某庵買二溫婢意在取飛卿裹竟夕閒者愕然浮言四起為邑令某拘去將置法治之胡太史佛生與一真善為緩頰得出獄遂蓄髮游吳楚間蹤跡詭異倏行倏藏同治甲戌至如皋僕目恕黯赤足行市中遇太史子子威邀拍其肩曰子還憲吳直從我遊峨嵋乎子威謝之大笑而去武生冒某異人長跪街前乞度脫遽攜手去八年乃回瞥力頗長能手舉千斤巨石從大軍征逆髮以功擢擾至都司人問一真何似據云一真行最捷書符予足日馳五百里由餘杭四川綿茅峨嵋山頂與猿猱對坐飢裹松子為食渴飲石洞泉甚甘列山下有野草葉似口結實嫩紅色日吞五六枚甜香適口一真謂是生刀草也然當時殊不覺月餘見一真漸不飲食歷時許始呼吸又向日呼吸俱無蠶膝坐如故身不冷予欲去不忍姑守之三日後偶倦卧張目一真已不見疑必羽化矣子乃附估船還然則一真真有道術而挾婦故作仙人之游戲乎彼黑索來拘胡不肉身飛去而猶待現宰官身者之代為解脫耶是真是幻吾不敢知但既六根清淨四大皆空倏善男信女竟可以無碍無遮也恐佛國無此極樂世界是究不可以為訓

鬼拜人

光禄寺署正袁揚州人攜眷之京寓粉房琉璃街某宅傳聞甚凶而某初不信就賃後驅車踰大像家中留一僕一媼夫人方晚鞚忽大門自闢一駝背媼偃僂入貌枯黑衫裙敝垢見夫人遽拜夫人嗤不能聲已而拜漸近夫人色變冥然死徹健僕舁而入白某歸媼乃滅潍夫人薑湯醒某大悔且懼徙他宅有日矣會某宦招飲辭不獲勉而往夫人遽其異於鄰媼方咄咄稱怪忽倉皇奉鄰媼起失聲曰披又來拜我矣鄰媼身亙覆之果見倏拜不已吧之不起亦不去夫人已踣地氣漸絕鄰媼舉銅盂擊破大笑入地鴻某適歸見狀憤且痛潍治卒不起草草

殮訖使屬去復倘鎮無寢宅此者或謂此必冤魂討替生者余謂討替生必在黑夜豈有白日青天鬼魅敢橫行之理此或是夫人前身醉耳不然宅眷亦多矣何他人安然而夫人獨當其咎也

彭宮保軼事

彭侍郎玉麟湖南人其未貴時曾寄跡某營廣粵匪事起漕侯奉旨練民團以之勦勦各大姓貿庫首先出資彭往謁顧代辦軍儲侯壯之遂命與楊公岳斌分統相軍營時承平日久兵備不可用彭紀律嚴明百練成勁旅由是所向有功五年餘妖氛稍盡而淵軍之名聞天下彭以功洊升兵部加宮保銜見天下無事解組歸廬徵皆不起先是各省皆陸營彭創立水師內河外海鈴鐸聲相聞南北洋無盜賊忠甥送知公忠直且熟諳水營利弊遂聽其回籍仍令按年巡閱一次淮專摺奏報兵弁有不法者殺戮得自專彭受命恒微行察勤惰懲一儆百水師為之肅然沿途閱吏卡員亦惴惴相戒恐不職為公知憶某處釐卡駐札委監司也差吏多不法行旅寒心一日彭獨小舟至命兵詣局請驗行差不應遂刻又請則哂曰汝心躁耶令我不索驗何兵廣命彭大怒趨至廣聲曰請驗所以遵功令也今有意藐我豈空船亦索

晴耶差亦怒曰便藐汝敢控我彭曰我不控汝直殺汝耳頤少動兵遂擁至河干戕之觀者失色趨告監司監司急出見彭大驚長跪請罪彭怒色訶責良久乃去自此卡威稍減不敢如前儇很為噱摘釐助餉堅朝原非得已之謀而營營於是差者遂使寸地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條行旅裹足而不前物價乘時而陡漲平之億萬人愁苦之狀不過供數十掌烟酒之資安得各省大府皆彭宮保化身一一聲其罪而誅之使天下拍手稱快也哉

姜生

姜生渭其名幼負偽才尤深於詞賦之學宗師李小湖先生案臨試題古拔冠通屬姜入謁學宗與語知其慷慨豁達之姜對門有老吏徐姓生三女皆中下姿大女年及笄見姜倪之姜亦心屬焉一日有閒相約為夫婦堅以誓徐不盜願有知其事者姜倩冰人執柯徐惑於蜚語不許且有詆言姜大恕曰吾士人甘為贅壻唯女故不然豈無大家閨秀而顧向鴉窠中求鳳鸞哉雖然不欲已耳我欲矣老悖胡能為會女與堵緑立門前姜偵前捉其臂堵緑遽女嗔姜佻遽報無遜徐假聞之詈曰是敗子欲學吾女使通州無問名吾女者吾寧老女閨中耶閒女幽窗不復出州小吏某

俱其慕艷徐富求婚徐以僧美徑許某女聞斷臍帶自縊幣既女隨家人赴僧家人敲得海徐曰汝來死將背父從所歡耶女曰然父舍風鬟許豚豕兒寧死兒識知違父不孝私約不面案已誤於初矣濮鮮克有終特徇孟吾餘不食徐曰婢子拗至此然婚以強合吾恐之終不過美女曰不美過醜敗違拗親恤女終不遂可矣徐笑撫女自此閉門誦佛雖至親罕覩其面人亦無無論婚者美聞女求死事藏女益思得女遂渡江謁小湖先生於舟次先生為薦之浙江學宗司校隨學宗愛其才待益厚公餘閒談叩美不娶之端美詭言勿聘徐氏以貧辭岳中悔女守貞不字己不娶報之也學宗義美曰此事我當任之致書江撫由臂札州州牧傳徐意遂暨意徐曰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何云聘未聘何為悔一膏一腠彼甘俯就我不甘仰攀人各有志也天下無我生女忍適美之理則無不過美即罪我之理兒女婚姻父主之部堂大人親至且余何敢不能強詳酌俟學憲學憲以書示美嘆曰命矣夫先生可勿復拘拘矣為別說姪美終不就竟鬱鬱死途中女得耗悲痛守節益堅閉近今聲垂白矣閉門如故噫美非磊落奇士儒巾中儘多佳婦女亦奉常奇秘閨閫內不少覯人而何以情重三生客鄙遠宗白骨猶抱於異地盟堅一諾空房寂寞紅顏長守天涯增我生

不展之厄靡他噫異事哉亦傷乎哉

王二太爺

城隍不知始於何時自省會以至郡邑處處祀之京師有都城隍廟在順治門內西南旁列各省城隍歟之得十七獨缺江蘇一尊或曰國初時各省城隍來朝江蘇僕至坡獨居城外即今南下窪子城隍廟是也或曰國朝沿前朝舊制南都為陪京宜別建都城隍廟而不在各省之列其說近理北人傳都城隍為楊公維垣顧著靈異其偏殿人塑一像紅頂單銜若世顧官謂之王二太爺則愈不知其所自而要之聲靈赫濯真有如人世所云者咸豐中國朝圍燬於火同治改元將葺而新之或請都城隍廟殿材美可藏用殿易新木當時以為無會某大臣子病禱王二太爺良癒詣廟謝既返有持剌來謁者則王二太爺大誤姑出避形容如所塑冀嘻已正色曰閣當事欲以殿材虎圖便此胡傳甚鉅乞止之某聽不獲神曰姑言之機或可轉否亦盍君職某曰諾退別去前升典飛塵達天候不見覩日大臣勳山不可覆於廟禱竟見神鼻孔起白煙氣盛滿殿大笑出自神身達殿梁紅蝠排闥尺飛磚落鐘聲振天水龍雷集一時詐正殿及兩廊廈灰燼餘燄未熄聲良及兩旁民舍拉力排壁倒乃

兜鍪後止鐘大門儀門兩邊廊僧焉頭爛額走破廨倚樹食宿棲神本主於儀門右播著塵妥王二太爺其中各前城隍幸免參差錯立本主雲此予申戌所目擊養來知何時讓俘復此

西來巷滋事紀畧

天下唯忍之一字一生受用不盡先君子景西公慮慮世所至無爭像友服其像量晚年以之訓兒輩谷時十三舉拳守之弗敢忘年既壯乃往往為氣所動欲過不能此由溫養未深故器量未狹追維庭訓未嘗不自怨自艾也單典以來各前抽釐助餉盛員編之為虾私卡偏大江南北行旅苦之歲庚午僧黃君笠溪顧君時谷王君臨之三同年赴江陰填親供過出西來巷阻於卡舟人久為魚肉思籍以紓憤激客怒促卡放行差不理黃君厲言戰之差懼禍啟鑰放舟行時月色守黑不辨路舟觸橋板落差揚言舟客毀橋令居民舉舵西來巷本沙地民禎梗不受法聞督署應土塊紛飛如雨鵠首麼寸許眾追艙避黃稍後中額血被面舟人不平拾塊回擊之俄岸上一人倒民閧愈甚予思橋斷碍行人今舟子泅水取梢不跑蓋已為點者匿民舍逐泊舟命僕往覓王君隨之前登岸十眾擁之去便持剌送迴檢署往舟諸人

不知也俄有悍差二持鉄鎖查艙見無物索然去嗾岸上傷者裹領至板舟之家為司曰此新貴赴江陰者黃其小人舊主也置為販者予司曰然則余何事請逆黃至為調傷焉許之至是龍火至逢主人意黃乃登岸至署逾十員先在高調劑其間坐顏稱卞員盡責言傷者肆閙狀高請同往解之既至觀者閧傳官驗傷入擁愈眾高入艙慰解再四其妻拭濕傷敷治耶高曰傷者醫惟我死矣抵唯我妻終不聽拳果僧一皓首叟至詢為傷者親高履侍之翁吧吧泉昇之去舟少憩泉素王與僕高傳驚曰其速速未迴耶當遣人覓回舟耶速剔去俄而王與僕自至問何往王故模糊曰予初入一古寺門外有柵欄殿上供神象無香頭坐階下閒極欲出象猶盤至是有青衣導予歸見兒大笑遂鼓枻行

孟先生

孟先生名春祝安慶廬州府合肥縣廩生教品萬柴湖鄉里蓋家貧一介不苟取與

精地與之學無非其素與書逆之多不衷吧年性愈飢有妙通通州教梁小暉師乙丑妹壽六十孟往祝適吾通試童子軍梁延揚州與嶺溪先生校卷而不及孟孟不平詠感懷詩二首為師鬼師笑曰詩佳矣但婦郎寡為慶耳孟曰詩以言情我本寡婦君乃重鬧各行其志可耶師知其意謝之並延與吳門閱初場得子卷琢加稱賞萬之時崇首已定獨君少孀遂置子第三崇拔知子寒畯士喜甚覆試日孟出請子文首肯者再懇勉數語始入予歲之初不知其何人也晴時交愁門者猶道小人內置紙裹考具中囑勿發與之至家展閱佛餅八枚副以箋其書略云適兄如拾子孟姓谷融名為皖籍貧餓於京妹壽至適前向日妹文延予閱卷得快讀兄文業務知近況清貧與子同病乃不勝嘘唏來適之苦也妹知贈不腆作試費關防最重勿洩是祝後會非遙前程自重予閱竟感極流涕明年入都庠南闈被放而同業之周君少孀已襄禁中魁選予魄甚庚午始僦住一第孟闈之狂喜突面僕至適相見甚歡勉子當自強勿倚傍他人門户窮極必通斷非久居人下者書卷勿輕拋也予謹受拜然四赴春明依然庸愚不知區區微名能終如知己所望哉

孟鍾仁

孟鍾仁字蕉生黃梁鄉諸生也父禪富甲一鄉而慳吝特甚里中有善於任恤萬辛不解貴顯無子禱於五通廟夜夢神賜以花骨頭一枚母吞之有孕遂生鍾仁鍾仁幼頴悟讀書過目輒不忘既長文思益進才名籍籍雖宿儒無以難遠報邑薦自謂奪高魁登鵬舉中物耳族有孟伯省者貧無賴恥之誘與博招名妓為點筹鍾仁以為樂恒竟夜不返負債累萬父以愛憐故不忍算踰年與益衆一呼廬輒至萬父座罵與質付之少遏想目叱曰老狗不名一錢生我胡為吾不空手來回首也余我何禪杖簷驅之後竟憤死鍾仁不冠草草殮已衆衆聞飲大言曰向者區區不足辦會須以萬貫作孤注耶衆和之未旬日盤其家貲有王仟者艷鍾仁婦美故假貸以逞其欲鍾仁不能償奪俗惠以婦歸之婦自縊死其家恕訴之官逸將甘心焉鍾仁懼遁之他鄉左持錐右攜盆作伍子胥吹簫狀適有老丐顧而嗤曰子非黃梁鄉中衣錦衣食美食者若無人之孟郎乎胡為兒兒然與我輩伍也鍾仁述其故且告以憾丐曰子少從術者游僅揣骨法頗為君相之揣摩良久浩然長嘆疾行不顧而去曰無性無恨君固乞丐骨也

呂祖祠靈籤

京師靈籤以前門關帝廟為最而琉璃廠之呂祖祠亦頗加鑒懷隨先君子住京日載僕拏升偶有慕蕭之於友曰吾將禱祠關帝為卓吾祖祠平友曰近刷呂祠可耶拏父曰靈恐不如關帝友貧其不識明日終以近鼓詣呂祠僅一籤云天天天哪非世上大丈夫求無籤禱畢跪默于旁拏面無人色詣神前默禱此事已隔二十年矣同治辛未予偕顧叔部蘭陔同年赴春官試舟泊淮關夜閑尹談及此相為嘆異顧僕楊三者四日未偶卒詎有是哉奴不信也頃吃之去及抵京楊三患頭疾竟日忘前言自詣祠求籤既歸檢索般罵楊曰奴子狂言無知今竟何如楊目不識丁茫然顧大聲誦之仍前致詰也楊慚懼自掌嘴數十

夏顧氏

夏顧氏本名家女父兄嗜摩宝幼聰慧貌艷如花性嗜葉子戲結鬧俾往來無虛日每與鄰婦夜戰往往看騶檢處父兄救甚厲婦漏覺不許貴之也同郡尚字者雖相穩皆不許南城夏之喪年少知名風度寬絕一世悅女美遂委禽焉既娶優嬖溺惟與葉子濶別久拔擢難施隔旬日必推故至婦家偶父兄出約舊侶一暢所欲夏故館大婦不恒至每窺以故戰年得不濶會秋試夫將行涕泣語別囑奚好事婦勿戀往婦大感泣民謹大前解縛即肩與往歸適父兄亦就道壁愈堅衾帘圍密惟忽聽場衆起遥見老延客女伴缺以男子補之但得琴中趣不計年下婦矣城中少年美其容多假葉子為介紹冀得近玉人而物議遂不能遏秋濛士子紛紛回里夏亦遥隙歸登堂見婦衙間婦何在婦具述之夏恕奔婦家及門聞錢聲錚錚然葉子聲蓉蓉然男子宴聲女子笑聲與夢覺者爭論聲紛紛然愈大疑門隙窺視見己婦與三少年同席博作壁上觀者拇肩指點狀頗褻夏愈火勃勃氣為慧體為冰本立一時許欲前復止者再私念閨無勿控無証思無顏勸無用徑大步歸袖利覓復往叩門門開逐奔入婦方得彩有笑容猝見夫怒血膽無置身之地股栗不能舉欲遁夫血階上笑以迓曰好好氏婦挽生入四壁高欲繞愈不成調坐遥出剪刺喉衆力奪刃猶已深入寸許血溢不可止掌地幸衆奪門遥氏婦遥之曰諸君自不陰致變婦非命死今趨避將猶生小女以遺遥罪邪死則償死耶遥不可衆正窘女之父兄莫能入見狀乾閙詆婦泣言之且求父愚所以庇女意父吧曰喪恥女尚可留顏我先首舉反扃其戶吧二僕坐守徑詣邏請尹驗婦戶遥女撫罪戶拘犯奔賄晚詳大憲於是女無清少年皆入獄京譯回衆譏罪有差民坐罰拳共前舉凡坐罰廉

鋪錦吃肚遭獄卒出傷俸錢誘諸囚婚陵欺美如平時獄卒悅其美刑具不恒用盤者至凝眸注目強與攀語更促之始徐起亦忘己所查者何犯所司者何事矣優赴市觀民啧啧嘆佳麗絕無一人議其罪者反若夏生死無謂累婦受極刑也世情顛倒無怪乎人不知恥也可哀哉甚焉

程大人

士人伏處田間鄉里無籍皆俾挪撥之一旦拿龍頭登鰲背光寵及於姻戚封誥榮及祖宗大丈夫得志固如是矣自捐例興於是鋪奴積得阿堵物便混迹士大夫中峨冠博帶儼然長官讀書人一不自高有求于使便趨起無數身分作出許多面孔直使人欲笑不能欲氣不可此如暑月糞窖惡氣薰灼掩鼻過之可矣必從而挑撥之勢不至使人作嘔不止揚州程姓以貢監起家開質庫祖父世習其業延名儒訓子弟厚修儀而薄禮聘子弟仇詩書終年咿唔時忽用心致疾病偶捉筆作蚯蚓形師紅勤之父適卧謂兒筆力遒勁師宜其何看朱成碧乃爾解師去傳五世不能得一箇青衿其曾孫光宗恥之倘為嗜學日講求懷挾術文宗業臨黃緣得入泮士論大譁將攻之而光宗必事逃寢光宗子稱香自謂書香裔仍拿識甫識之無疏然曰破頭巾何足榮吾將作貴官顯父母耶斟萬金走京師捐主政甫分司加副郎甫領照捐正郎未逾月而花翎矣未兩月而道銜矣又未半載而三品頂戴矣廖胳某中堂之門意以千金作贄拜諸門下日乘輿謁顯宦顯宦亦稍稍禮之同里諸君程反有不屑意同部李君以病假鄉之人將艤金歸其妻蘇州洪某首氣泱程百金程不肯強也乃半其數洪恕語同部無以程為處程冀成某中堂中堂必逾懼開緘相看貴公將行故覓船開者二百金而先之開者持刺入公笑曰是欲老師我往甚將文來開者曰程不能文也公曰然則字課乎詩課乎開者曰不能也公恕曰不能門生胡為開者呈金公揶之地訶曰吾直奸賊能貴者乘汝受人幾多金伐人行駱駝也并開者逐之程戴保出開者隨之行日作開公館中又許二百金乃已程乘夜潛逃振揚乘興拜客如初過鄉人歷數所交顯貴無識者往往為所愚居鄉久鄰舍不得悉復搜所餘金抵省稍過節留本者當差賣婦入捐局自縊新水數日乘輿至公所大事仍不預延二八簾櫳司筆札過近省凡登紳耆皆具請安帖回函率未有一人至者賈美年四五人自揚州至清泥涇途市美宅各置妾其帖而以長隨司日用皆相安若夫娘然程數月一歸生兒從俊呵寬終日衣冠面南坐親友不復一面或有

告之者施一錢如剜心肉而凡有顯宦臧獲貧窮敬之愛之若顧倨我者門下雖賤類數人終日攜匣途得夾名增幸苦諸人苦從數愈搔首吐舌倫種種醜狀纔三年貲庫閉矣良田售矣美宅空矣門客隨家運去矣美人俠僧猶亡矣括遺貲投向所交結者皆以不識鮑之而程反依其親某窮增生終其身焉

詩僧

詩以天籟為上漁歌樵唱即短章長有士大夫所不能及者然限以趣窘以韻彼空空洞洞之胸安得有如許墨水倒出耶蓋業非素習偶然者乃以尚情強然者適以尋苦矣吾鄉王荔君李廣瑗澤方伯公故原先生子也習黑才不拘小節其為文由純而疵真得力於古大家耆古今詩尤膾炙人口嘗執半耳主驛壩集詩人十數輩吟詠終日通城中有市儈器識之無藝捉刀人於肆已乃按首閉目作種種醜狀坐肆中如魑魅伺人有所遇即拳衣強留丐和丐改使人不可耐開為君社開欣然持近作往謁求入社荔君故好異善儈誠誼又重其解音韻不啾閱詩偃許之衆附和俳以高人儈亦居之無怍色於是驛壩振憾孔方兄竟自成一畢矣久之黔驢技貶鬼圖册乃雜古錦囊中雖衆口胡盧儈大度忍之刀瞞終弗去社為罷他日謝於市曰某李廣厚我某明經厚我且屬言狀市人亦稍稍異視之戚暮儈登債臺不得下思以文字緣為將伯助丐勞勞子賦二絕從門隙投入謂斯文骨肉當懇懇有故人情也荔君方食見詩擇筆和二絕叱閽者持出儈見空函知無望顧不解詩意復丐勞勞子述之其詩曰梅花原不怯清愁知是冬風過歲闌不是此中無俠氣自來從井救人難十年久醒黃粱夢欲學昌黎送鬼文拈盡硯田兒盡筆君須痛我我憐君儈聞慚恕遣人作王無良而已

姻緣有定

予廣遭家難年弱冠尚學太原公木蘭寺寄食同學孫生為戴柯將聘於里中表氏袁第試所學決為必售先馬歸而疾大作易簀時殤真如約目乃瞑卻箱玉嘗為予述女閨憤不食媪解觀終不懌嘆曰戴國貧父命也且有終時玉特牧豎耳乘人之衰而因以行瞰兒貞奸使能貴者乎死歸之耶會箱百日玉攜子往奠閨牖中聚聲泣有刺媪漸且詈聲愈厲玉父子忽然遁婚事遂中止明日媪提遺孫說予為女將讓媪終義某無賴言娘女歸某大貴矣予為說情復日作再與緩傳奇以誌恨

是年予補博士弟子員女甕兒者再又三年鎮鄉農女念痛母亦悔恨而已光緒改元禮闈被放歸距鵬搏時已十易寒秋矣偶過城闉步見傻有少婦挈幸至編衣素裳翠眉嫵媚之農女也詢其邑里遠夕過其門堀強予入見茅屋三楹頗精雅女媧生孰孰撫狗舉見予俯起斂衽作禮神色殷然予答揖坦甫各坐命女前茶徐言曰老婦素蓼君子以謂人所擯墜妮子苦海中然罪皆老婦罪也君子能憐其少寡為妮子一援手否予驚問故堀曰向者誤適匪人幾十年嘗不得一餐飽一帶燒夫兄歿無與妮子負兒行百里從夫兄乞阿孀業葬荒塚中今兒又陽矣夫兄歿奪妮子志故來此避之耳予憫然欲有所言女已捧茗至舍沸曰兒薄命夫傻何言君子憐我志兒瞑矣予慰之曰卿守節鬼神且欽敬之區區日用當踈請二三同志耶女曰細揚不敢勞君子家有負郭田十畝為夫兄吞去悍不還能完璧歸趙則涸轍可蘇矣予曰誰還辭出翌日余適有江南之行數月遍訪其舊已遷去自後杳然不聞予常以貪言為恨云

記丁卯鄉試中事

丁卯鄉試之年天氣暴熱坐蛰屋如蒸籠病暑者十之五六號中四十餘人其死之

奇者有三一為揚州某生初入夜人擇座坐衛中生獨酣寢夜既深闈寂筆聲不之異猝見生衛簾出手擲盆磁以片磁劃臉血泉湧抓五臟捧之地厲聲曰不信視予心言已倒地絕衆胆驚磁白官舁之出其老僕曰死晚矣主人兄弟三死其伯仲卒遺子僅週歲主延其嫂遠媚無不從命少僕強之媚哭詈主乃陷以奸出之又覓其嫂產乃歸伯今自殺得非二主母索命乎衆驚嘆一為某衍生無故蹤書其事卷首蓋生年前十六美風韻家有婢珠兒生遠之私為妹愚奔告母母撻婢婢服毒死生自是惆惆恒如有失入闈夕見婢被厲入恕詈曰狂郎辱人命尚捉筆望功名耶提腕使書前事結繩於裉引生腦生遠惆任撝弄不自覺遠醒一為安徽李生得癰傷疾書三藝搔首哦不止同號厭之至夜寂然衆以為入酣鄉也初十號已餐生仍無聲瞬之僵矣卷上四藝已脫稿濃園密雨淋漓未乾索草書二行請之成絕命記其結云分手不如攜手好夜晝從不病相思蓋亦被厭喜寃家把臂去矣

周成

嚴州多異人某中丞撫皖時有周成者攜蒐菓盆景往謁撫軍具述問先生擅何術蒐菓何用耶周笑曰吾衛園在此菓矣撫軍思良久愕然曰冬至矣何有蒐周曰晝

者仰觀天文審造牛女度此時下蔗子得數莖供清玩屬撫軍曰煩先生尊造化爭周又不應撫軍遂延入幕凡有疑典謨言輒中然有大略終不輕洩惟隱語相諷而已後撫軍數仕屢乃歸大吏慕其能爭延致周曰吾惟有報某公故相從且久吾術盡徧於衆人者乎挂衣去竟不出

五色蝴

四川鹽道署有五色蝴蝶居花園鬼奚樹中一日恒三四出不見形惟見五色光遶屋上而已園故有觀音室最靈異傳者趾相屬一日廉訪女公子攜二婢來奚香清蝶閉門撾戶人至則狂舞觸屋見五色光出窗隙中女少安閉其戶帳不言途時往又作廉訪憂之百計驅逐終不去乃為文傳之神忽大風雨霹靂擊鬼奚樹摧蝶去空中擲五色蝴如雪大異光閃繚女乃癒復遣舁夫慎某暮友避火藏身樹孔中得免監司德徵記之嗣是蒼為例有祠祀者臘子山然今園中又有烏蛇兵四五丈亦日三四出人見慎不為異亦不為巢

觚賸軒賸言卷三終

玉皇殿衣怪

清 南通州霸峯藏蓮分著

如皋城北玉皇殿院宇宏敞樹林陰翳光緒丁丑六月天酷熱如炙大纔空氛祿卒五六人踞階前為葉子戲一人脫布衫麼股陰忽衫角躍躍自動若有物附之者驟甚衆之地動更不已胆壯者欲捉視之衫飄然離地旋舞衆大譟持物則逐舞乃愈前一時許絆樹枝不動神取下不敢衣巨石壓之薄暮人散僧從階下發硬寸石印文曰胡廣德印篆法高古異近人錢筆遠近怪之又三日天大雷雨以風霹然一聲震毀東南角脊磚礫氣經日不散究不知是何異也

陰兵

東台兵燹之後怪異疊見南門外人烟寥落一望皆叢林荒塚陰雨之夕鬼聲嗷嗷然不斷友人吳楚軒光緒初以事至邑聞每夜有陰兵之異皆同人出郭登高橋望之時月色慘淡撲面風颯陡見極東如星星數點懸搖不定先如排燈一雙後緩小燈無數前趨又有大燈前導級其後者如前逾一時許過隊至十數始滅相傳每夜皆然以為陰間過兵理或然歟

靈山雷祖真傳

徽州歙縣靈山供雷祖極靈每年六月二十四日焚香者絡繹於道山頂村氓百餘家皆好善佛祖容民食宿不取值家置茶具一人入飲不禁有藉物者輒自攜不能挾以遁也對山有高崗頂積竹高丈許空洞無物是日自出卷輒懸筒末金身朱喙宛然神容憨民瞻仰以萬計咸跪拜無怠容至一時許乃沒同治甲戌遭擾燬僧夜夢神語曰亂人且至盍埋我山岡下深三尺當免劫僧覺寤如神指已亦避亂山中未幾賊大至寺院焚燬殆盡閣靈山異振之南及大霹靂出地中掘者盡仆兩飛去入黃山不見遍平賊平僧始歸又夢神語曰我在黃山某岡下今事竟可迎我歸也尋具函溝往覓岡果在迎之歸至今靈如故

無首兒

徽州某學婦懷孕十四月產之夕水淋滿下盛數十木盂溢不止一一盡收乃挑手足如人而無首五官皆生項上口紅色巨如盆吐清水有聲家人錯愕繩縛柱上承以石盤三日滿八九盤水乃止兒亦尋斃

緣事除奸

同平友顧鵬陵北部其作幼顧異之名諸邑每鄉里有義舉毅然獨任直聲重一時為諸生時其盛馬嘗受倭於書吏孫威弄告顧顧大恕邀同學人三五告之牧時署是篆者為滿州依勒通阿正與吾鄉徐清恩公宗幹對席欽辭不見顧以為宂成堅請依坐堂鼓對簡者辭甚厲依懼而徐為調停徐令僕挽顧出顧愈怒討之曰爾王為鄉里望今士子為胥吏辱不平極矣爾主不扶公乃反阻扶公者爭衆轟然和聲振一堂依見事不能已惴惴出顧扶之登坐厲聲曰孫成倚官繁倭正人當繫之衆依唯唯加木偶手標黑筆幾筒少時拘至顧袖出狀明聲誦之數其納賄弄權諸大罪請牧杖之觀者以萬計散聲雷動依欲退顧曰公祖明鏡高懸不可留此賊吾公清蹤點之是依猶未言顧遽命吏書革俾請依疏杖懸大堂上衆始散依退汗徹重衾嗔曰不圖書生膽畧若此他日有作為人也顧以庚午中鄉試丙子捷南宮官刑曹愈留心政治恩作良臣而吾鄉書吏經此一懲氛誡稍斂抑云

鄉會公費

庚午未報之前顧君為公費一事義聲亦卓卓可稱焉先是通州有鄉會費王方伯濬更捐巨款存質庫其數視他郡為獨優委蠹紳某董其事侵蝕過半咸豐中粵匪踏金陵停科費不給同治甲子曾侯持請開科士子紛紛赴省通觀光者逾五百人及領費數仍如前衆論不平庚午數又減顧乃集諸生稽查質庫所入息并掌囿所入租列狀告請牧牧初佳直銳紳懼洗掌師秉為地掌師委曲陳其寬且言顧好事喜干詞訟素不守學規牧固庸庸耄信之明日顧仍集諸生具聯名狀來牧斷徽昧投之牧覽竟怒形於色徽咽云君省試在邇當促桂宮爭魁首閒閒事胡為顧屬聲曰盡紳以公費飽私囊今歲百讀書人無進取資何云閒事也於是諸生皆大譁牧怒曰然則人不首而爾爭何也顧曰公祖但問事之公不公不必究我之首不首況公祖私事猶問豈公事反不能問爭蓋牧曾受一富家賂而枉法以徇其情故利之牧怒極又無詞可折衆見牧左袒紳聲以翻塗置之牧推案逐心恨顧切齒思中傷之而顧素知名終不得間會牧以事登白簡權是篆者為孫若雲錦新舊相代孫問士風牧即指狀上前十人為健訟孫為所愚信之問學師學師言亦符而操筆益堅逮日同十人遍十人亦自危九月金陵之報至顧竟被舉高魁子亦幸附榜歸家事乃解天公費非一人之事諸生乃設前提而不報鐘以至含糊者十數年使

飲者百餘萬非顧之親戚獨前紳且肆無忌憚矣閩諸生書狀時有自抹其名者有自請告復者有貼匿名帖白己之不預其事者其後按察皇震怒去者且大半有仗義者以義責之始稍稍回事既平公費倍往歛諸生各滿所欲顧亦猶之人耳不能以首事誅竄瀆而多昇之也而樓上無名前十人禍且不測彼袖手零觀者必有冷笑而譏其多事者矣聯名同告者必有愛己而訶其眾人者矣顧亦何苦自居其拙而讓人以巧自為其難而讓人以易若是哉雖然顧君固第矣吾見夫世之為其巧為其易者又未嘗不羨顧君稱顧君矣噫世情可畏哉

儒醫

蘭陵有兄弟名其本亦名諸生也頗命寒於業廣不得售課蒙書謁醫理甚精不自炫人無知者其友王樹仁本貢人暮解吟咏遊士大夫間窮不能舉炊借風雅為乞貸地一子甫垂髫愛若拱璧中元夜見孟蘭會上紙鬼怖而嗥歸即寒熱大作面如紫膜乃蓬蓬然如鼓廣醫指為腹投攻劑連無效而大便反艱呻吟枕席兩月瀕危者數矣樹人心痛予又醫業貧坐視其窘質衣飾作敛具將成見子氣欲絕自往衣匠家促之過其門詢所苦王涕泣言狀其本懇之偕至家屏衾褥視嘆曰是兒為庸醫殺矣我姑一試活汝福兄我不任怨創方用人參五錢佐以茱萸子出佛餉命市集坐視其缺欽已厚衾覆之才食頃聞腹中作聲聲甚巨尚可活也命王掖之起予大瀉下紅白如瘕升許腹漸平目轉動能開視王泥首謝問何術神妙乃竟其本曰是有至理豈庸庸者所能識哉天水澤腹瀉至暮自解無日者以攻劑投之是猶以斧而伐大澤之冰無怪人力窮而堅凝之氣如故也吾以人參溫其中而以茱萸開其鬱香風洋溢嚴厲化於無形此以書理參醫理天下無不癒之疫矣雖然此未會逢其適耶死生有命必欲操券而獲不能也王大感佩並求後方其本曰無廣日投參二錢補元氣足矣復厚贈而去其子來謝日嬉笑如初

拐匪

庚午春夏之交自寧波上海以至金陵鎮江等處拐匪最盛童男女出南往往不脫民間譌言洋人以藥迷人皆剜眼剖心以陷鑄藥之用訛而北至天津京師無地無之民心惶惶保定裏籍年六十餘矣業屢一日忽木立城闉自朝至暮人怪而問之瞠目似無知者水沃其面乃蘇自言操刀待到有市肉者拍子肩曰取錢去余不覺墮之至此惘然如在夢中也蓋揚亟言拐恐有索阿媽藥迷之狩小試其技耳

禁鴉原委

自鴉片流入中國而中國出洋之銀歲以千萬計當事者為目指擬時知禍水當絕顧事關搖滅海外洋貨為大宗更治因循上下視禁烟為故事以至罌粟種於腹地土畢宜若舉垂鑛價日昂公私交困而番舶之銜尾而至者且日有所增不知其所終極吁甚可畏也考烟土產於兩印度進錄英國乾隆中海舶間有貢者嘉慶中業富場上下咸嗜好矣至道光一二十年為愈盛黃樹齋爵滋有肇諫垣首請嚴申烟弊以一年六月為限滿則加以大辟宣廟意動趨各省大吏議奏疏言至人人俯首願上意仍照黃原奏飭刑部定律頒行直省令各種吏月具一摺以報烟犯之多寡為覆命臺章乃止林文忠得上奮其倒報烟犯片中舉文琦姚瑩時尚故危其詞曰此法不嚴剛毅十年復無可用之兵無可籌之餉云云宣廟硃圈贊歎文忠性剛定大計道出直隸過直督琦善琦文忠無起釁意蓋文忠任江皋時琦為監司屬文忠今恩文忠故言此詢似公而意則私也文忠漫應之抵京召見十九次賞紫禁城騎馬旋命以欽差大臣辦粵事沿海水師一體歸其節制此國初以來未有之曠典文忠破格得之福相亦為之動色朝罷與同僚論不合中外交攜有識者已為文忠危顧上意方殷勢不能已抵粵閱半年核軍需繳英國兵入口船無更夫帶稿告國義律於洋館責其繳土義律憐文忠威不敢大夫吾洋行總商伍紹榮廣府余保純心計知文忠持議堅而使節不久駐陰說義律使繳二萬箱扮飾了事仍分年分月償其值義律曲允之奏入上優褒相密言粵事非林某勿辦遂調文忠為粵督洋商廣府計大臣文忠復勸洋人出切實結戴此後如帶私土貨即入官人即正法洋人堅不諾相持數月莫決文忠出奇計黑夜乘潮火攻其兵船三次皆捷之英人大驚求計於本國本國不知我虛實咸不敢主戰有紳商某獨撫摩背脊以販烟獲利逃衆攘次計興師集資千萬調兵輪船數十隻畏文忠不敢犯奪於十九年七月直犯定海陷之定海名舟山故荷蘭人所駐地乾隆中英人請與澳門例為市貨所逐議未允至是為所據八月即至天津投書直督怡琦琦公本不善文忠所為又文忠任江督時與上書務疏忤末及此直屯田水利有培本源中之本源云云琦善以其趨迎代撫尤憾之及洋事起上徵恒粵事之不善樞中以顛色告琦遂力陳羈縻之說以琦赴粵撫鎮而文忠視職交琦差遣矣琦至粵盡陷後來小舟與洋人議款償兵費二百萬洋人請香港又諾之官紳大譁皆以割地為辱撫軍怡良飛章入告力誅琦之

失第朝廷乃命真山為靖遠將軍統各省兵二萬起寧將果勇侯楊芳為參贊大臣致討還踰入都治罪粵中內外抱窶自林去洋人盡知虛實直攻虎門提督關天培死之粵中大震遣楊侯以川兵至鄂稍定真山隨至初猶互推戰至次年春洋舶環伺我兵不赴廣府余暨白訴乞和允償兵費六百萬兵乃退先是江督伊里布奉旨充欽差大臣按兵不動至是乃由粵議定海而以所獲安德突昇之蘇撫裕謙以議和為非第廣攻伊短閩督顏亦主剿廷議又搖乃以裕代伊督浙師踰陰務獲洋兵剝皮為馬韉洋人大恕是年秋復陷厦門定海寧波裕公殉於水乃命奕經為揚威將軍統兵入浙經營數月卒為洋人所紿倉皇奔杭州遂不復振尋破上海直抵松江城外六月陷鎮江向金陵半督青英伊里布仍議償兵費二千一百萬以粵之六百萬抵入餘畀年給與而香港廈門寧波上海皆設口岸吸烟之禁祇存其名云

李先生

吾通李先生忘其名少年落魄徒步走京師性怪僻飲量極洪彈琴種花外無他嗜好談鬼終夜不倦語及世故則冷語刺人使客無容身地輒恕去以故年五十無所遇破帽緇袍獨來獨往其假館晴溪暮必一出持沙壺活火瀹且行且飲袖中藏餘肉

嗽不止人竊笑先生如弗見或以盛席飲之反不能一下箸不終席必逃去會設籌先生羊裘貰酒家將貸徒十金贈之徒白母太夫人曰師會需者數區區易竭耳倍其數餽之師反恕曰欲十金十金可耳今倍之是暴其富也且貪視我我不憤受無名物遂挾琴徒步去徒跪謝不可泣挽亦不可太夫人惟自恨多事而已又明年復館於某滿王家禮師益恭每食皆膳夫進食畢請所欲李徵性不少撓一日命膳夫切膾和腐作羹直北不諳南味而薦之棚如廉李大恕碎其案厲聲訶之且詬老拳王聞趨出謝罪不聽咆哮如故且遍王逐之王進退維谷姑命膳夫避外舍遍夕李知之愈大恕謂其右膳夫遍辭去王不肯長跪懇留復叱膳夫出乃首背晚餐已李陽飲十數觥醉極稱前事大憤曰逐僕不能遍我稱辭館又欲竄我身是令我作忍氣先生也不如死俄解帶繞僮悤急白王王驚出趨僕解救得不死天曙晨即延其同鄉友某挾之去自此無敢延聘者住迷敬鄂文自給炊烟恒斷有博之者反以恕語相詆後徙同鄉某逸故墨半逢落水死

玉哥

輔國將軍祿肯堂撫養一孤姬名玉哥少暴戾不務恒業無好作詩閒有可誦者

記其送懷詩云我本關東人遷向關東去云云予時亦髫齡祖解支者見之許其不祥後予以丁外艱回籍不見者十有三年辛未予赴禮部試詣將軍寓則見門庭如故傷人大半淵雲玉哥剛以銀鐺鋼馬戚內眷視之衣衫藍縷形容枯槁膧目不識一語家人大聲道予名問識否玉點首低一膝作請安狀予向之道與淵若不解訝之詢其故於將軍將軍數曰家運也復何言子無子蓄之本為宗嗣計農酒鮮能娶傷其目睛突出眶外寸許其家痛女欲溺子哀懇乃止近是兒藏利刃欲戕趙有是理耶不錮之無君不得見矣子懇籍再三別去越二年甲戌又入都將軍邀請塗遘至寓具雞黍敘談次復詢玉哥則云死矣余不覺長歎將軍曰信死當為我賀惜手可死不死也余莊然將軍為述其事蓋玉哥被錮久亦漸知悔岳家送妻還將軍於後院開一室俾棲止恐其繩偵逸之也一日反目刀剌婦腹死自投宗人府獄戍發吉林逾一年矣余因憶少時感懷句竟成讖詩為將軍述之共相歎怖

龍瞎子

通州西門地步濕素有鬼行人成弗往里中無賴龍瞎子自負有膽選其徒三四人冬夜龍火經其地遠見螢光幾點閃鑠不定其徒曰冬夜烏有是為異物也懼而卻

步龍瞎子笑曰見鬼哉怕者非夫也語未竟陰風驟起吹龍濕泥沙飛如雨皆抱首鼠竄龍瞎子家故近急攜手銃燃油繩獨往見螢光尚在遽擊之頻滅佳窮其異見地下光熒熒碧如豆滾不止拾視則枯葉一片小虫一枚而已

胡佃

湖北武昌張煥亭言其鄉有佃胡姓赴城納糧早行殘月未落見前有古廟思想足倦天明推門入見正殿三楹半傾倒庳地小坐伸足觸一物蜿蜒異而視之則有人家食飽私念己身羨孀何不借彼餘溫少俟日出逕啟食入少頃訝其無動撼之冰冷推之不動大驚急起取火種燃視其入蹁然起直攫胡胡大號奔出廟屍亦奔逐呼救聲且漸遠無人應遠近犬爭吠皆信信作欲噬狀胡力盡氣窒不擇路望見鄰舍急竄入才數武土牆前陷回視屍已相離尺許驚悸墜牆下踰牆高丹甫登屍徑從下挽其足復盡潛力掙不得上聞遠雞喔喔屍乃僵不復動胡亦僵臥牆下天明人見之舁湯灌胡醒足為屍拽刀劈不得解斷屍指始脫指痕深入肉青腫不能步舁回治數月乃愈屍為鄉人某家疾卒停古廟群趾目欲胡不知誤與之卧屍得生棄故為屍家欲焚之其家不肯欲以槓四寧加錢肩赤亟屢之焉

失物有定

吾通西鄉石港場脇遠者縣錢稍硫汚即置其衣于庶乎冬貢舟往同舍生沙君介福招夜飲前登扉有冠紅纓者上船偽託沙君介假表裏船主疑信參半命萬工挾包偕之登岸而係委卷冠紅纓者遠曰此至矣盍與我萬工不肯其人竟挾其類奪之去萬工負痛追弗及回船述之船主怒逐之貪其傭萬工懼奔向所失物之門伏地號冤欲自盡觀者雲集予歸纜其地詢之萬工歷言被騙狀予曰無憂衣則我衣也我不責船主汝誰責乃收泊隨歸至舟人環訴予不語舟人請送萬工臨使署予曰勿爾失物命也苟遇萬工使懼而死豈非以微物數命乎我報官當自任之翌日赴場白請官大索三日竟無獲乃開舟至馬塘泊石橋下午後傭而做麻鄧君顧聘促予起遊晚酌余懶懶從之行抵通衢見一衣肆懸皮袍數領偶問主所自來肆主失色云昨早石港客售者詢餘物云已買至公河矣乃交肆主人黑保償鄧行是夜有獻菜者云肆主人有厚資盍罰倍數予笑却之明日同年友陶君功美諭肆主利害僧肆主持原物來售者亦贖回余稍酬其值而定之並信知石港場主徐公器云物已得可免此差不告其冤蔽衆肆主也噫失石港得馬塘隔三十里

閘路神

吾通關廟後有一人巷常有閘路神出見然不恒作祟相傳胡大宗伯長齡馬部元有章未過時與一友赴飲醉歸經其處倏見神高二丈許戴兩肩蓬蓬垂阻若帀狀可佈宗伯叱之神縮如小兒跪道左馬至則喜立讓之至甚危阻如前友亦叱之神笑曰勿裝空架子不畏爾老貢生也果大號過後有人至相伴歸其後胡大魁馬亦會試第一人友僅以明經終

騙子二則

辛未會試之年予同年友王君達泰過琉璃廠見丐者持藍呢馬褂求售意甚窮寒詢其價僅二兩耳王以為廉買得之喜甚歸語人曰誰謂長安居不易是二兩非賤物耶衆不信欲視之爛泥一包而已衆撫掌曰是物則二兩固值矣王訝曰明明見是馬褂如何此時成爛泥衆曰彼原說是膏呢馬褂也君買呢得泥又何憾王

啞然自笑蓋騙人者預將泥包好藏暗處乘機以真者康其隨使速成既成於已時潛易之王不知誤墮其術或曰使點者於買成時力排之不使潛易使不得反為人騙乎予曰彼固防之矣此計不成則另遣一人來佯為認贓者強奪之且出傭書為証作欲控追以驗初至京者賂之乃已總之吾輩不可貪小利見此等人不顧之自無事若一聞則始終不能出圍套矣

李介福

某孝廉清晨入黑市貨便宜得物見羊皮袍而湖縐領新製成者價四兩遂買歸炫于衆衆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焉安知非偽者乎某不信踴躍果以皮紙作領而粘毛於上者恨甚既而笑曰戲筆詐予予不能詐成筆哉明日復入市轉售於人得六金歸而大笑曰田舍奴我直五金衆又曰君勿喜京師騙術幻之又幻安知非偽銀乎某曰何至是也出銀一錠銀而已此亦見京師騙子之奇矣

李介

僕李介直隸棗強縣人受領子家十數年頗為先君子所信任李素敦直尚義義先祖母范安人在京日侍下棗遇一日早起捋見李持煤篦倉卒出蓋竊以拳其叔者叔李起亦在子家通新髮家甚貧也祖母恐其憾急供零室避之李介知祖母意私謂叔曰今日事他人不繫縛之笞辱之幸矣誰肯捐物於盜而反避盜也此而不知恥者非人也此而不思報者非天也自是事予家愈勤或在外與人鬬往往命相撲惟祖母一言叱之輒止任定值不與較先君子晚年由山海關回京李介隨關外故多盜行旅有戒心每宿逆旅先君子年踰耳順不任勞瓢觫襆李介獨秉燭危坐達旦此皆事呵欠不止顏而仆者耳以故行千五百餘里無失事先君子益重之復以父病回其籍不復來踰六月先君子卒予將奉先祖母及先慈由陸路南旋李介忽自至願隨行先祖母廣其慈事李介既先君子靈前誓痛改乃命之從履危臨險皆以身先一路頗洽其力至通表感焉卓犖淺才聞其義請之刀李泣沸去予年甫十四五經成誦已授筆能作文以家貧幾至廢讀李言於馬馬延予入家塾為備脩膳受經學於知皋名諸生張李農曾侍讀無異置時不以新問告也夜必授言動見予讀之篤剛欣然喜見于顏色一日予偶值嬉于庭李正色曰千里有未埋之骨一家無滿宿之糧惟箕子身復箕疇耳今優游若是是忘先人甘貧賤矣奴何望焉因泣下予悚然復讀如初見有報義科者則又勉曰是亦從辛苦來也不然窮鄉黃金棲累荒僻者所能洗俸義予愚之如嚴師三年未嘗倦之且李以累庶矣又明年予

幸獲修祓於南閣大士座前一莖何幽榮事然遠念微名所自非義僕且以鄉人終身矣知幸義朋友中不多得城頽公乎哉惜乎棄世太早爰及靚慧其苦長也筆之以誌其義焉

破鏡重圓

余少讀紅綃紅拂諸傳輒歎兒女英雄千古佳話區區窮措大不揚顏色不減畫荻雖則如雲蓋無思存氏者矣然而事由志成緣以固結豈三生石上之魂洒之數杖遽之滅義伏千金贈妾美人萬里尋夫由苦而甘既斷復續此不特今人所艷美亦古人所不開也爰吮拈毫以誌榮遷歲辛未余計偕至都試事畢友人有欲納雅斋偕予至媒家相之入門粉黛笑迎衣飾鮮艷友人纔腸易飽遽美其長而肥貪生訣久不去予心恫之獨散步院前外忽見西廂有精舍三楹簾下坐靚妝女子年可十五六草堂學帙案鉤盛彩裳楚楚雅宜人余不覺睛為之眩閘友人喚相與乘車迴翌日詣媒氏詢女世家始知女孤母守父傳衍業女子閘心慘切思倘貧琴之意值高不果別媒歸商於外戚為吳曰是不難盍以重金啗其父先畀白鈔就婚而不娶遠歸諜如駛則一年足娶事或濟予善其詐洗媒達意父果諾

婚之約愛憐備至女泣謂予曰窓君非薄倖者願去勉一年如百年永循不能設法使儂早出樊籠耶予曰遲天幸獲偶或可償女每夜焚香禱天期捉鸞事幾捐簪予落第南汶下如南強攝淡作歡容具雞黍慰語再四予啼嗌曰貧卿心矣女曰有志者事竟成君不過遲一耕何傷為第君歸奉得阿堵物宜早娶勿拘拘於及瓜也予聲以日遲三日予就遲折玉釵各藏其一以為驗乃擇波揚鞭去女自此閉門卻掃日刺繡作消遣花前月下珠淚恒消雖移父益戚之會博徒誤計置言於女女不可乃賂鄰媼俾作大媒娶江南落魄窓硯農家士也時為兵部郎為娛老計以七百金載之歸寓廣女背人嘆嘆泣若強為歡笑窓察之數詢所苦終不言固詢則曰問家先生而已家名琛吾鄉素康僖子至女家知其襄時蘆簾繡幕雕鏤女誠家法然請晚女乃偽為女病延宋人診既屯趨出嘆然曰是吾鄉翁舉人也胡為來乎簾神泣既曰果若是吾當成其志家亦乃物計乃治會甲戌部試予挾資至室無聞女事大慟無意遄返準築垣出家來遠餐壹予以為戲羞不答四月後得四川鹽茶道行促遣女不果載至蜀予覩再娶念女去益遠亦遲歸此報已來生付之矣又三年丁丑予館錫山榮忽襆札至促赴京迎女期且迫予意且謀偶焉予銜去不可十

一月餐已抵僕遠女至盡棄舟河干予攜往迎相見淚被簪嗟不能對世無一誌謝且儀而城某大姓舍富焉先是女在京聞榮與兩婦論私非縛乎矣常耗日卧病淚不止籍百計慰藉終不愜既葬遣女念予空乏盡鬻簪資津貼依然促之去二載少有積蓄泣言於榮榮慨然曰佳話也厚贈遣之遠近咸稱其高義

無妻有子

如皋康某忘其名中年挈鄧攸之感思修德以抗鶡凡里有善舉身先之倾其家弗惜如之宵警電鞭理無人聲不聞康聚室處男婦戶成巨鎖延公平者司其事室差十數輩日檢簿無有玩乳媪米日一升錢月二貫堂外滅其半餐阿入餐倘減盡梳雖新早起司事迎各房一周堂外棚而至趨三日保抱勤惰之否有則促且病雖不用減有醫有藥長男娶約之女姻訓之愛而嫁負宜無禁羞自康百事幾三年吸吸泣者二千有餘其自死而之生者更不止倍其數焉康之婦不育數至是乃一意再索三索而不已噫誰謂數定者真不可挽哉吾於康信天道之不爽矣

錢大令

吾邑錢大令文僖字桐嵐丁未進士初宰河南靈寶調繁得商邱寬嚴相濟去民帖

然時勢逆此把全省咸嚴商邱當衝迎旦夕不能安挽滿司農錢同年友也屢錢路不測調錢省垣代以宋璽文卸已擐擒行囊將屢路至四月之晦已紳書集署謝焉公留解圍公不可固請緩期公不忍攜少駐度月朔卅日晡時賊入境距邑城不百里抵掌相續火矣及重樓民大驟公馳出彈壓集文武官紳議固守西門抵要以公傅城資之公南巢次陰別遣紳弁分其伍惟北門最荒僻無民屋宋自守初一日賊太至圍城最急先攻西門砲聞堆案裂拳丈餘負危公奮力率勇墻築兩旋巨砲擊之案或傷或石而飛賊傷頗衆漸却自初一至初六公露坐城頭不交睫日論眾大義同甘苦眾足感身賊有徹帘賊見無間懈且走北門宋令坐蔽樓不敢出日遣偏裨巡堞間砲聲戰果欲逃為弁阻不得下淚湧至夫髯初六夜乘升他遁潛城開杜騎追弁如馳追已去遠急令閉關附近富族聞官去皆惴惴聲搖舊先傳出男女擁擠門不得關賊聞信急攻三門賊隨至一鼓入公方立西城見賊復隊動意且去急忽探者報北門欲公開誰主意曰宋公去矣公大驚向北再拜急策騎北行至中衛遇賊前公搤手曰止分費百姓我縣官也請復我賊馬上戴棚之中公腰墜馬幸有武生某聞變持械巷戰殪賊三刀蝟踣地死公定中男女九人皆被戕女

公子與婢入牀婢先女公子女公子立婢僕不死賊去昇之上家人送回種事聞邸有加贈道群本籍及死事地方立專祠歷雲騎尉襲次完時以思騎射世襲圖鑒

官詐

吾通王大司空廣廈有興入朝行至正陽門見前有傷泥後擔車疲驅傷之從者亦衆衆擾嚷徐行阻王與不得進前驅者以鞭撻曰某馬瘦且欲入朝君等權時落後何如從者大怒曰爾倩官豪敢打世家僕耶言未已恩拳中一巨擲聞頂心圍補服者拳薦靈拳面徐驅手撣從者過是工部王大人紅人也爾等不可把道路讓之優攬轡路左不行王知某世爵貧而狡急降與謝罪世爵某亦拉手問訊無怨容乃分道去下午回寓有青衣持帖送一僕至云適在路擾罪送府領責但此奴體義報某紀挫傷略血數矣所藥石無慧也王知其詐顧無如何贈白金二十兩命從者致辭曰敝主榮爵小介已痛懲矣事乃已自後同僚相戒無敢與周旋者

明太求

先君子初入京館輔國將軍明宗諜其子祿智將軍卓爾夫人來撫而寡嗣次房子襲貝戚即祿智也夫人明大義家規嚴然雖鳴即起端坐督僕婦操作暫具衣冠請

晨安垂手侍立命之退始退午膳復衣冠視餐至暮亦如之娶婦亦日三至無惰容無厲色舐竟乃經食已乃食纔安乃歸漢官家無此家範也大約尊長室無卑幼坐弟見兄尤必屈一膝兄頷之而已奴婢有所白則免冠跣窗外不能入堂門如尊長世僕子弟亦必加禮但內外之分嚴耳子重時佳明家屢月覲見其元旦祭祀及家庭拜年禮真不愧天潢世胄除夕辭歲圍飲猶之漢人三更時婦即臨鏡展髮傳粉已挽髮作髻插便尺金簪戴髦子形如其前高仅餘上圍下平乃銖絲結就而麻絲纏之裹珠翠密綴作雲福花鳥諸狀前後垂細珠十數串略如鳳冠式金釵十二股花樣新郎釵前垂珠又各三寸許匀插冠前左右賓先約集禽頭婿容先就兩旁戴時花或簪花兩枝行步不搖自顧耳綴玉環三大一小二鈕竟臂釧袖長遮足復露粉衣有馬蹄袖如我輩特免盛尺耳長亦七八寸外罩長褂與袍齊補如其品官石銀如使頂或青螺或水晶上街小罩從僕僕如五星之相護扮類雪亦圍皂領其鞋款式不一底高四五寸而削其下底正方着地纔一寸許行步閒閒似蛟乃雖別有天然袂蝠太夫人社亦仿佛而首飾純以素金衣飾亦淡雅始趙鼠姪婦女諫隨侍矣黃昏即見神智紅頂華翎貂裘約過半始子注至跪請正廳行禮於是新步迎

隊行至廳門僕左媳右雁行立猩簇無地寂若無人太夫人獨坐家婦前谷入立番番右鳧正素供先王像高史許僕衣現像繡屑若生朝冠蟒紅龍膝嵌四叉蟒袍八團補服衣其外靴盛色繡金三趾皮以緞端坐虎褥可受可承把無影據云入關時落水也王以下月子貝勒俱本爵分供左右祭品剛山珍海錯異狀奇形俱民家未經見者一時香烟繚繞烟焰輝煌雕龍貼地步履都不聞解已而僕以銀椀持酪至媳接入廉婦承之以首跪奉于姑不傾涓滴姑獻正業前其餘分獻亦如禮獻俊水陸分進約兩時許繞已姑徐撫衣跪俯首以右手略觸右臂為一拜三拜乃起媳繼之姪婦女孫又繼之始歛容退祿智率子弟進行禮前如漢官儀禮畢收供具以次遍而出門閉外人無敢擅入斎入則顯病其靈爽若此祭後行拜年儀具正室七楹偏懸燈綵貼地亦鋪紅氈大銅鼎二爐獸炭可數十斤正中設皮褥靠枕腳榻太夫人端坐媳婉孫澱孟媽掸二人侍祿智先拜子姪次之婦輩諸女相繼進男親族至智答拜女則婦答拜太夫人不起立以皆卑幼行也如同輩惟遇長者太夫人先拜婢僕拜院外不上階太夫人致實詣乃回房諸幼輩拜賀亦如初晡時禮乃終明日又祭三日乃已噫使我漢人行之有不以為煩耶

魂辭行

明宗室師禮慕兼農子弟皆冠帶至撰至聖先師神位畢撰先生乃就坐展卷陳其冠如背誦冠如視默學復撰退終年如一日後先君子有滇黔之行乃辭館遠五年回京將事已罷讀然待師加厚喬勇往來無虛日隱一日先君子乘輿入城至中衢行人擁擊遇將軍乘車輪儀從煊赫隔窗見師卑急叱御停轡下車拱立先君子與問訊在在徐慶候師升輿去然後行醜者嘖嘖具恭敬如此威重哉先君子以疾卒本及訃智及從兄禮同日夢先君子著衣冠至云滿兄弟好自為予回南去矣醒後各述其異嘆曰辭行非吉徵先生得壽不謹予急出城師果逝衣冠行如夢相痛哭至失聲守素悼半月餘猶已乃追次年予回籍又十二年以公車至都詣將軍見太夫人舅舊如故家人亡其半予亦遠所閱歷相為唏噓嗣是每年必一往視小厨如舊戚丙子復至則太夫人已物故將軍弟我稷處亦病殆不支尋向所懇畫像雕裝珠綢屢乾費不可復識倘再閱三載又不知作何景象矣可慨也夫

任叔振

中庸三達德以勇居知仁之末古聖賢成知成仁全在一毅果真流所以高出庸愚

萬萬士人讀書明理見一善亦知當勉見一惡亦知當改無如憧憧成日僅一日年復一年及事後追悔已成不可收拾之境矣所以人當中年最是要緊關頭不患從前作錯不患日後無成但從今振作此後自有一番效驗但使勇往口頭無庸也江西南昌任生名秋撫少倜儻不拘小節弱冠補弟子員自謂狀元魁首指顧間事矣喜狹邪遊擲委巷諸蕩婦與之狎恒經夜不歸家人屢戒弗悛十年夫捨事不能枚舉五踏桃黃未售任心知愚拙亦遂灰志功名又明年所同顧者魁於鄉任大誤謂異國無足信耶遍交人以扶鸞術進畜任固請一試焚符已乩飛動大書呂祖至任固請同顧者得魁故乩判云爾不服耶倘今世功名顯於彼彼日前罪愆重於爾其所以一榮一辱之懲絕者則以回頭勇不勇之故也彼幼時曾好婦女七七且多見利忘義素行已削盡去年忽立誓行善見人有難不俟天明披衣起必行然後已見活物必放之如是數一年無知者今年特小驗彼善不已福且不已矣爾輩悟心地有明白時然試思當作事有一事痛快作去在優游結息髮星星且將既不振作禍且至尚福之期乎任痛慨汗遠重裘歸即誓於神刀改前失未三年鄉會連捷宦於燕子孫繼起不紀

鸚砚斠贅言卷四終

夜譚隨錄

清閒齋氏著

夜譚隨錄

夜譚隨錄提要

談狐說鬼已成小說家流派逞筆底之波瀾架空中之樓閣淫辭炫目褻語蝕心此拔舌地獄相傳為文人設也此編紀事述聞間雜狐鬼而證以因果談言微中要與勸善懲惡之旨不相背戾亦有心世道者之所為也至文筆之典雅奇字之錯出非讀盡墳索者不克臻此校讎然費苦心可告無罪於　閱者焉

自序

子不語怪此則非怪不錄悖矣然而意不悖也夫天地至廣大也萬物至紛賾也有其事必有其理理之所在怪何有焉聖人窮盡天地萬物之理人見以為怪者視之若尋常也不然風焉可圖商羊萍實又何以稱焉世人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一旦見之聞之鮮不為怪者所謂少所見而多所怪也苟不以理窮則人生世間無論天地萬物之廣大紛賾也即一身之耳目口鼻言笑動止死生夢幻何者非怪不求其理而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也既求其理而猶以見聞所不及者為怪悖之甚者也予今年四十有四矣未嘗遇怪而每喜與二三友朋于酒闌茶罷閒燃燭譚鬼坐月說狐稍涉里巷輒為記載日久成帙聊以自娛昔坡公強人說鬼豈曰用廣見聞抑曰讀虛無勝于言時事也故人不妨妄言己亦不妨妄聽夫可妄言也可妄聽也而獨不可妄錄哉雖然妄言妄聽而即妄錄之是亦怪也即夜譚隨錄即謂為誌怪之書也可

中華民國二年二月賓園主人書於娥術齋之南牕

夜譚隨錄目錄

卷一

崔秀才　碧碧　梨花　香雲　龍化
李廻之　洪由義　某僧　邵廷銓　賣餅翁
蘇仲芬　紅姑娘　陳寶祠　張五　阿夙
畫芳華　噶雄　劉鍛工　蝎精　小手
疊氣　清河民　王京　詭黃　梁生
某倅　倩霞　落漈　伊五　段公子
贅子　某馬甲　米鄉老　韓生

卷二

修鱗　來存　雜記五則　韓樹子　永護單
朱外委　鍋人　某掌班　屍異　紅衣婦人
阿褲　閔預　章侶　麻林　怪風
張老嘴　大眼睛　柏林寺僧　薛奇　塔校

夜譚隨錄　目錄　一

呂琪　高參嶺　某諸生　潘爛頭　癩犬
嵩梁篤　獺賄　蜂子　陳景之　陳守備
青衣女鬼　汪越　春秋樓　秣陵誌異八則　回煞五則
夜星子二則　屍變二則　貓怪三則　驢　異犬
那步軍　施二　盛紫川

卷三

邱生　陸水部　馮聰　戴監生　伏鱗角
譚九　陸珪　白萍　劉大賓　莊斷松
額都司　孝女　請仙　某太醫　地震
朱佩蓀　紙錢　三李明　霍筠　趙媒婆
三官保　倩兒　桃檄　白衣怪　某領催
宋秀才　護軍女

卷四

秀姑　玉公子　螢火　柴四　吳話

周琰　傻白　孿生　某王子　再生
王侃　台方伯　瓦器　梁氏女　鐵公雞
多前鋒　骷髏　姚植之　新安富人　維揚生
市煤人　罷狼　巨人　白蓮教　鬼哭
袁爺　堪輿　尤大鼻　董如彪　某別駕
雙髻道人　阮龍光　某太守　鄧縣尹　新總兵
鵪花　王塾師

夜譚隨錄　目錄　二

崔秀才

奉天光遠劉公承遇時。故世家子。少倜儻好客。揮霍不吝。車馬輻輳門庭如市。行路者健羨。雖齊之孟嘗趙之平原。不是過也。忽有崔元素者。投一刺。劉接見。詢其邦族。曰山東臨朐秀才也。遊都門二十年矣。聞公喜結納。來作食客耳。劉大悅。與之往來。亦時濟其薪水。崔率十餘日一至。至必有所借。值家人悉厭賤之。劉獨不以為瑣。每如其願。未嘗遺拂。如是者二年餘。劉迭遭人跋。貲產蕩盡。又三年。一貧如洗。更屢試不第。親故白眼相向。動輒得咎。傳為口實。漸至不相聞問。婢僕逃散。並有心作罪以求去者。接踵。僅存一老僕內。則一妻一女一子。鼎足而三。馬曾臕盡。牛衣屢敝。無以卒歲。女能詩。戲吟曰。悶殺連朝雨雪天。教人何處覓蕎麥。歲除不比逢寒食。底事廚中也禁烟。劉見之笑曰。此際玉樓起粟。若可煮食。足夠一飽。今得汝詩。能不令人羞耶。因和之曰。今年猶戴昔年天。昔日輕裘今破縣。寄語東風休報信。春來無力出廚烟。妻怒之以目。曰往日良朋密友。有求必應。啜汁者。豈止一人。今年盡歲。遍唉。着俱無。猶不少思。菁菜乃令兒女子作推敲態。想亦拚得餓死。故預作雅露挽歌耶。劉曰。

然。則欲我做賊去耶。妻曰。做賊亦得。第恐君無其才耳。順城門外朱知縣方其落拓時。與汝為莫逆交。一日不見。亦不能耐。今聞其丁艱在家。宦囊頗厚。詎不能走一簡聊濟燃眉耶。劉曰。微汝言。吾幾忘之矣。亟作書。遣老僕往投之。日暮亦手回。入門即罵曰。喪心人不必復與相識矣。始而關人辭以他出。我則不信。既而送客在門。相見耐眼棱棱。持書而入。再四促之。始傳語言事忙。不暇修覆。但借口致意主人。現在凡百需費。囊無一文。正愁無處措置。斷難如命云云。似此喪心人。若復與相識。名節掃地盡矣。劉企望一日。滿擬必獲如意。驟聞此變。不禁索然喪魂。曰。莫逆交不足恃矣。然總角之交。應非泛泛。城北楊君。非與君為總角交乎。劉以為然。復走東以千之楊。辭以生意淡泊。本利損虧。無囊可解。劉拊髀嘆曰。面朋口友。固不足怪。欲明通財之義。非道義之交不可。乃挑燈作札。儻吐肝腸。翌日付老僕持送南城新公子。新世胄閥閱田園過鉅。輔公子與劉為世交。又屬至戚。每嘗暗對。夜以繼日。所講論非忠義大節。即出世大道。互相誘掖。不啻同胞。所謂立脚不隨流俗。留心學作古人者。閱札即刻覆答。謂叨在知己。亟當如命。奈心與力違。束手無策。君但勉為尚志之士。無自暴棄。又何憂貧賤哉。且天生劉君。必非碌碌者。君姑待之。保有大富貴日也。第好義如弟者。值此危急之秋。竟坐視良朋之困。不能一援手。濈珠堪自愧。惟知己者諒之耳。劉忿擲書於地。再曰

荷。尚平曰。披肝膽。談道德。何啻羊左任黎。每舉一子一女。犒以百金。為壽。今急切相需。乃不破一文。乃反以膚詞迂說相敷。勉所謂道義之交。固如是乎。老僕駭之曰。主之朋友大率未嘗交得一人。親戚中不乏富貴者。蓋摒一失色。與之通融。劉嘆曰。朋友列五倫之一。尚三呼不應。況姻婭又何望乎。言訖。聞門有剝啄聲。銀崔秀才來矣。衆曰。咄。人家潦倒至此。彼尚欲來剝瘦腰耶。即知並腥也無。即欲來剝。正恐無下刀處。劉曰。不然。此空谷足音也。延之入。崔曰。劉君縱理不入於口。而乃一寒如此。說昔日之繁華。真耶幻耶。今日之索寞。幻耶真耶。鬚枝易窮。青松落色。槿心朝在。夕不存矣。尚有一人肩杖策踵門。如崔元素者。劉曰。風昔自謂盟東笠訂金蘭。得一二耐久朋。為終身膠漆。不意翻覆若此。不敢復言交遊矣。崔曰。不然。夫廉將軍免官客去。翟廷尉復職客來。人情自昔然也。君自不達。夫何怨尤。智者當務之為急。為今之計。當奈何。劉曰。永手待斃耳。崔笑曰。出此言。當罰鍰矣。吾聞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累重家貧。不擇祿而仕。盍投筆從戎。聊博升斗。不猶愈於托缽同人。受守錢虜之輕薄乎。劉曰。嵯峨者易缺。皎皎者易污。非所以自完也。崔曰。外以筆耕。內以針黹。亦可免凍餒。劉曰。偏促效轅下駒。風所羞也。崔曰。奇貨可居。龍斷可登。鳥獸之羽毛。可織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盍為賈。劉曰。覩覩分毫錙銖。必較。素所鄙薄。而弗屑者也。崔曰。然則

度君之心。量君之志。欲更楊眉吐氣。非官不能矣。欲為官。須登第。欲登第。須理舊業。讀書。欲讀書。須膏火之費。吾視君皆未易辦也。吾有錢八十千。可藉至劉曰。君方同病。詎忍波累。崔曰。人棄我取。人取我予。夫何辭焉。遂言別。移時。以車載八十千至。劉大感謝。欲備一餐相款。崔不坐而去。遲數日。復提一囊至。曰。君曾肄業否。劉曰。新正伊邇。未免如忙。崔曰。予思八十千。豈敷揮霍之用。更藉得一囊。金為君謀小康。並置之炕頭。便出門揖之。不及試。啟囊。煌煌盡赤金也。一室俱驚。攜之三百兩。崔從此不復至。不識其居處徒銘感而已。出貲購第宅。購僮奚。又於新居。猶得窖金二甕。遂成富室。僮奚者。次第復來。百計當緣以求收錄。親友亦稍稍通慶弔。一年之間。繁華如故。劉不復好客。惟閉戶下帷。日夜佔畢。是年及第。官清貴。客日盛。值初度。預使人四出。凡親故中之貧窶落魄。及不能舉火者。盡招致之。及期。親友畢集。剡出金玉錦繡。羅列滿堂。為劉祝嘏。劉乃張筵高會。酒再巡。悉出所得。分贈諸貧賤之前。使各收貯。衆愕然。不測何故。會曰。凡此不腆。實所以奉祝長年者。微不足貴。亦諸親友之片獻也。曷為散之。劉嘆曰。今日何幸。舉公驟至鉅萬。我百朋所恨。座中唯少崔秀才一人耳。崔若在。必能知我之為此舉也。因袖出一牋。則五言古詩一章也。命其子朗誦以示衆。曰。主人好施。與擅霍無躋。賓有諫之者。主人笑曰。姑君謂財可聚。我意財宜

疎不服為君詳聊以言其粗財為人所寶人為財之奴富者以其有貧者以其無有則氣逍揚無則氣不舒逍揚人愈親不舒人不知昔我貧賤時顧踣無人扶有身不能衣有口不能餬貴戚與高朋相逢皆避途居然一廛物儀若非丈夫今日奮功名食祿覆衣穠門庭闐如市勢利日以磍一壽千黃金一箸萬青蚨簪窮欲亦極無營用力圖當時何其蠢今日何其都顧茲親事惠豈我所厭乎昔貧今且富昔我即今吾清夜維其故反側心踟躕其故良有以今昔人情符周急不繼富豈言不可延懷昔齎憂子樂久聽說等又聞范文正義田置來吳設使天下人能聚復能輸在在無和嶠處處有陶朱流遍阿堵物何來庾癸時嫌嘆近富者唯利之是趨滿盈神鬼惡往往寄禍沽用是常自悵益為守虜徒況今得之如泥沙當日求之無錙銖君不見梱梱窮巷孤寒儒此時此際如苦茶來聞之無不報然如芒在背多有逃席而去者亦不追挽儀報崔先生至矣劉倒屣左辟鞋之崔攘手而笑曰君可謂國狗之癡無所不嗤矣奈何效杜子春口舌為且繁華索莫其衍幾何皆不齊之魔陳歇起矣彼接輿髡首桑扈裸行倏來忽逝豈屑屑於菟枯隆殺哉會意大懽點茶屬多事再劉再拜曰至味之言敢不佩為独拿是夕客散獨留崔宿晝子亦出拜之劉曰近日從居所胡久不一至致缺酬報崔曰昔者悉索君時亦望報否劉曰實無是心崔曰然則子獨有是心哉何

不恕也劉大笑因問家中更有何人崔曰頗不孤子子女孫曾數十矣劉忻然曰小女永字以歸君家何如崔曰此大不可也劉力詰可之崔枝梧良久始吐實曰君長者曰亦無害所不敢與君結姻者自媿非人實艾山蓼蕘出岩抱奇氣故不遠千里來相結納致君貧而再富亦定數非吾之力壁如作室既鎮其費又何加焉吾特因人成事耳今俗緣已了即當長辭故人矣劉始大悟不覺洒然曰君去固自得矣將無使吾為忘筌志蹄之人哉崔曰子非貪天功者君何感焉從此前程皆順境矣官不過三品而富則十萬雖然誼無一言為留別之贈吾聞人心不同有如其面豫樟二木七年乃知人之鑑不易明也甘以壞何如淡以成賢方而民合全交之至言君其誌之勿為雄犬所笑言訖解去永不復至劉後官至臬司以老告歸感崔之誼期望祀以香椿終身不衰

閒齋曰交交之俗萬變千更交固不易言也方其盛也面朋口友不招自來及其衰也溝壑灌夫魔之不去除毀方瓦合一道誠無良法矣胸中自有溫涼度裏自具春秋故穫穫而來覺覺獨往交可以始終一也不然直破畫化同人為異物易滑滑為銖銖有此理哉

蘭若曰富貴則趨附之貧賤則遠避之俗情槩然曾無一人矯然獨出而僅讓此狐人而不如狐也良可愧也

碧碧

盤屋諸生孫克復流寓閩州愛其地土庳水甘卜築山村耕讀自樂屋左依山臨溪構一草閣顏座敞可以眺遠閣下林深箐密頗有一徑人迹空經僅通樵牧一日孫獨憑閣上遠遠見一人循徑來草笠布衫仿佛甚美既辨眉目果美甚丹唇皓齒蕉髮素面十七八一孌童也孫駭曰世豈有男子而姣媚若此者乎亟趨下閣要迓而詢之曰山深路僻豺狼恍恍小郎曰暮孤行遘將安止孟姑住此明旦早行孫不至學觀者代為憂慮少年曰風非姻娅生熟兩不相諳攫食或然宿應不可孫素有斷袖之癖一旦值此壁人慾情火熾遂前攬之少年大驚曰余何邂逅相遇輒以橫逆見加孫曰卿慧人也何待解少年遑遽極力擠之孫捽不及防失足墜岩下少罕脫然去孫為一樹歧夾住欲上不能欲下不得呼叫聲嘶無人知者自拆必死忽一女子過而見之訝曰如此貽危何樂而為之孫曰為人所算耳能救我否女曰救亦非難第未識何以報德孫曰除却再夾樹了餘悉唯命女叱叱笑解足纏拋與一端援之而上孫良久神定整衣謝之女徐徐來足了不見答孫方怪其倨審諦之則茁條婉妙絕代美姝也不覺縮頸吐舌且驚且喜陰念何今日奇遇之多也時日已薄崦嵫四山漸瞑乃再拜而請曰再生之德永易含卒圖報幸小住為佳女笑而睨之曰子大不良善前得生機又造死業矣孫聽其言態貌其意摩大不似少年漠不關心者遂揖入閣繾綣備至約三更女披衣起曰今夕與人約須踐之期日重賠孫阻之以臂曰卜夜未卜晝復留與亂詰詢屢弱處子雖來以油壁車以筍輿猶恐不勝勞瘁底事單形獨身遑陟空山令人猶思猶慢中心能無稍怖乎女自言宓氏字碧碧年十八嫁前村方氏子半年而寡今日為母壽歸寧來此捷徑不意遇子不能自具誠風分也願與子偕老俾覺餐有託矣孫愀然曰僕卿為之小可何傷齒但尋有老母賦性方嚴出入小閨尚須咨白不告而娶實不敢專然而父母愛子何必奇求見卿非以應無不納容徐圖之女曰兒於子亦非無義者子果肯降心相從終始不爾則可以全性命了死生夜氣之指亡旦夕可復俾子蛻蟬丸而為蠶蛹化腐草而為夜光必當同為人極之游不復藉滯形骸聽閻摩羅什天尊為政矣孫大喜相見恨晚晨興即以告母母呼女至前反復詳訊乃謂孫曰兒勿草草吾聞頹朱畔纏尤物蠱足傾萬乘之國尚有餘禍匹夫之身膚有不足老身七十矣所見閱秀何啻千萬至若此之窮妖極艷一見煊人心目者實為乍睹真禍水也汝何德以堪之且天方氏之子不祥孰甚可急遣之勿迷死亡孫默然鵠立面如死灰女進曰姑之見亦左矣兒非自媒蓄誠以報苦不如薔甘故腆顏自薦兒不厭郎貧姑奈何畏兒蠱乎母曰不然小娘總新歡忘舊好鍾情

者國不得不然而老婦為豚犬作馬牛用心亦不得不爾女勃然怒曰何物老嫗敢毒若此兒去此豈便無嚼飯處耶且斥孫曰君木偶人不足與語不聽好言不久當死窮溝瘠即死亦為下鬼彼時當袖手高坐於刀山劍樹之旁看汝棒鬧耳遂憤憤出門不知所之孫涕泗縱橫顏形怨色母慰之曰天下多異婦人何必是況深山窮谷忽致麗人非草木之妖必狐鬼之怪兒倘或迷惑不悟冥想致邪則老身將誰賴乎鬧喻再三孫意少解居無何有翁媼二人率男婦六七輩直入堂堂淘潟叫罵擄甫出訊輒遣扯結翁以杖叩孫之背曰跌落澗下與死為鄰苟非吾女提手救則山中鴉鵲飽汝腸胃久矣今則奪捐吾女抑何恩而背本乎孫驀然值此色變氣沮不能發一言家人咸集莫能解紛孫母乃策杖出曰無譁有事不妨好謀媼曰親母出矣親母之鬢如此種種底事出言無度致小女歸去憤懣不餐脫有不諱親母之肉豈足食乎孫母始知即女之父母也陰念來勢兇猛必將選事不如姑卻以婉詞方啟齒媼即止之曰勿多言可即壁壁除庭明日即送魚軒到門矣遽糅孫紛然而散母謂孫曰視此行優愈信為妖物矣從來邪不犯正倘心果再來不難一麾而却也識已定戒備以待次日黎明翁媼已送女至鼓吹之諠粧奩之盛僕婢之多內外填塞皆滿孫顧欲笑母以屋房撐宅門隔闔大言曰吾家門庭自來清肅無故來擾能不自媿可速退無自取辱

翁媼恕謝曰憐汝家中紛紜無執幹者故不惜愛女送來祇奉胡為強自高其謂我縮頸曲背不能伸耶子老廢婆之腹中耶子是飛磚擲礫攻擊久之母終置若罔聞翁媼亦覺索然但猶恨聲曰且去休且去休自有設施在後固復散去村人知其事傳以為怪二三蚤德來說孫母曰吾村地僻人稀守望之助不給宅上孤兒寡婦輒與異類為敵執迂見以啟寇讐非所以計萬全也此閭舍有孫仙村人往往見之然而未嘗為患滋來相擾奈為狐無疑奉狐者或與交遊或為姻戚自古有之無足為怪今郎神氣不凡即娶狐亦應不致禍莫若姑聽之以解目前之害不亦可乎否則結怨既深則為巢必至恐賢母子不能安枕而臥也孫亦幾諫其母母不得已從之是夕翁媼復送女來愉悅之色可掬若預知母有俯就之意者成禮而返孫及女遂好甚歡女事母亦極婉順日用所需隨念而至一家大享坐食之福女一日謂孫曰今日有君之內姪來須自檢束勿貽後悔孫曰我之內姪卿之猶子也長幼自有名分何檢束之有既來非他正宜百拇身若下之奴童也孫大駭回念前事深自蹉跌而少年談笑自若畫不介意孫始而安之既而睡之已而漸生抑褻靦隱騷擾其吻少年驚怒曰狂奴故態一臺未竣豈有作人尊長而不自莊重如是者哉復刀摘之踣于案下少年艴然去女至見之忿恨良久徐乃嘆曰徒費周張酸子尚足與言牲命事毒遂不解而仆一切

器物不見人取損一甕化為烏有孫與少年接吻時覺異香入腦衣上亦有香氣數日不散漸歸兩臟遂憑溫熱終身不疲

閻齋曰狐性本淫無足怪者老狐何所圖而必欲以女嫁孫以成其私爺之志豈亦愛忘其醜若知子惡之故歟然女固不自而男又何潔也是知世之好為龍陽市慳自甘者曾雄狐之不若矣

蘭若曰斷袖之癖人或有不免者獨怪孫生始以輕薄致墜若下甫得救援復生癡想即有如此立志送女與人之老狐俾以大享坐食之福求至幸矣乃于正宜莊重自持之時忽徇故態復誦顛志愧悔亦可謂不足有為者矣卒為狐脅馬而素所鍾愛者亦棄之而去身患惡疾何以為人哉丈夫也而見鄙于妻子已足羞矣況異類耶

梨花

京師時雍坊有以十歲女來鬻者李廉舒樹堂以錢三十千得之命名梨花貌長艷麗無匹淑粗濃抹靡不相宜小草閒花隨意簪之皆堪入畫諸女眷致之百不一逮也性且慧黠一家憐愛之舒有女幼字先逮德公次子及出閣舒以二女奴為媵梨花與焉其一名春棠亦可兒之殊色者舒女則偏愛梨花而公子侍之尤摩屢欲私之余梨花防維綦密雖欲申以

游語亦不可得會德公考滿擢粵西某郡守攜眷南行予友恩茂先與德舒二公皆親戚也麾金華尚介夫入德公幕閱三載公遷粵東監司冬十一月介夫因事入都要茂先家朝夕晤對所在人情風土並德公家事在所必談偶詢及梨花則曰司定門久矣茂先曰言梨花耶介夫曰止所謂梨花也曰然則何云司定門介夫曰梨花之事新奇怪異騷人聽聞久矣君為德府至戚豈尚未知耶茂先愕然亟叩其詳介夫曰此下酒物也不可浪言乃撤火煮酒擁爐促膝備述其事茂先候而聾候而笑候而咋舌候而拊髀蓋事既新奇又介夫善為戲謔故不能不為之色飛肉動也先是德公之任粵西也自張家灣買四舟公與夫人居一介夫居一僕從居一為庖廚其一則公子夫婦及梨花春棠也行則魚貫泊則雁排一日暮宿吳城月明如晝介夫苦熱五更復起納涼彼時舉動盡見忽聞第三船有驟驟盜賊驟為暴客潛起窺之見一女子出船遽立而淵雖隔兩船而月光朗映陽具彷彿甚偉審諦女子則梨花也心竊異之第念梨花十歲至舒家此時年十八昔在茂先處識之最熟詎有假借願船是公子之船人是梨花之人而陽具則又居然陽具也此疑團終難打破次日晨餐際實測于艙中公有老僕張姓獨坐桅檣嘈然興歎且自訟曰行年六十不為小矣何見所未見之事總無了休也介夫怪而詰之張曰稚子康兒年小而說大丫頭梨花人雌而聲雄

此吾之所不解也介夫曰汝老成諳練人也子有所疑質之於子可乎張問是何疑事試言之介夫視無人低語夜來所見張聞之驚曰吾固疑之矣何不白諸吾主介夫曰意欲白之但自念作客依人不宜預人閨壺故默耳張曰噫是何言也先生不早言異事出奚介夫曰子意先白公子何如張曰然吾即往告之是夕舟泊青山張請間謂公子曰二爺知家中有妖怪乎公子笑曰何作此語張曰妖怪不遠只在二爺船上且因耳語其故公子大駭入艙隱叩細君細君結古髻目良久乃嘆曰怪底守身如處子且十八九歲天葵未至今若此復何疑哉公子呼梨花詰之赧然不應公子閉門驗之梨花極力抵拒公子乘隙探手胯間則垂垂者已觸指翹翹矣公子大怒縛而獻諸公公不勝錯愕作威以究其原刑具排列左右梨花大懼始涕泣吐實曰襄歲迫于饑寒父母鬻子謀朝夕是時女僅十倍于畏故作此弊以求多售今既敗露罪當九死第自反未為非法祈全螻蟻之命當圖衡結之報耳公憐其情且辨其果係童身竟曲宥之並命雖髮改粧更名珠還以慫其異槃舟之人莫不歎異公復使送介夫驗之並折簡賜之曰不意奇聞創見之事出自本衙所謂梨花果杂茂之流亞也幸童身如故原免株連茲送其人至請先生相之所以必欲先生相之者非謂魑魅魍魎不能逃乎泰鑑蓋欲先生解惑倘異日舉以告人賴此解嘲勿致東西南北之人歸德某以幃簿不修之罪也介夫笑而驗之戲語梨花曰勿怪南人多事吾鄉風俗雄者可雌之今子雌而化雄正陽長陰消之候子之有蓋乎子不可謂不厚矣異日將何以報不穀乎梨花面頰頸赤羞泚莫容介夫贈以雙履及香扇報公書曰儒生眼界不廣賴珠還以擴充之亦南行之幸事也童體的確尤足感甚非公至德疇其能之是知事不足怪可怪者見怪之不怪也公見書大笑至任所以其類慧命司宅門顧能了當公寵愛殊甚張僕無子公使認為假子且以春棠妻之公子固少年好事者千花燭之夕隱身窗外窺之謂綽約燈下絕妙一幅折枝圖也今已抱子矣茂先神馳者一晌又問龍陽君伎倆介夫亦當識之否介夫笑曰其人方雄君又欲雌之也相與拊掌而罷茂先作梨花閨四絕寄示公子有一樹梨花壓海棠之句用成句恰妙公子和韻報之詩不具載

閩齋曰梨花假女粧而守貞如處子如其果女子必非淫亂者其得擁美妻雅厚利去禍而就福也固宜

蘭岩曰假女則艷麗無匹選男則了事精當梨花誠奇人也當見司宅門者袖金入橐茫然不解一事者多多矣幾何不對梨花而媿死

香雲

零陵喬氏子少孤貧失意依外舅為操舟賈往來于襄漢間會載數估客下荊門過黃金峽灘險日暮不敢進泊舟古戍前募令喬入山伐竹逶不得出傍復殊甚瞥見一媼年約七旬杖藜蹩躠備山徑而西喬追止之問何處可達江岸媼笑曰江在東郎向西乖迂極矣吾視郎嫩少年也日暮逢窮虎狼將盛欲歸可乎姑宿我家明日晚發可矣喬心悸已久聞言竊喜伴以不便速次為辭媼挽之行曰言不由衷令人倦蹴子是攜入深山中逶遲十餘里至其家背高山臨巨澗營窟而處媼叩扉呼香雲一女子出應則二八佳麗人也色茂閒逸香遒散髮見客羞避媼曰兒又作態耶小郎失路至此若無一盂胡麻飯以哺之殊缺地主誼且兒常常有嬌既作承奠人詎可吝心力今幸物色得此纏藉郎可息肩矣雲益羞澀避室中不復出媼笑向喬曰橋養憤一見生客輒作兒女態主郎無介意也喬謝不敢入室室皆穴山為之甚精潔止三間中一間為客坐西一間垂墨花軟簾為雲之閨閨東一間起爐竈具刀砧庖廚也鋪裘坐自入廚炊黍和羹殽治蔌亟問媼何姓答以姓古媼居十六年止生一女名香雲未字人世居于此今有緣與郎晤幸屈暫就廚中宿矣喬曰假一席地足矣何敢望厨至夜分龍鼓乃宿焉翌日早起謂見古媼將辭行亟藏外揚聲致謝厥者良久又言之始聞香雲應曰娘有事早出趨便回矣請稍候其音清鈺如鶯之嚶鸝之生嘴喬詰話歡坐神為之蕩居無何忽見古與一媼一女亦若母而女者偕來且揚言曰香雲兒故杜姨同汝八妹來矣喬意避席拱立不敢仰視杜佇立窗蹲向女郎曰累好一波俏郎頭古姨真巨眼也女郎亦目之含笑入室謹雲曰姊大無禮娘為誰來乃不出迓耶不聞雲語唯聞低笑聲杜尋亦入室笑曰為甥女事致我披星沍霧來此心急步遲越山巖仄徑失足顛蹶幾墮落上宅牛欄中徹汝妹顧杖老身癱軟矣汝將何以謝老身詞聞雲嘻笑小語似候起居者杜旋出見喬問曰郎尊姓妙齡幾何矣喬曰青年十九杜曰長二歲正相當也有父母兄弟否曰皆亡鋈乎曰未業何事曰為舅操舟杜曰少年孤子身可哥也貧力踝跳業可會也主人古姓老身之姊也有女香雲老身之甥也淑姿麗質郎已目覩無更贅詞古姊冗老身作冰上人欲贅郎為半子能降格相從否喬驟聆之陰喜過望而口納不能措一辭杜笑曰無可疑也亟請古媼上坐令喬拜之曰即此是聘山家無所忌嫌衣宪便可成禮矣是夕歡飲而罷次日杜歸留女郎伴香雲代製衣履刀剪之聲終宵不絕數日悉備杜復至張筵設宴大會親戚來賀者佳麗畫屏粉白黛綠少婦老嫗而無一男子觥笑譁然競為詼謔最可異者列筵十數屋不更廣求不覺隘既合巹女郎把盞飲雲曰杯兒雙雙今夜作簡寄娘飲喬曰杯兒對對今夜真須死睦喬雲皆不禁失笑杯未乾女郎曰此餘酒將何以發付耶乃自

飲之笑而出約三更來客賊散女郎復蘧廬謂雲曰妳好為之三日來候時呼為我跟項也言訖吃吃笑而去自是喬與雲魚水其樂膠漆其情將謂終老是鄉矣踰月古媼寢疾杜攜女郎來候坐未安忽有人傳報上宅小娘子親來問姆疾杜與女郎頓遑急走出迎雲匿喬于廚亦整衣趨喬不知是何貴客潛窺于窗見出前來弟綉幀駐一小車女奴十餘輩擁一女子出自車中素面書衣非常艷麗酷似畫工所繪仙女年可十五六杜與女郎及雲咸跪路側女子曳杜起曰姆亦在此耶杜曰知主姑眷念老乳嫗問甚義必勞玉趾故率翠翠預候于此喬始知女郎名翠翠也翠與雲亦再拜起居女子曰起雲側行左辟為導女入室握姑之手而問曰姆病何如矣姑曰老婢迫于歲暮犬馬齒索即病兩旬不克自振敢貽主姑憂躋滅死亦當銜結圖報女子曰兒曉事以來舊日阿保皆已物故今所存者唯姆及杜姆而已兒闈見性剛無變滅喜怒哀樂不可止而可節其自醫之無使神疲言訖出坐明間命杜侍坐諸女奴列侍無敢聲欬者雲跪而進茗載禮甚恭敬女子曰香雲益出色姆當為覓一佳偶以了古姆後半世事杜辟席曰微主姑言亦將請罪香雲已有婿矣女曰結褵約在幾時杜曰罪不可逭者正在此蓋伉儷已面月矣女拆曰婿安在雲失色頻目杜杜曰甥女可速喚爾婿來拜見主姑雲未及應翠已促喬出房伏地頓首女以袖遮面令起立斜睇久之命且退旋作色曰姆與古姆固皆老婢不足責備矣香雲婢子何事大膽至此不告而嫁嫁且月餘不我一見其敢我深處幽閨紛耀屏弱不足為爾主姑也立命侍女行杖杜大驚與翠輩勸告色始霽雲叩頭流血涕謝罪女命喬出帶之以去掀一茂林求有穴居連亘數十間米戶綺牖廣闊如大廈凡檮梧白石為之器玩珍奇位置精雅名花異卉羅植閾前實大闈之洞天福地侍女曳羅綺者數十百人莫不妖冶順承搖顧爭先恐後喬為所禁錮日供役使且女子性最褊不稱意輒施鞭扑此閒不樂日思雲而無由得面也私詢諸女主姑與香雲名分者何皆笑而不答愈益疑慮一日值女初屢喬親戚來拜祝者咸執婢妾禮杜翠亦在不敢僭與喬抗禮及香雲亟亟與喬相見各泣數行下女子出見之怒曰淫婢逼娼忍負舊情耶令侍女褫其衣縛之樹上既而曰今日有屢不便刑人俟明日當行死耳諸親戚慷慨無敢出一語以求寬者喬中心痛絕潛往視之雲泣曰郎獨不能捨身見棘守喬大痛手擷其鬢猶取敝衣衣之遁林外有將主姑命呼喬者雲逆遁去女僧知之食蒸囊喬數十盆流椎跨古大笑曰主姑殺老身矣老身何負于主姑孔嘯之情雖不舍孟獨不舍庖丁邪肆忌者橫戟主姑以頭槌十郎腹奪取玉如意兜主姑子窘辱時守卒何不敢小過殺人骨肉生離香雲纏綿即不飽狼虎亦必為強暴所污矣豈不痛哉女亦起曰老魅漏何知行且索爾死古哭叫括侵女奔不少讓女怒甚復欲逐喬喬懼伏不起女憐之氣稍平閒知過能改乎喬曰改矣曰南思香雲否泣曰雖死九幽不忘也女不意其出此語為之咋舌移時乃數曰癡兒郎知義者也向古媼敝謝再三即使人分逆求香雲得者實一徙羣女憧躍爭往古始止漏翌日一女走告曰香雲之匿山谷中為虎十郎所得逼欲污之不從鋼石室不與飲食已一夜矣古媼聞之泣曰番兒貞烈必不辱身然而命蹇何遭沙叱利之多也蓋虎十郎者女之表兄也女使杜媼往雲之十郎曰欲攜香雲不難備主姑須自來易之去杜大怒遣述于女女怒極乃伏劍跨白鹿諸女皆短衣載兵以從命喬與翠翠伏林內為疑兵覘往索之十郎腰弓矢挺書戟讀衝甚眾兵及既接而罩大開十郎勇善諸女力不敵各馬數散女急退鹿中流矢死女被髮徒奔身被數創矣其黨偃蹇不能與遭喬遽至勇之以歸諸女亦漸集無不心膽墮地女大慟良久感喬之德呼之以兄飲食器用皆與己等復聚眾謀雪恥救雲之舉僉曰勍敵不可當也獨翠翠進曰彼強我弱非救助不可欲求功非太君來不可是夕即使翠往復未與翠反命曰太君來矣女率眾跪迎喬亦從眾太君亦曲背一嘔耳女泣訴敵辱之由太君曰有太遠在兒勿承苦亟探袖出一囊呼翠至前命曰可將此往貯十郎遠與香雲偕來翠諾而去一餉時與雲俱至手提巨

囊開之闃然一黑雄狐觳觫而出俯伏于太君之前嗽嗽若乞哀狀太君訶之曰隨孽子尚未克洗髓復毛輒爾墜落耶不念爾祖當亟殛狐叩頭謝女子前以鞭鞭之曰姿庇奴平日藉耀之勢怠惰之態今胡不肆耶太君止之曰兒休矣老身必痛懲之又曰兒居此終非了局曷不舉族從我香雲與喬郎從有夙世緣未可擺脫且聽其去伊母姑留我處俟之三十年後當大歸也香雲頓首奉教太君賜喬名曰復命駕先歸女贈香雲重裘縑輓貢令侍女護之先往已乃與古杜二媼並翠翠送喬出山臨岐泣別然後歸喬攜雲之襄陽出資造舟名滿江紅專載遊宦以走江黃吳楚一日載某太守公子亟眷屬之江南住舟漢口雲偶出沒為公子所見述歲夫志伺喬不在密遣二女隨侍將舁縛越雲雲佯怒曰公子年少情多當貴有權勢所謂臾手可熱者今豎子之貌陋心俯就不惜珍寶之物奉贈子子此真千載一時之機會不可失也子不從則禍不可測從之則珠翠璀璨錦繡紛披鼎肉而饗珍饈一生吃着不盡誰若作舟子婦衣粗食淡堤首舵中何啻明珠暗投哉且子不聞乎守經者立身之要也通權者處世之方也攀從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而終其身人得而左右之矣今以尊貴喬馬牛也公子人也欲不為強駭可得乎惜子憐子故陳利害于子惟子圖之雲媽亦曰賢婢之言是也公子風韻都美兒寧慕悅久矣事即借二婢為羔脈今

夜人定後請和舷為號可踏一會兵。二婢大喜歸術其能于公子。公子喜欲狂童實二婢。至三更舉舟軒寢公子起坐不定。如鹿撞心側耳靜聽移時果聞和舷聲。止而復作。亟啟窗納之。果雲也。不衣而至。公子此際。如在夢境中。不暇一言。即與神曬雲忽驚叱問何人。公子與方閒俯身問閒者雲又驚叫。家人驚起疑有盜賊。執燭入窗見二人赤身臥地上。燭之則公子與其妻嬌耳。咸避去。夫婦相對者久之。問妻何故赤身自窗外來。妻曰。我在後艙睡熟實不解何由到此也。公子益且怒。試喬送太守。謂其以妖術惑人。太守不明。蝦蟆咸徙喬居牙狴方痛覆盆而夜半雲忽至。手拂械鎖械鎖自脫。攜之出獄。人無見者。遂流寓南昌。仍為富室二年間有巨舟二十餘艘。江楚操舟人。咸不健羨。萬雲從喬三十年。常如十七八歲人。坐二子一女。女美麗有母風。喬兼閒閒實出處雲曰。初不遠以誠告君者。恐君以異物見棄。實既抱子。似亦無害。因自言是狐。所謂主姑之女子。亦狐而為一山之主者。杜與翠與諸女子。皆狐也。唯太君則天狐矣。喬始恍然。後漸洩于人。有來見者。雲有見有不見。而見者輒自顛倒。雲惡其聒。再遷於贛州一勺。方坐話。翠翠忽至。喬雲驚喜。降席而拜曰。翠娥別來無恙。翠答拜曰。離別幾何。曰喬即鬚髮皓然。戚戚班白矣。當時年來可復再耶。人生如白駒過隙。轉瞬凝視鏡不能自識。擊夫此水知如見日輒嗟。重為坐馬。非故物矣。何如金石其質堅

刻不變者乎。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醜。人道者何。性命之原。不汨不漫之謂也。夫泰山之窗穿石。翠極之統斷矣。漸靡使之然也。形骸情識。人之窗統也。此生不卒。萬死非終也。子不見夫墻間之蛬者乎。路人過而傷之。傷之者非徒傷也。當其終不免于是也。雖然。濡桑之蠶。彼惡知之。是雲雲者。數十百年後。視夷為都邑。殺坎為滄池。視秘為壞壘。及為井墓。其猶琢往復。為有窮期。而其間之窮期。已無窮矣。況此宜各自努力。人不能越俎而代之庖也。聞子在山中時。泊焉而無求。又能于屏風上行。賢美若此。胡自棄之向雲曰。姊從喬郎數十年矣。掌惕所得。不一喚醒乎。雲曰。奈其五內俱濁何。翠曰。不然。金注瓦注。固有不同。而其為注則一也。雲大息曰。莊則不親。押則相簡。雖有巧匠。如工倕。但縮手袖間。而已。翠悚然為之下淚。喬方醉。是夜雲伴翠宿于內。翠明日向午不起。喬呼之不應。大疑。排闥入視。已失二人所在。舉家驚視。喬大哭。罷日不思。喬年八十餘。尚健。二子生孫孫又生子。女適諸生葉。亦昇孫矣。每隔五六年。雲必來一探。又三四年不絕。容色終不少減。親戚初面者。往往母其女。而女其母焉。予于乾隆庚午歲。從先祖父自三秦入七閩。路經武昌。月夜沽酒。聚舟人而飲食之。俾各述見聞。離奇恍惚。舟人共舉此事。勞說紛紜。且指江上一湘舶見告。此即喬家物也。

閒齋曰。世間尤物。得一可以傾城。喬以匹夫落魄。寢處諸尤物之間。卒致富豪。名以壽考終。其操持必有大過人者。與必欲引而登之於長生之域。亦婆心太熱矣。

蘭石曰。喬素操舟。厲微賤。且無聞。其有出類之才。其五內俱濁。不待言矣。雲何鍾情至此。而主姑與翠亦大有不能忘情者。豈果喬為情種耶。抑雲喜其誠篤。可托終身。予我輩不獲有此奇遇者。殆擇術之未精歟。抑五內之未盡濁歟。○吾觀香雲事。而嘅然矣。紱繼鑿定何曾千里之牽。破鏡重圓。終作百年之合。偶森色相。致酷海淪藍橋忽起干戈。令妖氣生於內境。以德報怨。喬與女婿成附體之緣。祛死復生。翠與雲永享飛仙之樂。斯獄中之不可多覯者耳。

龍化

李禹魚枕碧山房。廢掛古鋸。一日大雨雹。驚見一異物。長尺餘。細如線。復一紅線。逐之。自窗遠空而入。統室飛行。俄延壁上。穿入劍鞘中。即聞憂憂作聲。旋出旋入。無所阻礙。良久忽又飛出。蜿蜒空際。前及檐霤。忽一聲。屋宇震動。紅光燭天。不及容二物所至。唯見窗下落鱗數片。酷似穿山甲。取劍視之。鋒刃盡穿。小孔密如蜂窠。鞘亦如之。或曰。此龍之變化。想當然耳。

李魁之

石簡李魁之。名林魁。五臺人。其微時為石工。以食力。嘗與同行者十餘輩。往村中觀劇。二更

始歸。際晦日夜黑。如漆。正苦迷蹤。忽山川大地。放大光明。迎面十餘里外。現一菩薩。寶相高可數十丈。衣紋瓔絡。燦若雲霞。月面星毫。眉不舉。眸澈世界。盡如琉璃。李日瞻且拜。口誦佛號不絕。頃之。始隱。詢之同人。悉茂之。靦也。李今年已望七矣。性正直。無私曲。重義氣。好施與。初入都即受知于大司農涂公。得再入工石商廠。當數十萬公夢李感恩不忘。歲修慕道。李以德報為。今人中之古人。二子亦純慤。天職善人理。自不爽。宜其子孫人之中獨皓法相。非福德兼厚者。焉得有此。自言有德心。報非沽名行。其所安耳。

蘭若曰。此李心地自放光明耳。菩薩何來。獨示之以寶相。截人能洗心滌慮。自去其污。何處非菩薩寶相。琉璃世界耶。

洪由義

洪由義者。靖逵協汎一澤子也。性慈善。善放生。暇時坐黃河畔。同漁人起網。凡所獲小魚。細蝦。蠘。螺。蜂之屬。悉拾之投于水中。積數年不倦。一日渡河。失足落水。隨波逐浪者十餘里。昏迷間。實有人捉其臂。拖至一處。視之。則身在一大門下。四面黃水如壁立。門前二石獅屬。大約數畝。洪大駭異。方懷疑間。門忽啟。見蒼衣紗帽者二人出。謂洪曰。可亟入。勿隨夫鼠也。洪從之。至一廣殿。殿上貴人。年可四十許。衣冕奇古。左右侍從甚都。洪階下。貴人勞之曰。汝大有恩于我部下。不但脫汝難。且當少為潤澤。因命取一珠。大如豌豆。賜之曰。此如意珠也。

握之凡有所需無不如意三年後可見還也洪唯唯拜賜貴人仍命二紫衣更送出二吏囑閉目但聞波濤洶湧之聲頃刻而息徐開其目則已脚踏實地而二吏失所在矣珠猶在手遂秘之以歸歸則家人已成服相見各驚疑洪始以得抱枯木故不致死家人喜而信之乃釋服洪素喜樗蒱得珠後重與其徒博分明鳥色呼之皆成盧雉于是有博必勝家貲漸豐適奉官之西安西安為省會之處漢唐故都俗尚豪華人情奢侈王孫公子肥馬輕裘一食萬錢一擲百萬洪側身而入捋臂而前自午至晡腰金百鎰勞觀者但揣其舌當局者徒費于心滿載而歸遂成巨富為長子捐官次子納監始以得珠之事告其妻孥悉以放生為務由此河上人稱為洪善人云原稱富室者推洪為巨擘三年後秋夜方寢夢見前二紫衣吏至曰尒期屆矣珠當見還也洪號而奉之既寤而珠已失之後洪壽至期頤無疾而歿子在靖逢時洪之孫已五十餘猶為富家翁也

蘭岩曰凡人意之所在無不如願以償不必功名富貴也斯如意之最為難耳乃得珠後徒事懲忿以畢三年之願志亦小矣雖然人苟巨富凡所欲得欲為者無不能洪可謂握要以圖哉

某僧

銘鏡石三為予言佔聖寺無凡上人有弟子某者少年韶秀有人誘之為龍陽某亦不拒上人聞而責之某曰然則不可乎上人曰如之何其可也此間不可復居矣曰去之可乎曰可曰承師命某日當行耳至日居中寂然視之已化去矣

蘭岩曰潭然天真洞然大道此僧來去自去人已無間何處無堂礙耶

鄒廷銓

江右峽江縣瀕江有周瑜廟頹曰巴邱古蹟廟中舊有曆檔屢封已久天台鄒雙禹臨江府經歷三年考績擢峽江令在縣兩月政聲大作其少子廷銓抄齡韶秀恂恂洋所至輒多流覽愛郭外江山白鶴嘂巢五屋數椽于周郎廟西編竹為籬闢畦蒔花為蔬葉之所與邑庠遠親二生相莫逆暇則相率往來不間晨夕會逢生秋闈報售廷銓往賀之聊酒而返日已曛暮嘗門外過一女郎姿態妖嬈纖穠合度衣裳縞素鬢有餘斜廷銓心為之蕩趨而揖之女嫣光眇視羞澀不支廷銓指門內曰此即僻居可以少憩業最日暮鵝為御庖之女作色曰少男處女踪跡懸殊何物書生強來餽舌苟非螟蛉在室凡百隱忍羞當白諸家人殷折難勘矣言訖靴然而去廷銓大慚入坐華堂唔若長偶館童已入黑矣始方異相問忽聞扣扉聲止而復作廷銓駭愕躡足下階潛從籬落下窺之彷彿自日間所值者不覺喜出非望即

啟扉女款款入甌噶閩扉相揖入室廷銓禡之曰御寒我如遽以為去如黃鵠矣何故却白玉盤書屢華堂得無驚家人嗔計問罪小生耶女嫣然曰兒嫉惡人何遽出此適聞廬突聊以相戲耳國將入城遽遽莫及矣嚮何關切慮及屨舄故為不得已欲托一宿未稔果肯觀一席地度此一宵否廷銓大悅曰萬一不垂尚欲追而訪之況飛瓊自降耶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中雖再鳴乃攬衣而起臨去謂廷銓曰兒就近郡曹氏女也父母遠宦鄂中兒因病獨留家中乘無人檢一乳媪執爨雖足不足約來兒若苟不棄兒請自今暮來朝去當徐與君計長久廷銓旋踵送之門外叮嚀囑四唯恐爽約女誓誓而去自是靡夕不至廷銓既被蠱惑形神改變遭親二友疑之私詢館僮僮曰即不見問亦將告曰公子半月以來飲食消減日近厄癖請讀告輒部閉戶作休息計每思窈窕主人來遣入城耳遣曰汝但留意偵之稍有見聞亟來見報是宜秘密勿洩僮唯唯計是夕即于樹下故作斬睡俯閱芙蓉聞作于房內潛起窗覘之則見廷銓于牀上擁一紅衣黏髏戴踏燈下骷髏赤褫廷銓倜儻作態僮大怖螺頸而退次日告二生二生驚曰詎有典枯骨編綿而不置褐害者乎謀絕朋友知而不諫非義也汝姑勿洩吾自有處置遁同社劉生客粵遭亂挈廷銓為作執脚扇蓋覓黑魏下著細咀其骨而熟玩之曰異哉覽骨非禽非獸又不同他水族其肉與磧尚不異觀況餘此白骨奚足懼遭曰懼德者嫌其異也奚去何懼廷銓曰不然千金馬骨駿安在乎正以見駿骨如見駿馬耳廷銓無心酬答機鋒恰與二生相對相視默然謂其不可詮乃強白部令令大驚曰吾兒年少氣血未定卻洞荒蝕不可以久居二兄速呪之歸吾度絕大患遭曰促公子入城計良得矣第鬼即不克甘心子今日必將與志於將來非所以陰害久遠也冀若稍殲旦夕某當與魏兄密舉出處得其踪跡而後除之所謂公私皆利一勞永逸之道也魏曰不可公子此際利害間不容髮不急為之救乃又慮及來然兄之計無乃左矣遭笑曰兄所謂掌醜當燭畏景不早者也公子旋戚半月來致妻頓望事此一夕救卻曰遭兄獨見其大吾何景哉此事一以委兄願假兄白馬金鞍並幹舞十人驗兄指揮魏兄率六人為副以善其後遭慨然自任飯僕株馬日晡而往共伏林間預約館僮令其為偵鬼至即報滿觀下館僮答急來告曰玉皇遣部署已定各止其所觀惰館僮玉帝下窺之見廷銓與鬼方檢點就寢遭即回招眾共伏門外待至雞鳴隱隱見安處輕啟廷銓送一女子出被闔扉而入遭躡足女子僅專身入闔部廚遭遽告眾人曰彼巢穴應在廚中央即命炊炬持械而往廚中空無所有唯一黑漆棺停廳下發家視之棺曰故幽江縣丞曹公之女私置之柩訪諸居人僉曰厝此二十餘年未無有主者來取實不知其作祟也遣使人馳報部公部

親至開棺驗之衣色正符所見頭面餘白骨獨二目炯炯不蝕凹底漸生新肉枕畔有白玉尺方識為廷銓珍物邵驚歎曰若此珠異那得不妖非邊兄吾兒死為鬼揭去並令積薪焚之日高始盡臭達數里尸啾唧有聲自此怪絕廷銓破促歸著心殊悵悒及備聞其故始復懼焉不敢復作癡想後得第官至郡守邊亦愚仕至方伯焉

蘭岩曰擁鼻而為佳麗世間寧少此人哉但祇覺其真而不知其惡耳嗟乎蛾眉皓齒轉盼成空斷隴荒邱鼓思莫釋天壤間癡情人能自解哉一夕數蜈釀成粉骨碎身之禍此女亦不智矣

青餅翁

陶學憲先達齠齔時出就外傅每過吊輒就一青餅翁市胡餅數枚懷之到塾晉以為常一日復往市餽翁忽罷書留公坐而謂之曰吾觀子神氣清明非凡品也會將有一事奉邀能從我乎公問何事翁曰請留此宿至晚當自知耳公自分幼少稍遲歸老母且倚閭望詎容外宿因辭焉翁嘆曰我固知子不能主也然亦緣分使然聊言之耳次日公早過其肆見多人環觀如堵不解何故挨入視之則青餅翁死矣不覺心為之惻歸告于母並述疇昔之言母嘆異未嘗不以未赴其約之為深幸也迨後十餘年公及第入翰林給假歸葬泊舟江浒

公偶上岸閒步不覺行遠暮一人自林間來呼曰太史公別來無恙盍過之則青餅翁也訝曰叟那得在此翁把公臂坐樹底笑曰想君必謂我為鬼物矣勿驚吾明告君昔吾所以約君者以君有仙骨故也惜君俗緣未盡耳彼日夜靜寂未聞市頭來往無停履起窺窗隙見鬼神其形者甚夥除道相戒真人赴歡願不可忽慢云云予時無所顧慮潛出後門日餅街迂路至廟廟前庭閒至殿後亦無所見唯一丐者鶉衣蓬面當階鼾睡呼之不醒但聞噫聲啾啾知其有異長跪其傍以伺良久始覺問何為乎指首稱真人丐大怒拳雷百端予被謾如故丐起身且罵且走予隨之繞出廟後罵愈厲予終不少却丐乃輟罵縱步如飛予亦急走相逐不離跬步足力不少乏指顧間入一深山丐攀附藤蔓步履如猱捷之捉心無暇惟願能及之至極巔路窮只一獨木略彷直接對山相去約數丈下臨絕壑丐回顧曰子之誠我深喻之至此可以止矣予應之曰上天下地惟命所從寧肯止此丐復起罵僅履木而過予力體其祿與之俱丐極力推擠不覺失足墮澗中予大呼驚擲一躍而登對山之頂回首俛視見自身僵臥澗下而亦失丐之所在恍然大覺一刻山川大地千生萬劫盡皆塵照瞥息都過惟留此心在腔子裏非真非幻是幻是真天已曙晨誌所入山則黃山也自此一身輕捷任意飛行今得相遇求異數也公知其已仙泣拜求度翁曰尚非其時也君于名

場中宜可二品唯躁進二字不可犯勇退二字不可忘誌之誌之請從此別言訖躍入江中履水如平地轉盼而逝惟剩江心月白一望無涯公徘徊悵悒望洋而嘆僅從來覓數然歸舟神往者屢日迄今于酒樽茶竈邊每舉以告所親云

蘭岩曰無修煉法無鼎爐修謂成仙何其易也予意此翁亦老死耳魂遊天外恍惚如有所遇非真有仙人引之入山也不然誠仙達午俾愚蔽成學與蕉鹿等耳天下事嘗作如是觀

蘇仲芬

蘇太學桂字仲芬肆業入都為王給諫西席王寫近梁家園雖屬外城地極荒僻王恚門戶偪側屢居近市欲別覓數椽以居子弟適坊間有空宅一區高鏈以求售者相隔僅一衖王善其密遷乃以百金易焉蕭荒除穢窒糞糊窓又費數十金遂煥然以新俾仲芬及一僕一僮移居其中王子弟朝往暮還從仲芬讀實賓主晏便或有言宅舍凶者仲芬曰吾不信怪怪何由作勿多家徒亂人意也居無何妖異漸興一日溝糞僕自市沽酒歸見一屍背媪目赤而多淚自廚下出指顧間已成形跪又一日瞥見一老翁戴敝氈白縐帽獨立庭中負手看月長不及三尺僂大聲叱之輒隱僧閒亦遇之獨仲芬無所睹惟聲答其讓妄會鄉試

仲芬舉其僕語國子監錄科約三四日方得出城惟留僧守宅時當七月炎暑未消僧支廊作榻當戶高眠夜半時睡初醒聞庭中有女人笑語聲不禁毛髮如磔蝟縮衾中唯露一耳在外以察動靜惜為板壁所隔聽之不甚了了問聞數語頗明晚者云酒熟矣我不謀今夕為婢子服役並殺老子賓夜奔馳適我與十一妹出浴時攜吻口塗息尻高於首語其故始知為婢子住市雞子為沙回子安銅火所逐坐此狼狽十一妹不情太甚轉慙笑不止我家阿連大不平行當與婢子較論矣隨聞屢笑聲又聞一女子罵且笑曰淫婢勿太輕狂明日二輪林來若尚敢如此喋喋我等當釀金奉謝夜復有應答者聲音清銳如燕語稍糊不復可辨直至五更始寂僧疑鄰畏聲洪體汗流一夜不寐翌日遂人輒述之王子姪皆少年好事者聞之偽請子給諫曰蘇先生入城館中旅餘一僮曾囑子弟兄暫就彼宿以防不虞用是請命給諫許之二子喜踰並襆被以往飲至夜半始就枕席倘寐達旦竟無所聞次夜亦然蘇已出城之二子乃移去遂亦以怪異為謾共相非笑再三亦不信矣越二日仲芬夜間著熱起坐榻上恍惚隔窗紗見一人步庭院內疑是僧僕未寐初不為意俄而竊步近階徘徊月下髣髴戴髮如蜂之就窗潛諦辨是一女鄙衣短褐踽踽高履半容娘娜已足銷魂眩而側身回睇傾絕人寰仲芬目眩意迷馬騰猿逐心知其異而不克自持女睨窗而笑曰何

物書迂當鹽青徹乃便窺人家閨秀耶仲芬應聲曰嘗蝶若無花香勾引狂浪何為哉聞子擾我憧憧屢矣今既遮披靚盛入斗室一示玉容則書生雖死應亦得好處也女不答但嗤嗤笑之以臬數步而入秋波流慧嫣媚可憐驟意西子南威不是過也仲芬揖坐榻上調冰水剖沈瓜以進女着熟色羅衫如薄雲籠花玉肌依稀可見碧紗襪下見粉光緻緻挑燈觀之則跣足曳朱履仲芬以游語入之曰古有赤脚婢卿豈其流亞歟女囅然曰履上足如霜不着猶頭鞾古美人未約足時嗜不如我汝第未之見耳仲芬戲捉一足諦視之踵尚豐斫底平指欲長止六寸許膚鼻作異香心大動突前擁之女亦不拒遂相狎暱盡夕綢繆雞鳴始起自此無夜不至自述姓范世系隴西徙來順天兩世矣宅傍梁園兒家故居也與君有風分故相就耳仲芬曰誠非偶然也第聖人之道飽與為懷故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予洞此理久矣卿猴耶鬼耶幸勿見疑女笑曰兒仙子也奈何疑為猴鬼仲芬曰否則吾聞之山書曰不死者不食而神往見卿飲食如凡人且不戒葷酒仙子固如是乎女哂曰人謂執而不化者為書癡今信然矣君既以書致詰即請以書解紛君獨不見神仙詰記之所載乎龍肝麟脯唯仙食之玉醴金漿唯仙飲之他如千年之桃萬年之藕百石之酪鳳凰之腿以及交梨火棗橘浪霞鸞鳳凡此之屬散見於詩書者指不勝屈仙人安有不飲食者且君言過矣若

不飲食即可為神仙矣何鑿食而不飲春盡輒僵蟬飲而不食秋殘便枯蜉蝣不飲不食乃朝生而暮死謂為神仙可乎不可仲芬語塞但輕拍其肩曰卿佞口奪理吾不復與爾置辯然既自稱仙子吾聞仙子能知未來事卿視我今科榜上有名否女曰君才疎而氣高每從輕薄朋友務為諧謔此大不利夫隱惡揚善現在功德何惜齒牙餘慧而必以橫訥為恥唯笑巧之是逞恐滑稽之名一立而禎祥亦從之而滅非君子永言配命之道也今科復無望矣君苟從此自新功名中尚可小就否則會當見君子鉞斧中耳仲芬聞之面灰心死悚然再拜曰卿言深中膏肓藏不佩為弦章女去數月不至場事舉仲芬文章佳甚同人決其不出五魁及揭曉竟落孫山女至仲芬愛皆欲泪女慰戒再三諧同鄉有操賤賈者約登陶然亭因舉酒政仲芬醉後不檢雜以因果佛經日暮歸寓女已在房正色責之曰聖人之言何故倦之取罪大矣君正如吹脹指脬毫無骨力所謂真土之牆不可杇者兒相從欲胡為乎言訖忽忽出房仲芬慚怍無地惡而譴褐女褪衣而去遂不復至仲芬始而緘密久而漸泄于門人婁觀其衣薄如蟬翼約重六銖後數年王子姪同入館閣二翰林之說始驗仲芬連蹟棘圍不獲一薦更思女子容色嗤嗤嘉空又一年竟以貪病卒於京邸柩屬義塚至今未正首邱李高魚與仲芬為鄉角交習知其事時向予緬述之詢及女衣所在已歸給諫攜

壽江南兵

閒齋曰觀仲芬所遇或謂是鬼予力辯其為狐恩茂先曰無論是鬼是仲芬儒衣儒冠而為人師表者此女為何如

蘭岩曰輕薄之口見譏于狐況於人哉乃當閒言再拜之後復不自檢褻瀆聖神是自取罪戾也請書者可不以此為戒蛚

紅姑娘

京城敞樓內外凡五十座高大深邃往往為狐鼠所棲內城東北隅角樓內有一狐化為女子紅衫翠裙年可十六七艷麗絕倫守城兵往往見之咸知其非人而罔不狂蕩失志以其衣紅共以紅姑娘稱之閒有儀溥少年盛陪良宵薄醉一動色心至樓下薄言往挑即聞嬌音曰爾勿妄為也歸甄頭疼難忍石則膏愈腫起如桃必哀鳴懺過乃已以此釐畏之無敢戲言者步軍校赫色卒六十餘矣一夕上城直宿獨坐鋪中思酒不得三更後門外聞彈指聲亟問不答啟戶視之則二八佳麗人也五色並馳不可逼形詳而視之眷人目睛俊隨二雙鬟婢攜酒盒並月下校素有胆識定即悟其為狐詢其那得深夜來此高城答曰兒洪氏行三知翁思酒謹以家釀相貽校大喜延之入室即以其攜來之酒酸偕以款倉卒客醉

後興高問三姐有所求乎女曰以狐媚惑人者皆有求于人者也翁一身貧病且老兒何求於翁所以親近翁者以翁有大恩于兒故也校茫然不解所謂女曰翁乃忘松亭贖兒之事耶校始大悟嘆惋良久之遂認為義女自是每當值宿校必多方散其儕伍獨扶卯至角樓下告曰致語三姑娘我今日上班矣至晚女果至二婢隨進酒饌珍美錯陳校夜夜饗之每心有所欲未發女已先知無不如嗟立辦校嘗以玉環贈女再拜以受什襲藏之校與詰故時自念瞞然一翁將旦夕犯霧露涉歷行下女曰無傷兒視爺尚可三十年活也乃授校以導引之術行之頗効女無他異處唯喜醜面一夜恒四五次校少子方髮若無盂盤將賈諸市女曰是無廣兒當為爹假之至期果有金銀器物聊然陳于房中不測所自家人怪之校以實告始各欣喜事畢已皆失去矣校次子高趨寧聞女美潛上城至直所從窗隙窺竟無所見但翁一人自言自笑自飲而已校酒復偶匿其玉簪歸家旋失果有急需女必周以巨金則盡朱提也如是者十餘年女一夕忽泫然愴泣曰緣已盡矣從此永別校驚問之不答五更復嗯咽而去校素酸懶然未知所云所以永別者望日我金吾以校年老請于朝勒令休致校乃嘆悟先是校當壯歲時為驍騎校從征萬竈舟覆旋至松亭同人檣得一黑狐欲殺之以取其皮狐向校哀鳴校心動以金二兩贖而縱之事三十年矣不意至是乃獲其

報復纔年至九十餘無疾而終豈非積善之不知所之
蘭岩曰猴以異類猶知酬恩報德眞靜自守不甘以媚惑人祭何世間以七尺之軀脅肩諂笑干求於人恬不為怪而反以守正不阿者為眉人因自居為識時務之俊傑吁此是也吁可慨也哉

陳寶祠

蒲東杜氏姿質美秀年二十未婚雅正初從其舅為賈於興安舅卒老當居布店使氏販貨恆往返兼音問一年率二次一日發自漫斜入棧道正苦崎嶇忽一虎來攫其儥去氏驚懼失足墮深壑中幸為澤蓑所藉不致損傷舉首四山入雲無由得出無何日已暮林深霄密泉水亂鳴據石自傷傍徨無策既而萬峯皆暝猿猱動盡息隱隱見林際燈光氏大喜迹逶迤就之至則巨第一區門容駟馬門旁別有小室燈火熒然叩之一長鬚叟出延曰郎那得來此苦以故恍然曰郎其杜氏乎曷不早言氏詫曰然翁何以知之叟曰主人侍郎久矣請暫憩于此當為郎先容也呼媼出款覓自去俄偕一僮提絡紗燭籠笙息而至促之曰主人蚤候請速往氏從之入未門涵釘數鎮宛似王侯第宅歷院落數重悉雕甍峻宇刻楹丹檻傳傳往來絡繹不絕復有群服冠容者粉白黛綠累足駢肩竊竊笑語氏自慚市井頗益遠遁先至一涵

室堂子進澡豆浴訖更新衣易冠履始引之達廣廳主人揖之升階分賓抗禮觀主人年可四十許亦面修髯被服五采非復本朝制度氣驁殊甚主人致敬曰郎與小女有夙契今當了之幸勿却也氏達心而慮不能盡其辭唯再拜諾諾而已主人亟命威禮儐至見侍女如雲笙簫聒耳擁閤秀搭面而出繡衣靚粧至珊珊堂中設紅氍毹一交拜問訊儐贊分賦入牖薰心及入房合巹注目凝睇女容華絕代面色如朝霞初雪光艷射人雖未覩姑射飛仙即此竊懸擬之定情後和好無間問青春幾何曰十六何姓曰姓陳父為何官曰未嘗筮仕也三朝親戚來餽者數十家則盡富貴也氏獨與主人之甥對坐者相與算遞女時誠之曰大人無嗣方欲郎充半子郎屢顧封哥性暴戾可親不可近也氏領之而不能絕隙女滿月親眷咸集氏拉封飲于房中時當暑封醉後裸裎浮白氏讓之曰此屋私之地令表妹雖不在側亦須稍避嫌忝何疎狂至此封瓶怒裂皆相向曰汝本錐刀小子竊竊分雲吾憐汝游泳似鄰鄰執柯斧得兼葭倚于玉斝何啻登仙乃酒後戲噉折骨于我其將以我為瓠瓜耶氏亦怒提座側銅鏡擊之復椓毀其扉封跳怒咆嘯聲如虓虎詬親來救排解紛紜舉室譁罵被封慫去氏猶追出戶外嫚罵萬端主人色變如灰亦當階鵠立呼女至前而撫之曰奉蜂不能化蠆蝮蛇雖不能伏鵝卵子以杜郎入贅勝負螟蛉不意開罪封甥禍不旋踵至

當遣之勿緩也女俯首默嗚不能成語氏聞之悲憤自投于地曰大人何遽出此言致謀離遏謀封蠆然一物行顛濯夫自恃援華驛騶中養氏雖不敏願與旗鼓相當必不貽大人之戚也主人悚然曰封蜷雖居此山歷有年數杜郎什伯未足與京老夫與弱息並閨宅老小無可畏封者獨慮杜郎震震獨立銷尾空山踵走羽飛慫非長技不若出於幽谷歸慰父兄天胥為之勿復留戀氏憮甚不能起女亦失聲主人乃遣兩蜷掖氏出門頓覺兩足離地漸入半空瞬息間已置身筏閣二蜷逢化雙雄騫鳴而作氏奧然若失徘徊四顧通閨暗有陳寶祠荒廢殊甚氏入待旦仰瞻所祀神則儼然所見感觸再拜涕泗滂沱次日乞食返興安舅大驚致詰氏告以故舅素博雅聞之嘖然乃為之解曰封生者即虎而攫僕者也厲異記有封使君之事故襲以為姓汝亦記十五歲時從子至風縣南捕得一雌雛至郎第欲烹之汝憐其哀鳴潛縱之去是以云有夙契也古人得之而覷母儕小人無可布施唯當致富耳後舅死氏罹窮厄數年業貲百萬他日過落澗處引領悵望兩淚交頤重修陳寶祠並招僕之魂以從祀焉

蘭岩曰物猶不忘舊恩可以人而不如雄乎

張五

知縣某病怔忡日夜心悸恒糾合家人數十輩通宵列燭環守而猶一夜數驚越半月餘矣坊間有張五者年四十餘風鬻豆腐為業常起五更一夜遑暇五更便起嘱妻作腐妻曰無乃太早張曰一日不力作一日食不足早作早賣亦大好事汝起點燈我覓出解手便轉也乃啟門至街內方欲登圊忽有二人過其前嘆曰張五此間來張以為素識從之至街口同立人家簷下審視二人竟大昧平生各著青衣垂絲頭帶冠紅幅戴朱漆酷似衙門中隸役句張曰有一事相煩不可推攘張問何事二役曰不必窮究姑同我等去言畢簷來走張心大不願而兩足殊不自由踉蹌隨行纔出街市至知縣衙門栈柵前見六人立大門下躬擐甲冑皆長八九尺二役不敢進乃轉至街後一水竇前使張先入張不肯二役推之不覺已在牆內二役亦相繼入歷高垣數重悉如此竟達寢所窗上燈光甚明命張窺之見知縣某呻吟於牀牀前及腳踏坐婦女六七人地上滿鋪氍毹亦有男婦八九人羣坐其間運告二役二役亦來聽五更向盡二役頗憂惶相與頻頻窺伺又移時某病安諸男女僕僕殊甚或軒而舉或寢而伸二役喜躍急取一鐵鍊付張曰汝速入房將此鍊繫知縣項上勿恐勿怖竟肇之以出張驚曰彼知縣官長也我何人敢相近乎二役曰彼雖為官長而貪財好色濫殺酷刑今且為罪人奚復可畏張趑趄終不敢前二役懼遽復極力推擠之俾皇間已在房

中。不得已。即以鍊槌知縣頸上反走而出。二役迎之。同循舊路。張回顧知縣已斃頸同行矣。大駭。知縣歎無一語。甫至宅。役見一男一女作淫戲於牖陰。略不羞避。二役過之。張問曰。此何人。奈何恣行淫事。朕不畏人也。役指知縣謂張曰。彼女子即渠之愛姬翠華。彼男子即渠之樂童鄭祿也。因渠病臥。故私約于此。彼方自謂隱蔽。豈睹見我輩。又豈意我輩見之。明且斷哉。張目知縣而笑。知縣亦目張而笑。至水窗前。復見二人結束同二役。亦械一人。囚首蟻面而立。二役問曰。已拘得乎。應曰。拘得矣。其人見知縣欲哭。役急扯其頰而止。張私詰此人為誰。役曰。即渠之幕賓。主刑名者郭某也。與同案。故同拘耳。詰問閨內宅哭聲漸起。役曰。時至矣。速出。至坊間。預有二人駐囚車二輛相候于通衢。四役因納知縣與郭于車中。鳴鑼曰。汝自歸。慎勿洩于人也。言訖。起轅叱牛而去。張至戮已鳴矣。見妻背燈而泣。鄰婦三五人。從旁勸慰之。曰。死者不可復生矣。天數夙定也。況氣未絕。俟天明延醫治之。料無妨也。張聞之大驚。失聲一呼。豁然如夢。寤則身臥炕頭。妻坐守於側。鄰婦擠擁滿室。張趨嗟不已。妻見其復甦也。驚定而喜。張問胡為而哭乎。妻曰。汝解手良久不回。我出視。汝僕臥簷下。兇鄰人扛入室。手足雖溫。而呼之不醒。自四更至此時。已半夜矣。何幸得復生耶。張始悟前此之事。皆魂魄所為也。起身攜鄰婦而謝之。各欣然辭去。張乃備以其故告妻。妻亦駭嘆。此晚舉城軍民擾亂。合知縣官於五更時死矣。密訪郭幕亦同時暴亡。張不謀漸洩于人。其子聞之大惠。械送縣署三十餘朝。鄰祿及翠華私通事累不誣。杖鄰祿于縣。瘐死。囚圄。翠華于園。以病事出。乘涼閒暴人至。令述之。恩茂先曰。誠然。先大父亦嘗言之也。

蘭岩曰。罪惡貫盈。天奪其祿。鬼得而辱之。民得而歐之。回首舉此。臨民其戚戚安在哉。鬼卒不能警其頸而假手於張。非鬼卒不能也。張目擊之以暴其惡耳。

阿鳳

葉宗伯敬仕家居。以數十金買宅一區。宅後樓九楹。空無人居。但貯什物。恒為鎮往往見異物。案伯四子三女。女皆據巨室。三子亦婚名門。唯第四子甫十六。未娶。房中侍女海棠者。年及笄。頗慧麗。通宗伯偶。山遊未歸。海棠服重夜半忽為人舁至樓上。見錦屏繡幄。高燭華筵。坐客十餘輩。男女相半。俱飛交錯酒炙並行。命海棠起者。衣倩服棠。面頗似不習斟酌。座中稱尚女子。年姿妖冶。舉止如雲。衣廣袖之襖。把文犀之盞。含笑謂棠曰。爾非備家四郎房中婢耶。我與爾家四郎有夙緣。軒不久入門。自是一家人。無事靦覥也。棠倚柱垂頭。不作一語。酬答。一靦妝女子。尚尤覥駡曰。奴種不堪作養。嗽口恒色。欲誰仰汝之膚腠耶。此等人。秋可付盥櫛。捉其鬲。那曉歌舞中事。雖使能歌舞者。不過半年作牛鳴。得得教驢跳。三姐耐煩與語。又一少年男子曰。我道真教猿猱。來三妹就不聽。今何如。猿猱我一鋪新縐襪汚卬十箇。腸丈滿靡大笑。不覺哄堂。前女子有羞恨色。卻少年曰。四哥何太小家相。亦學九妹嘲笑于我耶。滿堂雖識顏色姿態。且連脯四娘。今當擬人廣眾。不肯作傷慢伎倆。止見其尊重處。何必相強。且機一鋪值錢矣。丈亦流于齒頰乎。妹以其初醮。不便令作赤腳媒。故聊為假借。孟雪華借耳。苟有污。妹當代償入鋪。少年語塞。避席以謝之曰。三妹勝養慣。性情猶昔日耶。鄰以相戲。何遽破顏使人道之下樣。置故靡雪汗下如雨。心大悚。檻同宿二婢醒告以故。二婢亦懼。次日白詰四郎。四郎白其母。母怖曰。此必猴鬼祟。勿至復院。四郎私叩海棠。心艷女子之美。又聞與已有夙緣之說。頻頻遣伺復院。稱細聞。嘗然一物墜面前。拾視之。則鏤金條脫一隻也。懷之以歸。出示海棠。棠曰。此祟之物。不可取。四郎不聽。棠恐禍已累。告夫人。夫人責罵屢屢。恐曰。不肖子。豈不聞不聽老人言。懷愎在眼前耶。呼四郎至。命條脫觀之。柳枝一團耳。痛訶之。且命行杖。兄嫂舉至環跪求宥。正鈐鬲間。閒有女子。厲聲于北窗之下者曰。此汝家元宰子弟。奈何擅舉至此。所謂蔑母圖如是乎。夫人知為狄。遽怒曰。人家教誨兒子。何與爾狄裡事。狄曰。噤。果何與我事。特舍四郎年少。故不忍其犯夏楚。不然。即打死又何妨耶。大郎怒欲出救之。舉言有刀。二郎三郎阻之。不令往。狄旁大呼曰。沸鬱飛反入房。罵物皆碎。夫人慍不值。救出履罪狄踰時。始寤于是書夜乘庶奴異筵生二郎乘馬上衙往往逢中夫去二銃。滿堂如厲。猱逸乘衣少年。樓之挽吻。力拒久之。莽夫所在。他侍女所遭。尤殊。棄大郎新櫬中書舍人同僚出貲。公餞。重日門庭如市。庖廚人擔膏來。雜肉並陳。水陸俱備。乃舉酒歡酬。則酒皆馬溺。下箸欲友。則箸皆蜈蚣。客大驚。以為穢弄。大郎悟為狄裝。力白其故。客甚無聊。踵接而散。大郎送客去。愧憤至極。下跪罵逆時。二弟勳歸。餘甚喜。回廚下值餉極多。盡取食矣。乃命婢雪點心。哽之頗美。及入喉。覺噦噦動嘔。嘔有穢。即吐。嘔視之。則蚯蚓遂大嘔。不敢復食。日暮出。飢於市。親族相戒。不飲食於其家。大郎有內弟。為侍衛少年好事者也。來看其姊。語及狄事。侍衛笑曰。驚人事要百不如一。孤家無膽勇者。何以殫歷妖魅。我今夜住此。必獲黑貼。即不然。事當為彼動靡。大郎曰。設狀如婦人女子。狄見之且恐。有異圖矣。何能為靖之有。侍衛俞然曰。姑神之。今實即見。功敗也。會夫人歸寧。大郎乃留之。及暮。欣然攜被獨宿樓下。其姊及二郎三郎。勸止之。悉不聽。入夜。初無聲響。蓋迴旋久之。體倦。即就枕。至四更。大郎寢鼾拿起。坐聽火嗅。烟閣淋下。似有斬截異之。撼醒其妻。共起啁之。見一人裸臥床下。身無寸縷。大驚叫有賊。撾壁集。檐而趨之。其人蜜蠟則侍衛也。衆大駭。侍衛慚愧無地。大郎以衣衣之。叩其故。不解何以至此。昧爽。驅馬而歸。衣服俱褫。得詩圖中污穢

不可復着三娘喜驟為大嘯其衣模之貪烈倉皇脫去衣固依然無恙也越數不已自此為患益甚或閒中檢物驚詫大門或下體裹衣拋之當路衣未裁而光燄銳有淬而旋滅數匆宗伯避山四夫人備述家中事議遷居以避之宗伯曰婦人信鄙偏多疑懼勿值擾擾自益家植奧越卓月上下累相安咸以為主人福佑宗伯亦頗自詡曰何如可見怪不怪其怪自敗也又數日忽聞人拿急入白方大人來拜庭益少宗伯方公文名籍甚且為宗伯鄉試座師一朝枉駕唇龍寒家欣戚忽索衣冠出迎拱之升堂再拜起居云坐則坐方公久坐不去言語煎雜又深怪宗伯疎慵不常存問宗伯汗流浹背謝罪不遑方公未剋入門時進餌自漏下以迄午夜語猶剌剌不休宗伯精耗神昏百骸俱憊支持鼓勵強作笑言久之不復聞方公聲息若啞若聾宗伯罔測其故顧使大郎侍側潛窺但見面上茸茸不辨何物耳語宗伯宗伯大驚即前著諦烏得為方公但一團靈焰右席耳父子不勝駭異既而知為猴所弄乃大笑曰騙得好騙得好當時上下無不捧腹遲明宗伯扶笻至樓下曰主人寄聲阿蜜吾聞社鼠不濕屋鼠不嫁以所憑者得其地也況猴之為物歲久能仙既能于歌有靈何必于人為祟如謂妙其幻術則幻術豈足服人倘用以驚愚則警愚何堪剃己膏出下策終非上乘吾今與汝約請書粉牆為界樓九檻住汝所為糯以南主人居之兩不相侵言歸于好如復相擾則背城借一矣樓上無有應答者逶迤工堊粉牆橫亘東西長逾十丈一夕漂當猶坐見一翁一嫗觀殊奇古率男女五七輩同拜子玄謝曰公真蹈道大度人也皆者之言最不受命特四公子將有大厄願以三女阿夙者充公子妾勝至旦夕呵護聊以報德幸公勿棄也宗伯問阿夙安在翁指示之宗伯睹視攫不短纖不長國色無雙平生所未覩喜而詰之問何日親迎翁嫗曰旗俗不親迎且既承慨許當即令其趨事奠姑敬謹禮乎尊辭去不復為祟越三日宗伯與夫人方坐談笑見一女子褰簾入書衣素面而拜自稱阿夙來父母命來侍四郎夫人見其慧麗雙喜而安焉女事箕箒極婉順姑嫂之間甚相好夫婦異常繾綣操作甚勤女紅精妙無匹與海棠尤相得會夏日大雨大震女驚惶失措抱四郎卧帳中現形為一黑狐四郎無計擺脫不勝忐忑震霆繞屋奔騰遁時始定狐復化為女跽謝四郎欣喜之色可掬夜半遂失所在後不復來四郎思之不置復四郎早貴官至閣學是蓋豹欲避刺故托庇于四郎前老狐言公子有厄者妄也觀其逃刺而喜去耳復來始有意終無情慨可知矣

蘭岩曰為避刺而自來甫逃刺而意去獨為豹所不取。

秉芳華輔氏二十木始從其舅氏楊尉於盧田已有重孝廉者輔川人富于學楊使秉從之遊住返頗遲中途有古刹至則信宿焉舉一月一歸省焉居無何竭衣寒落一老僧憐係目且學舉業至唯獨宿西院無可與談值仲夏復經其處日將暮枯坐無聊賴散步寺門前覺有異香有嗅香漸濃俄見一女郎從一婢道山蹈自東而西年十六七姿容冶麗目所未覩裣袂而過歌回首盼秉若甚注意者婢年亦相等明眸皓齒顧盼生姿秉心蕩魂出拔僅要遮而攫之曰山深日暮小娘欲安之乎女卻步盈盈含笑檢袵垣率直前以身蔽女而應答曰何處小郎殢來與人家閨秀語我家小娘子出省親貴門橫王謝甲第會張華至親如弟兄稍涉疎遠者來當輒交一言況于葭莩更何論行路郎者胥昧乃爾其欺我孀獨不能援拳遠斥使為嚼齒穿齦耶言訖掩口視女而笑女亦粲然星眸其色不慍乃偽為睥睨再拜而謝曰小子無狀見子從小娘日暮稱行未免有情慮及豺虎當者蝟居伺過草橋空巖私願孔急欲暫一宿小子萬幸得溫屬居停小娘或不責檐望子哀為緩頰胡為翻來詬誶所謂可兒者固若是耶婢格格笑曰書癡愚而詐甚令兒無以應當從恩小娘子與汝角口矣於是耳語女子者久之女掩笑曰男女不親受授可同宿守曩聞之長輩訓子而言曰蘭若雖僅足以偃息否則同榻床權宜之道也女不言而笑婢因一手把秉袖一手攬女臂掌之使相就曰好好千里姻緣似綫牽也今日郎有言操她之神無不聞之泉水松風悉為羔鴈行矣無辜負普救佳會也乃與秉同榻女子入寺秉以寒儉恐貽笑覽人顧形愧遁女子笑語婢婢笑曰主人倉猝如此何若詐謀欺客耶因命秉于佛殿前設長榻婢將梳而扎翅麾採取蔚蔬數十枚袖中出銀銚一具復出一漆盒子取油少許色如酥炙數盞飲又出酒一鐏色碧而香烈味極醇冽與女對食香美無匹是夕同被寢竟魏死于溫柔鄉詰朝握別共訂後期女曰此間雖僻猶結廛在人境也兒家去值西僅十餘里有屋數楹可以避囂白板扉外有古杏五株甘嗛一樹可誌秉當道侍兒來導郎君一見通婁誌之女與婢出門而去秉悵望良久遂不復之輞川出入寺門引領以待杳婢始至兒曼颺笑曰郎君玉立林下端若神仙無怪娘子般殷注念半日數十次促奴來也奴見之警喜欲狂問小娘所在婢曰但踵奴行無多問乃相與越澗循峯迤邐于嵯嵫峯碉間屋數楹峙峯頂檻窗突不塔其儀而婢子跋流躡石其行如飛約十餘里于山谷中入一梯林時日已西沉風聲如吼但覺濃陰染袂空翠奪肌漸覺異香撲鼻宛轉閒抵一精舍花木蕃蔵來石清幽婢曰至矣郎君非舍卒宿可即入也秉入見女侍擁侍相見歡然婢治具作供羅列山珍而以雞數為上品蓋女羊裏之嗜也房中位置悉與世異女喜作古篆小楷外更有善琴女七人皆面像婉媚女

叙下極嚴諸婢無不仰其眉睫而侍前婢獨冀睜吁其名曰收香八人中收香慧黠尤甚又有老媼年約七旬獨司庖臧亦來窺冀轉身即笑謂諸婢曰阿堵食兒乃老矣百十年前藥罏中物耳娘子少見多怪叛一交若醲鶉恐非耐久交也冀聞之頗恚臧收香為之禦侮曰彼自惠好無尤于汝何干涉百十年前事污人耳久矣奈何復舉以告人臧餡之外雖細補緝為汝事其他不必干預且郎君處此于汝求大有波瀾獨不念藏中錄灑拌中橫截又誰曾與汝爭一匕一箸耶七婢笑以和之冀與女求各耐掌老婢憨而去居月餘冀欲歸省其舅女難之收香悼情以兩手撫冀背推之出門曰郎君心堅確郎强留在此亦宜懷情請速去勿稱海也冀未及應而雙扉已闔乃悒悒有路而返前玉僧舍已遥其舅舉盤僕擡擾而至見冀大詫曰汝一人何之耶冀不得已以實告其舅浼冰人為娶女也而舅大驚曰深山之中何所不有據所遭此妖魅也亟斜合鄉黨數十人促冀導入谷中至樵林冀頓僕延舅怒以馬箠撻之冀終託言遠去不復能記憶舅環手曰然則將奈何方欲謀歸去忽林間有異香襲人衆異之復返入林偏香氣重一山洞蘿蔦附石香木千章洞口香氣倍流舅曰此必妖物窟宅未可擅入以火熏之可也于是伐枯積朽燔大燒之烟入洞中為風所吸聚飄飄然微有聲突出纔覺以鋤勇以鋤奮擊言竟岩下一食頃得巨擘二頭猪七頭蒼狼一頭以歸衆

歸縣中會肉寢皮冀由是痛恨駝僂一月復疏逆不起

閩人之見獵以驕之有香也舉有蓋犀有角龍有鳳鵬有翼蟲有甲蛾有珠貂有毛蚋有觜皆厭賴也彼方自以為天之寓之而不知天之棄之也憐人亦然女有色士有才

蘭岩曰二雉以情死以香歿倘能自守一時之慾則古洞幽深誰復得而捉之義昔矣

情慾一動即死機也香氣所聞即歿兆也惜哉

噶雄

噶少小也雄俊美也抱罕人稱噶雄猶中土人之稱少俊也噶雄者何人名也人而名噶雄以其人少且俊也雄楊姓本粤東人其祖為河州副將卒于官路遠柩不能歸葬河州遂家焉父銀為守備四十而死雄幼孤長養叔嬸叔鍔為千總是時大司馬公文錦為河州副將憐其寄落拓乃以雄為餘丁令管書記雄年甫十七慧黠得人心厠有少女尤善愛雄時與飲食什物雖無他事而兩心相悦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有靜子者年與雄埒為人寡狡檜頗表白與雄同供書房後使庖則直宿舊中陰夏月務子宿廊下雄花軒內因暑熱戶牖不閉一夢初覺映著月光見一女人立榻前大驚者竊不敢動女以手撫之小語曰莫怕我來矣猝似周女嗣歸不就化簪為誓悲起問曰深夜闖何事到此女笑曰憐子鄉井相依來相伴耳言訖亟解衣升榻啟衾而入肌理膩潔衲不留手香氣馥郁魄銷魂欲為柳下惠不能罷勉矣是夜綢繆至五更始去雄冥搜其樂如醉如癡悄悄之況擬雲南之鎮陽臺也次日入內聞女方曉妝雄目之嫩笑女亦笑迎之雄終慮洩于務子假聞命令務子宿書專務子謂書事自有老軍直宿何事需我雄曰主人命誰敢敢詰務子唯唯雖移榻去而心疑之夜半踰垣覘其動靜前至階下即聞房中笑語由暗竅窺窗隙月射四壁纖毫畢照見雄方與女卿辭為周女心大動精洩而返老軍方反附于牀問焉往務子以替圖對老軍怒曰吾通宵不寐何事不能覺察汝二更去四更始回必有非為不吐實亟當扭稟轅門官兵務子懼因以實告老軍本冬姊聞之駭曰以下烝上喪無日矣汝知而不報罪亦同坐醜我聲首之可也務子因嫉雄之寵承老軍教密白于周周大怒入宅擒其夫人夫人曰女日夜在我側不離跬步何所見聞輒來啣詆其為進事乎即好進事亦不應自媒乃稱正所謂自將馬棰向頭上戴者尚堪作朝廷堂堂二品官耶周含極愧極恨反目大鬨女涕泣不食周杖雄二十逐之出境雄無依棲身洮州一古廟中一日乞食已方清夜自傷忽見女至前謂曰子勿憂以天地之大何處不可托足請與子偕隱何如雄見女悲喜交至泣且拜曰一身之外剩無長物子雖鐘情之篤我寧忍見子為乞人婦乎女曰何至于是子姑攜我向潼中有我在保子一生喫着不盡也乃相與之西寧女出貲置房產買僕媪僦寓寧市而雄賴篆之初不見女有一費一錢良不解取給何所珠為懷藏居無何會其叔錦因公至潼中遣雄于關閒閒乘肥衣輕不敢違誡謂諸市人會曰河州楊公孫也新寓于此魏羊年且皓快快歸途旅使老僕盛備之裘雄也償私語其家傳語曰部者何以替逆老奴從二爺來此數日矣部者獨不一念其鞠育情一往起居耶雄入白于女女曰大恩不可忘子路人況從父耶且子為富家翁而使叔宰身傳舍可乎雄乃往謁錦再拜敦請錦許之前營堂侄掃出拜視之周女也大驚密詢其故雄具言之錦嗟異歎恩于來時不聞著中有夫女事豈其本官諱此恐招物議耶居二日便歸河州藏周屏左右備述所見周大駭曰吾女宛然在室項且同飯那得有此然不可不究竟也亟使人往檄雄至厲鞫之得其端委告曰奈何使妖物又假吾女之名而不歸玷吾帷薄乎商權于夫人曰雄之祖生為此處副總戎與吾家門戶正相當也女十七與雄同庚年旅適相匹也即以女妻之可乎不可夫人曰不敢請其固所願也孤孀之夕忽見西寧之女先已在室雄稽首不知所出女笑而止之曰何言遲兒雖是鼓今實為報德來子年少閨不能晰昔令祖官此地時嘗獵于土門關兒實夫被擒令祖憫之

繼之使窮屋圖報復不得其間茲得乘此為水上人風願償矣然苟非子與周女有風緣兒亦無能為力也言訖出户祝失所在衆始悟此因果狐實曲成之也謂之狐媒

閒齋曰子從先王父鎮河湟時雄甫二十餘已在材官之列女亦無恙曾一至署中上下目睹其婉媚迥異倜儻洵佳人也雄後官至參戎周女誥封淑人四十即棄仕居河州猶當甲一郡云

蘭岩曰一狐耳數十年之恩猶切于心而身報之乃人有昨日之恩今日忘之者抑獨何娥

劉鍛工

鍛工劉姓汀州連城人乾隆丙子入都道經汶上宿逆旅適有番舄許生公車北上與劉同舍有少年甫弱冠目如畫云是江右人偕妻裝于室之東北隅此許生已無隙地主人不欲留許珠箸迫少年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店中果無容膝地耶與小弟同榻可也主人乃留之許目少年大喜市酒肉饗焉劉亦得醉飽既就枕席睡未安忽聞少年厲聲曰奈何無禮至此汝視我為何如人耶許悄然不發一語既而少年作怒咼聲曰此亦錯怪汝汝未知我之伎倆耳姑一試使汝知之言未絕隨聞劃然一聲白光如匹練出自帳中繞室如飛電寒侵肌膚劉汗下如雨屏息不敢少動一食頃少年喝言住白光旋斂少年下牀結束曰苟非劉丈在室蠻鬼尚得沾耶更至劉前謝曰年少性躁適間驚擾方寸不安少有餽遺聊賡衍罪前遭尚有銳務須早發章左顧勿見拒也亟妻一佈黃布囊子枕畔啟麻稚去良久劉心始定呼許詢之許大愧恚力叩之乃吐實曰初見少年姣好深慕之既抵足肌膚滑膩如脂試握其足不動掐其髀又不動不禁心大蕩欲以龍陽君待之亦酒醉所致耳拒意其大有神術耶早起劉怪許無眉許亦訝劉短鬚大驚及相與束裝毛髮適在衾中方悟夜間白光盡成灰燼為所削而不覺也劉私啟所妻布囊得白金二笏至京營運遂成巨商許下氣辣

蘭岩曰飛仙劍客世所恒有奈何夢夢欲以龍陽君待之豈其不為所誅也亦幸免耳

○白面許生功名念切冒獲一席之安淫心輒熾幾蹈不測固亦宜然猶不解少年嚮慨之故足炷以蚊容親以柔體不已冶容誨淫哉或藉此一示其神術耶

娟精

昌邑胡耀岩為予言其鄉朱稼將發有列產棚于田間令子弟夜宿其中以防竊刈者連棚十餘一童子余姓年稍長於其儕獨卧一棚居無何日漸暮藏父兄怪而詰之不吐實乃陰

嘱詰童子密跡其所為是日薄暮諸童戲於塍上皆見一醜女人徑入余棚諸童恐惧奔告其家其家人糾合同井裁數鋪往覘女人已出棚回西去面色如瓦獃巨口大目雖醜而行逕之二里許倉卒入亂草中不復出蹤之得一穴大如屋黝然而黑不知胡底因屢殷定覓積枯穴口燒烟熏之有頃一物突出冒烟而奔衆譁四走物勢行數十步即不復動衆漸集驗之則一蝟死田間耳剝其皮而張之大半畝厚數寸剩長二尺餘作駝赭色劉而分其肉怪乃絕余氏子獨啜泣以為礫其麗人也胡至今尚藏皮一片每出以示人焉

蘭岩曰苟遇情人雖與以南威西子不易也人亦自美其所美耳余氏子安得不泣

小手

鄭氏海公為駿騎校好遊自號捉心主人居東直門外樓子莊去城三四里許常棄祀一狐親友求見者主人先白狐狐自壁竇中出一小手與客把握爬白輒膩如六七歲小兒其肢論必因人而施驟如燕子力來一見終不許或灣窺之輒隱身壁角讓曰何故來此相嬲歟我不敢打耶隨有石如卵大飛落窺者面旁相去顏頰間不容髮咸驚張失色面得而謝之一日主人將往城灣習騎射狐曰三日内勿往往必有災主人乃止會軍政即本參領先期較閱主人不得已就之馳驟間馬忽驟隕傷左脛遂為廢人罷職客居每至薪水不供未免室人交謫狐獨慰之曰莫非數也是正可以優游何事怨懟室人還怒曰無柴米一日不得過鳥得不懟饗耶狐哂曰發福藏財會各有時不能少待耶我本欲報汝家數十金以時未至故不無少竢今既不能耐不得不躁為之乃教主人購南鉛數百金鎔入竇中戒勿窺伺由是每夜三更後即聞房中風匣聲五更後始輟七七日呼主人至竇前以白鑞換之翹連細絲恣成狀竟主人驚喜男女六七人往來取藏者夕始竭權之得五千金聞狐此從何來可以駐世否狐曰我與君風有緣故用一葩仙術煙煤相贈非奇寶物也是非厲物何不可駐世之有君第用之無疑慮我亦從此去矣主人切切挽留不聞應答久念寂然蓋已逝矣主人感其德為主虔祀之以金營運數年財雄一鄉今漸衰矣

蘭岩曰此狐不可多得非以其以財贈也慕其以義交耳

蚤虱

平遙陶貢販貨至巴里坤過西濱兩初霽灣中龍重霧山色皆失陶登其空濛暫憩一樹下俄而霧散陽景海中有兩山並峙中間一抹雲氣橫如白練雲漸澗忽現一浮屠頂金光四射瞬息高出雲表數之得五級俄九級一餉時得十三級色如虹蜺塔重現樓閣十層萬疊悉如五色玻璃出沒隱現須臾變幻真堪驚怪而已少焉樓

關中浪浮屠亦漸鈸鐲只餘八九級大風忽起遶浪拍天樓閣浮屠片片吹如碎錦嗚咽聽鄰
寺風石行至營中貨諸土人始知為淨帝云
清和民
清和民某甲夜運自城跨一驢獨行郊野憤入墳間未迂踪甚急有人在後呼其名甲莫答
不顧其人追呼甚急指顧間亦在驢背以兩手環抱甲腰手如冰且牢不可脫甲故有膽陽
作不知而陰解腰帶束出不意反縛之至擊己胸其人奮迫窮蹙求釋不絕甲置若罔然
急馳而逸至門大呼捉得一鬼來矣家人燃火出應甲已舍驢解縛所負化杉穩一片不復
有人矣
王京
王京者宣君砲手春戍出署例放三砲于棘門次第燃之其二皆空而鳴矣其一久之久
之不鳴也春戍出且歸矣京懼責跋足於炮口試窺之砲或大震京吞納仆地同事負之歸
寓度膚如墨而兩目獨炯炯纏帽直飛去十五里外三道壕塘汛兵得之竟完好不數半年
復始食而色如豬肝滿布癰疽如靛青者數百餘大似道子雖墓子亦不復識無論親戚七
情俱昧不言不笑亦不行立但能坐臥每見人來探或獨居一室輒舉手向天發口作炮聲

云爾。
蘭岩曰七情俱昧形如木雞王京可謂悟道矣。
詭貲
詭貲者不詳其里居名字以所為詭秘有邪術往往以術敗良家婦女子幽僻之處而淫之
不遇什伯被人皆縛之如此性疑一妻一妾防閑獨寡妻國那中大家女少女而美妾亦不
惡有玳宜年十七八貌姣好以龍陽之技毛遂于貴聊日親觀于其室妻與碩貲無間足
處也巨商某有子婦艷絕見者盛稱為神仙中人貴偽遇之于佛會神為之拉乃偽為羊士
得其生辰甲子貲夜作法祝之于書房密室燒香關仍以法遣之去玳于室隔中窺見之
心大動東關盜得其書復餡知貲妻妾年甲陰識外一廢寺中夜半如法拘之初無動靜一
偏睡關樓外家衆有農戶視之則貲之妻妾白身而亞形如中邪玳等喜相率徐徐扶之
入屋次第污之會有少年五六輩夜穫驢道經寺前下馬少憩關殿上有笑謔聲疑是賊蛆拂
關而入玳大驚不知所出衆以大燭之成訝曰美人雖再得也豈容解衣更書在驢玳亦不
免復屈雖再嘆始關然悟去二婦創甚四體不能舉玳大窘欲作法遣歸而顛倒持咒法不
復驗審甚遲遲二婦裸呈日中為過人所見嗚詰太守郡人有識者曰此非龍貴之妻

妾耶天何報此惡人之速也太守勒二婦遣得貴平日所為揭貴玉屬刑楞掠貴屢招供
太守大怒立斃杖下二婦官鬻復有見玳于郡伯舟次者已變服為黃冠矣
恩茂先曰因果之說人多不信觀于此尚有疑義哉近聞京師有某生短視而善謳等
與其同學遊行見婦女必指點論其妍醜從以穢言值上元夜復從其類踏月看燈天
街士女如堵某遠一少婦坐車中蹋足于轅求共賞此婦大妍生亦神狂讙浪不已盛
隨車行數十武生曰使蹋足于轅有能捐得其鞋者當共醵金餞酒以謝之一少
年友挺身自任曰作此事捨我其誰哉愚走至前順勢捐之車遽力驅並脫一襪揚鬱
仆車中白足舉鞭亂鼓車輿夫知勢不敵急驅而去少年以手提鞋以鼻嗅襪而胡
于衆曰手臨美高強百衆佩服醵飲而散生歸見其妻哭于房驚問所苦妻不願而唾
曰汝尚得為人耶予今晚自毋家遣行過四牌樓見汝單十餘乘少嘔啾街上指我戲
謔種情已大不堪睨又或前或後隨車不去我正不測汝舉欲何為乃爾子寧猴狗堂
中走出一少年徑至車前來捐我鞋驚惶間已失鞋且並脫去一襪萬目共睹出醜盡
矣汝猶從容大笑汝尚得為人耶生始悟夜來所弄者即其妻也益深懊悔而審
視之果與所捐者分毫不爽雖悔恨亦無及矣由此觀之所得者小則所失者亦小所

得者大則所失者尤大因果之報如影隨形誰謂天高遠而鬼神眷渺哉
蘭岩曰以術浮人自遺顛報乃並不假之外人而即以自用之人反而施之不亦快哉。
梁生
汴州梁生少失怙恃家極貧聘妻未婚而妻死無力復聘知交雖之蜀為梁無告然為人溫
雅能飲善奕故為傍顯所喜尤與同學汪劉二生相莫逆劉父為刺史汪家貲鉅萬嗜博
富生以寒士周旋于其間人或非笑咸以為貪俾富身無禮耕不自貴乃偏生聞之笑曰我
兩肩荷一口彼雖來頫之富其奈我何或人愈嗤其無品要觀之為梁希謝益取金瓶梅中
謝希大以喻之也劉一妻至汪一妻四妻又各有美婢樂童爭寵妻妾會必出以矜競爭相
炫耀一日汪以千金從江南僱雇二艷人善能媚悅尋常美色以為天下尤物置于此矣乃
折簡張筵召客高會酒再巡艷人出見屏閉樓巷舟而至其香滿室座客皆驚一拜輒入
不發一言客飲數僕僕傳目莊神奮汪志得意滿浮白盡歡謂諸君何如得遇仙子歌舞奉
答梁獨含笑未坐品酒味辨潭如未晞劉生觀坐良久始與然謂梁曰眾人皆醉而子獨醒
非無目即無情矣坐徐曰已一目了然奚難然入我目不能動我情也汪不悅曰然則何如
梁曰較二兄書所藏奉者誠有天淵之隔若即以此為西子為莫先尚未也二兄倘能以此以

我言為河漢諸斷言之可乎。會曰可。梁曰大夫也。覺高推梅尼為福遥置二者皆不真論就其共見者指摘一二。斯娘立判矣。汪回顧閣梁曰層峰為烟煤之所書也。臨摹亦不善分也。層樓長壁皴之所點也。肩削膊細矣。而披頭皮肘僅狀用力。抹胸來肚宛然有瘦皆瘦臟而為之也。香閨古之美人面色如朝霞初日光艷照人而四體玉容皆有扮飾。若使亂頭粗服。粉黛不施。猶恐圓圓城堅。雖笑綻兩頰。欲傾之而不可得也。座上客聞此。剡纔止舍息心。咸哄堂而和之。以笑汪面頰辨難應答。劉獨以為不然。曰梁兄眼大如盂。乃古稱魯鮭舌。吹毛求疵。那足為月旦評。請問西子美光是何形像。光艷照人。美艷壞人。眼睛否。梁未鄉中事。必得身處富貴之奢境。若方能確識。豈圖眾統之趣。若窮措大者得覩行蓋。謂書中有女顏為已有。及見真美在前。一時把捉不定。明知此生斷無此福。轉不得不回空一世。環論解嘲。獨不自念一糟糠補。尚不能消受。至令游泳似鄭。更求一赤脚婢。亦不可得。只若煞貧手。不如一夜義。為作肉虎子也。語客閒語。書像須。不復大笑。唯汪生大噱。笑意都消。生知空言無補。不終席而去。從此與汪劉不甚親密。交情淡薄。昔同學傳其事。共聊句以戲之曰。年少生成老面皮。那知大甚難希。而今一發鶚鶚。梁得詩慚。惱珠甚。愛憐彼以富貴驕人。喜訣愚直。我何獨不能以貧賤驕人。屈勉爭氣。其貧一黃。聊以自娛。第苦

囊中羞澀。妄心徒熾。世間又無紅拂紅鸞之俠烈。雖有佳人。為能自至。不勝客閒入市閒遊。偶見老人。傳書賃書于通衢。梁檢視。忽得一帙。賊已甚篋。而裝飾極雅。麥被閒。錄手錄陶詩全集。小楷嫵媚。不讓為誰寫。有款于卷尾。始知為趙文敏真蹟。私心狂喜。如掘藏金。閒索錢幾何。老人曰。非百文斷不售。梁生恐其傳聞長智。即解衣典而償之。慣歸待價。通都中有巨紳。書癡書畫。購求頗亟。梁冷人轉示之。紳一見。如獲拱璧。往返讓價。舉得千金。梁秘而不宣。陰囑掮客。旁求佳麗。又相數十人。無當意者。既而有曲背操攜一女子至。年約十六七。膚質晶瑩。風理雅麗。天然艷麗。洵平生所未覩。神為之奪。延之坐閒。此即掘所出耶。曰然。曰有女如此。何憂不匹王侯。堅閉門似淹。一人豈可復見乎。猥以貪老不得以俾歸讀書子。但取衣食充口體不要凍餓以死。又可以作觀感。往返是為至願。不敢作非望也。梁曰。若然。足見高明。但寒士跨儀。請隨意奉百金為壽。月許否。媪曰。的是書癡語。以若長厚。故爾相托。此非老身錢樹子。即忍居為奇貨。休休。但提起一文錢。使攜之他適矣。梁不復強。僅具酒相歡。媪輒醉飽。嘱女善侍夫子。無令老身還日當來領也。出門值去。女亦妥帖不甚懷戀。梁出貲為具衣飾。雖不華好。女固色天成。不假纖悉。矜飾。漢擬淡抹。閒不相宜。真天人也。梁不破一文。暮然得此。實夢想所不到。嬿婉綢繆。真乎奉衾。眉無何。同學忽知。相傳以為奇事。

若僵屍仰卧林上。二生乃試扉來嘱。追女。女媽然曰。二君富貴而郎艾。心非木石。能不兩袒。第此非行樂地也。舍後有小樓。幽餌精潔。盍往彼一敘。款乎。二生聞之。喜躍欲狂。左右各一攜之而往。繞出屋後。果有一樓。且甚高。燦。汪曰。適沽家屢矣。那得有此。女曰。新建未匝月也。接踵而登樓。分內外兩楹。外間三面有窗。可以瞰遠。已預設一席。酒饌俱備。銀燭雙輝。劉拍女肩曰。卿真可人也。女但嫩笑不言。時暮威夏。二生解衣脫帽。挂柱上。然後緩飲。女慫曰。熱忘之。兜有吃少下酒物。會須取來佐酒。乃入內閒之。不出。劉起媿之。汪亦踵入。往來穿索。遠無蹤跡。汪至關子前。聞閨內笑聲作聲。迫視之。見女倉皇起。伏汪膏喜。曰何事匿此。急挽身入。閒女奮門而走。汪追之下樓。女匿身虎下。汪直前攫抱。女極力掀拒。汪持之愈堅。方搶攘間。忽數人擊斬而至。閒有人聲。並力擒捉。扰攘罵賊。汪釋女。分辯曰。我秀才也。奈何以賊見目。且駢雄眾。就月光審視。亦皆曰。確是汪三爺。何為在此。祈恕罪。汪不能答。怒視地上人。則劉公子也。摩挲起。辭玉浪之罪。穆遲至夜。遍誤以為賊。見二生。厲以衆寡。知名。敢汁人強奉城之。劉讓汪曰。兄酒狂太甚。奢我出何心。汪此時方知是劉。不勝駭愕。遂舉曰。夜深矣。不便歸府。請留二人相陪。坐以待旦可乎。二生許之。坐稍定。彼此相看。止吝着一汗彩。殊不雅觀。因思衣服尚在樓柱。凭二年代索之舉曰。此處荒僻。何得有樓。二生四顧。並不見樓。唯

斷垣內。大樹一株。高數十尺。而已食輒懷。夜不輟。聞卒。梁相公宅在何處。卒曰。晝不相識。其人焉知其家。且此為採布政家廢園。人跡罕到。雖有人家。亦喜陳絕寒燈。只火華局相近耳。抑素不聞乎。採家園。祟鬼繁。則人家誰肯近此。二生大驚。不敢少動。俯而向曙。斜月在西。忽見地上樹影中。一塊獨浪。因風搖擺。不似粗枝密葉。求不似栖鳥聲集。莫測何物。仰視樹上。隱隱似人。盛驚異。起身奔走。同止一矢地外。遙望相猜。終不可決。天大明。其人附枝不動。衆游集窺諦之。非人也。正二生之衣帽。懸挂其上。始各大笑。一人緣而取之。偉二生認著。遂各散歸。一時傳說。以為口實。二生不甘其倫。以梁生假幻術戲人。乃鴆棄惡債。重玉其家。欲大與問罪之舉。叱至則門庭閑寂。空無一人。已不知遁逃何處矣。數年後。同學友有公車入都者。于磁州道上。遇梁生輕裘肥馬。侍從甚都。相見各述契闊。遂還其家。由僻徑行。約數里。于小山下密林中。入一巨宅。富貴如神仙。友問兄何時發跡至此。梁笑曰。兄當日附和汪劉。以貪友為談寇。今視梁某。仍是布謝面孔否。友大慚。翌日。發堂拜嫂。誠不世妹也。友退。謂梁曰。嫂夫人果何妙術。能惡劇之。梁曰。士無行。不當如是耶。居三日。乃促裝辭行。梁以百金為贐。並送之以詩。中有阿紫相依千載期之句。始知梁為狄婆。他日歸告汪劉。復生欣慕。于是脂車秣馬。強其友同往。跡之至則青山如故。綠水依然。而第宅與人。化為烏有。相與惘悵而返。

茂先曰。此狄大為貪友見海子富豪者吐氣。

蒲岩曰。人青存本來面目耳。豈獨中懷欵哉。

某倅

某倅之任羊城。路出廣州。遇風暴泊。道士狀之。僦港馬。苦舟中嫩搖。登岸閒步。時際三秋。黃花引眸。不覺行遠。遇一林子。數矢外。見燈光熒熒。即之。則茅屋數椽。院以芭籬。籬內有老樹一株。下有六人席地飲。見客驚起。避坐。意殊敬洽。倅固好此。至中物者。就座不辭。座中一老翁一少年。而廣顴。又有三女子。一衣藕色。一衣綠。一衣淺紅。年皆及笄。又一書生。年可五十餘。皆綢稹。云是土著主人也。問客何來。倅以之官告。並述邂逅。盛設。倅曰。薄躁乍會。闕厨傳。午會。闕厨分。王前子士不以為降。況區區一倅。幸望日市雪。暴屬舟中。草酌爽意。書生曰。誠如所教。諸君勿為形迹拘矣。且諸君皆非貴人。不足與謀也。家和有慘色。既闕。是言。其不良善。乃相與暴飲。倅亦各詢里居姓氏。書生代白。謂老人余姓。少年蔣姓。三女方姓。為堂姊妹。皆廣州人。自幸姓莊。為鄉生倅。各以扇詞酬之。觴飲之頃。老翁忽嗽然曰。老朽幼在學宮時。最喜讀柔荑之詩。以所好不疎。今疏付數千里外。漂泊無依。彼美目尚有一子一

女。僕相追隨。較老朽真天淵矣。少年及三女子聞之。皆欷歔流涕。書生拋一骰曰。佳客在前。不理鵝政。但呴呴。嘔嘔。徒亂人意。獨不慮佳客歡耶。況已言事有可謀。何復作楚囚對泣。五人頓媿。報嘔嘔。變調三女子次第奉倅酒。請歌以侑之。倅將避席。書生捺之坐。且曰。伊行念出至誠。貴人豪。何里員倅不得已。為之引滿。書生誠掌當拍。少年嘔口作簫聲。清越遠肖。紅衣女再歌而歌曰。夜深風寒涼。蛩蟀吟秋草。空江孤月明。魂逐故園遠。書輕錦慢。惻離者雁不醒。鼻書生擘戚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況滿座向隅。將何以愉快一人耶。幸玉姑慈。為更替此解。發玉容。索索裏。少年曰。玉姑慈。為紛如。那復有歡聲向客。余不揣拙。為代之。乃飛一觴。歌以送之曰。滾滾江上濤。溶溶沙際月。渺渺雁聲秋。遥遥鄉夢絕。其聲烈烈。如泉鳴。一座都笑。倅獨賞其音節。老翁曰。無以嘻戲。轉劫正事。遥莊先生言。唯貴人可以。今大家事。何隱忍不急而攜。書生笑曰。鄒是老人。雖日暮途窮。猶刻刻不忘切己事。然誠為要務。請為貴人陳斯最。莫鼎力。以副殷望。莫推讓否。倅已半酣。攘臂曰。人固有具熊腸俠骨。如某者乎。天涯遥遥。良朋孟晉。氣味已投。金蘭分定。又何事囑囑其辭。令人轡悶耶。衆聞之。皆喜。即席展拜。書生再拜曰。一言慨諾。衆所心服。衆所來事。此際未可盡言。貴人且誌之。請于明日。循江岸向西行。里餘。有老人蜷而躺。操漁舟為業者。就而告以今日之事。並吾等之情狀。則彼自有說。必能使貴人翻然不聚也。倅曰。謹奉教。子是四座最善。無復慫恿。姑態已而斗移漏轉。約略四更。老翁曰。貴人去舟已遠。纜纜不來。援引應下。榻此閒矣。少年曰。此自無慮。但莊先生所居不廣。大衆留此。未免款頂交臨。非所以待貴人。吾二人且去休。玉姑姊妹。不妨留此。侍貴人就席。預報撫存之德。三女聞之。俛首。報然。倅辭謝曰。某雖失學。嘗聞三女為梁棄美物也。而何德以堪之。老翁曰。不然。貴人燕腸。為天人所欽。曉何言不德。便玉姑姊妹。雖云賤品。堂無環堵。私願聊酒換子一夕乎。嫱情寡物。貴人曷取焉。倅陽為抑阻。而陰實愉悅。乃以目覷書生。書生曰。未知罪狍何如耳。倅曰。某生平未嘗棄人之情。樂不義事。反敢棄梁乎。衆皆德之。書生正色曰。玉姑姊妹。獲以海濱屢困。至幅得貴人。秩憫隱心。銅飢膚。雖欲不驅。衆人之所強。及貴人之所為。不特不能。亦且不敢。正以竊之以竊自礙。無力解脫。纖口刺心。罹無限。纖所賴仁人君子。奮拯溺救危之志。遂使紅倚翠之心。是所望也。若聞孟浪之談。輒行苟且之事。貴明德而遺私欲。是以義掐而以利餌也。豈輒生鮑肯跂足之所望于貴人者。幽理糯于中。言激于外。章宵其胃脉。取其惡業。倅惻汗無地。下席拱謝曰。余為斯言。誠悔老之氣命。弊君之意。尤銷暮之壯情。小子豈惡能不為其黃蘇得先生訶而止之。不敢會處古人所以南郭友也。盡不與華石之賜。書生答拜而謝其之曰。貴人見喜。即遂聞過輒改。多

福未可量也余駭二君歸心太樂遂行不怨聞者人悔過者當改之二人踰時不至頓首引
卷三女子忻然色喜再三叩謝相繼辭去曾生導俾入室室皆卑陋簡然環堵唯正中設一
竹榻壁掛一瓢燈餘無所有曾生安置已反戒嚴整辭曾而去俾亦就枕既覺則獨臥一古
墜季古樹之下但見紫英青蔓枝葉離披實霉砂肌江天向晚不勝貽羈孤舟起着衣僮僕已
踪跡而至惄呀口笑息號俾大慟曰何苦實稽于此儀擘奔走一夜到處尋覓曾俾俄俾
曰唉即子亦豈得已而不已哉事在蜀魄正須與汝輩攜明乃舉帳循江西行約里許果見
一叟老人白髮皖顏如穉方解纜于盧汀將他徙俾呼而止之密告所遇老人雖目良久
始假然曰君洵從莊秀才裹道中來矣行年七十不謂今日乃見異事俾問莊秀才何如人
也老人嘆曰此亦奇緣非偶然也可不明告乎因道此間道士泐之下流分港也向西北岐
林中依山結廬以居者有莊望焉年望七矣于禹比隣交亦最深望木訥無他長唯事舍佛
其子為秀才五十而死死且二載矣適聞君所飲宿處即其讀書也秀才生時貧且好義每
值風雨大作必親至江干以拯溺為務廿餘年來不下數十百人即有死者亦必收以棺衾
付其同行者藏之去唯有一老翁一少年並三女子名姓里居俱無可致故至今猶厝秀才
墓側自客歲秋閒望每嘆子命留心于廣南仕宦者今擇善夜來所遇皆云家廣州且正符

五人形狀又有姓可訪意望必有所見聞矣君如有意何不同往一叩莊望乎俾曰能為導
否老人曰義之所在豈肯讓君獨勞乃捨棹扶攜蹣跚導俾以行去門尚遠已見望衆黎杖
檐舍珠立樹下持經兒相見各有所述望乃嘆曰老夫一心淨土無暇學求不意晚節夢
見亡兒謂所厝五棺二男三女皆珠江人也苟有仕宦其地者攜回葬之雖無親故亦正首
邱不強于念佛萬聲耶老夫述之二年於茲矣昨宵復見夢云今日心願可了故立跋于此
罪意若是之輕曾以托老友而老友能盡心力又強似我念佛功德矣尊宦誠能為是義舉
不妨火化之攜骼南行但裸檣一月傭錢買半故地安亦仁人之事也不又強似老友之
盡心力乎俾感其言益往取五棺艱辛化之分貯罎中載之以去
閒齋曰若莊秀才可謂銳于行仁者矣生時未了事死必了之若俾者可謂勇于行義者矣
不能利而行必勉強而行之然非莊不能感俾之義亦非俾不能感莊之仁故二人者所謂
相需濟真者也而莊尚矣至于莊望之好善濂叟之酬知士大夫所未逮者使則所無事焉豈
唯薦之當尊亦且德之宣教世儒眼大如豆又烏知村翁野老固多不夭其赤子之心也可
不勉哉

蘭岩曰莊生生前好義捐金多人死後復能視友以義嗚父留心于無主之殯孰能各

歸鄉土試義人義舉也五十而七終于諸生天何報施之薄哉

倩霞

江鎮右營遊擊李錦為予言耿精忠封閩時騎將潘侯有林青者年二十為耿府護衛獨眷
愛不啻子姪以故得出入藩邸不禁雖耿之愛妃龍姬皆得見之合府呼為小林值七夕耿
與諸妃夜宴見林侍側戲問曰汝學堂乎對曰尚未耿笑曰吾貴為藩王日與諸姬極林第
之樂視汝一年一會代為喜歡今汝韶年稚齒正當行樂及時乃滯泳似鰥其何能耐
吾侍女如雲容汝自擇一人以為佳偶林跪曰承恩命但得倩霞為妻平生願足矣耿笑顧
諸姬曰誰謂小學子選色不精哉倩霞方齠齔即從吾子潘陽學作內家粧迄今又十年矣年
十九矣吾非不欲納之特以吾子欲之故也今吾子殞矣諸子遍稚吾又將老誠不可老夫
女妻鄰枯楊之笑若以歸此子適屬佳偶雖然該何易也吾思得一法翌日當令窺窗自選
視其福厚薄耳遂晝寢而罷次日耿命以紅錦為步幛長數尋周布于廳廡每相去尺餘穿
一穴如豌大共選艷女三十人各出一掌于穴外而全身悉隱障中使內監導林入嘱曰此
三十人中有倩霞在汝自識之擇定即書名于其掌吾將親驗焉林受命往復審視其不誤
誤如王實甫分辨方諸聞猛憶倩霞左手無名指有爪長二寸許盍試以為証于是遵閫

至十六掌果符所見盍取筆書名回白于耿耿驗之果倩霞也愕然曰豈有是哉呼倩霞出
其手反復視之見指爪乃大笑曰繫書在此矣汝姑退明日更有良法必使盡善無弊而後
可林怏怏而出歸厝諸大士是夜夢一女郎持白絹一片贈林上有花紋作川字形林拜
受而寤不解何意輾轉不能復寐披衣待旦晨起方盥漱即有傳王命召林者急衣冠趨府
耿已坐廳中謂曰步障復設汝可復去接天婚矣一監導而入及廳內錦帳布置如故但每
一穴出一白足林駭然欲避監挽之曰王以手有弊故示以脚耳依舊五指一掌特無二寸
爪甲汝其細認之林不得已乃依次閱視但見踝跗春妍趾拇玉潤者不一而足卒見一足
潔白細膩異于他足且隱隱有川字紋在蹴間宛然夢中所見于繪上者恍然悟即書名焉
白耿驗之倩霞也大喜歡曰誠天緣也遂以倩霞妻之更賜千金為粧奩之費林青俾倩霞
出于意表深感耿恩德欲圖厚報每形諸顏色微諸話言倩霞私說之曰王之有恩于君固
矣然王之行事頗此者甚多未可謂以國士遇君也且君以弱冠補黑衣一年之間得至護
衛誠以王為冰山之靠也而王淫虐已極及身必致奇禍及之不存毛將安傅不如去此他
適底幾為全身遠害之遠林曰一官蒙肆去將安之倩霞曰君意未決耳意果決莫慮無栖
止處兒有姨在京師盍往投之林亦知耿將為逆無計退辱間倩霞以言殊喜急打盤細賴市

兩騾馬與寢乘夜北遁依托姨家入籍寇平出貲販茶遂為富室嘉慶間開元人耿為總兵時
雪銳兵過軍遠略見露牧豕于田畔一老嫗坐戶下縫紉蘇時纔九歲雖亂頭粗服眉粉
不施而眉目如畫耿問老嫗云是孫女耿出白金十兩欲取之嫗不從耿大怒撻之以歸及
長修短得衷纖穠合度玉肌花貌豔麗殊常耿屢欲納之而袁姬不容故遲至十九怒歸林
倩震在耿府十年府中事無鉅細悉能言之其擾及諸女眷遲日於繡窗茶褐閒聽其追述
以廣新聞略記數則化諸蝙蝠金風之條為逸海嶽史倩震言耿內寵甚多自妻以下曳羅
綺如夫人者二十餘人唯袁姬曲權色妖寵冠諸妾而溫柏性成耿愛而憚之袁冶容誨淫
閫中夏熱袁晚浴後着蟬沙露綬肌體依約可見耿少子別姬所出最佻達為見慣之司空
遂蒸焉每交接不避婢媵醜穢聲外揚不知者唯耿與其妻耳海下有廬大眼者質直而能事
耿倚之為左右手一日侍耿閒話適少子趨過于前衣服華美髮鬢佩飾甚多耿顧而樂之
謂廬曰誠翩翩一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為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美當防閑其出勿近婪
童廬曰佩玉益令王無所繫之耿曰何謂也廬對曰昔者臣獵于野驥騭猴火不遺狡兔而
一矢外地有介麋而不之顧也豈臣見其小而不見其大哉亦以神之有注有不注耳王見
世子之服飾而不歎其妖是猶臣之見鬼而不見麋也所失不亦多乎夫冠者所以壯其首

服者所以章其身故冠鷸以觸邪也冠蟬以潔操也衣豹示服猛也襲貂貽美德也志道則
佩環也修德則佩琨也玦以決疑礪以解紛也所以見其佩矛知其能也今世子衣服炫異
是謂不衷修飾容儀是謂醜厲臣恐戴德之彰在簾幃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耿大怒遽事
杖殺之藩府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耿少子與結斷袖之契
耿入覲輒夜出宿其家袁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僕薄子敢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女十數人聯
燈列炬潛出府後門俟其不備王子大驚屏行以逃之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
袁叱令舉高燭之美甚遲疑之曰汝勿恐吾非嗔人者竟與倚歸寄留與亂是夜即脫陰而
死死後府中有鬼怪為厲往往形現儼然一白猴耿聞之泣曰吾固知其為巴山老猿所化
也以珍兒殉之怪乃絕又耿每臧怒時往往刺人庭戲以平數侍女王輦者誤碎玉簪耿怒命
剝其皮甫縛之已奪仆而死舁出將瘞郊外中路復蘇舁者匿為義女嫁于庠生李某李及
第授山東一縣令玉笙今為孺人矣又王子喜為夜遊時有劉參將者新任城守營立法嚴
肅伐鼓擊柝踰宵成厲遍夜巡王子微服遇所獲為劉所執問何事夜行叱令通名王子不
以實告劉怒即街頭臧衣笞二十血肉狼藉臥月餘始瘥此事無知者唯我等侍婢知之最
審耳耿平居喜食雞草每下箸非數百不饜袁姬尤嗜燕窠及魚肚白耿為百方致之庖人腸

之大鈇往往體死侍女雲芝怨耽猱事近男子耿怒益遷薄下少年二十人令次第裸逐
以淫之閱人已徧而雲芝不饒耿笑曰卬壑可盈是不可廢也釋之又自言在府時獨耿
妻鍾愛至共臥起耿妻好佛常與耿相見故得始終自保不然亦難免與服役諸婢同喉禍
患汚辱矣第子衆目之前白足聽選終覺枹鼓鼜于一生耳女伴聞之遂相傳哉耿死林禍倩
震仍歸福清子孫繁盛至今不絕

蘭岩曰熱閘場中抽身速避士君子之所難也倩震以一女見逐薄光暴遂知禍不旋
踵勸林勇退何其識之精行之決哉吁巾幗也勝大丈夫矣

落漈

海水至彭湖黯漸低近琉球則謂之落漈落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洋船至彭湖以下遇颶
風作漂流漈中回者百一蓋海水之中又有急流以海水為屋岸萬斯亦奇矣子在鄭江時
聞閩人過臺船漂入落漈者其迅如飛瞬息不知行幾千里舟中數十人咸以為斷無生理
但相顧俯仰任其漂泊顛沛久之忽聞大震一聲人人顛倒船遂不動眾莫測其故徐出視
之方知抵一荒島船為潛水所礙直上沙岸故擱不行衆喜詬慱呼共相慶幸岸上砂石悉
赤金嵯峨顆顆不一其形見人亦不驚飛飢則捕食之有如鴛者鮮美獨美夜間繞船盡鬼啾

啾不絕至晚乃殺夜則復然居半年漸與鬼習可通言語鬼因言此間去中國數千矣往日
隕于落漈流屍至此去家窵遠通夢無由然久棲於此願請海洋潮汐之理大概閱三十年
落漈一年滿今屈指計之一兩月後當平滿矣君等亟修補船隻可望生還也衆感謝或問
所食似鴛之鳥何鳥也鬼曰此非鳥亦鬼也感年既久精氣耗散故幻此形耳衆為之歎息
因各運斤斫斧連夜修葺舟工甫竣落漈果平滿與海水無所分別衆歡摩雷動檣船下
水治帆將發鬼雇哭而送之競取岸上金沙相贈且囑曰歸去無相忘幸致聲鄉里好作佛
事為我等鷹揵衆爭許之揚帆破浪行一日夜達閩之金門求賊鬼之情傷其隕落共出貲
建水陸並訪其家賙恤之分其所贈餘金諸客攜歸為多為富商

蘭岩曰赤金人所爭寶至賊良朋為此結怨攫取者多矣乃有地焉金雜砂礫在在所
取斯誠樂國來有肯捨而之他者乃雇鬼痛哭求援直有不可一朝居之鄉鬼何不懺
此多金蓄亦以死可憐耳世之擁多金而心死者恬不為怪然亦無甚趣味矣不思避
而懲之佛氏有靈恐不能為此種人鷹揵也

伊五

兵丁伊五者身纏蛇而貌么麼貧不能自活獨走出城將自縊林中為一老人所見問何所

苦而輕生若此伊以情告老人嘆曰萬蠢猶能庇其本根況人耶觀子神氣究足城府不窘戴道之器也子有書一册授子習而精之足夠一生嘯竟言次出諸袖中盡符籙其抄寫亦甚潦草伊展閱即反之曰此猶石田無所用之老人曰何也伊曰予僦屋以居卑庳近市此符縱驗亦何從而習之乎老人曰此亦當慮但子能從我則無患矣伊曰求死之人何所不可乃偕偷一僻徑遶左行有止水一湫蓑蔽聚壑叢重深邃處得一矮屋雖茅茨不剪頹虛敞精潔遠止宿其中從老人受學一日兩餐必薦酒肉七日而術成老人與屋皆不見伊知遇異人從然而逝平日面朋酒友怪其小康產思唔嚼之往往掀以詼諧伊慨然發諾乃相與赴富春樓同七八人悉情飲啖計所費八十四百文衆坐視其何以償蕞一黑面漢垂席前拱立曰主人知伊五爺在此款客故奉酒資祈儉銖隨解纏纏置几上而去數之適八千四百文衆大駭伊獨不之怪已而各醉飽同步市中見一人乘大白馬意馳而過伊縱步追及之捉衿大叱曰可即與我其人下馬求免形色惶惶伊怒曰不與我我即用武矣其人不得已探懷出一物奉伊伊受而釋之其人快快仍馳去衆環問其故並索觀所得物伊出示但一小皮囊淡黃色形如半腹猪脬不測何物伊曰所謂攝魂囊其中所貯小兒魂魄也彼騎馬者係過往游神往往倫攫人家小兒倘不過我又死一小兒矣會須與諸君往活之衆固未信莫不翕然從行俄入一僻巷向西一人家掀關門中有哭者伊取小囊就門隙張之出浪烟一縷蜿蜒而入隨聞其家有人曰孩子甦矣旋止哭聲微户外伊急撾衆而進入由是神之南城某貴公有女為邪物所憑聞伊有神術厚禮招致女在室已知伊來形色慘沮望遠而方洋伊入室女屏息屋隅提髮斗自衛伊圍視動止出謂貴公曰小姐之病器物之妖也今夕當為公誅鋤之貴公喜凡有所需莫不唯命夜漏下伊啟囊取一小銅劍其鋒芒灵吐光如電仗之入室貴公率家人院外伺之率閉室中叱咤撲擊之聲與物之驍獷聲女之詬詈聲喧闐龍雜良久寂然但聞女呻顧有聲切切哀懇語悉啞咽不甚了了尋聞伊呼燭甚急婢姬爭相執炬一湧而入伊已收劍入囊女伏牀下不動伊指地上一物示貴公曰此即為祟者今見偽矣視之則一藤夾也燔薪熨之精血流溢氣味如燒肉逾時始盡伊復書符令女吞之病遂若失貴公甚德伊贈資仙屋伊以其貲購室娶婦儼然富封矣

蘭岩曰求死倩免反得異術伊誠有風契耳不然彼老人曰避天壞一遇困窮輒為援引吾恐七人不能周徧也

段公子

平陽陶唐氏之故都也其俗勤儉多富居富室尤盛新安趙紹諫吉士竹枝詞云三月山田長麥青郡侯勸農春事動耕犁紀實也鎮署三堂後有寫五園室上覆樓五楹繞以女牆第西旅所憑據乾隆初獫戎跳穴出巡所況未歸公子方弱冠夏月偕一童宿花廳之西軒二更後月明如晝砌蟲唧唧夜風清涼閒院內復藤蘿公子白身起心窗外窺陽陰見一少男一幼女對坐花蔭畔年姿都美同着明月少閒女子回顧意令宵月色清皎乃獨三哥尚憶去歲中元在姑射山石室中與無一師飲瓶若滿食穿籬菜喝和柳梢青等笑最憂時乖男子曰辭息事那得便忘第彼時我甚不能暢頗廢兒奴醉復作旗笑臥而妹亦飲酒過多可南可北我在旁大有為妹悲岐路之意昨過李氏新阡墓已宿草我尚涕泗而妹兒處之淡然漠焉今夕又將別有所屬是岐路之中又有岐焉究不足為宗族效法丈曰少年不努力老大徒悲傷人生世間如輕塵棲栖弱草耳妹雖形穢寧不自憐豈因李生之亡遽甘心黃獨乎且妹之所以報李生者亦至矣初至其家家無擔石之儲舍無木馬得生魚並無飯何得生慶李生方臥牛衣中呼癸呼庚穩穩不讓行乞妹即為新屋舍納業殖製衣履二年之內百廢俱興人謂為薛不能獨生必托喬木李則喬木而附焉羅兵設當斷妹即兩袒亦何負於李生況今妾骨已枯朽再李生才如機線百不遠人

面朋而友妻非時作輕雖懷雄李母唐哭西施如猶娟秀半年後貌漸寢將就木而目愈支離妹不自解置日何故然有羞情伊思啜魚掇賈猶沒為之烹飪三哥豈不知之男子曰我亦聊言之耳烏能使婦必醜但庶風雪霧積獲罪于天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也兄妹肺腑豈恩膜置不一規誡乎勸妹五歸勿復干犯惡客縱使見憂亦不足為宗族光也女子不悅曰見憂雖不足光宗見恩讓不敢爽三族二哥事勿預妹事即有禍必不相嫁也男亦靦然拂袖而起行至院門復回首向女曰望珍重顏勿悔女他顧不答男子去女自咽遂自誦曰何事作如許態豈遭卻免園耐子耶自且有欲妻之色乃欲人見誰踽而勿顧然則前日庶醯何伏棗自決不以一戴讓人耶尋常不復事簸箕入花陰緩步復返不復見公子心知為狼而心艷其美又憐其態熊就枕不能成寐良久忽聞叩戶聲諦之曰關門自分戰慄用多問音嘔喔如嬰兒知為女至大喜即啟戶納之異香滿室諦視之真麗絕倫真天人也相與把握喜暱公子處傳警蘿女至攜前以袖拂憧面者三却回曰無妨矣公子叩其所自來女自言蕭姓與公子風有緣故來相就公子神已逸意已奪不暇致詳遂與綢繆相得無間黎明始去自此無夕不至女好飲善謔攜神語怪言多不經石就席之間狂蕩無節半月後公子精神恍惚食減膚悴夫人頗怪之而密詢不得其實屢究書僮書僮曰未見他異唯半

月前騶即誉虞手足盡瘵不能轉側至今無夜不然雞鳴方醒夫人大哭不復使公子宿軒中命從巳宿是夜三更夫人與諸媵竊竊啓屏虞大怒而無如之何嘗與諸媵媒輪環臥榻誉子坐守達旦無何殿公歸夫人告以故公曰無譲今夜令兒從我宿因與宿齋中公勞頼著枕甎酣寢公子對橫臥聽息無慮不安俄聞院中人語曰妹真孟浪爭夕斷不可往又聞女應曰前已有言勿復關鑰公子辨其為女子聲音遽起擁衾坐女彈指嘗惜曰何不關門公子潛伏窗下低囑曰今夜家大人宿此且廻避他日再謀會女笑曰今夜機得妙藥來何反自誉商且尊大人焉得預兒媳事公子雖感已久無復幽會盡啟扉隙公已窺隔帷視之知為叔媚乃偽寤以俟隨聞女子曰大人果在此宿乎公子令媵誉女子嗤嗤笑徐至榻前寢帷而公將以袖拂公面公驟起捉之女大驚擺撲欲遁公子拔叱柚劍急剌之迎刃而解仆一黑猿死牀下衣在公手如蛻然移燭看劍血不濡纔識寶劍也公子啜泣跪牀下請其屍座之公笑曰癡孩兒見其異物猶纏纏耶惴其情切即以屍與之公子為具棺衾瘞之後園次夜聞園中哭者甚哀移時始寂旋失屍之所在著中報巢遶鵲公子復出仕為司馬為他事正法殺公亦恚忿而死人多以為報猿之報云

蘭岩曰諫而不聽致罹敗亡猿亦愚矣情之所鍾死不足憾猿又足鳥矣然觀其子李

氏子淡焉漠焉則猿非情種直渾物也死不足惜矣

贅子

謝梅莊濟世在翰林備三僕一黠一樸一贅會同館諧公就謝為案頭會把菊持螯主賓盡樂酒酣一客曰吾輩與閣矣安得歌者侑一觴乎點者應聲曰有既又應聲者作樸乃白主人以他事遣之出令樸者司閽而自往召之未至贅者已歸見二人拖兒登舉四五妓重在門說曰胡為乎來熙者曰奉主命贅者曰自慶聲曰自我門下十餘年未嘗見此輩出入必醉命也擲拳逐去客聞然散謝漯街之一夕燃燭酌酒校書天寒擁已醒頹未醒點者酌樸者再沽遣贅者於通衢瓶還諫曰今日二瓶明日三瓶有益無損也多沽傷骨多飲傷身有損無益也謝強頷之既而改御史早朝書書嘔傾油污朝衣點者嘲足曰不吉謝因而惡命樸者行杖贅者止之復諫曰僕嘗聞主言古人有貴污衣燭燃鬚而不動聲色者主第能言而不能行乎謝遽起曰關欲沽直耶市恩耶對曰皆非敢然也恩出自主僕何有焉憤劾愚忠而主曰沽直主今居言路異日跪御楹與天子爭是非坐朝班與大臣爭廊廡印綬其若屨甘遲藺以如歸主亦沽直而為之乎人亦謂主沽直而為之乎謝語塞謝之而陰盒銜之由是點者乘隙日夜伺其短諸樸者共媒孽勸主人逐之會謝有罣下獄不果然奉命

戍遠出徼治裝點者遣吳樸者亦力求他去贅者獨辭而前曰此吾主報國之時即吾儕報主之時也僕願往市馬速來贅空廬備禮謝以從謝乃嘻然嘆曰吾向以為點者有用樸者可用也今而知點者有用而不可用而贅者可用樸者可用而實無用而贅者有用也遂養以為子名贅子焉至黔居未久而資斧告匱點足衰焉父之漸不可支贅子曰荷火鏡出十餘里外獲取麋鹿獐兎為謝而謀餐一日逐一鹿入亂草中蹴而仆足陷入地中尺餘出足視之沙中白金燦然獲之得二十鉅鋉適十金取之以歸謝以告白將軍將軍聞而異之詢其故得知贅子所為將軍嘆曰沙漠烏得有藏金蓋天所以旌義僕也仍以金歸謝召贅子褒以衣裘羊馬金十兩自是寨外王侯皆加珠禮及赦歸謝宮湖湘贅子勸其勇退謝致仕頤養林泉贅子善至九十無疾而終咸以為忠義之報云

蘭岩曰直言不遭終始如一此其所以卒享壽考也彼奔走逢迎不顧名義一旦失勢即引避而惟恐禍及識小人作用耳掌獨僕人也乎哉李伯瑟曰往古今來此三種人盡之却被一枝筆描寫無遺樸者猶可恕點者直可誅而贅者不朽矣

某馬甲

馬甲某乙居安定門外營房中貧甚差役多恨其佐領遣領催某甲往傳語亟出應役不則必斥革矣甲素與乙相善即往見之入門馬矢滿地破壁通隧屋三間稍隔一間為臥室妻避其中時際嚴寒乙着白布單衫白足敞決踵鞹甲一見惻然曰弟一寒如此哉因致佐領語且曰料弟貧苦我歸見中丞當言於

[illegible]為緩頰但日云暮矣不克入城舍此無信宿處解衣付之曰弟慶久不舉火祗可以口腹相累此衣可質錢四五千姑將去市肉沽酒來消此寒夜餘者留為歸日薪水費幸勿外也乙服欲袍衣去營房去市遠暮未歸甲獨坐炕頭室無聊賴檢得鼓詞一本就燈下觀之有喃閨房中哀泣聲知為乙妻苦貧寫為感嘆開幕見一屈背婦人蹣跚入室至佛龕前塞一物于香爐腳下仍出戶去面自醜惡酷類僵屍甲骨其異起視爐腳下所塞物則紙錢十餘枚深怪之不禁毛竦付諸丙丁旁中泣聲漸起倍覺慘切潛于牆隙窺之乙妻已作縲于梁間將自縊甲大驚不復避嫌急入救之慰解再四乙妻含悲致謝甲出坐明間如芒在背前所見婦人又來育壚下緡錢不得惶遽之狀可厭甲叱之驚走暗處遂不復見室之不得駭問乙妻見否乙妻曰彼雇夜不來來則我輒心傷不克自禁轉舍不如一死為快初不識其為何如人也甲頷之曰冥念致邪苟能安命無他想則此物其奈我何乙歸甲備述其事因勉曰特衰鬼弄人此處不可復居子城中有屋數椽稍弟婦姑就居之否則恐致殃也乙夫妻感其誼乃移入城後得

無事甲白諸官。聞而異之。因求憾而宥之矣。

蘭岩曰。貪苦至此。殊為可憾。乃鬼役東此而謀替代。宰冥冥中。一任鬼魅作祟耶。教其死而居以安宅。所謂良朋者。甲豈少媿哉。

米鄉老

康熙間。總兵王輔臣叛。亂所過擄掠。得婦女不問其年之老少。貌之妍醜。悉貯布囊中。四金一囊。聽人收買。三原民米鄉老。年二十未取。擬以銀五兩詣營。以一兩賂主者。冀獲佳麗。主者導入營。令其自擇。米逐囊摸摩。檢得腰細足纖者一囊。負之以行。至道旁起視。則颯然一老嫗也。滿面皺紋。年近七旬。米悔恨無及。歎坐牀上。面如死灰。無何。一妞白皙。控黑衛裁一好女子來投宿。扶女下。繫衛于櫈。即米之西室舍裝焉。相與拱揖。各叩里居姓字。嫗自述劉姓。娘娘注人。年六十七。昨以銀四兩。自營中買得一囊人。不意面太糙。爭好顏色。歸而著以紙閘。虛驚亦足以娛老。米聞之。心熱如火。悵惜良深。劉意得甚。拉米過市飲酒。米念借他人酒面澆自己塊壘。計亦得。乃從之去。嫗踩蹬至西舍。啟簾入。女子方梳面。見嫗乃起斂衽。秋波凝眙。態如兩浸桃花。嫗詰其由。女曰。奴平涼人。姓葛氏。年十七矣。父母兄弟皆被賊殺。奴獨被擄。遍歷淫污。奴哭罵賊。賊怒。故以奴鬻之老翁。細思不如死休。是以悲

耳。嫗嘆曰。是真造化小兒。顛倒眾生。不可思議矣。老身老而不死。遭此亂離。無端者一少年。心亦何愁。適見爾家老翁。龍鍾之態。正與老身年相當。況老夫女喪。未必便利彼二人一喜一悶。不醉無歸。我二人盍李代桃僵。易地而寢。待明日五更。備與吾家少年郎早起速行。拚我老骨頭與老翁同就于木。勿悲也。女恐。猶不遽從。嫗正色曰。此所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一舉兩得之策也。可速去。遲則事不諧矣。即解衣相易。女拜謝。偕導入米房。以被覆之。囑勿言。乃自歸西室。蒙首而臥。二更後。聞與米啫醉歸。奔走勞苦。亦各就枕。三更後。米夢中聞叩戶聲。披衣起視。則老嫗也。米訝曰。沒何往。嫗止之。令蓑攜。旋入室閉戶。以情告之。米且驚且喜曰。雖承周折。無損人利己。何嫗哂曰。不難。老人言。則郎君畫擲一小娘。斷送一老翁矣。于人何益。而子已得無損乎。米音肯。嫗蚤衣促女起。囑之真四。米與女泣拜。嫗止之。囑早行。恐叟寤。老身從此別矣。即出戶去。米車束裝。女以青紗帳中米扶之出店。店主人曰。無乃太早。猶米還應之曰。早行避炎暑也。遂遄去。明日。雙見嫗大驚。詰知其故。怒極。撾以老奉。嫗亦老健。掙拆不少讓。合店人環觀。如堵。嫗密訴其寃。欲策蹇追之。聞者無不樂。然居停主人曰。彼得少艾。而遁。豈肯復還大路。以候汝追耶。況四更已行。此時走數十里矣。人苦不自知耳。人苟自知。而安分者。竟棄此嫗以歸。老夫妻正好過日。勿生妄念也。雙極立格時。氣漸平。味主人言。大有理。遂棄嫗去。迄今蘇臨人皆能悉之。

蘭岩曰。嫗為米謀。亦云忠矣。然亦天假之緣。故爾易易。世之極盡心力而卒不能有所者。豈少也哉。安得此嫗偏天下而調停之。

韓生

宜君諸生韓某。年二十。姿質絕秀。讀書于玉皇廟之後閣。服役者一小童而已。一日。童送食上。閣見生瞑目兀坐。寂然不動。以兩指交書一架。似欲檢閱者。亟喚不應。童心悚。叫道士入閣視之。皮肉已寒。氣已絕矣。道士大駭。告其家。家唯嫡母並一姊聞之。驚惶失措。急至閣。撫尸大慟。鳴諸官。已宰劉公士夫往相之。一無傷損。唯陰囊腫起如揣。胖陽具青黑。堅硬如鐵。自臍下中分一縫。直至肛門。紅似臙脂。老于仵作者皆不能辨。視道士及童。實不知情。大索閣上。亦無可疑。遂成疑案。事遂寢。後康知生小有才。而漁色無厭。故有是報。

蘭岩曰。漁色者。宜警是哉。

修鱗

山左梅和鼎客湖陽雖貲致富髮妻納妾買僮僕蓄婢媪置田宅于白雲坊遂家焉然富而不驕不吝性倜儻好施與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苟一告急無不應之如響以故人欽其高義而弗忌其多財梅暮年能甘寂寞居恒無所事葺園宅復廣地數畝繞搆一軒左圖石右儲南地暖土肥插竹數日成林植樹彌月垂陰復疊石為山穿池蓄魚奇花異卉足以自娛東隣有修鱗者為鄙諸生少失怙恃三十未婚甍烟屢絕而處之泰然梅重其品行常過慶弔而修生從不向之搰屈梅或偶供廩給必力辭不受即強而後可亦必宛轉報復適歉其數而至梅歎曰古人一介不輕取予吾于修君信之矣自是益敬之會夏日梅漪若納涼暴雨驟至承霤如傾遍時而竄蟠螭在東忽報修先生至梅驚喜出意外謂高士屢邀未赴殊足為交遊光寵倒屣迎之握手甚歡修叙叙作寒暄語即目視假山咄咄稱絕事曰此其定都山乎山東北十數武有巨石橫臥修度其方向曰所謂大石關也於是循假山而南得魚沼沼西岸見蟻封高二三寸指示梅曰此東海此蚍蜉國也僕躬身浩嘆拂花撚草

若有所覓梅從旁不測所為但接踵追隨行云則行止云則止方匪笑書聶作揖迎不猶人既而修見得一物躍然曰果有是哉梅就視之則枯蒯一莖長三寸餘蚨已過半矣修卻步把梅手還至假山下繞石搜索見羣蟻營穴銜土出入不休履然若有所失佇立良久唯諾然泣下梅致詰其故修嘆曰事極奇異請入軒為丈人詳告之梅憤感殊甚及聞修備述其異悔歷無良久頓悟身世相與徘徊道為方外交復其入罨浮山探藥不遇梅仲子蟾根從鄭江上官周學舊故其先人及修生事上官知之極詳于閽之胥然曰此南柯之續也請聽之先是修生獨居一室旦夕攻苦益銳志於功名者一日僮僕當北窗午睡夢魂閒見一黑衣人非閽入長寸許促修速起使臣持節車奏修方欲敍詢其人已出修遑遑下堦自覺身已暴縮鑽隙間彩仗已列滿階下持節者衣冠皆非時制侍衛甚都偉呼曰蚍蜉國王召修速赴闕可即就道修再拜辭謝曰草茅微臣無往見之義距敢應雄旆之召致乖羔鴈之儀使臣曰王以先生賢者禮當就見恐敬聘遲故使近臣元蚴恭御編輿代辱白璧望先生幡然應聘惠辱海邦草野渭濱之事唯先生之所熟聞而冀山插水之風非富君之所敢望修再三懇讓然後受命左右進冠服授之升車人馬紛紜循階而行約行數十里商旅而牆下陰念牆西即梅氏園矣行來何覺太速疑心滿腹第無如之何姑聽之俄牆下開一城門樓

標舉具榜曰東關石碣百餘級前驅旂鼓接郤而入有數人跪道左曰關吏報候矣入關息駕館驛繡陳極華美水陸續御無算唯與元蚴對享翌日出關關吏請息從元蚴指曰是氛象尊大修知其為國之貴臣也日中抵國門王郤迎三十里冠紫金冠衣赤錦袍披素羅鶴氅貌甚奇偉執禮甚恭修下車趨拜王答拜曰祖宗靈爽得先生辱臨敝邑惟是敝邑之社稷實有賴焉先生不遠千里必有以教寡人寡人雖不敏恣舉封內惟先生之命是聽對曰臣學識短淺性躭山林既乏奧吾富國之才距有景畧匡時之志不意禮隆三聘濫叨綵馬之加敢不力贊一尊勉效涓埃之報王大喜載以後車告諸太廟辭為上卿掌國大事胥取決焉修素鈌經濟一旦置身通顯躊躇滿志夜嗣知乃請命出巡徧歷郡縣沿海四十餘城各審其山川形勢觀繪輿圖其國西負連山東濱巨海長林大澤廣斥無邊四境分為大鎮置使相各轄六七城皆宗臣領之其人好勇多力其俗尚意氣喜游獵向南八百里有都會名大石關其風標悍樂於戰鬬國人畏之修周巡率戡悉了然於胸中歸國復命遷而上疏曰臣奉命巡視封疆往返數千里經歷四十城郤縣無慕之酷吏遷關皆漢之嫖姚三老興歌鳧民安堵太平有象如此可徵第古之聖君賢相安不忘危治必防亂強隣孔邇常如虎視之既既郤俗相沿不翅狼貪之逐逐伏乞防微杜漸易俗移風勉摩工以臻上理疏入王優詔荅之居無何大石果入寇鎮南都護司空元蚴告急王加修太宰賜上方劍命監元蟒元蝝軍皆西南二鎮兵萬八千以禦之修出奇兵絕出敵後夾攻大破之俘馘數千擒其帥大石懼上表請備曰修帥神人也南人不復反矣修諭以利害宣歸其俘及飢饉王犒師於紫菌之宮工歌來邑以饗將士以修為右僕射兼侍中尚書令平章軍國重事尚拓花公主賜甲第一區金玉錦繡實賚無算修安享四十年五子三壻皆為顯官勢力煊赫會海濱有巨魚溯落失水王命貴臣元蚴率金國之民往取厥魚長百丈頭尾如山國人搶攘彌月僅移百里修上疏諫止以為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非盛德事請罷其役王召修面齗之曰夫學貴流通而忌拘泥若夫庶人情而乖時務王安石所以非救時宰相也我國人情風土相國莊治數十年豈尚未之深悉耶高原魄舜下隰斥鹵民不耕而食賴游獵以為生計巨魚出水是天賜豐年羣臣皆賀而相國獨有異論得毋人情時務猶有未爛乎修見所言不納悵悵而退一日太史元蠻奏山燕土潤主有大水王大驚議遷都以避之鎮北都護窗明侯侍中元蝡上言稽石山高遠深邃堪可經營術邑王大喜命修往相宅修奉命至山相其陰陽度其原壠見山童水遠深以為不可封章馳奏曰臣奉幼相宅周視名山曷曠無存河源殊遠乃穉乃曜非同豐父之岐常邑雷首盤庚之亳藐茲舊都景圖負山

海以稱雄數代承平通魚鹽以為利不如綏爰有衆眞碑攸居皆門以事關重大非時轉奏王覽奏歎曰書生之見胡不遠大如此即批答曰仔衆以圖及歌卜知相國思深慮遠足見忠愛惟是都城濱海水患堪虞如遷都之議一俾則通國之民皆無籠矣茲更使中書令元蚼為相國輔遷定新都寡人率宮壞臣民行當就遷矣修得詔歎然元蚼至乃相與於山之南龍泉城垣建宮室開闢舊民居遷夜興作工粗竣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戶陸續而至修大營遷道而踝曰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獨不慮敵國外患乘間竊發耶王降與慰勞改積石山曰定都山以修為故都留守督爵定都公修拜命即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從人半路多亡去殊潰憊足依舊都見萬井一空蓋憂憤仰天歎曰不意場忠盡乃反為逐臣王陽厚陰賊可謂智足以拒諫矣孤臣戀復欲何為不如解組歸田遂我初服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矣因懸綴國門單騎出關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往修具告之吏曰相國忠則忠矣然而趨吉避凶之理未之深晰也拘拘於不遷之義而使數百萬生靈盡葬魚腹相國詎忍見之乎修曰流言飛語何足憑信吏曰請相國少留八日當見災異王之心可明相國之怨諒亦可少息矣修本不捨王乃停驂馬居三日天地陰晦大雨如傾決旬不止平地水深數丈樹頭牽夫藻荇舵尾蹙於樓臺驟目驚心聲如萬馬關城地高猶浸三版修始信遠

都之計非左乃西向再拜而泣曰臣負王心矣縱王不見遣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言訖擲撲頭於地躍身赴水澹然一聲午夢忽覺依然身臥桃笙夏雨初歇簷溜猶滴瞰然而起自訟奇奇曦履出戶緣階而行冥想夢中去路依稀可認尋踪至西牆下化氣缺處有小穴大如錢恍似東關形勢對穴窺之則梅之魚沼假山歷歷可辨穴口有游蟻出入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皆夢中蟻國幻化而為之也

閒齋曰梅嘆慨修耿介皆仙品也故不學仙而入仙籍習見世人於忠孝根本之地及一切福田皆荒蕪不治而功名富貴聲色貨利之場中熱如境及稍不如願輒妄欲學仙其實七情六慾糾結紛來雖有彭祖在側前推而後挽之恐一步行萬不敢其一步卻也

蘭岩曰四十年功名炫赫轉成一夢耳拘迂見斥總不免書生之見修生不遑時修生乃悟道矣

來存

予家老僕來存者李姓德名潛陽人善國語性情直有膂力少壯時嘗負販於蒙古諸部落其人情風土知之甚悉而所遭怪異數見不鮮予從家君扶柩櫬自關入都於仲家濟泊舟三日候放閘夏夜苦熱援檣坐船頭對月當風向牽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李因言其客喀

爾喀時其人騎獸似鹿而非有語言無文字亦無機械如遊獵逐困提之世其俗無主客客至張幙輒走乞萬食坐而貽脾脯固儲與之乃去客至其幕橐入暖且喫夜宿氈氊前主代牧不備予顧之曰視爭畔搆訟折座闌牆行百里者必臕矯憊一餐者有德色大懸殊也杭露山之西北地名陀羅海即振武軍駐防處近黑道故寒七月雨雪五月始釋山之巔六月不釋築土為屋屋內冰糊數寸氈帷暖匪早起破池堆積出門數步凌封氈鞾手僵不得呵耳鼻窒窣有聲或爛且脫幸風自東南來裹風始反不爾凍且死然南人至此地亦罕有凍而死者予笑曰世無不可鍊之人人無不可歷之境也陀羅海苦寒矣而不苦飢茶一斤易一羊十斤易一牛中國人至彼恣啖羶腻頓頤滿僂血膏漏地迴思曩發麥飯糲粱菽瓠葉邓所憎冬苦寒否則瓠葉予嗜之曰得氈望蜀人之心無止期也南缺蓋豐天與人無全境也似農而大者曰堪遣爾汗礪其即僻也前昂後低多力毛粗而長蒲裘燒角扁而厚為決良人以其皮可裹而角可決也馳馬彎弓逐而獵之禮厚利予躍然曰夫皮所以庇角所以衛也今乃知庇身者反以自斃是可悲也客曰其骨方大而厚多膂味極美人珍中有猩唇即此物也以角試水毒則角綠色又有掃雪者大於貔貅白毫長光遶之人劊為冠以其似貂也予嘗考漢劊珥貂侍中左右常侍我朝劊大臣衣貂近臣

亦不葉美觀云孚哉識以貂夏馳而冬毧其樣似松內勁而外溫其德似玉然則苟非其人將賦藏梁駑真弗貴也況膺乎有木曰查克座推河似綠柳而不垂耐霜雪堅而且材灼為炭置徑寸於爐中數日始盡治座難亦治心痛然大者拱高者尋風斷板之蓋地沙且鹹根難據而易朽也予歎曰豈無美材生非其地也惜哉望即瀚海也內多奇石石之色大者如馬肝小者如珠如玉如瑪瑙珊瑚寶螺金中虛而外朗起膈紋皆馬肝石所孕也初劊之瓢日炙而濯風梳霜雪浸剝落盡則光璀璨矣予贊然曰異哉天之剝落之者乃所以璀璨之也亦有木馬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名曰枏以其圓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予曰獨木也乎哉閒其地有酒乎曰有餺餭胴醾而蒸之曰阿拉奚薄甚唇人所謂干鍾不醉人者阿拉奚釀取斗曰阿拉蒲斗取升曰科爾蒲升取合曰波羅搭拉蘇一名哈剌以次厚合又取會曰聆爾瑪則會敵解矣予笑問曰是其釀與治同也治鍊形釀鍊氣鍊至多為至少故能以至少勝至多雖然此雖為鋪糟吸醾者道也聞其地亦產良馬汗不血中國人以地非大宛貶非汗血也未有遍而問者皆者夫子稱驥以德後人稱駉牧稱膴裏以力今舍德與力而以地與貶是崇魚白兔伏櫪而嘶寒風九方歅執靶而笑者也李又言其於康熙五十二年由喀爾喀至巴里坤其地有獸似獾非獾似猴非猴中國呼為人同甘涼人呼為野人番

凡哼為雷里往往窺伺室廬見人飲食輒乞其餘或竊取烟具小刀之屬為人所見即素鄉而舁殺之不忍遽之復來背無如之何嘗抑一人同餐互相讓逼爭事喫之悉能任使至其寢食雖不能言頗能解邑居一年治任將歸哀抑馬前從街挾鑼決下如雷李亦為之酸鼻相從十餘里屬之不去乃嚇之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猶我之不能留居此土也可止矣若再行數里將遠遠不得返矣人同始態嘔而去予聞之恍然而歸喟然而嘆曰天地之間人為貴非五官之謂也先官而具曰五常後官而合曰五典傳官而行曰五事官而不事又無典常不則人將獸之若之何獸也而人之同之雖然三五借而復為人人也可不慎歟

脩岩曰逐疫具有至理衆人之不能悉遵者多何哉

雜記五則

香聞猱之類不一有草猱沙猱元狐火猱白狐灰猱雪猱之別或曰是假倀者年老則妖作冠枯顱衣裥幂幻人形此物為害百出笑山撥穴挾矢嗾虞赤其族麂幾妖絕矣乎而不知是能為妖非必為妖也偶為妖非盡物皆為妖也且夫猱之妖有數而物之妖無窮裸蟲鱗介花木廟中偶睿中舍是物皆能妖也物之妖以夜而人之妖則以晝脅肩諂笑甚於虎憑城罷眉紅裙朱衣白面斯人無非妖也奈何獨欲亦猱之族乎傳曰妖由人興人事盡則妖

端絕矣於猱何尤或曰老而妖者名狨猱又名靈猱似猫而黑北地多有之蓋別一種云予與晴同學偶談及猱怪擇尤者五則記之

貴筑劉紫宋昱東陣業滿主于昌邑胡輝岩之山東會館中秋夜聚飲於南樓下在座者海陽鞠農周莊行胡岱峯子翼會陽鄭敬齋雄甫錦雲園廷儲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猱予舉紅姑娘事咸以為異紫宋因述其客山右時聞一富室家多猱往往幻形為巢鷺婦家口或作伯僕老人獨步廳上或作老嫗持楮楼出入倉廚或作魂嗽少女倚門閱市顛倒行人又於壁上忽現樓臺及郭雄璟之類愈出愈奇雖不害人而其家顧厭苦之主人有女所居臨佛堂堂中有壩數十簡酒甚多戶常扃鑰女日暮歸寢與侍女過佛堂下聞堂中流酒聲窺之見二幽背媪就罌盛酒飲且飲且爭少焉一媪大醉酩酊之態殊覺可笑女不禁噴然失聲媪聞之怪曰何與爾了頭事吃數盃酒耳何笑之有侍女應聲曰見人偷酒吃得如此醉馬得不笑媪怒大聲詈曰遞莫來撩發爾祖妹我將鮫爾爹黑鳥女聞其言懼盃避去侍女不堪其罵獨立階下痛撻之飛瓦忽至傷脅墜二盃大痛而奔隨聞堂中大驚主人聞之戚家人勿多言一夜無事次日主人早起見犹呻一物踞牀簀親之一男子勢也血色尚新大驚恐聞人見之滑以火著夾取置酒中乘僧僕睡之意無惡時侍女之父從一縣令在河南

方押一役一夜役忽來就相與共寢鼾睡間私處痛如刀割大呼聲絕同人驚起來探已失勢之所在役已不在側戚以為異白於官拘役訊鞫役言昨夜與婦女伴作葉子戲遺育不肖實不知情竟戚疑葉使人送之還鄉雖不敢死然已閹廢主人無如之何也始攜家宇蓋侍女父矣勢時即主人杭呻傳勢時也侍女張姓其父色黑號黑張故猱有獃黑鳥之說云

閒齋曰吾鄉猱性極淫故名曰淫猱乃其報冤亦出於淫可謂好名之甚者矣大名者實之賓猱之淫發於其性是先有其實而後名附之猱豈為淫乎然則世之名過其實者曾淫猱之不若也

脩岩曰白盛酒而反爽及人父此猱非但不仁抑且無趣殆所謂老盛成怨者耶

胡輝岩謂貴筑蔡孝廉博雅士也嘗向輝岩述其鄉人楮十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遊巴蜀假館於瞰邛縣氏羅固巨族累代為顧官復世雖漸凌替而第宅閎深園亭幽勝楮甲於一鄉羅二子一姪二甥並受業於顧楮亦附學其間楮與羅之甥秦生者相交莫逆同設榻於園之西軒居半載餘矣時當秋月值羅次子暴楮顧連日困於酒食秦亦理事甚忙楮獨步軒中深苦岑寂抽書破閑遍二下秦生攜酒盒來與楮小酌曰連日碌碌未遑晤對今宵稍暇聊具杯酒與子談心於是屏僮僕扃門挑燈細酌頗極歡暢楮浮白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秦笑曰僅帛飲酒不過滿腹徒飲豈足以為樂予有一妙人兄如見之當思老於是鄉矣楮問為何如人秦支吾不以實告力叩之秦始小語曰予下榻此園二年於茲矣嘗交一麗人年甫十七八到後踪跡稍疏然每際花月之夕或值凡醉夢之時來嘗不把榼也以凡侍我厚故敢魂肺腑事非凡勿復洩於人楮曰廣第相戲耳如果然則非猱即鬼鳥可親暱秦曰誠為猱非鬼也猱而色比宓妃才同謝女何不可親暱之有楮終屬少年血氣未定且被酒興高力求一見之秦有難色楮欲詰相決至於屢懇秦凭闌曰見之亦無不可第未卜麗人許否姑試之以觀兄之緣乃起身繞出迴廊湖山下經聲喚婢姐者三於是女子分花步月冉冉而至丰姿綽約美麗非常目所未睹着翠羅重衣曳綠裙秋波流慧遠簇生潮含羞晚楮而責秦曰小酸子謂我不敢見此言殺耶楮面頓口訥勉強揖之秦曰楮十二兄面嫩嫌姐勿笑之女曰此非面嫩乃良心現也豈似爾天良盡喪也毫不知羞恥哉乃相與入軒見酒具笑曰二酸子人家兒子娶婦此際正好閉戶偷歡爾等乃收取殘餘滋潤鬼吻恭喜今夜得兩枚飽噎矣秦曰既不能作東道主奈何相謝女曰閒談旅店豈堪欲謀食客矣遂從六姊處食羊桃醫傳散放出以奉人可乎秦曰甚妙女因手袖中出一金鐶鄉氣盛

羊桃五枚鮮如初摘蜀中固無是物不測所自二主分食甚甘既而珍饌芳醪意於雜中出之羅列滿案酬飲間忽目楠曰觀子芳姿淑質自足擅破知樓第十葉桃花早發早落華而不實理有固然會須行樂及時何可辜待於是笑言飲洽將語漸侵楠神逆不能自主暴從旁顧形姤色女睨之而笑曰小酸子真是酸葫蘆矣凡人萍水相遭遭場作戲何足介意若少時新婦之事羅家郎又將何以為情予暴悶少時新婦有何事女曰行當自見耳有頃鄰閭人聲鼎沸圍樹皆紅人出視之則庖人失火延及洞房坊正官軍盛來撲救親鄰漸集娘娘聚議屯家口數十人幸皆未寢獨新婦與雛氏子身無寸縷股栗庭前映着火光纖毫畢見二生不能正視女乃至前解雛衣裹之掖歸別室諸姑伯姊接踵來慰擾攘間已失女之所在衆以為隣女闖中去矣惟秦楠二生知之但緘密不言耳自此楠無夕不與晤對相得甚歡然終未及亂蓋楠既醜而女亦有貞操一似韋叢之與任氏也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女泣別不復再至又二年顧死楠扶櫬歸鄉未及獲偽次歲成進士工部觀政未娶而卒年甫二十有四云

閒齋曰酸子所以多妬者豈其故無他閒戶守妻子若將終身本無遠大志耳貞猶與楠不過話言形色之間涉於狎褻喜愛飢形諸色何所見之小也

蘭岩曰守身貞見理明出詞雅此猶不多得

鞠慕周最善說猶不能悉記其有奇者足發一大噱言其客闖中時因事之扶風所識有丁李康者年近四十斷三弦子女皆幼號嗜魄膝不耐鰥居仍謀膠續屢乖所願丁素兇心神仙之事精於導引每潛心枯坐吐故納新一日見一黑猴對面蹲踞瞪目相向丁叱之即刻奔逸如此者屢矣亦習不為怪一夜方坐覺有人登牖與己並肩坐衣香襲人丁自念此皆妄應所招心不動則魔何由生任之可也於是垂目息心凝然不動既而其人以頰偎腮毒以口親吻紛香膩臉肌滑如脂丁不能復耐張目瞩之則二八麗人光彩耀目睨丁而笑丁曰吾固知汝為向日猱祭何擾人幼果可速去否則惹老拳非善知識矣女猶掩口嗤嗤俄延不去丁躁甚以足蹴之顛墜牀下旋即起立悠悠整衣曰書癡如此豈復讀書人行樞耶兒去不復再來汝其勿悔丁業拱而謝曰深感厚誼敢云悔乎女曰從此雖焚香叩頭祈我再至恐亦不能矣丁哂曰永不敢起動矣女不顧而去越數日丁晚浴於房又見女寥湘簾入笑曰我又來觀汝裸浴矣丁不應女蹲身其旁以手撫之曰背上垢厚二寸矣我為汝擦之可乎丁心大動睥睨物趨然而舉女格格笑不止戲批其頰作小響曰何物畜迂輕薄乃爾不怕污却人家女鬼眼目耶丁陰計擊遁人豈可道欲況明知是狐何故動心因瞋目大怒奮拳擂之中鼻女負痛滾地啷啷哀鳴衝簾而遁繼此不復再至丁家素素封兒女雖各有何保而衣食會計經告內助無人更獨冰人徧覓佳偶一日有媒媪來言有卞大户者家貲百萬一女十八矣慧美賢淑世罕其匹君讀書人多硬少信圖多以媒約為妄但洽一女眷往相之便足徵吾言不謬丁以為然央姑母及寡嫂同詣卞宅周視動止真仙中人也欣喜而歸盛誇其色盛為閨人多矣未見有如此女之雙者甫獨吾鄉雖天下獨步可也丁大悅即日納聘及黃厝親故滿堂希其一面入房舍登乍睹雙絕嘗歸之非他即鄰之孤女也丁大驚叩之女笑曰兒非無盛與君者君道念已堅成功可冀然尚有要訣不無夢夢兒來當循循善誘同登仙籍不亦可乎媒媪從旁攙說曰姻緣自有天定新郎無更夠泥丁大慙提廁彥劈之媪與女破窗而走丁出户逐之已失所在孟令嫩炬大索得諸廁中咸大譁並力奮擊廁中人提褲賣呼顛仆於地蝟之非狐蓋丁之姪婿與寡嫂也污穢滿身傷痕徧體舉室索然舁之以歸次日同往卞家無復第宅但見敝牖數本古墓數坏而已自此狐巢遂絕鞠在襄與丁交厚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人謂儻者多迂而丁卒以迂而衛道識非真迂也

鮮雲國謂此皆不奇奇莫奇于宛邱之狐矣宛邱牧李公有女及笄風致嫣然為狐所據夫人深以為憂時都有女巫頗能制邪遣李公入省夫人延巫至署告以所苦使驅除之巫大言曰此何難不過致夫人破數十貫錢耳請今夜即為夫人除之務使小妖無噍個大苦夫人喜厚款而去晡時偕其徒負數囊而至設壇于圃夫人率婢婦隱屏後窺之方踽步間大風驟起飛塵蔽目而燭不滅俄見四五少年提木杵偪近紫側仆師徒三人于地視其視各以木杵篡陰中咸掷掌曰請先噢個大苦夫人大愚巫命人往掖屐巫巫以自援木杵瞰然而興夫人慰之曰贊師徒與苦甚矣巫妻頭偃僵而前猶勉強作笑顏曰此亦大快樂事夫人叅何道苦二徒尤憊趕紅滿衣數蝉扶掖而至巫回顧嘱之曰此血衣最難得歸去須珍藏之夫人問藏之何為巫曰藏之可辟妖魅夫人大笑趨之

蘭岩曰或謂女巫大言不慚致遭此報不知愚夫愚婦不足深責所不可解者文人學士亦往往不免恨無木杵以塞之也

慕周衲衿曰是誠奇文也然予所聞某教授之事亦罕遒哉友人某為某縣教授學宮素多祟蒞任方數日即有投刺者署治下胡萬齡頭首拜及投見則皤然一翁長三尺餘神氣清爽翛然若仙對之起敬自言本晉人流寓於此近百年矣今有事辭楚游以公長者敢以家口寄托某知其為狐竟諾之翁拜謝而去瞬時舉族皆至約二十餘人某進入內室款洽甚

至翁深感其誼舉酒相囑曰老少數十指意仰高雲之底他日歸當圖厚報某素豪邁欵聞笑曰翁第行勿憂實喜必不敢失所翁感荷之色可掬次日束裝就道某官聞傳簿及有此義舉薪水不繼於庖而毫不介意翁二子三女皆妖豔絕倫時來某內寢親暱如父子某喜屬意不在富中唯次子隨行方弱冠姿質過於中人舉見三女輒避去不模一詼女向某聞入以游藝某遽正色責之女慙赧而去數日不敢復至公子偶過內宅遇少女小遣閒下笑而挑之公子俯首引避俾若不見不聞如此者歲餘始終如一日翁既歸再拜而謝曰賢喬婿真異人也無可為酬謹奉畫一軸為公壽某欣然受之遲數日翁率其族辭去遂不復晤閱其畫畫極平平惟畫一翁一嫗正面並坐貌似人家影像不足賞鑒置之而已會三年考績學使者以某年老勤休致某宦囊羞澀羈滯不能歸無意坐香肆中閒話警見一人偉與入肆脾體重頤衣冠濟楚僕從如雲肆主擾待甚恭某欲避之其人挽留再四乃叙坐各道姓名其人鞠躬曰弟張太學也世為醯商豚兒某在厚公識之否某曰是即公郎耶名下士也張大喜延之其家登堂拜父某諦視之其貌如所得畫中翁適商雖異之猶不甚為意越旬餘張父死求畫師寫真數易人無能有彷彿於萬一者某因出畫示張張展軸大駭且拜且哭告某曰不特亡父傳神酷肖先慈棄世二十年何對此亦宛若生前也敢請其故某備

述得畫之由張嘆曰此狐借我欲厚贈公以報德也狐有施於吾甚重可不體其意以報長者乎乃取畫贈以千金某始得攜子歸里迄今猶素封也

閒齋曰一畫也致三人各了心願狐之術一巧且幻矣然奇不害正宜其安處學宮不遭驅逐也

蘭岩曰薪水不繼臺不解憤妖麗相挑終不及亂教授父子其享厚報也固宜

韓媼子

令狐韓媼子雖世為賈人而丰姿姣媚善賦能詩詞尤工絃管弱冠游京師獨秉駿騄出并徑道上值兩見一少年婦色艷艷跨蹇驢或前或後與韓同路行晡時而食洪道旁適有壞屋數椽空無人居韓暫入避之婦亦驅至韓頗不自安然無如之何姑聽之既而驟馬驟見驟嚴夢昂藏貴鼻而鳴婦視韓掩袖而笑韓心動不可遏陰念日暮人稀或當男子若何為因挑之曰驢猶如此人何以堪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觀也抑知更有甚於此者婦怒之以目曰我自笑其可笑耳不謀與汝扳談韓既而雖之曰念此邂逅實天假之緣遂中傾慕之私卿會之否婦聚然曳之令起曰兒苟無意於子何為履子之迹入此類妃之地乎兒家即在直北喬木處去此僅十餘里然不欲與子偕歸意眼以勞姑性嚴良人及伯叔亦皆正直毋

家匪遠蓋枉駕見辱雖臉不足慮也韓為搖歎已久不復三思遂悾惘隨之以往行入萬山中跋履迤邐約數十里始達其處千峯環抱萬木森羅雞犬相聞依山得一巨宅四面別無人居韓疑之而未發婦已知之笑曰子疑兒家無鄰比乎蓋祖父辟世者也居此近百年矣凡人罕得至此正可與子盤桓勿忖度也晚乘鞍以馬簪攔門有二婢出應聲垂髫色麗齒稚婦以小紅小綠呼之登堂輪與之美如王侯婦易衣而出綺裾繡襪綽約如仙子與前菜蔓置而時什佰增也又為韓易衣履亦極鮮華韓西向拱立請尊人拜見婦曰兒幼孤失怙已十年矣更無兄弟唯一妹各適所天此間為兒獨居無可見客者子勿復以禮自拘乃相攜入閨閨閨中位置精奇雅潔又為改觀几案皆檀楠爐瓶悉金玉北設細嫋南列餐窗東壁懸古畫西壁懸合歡圖也卿為黃恩白書驢上置金貌蕉葉香地平如鏡不染纖毫塵罽婦翁之使坐小婢擁茗茗尤香美一旗一盞不識何名韓問何姓適兩人青春艷何婦笑曰瓊瑣根究得毋誌之以告所歡也韓笑曰予雖為客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實所未諳且賦性孤清守如處子今與卿眷戀亦發軔之始所以瓊瑣憤詢者欲心銘弗諼也何事見疑婦曰勿面急聊以相戲耳因言姓韋氏字阿娟行二年二十初適阜平元氏子三年前元不謹於行閫門為豐家所獲兒從閒道逃歸僅以身免嫡居於此同胞一妹字阿妍嫁上黨妹

字阿秀嫁豐邱與子同庚今將往探之不意遇子非夙緣烏能若是韓曰然則專姑性嚴靖兒正直之說胡為而云然也娟笑曰亦飾說也韓亦笑曰卿尚有一毫誠實哉相聚纔半日酣語已足夠一車矣二婢亦笑有頃珍異畢陳觥籌交錯娟則嫵疑宛轉旖倚雖偶韓則斂貼愍愍疑注傾倒俄而三星在戶移燭登牀至於衾裯枕簟間其事不可竟究矣娟善吳歌每發聲音響雁轉梭吭和之兩心如醉居匝月不離跬步日惟劈賭閒酒坐月因花溫柔鄉景味備細領畧一日娟復往探其姊韓獨倚檻觀魚適小紅送茶至韓戲捻其腕紅撒笑睨之曰小娘甫出門郎君便爾放浪耶韓挽持之曰古人謂秀色可餐若卿者可以療飢矣隨探手于懷肌膚膩不留手胸乳嫩發情不可禁遂與烟緣與來關小綠粹至不及檢飾綠郎步含笑佯作採花韓知其可狎以手招之綠盼尤雅反走欲逃韓置紅迫之將及忽聞院外笑語聲嘻嘻如鶯燕綠且走且回首笑曰郎勿聯小娘歸矣韓亦斂步尋聞叩環聲綠徐徐理髻納履啟扉視之笑而揚聲曰秀娥何久不臨覷玉體得無少郁耶小紅繼至問小綠與誰語綠曰紅姐不亟來起居耶豐邱秀娥來矣紅面頰紅暈再拜曰小娘往上黨來兒言旋秀娥可居此以候之韓隱玉簫花下偷窺則一靚妝少女扶一女奴舟而入冶容麗色不可正視韓目炫心搖知為阿秀無計迴避不得已僅前揖之秀實邱墓漏引袖遮面細語

問小紅郎君像何雄紅無以對韓輒應之曰猗氏韓媼子也秀曰那得在此曰令姊之所招致秀作色曰姊嫣居三年矣院門以內雖五尺之童未嘗側足汝異鄉他姓稚齒韶年既非周親又非故舊賈焉欣何為韓憧遠自投於地曰小人罪當死乞秀姨寬宥之秀曰固誰為汝媒會須縛而鳴諸官嘗試桎梏第汝云二姊招致姑舍之持其歸而面證韓頭首謝秀立迴廊下把茗盞名韓閒曰居此幾時矣韓曰月餘矣曰終日何所事曰無所事事秀哂曰無所事事豈以汝作木偶人看哉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苟非為入幕之賓焉能若是汝之事我知之矣韓俛首不言小綠嗤嗤笑秀目視小紅紅頗有慙色秀移步入室呼小紅耳語良久紅頷之掩笑出戶點首招韓曰來與郎君語韓隨之西軒下紅握手密告曰適秀姨暮郎君溫文韶秀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叙嘱兒致意異日小娘回切勿洩韓聆之驚喜欲狂曰敢不如命紅反命旋聞房中嘻笑曰魄落便見小綠秉燭女奴捧盥盛酒餚往返數四小紅即出邀曰可以入矣韓汲水瞻面澡頸易新衣及階小紅啟簾秀迎笑曰適聞戲作恐嚇語亦有懼心否韓應曰初亦甚懼既察卿之色不惡且自念亦未嘗獲罪遂不復懼女笑而睨之曰子真佳口亂人聞壹尚不伉罪韓請以酒自罰小綠從旁誚之曰郎憨醉韓強湎耶紅佻語曰想試周時倡焉得酒盃耳小綠曰當獨酒盃更擲得小紅瞻鞋矣紅面赤

不復置喙秀與韓皆笑各賜以酒是夜並宿娟婿秀肌膚滑膩似娟面柔嫩逕蕩遠過之韓不勝其德日上八甕擁擔衾幬秀先起臨鏡曉妝忽女奴迅走入報曰娟姨歸矣韓統上聞之手足失措白身下牀倉皇不知所避仍匿帳中秀顏色不少變調脂弄粉如故俄而娟入室偎坐椅上軒眉瞋目凭几支頤怒不可犯紅綠屏足廉外股戰臂搥韓屏息管窺指顧寂一餉時秀敕罷盥手理裳緩步至前撫娟背含笑問曰姊歸乎聞往省妍姊復近況奚似娟與姊契闊久故來一望胡相見不作一寒暄語豈其有所聞罪而姊矜恕於心乎娟哂曰自作事寧不自知乃故意問人耶秀曰然則姊所矜恕者妹知之矣得毋為幔中人乎幕中人妹何由識實姊所屬而敢之者妹不幸與之相值惟薄之醜事往心傷悔且無及姊之賜茨滋蔓及妹姊之罪也方謂憐藉之不暇乃反以忿氣見加乎言訖掩面而泣娟氣平盂起為拭淚以安之曰妹若大而不識羞墻壁如在母側時耶姊與妹如一人又何間焉姑恕之日久便如矣秀始破涕成笑娟出韓於帷猶白身未襪滿面娟秀相顧而笑久之始整衣盥漱笑戲言韓一旦獲兩美嫁銅募應歡猛荒淫無度醜迹卓著不滅朱威武以宣府為家裏也會春雨初霽月色滿庭偕娟秀飲于木香亭酣暢間秀不避侍婢賣酒嘯韓韓即以嘯媵曰把被注盃其樂何如娟曰樂則樂矣無乃太褻古士女雅會未必如此子亦雅人深致者盍擊醪改豈哈懷即婢子羞效而尤之亦可繼屢成佳話秀和之曰姊每於極樂忘形處輒下勉功以為節制此妹素所心儀者請分韻為小詩以承姊命於是女奴拭硯小綠裁牋小紅左右其間吮毫濡墨娟秀之詩同就韓一見輒嘖嘖曰即此兩幅洛神賦小楷已足珍如拱璧矣娟詩曰紅梅正馥白梅芳無賴東風趁蝶狂只說清芬堪嚮汝誰知韓寧憒衛香秀詩曰月光加幕草如茵無事紅螺點蜂昏未死會須行樂事忍看入室有他人韓仲兩詩三復而贊美之娟愠曰子太無分曉彼作詩罵人尚而可其間毫無詳定使子入場衡文必致人文顛倒秀笑曰勿聽姊語姊詩亦寓諷刺何獨怪人韓兩解之曰詩人多誣親姊妹無介意也若謂諷刺之意二卿息怒亦難回護我亦將擱筆費平章矣娟秀乃各解顏韓詩既成娟秀爭欲先觀花磯紛紛粹碎合之不復成文韓笑曰適足為魏公藏拙遂焚之夜闌始罷次日復讌於亭韓偶見燕子將雛陡憶蜜閨不禁愀然思返以語娟秀色變如失左右手良久秀掩牖而泣娟獨慢然嘆曰此子之孝思也即不欲行尚當勸駕況敢阻撓持再面無時離別之悲誰能遣此因相對欷歔終宵不寐三人目盥腫紅綠亦泣涕不自禁戚遣之日娟秀各有所贈韓亦各有所貽且慰之曰暫歸省母約三兩月可復相聚無太自苦娟曰前期未可定也行矣幸自愛秀哽咽不能出一語但極力握手而已韓飲泣而別仍跨故

驢屋夜遲家至則母死已數七日矣韓自慟不免送母終又思娟秀不置鬱鬱成疾半載始瘥及服闋復治裝出井陘循路入山重至其處風景如故第宅無存但見頹石寒泉亂雲紅樹空山寂慝幽鳥啼鳴四顧茫茫杳無人跡徘徊向夕太慟而歸韓表兄王姓者為布客於都中傳厲國與之相善每聞其述之如此為孫為鬼為鳥獸草木之妖無有能辨之者

鯖若曰亦不必辨其為何物之妖第觀其秀娟天成吟詠清麗多情可鬼世無其匹於狎褻時儻言以節制之閨思靚語勸篤以成就之絕無隘阱之心真不多有者耳美人不見零涕空山當者傷心讀者酸鼻

永護軍

阜城門內某衙衙有空宅一區甚凶祝而居者往往驚狂致死護軍永某素以胆勇自諏同人欲以凶宅試之謂有人敢宿其中者當醵金具酒食相款永曰捨我其誰挺身請往衆許之既暮獨攜酒肉襆被以往二更後飲至半酣援劒擊柱大言曰果有鬼物何不現形一鬬郎躲何處去耶久之寂然永大笑尋亦就枕甫交睫似有步履聲張目視之見內室燈光熒熒急起提劒潛於門隙窺之則燈下坐一無頭婦人一手按頭脉上一手持梳其髮二目炯炯直視門隙永驚甚不能移步既而梳已以兩手提耳置腔上覺然而興將啟戶欲出永

失聲却走鄰家聞之明日始操兵來探永已割股階下肘膝皆傷述所見聞者咨嗟永歸病數日方起同人見則嘲笑之永不復置辯焉

蘭岩曰大言不慚者輒以天下事無不可為甫當一試便爾狼狽不堪奈何不於欲言時預為計慮哉

朱外委

永平朱外委以公務獨乘一騎攜弓矢夜行路阜岸高迫遭一狄路中時際十月望後風嚴霜重物月在林忽聞有哭聲甚哀魁首四望見直西數十步外一婦縗衣那得有此得非妖物耶於是駐馬把弓抽矢向空施一靶頭聲劃劃聲如哀鴈直出林表其哭頓止又施之婦人忽起立高與林齊舉步來追朱大驚策馬而奔得入一古廟中棄馬閉門屏息神座下潛於破壁窺之俄而婦人至往來尋索廟外土牆僅及其腰披髮白面怒色怖人既而見馬知在廟中探身攫撲階石皆碎朱驚仆昏絶良久寂然唯聞廟側嗚咽之聲頃之亦止不覺倦極而睡次日辰刻方醒路上行人漸夥始大呼救人衆懷戮入視驚問所苦朱以夜間所遇告聞者靡不縮頸或以為魑魅或以為喪門之神終莫能測共出視馬但見皮骨狼籍滿地鞍鞚亦成蕞粉衆以為非常怪異相禁夜行朱徒步歸營病月餘始復

蘭岩曰無制服之能斂貿然觸其怒幾至粉身碎骨何其愚哉言顧世之侍惡人者當以此為戒也

鍋人

護軍某夏月倘鳥鎗於城外打生值大雨趨避於教場之演武廳良久雨愈洪飛雷迅霆廳不去某驚愚環視廳中俄見一巨蝎伏承上大如琵琶駭極困悟雷之不去必為此物我盡為阿香助一臂以分天功亟取鎗下藥與錠向蝎燃之鎗甫發忽大震一聲不禁昏仆於地雖不能轉側而心殊了了悅憁有數人入廳洶洶曰誤殛一人奈何奈何一人曰速視之尚可救否一人曰筋骨皆脫似不可活俄一人近身以手捫撫曰無害可以鍋之遂有來鍋者反側擡弄逾時而後散去某徐徐自起扶鎗強步殊不覺痛趨但見遍身骨節及節皮富腳絡處有肉鍋子長二寸許濶五分大小無少差謬甚以為異巨蝎死地上兇惡可怖即縛之鎗上荷以歸至今其家猶存蝎杷云

蘭岩曰嘗觀聊齋誌異有易首者矣有做心者矣與此可稱三奇彼故蛻形殼者安得如此肉鍋子以鍋之哉

某掌班

屍異

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未及門暴死於車中守軍執御夫鳴諸官會日暮國驗不及置諸鋪中半夜忽失老人所在守軍失檐相與計議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未葬蓋乘夜竊取其屍聊以塞責衆可之遂取屍置車中翌日官來相屍于髮髻內得一鐵釘入腦三寸餘以為車夫謀殺竟坐死刑遲數日老人忽來自首倩述彼日因一時中惡昏絶車上既甦夜已二更遂下車步歸今閽寬及車夫心實不忍故來告白官使車夫解之不知窮究殺尸之由守軍不能隱悉以情告復拘厝棺者訊之則一少婦也初不認屍嚇以嚴刑始吐實蓋釘死者即其夫也為與惡少私通故于黃夜釘殺之以為斷斷不致敗露初不意如此發覺誠為天網不漏矣乃釋車夫而坐姦夫逞婦之罪焉守軍貴而賞之

蘭岩曰借此事以雪破寃天誠巧矣

紅衣婦人

西十庫在西安門內倒有披甲人值宿其中某甲與同值十餘人沽酒夜飲皆半醉二更後甲起解手至庫旁永巷中于月光下隱隱見一紅衣婦人蹲身牆邊如小遺狀甲醉後心動潛就擒之婦人回其首則無眉目口鼻但見白面橫糊如豆腐然甲驚仆地上同人遥其來

往覘之氣已絕矣舁至鋪中救之遲時始甦自述所遭如此

簡若曰三杯入腹便爾胆大如天不顧理法一駭氣絕不知酒醒否

阿褲

桐溝某村有兄弟擔蘇于山者季入山之深仲求之弗得歸告其翁翁驚且怒曰不為雁序而作鶴鴒明知弟幼弱不加防護任其獨行不絕對虎必遭顧噬汝應我死後數畝山田不能獨受故幸災樂禍洩洩獨歸耶仲無以自明但涕泣自誓而隨父同至山中徧覓不獲尋亦置之二年餘因值秋成翁來往田間負手觀穫有纖者過之左提雉兎右牽一生黑獅毛光澤如漆可鑒兩目炯炯向翁踏踏不前翁心動以青蚨二千贖而欲縱之獵者曰不可此獅也能為妖翁曰倘為妖必報吾德汝亦有施焉卒縱之其獅舉頭而顧瞬息不知所逝翁目送而笑曰蠢然如此伎倆盡矣能妖之狐恐不如是獵者亦笑而去一日翁有事入郡途中值雪山路迷躓顛不易行蹣跚間忽一媼自反徑來白翁曰翁勞苦甚矣如此大雪日且暮前去人居正遥我憐翁老盍姑就媼居一息乎翁感而許之媼反步為導踰一壑即抵其家媼剝啄一婢出應色殊佳麗修飾亦極華美以太太呼媼媼曰客至矣速備酒飯且喚三姐來婢踏而去媼延翁入庭分賓主坐翁環顧內外屋宇閎敞垣墻高峻陳設珍怪悉不

知名居然巨室不類山家自愧山野不文頗形踧踖俄聞屏後笑語聲美婢四五人擁一女郎出年約十七八婷容修態光彩照人繡衣畫裙優似畫中仙子翁遑遽不知措身處女一見愕然色甚驚喜就媼耳語良久媼拊掌格格笑曰真大奇事既屬恩人可即申謝女乃下階展拜如禮神明翁將答拜奈為兩婢所持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拜訖媼復拜之曰天假之緣得邂逅相遇大恩大德非一拜可以酬報容緩圖之翁不解所為唯曰老朽何修得毋躓跌媼曰翁年高健忘不復記憶矣俟徐言之既而設筵翁居上獨據一席媼與女共一席居下酒炙並陳水陸咸備翁遞品茫然但知遁口咀嚼飲噉細玩其形狀辨其滋味而已酒再巡女覩起浣髯疏進一觴翁退位座後連稱不敢媼曰聊以抒忱幸勿卻也翁盡三爵復請入席媼詢及里居姓氏翁對以某村某氏媼謂女曰與汝表妹夫同鄉且同姓此婿乃其族之叔伯行乎又問尊閫年幾何矣子女幾人翁曰無女老妻尚存年五十有二長子二十餘歲幼子如在今年當十七二年前入山採集不知所往想已為異物矣媼聞之默然曰噫二令郎非清癯長厲而層間有針清者乎翁瞿然曰然誠如尊說何以知之媼笑向女曰怪底說來與阿覆符合強半合恩人是植槃女曰阿覆言晚期期艾艾且喜唉未熟山桃娘

非分詎敢復苦令愛媼曰老身不文但知言脫子口不可復收請先歸少有嫁貲俟翹儀當親送魚軒到宅無事親迎也翁不能却即向季索得鏤玉香球一枚聊以為信媼親結之阿稱胸前雞帶上褌垂頸頤形羞澀翌日就道相與嘱別各有泣涕門前駕三犢車翁父子乘一輛阿雛暨二婢乘一輛其一輛為蠟重轀轀而發山路崎嶇望之似不能通軌而車到處綽然有餘地亦不覺軒輊翁模實而不知究理者唯深賞車制之巧黃犢之健而已日未晡車停不進視之已至家門矣尤訝其速仲出見之讚問歸何急裝何厚既而見其弟又載三豔女來遂結舌不能致詰翁未遑悉述先令季導婦人見其姑規卻裝已止御者宿厚賞而重犒之御夫稱賜即欲辭去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而車已馳去翁方頓足懊其何苦夜行忽見數十步外一車為樹根所絆翻入田間側不能起翁急前救之非復故物但草人舅牛並稽車一輛耳大驚尋告其子阿雛曰吟固有此戲術時一為之不足詫異亟令季收而貯諸稱中翁入見老妻備告得婦之由並述聘婦之資妻亦驚喜隣里相傳咸來致賀凡見阿雛者男則顛倒女則欣慕情疑歆羨論紛紜居無何阿雛謂季曰致語阿翁速辦延席吟子送三姐至矣季告翁翁曰噫媳偶作夢汝奈何附和之季愈而退一食頃聞門外人聲鼎沸通門者若甚衆翁急出視媼已降輿侍女六七人扶阿稱紅巾覆面錦衣繡裳一湧而入

粧奩隨之以進。心彩耀目。填塞堂奧。一揮從人車馬一霎盡散。謂翁曰。親翁勿憧惶。凡有所需。諒甥女已皆預備矣。不必躭吉。今日便佳。即可喚場參拜堂也。仲返巡趨出。參畢不復成禮。衆婢皆笑入房。合巹訖。阿雛指使布置。則豐盛十數席。水陸俱備。不測何時何人所置。翁夫婦大駭。乃叙坐而飲。飲次。翁見粧奩堆積深以所居狹隘不能容納為憂。媪曰無慮。再多數倍。亦能相容也。因令諸婢往來移運。盈階滿堂之物。悉入洞房。房不加廣。而位置羅列。縝有隙地。翁私嘆富家。諸事得法。邁地設巧。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作添一覺蔬糲填塞。無坐卧處。視此真心思才力。百不逮一也。三朝後。媪辭去。留二婢為臕將發翁私囑其妻曰。親母初見時。謂我與其女有再生恩。故以女嫁二郎。彼時未便研究。汝其密詢之。勿作胡盧提。致人悶悶。妻如所教。詢諸媪。媪曰。人在汝家。徐叩之可知也。翁升車去。翁又囑仲乘間問阿雛。雛曰。翁所作事。翁自知之。何問我為。仲覆翁。翁終茫然不悟。第安之而已。二新婦入門後。順事舅姑。調和琴瑟。咸無閒言。且從此衣食豐裕。凡百需用取諸笥中。無所不給。望似農家實同米鹽。村人豔婦之美。羨翁之富。無不耽耽願有窖小夜間潛來為盜。幸二婦覺察。往往戲弄之。而翁殊為厭苦。偶出田間行。食見前獵者坐村內。方調一犬。翁潛觀之。垂毛綠眼。狀極猛惡。翁嘖嘖曰。此其所謂獅子狗乎。獵者曰。否否。此名為猈。能咋虎。家畜一頭。無

論竊盜即有鬼神技者。亦且畏之。予以錢八千。得之于販羊回民者。齊盧裹驗。不是過也。翁陰念八千錢。易與耳。得此獰犬。何復憂盜賊乎。遂以錢十千。從買之。獵者曰。不可。此犬咋人立死。翁曰。正欲其能咋死人也。遂牽歸。甫縱于庭。適二新婦自庭後來。笑語方譁。忽舉目見犬怠聳。失色。瞥然却走。犬大哮直前逐而僵之。翁驚呼奔救。稗已被噬斷喉。踣地不動。犬又捨稗逐雛。咋其踵仆倒地。十餘步。二子亦驚出。偕翁極力撻犬。殺之。已死。但見二黑猱卧地上。衣服履襪宛如蟬蛻。二子號咷大慟。翁錯愕良久。狂悟當日贖猱事。所以云有再生恩也。且悲且悔。其義議治棺衾厚葬之。方商酌間。忽自外有哭而入者。益媪也。席地抱二屍而哭之曰。詎意兒輩罹此閫凶。學術短淺。安能禦此慘暴乎。嗚呼。戾哉。大恩不報之說。良有以也。翁聞家亦環繞而哭。聲徹隣比。媪以手捫尸胸曰。幸尚可救。歸以藥之。可也。翁率二子執挺縛犬。打殺之。媪謝之曰。親翁是舉。足明素心矣。尋于腰間解一白布囊。盛二尸負之出門。翁等追送之。已遠矣。

蘭岩曰。圖報舊恩。不惜二女。豁真不可及。

閱預

閻生預。浙西世家子。貌既都美。且善修飾。年二十有一。從其季父青慶入都。青慶入棘闈。閻送

場。舉苦寓中。岑寂。風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意必幽勝。姑往遊之。至則錦鱗深潛於濁水。秋草半萎。于荒場。雖有數處盧棚。揭青帘。賣白酒。而酒徒紛擾。不足留連。索然興盡。徘徊思返。忽見一人至前。貌雖不揚。而衣冠滿楚。拱揖曰。今日之遊。樂乎。閻家居時。足跡不出書室。雖千里作客。見人尚多靦顏。不善周旋。一旦邂逅生人。意期期艾艾。謙謹而已。其人曰。聽凡言。其浙人乎。曰然。其人即操浙西土音曰。然則親不親。故鄉人也。邂逅遇此。正好叙談鄉曲。請借館一屈可乎。言次。攘臂徑行。生不能固辭。隨之至閘市一酒肆中。幕精潔。其人呼酒。勸進甚力。閻固量淺。不得已。勉盡數觥。兩目已炫。其人擲籌之曰。兄誠不能飲。酋有少藥服之。酒力頓解。兄會須強飲一盃。乃探囊中一小紅瓦浸盃中。促閻飲之。飲訖。酸香然不能復有知識。既醒。見燭光映射四壁。如粉之白。獨卧紗帳中。身無寸縷。而紅衾繡枕。輒覺溫香。酷類貴家閨閣。大驚而起。偏覓衣履。竟不可得。傍徨榻上。癡坐沈思。日間事。強半忘懷。唯記與一人在酒館飲酒。不解何由至此。又何處又何事睡卧。衣履又何不見。疑惑斬滋。恒怖殊甚。側耳四聽。寂寂。雞犬不聞。良久。徐聞嗤嗤笑聲。自遠而近。漸至窗下。覺是婦女音響。愈懼遽。俄聞振管開扉聲。有二女尼。啟簾入。一可二十許。一可十八九。青頭素面。容態雙絶。一含笑蹴足剪燭。一置燈几上。似預知牀上有人。恐致驚寤者。第低語云。此時莫醒否。既而曰。盍往觀乎。

乃同至榻前。閘懼且赧。僵遽不知所措。但引被置首。屏息不敢少動。二尼啟衾共相撫摩。閻知不免。因起跪枕畔。叩首求恕。二尼相顧而笑。一尼曰。書癡膽大如豆。何事縮蓄。乃爾我輩非強人者。可以無恐。閻見其温存意殊不惡。心稍定。漸悟為人所誘。倒戈至此。必難賤脱。姑安之。以伺衅。二尼遂與綢繆床第之歡。夜以繼日。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一年約四旬一三十餘。亦與交結。興尤狂蕩。漸至白晝堂溷。共相褻逐。私詢前二尼。此果何地卿等究屬何誰。乃能隱匿外人。獨不畏人言乎。二十許者曰。君誠態者。不妨實告。此尼菴也。幽僻深窈。別有洞天。兒景初師弟。景默年長者師也。號明心。中年者叔也。號明悟。君所與飲者。即菴後鄰醫生。素愛我。等嘱託。利我金資。廉訪佳士。詎意得蒼誠天緣。也。君第安之。此間樂無復思出閉。始釋然。無何。閘求去。尼皆笑而不答。但詠魚元機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之句。用以亂之。閘無如之何。尼每去。必反鎖户。閘日兩餐。皆二小尼親送。魚肉皆具。味且精美。不素食也。夜則圍坐。帷飲。醉則共擁抑。愛遣旦。四尼有輪環。而閘則無止息也。子是不勝其憊。瘠而且憔。無復舊時丰韵。得在牀片刻。僅息即為樂國一日方卧。過明心至。見其狀已生厭色。及探手股際。良久不能振作。意愈快快。陰與三尼謀。閘生猿猴若此。不如殺之。以泯其跡。景初大駭。急止之曰。師姑少耐。我能調劑之。不久可用。幸勿出此語。乃亟入室。撫閘慰藉之。或其珍攜

無敎要領自此諸尼悉不復來旦夕所需皆景初慇懃祇奉閒頓數之而愚家之念無刻不迫室中舊奉觀音一龕朝夕拜禱求脫陷阱又檢案頭經卷得觀音咒誠心持誦之日以數千徧久之睡夢成誦一夜方誦咒有人呼名驚視之見一媪立帳外招之曰遠下牀我送汝歸遲則悞乃事矣閒實喜不暇致詳披衣就足而走媪在前以手拂戶門自闢閉尾而隨之媪身有白光如月到處映徹如晝一路行復道中兩壁高峻如城垣歷數重門媪至徹開無有阻碍卒至一門媪停步謂閒曰即從此出勿走回頭路閒方欲申謝已失媪之所在始悟為大士化身敘拔苦厄默誦寶號不絕踉蹌奔數里約去庵已遠仰觀星轉月斜可四更將半遂蹲身一土阜下憩焉既晨辨之則天壇之北垣下也計在庵月餘已際殘秋在庵不覺此時病體單衣瘢如卷蝟不知青蠅寄托何所見至會館詢之咸謂失姪復下第饑寒見死賴鄉親寬解今已肆業成均且設帳於內城某街某衕某旗某哈喬家矣閒乃向鄉人假衣履如所教踪跡之得與叔見叔且驚且喜且悲繼之以怒詰其一向何往閒伏地涕零備述其故叔錯愕久之因泣曰京師之地如海老于世途者尚多入人騙局況嫩少年何得輒與人飲自罹網罟非大士慈悲叔應欲全軀命得乎亟保病體勿使汝父母怒我于四千里之外也閒能盡叔命其繪大士像供養齋中主人聞先生得姪置酒為慶話及尼事無不太

息主人為文公子士玉親戚故士玉與閒交最善知其事亦獨真

閒喬曰富聞一陰一陽之謂道夫唱婦隨之謂倫三代維隆屏異端于域外二南攸美敎雅化于房中忽女曠夫仁政最憐失偶孤鸞寡鳳詩人致嘅離羣頃見佛國云遐空門不靖至使西來大意日就披靡東土衆生自為蓽蹊良堪悼也豈不悲哉惟是紺宇琳宮不少閨簉安享香火盡臙若恒多魔女群居任化裁固難緩于沙彌而開導宜先施諸愚婦顧念伊蒭度亦有因緣或多病而誤信星書父母忍心割捨或早寡而情偽破鏡閨門絕意修容或夫壻遠之調逞小忿而鳥雲輒剪或抱琵琶之恨恐中棄而白髮罹依于是禮金粟以向空門本圖懺悔擁國而課靜室漸覺孤清暮鼓晨鐘翻出淒涼之響春庞秋月暗生活潑之機脫而借托鉢以延門每致桑間之約假安禪而閉戶頻來月下之敲阿鼻之罪孽難消沒益而聲名盡墮奚為善計莫如返本還原代作良圖須是改頭換面壯者亟當撑偶幼者速使歸宗縱或繞樹無栖自有繾綣之慇手即使折心不轉何妨編佛以明心與其暗脫袈裟濟汙三實曷若明搖環珮講究三從學磐龍而捨拈花何為不可倩貝葉以充紅箋何便如之明鏡總非臺幸有溫嶠玉鏡赤繩堪繫足無須彌勒金繩苦海翻身香波登岸是則宿願恰成心願無情化作有情甘露潤菩提始信因緣結果春風吹柢樹欣看連理成枝豈非正風俗之

一端乎亦是順人情之大道也

蘭若曰逕尼陷人令人可恨乃生以貪杯幾死可不慎歟

章俠

鎮番章俠世居水磨關少好勇十七八歲時獨負弩入北山獵取雉兎日暮不得歸露宿懸崖下酣寢至夜半覺有物撩其頸頷閒亟啟目就月光覩之人也欲起提其臂則一美女子倒臥草露間宛轉嬌啼若不勝其痛者章憐而釋之女起坐地上徐徐理窓治容絕代問深夜何得至此答曰兒家去此里許偶步月簷下見郎熟寐童心未改聊爾相戲不虞郎齒莽乃爾章曰然則胡為撩吾頸也女含羞俯首不能置對章目眩神奪遽前擁之女極力撐拒方優渥間簪一婢出立徑之嘆閒忽息而至謂且叱曰何處小郎強來拉人閨秀期章曰彼自來就我豈我唐突西施婢嗔曰强人强人復具侯口不足與校情理小娘但歸休乃被女子循蹊徑去章少年不檢施從女子之所之越嶺逾澗數約五六里于松林內得瓦屋數椽繞以沙竹籬二女入章亦尾之入婢回首睨之而哂曰此小郎亦太顧命夤夜入人家欲何為耶女掩口微笑曰想非奸即盜耳聲清銳如春鶯章摘之曰小人閒罪小娘故墮門荊請敢云奸盜乎婢曰小郎能屬對乎章曰即使能屬對奚將若何婢曰兒家小娘子歲

雖之質年十六孤處無依欲求人家閹玉而伉儷之未肯輕易嘗作一對誓有人能屬之者章以不識一丁字第不欲遽示空疎乃紿之曰姑言何對倘能屬未可知也婢請于女女書之于牋婢持向章且讀曰纖女星辰永相睽且一年兩會盖是年值閏七月也章不解所云輾轉閒面熱如火婢皆女小語敎章曰郎第云槃花月午嘗猶坐每半夜三更章再三期期之猶訛兩字婢掩袂忍笑女哂曰此必婢子教壞矣婢曰小郎口吃且非章句士小娘無復拘執矣女遂納章與共寢食好合無閒女贈章金釧一枚章答以玉玦拾女裹結裙帶閒女極慧持囊餐殊甚每食禽獸之肉腹笥兼人雖至饕飽猶馳馳于餕餘章嬖之不以為怪日出獵取以媚之與婢閒日一出歸必暮夜章詰其所往女曰有裏嫂居大黃山故時往探候章實曰大黃山狼藪也卿奈何數數往來且必夜歸也女不答往返如故章深以為憂請偕行女堅拒不可章思狼之為物性雖狡猾然無飢飽遇物輒噉鑽中所蓄木籠子頗饒獸以毒黃羊肉置山徑閒自北山至大黃凡十餘處盖欲殺狼以衛女也是日女與婢復出遁宵不返章憂疑坐以待旦至曉弗歸章思負弩往探之見二狼死草閒毒肉尚有餘者章以狼為中毒死矣施狼入林中而林中有女衣二襲識為女及婢所服者大驚撥衣視之忽一物落石上拍拍有聲諦視則定情時贈文之玉玦拾也駭甚拾之以歸至則五屋竹籬化為

鳥有。唯土窟亂棄纔以流水荒山而已。章排徊迟竚。盡夜支頤。終無消息。纔欄盡絕。黃號咷而返。不復再娶。子在金城時。章已為干總。年甫二十四。每詢及女子之事。章悲感之色。猶可掬也。

閻壽曰。五涼之地。多狼。金城尤甚。其噬羊用獨螫。牛馬用衆螫。人用奇。亦捕禽鳥伺禽鳥集草間。銜飛遶一叢。蜥蜴行過而擒之。遇獵者。或帶鳥觸髏以禦弓矢。是不特用獨用衆用奇。且又用術。然貪得無厭。往往為人所覺。夫能用獨用衆用奇用術。可謂智而巧矣。而卒不免者貪也。智而貪。此其所以敗也。

蘭岩曰。惡獸如狼。而能屬對。妙麗婉好。乃章居然人也。而目不識丁。貽婢子笑。深可羞恥。竊願世之稍欲有為者。甚勿視詩書為物外物。日事嬉游。一旦讓狼子。而已不能也。

麻林

天津林茂子。家人劉忠密友也。以面麻。故麻林稱也。與其友通州宋姓者。皆從浙江某監司為常隨。相交極密。寢食必具。及監司罷官。二人流落江淮間。無計還家。未幾。宋病痢死。無所歸。林傾囊倒篋。殯葬如禮。思之弗置。值令節。欲往一奠。苦之貲未能也。一夜忽夢宋謂曰。相好多年。忍餓我之鬼乎。林許其必祭。宋鄭重而去。越宿復夢見之。責以爽信。林以乏錢對。宋曰。二三緡之數。難辦如此。哉胡不向南關金四貸之。南關金四郎之富人也。明日。林果往假之。不可得。中心頗悶。是夕宋又見夢曰。清明近矣。獨不能破慳為故人送一陌錢耶。林嘆曰。惜同在浙時。盈千累萬之貲。吐嗟可辦。不意今日之窘。異乎尋常。兄姑待之。緩此節不能。中元必有以倍之矣。宋生嘯上暇泣曰。悔豁魄日。遮爾薄情。生死之交。不應如是。林不堪其聒。捉臂而起。欲與盡言。宋大驚。求退。林不放。宋羆脫甚力。林覺其異。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夢已醒。聞被中鳴鳴。紙猶有哀懇聲。林驚惶極力捺之。漸覺縮小。而聲漸且左良久不動。啟被審視。無復為宋。但見一豚。蜷踞褥上。遺矢穢甚。重二十餘斤。林通身汗流。遁時始定。睹豚笑曰。吾有以處之矣。次日將豚入市。貨錢二千。盡置酒盒肴核。往祭宋墓。大慟而歸。

蘭岩曰。狐假虎威。茶毒百姓。常隨無良。往往如此。流落異鄉。死而魂餓。良可悲也。乃卒化為一豚。雖林貨而祭之。而其人已畜也。可見矣。

怪風

涼州大靖營所汎有松山者。在沙漠中。古戰場也。先大父鎮五涼時。遊擊將軍塔恩哈。因公過其處。以兵三十五騎從。至則日已西。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約數千仞。色蒼黑。中有大星。萬點如螢。倏日而來。有聲若千雷萬鼓。衆皆失色。馬亦驚嘶。塔亦疑。捐此必山移矣。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據地閉目。互相抱持。自分養粮頃之大震。天地如黑。人人簌跌。不由自主。馬踣人顛。遁時始定。次第起。彼此懼乎。幸不失一人。但皆脫帽露頂。滿面血流。石子嵌人面皮深者半寸。拔之乃出。大者如豆。小者如椒。實定知痛。越乘即馳回。望高山已在數十百里之外矣。日暮抵大靖營。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塔述所遇。馬乃大笑曰。前山移。公等無噪。頼矣。嘗云所遇蓋被風也。入秋則有之。至冬尤甚。今霪冬無足怪。所可慮者。公與彼三十餘人。從此胥成麻皮。年貌卅又須另造矣。塔因數浮沈宦海中。歷有年所。衝鋒破敵。幾歷危塗。今行年五十矣。從未嘗見獰颱。不特未見。亦未之聞。今塔面多疤痕。在顴角左頰者尤巨。即石子所啟處也。

蘭岩曰。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苦。亦不能及此怪異。

張老嘴

宜君有千總張老嘴者。以嘴大而得名也。從一同僚家夜飲。二更後。提燈如廁。見一人躺臥角門下。面潮尺餘。吻角人醫唾。思正濃。張力賦之。化為黑雄雞。繞砌而走。格格而鳴。張捉得烹以佐酒。

蘭岩曰。怪化為雞。已奇矣。而張竟烹而食之。更奇。張真口腹人哉。倘食之而有不測。奈何。

恩茂先曰。有人早起。見牀上有凝血一方。約六七斤。問諸家人。皆不知所自。其人乃碎切炒而食之。味如猪血云。

大眼睛

宗室雙丰將軍夜坐讀書。忽見一物。類蝙蝠。直撲燈來。急以手格之。拍然墮地。化一大眼睛。濶數寸。黑白極分明。繞地旋轉不息。久之方滅。

柏林寺僧

柏林寺某僧。積緡數十年。蓄白金十兩。鎔成錠。盛以衲囊。什襲胸前。一日忽失之。徧見不可復得。冥想亦不記憶。失于何所。日久成疾。頽然不起。舉寺患知其以失金所致。罔不悼惜。寺中涸坑。深且濶。積穢滿例。僧人淨之。遍淨人出。糞得一蝦蟆。大如升。聚拖一物。不少放鬆。力勞之。見一衲囊。內貯金一錠。約十兩。衆僧莫知所自。時際隆冬。蝦蟆何以獨生。精疑閒忽憶某僧失金事。持以示之。僧乃皤然而興。蝦蟆倏不見。蹤者謂是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也。

恩茂先曰。荀子通如此。專一。何佛菩薩不可到。得惜僧如此精神。用之於十兩金也。

薛奇

薛奇山左藤縣人以侍衛授陝西宜君營參將常把一鐵鋼重三十斤宜君固多虎薛往往生殺之居二年前後殺虎九十九奇欲盡一百用其膂殺百虎膏一日報有虎奇踊躍而往果有虎大倍如常黃質白章從者驚以為異練止不聽衆馬棹鋼而前虎不動叱之徐步而北奇追之擊之者三虎大吼返攫仆奇于地而坐之從者料其必死共燃火總擊之虎舍去而奇固居然無恙也遂誓不復殺虎而虎感自此頓息或言奇有奇質每夜睡眼不閉而有光皓類虎也

鶴岩曰勇往直前故過不吝奇真異人也

塔校

護軍校塔某歸自印房夜過分司廳見月影中有黑物一段長七八尺濶三四尺倏縮有聲啾啾然如數十雛雞塔就觀之輒飛去不能審諦乃以石擊之紛然四散盡作小旋風狀漫黑色羊角而起至人家屋簷遂不復見

呂琪

呂司馬季弟琪從司馬官儀南暑東有小院頗幽靜書舍前一小軒統以迴廊舊有石欄古井在軒右未嘗取汲用作點綴而已井畔二老桂大皆合抱值夏夜月光甚皎琪納涼軒下

隱聞井中井井之聲不絕呂琪凭欄而窺見井中水白如銀中有紅丸大如彈子約數十百點光明如火向上競相跳躍漸躍漸高去欄僅尺餘琪驚走叩門白諸司馬司馬倒履往觀亦大驚次日懸重賞得勇夫縋下探之無他異報獲隔年桂子數十枚鮮赤如新琪即戲以井水服之日七枚七日而盡適四十九枚琪後至九十九歲終身無疾病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問之誌之故能鑿鑿言之

鶴岩曰琪殆有仙緣耶不然那得此桂子延年也至適符七七之數則更奇

高參領

鑲白旗漢軍高參領以拳勇聞同時林某福建人為香山教習亦負盛名高訪之相與較藝言多不合裹復不相下衆欲觀二人優劣咸慫恿之曰曷決于一試乎高乃攘臂立庭中林亦恣恣相搏者久之衆慮有一傷復從旁解釋曰二公皆妙手也吾輩已深敬服矣請暫息二人乃止林閉口不發一言掉臂下山去衆目送之曰教師怒極矣高獨笑而不答林行至山半少住俄而蹲身于地不測所作良久復行衆疑之好事者跡而觀之但見鮮血一掬血中雲霧蒸蒸不辨何物於其地發視則牙齒八九枚始悟交手時林齒已中高拳故高之無言

林之閉口各已默喻之矣自是高之名愈震復十餘年高為江甯協領適張家口市馬數十匹至將軍生氏刑亭閱之馬一湧入欄勢不可止高不及迴避為馬頭所觸正中口盡落十數枚或言馬即林之後身說亦近理

閻爾曰生以拳勇知名乃死後猶作馬以報好名之累亦蓋盡哉

某道生

吳門道生某醉踢自某訓導家漏已二下獨攜燭行僻街中相去一矢地外有紅衣女子行其前約甚甚美心儀之盡追及一睹華容比追及果豔絕猛以遊語而不慍因詰曰深夜叢叢將奚之乎答曰家在許舉子橋生曰巧極矣與予同出一途可偕行相伴于是且行且談既至女顧謂曰姑留兒家一宿可乎生喜非望應曰實生平之至願俄而入門有小樓二間女緣梯而登生隨登女曰請少坐兒入取茗女入生暗見一少年郎倚窗觀書心殊忘忘頻睃之丰儀甚其顏色慘變自于項上取下其首置案頭生駭極大叫而踣對户有糞廚者早起牀聞聲出救見有人在檐下水中拯之遍刻始蘇詰得顛末生曰但已登樓何知反入于坎乎衆咸詫異糞厝人始述近日有淫婦奔夫為本夫殺死于此君所遇想即其鬼之為厲耳第二人已死何由尚得聚首甚不可解也

鶴岩曰奸夫淫婦遭慘死而為厲何以倚窗觀書天下事多不可解

潘爛頭

潘爛頭不知何許人為道士于京江有異術少時不自檢登澗遠以符咒拘一冥官至問何事潘戲曰速把草級來官大怒以拳點其額跌落澗中點處遂潰為瘡終身不愈因以治病有患瘧痁者即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無不癒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咸以潘爛頭稱之爾所居古觀在城外門前跨一石橋流水環繞之遊人喜其幽靜往往憩足其上會江西張真人入覲將渡江或謂潘曰汝素以術自衒今天師至矣敢與之校雌乎潘笑曰天師何能為吾不令其渡江彼將奈何或曰勿大言汝焉能使之不渡潘曰可面試也乃注水于盆取竹簰編小舟如掌大置以錢而引之至東復西往來不已時張之舟已掛帆乘風破浪而渡前能近岸蛛為逆風所漂仍還故處如是十餘次竟不得渡有司迎候久咸以為怪或有知潘所為者白太守太守大驚親往止潘張乃渡毗而知其故深銜之命篤遍訪遍潘他出其徒拜迎張環視觀前指石橋謂其徒曰此橋大碍風水盍毀之其徒曰未奉官勿敢專也張曰無傷也吾為爾召役亟命鳩工毀橋未及半得一白鶴羽毛未充引頸長鳴見人驚舉翅不逾丈墮于水漏視之覺矣張乃去潘自此得疾半月乃亡

閻爾曰術術而失却一神仙深堪痛恨矣乃張以小忿斷下此毒手亦豈真人作用哉世之

小有才而游戲無忌者均宜以懵懂頑為鑑矣

蘭岩曰予素聞此事觀此乃得其詳人每為潛惜予獨不然當其拘冥官時已永免慢神矣借其瘡血以愈人病天固留作醫人用耳果有神仙之因張亦馬能破其機竅毀橋孤鶴亦天數也夫何足惜

獵犬

粵西某村居民數千家俗尚畜犬以為食值夏日酷暑其犬盡斃人被傷而死者日以百數有術士來覆之犬盛聚其前人立啅吠若有所訴術士喃喃似有解慰之說犬悉俯首泪下如雨術士嚙破其指以血與之其犬四散不知所之

蘭岩曰杜殺之冤獵而為厲犬已得一報其怨遽釜毒而不能伸其冤者多矣亦有幸有不幸耳

嵩梁篤

嵩梁篤以身修長而得名也官某部筆帖式其親戚有苦孫巢者嵩偶至其家適有飛石破窗舉室變色嵩問得其故怒摘其幅巾匾頭指幅上金頂大言曰何物妖孫敢故肆乃爾豈不識此為何物也此雖金頂非云小可乃朝廷制度也汝識能侮人冒不去擾亂我家庶幾強項而欺人孤兒寡婦唯孫兒寡婦之是欺則我老嵩之所以震怒也孫果為其所懾寂不敢逞其家喜悅敬服以酒酬謝嵩愈大發急呼諸其幅頂脅嵩嵩方飲啖閒忽家之老平頭奎息吻口來告曰爺尚在此飲酒耶客中不知何故門窗器物盡為飛甎打碎老太太驚嚇欲死爺不早回乃尚在此飲酒耶嵩初猶不信既而家人裹瘡告急而至走睡相接也嵩始惶惶不知所措二奴被之意走遺幅頂于匪其家追還之嵩曰斯齊不必姑留鎮汝家妖怪

蘭岩曰方正不阿雖布衣而神鬼欽焉以漆器鍋臭物大言啁嘯豺豈與汝較量品秩耶

獺賄

涼州多獺吐魯番輸而貨之百錢一頭味似南方果子貍而肥大過之武生折簡者膚施人虬髯偉貲食豢數人而尤喜啖獺雅正間從軍出塞徑山舟道上見獺十數頭皆人立遠臂而趨折下馬逐之獺翻身過面向折長跽拳敬若可辭同聲曰饒命饒命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大以為異逐舍去是夜露宿于野聞帳外有窸窣聲出視見廩糧各袂草束裹沙棗置牖呻而去收之得二斗餘折嘗不復食糧獲有人勤之折曰吾曾受獺賄可復食同類乎

閱齋曰予在玉涼頗亦貪獺獺食草根冬蟄故鮮後而聚有毒不可食人手人足肝十二葉閱益一葉一蜜而有前後尸猶二蜜也然而烟熏之犬逐之無能免者嗚呼魏徵疏七十二

真冢貓被掘也二三窟何足惜哉

蘭岩曰獺特以沙棗報恩耳乃折名之曰賄豈此風信乃豚魚耶

蜂子

予在鄂江聞把總呂正陽述其守上杭時所轄某汛山鄉也居民數十家零星散處地殊荒僻忽鄉妖異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或牆破漿空而死遂各相警備雖夏夜酷暑亦必扃鍵戶牖幕有蹊小兒子稱匿廖者憂此近一年矣會新簪蜂子某乙以火鎗荷弓矢行李自上杭之汛求至數里日已暮天大雷雨以風乙不能進止一神祠下祠東憩荒墓旁一大枯樹霹靂環繞不暫舍去乙覺樹頭有物借電光諦辨之見一婦人紅衣白面披髮跣足兩眼赤大如燈躡身仰首手持白綢一幅長五六尺當壁簷下即以綢拂之當復騰起如是者數次乙大駭陡念何物婦人敢與當敵細觀其狀非人必屍變也予盍為弗少助一臂乎乃取火鎗大藥下鉛子向婦人發之甫中而顛當隨下擊之雨漸止乙即于神祠中宿焉明旦往視婦人已洞胃死矣面手皆生白毛長寸許至汛白于廒共往驗之無不驚詫聚薪燒之以滅其形自此一鄉甯謐無復小兒失腦之患云

蘭岩曰有屍而變為旱魃者來曾取小兒腦豈敢與雷鬬斯愈奇矣乙勳成功亦天使然耳

陳景之

宛平陳景之作楚游道經河南宿旅邸二更後有役卒領七四入門主人曰客已滿無宿處矣役不應徑出向後去主人哂曰奈何時勢如此後先一間屋也無徒勞往返也陳亦倚戶笑之良久不出主人疑曰何遂不出豈其露宿于真草間耶五往觀之寂無一人大駭走告衆人衆譁共往遍索不獲圍中緝捕通生純數之正七頭咸為歎異視之純亦無異常變俱吞白四蹄而已

蘭岩曰輪迴之說釋家最樂言余未深信焉嗟乎一遭草隱頃失人身食盡天良遂成畜類天下之人而畜者豈少也哉奚必托生純猪而第濠淳因果乎

咏守備

四川陳守備成烏斯藏三年受代歸得一鏡大如茶盤置暗室眾光四射朗如秋月實之提督岳鍾琪聞而索之不與欲抗之陳憂憤成疾目雙瞽鏡為其婿盜去不知所終

蘭岩曰小人無罪懷璧其罪古之以寶物召禍者可勝計哉

青衣女鬼

姑蘇顧勿三圖憶言其鄉有管姓少年。因倩家少婦佳麗。百計思覩。一日復于牆頭窺伺。見婦方絡絲檐下。顰眉泪睫。顏色悲愁。其姑呶呶數之于房中。管乃憐婦而恨其姑。忽一青衣婦人自角門出。笑容可愔。逕入佛堂。向佛而拜。直起直跌。形如僵屍。管大驚。知其非人。益注目伺之。婦人拜佛已。即回身至檐下。向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更以手頻頻指廁。少婦俯絡呆視。若有所思。既而涕泣如雨。旋起身如廁。短垣僅及肩。管于高處覷之。顧為了了。婦入廁。輒解足纏。繫橫木上。青衣婦復左右之。意得甚。管知其竟死。不覺大呼救人。踰垣而過。鄰人聞之。驚走來詢。管滂皇入廁。視婦已投繯矣。爭相解救。須臾復甦。青衣婦人已失所在。姑亦驚怔不復絮聒。已而其夫歸。眾白其故。其夫驚謝。感傷交至。問管兄從何處得悉怪異。管紿曰。偶乘屋拔草。得見其狀耳。叔嘆曰。人命關天。尊夫人數不合休。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想亦神佛之所役也。其夫贈酬之。管不受而歸。從此淫心頓息。不復更作壁上觀矣。

蘭岩曰。數不合死。藉此得救。管能頓改前惡。尚為可取。

汪越

滇南汪太學琦。失志入都。以酣弥矢之志。行至河南。卒于漱浦道中。歷三年。家人莫知消息。其子越。甫五六歲。性極孝。及稍長。日思其父。欲北上。踪跡之。其母以其幼。弗之許。迨年十七。

方白母欲往。母料夫必死。而遺骨不還。日夜啜泣。見越意不可回。不得已。搒掠數十金。涕泣而囑之曰。兒以冲年客萬里。母肝腸寸斷矣。凡百為母自愛。倘得見汝父。可急同歸。免倚閭人泱眼望穿也。越痛哭受教。一帥一弟。年相亞。風教友愛。亦各涕洒滂沱。恨不與俱。隣里共勸。然後分手。越北上。亦病于漱浦。辰龍關之逆旅。力疾入市。取藥。遇一老人。瘦而髯。相之曰。孺子氣色灰敗。不久應死。苟從我指示。不持兇罹禍。患且有喜慶。越固頷慈。聞老人言。知其異。拜求之。老人曰。先問子何至此。越告以故。並詳姓名。老人嘆曰。天緣也。子尊人十年前。亦卒於此。唯我知之。越聞父已死。大哭失聲。仆地不能起。老人曰。父死未葬。何以哭為。汝父死日。邑令以棺厝山坳土地祠中。可速往。與廟主謀。措資買一席地瘞之。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葬父已。無忘老夫言。會須向山西五里外。見叢樹中有茅屋挂卓箔者。老夫當候汝于彼。必將有以教汝矣。言訖。踴跚自去。越此時驚惶忘病。茫茫然訪于樵蘇。果于土地祠中。得父柩。有碑書題曰。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越大慟。昏絕久之。始定。因謀于廟主。廟主欺其幼。利其貲。多方魚肉之。越傾囊篡竊。盡售襯被衣履。甫得地方丈以葬。折廬伐竹。為棚蓋側以居焉。父之大圹。忽憶老人言。且夫申謝。亟往訪之。乃如所指向山西行七八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數椽。門懸韋箔。繞以芭籬。方將剩冢。而老人已扶笻出見。越被服襤褸。箕曰。孺子一寒如此哉。越泣拜曰。幼子流落。舉眼無親。伏惟老丈憫我。昧人父骨得葬。恩出厚德。老人掖之起曰。孺子能孝。道器也。苟聽我教。不憂無好處第。恐念不堅耳。越佥念遵。退方失嗟。不如姑從之。負骨將母事。異日再圖。乃再拜告曰。父死母老。身作斷蓬。死且抱恨。又何念之不堅。老人頷之曰。子語及此。可以與謀矣。攜之入室。食而衣之。先貿而復弔焉。越愕然曰。老丈何為屢弔相隨之速。老人曰。貿子者。貿今日有緣遇我。第相子之面。因以測子之心。究竟管鍵不固。欲以相識。終慮不勝。是以復弔耳。越泣曰。丈人亦何輕量之甚。姑請試之。果其不勝。願甘驅逐。老人拊掌曰。試之不勝。身命不保。欲求驅逐。得乎。子尚三思。勿貽後悔。越曰。志堅如石。無所思矣。老人點首。言次。日已暝。老人攜越統出屋後。入一土穴中。黝然如漆。正中設一蒲團。使越趺跏其上。曰。古與今如一邱之貉。唯大人為能不朽。將耕而不耦。維草其宅。之及秋而不穫。維禽其巢之雛。之斷尾。自慙其纖也。子誌此。而忝之。翌日當來視子。越頷首受教。老人去。越沈心息慮。學坐枯禪。約食頃。漸入淨境。又久之。覺晨寒行曠野中。見一人迎面來。服素綠。裹赤幘。面瘦狹。而兩眼大如燈。統頰赤鬚如虯。控駿馬如雪之白。見越。執禮甚恭。啟屏立道左。致詞曰。仁聖帝使迎郎到任。越訝曰。到何任。曰即已授職為本地城隍矣。越曰。老母在堂。未能終養。此事斷不能從命。曰。郎已列仙班。可亟往。違瀛方丈。享無疆之樂。越懷然曰。

老父客死。他鄉。老母情牽故里。神仙何樂而為之。其人笑曰。郎純孝人也。念念不忘二親。小人甯敢復催。小人實郎家之廐養卒也。承主人命。旌候郎。幸惠行勿緩。越驚曰。素昧平生。何云廐養。君必誤矣。其人曰。不誤。可即行。主人即欲見郎。故遣代步來迓耳。越猶猶豫豫。其人不耐。直前掖之上馬。遽鞭之。馬長嘶而馳。輕迅。剽遬。瞬息至一處。馬一躍而逝。與人皆不見。越墜落草中。心目眩瞀。而惡獸蟲蛇。纂纂來往。殊深畏怖。陰念生遠百罹。死且不避。危險安足辭。特父屍未歸。母老未養。妹未嫁。弟未婚。一旦死此。何天之不仁也。方痛心間。異物紛紛散去。忽有多人。自西南來者。簇擁一車。駕駟馬。孔蓋翠旒。氣象煊赫。越匍匐窗樹側。伺之良久。車漸近。車製寬廣。如一間屋。中坐四五人。內一婦人。忽作驚詫聲曰。路側小郎莫是汪越否。越驟聆之。釃然而興。審諦車中大驚。蓋即其母與姊弟。並老乳母也。此時無暇致詳。伏車下。號泣不止。母亦停驂而泣曰。果吾越兒也。兒其勿悲。今邂逅得團圓矣。汝父在世。忠直信義。不修城府。今受帝命為辰龍關土地之神。使人取我。暨爾姊爾弟。往享種祀。不意遇爾于此。視汝頭如蓬。顏辛苦至矣。可便升車。往見汝父。越大喜。執綏而升。與姊弟把握語。剌剌不休。因問老乳媪亦來乎。母曰。家中只此媪。以其能甘貧至死無二心。故得偕來。媪嘆曰。嗟矣。何能為主庖。失飪補綴遺針。日前所為。旋踵輒忘。前者為小姑折洗白綾衫。乃失手誤浸粥盆

中。惹小姑笑得打嗄。郎尚懷在家時乎。無巨細。何事能辦。即如操量執概。切菜殺雞。諸本分職役亦孺人代為分任。至今猶不捨欖。以升天昔者首途。見勾牒上見大喜義媳而不名。實不自解。何修而造福至此。小姑笑曰。一心純厲。當獲此報。迨抵任後。一切倉廚出納。悉汝捨克。誰復敢與汝較一語。媳咋舌曰。果有此犬彘且不食其餘。那復有今日。言訖有飛騎至報曰。至矣。俄入一山。來迓者擾攘。有黃髮鮐背老人者。有服衮冕若將軍者。有具帶鵝冠虎而人者。有夜叉形而操蛇者。紛紛道左。不可殫形。母子初甚懼怯。而漸亦安之。既而至一府第前。闕人十數。羣爭相叩拜。母子甫降。擎即聞可殿聲。隨聞絃管鼓吹。女子數行。皆宮裝夾甬道而立。一人自內出。冠綸巾。被鶴氅。越視之。即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懷叙間。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姊泣謂越曰。弟弗識耶。此即父也。越哭拜。父撫之曰。兒能孝。雖魂夢中神仙。亦不顧為。唯念二親。故父得靈顯示現。以慰汝心。汝孝思已盡。可以歸矣。汝母及汝姊弟。以陽數終。同歸陰趣。唯汝前程尚遠。此處不可久羈。俟四十年後。自當迎汝來。此駢首也。越聞之。牽衣弗釋。母撫其背曰。四十年別耳。兒勿自創。姊弟亦從旁勸勉。越終不捨去。父怒叱之曰。忤逆子。不速去。將鎮立加矣。嗟左右拽之出。越以手攀闕。仰首顧母而哭曰。兒幸苦鳥鼠。始得依依膝下。更復棄之。父突前以靴尖踢之。越大慟。驟然而興。恍如夢覺。則身故在土窟中。

藉茅坐也。汗出如漿。久之。神始定。遊巡出穴。茅屋化為烏有。但見晨光布野。榱桷遍時。心傷如割。信步行數里。路一土地祠。擬入祠謀一餐。入則人驟如蝟。神前牲醴鏘陳。史巫紛若。越不測何事。竟廁主將詢之。入其室。堂中坐立多人。廁主已死。僵臥牀上。臭且壞。越驚而走出。忽一巫見而抱持之。桑戟投地。廁角稽首大言曰。公子自至耶。呼衆至告曰。此即新任神皇之長公子也。尊親至此。純孝動天。衆乃羅拜。越詰其故。巫曰。前日半夜間。此廁廁主夢雲南汪太學陞作此廁土地。廁主雖舊迎神。慙其多方詐公子貲財。無仁心。杖擊之。醒而臀肉青腫。遣人輒自暴其惡。卧三日竟死。村人感神之靈。醵金為賽。獨史巫遺餘。四時酹賽。公舉不懌。神降言公子名越。年十七。極孝方與神會。不日即回生。現在山之西土窟中。卧蓁蕨。公迎。詎意獨行至此。越聞之。不勝駭愕。衆因相競奉越。浴以香湯。衣而食之。右驂肩累踣。闖尸知之。恐其感衆。迎入暑敬禮之。勸其歸。越亦思母。遂賚夜遁。衆出闖。行月餘。抵家。則見宅舍傾圮。菟葵燕麥。荒穢滿心。廬暖廊傾。懷淚滿目。賚諸隣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媼。果皆于兩月前病疫死矣。四櫬悉為有司變賣葬處。越一物無純。隣人哀之。共相贍給。越乃營其貲產。扶四櫬復至蘇浦。與其父合葬焉。蘇浦人敬越如神明。舉裏寬穹之事。又為植樹啃刻成林。即墓側結廬。奉越居之。邑富人某。以二女妻越。遂藉于蘇浦。乃田不仕。生三子。皆業儒。

越享素封。四十餘年。一夕見其弟將父母命來迎。乃處置家事。無疾而終。人皆嘆為純孝之報云。

蘭岩曰。純孝性成。不避險阻。其獲厚報也。固宜。

春秋樓

某鉅公。失其姓名里居。為人剛正不阿。未遑時。客遊塞上。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相得甚歡。每論史至古忠臣烈士。輒慷慨激烈。同人竊聽。莫不咎口。胡廬笑其迂絕。唯將軍敬重不衰。凡百請益。會陀羅海營中建關聖廟工竣。求公作碑記。將軍曰。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君其為我捉刀。公曰。關聖威靈殊寓。縱論宇宙。某所見古今碑記。無非頌揚忠義。千百如出一口。求一另成機軸。以闡發所以為聖為神之道者。未之一睹。今請假一精舍。休十日。權為公竭力為之。將軍大悅曰。君文成不加點。不塗乙。素具通才者也。此間廟祀。正需君文以傳不朽耳。乃于營中。葺淨室爽塏者三楹。日用之物。無不備具。祗奉以二童子。不呼不入也。公居其中。閉目凝神。至忘寢食。將軍使人密偵之。但見枯坐耳。居數日。思慮泛然。機神轉濶。一日方晚。飯二童子忽驅戲階下。公見之。怒發鬚食。吐哺罵曰。奴子奈何亂我心曲。亟起操杖欲撻之。二童巧避。一擊不中。而中假山。杖折為二。即投杖大笑。急走入室。滿筆擪濃。舊廢直書。童子

密報將軍。比將軍至。而文已成矣。見將軍來。大呼曰。奚刀聽然。幸不辱命。將軍三復讀之。嘆曰。貫串流走。彼昌黎送孟東野序。殊為排砌矣。至識感神。君其有神助耶。公曰。初構思。心中夢如亂麻。關泉水松風。皆厭其聒。三日後。此心死矣。今日將晡。猶無一字。方怒童兒嘻戲。將申撻伐。杖折而機忽開。操觚時。自覺如征鳥厲疾。一揮而就。憂憂乎豈難哉。汩汩然而來矣。識不解何由得此。將軍拊髀曰。非偶然也。于是事百金為潤筆。即請公書之。公自作記。後名滿塞外。復登第。歷仕至清要。一夜夢至一處。見有可殿而過者。儀衛甚盛。肇上貴人。則關聖也。公趨前。望屋而拜。關聖下車勞之曰。君作記良勞。告心時至矣。當持君于春秋樓。好為入幕之賓也。言訖。擁去。公廳陰異之。知不久于人世。即致仕歸。歸途值大雨。息駕一古剎中。剎左有危閣。題額則春秋樓也。恍然悟。沐浴具衣冠。解去儀仗。端坐樓上而逝。空中隱隱有音樂鼓。遍時始歇。合剎莫不聞之。

林蘭誌異八則

果報之異。在在有之。而見于錄聞者尤著。或云舉子入場之前一夕。夢事官。公服玫瑰。以名鬼神。請神以紅旗招家親。以藍旗引恩慈。鬼以黑旗名訖。插三色旗于明遠樓四角。吏且招且呼曰。有冤者報冤。有讎者報讎云云。故場中怪異叠見。愈出愈奇。予之親戚往往

有監試者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質之亦云不妄因舉所聞之尤異者記八則

陳扶青夫子言雍正間江南鄉試有常熟某生年四十餘第三場入宿字號前二場頗得意興致甚高中秋夜與相識玩月分韻作詩有皓月今宵滿紅顏往日殘之句眾索其解生憮然對曰諸君皆同類無妨實吐也憶昔遊吳門時館于某撫紳家子弟四人悉主人子姪有柳生者其內姪也年姿如玉予挑之數四俾若不知適值令節諸生皆給假展墓惟與柳生相對予復作詩以挑之曰繡被戀雙鸞相逢自有因亭亭晚玉樹可許屬樓身柳得詩面色發赬圖而罰之予以為可動矣會友人見餉予舊有媚藥入酒中飲之易醉而狂猛柳生盡一巨觥遂傳一遍所欲次日酒醒知已被污覓投繯內寢舉家不知其故予雖知之而不敢洩飲泣而已主人構訟半年始解今夜月色不減當年而未免有情雖能遣此故感慨係之耳言訖淚涔涔下聞者無不毛戴陸續散去五更後忽聞人聲鼎沸往來不停履相告曰有人縊死屍號中矣詰且驗之則常熟生也

蘭岩曰酒為色媒謂醉後每動淫心也乃柳生以少年丰標忽遭此無行之人詩以戲之酒以誘之而辛為所污辱斯又酒能媒淫而非假酒淫人也雖然柳當閱詩後縱不嚴以絕之亦當託故以避之不能見機而作復與飲酒忘醉亦不得謂無罪矣羞而自縊嗟何及哉天下之甘言卑禮無因至前者皆禍機之所伏也慎勿不加察而徒自翫予智哉

先生又言乾隆某年結伴入南闈同舍俞生江陰諸生也甫畢頭場即治任眾怪而問之言語枝梧而顏色慘慽愈力詰之不得已始明告曰言之醜矣先君子宦遊半世歿解組歸遂病怔忡數年不愈捐館時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泣囑曰吾平生無味心事唯任某縣令時曾受賄二千金寃殺二囚為大罪惡陰報當斬嗣以祖上有 恤功僅留一子單傳五世不得溫飽吾今人非高子泰山鬼責深于滄海地獄之設倖脫無由子孫或不知命妄想功名適益吾罪非孝道也汝弟兄其各勉為善事自圖結果言訖而瞑後兄弟相繼死唯我僅存鄉試二次悉被墨灑污卷昨在棘中文思頗湧三更即脫稿候一人放帷而入立燈前驚視之乃先君也顏色慘苦怒責予曰奈何忘我遺囑屢為非分致我奔走道途辛苦備嘗若再不悛稿不旋踵矣隨以手巾一擊燭滅硯翻旋失所在予驚走而慟比僕僕來救詢見予油墨滿卷各嗟歎而散予今年二十有五三登藍榜不足為恨所痛先人負罪構孽九幽行當削髮入山坡編出世學目連大士救拔亡靈懺悔之情幸諸君垂鑒焉眾聞之靡不咋舌神竦善念為之一懾先生退而作歸山詩以送之

蘭岩曰搜罪于天無所禱也聖人言之諄切矣嗟乎幷堂鼓響階下者如對闌羅羣盜寃成受刑者恍遭地獄奈何以嗷嗷赤子方延頸于父母之堂而蹊蹺黃金已私受于賣線之吏遂使沉寃莫雪于生前宿孽旋生于死後三戰三黜子孫五世貧寒一代一丁兄弟榮朝祖謝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某科會試一江南舉人入頭場文戰至二更往來號解手三更不返相識數數來覓不見共異之提燈往覘見一人橫臥溷厠中聆之舉人也呼之不應大驚急救之良久始甦自述在此方欲解手見一物大如牛白如雪倚牆根蠕動霍霍有聲心殊恐怖大聲叱之物忽起立乃是一白人面作青白色兩眼大如雞子碧而有光不覺身如夢魘呼叫不能出聲亦不自知僵仆之由也眾皆悚然扶之歸號次日鬼白而出

蘭岩曰神魂迷罔乃見此異物以奪其魄鬼白而出亦云幸矣

李伯瑟言其表弟廖生夙以才貌擅名年甫二十有二即設帳于巨紳單氏家單三世為官富甲一郡僮僕蝟集數十百人而單賦性殘酷家法極嚴家人小有過犯鞭仆立下甚有炮烙等刑往往畢命恬不為怪廖工詩善媚入館後賓主頗相得第少年喜事每揹風捉影見事生風生徒五人曰修曰保曰傑曰偲皆單之子姪曰炳文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炳文年十七聰穎異常所為詩文廖多不能易陽推許而陰忌之惟保與廖最契故主人家事若大若小主人眷厲若男若女無不悉知有一事保必偵以告廖見一人廖必指以問保誼雖師弟實類友朋也會東家宴客內眷送客回笑語過書院門廖于門隙窺見一婢舉衣素襯冶容嫵態風致嫣然頗覺心神把捉不定正擬想間適館僮秉燭來催酒核廖曰諸郎在內作底事僮曰有內客留宿諸郎正忙少停二郎即出陪先生飲酒矣廖頷之俄而保至師弟歡然對酌因以所見單衣婢實之保曰先生所語得非白皙如雪眸黑齒皓多髮如雲鬆鬟可鑒者乎曰然曰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慧也了頭極慧黠善針黹一家皆偏愛之年十八矣擬求有婿也廖聲孟戲問曰如此珍美日日在前汝弟兄亦各嚐其滋味否保微笑曰嘗不無涎第恨其有郎舅之狡獪往往交臂失之炳文炳夙與之交好而已廖欣然曰荷荷文炳自負高明乃致汙人清白豈非得已而不已耶吾想小慧端重恐文炳未必能玷汝所言亦想當然耳保曰不然二人形迹生及偲皆目擊之矣廖前席曰目擊何如保曰偲潛窺于溫室中生猝遇于花園門之內也廖大笑而罷一日傑質疑稱故事于廖廖不能詳文炳從旁述之廖大慙蜂戚之曰學者當以十三經為根本廿一史為學問荒唐子書知之何異磁塗文炳曰一事不知儒者之恥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其能取多而用容也廖曰讀

書變化氣質汝氣質如此何敢稱儒吾雖少長于汝然而師傳也汝弟子也以弟子而上凌師傳讀書何為且汝自矜儒術者而淫人婢女亂人閨壺者乎文炳失色不復敢言修弟兄亦再三解紛康始怒息然終不與文炳接談單知之荅文炳十數且置酒謝康曰丈夫魂憤杯酒間況師弟乎弱弟無知不足與校也康唯唯於是卜夜痛飲單徹醉與高自述平生得意語刺刺不休康乘間諛之曰老先生文章政事皆堪不朽惟家法稍弛外人耳而目之殊可惜耳單艴然曰老夫家政自謂不愧石柳先生今出此言得毋有所見聞乎康曰承相愛故如無不言但事涉隱私不便瀆陳也單大疑屏去左右密詰之康乃舉文炳私小慧事附會以告且曰令公郎所親見者老先生為鄉里儀型奈何因小兒女一夕之歡致失鄉望徹瑕之玷單固以家法自詡一旦被人面摘其疵怒發如雷擲杯而入大聲索小慧撻而鞠之小慧不勝痛楚一一吐實單怒極令褫其衣挪庭柱上以巨砧杵搥陰中呼文炳至前合觀之文炳掩面伏地哭不能起單叱而鞭之聲色極厲夫人再四求寬怒終不息鎖文炳厠中方歸寢所夫人潛釋小慧抱之入室一息奄奄血漓淋漓家人無不泣而憐之守至夜半忽覆然而起大聲曰奴死必為厲鬼以報豎儒矣言訖長號數聲而絕上下靡不悲慟康聞之願不自安託故解館歸年念及小慧之事輒泱背汗下適槐黃近挑燈夜讀其母李氏即伯

翌姑母也親調魚羹送入書室於窗下見一女子躲形浴血而立驚號仆地旋失女子所在康即出救母歸寢聞何故驚倒母告以所見康大驚失色母曰此宅固凶不可復居且鄉試在即不如入省會暫居舅家倘博一第另境居宅可也康以為然亟買舟以往寄居伯舅家時伯翌亦以鄉試故就貢院側僧舍肆業康至乃同下帷一日閒話間伯翌忽問貴邑有單文炳者與相識否康曰弟之門人也兄胡為問及之伯翌曰久慕其才名昨又從一友人處得其慘魂篇抉元疑于屈宋矣末其歸隱恨殊深意意其為弟之高徒也因出一紙示康其辭曰夜趨修而膊側兮心似焚以怦怦悵幽蘭之早折兮悼芳蕙之先萎何惡鵩之滋蔓兮甚賊苗之根蓁欲剪拔以養除兮早剗足而棘刺手告田父以假其鋤鋙兮絡冒頭而鉗制口與其人于一晤兮憤神結而為夢出閶闔以遨騰兮見遠顧之嵽嵲麾雲霓以啟悲兮先秋風而聽之魂冉冉其欲離乎宅穹兮猶逸迹以鳳思是儻佪而夷猶兮非嗜昔之姣態頻拭目以瞧晚兮徒神奔而鬼怪距綺羅之化蝶兮體袒裼而裸裎哀泱亡之銷鑠兮擔劓荀以縱橫哀薄命以貽戚兮曠王孫之故也君獨生以曷歡兮寧不懷茲楚也辭曰已矣魂其歸來兮毋聊蹋以流連吾將與子同穴兮心則石而力則堅康覽之次曰文炳文炳汝其賦角弓小慧小慧汝其怨終風乎予不任咎也伯翌曰敢問何謂也康憤陳其故且曰弟聞釋氏有懺悔之說場後兄為我設一壇齋戒可乎伯翌愀然汗下屬坐良久始歎曰弟不自尤尚詰咎他人豈竟欲鐵鑄大錯耶于是不歡而散無何入棘弟兄適同一號是夜場內咸聞女子哭聲深以為怪惟康頗色沮喪不飲不食次夕三更伯翌文初就方假寐忽聞簾外人聲往來皆云大怪事伯翌即啟帷出視見康號前人如堵攘心知有異擠身而入見康裸坐房檐下瞠目直視大呼曰單廷獻時辰未到姑縱之今且擊此賊之舌再去質証言訖引手自摳其舌偏力扳之出口四五寸血流胸外伯翌驟甚力救之手不遑舌根牢不可脫比官來相驗已遶根扳出昏倒地上斯須而甦伯翌不忍暴其惡次日出場鎖扉而歸是科伯翌高捷公車入都與予交最善每聞其說如此文炳賦慘神篇後半年亦死其將與慧結未了緣歟又聞有傳其事于單者單哂而置之慕突如故迄今無恙

蘭岩曰殺二人死于非命罪何能逭哉康以小怨輒生嫉妒扳舌而甦報亦慘矣至于挾能招忌文炳亦難免咎獨惜小慧名粵身死為不幸耳

嚴十三言其秋試時同闈一舉子僚下江人夜間偶出登廁既歸號見所坐矮屋中燭光映簾簾上有人影熊然心殊怛怯雖佪不敢入問老軍何人坐我號中老軍曰烏知其為誰想亦君之相識也舉子曰汝為我密覘之看是何形狀至來告我老軍潛從簾隙窺之良久郎

報曰其人背燈危坐年可四十許瘦黃面短黑鬚無甚異人處惟鬢考種幅下斜插一紅漆竹箸為不可解耳舉子聞之驟驚狂吽有鬼而走走軍追問之但躡身柵邊擱手搔頭不敢復返老軍白詰曉義問之亦隱諱不言重至其號視之已失鬼之所在恐生他變令人守之次日送出終莫測紅箸之由

蘭岩曰隱微事夫誰知其然所結者乎鬼既能尋至闈中而但示其形使其驚狂奔避抑又何故噫異矣乾隆丙子科順天鄉試有大書于卷面者曰黃四姑娘開折見藍榜監生潮玉韵冠有文譽卒姿韶秀如玉山照人同學以翰苑期之玉亦自命不凡視賦鹿鳴捷南宮如拾地芥耳所居僦鄰尚書某公之宅尚書有女已字便門尚未遣嫁而才慧容色名動一時玉偶見之于升車時素面隔碧紗如春烟之籠秋霧心歸而思慕不能一刻置一日閒步復圖閒隔牆女子啟聲急趨梯于柳陰中登而窺之則尚書宅內之涧軒也見一女麗甚識為車中人方登厠關烟出口臂白如霜玉目聲神搖猶恨不能滿意日暮人靜乃瞄于花陰密處望廊下聲去半輒使洞徹不礙目終日魄之于是女之隱私無有不為玉所諦見者積半年女已出閣玉無從再窺頗悵恨因冥想其私處有朱色蔽一點為賦長想思詞以詠之為一友所見舉而投諸大正色責之並識其勿復舉以告人于德行有大累五笑其

迂僕入闈夜夢一人抉其目痛甚而罷怒之而且痛不止兩瞳如針刺不能啟睫遂繳白卷而出歸家三日痛不絕遂成雙瞽及曉揭蜚詞友人已魁列矣

蘭岩曰一言規諫遂獲高魁一意淫慾便成雙瞽慎之戒之

福齋堂曰始而私之于己既而慕之于人敗幽閨貞體不啻裸遊于五都之市識所謂玩人喪德者矣夫瞽于目者必先瞽于心也高其名者必先高其品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一失足即跼苦海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楊慎遠竄夷蠻補傳雜事秘辛宜其終身不齒才人其鑑之哉

蔡生江左名士也公車入都館滿洲某氏家其家主人物故已久惟主母嫡居纔一子一女僕婢十數人一老僕已歷三世矣識慤忠靖主母待之甚厚僕亦素重蔡名深喜幼主得師敬禮不替會主母將嫁女乏妝奩之貲內有田數頃使僕徵其租以歲歉去月餘僅獲八十金以歸計之不敷用仍付之曰謝云飯到口錢到手零星費去至時愈不足用汝姑收貯待取足總繳可也僕諾而退自念身常出外妻子頑鈍不解事倘此銀有失大事去矣乃攜入館中以情告蔡已代為存貯時左右無人蔡即納于箱中而鎖之曰汝第去辦正事寄此無妨也僕謝而去又半月徵得餘金復命主母索前項僕曰在蔡先生處即往取之蔡不承

曰汝那得有銀寄我處僕曰先生無戲言可即見付蔡怒曰何物老奴敢來誣我我為汝家教子弟豈為汝家作看財奴耶不速退當惹老拳矣僕大驚爭辯不已蔡聲色俱厲即刻欲解館主母聞之立門外揚聲慰蔡曰先生勿氣吾當為先生責此叛奴蔡始不信主母呼僕入痛責之曰先生讀書人且南方名士希圖我家數十兩銀耶此必汝將去自救燃眉卒乃誣罔好人吾母子孤兒寡婦出門踽步不能行所賴者汝一人耳今有若此尚何望乎言訖掩面而泣僕無以自明但自批其頰以自罵是夜遂縊死次年蔡入闈精神恍惚下帷秉燭覩筆備錄其事于紙自述昧心喪理罪不可逭解帶自縊于黃菊白菴中比人知覺體已冰矣尤可怪者面望端坐蒂線去帳寸餘不解何由致死其自供之辭眾爭錄之仁和葉百三先生亦錄得一紙每出以示人以為丈人無行者戒

蘭岩曰予嘗見世之所謂名士矣鬼長裾舞大袖以為名士風流吟詩論文爽暴飲酒以為名士博雅而究其中則絕少躬行核其費則每多不肖而第觀其膚末者未嘗不輩然信之曰此名士也焉有為此者乎惟其名士也而能為此耳亦為其稱名士也而後知人之深信不疑而敢為此耳

某科鄉試一生構文至丰夜醫見一人披帷而入古衣古冠面目甚怪生口呿不能言其久

伸一掌向生曰我司文之神也汝祖宗有陰德今科當領薦可書一字于吾掌為異日填榜之驗生大喜即濡墨大書一魁字其人遂滅而字故在焉上墨漬數重因破貼出一是虎先富貴場析骨子池子何神呂公相事見一人如畫家所繪毒狀頓結白紙繩自內而出覺而異之既而就以把倒被貼紙解之曰蓋頓悟貼出也一笑

閒齋曰棘闈之地國家設以取士者也躭行喪德之徒冥報昭然慮籌不爽如是何關節懷挾者猶敢于光天化日中行險以徼倖哉

蘭岩曰秀才入闈一存得失之心則方寸中頃刻百端叢生而鬼神遞得乘其隙而倀弄之因而攝斥之是二子者焉知非妄想心熾精神恍惚而結成一幻境哉

回煞五則

人死有回煞之說都下尤信之有舉族出避者雖貴家巨族亦必空其室以避他所謂之躲殃至期例掃除亡人所居之室炕上地下徧鋪布盧灰凡有銅錢悉以白紙封之恐鬼畏之也更於炕頭設桌几上陳大酒一杯煮雞子數枚燃燈一盞反扃其戶次日鳴鐵器開門驗灰土有雞距虎爪馬蹄蛇足等跡種種不一大抵亡人所屬何相即現何跡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輕謂鎖罪輕而幅罪重也草木雖犬往往有遺之而枯斃者習俗移人者不免所謂相率成風寧不可破者也第其理未可盡誣或者死者有知歸省所戀賜予友德書紳不幸

翹命方其弱冠時季弟殁出殃之夕德不信一更後潛至窗下窺之室中一燈熒熒靈無所見因笑流俗之妄纔思卻回忽見小旋風起燈下有黑物如魚網罩几上燈焰綠如螢火光斂如錢俄暗德伏窗外如醉又如夢不能動履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燈暗則毛髮盡張俄而黑物不見燈驟明德亦始舒暢聞耳畔有聲甚雜蓋家人尋覓至此呼叫之也德面色如土數日失神每向予述之為不妄也

蘭岩曰神氣為鬼所奪所以不壽耳

同學錫殺齋細言其一親戚家有塾師新死祭回煞之夜主人矯俗舉無所陳設次日黎明殺齋以事過之主人未起暫就書房中坐候之館童入取茶殺齋獨坐炕頭吸烟忽見一黑物如亂髮一團去地尺餘旋轉不已漸近衣袂執袪審視不辨是何物初大如升漸如椀如盂滾入炕洞中一半在外猶轉不已久之始沒竊異之館童取茶至問之結舌不能對愈增疑惑殺齋主人出復質之初亦茫然既乃大悟曰得毋回煞之說未可盡誣乎因告以塾師之事共相歎惋疑團始釋既而殺齋笑曰幸我月令尚好不然其不得殃也幾希矣

蘭岩曰鬼者陰之靈至虛且幻茲何具有形象耶又不解其入炕洞何為

城北徐公家一老嫗死際回煞徐二子皆少年好事相約往覘初無怪異將去之燈忽驟暗

隱隱見一物如象鼻就器吸酒嘖嘖有聲欻然墜地上化為大貓而人面白如粉繞地旋轉若有所覓二子驚悸發狂震驚家人詰得其故交責不已次日啟戶視之雞子酒漿空無所有灰上人跡兩兩相並僅如二三歲小兒東壁畫十一字非篆非草淡墨色人不能識向午忽自滅

論為鬼暴徐二子相繼病死

蘭岩曰鬼能飲食大為奇怪想人踪兩兩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相繼病死其理可悟

延安折天柱為廣文時傭一老嫗服役炊爨其子黃犢年二十餘為郡驛卒某年冬從榆鎮差官馬進馳羽書入都道經某堡大雨雪堡固荒僻無客舍投宿民家其家辟正室以居之舁以偏敝已深德之與黃夜飯記同炕而寢二更後黃忽驚惶聞屋復聲甚異心殊怛怖連呼馬老爺不應急起駭火燭之則馬方袒跣向隅蹲踞地上聳肩用力若有所捺黃驚詢何為馬但搖首不暇應答黃大疑急前審諦之見壁角有物形如蝙蝠被捺唧唧作聲漸捺漸縮不能大騖欲前助力物忽化為濃烟滾滾四散成數十團或鑽入壁隙或飛上棚頂須臾而盡黃扶馬坐息炕頭問所捉何物馬哆口瞪目猶有餘恐良久稍定始述曰吾方起溷瞥見一養婆老嫗摧佝炕下兩眼有光如螢頗能自照心知為鬼以杖擊之仆地化為一蠟走向屋角故就而捺之誠不識為何怪也黃聞之栗生于肌髮豎于頂不敢復悟亟呼主人詰之

支離不以實告馬偽恕欲鳴于官主人懇因言其故蓋其祖母新死是夜正回煞之候也叩其體貌正符所見馬為之歎惋遂不復少留束裝抹馬冒雪宵征

蘭岩曰候而嫗候而蝠候而烟無大作怪

秦人謂太為老有張老翁者又號老胆以口大胆大而得名也其子婦死值回煞張出差在外未之知也是夜適歸叩門久無應者怒撞排闥而入重門亦如之至廳前一閒無一人惟西廂燈火耿耿隱念此屋從無人居那得燈光試戲之俄見一婦人長僅尺餘直撲臆隕倉卒驚趨婦人前出簪挺化黑烟一團隨風而散張知為鬼物不復踪跡亟叩宅門家人聞之大擾良久始辦其音響閽門納而告之故張乃歎惋蓋子婦病篤不便終于正寢移之西廂適夕而歿張所見婦之鬼也是適值出殃云張竟無恙

蘭岩曰張其陽旺耶不然何竟無恙

夜星子 二則

京師某官家其祖留一妾年九十餘甚老耄居傻房上下呼為老嫗日坐炕暖不言不笑不能動履形似飢饉而健飯無疾病富豪一貓與相守不離寢食共之官一幼子尚在襁褓夜夜啼號至曉方報匝月不愈惠之俗傳小兒夜啼謂之夜星子即有能捉之者子是迓捉者

至家禮待甚厚捉者一半老婦人耳是夕就小兒旁設桑弧桃矢長大不過五寸矢上繫素絲數丈理其端于無名之指而拈之至夜半月色上窗兒啼暫作頃之隱隱見窗紙有影俊進俊郝彷彿一婦人長六七寸操戈騎馬而行捉者擺手低語曰夜星子來矣來矣亟彎弓射之中肩即即有聲棄戈返騎捉者越窗引綫率衆逐之拾其戈觀之一堅線小竹籤也跡至後房其綫竟入門隙羣呼老嫗不應因排其闥燃燭入室遍覓無所見搜索久之忽一小蜱驚指曰老嫗中箭矣衆視之果見小矢釘老嫗肩上呻吟不已而所蓄貓猶在跨下也蓋大錯愕亟為拔矢血流不止捉者命搜殺其貓小兒因不復夜啼老嫗亦由此得病數日亦死

蘭岩曰怪出于老嫗識不知其何為想像貓之所為老婦能鍾為其所使耳卒乃中箭而亡不亦冤乎

予在威安寓時聞同學隆君與言其一親戚家有小兒夜啼越兩月不愈有老嫗識為夜星子自云能捉之問所需無難辦者惟用木作方龕四面糊白紙畧置上寬窄內設油燈一盞燃之先射紙上俟小兒啼作即置前龕一粗磁碗碗上橫置一菜刀踞小凳面龕門而坐家人悉令迴避童男雅女則弗禁時隆君年甫十二三立嫗身後觀焉嫗一手叩刀噢噢不解作何語食頃燈曛暗紙上隱隱見黑影往來閃鑠不定或人或馬或貓犬悉彷彿其形嫗詛咒愈急燈愈暗黑影往來愈夥最後一影色黯動映紙獨真止而不動形頗似揹嫗急舉刀背力砍龕碗皆然一聲寬中燈忽大明黑影印紙上不滅如淡墨所染嫗舉龕以火焚之兒啼頓止

蘭岩曰如此怪異非老嫗不能降亦非老嫗不能解

屍變 二則

陝西某村胡氏女嫁為李家婦一朝反目女負氣出門不知所之李以為歸其母家往探之未嘗歸也徧叩親故皆無有遂成訟有司屢刑拷掠不能成獄縲紲者歲餘村後固接亂山人踪罕到雖鳥蒐雉兔者鮮一過焉一樵入林伐木于萬樹中見一人懸柏樹上目大如盞攀兩手作撲人狀聳支吾若鳴蝙蝠身搖搖如戲歌韓擁鷺驟欲死狂奔下山述于村人村人聚衆剖視駭異而往四面擊之良久不動李之隣里咸在其服色雖舊猶辨為胡氏女白其父母令觀之真實不虛無屍大慟而斂而焚之臭達數里心心作聲疑案始結

蘭岩曰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因屬常事獨不解年餘縣萬山中尸僵而能鳴索且不朽是為不可信而可怪耳

先達某公未第時公車入都田避蹇停裝于廣渠門外一古寺中僧舍雖多大率湫儘不堪

肆業惟小閣兩楹殊精潔禹敵因就居焉僧囑曰居此亦不妨第須防暴客檻窗可不必閉也公諾之居無何甚苦炎熱自思夏日樓居古人所忌非北風不能清暑縱有暴客亦不足為寒士憂遂撤窗啟簾見綠野青疇一望無際樓下臨荒葬處古塚纍纍不止什佰更有未葬而瘞厝于茂草間者凡十餘柩公笑曰對此正不敢不樂復月上清風送涼乃命酒獨酌倪窗遠矚醉復攜酒莫樓下曰長眠人尚有何鈌者見此盃中物當來歆也約二更餘聞一厝柩邊憑罣有聲公疑為草木之兵戚而聽斷厝柩蓋豁然倏地一屍翻翻而出偏身雪白兩眼綠色映月如焚光公大驚然素有氣敢任且念彼雖鬼物而樓高數尋亦不足畏罵觀其出欲何為亟滅燭以覘之屍既出向其柩拜之棺復合僵立曠日然然而去迅疾如風公錯愕不已料其必反乃閉牢窗屏息以待三更向近月色西沈屍果還瞬息至柩前方下拜公適喉癢不禁大嗽屍倀然起直視樓窗公急閉窗用力狙窗脫筍頓然落樓下屍即奔至向窗一踊不及者咫尺公大窘提燭擊擊之顛而復踊公倉皇閣子手邊得書一帙極力擲之中其腦倨然仆地遂不復動公始下樓遍僧房門以告僧大驚曰戒公者誠非無為祭何弗聽致此恐怖請暫同老僧榻明日當為計也公就枕夜夢數鬘翌日僧糾合長工十餘人執兵而往見屍無敢向前久之始集以物撥投之舉體白毛長寸許巨口過膝十指望出如

鷹爪僧曰怪底一夏無而此魁為虐也報官驗訖聚薪焚之啣即之聲不絕臭不可近視所擊書則周易下卷也僧笑曰惜大兵器亦大異人公旋移居入城遵人繳述之後及罷官少率

蘭岩曰荒郊斷壠貴恨終天蔓草寒烟含悲長卧悵孤魂于萬里無日還家歎骨朽于百年誰人布奠致成旱魃為虐展轉成妖鬼也而不安于穴聚薪而焚之良可慨也

貓怪　三則

某公子為筆帖式家頗饒裕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得人生之一樂焉上下食指甚繁而尤喜畜貓白老烏黃何止十數每食則羣集案前故故聒耳飯鮮眠寢習以為恒遘飯後閒話家人咸不在側夫人呼螺數四不應忽聞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啟簾視之寂無人惟一貓奴踞窗臺上回首向公子面有笑容公子大駭入告夫人諸昆弟聞之同出視貓戲問曰遘閒喚人者其汝也耶貓曰然眾大譁其父以為不祥盍命捉之貓曰莫擊我莫擊我言訖一躍便上屋檐而逝數日不復來舉室皇然瑣瑣不已一日小婢方餉貓此貓復雜羣中來就食急走入房潛告諸公子諸公子復大擾同出捉之蜷而鞭之數十貓但嗷嗷低强之態可惡欲殺之其父止之曰彼能作妖殺之恐不利不如舍之公子陰命二僕盛以米囊負而投諸河甫出城囊曠空睨河而返貓已先歸直至臥室啟簾而入公子凡弟方盛集父母側

論貓事曾見貓來肯捻怔貓登踞胡牀怒視其父目皆欲裂張鬚切齒屬聲而罵曰何物老奴屍居餘氣乃欲謀簉殺我耶在汝家自當推汝為貓若在我家豈訊輦貓可耳孫汝奈何良心至此且汝家禍在蕭牆不旋瞳而至不自警惕而謀殺我豈非大謬汝盡亦自省平日之所為乎生具蝮蠍之材貴緣得福初仕刑部以鉤距得上官心出如二州愈事貪酷斬楊爺曦威福自操作官二十年舉嘗人命者不知凡幾尚思恬退林泉正命瞻下妄想極矣所謂敗心人面汝實人中妖孽乃反以我言為怪真怪事也遂大罵不已舉及所生舉室紛聚莫不擐擐或揮古劍或擲銅瓶茗椀香爐盡作攻擊之具貓哂笑而起曰我去我去汝不久敗壞之家我不謀與汝輩爭也盃出户緣樹而逝至此不復再至半年後其家大疫死者日以三四公子坐爭地免官父母憂鬱相繼死二年之內諸昆弟婢妹舶嫂子姪奴僕死者幾無子遺惟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一寨如范叔也

閻薛曰妖由人作見以為怪斯怪作矣唐魏元忠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非見理明晰不能作是語雖然內省多疚亦不易作坦率漢

永野亭黃門為予言其一親戚家喜畜貓忽有作人言者察之貓也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今偶脫子口恥不及舌悔亦何及若牝貓則未有能

言者矣其家不之信令再縛一牝者撻而求其語初但嗷嗷以目視前貓前貓曰我且不得不言況汝耶子是亦作人言求免其家始信而縱之後亦多不祥予聞其說愈謂太平廣記所載貓言莫如此之事為不誣也

蘭岩曰以言遭楚貓應自悔然猶以恥不及舌獨自懲責乃人也每以多言取禍反怨天尤人不克自省誠此貓之不若矣

護軍忝領舒某喜豢歌伎行立坐臥罕不鳴鳴一日友人過訪歡飲于室漏已二下尚相與賡歌不輟忽聞户外細聲唱所謂做德打朝者踊躍之字音清楚合拍妙不可言舒服役只一僮素不解歌茲忽聞此深疑之潛出窺何則見一貓人立月中既歌且舞舒驚呼其友貓已在牆以石投之一躍而逝而餘音猶在牆外也

蘭岩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舒喜歌唱而貓亦效尤舒應樂其善繼主人也何以石投之哉

驢

都中有以屠驢為業者主人晚過其肆漏已下肆門已閉室中燈火甚明疑為作工者賭博從板隙潛窺見二僧共殺死一婦人方斷脰剖腹血肉狼藉大驚亟反走鳴諸官官率步軍

十餘人同往捕之排闥沽入則見死驢在地主人獨指以為人步軍曰死驢也烏得為人與共爭論環觀者咸笑其妄其人猶忿爭不已官怒其嘵嘵叱曰指鹿為馬且不可奈何指驢為人鞭之而去其人忿極亟欲對眾檢視乃亦是驢始而愕然既而廢然遂改業誓不殺生

蘭岩曰驢龐然一蠢物也與人大異何此人確見其為人哉殆亦業此屠驢者爭非昏于即也覺誓不殺生此驢也不復為人此人也不復為驢矣

異犬

某侯襲爵之前一歲年甫十七丰姿如玉而癖好鬬雞走狗嘗豢一黃犬甚愛之至同寢食至夏日率犬出東門遊行郊坰大雨驟至避一墓門下墓前有積潦廣袤數畝蘆葭滿之生未安復有三惡少攜觴負酒而至見侯各耳語侯故白晳一惡少作韻語曰黑者黑如鐵也赤者赤如血也白者白如雪也其二人和之以笑侯雖微固世家之裔且懦弱孤立聞之大懼圖兩欲行惡少挽留甚力侯大窘曰汝等欲何為惡少皆笑而不答但相與拘持之犬在旁大嘷突盭惡少以巨石投之中腦犬悶絕乃盡褫侯衣不留寸縷縛手足俯而捺諸草中欲淫之侯哭叫聲嘶滾地不定會有數騎自林間來惡少倉皇逸去騎者至見而詫異解其縛而詢其故侯蜷縮而泣告之騎者憐其遽衣而送之家犬亦踉蹌隨之歸數日不食創昏

潰而斃侯大慟壑之圖中祝而祭之如奠良朋也是夜夢犬作人言謂侯曰主人過我厚矣將有以圖報主從此出門須慎苟學危急我受豢養恩至時必相救乃贈以為異謹誌之一日有事于通州歸而泛舟于大通河仍見前三惡少更同二少年捽曾趁船咸目侯而笑侯愧甚至關上泊舟同載者星散侯混入旗亭潛視三惡少去遠始覓僻徑急行約里餘猝見三惡少突起棄稷中捉侯入幽僻處掩其口復褫其衣一少年方欲姦之忽一巨犬翼出垣直前齧其陰少年痛絕而跖犬更追其二人一落其睾一傷其臂侯得無恙著衣踰屍蹴田而奔犬返走侯尾而喚之直至一茅舍前犬踣于籬落下就視之則一病癩黃狗也意頗怳然有老嫗掃參于場詬侯而笑曰此吾家老犬也病癩半年昨夜死矣小哥薄而觀之獨不嫌其穢乎侯漫應之悽惋而返夜復夢犬來告主人之恩已少酬報冥中憐我之忠行當托生為人于馬拜謝再見無由矣言訖涕泣叩頭而去侯深感其義計犬死期每七日必設祭于座所至今不衰後聞知三惡少二作廢人傷陰者趨宿即殞恩茂先為侯內兄茂先深知其事侯今襲爵三年予曾于茂先湯餅會中識之真望人也

蘭岩曰食其祿而報其主犬誠忠矣乃死後猶借手癩狗以舒其猛烈之氣犬固不昧其靈而能如是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邵步軍

步軍邵木契司柵于某衙門會冬夜方擁裘擊柝三更向盡見二青衣人驅鴨數百欲過柵南去邵叱曰此何時尚欲過柵耶二人不應縱驅鴨自柵下過邵大怒方欲阻之而人與羣鴨紛然在柵南矣驅鴨徑去初無阻礙邵大驚毛戴盆呼其伴告之共相錯愕自是小兒多患瘧疹百無一生邵所見殆非無因也

蘭岩曰鴨為兒厲誠不可解

施二

京師某坊有僻寺一區殿宇宏巨僧房數十間殘半傾圮佛像暴露蟲魚鬬寂惟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生涯冷落所恃賻葬間居掘小壙紀者僦居月覓錢四五緡為香火之資而已有交城民施二者秋夏耕稼冬春入京以賣糖為業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例數年矣施二十夕賣糖歸已二更矣風雪甚寒瞞的來寓忽聞東望有人語言相問答者施停杯傾聽了了可辨聞一人音響似五六十歲人者冀曰比日膝痛異常又苦跌蹩今聞朔風霍霍思家迫切未曉兒子輩亦曾念及何爹否言訖慨歎再四又一人曰我豈不借加愁苦百日以來守株待兎地方拘束踉步不敢出寺門飢寒甚矣昨見和尚斫蘿蔔置砧板廚下私心竊喜

謂可一潤饞吻不意轉盼間為什忝頑家惡犬所舔其聲嗒嗒受此犬之齧迄今股上有犬疤痕老人曰明日徐四來可以得代否其人曰地方已許我矣有隙可乘即得代也老人復潸嘆再三已而寂然施知是鬼為之毛戴急出房就其同輩者具述所聞聞者亦寒慄焉翌日果有以剃頭為活者來僦居東望人極狹蠢困與施比隣一來致謁問里居通姓氏則霸州徐四也施愕乘閒密以夜間所聞告之勸其改居徐謝曰老兄意良厚但我自有命彼何能為拿參上帝亦不容鬼物厲人也施唯唯不復置喙而罷居無何徐為人雄頑誤落其髮其人想置徐不少讓遂被毆擊既歸寺忿恨不已施與同儕就其室慰藉之曰吾等作小經紀小手藝凡百宜忍耐詎可蠻悻性氣獨不見夫茶寮酒肆中望上之所書乎非和為貴即忍為高也徐不忍曰寧死異鄉不甘此辱眾後聽錢洁酒勸解至四更各散去施歸房尚聞徐怨恨聲既而有悲泣聲側耳諦察之聲漸異且作小語曰我雖一時氣苦豈竟走遠條路耶噴之又曰果能如此死亦無憾至雞鳴聲始寂然施大疑亟披衣出戶潛從窗外探之屋中昏暗乍視無所覩徬徨久之方隱隱見一人懸樑上又一人白衣背立其前雙手挽其足大驚失聲卻走寺僧方料上樓聲晨鐘聞人聲來探相遭于門各復驚倒及同業者漸集始辨是施也詰得其故同往視之徐果自縊死矣闔徐者行路之人無從追捕枉損軀命傳施

所聞所見事屬前定洵非偶然。

蘭岩曰。宿孽前定卒不能逃。或亦有然。第冥冥中。縱此鬼物殺人自代。而此死者復又求代相報有已時乎。況亦只得地方一許。便可任所欲為。彼為冥官者。竟毫不加察耶。抑坐定其賄耶。是可嘅也。

盛紫川

予友盛紫川祿。為秀才時。偶探一親戚歸。夜已半。路過海潮庵蟑灣處。忽見一婦人劈面來。著舊藍布衫。曳破鞋。月下視之。約年四十許。面色灰敗。紫川不禁毛戴。驚足釀其行。而婦人亦止步相向。彼此相去僅隔車軌。婦人漸漸閉眼。眼光綠色。紫川遂昏然如夢魘。默念此必鬼也。當煥發吾之精神。彼必畏避。因凝神定慧。瞪目視之。倏如夢醒。婦人兩眼復合。綠光旋斂。既而紫川益一寒噤。婦人眼復開。紫川仍閉目。如夢魘。如此者數次。相拒久之。賴有邏卒擊柝而來。婦人始逶迤西去。紫川歸。面如土色。越數日。始復其舊。每向人述之。

夜譚隨錄卷之三

蘆園主人閑齋氏著

蘆園主人蘭岩氏評閱

邱生

連城賴冠千言。其鄉有邱貢生者。忘其名。貴家子也。年甫二十。丰姿如玉。雅正閒自閨入都。將肄業於成均。以圖進取。未弱到。暫寓左安門外某寺中。寺近某貴公廢園。地極荒僻。生少喜動不耐岑寂。飯後。攜小童。散步行食。初不知有園。及遇見林樹蔥鬱。樓閣參差。訴而詢諸耕者。始得其詳。亟往遊焉。小奚怯行路。或戲額眼目。或出言怨詛。生惡其聒。喉使先歸。小奚喜躍而去。生且行且笑曰。奴子別有肺腸。想天之生人。本無雅俗。彼受其父母精血之濁而生。故致此。譬夫犬之食鐵。其種類然也。比至園日已夕矣。荒榛蔓草。徑轡堆階。門亦扃鎖寥寥。衣撥莽。越垝垣。以入園中。古檜高槐。濃陰夾徑。紆迴循徑行。忽遘一橋。朱欄摧折。紅板朽殘。橋下盧從蓑生蛙鳴。積潦過橋。抵一軒。蛛絲窗戶。紗綠在窗。生徙倚闌杆。徘徊忘返。不覺古墻月上。皆砌蟲喧。晚風入林。樹間如聞吟嘯。本欲窮其幽邃。當此際。心殊怛怖。乃折軒前風仙花。却步欲歸。忽聞迴廊下有清銳其音者。叱曰。何處小蠻奴。擅入人家園囿。責人奢屬居。此肯容汝折一莖草。踏一塊磚耶。生驚視之。則十六七二女孩也。一綠衣。一碧衣。眉目如畫。

面無怒色。但作惡聲耳。生自知冒昧。急棄花整衣。趨而揖之曰。異鄉羊少。孤客無知。孟浪採花。罪不容赦。倘蒙寬宥。佩德不忘。綠衣者曰。或即寬宥。亦平常事。那便是德。那便不忘。書痴便給。汝給阿誰耶。碧衣者曰。今不痛加慫治。彼以為我輩孱弱。必源源而來矣。言次。復有數女奴自軒後出。問曰。何事喋喋。娘子候回話矣。二女同笑曰。回底話。知他何處書生。南蠻缺舌。令人一字不解。衆女環觀相語曰。蠻子殊不醜。盍捉去聽娘子發付之。僉曰有理。生大惟投地求釋。衆置若罔聞。或撥耳。輪或扳髮。辮後推而前。挽之。生固無縛雞力。遭此紛拏。不克自主。須臾至一廣廳下。始各緩手。生喘息稍定。又聞傳話曰。命捉上樓去也。衆又擁生至樓下。前二女先登。衆未登。共立簷下。屏氣無敢息者。有頃。前二女抱綉被含笑出戶曰。幾誤大事。諸姊妹各散。無事。就此矣。衆皆默默。索然散去。二女挽生入左室。一切甚精潔。中有池香湯。芬馥。知為浴之所。二女持巾執帨。侍生浴訖。徹體易新衣。長短合度。鮮華照人。二女嘖嘖歎美不絕口。俄有提燈來迓者。亦二八女奴也。導引入房。暫就客座。一女侍側。前二女入內寢房中。位置器物精奇。目所未睹。生中心忐忑。不測吉凶。良久。忽覺異香撲鼻。笑語喁喁。繡幃簾帳啟。二女從一女郎亭亭出戶。容極艷麗。曠世無匹。年約十八九。衣縞色畫衣。拖畫花裙。含羞向生側身斂衽。生却步逡巡。不覺屈膝。女郎挽之入座。曰君非鄭江邱貢生耶。曰

淑曰然則與兒有姻緣之契矣兒衛氏字素娟世系隴西令尊公為秦州參戎時與先君結
好久交因有婚姻之約後時爾我尚在襁褓中不能記憶迄今計之十有七年矣一旦遽逝
于此紅絲繫足豈偶然耶昨夜夢神人見告拔能預知郎君姓里居幸郎勿猜也生雖少孤
至于父為秦州參戎則知之燭數茲聞女郎言有據並不致疑且對此麗人神魂喪失無暇
致詳但再拜曰第恐瀛海鍼生有辱門第耳不然淮王之雞犬未有不望上大羅天者娟笑
頷二女曰汝道郎君言不可晚何為字字了了二女笑曰方初見郎君時但聞鈎輈如鳥鷇
雞悅耳實笑人今與娘子應答又甚清楚想前操土音今說官話也娟嚶嚀而笑生亦笑曰
真可兒也敢問芳名娟曰綠衣者翹翹碧衣者楚楚生曰謹誌不忘二女曰子郎固有德何
可便忘生復笑隨聞內城漏牢聲如海鯨之鳴知漏下矣娟命酒頃刻數核排列無非珍異
尤多不知名者固非人間所有生欲次問娟有父母兄弟姊妹乎娟曰皆下世矣雖有姊妹
行亦各適所天他日會有相見時也又問鄉當貴極矣而園亭荒廢若此何也娟曰此宗室
貴公之園偕以暫居與郎舉姻後仍返故宅耳生又問卿先世作何官娟笑曰二十歲人底
事句句嘔嘔如老婦然夜深矣無事呂閒生頗為之赤衆陽自罰三更始就寢參床雖几綉
枕錦衾紅燭高燒金爐香篆恍遊天上如在夢中矣娟雖蕊襦而帷薄之閒狎褻殊甚每移

燈近榻令二婢更番侍側通宵嬉嫚生力憊輒進酒一小巵色似瑯玕香逾文鴨欲之精神驟
旺興發如狂娟體雖冉弱頗能支自此好合無間朝夕不離跬步娟有異術往往收取各
種花子祝之化為異香含之齒舌俱馥又能攝取諸物從心所欲頃刻至前即為技揚梅之
難致者莫不應之如響一日謂生曰可檢點作歸計矣生曰以我車來以爾贈遺娟曰無需
于君但勞玉趾一行耳日間或不便夜去可也是夕男婦來者甚衆見娟與生皆下拜凡橐
箱籠笥相貢荷須臾而盡娟攜生率魈楚纔步從之未一里即至一巨宅雕甍畫棟擬擬連
延五步一軒十步一閣迴廊曲檻花木幽深應接不暇唯自訟句非風有仙緣烏能得此雖
南面百城弗與易矣既而入室陳設尤華美子是食饗甘肥衣服細爽息功名之念絕鄉國
之思轉盼已逾兩月娟往往他出出必與楚楚俱或數日始返返必過處別室越一宿然後
同生寢食率以為常生詰之笑而不答弟誦梁武帝詩以應之曰滿塘蓮花開紅光照碧水
色同心復同藕異心無異生莫解其意亦不復窮究數日復娟又有所詣攜魈魈去留楚楚
伴生生因乘閒詢楚楚曰娘子每出數日究竟何往楚楚曰詩中之意郎猶未會耶生曰幾
經尋味終不得解楚楚按口笑曰揩大心思如此何啻著依棋者鑿鄭恩極算又豈有高著
出耶生語塞聊以謔語解嘲曰亭園果當搜詩意特見子狡猾欲以發付之耳楚楚聞之且

哂曰穢飾詞殊可笑轉欲請問娟何發付矣諒郎君口同百舌胆如魈鼠詎敢作犯法事亦
不過一言半語討人便宜而已正俗語所謂說大話媒脾者真足以笑殺人也語既尖酸態
復妖媚生不能復耐猝提其臂擦之牀上關掌作欲打狀曰小婢子敢再嘲笑當此一掌楚
斜臥榻上逡不轉側但瞑目作嬌音應曰一掌便何如欲打誰耶生隨奏按吻曰忍打卿耶
聊相戲耳言次楚楚褰衣已被褪落漸入佳境矣由此二人綢繆膠至唯恐娟歸之速無何
娟回熟視楚楚顏色頓異生在夢殊懊悔魈魈低語告娟曰娘子之螟膜不去終當洩其
秘密娟但搖首令勿言少間曰休休有獲犀有通石有異物以祟而見責者多矣何怪小
女子乎直哭而不徙薪無怪其然且兒既不能雌伏寧能禁人不雄飛哉此間本非樂土今
又成穢墟會須直還故居以謀窠穴耳楚楚目生生會意遽下席長跽而謝曰承卿不棄寒
微實窃自遜豈飛鸞茲舂色還其家心娟拽之起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若夫不夷不惠可
否之間固處世之所珍非用情之所貴也生頷首受教相睦如初娟再遷之志已決盧奢所
有即日起行生怪問其故娟曰此實易得不足戀也生甚疑且實難捨多珍行里許托言腹
急潛回故處視之但見林樹如故第宅無存蔓草間莫屋數椽垣壁頹圮似久無人居者四
顧茫茫始大駭異方徘徊間魈楚踵至呼曰郎留連何事生曰偶憶詩稿未攜欲還取之不
意迷路至此楚楚曰此去故宅已百餘里矣膚得歸乎生曰行未一里那便隔絕若此魈笑
曰僊仙人行豈同凡俗郎勿舉舉牽引却回纔數武娟已坐待路側見生至怨曰奈何兒脫
再遲一刻不得相見矣生不敢辯因復遲又數里入林中夏木千章陰蔽天日穿林抵一洞
穴望之黝然娟先入生却步不敢前魈楚自後擁之夾足驅路已在穴中穴旁另闢一門魈
楚繼至共啟門而入則巨室也華麗不及故宅而雅靜過之恍若別有一天且驚且喜自念
曰今夕何夕入此穴處娟笑曰數則異室寢則同穴相與拊掌呼酒共酌生問曰棄故居如
敝屣散僕婢於四方其故何也娟曰天地皆泡幻也故居尤幻之幻者奴婢各有居處有事
聚之無事各散郎但取衣食數口共圖長生至求盈餘徒自苦耳此處洞天福地有入塵出世
之妙無玄冥回祿之虞雖崇府峯城不過如是塵世幻境纏縻何為乎有頃楚楚報曰羊媪
聞娘子偕郎君歸攜金來賀矣娟與生曰羊妹與兒故相得郎見之但呼為媪可矣彼而羊
至亦十七八好女子也相見懽然猶有羞態不似娟初會時戲笑戴言有見慣司空之局彼
從賀娟曰久與三姊契濶靡日不思詎意去南兩月遽叶鳳占老母聞之良喜先命兒致不
腆之儀表意尋當自來今觀奴夫如玉山然人海稱佳偶非三姐厚福蔽蘇消受娟笑曰妹
大為海羊獨不慮擒揚過當惹人笑破唇耶呼魈魈耳語魈諾而去移時偕一媪至娟迎拜

以嬸呼之。蓋萃母也。生亦拜媪且荅且相喜曰。此即新郎君耶。誰家千里駒。固風至此。老身在世六十年。閱人何啻千萬。所見英妙者。西城某侯子。某銀屆祝六官。與郎君鼎足而三焉。然彼二人。如春暮桃花。皆天善其年。嗟不痛惜。郎君獨與三姐遇合。何愁不壽。較二子。真天淵矣。良得不賀。乃命萃女執盞。自把盞先酌。生次酌娟。最後酌萃曰。汝亦當賀一筆耷。三姐已得佳婿矣。次當及汝。不一年。亦有伉儷之望也。萃倪首羞甚。紅潮兩頰。縮手不取。盃娟接盃強飲之曰。娘賜酒。乃敢不飲。老人家諺有一字海泛耶。生亦從旁與媪楚和之。盞徹而復散去。翌日。娟謂生曰。來而不往。非禮也。請郎一候萃娘。生從之。由穴旁一小門入。行土窟中。約一矢地。更進一土室。萃母女咸在。揆待極懇。慫慂留飲。生固視房中。雜具精潔。唯一榻一几。餘無所有。殊形踽踽。闇娟曰。萃家無乃貧甚。何身外別無長物。娟笑曰。郎見其僅有几榻乎。不知几榻猶假于兒耷。雖苦貧。幸與兒隣。不特免呼庾癸。且多饒裕。生曰。此亦足見卿俠矣。居無何。萃持錦成一幅。乞生書玉臺新詠序。生為倣洛神賦小楷以應之。萃得書珍同拱璧。謂序與書。及書序之人。可稱三絕。會娟他出。翹楚與僕生獨坐。萃又將聚膏小扇一柄來。欲生書漢雜事秘。萃生誼曰。幾曾見人家處子向外人索寫穢褻語。不避嫌疑乎。萃曰。娟姐不在。她是隨行。此事漏我外嚼。復知之。生曰。信如子言。則女豎之事。何以至今廣傳。

萃曰。好事者為之耳。計當日窺見至隱。止吳姬一人。苟秘而不宣。焉能洩漏。生曰。然則今日亦幽獨矣。子能容我為吳姬否。萃面發赬。拈帶不語。生知其情動。遂前擁之。出示其真。萃掩神微睇曰。波消郎聚體皆韻。此物何太不雅觀。生笑曰。貌雖不韻。而韻事在其中矣。女心大動。不復抗拒。遂相與綢繆。如膠投漆。既而萃泣謂生曰。初以郎為儇薄子。久乃知為模厚人也。兒生不逢辰。死復抱恨。一旦委身君子。亦云奇遇。郎罹禍目前。寧忍坐視。欲明以相告。第慮新不間舊。徒取嫌耳。生曰。卿過慮矣。天以少年孤客。漂泊無依。天假之年。得遇娟姐。何翅裴航之泛鄂渚。阮肇之入天台。今又與卿有契。方自慶多福。罹禍之說。突如其來。識所不解。萃聞之啟齒良久。始歎曰。兒固知病在膏肓之間者。藥石所不能入也。郎並忧于菟。逢盤野蔓。自謂快心悅口。殊不知通心鍼。徹骨雖。雖有煞而實七札。而猶脫頴矣。彼娟姐非人。乃天壇中一老狐也。為其迷媚而死者。指不勝僂。總為採取元精。以恣其慾。豈果有纏綿仁義與郎作偕老計也。人情固多好色。似不應竭有限之精神。填無窮之溝壑。生聞之驚怖。股栗結舌不能語。萃曰。郎試自維。倘紲情纏綿。雖死不悔。則兒言誠脅矣。若猶有戀世之心。憫死之念。當思早離。發發之地。遲遲之逝。兒從中為郎籌畫。轉禍為福。起死回生。亦易舉耳。生大懼長跪請計。曰。聽卿言。如掌覺矣。始拳攫手。敢不鏤肝。萃舉使就坐。袖出一符。授生曰。勿悼惶。且將此貼戶上。今老魅來。不得入而復徐計。未晚。生祗符。却回。沸泣求救。萃為書竟。曰。娟雖淫毒。然通

靈有術。能變化。避之不密。彼終能踪跡之。今欲計萬全。非求黃道士符籙不可。黃道士拔太乙秘笈。持五雷正法。往五嶽觀。郎屈節求之。符即可得。此事不得緩。三日內不得。則大事去矣。復每出不返者。以仍有人誘惑故也。此際必幻化圓熟。相與留連。始郎朝死。夕即有他人入室。蓋此間為狐之巢穴。雖出千里。遲數年。終須歸此耳。彼出已兩日矣。再三五日當返。郎欲逃。正其時也。生且悲且喜。再拜謝曰。卿起白骨而肉之。何以圖報。萃亦泣曰。實生蘇無死。別行矣。憤之無相忘。嫁盞於此矣。生曰。累卿將奈何。萃曰。兒聞賢者急病而讓美。兒亦有術。自能發付老魅。無慮也。于是再四促之。生不得已。握手解行。哭失聲。萃急止之。送至門。怒悵然曰。為郎幾誤切己事。乃復攜入室。亟解衣。出一紫羅囊。探囊出一白玉小印。方寸許。上作蟠紐。其文曰。異地同符。贈生曰。物雖微。即實之。可以致富也。他日過購者。究印之所自至。但云潭諸廣巢門外城隍閭。可矣。兒所以序暌雖。聊酬一夕枕席之愛。抑有一事相煩。托幸垂矜也。生曰。一身皆卿之賜。更何事不盡心力者。萃再拜而謝。乃泣訴曰。郎勿駭。兒亦非人。實鬼也。生時本河南人。因寇荒流徙入都。隨老母傭于崇文門內王氏家。王固巨富。貨販遍天下。所籍以此玉章為符節。玉章者。閩中江鎮臣錢也。人不得僭。凡有王氏玉章印記者。無論江楚之遠。川廣之遙。雖片紙隻字。亦能立貲千萬。一旦失之。十餘年來。不復響應。王深為

恨恚。或誣兒母女盜去。王撻母至兜。兒亦被纏。王驀然子此。左隣狐穴右北雛窩。抱恨九幽。愁魂千載。君能買高原一寸土。俾得改葬。則銜結之報。永矢弗謹。生曰。若挾泰山超北海。予固不能矣。似此鎮事。不足縈卿懷抱也。言訖。分手。萃指墓前枯槐樹曰。慈此勿忘。生審視良久。不忍言別。萃引身入穴。始號咷而去。時屋宇蕭疎。斜月入林。躑躅踴躃。約十餘里。甫望見樓堞。逢人詰詢。始得至五嶽觀。果有黃道士者。童顏玉色。鬚眉似金。貌極恢偉。生頓首乞符。黃熟視而咍曰。妖氣濃染未淨。何僊子驚餌之早。子真機警人哉。書三符付之曰。終身佩之可也。生承教而去。徑來所寓寺中。寺僧見而驚曰。先生一晌在何處。致老僧懷戴至今。生以說詞結之。問僮僕焉往。生曰。回南月餘矣。行李尚存乎。曰。攜去矣。生惴恨無措手足處。僧曰。先生豈無親故。仕于京師者。盍往就之。生曰。有親厚為部郎在歲已左遷外補矣。今也則罔。僧曰。朋友亦可與疎僧曰。總朋友。憐而顧我。我何由見之。況仕黎交誼。有幾人。倘靦面雲泥。情何以堪。生曰。先生固才雋豪者。懷策以謁時貴。投刺以千當。通必得上賓天子。何奇食之足慮乎。生潛然曰。落拓如此。雖復肯幹旋者。自媿不遇。則身辱名裂。囊橐銖以填溝壑。不忍搤尾向人也。僧乃喟然歎曰。往者余弗及。來者余弗聞。老僧眼中所見之士。先生一人而已。子身無依。而不屑干謁。餬口有地。而深恥托鉢。愛其品節。重其羔鷹。先生尚志。非長貧賤

者。謂設一揖而屈先生貴賦長安。以待時至。不亦可乎。生乃感謝。使栖寺中。為人代書。一日。寺僧市五色絹戚乞生作書云。為檀那作善緣。書成。若緘圖章。即取玉章印之。僧更市餈桃素食。沸餅易新衣。駕騾車入城去。生目送而笑曰。玉章今日出脫矣。守錢虜未必能辨。即以箭封作押。見應無不可者。弟恐識者見之。捧腹耳。晡時。僧却回。色殊愉快。入門即問曰。先生寫作俱佳。不待言矣。而所用圖章。從何得來。生曰。偶然得之者。蓋吾鄉江編臣之所鐫也。僧曰。此大異事。城中王翁。敞寺檀施也。見圖章。把玩良久。測其意。似喜似驚。再三致詰老僧。具說本末。翁嗚致謝。翌日必欲先生入城。延攜玉章。此老素渾樸。無廢詞。其言欲如此。則必如此矣。幸先生勿拘執。明晨同老僧一往。自有代步。不至役役也。生竊慫革女言有徵。諾之。早起同造王。王接待甚有禮。酒再巡。即索觀玉章。生取諸懷。王一見。愕然。變色。詬曰。兄此物得自何方。宜勿隱。生曰。實非故物。曉間偶循城漢間步。將至廣藥門。坐石小憩。見城隍雉堞處。玉色瑩然。拾得此印。不意見賞於翁。倉當實貴矣。王曰。老夫不言。兄亦不知。蓋此印實老夫之故物也。失之十餘年矣。今聞得諸城灣。始追憶征日。曾歸自郊。絢小遺於城下。恐隨落致損。暫置墻隙中。竟致遺忘。兄所言。詢不誕矣。但此物雖微。先世所留遺也。誰可至我而失之。兄忠恕。如肯見還。當以千金奉酬耳。生曰。物歸本主。理之固然。何敢望酬。王大喜曰。老夫有言。駟不及舌。兄勿卻。並收印入內。一餉方出。奉生千金。更謝僧五十金。晝散而散生歸寺。亦謝僧百金。始以情告之。並商改葬革母之事。僧曰。先生不肯負恩於鬼。老僧敢紀綱於人也。茶毘不同。敢請早圖之。生遂出貨。僱覓檟蜿土工。俘僧至枯槐下。掘得骸骨二具。生大慟。沐以香湯。裹以錦襖。納諸檟中。僧捐柏林靜地方二丈以瘞之。祭而後歸。是夜夢革母女來謝。且告彼孫恨兒墓深。警缺見褫。郎所得二符。祈於墓上焚其二。則無患矣。永訣矣。請從此辭。言訖。哭哀哀而去。生悲而悟。密月正午。憑隱墻外。猶有哭聲。反側不能復寐。次日語僧。僧曰。革女有靈。其言胡可不信。即取符就墓前祝而焚之。紙灰飛起。迎轉繞墓三匝。不因微風。直出樹杪。知有神氣也。生肆業成均。次年及第。屢仕清要。年未四十。以病告歸。終身不娶。養一姪為嗣。教二弟成騏驥。中椒付之小妾。米鹽畀之老媼。日投方暑。坐享事安。冠平與之遊。熟悉其事。秋宵剪燭。向予詳述之。

閒齋曰。王氏為富不仁。革管人命。殁革女魂。遊地府。紛怨者。終不能一控幽冥。為雪恨報冤之舉。已足非矣。雖然。自古錢能役鬼。財可通神。凡受其顛倒者。不知凡幾矣。又何有於一革。革銜有冤。亦不過於月明雨晦之夕。泣酸風悲苓露而已。又何能為乎。

蘭岩曰。凡人溺於所好。雖土穴甕等華屋。村姬視同佳麗。又何必盡人入天台遇仙子哉。邱生閩革女言。而勇于自新。得千金報。不忘酬德。其享富厚官消要也。固宜。

陵水部

周南溪先生常述其亡友水部主事陸公榮不讀有罪戍察哈爾時。率騎至歸化城。貨駝有趙姓者。以二駝應一乘一載行李。既而曰。君無僕從。與我二駝。僕我可乎。水部如其言。立喜。授銀將發。其一駝以馬代。曰。駝上下難。馬便陸知其給己。蓋意時駝價四倍于馬。自念使貪利。吾貪路。駝馬異擇焉。遂行。行一日。趙曰。一人難兼二役。牧與炊。君請擇。一陸領牧。又數日。稱疾。陸牧且炊。趙坐食。遇盜有宿餐。冷氣半。趙擬熱者。去曰。我不慣冷食。陸笑曰。汝北人亦不慣邪。乃飯冷者自食之。行兩月。食無肉。罵陸。佯不聞。罵甚。及所生。陸正色曰。吾繼不才。曹忝朝籍。況年倍汝。奈何至是。趙曰。唯。罷。職即民耳。老去死來。嫂蝟引領入矣。尚以此微我乎。罵益甚。陸挽耳走至牧所。坐草中。雪紛紛下。追憶昔時。歌庵鳴發。五陸在家。妻孥相守。出門僮僕相隨。今破帽敝裘。晝行夜牧。掬蹄涔飲。拾馬通炊。膚裂肌消。手龜足皺。又不幸為鼠子所窘辱。不禁涕泗交頤。仰天大慟曰。天乎。不意我陸公榮竟至此。拔佩刀欲自刎。既又自念曰。吾奉命從軍。此非吾死所。方忖念間。忽見一老翁。年約七旬。方杞古冠。挾笏而至。揖陸而進之曰。傷哉。貴人失路。若此寒冬。去此數武。粗蘧生窩。足以供給。陸感之。而詮悽其衣

冠。不時。邪意願追隨翁笑曰。夫以窮髮之北。得居停主人。如老夫。亦幸甚矣。奈何以物外見疑。陸釋然。問姓名。自稱黎公。相將行數里。越土山。得巨宅一區。繚垣砌。蒼松雅潔。清幽迥殊塞外。入門。俊僕十餘輩。傳呼太翁遠得陸主事來矣。即有二少年。華服出迎。執禮恭謹。登堂。陸拜。翁答拜。少年拜。陸亦拜。翁挽之曰。此吾家豚犬。君不當受其拜。耶俄而列燭張筵。窮極水陸。酒再巡。陸請解去。翁曰。君南徙驅駑人之發焉乎。老夫雖俊陋。猶畜齊馬數十匹。足以代君步。此時不必預計。陸唯唯。翁曰。老夫家本潘陽。流寓於此。幾五十年矣。幸與老妻相守。生四子三女。長子青。入泰探親未返。少子碧。方在襁褓。次子蒼。三子白。所見二子是也。長女阿紅。嫁於大同。次女阿黃。嫁於杭城。在閨者三女阿紫而已。顧謂二子曰。入語阿姊。可同阿紫出見客也。陸辭不敢當。翁曰。閨是通家。無迴避者。二子趨入。良久。報命而出曰。母已設饌於室。請堂上寒。請翁挽客入內。當親奉杯酒。表意也。翁笑曰。有媳周折如此。君當以得賢內助賀我也。遂延入室。室中燃畫燭。張錦屏。鈎綠垂簾。羅鋪地。美婢數十人。擁侍而立。被服鮮華。年與翁相若。陸拜。媳答拜。翁曰。何不見阿紫。媳曰。想羞容。不肯便來耳。翁笑曰。兒女態每每如是。但使出嫁半年。亦便似暴二婢面皮如城。堵墻矣。一室皆笑。媳又使人往促之。移時。一雙鬟擁破簾報曰。紫姐來矣。隨以目視陸。含笑而去。既而女至。粉黛雲從。霧鬟霧鬢。年

可二九光鑑紀倫倒立廷前倪首理袖翁掘同聲曰兒勿碉碉陸君非外人也強女再拜始各就座酒炙並陳笙簫聒耳夜將半陸曰且休今宵之會誠所謂雅集也盍賦詩以紀安用此紫絃急管為翁曰善亟命撤樂侍兒捧硯紓箋濡毫捻陸陸被酒興豪賦七言近體一章中有碧血丹心遭客恨雲鬟玉臂故園情之句翁覽之笑曰觀君此詩謂能忘情于小女老夫不信也陸惶恐避席而謝曰鄙人詎有異心聊以自感故有是嗚希翁諒之翁曰此亦數也小女與君有夙分遇非偶然會須蝟吉與友琴瑟耳是夕盡歡陸觀覘兩良醉不能語二子俾陸出宿齋中翌日陸請行二子留輾截鐵以止之陸無如之何居數日有翁之宅相胡秀才者謁曰翁氏慕君名士欲以少女奉箕帚奉弗棄也陸辭謝曰西粵鄙人身荷重罪行年五十落拓窮邊自活未遑罷累及他人寧女乎望致語令翁善為我辭胡曰不然吾相君而有死氣遠期不過二年翁氏得道有年附之足以免禍況表妹不惡貧靜幽嫻古人斗酒博梁州君不破一文成此奇緣自受多福否則孤立無儔窮愁至特欲求一人援手救不可得也陸心動因出王嬪蜍一枚以聘並以交挂二束奉胡以為謝曰感君遠藥石之言故以藥為報胡拜納而去花燭之期將屆之前二日胡與黎氏二子攜酒來賀中與陸小酌半酣復詰及貴壻事胡盛稱阿紫淑美陸意得甚且中酒乃大言曰若人之半姿予已於初到時

審諦之矣特笑老翁不學命名阿紫夫阿紫者狐狸之稱淫婦之所化也奈何取以名女言未畢胡愕然失色二子頭亦拂袖而入胡跣足曰君失言矣予執柯之功乃至此休哉可惜可惜陸茫然不解所謂俄而翁與二子俱至立廳下以扶老指陸曰何物書生輕薄至此幸負老夫左顧何足恨所可恨者必害得小女子數日不食也君自薄福于我何尤行矣請從此決言訖于袖中探白銀一錠擲地有聲去不復顧胡亦太息而去陸深自愧悔酒力盡消隱几而臥時爽方覺則身坐一大石旁砂磧茫茫無復第宅始大驚異取視白金固朱提也徘徊悵怩泣下數行趙已不知所之重至牧所驢馬俱無覺覓日得遇周南溪先生適來一駝兩馬而來乃訂交於積雪之問于路備詳所遇周漢決其為狐且訝曰昨過一人哭於道周詢之自稱山西趙姓有一駝一馬為暴客刼去想即與公為雠者陸質其年貌果趙也天之報施於人豈爽哉相為太息者久之至里管陸金盡以歧黃術寄食於軍中然性復而執口不擇言竟坐訕謗伏法南溪收其屍葬之子大始悟胡生謂其面有死氣之說誠不謬也

閒齋曰輕薄之口尤見絕於異類況與斯人為徒可不慄三緘哉

蘭岩曰落拓無依致受辱厮役斯亦固心衡慮矣乃稍得意遽爾輕薄觸人所忌卒之

坐謗伏法身死異域可哀也夫

馮鯤

華亭汪瑾年五十餘深倒都門未離席帽簡傒遊值秋風起鱸縮興思買舟南下候放閘泊武城故縣之西日薄暮方苦冬寂寥見一小巢奴汗走而至投一刺曰家主人馮二官奉謁閱名紙稱鄉眷晚生馮鯤素昧平生自分老而貧至親良友交臂且不相識那復有強來親近者疑其錯誤望不受奴曰老翁非松江汪姓耶曰然曰然則不錯也遂馳去俄而馮至解衣新帽年約三旬揖讓登舟執禮甚謙謹以路紬四端為贄自稱山西人將之揚州就一相識為上官檄遞檢者知兄歸松江橈附便舟未知肯容納否汪察其人摸厚許之馮拜謝奴乃攜襆被委諸船艙夜閒相敘汪曰兄西人弟南人何為稱鄉眷也馮曰祖貫松江那革後入籍汾陽名紙稱鄉眷不忘本也汪曰胡為不仕負此壯年馮曰是有命焉不可強致行賄累萬矣終無成就初甚抑鬱後遂釋然蓋轉念才如祖龍終之無寸長仕必尸位如曰為笞而仕則弟固富於貲者于彼于此一無足取故甘為布衣耳兄不見江東獨步之王文度乎苟守志不出則弱冠重名當終身不隳何至倒執手板貽請後人汪數曰兄言是也賄且不官況無金行路如弟者欲不棄擲得乎馮曰賄賂行而無門可入非世路之難正皇朝景運

之隆英才用世之秋也故行賄非難其人受賄之難其人也非行賄受賄之難其人唯不受賄之難其人也世之衰也一變而為請託再變而為賄賂寒畯之士遺于野矣廝役升于朝矣廉介者黜貪鄙者遷矣甚之臣賂其君崔烈博司徒矣君賄其臣子明從封禪矣晉俗移人賢者不免下焉者又何其乎兄際盛世而不見用命也于貧何尤焉汪深佩其言宰愁頓戚自是朝夕晤對相得甚歡一日舟次淮安值仲秋之望汪市酒邀馮賞月酣飲間馮忽把盞歎曰華亭鱸蓴可復聞乎汪不以為意因問貴友官延檢官況料必清苦數千里就之莫徒勞往返否馮不應良久乃停杯慘然曰旬日來感兄遇我厚靡欲以誠告恐駭聽聞用茲隱忍今承下詢實難默默上官檄巡檢陳某雖朋友實仇讎也十三年前弟販布千捆之蘇州路經荏平與陳同一逆旅會大雨留行陳與同舍客呼盧一日夜一敗塗地囊索盡鋪尚負百餘金無可措置大為同舍客辱弟悔之如數代償事乃已復以二十金贈其行彼時陳感荷之言報復之意一若粉骨糜肌亦所甚甘者既而與弟謀家有老親無以養志欲援例捐一雜職若無囊可解公仗義者能假五百金任權子母約得缺必不相負弟方喜其能愛人以德慨然諾之彼時亦太學弁竟不立券越五年予重入都門聞其得缺揚州尚未領憑獨寓宣武門外急往訪之辭以他出再四往候甫得一見而相見又甚冷淡倨傲

汪聞至此不禁裂眦曰人心叵測至如此乎馮曰非人心叵測也乃吾輩心太實口太直以君子待小人未聞有中山狼之事故也汪曰然誠如兄言時亦受此氣懣久矣此種人弟宜索其所負絕交而已矣馮曰弟之轄忿詎不若是哉乃悶及欠項不特不承且出惡言弟憤怒時與之爭論所以然者不恨失財恨其人之負心太甚也豈意其行如鬼蜮毒甚蜂蠆買嘱坊正執送官司無券可伸官不加察遂致瘐死他鄉首邱莫正訟之陰府已計追償幸兄攜之入揚得洩憤于彼必報德于兄結草銜環敢忘異日汪聞之悚然曰然則兄其鬼耶馮曰然哉於燈前月下驗之可知矣汪驗之無影大懼對席枯坐面色如灰馮慰之曰兄勿怖感藏且無既豈為兄害養虎久汪稍定然竟與處如背有芒及抵揚馮惘然曰從此別矣雖然吾聞為浮圖者必合其夫知兄與太守有舊明日希往過之乘閒一白弟冤無使負心奴盜清白名以歿世人也言訖再拜辭行汪亦惻然送之指小奚奴謂曰此小奚人耶鬼耶馮曰身且為鬼安能役人此亦于冥中以五千錢所買者亦兄之鄉里南門外市叛人李四之子也既去汪心中始安汪性謹默始終未洩於人故舟人咸不知之翌日謁太守留飯正款洽間忽報上官檄陳巡檢于夜間暴疾死矣太守愕然曰昨與翁那得便死汪嘆曰幽冥之理豈其妄哉為述所遇於太守太守瞠目咋舌者久之陳死無家可歸太守為其棺斂瘞諸義塚訃其宦囊約千金恨其人不良頃囊贈汪曰吾為馮聽報怨以報德也汪初不受以太守理直乃受之歸而小康詢諸鄉人有識李四者本回民果有一子年十五于二年前病瘡死矣質其形貌正與馮奴同第不識冥中為何人所居以貨之也

蘭岩曰負心人卒遭慘報固無足惜第馮生委命託言訪友為官者甚勿效此等打抽豐人來也

戴監生

洛陽戴監生悲慧入都鄉試不得志於有司鬱鬱歸去道出永平宿止荒戍古館之廳廳西一帶皆及肩土垣垣外茆屋三間戶常扃鎖秋草滿地落葉堆階蛛屋三四老槐六七古塚屋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跡也戴宿愁不寐二更後猶繞砌閒步見月色滿庭山林清寂襍聞茆屋中有人語言倚土垣聽之頗了了似一老人耿且笑曰我豈不明此理者但余髮如此種種心灰淡久矣譬如魚鼈于尼非不悠然深逝也然不能忘情于餌必將上于鉤烏脫于羅非不翩然遠舉也然不能慎機於微必將更罹干戈子謀功不止一箕乃不自揣立而復自傾跕之慫日月躂跕臭皮囊不比金剛石也一少年聲者笑曰我發軔之始便獲美婦兄弟姊妹纔羙滿室至今且數年兩雛猶嗌兄夫心腎可見錢鏐之術非無神補真精既近黃金一顆明珠永不離翁躂蛇失足神祇精魅祇可窺竊繩桓綢繆嫫母綺疏緣福非復翁測足地譬夫逆旅笙蟲但夜出偷窺裏脚漢乃轉笑香閨豹脚親鮫玉肌者禍失計非翁眼孔小直是翁妬心重耳兄壽天之數自有分定即金剛石能無大小也老人揶揄之曰老夫年逾五十距意今日聞此奇談何其恢詭矣乞丐小兒宛轉於百尺竿頭以為得計自誇出人頭地初不知地下折臂叟即是當時竿上兒方數天下險巇危逕無有甚於此者乃今子顧以此驕老夫耶大能與人以壽夭之數而不能禁人以攜節之方設有兩人於此得青蚨一千各分五百數則同而用必不同也其一人一日一錢或數日一錢漸至不破一文則此五百錢雖終身不盡可也其一人初亦一日一錢或一日四五錢六七錢漸至十百文此則五百錢其盡也可立而待也子不明其理反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何啻佢鳥獲犯知有天日而不知有元冰也豈不令人絕倒久之不聞應答唯頻聞老人嗟聲戴欲歸寢忽又聞老人言曰是亦不必多辨子第恩泰州田大郎亦當淫淫汗下矣彼非不自命為冥靈也大椿也乃由今觀之野馬而羊角也朝菌不知有晦朔蟪蛄不知有春秋五百錢五日用了至龐雜龐雜每每悔老夫之目子窄永之見哉少年者哂曰翁言非不了了待童烏預元自有方也豈可與小兒強作解事者同日語予黃庭之榛莽已冀除久矣丹田之粮券亦除治盡矣

宋袞中者肆於外猶恒明珠於水晶之匱無事街鬻夫裡胥螫非如廢窩之石不任切削者老人曰然則遂無廢窩時乎少年曰玉晶何居腐之有老人太息曰見卵而求照夜見彈而求鴞炙痂絕妄絕矣何異荒祠木居士不慮風雨而梁柱盡生疣贅我者即所以催毀我者也豈必外來之風雨哉且斧斤不施樸散之所以壽也子謀棘仙藉而先窺冤錄吾恐子平之願難畢而貴誼之鵬易來鉄錯一箇錯不成恫惶甚矣即如館中戴監生本非科甲中人尚瞶瞶憂思自如戕賊正堪與子齊彭殤未可與老夫較修短也戴聆至此毛髮悚然驚疑問又聞少年曰休休我聞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所以敢銳身任者蜮有所恃而不恐也翁以鉤距來我但以坦率任毋嘵嘵也老人遂發怒聲曰稚子何敢戲弄先輩粧不辨香臭不分有何怍怩其情汝母為證符耶彼老魅無恥約媚人今見棄於同儕貧賴魄鬼天雷行其誅之何足附會汝忘二十年前跪老夫膝下吮舐鼻涕夜穿苦求操縶之術汝母亦跪庭二輛松子一拌老夫一一授之奈何飢附飽颺強項乃爾少年便給尤甚言不少讓葬聞詬辞紛然漸出戶外月明如水見顏分明一老人倨傲倏儻拉結一少年稚齒韶顏容色如玉於樹下啜甚苦戴知其非人扪捉墻頭半截極力飛擊撲地一聲適中二人交足處同仆于地並化為狐狸人驚入屋

俊古墓中。載亦就寢。次日白諸館吏。同往發塚。有黑狢十餘。頭奔逸而出。逐之不及。後載再試不第。憶狐言。投筆經商。致富十萬。遂不復求仕進云。

蘭岩曰。時運不齊。蝸居廉了。命途多舛。求落孫山。自負文章而遺海落者。如載生。可勝計哉。

佟納角

旗人子傅九者。年二十。以事出正陽門。遇一巷。路狹人衆。相挨以行。驀一人迎面來。急走如飛。其勢甚猛。傅方倉卒卸避。其人已至。兩肘相撞。覺與己合而為一。頓覺身如水淋寒。栗不止。急投一緞店下。閉目蹲身。怨之良久。頭愈痛。眼愈眩。茫茫然。催車馳歸。夜二更後。忽躍起大言曰。我因一時赶路。不及正在倉遽。柔何擲我云路。致誤大事。我於汝勢不兩立矣。于是抗頰撞頭。自殘不顧。家人環守通宵。攜擾不休。隣人或言某衙衙所居。有巫而走無常者。號佟納角。最能祓除不祥。盍使治之。家人亦夙耳其名。亟往祈請。佟未至。傅已知之。嗤且罵曰。無論佟納角。鉄納角。又何為哉。俄而佟至。男女觀者如堵墻。佟瞋目視之。何處鬼魅。敢來此間。衆人不宜供。即叉汝下油鍋矣。傅瞪目不言。但吱吱切齒不已。佟大怒。命傾油于巨鐺中。娩柴煎之。油沸。旋捉一鋼叉。向傅面上旋繞。振響其環。以怒嗾之。復叱曰。不速供。則烹矣。傅哆口長號曰。嗟呼。冤哉。烹也。佟曰。無故祟人。罪固當烹。何冤之有。傅傅愛戰慄。計甚恐悔。佟復振叉作欲刺之勢。喝令速供。傅肘膝投地求免。於是自供本鳳陽府人。某年入京。因迫於飢寒。窃發人之墳。為人所覺。奮求擒捉。一時倉皇。用鉄鍬拒捕。希意兔脫。不意逆傷二人。坐法當斬。今日大決。綁赴菜市。已臨刑矣。因極力掙扎。得脫身而走。方將逃避他所。詎意為此人攔阻。心實忿恨。故與之較量。酸老爺見責。馬厩留第乞秘密。小人他去。佟曰。然則速去。勿觸我怒。乃倘又而坐。觀者莫不駭異。傅跪坐地。撾涕不止。乃叱曰。胡不去而泣。必求烹也。傅哭曰。小人在獄中時。因天寒。兩脚拳缩。舒步履甚難。欲獲襪。雲黄。則感德無量。佟笑曰。甫得寬宥。輒有所求。一襪所值幾何。不吝與汝。亟命傅之家人。取白紙糊作襪形。拳雙畫一符。書一檀字焚之。傅即欣然伏地。叩頭即伸足。作更衣狀。觀者皆笑。佟因詰其姓名年歲。今去此將安之乎。傅曰。姓名某某。年若干。今得脫大刑。當奔川滇遠省。以避拘捕耳。佟曰。汝討左矣。此去川滇數千萬里。豈旦夕可至者。倘為邏役所獲。重罹網罟。再思悔免。詎可得乎。不如從吾教。尚可得一飽飯處。傅曰。苟得老爺垂憐收納。必報大德。佟亦喜。乃探囊出一黄紙小符焚之。傅遂仆地不動。良久始甦。問之。茫然。但憶疑病以先之事耳。家人羅拜。厚賄謝焉。是日刑部大決。密訪果有其人者。已梟示矣。聞者咸歎異之。愈神佟術。佟年五十餘。

平日子孫獨處。持齋誦佛。寡言善睡。往往睡三四日不起。至其家者。重門以內。無寸介纖埃。一切箱匱几案。不見拂拭而光潔可鑑。或言其有禦鬼之術。或三年一更代。凡所服役者。悉鬼也。

蘭岩曰。觀此而哀小民之愚也。飢寒所迫。輒相率而為非。明嘗所患。每橫行而不顧。一旦自罹法網。倖脫撫由。既已梟示通衢。猶矜弄避真。乃醉生夢死。誰能喚醒其良心。為鬼為人。尚未辨別其形似者也。為民父母者。尚其念哉。亟之可懼。勿以同民而可為。思人性之皆良。勿致不教而遂殺。則被泽者。可勝計哉。

譚九

京都花戶子譚九。奉父母命。採親于烟郊。策衛出門。日已向夕。道遇一媼。衣縣鶉。而跨白顛馬。鞍轡華美。左右相追隨。問小郎何往。譚以所之告。媼曰。此去烟郊尚數十里。路多積潦。頗不易行。小郎不聞乎。風度涵宇。都城渦下矣。荒野寂寥。保無有暴客相儳。茅舍在邇。蓋留一宿。翌日早行。得從容也。譚正恒怯。聞言深荷其意。媼策馬先導。循僻徑約二里許。隱隱見林際燈光。媼以鞭指示曰。至矣。縱轡即之。則緣屋兩椽。土垣及肩。媼裹騎敲扉。延客入室。室中空無所有。唯篝燈熊熊。一少婦卧炕頑哺兒。媼呼曰。有客來。尠婦可速起。婦徐起掠鬢。兒吸吸啼。媼探袖出胡餅一枚。付之。啼始止。譚視婦年可二十。姿致慘黛。殊少歡容。媼曰。汝起燒茶。身送馬使回。言訖。出戶牽馬去。折柴引火於燈。著紅布短襖。綠布褲。藍布短褐。跛高底破紅鞋。皆敝甚。露一肘一腓。並兩踵焉。譚年少口訥。不能致詰。但陰憐之。俄而媼還曰。為遲代步。致郎寂坐。柔它上聞有客至。亦欲延致老身。辭以太晚。嬰孩多致意。譚唯唯。媼曰。弄駝卓日。趨客亦苦飢矣。媳婦備飯。來老身且出。喂驢。譚曰。相擾何安。豁豆之費。臨行當厚償。媼擡手曰。莫漫作客套語。所值幾何。哉既而飼驢已。婦陳列酒殽。瓦器絶粗。折梯為箸。以盆代盛。而殽有魚肉。但冷不中啖。媼移燈動譚。就譚辭不能。譚乃進飯。飯又水冷。勉盡一盛。婦斂具去。相與坐話。婦就燈為兒捉蝨。譚曰。聽姥言。似非京師人。娘子則又旗妝。敢問邦族。媼曰。誠如郎說。身本鳳陽侯氏。因歲荒流離入京。為人縫級補綴。謀衣食。再醜此間村民都四近三十年。今成翁矣。生一女一子。女已適人。子為坊着。居城中。翁以衰老。備於野廬中。為人提壺漿。孫小郎明日當過其處。見雞皮白髭。耳後有瘤如卵大者。即是也。媳婦余氏。實它上婢子。其主人為巴參領。久退閒。納主舉藏矣。適借馬處也。譚曰。視姥家亦甚清苦。何苦戚戚待客。媼笑曰。舍年客值茅舍主人。豈能咄嗟辦此。敝饌。亦緣中元節。例分得它上餃餘。方媳黎膚。敢云盛設。譚坐久。願倦。又不便偃息。乃出具就燈。吸烟。婦頻睨有欲烟之色。媼察知其意。亟

附掌曰娘婦垂涎嗜烟矣小郎肯見賜否譚以烟囊付之媪曰近以窘迫不有此物已半年矣那得有烟具譚乃並具奉之婦吸之甚適眉顰頻舒媪視之點首曰老身在世六十餘年不識此味誠不解嗜茹者何故好之如此譚曰亦事不解第不會則已學會輒一刻不能離寧可食無飯不可吸無烟也媪大笑譚曰娘子嗜此予遍日當市具與烟來作野人芹敬媪頷之譚出滻見銀河西耿斜月在林約畧四更媪揚聲於室曰客不時欠伸當使寢息譚應曰尚可稍坐媪曰勿太勉強明日尚有路行更有所懇望留意譚問何事媪惻然曰期日過肆尚見我家老翁煩為致聲促其急送數緡錢來但言家中吃着都盡矣譚曰無不盡心媪又叙然曰以貧故並無被褥一夜屈郎甚矣譚曰敝一席地得一夕安已承厚貺敢過望耶因各就枕譚疲極着枕便熟睡既而夢回覺草蟲鳴於耳畔螢火燿於目前蹶然驚起則身卧松柏間秋露濕衣清寒砭骨繫驢樹根上蹴草不休前舍烏有媪與婦並失所在但見古塚纍纍半傾於蒿萊枳棘之中而已不禁毛髮森豎急捉驢素之得得而馳行三五里天已向曙稍稍心定抵烟郊事棄復還故道小憩旗亭有滁茹老人酷肖侯媪所述詢之果郝四也愈異之引至僻處告以前夜所遇郝泫然曰據郎所見真先妻與亡媳並殀孫也先妻下世二年亡媳去歲以難產女子一夕皆死詎意尚聚首地下哉譚亦惻然又問已恭領為何如人

郝曰某旗某佐領之父也死已十餘年矣直北喬木處即其墓道亡媳其家婢也老朽夫婦故其守墓人往歲零雨屋舍傾圮佐領無力繕葺老朽無容身處故備工於此聊以自活前日中元節佐領展墓猶焚船馬數事第不知亡妻借馬何事何之耳譚感歎久之乃解囊贈以青蚨五百俾具冥資勿致魂依郝泣謝譚歸後不欲食言于鬼亟備紙烟具二枚烟一封重至其墓祝而焚之更訪已恭領墓果在直北數十武外松柏森鬱有新碑可捫云

蘭岩曰一飯之恩感而必報譚誠義矣獨是夜臺魂餒泉下神悲倘可僞矣以郝之老邁貧無容身之地備工野肆中暫謀糊口斯亦自願不暇貨知妻子啾啾猶待哺於地下哉嗟乎鬼而貧也尚有陽世以為不時之需人而貧也其將告助於誰氏耶

隆珪

予友仁和陸子瑜名珪少遊巴蜀舟泊巫山下會同載一楚客病死其鄉人為理棺衾行李藏澤計五日方可發陸固好動既惡小舲狹隘又不耐喪事之擾竟舍舟從陸行二里足重繭不復能越險阻乃止于亂山孤館中從兒代步無有也一日館吏來白歇處三家村也往來但有此館今夔州參戎莊任輜重家口將駐於此君幸暫見居停官渴德當任君去留第勿以逐客見猜也陸不得已復移裝於館西三里許借廡蘭若居焉就中唯一僧年約三十餘形貌奇俊行復僊僊陸作客數千里外不敢睥睨騙人唯處之以禮無何月升值孟秋之半炎暑未消梧葉作瓢蟬聲四聚陸獨步荒砌聞寺門剝啄聲甚雜沓僧倒屣出應陸潛伺之則褐衣三五輩將主人命邀僧于山樓踐玩月之約者也僧諾之躡引扉相與西去陸私念此儻踪跡可疑久矣今盍試從其所之覘其所事足遣旅愁倘有所覓亦可以助異日朋友相聚時花前月下之談資也遂潛履其遺迹遶行數里山路迂遠卒至一山樓卑依峭壁卑莊深邃曾階俯危窗窗牖敞豁度不可登遶旁有古松虬枝天矯倚于巨石因攀松踏石平跳樓中色色洞晰見樑中列雙燭設兩筵長榻高厦者三人貌態奇偉覩狀女子一人絕美髽鬟閒僧五六咸趨走而迓之曰何晏也僧笑曰早一刻非不佳奈何俗客在賓榻故少煞風景女子曰袁師知之乎郝三妹不矜細行竟遣意汝之誘乃翁暫貢邇峻三妹嬌養慣哭泣竟日目盡腫今夕不識能赴約與否如爽約則師之煞風景未必如是之甚一白衣少年曰不然郝三娘苟知袁師至目腫即消即不來卿正好入無雙譜也女笑且罵曰小魅踏銕未脫遂殺于阿鼗前銕舌耶衆皆大笑僧曰勿多求一雙足矣女微笑曰今日兒有疾黃衣體重者追曰卿有疾予有藥一刀主足以療之女振然首垂頸赤不復應酬黑衣長髯者拍女肩而慰之曰老子跳踉不淺請與子出陳納新以遊無窮彼皆涉惡趣不足與談而亦無須芥

蒂子獨不憶袁師初晤時乎繩一入鹿脯之裏輒喜慍過望酒鐏並吞迄今骨鯁尚恐在喉曾幾何時亦以口給取憎伊尚如此況夫齊馬奈何與之口角獨不惜氣力耶月色佳甚不如謀酺之為得也衆曰然公平心之論是也女亦解頤紛然入座舉杯散暢酒政誼罰正騰辯間褐衣奴傳語郝三娘子來矣有雨一雙襲女郎登樓貌尤豔而有憂色不暇作寒暄語徑徙然向衆言曰諸君尚在此高會耶彼來矣已我館人之駕矣我輩真則齋矣雖然猶未有謝也兒方寸亂矣敢請諸君早計之衆驟聞之大驚擾黑衣者揚哈然曰逆奴無賸必致首鼠兩端大事去矣吾等已預有閒諜衆矣之旅若林亦何足畏憶昔與袁納子承樂西山遇一猛婦方姘吾二人未嘗起過而術竟無慙可見學道既成雖危無咎也女悵然撫首曰兒閒福生有基厭生有胎吾等近年狂樂極矣豈能不反昔胡大師作蜘蛛隱時再三規戒曰行之不樂不可恃欲不可縱三年後衆美猥擾彼巢之下恐無完卵言猶在耳今非其時乎惜當日行色匆匆未及審詢其然值此伎倆輒窮奈何徒作大言焉濟于事僧曰無譁胡師所居去此不過五百里盍共往依之衆悉首肯黑衣者獨不欲曰胡納眥泊惟曉枯禪吾等避禍未然之災而輕去已成之業是猶蓼蘇合之丸而取蛤蜣之轉袁師素多奇計今乃出下策耶紛議未決忽聞林中鳴鏑聲隆大驚寇之見壯夫百餘人擁一將軍呵厥而至咸手弓矢

矢嗾夫呼麑樓中人辟易巢悲壯夫飛馬分逐無不應弦飲羽陸股乘而顛猛獸驚寤則身故在蘭若階下卧也晝應舊徑果有山樓松石悉符所見徘徊不能自捨歸而心悵不復海留乃攜裝還山館館吏迎笑曰子亦巧甚余戎夜獵大獲今晨甫去子可以居此矣陸問余戎何如人吏曰余戎翟姓山東宋州人新科進士有勇名以單功特授綏寧營余戎者也今夜獵于山中得熊一虎一猿一狐狸二兔三五頭不足異也最可異者並捕得白馬極神駿謂是野馬而踣鉄宛然此物豈其至此子博學能知之乎陸雖不能解而心知昨夜所見者皆此數獸之妖黑衣者熊衣者虎僧緇袁師即為猿女稱郡三娘子則二女為狐狸三五褐衣奴即為兔而白衣少年女嘲其踣鉄未脱其為白馬無疑矣禽獸精魅于人何所關係乃致陸幻化如此天下事尚可思議哉此事陸還人輒述之予聞之尤熟

蘭岩曰深山窮谷何所不有而此事尤奇

白萍

林詹人延平諸生也貌嫉媚如好女子見者無不嘖嘖而目送閩中俗尚龍陽林獨守身如處子片肌一體未嘗輕露于人年十九未娶以槐萱近挽居城北余氏廢園園多奇木門枕一溪地幽僻少人踪時當盛夏林日暮輟讀散步溪邊愛其水之清漣濯足石上覺水容嗾

嗾有女子笑聲林驚視之見一女子盛甚褵娟妙絶倫由對岸步水而過蕪少沾濕林叱曰何物妖魅敢近人耶女嗤曰恐世間無此妖魅耳林拭足著履偪女于樹下諦觀之女坐石上笑曰我妖魅子何敢近不慮嗾子耶林曰苟非妖魅何能于水上行衣履悉不沾濕女曰子不聞聖足行于水無跡衆生行于寃有跡也即伏水中一年亦何不能林曰踏浪之技無地無之不足爭誦所可異者地僻人稀膄夫獨處不慮子之涉吾地也何故女應聲曰年少喜遊所至不暇關白自然滋漏疑抱雖然不過明人兒之大不幸也譬夫水晶鏡片翳以塵壒宜其晦昧不明罔念如是不勝悽然于非善知識請各事其事無相問也言訖惻然欲泪若不勝其感傷者林薄之欲邊之入衾而又畏其非人頗形踟躕女復嫣然笑曰子真口同百舌膽如鼷鼠獨不慮貽小兒女以掩口胡盧耶林悉然肩隨以行甫至園門略彷前即還館童逆告曰浴湯已寒郎何往而久不歸也女匿林復潛入齋中格格笑不止林亦匿笑謂僮曰我自洗浴汝亦不必復來我倦甚須早眠也僮懷惑而去林梁閉重門入室向女而笑曰子亦太便捷必久慣貽香者女睨之曰舍芭花何浸以繽紛見擬拿若子美目修眉丰姿自喜甘為中懋之行倘遇俞大夫復庭花知丞龔種應為子升表于天矣林故醜靦逢于心而濡于言乍入温柔鄉面頳口吃甚不敵女之便給女下窓閉戸收書燃燈與林對席坐

捉臂吟詩文搜索筆硯不肯少靜見暮秤即取與林賽一局方竟輒以手亂其子曰此大費心非樂事也縱留幾局恒血圖又何關係子是促膝諧謔間林能敵乎林以量淺對女以笪輕擊其肩曰量淺耳是能敵也亟啟紗橱出酒一甕旋一金甌皆珍美林怪問物從何來女曰預儲於此久矣子第飲食又何多問林知其異然對此麗人殊不畏懼相與淺斟細談女自言余氏字白萍園主人奴之故主也主人舉族遭城内兒獨留此間年十七矣父母兄弟姊妹俱漂泊踪跡亦各無定正愁孤子幸得與君邂逅如見慎頻備妾隨林喜曰予亦未有室得與卿伉儷亦何樂而不為女染然飲酒間備極歡暱林原不能飲飲少輒醉乃同就褥枕席之事顛之倒之林雖弱冠具甚么麼女嘲之曰子亦幸未娶即娶亦不足以清帷薄也林大慚女曰無傷也亟當為子圖之因挑燈復起檢荷囊得赤藥一撮和以唾而圖之成紅丸使林吞之仍欹衾卧林覺藥入腹中一霎間鬱熱如火俄而睡去四更復寤恠景景然有物在股際探之則鬅鬆長迫殊平日大盈握長足尺矣大驚告女女拊掌而笑曰以小易大子何佚而得此林亦笑曰此則佚矣無乃太醜觀乎女曰唯其醜觀愈形子之美好夫何尤焉于是盡褫而罷自此無夕不至好合無間然終以館僮之耳目為礙女商于林曰觀館僮之為人頗顓愚且子之心腹也盍明告之林乃呼僮使拜女告以故並戒勿洩僮唯唯而退遂不

復避諱雖白日在齋中未幾林走試入都城月餘始歸女設餞為作數脚局相得愈歡第林出示棘闈七藝皆不得意心殊悒悒女曰勿憂場中固不論文也子有祖德必高捷及揭曉林果中第九名大噪友人荷生故太守某公之孫美而少蓋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夙與林為總角交今更為同年而同門性本不羈得雋而興愈豪折柬召林飲林辭不往荷親至余圍强之升輿在座五人皆新貴而舊識者飲至午夜始各散去林被投轄不獲歸荷醉謂林曰兄平日守身如玉每下朋友稱未嘗解衣今為孝廉行將仕矣豈可復作兒女態今夜與兄投足鼓心可乎林請異榻荷曰主人倉卒不暇備矣隨頤指二童强為緩衣林被酒昏睡極力支撐竟不能敵解帋忽震坍奪之具荷駭詬曰此豈見之故物耶何便得一第頓令人刮目如是林羞匿不對荷亦覺不雅給衣着之遄踣胡牀息喘良久屏二童閉戸前席致詰林頸赤面頓不發一語荷正色曰漏我總角之交豈敢敗乃事者如不以誠告當疵語諸同年俾成以教曹目兄也林大窘遂以實告且獘曰幸勿為外人道也荷揚然曰此兄以蘧居致邪丧無日矣既此無他術唯娶早耦可以免衄内人有一女弟年十八性賢淑而色美麗兄如不棄弟請執柯斧林故無父母伯叔鮮兄弟諸事皆得自主且久聞荷内竪之美族巨而家富遂許之荷晨起入白于其母母其父素器林一言而決林不復一過

余園擇日納采及合巹新婦果麗第林具遵律定情時大為鑿枘三朝歸家來餽男女親戚宴會滿堂忽一女子髻狀至前諸眷驚起視之甚豔而皆不相識急呼主人林入視則余氏白萍也驚怛却立不能出一語女乾然責林曰君誠所謂薄倖人也兒何負于君遽以對非見遣林俛首無以應擾攘間萍生突至見之驚為仙人女忽不見諸眷駭愕且聚猜疑咸不知其故異之由唯萍曉然神為之奪嗟異不置遲半月餘林倣于友人扈下歸自城北覺身後有二人從行疑為邏卒回顧良久二人行近前方躡為二女髮也攬林之袪而遽之曰小娘獨招郎君幸勿見拒林却之不可不得已從之以行時際望復月色皓然徜徉徑約三四里漸近余園林內疾止步不前二髮強挽之又數武見白萍坐溪邊石上黛蛾顰戚怨態不支掩袂而泣二嬛拆林跪其前曰覓得薄情郎來矣林頓首引罪曰予知過矣願卿獨不念齊中繾綣之情耶女哂曰子亦太強記尚能憶及囊昔若奴則盡矣子負心太甚即王魁李益有不逮焉尤可恨者子賤玉貴珉致兒清白之身濫為所玷思之痛心切骨銜恨非一朝一夕矣今子親身而來何翅涸轍之鮒纔搖尾乞憐亦復裹益應示箠鞭之辱以徼狂且然不致子于死地者以子有日膺襲為乃祖隱德之報故也乃命二嬛褫林衣折柳枝鞭之數十更以溪沙傅其陰置諸石上而後捨去乃林之被辱也身如夢魘輾側由人次日黎明方

可動步遂踉蹌而返密告符生符聞之涕背汗流終身不過余園林自此覺私處冷如垂冰縮似僵蠶百治不舉蓋已病痿新婦失所懷不能無外遇所賴少年英發祖德不衰得捉南宮仕至清要以符一子為螟蛉孝芝蒙為予言不甚悉後又得賴冠千詳述之

思茂先曰祖有德而子孫發甲固天所以報吉人乃又斬厥祀殊不可解閒齋云否否愈遠庶諒古聖人所以有承祧之義也林生絕嗣天所以報林生非所以報其祖何則林祖父有發甲之子孫而林不得為人之祖父也天何負于吉人哉蒐先大笑叫絕

劉大賓

劉大賓者河州副總戎周公之當隨也署中有大書房花木甚雅廨舍實廠每見鬼物劉與贛門官白把總者相友善偶夜半飲酒覓白開缸甕出大堂顛倒無燈火劉且行且喚曰白二哥睡何早也忽堂右徧旗纛下有人應曰白老爺苦蚊向大書房宿矣劉乃負手高歌緩步而往時月色溶溶萬籟俱寂隱隱見花壘畔一紅衣女子倚闌而立劉默念夜深矣此女胡為乎來度其體態服色必告花也蓋杏花者周子婦之號頗有姿色劉平日最為注意者也乎是酒醉興高欲就而摟之去數武見其面白如粉眼赤色舌出唇外三寸餘劉大叫發狂徑撾書室直宿者驚起環門成聞鬼哭之聲新出院外無不毛戴備述顛末白把總至聞

之訝曰我今夜仍宿斜房且二更時大堂即靜旗纛下又烏有人想不鬼所為也劉由此病癲日作鬼語悉不可曉周以印花制之不效唯僕身而行如負重狀每見杏花輒悲喜迎遷杏花亦不禁悽惻泣數行下周公以其怪令二人不復相見杏花從此失神或罷繡獨語或停食自傷數次投繯皆為同人所覺一日周出廵所汎左右疎防劉遂得于深夜潛入宅門直抵寢所解帶縊杏花之頸比家人覺而撤之氣已絕矣劉病尋愈茫不知縊杏花之事恨怛殊甚又日為杏花父母所窘辱亦自經死

蘭岩曰淫心一動便召如許妖孽二人俱不得其死良可哀矣獨不解劉與杏花有何夙冤也不然紅衣女何敢作祟

莊斲松

吉州莊壽年號斲松乾隆初年貢入國學僦居城北一廢園中初至時草萊茂草若葬沒階荒蕪殊甚莊剪荊闢徑往行竽于一軒居無何槐蔭已屆梅熟入閨莊雖名宿而花樣不同且半世坎壈依然倒綳孩兒彆憤成痾延至春季頗林第傭奴騃鈍不勝薪水之任所善同業邱生亦同僚眄睞者憐莊老病拽一童並僕就伴之朝暮相對頗慰寂寞邱固少年每擁衾調不無冥想時際仲春池草庵籬園花半芷薄暮于軒東獨步暫見一女子年可破瓜

翠裙紅袖髣髴窈窕向邱媼然一笑百媚俱生邱迷惑神視形如木雞第疑為鄰女固數挑逢女辱踰垣而遁邱歸軒語莊人言京師婦女莊東醜怪既無旗人大方之度又無南方搖娜之風乃弟之所見實有神仙其人者莊東窃意想不到今而復知人言之不足信也莊曰否否子有見而佳者皆非土著也譬如今科鄉試榜下其魁卷之堪誦一過者甚少究其實順天籍貫者有幾人哉邱大笑入夜邱寤寐反側懨懨問女子倏至述膏腴如醉相與交搆狎褻之聲四徹莊覺覺側耳聽之不禁精遺滿席次日失晚而邱起尤晏朝食頗減舉動不時莊詰其夜來何事邱秘而不宣莊大疑夜假寤伺之二更後聲作枕畔褻語入耳喁喁精又大泄邱亦日就羸憊莊詢之猶不吐實莊正色曰吾二人皆作客異鄉家人繫念豈不甚殷奈何以數千里外之身殞之敝鬼君少年庶幾不患僕老矣安能拼將涸之精為君夜夜遺也邱慚謝曰君言藥石也敢不拜嘉如果再至當痛絕之是夕女不至邱謝于莊莊亦心喜過同縣浩州劉生精岐黃術偶過莊賞曰君何病之深也診之錯鍔良久曰君年望六那得有遺精症豈其為敝鬼所蠱乎莊神之即告以邱生事俄邱至劉亦診之徬徨曰此祟非鬼也無藥可醫城南有穆薩喇者可延至使驅之莊問穆薩喇何如人也劉曰廂白旗蒙古人也為羽林亡薩喇善譯言巫覡也莊敬諾浣邱慫往邀之穆迫于官役約三日復甫

得來莊引領望之隔三十女子復至責邱曰君何信劉盥生語邱曰使人召穆莊為政已不與焉女忿然以兩手捧邱之頰而接吻曰我即死汝豈能獨生耶即以舌啟唇而吸之嘔啞氣出如縷心茫茫無所憑女更加力吸之邱覺丹田痛如刀割五內欲裂莊聞邱帳內撼搖連呼邱兄不應知其有異急叫二僮起焰邱已昏絕白身僵臥喧救一甸始醒持莊手且告且泣曰弟之鬼將就篆于異鄉矣莊大恚向空擬罵據邱同榻三日復使延穆穆果至邱人觀者如堵穆冠兜鍪腰金鈴擐鼓鼙雙口誦神咒遶園而走至園復廢樓前瞑目仰視旋棄鼓捉銕叉趨步登撓角極力叉之聞啾啾之聲如犬之被撻然鼓鼎鑊提叉京之咸見一黑狐大如罷脫腸而死穆笑肉焚皮取心燒之研為末服邱及莊而去怪遂絕二人病亦尋癒踵門謝贈穆不受訂交而別邱丁丑席帽歸身授柘城縣尹莊以教習考滿教職歸里此事莊自言之

蘭岩曰邪不敵正理固然也邱數未終奈何以憤怨而欲置之死地其自斃也不亦宜哉天下如此類者當自警也

額都司

余領德公世爵也夫人傅恭氏為額都司姊生一子二女初居靈椿坊後徙城南之泡子河

院宇幽深閭門壯麗為一方甲第之冠但多怪異家人至日暮非作陪不敢行廐馬十數匹例一夜兩驚公子新娶婦亦世閥女年甫二九未匝月忽病癲癲歌哭無恒或躲奔馳不避藏獲每至漏下則閉戶向隅垂首衣筍聞兩手常忙不測何務至午夜必將一紙裹收衣笥中對誌甚秘嬖子偶潛伺之即詬辱罵詈滾地搶啼公子趵之而亦無如之何若是者半載餘矣會額都司引見入覲下榻于廳之東院院外即薛馬廐委裝日德公為作款脚局飲半酣德曰舍下多鬼夜間獨宿得毋恐乎額曰我輩作武將者皆亡命徒死且不避膚愿鬼哉各大笑夜半酒闌各歸寢所額勞頓且醉一夜酣眠日高方起德見其無事心頗安越三宿矣第四宿額方偃息在床聞頂隔上窸窣有聲額心悸起身熙燭坐以聽之久乃闃然遂不復自覺仍引衾臥一食頃聲又大作仰視望板若有人踏之以行漸至東北隅聲忽止屋角一板亂動隨被揭去有黑物下垂形如馬尾長尺餘去燈遠恍惚不能辨而毛髮森豎不克自壯但瞪目視之而已俄而黑物漸長黑盡纔之以白色如紈纔三四指澗聲見二眼大如桷方知是一人頭顱也大愬欲呼人忽轉念人何怕鬼且嗜昔自翊之言人悉聞之一日示弱將何以見人乎是正心以覘之此時物已出其半面漸露鼻口一目綠色直視燈光銳如豆頸昏昏如夢魘四肢不能轉移物遂欻然而下似旋風透戶而出燈驟明顏色粲然如

夢醒但聞院前廐馬驚嘶戶牖后閉如故牖樓滿三下矣料其去必復返亟移燈近榻抽刀置枕畔著衣踞鞍而卧輾轉不能交睫至五更檐外廐馬重聲忙擲吼風而物已入室燈復熸淡無光物徑撲卧榻額大叫捉刀斫之割然一聲如裂帛案翻燭滅隨聞屋上逶迤遁刻方息額憶極而睡次日拉主人子辟處備述夜來事因勸移居以避其厲旦曰焉知螭魅之病非出宅有以致之德曰予亦不耐久矣苦無吉宅耳額曰何宅不吉子此予友薩都統之宅方覓售主可相也德即以三千金易券焉及遷新婦大哭不往公子仗劍恐嚇之白足逢首而奔侍兒強為著履襪納之車中處新居上下帖然雞犬不驚蓋安廬焉新婦病亦瘳愈侍女發其笥于紙裹內得五色綫綯長四五尺大如箭鏃不測何用閒之亦自茫然諸姊妹或述其瘋狂之態羞赧無以自容額後官至副總戎德故宅遷更數主皆不相安今廢為菜園矣

蘭岩曰居宅出而人遭祟可不慎歟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市居民數千家皆製通草像生花為業有幼女奉老父以居者亦業此父久病瘵咳按時舉發是年愈甚吼卧不起鄰舍來弔藥女忘寢寢明愈暗憂適有隣媼鳩

諸婦女往掣醫山道皆者女因密詢進香何為媼曰或以多病或以乏嗣各以心願求之山頂娘娘最靈感應之如響女曰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耳女曰一里幾何曰三百六十步女謹誌之夜俟父安寢輒潛于院中持香一炷卦其里數統院而拜默祝一身居弱父病甚家中更無人不能朝山進香謹按里數一步一拜有如身到寶山親瞻聖容保佑老父沉疴速起百歲康強自願繡佛長齋終身頂禮云云如是得請則拜日夕不輟半月有餘舊說參山上祀奉山頂碧霞元君之神靈應昭于畿輔上自大內后妃中使及王公搢紳下迄庶民每際四月則進香賽會者車馬絡繹不絕于道而五更雞鳴時即上殿佔香者謂之上頭香頭香必待宮使巨璫他人罔敢僭越時有中涓魏公者奉皇太后旨往降頭香甫開殿門即有香在爐中光焰甚盛魏恕責廟主曰老佛爺香猶未降何得令他人預燓于此廟主惶恐曰爺不來殿不敢開敢不稟此香何由至魏默念初至時殿始振笏香仄未寸良可駭異明日更早來看如何亟屆廟主曰既往不咎矣汝其嚴慎翌日當早來上頭香也遂去廟主畏罪與其徒終夜巡視纔四更魏已至至則鑪中香火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于地威大驚女聞人聲驚起倏忽不見衆以為鬼魏公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敢公然出現者乎必有因吾有以處之矣遂上二香于山門下踏胡床衆衆香客而告之並詳其年歲容貌服色衆客

悵然但以為奇。卒一媪聞之。沈思曰。搏爺所見。無乃吾之鄰女乎。何其色色相符也。魏問是何隣女。幻化若此。媪曰。居花院市。園孝女也。魏拊髀曰。無疑矣。亟馳歸。復命訖。密訪得女。就見之。果殿中所見者。致詰其女。悉以誠告。言雖未出門。恍惚身應其境。父病獲痊。亦神之靈也。魏嘆曰。至誠感神。真純孝也。遂為義女。不啻所出。其父得享三十年。壽躋百歲。令終。女嫁子大興張氏子。極盛之。咸不下數千金。皆魏獨任。婿家緣此累世為富商云。

蘭岩曰。真誠所至。神靈可通。騙若李人。那不令其佩服。雖然。人苟無良。遇如不遇矣。

謫仙

予閒覽太平廣記及諸雜書。其所載怪異之事。不勝枚舉。又每聞人所言。亦留餐錄可據。心竊信而又疑之。疑其無。則古人無論矣。即今人之言亦多。模誠謹慤之士。豈肯以欺人語信為有。而予生四十年矣。曷嘗未一目睹也。唯憶從先予隨宦于宜君時。先大父攝篆烏關。先父母奉祖母留居宜君署中。適縣君張公薦一戲術人來。觀其術平平耳。先君子以張公故。贈白金二兩遣之。術人不受。曰。今日作戲法。環觀者數十百人。而未有一噴嘖稱嘆者。是所學不足以警人目。可知也。何敢妄邀厚賞。雖然。小人少遇異人。得降仙之術。今夜請獻之。或博太太一粲也。先君許之。賜之酒食。日薄暮。術人擇園中廢軒三楹。洒掃潔。忽破者補之。壁剝者塗之。凡有穴隙。如針孔大。亦必彌縫完密。更張帳幔。以蔽戶牖。燈徹于西壁。畫一門。加圭竇狀。門前設一矮脚几。几上置一爐。焚紫降。不令烟起。餘無他物。遣秀慧童子十五歲者二人。丫其髻而赤其腳。名之曰清風明月。使皆立几前。先祖母率姑母先母及諸姊妹垂簾簇坐于東楹。先君子率予兄弟輩坐簾外。僮僕輩有令觀者。有不令觀者。唯術人之命是聽。滿三十。術人炷香于爐。焚符於燭。教二童。倪身從胯下反視。几下圭竇。問曰。何所見。曰。開門矣。術人即禹步向壁上噀之。復巫巫。問何如。童曰。探頭矣。勾面矣。既而易履矣。著衣矣。術人曰。然則可以出矣。當水三噀之。嘗見一女子立几後。約長五尺許。衣大紅衫。髮素襯。眉目娟好。微笑作羞赧態。術人嗔曰。太太在此。可為禮。女則斂衽再拜。術人曰。太太最重貴。胡為不行全禮。乃以一福了事耶。女子以袖掩口。微笑不動。術人亦笑曰。是見人多怕羞矣。令童向前。把其袖牽出几外。童子力牽。女子力却。相持良久。術人作急狀止之曰。彼修仙人。性村野。且放手。我自有處。童子乃放手。女子仍還故處。術人復噀水壁上。俟又一女子出。雙髻垂髫。並辮子前。貌尤娟妙。衣淺碧衫。襯下衣。樹綠一團。長尺餘。蒼雙足。而手足指爪皆長四五寸。亦立几後。左顧紅衣而笑。術人曰。汝姊幽居久。習于郊野。見太太不復知有禮數。汝最知禮者。可率伊行禮。無失儀。致重我罪累也。女子乃推前女。統出几外。搭其頭令跪。舉止柔媚

觀者神魂拜跪。還故處。術人復以水噀之。蒲隱于是神其術。厚贈而遣之。細詢二童子。當率袖之時。是人耶。非人耶。童子曰。不知是人與否。但把其臂。如握棉絮。力又微弱。纔四五舉。扯已汗出涔涔。嬌喘不勝矣。如非術人令放手。再兩三扯。即可扯至太太前矣。予時年十四五。今記之了了。每舉以告人。無有能測之者。或謂即障眼法。不足為異。然障眼法。不過能障眼耳。未能有據之有質者。是不可解。

恩茂先曰。此記如善奏口技者。無不逼真。

某太醫

太醫某大興人。失其姓名。輕裘肥馬。日奔走于九門。以時致富。延者日積于門。非日晡不到。病家不顧者之望眼穿也。每視一病。寫一方。不論效不效。例奉千錢。否則不至也。日暮歸。從人馬後。囊橐盈滿。人或怪其來遲。則色然曰。甫從某王某公主某大老府宅中來。蓋非一時勢位炫赫者。不肯派諸盎頰也。人無如之何。任之而已。一日。有病歸。獨宿齋中。夢見一人。若甚相熟。而不記姓名。持片紙付之曰。時已至。所負當見還矣。醫取紙反覆檢視。空無一字。懷藏間。已失其人。所在驚而寤。驗滿聲三下。家人叩戶報。孺人生子矣。醫毛發森豎。心知子為索債者。特未審所負幾何耳。子既長。忤逆異常。視父母如寇讎。看錢財如糞土。日向母索

錢。百文嗔劑。即畫稍十餘年。家漸落。母或稍吝。輒裂眥相向。勢將用武。母懼而復給之。不敢面斥。陰訴醫。醫閉目搖首曰。勿再言。此子使我心膽墮地。固以所夢告矣。醫驚曰。有字之券。或可量力取償。若無字之券。知負彼幾何。寧有窮期耶。老奴以榮救人。不知幾許。新鬼繁。冤舊鬼哭。此子必其首也。彼率宜攘。恨而來。最與之較耶。言次。大慟曰。老奴莫管人命。毒心應手。致獲此報。奉率老娘。以至于此。老奴已矣。抑念老娘何辜乎。吾從宥魅謝曰。大郎雖不肖。小郎行當成立。何必及日。晝暈其面曰。冰凝心尚遇望郎。天之報施老奴者。如此不爽。縱有百子。亦必流灑一氣。豈復有以德報怨者。醫熙然無以應。倏蘇而已。又十餘年。一夕。復夢其人至。言債負已清。可還汝矣。然尚欠一命。會須同見冥王。醫醒而大病。自知不起。乃以其事告妻。囑托後事。閱二日。其子暴死。醫泣曰。時至矣。夜分果亡。少子亦不肖。遂客鳴神。飢疏寒。迄今不止云。

閒齋曰。庸醫殺人。當獲此報。特一人之債易償。多人之命難償。輪迴隨落。尚有窮期耶。醫之不能有活人手。而影響脈理。以漁利者。睹此慘報。未嘗亦有稍神毒手者。

蘭岩曰。庸醫殺人。罪不容死。況趨勢貪利。豈不以病者為事。藥草知心。以療人老乎。病家之心如熨。而醫人之視若戲。死者雖屬天數。庸不覓乎。耗其財。索其命。報亦慘哉。

地震

老人相傳雍正庚戌歲京師地震之前一日西城一人抱三四歲小兒入茶肆南夏門小兒輒抱其頸啼不肯入其人怪之曰畏此地人多耶乃之他肆至則復啼易地皆然其人以為異問汝平日極喜入茶社食蜜果今日胡為乎兩兒曰今日各肆賣茶人及喫茶人皆各頸帶鐵鎖故不欲入且今日往來街市之人何帶鎮者之多耶其人笑其妄路遇一相識問所之白其故大笑而去兒哂曰彼亦被鎖尚笑人耶其人歸述所知輒告之或言小兒眼淨所見必有因伺之可也小兒有堂兄二人兒亦驚其有鎖火日地大震人居傾毀無數凡小兒不入之肆無不摧折竟無一人得免二兒亦為墻所壓舫所遇相識已舊屋下矣視數之不可述也類如此

蘭岩曰事之所有未必非理之所無

朱佩蓮

宜君塘汎兵朱佩蓮有甥女為農家婦居張家坪嫁半年方歸拳見一人形狀青面頎然亦憤來與婦交凡三夜婦遂有娠壻中時時蠕動動則痛楚欲絕大聲呼號其姑以少年婦凡隣密過禁令隱忍婦不能將順我相勃磔隣壁聞之來勘見婦驚曰媳婦有妖胎會將摩盧

以頎毋復眙之使不安靜也姑姑大恩使其夫告母家母弟往守視之及臨蓐轟倒叫號四隣皆塞耳走避父之產一物人首蛇身髮赤色長三尺餘面目如粉首尾及尋見人則笑衆皆驚奔無敢入房者每就乳哺婦遂瘵死適朱來探甥女甫入門遇其妹搖手止之拉入單室告其所怪朱曰既以為妖盍殺之妹曰終日婚媾兒倒投鼠亦當忌器也朱試往觀物方蜷屈閉目如睡朱潛解佩刀突前擬物之髮拖之出房物驚寤目張口聲磕磕如擊石蛇蜒蠕朱左股衆遍立諠呼朱刀已落血藍色淋漓滿衣腥氣入鼻朱復剝其皮而捲之曰吾正需此以稅三絃也兩家深感之婦亦至今無恙

紙錢

友人饒軍景君舊居近城北一夕同其友富海歸家路經靈官廟禹已三下俊見二紛蟬翩翩飛繞去地二尺餘時際隆冬且深夜烏得有蝶試視之則二紙錢也並無風相去尺尺旋轉對舞不已大以為怪適一人騎馬自西來馬耳聳鼻鳴蹄不進其人驚聲問二人胡為者景指紙錢令觀之擊折老翠適而戒之曰各走路何管閒事即此一席地已倒斃二人矣騎者懼疾馳而去景富皆少年好事直追隨紙錢至人家矮墻下旋入狗竇中始滅是年富死又二年景亦亡

蘭岩曰豈以二舜之故而示其怪耶抑二紙錢作祟以斃人耶是不可解

三李明

光山李明家素貧傭春糊口邑有豎生鍾秀者他出值雨避檐下明延入具酌與語秀大悅遂訂交于析曰閒自此時相往還逐為賓主一日鄰家失火焚及秀家明奔至冒烟突火以救鬚眉皆盡秀幾不死子是交愈深會秀欲赴南昌總戎幕拉明同往貲舟南下於道上忽遇風颶舟覆人盡溺秀為一山西客所拯客亦貴子南昌者遂與同載秀深感之叩客姓名則亦李明也前李明屍覓不獲秀哭之哀慟如喪考妣至湖口客遇其鄉人得母訃慟絕亟返棹語秀曰方寸亂矣不暇為君謀謹饋八金為贐請從此別秀力叩問客舟已揚帆遠去矣秀竚立以泣矣且作儻居一蘭若中伏枕匝月僧厭之終日絮聒隣有老人聞之惡僧之忍恣窓入利謂秀曰君安用污此清淨地盍望誰發慈悲心耶乃率其傭僕打其行李並舁秀悉置其家為延醫進藥旬日大瘥秀乃頓首而謝曰老丈之子鄙人所謂肉白骨而重生之也敢請姓名銘五中以圖涓埃之報老人正色曰我憐君失路故一援手豈望報耶若夫賤名則不妨相聞我李明也年七十二矣秀大異之老人詢其所適教之曰胡不詣夫塔汎秀以為然即詣汎告之汎兵聞為總戎幕友弁告所司因得乘傳入南昌述其所遇於鎮公

鎮公拊掌而歎以為奇事焉秀後辭棄封閒齋曰三李明不奇奇在皆于鍾有再生恩皆有恩于鍾不奇奇在秀皆不聞有以報之而安心素封也

蘭岩曰是蓋風緣方能屢遇此義人扶危濟弱耳前後三人姓名相同尤為奇異

雹筠

大興雹筠霞舟貧皆孀母之子獨筠秀逸佼好頴慧不凡不屑屑于本業年弱冠即喜讀書其父以其母家教恣而嬖子庭之槐將殞憂之有隣翁姚學究者適至聞作何適犯異常示辱其父告以故姚遽前解釋曰吾以為面件頤惟乖戾子職乃為讀書所謂孫叔敖並無羊舌亞當鼓之舞之奈何朴作教刑阻其遨往君真立意不為賢父兄者其父曰僕祖宗成業屢家教豈兒育之子姚曰鈸將相豈有種哉君幼而逸豫老猶坑儒耶其父不覺失笑姚問筠曰子喜讀何書筠曰時藝耳能解乎曰能能為之乎曰能既能為之必有窗稿盍出之一覽老眼筠呈一帙姚且閱且誦曰作手也非時下拾瀋者所能辦矣持此以往取青紫如拾地芥耳幸勿疵瘕勒俾成其志其父本市井聞姚讚揚私心竊喜不復禁止筠自此益加精進遂成書蔵日把一編行立不輟然兩赴童子試不中年十六其父欲為之娶室筠自失曰

不得功名。終身不發也。且書中稱美女有矇盲娥眉。傾國傾城。予未見其人也。知世間尚不過真人寧無居以沒世耳。父母無知之何。新生厭惡。固悔恨曰。此皆鬻日禹姚老儒一言所誤。致醜類兒一朝迂腐至此。吾老矣。豈可使覓食二子。坐受其累哉。乃析田分產。使三子各立門戶。既而父兄相繼死。覺夏日出行遍顧。既自聽。唯筠孫生計拙。日就狼狽。所賤妻僕誅之曰。二郎勿復讀此死書矣。試看大郎三郎。逐日輕裘肥馬。不費一毫心力。錢如流水入門。郎不如重理舊業。時向大郎三郎討論。不過數月。亦可出焉矣。何必日夜佔畢。徒自苦為。筠曰。彼豈有真才實學。能起死回生耶。徒以人命為游注耳。良心安在。乃欲我效之。且云與彼討論。即與討論。亦不過求田問舍。有何可採。汝姑待之。當為汝覓金衆也。僕歎曰。老奴豈不作如是想。第恐行將就木。不克見此榮華耳。快快而退。筠自訟曰。予信及豚魚而見唾于奴僕。尊豈其格物易而化人難哉。無何。又值試期。治任之通州。一車一僮。老僕為御。轅下駒。僕輩豈皆逐太晏。前行二十餘里。輒噴嘖難前。不顧宿所。僧僕方怒咨。忽見林際燈光。自遠而近。漸至面前。則一翁一媼。舁走氣促。老僕遮問曰。此間有人家可借宿否。翁曰。方有急事。何暇擾客。強僧曰。是何要務。翁壞至此。媼且走且應曰。家有病人。去覓外科耳。筠于車中聞之。媼曰。我是外科醫國手也。何必他求。媼回首。駐足曰。莫見誑否。筠曰。失路倉卒。豈敢誑言。媼曰。

然則年幾何矣。若已老。則又不巧。僕曰。郎甫二十。尚未有室。那得使老翁媼乃喜。雖就車前。舉燈籠照之。責嘖曰。不特不老。且大是波俏郎。此事當詣矣。即左右超轅坐。揮令速僕曰。郎雖世代為醫。然自來業儒。恐不勝任。筠曰。郎君自言能之。汝何貧耶。媼曰。巧合如此。必非偶然。揚聲舉燈可也。俄至一莊院。前林木森鬱。門庭壯麗。儼然巨家。翁媼下車。為曰。稍候於此。容入白太太。遂啟閽而入。老僕執韁低回。郎本素友睦。何便負荷。此事成有不妙。何以解免。筠曰。我豈冒昧作事者。汝勿多慮。言次。翁媼率僮僕數人趨走而出。曰。郎君請即入太太立候矣。予是筵者導者。等達一廣廈。太太者侍于檐下。年約三十六七。衣華麗。莫都治。顧極筠罕見如許富麗。驚不得不拜。太太急命扶起。以常禮相見。分賓主坐。徐問邦族。姓字年歲。及曾識婚否。筠悉以實對。太太凝睇久之。顏色甚怡。屏去侍婢。請筠曰。身姓梅氏。本河南人。流寓于此。近百年矣。孀居無子。賴有一女。名宜春。纔十八。侍字于家。不意忽搆奢疾。日甚一日。心甚憂之。故命其阿保往聘醫。何幸路遇郎君。自稱國手。易勝依幸。但小女以患處幽隱。不肯令人醫治。閒言與之商酌。頗當密為訪求。得有醫人少年未娶者。傳治之。倘得病愈。即以為配。今得郎君。溫文韶秀。通詩私喜。慶是天緣。非人力所及。筠初念不過一時失路。漫為權變以圖一宿。誠不料被迫至此。不勝惶遽。又不敢易辭。但揣躬曰。醫治雖頗。敢不竭力。若夫婚姻之事。當向先人設誓。必待成名而後議之。太太曰。郎君迂腐矣。不從此議。豈可治病耶。果有誓詞。不妨聘定。待大登科復再小登科。亦何不可。筠固懦子言。及聞太太快諾。寬不能對。太太命喚慕兒傳語姑娘。一小太醫至矣。亟打點好入看病。慕婢哄應而入。良久。一美婢出。極婀娜。正太太側耳數語四。太太笑曰。待太醫入內自審裁之。去取任伊為政。我不相強。婢諾諾頻目筠笑而去。又久之。乃請太醫入室。太太親攜筠腕而行。愚迴廊曲室數重。始至閨閫。一婢啟簾。太太揚聲曰。兒坐郎卧耶。太醫來矣。尋入室。至榻前。女衣紅繡被錦衾。倚鴛枕而坐。雲鬢霧鬟。眉明眸皓齒。面色如朝霞和雪。光彩奪目。鬱鬱人寰筠一見目眩。意遂不能正視。太太曰。此郎君即太醫也。汝阿保遇之道中。暮可否令視汝疾。女羞睇流盼。俛首嘿然。雙頰紅暈。太太曰。可否密對娘言。無羞出口。女徐徐低語曰。娘視為可則可耳。太太笑曰。天賜郎君至此。為兒消災。娘何不可之有。娘且暫去。但留慕兒一人扶侍可矣。向筠曰。郎君須盡心。無草草。看病已。當出用飯也。遂率同輩婢復出。女命慕兒請太醫坐。慕兒曰。既來看病。盍早看之。皆知忍受痛楚。女羞澀之態。纖纖不能支。慕兒屢促之。女不得已。嘿然一呻。斜卧向內。以紬障面。任其所為。慕兒乃含笑發牀。以手超筠。筠半坐牀側。慕兒款款啟衾。則下體赤露。豹臀雪股。纖纖生光。溫香馥郁。唯私處以紅帕覆之。瘡大如茶甌。正當股際。筠見此奇

觀。鹿撞心頭。如夢如醉。勉強視瘡已。慕兒覆衾下床。呼他婢導見太太。太太令坐。問看瘡何如矣。筠曰。不當要害。無虞也。靈藥一敷即愈耳。太太喜。加筵布延。即傳僕亦極豐美。太太曰。郎君食已。可即賜藥。此女已是郎君人。幸將視為賜胙。筠曰。最不盡心。但須假一淨室。以便和藥。太太曰。已掃除書軒。為郎君設榻矣。筠乃造退。入軒。果雅潔。軒中位置器玩及筆硯等事。靡不精良。几上燒紅燭。大如臂。二美婢服役其中。筠曰。得小童一人為伴足矣。何勞神等。婢曰。家中唯老國公更無男子。何處得有小童。筠曰。患瘡姑娘果未字乎。婢曰。太太無子。唯生姑娘一人。欲得一才貌兼全方許為贅。尊意豈許美禽。筠曰。然則許配醫人之說。恐未必。唯婢曰。果似郎君。亦何不唯之有。第恐不能愈其疾耳。筠喜動眉宇。笑曰。愈此疾乎。揉之若痒耳。卿等姑退。予合藥最忌陰人。但呼我小僮來。祓候可矣。婢笑而去。有頃。僮至。筠令先閉院門。低語曰。予有一山水畫扇。攜來否。僮曰。在枕函中。筠大喜曰。吾事濟矣。亟開函取扇。扇上故有紫金蛟扇墜。碎而末之。調以茶。和調未勻。一婢出。問曰。太太致問郎君。藥合得否。筠曰。已合得矣。即攜入見太太曰。此藥忌陰人犯手。須親敷乃可。太太曰。但得病愈。任郎為之。命一婢引之入。慕兒見無。泫然曰。人固有美好如郎君者。而無良藥可乎。復上床。欹臥。筠左手持藥。右手擘雛鈿數之。乃故以手指摩其私處。紅帕忽褫。稱慕女急縮玉足。足指拂筠口

禾逃陰溝已見棄兒紅潮滿面掩袖而笑筠不覺精液滿視女向棄兒小語曰棄敎完可請郎君出矣筠悵悵而出太太復慫恿縁至覲送歸就筠就枕冥索宜春膩質猶得覩其下體何得得此即棄兒之妹麗亦復非凡輾轉反側慾心大熾五更始睡去翌日雖鴻筠尚酣夢即有二婢剝啄而入直至牖前窸窣而啟曰姑娘敎棄一夜安眠已梢臧矣第須霄農以封固詹口故太太命白郎君筠驚喜披衣起曰即到奉上矣二婢去筠況思無得霄藥處殊傍徨既而思得一策亟躡履下牀獨僮速去密酵車上較輾來僮曰何所用之筠曰非爾所知第速取來切勿洩于人僮哂而去須臾提輾至筠啟其隙油積塊和以楜塵並所購紫金錠末剪書已布撮為霄藥親往貼之數日瘡大愈可以行立太太乃舉酒屬筠曰郎君之于小女再生之恩也請擇吉合巹可乎筠終不通權謝曰筠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筠能使之起耳且姑娘之瘡雖愈亦須調攝百日筠亦功名未就不敢溺鴛太太首肯曰若然姑留聘以俟後圖筠出白玉帶鉤一枚奉之太太遜謝坐席以百金為贐筠三讓而後受乃叔遜一戰冠軍即馳書報捷于梅氏謀娶宜春老僕曰無大郎之命媒妁之言無乃不可乎筠曰慶辭聖人也且不告而娶奚皇兄我無可以告即大郎何能為乎遣貧於梅氏花燭之盛人世罕儔魚水之懽人世罕匹女復使筠納棄兒為妾既滿月筠請於太太欲攜家重返男

婦老幼同來居此太太曰此間荒野不可久居京師右安門外有舊宅一區曷若同往居之筠大悅擇日並發輜重近百兩絡繹于道道旁觀者以為公侯眷屬莫不駭羨及至舊宅前閭門極軒豫入大門破屋數垣亦殊荒蕪至二門以內則斬然一新峻宇雕墻煥如天上矣筠既獲美婢又享厚富心意滿足無復書歸于是盡移家口同入新居往省兄兄弟簒衣服僕從之盛色色動人兄驚曰聞汝入洋幾番使人下通皆云已歸詢之家中又道未返日深疑抱卜筮屑無徵驗今從何來發遣若此筠備述已入梅氏甥館甫定新遷即來祇謁簒曰不意二哥成家實媿缺禮今既獲寧守當登堂一拜新嫂兄曰予雖叨一日之長然弟之岳母亦我之母執也詎可不一往起居會富與三弟並發耳因同車而往及門見其荒涼兄笑曰吾弟忽往喜還得此佳境暇時閒為蔬園閒暇啜泗灌溉足夠一年皺簒之用第恐其日得第則閭閻榮戟不無稍費調停耳簒知之以笑滅入重門舊狀改觀二子咋舌相視不敢加喙笑太太者出二子拜見鍊膽不覺太過俯仰唯唯太太曰二位遠來不易今為至戚合令小女出拜伯叔須臾女出婚逐步來蓋從面起笛條蛻媚目所未經二子眩惑疑述如作蓬仙之夢女拜訖即退筠腦箑兒為華等之宴二子神往麗人食不知味逡巡辭去評論于軒中簒曰述先人之業出入王公鉅紳及士庶之家聞人閨秀何啻千萬幾曾見有

如新樓者從此富貴浮雲功名真土矣兄曰何物書癡享此大福豈夢想所能到簒曰焉得與之一夕綢繆死亦無憾兄曰但有目者皆當作是想奈名分所關徒思何益簒曰大哥亦拘執矣夫唐文皇英主也猶納弟婦隋曲逆良相也尚溢其嫂我輩凡人又何泥焉客歸與婦謀兄妻賓客奚王亦妬而不明理者共往見宜春歸無人色亦百計欲其夫亂之以暢其妬心會元夜相與簒盡布盛筵邀宜春及棄兒入城踏燈王親往迎之強而後可宜春翠被紅綃棄兒錦裯繡衾而至兄簒與綢之于門既而入席命梨園演肉蒲團極其綺麗宜春欵笑自如絲無愠色賈王以為可動復相間試以浮語宜春曰盍請大伯三叔皆來見舉一觴乎賈王大喜亟遣婢趙告兄簒兄簒聞之如握得藏金踉蹌而入宜春命酒跪奉兄簒兄跪奉簒兄簒亦跪領之簒曰嫂何多禮宜春曰酒以合歡禮以綴洽既奉酒可不為禮乎衆皆笑席散賈邀入房中更衣宜春娛光眇視醉態不支低語向王曰婼知之乎今夕醉甚當宿此不能踏燈矣賈曰婢奴談心甚快踏燈何樂哉賈王私謂曰看其桃李之豔必當有松竹之操不謂餉糟亦醉直一淫奔之女耳乃密囑兄簒隱身戶外倘有隙可乘即下手等雲也言訖而入極力挑逗之宜春嬝袖微笑曰古人易內而飲酒初不解其何樂今乃頗悟其趣大伯三叔自家人也何不入室一談以盡清興兄簒即戶外應聲爭奔而入棄兒遽滅燭旁中

驟暗如漆戺上雖有月光竟一物不見然二子潛聽已久某在斯某在斯早知之稔熟一時同撲宜春兄簒簒曰兄先弟後欲不可紊也簒不得已遂擁棄兒各摸幼捫私無所不至二女極力抵拒呼叫聲嘶竟不能脫不覺暗中摸索漸入佳境矣二子情動已久稍縱即逸方圖再舉小婢忽東墻至二子驚起視之則王為兄簒亂賈為簒亂宜春棄兒渺無踪影不知所之彼此驚愕悔恨聲門而散先是賈王來邀宜春時並不及筠筠已疑之不許往大太獨以為可筠不能阻拗唯偏早還迨二更不返大忿恨恨背燭而坐既而車聲轆轆傳呼姑娘及棄姐歸來矣筠既喜見俄而入室詰其故宜春笑曰郎之兄弟大非良善故作溷劇惑人兒已小施戲術俾通室以顛倒之矣因備述其事筠跌足曰此大毒狠今我不安棄兒曰蒐倫之人不足為鉏鐘之緞花虐懲之亦不為過筠曰既往不咎矣第夜已深相隔重城何以得出宜春曰江湖之深公華之高不能阻兒飛越舉步重城屑足恨乎筠終不釋然自此兄弟無頗相見聲息不通宜春學尤海博筠所為詩文多改政之筠愛之如珍敬之如賓踰年生一子筠舉孝廉身厥綺離口常甘頼人稱為小石崇一日宜春忽泣謂筠曰兒初罹奢疾得君療之而瘥不慈自薦以酬大德詎意中道奉巍痛心氣息筠大驚曰何為出此宜春曰夙緣已盡夫復何言幸留此子以承君嗣今夜即當永別以去耳筠不勝悲苦哽咽不能成語簒

兒亦從旁而泣尤助酸辛噴之太太出投宣春僅行焉鈞曰郎君無徒悲舒自愛四十年後當復相聚耳旋出門門前已駐一物車轅黃色甚小角繞綢裹車亦不甚而美潭可容一家十數人急乘之人不覺擠小車亦不覺隘老翁執策為御車行甚捷瞬息而遙而宣春及兼兒泣聲猶恍然在耳也鈞立滂沱家人勸不能止強扳入門則第宅化為烏有僅存破屋數椽荊杞滿目而已舉家驚駭始知遇仙所遺黃白皆幻鈞得別購房屋仍不失為豪富復鈞投其幼子顧有政聲遷刺史子齊肖不絕書香完不詳四十年復復娶之誠果何如耳

恩茂先曰雖不測其何故即其龜治異常處寫來紙上自是尤物移人予嘗聞此事于銳別山體見書圖此記又小異而大同終不知氪確要其事附具實不虛

蘭岩曰美麗富貴往往衆無意中得之彼營營者何底覓得亦徒勞奔走耳鈞立志不棄毒而終以此得佳婦為富人享受多年亦可謂非本志乎此女奚知所自來奚知所自往誠然無累豈神龍作用耶

趙媒婆

彰德趙媒居積衆盈實稱小康鄰有孤孀二婆吳秀才女以重金啗媒媒貪其利巧言誘合

殊女所畏吳悉善遂官痛德之媒慮悔或奪誉不復為人作伐遂居裴河鋪一日自城中探女歸路衝獨行日已向暮忽見一青衣自岐路來逆問曰是趙柯趙姥否曰然則請轉嬤隨兒行家主母有事相浼也言訖即步為導媒陰念自家廖落久不作寒得今觀此青衣舉止敏是大家婢子從之必獲多金不妨一作馮婦實想願得善果代投衙以從下路斜行約數里漸見青石荒路綠樹成行蒼至一巨宅門閭高峻門閥煥然青衣曰主翁行役未歸僅僕強半隨去家少男子挽捩入可矣指堰代擊庭樹上特出一扉有婢倚簷下立其間見媒群喜曰婢嗅得來上人來矣即有下趨入告者紛紛迓可速入夫人立候矣復相與慰院宇甚宏指遣正寢重而庭平約四十許媒真辨矣人命勿起聊坐自展邦族云是大名鄭氏流寓此夫為廉倚部事祠有年矣所以命婢奉巢三豚兒已冠未有佳婦堰能為我擊一門楣必當重酬也固合吟三郎至則年華五五美妙絕倫媒推口讚揚無論公子內慧何如即此外表便足耐盼天下公侯之色矣其老實滅監三十年亦必折死死作姬厲阿華有閱老者不息跋東躲左右閱者守笑夫人寄解頤曰無怪婆子起家故鄉無是犀利第老身躁聽遠為衆論稱恭政女亦係世家吾政已捐館夫人牛氏撫增甚苦且多疑往往垂成而悔遂子自料能令此事必諧否媒曰老身平生不慣作模稜語三寸舌往說之必有佳報夫人喜飲食之使促其行媒請諾朝往夫人曰事不宜緩緩則中變矣媒不敢方命夫人仍使婢婢為伴向東二里許即至其處亦巨宅一區涇釘獸鐶壯麗垺廬氏司閽祇一嫗為通之謂牛于房倘陳來意牛曰老身亦夙聞盧家三郎非庶奴孺子特未親見耳媒曰自是豪閥品姥閱人多矣幾曾見有如盧家三公子之才貌衆者將來若不大富貴老婦請自扶兩眸子瞥不復相天下士矣牛曰汝亦莫謝媒過當老身已心許之矣小女往省其舅姊三日後甫得還為致聲盧家親母打點納采約清明節後嫁資可完即歸魚軒兒女曾各長成無事貌閥終非了局汝亦不必奔波往返年老路迂夢勞礙碍心所不忍且汝辛苦不辭煮從以徙得酬謝禮物耳老身即便相付再來亦未遲手矣乃取廿金賄之媒且喜且拜以款之曰媽底大家不比小戶見理真敏作事快斗大悅命具酒並婢婢敬之菜盤中有秋杜甚甘美媒伺隙以帕裹納袖中飲數巡謝酒酣行牛復叮嚀連就榻禮媒敬諾既歸搖寬攜裙得色滿面指婢婢請夫人曰夫人但詢之老身應得格外賞否夜漏三時往返五六里奚蛻一兩言豉牛夫人降心允肯但待聘禮急足在清明後便嫁于歸也夫人笑曰老魅亦大孟浪那見以女嫁人而如此汲汲者婆子得渠廿金亦不為薄老身倍之可也于是媒又得四十金並紅綾一疋俄聞遠寺鐘聲夫人曰夜闌矣婆子當歸仍命婢婢送之遣三郎于屏門下媒戲索謝禮三郎笑指其婢媒大笑而出至歧路前婢婢以騾授之含

皇却回媒稟稟且行且念夫人亦殊吝嗇何難賞一壺酒兩盛飯一張牀俾老婢酣飽而睡乃中夜遁客豈其但卜其夜不卜其晝耶迨至家旭日始旦子婦尚未興以鞭撾門子白足出應訝其太早媒曰且捉騾去待徐徐告汝既而婦亦出遙媒入室坐覆烟嵌茶衙其夜來事子婦傾聽層字間喜色發越小蘇聞人語聲呼母索乳婦鴆之不睡媒曰兒勿啼兵汝携得佳果來矣乳取帕裹擲匾頭但見清漿滴瀝媒曰鮮果不耐時可惜棄壞矣為婦解帕則見蝌蚪數十枚手如墨汁稍有一二蠕蠕者咸大驚異急取兩家聘金視之已僕化為冥鏹紅綾亦摺紙所為媒木立如偶人良久悵中作逆嘔出濁水升餘樹葉無數始悟遇鬼病半月顏色始復

蘭岩曰暖寶已久乃復為利動堂鬼物殿弄之也每見世人當痛遭喪每時求始不立志變計悔心漸熾一旦有貴金以啗之者遂爾故態復萌捨身不顧名行隨喪不可收拾其不為鬼所侮弄幾希矣吁可不見利思義哉趙婆為媒多年豈于日夕來往之地有此大疾未之前聞耶乃竟無疑慮從容拔釵想亦利令智昏耳

三官保

友人景君孫蓀子言其表弟三官保滿洲某旗人也年十七八歲時隨益明賠雪膚華髮言

笑。媚饜熊好女子。且善自修飾。見者靡不流嘆。外秀如此。宜其溫文蘊籍。揭然可親矣。乃負氣凌人。好勇逞力。往往于喧衢鬧市間。與人一言抵牾。或因睚眦小怨。必殺狠鬬。兇蛟雖破腦裂膚。終不出一棳殿鋒。有北宮黝之風。不知者親而近之。知者避而遠之。鄰里畏憚。號為花豹子。以其美而暴戾也。更有佟某。號佟皋。駐京城北之市虎也。與保素不相識。當于茶社中。斤言趙鮑。輒相毆擊。其朋極力解紛。佟大言曰。汝鼠輩好漢。最于明日清晨。在地壇復見我。吾保以手捫唇。嘗足頤踊。自指其鼻曰。我三官保。豈畏人者。無論何處。倘不如期往。永不為人矣。北京城矣。于是彼此不復言。各自散歸。整日森明。保單身徑至地壇。復坐候良久。始見佟單其黨十五六人。悉惡少年。洶洶而至。保迎叱曰。汝鳩衆來。欲打我耶。佟曰。然。保大笑曰。我苟懼打。豈敢復來。佟始鼠竄所為。但一鮑眉一吟痕。非好漢也。拿次自去其衣。袒身臥地上。曰。勿污我衣。速打速打。佟衆蜂擁其前。木棒鐵尺亂下。如雨一拿體無完膚。四肢不能轉側。猶西笑。趣馬佟益怒。嫉練針一掬。刺入保兩足指甲縫中。又用猪鬃探其屎竇。深入二寸許。仍罵不絕口。佟知其終不可伏。急投杖跪而抱持之曰。君神人也。吾等甘拜下風矣。請破產調攝。當體顏終身服事。作一鷹犬。肯收錄否。保德甚。不能作了然恐但肯肯而已。佟遵之。以衣界歸家。醫治兩月。始愈。泰和新脫。美好如故。遂與佟約為兄弟。連日與俱。鄉鄰竊嘆

以為保得佟。虎前而翼矣。保居近安定門門外。慕雪庵之東。故有關帝廟。保與佟等。某某中。燒火雪聚集於其中。或擲石較力。或懸空架橫木。為翻觔斗。豎蜻蜓蹴戲。或以巨竹長數丈。張布為帆。假白虎幢之。製騰擲身首。以示技巧。名曰中幡。入夜則衆或圍飲評論某也強。某也弱。所言強者。必拳擊以折辱之。是以牌靦一方。稱為土霸。雖屢為官司懲勒。不少悛也。一日。方與衆擲塊為樂。忽一人貿然至前。曰。汝亦閒商城有張閻王乎。保曰。亦或聞之。其人哂曰。即我是也。保曰。來此欲何為。張于腰裙中出一匕首。長七八寸。鋒銛利。拿足踏石。擲之首于郤。蜻蜓盡張目。皆欲裂。吐保曰。鼎鑊猶有耳。豈不聞張閻王是好漢乎。觀汝形貌。不過一女子加弁耳。乃亦盜虛名。稱豹子。得不令好漢掃地。今來與汝一較。苟不死。當卻汝命。不可哉。其顏創。語猶言不輸也。保睨之而笑曰。盲視佟曰。當言太歲頭上動土。今果有其人矣。試言何以較量。張曰。將此匕首自刺。眼膚不形隱忍之色。汝自審能否。保拊掌曰。吾謂拔泰山超北海。或有不逮。若僅此區區。何云不能。盍操之。盲。遂生石上。探其右股。示張曰。即刺此可乎。張曰。可。保曰。但平平一刺。何足道。最善。試一新汝目。乃于股上刺劃至膚。吱吱有聲。劃成天下太平四字。皮翻肉突。血流被體。脛膚白皦。肤色如垂。教染雪。旁觀無不戚屑嗟嘆代為不耐。而保談笑自若。似不覺痛楚者。然。張大驚。自投于地。曰。名下故無虛士。小人瞻仰無

由。故假此以相試耳。望海涵。以恕唐突。保扶之起。曰。君是吾輩中人。如不棄。請兄事君。張大喜過望。保得佟張為左右手。愈縱橫無所忌憚。上元夜。三人踏燈于四牌樓。滿三下。飲于酒家樓。見一人。貂帽裘。肥胖。長大。年約三旬。又一少年。約二十許。冠紫貂冠。裘黑羔裘。從八九健僕。對席而坐。獨目視保。耳語而笑。笑訖復視之。保益作媚態。波頻溜。二人心醉已久。況加酒酣。少年乃出席向保曰。元夜相逢。緣郤前定。曷不同席一飲。快談衷曲乎。佟張怒。勃然欲動。保肘張而踩佟之足。即趨對曰。即蒙垂愛。何幸如之。二人喜極。擁之入座。捋袂百端。忽少年以所飲餘酒罩保曰。小哥能盡此杯。洵可人也。保一手接盃。一手握其臂。極力扭之。少年大聲呼叫。踴身擲下。中年者以為戲。方鼓掌而笑。保回肘擣其胸。仰跕于地。佟張復來相助。蹴踏二人。衆地善善。衆僕烏合擁三人。大撾老拳。勢不可當。四座紛紛走。酒顛仆狼籍。三人一無所傷。徑下樓去。已金吾步軍來捕。三人已去遠。不可踪跡矣。次日。處處相傳。某宗室在某酒樓為匪類所窘。辱平日恣橫恃勢之報也。保聞之。意得甚。會夏日。保偕佟張逛行邸外小憩。一蒸門下。論及剛勇。保嘆生平不逢敵手。佟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雖然京師之大。如海。豈無傑出之士。惜我輩未逢。麾戟手指門內一塚。曰。弟知之乎。此余逛龍之墓也。余逛龍者。山東臨清之回人也。殁。余大漠。在生時。會大刀九千觔。弓有李存孝

之勇。當與勇士馬猛較力。馬擲鉄鎚。砉其首。余驚。腐一格。鉄鎚飛墮二十步外。折為三段。又嘗生被鹿角。故號逛龍。吾儕生晚。不獲同時。今日對墓景仰。猶令人徘徊不能去。皆弟勿輕量天下士。恐逛龍有知。揶揄于地下也。保靦然不悅。曰。逛龍之事。傳聞太過。予若遇李存孝。當北面事之。若遇逛龍。正未知鹿死誰手耳。言次。大雨暴至。旅舍不休。三人四顧。暮見百步外有鴨吻。蔓樹。閒置兩就之。則廢寺一區。無有主者。佟張喜曰。即此可以宿矣。攜有酒肴。除地坐飲。保終不樂。佟深悔失言。多方引咎。已而雨霽月來。夜近三鼓。保見門外有人窺伺。軀體彷彿。甚偉。保叱問為誰。寧不知花豹子與佟皋耿張閻王在此耶。言未已。其人履閾而入。指保大笑曰。今朱與汝輩果鹿死誰手。保大慙。右足飛起。其人以手格之。足痛甚。不覺跕地。其人挾保之臂。即步出門。保匍匐隨之。肘膝並行。直至階下。驀然拋擲之。保身起半空。飄飄然。如風捲落葉。墜落牆外。其人倏不見。佟張大呼追救。音不可得。大索半夜。至天明。始得保于余逛龍墓側。瞠目僵卧。形如夢魘。呼叫移時。始蘇。不能動履。佟張迭負以歸。右足五指俱折。腿腑青腫。保自此真然若失。惘然而悔。遂折節讀書。不復語力。見人謙抑其順。犯而不校。卒為善士。或遭素日賞顏。千金。輒遁逃走。過。若將凌焉人。有述其向日行徑者。即赧然如不自容。佟張勤其振作。但含笑不言。保以恕激之。惟恭謝而已。二人無如之何。索然而去。終身

誓不相見後入籍為羽林軍從征緬甸陣歿年前二十有零。

恩茂先曰一跌輒悟改過如決若三官保真勇者也。

蘭岩曰剛勇自恃漸至肆意妄為而所為不善禍不旋踵至矣慶固以極苦事不稍挫卒為延龍一銷其戾氣改過遷善以養安全余之有施子保耆厚矣雖然苟非保有從善之機延龍有靈亦將奈何。

倩兒

潮州富人江翁世居南安一子名澄小字蠻奴潮州謂至極曰蠻以澄韶秀故字之年十七入郡庠母家姓蕭氏有男為部郎歿已數年舅母王氏婚居有一子一女子六歲女字倩兒與澄同庚貌麗無匹播紳之家競思委禽翁王嫡愛其女擇配甚苛不能即就澄齠齔時與女同兒戲及長澄器量豪爽女事針黹彤斫遂相問訊然每一謀面澄一心向女笑靨當逃女一意注澄星眸頻擲或王不在前澄必百計與言女亦回拂其意不吝應答一日同在親戚家赴湯餅會女春鴻房飯後有入內更衣者有勻面理鬢者有行食畢中撰花者攜娩者如刷者曬女獨立廊下適澄自外來向女索檳榔女對以無有澄不信搜其兩袖方嬉笑間王舜至女急拉引避王呼而止之曰兒與爾四哥幼小即在一處且至親無作小家相無事避也女含笑應之澄曰妹索檳榔蜞悞以豆蔻奉之妹取之傷廉故嘲笑之王亦笑曰汝妹素慧食之隔四哥無肺中寧無此物異日勘索百斤不為多也女與澄皆笑自此稍得親近澄或來閒入以游藝亦不甚忌但作不解漸至抑昵值王壽澄隨舅往視兩阻不得歸舅王話舊夜飲于室澄與女坐明閒抹牙牌睛拍膏為戲女連負索臂拍之雖不肯澄握其腕撞其釧用強出之白如雪滑如膩潤如羊脂澄憐惜之曰如此嫩且白者忍拍之乎嚴禁以蠱舅王聞其嬉笑呼問之女紿曰四哥賭牌屢負今其叩頭擲不肯跪耳舅王咸笑曰十六七大兒女尚作此小兒戲耶澄與女各笑而退子是益無忌憚抑發無所不至但無隙及亂耳女有婢名春蘭者姣媚慧黠稍遷子女女應其感澄防閑甚密蘭懷怨日伺其警會澄以事卓見王王尚未起女方亂頭立榻畔吸烟看花澄覷便來嘖女他顧不理澄突前捧頭強接其吻不意為春蘭所見潛告王王怒呼女至榻前詰之女不承曰誰其見之王曰春蘭親見無赴婢尚口辯耶女頤拿面頻捽肯從泪罵春蘭曷故妄傳飛語蘭含笑而跪曰無事奴婢妄言耶姑扶榻叱媪四郎至矣請良久姑乃三請之無事奴婢妄言耶女蓋忿至極掩面大慟王呂澄澄已逸去矣王雖愛女而事關閨閫整深痛恨不遽假以辭色蕭閔之蕭怒告江翁趣澄數十不許復至舅家女悲甚哭一日不食王氣平愛女之心復熾密令他姓私往勸慰女宵不應是夜覓投繯王撫絕數四悔恨無及惟痛罵春蘭多事而已既葬澄旦夕追思神魂形癯恒書空作咄咄怪事字麇欲一往哭其墓無由也然澄之祖父與舅家營捐去僕里許值中元節父母皆以疾不往令澄獨往祭掃因得至女墓拜塚一盞其哀甚夕歸宿其廬約二更舉動叢息風木悲鳴明月滿天四顧清寂益聲啷啷幫統荒隅鬱大星墨鬼粘秋草憧羣人黃土再見無期躯枕睡床淚下如雨依依而墨蒂漠縣竹影師窗悅憶閒閒門外彈指聲止而復作披衣啟扉見一人當戶立視之女也驚喜出于非望攜之入室並坐而泣此言別恨彼訴離愁纏綿者久之始得相與綢繆女欲澄假托讀書留居於此澄曰此計不諧矣僕堂寢疾且家有嚴師居此無名請別圖之女頷焉少間女曰欲暫歸家一省老母子能導我歸乎澄曰其不可者有三此去家四十餘里重厲山蹊卿力弱足纖斷不能至況夫夜行此不可者一也比至家天且曙日直中矣卿生長閨中足跡不出戶庭出則乘輿今徒步而返隣里所驚此不可二也與卿偕行據鞍莫避老父問罪何以措辭此不可三也有此三不可卿其鑒之女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兒居此舉步久且思親甚亟君第攜我行三不可應不一祀澄不忍拂其意乃挾之以行前出門覺身體輕忽飄飄然如落葉因風不克自主食頃即至舅家徑抵寢室見王流涕而數方嫗家人明日可先將酒果香楮往予復日當親到倩姐墳頭一奠也女傳足戶外不敢入但掩泣而退澄曰來何草草去何匆匆女曰百八蒲來將動兵且歸休遲復同出遣春蘭於厩女挾舊恨眞前抗頰顧當仆於地喋不能語女不釋命澄補其褌溼之溢武又取兒土實陰中始舉去至巷口有兒食者女與澄亦就食焉俄忽至山閒月已西沉明星在東蒼茫凄涼澄曰歸矣女曰盍一過我家乎澄曰方得遽又欲往耶曰否謂兒之潛閨也穿松林不數十武至一土穴前穴大如盆女拖澄入之身覺縮小自視纔數寸既入四壁七旬木僅可容膝女與促膝坐因泣告曰兒陽壽未盡冥司憫不收錄神魂守此不去故屍尚完好君苟不遽可歸告寡母往新南關行乞病亦僅兒可復活也澄此時方悟女已死所坐之室乃其殯宮也且驚且悲諾之頃之澄欲女仍返其廬女亦諾之乃復出穴步月徐行既至澄忽見自身僵臥牖上父母撫之哭於側大駭女推之曰與墳圓事勿遲遲可急入也澄猶延佇女皇遽極力撾之澄驚寒身大發飆然而起父母驚却駭步注視視泣曰兒魄矣澄僵僕者久之心神始定問父母何為在此蕭曰兒尚夢夢耶兒一睡不醒已一夜一日又半夜矣舅兒必無生理胡復不死且愈之速也吾一人以兒故病疼驚失矣盍始悔神結之奇不敢發但漫應之詰朝父母與同歸過王於途述春蘭為鬼所虐狀正符夜來事澄陰異之既過王卷口果有兒食三日者益怪之因訪行乞僧得諸廢寺中澄勝行滿伏以

誠感訴。僧久仲曰。呵呵。無知小兒女。草草作事致老僧多此色相。遂同詣王。告以能活女之故。王疑信參半。第念事出子創。或有非理之慈。姑聽之。以視其術。亟至墓所。掘塚出棺。剖而見尸。顏色不變。僧自頂至踵。以手擊之曰。已死二寸矣。枯魚銜索。幾何不盡。再七日。庶得生乎。探度囊中。朱色藥一粒。大如粟。納女口中。按其吻。以氣運之。踏聘閒呻。吟聲與體溫。漸至王心喜。知獲異珍。以敏捐帑入廬。一宿復活。而不能言。唯握王手涕泣而已。王稽顙謝僧。額為之腫。僧笑而去。其行甚速。追之不及。騎息矣。所在咸知其為異人也。女還家。數月。餘形始復。初。唯兩足至踝常冷。如冰。僧所云已死二寸之說亦信。王感潛義。即以女妻之。聚慈暮數上官老人周與江翁。慕知之頗稔。嘗為予述之。

蘭岩曰。天下好事。本可順理而成。往往多生麾障。致令美人黃土。佳士傷心。終成恨事。然必係不省事婦女。拘執腐見。率意為之。幸天不忍令此情種死。生一異僧以全之。使人心一大快。噫。天下求安得常有此僧。以治此可人哉。

龍藏

有官瀋陽者。署中傳有鬼。初往日被驚悸而死者。男女接踵。官留心伺之。夜間果見一物。通體烏黑。無頭無面無手足。唯二目雪白。一喘一喫。如鳥喙。作見亦甚可懼。復無夜不至。遂亦習之。漸至神暱。物亦馴熟。麾之不去。招之即來。閒嘗戲以手捺其頂。髓乎消滅。捺至地。滅亦盡。渾如烟霧。軟如綿絮。而指手痕復充牀。如故。甚異之。因其塊然一物。名之曰龍藏。呼之輒前。一夕寒夜。思酒。家人皆睡。無人行沽。藏適在側。戲之曰。汝能為沽酒乎。聲吻吻。似應諾。然。官乃以青蚨數十並一瓶。置其頂上。藏藏去。俄頃已在面前。頂上有瓶。無錢矣。啟之。白酒滿中。大喜。自是家屋細物。無不遣之市。物之家。但失物得錢。傳以為怪。唯官心明其故。特秘而不宣耳。閱數年。未嘗須臾離。會考滿。得閩中一郡。既束裝。藏依依。似不忍捨官。亦悵怩抵閩。逾歲。雖且不思。偶獨立。藏藏忽至。大驚喜。呼之入室。暴屬寬忙。官白其故。家人亦素聞其事。遂各相安。及見慣。縱不憐其馴者。親友亦多見之。又歲餘。失藏。藏所在。舉家懷思。後竟不復至。

白衣怪

御史洋公海。巡視南城。一夜大雨。軀車過梁家園。從三騎。冒雨行。遠遠見二人。白衣白冠。杖策。循人家屋簷。傴僂自北來。輿下駒鼻鳴。耳聳驚。駭不前。僕夫連鞭之。馬負痛而奔。相去約丈餘。二人以袖蔽面。蹀蹀徐行。所至之地。雨水隨步劃然開數尺。哭哀哀而過。折入小巷中去。從人悉見之。唯洋及僕夫竊見其面白如粉。巨口至耳。吻若塗朱云。

蘭岩曰。鬼多哀哭。豈自悲其死耶。抑悲人之生。不知死耶。悲人之生。亦等于死耶。

某領催

內務府領催某甲。家在阜城門外。某莊去城七八里。逐日公事畢。輒乘一騍騾歸去。往往至夜。路旁頭有井。騾過必飲水。而後行。率以為常。去井數十武。有岐徑。較官道近里許。然極荒僻。騾行慣至此。必嘶鼻而就之。雖極力鞭勒。終捨大路而弗由也。一日歸去。既晚。又于關中遇一相識。拉入酒肆中。盤桓一餉。始得脫身。比至井旁。飲騾訖。已二鼓餘矣。時際初秋。樹木陰濃。暮靄夾道。雖有微月。為輕雲所蔽。亦不甚明。頗即入岐徑。緩轡而前。光自遠而來。其行甚速。隱隱有聲。如報馬。默念夜將半矣。是何事。什忽于星火。俄而驟漸近。相去約一矢地。騾耳聳鼻鳴。嘶入泰援中。執勒不住。燈光順路而至。甲側目審顧。非報馬也。第見一無首婦人。躲身浴血。雙手自奉其頭口。眼向天。顱血作碧光。如螢火。如小鏡。瞬息已遠。甲大駭。急馳而歸。面無人色。備述所見于其父。其父亦聲聲窮理者。戒之曰。深夜荒郊。何所不有。況汝所遇者。刑天之流亞也。保不受其殃乎。嗣後但早歸。苟太晏。城中親故處。何妨一宿。今既經此異。再不知懼。非老人之所安也。甲唯唯。受教閱數月。甲復晚歸。憶家中小兒出痘。不可不歸。且陰恐牲仍如舊時。復經其處。方回遡當日景況。未已。遠遠燈光隨聲又來。不一而足。益而三焉。

甲屢遘怯。不待騾鞴入田中。此時泰援已復。一望曠朗。須臾三物。魚貫而至。形狀猶昔。唯增一男。騾一見驚嘶。三物截然而止。並立向甲嗷嗷作聲。如小兒吹葱然。甲不覺魂飛。墮騾下。其父見騾之獨逸。以歸也。知其子有變。即鳩合家人。操兵杖炬。覓至所說僻徑。偏索田中。良久。始獲。擡扶歸。呼救半夜。始蘇。更述其怪。聞者罔不錯愕。其父延禍刊為禳。不復有祟。越數日。竟死。

蘭岩曰。豈其有宿冤耶。抑陽衰陰盛。死期將至耶。不然。非其所害。鮫兩遇之。而卒以七也。職何故哉。

宋秀才

鄂諸宋秀才。厭世情。浩迹顛名場。少時遊江陵。晚過城隍。遇一道士。蓄面重頤。鬚長四尺許。白如雪。宋奇其貌。逆至寓所。進酒食。宿不辭。及對酒縱談。語多玄妙。宋知為異人。叩及榮悴。道士曰。吾聞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君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君將為實乎。宋大慚。因問長生之術。道士曰。人世烏得有長生。君能去實務實。即長生之道也。君不聞劉綱之言乎。大凡人壽皆可至百年。而以七情六慾。伐根蒂。漏顛倒方寸。頃刻萬變。神倦思怠。難全天和。譬猶泉汨于五味。破不貽壞。弗可得矣。君未嘗知此。何從得長生。宋拜謝。是夜月如晝。道士

曰能從我遊乎宋曰固所願也道士乃于懷袖間出紙鶴二以水噀之暴長如生者繫宋各跨其一嘔勿回顧以掌拍鶴背祝曰起鶴即鼓翼長鳴飛翔雲表鶴背安穩如北地冰床俯瞰下土歷歷如掌上之紋道士一手捉宋臂指點江山謂某處烟一點某府某州某縣也某處峰巒或如覆杯如連環某山某嶽也又指一縷水光如銀綫然曰長江也宋問洞庭安在道士指一點光如小鏡者曰彼是也宋陡念一身蜩寄世間真如恒河一沙滄海一粟吾生亦何有涯所不能痛處一刀者妻子之情耳念未息道士喟然攜手宋翻然而墜如因風秋葉寸膚不傷有閒鷺出視者則其妻與子女也相見各驚異宋具言其事且駭曰不足為外人道也自是神仙之事汲汲求之不復仕進長沙郭昆甫元俊與其長子同年曾述其說如此。

閒齋曰予少遊湟中臨青海水之清如滿湘深如彭澤遥望波心烟一點客人曰龍駒島也周迴約千里其大倍于洞庭其復遊閬登履門觀渺渺剛青海猶盆也吁小大亦何常之有所見大則所過宜小所見小則所過宜大覆杯水於堂坳之上芥舟過之如洪水之懷山襄陵也固宜。

護軍女

某護軍女有殊色十九未嫁隣家一少年甫二十亦為護軍素以丰姿自詡窺女艷之時乘間以言色相挑女叱引避偶值其父從軍征南母亦歸寧唯女在室及一老嫗少年偵知之故拍板壁借用烟具女不應少年以刀扎板一孔如錢大以自就之向女笑曰借一烟袋何便新愷女見之勃然怒詈即色定緩然曰素不相識那使以物相假少年得其應答驚喜欲狂復挑之曰子勿作態今既能鑽穴相窺莫請不能踰墻相接也女曰即此一孔已足媒合何必涉險踰閒眄睞其目愈增嫵媚少年心動伸一指入孔女遽攫之少年心大動謂其可誘乃低語以餂之曰我有一物子識之乎女曰是何希罕物少年曰子姑視之女俯視出勢納入孔中女即捉之俾為摩弄潛扳鴨戟攢貫之劇顛而出少年僵立痛甚號呼聲嘶女出房扃其戶置若罔聞少年有姊聞之往啜駭極奔告其母母趨至百計不能救乃遍女家長跪求免女曰待娘回當釋汝兒母大窘奔其母家求之母與其弟偕歸女見母大哭見兄慰藉再四方止舁啟戶見少年慙怒且笑曰此亦足以小創而欠憁矣罵而拔戟少年奪path仆地扛之入室醫治月餘方愈遂從去。

閒齋曰此固一大快事然不足為訓也夫女子不能正色閒邪故作姤態以導淫是閨人也焉有處子守禮閨人而不為也昔山左李氏因逆旅主人拖其臂斷腕御臂以自潔女雖自貞

而戲手已污穢屬雖覇豈曰行權。

蘭岩曰少年男女一壁之隔其窺探情動亦所必有乃遣女歸寧其母亦失於檢點致令出此醜態乃舅乃母不閑一慫其女之摩弄非理而但笑少年之足創其家教亦慨可知矣輕薄致死夫誰惜此少年哉

夜譚隨錄卷之四

蒲松齡留仙氏著

蕊園主人閒齋氏著

秀姑

太原布客田曠美姿容喜吟嘯少失怙恃兄弟皆故一身僅存年二十猶鰥貌戚多不盈斛頗無聊賴乃盡鬻田宅獲百金入都營運半年子母幾相等因思歸娶攜橐將出廣甯門遇逃荒市口值秋決刑人于市阻不得進田故少年好事挨擁觀人中延頸跂足以看殺人良久覺腰間頓輕用手捫攜囊已為劇賣者攜去矣瞠目結舌手足無所措幸餘一驢拿之入市並鞍轡售得五金歸裝之念頓息獨坐逆旅中輾轉懊惱莫知其故母嫁衛輝蓋往就之於是負債就道將至順德日已曛暮四顧曠莽無人烟方追趕前進瞥見林間燈火閃鑠自北而南心稍定急趨赴之則一垂髫婢提白蓉花燈導一女郎綠衣紅裙蓋十八九絕代妹也田踵之以行相去尺有咫女回顧見之促婢速行田不少却女且行且顧若甚慌怯者因循里許女揮汗且喘止步謂婢曰且稍停讓渠提之者先行無事追隨成何光景其聲嚶嚶如微風振簫田聆之神出子舍趨向路側以揖之曰小人失路茫茫無所之敢從小娘子覓一宿未卜可肯假一席地否女以袖障面側身成笑向婢小語曰

孟浪人有如此者婢亦吃吃不已良久女始忍笑應曰家有母氏為攻兒瓜百不與聞姑至舍試為汝告白去留聽再決也田諾諾復從之行又里許始至門戶整潔居然富家婢叩門一媼出啟扉察察怨女何歸之晚女曰為阿擒所糾纏不容擺脫若非婢子矯娘命幾不得歸路上又遇一失路人再三求任聒聒不休不曉今日出門向著甚底山熊令人神慌覓日媼曰何物失路人擅與人家閨秀借宿若使遇著老身當擒卻渠而羣凡問渠尚敢佻達向人否女羞赧而笑回眸睇田曰聞之否敢想已左不如及早之佗勿得聒聒田遑迫欲去媼止之舉燭審照曰頭以山而瘦蘇以晉而黃水土使之然也視小郎面白髮濃脚大腿長大類山西人郎豈山西人耶田曰然媼曰然則鄉里也何難下嫗居一草榻暫屈一宵乃可峻拒乎亟引入設酒相款問何姓曰田媼曰老身母家亦姓田亦太原籍乎曰然曰十八都田布商同譜乎田久身曰小人之祖也媼愕然曰老身之父也汝父何名曰終或媼大驚起握田手熟視其面曰汝真田十二之子耶老身去家時十二弟纔十三歲猶未識抱音問梗塞近四十年矣不謂阿戚如此成立老身為汝父貶妹汝之姑也汝雖僅生豈不聞汝有三姑母嫁為衛輝楊家婦者乎田驟聞之悲喜交并趨拜膝下曰姪實將往衛輝投托姑母不意邂逅於此媼曳之起且泣曰老身鄉此十二年矣非天假之緣焉能相遇之巧汝父母無恙

乎田亦泣曰姪七八歲時嘗已下世矣二兄一歲亦相繼病歿生業凋謝鉢孑至今媼太息感傷者久之又問曰兄年幾何矣曰二十媼謂女曰汝表兄也女拜田畢拜媼曰姑無兒祇生汝妹一人敢字秀姑嬌養慣一事不關心年十八尚爾愚騃汝姑夫歿後家中更無男子幸兒來足以把持門戶留心為汝妹覓一人家則老身之事畢矣田曰表妹秀慧如此無慮不歸世族言訖以目睃女女羞澀而已媼曰兒娶乎田未聘曰有姑在兒不憂無好媳婦兒向日作廢生田曰向在京作小經紀頗獲利息不意失盜一身之外無長物竊言姑為骨肉至親必不以姪為冗人是以千里相就媼嘆曰咱家世代貿易從無坐食者至兒不幸罹此閔凶至先人之業中斷殊慚繼紹遲日會當撕擋舊債兒仍作布客爭似窮愁過日兒細思維踪不以老身之言為河漢田敬諾至三更解不能寐姑姑呼婢斂具即於廳之東廂下榻伺候者即前提燈籠年十六七極慧黠問其名曰秋羅乃以秋姐呼之因詰之曰向於路上挑燈者非子也耶曰是也曰何所之夜深猶犯草露秋羅曰覩戚往來郎君何必知之既而啟衾擲下簾窗燭趨事頗殷勤良久牖倚凡不去田曰秋姐勞碌此間無事可以入內矣秋曰上房尚有春羅姐兒奉主母命專侍東廂田曰雖然夜深矣予亦欲寢秋姐亦合少歇秋始含笑舉步將啟簾復停步回眸曰苟有所需幸相聞也言訖再瞬而去意頗依屬田心為之蕩翌日媼以管鑰付田曰老身有未了事久欲之彰德恐去後一門細弱受僮強暴故遲遲至今可以往矣兒請事可任無庸多囑但耐心半月餘老身卻回也田曰姑年高鄉德路遠恐獨往不易媼曰兒莫為老身慮速多備糗脯明日早發也田以目視女女雖無言而顏色甚遜因思姑去可以浸潤矣遂亦不復躊躇阻詰田展轄就遙唯一僕媼從女送母去呼春羅秋羅並閽扉謂田曰娘遠去家中更無人梱以內兒主之梱以外兄司之勿致不謹事負老人囑託田曰第恐祿薄在室自防不密耳女俾若不聞斂笑入內田知其可動及歸房神魂丟失冥想間適秋羅送茶至田啟小簏出縐紗紅帕送之秋羅辭不納田捉其臂強納袖中秋笑曰郎君莫作惡劇強以賄賂咱人豚蹄祝滿篝蚯蚓誰稀何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田笑曰物雖微意則良厚子非不知鴻猛者奈何故作靦顏令人聲聒言次遽擁之秋嘿唶作欲泣聲曰從未見德成一冉弱郎醜靦不翅女子何作事乃爾桑蠶絮雜藕若此田曰覇者以力服人子可猜盟矣捺之牀而褫之秋故含芭大為聲納與未閘倏見一人啟扉入驚視之春羅也卻立閾外點頭斜視笑向秋羅以指畫頰口唧唧作蓋之狀田錯愕愧悔無地自容頃之春羅始入室笑曰秋妹娘子哭汝矣秋徐徐整衣理髮與春俱去田癡坐不敢出聲但側耳以緊動靜一餉時聞裙屐聲不覺心頭鹿撞至

則秋羅也而故作嗔態曰幾害死人兒死汝豈安心獨生耶際此時觸得面白如紙兩眼似歛霸者之民雖虐如也恐未必如是田曰勿復相嘲請問春羅洩之否秋袖出一紙裹獅几上曰不洩滅此物無其至哉適閒視嫂子俟回詰矣田不測何物心殊搖搖顫手折之則錦箋一幅上書小楷數行字體秀媚如美女簪花調之得詩一絕曰春雲一朵趁風來故意氤氳暮碧苔白日有情先作雨夜闌打點上陽臺詩付秋羅并以實告觅其從中調劑當有厚報秋曰自己一身赤貧脫布衫黑如皂羅裙尚不能一易乃妄口許人事至急處不過仗腆閒物作酬態向人耳田方欲戲之已笑而脫去矣去則不復更來茶飯皆像田疑念復頹起坐不定漸至漏下秋羅始出仍送一詩箋燭展閱猶大韻也詩曰坐待秋風出岫來乘牆月已上蓉台娘家兄妹休迴避例有溫情玉鏡臺秋羅且告曰娘子致聲郎君可即入矣田喜恒過望漆鎖漸盡整肅以隨前入院門即見女倚欄而待把握極懽布筵對酌各述傾慕從此依倚閨中不離咫步女性好動喜吟詩詩多幽怨田勸其節制恐致不祥女雖是之而吟咏不輟一夕方對談忽春羅揚聲戶外曰主母歸來矣二人驚怔未下牀蚤已入室見之大怒曰男女受授不親倪滕可乎田惶恐投地願甘責罰蚤瞋目視女女羞縮兩頰愧而不懼蚤哂曰留親下嫡竟成撰盛入門為是自家姪子且似難辭非嫂薄者故坦然付託出外不疑不意親骨肉纔半月之久何以革創便爾禽獸愛今之所謂少年老成者尚可信哉第事已奸孫姪之肉亦不足食今與經約領老身資本二千金往山東販貨須志如箭倘勿為摩襪苟能獲利三倍即當以秀姑妻汝否則無相見也田俯首稽首願為之墳遵數日姑出金斗一箕玉瓶一枚付田曰持此去售之喜價可得二千金明日當去遠閒如還相識但云先世所遺無吐實也田唯唯受教歸室秉燭而拳拳恩如慕之苦夜滿二下秋羅導女潛出相持嗚咽各有涕洟秋在旁亦啜泣勖二人悲哀女脫臂上紫金條脫為贈更送別以詩曰愁對空庭月影斜冰溶別淚恨無涯他時相訪應如夢認取堂梨一樹花田奉而懷之報以白玉指環並和其韻以留別曰話別匆匆月已斜無端分手向天涯癡情不比浮梁客琴重東風撫落花女見詩遂零如雨未及再言春羅倉皇來告曰主母已起盥櫛將送田郎上路女悲不自勝拜而送之曰行矣勉之強飯自愛句寓責無相忘言次大慟二婢扶掖而去歸再嘔血出祖于庭咸田曰姑鍾滿俱歿唯此一女汝既污之理無他適勉為之佟云三卯丙戌汝兄弟四

人唯汝在矣節可復皦乎舉眼無親今傾囊付汝一以免盜賊窺伺一以俾汝克紹先業他日歸來倘失於記憶但於近鄰詢衛楊氏宅應無不知之者田謹誌之強進數飯再拜泣別嫂掩面而哭嗚嗚女隱身屏後相對汍瀾田不敢請見負囊出門心忽忽不知所從步步回顧約半里許殘月如鈎高樹如山烟草迷離門庭已不可復見矣痛食至舊曾間易金市藥買貨行賈自夏徂秋獲利三倍竊喜有以報命好合可期乃盡以其貲易黃金輕裝藏載乘健騾星夜馳還比至故處但見春林草沒風景依稀第宅門庭皆不可得憶姑蘇別所殤孟往村中問之咸曰此間但有衛楊氏墳葬已二十餘年矣不聞有衛楊氏宅也田大驚重至其處果有二塚塚前各樹短碣半沒土中拂拭讀之一題河南衛輝府楊門田氏之墓一題衛輝府楊氏女秀姑之墓墓它有棠梨樹花已半凋樹後數武又有小塚四五知為秋羅等瘞處也田癡立良久拊膺大慟始悟所遇即其姑及表妹之鬼也不肖負姑之恩妹之情遂徹居村中鳩工百人營建墓道植松柏築垣墉復想像舊宅如式建宅一區買僮蓄婢即居焉為墓道之主終身誓不娶婦但納妾生子以繼田氏每逢節序必厚具牲醴祭之恩茂先有田數頃頻順德時往徵租與田氏子相交絨恂恂儒雅之美少年而為隱君子者也茂先下嫁其家因得弔女之墓焉其唱和之作皆錄遒以示所親予因得寓目茂先有詩贈田極溫厚得風人之旨具錄中並不載

蘭岩曰當讀西廂記而歎夫人之俗也以家無白衣壻促張生就道且誓以必獲榮貴何其不近情理也乃楊氏婦孫放其女以至偷情卒值不能暫留貴令貨殖三倍始許好合其為利之心與為名等何天下婦人同出一轍哉是可笑而可嘅也

李齋魚曰晉人以錢為命田之姑已縱其女而猶欲田作賈三倍而後以女妻之其貪利之心更甚于愛女無怪孫孫者白首行賈不以妻女為念也

玉公子

津門都公子顯宦之裔家累數十萬金食指繁多婚娶有聲年甫二十丰姿韶秀姣媚人以玉公子稱之妻章氏亦世家女美而賢甚敬好諸第宇延袤半里許二巷之中無他族偪處宅之東新獲李總兵園雖甚荒廢而極閎敞公子每思借葺以事未果一日聞人道一刺云蔚州韋秀才過訪公子好客成與觴倒屣迓之客入則十八九美少年也眉目婧秀飄然若仙公子一見傾蓋韋登堂展拜曰久冀瞻韓無緣御李茲獲披覿實慰夙心知公子得李氏廢園盛置弗居意將葺宅百千暫寄家口未識肯見諾否公子答拜曰君若惠然皆來是玉樹俯倚蓽蓽也石上因緣何殷方命韋喜動顏色再拜申謝話款良久業復解去訂以即日與

裘俱來公子唯唯送之門外撲而去公子入告章章曰歲百十稔一夢間與人卦亦非左第恐其言之未必驗耳公子曰豈有逼文爾雅如章生肯食言者乎吾同學之友多矣未有能及之者倘移居果此不物得一芳隣且得一臞友也瞞時章復率二僮來先舉百千公子立卻章強舉之而去公子追問實春何時移來章曰行當入新居耳公子揆錢於章此立門外俟之先見多人扛舁箱籠几榻等物陸續不絕最後香車十餘輛轆轤而至時日已曛蓁望之不甚了了但聞諸女暴笑語聲輕脆如鶯燕相將入園去其氤氳之氣襲人有非百萬之富不能彷彿者懷惑而入與章共測之章曰翌日汝不往拜乎相見詳詢之無不得者底事妄猜疑公子以為然蓁起肅衣冠踰門請謁刺甫投章即趨出把握甚懽公子環顧廳內鋪陳華麗即探宇猿摘亦若新攜殊形疑誑章笑曰君謂舊宅不應遽生新色耶知君必即屏臨恐茅茨不剪有褰裳人故於夜間暫率僮僕稍加粉飾耳公子疑遂釋而愈信其富更請拜其尊人章曰二親與諸昆弟寄居關中並一姑適商南殷氏已二年矣此間相依者僅有新婦與弱妹三人也公子聽之通與章疏章生有妻妹當為其未婚魚肉新水卿盡東道諸章諾之親往餽遺章妻秦氏年十八妖豔無可比倫與三妹美相埒章故殊麗鄙中無出其右者蓋與諸美相對殊慙形穢秦少章二歲與三妹皆以嫂呼章殷勤留飲極相契厚遲數日。

章亦厚設招秦及三妹飲盡歡而罷由是兩家往來如至戚焉章一子方在襁褓秦亦有娠嘗謂章曰生男則已苟生女當為嫂家婦章曰恐婢戲言耳如果然實副奢願三妹復從旁慫恿之閱數日秦果生女章聞之寒室徹曉弱未餽贈旁午于兩宅之間及彌月章折柬召公子曰翌日作洛餅會諸親畢集所鴆尊客唯君一人耳公子許諾預餽珍品至期盛服以往覩睹久一介而入見婢媪棒捧器者來去紛紜堂上寂無人語唯聞吸麵啜汁咀齒之聲雜沓甚夥公子啟簾坐中一少年嘗見之投箸而起呼章曰鄭亟來有客至矣諸女眷倉皇走避咸退入屏門後章出見公子拱掌曰方怪是何珠遠惡客孟浪入人內寢乃東道主人耶復促諸女眷出曰此西宅郝公子通家誼也宜避嫌諸女眷悉舍羞儕首俯拜公子答拜竊覘之皆不世妹也而秦氏尤光豔動人神為之奪勉強成禮諸男客亦各通姓字要皆少年而富豪者內有章之小嫂夫白生者與公子一見如故恨相見之晚相與入席飲啜至晚而散歸而念秦不置緩寇其情於章章笑曰焉有長厚君子而要近於覬家母者乎公子曰名分即定亦無大碍況名分未定乎卿其為我善策不敢忘報章笑而許之遲數日章設具招秦及三妹飲而密置媚藥於酒中偷以酬秦秦聰明不能支倩婢扶入章室羞牀輒亂寇章笑曰秦妹今日頗不濟能飲幾杯酒便爾至此必是詐耳三妹曰童素淺鮮應不

妄猜息當自起章乃命婢反閉閨子戒勿復入驚擾仍入座勸三妹酒室內故有走竄隱牀後內通曲室章預伏公子其中公子窺伺極審見閨子已閉乃欻啟屏趨行竊伏而出秦已累錯搖之不覺而冶容妖態中酒益媚光接其吻柔香入腦欲情大熾困徐徐褪其褻衣見書股粉膩膩賦如煖玉錦繡衾襲擁肢生輝心旌搖搖攙摩備至方欲抑之忽悟然而悔因念吾與章生至交也今見色心蕩欲逞朋友之妻何殊禽獸苟不忍此須臾則一生陰德捉盡矣念及此情欲永釋急為掩覆下體踰足而返既而三妹入室促秦起掠鬢理裳面有赧色但呼茶嗽數口輒起身欲遽章留曰婦尚未遑餐何可枵腹去豈其夜晚到家更復起爨不慈伊章叔笑我太吝耶秦氏哂曰爾非好人不足與較皇白明日自有人來討回話耳言訖遂去章面捫頰赤不敢酬酢送客回見公子瞥詰何以敗露之由公子篤曰使事終熟賦何云敗露因以實告公子指蹬自矢章乃笑曰小猱媚亦太弄乖蚊言隱諱魄愧殺人明日恐有他說君須預為措置公子不言而心殊忐忑次日章果至必欲詰見公子不得已趨起而出章一見笑曰兄連日不睡在家作底事聞兄居恒喜讀毛詩必有所得盍誦一二請以開茅塞公子窺其色不慍中心少安乃笑曰是語奚其至哉予禹足以講毛詩章曰兄不讀詩何以覓好色而不淫也公子聞此說打入心坎益愧不復

能對章大笑曰無傷也今而後愈信兄之為人矣昨夕所為幾希禽獸而一念之轉大禍去身兄真吉人哉昨有妙手空空伏兄卧室窺伺久矣苟非兄猛勇遽喜則雖統以千閫化為螻蟻無所逃遁也牀下有物可入鑒之公子驚怛不甚解其所謂章去意索牀下果見一物光白如雪大驅取視之則利匕首一具也不覺毛髮森豎汗出如漿章亦股栗乃相與踵門負荊謝罪秦扶章入室見不介意媼然向章曰嫂何必爾兒與公子本有一宿之緣昨晚已勾卻一半矣嫂為公子運籌不無罪過今既能改是無過矣兒何介帝之有但此事仍須密秘倘洩漏秦人兒將盡死矣不久尚有祈請容緩言之章感其情轉增盛報從此仍相往來和好無間居無何白生忽衣冠而至執禮恭謹公子愕然曰忘形已久胡復拘拘白曰平日無冠昏喪祭之事不過詩酒招攜今有大慶安敢失度公子問有何慶白曰章家嫂夫有弱妹三人久負不字以兄錦心綉口玉質金心欲盡速於兄以充妾媵踪兄不見御也公子作閒而實既而喜實喜少定乃疑而笑曰兄勿妄言世間寧有此事耶白曰此事不奇何故天下無之且諸事或可妄言此何事可妄耶公子曰章君至交其妹猶吾妹也何敢出此白曰惟其至交故敢萌此意否則萬金為聘不能求其一諾矣兄子三載公子入商於章章驚喜尤甚極力贊成公子出拜白曰苟能如願當以身酬白笑諾而去越數日章先送被匿至

大小百餘指靡不窮極華美約值萬金公子向章道謝章斂衽曰以兄勇於改過洶中流砥柱也三妹得所托付無任慶幸公子擯謙特甚及定情合好如鼓瑟琴三妾妖豔各擅所長與章亦極莫逆公子自誓何修得此喜出望外一日秦謂章曰女可離乳自是郁家婦當留汝家與三妹共鞠育之行將遠別章驟聞之不勝驚愕悶將何往秦曰遠關中依舅姑耳章以告公子公子廢然即往見章章遄返訪相遺於門章曰遠心迫切急欲成遠離別自今趙承無日不勝惆悵公子悽然曰相得正懽遽忍言別兄雖脫口弟不忍聞章曰三妹一女奉托喬梓秦遊之願不虛西遊之念遂繫言畢嗚咽泣眷念椿萱遠恩懷與刻不容緩十年復當復相聚無戚戚也公子潸然不克自樂章慰之而去公子與章謀欲盛送為餞三妾止之曰無庸恐弟及公子不聽部署已定覲往返之至則門館空虛一無所有不知何時舉族皆行矣涕泗而返章亦覺泣二妾毫不介意又三年三妾忽倉皇謂公子曰知君家有貝葉梵字金剛經尚存否公子曰此鎮家之寶也尚什襲供奉於佛堂焉得不存三妾喜躍曰然則兒輩得生矣公子驚詢何故三妾乃叙述實告曰兒輩非人實狐也以大劫在邇故父母令兄媾攜來東遊以避之知君家供奉此經遂托宇下繼見君改過如決江河和滿室交害不侵如以兒輩見托今大劫已屆午後雷雨大作時祈君念一夕之情匿兒輩與姪女於佛座下

君閉經度心跪誦佛經則此劫可逃然後共究性命之原藉修持之道仙籍可登也公子始大驚異謹誌之午後果見西北方舁雲如黑霧隱隱雷吼三妾擁趨伏佛座下立化為狐公子惻然急納小女於案下以佛貓覆蔽之與章虔心閉經向佛跪誦不輟頃之雷雹大作天地震搖公子與章俯伏戰兢而誦經愈急良久忽聞人語曰何如又一人應曰止止已奉佛旨免之矣俄而寂然雹聲漸遠三妾已杞姪女竝立於前喜溢眉宇叩謝公子與章各相慶幸公子自此世念頓灰日與三妾講求至道章亦究心玄學十年不懈後竟徙家閩中不知所終想與章會矣章有侍女青蘋者嫁為賊商范氏婦王公子事蘋每向其親戚稱述言之閒齋曰淫心一熾已伏禍機正念一生遂登仙籙甚矣人之責能改過也克己復禮天下遂仁一念之善可不擴充哉

螢火

恩茂先秋夜見過把酒持螯相與談鬼茂先因言其伯祖遠公為永州太守時一僮名淘氣者年十七頗頴慧說亦聰爽公命掌書記夏夜苦熱僮獨宿書齋移牖當軒白身高卧見攜

前流螢一點光大如雞卵異之轉瞬間增五六點繞軒而飛熙念此地螢大乃如此之大足見土地異氣候別而物亦殊也舉手曏去驟暖之際覺私處有物蠕動驚起視之一螢集焉

亟捉之已飛去矣笑曰公庶小兒亦思此道耶因引被蒙下體仍臥熟甜甫交睫似有人聲嘖然啟其被角鼾寢中嬲於完竟少間漸伸一手入褫中竟捫其勢遂悸然如拳欲不能轉側纏又似女人就而交接者良久方去乃蓦然而寤精已遺矣次日頗傳僮然冥想其趣正欲其再至故不以告人日暮澡體修容躺卧故處移時螢大漸集假寐以俟之漏三下果有一女子來啟被角微窺之綽約如仙子僮喜極忽起抱持之女愧縮殊甚擺脫欲逃僮依語曰既自來就人何須爾爾女因默然不動頻首羞顏任僮所為僮遂狎之綢繆備至自此無夜不來五更便去兩月如一日也僮叩其姓字女曰妾以誠告君君其勿悔姚氏父為明季太守曾居此舊賴事科敗妾時少年十八以婚姻非時憤悼而死生時酷愛梨花故屬纊時瞑託老母即瘞此園中梨樹下因見君年雖弱美不避草露之嫌藏閨寨寢相就幸勿以封非見遺也僮默睡方深忽聞其為鬼驚悸欲狂舉枕擊之應手而滅遂躍跣而走直叩宅門宅中已寢聞叩門非時疑為火盜亟振管鬧扉僮猝然撾入舉宅無不驚避公自出叱而止之僮投地戰兢良久始定備述所見朋角求寬公命服以丹砂便為肯禳望日景於梨樹下發得一朱棺剖視女屍容華不變亟命人舁之郊外焚而葬之僮卧病月餘辱卒其父母至今存焉

柴四

閻岩曰一時科敗異代猶敗露於鬼物深堪慨惋乃僮始難美而不加察之無端之繼聞其言而不少慎惜以杭擊之其病月餘而就木也宜哉

柴四

固原柴四販羊磁州生計漸倒值秋風起歸思迫切築蹇就道偶失路悵入蓬藋中屯如遭如飢且疲乃捨騎而徒是時驢鼠枯葦人咱乾餱且林樹在望可躁小憩正行間驀然蹴起一兔竄出草間驢驚閃逸道旁一眢井驢失足而墮攜在柴手舁不及脫亦隨墮焉并中黑暗如夜況深逾暗中摸索無計可出自忖必死悲悼遑時已而有隙光透入望如一線即之得一石門力撼之豁然開門外細草茸茸萬花如繡遠山横黛近水拖藍天朗氣清一目千里柴驚喜出意外即牽驢而入度花叢纔半里許便得一徑夾徑奇花異卉悉平生所未睹桃花千葉皆大如椀時際殘秋而其地風景則似暮春懽喜踴躍得得行去卒至一村落清流環繞綠樹陰濃板屋竹墻儼如畫裏就中黃童白叟各有怡顏之色蓦見柴無不驚怪而凡經其驢蹄聚觀紛譁而莫敢近蓋柴不測何意但下氣柔聲告以飢苦一老人指示之已向西石橋畔有茵蔯子宅當而好禮盍往見之柴如其教至則一高門面橋極煥赫剝啄久之一蒼頭出應門訊而入又久之茵蔯子出白皆美貌年約四十許序慣方

花斛度甚古荀見驢謂曰此何獸也柴以驢對荀細玩嚬笑其形怪曰驢字多見於詩書今始識之矣延客入室繫驢庭樹未暇敘談亟呼家人共來看驢中雜一女郎甚冶頻目柴似甚欣厲者柴神為之奪已而驢鳴聚為驚散荀大笑曰度其形狀馬之流亞耳必非啞人者又何懼乎適審其音聲則在宮羽之間矣洵尤物也遂留柴館錢意頗殷勤以二僮服役居數日柴乘間以女郎為閒童子不答笑而去頃之荀出謂曰聞君詢及小女必非無心也柴慚汗而謝曰偶一失口實無他意幸宥之耳荀曰君家雲閒童族光之事否柴曰少小賈販脚無墨濃焉知故事荀曰彼族光者精神沟澹澶淖納鍊餐六氣而飲沆瀣正陽而含朝霞非不能乘風雲而上下也乃一見仲鑑遂成伉儷今日之事夙契也荀不棄村野願結絲蘿柴聞之不勝狂喜雖解而不力荀即索聘柴解囊出橐金僅脫二梭奉之荀曰即此為已足矣因問柴平日作廢生對曰販羊荀憮然曰業幾年矣對曰父作之子述之蓋兩世矣荀云不富亦可小康荀慘慄不懌曰非仁人也詎可妻吾女柴曰販而不殺疑若無罪荀曰汝雖不殺多羊多羊由汝而死烏得無罪柴請改業荀曰兩世販羊死羊若干矣罪不可追也改業亦晚矣反其聘留其驢贈金一錠而遣之柴大悔恨而不敢爭辭快快負囊而出儀荀之左鄰以居欲謀遁去間遊於人而無知者心殊鬱結幸主人不索房值且日供兩餐無

所缺乏柴喜其地之風土秀美人情敦樸故亦安之一日閭鄰人共相傳說荀攜子嫁女於鉅鹿士家今日迎親矣盍往觀乎於是合村之男婦老幼觀者如堵墻柴擠稠人中見綵旂前導華轂後隨鮮衣花帽簇擁魚軒左右者甚盛又盛飾其驢有簪花美少年乘之咸曰乘異獸者鉅家郎荀家婿也柴見之妬心大熾突前遮道謂何故奪我驢衆乍見而驚既而怒群集以馬鞭撻之柴罵益橫之柴置若罔聞衝不肯稍卻荀聞嘂奔至見柴怒曰牧羊兒乃敢擾我大禮耶遽命縛之柴滾地大呼曰今日斷賊腦溝豈懼一縛乎衆不能決乃送之官官顧袒荀坐以刁詐硬化鞫三百流五百里發遣戍塵吟關關吏命司啟閉柴在關正月無一人出入關門者殊覺寂寞值關吏以事他往嗎柴謹守鎖鑰勿輕窺伺關外吏既去柴得間啟關逃逝甫出關風景頓殊且寒甚奔走至暮得至一村市問諸行者曰湖南某縣某村也問何時曰某年十一月某日柴大驚蓋去所隕之井已千餘里計隕井之期已十餘年矣星夜歸家家已易主訪求親友遷流殆盡唯一季弟尚存貧為酒家傭舂臂似戟矣展先人之墓廬舍無存松柏為樵矣拊膺長慟盡以販羊餘資與弟遂養家為黃冠雲遊不知所終

閑齋曰落穽井入洞天柴之分合為仙矣乃以販羊之故即時脫仙籍而還塵障販羊者可以鑒諸夫子謂始作俑者無後為其象人而用之非仁人心也況販羊而世不仁竟甚古人

慎於擇業世之謀生業者門路甚多奈之何必欲為漁為獵為屠為僧也哉觀於此宜為驢不為柴矣

蘭岩曰擇術不仁仙緣無分一跌十餘年始得再蹈人世可不慎歟可不戒歟

吳結

宜興吳結少年尚氣膽勇過人以罪長流五涼為鄉紳張氏記室張三世留為總戎世胄巨族城南即別墅夏月常往避暑地極幽邃亭軒臺榭曲折連綿池塘廣數畝西跨一板橋對橋一軒統以曲廊軒後高樓五楹樹木映蔽樓為張次女所居女年甫及笄有容色許字邑紳周方伯少子未嫁而夫死重宇涼鎮馬纏戎之孫馬世永回統秉兵駐昌乖女願鬱鬱成疾漸發狂譫哭笑不恒延醫不能療張無如之何唯嚴其防守而已一日薄暮吳獨坐簷花下東偏有屋數楹隔以粉垣久荒廢忽聞其中有人聚語諦聽之隱不可辨大疑乃躡足屬耳於垣既而踦垣屬目于隙見二少年對坐地下貌極都美方巾闊服不類時裝一衣紫一衣綠吳知其非人亦不驚駭第屏息以察其所事紫衣者手弄一玉指環且玩且嘆曰非物之為美美人之貽憾昔遊酒泉入賈中客晉陽又居杞宰三年由臨洮幕蘭一路仍逗于此奇遇之多指不勝僂若今日所晚未數數覯也方我在臨洮道上與今敘劇霞公邂逅

時對坐河干敘言移晷便云阿咸在涼不無所遇所惜道術流薄恐致踐跣澤當懷抱復時我慰之曰季窗鋼閉已久內煦晶瑩誓以火酒試之運用合度其聲嘖嘖然能畫五升習則術精時此可無恐此三年前事今與子相聚殊非所望豈其就以傳說本屬子虛烏有之事乎綠衣者笑曰日與子儕莫知我勤子真為其所昏瞽矣子昔日遇柳姑時其自守嚴嚴無隙可乘啗之以重金賄之以美色胥不可動故示之以術始獲相從然猶百計千方一年斯得其元猜以其自操者堅而所稟者厚也今張家女見我祠禮即不自禁雖有奇術何所用之夫干將補履不及兩錢之錐識以冬爨者不足以供俟者當之也豈若子前夕之窘三戰三北大貽所笑出扉下以甘唇一指環膚足責乎當衣少年大慙強笑曰方欲從學底事見傷綠衣少年曰願學亦易事但宜密秘勿使牆外揩大聞之也吳乃悟二人即紫張女也大恕亟返其室取腰刀並彈弩潛從窗隙彈之中綠衣者之目嗷藏繞地而叫紫衣者驚惶欲遁彈又發中鼻簡篋弩抽刀入室已失二僇所在唯衣服履襪委地上如蛻及玉指環一枚持示主人洵女物也主人深慙恨侯之數日不復再至患遂絕女病亦漸瘥後適馬氏馬氏子以廕官參戎女尚在年四十餘予居涼時每見之吳有逸僇歌周南溪先生嘗和之

蘭岩曰張氏女以乘所願遂致邪物憑虛而入顛倒數年年適馬氏不已徒受窘辱哉

世之乖所願者不少幸無多扵憑之為祟耳。

周瑛

岑溪諸生周瑛字崑玉富而鄉居。能啟適瑛特褰戾多力。往往因小忿輒撣老拳。家人既不相安。隣里亦不敢犯。同社有廖生者。善其才而惡其橫。目為周處。瑛聞之恕曰。宗何隱刺朋友。廖曰。周處初年。固似周瑛。然卒為善士。是瑛未必如處也。瑛欲行。廖走免。瑛逐之。得衆勸乃解。一日有道士在門。施以錢。求悉不受。瑛自出問。道士欲何為。道士曰。貧道善搏虎。欲為公効力。瑛喜曰。即有虎。我且自搏之。何需汝死此。刓竹郭。焉得有虎。道士指瑛曰。即子是虎。瑛愈怒曰。何物道士。最指人為虎。攘臂而前。搥其胸。道士以袖拂之。顛仆丈餘。伏地不能使起。中心恒怯。壯氣頓消。道士笑曰。如此與弱。乃亦與人較力耶。貧道之來。實有惡舉。以公將淪於異類。故相授手。夫何足頑不靈。以至於此。瑛曰。何謂也。道士曰。公前生本虎也。幸而為人。亦一念之善所致。不謂公肆行無忌。迷昧殊源。不遇今秋。將復化為虎矣。瑛驚曰。然則奈何。道士曰。無他術。靜氣平心。勉為善事。可以挽之。更贈公良藥一刀。主服之。必效。勿視也。留藥而去。瑛杜門數日。玩忽疫生。因社友聞之。踵接來賀。瑛曰。公等為道士所惑耶。吾思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吾性暴。故行亦暴。是吾能率性而修道也。天之所賦。豈能戕賊。豈子是暴

戾如拔。俊忽西風換葉。序屬三秋。瑛從飲酒家。方醉。遁歸。臥榻上。夢中覺。徧身春曲。筋骨悉舉。纍作聲。驚寤而起。見兩手背隱隱起虎皮文。大駭。急解衣視之。果體皆然。失聲大叫。家人環視。無不錯愕。瑛忽憶道士所留藥。亟取服之。一食頃。皮膚即復其舊。始知道士為異人也。由是改過自新。平心靜氣。勉為善事。銘八字於座右。放情詩酒。絕想功名。自號為虎癡居士云。貴筑劉星東說。

蘭岩曰。一念之善。虎可為人。玩忽疫生人。而為虎。此聖狂之間。在乎幾希也。雖然。虎亦非暴戾常數也。瑛憤慨憂戚。故得變為虎。若世之陰邪膚碌。暴忽從變。火而亦不可得。為守夜者矣。殺望成虎耶。

俊白

太監白某面白。人稱俊白。年四十餘。左閒書為予言。其十六歲時。值上元節。釜吾不禁燈月。交媾從其叔之西城外。祖母家。與諸姊妹兄弟呼盧半夜。四更後。始告通。至半途。忽憶表妹所贈隻言圖一紙。散子六枚。忘未攜得。欲返取之。叔不耐往還。約在西安門國茶鋪中坐候。白獨返外家取得二事。更為留連一餉。然後行。時已五更。街市人逐已稀。路出白塔寺後回廊下。見一人。陽車執並行。不禁寒栗滿身。視其人高不過三尺。塊然一物。淡黑色。別無頭面耳目手足。如一筴。濃烟且月下無影。大怖。奮步急行。而物行尤駛。相隨里許。驀一人迎面來。正與物對物且卻且躍候左俊右。狀頗倉皇。來人渾如未睹。直前無恐。物蓄迫一閒。化為旋風半角而起。高丈餘。投東去。司棚老軍警見之。棄扮驚喊曰。何人。白答以通家舊。老軍曰。非問汝也。適有一人。到棚前。何一旋執不復見。白心知為鬼。漫應之。比至西安門。心旌未定。見其叔坐茶鋪中。神色沮喪。方將以所見告之。叔急搖手止之。似有所諱。乃相與茫茫然還。又於遠間頻囑。即有所遇。通家慎勿宣洩。白口應而心疑焉。越數夕。其叔病死。

蘭岩曰。白之所遇。其叔之鬼耶。令人不解。

學生

同州有兄弟學生者。年各二十。貌皆姣好。聲音笑言。雖家人往往悞識。唯於衣履取別焉。少爺同從學其季父於解庫中。盡知名於鄉里。然性皆多疑。既授室。各防閑其妻。甚於縲紲。俾得子。見之詬曰。何酷似其叔也。得毋汝已作陳平嫂耶。妻大慙。嗤曰。汝與仲有何分別。何怪懷抱中物。伯終不釋然。故疏其防。留心以伺其隙。仲妻為郡中巨族女。容色埒其嫂。而針黹過之。尤工。嘗一日仲寫曰。汝試吾妻。妻寫吾二人小照。妻問作何裝束。布何景物。仲曰。俗式須遍之。今當作梧下花間。實春坐月。汝衣短衫。支頤倚湖山。置我出浴。着單褲。不衫不履。把卷

擲前。妻曰。似太鄙媟。將何以舉示人。仲固強之。裁曰。寫成神情遠肖。且集古句以題之。曰。但傳消息不傳情。一本梨花一本雲。珍重從今常倚望。卿須憐我我憐卿。仲玩不去手。既而神視。怒大駡曰。汝為誰寫真乎。妻不測其由。還應曰。我亦弗知。為誰寫矣。仲曰。寫汝寫我。幾曾著汝寫兒輩閒之。而頰霏生。強笑曰。汝兄弟面貌原不相遠。但我第知寫汝。不知寫伯。仲見其面赬變色。曰。不與汝証構。汝肯甘耶。兄左腋下黑痣。誰我知之。汝未見其裸裎。何從見此。妻無以對。取圖視之。始覺赧曰。幾為汝所賣。此蠅矢所污。非筆跡者。汝自目力不濟耳。仲不顧。擬舉拳痛毆。欲出之。妻之父母聞之大閧。具牒鳴于太守。太守懸其兄果有疽獄不決。會已拿入白事。守告之宰曰。職初任污縣時。求有學生姊妹為夫家所出者。母家來訴。訐之。並其林夫誣。連恒給其妹夫曰。素與大姊交好。苟不信。乳間有朱瘢可証也。其妹夫遽驗其妻果有赤瘢大如錢。遂信而出之。職詰其故。方言實出戲言。嫁已長。乳間有瘢。故聊以為戲。初不料其赤點也。復驗其妹不真。於是始息。今母乃訴者。是孝守因舉仲觀之。左腋下亦有黑痣。與伯無異。始屈職守不之罪。判而釋之。好事者繪其辭曰。審得某氏子雙生並育。一乳同乾。合滿明珠。討胎得二。覓山白玉琢壁成雙。配各綰其綠綰。恒不調其舉瑟。以防夫第。紀生兒最多。室婢通夫。兄趨寫照。遺嘱太脉。反夫妻之目。生嫉在兩。

聚盆為彈丸黑子誤關手足看來俱沾微瑕痛切肌膚逼去份完太璞從此縱觀青帳嫂不妨為阿叔解圍時或出易新裝婚豈至將伯兄錯喚無更孱瘢索綰還須篤愛敦倫。

蘭岩曰憑庸可笑類多如是獨是太守判詞如此該博秀雅而決訟不能明斷苟非邑令引証幾至海留紫牘豈讀書人徒工詞章而不留心政事耶。

某王子

相傳明朝某王子出側室性殘忍居恒無所事事雅與閹奴媚子縱肆淫暴騶侍小有過輒燒鐵襆衣烙之或將未爐烟灸置其掌中灰爐皮焦而後已不容轉側苟不隱忍則雖刑復更矣猫犬稍不愜意猫則縛四足於四犬鞍之四走以分其體犬則用四騶或四馬蓋倣古車裂刑也常設巨鍑於殿中沸油滿之摘燕省蝙蝠生煎之俾焦黑蘸椒鹽以佐酒遂一下箸數十枚不厭也未襲封病瘵而死死已二年矣其府中長史某忽一夜夢見之被髮裸身顏色悲慘驚詢所自王子泣訴曰予生時不仁至極死後備嘗地獄之苦今陰譴已定當托生為驢公明日可至某大街某坊某市前繫有牝白草驢一頭瘦而禿尾者即予之生母也驢腹中懷胎即予也公幸念夙昔贖我母子過不致畢命屠刀則恩同再造矣言訖悲聲慘悔切長史驚而寤陰異之歎息不能復寐反側達旦翌日驅車入市往覘之果有懷駒牝驢

繫肆前形色符所夢甫下車驢向之長鳴兩目淚下如瀉長史亦為之潸然呼肆主詢曰此驢鬻乎對曰此昨日用錢五千買得者今將殺以賣肉不生鬻也長史曰不然殺以賣肉不過欲多得錢耳汝但言殺此驢得利幾何吾當倍賞之肆王曰大人具惻隱心必欲贖之小人何敢過索並本利得錢六千可矣長史如數給之牽驢以逸是夜復夢王子及母來謝長史弗敢隱乘閒白諸王王作色之不勝錯愕既而漢悅良久復恨恨曰暴戾子國應服此冥報即其母之陰賊悍妬亦當如是雖然父子之情未可絕也城外園寢地廣草盛可縱之其中俾棲散以終其天年可也長史唯唯承命縱之日即生駒王一日過之二驢見王伏地流淚王試呼其名輒搖尾而嘶似呼似答王亦惻然者久之憂悒而返及王薨二驢不知存否閒齋曰甚矣福善禍淫之理毫髮不容假貸也以王子之貴不恢於慈忍而為驢天豈有私於人哉人往往不信因果之說而此事則又一時所共傳尚何俟果之不足信哉此事可信則相傳白起李林甫秦檜托來生為猪之說亦必不誣矣漢昭烈曰無以惡小而為之無以善小而不為後世王公能守此言為子孫義方之訓日耳提而面命之庶幾乎世德相承箕裘之克紹也

蘭岩曰生前凶暴殘忍備至死後為驢幾不免畢命屠刀亦云悽極矣世之暴戾恨毒陰險輩幸早回頭免致繫頸肆前時望人贖救而不可得也

再生

永平某村有翁媼業豆腐者性皆好善還有橋梁道途朽敝泥淖蔽塞出所蓄貲極力修補數十年如一日也會村有石橋截大水所塡行旅不通翁復塡工經理身亦操作其間日午倦憊倚坐橋柱少憩瞥見二青衣人驚然來前顏縣中差役呼翁曰可亟往翁問何之曰至則自知耳翁不敢違拂乃起身從行之約十餘里入一村見巨宅甚壯翁識為某村大富家某人宅也青衣促翁入慝數重門直達寢室室中婦女甚夥其環繞一少年婦方臨蓐翁愕然驚命青衣併力推擁不覺跌入少婦腹中驟覺通身如溼沸湯輾轉掙門旋復寒甚悅卧霧雲耳中聞人語曰恭喜娘子生得一兒郎矣翁大驚開眼四顧恣如所見自視其軀僅似胡桃始悟身死已降生於此矣悲從中來方啾啾而哭忽一半老婦人持剪刀剪其臍痛入心髓不禁失聲曰老乞婆莫惡作劇聚室猝聞兒聲咸大驚撓翁曰汝等愚愚我某村某翁也今觀此局是托生汝家矣既至汝家即為汝家兒夫復何言但我有老妻貧且病我死彼將何依可招之來此分得屋兩間使居之日給粗糲三餐冬給一棉衣藏寒以終其餘年斯可矣無過分恐其福薄不勝也我屍在橋柱下可使人急往瘞以布衣布衾一柏木棺即葬

之橋側無過覺則吾始得安心處此其家不信翁語怒大聲促之家人欲往翁曰汝等去或行詐須抱我親往料理家人不得已以繩縛裸翁而行至其處果一一悉如所言翁與媼絮絮問答宛然結髮媼大慟翁止之曰有我在無憂孤寡既而至橋下翁尸亦官驗將殮矣翁嘆息再四命易以柏棺親視安葬遂與媼俱還養之別室其家只翁一子承嗣擁貲百萬閱年其父死母二十而寡覓翁如拿珠翁行善好施由於天性逾於前生人以為善人之報云

王侃

王侃行三房山農家子耘于田大風倏起沙石飛走方欲引避瞥見一盡衣女子被髮跣足胃風而至連呼三郎救我命王舍卒不暇致詳輒問曰何以救子女曰但匿我於簍棚下少時有旋風來即追我者第云已西去矣言訖鑽身入棚俄而果有旋風來自東北大如浮屠急如奔馬毓田數畝木葉盡脫王如女所教向風西指以紿之風即雷鳴而西似解人語王大錯愕風既過往啟簍棚女子已危坐其中髮裙縛足含笑館穀香汗尚濡喘息未定蛾眉曼臉修目騰光薄而觀之妖豔無比王年當成色且喜且驚竟言懇籍曰追者已杳子可無患第不自信亦有宛於子否女起拜曰渠恩大德永誌弗護王曰然則何以報我女曰金帛珠玉唯郎所欲王笑曰吾何欲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女曰郎之所大欲可得聞乎王笑

而不言。女怒之以目。且笑曰。郎大不良善。兒不得不作負心人矣。言訖欲去。王強臂遮之。女從腋底衝出。殊輕迅。牽挽不及。故無踪影。王大失所望。頗悵怨恨。日且暮。悒悒何鋤。返將度略徇。女子已揖坐溪畔石上。笑謂王曰。得無以中山狼見目耶。王瞅見之。化憂為喜。故作慍色曰。子已脫禍。不自覓樂地留此何為。女遽前把握曰。聊相戲。何使怨懟。老竟以兒為負心人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請俛遒幸勿以對非見棄。王不勝狂喜。攜之至家。王年甫二十有一。父母皆下世。唯一妹撫作甚幼。見王攜麗人至。驚問所自。王具告之。妹熟視而笑曰。我見猶憐。何況三哥。王曰。多言可畏。請畫一策。妹曰。不足慮也。所可慮者。東漪鍾八耳。平日訛訛好殿斑鄉里。飛短流長。殊堪厭惡。今已遠避去。如黃鶴矣。覩三嫂婚雯蛻。妙秀於外。必慧於中。正好相依過日。第恐三哥福薄。不能消受耳。女俛祝謝曰。三郎有大恩於兒。委身事之。情理宜然。所慮姑不容耳。苟姑能見憐。諧事已荒。則和氣致祥。於磐石人言不逭恤也。妹得教。詞愈喜。殺雞為黍。傳二人合巹焉。翦此好逑。喜氣與妹亦相得無間。詢其邦族。云是良鄉白氏。年十九矣。幼失怙恃。孑然一身。昨偶出春遊。不意為妖風所簸。微三郎定為閻摩羅什天尊奚去矣。王曰。風昔隻身寄托何所。女曰。無枝可棲。逐日漂泊。如萍梗幸藏身之固。不遭強暴。王曰。然則何以為生。曰。針黹而已。妹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從此三哥耕嫂炊。兒鑰無憂。不作个好人家。三哥明日且鬻數疋布。為嫂作衣裙。幾曾見褒家婦女著此蠢服者。王以乏貲。女曰。無作難。積得十疋布。收貯溪畔土地祠內。香案下。勞往取之。王初不之信。女再四促之。王試往。果得十疋布。遁以告妹。妹曰。古廟荒涼。樓何時置此物。女漫應之。女性極慧巧。女紅針黹。無不能且。無不精。妹凡百不逮。莫愛敬之。會旱蝗。田數十畝。僅獲十之二三。兄妹日夕焦愁。請凍餒不暇計。所應無以輸官。女獨怡然不以為意。王與妹計。往貸於同村牛大戶。女止之曰。汝二人設想左計。逆左矣。彼守錢虜。別有肺腸。苟無勢力以壓之。雖其至親好友。少有所求。尚睨毛一寸長。掇掇若不相識。況陳遠一貧人。年少面薄。從取其辱。厲有濟乎。不如任天順命。事到至愚至卮。自有救解。郎姑待之。王不聽。豐爾而往。果為牛所不禮。不勝憂悒。卮反復科吏已在門矣。見王大作威勢。扭結不釋手。王極力勝辯。延吏暫坐草堂。遁趨入室。議所以款之。女問應輸幾何。王曰。並舊欠七兩餘矣。女曰。兒以為盈千累萬。須貫數日踏踏。僅如此。有何不了。土地祠內西北隅地甎下。有白金一罈。或償訖。尚多餘金。足為新水之費。王驟聞之。殊喜。既而疑為戲言。妹促之曰。幕前十疋布。此應不妄。速去。勿遲滯。王乃趨屋復短短。急往掘之。果得黑磁罈。啟視。白鋌滿中。狂喜如寒儒作第。亟脫衣襆負以遁。如數納官。吏不能擾。僅取解餉去。王櫜金通五百兩。買田置宅。日漸饒裕。凡有營運。但聽女

言。無不獲利數倍。未二年。富甲一鄉。王或以無嗣為念。女輒笑曰。郎胄得溫飽。便思納妾。何薄情至此。王曰。非云負義。恐人之祀自我斬耳。女曰。然則勿禁晤行。當為郎舉子。王笑其譎。是夕同坐房中。女戚王且勿便睡。獨登牖下帷。軋軋不知何作。約食頃。忽聞咻咻之聲。女易衣而出。曰。盍去看兒。王大駭。啟帷已編一兒於牀。眉目如畫。王驚喜。便告於妹。妹來省視。雁不歡然。就宣布。並作慶。女言笑敏捷。無殊平日。王兄妹竊疑之。因名曰異生。同邑有大戶劉翁。家資鉅萬。有子名璇。為國學生。二十未娶。聞王之妹美且賢。其家遣媒來議姻。王欲許之。女獨力沮。以為不可。王曰。劉家富而好禮。璇亦少年誠慤。以之通妹。得所天矣。卿奈何作梗。遂不聽。女言竟許之。女歎曰。姻緣的是天定。遭天不祥。第兒與劉家子有警陳。雖為親串。仍當避之。郎至時。切勿使彼與兒相見。苟相強。則禍作矣。幸誌之。勿忘。王漫應之。及于歸。琴瑟甚和。然璇熟聞女美。甚思見之。屢請於王。王弗許。璇乃與擯儐設酒召王。飲罔衆使潛至王家。適值女哺兒於廳。璇突前挽之。女倉卒不及迴避。但以袖蔽面。起立不敢少動。璇審視大驚。踉蹌奔過。比歸家。色猶灰敗。王兄妹驚問何故。璇嘗息良久。始轉問王曰。尊嫂誰氏女。伉儷幾年矣。其中大有異。幸明示。勿少隱。王初支吾。不以實告。璇正色曰。至親骨肉。無所用偽。吾所以諄諄致詰者。自有深意。兄何見外之甚也。妹憤慰已久。聞璇言。有因亦從旁和之。王不得已。悉為吐實。璇駭曰。兄遇妖矣。王曰。何以見之。璇曰。不敢相瞞。弟久慕嫂賢。欲深以不獲一面為憾。頃者留兄飲。特引身造府一拜。相遭於庭。弟甚驚其豔麗。熟視之。非他。即禍弟者也。弟三年前過野屋墓。遇此女。於中逐傾慕慕殷殷。歸女已在室。云是白氏女。與弟有夙因。彼時神魂俊失。無所顧瞻。遂相懽好。而月餘日漸倦。羸父母知為邪祟。百計驅逐。不去。會有美道士者。以神術聞於山東。父母以禮致之。求其作法。襄但朱書一符。令焚其一於中堂。其一令什襲藏之。言最年後。尚有用處。父母遵其教。即日焚之。弟親見一种人狀類廟中所塑雷官。然入房來捉女。女倉皇被跣。風而奔。种人逐之。遂不復返。弟病漸痊。今聞兄得嫂之日。正种人逐妖之日也。兄猶愛枕席。必不以弟言為意。然行雖在不足為患。然倘為妖女體有異香。又雪深讓其肌膚。不令人捫摸。倘尊嫂亦然。確為妖矣。第未識尊嫂果有此可取證否。王聞之。哆口張目。良言不能出。妹曰。尻骨吾弟知。體香良不妄。三哥宜早為計。勿貽後悔。王徐徐可。然嘆曰。據妹之言。其為妖女無疑。但好合以來。家籍之以富。子籍之以育。妹籍之以適君子。其有造於我王氏者亦大矣。當聞以德報怨。不聞以怨報德。況內人賢淑。必非厥毒。雖云異類。何忍棄之。休矣。悉兄不忍復聞。璇曰。毒蟲有毒。刺妖魁乎。脫拂良言。行當索兄於枯魚之肆耳。相與不歡而罷。王去後。其妹終不釋然。乃潛以符至家。焚於戾門。頃。忽狂風大

大作女自房奔出求數武蹶踣地化為黑狐衝門而去有旋風隨其後急如飛雲頃刻不知所向王驚定大慟不食數日而死女亦不復至唯異生僅存蕭然一室云

蘭岩曰受恩圖報人且不能多得況異類耶王能食子女能賴此女以死繼之亦不為過

台方伯

故方伯台公布罷官居家夜起如廁挂燭龍於壁少間閨窗外窓牖有聲忽見一紅袖出戶下廣尺餘徐徐就壁掩燭無光叱之乃縮去咸而又來叱之復去凡數四台心悸急起燭之無所見告諸夫人夫人素有膽乃革婢秉燭往視背及門婢恐怖不敢入夫人嗤而詬之曰汝命獨尊貴怕赫死耶奮媚入照覓有人隱身屋角偪視之則一紅衣女子也面黯黧近尺白如粉掀臂戚頸尸立如僵夫人厲聲曰汝鬼耶現形欲何為以手批之倏不見台踵至扶夫人還寢燈下視夫人面無人色求數台病卒越兩日夫人暴亡

蘭岩曰方伯顧窒鬼物何敢相近或亦有冤抑耶現形不遇亦方伯夫婦數當盡耳

瓦器

京江陳扶青先生有佃戶墾田牛忽蹶鞭之不起察之則牛蹄陷入泥中已沒至膝拔而出之得瓦甕一口色唯黃白二種共十二件質絕粗似窑而小形類腰鼓緣口緻磁珠如雞頭大聯屬亦若鼓釘佃戶綱落十餘枚越宿完好如故先生試之果然深以為怪復命發之或有言蠱而復完必聚寶之物再命發之不可復得

蘭岩曰既掘之而復塞之先生宅鬼何心乃物已炫於人實卒隱而不可復得豈預知其非人世應有之物而故化去耶

梁氏女

陝西白水縣邨民其妻死遺一子一女皆六七歲民復娶同村梁氏女為繼室梁少艾民為所惑於是日虐子女拏剝燔燎體無完膚民不能庇民力食者每戴星入市匆匆早起炊飯暨夏月窗牖不開覺窗外有人凭窗向內而數梁仰視見一婦人戚眉黃顏滿面流淚梁驚悸發狂自扒其頰潰人環救梁大罵逢蛾祭何毒如蛇蝎殘我兒女衆始悟為前婦之鬼所附亟灌以硃砂蹦時始定遂自此病顛往往自碎其衣令兒女極力撻之方以為快或引錐自刺遍身流血尚不滿意一日乃燒大釜助自烙其陰深入八寸大叫快活而死白水令邱公理此案實為先君述之

蘭岩曰茶毒子女終罹慘報天心豈或褒哉

鐵公雞

濟南某富翁擁資數十萬性極慳吝居積取贏特善計日不暇給而敝衣破帽向親故作窘窶狀老小數十口日市肉半斤菜數斤飯既熟輒取給於一竈早餐恒午飯晚餐恒夜食不設茶酒終年不宴客雖胥肉至親來嘗見其匕箸是何形狀翁亦不知殷客作何周旋然往往見招於人歟延尋席頗極懽洽又似毫不知生人之樂者鄉人號之為鐵公雞翁一毛不拔也近五旬無子藏納妾儕欲極廉而人欲至美媒笑曰翁所謂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喫草也是當求之於牝牡驪黃之外詎可槩得翁嘿其速更居無何有陝西客攜一女來不索值但取衣食不致凍餒以死足矣女年十八麗如舜華翁喜愜過望留為側室贈客錢一緡不爭而去翁得女嬖幸殊甚曲意悅之而鄰舍猶昔女戒之曰昔為民傑鄙人牧長寡婦清窮鄉黨婦而名顯天下擅伉王侯徒以富之一事耳君之富堪敵國矣不特不能知名當時且將泯焉邊焉幾不得與中人伍竊為君羞之翁訝曰爾胡為出此言獨慮不造次閒有人屬耳耶且爾言過矣錢之為物難聚而易散我自點缺時節鄉市僕滿日積數錢揣十二年共得二百二十餘掇滿摸而計之得錢三十餘千貫之以索貫之於人權其子母又三十年計之甫能盈兆中間又設賭局如一切叶盧喫寶樗蒱及頊頊雞丹柏格諸戲取

其頭范令又十餘年矣凡經營五十餘年僅有今日則積財之辛苦予備嘗之矣平生所見所聞諸搢紳世家或竭貲第宅或傾囊助親友更有老誇不念子孫者輒以白似雪圓如月之寶物沽酒市肉日與賓客徵宴一似與銀錢二物有深讐大恨者必欲盡力消耗之而後已予每以之自懲猶恐久而不遽爾乃欲我跪此案曰其未知物力艱難故漫作是語耶小兒女福大幾許而自捐折如是幸勿更舉是念罪過不小女笑曰聊以相戲何遽驚訝兒豈不知君之志窄不可破將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者誠然翁自聞此說終不能釋雖發之如珍錯而防之如盜賊矣其密室中舊有貯銀鐵匱十數封誌甚固例一月一開檢視居無何又值檢視之期婢媪僮僕盡攝諸大門之外獨與女閉戶下牐匱既發則藏鏹盡空大驚如失左右手瞠目視女詰其故女笑而不答翁大怒曰抽刀逼之女笑曰君以兒為人乎翁怒曰爾非人鬼耶女曰亦非鬼實狐也以爾鄙陋故盜而之他人耳翁大怒曰平生血資盜適何所女曰流通物也盜去何屑不足以濟人豈必渠藏固守於一老禿翁之手乎言訖徑入內室見之杳無踪迹翁始信果為狐祟大慟而絕家人草草殮殮所遺財物,即等一空其宅亦隨廢為菽園云先是翁宅復有樓七楹為狐所據已近百年其祖父相沿於每月初二十六日具雞子白酒祝而祀之罔敢絕懈及翁承家復以多費詛之又以樓房出租於

人猱遂大擾妖異迭興其妻力勸翁憤恨出入輒罵一日見羣猱來齕曰翁全福之人吾輩何敢為靖健去不敢復居此矣遂不再至翁以為得計初不意為其所愚弄至此

蘭岩曰守錢虜淳可憎悉妄得如此快狐行此快事裁半苦五十年未得一文享用一旦盡空大慟而絕翁亦可憐矣每讀一過令人叫快者三

多前鋒

前鋒多某行二未得前鋒時與所親同往東直門外城閘下習騎射墮馬脊骶所親扶掖以還還家即赴一無所損但神癡不復解言笑與食則食不與亦不食也與飲則飲不與亦不飲也越半月弗瘥家人莫不悶悶會有服役老嫗出外市菜遇忽瞪目視其主母問之不答良久乃大言曰半月前汝家多二爺因墜馬不能行動汝等輒棄之去今多二爺踽踽城下盼望家中心兩眼欲穿屢次免我寄信未得其便今日始得到此可即令人去抬幸勿更纏家人聞之大駭同聲唯諾或問我家二爺今在城下乎曰現在東直門外角樓下曰然則子為誰也曰我舊管房南門口開小鋪之王老西也緣去年與掌柜者算帳不平鬱氣自縊死冥中憐我冤命協同訴冤鬼那三管理角樓下城灣河沿一帶地方前生亦曾蒙多二爺下交者家人聞之愈錯鄂應之曰知之矣深勞尊篤第請回即刻使人去抬也遂取冥鏹焚之

老嫗踣地通時方醒叩之悉不自知爾家人不敢視為荒誕也群扶多至隆馬處呼其名而招之徑返三四多忽發一寒噤即時清白向家人涕泣而道之曰汝輩一何忍心棄我於此半月之久不來一顧苟非王二哥寄信再十餘日我不復見汝輩矣家人環而謝之無不先悲而後喜多有少弟亦童心而選事者乘閒訪王老西及那三事果不誣也多今年已三十為前鋒且十年矣每逢令節必具香楮雞酒於城隍呼王二哥那三哥而祭之謂報其免期於終身不衰云

蘭岩曰受恩必報不敢於鬼多亦厚德人也

骷髏

某甲好打生一日過自朝陽門外呂祖閣時已暝暮見土城下一草屋中土炕燈火熒熒一扉半掩探身窺之見美婦人獨坐匡頭笑容可掬以手相招甲喜而入前踏一足即仆次日為人救活則一足陷古塚矣問之泣曰初以為奇遇纔入門即見骷髏也

蘭岩曰世間紛紛盡肉骷髏也前人嘗言之矣然非心動必不為所誘意天下奇遇盡屬骷髏耳甲當從此悟道第泣何為

桃植之

姚壯行字植之祖門名士應聘入甘州提督孚公幕府中園亭極勝種蓮池沼廣大幽深綠樹數百章多百年物往往有鬼物現形日暮人不敢過相傳廢煦間某為提督時每放人賓園東夾壁中迄今白骨髑髏猶有存者植之慫恿之知向夕獨步園中使館童行沽將實秋月主人李公與亦賓適攜酒盒來竟遂相與坐亭畔撚湖山下並邀同幕二友共舉觴政滿三下二友胥醉嘔吐狼藉各舁還寢所主人亦扶醉入內姚童宋僅半酣兀立迴廊搜昔看月聲見三人立池畔樹蔭中姚問為誰再三不應移影向東去姚疑為署中賊役相戲怒訶之二人仍立不行似嗅其以惡聲相加者姚益就問之乃統出迴廊相去數武二人俯不見姚始悟其為鬼連聲呼童而童不在側姚大恐從步出園惶遽中誤走歧徑花深樹密秋草縱橫此際風聽皆兵一履戚落泥中不遑拾取蹴鞠而奔纔至一廢軒前有三人坐欄干上姚急呼救我三人不應而起態聲驚視之二男一女男無首女浴血滿身皆躲身而坐姚狂叫返走顛踣無算幸館童提燈來覓扶之還室病仲夢悸兩月始痊

蘭岩曰斷首殘軀其形何憎想黑暗地獄不知幾許矣世之掌兵權者幸勿草菅人命徒嗜殺戮也

新安富人

新安有富人某為萬商於江西恣貪淫穢忍刀結官府人多畏之其在洪都時嘗同數客遊松門見一浣衣婦女婉妙殊絕命僮僕捉入密林深境處欲污之女泣地哭罵抵死不從富人意興索然將縱之去矣而客有附屬為虐劉姓者教其縛女手足縻而仰臥於石上主客僮僕遍淫之自午至晡更番一十六人女不能任竟死林下遂委之而去女家得屍訴官嚴捕兇徒不獲事亦寢富人家有一子為太學生一女年十八尚未字人新安風俗動欲雞富家眷屬不廢操作值採茶時節結諸女伴入山暴雨驟至各覓蔽處富人女獨立於巖下非徊閒閑有喚其小名者張皇四顧而聲在石內女大驚巖立石曰汝勿懼我山神也汝父在客中恙橫逆死人女女控訴儂司儂憐其重將報之矣汝亟大士以汝孝日誦經咒綿佛名齋發大慈悲令解汝難汝父作惡不悛慘禍行將至矣汝其速速勿集於此此非善地也女恩怯泣拜蹤跡冒雨而走山徑滑趨趄跌數四始見諸女伴聚積山亭下廬前曰許時在何處令人態擬女給以失路言次有四五惡少踵至咸指女笑曰不在巖下何故狂奔至此飽眼而去女始悟巖下非善地之說徹神告戒遭強暴儂痛佛號不絕既遇以白其母母殺且泣曰以汝父素行又何事不惜為神佛豈聽人哉嗣此戒律倍嚴女亦信心奉佛焉其子年雖少頗有父風鄉人稱其克肖屢梗母教母甚憂之一日有親戚過自京師者其子往候之

話及京師人之衆矣究竟何等人為最樂親戚曰樂者甚夥要皆高不可下耳爾我今生斷不能及惟一等人極可歆羨蓋太監也子曰刑餘之人有何可樂親戚曰汝但知其人道已絕必之樂趣而不知其可樂之處甚多試為子條指註之夫王公至貴者也然望天子之居不翅天上彼以閹故得出入不禁一樂也不耕不織而一生衣着不盡二樂也父母不敢以為子兄弟妒妻不敢封人不見之物彼能見之人不得食之物彼得食之四樂也無妻子之累有福獨享不必為後人計五樂也有此五樂何樂如之其子偏能神為之務聞吾算亦可作大監否親戚曰雖不可為但多此胯下一物耳一笑而罷其子遇一路冥想出意自宮尚恐見沮於其母潛袖剔刀入廁自割其勢大叫強絕家人覺而救之已殞矣無何富人通省其妻以女之所以生並子之所以死悉告之意在誘誅富人仲首向天呵呵作怒笑聲曰婦人女子最信鬼神古人或遭腐刑或墨面首三十豈皆宜報與其祖父耶總地獄之說荒唐耳如果有之吾將向冥王乞請必偏愚所謂刀山劍樹者以膺見聞又何愁之有其妻咽曰雖十八層地獄盡當奉屈一遊所慮留連忘返不得再見天日為妻子憂耳富人怒而大開遂析宅另居不復結談僅月餘即為二豎所困日見前所淫瀕女立牖前或與青衣數人雜坐於室若有所俟凡數夕女又引兩青衣婦人至回首指面向富人泣

訴曰松門事發矣視之則前日附膚為虐之劉姓客也富人亦慘怩不勝叶其妻女至前哭告所見並詳述前事乞為懺悔言未終忽聲喘如牛大叫我去我去而死妻女悲其罪孽之深且重也同向佛為誦經以求超度女終身不嫁奉母終焉後有人自江西來傳言劉客於某月日自殘死矣計之正富人死之前一日也祁門尹吳金泉書述以勉人予及諸外弟皆親聞之

蘭若曰為惡不悛終遭顧報冥冥中豈或爽哉

維揚生

江都某諸生之宿遇同二友謁西楚霸王廟因話及鉅鹿之戰及垓下之敗感激殺身慕生獨以為不然曰千古無才無識庸而且碌者項王一人而已昔虬髯客志在天下一旦見文皇自愧不遠甘心遜避遠帝扶餘吳越王貢盖世之雄每有東南而覬鼎中原終守臣節此二人者非不欲創業垂統為一朝烈祖統後世而傳無窮也特度德量力見機而起者亦見機而止故不悔為豪傑不失為英雄豈若項王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以沛公之豁達大度不識其為真人以張良韓信之才不識為國士亞父以反間死韓生以直諫烹彼其盖世之資庸負重瞳之表乃太史公猶列入本紀江淮人祀以崇祠此天下大不平事而諸君尚津津

然置諸齒頰且有景行之慕獨不慮貽識者笑乎二友曰不然項王以暴人故小之要亦叔敖使然究其人亦有足多者如燒秦宮室殺然不覩秦璽封六國後義也會鴻門縱沛公信也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勇也不殺太公仁也怨也一瞰溷地不忍復王果也君書生之見妄試英雄豈乃不自量乎生靦然曰君輩不足論古人我與我周旋久自為酬酢可也因呼僮麥筆題句壁上曰夫劉受命暐皇天天使重瞳作艱難千古中原羣盜賊疇君為首一鞭先題畢擲筆大笑二友默然遂分路而去是夜生夢中為人縛至一廣殿下見項王按劍而坐盛怒叱之聲如巨雷棟宇震撼生震慴仆階下傷折一股王命拔舌即有數壯士同聲而應蜂擁至前一人挾扶其舌極力拔之生大叫而寤舌遂蜷曲不復能作了然語右股亦病癱瘓終身不痊云

蘭若曰項王事已隔幾千年矣何來狂生暢一時無稽鼓終身殘廢悔何及哉甚矣人不可不慎言也

市煤人

癸巳仲夏過訪宗室雙丰將軍立談廡下見一人裸身荷擔入庖廚供煤炭者胸前背後各有傷痕長尺尺闊寸餘恰而詢諸將軍將軍曰此奇聞也會須細談乃煮酒設饌為子詳述

之因言其人王姓雄縣人市煤十餘年矣方其少年時村居貧甚肩挑以食力逐日擔公茹之屬赴菜市而所居去市遥遠雞鳴而起猶恐後人例於五更輒往趕虛一日行至半途遇迅雷洪雨行不能前於電光中見路旁矮屋數楹疏籬逸之王入籬視戶則門鐶犖以麻索虛無人焉王解索啟扉息肩其內復閉門蹲踞炕頭一食頃忽聞窸窣之聲稍舒之久之聲漸繁於爐爆雷光中見一人逆地而踢王大駭恐屏氣不敢移動惟瞠目直視瞬息間其人倏至面前遂不能辨其面目祇髣髴眉吐舌唇外長數寸王驟極手足失措正張皇其舌忽縮於頸王狂叫驚走負力撲窗縱身而出旨然仆地茶明後始為行人救甦備詳其事衆咸集錯愕既而村醉漸至共云前一日有婦人縊死梁間已報官尚未檢驗不意竟作怪如此同入視戶已僵臥炕下矣王驚定思痛覺胸前背後似刃割不可忍解衣視之皮肉狼藉衆共測其故乃悟突出時因撞折窗櫺是以上下兩受其傷也不割腹抱腸亦云幸矣迄今閱二十年將終其身患疤痕馬初聞甚異之既而相與俯仰

蘭若曰負氣自經又作怪異誠不可解豈不得其死者果皆為厲哉王不幸遭此驚痛耳

鼠狼

某佐領好酒喜哭一夕夜過市羊跡六七枝大酒一瓶提攜爐擲獨酌衆踊骨於地蓦聞牆脚下窓窣有聲挑燈諦視見小人十餘各高五六寸或男或女裝束悉類時人皆背一行笆嚢腰拾取蹄骨置笆中移時而盡某心悸取火著牆而擊之一人仆餘驚走悉入壁洞仆者滾地唧唧隨化為鼠狼而逝

蘭岩曰為拾餘骨致遺擲擊怪亦貪矣人之貪財物而佐意攫取者須於取時方為人之所擊也

巨人

應城王家口有村氓十餘輩以秋稼將登同於田間作蘆棚守之一夕醺飲月下倏有旋風自北來勢如山岳群以為怪既而漸近約去二矢地忽停吹不動形如浮圖但聞聲震如雷化為巨人高二丈許白衣白冠手持白幡向衆一揮仍為旋風向南去急如奔馬衆恐駭絶良久始陸續復甦喫傳鄉井夥中有三人一持觀音咒已三年一不食牛肉一大醉熟睡未嘗與賭尚以為妄然亦不敢復往守田矣逾數日十餘人接踵暴死唯三人無恙

蘭岩曰誦咒成牛得免於難固矣至於酒能悞事人盡知之而此人獨以大醉免死是酒又能救命也豈巨人亦懼其酒狂耶抑醉亦為冥閻所棄耶

白蓮教

京山富人許翁世居皂市陽泰湖畔為其子娶婦亦鄉宦而富豪者妝奩費厚一鄉之所豔羨有俞兒楊三覬覦半年以許防守嚴無從措手會其子拔貢許親送入都將鎌業成均以圖進取楊俟其行而夜入內室伏暗處俟之時新婦方娠不耐久坐二更即寢相伴唯二婢就燈作針黹良久始閉戶亦各就睡移燈置几上光明如晝楊聞鼾聲知已睡熟方欲竊發窺見房門自開一人破簾入瘏目蓬鬢黑鬚純頰背負黃布囊猙獰可怖楊陰念吾道中未見此人必有說異姑屏息蜷縮以覘其所為其人竊顧房中採袖出香一枝燃之於燈捕二婢枕畔乃立新婦榻前挂羅帳於金鉤啟鎖衾以充指婦面內而臥花睡正濃其人戟指閨目口中喃喃似有所祖隨以手指婦背者三婦忽蘇然而起向其人亦身長脫其人開布囊出一小刀剖腹取胎破胎取子復剖子腹取其心肝肚小磁罐內納裸囊中背負之徑出房去婦屍隨扑床下楊睹之實怕悠恨盜念頓灰出戶尾之密覘其所經應門數重皆見其人以手拂之悉洞開無阻卒至村口一茶店尚掩半扉其人側身入扉乃闃且閒落鎖聲如為妖人奇遁之所困忽彼既偽作行客豈能出不由戶納急蜷下坐以待旦雖和唱店門忽啟其人負囊而出楊急起挽其臂曰客詣少停有密事擧白言次拖入店中抱持之大呼曰主人速來為汝擒得妖人矣其人大驚極力擺掙楊抱持益堅俄而群客驚起主人亦至環問其故其人曰我四川蠟客欲赴江南今日早行趁路不知此兒何故突來糾纏楊曰勿聽其飾說但檢其布囊便有証據矣衆是之開囊觀則囊囊然磁罐數枚復欲開看其慳遽抱罐而呼曰罐中黃白為一生衣食之本奈何擾狼狽如我財耶衆怒曰青天白日之下衆目共睹之時誰叔汝財無事出言傷衆願有情弊主人挺身奮出曰有事無事予一人任之第開看勿多言即奪一罐開之見鮮血滿中腥氣觸鼻取器傾視盡小兒心肝數之得七罐尚空三罐衆莫不駭異致詰那得此物楊曰彼必不承請以代白固述夜間之事衆人大驚曰紂以天下之尊刳剔孕婦尚為不可汝何等人彼卵傷胎不一而足茍非上天好生假手宵人則吾鄉之孕婦小兒無噍類矣於是大動公怒競揮老拳主人恐其致斃方欲止之其人忽瞥目大叱衆拳到處如鋼木石指節損破主人大驚倉卒間急提一罐自其人頭上傾之其人連作悽聲曰罷了罷了莫非數人衆復毆之主人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倘打壞誰任其咎不如執之送縣自有國法在聽官斷可也送其之縣許家男婦已在楊更述之許姬大哭曰此乳已獲吾不忍復至公庭致官家閨秀暴露屍骸也婦母家感其言亦容罷訟相與驅車而返縣宰細訊得實方知為白蓮教妖人之黨取小兒心肝者亦行持邪術必需之物也時湘漢一帶胎婦被剖者甚多至此始得其故並得其黨名姓面貌數十人陸續捕獲

獄成寸磔其人於市楊杖二十給銀五十兩責其為盜而實其捉奸也

蘭岩曰妖術殺人修酷已極固天人之所共憤者卒乃假手宵人以敗其事抑亦巧矣不然與盜結儻多人牽累何能一旦痛雪新婦之冤哉

鬼足

青陽太守某公之母病瀕危親戚薛里來候問者皆設酒殽於廳上款之二更始散去餘尚多有子姪四五人復聚飲於齋中三更後忽有哭聲起北窗外頗少婦而音甚悽切舉室驚愕相向有二三胆勇者出戶視之於月下見一白衣婦人循牆而西徑入角門去無不毛戴戚知其為鬼也一食頃聞宅內悲聲駢動家人奔走來告太夫人已氣絶矣俗諺有喪門弔客之說理或不誣也

蘭岩曰其事有之其理不解

袁翁

長山袁翁少極貧居城外一破屋中甕於行乞一日窘甚飢虛已數日矣無如何掇黍破之欲煮數事至典肆欲質錢若干肆主曰此等物不值一文可持去翁太息曰我非濫為者特以飢不得食稱貸無路乞食不能故萬不獲已以此為質不過聊以為信得錢則取贖耳幸念

素識之情用貨數十百文以延殘喘也肆主以為笑談置不理翁忿然曰恨我一時在困苦中耳苟有日發迹誓亦開一鮮庫使時雖有人將死孩兒來貨亦必質之矣與肆最忌貨死孩之說聞之頗不甘第以其貧窶至極不足與較故為隱忍翁遂去一路冥想竟無生趣乃止步向天號泣曰嗚呼養某自問於心所行之事無不可告人者胡為而竟至於此耶良久輾泣復行忽破衣為棘刺所牽掙斷擺脫屈身摘之覺棘下土甚鬆試抄以手土中有物累累紱白光燦鑠取視二枚則朱提也大驚喜即以破衣裸數鋌仍以土密掩其餘者以遂火號復往取之多不勝取數旬方盡約略二萬金不敢動聲先作些小生意逐漸張大一年之後遂為巨賈閉舍求田買僮畜婢遂於宅旁闢一典肆前主聞之訝曰衰饑鬼果有今日耶昔者受其慈言悲聲每一念及心實不甘今趁其發市之始盡一往故犯其忌柳申風忽乎乃免二死孩隸以檄檄投至其肆求貸銀十兩主櫃者大怒叱將用武翁適在側急止之而拱手向肆主曰老兄欲釐成我為信人耶此孩之死正值小肆開市之日不為無緣請如數貸之因使人貫一小棺殮孩於內此孩不必遠送即我所立地磚下瘞之可也亟呼僮僕執鍤就脚下掘一穴纔尺餘忽得一石板發之板下列巨瓮十數瓮中白鏹皆滿一肆大驚肆主見之感歎始知翁長者天固有以默啟之也再拜謝罪而去翁自此富甲一縣已而生

子子生孫皆能讀書上遠有仕至尚書者督撫者卿貳者科甲聯綿迄今正當鼎盛也

堪輿

護軍爺領某少壯時從征青海為賊所擄械送某喇嘛處至則入一大剎喇嘛掐牀坐牢屆期頭兩眼垂皮寸餘盡掩其目聞某至呼至牀下侍者進牙籤一枝喇嘛以籤撥啟其睫束以哈達也露兩瞳如碧琉璃明徹似蜻蜓眼某異之再拜頂禮祈為解脫喇嘛曰半年後當返中國此亦定數未可倖脫也吾視汝無人根抵只可授一術以終身耳遂留之朝夕悉有秘授凡六越月大將軍底定青海喇嘛致書將軍言某終守蘇卿之節將軍取之以還某屢官至護軍爺領遂精青烏之術知名肇下時有山西布客死京邸鄉人委之蒿萊處老槐之下後十餘年其子經商頗利累貲鉅萬故鄉已獲牛眠地誠發檔還正首邱祈某一往勘之某至墓所周視即曰此穴得木之氣甚旺不可更遷也且發土更見肢體於君大不利子欲中止其鄉人皆不欲曰富而不榮奚其親致捨骼異地非孝也子不得已備工發掘未及咫尺已見槐根縈絆抽而斷之清香撲鼻及棺則盡為桑根蟠絡不露寸木竟半日之力始取棺出棺已朽一臂在外工納之臂折子大哭親者雇不悅惜嘅嘆子扶柩還於路墮馬折一臂遂成廢疾竟卒於還旅館屠一古田中無馬鼠封也又護軍統領某公為其先人營葬會

葬者擇數處靈幕尚至穴前某趨至公前啟曰職家貧資錢四十萬所不能矣謹具生劄之弔令觀佳城鬱鬱而上色純骰惡我不祥請一觀朱砉之器公素耳其名亟命啟緣筆示之某驚曰穴已定矣公曰定矣某曰且勿葬此穴非是穴為張某所點張亦素有威名師心自用者聞之大恚曰君勿喋喋卷此豈復有正穴哉衆多附和之遂下棺而蒙封焉頓足曰此大蟊矣急取鍤向羨之南掘地為溝深尺餘長二丈聞一尺曰得此其庶幾免乎既而辭去以煤炭大書一大字於碑陰張見之詬詈不已俄見數騎自城中飛奔來報宅中失大廈厩俱燔公大驚始信其術之神自此名愈噪所居臨愍代帝王廟宛東悉屬紅樓或謂大不雅觀盍去諸某曰吾今老矣平生信天株守不善當緣所賴此數仍紅牆冬來可博一外任以錢餘年耳至冬可以卓異授江南一參將五年後乞休還里宜囊頗裕但不敢復為人相地相則兩目赤瘡奄數日不痊

閒齋曰參戎公今下世矣伊君昌河其壻也嘗為予言其異蹟甚多悉堪紀述方其為護軍校時偶偕三四友人攜酒郊遊小憩一墓門下墓前松楸蒼翠感嘆嘖嘖以為佳城公曰此絕地也何足稱美友問其故公曰此松柏皆百年物也苟有子孫則斬伐而貨為棟梁也久矣焉能至今無恙乎友群笑以為癡詭而坐旗亭詢及墓主酒家傭曰此漢軍張氏之塋也

張故百萬富而今已矣絕嗣數十年矣衆大駭益神之夫公之術固神矣乃為所誚豈窮理至乎其極者也

蘭君曰一術之精便能言之如響趨吉避凶求始非道也神乎技而進乎道信夫

尤大鼻

咸甯尤大鼻販皮貨於天津與布客董九親戚也而相友善董有子名韶子十七丰神俶逸嘗留憑秀不類賈人子尤深愛之值年午節尤攜韶出遊河上過閘市車馬闐湊遂相失不能復聚韶竟尤不得獨坐河干樹下暫憩見肩挑白酒賣者呼而沽飲之白酒甘列殊適渴喉一舉數椀天暑頓消韶固稚弱未嘗飲酒白酒雖薄亦不能任旺掌顛甚就卧樹下無復知覺良久醒來則在一紗帳中衾枕悉異驚起欲遁忽一人振管闖扉衆煩而入則一十八九女郎也修眉素面含笑嫣然置燭於几低鬟啟衽曰日間通自外家見子酣卧道草恐犯風露故設榻相延子其勿疑韶始恍然感荷無盡即欲辭去女止之曰時已入夜路且隔城去將要之宿此為便韶曰與子向無交涉何敢便住女曰敢覆前定邂逅非偶幸勿作客態向人韶謝曰恋然肯留深愜素望第慈少子不學出言市井談鋒不敵從賭聽閒女笑曰兒聞丹溪不文白璧不雕質既無虧何必受飾且子擒詞諫語婉而多風盍頹芳芬須堪取則

得承一夕色笑死不為戒因問何字酈曰童子無字閒名則童酈耳於是款語問雜妖言隱謎女或如不聞或偶一應答尖頭刺人酈神魂俱蕩如在醉中望上懸樂器制甚古雅不識其名女曰參差也一名洞簫酈曰然則御必知音者女曰有孔則吹之有絃則撥之順其自然自能合調若夫膠柱鼓瑟雖有元音從何發洩是以知音之難也能歌乎女曰懷懷之曲子夜之聲但過囉嗊於一時詎足嘆賞於大雅乖音錯節不足以徵夜漏矣與其隔錦屏於鄰渚何如覓佳箋於巫山酈覘覘從命乃相與就寢低帷暱枕極盡歡愛留連數日不思旋返更得逐漸盡其同類有名小蘭者小蕙者有名小春者秋紅者要皆妹騃各具所長女名春翠色藝獨為雁姬之冠諸姬亦自知不逮凡百將順時盛夏暑熱四姬邀酈共浴蓮沼中種戲方酣春翠忽縱眸遠矚大驚曰妖道亦太狠毒直尋達至此耶不暇著衣白身回走四姬失措提裾絮褲紛紛狂走俄一人飛馬至繡衣青巾貌極雄偉問酈曰彼衆女子安往酈戰悚水中口不能言但以手亂指其人隨手所向縱沿而馳卒無所得意殊忽忽連鞭其馬馬抖擻一嘶御風騰起急如飛電瞬息不知所逝酈翹首向天癡立瞪目旋聞人聲喧雜似有人呼其名者驚視之則其父及尤並相識數輩畢集沼畔扶之出水衣而守之一餉時神色肯定四顧園亭鳥有蓮沼無存但見殘樹高槐數坏荒壕壕前積雨成潦段段叢生復奕然若有所失回念諸女不覺潛然以車載還衆亦散去唯其父與尤在旁困詰如許時宿食何處乃一旦獨浴積潦甚不可解酈不能隱一一吐實二人不勝駭愕尤歎曰自午日相失在在諮訊今尊為汝忘暇寢憐慘自傷原其咎在予之不謹詎能自安亦曾擬議或遣猴鬼肯定四顧園亭鳥有蓮沼無存但見殘樹高槐數坏荒壕壕前積雨成潦段段叢生復奕然愈益憂惶風聞某廟李道士有奇術往祈之彼授一符令去郊外焚之焚訖必有狂風但從風而往必有究竟不意果能獲汝李道士真神仙矣第可恨此女不測是鬼是狐鍛作如許狡獪必報之以洩吾忿童曰得人為幸遭計其他且彼既能幻化惑人豈無術自衛苟一選事為禍不淺酈亦勸慰謂奈何與異物較短長尤終不釋然翌日城門甫啟即提一短提奔至積潦前大索無所獲卒至古壕旁見茂草中一穴大如椀黝然而深莫測底止尤笑曰得其巢穴矣然無可用武躋躇得一策乃多取朽木橛投填塞穴口燃大熏之一食頃欲然一物銜烟突火而遁視之一黑貂也追走如風追之不及方卻回又連出四頭一白三黑倉皇四散皆不能逸復並無繼者尤笑曰此即所謂諸女郎也與族俱行此舉徒勞矣彼依然逸逃述之於童童大驚曰胡不見商輅獨冒此險彼皆甘人者既皆逸去必圖報復兄不可疏防為兄計不如暫遁以避其衆豈可反為慈避童知其不可疏陽稱其勇而陰為提衛一日尤將出城有遁童父子請餞尤許之及出關尤內遁往登涸童父趾踞樓下

少焉關尤在廁中罵人童方猜疑忽劇然一聲高聲頓止童父子趨入尤已倒置涸中兩足伸縮痛中更無一人併力扶救童蛆無處不有幸不致死童父子亦不能無染遂相與至河上洗濯適時始各就緒童因詰尤與誰口角致墜涸中尤笑且歎曰不聽藥石言便有臍齧氣子始登廁即見一黑貂人立壁角向予切齒予方罵聲彼突至面前極力排擯不覺仰面顛墜平日英雄掃地盡矣童父子亦為之捧腹遂店識作通計童屢詬召狎亦令同遁就婚擇日趨裝就道暮宿逆旅夜半春翠忽至窓詬同寢尤聞詬喃喃絮語諄聽之如與人交媾者然悟其又為狐祟大聲恣詈詬發覺已失女之所在然遺精滿席矣尤詰得其故復大罵已而就寢忽失尤詬起秉燭偏覓聞鼾聲出自一米瓮中瓮上覆一瓦盆泥封甚固急呼主人俾開之主人曰此醃菜未熟開之何為詬曰有人在內焉得不開主人駭異聽之果然急開之則尤蹲踞其中週匝窖菜僅憑頭面撼之始覺問所以入瓮之由茫然不知衆猜想移時莫得其解久之尤忽自悟曰此必彼狐靖我入瓮耳主人求得其故亦笑而咋舌曰更無可疑矣尤一路為狐所弄愈出愈奇直入河南界始獲安甯其後亦無他云

蘭岩曰一夕歡愛天緣已早定之狐雖擒入洞中並無傷害意既已出之何必雠之致遭戲弄尤亦選事人哉

董如彪

當陽董恒字建威以參將襲職家居年四十餘稱雄一鄉性好武勇所交遊悉射皮飲胃飛簷走壁之人甓長六七人爭妍鬬媚以悅一人第宅復閎壯園亭之勝甲一邑園中有池可容刀綽池綠圍千章就中構軒五楹顏曰萬綠極虛敞值夏日與其儕類講武其中其父禁之弗啟也父歿愈不自戢生二子長如彪年十八次如虎年十六皆出側室而如彪稟賦與父殊秀外慧中尤喜為什馳馬試劍非其所好以故失父愛雖肋常遭老拳家有老僕為封者貿樸慧直好強諫董稍憚之封有子印兒亦年十八為彪虎館僮詬秀慧無一家之所鍾愛通秋高馬壯董率二子及僮僕三十餘人負弩肩槍呼鷹嗾犬往獵於山自辰至申獲禽甚少興盡將還放一大黑狐竄出草中董逐射之連發不中狐突至如彪馬前逡巡欲遁董急呼如彪射之如彪但束手笑狐遂逸去董叱曰憒弱子何顏甲至此不畏狐輩笑耶如彪曰家中羊豕甚多豈必覬食董大怒曰小子生為男兒毫無大夫氣豈復董建威子耶汝欲食羊豕我偏以汝飼虎狼遽喝下馬奪其弓矢但與一犬捨曰留汝於此不得狐無相見也言訖回馬揚鞭投鞿弛泣叩馬而諫曰大郎所言非無理主人奈何逞一時之怒棄之萬山之中而不顧乎且為人之父者教子於義方弗導於邪凡邪僻之事無足為子孫效

法者主人自為之則已矣何必戕賊大郎欲其濟惡而不欲其斡盛也哉董怒曰汝病狂耶胡為悖逆至此對曰老奴不悖主不自知其非耳夫人之所以修身齊家者仁也孝也慈也悌也今主日以殺戮覆舍為樂不體上天好生之心可謂仁乎父死未葬爰及田遊可謂孝乎棄孤子於荒山以餐豺虎可謂慈乎二郎旁觀不發一言勸止豈教之以悌之義乎使大郎有罪主人且當分誘劫其無罪棄之何名董怒發如雷馬篦亂下如雨封頭面皆破流血滿衣猝手而退董遂縱轡出山衆人畢從封大焉衆人助張為虐一何喪心乃呼印兒而殛之曰汝其追隨大郎生死與共吾老矣無能為役俾大郎得狐而返不致他虞則汝亦當如漢帝列侯得功狗矣不然即此永訣耳敏跋上馬連促令去印兒踴躍而去見如彪於右下方倚檀而泣印兒慰藉之如彪得伴殊慰相與負孤者不可得既而蒼然暮色自遠而近漸無所見四山清寂繁星滿天樹響水鳴狼奔鴟叫二人蹲伏石畔恒怯殊甚久之月出峯巔烟籠澗壑依稀有數人循岸徑來相去一矢地許之非人夜又也數脫血梅蓋嶙峋如鋸鬣行鶵顧目光聯閃衆息休休如彪戰慄俯伏自分心不敢動印兒低語曰怪物非一此間非藏身所不如升彼高樹庶幾免患如彪曰素未嫻習焉能升樹汝速自為計明日收吾骨禹捐遍回即成兩墳轉非汝父付托之意印兒不得已潛登一自松濃密處垂首下覷歷歷皆辨一

夜又行至石岬舊見如彪遼滾地風旋良久始定拊膺而踊若甚驚怪作聲嗚嗚餘者聞聲畢集一夜又蹲地上聳其背一夜又提如彪腰膂置其上負之而去印兒心胆墮地忽下樹密覘向往歷數峪巉辛至一破廟前有夜又甚夥皆拱立廟側復數大樹皆參天印兒復緣其上隱隱見廟中有二人一左一右正面坐又有數人列坐衣冠奇古身體甚偉扉趨跪其下者又不下數十人皆不作夜又形又見諸野獸如虎豹如熊羆如豺狼麋鹿狐兔者紛紛廟外何止千百頭夜又置如彪於階蒲伏而出似極震懼右坐者曰董恒悠居不仁冥報在過今乃忍棄其子亟當先殺之以抑衆怒列坐一人曰不可董恒雖慈其子無罪且一言梗父有止殺之心罪人不孝不肖子猶將宥之況如彪賢子乎右坐者曰然則將何以處之列坐者曰不如釋之上以體上帝好生之仁下以行明公恤刑之惠至於報德報怨自有主者非吾曹事也左坐者曰爾等之言是也命夜又仍負之去實故處夜又方舉趾即有一老人跪階下啟曰適承明諭報德報怨自有主者董如彪於臣有恩請主之右坐者曰可老人叩謝負如彪而出踽踽東去印兒下樹尾之越陰履嶢崎數里撫一洞口老人欲入忽回首見印兒尚隨曰關何為者印兒曰偶逢路發見一宿耳老人曰此間非子所宜至宿愈不可印兒曰主人被負至此予將安適乎老人熟視曰得無見雛印兒曰如其不然予縱好事亦不當

深山暮夜涉險給人老人默首曰此說大有理不復汝疑但從我行保汝主僕得啜飯處因同入洞洞中勁暗頗不易行凡數折忽大開朗平衍廣闊鋪戴石屋土而迴廊曲室無所不備男女數十人聚候於庭見負如彪至莫不欣慰爭來扶掖安頓榻上啟以殊砂湯如彪神氣始復雙眼微開印兒遽前撫之泣曰大郎甦矣勿驚如彪印兒聞然起坐問此何地豈其夢中耶印兒哽咽告之老人曰此洞天也隔絕人世不知其幾由旬欲還不得矣汝止此無徒慙如彪拜問出處老人自稱胡翁兒女頑劣不計利害非子仁者開一面之羅則此時肝腦塗地矣如彪故頴悟便知即日間所繳之猱也自念既有施於彼住亦無患滋語印兒印兒亦恍然遂相安不以為異日漸慣與雛閒人亦不相避忌雙二女長曰阿算身小而潔白如玉媚骨雙絕為九姨所重次曰阿嫩修眉細目而微麻婉妙殊甚雙疇以一女妻如彪而美次誰可胡盥曰盍效法古人以紅絲擊女腕而棄其頭緒令董郎隨意牽其一為賓窗之選要曰是或一道也阿算止之曰董郎有大恩於妹以妹嫁之情理兼盡誰曰不宜雙拊掌曰此不易之論也夫復何疑第如汝之能讓亦有足多者算舍蓋而退於是以嫩逕如彪舉室雖美以為玉蕊瑣英天然嘉耦也算酷好咏吟時過如彪夫婦相與談詩或分牋拈韻共相唱和如彪嘗盜小婢為嫩所執戲令長跪而扣其頰諸婢傳以為笑算誚之以詩曰鸜鵒

巳巢鳥一夕忽分巢夜靜更深復鵒行鶯伏前雪膚依卓爲玉掌示浦鞭倪首無生氣郎當擁鼻遭如彪見詩笑曰阿嬛可謂搘摩到家矣然而尚有未盡處試為足之乃和而返之曰垂成事忽敗時勝赴牀前方寸癢如酥雙頤熱似燃夜深孤鳥動春老一鶯眠不敢形尤醜飛魄墜兩肩算展踊一通銜袖而笑嫩怒之以目曰子無使倘傭奢奈何以我解朝如彪曰句句實字字真豈有盛假嫩曰字經三寫烏焉成馬況事已隔日汝等詩人更多附會往往舛妄好人那足為憑心正何怕眼斜一任汝曹喋喋算曰妹以閨咸自鳴得意妹夫又口有啦篤皆非兒所當究但借此作一詩題聊以破決耳嫩戲拍其肩曰姊姊作奇想便強使人剖趾適履擱不念隔膜之詞傳之悠久徒為亂真之贋乎亟當自戢勿洩於人算笑曰妮子已墓矣既出教語姑置之逸裂詩於燭上焚之散而撒自此與如彪相狎無所不至但不及亂耳一日姊妹同往舅家納共印兒為御算於碧紗中見其韶秀遽製如夢令解曰撅累滴郎風味傳粉何郎風致底事不同車忍作執鞭之士留意留意留意詢伊名字既而出户疎於防檢適嫩攜如彪來得解兢觀嫩笑曰兒今日又得詩題矣遂擘箋和之曰漸識石榴滋味養見蓮花標致有女正懷春誰是誇之士留意留意留意印兒名字如彪方欲捉筆算已通室過窗下聞窗內折紙戢戢磨墨隆隆猛憶詩賦未收急入視嫩已睨之而笑矣算蓋

遇無以自容娥曰知妹又得一詩題故來相質因以和詞示之笋大慰二人戲語間雞已久始去雙鳳聞笑曰婢子下流乃悅及輿夫耶吾不可效王鄭之所為我兒女子憔悴以死即擇吉以卯兒贅笋居久之叟謂如鹿曰子二人可以逋省矣如鹿感父不容叟曰雖欲不容豈可得乎二女仳攜之去第無所贈實為可愧耳是日置酒為餞唯一小馹駕車命四人乘之行甚駛轉瞬已失洞之所在並無執轡者而小馹不須鞭策循路委折直抵家門究若熟路四人下車小馹自返入門一家驚以為鬼物又見二女之豔殆各訝異卯兒備述顛末家人始定爭為泣告曰大郎在外二載餘豈知家中一貶窒地主人自棄大郎還來三日即捐館矣二郎病癲癇接踵而歿唯葛封於一月前自云上帝命為某山之神是夜無疾而逝房中諸姨皆已改醮奴婢之所以不致星散者徙以有大郎生母在耳如鹿大慟登堂拜母引罪自僇母曰兒見棄於父罪不獨逋也今得婦而返殊慰老身又念葛封之忠卯兒之義養為己子更名如麟二女事姑極孝家貲十倍於昔各生一子一女親故知為猶育無肯結婚者男娶女嫁皆求之於遠方後十餘年母死殯葬之禮哀祭皆盡疏服闋如鹿悉以田宅分屬二子同如麟復從二女入山遂不復返其親多言猶女別無異人處唯衣不更新亦不舊敝面貌常如十八九歲人喜食雞肉嗜火酒為可異耳又言其姑婚處見之者無不狂惑

失志所遺子女雖美然輕其母百不能遣也

蘭岩曰董恃財自恣棄子拒諫可謂不慈矣身死家賊立見錮亡非冥報乎卯兒從如鹿於蕪山中歷涉危險雖死不過忠義可嘉其覆佳麗於意外不亦宜哉

某別駕

某別駕之任儀南值大雨借館於山左許氏家許故大戶宅第深廣書舍復朱樓五楹別駕欲下榻其上許有難色別駕固請許躊躇久之始曰下榻固無妨但樓中所有什物幸勿移置也別駕敬諾許置酒相款至二更乃令燭導別駕登樓鄭重而去別駕環視樓中一切箱櫃几案琴書牀帳等物無不整潔別駕默念此必主人閨秀所居乃是曲房奧私之居以我力請下榻故屢曲意賜耶其誼亦良厚矣事出冒昧心中不安翌日會須厚饋以酬其情也籌計更餘始就寢既惟視之見碧紗籠銀燈半龕閨幃心愈惻然默無如之何姑就寢輾轉悄悄聞履聲藉藉心異之伏枕潛窺見一女子麗甚年約十六七衣裳飄舉就几上剪燭開鏡匳作晚妝盥漱訖徐徐盡頭結束靚裝珈獨留襲衣數事置諸衾襞焚香禹拜移燭底帷上牀一足甫入衾別駕神馳已久遽以手捫之女驚寤毵然一起破窗而去愈起索之香無所見窗紙如故衣飾亦亡別駕始悟非人大聲急呼僮僕舉至亟起主人而告之並

語其故許始而惕然繼而慨然既而泫然曰客長者也誤以實告小人有妹色藝俱不下人許字同里吳孝廉之少子江未嫁而江短命妹誓不更適屏居此樓日惟事書畫自遣前歲季秋年甫十八病不起遺殤母氏曰兒死亦不下此樓矣望母無忘珍愛無撤牀第凡夙昔玩習之物妝匳之具悉位置如生前殤訖即瞑學不忍拂其意悉如所屬迄今閱二年矣昨公欲下榻於此小人所以猶豫者職此故也後思人亡已久似無事涉嫌故不敢方公命詎意貞魂未滅黎清貴人鑒聆所言並詳容色的是亡妹驚定悲生老母聞之尤廑慟絕耳別駕拊案而歎心悅鼻酸弔之以詩冀之以酒詳識里居並書姓氏諧朝辭去至於任所下車伊始即為請旌於撫軍撫軍亦為感動第未審其後果能旌表否也逸書農能為悉述之

閻爾曰未嫁而能守志不幸奇在身死而鬼猶守志也第貞烈之性生稟全遒而一行作鬼乃為人窺奪體捉纖足鬼而有知吾恐自傷有污必將投環而復作貞潔之讚耳

蘭岩曰貞烈之魂金石並永詢不誣也嗟乎香奩粉匣猶存昔日之精神吟雨漱風獨受今昔之悲楚空樓閑寂獨往獨來麈塊蕭條自嗟自感詳其姓氏誌厥里居請而旌之庶可以勉貞魂也夫

雙鬟道人

鄧都市上有道人貌黑而篤身躄而瘦不詳其姓氏里居亦不詳其年歲或曰聽其語音似湖湘人或曰似河南似成都悉不可必以形求之常綰雙髻咸以雙鬟道人呼之賒有富人呂氏生七子二女同居各置奩客者從單者遊而惰者無足紀述唯六子肄納粟為太學生少年任俠尤癖好符咒之事平居購求秘書盈篋累笈總日閉門檢閱研摹黃紙與香燭錯列夜闌執指禹步一家莫測所為唯二妹附和之而卒無一成驗為歎結一日遊平都山僧徐邵二友過帝見道人立坊下遂遥謂驛曰諸郎雅遊能攜我一行乎驛難之曰馬止于三先生宜可獨步與厮僕伍道人曰郎第行勿為我慮驛及徐邵並憐往既至道人已先在驛門來何速道人曰由拔徑耳驛頗疑之酒半邵言其先人官九江時每遊廬山熟聞其名勝懷遠不能至道人曰諸郎有廬山在念耶盍即此一往遊之徐邵咸笑其誕驛獨欣然願往道人令閉目去其履襪以指點唾書符於兩跗曰起便覺兩耳風濤洶湧之聲一食頃足已踐地開眼見白雲滿衣星風砭骨蓋已立五峯絕頂道人抱之並坐石上以袖拂之風定雲開俯瞰下方一目千里諸山撲地如培塿湖光一片廬郎大姑似螺嵌水盤萬點風帆若蚓矢集繞絳山諸郎驚盡作碧烟數點愈愈可指道人曰子知之乎此廬山極巔也值此亦有出塵之想否則生斯世八百可為若能登最上乘斯不負精力況神仙一道又子昌

歌半衆之皆誠所謂一求便得者子其留意時哉弗可失也驛不覺自投於地第泗交流千萬首肯既而道人曰可以速矣仍前攝以逼徐邵但見其閉目久坐耳驛至家延道士入廳跪而拂席膝行再拜曰始吾以先生為一邑之狂人也乃今而後知先生為當世之仙人也願奉為弟子肯收錄否道人曰小郎之志則大矣心則誠矣然而時未至也驛曰傳聞哥術異法先為入道之門庶不虛此良緣也道人笑之吉乃許之驛大喜呼二婢出拜參復圖精舍三楹以居道人與二妹受法日夜練習要妻亦不得面道人又逼其妹曰吾將使二仙姬懷仙胎也半年後道人或去或來驛與二妹亦時夜出遊旦始還驛面色日漸青白二目瞳炯能登雲作霧祭雨呼風召神役鬼等術其妻屢戒勿術於人驛曰吾有此術可揚行天下人其奈我何於是不自密秘聞邑莫不知之其妻告其妻曰良人出則必盡夜而後返其踪迹甚詭秘也汝蓋瞰之妻諾焉是夕宛從良人之所之卒至西門外密林中已先有六七人環坐其次有似秀才者軍卒者貴衆傭者又有一僧一尼貌極猙獰惡而雙瞽道人亦在焉見驛至群起迎曰皇帝來矣驛中坐諸人列坐相與計議其妻隱身於叢棘中諦視之咸稱僧尼道人為國師秀才為軍師軍卒為元帥所論無非先取某州據某縣殺某官大抵皆叛逆之事尼問曰二仙姑胡不至驛曰彼追魂之法尚不精練來時令其演之今夜不至矣日

曛暮婆客起身向西去不測所往其妻驚恒奔告其妻妻大愬潛至復圓從後門隙窺之見樹下有土臺高尺餘上設一几几上燒雙燭大如臂燭光下有髑髏七八枝臺四角皆燃燈一盞二妹被髮跣足仗木劍步罡風於其上覽陰悚怖入卻回相與曰良人教所仰望於終身也今若此不我能憐矣乃相泣而訕於庭中隣婦過而怪之殷殷殊詰其委悉甚以實告隣人恐為所累也嘱於官處其不執也密白總戎總戎陽寢其事而遣其子及標將密迹之得一洞於萬山中妖人出沒其間飛騎報聞總戎乃親率輕騎一千銜枚雷赴實夜抵其處以裕柴裸掠物囊以硝磺堆積洞口如山舉火焚之烟焰蔽天次日未刻始熄使壯夫入洞梳之得黃白優劣二百有奇擒捞月餘無敢認屍者遂瘞為巨冢焉一僧一尼人皆不識唯一道士一黃衣少年咸識為雙瞽道士及驛也總戎令神將率衆就呂家掩執二女二女用邪法咒脫嚴捕未獲遲數日有人於酉陽山中有雷誅死二女屍於岩下告官驗之背有朱書曰左道惑人妖人呂氏云云乃知二女雖倖脫國法終難免天誅也

蘭岩曰今試有執逆人而告之曰汝為皇帝未有不腐然而走以為能預滅族之禍者矣驛固篤有逆根故道人得阿其所好而殺之左道惑人愚人往往述而弗悟卒之身首異處悔之何及呼可哀也夫。

阮龍光

新建阮龍光公車入都將抵黎邑雷驛遇風亟艤舟入僻港泊荒塘之下二更後風息明月滿天十數隣舟盡楚巫巴客神簫夜火檣帶紛囂阮不耐其譁獨登岸謀靜同載者咸不知也信步得一巨石倚大樹一株即坐踞其上食頃隱隱聞斤聲下有人絮語察之見八九人圍坐沙際相去不過十數武阮以為汎兵偵宿故趨於此初不為意夜靜江山清寂語言了了可辨聞一老人帶晉音者言曰一眍眼又一年矣黃六爺父子未來耶咱與耿先生薛三哥金大嫂宋姑娘每夜共坐此地亦時醵飲後時薛三哥尚捕魚必整船於渡頭楓樹下金嫂戲窺其籃筐中竊取小魚欵先生獨宇腐鳥始終不肯下箸我等群咻之及薛三哥同李七妊入夥後耿先生被伊終夜啁嘲猶微酒適亦何可笑今黃六爺云云語遂輕佻不可辨識一操吳音者曰莫污蔑人舉聞一少年衰泣聲又一人曰一人向隅滿座不樂憶昔泊此被僧楚客迫時金家姑嫂亦不克免脫是時耿先生凭獨無依實大憫一人嗤之曰彼父趙撫臺扎辦首物盡出何樓季總戎殉忠由撫恤詩不解溢膝臨縢字不能畫尾蛇頭卯酉參商隨筆凑合底靡脩金百兩日市鮮肉二斤煞猶咬訟投詞危於累卵憂貧忽賤窘若拘囚今冗處九幽幸全四體不聞楚語但作吳吟薛三哥蹇滯一生漂泊半世得魚換酒出險入夷

先生酒衝愁陣固然矣而抑念奇兵之所自來乎讀書人浸作顢頇已不足為訓矣顧又嗷然哀鳴心夙債而念夙卻是先生猶有達之心也所謂不矜細行者乃至此乎既而少年啼愈哀入耳極淒楚移時有蒼音老人慰之曰吾輩亦已無生趣矣乃對酒當歌希圖破悶奈何復事野哭令人不忍復聞縱李兄言太刻薄過足破涕成笑何須斧鼓即如老杉三五少年時視扳科第真不啻擷髭褐罔知一味驕滿形骸放浪恣與晉人分道揚鑣未遇藏師不親諍友性由習隕心為境移以致衡桿相乖豪砧多吐不意僕鳴伎倆決飛戟檐橫枋曰髮青衫竟作道旁苦李近今髑髏載土念魚腹而心酸魂思鄉望雖頭而氣苦不幸之幸邂逅多君不言之言於戲吾子無何少年哭漸止繼有作歌者聲如曳縴歌未竟群作嗤嘆聲阮始知遇鬼恒怯聞皆見一燈熒熒自遠而近所坐樹根石下曝剝有聲青燐如豆轉瞬徧地皆是阮大愬毛髮蝟張倉皇運去步步迴遭覺月色不明兩眼皆障奔走半夜筋力俱疲迨東方既白始如夢覺依然在樹下石畔跬步未移色變神癡顧臨於地舟子晨興失阮所在同來踪迹搜之以登舟阮述夜來所見或曰此鬼打牆也無足怪所可怪者前月有鳳翔黃監生父子販法帖於蘇州覺身於此鬼所攝黃六爺及所聞秦音老人必其人也其餘既分先後必有新舊蓋相繼溺死於江中者阮入都為咸安宮教習子嘗聞其自述如此。

蘭岩曰阮瑩問過鬼志載求索事也未若是之言語感慨如晤生平者

某太守

某大僚位首揆甲第連雲富擬卓鄭門庭如市干謁者恒旬月不得一見名紙堆積某太守失其名夙與其家奴某李相友善每入都輒館其家李巨富擁貲百萬善交仕宦為光寵往來無白丁太守呼李之父為叔其父出入太守每為執鞭捉銜修子姪禮以是為衆人所羨亦以是為君子所輕鄙不甚數而太守自以為得計處之怡然適相國壽辰李父子皆入府供役太守獨坐齋中夜分有叩門鑼聲啟視之則一猥瑣合度位置得宜皓齒明眸雪膚花貌二八佳麗人也太守實異詢所由來女稱家人之女悔公冬寂聊過一談太守神思憧憧弗克定情乃相與繾綣無夜不然每至則酥酪餚饌滿前列羅不審從何處得來女無所不能能無不妙而尤精孕處中秘傳之術太守問功名胡底女推之曰八字入格自是二品貴人所可惜者官品高而人品低人爵進而天爵退耳太守曰敢聞其說女曰人生富貴貧賤皆有命焉非人力所可遷就也世人不安其命不明此理以為人力可以致之甘心奴顏婢膝倚靠氷山百計經營以達奢緣之路即如今日相君之門庭奔競者是矣然相君之勢位日榮則門下之趨承日盛此而千金為壽彼則倍蓰以進之彼而萬金為賂此則什伯以

形之相君緻欲市恩而即此兩端已不得不高下其手況趨炎附勢者如蠅之逐臭蟻之慕羶不堪屈指詎止此兩端而已公欲叩求世之榮而先蹈失身之辱且又等而下之媚及臧獲此中幽尚以為羞實情屑反不為愧異日莫云二品雖位極人臣夫何功名之足稱述乎太守聞之赧汗如雨改容謝曰敬聞命矣會當他徙女曰徙之似矣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尚須痛改前非勿蹈故轍為得太守曰雖然舍紳而去何以為情女曰兒亦從此永訣太守愕然曰何遽出此女曰兒非人實日壇中一老狐也與公稍有夙緣故來了之卻夙緣矣雖欲一夕聚首不可得也前程遠大慎之重之言訖遂去不復至太守不勝感喟翌日托故他徙未一年相國以罪免李亦罹法太守深自悔過磨厉自新後果仕至某省巡撫晉兵部侍郎一如狐女所云

閒齋曰人設術借人之勢以造威福昔曰假虞曰憑城是天下脅肩諂笑最工媚人者莫狐若也今觀此狐之所以規正太守者人而狐狐而人矣如此狐固為僧見而世之如太守其人者擲多乎哉

鄧縣尹

衡水某邨有婦人與裏右私通而謀殺本夫者為尸姑所首奸夫以多金賂仵作行人伸其

祖己相屍為僞官不能理轉斥首告誣妄痛懲之復訊諸府太守委定與令鄧公往按之鄧至反覆相駁不得証據夜宿館舍思維不置披衣起坐時約三更窗畫從人熟寢地上鼾聲相和已而有寒風起戶下簾幙動響燭光昏暗隱隱見壁角現一人巨前作卻倏跪於地下鄧不禁毛髮森豎竟神審諦則形貌服色彷彿日間所相屍也縱作哀泣聲右耳畔垂一白物鄧忽悟乃大言被害之冤吾必為爾雪之爾其毋逞吾知之矣其人叩頭而隱燭亦滅明鄧遂就寢翌日折柬召衡水尹曰訊之喔喔說辭與訟苟不立鍰棄以杜其口狥何以肅公令而靖刁風請與公晉會相人同至屍所使死者無遺憾生者無遁辭庶上可以慶府尊下可以服觀者衡水尹見書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妄矣作縣十年貧如寒士其才可想矣似此公囊豈拙宦所能辦耶於是復往相之鄧叱令檢視右耳仵作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須臾堆積約畧半斤鄧指示衡水尹曰此奸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尹大驚駭再拷謝曰似此奸謀不特目所未睹亦且耳所未聞實洗冤錄中所未載微寅兄其孰能知之鄧曰此冤魂之靈非弟之能即屍前提奸夫淫婦嚴刑拷掠盡得其狀奸夫坐斬淫婦坐凌遲案結一邑稱神明

蘭岩曰真心為民細心辦事不辭辛苦不憚繁冗魑魅情弊烏能逃秦鑑哉衡章了事以為明決不究其不為奸吏欺蔽也幾希為民父母者尚其加意哉

靳總兵

魚河堡在無定河畔河流移徙無定往往不遵故道舊有時去堡三四十里居民取汲甚艱會夏月霖雨洪旬所在沙漠浮淤居民賴之有一淨甚深澗歷年不涸遂有妖物據之竊食郡中羊豕漸及小兒村人通宵羅守叱戶戒嚴或有見其形者則一大黑人高丈餘烏衣長髯猛惡驚人鄰人患之適一道士羊近八旬異二徒自湖南來自言能祛邪怪衆公醵四十千兇其用法道士以老辭其徒請行道士曰汝術纔能為也徒曰昔在川中何以成功道士曰此非其比矣彼川中之水分沙漏石易為揩置顧此渴流何以設施徒曰一行一錄猶致一流金錢此名廢何足齒數道不驗師言步至水濱焉步焚符以召妖物久之不至乃亟解衣仗劍泅入水中即刻波濤洶湧衆以為道士投得妖物矣噪呼以助其威一食頃水盡赤見一臂浮水面俄又一頭浮出就視之則道士已支解矣衆大驚四散而奔會榆林總戎靳公 柱行部過其處見奔民而訝之詢知其故亟遣兵三百人鑿渠達庭盡傾其水得一黑魚長二丈許巨口無鱗擘剖兒淳中殺而烹之味劣甚目是怪純

閒齋曰予聞北海有冰鼠焉常伏層氷下穴宜溫處久大如象溫愈甚穴愈濶水愈淺暑或

洋爲泮則失所天失所天而見其真天則死人取其肉爲餐實爲罟因嘆世間倚門户求利達者人皆名爲趨炎而張家獨有氷山之愉曾疑鋭非其倫且氷既山矣庸有消時乎觀於此而復知茶之善喻也此黑魚亦大類是

恩茂先曰和靖園言其祖誠齋公明鎮武威時秋擧將益忽爲李左車所虐公起選壯夫百人向雲頭施大攻迎擊之雲雷轟退永雪頓止蓋其地近陰山雹有大於石磧者自公行此法數年無雪患奇人奇舉何異錢塘之弩又公憂歲旱數祈雨不應乃至城隍廟與神約三日内若不雨必毀像焚廟是日向午黄沙蔽天閉閤閉挑燈爲市日暮遂雨初如毛漸如絲既而大雨如注盡夜方止四野雪足一郡歡聲雷動紳於父老齊集轅門焚香拜祝多福二事皆載武威東門外功德碑

蘭若曰至誠感神昭然不爽韓文公驅鱷魚同一理也

藕花

前邨宋文學客寓航儀居湖干蓮荔夾牆苔茸迭砌地極幽鮮柴門面湖夏秋之間蓮花最盛宋性故愛蓮有詩百首咏之會夏日倚門縱目見二女郎操艇子來採蓮一衣紅一衣紫姿態甚美而衣紅者尤豔絶次日復至大約申來酉去比日皆然宋初不敢問後以其頻漸相熟識因詰之曰湯舟亦屬險舉採蓮不爲急務何不憚煩女笑而不答宋復以言挑之曰鴈居在望何不一過樊茶女復不應但促回櫂紫衣女轉艤船近岸曰彼既强來作東道主即一往過臨者其將何以逆客宋大喜踊躍爲導宋園獨處唯一傭奴服役見之疑誶問那得致此麗人宋紿之曰家中姊妹也來此見訪萬勿洩言外人致增酬酢奴唯唯去但司庖厨無腴肴及二女相顧而笑紫衣女曰誰謂書癡誠愨矢口虚妄尚復思茶耶宋亦笑於是抑昵外甚詢及姓氏里居紅衣女曰兄名藕花小娥名菱花家在湖上不遠上著也是少蓮留與鴈鳴輒欲言别宋固挽之女愀然良久乃謂宋曰阿君雅愛詎忍一刻睽隔特勢有所不能耳知君達者必不爲怪請以實告兒輩非人實花妖也君苟不棄祈至湖上見芙蕖中有一莖紅鮮異常者即其下有菱花一蔕可並移通勿傷其寸根片葉植諸盆中養以湖水勿蓄大擾勿接惡客則兒與菱花當得朝夕相對矣宋且驚且喜謹誌之蓮縱之去如日始旦即湯小舟徧閲花中果有一莖紅儇朝霞香逼冰靡大亦倍於凡品更驗其下有菱花迥異即出重價募漁人並泥移通培植巨甕中閉門謝客終日卧坐其側三日不見女來頗深疑花黙禱冥想篤應紛洪至第四日悶而午睡覺耳畔有若語聲視之則二女已至榻前矣相見驚喜藕花曰蒙君誠養感深五内第資質脆弱不任勞瘁數日鋪息不能動履致

君寂寞誠不自安宋曰但得常聚首何妨暫違旃鰊生年來如窮波斷落不稱意今得與二卿爲耦雖死亦得女曰君此心真堪對起但能終守不渝則懷與安雖敗名誠非無益於性命也且名者實之賓也輕漚汎水起滅須臾苟不行樂及時縱活百年如蜉蝣朝菌耳即如兒輩去千須之廣而就一勺之多鮮鏡湖之深而居瓦缶之淺非不知猶魚遊釜中燕巢幕上其安足矣壽夭壞之態殊也亦以子生不如偶死耳因貽宋詩曰彈指韶光易老瞥眼初陽又暗從此朝朝暮暮不隔秋水思君自此三人如形影之隨不離跬步二女極相愛衣服履舄互易著不分爾我一日宋他出二友過訪不值見盆中菱花秀異採之而去日暮宋還藕花泣訴菱花被創之由君不憐而救之兒豈忍獨生宋大慟問何術以救之女曰但培其根每清晨爲誦觀音咒九九遍明年此際可以再生矣宋如所教至心持咒時以湖泥培養日夜不輟次年復出菱花忽至雖覺塵生而姿態愈豔相見悲喜交集各欵闊悰剌不休宋自得二芳精神益超形氣清爽讀書一過輒能默誦又一年隆冬大雪盆氷一夜寒迫二芳不堪宋獨居簫然不測何故夜夜不寐潸泣沾衾日對瓦盆潛祈默禱倏忽春盡夏來藕花獨至形容憔悴愁苦不勝宋擁置膝上爲之拭淚髮髮問何爲屑弱至此菱花安在不與偕來女泣曰尚憶姑妹耶已作隶鬼隔年矣兒亦不耐嚴寒雖苦不死而奄奄一息不久亦將辭人世與君永訣耳宋一慟幾絶思之不置賴藕花相伴不致哀死但藕花日就膚萎宋又憂之延醫調治醫一見失志診其脈又甚異人漫留藥一刀圭誌其門遁而去雖去而日伺于門冀其一面遁宋又他出是日滿暮醫偷見藕花獨步湖上卑妖絳約與湖遊爭妍醫不復能耐突前抱持之藕花駭而逸躍身湖中醫慌持其足足拍漱而折視之藕一段耳始知其妖幻返告宋宋大痛恨趨湖上哭之深恨醫之誤事欲鳴諸官備奴勉之曰明明妖異雖之官庸得理乎宋乃止翌日仍至湖上哭之見一蓮花浮水面斷藕猶存慟哭抱歸種亦盆越宿即萎乃具棺衾葬之湖上作芙蓉詞以弔之遂髡緇爲比邱尼遁不知所終

蘭若曰花是美人全影美人是花後身原無分别耳韵體柔姿珍惜之且恐不勝那當此庸醫惡客叠加損折誠彩雲易散琉璃脆信不誣也

玉塾師

宗室某王子白閻事方其未襲爵聘家有塾師王姓者教授有年矣往往作戲術頗奇幻偶一炬蕊漸爲家人所知一日與白之親故夜飲客曰此時安得鮮魚湯暖之王曰易易耳乃見一籃子命舘僮提之閉目繞地而走僮且走且作撲魚狀形有頃王曰止得之矣果得一魚長尺許撥剌籃内烹食之味極鮮美厥詰館僮何來此魚則云在水中摸得耳或又思市

買穀餉王即取錢如償置籃中仍令僮閉目行隨見多品在籃熏餅之美如初出鍋者熱爍唇舌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愚者駕其神智者但謂其有機運法耳居久之王子忽患痾瘵日漸危羸易醫數十藥石罔效親串中來探候者進則相慰退則共議以為斷無痊理其母某福晉祇生王子一人日夜焦愁眠食俱廢或言王子之病非俗醫所能療館中王先生法術玄妙福晉倘能降心求之彼必有以援手福晉以為然即使內監延王入第泣而道之王正色力辭以為不能福晉蹙請聲淚俱下王請福晉起俯首沉思移時未決福晉又再四拜懇良久王始許諾曰明日當有以報命耳趨出而覘其館僕曰無擾我睡俟吾自寤迨引食而卧狀若死人王子有山陵在某處祖塋也是夜二更後守陵人有直宿者驚見一人由甬道徑入宮門審睇之則王先生也大駭愕隱念先生在城內夜深來此何為方冥想間旋見殿上有人出迓衣四團龍揖王入殿分賓主坐執禮恭謹似有所懇王亦有言相陽遠悉不能辨但潛身屏息於窗隙中窺伺之俄聞門外叩殿聲甚厲見侍衛多人擁一王者入傔貌瑰麗氣度尊崇冠履衣裳皆非時制王與殿上人疾趨迎拜同入殿中坐王者居中王居左殿上人居右王起坐再三似代為殿上人請者然王者無言少焉忽聞一片諠囂見一人縛形手將一人髮髽且行且訶跪階下細視被將者即王子也殿上人趨步下階向其人哀懇求寬復拜求良久其人終不許殿上人泣而入殿王隨趨下向其人耳語數四亦不允王

嗒然卻回既而王者出殿當陛而立開謝再三其人不得已始釋手痛哭而去其聲甚慘殿上人拜謝王者及王殊形感荷已而王者去王亦繼去殿上人送之出門返入殿上遂寂然無所見翌日入城備述夜來事以報福晉曰小郎病當愈矣福晉未遽信無何王睡起入告福晉曰昨為王子事大費調停蓋王子之祖在生時曾枉殺一漁人漁人訴於冥司冥譴先王當斬嗣至王子即絕以償漁人之怨吾感福晉之誠竭力開心始得暫免王子之厄然風寇未靜尚須建醮超度方克消釋幸福晉勿忘也福晉感謝一如其教王子病遂痊自是合府之人敬王如神明一日王子約王遊西山夜宿山中清話驀見一黑物大如牛蠕蠕而至王見之大驚亟囑曰知之矣可先去如果處某潭下待汝行將至矣物遽去王子駭甚問此胡為者王數曰吾以不自愉柬每自娛樂今此物欲與吾較量吾之命也此物法術至精吾非其敵然與之較必死不較亦死不能不與之較請王子備指令明日於潭側收吾骨而王子大驚力止其行王曰是無所逃避也即書往矣言訖斂衽而往王子心不釋潛率家人十數躡至遭暴風驟雨中有腥迷濛或見白光亂閃橫若掣電交若飲人如數百金戈鐵馬之聲聽之驚悸見之股栗直至雨霽始靜當從人視則前擔黑物倒身宿滿伏地不動而王亦奇疲昏睡遍體皆毛又皆黑漆之以遞越宿始趨細詰其故乃知殺物之劍悉藉眉毛髮之所化也王子每舉以貢人博識者多以為劍仙之流云也

夜雨秋燈錄

清宣瘦梅著

夜雨秋燈錄

夜雨秋燈錄提要

天長宣鼎著夜雨秋燈錄四卷續集三集各四卷能於列朝及有清小說界中嶄露頭角其宗旨不外勸善懲淫綺而不妖贅而不俚趣味濃郁辭事新鮮洵可上匹柳泉近儕邇史篡燈夜讀處處引人入勝如啖佳果如對名花如睹龍宮寶藏如聽鈞天廣樂非一覽無遺不耐咀嚼者所可同日而語

夜雨秋燈錄目錄

卷一
青天白日　銀鴈　王大姑
雅賑　東鄰諺　吳孝子

卷二
龍舩三娘　迦陵配　劉子俠書巢
忠魂入夢　美大腿　玉紅姍
一聲雷　應聲藍面鬼

卷三
桂林巢書三異　烈婦畫孝　父子神鎗
珊瑚　麻瘋女邱鹿王

卷四
佟河子　雲裘紅　鄒生龍遇
假五通神　鄒勝蛟

續集目錄

卷一
車二娘　丹青奇術　范小仙
鄒線雲　捧柳神　古劍頭
悲事滄桑　投於菴

卷二
木孩童　癡蘭院主　況香山
小腳子　僊降現為文信國公畫幀
丐僻　駁論佛

卷三
大腳仙現幽三快　南郭秀才　蜡化為鴈
掛孔中小人　柚將軍　蜜花記
博山兩賢師　珠江花舫

卷四

金竹寺　石郎花盆　馬姓
誰知閣　陶莊　十丈遊
古泗州城　獨角獸
三集目錄
卷一
先覺僧　華癩子　補編子十二則
某僧丈　三官救劫　雷仲
湯文正　卜者浪翁　小王子
卷二
斜陽五則　姚黃府　周封翁
服色宮親　同胞三鼎甲　義猫
李老　丁養虛　阮封翁
趙甲　螺女為男二則
卷三
夜雨秋燈錄　目錄　二
鼓筲故址　破鏡重圓　珠鼓情殉
四川某當軼事　記瘦腰生育與鼓事　崇川俠鼓
治遊遇鼓妻　九月挑花記
記珠江韻事　阿婢傳
記珠江韻事　俘新忘舊　女仙降乩劇
賜女奇緣　情死　記張秦臯校書眾命
記錢姬假返脫籍事　記某容女奇遇　記珠江才鼓事
蜂精　品花贈語　李姜小紀
卷四
張少卿校書花燭詞　榕城生滅事　西冷太癡生偶記
情種轉生　張少卿題虎阜寺　和張少卿女史
玉峰狎客遊虎阜　雙齡小傳　灤陽女子題壁詩
一度風流千貫錢　天緣巧合　珠江風月
記李三三逸事　姚倩卿小傳　鄧秦琴小紀
馬雙珠小傳　胡寶玉小傳

夜雨秋燈錄卷一
天花宮　鼎燮仲甫著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謁幕，以字行，幼隨父聊客於粵。清廉，客其家，甚見親愛。父歿，年纔弱冠，奉柩歸葬於杭，欲往依之，潛使而親戚以竹籬負之徒步，逾餐風喝露，跋涉奔波一載，始抵舟。

叔維時蘇正歲，歎盆困，急倒行裹錢，購半畝地瘞之，題以碑銘，某若干，守其間，逢朔望，而淪入乞兒腸轆轆，笑尚知為祭時羊僅三五性，孝具果貌，僅不枯，聞家兒山歌學之，即家伍氏籍，始免。臨別，村婦郭侯忽三年，偶倚古寺，川向陽，剝蕉面即貴家，閨時見美人，擔上眺，頃一小髻，數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西，忽仗等隊，少時，整衣去，知為小遊，前數步，即若有風物，隱地軟無聲，吟古，迄婢不聯，遂掩徨往，視錦秋也，中史金王，叙釧珠寶，客皇脇以魚，正折作方勝書云，卞即尊府足下妹，踏以西質，值配清，依親上做，觀幸中之，亲奎牛西北一水盈，欲孔在東南，便舜陽，隱盟深，金石妹，女嫁得，浪鴻，却轉滄，奈郎忽貧，如司馬，然而納，室對挽，鬼車吒，氏何，振清，此事，難留，文苦，卜鴻路，非騰，政忽，標梅，撫，青春，而未，艾惟，祈，桂脫，白裕，以來，迎，還和，青眼，頻，思，紅絲，欲，斷，無，狐，詔，似，忽，商度，之，冰，欲，倩，蜂，媒，再，援，他，家，小，酒

心石堅而不轉，辭貧賤而須防，若真挾恩，攻，絕，定，彈，苦，鵲，時，報，傳，箋，布，恙，恨，少，奇，貌，小，卿，娟，好，雖，曰，主，僕，實，同，腹，心，事，已，迫，於，燃，眉，情，實，殿，於，刺，目，遣，每，一，鴉，面，屢，與，魚，奉，上，絨，淚，之，句，斷，腸，之，辭，宛，轉，十，三，行，擬，仿，蘇，娘，織，錦，附，以，纏，貫，之，金，撮，頭，之，玉，珍，珠，一，百，粒，卿，為，匡，濟，添，光，不，盡，綿，綿，泥，中，人，再，為，嘆，而，未，敢，隔，斷，雙，下，材，急，不，擇，音，敢，布，愚，忱，伏，維，情，鑒，某，年，月，日，春，氏，小，妹，貞，瑛，稽，首，萬，福，謹，一，通，乾，曰，險，哉，東，床，落，吧，富，兒，賴，婚，婢，情，喜，趙，謹，滕，貴，方，若，為，他，人，拾，得，則，婢，固，令，畫，即，迫，迫，牛，女，亦，復，咳，津，鵲，愉，無，日，灰，扇，坐，以，覘，之，少，頃，婢，迎，面，色，厌，死，貪，言，竟，條，幷，問，不，得，仰，天，嘆，曰，奴，死，不，足，惜，負，主，人，託，奈，何，南，笑，曰，娘，仔，失，何，物，值，何，言，死，婢，聞，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寫，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雙，能，返，也，曰，我，春，氏，婢，娟，城，日，伴，女，公，子，主，見，婿，家，貧，欲，改，適，女，公，子，日，夜，咒，女，憐，之，誦，以，雅，章，中，甘，蔗，者，約，五，百，金，裹，以，酸，餡，附，以，雁，字，親，去，作，寄，書，郵，付，於，小，校，郎，囑，入，都，謂，戰，捉，好，妃，迎，隋，其，物，必，洩，其，踪，為，能，不，悲，言，已，大，慟，曰，然，則，將，若，何，曰，死，耳，南，探，恍，與，之，曰，是，耶，非，耶，婢，凡，即，伏，地，叩，南，銳，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俘，暴，富，豪，之，甘，予，妾，將，何，以，報，曰，報，我，不，難，恐，我，之，所，難，卿，我，之，所，甘，子，之，所，苦，卿，曰，試，言，之，曰，僕，雖，祖，猶，帝，子，身，子，親，美，極，矣，未，知，能，令，我，真，個，銷，魂，否，婢，振，然，徐，報，曰，君，姑，待，我，行，行，即，來，婢，衛，金，王，小，南，亦，倡，優，出，火，郭，二，日

後偶經園外遠聞笑聲喚曰來我卽視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門素欹開南流抱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婢曰以此卿報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諾方將俯抱見婢以紅羅盖粉面卽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飽看博須臾嚼何吝而抑藏乎婢曰羞故能來婢以纖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驚如棒喝情魔潛遁遂起曰子異神明僕實不畏小持竿攜瓢吟誦青天白日四字出門去婢遥遥致聲君每日中來當分已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計開門閉否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來子卧簷下何來此陰隔紱應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導花求生活兒溝壑足矣尚欲追蹤陰公子耶曰不然幽當酬若干曰十千詎則若何曰扶我雙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猶寄尊龍一宵穢相者又視之拍掌曰得矣遶城珠氣透簾先拜財南曰諾明午少叙街忽有奉兵裾者呼曰月兒耶南顧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視其人鮮衣怒馬貌若貴官詰旌曰然其人慘澹曰兒何至此南驚憶曰豈叔耶曰然兒昌隨之歸宦成中起佔華堰叩阿嬸亦無恙覩因纏述顛末哭失聲叔曰久矯爾父母及特函詢無回字乃在此耶舍年老雲霄無子息今得猶子甚慰繼續矣立命婢媪為更襍纏且澡香泉依舊翩翩顏色焕發旋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為叔鑑拔顧不許旬餘忽以千金付之曰兒既修讀當棄賈以商揖讓

曰試為之無不利南束裝買舟過江遵白堤大雨明午今日歸酋叔至卽門户猶存第主非見卿居停曰子去後倘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處南茫茫無適從因思江北新築宅昌歸而仙叔神蓋曙卽挽人期催腰纏餘五百金即全賄指汕壓艙渡北風挾颿江凍十日不能解指汕值越弟叔利可十倍更於宅前設緘鋪以三千金為母招老成者四五輩司出納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揩散入船中流風大作浪如山容富大衆向僧者十數人咸見雲中現極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南捉金分明眾鋪佛禮之而字仍聚雲復吸船艙艘眾急曰上天已明示慈心事各自省無累他人南捉身告眾曰此僕隱事誠不可以告人敢相累耳急向於流踴身投官艙中抱得桔槔繫其拔歐耳貼雲而歐下大光寶金蛇須臾融視此身如一點漁舟萬里浪也忽一官舫鳴鑼揖帆來呼曰速救活抱搆人貴十倍故來紅船爭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驚問叔何處來曰吾程居通州偶海棠琅山耳卿父母墓無子爾之心曲吾已悉捐叔已隨泰家女適坍塌果實即迎聚倘事敗秦檜籍沒通寇見殺安好卿僕更多於鼠竊不敢問居二日初出小閘上叔此年來千金總目也曰頃甚高揚大旗解別叔又贈以數百金抵蘇訪娟果如叔言必遇弄船人饒曰君尚生耶若輩宜和船隨舟把櫂始免頃泊此修治鄭南出資贈助之即假館舟子家倘倚白板川眺見一美人乘

付吳隨僕舷復又一艇來下澤水銳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菴美人登岸拜如來僕舷總道所苦求收養名婢開步偶見南日柴扉欸啟曰青天白日南失聲曰咦娟婢開何遽草鞋出以跣曰獨情君過憐佑耶曰中懷無一刻忘曰彼此有憶南不識此民令人納之又詳告之旋聞內呼娟美人倩去南悄悵無聊踽踽踟躕其菴處見一大坍碑六東浙鄞公南宮謚文正人先生之墓誌文詳叙夫妻同卒於蘇死近五載旅葬於此以待猶子南宮以葬他日尋見攜喜吾里諸生郁時南謁舉大旨兩憶叔攜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姚同名氏且猶子亦同名必無是理而竟有其事歸訪文學士知郁時第貫籍授刺入拜時懷然曰若鋤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時與先大夫笑逆交先大夫趣叔甫老伉儷亦相繼逝易前數日堅囑鄙人預後事謀吉兆作墓誌泥陽君如回蘇即為繼續若從何知有僕而悉然皆來赴南以見墓誌對曰幸不負先人遺命也南感領以兩次遇叔依求解逸曰令叔甫生習吐納殁能解脫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訪之香矣遂發兩門函促叔墓重建雙塚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根之勒石紀事時視逸喜曰子尚能習坐子能何負盖時已前科北闈中經魁固欽留教之諫是秋回浙中副車時閉館為館鼓吹大作泥金署榜把酒向閘曰君貴矣考年二十有一而欲歌朔鳧雁耶曰果有待顯瀘心拱候耳曰惡九代氏佳人為君

攜蓄縣君何如言未已即有婢媪扶一美人出與交拜南不知所攜時挽之拜兩行盈盈送入洞房觀為反面雙蛾眺去顧內曰今宵好報恩毋再怨我夫婦某汝滿腹中微嘶則紅粉客無奮有王副頗似娟亦低喚曰青天白日新人徽號曰閘胡處打破尔南開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即時暴富日審富人邀夫貴婺已兩載極敦篤娟輩見南始為負逆南來訪始來負為時逆副車之中賴時力實頼開館始終為其所以不即以娟與之乳媪酸鼻少頃入情綢繆猶處子明日謝時時亦飄至是始通姻時曰君過遺金不檢僕亦留金壁以待也從此泰越一窓親愛如手足南被仰擢副謝選官揚州司馬攜娟去顧不負魂每謝僕佐曰不圖黃榜中亦有舉田院中乞兒也

僕僕氏曰昔坡裏人云僕嘗拾遺金者誠然萬人過之鄙乞人過之不以至美色當前眩篤勤此革功夫尤不易保越南宮宜平券書榜以厚德也吾願普天下男兒無論富貴賤窮人人書青天白日四字於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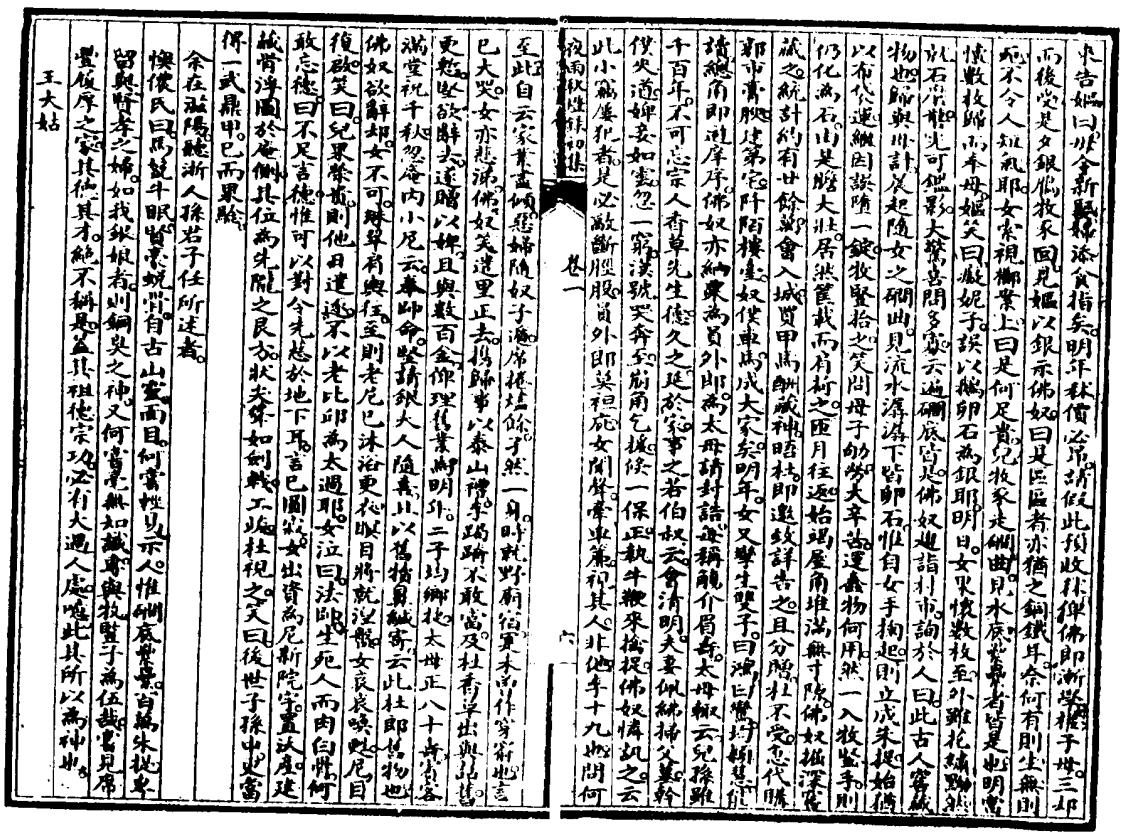
銀鴨

江西某縣有地師杜君者某其山行最精書與富室某年十九友善其父歿杜為走山谷覓地革俟幾穿開三尺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為吉壤居邑之東山距年宅四十餘里山故幽僻

掛不說能說出聽燕爺丁丁與嚴子鈞相問答而西山居其前僧如屏師資算溢眸杜得意非常告辜曰此福地也念尊人古道為鄉里此居此涼無懷尚廟公等世修德以培之則子孫貴且莫及不日杜為點穴孝凡弟扶櫬窓室事成杜往浙應貢入聘厚賻遠行一別兩載杜慈儀家道反不如前營亡人口共子十八夫婦亦偕亡遺一嬸女尚銀鈿彌月時既殷以弱息相乳泣曰吾夫婦他無所戀惟幼吾弟看顧銀兒則瞑目泉壤下十九亦泣受遺言女年甫十四五風致嫵媚不慣操作其嬸翁氏黑心待也時於賃舖前嘗猶女懶惰久之遂使垢面逢頭淪入赤腳女始伏枕上泣纏對木主喚嬸起搥鞭趕女奔告叔反繫其手足而專楚之諸娜環泣伏叩請代不許雪膚流血一綫僅延婦於獨木已幸先聞隔巷老尼來為翁民諷受生經急代覆媧娘娘釋明又婦欲禮佛素溫水潔手女誤以冷水迫大恐詣其前女懼命投門外溪水見七母再再自林中出招告女曰兒無苦且隨老尼過空門則生矣言已即舍女正惶遍忽聞門內噎嘆翁民自批頰作七母聲書曰狗賊狠何仇欲殺吾女十九奔入知為七嫂起婦慈代哀之即唾其面數言萬端急舉女得於門外諸兒兒嘰鳩入婦即抱女哭失聲欲又自縊以木杵搗陰戶血淋淋流出劈移外禁制之力猛於虎一室大譁隔舍登懸離大皆憤老尼素與銀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夫身為孤嗚咽吸

似水淋離旋入以山茶灰餅餌杜餐欲頓廿須臾一少汗祈想胃雨歸省目蜷好氣字不凡見客支撐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陳問姓佛奴入與母告少頃又出與為禮如兒長上杜喜與閒話辭均閑雅無俚鄙告姬曰文即不俗何不令讀書識字姬曰兒幼曾就村館惜父阮殁未亡人又恐邀金賴是冤爺柯供救水閒佛奴年齒則云十七是必即此地楊篆小杜寓畏起出牒金二兩酬茶果需姬笑曰母子雖貧而非貪財同宗者耶堅却不受杜知不可強後果遇其廬禮貌均不衰一日見佛奴攜雙雛歸巢而盛味極鮮美盤有餘收入供母及衛瞰佛奴則仍叫粗糲杜大敬重告姬姬為佛奴育佳婿姬喜曰兒年已冠僅家長作伐大好事但一貧如洗雖肯以婦女嫁樵人子耶閒猿父可有異地曰野叟耳免入漏澤國足矣尚敢卜牛眼歟曰不難僕有吉壤奉贈他日貴顯幸無忘指引人姬敬謝撫兒杜回李十九需前地云有遠族於襄請以所業耆與之需值當不吝價李憫然不忍杜欲立券李本擬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兄立百金券杜持往與姬議吉佛奴集眾擇昇父櫬葬其穴杜命劃五尺無移鳩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許得一物非土非石狀類龜鼈背有篆文曰識者杜笑者杜以子孫當且富鮮他之家終安地葬已杜又遠行佛奴仍習燕每夜過父墓輒見燕膩如釜上氣瞬仍散穴佛奴正庭望忽白氣接來室繞縈漫漫然淫淫然霎時雨雪大至衣

盒油漬知債下有尼菴可避急趨叩關適老尼打包出門大道銀偏居編佛福開門放入見其家戰噪惰之引投窟下燃火烘溼衣以卸之布袴與己之紫布褲與之換更炊豆粥與餐戰始以天寒衣乾佛奴欲辭去一轉瞬則他衣供在而己之布褲兒為自窮有不見女即回催促且去嘴乘閒寄褲來慎勿處師且其母頃其歸要與告所以姬心德女視譬布果為女之衷衣疑有誤叱責之佛奴力白其無明日姬親送褲與女而老尼已歸見而寫詬之大怪云清淨道場淫婢何得污佛地立命走出姬同女跪求不許女對佛自發尼冷笑曰佛遠在大西天不似杜媳神管閑牙疼兒也女憤欲自縊解帶捉撫姬趣救而尼猶怒姬亦怨曰老虎廝乃挾以慈悲報冤哉則定逐伊何處去尼曰聽自便耳姬知女不願回伊家曰昂隨才身去女猶踟躕尼遽撫膺曰妙哉妙哉速去速去立即驅出掩雙扉通杜正歸來有姬兒姬攜女至泣詢何來辭告所以女伏地涕泣呼杜叔杜喜曰前云為佛郎作冰者即此女耳此中有天緣孝勿錯過約果告十九即佩分避嫌代辭孤孀仰合巹小夫婦極伉儷事舟又生孝姬對女流淚曰吾母子食貧慣未辱苦新地女笑曰兒昔遭拐苦度如活地獄復入尼菴已苦安樂富貴得阿母與郎憐愛更居天堂最上僧姬為之解頤稱牧奴分即兒姬不忍女曰兒自樂為之昔之牧豕迫威虐今之牧豕由心願何害杜一日携白雛二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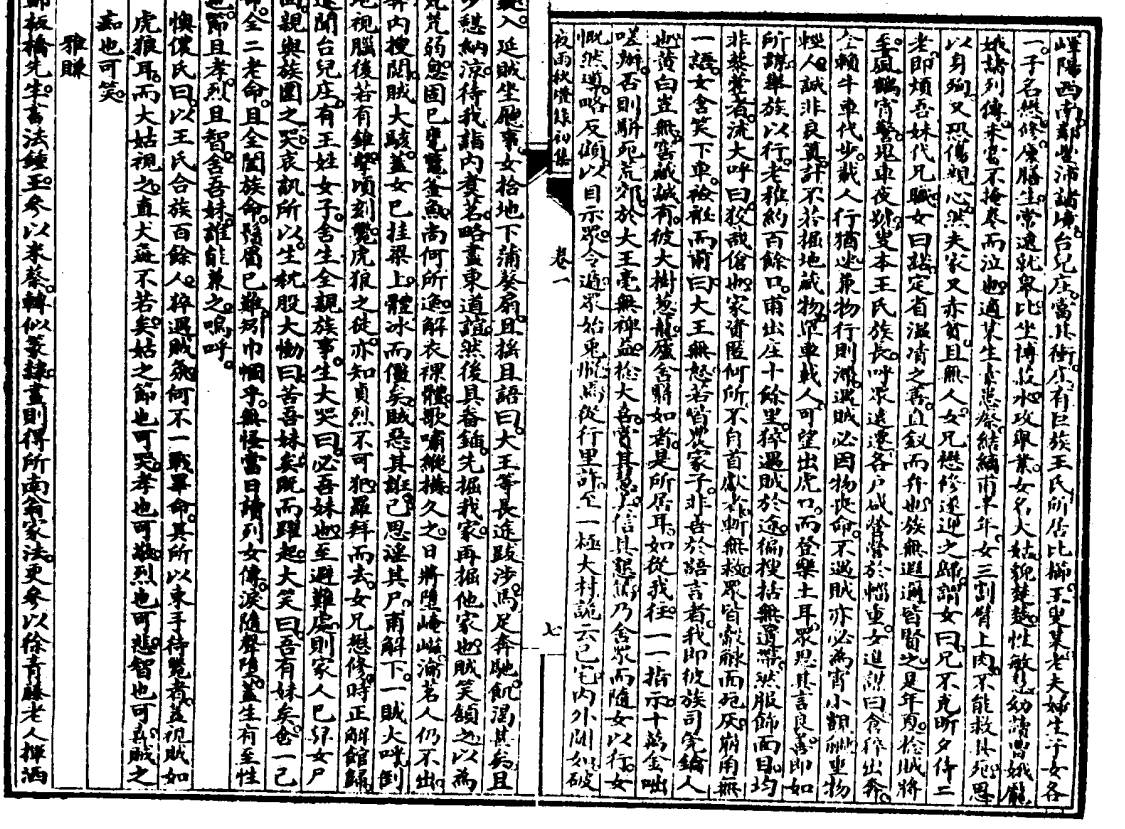


未告媼曰：「吾新娶婦，添貧指矣。明年秋，價必昂，靖僕此預收，非俾佛即漸學擡子增三十而後賣，是多銀偏牧來回，見媼以銀示佛奴曰：是區區者亦猶之銅鐵耳，奈何有則生無則死，不令人孤飢耶！女家視擲業上曰：是何足貴，兒牧來走硼曲，見水底紫石者皆是，明當攜數枚歸，而奉母媼笑曰：癡妮子，誤以擲卵石為銀耶！明日，女果攜數枚至，外雖花斕黝然，孔石崇嘯，光可鑑影，大約皆閒多孔云。遍硼底皆是。佛奴趨詣村市，詢於人曰：此古人窖藏物也。歸與媼計，發起隨女之硼山，見流水源源下，皆卵石，惟自女手擲起，則立成朱提，始信以布代運，雖固誤墮一錢，牧豎拾之，笑問母子：幼勞大辛，詣運蠢物何用？然一入牧豎手，則仍化為石。山是腦大壯，居然箕裁而有斬之匪月，往返始竟。屋角堆滿，無寸隙。佛奴拙深藏，祇之統計約有廿餘斛，會入城，貿甲馬，酬藏神，暗杜即邀效詳告之，且分贈，杜不受，忽代購郡市膏腴，建第宅，門陌擬連。奴僕車馬，成大家矣。明年，女又舉生嬰子，曰：潮，已讖，期慧，猶繼前即，建厚序。佛奴亦納粟為員外郎，為太母請封誥，遂稱龍介員矣。太母輒云：兒孫雖千百年，不可忘宗人香草先生。僕久之，延於家事之若伯叔云。會清明，夫妻佩紳，插父墓畔，僕炎酒，婢妾如雲，忽一窮漢號哭奔至，前匍匐乞援，一保正執牛鞭來，掄捉佛奴，搏訊之云：此小竊，獲犯者，是必啟斷脛股，負外即吳祖宛女閨聲，車簾，和其人非他，李十九，問何至此，自云家貧孟，倒懸，婦奴子，瀕席，捉，垠，子然一身，叶武野，廟宅，實未出作，穿窬，心志已大哭。女亦悲，涕，佛奴笑，遣里正去，拘師事，以泰山禮，拳，踢，不敢，當，及杜，肯，舉出，與，訟，舊更，慫，恿，啟斷去，遂，贈以婢，且與，數百金，俾理，債，業，卿，明，斗，二子，均，鄉，起，太，世，正，八十，典，衣，客，滿堂，祝千秋，忽，庵內小尼云，奉師命，啟，請銀大人入，隨，真，以，為，指，屬，誠，寄，云，此，杜，即，指，物，也，佛奴，欲，解，邸，女不可，賺，草，有，與，任，至，則，老尼已沐浴更衣，瞑目將就，泚，髮，長，曉，點，尼目，復，啟，哭曰：兒果，業，重，則，他，母，遣，過，來，以，老，比，邱，為，太，過，耶！女泣曰：法，師，生，死，人，而，肉，白，骨，何敢忘德，但不足言德，惟可以對今先慈於地下耳。言已，圖，宏，女出，資，為，尼，新，院，宇，置，沃，產，建，誠，骨，淨，圖，於，庵，側，其，位，為，牛，龍，之，艮，方，狀，尖，聚，如，劍，戟，工，師，杜，視，之，笑，曰：後，世，子，孫，中，史，當，得，一，武，鼎，甲，已，而，果，驗。

余在，祖，陽，聽，浙，人，孫，若，子，任，所，述，者。

懊儂氏曰：思，雙，斗，眼，賢，蛾，眉，自，古，山，靈，面，目，何，嘗，性，見，示，人，惟，硼，底，紫，晶，白，鮑，朱，提，卓，留，與，賢，孝，之，婦，如，我，銀，娘，者，則，鋼，臭，之，神，又，何，嘗，果，無，如，識，寧，與，牧，豎，子，為，伍，戴，嘗，見，佛，豐，後，厚，之，家，其，仙，其，才，純，不，辦，是，益，其，祖，德，宗，功，必，有，大，過，人，處，噫，此，其，所，以，為，神，仙。

王大姑



嶧陽西南，鄧堂沛諸塢，台兒庄，當其衝，有巨族王氏，所居比櫛，王叟某，老夫婦，生子女各一，子名懋修，像膊生，常遠就舅，比坐搏戲，忽攻舉業，女名大姑，貌甚，慧，性敏，幼讀書，娥，能，娥，指列傳，未，嘗，不，掩，卷，而泣，數，過，其生，哀，悲，祭，結，編，甫，半年，女三，割，臂上，肉，不，能，救，其，死，思，以身，殉，又，恐，傷，親，心，然，夫家，又，赤，貧，且，無，人，女，凡，懋，修，還，過之，歸，謝，女曰：兄，不，克，聽，夕，侍二，老，即，煩，吾，妹，代，兄，職，女曰：誠，定，省，溫，清之，喜，且，叙，而，弁，必，族，無，遲，過，皆，賢之，是，年，夏，檢，帆，將，至，風，鵬，宵，警，鬼，車，夜，奔，雙，本，王，氏，族，長，哮，眾，遠，逮，各，戶，咸，營，營，於，幅，重，女，道，謝，曰，舍，停，出，奔，全，賴，牛，車，代，步，載，人，行，猶，述，兼，物，行，則，濟，賊，必，因，物，喪，命，不，遇，賊，亦，必，為，宵，小，謝，所，重，物，輕，人，誠，非，良，算，詐，不，若，掘，地，藏，物，況，車，載，人，可，望，出，虎，口，而，登，樂，土，耳，眾，然，其，言，良，是，即，如，所，謝，舉，族，以，行，老，稚，約，百，餘，口，甫，出，庄，十，餘，里，猝，遇，賊，於，途，徧，搜，括，無，遺，帶，然，服，飾，面，目，均，非，蓼，蕭，者，流，大，呼，曰，狡，賊，僧，聊，家，資，罄，何，所，不，自，首，成，大，虧，無，救，眾，皆，獻，而，免，厥，前，無，一，語，女，含，笑，下，車，被，縛，而，謂，曰：大，王，無，怒，若，皆，農，家，子，非，吾，於，路，言，者，我，即，放，族，司，先，編，人，數，黃，白，豈，無，富，藏，祇，有，彼，大，樹，蔭，龍，盤，輔，如，者，是，所，居，耳，如，從，我，往，一，一，指，示，十，為，金，啦，嘍，吾，則，解，死，荒，外，於，大，王，電，無，裨，益，於，大，王，電，無，裨，益，於，大，吾，實，其，急，信，其，狠，黠，乃，舍，眾，而，隨，女，以，行，女，恍，然，導，路，反，側，以，目，示，眾，令，遁，眾，始，鬼，服，焉，後，行，里，許，至，一，極，大，村，疏，云，已，已，內，外，開，如，破

鍵，入，延，賊，坐，廳，事，女，拾，地，下，蒲，葵，扇，且，搖，且，語，曰：大，王，等，長，途，跋，涉，馬，足，奔，馳，飢，渴，其，夠，且，少，憩，納，涼，待，我，諭，內，煮，茗，略，盡，東，道，誼，然，後，具，奮，鋪，先，摳，我，家，再，摳，他，家，蚯，賊，笑，頷，之，以，為，筑，筑，夠，窓，固，已，鬼，膽，蓋，魚，而，何，所，逸，解，衣，裸，體，歌，嘯，縱，擒，久，之，日，將，隨，崎，嶇，漸，若，人，仍，不，出，奔，內，搜，聞，賊，大，駭，蓋，女，已，挂，梁，上，體，冰，而，僵，矣，賊，恐，其，誑，己，思，逞，其，尸，甫，解，下，一，賊，大，哮，倒，地，視，腦，後，若，有，錐，擊，頃，刻，覺，虎，狼，之，徒，亦，知，負，烈，不，可，犯，羅，拜，而，去，女，兄，懋，修，時，正，解，館，歸，途，聞，台，兒，庄，有，王，姓，女，子，舍，生，全，親，族，事，生，大，哭，曰：必，吾，妹，也，至，避，難，處，則，家，人，已，殞，女，尸，回，親，與，族，圍，之，哭，哀，訊，所，以，生，就，殷，大，慟，曰：苦，吾，妹，矣，既，而，蘇，起，大，笑，曰：吾，有，妹，矣，舍，一，己，命，全，二，老，命，且，全，闔，族，命，賢，哉，巾，幗，乎，無，怪，當，日，續，列，女，傳，淡，隨，聲，隨，益，生，有，至，性，也，節，且，孝，烈，且，智，舍，吾，妹，誰，能，兼，之，嗚，呼。

懊儂氏曰：以王氏合族百餘人，粹，遇，賊，猶，何，不，一，戰，單，命，其，所，以，束，手，待，斃，者，益，視，賊，如，虎，狼，耳，而，大，姑，視，之，直，大，益，不，若，矣，姑之節也可哭，孝也可，嘉，烈也可悲，智也可，喜，賊之，末也可笑。

雅雖

鄞，板，橋，先，生，書，法，鍾，王，參，以，來，蔡，轉，似，篆，隸，畫，則，得，所，南，翁，家，法，更，參，以，徐，青，藤，老，人，揮，洒

雄傑之致。使卓然大家。為秀才時。三至邗江。舊書賣畫。無識者。落拓可憐。復舉於鄉。欲登甲榜。名大震。再至邗江。則爭索先生墨妙者。戶外履常滿。先生固寒士。至是益盛自貴重。非重儥不與。宋沈凡民先生代錫小印文曰。二十年前舊板橋。誌憤也。時江西張真人入覲回。道出邗江。商人爭媚之。欲得先生書。聯歿真人。江西定做大冪紙長丈餘。濶六尺餘。少可一不可再者。使人旋求先生書。且請擇向。問需值。曰。一千金。來者允五百。先生欣然。拿筆直揾。頃成上聯云。龍虎山中真宰相。求書次聯笑曰。言明一千金爾只與五百。我亦僅與其半。其人往告商。不得已。如數與之。即書次聯曰。麒麟閣上活神仙。人人贊歎。工妙絕倫。其叫商家。固鹽政都轉咸重先生。遂爭求先生書畫。或聯。或幅。或冪。或斗方。以為榮。各商皆得之。惟商人某甲。出身微賤。賦性尤鄙。先生恥之。雖重值。誓不允所請。某甲自顧。慚事無先生。心搔零。繞。私衷蓋。恐百計求之。終不得。先生性好遊。一日。携短僮。負詩囊。信步出東郭。漸至無人蹤。視亂墳叢。莫。間隱隱有屋角。微露炊煙。花柳參差。笑曰。豈此間有隱君子耶。南通荒塚。纍纍多。逕益窄。再一回顧。則有小村落在焉。茅屋數椽。衆絕。精雅。四無鄰舍。又無墻垣。小拗通。徑。即至門首。白板上一聯云。逃出劉伶禪外傳。喜向蘇晉腹內居。上有小額云。怪叟行窩。進。開。又得一重門。聯云。月白風清。此處更容誰下宅。烟陰煙聚。平生喜與鬼為隣。額云。富沁絕。

庭中籠鳥盆魚。與花藥相掩映。新種芭蕉。綠有掌大。牙。添楊柳。幾比人。前朝南自室。兩扇洞開。無纖塵。內置几一。案一。椅四。杌二。木榻。藤枕。書厨各一。琴劍。竹。搦。又各一。案上筆硯紙墨。鳥絲。尺。水中承。皆備。壁上懸。青藤老人。補天圖。女媧氏。蜾蠃高。俯仰。視。媧鼎中。氣再舟人。空際。坐氣勃發。的為真蹟。兩壁則素粉如銀。絕無懸挂。愛極。不問主人誰。遂即就榻。趺坐。忽一。黃髮童子。自內趨出。視良久。旋詢內大聲呼有客。即聞主人在內。問訊。即答所揚。短衣。殷殷以先生名氏告之。始見主人出。則東坡角巾。王恭鶴氅。羊叔子之緩帶。白香山之飛雲。履手執麈尾。翩然而來。老叟也。彼此畧叙述語。頗投契。問叟名氏。曰。老夫姓。西川人。流滿於此。人以老夫太怪。遂名曰怪叟。問富兒。絕迹。四字何意。曰。揚城富兒。近頗好雅。聞老夫居址。小有花草。爭來。巍。但此。囊滿身金銀。氣。一入冷境。必多不利。或失人墮溪水。或花刺刮破衣。或遭守門花虎。嚙破足。或為樹杪查。墨污。俊。龐所尤奇者。一日。富兒甫坐定。矛。便。鼠跡空。陽。破瓦。隨正中其額。血淋漓。乃垂頭去。自是相戒。不敢入吾室。遂以為額。悲是也。先生清貧則已。若亦富人。恐於先生亦大不利。先生嘆曰。僕生平亦最惡此輩。幸福命。未曾一作富人。得安穩入高齋。領雅教。何幸如之。須臾。童子獻清茗。叟為之鼓。竅風泠泠。然不辨何曲。惟覺其音。調激越。漸轉和煦。怨。鬱然。竭山。問先生能飲乎。曰。能。曰。酤。於市。道無。聚。吟。余何

既而自思曰。筌中狗肉甚爛。然非所以款高賢。先生性嗜此。聞之。無。疑。叫僕最喜狗肉。是亦願狗生八足者。叟曰。善。即於花下設筵。且咲且飲。狗肉而外。又有山蔬野蔌。風味亦佳。叟酌又抽劍起舞。光繚繚。然。未識果否成容。然。覩其頎。挫。盤。不減公孫大娘弟子。正。白。亂一。闔。忽大聲。雖出園外。依舊入座。面不改色。先生起敬曰。翁真高士。如請。泮一大白。僕恨相見晚矣。視日已下舂。先生辭退。叟殷殷送過橋。曰。僕與君。同一不合時宜者。如有餘暇。可着屐過我。先生曰。不速之客。何惜頻來。由是日一過。叟清譚不倦。醉而復返。交川餘。漸與談詩詞。旨得妙諦。惟絕口不論書畫。先生一日不能忍。告叟曰。翁亦知某善書畫。耳。不知自信。沈遂於此。已三折脫。近今士大夫。頗有嗜痂癖。爭致拙作。甚非易事。翁素。既空空。何不以素。椅。使厥所。知。亦藉酬東道。誰曰。勿。君且進一盃。呼兒磨墨。椅先生。臧之。已久。窘滿眼無一佳士。如先生者。故素壁。擱虛。頃。既相逢。何敢失之交臂。先生投。杖而起。視。衙中筆。紙。硯已就。即為揮。毫。頃刻十餘幅。然後一一書。款叟曰。小泉乃怪叟字。請。賜呼。榮。以先生。乾曰。何翁雅人。與賤商某甲同號。叟曰。偶相同耳。豈有兩曹參。同名。何害。要有清濁之辨耳。先生信以為。宴。即書小泉二字與之。叟曰。墨寶非常。從此。聲生。逢壁。淬。不可妄與商人。恐此筆。皮相。不能辨珠玉。徒損清名耳。先生然之。旋又暢飲。歸則已二鼓矣。同人問何之。先生。盛誇。叟。眾曰。邗

江向無此人。公所見得無妖魅乎。且彼處蓁蓁。榛。荊。向無居人。明當同詣。以燭其疑。翌晨。眾果偕去。則茅舍全無。惟一灣流水。滿地青苔而已。先生大驚。以為遇鬼。旋黯然悟。大嘆曰。商人狡獪。竟能仿前翼故事。賺我書畫耶。歸則使人潛偵。某甲。則已。滿壁懸挂。墨瀋淋漓。猶未乾也。

懊儂氏曰。龍神物也。風雲變幻。天地為翼。人能知其性。且豢之。使俯首就羈。劉某甲之設賺扃。地布置。當。行。處處。接着。板橋。寸處。使彼一齊。捧出。覺不吝惜。甲雖市儈。猶是可兒。近則皮相耳。貪。純。賺。貨本。強。偷。豪。竊。幾類穿窬。使板橋復生。雖有神龍翔。著之計。又復奈何。余故下一轉語。同人道某甲賺板橋。余道板橋賺某甲。

東隣墓

鴻江儒生。解必昌。為解大紳甲。孫幼失怙恃。壯未婚。娶交鮮友朋。業拙。營運。南山有祖遺墳數畝。可勉供饘粥。就築茅舍數椽。帷。暮避風雨。昕夕下帷。讀志。願堅。邨門之左。有古松一株。極夭矯。數百年矣。門之東。有古墓一坏。漸傾圮。墓中人。無姓氏。無子孫。恫。悉。得出入。欲鋤之。使平。生不忍。曰。我正苦無東隣。得此大好伴。歌嘯。殘。秋冷。笑且祀之。忍去之乎。呼工。鐫短碣。曰。東隣墓。左。泐小。款。曰。一個土饅頭。在吾門之首。下有長眠人。名姓失傳。久。益。鄰為吾隣。

鬼即為吾友實食自年年歌哭奠杯酒吾子與吾孩慎勿當敵帚工竣即樹墓門且封植人多誹之而生剛自若也一夕正把卷燈搖搖若輕颸自窗隙入旋聞叩門聲問伊誰有女子聲應之曰東隣也曰昏夜叩門其紅拂文君一流與曰賊生欣然披鍵迎遘翩然入艷麗無雙裝束寒窗問曰卿何人耶曰日在顧復故冒幽冥之嫌來報大德郎非曾男子妾真薄投書也曰卿其墓中人耶曰然曰為卿表墓洲碣自閒尚有徽號綠何見遘曰妾非禍人姜臧骨於此三十餘年矣妾多姓名絡霞本娼家才色冠邯鄲年十七欲嫁有情郎為鴇母所阻鬱鬱而死生前骨肉星散僅膳荒邨時為野魅所棲憩人牧豎更肆樵蘇頃荷隆情敢不呈身圖報言已拉再拜燈下洒淚唏噓生雖鶻突然見其綰衣翠袖嬌小溫柔不覺其愛之深而畏之淺也曰人偶鬼妻得無促壽乎曰非也靜好相依鬼偶何碍淫慾過度人妻亦凶生曰卿既神靈何難雛鬟再活曰是事不難然嬌體不若魂魄若定皮相打好速誠鑿矣生喜極攬入懷覺體輕於葉香韻於蘭遂登褥效于飛雖喝始去明夕復來生偶以紅絲繫女髻翌日果見絲飄家苗女夕至笑曰郎缺妾為狐媚耶生慰解之亦不計較一日正為生錄杜詩佃篇至生急以袖遮蓋佃去女笑曰郎所謂偷生鬼子常畏人耶即見妾他人不能見也既而驗之果然由是日夜居生室儼伉儷矣瞬屆秋闈生畧攻苦女阻撓之曰青衿一

且不克友金邊得官耶金固功臣妾亦為功之首也納扇妻揖郎何急急郎心動妾心宛矣雖然妾必有以報金東隣一坏土尚在人間耳妾請從此義言已嘻嘻笑不輟握手悲啼生挽之請須臾而女已挾篋出戶倏忽無蹤覺琅聲猶在耳也數月生娶珠娘入門視之貌果艷而性驕率生有心僂事事得夫人憐恕時京口寇會急龍更行蔣人如寇為江左第一勝策隔江伊邇金欣然欲往生不敢慢急貸巨艘錦旗燈幟書真州令尹銜更以捍僕夫危伺應時江天如晝水波粼粼金欲渡便抵岸尚遲腹彭亭未可忍乃聯駱舷牙上私酌而船行如故時大江南北諸富紳常被盜劫各捕受敵非眷屬團圓顧為苦白下老捕飛鴞兒素有名亦輯行篋是日午曛募勇女子珊珊來告曰楊子江心有劇賊腳點舵牙正如劇君速捕之毋使遠颺資盈將覽命賊何人金其妙捕驚醒即挈伴當僕利器駕輕艘破浪南下遥遥金見其兩足夫搭舵後乞如山峙詳加物色宛與箋符屍之見其一躍即入艙便捉舵旗上字又似官艘心忘忘姑喚之辨真贋大聲曰金老公好身手耶衆吾輩苑杖下者屢矣金回首色變即揮弟子蜩螗將飛黑旛僕皆呵叱曰此真州令伯氏也金急止之顧采鷹聲曰卿輩來吾為銷官限得官金耳就此縛老金恐未能即能亦只得官金恐不得吾之多金捕曰如君言若何曰且緩帆見真州令自有說捕許可生聞變大驚舉錢絕食會金至啟衆捕於東金極贊大笑曰某之所樂君亦有其樂嘻嘻何為雖然當續窗萬勿為外人道也由是文益深擒社出果落孫山外都門無聊輒對女唏噓女曰郎勿戚戚且市小肯餌活奚酒閒妾暗室代烹調延金陝咱借以話別或得將伯助生如言折簡招金甫坐果見肴核尚整以一從兒閒出氣漿騰而味鮮清冥而閒之生笑曰落魄人技只此耳已而以點活與金問曰君既多才又抱異術何必拘拘矮屋困此七尺軀生怆然曰是不過小遊戲若納粟需多金則未可出嗟嘅金醉又見其惜別可憐慨然與之訂車笠盟金復私語生曰僕史有術為君謀財但得志後幸長毋相忘生以天日譬且歷歷以絡霄事告金拍悅然夜深矣金置大銅盆於几儲以水中燃小燈一粟閉户更短衫佩利刃貫空囊環屋而走愈走身愈小長幾寸許踴登几跳入盆水不見而燈大熒熒矣砉忽盆中有聲燈光大明有小人自水中踴出颯然墮地須臾復故猶仍金也背上囊頓出白鏹囊囊焉得六七千金曰是尚不足為進身階耳生大喜即援例得真州令尹迎金於署視若同胞僕從隸役罔不知為令之真孝足也生自得金始為官自得女始喜為官未幾解事善動上游有張參軍者欲以妹子琳娘偶生生不敢諾張厚金挽金先容且允攜金歸遼東允歸以告生納捕即拍案詈曰僕海兒倒捆紗帽逃即忘却援引佛耶生急引謝始已久商於女女怒曰郎固非金不得官然非妾

廳事。然後偕生密室商之。曰。兄罪惡不可掩。髮事發宜也。然吾去。恐為弟累。故賄者輩來。弟凡一計較生泣曰。弟所以有今日者。兄也。兄死弟未敢獨生。曰。是已知吾弟之心矣。然骈死固無益。且為天下笑。曷詭云蹤踪吾懼其本領大。動輒逃。始假託結納。以軟禁之。且送覘寇。會以暗解之。遁與捕遇。故展轉就縛。如見。則弟免株連。且得勳績。策之上也。生意良不忍。曰。男兒臨事貴勇斷。否則兄逸。弟又奈何。生無已。商於捕。與重賄俾如其說。而後涕泣以赭衣送登程。至秋曹。不假拷掠。一一具服。且曰。賺我者。真州解令尹也。平生積行江湖間。一朝祿盡。為怯書生所算。高拔上游本重生。至是益賞其能。決金市曹。曰。飛鴞兒為賣金鉅富。酒肉送就死。金且唉且飲。問曰。僕遲早有今日。不怨公也。但生平無半面緣。何一瞥即蕲知為金祈告。我死無憾。捕乃告以夢中語。金愕然嘆曰。淫娃枵魄。敢於攫金老公。死耳死耳。復何言。生時在真州署。正惶惑。忽見金纏帽短衣。含笑掖廡入。笑曰。吾弟安否。生驚起。曰。兄固無恙乎。曰。無恙。旋呼遊酒。馭大斟斗飲者三。告生曰。我遊戲人間。不過破貪囊。取污財耳。頃亦蟬蛻羽化。如郭璞謝靈運諸公。非真遭我也。而吾弟當日躰頭人。敢於鏡舌。誠不能忘言已。問署外喧囂聲不已。金起撫生曰。兄將遁矣。祈念手足情。收吾骨。死抱棄感。且不朽。兄留馬一騶。一祈善視之。勿過加鞭笞。言畢。忽遽舍生趣出。則秋曹材官正送金之首級來。聞

捻視。面目猶是。然已子章。腦體血殷糊矣。遂明易其首。聯尸厚葬之。幷餘生以才幹。保附浙之一觀察使。聞昔政。聽珠娘亦有內助功。恐有故人自鴈江來。骯髒歌紅。意在乞取。茶沁生閒。敝盧在南山之南。斗大一椽。想為秋風所破。曰明公釣遊之區。桑梓猶知敬禮。惟東隣墓突於某日。風疾。雷裂成潭。碑亦斷碎。白骨零星。拋洒隨溷。惟古松尚存。歲不可辨。其生辰詢其日。即金喪市日。也由是竟驚悸成疾。床第。輾轉意在千金。上遺不許。屬醫李診視。曰。腦風也。服烏腦即愈。左右遂殺金烏數日。又垂斃。醫曰。此肝氣也。服驅肝即愈。左右殺金烏。遂由是精力強健。日勞業牖。不為疵生有王杞。金瓶最寶重。千金值。納向珠娘索以酬。昔聞何媿俾於之逃。珠娘以實告。生哭且勉。珠怒曰。後儂不少。騶何悅惴之甚。曰。非此物也。為負故人託耳。忽延高僧法通。建水陸誦金經。超拔綠霞與劍。並騶馬之靈。所祝祭文中有句云。感恩報德。少在紅粉骷髏舍己從人。何愧綠林豪傑。成事當誅。不免法網難逃。數也。天乎。播首送閻王若。連錢珍重。蹄銑銷磨。可憐供我加餐。肝腦塗地。想去從君解恨。飛走摩霄。斷回生為人說而死為兒保者也。噫。閻寂寂。前塵可再。喝。曉風殘月。嘆茫茫白骨。居然成一妹三

其能有情。且攔其表。裘渤碣酒泚致祭。始終不外乎情。噫。人而有情。佛心也。瑣瑣而無情。且悍然而忍。人之多情者。吾不知其何心也。

莫孝子

孝子莫姓。忘其名。曾之思縣來隣人。少孤。嗚呶不能言。凡病啞者。耳必聾。蓋有氣相通。均塞故也。其居距郭三四里。因貧。為邑之賃廊撿水。得值即奉母。不敢浪以一錢自肉。雖啞且聾。而性能以己意揣母意。母亦習久。能以眹與孝子喜。每日。母必食何物。必呼呼請母命。而後詣郭購之。回。如四指作圈。即知為餅。撮指覆腕。即知為饅首。又手成八字。即知為水角子。伸掌使平。知為魚。垂手如搦。知為肉之類。百無一爽。得老且病。每食。苦微且嘔。孝子即於暗處洒淚。見人必指畫若言母食少。攢眉做頭作憂慮狀。食若甘且多。孝子即對母。呼呼若嗚嘶。張兩手起舞。效演劇者關目。博母歡。見人又指畫若言母食多。拍掌狂笑。作快活狀。年五十餘。一日。未嘗稍變。更每嚴冬。必先以己體為母溫布衾。既暖。又着衣起。為母解衣就枕。已則蜷伏牀足。聽母鼻息。酣始逡巡趨就草榻。眠每晨。悉盛於門。寢母於中堂。竹牖。已則解衣當門。匪意。若代母飽蚊蚋。然居雖近野。田而白魚。竟絕跡。里人。咸其行。爭呼之曰。吳孝子。然究亦貧。無肯以女妻之者。孝子亦絕不計及。牀頭人。母每謂人曰。吾家有丞順反古

手。不顧。余怦怦。孫長吉婦也。一日。正撿水。人肆門。適愚。宰梅公子。臧服。至。誤潑水濺。公子服。怒且叱。肆中執事人。急趨。至。拱謝曰。公子莫怒。此吳家啞孝子。母公子駭詢其事。跪愬。怒為喜。倨奇缺五等。贈之。孝子堅却不敢受。執事人。舉無名指示之。益凡啞者。均以拇指為天。食指為地。中指為父。無名指為母。小指為妻子。孝子見之。知公子憐。伊有老母。始伏地。稽首拜。呀呀指天地。感激非常。然。公子叱令時。則固挺立不動。意無畏怖者。也。撿水。詎料致歸南。近村。見母正倚閭。迓歸。喜呼嘯。泥滑。跌傾。跌。母見。錢。驚問何來。孝子口呀呀。指畫。口嗚不能。通一字。母怒其固貧。誤行。瘋。過問鄰右。亦不知其所由來。叱使膝立。怒曰。吾寧有殘疾。撿水。子不願有邪。心穿窬子也。自扶杖詣前。痛。過問執事人。始知。寬。與公子持贈。始。輔佛而回。顧。往返雖五里。然究。固老病。蹣步遲。滯。半日。始歸。村。視。孝子猶跪地。不敢動。笑。慰之。孝子亦即收淚。笑。與常。母衣。視母。冰。其意。益欲為母易新。製。但不知從何。做起。耳。噫。情態可想也。梅公知之。給匾旌其廬。孝子泣不。受。里人。懸於土圩門。以為榮。梅既。謫。此鄉。見。感。述。詞。手。曰。此孝子里。也。築。佛。此。而。思。藏。其。風。範。仰。謂。宇。者。曰。若肯以孝子一登。陴。使我輩一瞻。其面目。即退。孝子。幸。抱。母。撻。手。不。敢。出。恐亦。發。去。時。浙人。孫君。怡。亦為。題。詩。錄。言於梅公。酬。資。得百金。存。質庫。歲。給。孤。事人。代孝子。哈。膳。田。峙。屋。宅。配。偶。匡。梅。歿。解任去。不知其。究。竟云。

天長宮　縣治梅甫著

龍梭三娘

元李海陵江天石背巨富也其子名鳳字玉人年甫冠即賣線魁鄉拙頗秉性忠所長然貌尚雅俊書法二王蓋家有其真耳翁年古稀亦老矣康也一日對座容愀然曰僕中年失耦雖滿股經史苦無控嗣能授以衣鉢奈何客勉强望曰公子擷芹探桂瞬又走馬看長安十里紅塵尚有魄公治歐翁歎噓曰江天石兒子豚犬耳時門下有某祭者揣翁意以巨金自江北購得逃雛女子名曰龍梭三娘貌既娟妍尚亦稱弱衣以綵稍乘以油壁勝以雛蛾踵門而歸翁一見大喜即日築金屋閒瓊逢逢珠履賦催粧鼓合巹尚午夜兩行畫燭引翁之洞房掀簾徼笑却扇定情及見女恍屬淚睫載羞澀態含嗔軟語則體態生硬啼妝悽然翁起曰小妮子將堪頃老夫良遜耶寒家不乏衣食若能育一石麟瞬即太毋太夫人矣何戚戚為也女漆漸而前拜伏膝下直陳遭際淚隨辭前蓋女為蒙古產隨侍尊人名啻不抵遭亦遭況入中國為淮西行省平章以事其毋艷織女投梭化龍而生終鮮兄弟常恨闕倫顧父性嗣鮮與御史丞吉鬼不相能偶起箱僮小張無檀酒後鞭其背遁入丞吉鬼

家中以張語疏入坐貪墨削職招收刑獄論斬每狹死上怒未已籍沒其家女為慈恩誘出鬻賣於此幼字父之同官子簿生名子衡簿子泌家亦貧不得已流入閩中入某刺史幕久無托罹數本有夫女也乞翁憐墜云翁聞之豪氣頓銷鴛汗若雨慨詔女曰老夫不才有子已成鄉貢士能恃阿堵物而浪擲他人婦耶女公子請安心小住老夫自有法為汝圖樂昌破鏡言已即同僞卧孤燈女垂衣良泣慨詢之女曰翁長者也可吾收兒為螟蛉女不樂終有不爾奪翁曰義即如所請遭妾婢伴女宿翌晨說告人曰振尊甫與僕有素不忍污也函金遣急足入閩物色匝月招葉生歸視其人翩翩儒素雖窮猶大而才則勝山若萬萬特煎蘇耳即日設盛宴招賓於家與之約曰婚後仍作就塾中宿無論河魚但得一課作合程式許詣甥館一次葉敬諾一夕詣內女曰郎知翁德如山嶽乎若不售志何以報鴻慈也嗣後雖命之入亦不入惟坐頌下帷經年餘筆盡理而功更倍翁曰可矣飯賢卿入都視行女泣告葉曰若蹉跌可不必問見林頭人矣比試南宮一戰而捷出為會稽太守先以輕車莅任斷獄神明翁聞之喜躍為女來候遭僕婢迓之使作書於生曰閒賢執政甚喜名養盛滋官守乃公而忘家者耳喜但瓊兒亦不御進士也為賢契內助必多善政可飢溺慎悉郎離合婚媾尤非參商言有責矩已覽旋五馬尚不淹璧國劍會皆平餘詢瓊兒自慰即

況林泉閒適車馬音稀惟清筆為好紀循良善繪也珍重珍重不盡欲言業得書喧謝對使流涕再拜而後以達與通人撒鬼漸中土產及玩好以報翁女曰止受人大恩宜報以琦瑋者耶空孟裁答可也至是夫婦始得夕聯靜好鼓琴瑟焉然女恒數數不為樂閒之亦不語臨風彈珠汝顧性喜種花浙中異卉咸雁植衙宅似畫圖又喜購金線孔翠等物色質幾滿眼偕婢採花上露造酒賦於鬼亦不欲更苦婢織金翠為女子軟甲雕繡刻畫窮極鬼工工成亦不着明年翁子登賢書聯捷成金榜鉅萬走筆報下衙略當通即偕婢中衆咸得孔方試日偕名手促刀戰收艙唱中狀頭時丞吉公子哈哈未捷以悵快被鞭憤甚通望僕夜伺犯金吾禁捉去仰訴門路大概丞吉公雖飢疏劾拳旨江壁坐科場弊奚下獄論童市翁聞之悲曰吾不意垂暮年見兒子遭斷頭之慘正告賢女勿然起曰今而後可以一舉而兩得之矣翼夜史急裝偕兩婢攜酒衍甲策馬逾去葉恐外揚遭物議諭家人閉不宣女踰城出潮知上之長姑四公主名呼拉布者下嫁於錦蘭國王嗜飲喜田獵女遊長城下確得公主常到處覘伏其旁以俟婢翻沙磧窮荒時興悶懣女惟觀首時聞行人相戒曰是日王妃將出獵擇勿撒牧駱駝炊薪果有健兒數十衛叉衛逶隨有艷裝宮人乘駱駝數劍戟者數十執弓矢持火器者又數十錦旃如雲衣一黃衣美人年約三十許策紫

騮馬按轡行顏貌女知是公主本兒從容驅趨前趨將卒遊擊主婢擲馬前貢刀環粉黛主見其貌柔不忍誅惟舍笑問何來女本善蒙古繡鮮語至是神色不懼祓祓敬奏曰小女子日在庖廚恨無報稱謹以葵忱手釀干嬉白鹽酒干瓶金罌如意通心甲奉獻娘娘供維舞者十襲言已竟上主酌其酒則香沁心脾甘回齒頰曰美哉釀也衣其甲則身貼符合光彩燭雲霄馬上女子齊聲呼萬歲曰美哉織也攜回宮闈宮女教授日漸熟並請過回主沱曰兒原是中國人耶何故遠跋洗盡此孝心小嬸生昌明為我老人畫為女盡力女伏叩數十稱死罪者再然後纏述所苦蹤云望為其兄遭林倖卿父子寃陷求主援手當能揭斜披宥伽也主曰忠通何大事是匹匹者尚值得如許耶即傳懿旨雙師旅入中國收江狀元卿女自歸不日主駕將到上悚懼親出迎逆蓋主在宮中時上尚小齡左右稱旨宮婦主時調撥然覩美心慕而性剛烈歸寧求不遂必編歸遂始已見上遂問曰陛下亦知新狀元江某為老身螟蛉子乎何絕無香火情忍以鰥頭佳士陷縲絏上默然主亟求詔出狀與上面試真才時左右引暗令越旨為望設倩無破綻策成像對精誠感動偉笑上撫掌曰古今原無白服狀元何物爾吉如故主吮吾降旨復望宮封三代出授雨江監狀道庭訪俟左右史以爾吉子哈哈未推懷挾入告上愛於籍其家得數巨萬爾吉充實南東兒於遂斬哈哈未推

於市主始歸國將生獨居愁眠一夕掩扉坐閒中庭覆瓦細碎女已備鄉入室握手笑曰即告別來無恙乎妾回矣倏忽攜入懷開曰卿飛仙耶劍俠耶不然何如是之神也女曰君蓋忘此寓無法可以報恩怨耳江翁閉壁再生不知所以開滿榻之疏時正祝融肆虐客滿堂女忽錦衣躍馬來臨祖禰驅跪拜如禮告翁曰人貴知足翁曰諾即日命駕上疏稱病解組歸田園

迦陵配

鍾離笠乾亨古剏也老禪時為遊客號迦陵生故事其先任持恕公精梵律尤專攝人才壽春孫主政曾順公有說法兜神璞麼化儕才英俊集龍頭一聯法弟某髮則惟喝佛曲喜逢迎品行遠不逮懋矣公偶扶杖水次見中流洋一木板來上卧小兒白如鉛啼吻吻有比丘尼來此漸稍以竹枝取抱入懷意將作螟蛉公合掌曰善哉善哉然尺許猶稚物非優婆夷所宜為布施老僧尼使略索視付公曰此兒好骨氣諸書可成名宿入道可作飛仙惟皈依佛則終一不了漢也公遂撫之言已尼突不見公携歸備乳媪哺養名曰小拾得是即迦陵生之第一名也稍長即能辨之無有留恩公以為難才後身預為他日衣缽計年五歲即為推髮授比丘戒且延師教之讀旋通六經及內典泛覽諸家莫不了了生年十三懸公

病將盡涅槃彌留時以生託某髡曰是即我之說孤也祈阿叔愛憐之某諾公曰遮眼生兒踊跳愉如真所生某兒漸忘兄託日肆推殘頗有逐婬意而未忍出諸口生愁不來習礼唄日以書畫自誤某益厭惡一日重新殿壁始加圬墁皎潔如銀某擬倩俗工畫生枝落潤磨墨汁許乘某出登畫握管風颯颯揮洒成荷花環四壁踴而大笑曰此功德池中清淨善薩身也某歸見其舍不施丹雘亦旋已過有事太守新任順昌擊鼓自江南來謁寺之西廂勾當公事閒步殿上觀西天像突見墨荷驚為八大再來人問誰之大手筆髡某以生對則法臘以寒告且述其淫泛拾得因緣太守急命呼至則翩翩玉立英致洒然頃坐書氣叫絕嘖嘖問益篤是汝手筆乎撫而對曰然問能對乎曰能即出首題曰望上尚花和尚畫生應聲對曰月中桂子貢人舉守大驚腦因謂髡某曰汝無須此子島以多金易於我某峴即携生至順邑潛為蓄髮固抱鄒攸戚即畜為己從姓李名璨字美王此則迦陵生之第二名也守妻本艷妾僧正位者頗惡生年餘有雛愛生他日碍真兒益諷婢子小鵲潛生矯守笑置之惟延師授生舉子業最殿而功亦大進妻閒之食憤時於閨內施施然衝門揚杖捷似子逐之者屢矣守度其終不相能呼生於無人處泣曰汝從來慮事仍復去慮去有千金相贈了我父子緣此去仍為僧抑為儒均自使非阿翁所能計及也好自為之前迎鄭里生泣

不敢受堅與之始稽首再拜嗒焉出門罔知去就逢遇鄉人某同舟楓橋其多金謀劫貿易展轉托書僅餘守晝錢治汯然計惟仍返鍾離至則師叔物故接任者為他族逐亦貨西廂安行李希筆硯仍事啁嗻不敢懈時掩卷痛哭曰逐我者非太守也遇我厚我深世有如太守大德者斗本寺本孫主政家廟主政致仕家居斗山望重隅自壽春來見生玉貌且聞課程當為遠大才詢其姓氏鄉貫初不敢對詢再三始和淚述由來且慟曰身世不偶勿辱勿儒獨來獨去尚未遭定自家姓氏何以生為主政篤愚良久莊色而言曰子自不知耳僕遠族某向居湖田亦窮儒暮年納妾生子甫週月某逝妾遣醜惡其子為累即置子於木板上聽其浮沈是即汝也論支派汝尚我之猶子生信為真遂再拜叫為叔侍膝下作煦子依人狀主政遂為之易姓曰孫名曰毅字曰風舜是則迦陵生之第三名也明日衣冠詣謝主政約署告以某某兄弟行益喪厲詳為閱制詩文俾應試惟詳詢父呼益遍則漫應之益說託以安其心寔無處供指南也生年十有七瞬又郡試主政為生語僕支庸膳處乞印結問伊誰即大言曰誰不識孫毅為某之族姪耶來遂信忽忽補廩試後晤囑曰臨場第草草勿過經營恐致攻訐反債事生敬領諾比屬試題下生小心就紀竟撫一字不得已直抒所見拆決發太守黃公操衙文火鑒自訓老眼見生文擊節拔置冠軍榜揭則童子

沸騰疑從天外飛來者翌日初覆太守坐堂皂隸呼生名無應者再三呼仍不應太守勃然目屢文曰二千石非目無睫子者冠軍人竟不至究竟何是必有檜首等弊恐虛帶綈不能遒形故逸耳然則非廣文過獎廣文推薦當膳以主政對問主政則頌正出遊他郡矣太守起益劇咸伏滕曰請太尊且試孫毅以下者準於日內複若獻公庭守諾廣文即望斗級多人齎與往催諸寺則書僮宛然其人烏有壁上墨瀋淋漓留一詩曰一波纔落一波生旅館頻驚夢不成白眼看他人世險黃金散盡我身輕流愁情借盃中物惹禍翻嫌樗上名厭指歸期應不遠八公山下有疑兵郡之西鄙距十里本有八公山為淮南古蹟猜其居句疑潛彼處往視果跌坐石洞中痴如木雞扶之返問之戰慄謝罪棘門洞啟以生入太守已嵌具五刑以俟及見生溫婉循循知非假海子寒書詰即伏地哀叩歷訴生平問何故潛逃曰童子讀遭主政公論寔不知無籍遭攻訐者是何等罪故逸耳太守恍然其矜憐既而飛寸楮下曰非面試不足信生即就寸燭下立成佳製如宿搆再試他題益工守且聞且嘗曰惜子他去否則又冠軍矣國家取真才何曾盡以資格限當衆應二鹿容擬次試事畢欲取置第一人格於例遂列第二主政歸謨謁太守又為守詳述其資作沙彌事太守又曰策能防試複為我當王成一佳話請舉其說曰僕莊任時適出巡防內子詣惠泉尼菴聞香偶愛一

雖尼貌艷而慧且精律呂解吟詠亦老尼所遺茲無來歷者觀主因尚守雖居官內子不
容曙之歸名曰巧巧頃已及笄意欲配賢阮為婦不幾如佛經之迦陵共命為川主政拜謝
曰且看裴院試若何倘如期望求應金諾也院試揭曉日太守徬徨中庭躍跳不已夫人招
尼婢出探見報捷之應曰為孫家小沙彌也夫人軒裴婢不知前日南亦梅口欠胡盛突披
音至守急問訊曰其孫家小沙彌耶左右對曰然且冠全軍守為之舞蹈大樂明日坐雅頌
青衿來謝叩中庭守喜曰汝來耶立命更章服妝巧巧出與交拜成嘉禮生辭曰身無立錐
家無四壁安對关荅曰為汝篤之久矣呼鼓樂來與二送小夫婦歸第至則堂廡煥然凡揭
明潔青盧中所需者罔不措儀皆太守功德也越兩日哭告於憲公埠泣謝於主政公門亦
謝順昌守歸寫憲公幸守阿叔小像黃守夫婦像度祀之如神主政旋捐館生為之服心喪
黃太守遷豫之慶訪使走送三百里迄順昌省假父得厚贈歸則閉雙扉對魄偶生母作
書畫著欵必曰風薄鄭盛曰昔美王或又曰當年拾得某誌不忘也且深知孫亦非凡真女
也女笑曰郎名忒瑣瑣黃公曾以我兩人比佛家迦陵鳥郎昌名曰迦陵生妾小名曰迦陵
女生大喜如其號閨中時以圍棋猜謎賭酒角韻為樂生閒習制藝女即阻撓曰俗極矣曰
我亦知其俗然讀書人非借文章吐氣何以報知己曰是誠如嗣之自緘蛾之自捉幸俗

障不深急須解脫妾非諂諛郎以妾為婦即勝於封萬里侯也女本工琴因投以彈琴譜使
所夕領會一日春水艤槎曲鷺輕風冷泠拔櫂袖作凌波舞也二曰清夜聞鐘曲繞梵王宮
殿如在杭岬也三曰窮途自傷曲覺風塵氛祲魄人歧路徘徊也四曰水窮雲起曲覺別
有天地打殺桃花深處也五曰綠鳳雙飛曲覺雲路迢遙將攜手而上青漢也六曰仙心無
惡曲覺海濶洞簫誰三生也更請其餘曰只此六章可示世上人耳生擊之年餘竟能與
女對鼓綠窗靜閱羅紳熨香逐韻若颺真不知為人間天上一夕君紅鸞女大慰曰殆妾昔
黃公以我兩人為其命鳥今作比翼鳥飛去可乎妾嫁尚未一歸寧郎送妾去借遁紅羊却
何如曰卿前對黃夫人云無來歷今何又有家曰嗟世豈有無來歷者特一僊屋蠶即忘却
真面目耳生不深信意頗猶夷女以丹藥一粒使吞服生忽啞然笑曰咦卿真欲歸耶某亦
隨之逝矣僕媼問娘子家在何處曰遠甚不願從行者請遁之翌即束裝攜兩婢各跨一僊
冉冉向東去近有鍾離人自海上採藥回者云海上有秒離島產藥最夥石逕崎嶇頗不良
於行一日甫暝舟忽見迦陵兩婢子蓬頭赤足走島上如飛迫之莫能及

懊儂氏曰迦陵生之遺際不為不奇迦陵生之來去不為不奇獨是潔叔將至迦陵女能
預知之而預迎之卿其仙耶吾嘗謂佛子斷人欲真苦惱眾生若舉世盡趨其教恐佛種

斷矣今觀迦陵仙緣益信曲躬之樹不誣吞針之戲不虛

劉子儀膏藥

國初吾鄉有劉公子儀者學究也授蒙為業困頓不支貨所居大廈得值另卜城北臨街一
屋內居妻孥外作小貿易公性曠達誠篤不善輸贏錙銖年餘母金耗盡依舊阮囊顧新居僅
數椽誠風雨而已屋中環種野藥栝名參三七蔓延階砌公悉之欲鋤去植花草一夜夢黃
衣鬼指而告之曰此良藥也和鉛粉桐油熬成膏能療諸毒瘡艾灸何為公醒即謹誌檢閱
藥性編誠然心喜急購粉與油苦無藥鼎適有女丐在門置有小銅盒短柄三尺以百錢購
得之又購得小鐵鏟居然成就碾劑度作先覓丐之有患者小試良驗明年春久雨城中水
尺餘夏則奇毒日蒸膿沙氣石鰳虎豹無老稚感患潮濕醫家術窮惟是膏能愈由此得
值甚豐顧終朝夕然公性最善雖深夜丐者以一文來市藥必起而與之一夕前就枕風雨
滿街忽聞剝啄甚急秉上詢阿誰曰乞人市藥者公披衣急起啟戶扉一丐着覺而入瘡在
左股上大如錢公詳視巨細然後折紙就鏟頭攤與之量必符所患配藥成而瘡忽大如盆
更之瘡忽大如甌再更之忽大如巨盎如水盤凡十數易皆不足蓋究所患聽鄰雞亂鳴孤
燈閃壁妻孥見久不返甚催促公如不聞俯首呵凍極力熨貼絕不為一文瑣屑生患於前

馬折反忽大呼之曰嘻鄙哉倍也藥甚平淡何子細乃爾公不語仍更與之視釜中藥已如
巧忽狂叉髮叟髮如油出一錢擲釜中曰以此酬爾一夜勞踏雪歸去視釜底做一極古
五銖錢堅滯如鐫藥氣上騰成五色香雲亂飛不散者終夜由此藥更靈人疑丐者仙也公
壽八十無疾一笑逝子孫讀書者有遊學者僦舍鬻藥市藥為生世世保守釜鏟如連城余幼
齡頗見之釜皆古勻斗也鏟者小折脚鉞也

忠魂入獄

宛溪逋叟在兒郎城西本明季部閫府舊址觀察某公蒞任後營署西隙地可蒔花築潘池
淮放傘石堆山築小亭如蓋供吟嘯脩竹摩空收藏最為樂余暮游遊陽時公子棄司馬
治歸招飲偕登假山顧西牆外有古土一坏長可二丈許闊可五尺餘鬼廣平帳疑為瞰鬼
若欲掘進作巢窟狀以鋤舍則圍勢能曲石徑亦經心掘之而未古也飲酣篤盤回憶懺汝
杭營一紅袍紗帽貴人面白多鬚長簡當隨仆個中屈坡一老髮童子仗劍入口掛佛公奉
拜伏地稽首起名氏而貴人已入吊晁執手泣堅瞳目視余良久曰子日閒所見土阜亦知
其下為台首邪魂魄所棲非可作遊憩所當日食羊捐賑魂魄無依泣又繇何宇老成潤潤
史卅不毛踩欲寞耳子既作夜雨秋燈錄何不紀其處容俾後之盜墓者知此中有人不敢

剝削立非筆墨所能盡余心雖痛惜且欲賦詩以吊嗟不能言一字當人從起余惟拜送貴人曰暫日當遣人以名字相告可以畀見一班言已具行且吟曰寒衆百人吐長虹多少風雲在掌中遣蜕蜕散黃土變精靈已逐鼎湖龍叫首絳霞衆馬行征途順路綠楊堪慘閉帝柏成洲月啼破客士敢再生愛妾隨身字宜娘一般殉節於流落行人莫忘胭脂井玉虎偷沉水尚香下古來陵土一臺全惟飛出魂堪哀斗牛風雨清明節若個攜花奠飯來忠義光能燭九淵剛腸化雲遶何須短碣題名字杜甫南樓一嘅伸吟已回首顧余推手若示上步拘余正惶惑若足底誤踏苔痕一滑倾仆而醒扰上默憶所吟一字不爽穌窗外風聲雨聲如吟嘯猶在耳也謹誌於懷殊不可測次名適署幕府某君來試以土阜閒談慨然曰其下有井為明忠臣莊山曹公廷杖死難處也甲申年公正行取入都過出此邢訝友是寡忽間隸報煤山之變公撫劍大哭曰吾不忍事二主遂投身投井死士人義之遂閉塞井閣上加貯土因近官衙不敢作墳宮墓道然亦不忍再酌寒泉遂築如平壘至道光某甲子官此者某公其姿素昧亦河東起卿也夏日怯曉見此阜横綠陰下四面涼颸習習乃簪花傳杯有短歌弔公其姿素昧亦河東起卿也夏日怯曉見此阜横綠陰下四面涼颸習習乃簪花傳杯有短歌弔公忠土阜上納涼且酣且歌繼以吸水烟諸婢環侍笑語喧嘩忽大叫倒地若中風而亡衆曰啞佩口流涎作鬼山語音焉曰何物孫娃敢於無禮此雖要填然其下為吾家宜

無與論婚者傳神像值輒飲咲量兼人以是賣中無一錢夜多就古廟宿夏日工倦常卧烈炎中秋夜飲酣恒眠涼月下由此得疾腰下患瘡始猶如蟲繼如蠶旋大如甕踰旬氣不良於行每有操作痛不可忍生計日蹙醫固致自思不如速死至夜伏行入林下將解帶自縊忽林後一道者出羽衣翩翩風神秀逸遥遥喝曰止壹壹男子有何不了學婦人女子自尋短見耶冀痛哭告以所苦曰子與其晚死邑孀若已死去而學仙必成大道曰無師傅余何曰吾即為師師邑隨我往深山當授以法曰諾但從行不易登高涉險能毋苦乎曰易耳袖出棗二枝與之令甫下咽即通體爽適痼痛亦止再拜隨道者行如飛倏至一大山疊岫層巒隔絶塵埃道一石洞中有藥鑊丹灶位置井然道者授一蒲團曰子先學趺坐坐四十九日心不妄動即得入道之門身後石龍內有乾餅石隙內有甘泉足慰飢渴成連遥余海上吾去行即來幸勿急惰壞道圖吾期望之苦心冀一一允諾道者長嘯出門即有雲起足底清颯遠揚其影上漢者矣冀依法趺坐甫三日聞外間有婦女嘻笑聲車馬紛馳聲閙目無所見聲漸近忽滇面七竅作痛若聲從竅入漸達於腦亦無所苦夜靜閒痼內若有婦人語情呼姊姊妹妹新居頗不惡早知有此處不浪尋天台藍橋等處誤作神仙窟矣既得閒府佳日不可辜負宜小舁樂事何如衆曰諾四日聞痼內有敲棋聲纖手落子聲旋以悔着爭聲

兩人勘解聲又有書聲吟哦聲排閙叩門聲衆起讓坐聲閑淘賭枝聲枝輸罰使歌以侑觴聲歌者吟拍板彈箏拍和聲擲杯聲隔窗唾絨聲一女曰阿嫩太懶何匿不出客拉之赴宴聲閒續移成吾聲衆上鸚鵡聲狸奴捕鼠聲衆閙散話別聲一女殷殷訂後約聲聲聲不已五日六日痼內聲更煩而且奇一女曰主人貌窕若何性情究若何一女曰閙亦從惠難中來想不大差一女曰休休休彼近從道士學仙誤人速逸必定夜即自大盛氣向人一女曰妮子莫窺屋人漏咋已竟死空林中何有紈袴習氣一女曰何妨趁出一窺探便得匡廬真面目一女曰恐渠見吾輩便顛狂煞刻不能離將令人頃屠死一女曰論居停分中亦當為之效綿薄但吾輩姊妹六人誰肯先出頭晤渠衆曰叙齒仍頃大姊姊去七日閙痼內一女曰三妹向後園摘素馨圓仙為大姊姊助粧好出見居停一女曰姊姊粧扮好真不亞王母第三女王九娘子風貌一女曰論裏娜尤勝渠一女曰吾為爾等開道路反為狂婢希落煞真令人寒心也一女曰姊姊莫嗔起妹為姊姊預備爪鞵俟姊姊歸而解渴頃何如衆大笑冀正俯首聽忽眼角作痛淚涔涔將用手揉擦突一小美人自兩眦間跳落地宛轉少刻即大如人風致娟妍向冀祝祖曰妾秋水也望妹子等附託尊驅感佩非淺聞主人獨居枯淡故首出參謁乞垂憐憫冀突其美魄動神搖不能制止秋水善演劇變幻小戲衣繡錦裁寔

雕瓊鏤月。事事皆令人喜。奚痴坐。惟視之笑。秋水探手於懷。意大動。遂與之狎。事訖。整衣仍小如指。跳入目中不見。即聞腦內呼曰。姊姊回。此爭起酌酒為賀。秋曰。吾姊妹同事一主。當叙齒。勿爭競。致外人笑。眾曰善。次日。奚又倒耳聽。忽耳中習習癢。一美人躍出。如秋水行。遲而視不同。載拜曰。妾瓊琯也。請獻拙技博主人歡。品竹彈絲。無不極妙。奚聞之。意遂即拉與為配事已。亦跳入耳。明日。覺鼻內癢猛嚏。一美人墮。名曰玉峯。通體皆香。能奪蘭麝。四日。覺口內癢。一美人墮。名曰金海。善烹調。炮鱉膾鯉。莫不甘旨。五日。滿身癢。一美女自毛孔出。名曰千金。自云隨孔可出。亦隨孔而出。可入善樂。奚偶思浴。即化為東來之惡掀簸。即又化為馬。至斷橋危隄。意思若乘光尾。便入畫意。即化為騾。俟至渡口。意度何處有橛。即化為小艇。甫泛。思穩坐看山。即又化為肩輿。其神妙如是也。六日。覺心上癢。一美人自臍後躍出。名曰隨娘。美尤冠諸姊。善縮九州。不足論。九州而外。如東南神州。正南卬州。西南戎州。正西奔州。正中冀州。西南荏州。西北營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五岳不足論。五岳而外。如東岳廣桑。南岳長離。西岳麗農。北岳滄野。中岳兒嶺。偶汪彼則奇山奇水。無不為之到。凡聚聽遊覽。高枕席之上。更有奇趣。令人銷魂。奚日與六女娘。不復憶道士言。年餘六女均生子女。果聞腦內嬰兒啼笑聲。索乳聲。扒梨覓棗聲。稍長。即與論始迎娶鼓吹到門聲。環佩跪拜聲。閨定讌客聲。人

喧於室。馬騰於槽。由是心大煩。日夜不能安枕。疾頓劇。腦亦頓鉅。忽聞六姊喧於腦內。曰好好房奩。奈何。雨即漸風。即入。豈數椽將傾耶。明日。遣奴子赴江西購良材來興造。一女曰。以妹子慈鬼可不必。日聚主人大委頓。恐不久即捐舍。不如殺之。各望子女逃遠方。另尋窀穸。何如。眾曰善。奚聞之大哭。旋聞腦內霍霍磨刀聲。哭更不輟。忽見道者再再降於庭。奚急跪迎道者。視之。說曰。倘奈何。狼僕至此。昌明言無隱。腐可救。奚具告之。道者起曰。與其為賊殺。不如我自殺之。壁上抽古劍光晶瑩。奚哀求寒鋒已在頸上。用力一揮。頭腕洪落。亦無所苦。張目視道者。向腔內呼曰。六賊六賊。可以速出。此中有丹。不容久宅。隨即有白氣繚繞自腔內出。如釜上蒸騰。氣盡。腦亦銷。道者拈其首。合腔上端。且正。然後斂以華屏。圍以匹練。呼曰。奚生醒醒。奚果甦。覺所患頭失。心地光明。跪伏受教。道者曰。吾教中度人有順緣。有逆緣。有皇緣。不圖以逆緣度。鋼鼻鐵倖也。六賊已去。萬念皆空。從此頭顱可安。可珞。聽其自便。何樂如之。再十年後。當尋我於六合以外。太嶽山頂也。言已。道者又去。奚遂杖策出洞。再至人寰。過向日問儕。爭訝問頸上何來此一圍紅線。奚捫之。亦無跡。此後不事肯儕。能以奇術醫病者。刀斧創瘡。血肉狼籍。奚摸頸上。垢如玉。紅膏數之。血立止。而痛立定。膚立生。病家控以金帛之。惟仍好飲。一日。飲酒家。酒保答應稍遲。奚怒。自將頭落。置掌上。座客驚覓四散

酒保謝。自仍舉置頸上。如故。由是時以之恐怖人。酒家惡之。適醉後又將落。南置掌上。自仍傾盃酒灌腔中。酒保篤地奪頭。奪座後。溷中奚摸頭不得。兩手捉摝。柳盃拍案。聲震屋上。追腔血將滂流。突有道者自雲中墮。手捧一美男子頭。與奚按合。呼曰。奚生。奚生。爾頭已污。不能再合。頃於富貴家尋得一顆。特來救汝。汝嗣後宜鼾晦。勿再炫露。言已。置酒保曰。狗竟奴。何遽殺吾弟子。倘試回首看身後。酒保篤面首。即強項不能回正矣。再轉身視。道者與奚已杳。至嘉靖某甲子。奚猶往來於晉。歌嘯自如。忽中途遇一俊僕。乘赤馬來見之。遽躍路伏道旁。悲曰。公子乃在此耶。奚聞之。遲跳入水。坎許。乘龍入雲漢。不知所之。

懊儂氏曰。佛以眼耳鼻舌身意為六賊。其賊也。即其性也。忍制之。則曰性縱恣之。則曰賊。然天有陽。即有陰。地有人。即有鬼。人有形。即有性。使盡如佛氏所云。滅性歸寂。則此形又何所寄乎。孀皇當日。摶土為人時。又何必定與以眼耳鼻舌身意乎。彼世之不能辨性者。則有刑天氏之一教。當北面稱弟子以事之。可耳。昔有縣堂子好集醫方。偽之市。見決囚。患大氣泡。曾子舉刀。一揮頭落地。而泡頭縮小。渠見之。即於然歸。舉筆大書曰。凡患大氣泡者。將頭割下。即愈。見者莫不捧腹。

玉紅册

玉紅册者。陰司紀善簿也。不必奇巧異。凡有片長足錄。即書名卷首。仰視上奏天曹。如人世官長之有月旦所。最重者。則莫如拒色情節兩載。於何徵之。有杜君許臣所述。窘山朱君一案。朱莊名鑑。和尚之羅漢世家子。美丰姿。性淫蕩。恒因筵抱烟霞癖。居恒風雨一聚。怡然款款。一夕。王假寐。忽聞喃喃不輟。其聲墟下女紅聽。莫能辨。心疑為吸語耳。詎連夕作。厭詞之。茫然。時有周大令夫人某氏來辦所云。甫坐。而朱又則坐入黑。卻坎許。忽瞠目語曰。僕至此數日。汝等尚憧憧耶。周夫人急問伊誰。曰。僕過姓行三。生光院。現充作院城隍案下勾魂仙奉。來拘繫和尚案。聲訴。周夫人急止之。述許拘神拘繫和尚。何罪。曰。嗚呼。此前生因也。渠前生為股鳳鳴。媚嫂。滿氏有姿色。盜之。私訂偕老。忽逝。別娶。鬱鬱自經。今控於陰司。非拘渠。此實不能了。閻羅隔三十餘年。何忍報於前生。而報於再世。曰。亦自有說。凡自戕者。墮枉死城。非三十年。不能出。而報寃此陰例也。周夫人與朱妻耳語。謀以賄之。彼雖儕此。已聆所語。忽搖手冷笑曰。莫亂舌。倘陰曹亦如人世。徇私。尚有天道耶。朱妻知不可挽。叫哭失聲。伏地哀呼。彼急禁止曰。無抄礙。渠今生有心善事。救星也。又問上紅册。渠等如之乎。彼曰。不知。既而自笑曰。善哉。吾此陰司記善簿。似汝曹不知。冰氏如控於縣。縣控於府。府以渠名載玉紅册。冥不理。渠告求昭雪。蛇謝之。不聽。大聲呼曰

公左袒不知有天外天耶都院感其殷姑許以拘束一對質又照他役減拖因僕素稔且從不會取人家一盃水故有是遣拘時令渠安眠三晝夜頭前燈燭勿滅業結仍僕送之還也
卅朱何善能於此中留名曰在蘇郡郡女皮弁雪中救跋乃垂歸哨事瑣瑣後渠醒自述婢
媪奉以湯曰此所嗜惟吸沃芭蕉少許言訖而若酣而仆久伸狀曰夜深矣僕且去侯汝等
有成議再來遂渠旋呼僕燃燈聲頓止而朱亦倏然醒矣詢仍若然告以故且詢兩善事朱
詳述顛末且云此十年前事從未向人一吉不從冥中或已登冊危哉農集城廂中有少
年好事義不深信夕約同人環守之疾又作少年遽呼曰兒魁散緻役且笑止語曰妄人何
足語曷仍請周夫人打話眾始退周告以雖感感情終難許允若一去不返兒竟奈何曰誠
哉哲言近縣慈城隍張公亦慮其遽延尸魂難於返魂昌共篤之眾束手無一策彼作思維
再四狀曰有之矣遂張貴棹吳門貿客樓止就質送遞均攜便易眾曰善遂如議訂期臨去
感恩其照看慨然自任惟囑其到蘇萬勿語廟迎香焚檀郎恐不又邀福徙取各庚也鑑和
還有蘇畫之行舍館甫定即攜去家人懸懸酬酢一稱如痴如迷其妻守之泣婢媪恐煙滅
守益堅明日忽魅張目曰憊矣呼飲甚急又起而跪拜作答謝狀絮絮作坐敘狀旋即作送
客狀既而臥移時始起則真清醒矣自云初時有白旋舁引之去蓋即趙君行三者也抵院

置則巍峨壯麗如王者居殿上燈燭作綠色兩旁牛頭排衛迎神升坐貌甚偉不敢仰視有
黑衣婦披髮號呼甚厲正惶駭間聞呵己名叟引之棄下跪神問曰汝有罪知之乎曰不知
神命視照牘鐫則前生盜婢事歷歷在目悔怖無地崩叩數十婦嗥嗥呼報覓對質數十
言神諭婦曰風鳴應懲但今生有兩善事名登玉紅冊上帝所嘉不使用刑當令其親姻佛
經祝汝投生可矣婦不服神怒曰實罰自有定論不能由汝糾纏也再多言法即反坐婦哀
呼不已神曰爾失節亦不能無過尚不甘耶呼具供結遂出婦下階猶怨訴不已叟挈余叩
拜出問神為誰曰向患壯心問王紅冊何狀曰頁頁皆泥金字也朱既返雁蕩日請剔閱遊
視東廊果塑有趙君像顴眉酷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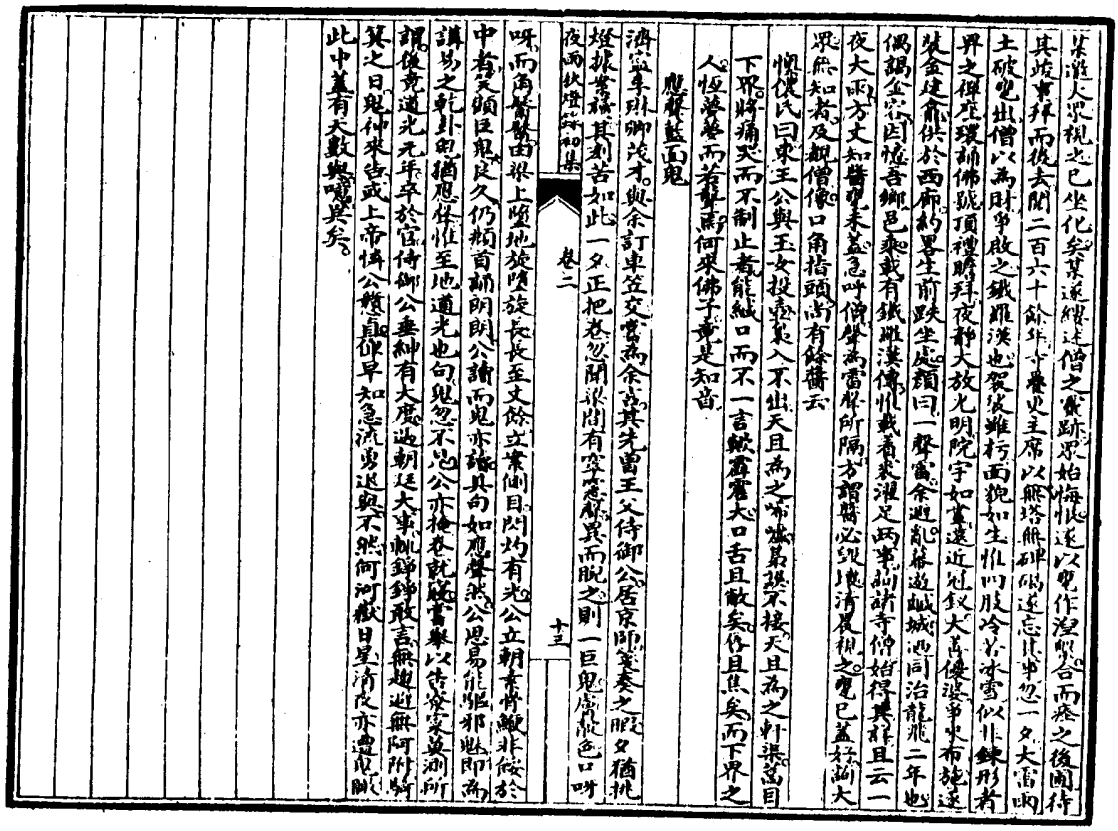
懷僧氏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速且易也人當愧悔凡拯救苦提心皆廣大願功史倍
焉上帝最其現在起其既往正上帝愛人以德處吾儕自墮泥犁尚有自新之路此三復
此編可當晨鐘暮鼓喚醒眾生

一聲雷

明奉吾鄉大雷雨空中墜一異僧蜂鬚虯鬢碧眼方曙耳忙雙瞳似是西域人自云札訥朝
五臺僕卧純嶼松樹下雨交睫不知何故至此語雖誕而能感鄉人多交之弟延至家進餐

飲閒如素否乎曰素也食蛮也食更喜其誠篤送之真勝十僧挂衲自名鐵雁漢不事說喋
惟日與所遊者飲酒食肉而已開城北可帆園梅花甚佳別居士廿餘人往遊離城廿餘里
時尚春寒人皆重裘僧則破衲行至半途日卓午各熱甚爭解夫僧惡代衣之亦絕無彰穿
狀面亦無汗花下亭子跌坐傾談少頃雷鳴雨如霰為花時屢霧則為淚仍解付各人衣之
以是人多樂與之遊遊必飲飲必醉醉則隨處倒卧鼾息如雷夜歸寺必乘水漱僧備候門
多邑之一夕以冰水遍僧抽襪伸足故作嫉嫉咬牙怯暖狀須臾果熱氣蒸騰埋炎手妄毋
聞鍾魚笳鼓意頗厭惡惟聞雷聲必傾耳悚聽或悲或喜或點頭嘆息或合掌誦佛曰善哉
善哉如是如是眾笑之曰若以我為妄爭吾雷之知音也人以雲為容泥從如墨者秘變幻
如錦者喜以風為戲長空怒號者戾穿花飄忽者靜以雷為言語訓怒則大聲疾呼以正其
罪雷善則鄭重雨揚以策其動言次又聞空中殷殷眾曰咄又作何語曰噴隆冬噴隆冬憧
然也碧翁悶然也化工孝不孝忠不忠耳也波聲自也波噴噴隆冬心冲冲雲滴也雨霽也
故態頻眾軒渠以為妄頃又靚雌雷走金蛇霆震屋瓦雨走眾掩耳問曰此又作何語曰
胡家媳忤阿翁翁始素飯斷葱擊之擊之稍從容骨隆冬心詢之果有胡氏翁媳口角閒雷
怖伏地尚未起一日雷聲沉沉若疾若徐忽作奇響雲霧驟收開霽監如沐走詢之曰宮十年

震何空靈擊至城之東吁嗟守王公歸來守王公陰及子孫為通噴隆冬黑閘門外鼓吹
喧闐人山雜沓蓋邑紳王公卒於任其子扶櫬歸邑人士迎靖入城耳一日雨傾盆響震山
谷雷大光作青紫灶人目詢之曰有長蟲狀於雲爆於虹久則助勢化為龍噬及生物神莫
容非雨骨隆冬走視之果有大蛇裹死於南岡之陽以是人始驚其異居三年鄉之老幼
婦孺無不知有鐵瓜溪者一朝汨足整衣亂遍招所與遊者集於寺笑曰和尚日日唉雄王
絕不作來何以為情迺折紙把筆蘸墨乞憐魚蝦鱉各種獻之烟裊裊作彩雲狀眾方凝
視忽奇寒如爆竹響怖回顧則寺中已陳設完好酒滿樽菜滿盂凡素葷列就坐飲啖品味
無不絕仙眾樂之有拇戰者有射龍喝歌於僧亦欠伸而起曰老僧願招雷部阿香來同飲
何如眾曰善叫善恐菽神耳曰無妨吏折紙畫水天無際遍樹連岸一船挂帆乘風破浪徒
之圓圖結如也球狀成樓臺成山林水漸漸流山忽頃刻流漸闊若江若河突一舟上滿來
僧急雖登舟舟僅盈尺向眾拱手曰珍重雖上帆影奔馳鼓聲大震視之已杳回顧几案俱
亦復如有客是始服之如祖後十年鄉人某因事至城宿僧游永寧寺見鐵雁漢趺坐廊
下左右叫巨呼目始瞑某驚喜做跪曰大師乃在此乎僧不答拜之搖之亦不動訶之寺僧
云中此已久矣昨前膳米不知作麼生鄉人乃坐守之夜三鼓僧忽大呼雷音王菩薩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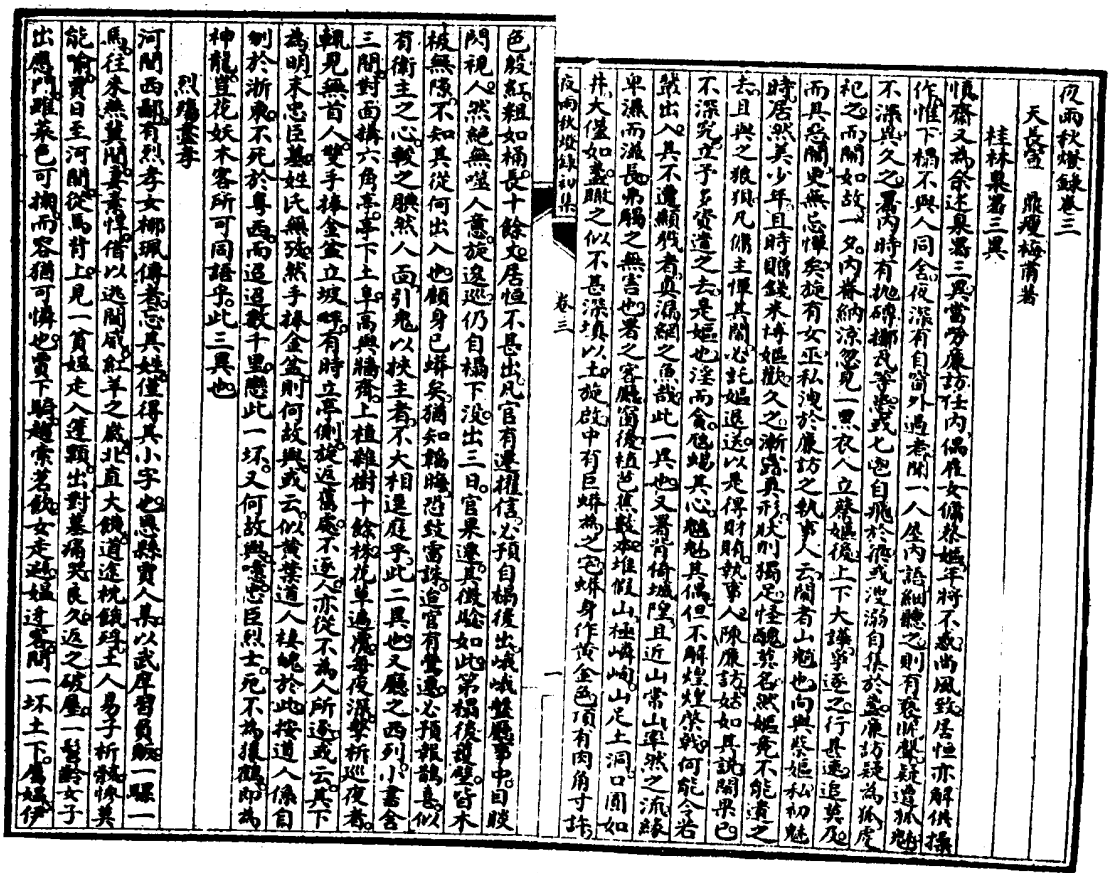


某潛大梁視之已坐化矣某遂縱述僧之戲跡眾始悔恨遂以兎作渥槃合而瘞之後閱待其坡事拜而後去閱二百六十餘年十餘史主席以無塔無神偶遂忘其事忽一夕大雷雨土破兎出僧以為財爭啟之鐵雕漢也賀後雖杇而貌如生恨四肢冷若冰雪似非鍊形者畀之得庋環師佛號頂禮膜拜夜靜大放光明院宇如晝遠近冠釵大喜優渥爭來布施遂裝金建龕供於西廊約畧生前跌坐處鑄曰一聲雷余避亂幕遊岷城泗同治龍飛二年也偶謁金宅因悞吾鄉邑乘載有鐵雕漢傳恨載者裘褐之兎事前諸寺僧始得其詳且云一夜大雨方丈知醬兎未盡急呼僧聲為雷聲所隔方謂醬必現現清晨視之兎已盡去滿大眾然知者及覩僧像口角指頤尚有餘醬云

悵使氏曰東王公與王女投壺矢入不出天且為之咋嗤易誤不接天且為之軒渠笑目下界將痛哭而不制止者能緘口而不一言鼓舌大口舌且敝矣恪且焦矣而下界之人恆羨華而若聲焉何來佛子竟是知音

臙脂藍面鬼

濟寧李琳卿茂才與余訂車笠交嘗為余言其先曾王父侍御公居京師篤奏之暇日猶挑燈著述其勤苦如此一夕正把卷忽聞祖閒有窸窣聲啟而脫之則一巨鬼面脂色口呀呀而兩臂垂垂由祖上墜地旋墮旋長旋長至丈餘立案側目炯炯有光公立朝素骨鯁非徒於中者又頤旨鬼良久仍揸首頓朗朗以公論而鬼亦頷具白如應聲然公愚易能驅邪魅即為講易之乾非由揸鬼保惟至地道光也句鬼忽不見公亦掩卷就寢書舉以告家人洵所謂俊竟道光元年卒於官侍御公垂紳有大慶逾朝廷大事輒錚錚敢言無趨避無阿附斯冥之日鬼仲來告或上帝憐公鯁直仰早知急流勇退與不然何河猷日星清良亦盡見斯此中蓋有天數與噫異矣。



色殷紅粗如桶長十餘丈居恒不甚出凡官有遷擢信必預自揚後出噴噴盤旋半中回腰閃閃視人然絕無噬人意旋逸迴仍自揚下沒出三日官果遷其徵驗如此第揚後設壁守木板無隙不知其從何出入也頗身已蟒矣猶知鵲噪蹄鼓雷珠追官有警遷必捕報龍鳥似有衛主之心較之腆然人面引鬼以挾主者不大相遠庭乎此二異也又廳之西列小書舍三間對面構六角亭亭下土阜高與牆齊上植雜樹十餘株花草遍滿每夜派掌祈巡夜者輒見無首人雙手捧金盆立坡畔有時立亭側旋迴盪盪不近人亦從不為人所逐或云其下為明末忠臣墓姓氏無攷然手捧金盆則何故與或云似黃巢道人棲屍於此接道人係自刎於浙東不死於粵西而遠遠數十里懸此一坏又何故與噫忠臣烈士死不為猿鶴即為神龍豈花妖木客所可同語乎此三異也

烈婦孟李

河間西鄙有烈孝女柳珮傳者忘其姓僅得其小字也愚縣賈人鼻以武犀智負販一隸一馬往來無算孟素悍僧以逃閻屈紅羊之歲北直大饑道逐杭鎮孟人易子析骸慘異能喻賈日主河間從馬背上見一負嫗走入蓬顏出對基痛哭良久返之破屋一髫齡女子出應門雖蓬色可掬而容猶可憐也賈下騎趨索老餓女走避嫗迫索閒一坏土下屬嫗伊

誰曰亡夫巡檢某公也問何哭之慟曰家赤貧生者固饑死者亦盼斷麥飯那得不悲問女子十金耶曰然名椰珮年十六至今未字矣十八設旦夕殞霜露誠不知一塊肉將安歸言已更痛不可仰賣亦代啼噓乃探囊出白銀十兩授媪堅却之乘不意襆襫破凡上兩飛騎兜脫母子追奠及逐還叩拜謂憐孤寡有古俠士風實不知其垂涎於二八嬌娃也越半載賈又假其地歸裝更襆橐入門即英聲詢阿姥無恙母女爺出泥首無算曰微長者當索我於北邙山枯魚肆矣詳詢其鄉貫姓氏以俾供養酬大德賈具以告復笑云楚楚者何足挂齒頰媪具雞黍供客街杯之次賈詢椰姑可得雀屏選否曰尚未如長者作冰奠小女子有福賈乘閒請曰某四十無一幾俗有招子說願奉白金五十兩為阿姥義盛椰姑作螟蛉但我老夫婦一索得男他日遣嫁乘龍婿當如某所生也媪似首肯入與女絮絮至時出云弱息凌亂亦宦裔也繼膝下固佳即下充妾媵亦請明言於其兄兄未亡人心雖常不定賈正色曰是何言與某之心天日可鑒遂設信誓媪遲諾出銀如數曰榮榮者在是但金允即乞椰姑同歸莫航延俾早慰閨中望夫山耶媪抱女五哭哀動林禽賈云請姥暫割愛若能如荊人慕當不日以猶車迓姥女恐慟傷母心即忍痛拜別賈授以鞭聯轡就道行里許女耳中猶彷彿阿娘喚女聲遂大慟賈告以不能兩全再三檄慰一日抵膝站置女逆旅踞憑

僅三十里忽遲疑不發詢若何曰此間有故人招飲且有交易可當耶地多姑女不知也日則靜掩雙柴外一燈閃謦鵑啼血灑蝶夢魂飛隔家馬二娘雖時來閒話而憶母之心終不釋媪自送女出門愈無聊賴縱阿堵能療眼前瘡而掌珠已失心頭肉斷夕淚雨漸紀水憶越七日夕正呻吟病榻間忽聞女子扣門聲媪顫聲答云此窮蹇也誰家女嫣知來乞水火應曰兜餐娘不識耶椰姑歸也媪驚喜強起拔鍵奔入果不誣再再拜惟下曰兜真歸矣母心慰不媪轉疑破曰兜已隨假父去且漂宵雖獨行得毋鬼耶椰姑女破涕為笑對云渠根兜去家中生菩薩姑虎也疑真細小星渠百辨終不信知萬難相安私以一騎送兜歸就鞭已就前村宿耶媪處珠還沉疴頓已女雖壁返遠山常頌德鮑如故皆如故而藝增且絕皆悃悃曰刺繡以至書畫詞賦無一不精母出手製視村人寄通都售最速而價亦豎惟款暑列火夕陽下不書椰珮也由是供養給無事操箴矩盛舍無爭嫁鄰女人有欲聘為婦者曰俟吾母百年終當求牡豈竟守雌媪若悠悉之則淚涔涔下曰兜命薄浩浩之水育育之魚舉生無分矣又十年媪病劇彌留時握女手嗚咽曰阿娘苦汝女拭淚云母往地下自有安樂宮兜在人間亦非長命縷兜不過身外累影外形也以生為死以死為生母行矣兜當相從於地下媪一笑恍然悟目遂瞑女號慟偕村之老成男婦購材具製紿

槥女如飛去稿以女歸始覺若明珠旋使應客不免嘗且捷仍俄強即倒懸出刺刀割其臂肉飼猫犬女痛極佯允之是日裹創盛粧歸適一貴公子來欣然願納花席滿三下公子醉而假寐女閉戶卸粧久無聲燈小如豆公子猶扯女衣作呪聲詬僵立不動燭之舌出三寸已雉經梯前短柱上矣大號稿來救莫及是即女歸扣門之夜也稿痛人財兩空裸女戶集荒野雀銜樹葉簸女體村儈環守之野物不敢近土人憐其烈斂資以薄桐棺瘞之軋淨土即重來所酬之十數人也至是驟幻踐旋與河間人互述其事咸以手加額上曰椰姑不死梯姑不死云邑宰阮公聞而義之擬請旌格於例私表其阡曰貴烈慘香梯珮姑之墓幕府磊落子擅扶翼之術書符召之乩云梯珮至賢使君為薄命人表墓光及九泉特來奉謝即自述遭際真悉聞何能幻形復歸事母曰兜自戕後魂遇梁孝王憫我烈捷以綠彤鈐谷以益智珠俾骨立形成畢十年孝養之志聞何必易香名曰返魂之香固恐駭俗且上帝憫兜勇賜封烈場真女蓋折字誕也聞何不報貴之計賺與鵝之毒流曰實究以資實我身救我母孝當之懼亦所誠然故不忍報鵝則忍豺之性淫雉之心毒其本真也又不啻梟然梟哥除煩惱較生時判雲泥也後附短詩五章椰棄而去詩曰抗手巫咸走碧天非人非鬼亦非仙

自從覓得淮南訣那許精靈化杜鵑死死生生死亦生死生俱是女兒身醜投草海抽帆早
如此風波愁煞人紫誥新頒號烈媽挪衛弄玉龍寒簪九京那有埋憂慰名漢横騎白鳳皇
醴有真源玉有芽無端化作斷腸花火中燒出青蓮恋願借星風搖鉄針從此煙雲亦太奇姍
姍月下報烏私可憐阿母能鍾甚十載何曾悟鬼魅塵容莫不頂禮傳誦時景賈已死悼妻
亦別抱琵琶鴈則被盜掠殺死黒獄嗚呼即怨汝彼蒼蒼者能怨汝乎快哉快哉
慷慨氏曰烈孝固能格天當其慘痛呼號宜有真靈下來授鍊形衣鉢亦由其身有仙骨
過異尋常也不然何駕飛數言竟若是之雅客大度即嗚呼如柳姑者雖格於例而不旌亦
可不必旌蓋已榮於鍾鼎而壽同金石矣

父子神鎗

槍礮者火器也弁士行伍者習之矣鞍鳥雁者亦習之往往行伍多不及獵鳧雁者何哉蓋
一則數衍耳目一則亮竭發便能飽食圖家餉一則弋鳧飛走為生捋腹而出伏於湖濼凝神
息氣專注如承丈人蜩如射大夫雉如鬼起鴈落鮮有不投精而造於神者此中有心正未
可忽泗州大聖廟前戈史名逸其子名繼逸雙雛子承襲貧無生計均善火鎗逐日於湖畔
擊水鳥易菜米餬口時明季正德朝人見其技良呼曰大小戈誠之入行伍不願也一日乘

夕陽谷荷一鎗上另裝火藥將鉛丸預備山下見聳立數十人儻一販私鹽者歐幾死販
滾哭求饒不許販者妻抱女跪頭獻銀贖命瞎其一目不許仍舉之行妻女隨之哭
兩嬰孩見父母被殺更哭幾滾入水史目睹悽慘遂呼曰來若舍張將何之曰投將官裡去
問何罪以私梟對曰唉小人肩挑步擔借此覆蛇頭利祿頭之集小人大而巨賣公然吏私
滿視危民是梟也汝何不棄之眾始真鏡舌曰是何預汝事而左袒得毋黨乎曰實使若何
曰依樣捉去敲脛腳言已揮悵飛眾來奪史見其勢急不聽更擊子且撲殺
之史大呼潮身躍機發背上鎗青煙一縷而兩卒倒子知梟貴稿亦即燃鎗左右奴眾皆散
逸去史脫販曰爾夫妻剌船為急逃逐問瑞州牧自首牧與史弁均商家走狗也械梏擊拔
脈視睚眦捕逸斬父子延頭待秋決其子上書立辨兩捕之冤眷乃已之鎗非父之鎗者德
何能為願以一身抵不許販者姓郎名義遷而償其死有日矣哀號哭稱小山神顯代死道
其女婿姐偽史也女者拒爰飯脫食逃紅聲曰若翁祥死憑夫婦何敢擅生夜深夫妻
倚擔葦中待女歸使色昏黑父有月光出水陰洗滌血帳正顧望光忽分散如萬顆珠瑞錢
激流欲撈飄飄一鮮光忽飛入船之倉下來不定趨視之一蚌珠也大如彈子知非凡寶物
急藏諸篋少時女到述其狀諮嗚嘆曰夫友溺其而已明日聞都御史華查巡按皖郡將至鍾

離謀買珠以婿如夫人女喜曰得之矣青衣懷珠別父母曰死去或得酬戈翁德偽鵝留衍
時日幸勿以死為念逐泣與別女託賣珠逃抵之僅御史舟以珠戲御史大喜囑送王人自
詳審妾更喜問從何處來曰家藏耳間珠值曰片獻耳自偽父凡出不返前無依願為夫人
婢以此為進身階耳妾視其婉孺明艷遂收錄且酬資珠數女喜同人意屬詰目數不數
日為諸婢冤一夕侍宴妾正爽述女於御史女忽伏地悲嗚叩有讎冤詞之痛狂曰妾父戈
逸妾凡戈離塗也逐纏述被捕之由泣求搗鮮御史悟然父之曰溺父凡事吾已聞且憤聚
如山不易反姑念前緣禁再生明即詣泗當提訊而平反之女拭首謝妾慨於懷曰爾若前
我去即殲爾父凡女曰奴緻終身侍夫人明日按臨泗州牧出迎衙入巡署坐堂皇首提戈
之父子跪詰之訊繼逸狀故號曰孝子也牧秘言其橫非嚴斬不足明刑嚮御史曰罪尚可
原即勒供疏奏以戈父子充兵尚宗巡湖隔盧蒼發檢適中照洪死擬將戈逸父子充極邊
不赦疏入詔許遂立遣戈父子配索馬徒步抵配所緑邊將熊公愛下能覺真得知為羅
覺命妾問槍能命中失鵝對之嫣矜誇曰盍之武庫中自檢良者來吾有遣獨盛戈果檢得
巨而準者面試之均先中鵝遂將大喜曰內南有大山號雞巢中虛舒禽其獸甚夥爾父
子月荷槍往獵得則獻軍門當除縱紀衙功滿還日有珠還日惟內山窄無所棲誤入塵凡

命宇記不可往應曰諾明日裹糧領熊入山果得虎豹之屬歸獻恒獨留一熊臆寒其置
願覺此間樂父子偶私計內山究作何狀盍往覘之遂入視峰巒疑鬼樹石怪魑沙磧斷絕
人跡全無候歷風至木葉為脫一象狂奔後隨一巴蛇目腋鬥行如飛象見戈伏地若稽首
狀父子急登象背蛇追珠櫃中蛇之雙目如炬行更速象急負之狂奔登陡入大谷蛇如箭激
直駁墮大喔下如雷霆聲矣遂含象首踏躡曰象視谷口有古廟權止宿伏神龕中夜靜聞
庭樹頂時有喁喁聲與蛇物聲向晨視之樹杪一大鳥人首五色羽大如車蓋巨爪搏死蛇
食墮者骨也大懼潛避巢穴火伺其飛起擊之中胸際聲烈烈帝如鬼車夜過生大風飛空
際多時還則覺父子大喜負之歸獻邊將驚且記慈勞喜給獨勿往再數日技癢又入山視
前象立谷口若拱候試登之果負而趨倏又腥風至私計曰又一蛇耶至龍下象掀墮地
以鼻示之伏草際象去引一獸和首如驢人足白毛黑章攫虎豹食追象欲并食之戈俟其過
急躍登鎗斃中兩乳物大吼人立搥碎沙石塞乳際扳大樹離地痛極長號震山嶽戈視象已
遠再發鎗物驚向西去墮壑覓遂又舁之歸獻邊將更驚記曰備具神勇也從此可無須獵
矣叩詩其說曰今上好奇此鳥兩翼天然有龍鳳紋夏日蛇不集可作宮扇此獸毛極暖以
禦雪揣一裘入書立化可為御裘行將獻天子我既屠上賞適亦得賜環也疏入上喜甚詔

賜遣將極優叔戈父子轉送回籍均賜宮遊擊仕隆封遂叩別遵將前登程十里外突衆衆奔至伏叩若感恩狀一衆負戈父子行一衆舁大牙一枝隨行十日。達山陝父子下而拜祝曰君其歸共不敢勞遠送恐驚行人衆亦悲鳴置牙於戈前相將過戈獬牙過句麗國使驚曰此萬年衆酋也剖之中有山水人物若畫者以為貪瞞之去由是富且貴時御史出為皖撫緣虎下吏感恩蔡獻異域寶物甚多撫曰女公子亦記憶否戈惕然命之出拜螺娘也相與纏述始共愁泣撫喜急為招女之父母說主婚即命以螺娘字雛遂取吉成禮戈叟辭不住與子官壽春蔡將升六合鎮軍迎父與裹父母就養於署叟臨猶以鎗法授帳下健兒至今壽春皆槍為天下冠

憤儂氏曰吾嘗怪天下之生物也大守俺雖司晨羊觸邪馬致遠豚適口亦已足矣而深山窮谷之中又有鋸牙鉤爪怪怪奇奇者在味既不甘怪尤好殺毋乃過與噴固戈家父子生還一事然後知騶虞騏驥之派既為聖主報祥且為李慈賜罪遇望箱生且育之亦良有故耳

珊珊

楚之鳳皇儀簡山中有石亭頹曰苗姑救夫處閒疑為跳月人蠕帕泣面吹蘆笙鳴鳴若自

冤案砧故事而不知其非也明季僕生羅字梅仲中州人仕侯故生讀書學劍倘友遊汴之上河時值清明士女如織有健兒弄虎演劍者圍觀若堵檻虎眇一目爪牙鈎剝文質斑斕弄者故以頭觸其吻手將其脣背承其臆而虎且宛轉如人意衆擲青蚨滿擾白兩市散驅入大木亟倘之去生歸而寐想大息曰丈夫不能自全誤落阱陰亦猶是夫友戲耳無則封使卷亦時貫而放之去曰有何不可便寢夢老父醉然入白衣辭惡向生拱揖曰封使君謝恨已滿即君若俠義放歸山林則得美婦脾奇必證仙果功德無量也生曰弄虎者以之搜阿堵滿衣食慕恐斬而不售也曰有機可乘生一諾而醒朝暾滿窗起呼盥櫛挈友再往至則鳴鉦開場虎搖尾蹊目警甚顧戲候一老叟科頭袒背而前騎虎背亂虎領吏以覓顧抵各側虎忽大吼利喙一合則頭脫如斷落矣觀者盡奔兩健兒哭曰設者吾父也虎向馴不知何故突覺憤將殺覽抵吾父子操刀欲砍生急止之曰子迂矣虎嗔人性也即覺之豈能即抵爾父人財兩空勝失算計曰將奈何曰易貴于我以資殮備父餘則另作生涯此計之善者健兒私議久之以為然問其值曰十萬錢如數交兒生命僕人放之去戚不敢曰索在頸尚嗔人若解去不將雖更假耶生恕自翼馬送虎至深山中曰荒野窮僻不少生物幸勿擾行路稀株小生虎鎖之獨目若流涕生親解鐵鐐頸悉上馬返轡撫之曰去送公遵行前

轉官衙忽莊丁驟報起涉石橫飛虎至忽奪路則已伏馬前叩數十下始去歸告父咸不甚信是秋禮闈獲解佳偶南宮試行至燕趙間僕馬斃駛已阻疎林舉帳供饌路旁憩林中蟲出歙石高丈餘瘦削可愛炊煙裊裊知有野人家趨求止宿則老屋數楹門臨曲磵一眇目老叟龍鍾迓客曰何處貴人下顧草野生自陳名氏且告所求邀入坐草堂中僕馬亦有安置叟衣冠整潔言語嚴毅自言苗姓向客中州遁歸未久候一紅粧屏扇號客又一老嫗上堂翼燈蹀躞頫首叟曰寒家無僕御此山荊也生固促不安意在呼僕曰暴夫人不當叟止之曰鋼配勞之已安棲止尚屏內呼曰大姑姍姍兒出拜即君一代毋勞女果盈盈趨前檢衽生見其嫣態萬方神魂飛越幾致失禮擾而問訊曰女公子耶曰然以即君貴人敢以兜女相見須臾有陳於案酒沸于鐺叟以巨甌旨飲以常樽勸客酒闌女出為生解裝設榻布枕衾殷勤綣至生遜謝女一笑去餐已叟詣內與嫗絮語遂不出生醉而隱八女採生醒曰郎可寢矣曰卿尚未去耶曰父母遣視安枕防呼茗飲耳問芳齡幾何曰十六問有婿家否女酡然久之徹嘆曰使深可賜棄棄何為忍老親聞知叱咨將不生倚醉遽攬紅袖女掙脫移立不得近遂寢睡則吻燥試呼茗則女已捧碧盞立榻下生飲已奪玉臂求歡女呼曰當

生惝惝不敢語女呼曰郎起耶滿天風雪真天留客也生披衣視庭外果花飛六出片如掌大旋進數具更淪茗茶女笑曰藏郎子昨宵幾驚破膽曰忍哉卿也曰柔情媚骨何必滿兩生益感語漸抑蔡女秋波微怒似又欲呼生哀之始已臨去怨紅潑于面欲言又上者再曰郎晏否曰未曰真耶曰天日可鑒曰郎求婚子吾父母無不踏萬勿望非禮苟合也生曰謹時僕亦起問生行否生寢立猶豫叟出撰僕夫曰兆茫風雪向何處去霽即行豈礙程途耶少頃父陳餐膳餅餌滑松子香雉炙鹿膾味尤美生且啜且問女郎年齒與壻家姓氏叟答以撰配甚難紅鸞猶缺生曰僕不才尚屬清門稔登桂籍未知可列雀屏選否叟曰珊珊甚倔強屬歸與山荊詢明白兒他日恐老朽孟浪頃出告生曰大喜大喜小妮子竟肯肯但夫婦老矣風燭草霜一朝頑嘲反累弱息覓擲山野無益樂僕相意依東床即于今夕草草花燭明即攜去愧無資粧能相諒否生喜極再拜一一承命嫗扶女出拿布新更雪環徵掠愈覺嫣媚動人父拜說重設尊裏一家團聚僕在斗室不小獨宿痛飲極歡夜深二老去生移燈掩關即就客榻成婚禮纏綿恩愛盟誓無言明晨雪霽叟嫗并出曰珊珊兒嫣慎乙郎君百事看老朽勿加罪責雙雙登程不敢以私愛誤功名事也母流涕悲愈曰兒事郎君錦旋時可一歸寧何須戚戚生以馬授女自則無僕徒步拜別出門叟于歇石下掇臥石起內皆

朱提曰倉卒不及備盒以此為信生曰客遠無玉臺下聘尚敢領學呢乎曰聊且行色耳生匆
服三銖冕以為太少盒代猴人索擇之曰去出山數十里入一大城市為女購鞋珥結服新
然一新再雇車馬入都賃宅居僦隨樂甚榜發成進士授浙江之會稽令挈夫人同之官多
政聲皆內助也然生性好客當兩新雲爭來趨附明年汁鎮塘太守而客益多女請卻之不
聽客問之懼輒千金購妖姬名窈娘者奉生為妾窈娘色既艷冶絃索歌唱無一不工床第
之間尤多內媚生感之嬖昵忘返寓而客皆陰擯其權矣女攝宿絕不爭名然生偶抱恙女
輒雞鳴起侍湯藥不啻孝子窈娘見女服體髮虔虔無處不美即亂頭粗服亦銖姿麥退而攬
鏡愈自慙汗由宮生慙慙生妬妬生恨恣廣結婢媵要布腹心思傾女不得入膳以毓毒置
酥酪中布女室生偶入呼飢女以酥酪進窈急爭而素之唆貓犬立斃乃嬌啼求去曰夫人
妬忌憸毒良人妾若不去恐難免也又女母侯笑奇於庭禮拜北斗女告生曰夫人壽未成
又用詛禳法妾時心痛恐中魔巫由是生恣女動輒得咎曰終非好相識立逼大歸女泣曰
自為君婦有何失德曰吾與爾緣盡眼中釘喉中骨硬不能頃刻留女大慟曰若留須跪受
鞭笞始已女即膝立受秦婢媵爭伏女旁願代受杖色之仕宦者屬聞之咸不平聲名益狼
藉當道者雇識生之虎怠酒色侵庫帑十餘萬欲劾之生懼謀於客出十金購玉鼎將厭

中巫又出十金購冬貂獻侍御同列中堂鼎無故碎婁無故娩至問誰戮窈坐以夫人對生
大怒狂呼不可忍操杖立逐女出女曰是真不可留矣自脫簪珥裙服擲地着嫁衣恐恐
出門飄然不見當道待生歸不至疏劾之奉旨降官東魯滕陽丞婢僕與客一時星散生典
質玩物得千金攜窘就丞任算馬悠悠踰入山谷見疏林煙嵐散石犖确序忽至當午止宿處
大驚恐翁媼出無頼相見勤馬不前遣僕覘視則空林無屋宇僅曲磵流泉荒苔虎跡愈趨
而過丞任清苦異常窈不能堪終日悲啼生惟憑忽祖抱病呼窈不至蓋早已隨僕遁去至
是始悔恸曰具負吾結髮笛姑報乎而已無及矣更以行脈革囊充雲南單騎衣聲穩監者
呵詈資斧一空貨馬徒步兩足腫潰蹒蹋不前比至風風嶺山中人踪斷絕處有兩翼然
監者引入旗目叱曰爾罪應死我輩何辜請速自戕免污吾見生哀涕不已監者操刀而至
正皇急間忽雁風起怒號一白額猛虎自絕頂下爪搏監者三人死路側生亦迷悶僵斃覺耳
畔有婦人哀喚解故眸視之非他珊瑚苗大姑也生反痛哭曰夫妻邂逅得毋夢中乎柳寒
中指曰窈娘何在客又何在生以頭觸地泣言知悔問虎究何往卿究何來曰郎至此量言
亦勿懼妾非人虎也郎在中州所救者妾生身父也父母感大德遣侍巾櫛又以無狀被逐
若非大難當前實無顏見夫子然真面目已露郎能勿以非類見疑乎曰豈但勿疑言已抽

刃斷拇指血涔涔馬女驚救之已斷急出藥末敷而接之裹以綾帛竟不痛曰郎君既悔又
何必痛曰非此無以對我賢卿也問翁媼何往曰天竭已滿重證仙班不在人間矣南山之
南尚有敝廬能惠臨否曰逃罪敢監出則領斷茫茫海內託足無區願隨卿隱曰以郎資質
勘破泡幻大丈夫且成言已攜手同行茅廬碉舒十餘里恰石數轉忽見洞府門前長蹲赤
腳著三四第翹首拱候呼曰大姑救得郎君歸矣問此數輩何來曰老父道留婢僕侍郎君
早入見金鐙鼎由八紫床第無一非石曲折款門若分內外西偏一洞為女卧房房內陳設
古雅帷帳悉具床上坐一嬰兒呀呀索抱問是誰氏子曰此君種也渠外大父命名曰寶生
生親與摩頂兒具豐麗魁梧知是國器夜夕燃石燈出百觀中花釀飲畫煮茯苓松花餅啖
生晨起前婢僕各出採樂餌以野蹊織布無一匹殆寶生五歲願慧生拾樹葉為箋燃松枝
為筆抄書數兒讀十歲即通六經能韻語生怒曰吾負罪厥邑累兒婦何時出頭女問中州
有手足否曰有問曾定君患乎曰有從堂弟名盛者從泰貨一錢女以纖指卜再四曰是真可
託盛日早起呼兒焚饌僮駕牛車抱兒端坐以生手書置兒懷自脫金釧束兒臂并與玉瓶曰
需果餌此中索即得安置訖遂揮曰去車如電掣風馳突入雲際生失聲元女笑曰君別兒
即苦妾父母嫁女時亦苦耳何一人官遠頻加白眼生太愧以指示女曰卿忘卻郎相與大

笑然蓋中州名士也四十無子以為憂孩人子遂頭愚蠢不欲離夫人為置妾又恐分恩愛
不育定是日忽牛車到門僮抱兒入投書案上盛拆閱見的妾為兒廢筆跡大喜閱至託兒
為嗣二節更覺歆忭一瞥眸僮車與牛車不見惟兒床劍捧躺依膝下市人問隨曰爺家門內
豹奴捏稱奔出城去夫妻覓遍所生寢必接於懷食必加諸膝冬日盛病思櫻桃不得兒
忽捧金丸至問何來笑指瓶以母語告我呼他物無不應由是大富貴生兒而就試賈為大
中丞征雲南艱時盛夫婦壽八十猶健飯領軍拜別謝功成還回順路訪親生父母寅洎受
敵戮捉暗果坊至舊處則洞口實遍樹葉零落而已痛哭搏草視石壁鐫詩畫一行曰中州焦
嶺遇虎得生洞居卅載吐納通神天降丹服之身輕水火調御夫婦遭厄果年月日白盛
飛升兒讀能書勉事聖君石鑑流水箭橫白雲入閒天上一樣看承
懊儂氏曰人雖至愚當其愛恩則未嘗不癡前撫心以為苟渝此盟有如江水及至髮膚
既久貧賤太甚反面若仇有跋身功盛者瑣姑珊姑既報德於未遇之時又救之極危既
窮之後其亦愧夫人而賢眉者乎至於女子小人瑣瑣感主虎且憚之矣噫嗚珊姑慎勿
孟浪唱恐夫憚也

麻瘋女卽鬼五

淮南禹跡山林壑深幽神龍窟宅也至明季始有居人漸成聚落陳生名麟字綠琴亦卜居山麓父林母黃氏耕種習農能小康生年十五善讀母促有弱弟名海客遊粵之東郡貨殖得貧遂落籍生是母病革私執綺脫泣曰為母兒儀汝父必繼娶盧花花今古如一聽汝躬促可適吳依舅氏并私以所蓄數十金與作旅費生泣受母殁父續絃為兒果悍忌如母言朝夕不能容遂謊母墓痛哭留書父枕側而去跋涉幾半載至則貧耗而舅氏遇詢閒闊無具人慌忙走村郭漸以乞食度命深悔孟浪時思遄返一日至郭之東有橫榔樹虞柴門方引吭唱蓮花落內有短髮赤面一須白叟出睨生詫曰小乞兒子何貌之文而音之悲也生曰腹有詩書焉得不文落魄窮途焉得不悲曰何得至此生遂自陳鄉貫述舅狀叟默視生曰子舅真戇娃海客面白多麻曰然曰客兒子此久矣渠生為某巨室司會計善營運擊青樓女病殁女藉資隨僕逸老夫與渠有林酒之交代市檳榔其東郭尼庵側大樹下墓樹短碑者是也陳伏謝遵至所指處果得舅墓問庵尼亦知其詳曰舅甥有蜜佑場遵當負舅骨返祖域尼憐之餐以豆粥語云子所遇鬼姓司空名漢興汝舅有義弟往祈援手切勿道方外饒舌明日生見鬼遽呼司空伯驚訝曰小子何得知吾姓氏且知我伯名即詭云夜宿墓下夢舅氏詳告且諭乞援鬼悵然曰僕與渠庶無車笠盟不過曾覩面雖然當為子

徐圖盡寸心三日後以緇袍一襲贈生慨然有德色且說生云僕清貧無堂贈子諒可原幸鄰郡某山中有富室邱丈子本僕之舊等也老夫婦生有嬌女名元媚字寵玉年與子等貌則鮮麗擇婿眼高崔屏無選子雖貧而清才雅範此間無與比儔僕作函代子執柯往就舅館邱丈必有厚贐尚不足運舅覩返珂鄉歸陳生聞之請思其次問何說曰姪家山野荊布茫茫恐富室十金未能習慣刷彩入贅能任坦腹人乘龍自便者平叟撫掌曰迂哉書癡也是不過攫伊財耳茫茫天壤渠於何處搆逃亡婿生計窘姑受函往姪則渠第嘵嘵舂渠歐鍛司閽人見其落拓叱逐立及函入兩少年出揖客云奉嚴命恭迓玉趾如為翁子隨入見棟宇庭院俱類世家一偉丈夫倚杖過臆立階上生趨與展謁坐問詢司空氏起居旋白夫人來兩婢扶一四十餘美婦人出翁曰此山荊也公子既司空世好與寒門誼即通家敢以妻子相見生又展拜婦凝睇笑謂翁曰司空孫倩眼力不差公子真可人也候具逕宴勸酌甚殷席間略詢鄉貫即語生云舍親與郎君言吾僕小女麗玉素所鍾愛不欲嫁遠方然覓婿欲得如仙鄉人物裙屐翩翩者耳不可得今得紅絲牽引文星應臨是真石誠三生願即日奉為其帚坐雖席唯唯爾謝婉陳曰自慙椽樗仰託鴛鸞良所深願然小生實為舂舅至此婚役三四日即擬暫返逢閭事藏再回滬第是不得不預陳長者婦微笑曰公子何忽促若此耶翁急止之曰公子孝心何可過拂容即代菁朱提五百金作為旅費生心喜敬諾旋即望嘗嘔啞燈火匝地葬僕引生之曲室更設新冠帶出就席相對三四引一二八好女子珠翠綺羅盛盈自內出與生交拜送之洞房却扇視女則荷露桃露無此艷冶生心意飛馳尻恨須臾新婚暫別未免孟浪容有意遂逞圖靜好早酒闌燈炧驟蓮漏三催婢女庶去生正隱几模糊而女亦時牽縐幔窺良人殺貧閒隱有怍悒色生不知就裏趨近軟語代為卸粧女則祖以織脫再近則潛然流珠淚徐起彈煙視近簷無一人始閉門小語曰郎亦知兒期特近乎曰不知曰郎從何處來何處去曷明告妾也生具告之女喃喃欲言又止生知有變伏地乞憐女曰妾覩郎君風采意良不忍故以機密告妾麻瘋女也此間居粵西邊境代產美姓遐根奇疾女子年十五富家即以千金誘遣方人來過聘盧始與人家論婚竟真配若過期不御則疾根頓發膚蝶髮摩永無問鼎者遣方人若貪資誤接三四日即項有紅斑七八日即遍體爛潰年餘拘攣奉曲雖和緩亦不能生生聞之始恍然悔泣曰小生萬里孤身誤荷其重乙娘子垂憫容我潛逃可乎曰休矣此間覓男子喜難郎入門時外閽已環伏壯漢持刀杖防逸生泣曰身死不足惜所悲者家有老親耳曰妾雖女子頗知名節常恨是邦以地限無與姻願死不顧生郎且與妾和衣眠三日得貧即返妾病愛亦不久人世乙歸

第木主曰侍兒元配邱氏麗玉之位則瞅目展臺下紙書已泡特隱泣生憤然悲曰嗚始則僕元古則卿死烏欲鴆同死貽累生緣少曰不可請書居址門巷與妾級衣踪中俾他日柔魂厚酬小商男姑受郎君一盂麥飯耳生雖書與之而淚不可仰人衾共枕生慶慶不能自悅女悲勸慰禁止對食不餐幾與石女天閽同一恨事兒日翁媼果頑同陌路是兒女以眷舌吮生瞬作無腊色者三四處曰可矣私贈黃金白玉雕臂各二生訂依約女悲曰恐惹再來妾慕門之木拱矣明日翁媼果踐言即振手令去重到尼庵尼見項上飛開門不納急以貲巨觚敲男概載之南下夜泊舟中紉舟子舷消陽情東奇之敬禮益恭探家兒父則繼母已殁父納婢為小屋兒子果艱腰離疑妻弟所遣不深詰經旅抵賈山田陳翁喜領逆種林閒涸疑得刺甚豐生乃下帷讀八股厚即翁見生去謂兵女壽盒無疑正說媒妁覓東床女忍疾務視之麻瘋也翁窮追惟含淚搖手仍是處子矣詰曰淫婢太不長進寡定不欲生耶月餘益潰遂遣之麻瘋尚是偶乃長官好善者所設也固是病向能傳祖家有一則全家皆病雖掌上珠亦患斷義絕無顧復情女入局數雄輒覘見一麻面鬼口稼南哥有求救此既而思返覺慨然願導引曰老夫貧姓淮南人娘子得毋欲尋陳生綠琴耶渠與僕似曾相識可同行僕亦欲東耳女自恃愛寵又以貴遇欣然隨之舅到處重門自閘至邨外舅以

嗤笑女蛮鈎吻喃喃若得汎即馮步若使蛾翁僕之如父旋拔銀鐶則為資為旅費消至地餐已枕藉遂行乙史吹洞簫女口編女貞木曲歌喃沿門歌曰女貞木枝答答開世不修禍女娘史朱古男之退荒生為麻瘋種女即麻瘋種女即望為益復照合婆復自抱淡頭郎翩翩郎郎好容止彈煽頭復心自喜妾是麻瘋娘郎莫麻瘋子女雖麻瘋得郎尘郎抒麻瘋為妾死郎為妾死郎不知洞房編閨街金危北崔亦莫辞杜鵑亦莫啼鸚鵡無言願飛去郎墮網雖妾心悲郎不見駕馬不跌嬰兒子剝女願為一姓死郎行依舊躰如仙妾命可憐薄如紙膚為蛾肌為虬雲髮拳曲當且沾掩面走入麻瘋句不欲傳其於儔所歌當作掌上玲今作機上肉昔居蟾蜍龍今人郎當屋月落空梁燕雛一窠香魂斷復續妾雖生妾不願守故居妾既生妾自當事君夫可憐雖生亦猶死不見不生終何如女貞木枝扶疎上宿飛鳥下陰游魚鳥比翼者鴛鴦魚比目者鰈鰈生同衾死同穴衾穴即不同妾心若明月月照桃花紅欲然李代桃僵被出蠆女貞木紅枝葉葱葱是麻瘋之女眼中血女歌韻心酸史籍盤邊啁閒者流涕聞者流涕聞者流涕聞者流涕以食不敢啐蹴與半年祇淮南將近山村見老屋萬株青帘出樹杪史遷指曰向南黄石堆門者是也子當自往僕從此近矣惟祈言語無禁父子云海容奉謝言已即香女歌定語某門見一老翁坐鑪側面目似緑林豪為翁報前面

翁擲一錢與之再歌又擲一錢女泣曰賢郎陳綺粤西大奴倩不遠迢迢責翁為豈一文錢所能償耶驚詢其故翁曰陳綺耶豚子也汝所言離遠信果秋試金陵不日歸山座面當如真廣文聞之即叩以見翁禮翁送入尼庵中遣村婦伺應婦皆嗤却走幸老尼憐憫得無去月餘生歸翁以女詢生驚惶不知所云翁曰是不可負也吾家不少閒消煩雖為桃僵為春之終其身生伏謝急趨訪女遇舉生衣嚢曰妾遠來不敢望伉儷惟冀以骸骨葬吾家祖塋耳生且泣且慰問何能自來以黄豆面目顛末告生驚曰是吾舅也異地仙耶携女之窈堀酒廬隙地臥叢棘中諸婢咸遠立不敢近惟一雛嫗名甘蕉者獨代撤溲便煩事至飲食無餌皆生手調久更稜被挈甘蕉臥女側亦均無恙楞蔡生鄉捉里人爭與論婚生力却父稍稍勸生泣曰兒年甫二十有一麻瘋女量不久生人世間姑待其斃再婚亦未為晚也又慫己去女無人照看遂告病歸南宮城女以頭觸覓悲曰為妾誠使郎遠謝機阻上進妾死後何以見祖宗于地下誠不如死言已又觸耕甘蕉救止始已一日生赴戚家飲還而不歸甘蕉又因病內臥女聽雨剪燈撥爐不已忽聞梁際颼颼一聲大黑蛇粗如斗臂長幾七八尺從空颯至女始頗懼繼思得果蛇膽勝于自牝聽之蛇身盤屋梁垂首下啣酒甕木氣酒地如擲吸甕中酒嘿吸頃刻滿腹欲上竄則木強如枯藤倏忽復垂下攫擲啣腸刀劃聲頓寂

女燃燈强起視之覺矣心憶蛇毒或可代鴆攜飲升許心頓清醒祛煩祛穢奇饑又揀以洗滌穢頑止明日又潛飲而潛洗之疾若失倩之嫁者轉瑩如玉髮之卷者轉垂若雲面目手足之皴瘃者轉如花如月如嫩筍茅矣甘蕉寫喜告生詢之以蛇酒告趨視則遍體黑章成雲錦頂有揣角殷然蓋此山蛇王名鳥風者也具錦裳綺裙花鈿珠玉粧女出見翁與諸兒若莫不驚為天人翁曰吾幼聞蛇王居此山千年與僧求得片甲歸人醫痲痲不可得孰知天尊留此為吾療賢婦疾耶即日備禮為合巹璨宿滿堂吸鼓笙竽百里外男婦咸奔至一覩女之顏色歸以為榮再三年女生寧馨兒感甘蕉德收為螟蛉生卻之不可是年春生試禮闈入本元出為太守專恤流亡與貧病無告者人人稱衆母升兩粤制軍遣材官招郎翁至索麗玉甚急翁假泣曰小女命薄銷謝久矣明公尚欲尋故劍耶生又索骸骨歸葬翁懼獻千金為太翁壽不許旋訪司空云竄逸頃紀綱死生天已報真以小人目我矣旋命婢扶夫人出則衣一品命婦服容光煥發翁幾驚伏視之即已女麗玉也灑淚問父母安否翁咋舌愧欲死女亦睜歸葬出蛇酒製藥救局濱勞之患麻瘋者活無算年四十餘太翁猶清健蹴乙丞養歸終焉邊興尼庵建郎夫人碑紀事之唯畧至今此山藥酒尚馳名云

夜雨秋燈錄卷四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佟阿紫

佟阿紫楚人也幼失怙恃孑然無棲止年十五隨戚學貿易走魯之登州戚病佟日夜侍湯藥歿則盡以旅橐市櫬具厚殮之泣求客之楚者附舟回臨別焚楮誓曰阿紫從君來不克送君返敢有侵吞分文者鬼且殛神且誅誓已大哭聞者流涕然佟由是竟困為丐曾海濱飛來村孝廉郝隱義而招之回顧佟貌脩整性靈敏勤於事得人憐村之巨室咸招阿紫司奔走以故傳食得不餒久之得隙地結茅棚如斗大外繚土垣中種蔬果漸免託沿門鉢矣巨室欲弇之家不可欲配以婢亦不可告衆曰男兒不能自立何以家為倘荷諸長者厐亦非終歌朝雉者一日抱饑倦臥牛喘聞雷聲殷殷知山雨至蜷伏棚底至晚雷益迅雨更急電走金蛇鼻觀透硫黃味佟伏地自陳曰某年甫十八無愧怍惟撇父母墓於鄉里清明無一盂冷麥飯寡上養欲擊吾頂耶突霹靂震山岳若有巨物骨冬墮中庭意為雞爪尖喙者無疑瞑目待斃久之雷收聲而雨亦霽濕雲縷縷裂銀蟾倏明滅瞰茅畦果有一物黑模索觸手軟膩燃火照之則一端正好女子衣模黏盡沾濡鼻端有喘息胸前尚溫暖惟昏昏若睡

呼不應大懼反倘短柴衝泥走告郝不深信言之確遂起過告村人扉邀往覘其異每人篝燈明若晝比至則女子已甦嚶嚶細泣大衆環視秋波灼灼無一語郝命人扶入棚即藉阿紫短榻上眠衆席地坐詢之女自云郝姓小字五銖所居為極大村莊居人甚夥距郝甚遠貲不知隸何郡邑多兄弟姊妹惟已恒得父母憐是夕正衽何趾後入已房閉頓忽暈心雖了了而耳鳴如鼓風濤身輕若御雲霧旋更昏昏比甦則不知何故至此處衆觀其粧束若吳越聽其口音若山陝問伊父母名氏搖手示不知問可否婚聘亦搖首示侍字喜曰我同宗也但若是則何法為爾寄音耗女子哭甚哀郝憐而止之與衆耳語瑣碎者久告女曰此為佟郎居彼此怨曠天涯海角相遇乃鬼神撮合雷霆主婚僕與汝同姓論年齒可為吾猶女擬遵天意以汝妻佟郎可乎女翹首四盼郝急推阿紫示之曰是兒雖貧量非終於貧者女睨之意似許可佟面赭流汗向衆力辭郝曰癡男子常守鰥耶天意已定違之恐不祥村之父老醵貲謀花燭頃刻得五十金夜向晨村婦咸至爭出衣裙釵鈿為女助粧粧竟美麗絕倫小市酒肴即日合巹明日女覲諸郝膝下作螟蛉女郝疑女必嗔佟郎貧久之竟伉儷日夕同操作辟纑索綯分郎苦一日夫婦攜鋤刈蒿蔚忽見兩金鶯戲于庭除上下鳴且舞女戲以竹竿撲擊墮地沒根尺餘即得黃金二餅佟欲易以市田宅女不可曰貧人暴得大

財徒取禍耳郎曷走他郡學賈數年歸示人知富之有由來妾甘為郎守澼洸作生活量不致餒佟遂泣與別往告郝亦深以為然并自任照看女佟徒步遊江南諸皖之鍾離遇鉅賈巨商也凝視其相訝曰君當大富貴奈何草衣芒履掩人目佟謙謝且陳趣延歸授以白鏹五百金曰且之江南學負販無論何貨第運之虧不汝怨盈則除母分子金佟過江思販豬利息厚遂投牙行以五百金全作豚注甫訖白足走泥潭行至江口正喚渡忽有放飛炮者豬驚逸盡入蘆葦中呼之不再出痛哭欲覓死又戀五銖無已吹簫乞吳門忽遇同鄉李叟訖曰子何一寒至此耶泣告以故叟笑曰子真商賈中之雛稚者凡運白豬必須先養犬彼項掛鋼釘皮圈者非豝豬偶有逸者嗾犬銜之回若全賴人力宜其憊也贈五十金並假兩黃犬馴且猛即日代運豬數十口屬且渡江試為之佟拜辭悄處令往重至江口心方惴惴忽天大雷雨江波如山晝昏黑若夜佟凝立雨中聽豬自竄比雨霽則豬皆烏有僅兩犬在焉憤極返江店出資飽餐并以甘言飫犬店主人問將若何佟作恨聲曰吾當深入叢莽窮搜之主人搖手曰莫孟浪此中有巨蛇曰蘆蟒力大能噬人且江州沙軟多坑陷墮則死矣佟曰寧入蟒腹死不以失信生卒往至則犬斷索奔入佟無導引惟蹲而待少頃乃犬聲嗥嗥豕聲呦呦呼號震江水霎時羣豕魚貫出鵠立俟若就拘束不敢動視之其數較前所失

者十數倍而且肥膩茁壯其值約五千金仍有餘念天欲暮雨犬始流汗出血滿口吻逼江船泊五六隻至急驅渡江蓋船即江北豬行來迎客貨者頃刻畢集南岸豕價大昂故濟於江滸耳比抵北岸堅坐待價牙曰再遲則殆矣佟不為然明日價更增三日後佟心怯售之得八千餘金存金叟累帙潛往鍾離告甄叟自佟去後數人咸云佟逃叟不以為然至是佟歸益張筵酬之筵呈票符并白顛末叟笑曰君亦太稚氣前豕既逃亦何必乞不歸然子所遇李叟尚欲見之否曰正欲白主人酬所假叟笑呼十八子可出晤佟家郎叟出即李也大驚視犬更雜衆犬中若叟家畜養者益駭少頃恍然悟蓋甄叟早知佟事故遣李送犬與金耶明日盡以七千金假之副以幹僕囑再之楚曰過貨即運無不利也佟往返二次獲數萬兼以楚無親族函父母骸骨歸再詣叟曰可矣分子金與之尚五萬有餘欲妻以女辭曰家有糟糠且別已三載不欲效薄倖也問何如人述前事叟驚曰其面龐圓白眉纖而長名五銖者耶曰然翁何以知之曰此吾嬢姪女也渠父母皆陝人流寓於皖亦富家翁其居即在敝村之南大樹千章裹竹樓者是也某年月日為雷雨攝去安知為君夫人耶翌晨引佟見郝翁媼一家沸騰歡笑狂喜翁媼急欲見女遂由淮駕海舶親送東床還資返登一帆風順不日抵飛來村骨肉相聚如夢寐如隔世悲喜可知道會具又極豐備并厚酬孝廉與之聯譜

系居半平欲攜婿家同之皖女曰不可兒不忘村人傳遞出千金厚酬村之貧之者女僕生子一丙體孱多病為夫置妾勝生子女若林邨夫人性惟儉愛女瑣西苑第甥館同居為阡陌雲連樓閣華偉不啻世家至靖子成立遊庠序女年甫四十有五猶妍靡若天人一夕夢偉丈夫荷雙龍來內皆紗帽紫袍舉而遍掛屋角雞鳴尾更有纓帽衙實石挂孔翠者亦驚丈夫拄訛故俯瞰龍肉噴噴稱有餘戲擬擲過西牆笑曰便宜麻告侬知子孫必多有科甲顯宦者後果驗然時方明季不識纓帽是何盛儀至盛朝侬姓世居魯仍賢纓拾青紫所以有賞頂翠羽帽也至拋擲牆外者蓋婿家均貴亦不減外家此桃源令孫普麟所云

慎儇氏曰彼美人兮天涯海角而風氣薄上早訂婚姻鬼神無奈何始幻此蜡地法耳當不負死後眞數言實諸天菩薩所共聞之而一齣墮淚者也或另註奇緣使之得內助享厚福未亦可定當聞四川周姓亦曾有之與此事同

雪裏紅

北里非相攸之地矧欄無立節之嫌然未可以一概論昔京都有薛氏女貌絕艷孀一婢一媼賃宅以居自云十五歲矣出多金喝市司街卒遂安堵而閨歸況寡也嘗稱花傳數乘猶車住城南覲新劇傀儡棚亦輪為之傳遂不言而知具錢樹子也游蕩兒覬覦之騷聞鄉黨

游踪均葫蘆提以對問者名則曰薛氏行一侍者呼為一娘間夜合須多寡則伸五指露守宮砂曰六歲時遇吾師以丹藥點作真點至今身猶處子不懼作復度娘也曰若是則必工吟善詠如卿家校書居清者乎曰非所長也曰是必唱鶯鶯舞柘枝如謝家姬乎曰非所長也曰或者能剿篤耨編如卿客針神號便來者乎曰妾病未能也眾撫掌曰窮思究以何術博雛頭錦女含笑呼婢擁碓臼中列骰子六供几中央再拜客置花曰妾名雖倚門實則求偶請以相思之意代風月之媒是亦適吾師命也來者以白金十兩作孤注無論齒高下貌妍媸一擲成六紅者即嫁為婦無食言然一兩僅一擲再擲再成悉爭償君等毋吝財也眾曰妙哉是真別樹艷幟而為紮赤繩者呼傳號取白鐵至博兒日皆色沮去遠近譁啼咸云何物粉兒獨倒花樣唱東社之桃呼守雖之盧花骨頭豈真作冰阿堵物依然入裏是兒狡哉鴻子愚矣然愛其色者擲難忘情由是馬絮於場大迎於戶上至官衙下至胥隸無不聞香而來惠泥而至作踐布裳又以一娘不似娘名因其愛着告子帖又全紅始嫁解當同音退呼之為雪裏紅云一日有侍御公子景攜百金來十擲皆北明日又來視顱中已別五紅其一淚幀不定公子大聲呼紅比走盤珠定則仍守黑者乃凝立如木雞女笑曰敗哉何一紅之難也女貴難極妍而惟桃生硬者至晚寒暄即請得博已即下逐客令不許少一退遲公

子息怒僕嗾無租子三四編給金使請女室將寄舂浣愧恧女已踣具盛待金入已紮即揮手使去無賴子大閙曰一擲肉竟如是吊賓耶彼博場尚有閒茶測為吾輩解餓渴書已檄神欲像女聲色不動呼捕繼指即扮跃屋外數十與呼婢出易蕉待其三服而三拍之跪謝始釋歡歲可慎復有壁至蓑戚危彼妹艷而勇無敢褰負裁快快不閙有復言三載中均落落小酬慰從不敢一觴階一寓假一懶笑而省盛中衆衆盈五萬企矣偶語咨曰最得米僅娶吾身今并得吾財何樂而不為於是門前車馬更喧如市并矣時江建昌學生名崇者年少尚未娶避難走燕囊落拓殊甚時徒役何妙某宦宅向為姊夫所器然字量之銀僅僅十兩計無出璟于同鄉某某問曰子知此間有富裏紅乎曰不知乃告所以曰苟拼與一戰提則立地成富兵負則卷女緩來還也生曰為洗導之徙女見其歡消俛而衣襞襟心憐之曰此非樗蒲戲乃賽奇卜也登場一危絕無翻悔願子十金良不易易外重生笑曰卿亦過小覷人矣畜生雖貧量不至為此二頭露乞兒態言辭慷慨具為熊熊已令佳人心折及鏘然一鳴座客齊鳴來視賊中燦爛者成六出危矣女亦色喜嚶嚀一解階下嗷應即時結彩然兩盞媾如擒駝龜滿堂水陸新進婢子引生入曲室沐浴更新衣女亦擬危儕之交私同鄉某宛儐賢為至滿作賴容去歸洞房女暑詢家世即云身已相倣頗閒郎志生嘯聲曰一身落

晚去就頗難然為貧則素惡銅臭為儒則不耐氈寒無已其一行作吏尚可以身許國乎女拾襦而前曰是尚不愧為紅之夫也旋以僧紅示生曰妾尚女兒身惟夫君憐之生以唾拭之不去喜曰皮相者疑卿為章臺楊柳艷者知卿是佛地蓮僕心醉矣且愛且憐明晨視紅褪如洗旋以片紙為生納棗得銓闈之某縣令事之任女不令多隨從捷厚資與婢媼均易男子裝已則躡雙胡吉莫靴負彈弓佩長劍四騎登程經寨山下忽遇猶馬賊呼嘯至生戰衆面灰死女命婢媼護郎君已則縱轡迎賊鋒發連珠鐵彈子如秋風吹落葉賊被傷無生還者生大驚幾墮騎至前站私詢其何勇過使兜女笑曰指大尚就視巾幗耶最憐紅線鞏曰在人間惜肉眼人不識耳因把酒重述都中拍無賴事相與捧腹到閩謁長吏女均執剌代長歎致無閩越寅寮賊艷傻疑其有斷袖癖實不知即使君來獵婦也抵任不半載金陵賊騙大股系突至閩暴國斗大城生集鄉團女廂後窺之笑曰若以此衆賊直推枯拉朽耶寇深矣且奈何翌日賊更蜂集肆突丹將孔醜女屢登陴斫殺一晝夜攻始懶然耽耽者猶不去生已赴子中丞臘三申而援不至蓋驛路斷恨無神鄉也至夕女以大斛舀生飲生屢慨涓滴難下咽女笑曰飲亦死不飲亦死曷為醉鴆乎生始鯨吸數十斛沉酣眠所坐木椅上女出裂帛長十數丈者先縛生然後荷于背且縛之極堅固若負襁褓兒仍男裝右提劍

左握護身牌，聽野雞三唱，農月豚臘呼鄉圖而告之曰：事急矣，吾負汝使君往乞援三日即返，城中諸事，聽吾婢嫗指揮，可益無恐也。遂開閘放之出，賊艦具越溪行甚速，又見所負如屋上瓴，不識云何。始癡望，繼環擊，女且走且禦，斬數十人，而出重圍，馬緣距省垣三百里，至則甫卓午，走入館舍，解背上良人視，殘醉猶未醒也。往見中丞時，撫軍麾下僅萬人，意不能多，餘生時唯諾，女在身後，突白云：但乞中丞分五百人供臂指，然必由僉更自檢擇，不中選者勿須也。中丞驚詢誰氏子，生詭以僕對，且告其神勇。曰：是豈能奮，復生乎？即傳鼓集演武場，女為生暗物色，皆提如狼獒，而勇如熊虎者，生詣百令某處假兩騎以歸，某今見女戲生曰：明府當此倉猝，尚挈畫郎擲櫻桃耶？生色對曰：山荊也，今驟亟訃知其事，急延之後堂，夫人出，拜請須臾，暮休息。公子一女郎一，挈拜膝下，乞授業，女約以圍解日，旋整師歸，賊正圍團攻雉堞，突自背擊之，幾疑將軍從天外飛來者，戰一晝夜，斬馘無算，餘孽悉竄，城無孑遺，而歎曰：是可驅豺狼而害隣封乎？留生入城，撫創痍已，則帥衆追剿至浙界，始凱旋，當道上其事，生卓異遷郡守，女詔封成夫人。某今道子女承歡約，已授好身手，女暑與一二即已曰：離綺中人，得此已無敵，無深求也。問戰勝大旨，曰：譬如博五內六瓊，眼前八陳，知人知彼，目無全牛，勝負可立決也。問阿姊是何師承，曰：吾自有師，師自有法，不足為汝輩言也。生每斷獄，女參贊神明，捕盜尤度勤，惟葆娼則力為諫阻，繼以夜泣，故常雖百思，桃花門巷，常數百家，成錦繡城也。每來與二出，鶯鶯燕燕之儔，捧盤匜跪路傍，為夫人祝千秋者，動以千計。此泰寧侯譜弟所來訪魯臣金陵世家子。

懊儂氏曰：寒蕊中有名雪裏紅者，辛辣之品也，成夫人隱於粉黛，博以相夫坐而裙釵男子，殺賊，是桃李之艷而兼桂之性也，錫此佳名，良不愧耳。不言其師，而師自大有人在，閨之恨，感保障之德，每至伏臘，有以雪裏紅薦春盤者，當不敢作害而呼為成夫人菜也。嘻！

諸葛行營之種，可以并傳。

鄔生艷遇

鄔學典字少華，任城儒家子，年十七，尚未婚。時正夏五，移枕席置小牖，一老僕作伴，暮答敘也。一夕，海蓑令人思襆被，因遣僕宿外舍，自起拂櫳拭几，剪燭煮茶，視皓月一窗，不禁逸想。背燈危坐，口吟一絕云：明月此時好，美人何處來？相憐惟有影，綺户為誰開？詩就曼聲吟，珈忽一麗人，冉冉至，平約十五六，廣袖長裙，鳥鬢翠黛，目盈盈若秋水，裙下露蓮鉤，纖纖若斜結之錐，治盞中人也。鄔驚詢曰：卿鬼耶？曰：否。人耶？曰：否。然則狐耶？笑曰：郎志在美婦，妾志在情，郎儻聽高吟，知情之所鍾，故冒嫌學私奔之紅拂，郎何必唳唳詢珠郎？曰：卿有名乎？對曰：賓奴有字乎？曰：與稱。鳥不甚了了。第握纖纖手，則柔膩于羔。今人魄蕩相與談論，慧士生倦旁及詞章，漸思暱狎。鄔愛且服，聽玉漏丁丁，墻外之柝四下，促具解衣，則兆紅上頰，約以明宵野雞四啼，倉皇遽遁，翌果挑燈自擕食枕至，備極華麗，人世所無，遂與綢繆，而痛楚其膀。女曰：妾身猶未雛璞也，乞郎徐徐，幸勿狂暴。事已，視清簟落紅，真猶處子。鄔益憐愛，因以臂代枕，口吟一詞云：郎可憐，妾可憐，一對鴛鴦一對鵝，今宵那世緣，奚流連且流連，生怕雞鳴欲曙，天情人隔一邊。女喜曰：郎真有情也，妾雖自薦，然得此錯愛，死可不憾也。即和其詞云：風雨客月誰家，妾豈當門賈笑娃，情深念轉差，香辟邪，玉辟邪，復而推殘一樹花，郎若郎重些，天曉自摘耳上兩金環，贈鄔曰：以此作定情物，珍慎勿示人，恐飛短流長，彼此不利，自此來無虛夕。一夜正偎擁，忽有班白叟破門入，面詬鄔，疑逢飛賊，將如戕叱女曰：小妮子，太不識羞恥，既而指鄔曰：污人清白，風狂兒不當殺，卻耶？鄔驚但無地以被裹首，口欲不能言，惟齒牙震擊作奇響。自被隙微窺女郎則俯首却立，殺鼓可憐，正疑惴間，老人呵叱益厲，忽僕在外舍，反側匡床，鼾聲扎扎，二人逡巡次，復鄔扃户，眼不熟，而女已裹娜在床，似嬌羞怜淡，默無一言。鄔執其手，問非宵老叟屬卿何人？曰：老父也。曰：卿家大人險將小生當絕，然我兩人之情分，豈即盡於此乎？匝月思寢已逾，尊常果願為卿死，不悔也。女笑歎久之，始云：郎何癡也！以郎表态何難，得去堂艷偶而乃犯險阻爭異類哉？且家君素嚴，望即遣他郡，妾未必解顏，郎自覓母以妾為念，鄔失聲大哭，女以神中紅巾拭淚，已亦泣曰：妾原圖永好耶？不意怨鵷高堂秩及君子義難復駱，詩以所贈賜還，非重物也，恐郎他日觸目傷心耳。天如鑒憾，則鏡可圓而劍可合，妾去矣，千萬保重！言已，頓香聽户外修竹風敲如撲瑣聚，遥視金環已不知于何時摘去，然鄔由此玉體羸瘦，念念不忘玉人。有女巫何翠自能見狐，且知狐所在，鄔因邀而問之曰：若其好着淡黃帔薄羅衫，面圓圓如月，一笑兩頰生微渦者，耶？曰：然。曰：是非他駱氏小素也。鄔始恍然悟，告之名字，乃暗切而不肯明言。若何翠請生作簡帖任作寄書狀，數日來報云：小素忽促不及裁箋，着傳語奉復郎君前實緣盡恐遥，自別去苦郎想思，故幻此形狀，俾郎君心死，來便寄丹砂一粒，可以却病痛。鄔視藥小而紅香，一服疾果瘳，而思女之心亦釋。

懊儂氏曰：情之所在，父母師保不能止，天地鬼神不能禁，山川河海不能隔，顧為情而來，情未盡則魔之不去，情既盡，郎招之不來，且不以餘情害情，心復能以幻相警癡，是非真深于情者，予否則朝伐夕戕，非髓竭神枯而不已，又或潔身而退，令人魂銷氣結不能忘，真鬼且尊矣，尚得謂之情乎？如小素者，方可與言情。

斷五通神

南人之崇奉五通猶北人之信狐也客有販賈阿芙蓉發跡者往來齊楚間非一日阿堵充豫乃納粟為九品官在轄候銓雖煌煌章服腰珮玉腕跳脫襟洋表面架墨晶鏡而煙霞營生不肯棄以故窮且貴居然縉紳矣客姓萬乳名佳兒遂名曰佳字穎珠幼失怙恃一身塊然因性敏說俊善娥頭楷得為刀筆小吏娶妻雍頗夙致尤善艷粧佳後棄隸學賈精歌唱絲竹筝藝日誘良家子作狹斜遊多外宿不歸雍獨居挑燈凝睇對鏡搔頭見己身後若有男子影心疑夫婿潛回鬭笑喜而回顧則翩翩美少年體態妍麗羊車中人乃生平所絕未邂逅者也驚欲研詰覺口噤神迷少年已偎之坐細膩熨貼慰藉良殷自陳為五通四郎憐子孫寂特來相伴未知卿卿亦如小生之凝情否雍欲拒覺四郎肌膚中有一縷幽香透入鼻觀又舌入己口攪提吮咂心遂大動聽其所為事訖神稍清四郎猶在枕羞怯歎戀覺天下男兒無逾四郎美從此朝夕至至必飲飲必醉醉必眠眠必盡歡而後已佳偶自外歸四郎倉皇竄匿怒抽壁上刀擲之四郎遽化白光一線颼然從窗縫中出問婦婦詭云無所見然枕席上凭由此大冷落無臟語無歡顏明日四郎又來問婦婦泣曰奴方期闊永好而今已矣四郎面搆問故曰郎既神道何畏渠凡人曰非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為天良耳既盜其

婦又淫其夫人且不可何況神乎言未已佳持刀尖入四郎含笑欲去視門外環立健兒持弓矢以俟蓋佳之布置也四郎拳婦衣袖宛轉哀啼又伏地叩頭願永絕跡佳狂噪刀斫其面如敗鼓聲斫其頭如敗柝響尺外人又欲闖入四郎抽擲金錢如雨眾因搶亂始戢從胯下出佳投刀而起拾地下金錢得百餘兩暮酬健兒餘為入橐月餘婦病不起昏昏無一言夜忽悄起粧飾一新曰四郎來娶我矣佳怒曰既神道何強娶有夫之婦曰嘻子休矣前所得金錢謂何蓋賣婦身值也言已趺榻一笑逝旋聞空際果有鼓吹喧闐人馬雜沓餘音移時始寂佳之同類咸來弔鼓盆佳反鼓掌曰僕有遠志山荊本贅疣也葬已遂盡遣婢子日挾金飾走四方後遇道士授以金針槐角豬皮做夙之法利更倍焉漢中史太守嚴厲非常佳能曲意承順有觸逆太守者佳必攻與為難營存萬端有逢迎太守者佳必預為往來周旋盡致守有過佳攬任於己曰太守何若是以故太守遣人諫佳曰老人虛度悔識萬生晚也偶與千金囑代購佳麗曰此蘇臺上座敢不奉獻遽金佳以五百買貧家女先與私通避疑不進命太守黑賊竟攫為己之第一妾名曰春花其友豫人王七有古鏽銅碎玉書畫玩好無不珍佳代理販凡物稍有而價昂者必暗貼己橐僅以半價報之以故王大信任嘗謂人曰天下信實必有如萬生者乎會同人過海以女寄佳處曰弱息破瓜年矣僕如三年不

回聽吾弟代覓婿配王去佳瞰女美詭云得坦腹入贅日卻扇時佳闖女撒帕斜眺則熒熒目灼灼者佳也曰吾故疑是佳兒曰既有佳兒理配佳婿遂攫為己之第二妾名曰夏雲偶乘佳覺船過鄱陽佳善醱精烹調每餐必招佳共啖酌欲遣東道必堅止翁私帶小女佳瞰源其貌兩倍其價瞰翁女船尾梳妝其艷治問曰佛情詢翁何女公子至今無佳婿曰小妮子嬌憤慣不欲嫁弄潮兒至雅措置金為之僕又難仰攀是以遲耳曰僕不才九品官也未知許下玉臺否翁撫髯笑曰萬穎珠四十無婦誰敢信曰冤哉結髮死至今尚未續鸞膠指天自誓翁信不疑比入門結褵已三日悔無及翁拼開欲訟之官女曰兒已至此夫復何言佳長跪請死崩角有聲翁長歎拂袖去遂以女為第三妾名曰秋月偶遊楚州勾欄張肩娘家先通其女亭亭暗訂婚髮繡頭具豔有成議肩娘太息曰不圖吾女先有所歸青樓人珍饈羅綺貴若嬪嬙惟鳳冠補服不可得誠不了恨耳佳曰吾九品官也他日亭亭得花封可貽贈於子肩默默良久小語曰子娶亭亭僅得人而不得財且欲破其財吾年來奮資饒富易而娶吾子既得財我又得貴非兩全乎曰娶亭亭奈何曰母子同事一人古有之矣曰有有遂附會小說詭託無稽入門見已有三婦肩大哭欲尋死佳極意溫柔化怒為喜益以調停飛裳之法來處置閫閾故眾小相安親若姊妹遂以肩為第四妾名曰冬松亭亭為第五

妾名曰四季佳更築房廊終朝笙管不數漢家顧老之鄉矣聞畫士柯蓮善寫真邀至寫五姿面麗酷肖更繪樓閣若圍圃或釣魚或把酒或聯句或拈題或著棋角勝繪佳短衣綸巾於旁若奴子狀題曰五美圖工竣佳酬以洋蚨一枚柯爭較佳怒曰吾九品官也尚不足役一畫士則捐官者何榮耀耶立叱之出柯忍辱禱於五通之廟佳不如也一夜醉歸奴子篝燈至中門止步蓋佳立僮約如此甫履庭院聞五美房中笑聲盈耳燈光熒熒潛詣四季則一狐裘丈夫偎四季捫乳四季笑吃吃不休怒叱走入丈夫徐起則貌與己同無纖毫差彼曰噫是何妖魅敢化吾形來戲四季耶吾結髮為五通神所戲想又亟涎於子不然施施從外來者誰歟抽刀而前四季亦執剪刀相助勢甚兇佳呼曰五娘莫信他他雖同吾衣羊裘可辨也旋見丈夫羊裘而己則狐裘矣眾媼揮杖爭擊狐裘人飛竄遙遁入冬松室亦有一貂裘丈夫抱冬松飲醇醪拈花為戲見佳入語亦同前佳曰吾衣狐裘可辨也旋見丈夫狐裘己則貂裘眾婢持帚爭撲貂裘人遁入夏雲房亦有一狼裘丈夫擁夏雲撫案看春冊較量筆墨工細聞外閧鬧鬧故作驚訝告雲曰卿勿怖此五通也聞渠見無覺此先與卿約吾衣狼裘若見衣貂裘者為五通可誘之入利劍斷其首卿能助我否曰諾果就床頭拔劍授彼佳大駭趨就秋月則又一猞猁裘丈夫擁秋月圍爐爆栗且啖且笑見佳入大怒曰

子何人敢入吾房闥耶既而自思恍然告月曰想即殺吾元配之五通入來矣吾憤切寃不可忍奈大好請君入甕就炮烙月果服床頭機網欲置佳首作呼曰秋娘何忽變吾衣貂裘可辦也旋見丈夫貂裘而已則捨狐裘大驚欲遁秋月招手更狂奔近春花卧所閨暨刀霍霍曰吾非君家大婦可比不能任五通污渠若來吾手刃之瞰床上正卧一松鼠裘丈夫對燈吹烟笑曰莫怕他吾曹擅渠兒渠善衣貂狐裘兒即執之可為趙佳憤極大呼曰春娘卿床上妖也吾萬佳在此春花申申詈曰萬佳乃九品官豈兒魅所能胥假鼠裘丈夫亦笑曰胥假萬佳理不可解汝不過貪渠吾小星甚多聽自檢擇何必混亂廬山真面目以言已春花擲刀出戟中肩斧出模被卧聽事中自頫亡衣仍為羊裘明日詢內猶聽均有私議或云莫出門彼四家均為五通佔吾夫婦落得逍遥免爭名或云自家兒夫豈不能辨而乃為五通佔彼四家何其愚或互詈曰妮子不知恥何不視吾房中有真郎耶或互誡婢媪曰莫亂通恐觸犯彼四家五通神也忽松更伏丈夫身上笑罵曰何如連事事都為神跡遮是老娘侍汝情分不淺耶旋聞斷雲零雨之聲意能變幻潛出仰卧兒一肢垂肩小女子躺絶佳細林下手弄烟筒笑曰與郎有緣憐顏毛遜佳大吟以烟筒擊之女頓奈聞屏後有男子聲罵曰萬佳無禮我輩兄仲皆五通與爾妾媪本兄爾鮮故遣小妹來伴汝寂戾忽聲向人豈

真倒插紗帽趙便妾自尊大耶佳悚惕叩首連稱不敢問若既為神亦知明理乎曰惟貪獸不知理曰是也神既佔髮吾婦雖氏矣何又佔吾諸妾神曰是何言歟既而大笑曰子穩戴綠頭巾尚不知奸夫伊雄耶前髮尊閩乃假託吾輩者也如不信子試言張當日來作何狀佳據述揮刀擲金等語神曰若何據真五通能如是之衷子耶我輩俱在子刀亦在站試為之較真膚也佳哀泣自稱死罪請祈成全神曰嗟萬佳兒若能供養我既不汝仇且使子富佳敬諾從此遠事神一夕夢妻雁氏珠翠盈頭錦衣玉佩門外多擾從掩泣入幃執佳手啼嗑曰萬郎何可憐人也妾所適之四郎乃真五通渠之兄若弟皆為郭孝子所斬剩渠一身不復為厲然威權亦熾嘗領東南一角億萬游魂都監伏卒如雲妾每憤故劍渠亦怜然今聞請妾所佔者乃假五通言於四郎願效綿薄明日領兵至代郎驅除乙暫避其鋒母子犯也萬欲拉與叙盛雖羞拒起解黃粱遠囑謹誌所言次夕看伏東隣果聞宅內戈戰父鳴聲四郎咤叱聲五妾環泣聲媪婢奔窮聲又聞四郎聲師曰如此假通橫行若是若能武解以獻者膺上賞衆卒歡應戰聞聲移時四郎大呼曰適真一矣茶何且歸報夫人再圖俏捕旋聞空中吹螺擊鼓為四郎凱歌聲頃刻震撼屋瓦搗僕入視則妾婢皆昏迷救甦猶各哭其夫不為恰視匿內黃白則外雖扃鐍而內皆空空階下有黑白小花犬四皆斷頭血流丸即

假五通也整頓門庭醫治五妾漸次就痊收集通貝佳剩千金深憶食盛浩繁若何生活既而自喜曰我九品官也當以官為乞食至券盡以千金賄賂長老授實任某縣典史前赴任紅黑帽鳴鑼呵殿四轎遊長街忽有黑氣一團鳴鳴自空中奔至內有毛手如葵扇遽拂其鎖罵曰吾兄弟輩待汝不薄奈何引惡人來捧我飛吾誠假通黑不汝怨奚言已手扎其婦具餐甚驕佳大呼兒興中五美圍遶四散

郝騰蛟

床頭夜又啼河東獅子吼能令鐵錚錚漢子喪胆寒心恨無杜蘭香重到人間耳然每聞吾鄉父老譚郝總兵事未嘗不擯腐欲勳總兵登州武世家姓郝名騰蛟字春建少以武庠援解事父母至孝兩臂能開鐵胎弓矢無虛發舉勇待僧耳的絕能如處女然路過不下轎拔刀臍斷之家赤貧不妄干人或樵採山林或獵捕飛走供救水然里有窘急告輒資助之顧東砍西斫如楊阿若人雖德之而恐其橫故年已廿五無敢以女妻者會禮闈較武有期整裝欲往因貧無僕御無坐騎自以兩蓋漢視弓矢刀戟負於背以米豆菽粟充饑饘揣于裹登堂拜別父母戒之曰兒功名無庸計所憂者性不純好須不干己紊筆較下重則棄首領輕則黨窮邊言已滿下郝亦泣言已知悔命解衣親為剃字于臂上文曰能忠則名揚能

忍則氛降好勤職報君玉毋貢禍累高堂剃已以硃涅之深入肌裏然後徒步行通武定近德州界山雨暴至裝負淋漓賙積儉有古精監即奔入暫避意待霽而復行久之日暮雨漸瀝如故遂決意止宿視廟中斷井頹垣神鬼露處惟中殿尚能避風雨奮策塵漬雜婦泯仙刀劍削以柴作橛遂封神再拜祝而高坐啃囊中乾餱倚裝假寐夜闌頭醒視月色晶瑩兩廊鬼判欲攫人心亦不懼南再交睫闖寒窣聲驚覘之一二八好女子自龕後徐步出粧雖不整貌慘淡衣模素而五官位置極端鬼躡下庭階迎月長跪掬破甕中雨水飲嗽咽有聲飲已跪伏神座下喃喃不能辨郝毛髮森豎意為鬼魅無疑抽刀躍起大呼曰兒魔敢爾女子應聲倒近身詳視有形質以手撫肌尚溫大詫曰人耶鬼耶幸未亟溉遂胶胶唉甦醒緩緩詢跋迹女子泣訴曰妾海州人小字紅紅親卒為邑叔誘賣勾闌中誓死不接客鴇母頻楚之家東村李秀才名郝字伯調者憐而買為妾希前子甚相愛距家里悍姒動即詈棰昨侍早餐失手碎玉接碗遽呼烙鐵妾怖而急逸潛伏於此已三日不食嗽口燥就覓飲實不意驚大王乙賜劍下死妾目瞑勝於朝秦暮楚亦祀不居地下唱亡紅兜詩也郝大笑曰我以子為妖子以我為盜兩誤矣我非綠林豪乃武孝廉子勿怖分乾餱與之食竟時天向晨詳問夫家遠遠曰二十里曰送子歸去來女泣似不願行曰疑窦無論寒饑然即有匪徒至能保負

以生辱吾送子回當認我為娘兒我能代子照應女始聞之行纔足步泥淖頓滑逐郝曰子速行若欲步步生蓮花不誤乃公事耶女泣言具憊郝自思男女有別挽之負之均不可乃鋪巨氈於地令女蜷卧於上裹之如襁褓左負裝而右絮女提攜如幼孩今女口投路便行如飛頃刻至村中猶家家閉戶寢女指門扣之三四聲一村傭出睨女立郝倏遠度奔開宅內婦人聲音破裂如鴟鴞嘷云吾道小妮子不正經果偷破野頭來反圖賴一項綠頭巾詐婚汝矣尚以老娘為盲耶來即執之拷且焰方熾吾恨若左袒寧先見殺旋聞喧嘷索杖聲開戶索履聲一男子披衣奔出瞠目視低告曰此即裹糕也郝頷之暑拱手即放步入廳事高坐命女與生俯坐凝視再四遂問曰男子汝即李秀才乎曰然曰此即汝之小妻乎曰然曰須宅詢詢者汝之大婦乎乃戰兢益愧不敢答郝即捧腹大笑聲琅琅震屋瓦村人無老少男婦或立或坐濟濟滿堂忽一逢頭蜢走出呼女郝止之旋有赤脚婢喚且挽郝更止之突一杆飛出中女臂又一碗來中郝肩如不覺婦怒吼而奔出面皖色目慘變髮逢髻出即揭女又並具天語且侵客郝仍如不覺婦吼怒雷鳴聲女涕泣求饒聲生咨嗟太息聲郝捧腹大笑聲眾鈔亂排解聲聲大震如鼎沸以致隣村父老與婦之兄弟咸奔至勸婦詢內無貽外人笑郝大聲喝止之如晴空霹靂驟下眾聲遂寂少頃與眾問詢自道姓氏來歷述邏逸

逸女之由言畢颼然刀出晶瑩插几上屬僻曰吾試期迫不能久留且為天地間除害去遂竽婦跪懇事仰掌上下拍解每一擊輒數言曰秀才家不過覓面孔不擇汝輩汝竟揭狂服紅紅亦好人家女何罪過遽且烙耶人我一樣皮膚遽烙汝痛吝治不能生子灸才始愛妾有子即汝子定欲置之死視香火斷宗祧斬眼四德無七出備尚裝慈眼紅紅背後詬不足信當面看行過能祇頼耶紅為吾嫗姪女今始葬者義當送官官沈置一拍了事耶備夫爾隣鄙凡弟均在此裁以我為如何若左袒當盡殺却況汝眼始拍婦恕再則呼救再則號哭求恕再則如家就斬長跪而已郝正拍且數忽風火衣盛脩一童子呼曰個位官人間有朱丈字郝驀憶父母諱迫止眾見其凜凜如天神不敢肋迫至是始蹣入屋求曲恕先是女通俊訪無托孝雖心憤無如何頃聞郝言竟信而懌之漸逆長跪請罪眾亦羅奸代緩頰郝曰俾勞劫龍休甚易當書一保狀署押與我我會試回驗紅紅若頂少一莖髮身有一傷飛即與汝書決死戰眾曰此豈折券書與之留午餐膳賜金不受惟立飲一巨觥收刀負袱懷拳去入都成進士官侍衛司豹尾神鎗隨蹕木蘭出征賊寇有功簡心簡印養父母入都計五載回樓喜春鋪先函報始旅仕重過此地恐路旁依父母偶話曰兒我平來當膺當年判臂上字不以為痛耶郝暴憶前事悚懼直跳且言知悔父母嗟詫即命村官往撮頂兇紋樂

彪龍字生吉服負女紅紅繡裳負兜均項香跪門外拜之益郝去後大婦益憤拘宇紅紅扶正一胎生子女各一已呀呀學語矣請恩公重到山莊笑遠之挽益點村之父老亦現卯曰相公錦衣山里況又南極僻穢當為山野祓除不祥至則居以燠室享以珍饈優伶演劇為二老壽作從容解勸村人爭宴請生與女展夕問起居如兒父母禮因述紅紅並無殺孽戚當日謊言以恐之耳然夫婦事之禮益恭堂上繪郝小像神龕旨慶祀之已五載矣村中有羅氏女貌妍麗生而識字通文惟兩手拘攣不開衣食須婢娜人妥婦同作苦以致年三十無與議婚者案與紅善求謁太夫人叩膝下紅紅代述其事太夫人不信視之戲掣其右腕遂開掌左亦然中有兩玉如棋子一文云羅氏女名嫣妮一云年三十嫁騰蛟太夫人驚喜曰此天數也即聘為兒婦僧李宅成嘉禮而後去郝武人手性躁之無鎮靜世職器膽皆夫人標判審於紅燭下草露布公侍側無情容夫人雖為公置姬妾不妬忌然每因公事爭論輒持公短使我服謝而後已官十年父母卒回籍服闋再起多政績皆出自內助每歎謂僚佐曰我今而後方知閨盛之可畏也立命材官掇金錯李生家為前婚連襟求慨悔夫人生子二妾生子三女一子皆最多與紅所生子同科世世聯姻姻若朱陳焉

懊儂氏曰佛家有伏獅羅漢脅單盖其化身與不然何驚之速也追老虎帳談兵蛾眉來

筆一言不合輒將其縛而居其膝將軍身臨李生膚輒得毋啞然而大笑乎所以孔雀擇林必先顧其尾

夜雨秋燈錄續集卷一

天長宦　鼎瘦梅南著

章二娘

彭澤方廉宋景玉字東橋好狹邪遊家富有日擲金錢為鄉曜頭少娶吳氏貌美結褵二三月阿翁好旋就溝姊娟謁之即拂袖起譬以黃泉始相見無醫齲慣宛雖歸為當濟萬而心終不釋與友某疑且不平曰夫人貌端好敵章臺柳色高自倍是何心性舍珍味而嗜麤疏富割席求明示生曰僕亦不自省無論鴆鴦茶一入句關即西子南威也近即作文必於吳越始得成傑攜酉則拈腸而已食非媚不甘寢非媚不甜雖刀鋸鼎鑊不能易其性友聞之歎曰今而後敢閉命矣出而宣於眾戒奉樟無與狼生內顧之中餡鬼謀腋臭媒為去不而大怒以千金買艷妾初亦靜好旋亦寵衰月餘故態復萌妾勸之生怒曰賤人敢閑始晉燭視妾亦宛里中相識曰生女閨作娼不嫁求東牆生聞亦傀掩然顧空惟祠道桂更覺衣寬益宿青樓不兩載業已去其十之三里有謝氏卑二娘新寡貌僅中人體質羸弱願嫁生遣媒示意生不耐鰓急允諾聘娶人恒為二娘危而二娘顧自若也入門操作如貧家婦絕口不問前事未即歸妾惟問安否即挽上情濃時不問意中人若何生反傀而曰僕有

奇福是天下女子所敬慕者卿謂之乎二娘故記曰男女殽雜而性一床笫間樂未知何辜而好結之讎殊請明告妾也生太息曰風月場中二娘操守曰幸盼酬也妾前夫日坐愁歡見秋頭面即趙妾時勸駕不許反得疏棄死今得後夫若是妾願足矣言已袖與金帛逕去依生由是益放縱偶暗馬逼問曰姊終日如穿花蝶如鳥有奇巢已導引一豁眼界當酬以巨金媪曰即又娶得床頭金盡第三算不伯賭瓶倒耶生以二娘事泄告媪媪曰陶公祠畔叢花門內新來江南白幅揭小嫗生四名均設榻于第一為西賢櫳人第四美尤冠老身請為郎執鞭生喜偕入門見庭宇雅潔筆床茶灶皆備架上鸚鵡呼曰邱君來姐姐燒好茶也牽珠簾拉生入諸婢含笑迓客鴉譬嫁禪指已覺可人問媪曰姊卯何云夫錢神耶曰然曰恐吾家四官見之當為相思死論四官曰已為王天官公子捆大省旬夕方回引入小閣云即四官香澤餐上設寶柱珍簟繡床頭黑奩畔數鏡陵叙已見一斑頃阿二阿三來貌俱纖妮亦極卑承生神氣呼曰僕當老於吳鄉媪急攜以是耳語未曰阿四尤臣孽坳遠示鏡岬為若單小颺擬逞珍羲窮泊水陸筵歌鼎沸各獻所長生來開閱名二曰巧雲三曰倩雲四曰停雲二穩重三風嫵時於席上傳眉語生雖迷惑而意在得龍顧僕舍笑小酬焉妾侑觴生見媪大一戴肩與飛至婢挽美人出四也醉眼朦朧意態嫻

珊扶入香幃即擁被寢生徹晚之果如媪言席終不去三曰郎若不畏河東吼何妨出玉此媪笑曰大奇他家娘子能任郎君跳入雲霄去生亦玲瓏三曰阿四況醉恐失禮妾又陋不足攀龍鳳奈何媪曰莫錯過郎與三官真是一對鴛鴦三曰不若妾為四官推印豫供解酲即興問罪師何如生恐拂其意即攜之所居室偎之坐見清雅幽案列文房曰卿女學士耶能書否曰問顏娑鴉實不成字問工吟否曰鼓兒詞未嘗不成句也解衣入帷意猶恒紅娘饒詛一張旗鼓覺另有一種奇趣令人銷魂真生平所未經者太感為之盟山誓海三笑曰論郎表表惟四官方稱俄許米汁猜留以滯四官妾不過代庖人也生能速極力頓挫日三竿猶未起婢入喚醒進以茶果詢四則又為生侍御公子招去辛意全注三不復問歸亦不復言歸媪母遣婢索夜合資惟以片紙書押謝僕歸於二娘資如數與之甚捷一日得句黏壁曰魂被香龍魄粉資此中溫暖更誰分從今莫憶春淮月笑倚花前看白鷺鴛鴦三出送歸見阿四坐某頭觀其書得大幣登榻筆跡戈和曰溫柔同席真香艷飽滿胸懷已十分與生阿三狂欲死宋郎詞采艷於雲生自當瞠滑稽四絕意圖其樣堅索始與閱之嘆更奪目驚笑似癡三三窺其淫笑曰代庖人公期偶也是夕即送就四官寢曜愛殊甚然四美圍冠其腳慢貪得尤祖生醒曜既深不復計阿諸日遣僕索資甚急年餘三生一子生一女四

與出二潛與生私亦生二子計謎於此者三年餘偶歸不常見卓均云歸南計良得年餘索資漸以釵釧又以衣履且以書畫玩具來變質又年餘忽靳困言僕僕躓蹙至再攜一册來曰娘子傳語寨中產已鬻子號一身實不能作娼飽即欲問田宅曰貨去久矣生大驚問其冊細疏支取年月田宅皆價甚詳並三寶山已空曰已食於尼寺急趨歸尋卓則門戶猶是而主者已非詢之以妻孥音耗示問益無耗等僕忽不見倡優無計再返白家則搬運一空五人早散居停遣僕洒掃下逐客令梵梵餉影託足無區救而求依於親故不許無已寄古寺宿久之為乞於村鄰鶴百鉢呼號兩年西風驟來雖皮欲兜欲覓無法意不若為探止若子得則詣且生犯則杖下鶯猶勝於自脫若且決夜潛越當寺垣墜僕起聚蜂而譁毆之主人出即前之契友某也諭勿毆送公庭生呼曰即速毆覺為快某曰固善務自任賊即釋汝去不得已當與之某執券仍加以鐐送至一處倘斗室中不加鐐銬而監守其嚴日始兩餐冷粥飯夜稍漏卓眠久之聞官長坐堂呈呼己名即有一役引伏階下堂上人呼生仰視則為自家廳事東西坐者皆親族事二娘鮮及艷服立廡下白家三姬左右侍大驚首復頻妻卓白若郎不肖一至於此乎請救者均在更有何言妾當日若規諫是直驅即死否則妾跪前輒死妾思不至此貧宅瞞三艷婦引即入八陣圖若真為銷金窩試問即居四年

何絕不一覩稿母與他客畫即承祖父貲已竭且為丐與賊輩蹟在此非可以口舌爭妄忍守孤枕忍設醜局始保脂膏且貲課耕織更有盈餘即無淡倘改悔請仍歸主人箱姬俱在妄亦不爭久但手不許攜一文錢足不容踰一重閾坐守妄室以盡餘年若不遵請即自便哀有子亦可守門閭不須築砧杵長者均在即為早為計生涕泣誓天日願如二娘言衆贊歎玉成始去卓為生盥沐更新衣巔內室日周旋於妻妾間視屋宇吏舉阡陌更贍三子就傅已將能文皆二娘經營也始璵媼之幼婭之吟富家之獲皆二娘安排也由是改過遷善目覩子成名舉婚娶壽八十猶抱孫不敢出門戶

傒儂氏曰孟光舉眉玉案僅守現成之局文君作白頭吟徒興怨懟之歌卓哉二娘以不諫為諫以不防為防使易中幗而鬚眉必能委曲求全善處家庭骨肉間也然而甘居再醮甘隨蕩子豈以良人早殁而不能供其所長歟抑另有宿緣而莫能守其故轍歟士君子生有奇才而急於自薦者皆二娘之流也嘻嘻悲哉

丹青奇術

皖人鮑打滾畫師也能名士寫真雖逝者逾十餘載鮑往墓上伏地一滾瞑目久之起則把筆勾勒數色渲染舉示其子孫戚屬無不驚為酷肖人子思慕之極不能盡見容貌多藉與

鮑遊以故倒屣爭迎聲價頓重一領皂色大布衫敝猶衣之蓋滾久無從收拾也統得資多供纏頭費先嗜酒不戒為若子所逐晚年有謝君父早殁其兄以徽員仕都中偶晤鮑遂至家竭為其父傳神鮑如法寫就神韻似惟領下有八字紅血跡不可解詢於母蓋其父曾因公收刑部獄慢法自以黑索扼吭死故有此跡鮑其頸蓋頂其父生固八品者不可解次日其兄來書已為太翁皇恩加級請三品封矣興化有陳孝子名嘉謨閩初時增廣生員其父某與鄰商爭海地興訟商負衅之會其父往海濱商嘱置丁毆之自踢其子死告於官佳墩遲誣為其父踢殺兩平商通路當道遂以生父為把持盤殺毆殺人命擬斬生號訴請大府不直欲叩閽知秋決近恐不及稽於神不應日夜仰天泣目盡腫聞巡按御史將至揚急於神前刺血寫冤狀二通一藏於懷一捧於手油紙封固而標題之文甚長皆歷訴商橫吏貪父抱冤等語末有與其父死而兄亦死曷若兄先死而父可感生兩語尤為酸楚共當成公服立河岸候巡按官船鳴鉦鼓樂從上流下兩岸有司號揭生秉其不備突於人叢中摧出大聲呼冤攤手中狀於官船自投長河死巡按縣實嚴拷數大索三日不能得撈出仇州口亦無毛蓋農巡按衆服親祭於浮橋口風大作日色慘淡忽見水面驀生一指出蓋尸猶直立逆流中貨出水面如生據案返爪切齒守舉置於岸僵立不仆巡按親許代昭雪始仆

閻懷中狀詞璣而更衣立剡坐堂皇提人証審訊刑兇商服遂斬商而出生父於獄論本籍且掌案視生父學殖生尸躯後奏劾上下衆審官請雄孝子祀入鄉賢刑事蹟入邑乘詔許邑人建祠於學宮西隅春秋官祭私祭禮不衰至道光某申十遭鮑君來邑人痛孝子無遺像求寫真鮑以為事隔百年難之邑人請益堅乃試往殯宮設五次不可得恐損己名自剪不娶刺血書號文焚符錄焚於城隍神祠號拜惠步久之懷紙筆就神座下宿燈廟祝無寐探漏三下焉然見龍燈燭暗階下若人影往來甚夥兩廊各出一牛一長如山魈一短如傀儡互抵出門去少時聞折解鼓聲請鑰開門解四褐衣人來伏階下曰有詞即見筆上設符劾即信階下多執蛺橫刀若大府體製三英神金冠蟒服呵殿出升堂坐貌古髯濃譬已斑白判事畢問褐衣人曰孝子來何遲曰孝子現為崆峒山都統當霄程尚二千里耳須臾鼓樂大駕回浹如大城吏白孝子到神倡集出迎禮甚於蘭入分東西坐孝子兜服甚都貌亦豐潤寒暄若已神敬曰鄉人急與畫士疏孝子嘶覺曰何必爾神曰鄉梓情深欲求奇為後學楷模聊瞻仰耳一朱衣吏請入西廂更衣少時促就坐則衣公服烏靴雲頂貌極清癯少定即更來時服再拜致辭神皇皇送之登輿去三揖而返燈光大放滿室寂然鮑若如夢醒即抽毫就燈寫明天明舉示人與孝子曾孫骨巢同鮑求面也惟首無帽顙無領益國

初時公服上以尺布圍頸從波時領與帽飄去故冥冥現形猶貌當非精澤出是人益神其術後與揚州婚孕遊擊善孕有雛婢小玉與樂童施姓私通孕見而怒叱之兩小私遁施與婢盜鮑恐之曰若有術必能知渠所在如言之雛當酬以重金若不語當以妖法收汝與鮑不得已鮑為一瀉即伸紙運墨畫長隄流水城柳數行一漁家門首晒魚屋後有婦抱孩盛男女兒年遺役照圖搜果獲某審語雙雙活捉之鮑持金急返長隄將渡江枝從鴉噪宿消息婦見婢與僕相攜自惟復出笑石把以手鮑大呼陽脫兜於婦腹上

傒儂氏曰身有絕技不知欲藏猶賣楊惠弄花潮者必溺斃戴笠杪者必墮亡況明明卸敵且授金而賣命者乎兜婦腹上猶便易導至孝子風采如旭日之當空如朝霞之映海英風凜凜千載如生圖銀日不在人心目間乞浪當與本為多事

范小仙

范小仙不知何許人與吾鄉城隍廟住持白道士友善白面貌清秀性情恬逸少嗜飲之鄰不得其傳徒步走江西之龍虎山謁真人授玉真觀隨法官某驅邪少煉將功願逗三年歸白忽思鄉葉落功成只一瞥耳白終不欲須臾留某猶一項腦大北驅艘以歸踰云兩日即到河東仙平逸萬不可做以求至則嘆若亦可代步白釋別果兩日到由廟之後門入驚嘆

斗姥閣下入而解索更衣於師長並拜見同侶咸問何時離真人府具告之衆訝間跋涉何其速也以驢對衆走覘之驢烏有惟青草擔一大蝦蟆解之雖入水終不見曰由是能名七求雨請法事至飛升吐納之妙則依舊茫然也一日范自他郡出指名訪曰資主問訊做若平生晚夜清談語甚妥妙曰即欣然留范下榻曰長素而范則知棄其嗜酒曰非笑之范飲唉自若暇亦與邑之士大夫遊人咸嘆其豪邁俊爽不以羽流目之工書善畫與然不輕言必有中一日同曰飲庭中月色清潔水鏡高懸滿地樹影若即若離曰樂此苦范曰如此良宵若有燈戲看庶不負此一輪范曰有燈戲所在並不遠頃正開場為往觀乎曰問何處曰去便諸其地言已以庭中長木機自騎一半以半騎曰嚼閉目以兩手抱其腰曰慎勿遊開目遲則墮地死矣曰應之范咒曰起機已騰空兩耳風颼颼聞江濤澎湃聲又人語喧譁聲擬征鼓聲鳴聲曰至矣機已落於地曰啓睜眼機則一極大戲園士女如蟻莫不仰穆盛上正演新劇滿場燈火鬧不夜天范與曰同立機上觀良久忽一老嫗短童一垂髫美女一鶴髮老叟一跛足乞丐聯臂踏歌嘻笑踏月來見范睹之哭似欲有語范急取袖中鎮袋與白君若飢渴中有孔方可隨意用吾與故人暑走即來曰曰諾范跳下機即走入四人叢中且語且笑且信步暑轉瞬即不見曰疑候聽村雞四唱墜上撤征鼓收燈火觀者四散而

范久不至訂露坐以待至天明旦卓午仍不至肩輿往訊行人云此為昆陵城訛故鄉已五百餘里矣大窘痛罵范道士與良失信致受奔波苦竟將乞食奚憶錢袋扪之內有碎銀二三兩少之此數川資時困納涼便著短葛衫遂徒步肩機過江由竹西直至故里至則廟傾云范公連日均在廟內並未出門一步往覘之則范猶酣臥未起呼而怨之范惟含笑問曰木桃孝之否曰自家長物能不攜歸耶笑曰吾固知君必不忍棄已物時曰所主者廟之來序也多傾圮頹廷三四進西房素貧無力建築內外皆平房范以為乾方太塌若無樓廟必貽於邑尒大不便瞰廟西王氏宅尚有堂樓五間中樓五間年久欲傾顏王姓欲折毀有所成誠范急告王姓求勿毀曰神為一邑冥官廟則關關姓風水西偏處全賴濟樂樓為鎮而若毀之恐均不利王姓曰樓將倒塌奈何曰吾有術在即以孚木自上面挂之王姓曰挂當西頭子在東挂是速其倒也曰挂之可是數百年豈速之倒乎王姓亦姑妄聽之而竿木前竪不可搖樓柔危每風雨輒動搖至是竟無恙范於無人時便告曰子知我遠來之意乎曰不知曰前生與子有緣特來邀子同往樓梁各書至道功成登金闕朝玉真子奈何

往卅三年范忽謂曰曰子既不去吾亦欲歸矣明日遍別所與游者問何之曰遠甚遠甚時陳君習醫亦與范善聞將去即杯酌餞行求范曰君有奇術必多良方今將別矣曷舉一二贈我亦可濟世行方便也范笑顧廳事西牌上瑞一圓曰即此便是催生藥時積雨數十日南山蚊水大發巨浪圍女牆范歸拉曰登城視大水久之俯曰此中有佳境吾與子投入如何曰不肯范太息曰子所謂有仙緣無仙骨者雖然吾先以術堅子信亦可登出袖出匹布長十餘丈仰空一擲即成危橋若接霄漢曰吾試與子避月宮好否曰堅立不肯登范遂攝而後登登身躍入空際人影依稀突布隱范亦跋涉水中風狹洪濤兩三堵則人布俱脊曰大聲叫救已無及歸而洚泣以為范小仙左道自戮飽魚腹矣明日客有自邦江回者攜扇訪曰云昨在東門浮橋遇范渠云行時換攜君扇屬來便返璧曰視之果已扇至是始悟范真仙去也又十餘年主姓不能守范約遷折樓工人以石杵墜去梁木有金光一道大聲若雷樓主在中樓上突顛下幾斃陳姓遇有難座者始以墻土試之頗驗然施送則驗索謝則不驗退沉則之舉來索土不兩載土墻無一損之多矣今重時猶在廟之東廊見正中懸豎子神帥騎虎像又樓上懸白鹿芝圖筆墨秀逸傳然出塵道士云為小仙遺筆未知真贋耳

吳儀氏曰苦口婆心百計莫悟古人處君父師友間藥石為仇者均不外是然猶得曰吾

君父也吾師友也吾非得已也吾盡其在己之道而若范之與白生不問井道不同門泰越殊途一朝邂逅顧曰已桎梏其體胶棚其心清真之風蕩然化猶俊於汝海泊沒之後道出廣陵寄歸別而其將以此旬效即抑使彼悟而深悔耶憾自固癡而佗亦癡

郁綠雲

來安山中富家都道生良田千頃華屋百楹半年十歲而胸無點墨堅欲入塾姓十姑號美通書史惟隱慎乃夫咸俚鄙字十五百歷二女名曰綠霞因設帳時有綠雲一線自北斗注降中庭云女生而識字自下十行再得遙從訓五六歲即卓華魄書史拈筆為文章若曰此吾家女學士也曹大家管仲姬有若人乎翁因十姑生女後久不作嗣監姬妓盈閨而嫡姬嗜殊深鮑答爭名金閨姆嘸進謠諑造讒口翁惑之然尚念結髮情益闕又私埋本人於後園來翁種花時故劇出上有翁名氏八字符籙若蚓翁見之大然以為暗與匿蓄必十姑妬嫉所為乃后之幽室將設焉厥女時甫十二齡偵知之夜穴墻引扶母出喊尿鄰翁仍回房閨臥翁始猶叫嘯繼知之亦悔其求置不問仍招十姑歸然由此反目恩斷義絕劇而無一言十姑幽鬱寬慣久得汎祠堂不服染疫逝女心痛不敢哭惟枕上多淚痕翁憐嫡有女妙事之女貌極溫柔而行動肖不合嫡少意始無要嫡弟兒翁左但殊難久從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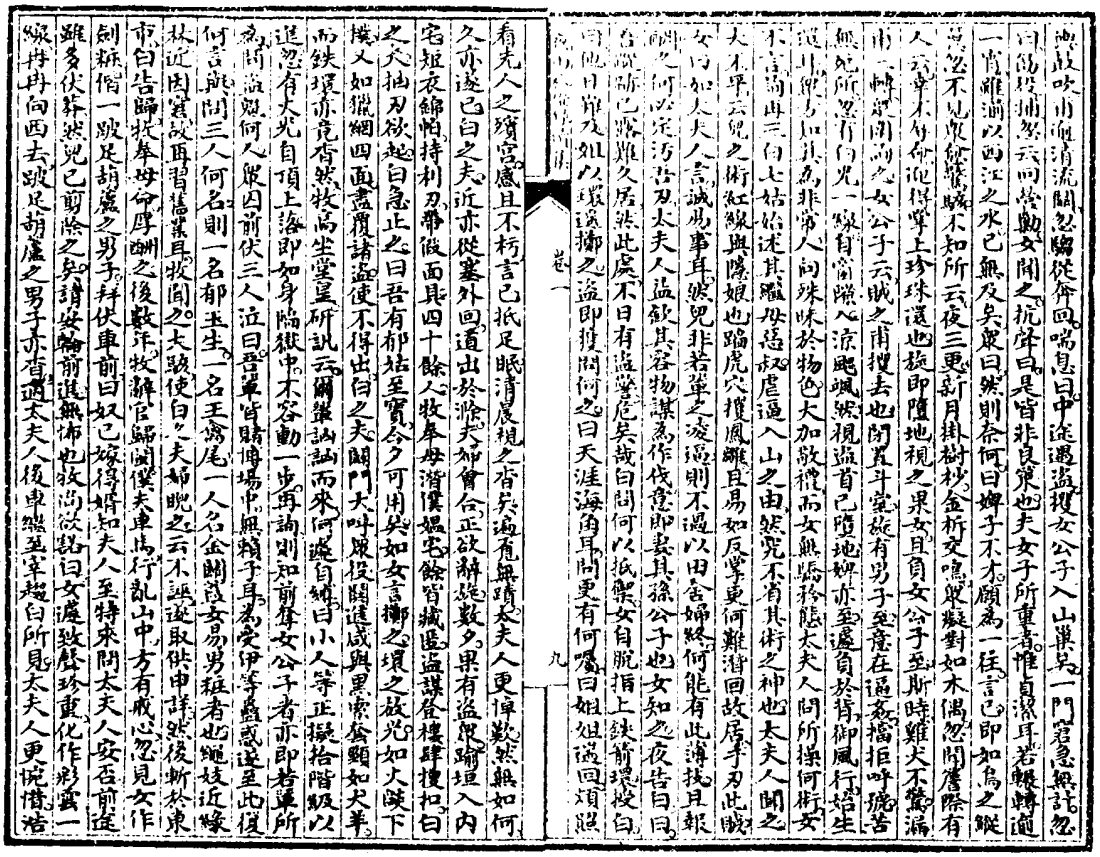
房慈過度雖骨支離金得病將絕忽族中惟一侄弟玉生躍至與訣伏枕哀泣云兄無後只此妈息乞吾弟照看之田產饒沃梁肯中饋何能為乞為爰一信婚娉作吾嗣祈產為二弟得半與半可也玉生一一敬諾翁目瞑瞑女哀哭盡禮而金閤御脂粉縈染肉如平時公對主哭失儀金閤怒曰咄咄奢殊可歎也立毀其容使嫁窮人婦中供脈作女酒訴於叔玉生佛然曰渠汝母也母之於女有何不是處父之喪辱盛飾女再訴於叔玉生曰是由倘之不能承順也母繼虐即貧訴官庭又將奈何金閤潛知之益凌女而優玉生從此家事盛衰玉生之命是行漸厨挿櫛館玉生飲食豐甚夕與玉生幫酣恒中夜始散一日撿女以鞭都牧豕女掩淚去暮出夕歸食僅與脫粟一瓢花容月貌頓作雞皮皴盜叔伏叩泣訴玉生耳如不聞將掩面走女舉衣使止曰叔爭奈何忘我死父贈產託孤之遺囑乎玉生怒曰小妮子宜其遭鞭笞爾父贈我產非爾產也托孤一言雖有憑據其如汝之倔強何祖父數世坊來分析何得言贈且產汝奢汝母也非叔也再說吉即尊陳於汝母言已拂袖去時金閤又有中表弟玉禽來與玉生結酒肉交禽獸女貌甚偶至都梁之牧羊山俗云龍女牧羊處遥仰天大哭曰龍女遭罪男姑而牧羊奴猶罪雖母而牧豕然龍女得柳毅傳書尚有思宮之日奴所年餘見淵底有泉淨寧如鏡管根團結如龍芽食之味甘乃留為開冬計洞穴大可容牀擔

石為門積草作褥立門前眺望其境更幽久則身輕大空能越山中無曆日晴又約春次忽既無拘束大可出遊東南諸山窮極登覽偶至都梁之牧羊山俗云龍女牧羊處遥仰天大哭曰龍女猶罪男姑而牧羊奴猶罪雖母而牧豕然龍女得柳毅傳書尚有思宮之日奴所年餘見淵底有泉淨寧如鏡管根團結如龍芽食之味甘乃留為開冬計洞穴大可容牀擔石為門積草作褥立門前眺望其境更幽久則身輕大空能越山中無曆日晴又約春次忽既無拘束大可出遊東南諸山窮極登覽偶至都梁之牧羊山俗云龍女牧羊處遥仰天大哭曰龍女猶罪男姑而牧羊奴猶罪雖母而牧豕然龍女得柳毅傳書尚有思宮之日奴所年餘見淵底有泉淨寧如鏡管根團結如龍芽食之味甘乃留為開冬計洞穴大可容牀擔

風或小殿消缺或獨立遊曠岫曰此皆執事人也衆見岫爭迎曰岫姊歸何晏也岫大曰偶然拾得一下界人是有慈根而遭奇厄者遂代為陳述且令女與衆問訊然後引謁公主言所由來女伏叩階下偷睨殿上坐一黃裳美女子侍立者即入門所見諸人主欣蠡然曰來大好且隨阿岫小住覆起採藥娘消女叩謝已即至岫室設同榻食同案親愛若同胞岫又私授健步舞藥一粒吞之山行若飛凡山川古蹟女問之岫無不確鑿以對女由是更事之如傅不敢目為妹妹行居二年許道他婢採藥命岫掌小瑯環與雜女副之鴻文貴從人世所無朝夕之研底岫更為之講解一通內典且習遁禽其中有劍訣一册最合己意潛自演習岫知之笑曰妹將學妙手空空兒乎曰然曰妹有幽恨學此恐非所宜也然無神人授以秘實學亦不成徒攜清瑟耳一日庭前木爺花開燦爛如火公主開樽置酒侍者各奏技或崇絃或歌舞或厭書畫岫則以手拔都梁香草為喜女時立階下主顧之笑曰女學士何絕無所長耶女應命而起取壁上長劍之雄雄者檀柚舞翩翩飄風疾雨寒光逼人公主正擊節忽一美人奔自程太夫人齎天符至公主起更朝服執笏焚香祇迓岫私告女曰此東陽程曼母也旋見夫人跨鸞降於庭公主匍匐夫人宣云九霄靈寶天尊玉清帝主詔曰下界前義帝女楚姑生而婉淑靜貞殁更英烈忠孝風震吒叱青史留香大隊銷鎔紅顏有淚彼

妃隨駐遊石城雅溪者視姑之閨範雖難風雨前勤姑為牧羊山神又復憑仗其氓稍勤殿幽無愧天滿之裔必久羈地祇之流蚊勤程安人親來迓汝升金闕朝玉妃講滿歸真勤高錫爵德授山木石可憐精衛銜冤看雲程旋城聊代媧皇補恨欲截主舞蹈謝恩記與夫人相見欷歔喧龍肝鳳髓潔膳留岫泣然告女曰吾輩侍主耶上升妹尚凡體奈何然良晤亦正自不遠有數在耳女勉奉主喚入謝曰子有仙骨而性氣未平未敢授以大道今且別矣脚以一物相贈言已袖出兩白丸令吞服曰此劍丸也頃因舞劍故授其所好耳然宜謹韜黃毋授人他日山陰道上有跛足少年貧胡雁者子婿也功成當重見我女方稽德主已策鳳程仍跨鄧徐皆乘錦鬱力士前驅香風遠引冀時飛入空際女仰瞻不見其影回視宮殿金無惟亂石流泉而已大哭失聲時滕陽牧高公遣迎太夫人就養道出於此見女作道家粧哭於岐路太夫人素仁慈招致車前殷殷詳詢女詭以牙疾無依投親失路為對太夫人揣之頗作赤脚小婢周旋合度處處博人慎太夫人尤寵愛其東鄰白七姑者亦夸大至此

閒人云近川人去塞外遂流落此邑乃偏於署女晤之大驚喜私詢家事白云姑去僕金閶先亂於玉帆亂於餌所有盛儀皆雖積遺先尊人遺產蕩然矣不知近作何狀猶記出門時見兒所住來者非人也女慘然流涕坐已無漏言會州牧以媵女下嫁於鄰封某明府之子縁



歎不輟何夫婦歸來安以牧之所酬者暮登遂市田産稱小康一夜方閨中對酌賞秋月忽空際墮一物聲甚猛閨置際有女子聲曰吾華帝女也奉使姑差遣有義帝陵遂遇妹綴雲盛稱敬侃儷不負所託煩順路以不腆奉寄耳幸覽彩雲東去玉人無聲俯治之則彩褪已黃金二錠遂詣郁翁媪之墓盛加封植清明祭食夫婦具漿飯茶酒錢往奠呼女名哭而奠之數十年無間斷

樟柳神

張大眼者僅祖隸也一日五更起冒霜入城完社賦時正酷暑晨風清涼行至杕桜渡日漸上執甚路旁有人家矛金開門赴猶酣寢門外掐莧花棚蔓延接架柳下有兩石凳潤潔淨露水猶濕遂拭以布巾就坐小憩鑽火吸煙忽聞棚上有歌者聲嘅嘅如秋傻都了吟倘聽之歌曰郎在東來妾在西少小兩個不相離自從接了嫫紅訂朝朝相遇把頭低低頭莧花架一碾露水濕郎衣大眼聞之驟詫欲絕周廻細訊則一小木雕嬰孩粉面朱唇目清眉秀長二寸許趨趨躍莧花上笑容猶可掬也然却為一雌蜴爰蝶蜴扣棚隙草葉上不能逸大眼心知其為樟柳神必孝屋中有術人止宿之緊於此架露水耳素悉其靈驗能報未來事即謝養於脫中戴登西行將見城垣脫中雖若不安然珍械於笠內果安妥小語曰

水大叫好大膽來捉咱一千銅錢三十板言之不輟大眼心計完納不應何至干笞聽言如不聞甫進城邑宰王公適呵導出行睹凡大眼心急兄忙疑為匪呼役者執之伏地問伊眼大眼語鈍滯喘息流汗不能遽答趁曰非良善也盍笞三十伏街上大夫宰問笞必痛何反軒渠耶曰小人頃知有三十板之厄今果驗始笑耳答訖訊之大眼具述已為祖襁路得樟柳神預告受杖等語宰命以神驗大眼即於笠中取出呈上宰與中詳審知有靈立命賞鈔青蚨一竿以慰其冤眷宰由是聽獄必以神置帽中坐堂皇為兩造詰曲直如目擊人事論神明比請縣堂懸鏡無遁形不煩而不知公帽中有樟柳神也公卒後為鄉里城隍甚靈懷氏曰近有人親往姑蘇從坐盤客買一樟柳神而回意可以未卜先知矣詎神殊喊默所報者無非鼠動雞鳴猫嘶犀事且夜伏枕畔嘵嘵煩瑣撓夢不暇及問以他事稍有關係者背對以不知私問何故曰誰禍耳鬼且懼禍人可知矣

古鐵劍

蓼劍芬子石竹根無不捉刀惟玉章堅硬輒見之生畏或曰蠟餘肪塗之輕如蠟金剛石鑽之烟如泥沈之均不驗彼有方生雪蓬刀法得家傳能刻玉亦深浪不能得利偶遊揚州市上見骨董家有古鐵一方背花斑刻隸有篆文較以春尺長五寸許寬一寸許知為古物悄

以青蚨二百購之師試削磨玉粉盼蕩然茶拙無鋒芒規角不能剖鏃鐵夢庖就石磨礪石損而職無濫送請治師改鐵筆銘鏃中三日如紅蓮花瓣取出大即堅不能剖不能捲遍詢治師竹不知其原與訣旋遊蘇盧訪之久聞人云餘杭西湖邊有仲叟世傳鍊刀劍或有秘密法坐訪之果有叟謁眉如霜雪溫雅若儒生以鐵示之並告以故求玉成叟曰不索善價尚能寫月眼稻不淺哉曰是究何物曰此昆吾古劍頭也僕之祖若父曾言之而未能見僕馬蹊加長見僕第一次成就自有法然工值須米提二百金方可生以值太卑出三十金不可再加一倍仍不可笑曰此寶物也五金之精凝結於此又入土久得山川秀已通靈煉得法可得鐵筆三枝不假雕琢一鐫石鼓之法常鋼器已銀鐵二鐫銅鐵之屬三鐫晶玉之屬如刀斫木其指揮如意真與上品僕一即千金區區工值豈以為帛乎生於禍之去曰郎君莫卻遇僕衰老將就木倘過此則茫茫天壤永無能辨者其負此寶物乎生不聽竟去弃貶三年迄無一遇不得已仍往覓叟感如數為酬叟曰郎君既去又何必來論值強當見絕然僕欲為人間多一寶益先以金來明晨坐櫬次許時即成生晨即攜金往先兌與叟叟誤生坐睦門品裕黃子閒嫻夫炙甚嬾更亦坐與生閒話談一女丐來污穢非常面垢盈掬叟呼丐坐矮几上酬青蚨二百錢代為梳髮丐得錢求不問云何睨之叟高坐袖出小櫛為丐

梳之鬢垢已兩梳遺丐去旋又呼剔丐如法為之垢更多已乃對爐竭生口喃喃若勅勅者多時鑪垢於鐵就大灼復鑪鑪覆灼如是十餘沈垢盡矣鐵愈故五色光慕作青蓮狀之已判為三端正條直取出暑熾凍即為鐫文一日切玉二日斷金三日鐵戟又出紅石如瑪瑙質類史即湛湛如碧芙蓉利刃迎叟拂拭付生曰願君世世珍藏勿墮勿棄生稽顙受試玉之至者無堅不入遂仍返竹西日費參玉章一字銀一兩震刻者戶外履常滿由此大富時咸豐三年亂至城陷生且不知何所歸矣

懊儂氏曰炊來之杪斷戟同沉燒指之赤敝帚誰惜天下不完之物皇盡廢材耶要在無正法眼藏耳嘗聞牌滿不遇張華已歟況茫茫天壤知己何人

喪事滿劇

某邑某官以進士宰於粵迎養尊甫某翁及管庆櫬回鄉里時伊伯叔均科甲作騶從勢甚熾故靈輛之回也盛旗鼓騶從鹵簿排列長三里里之紳衿與老稚咸公服出城迎次日飭隊夜夕行招魂禮術牌筆蓋魂輪宵宰恐假滅隍出巡燈會上五色琉璃者易字燕之而各家又出兩明角燈挑請單遺漏持之前驅龍虎獅象燈又雜出於鹵簿中大樹銀花遠望若火城名為招魂實則張燈鼓樂宣閨冠敘雲集自宵達旦鑼鼓喧街行客又設祭迎擺

供獻金玉花草異寶奇珍香風撲鼻魂輪到門主人拜送答拜已優伶唱戲文以媚亡者名曰獻曲正誅亂間突一某茂才盛服搏膊路旁剛纔沒頂上大呼救人援之出與水差池與一帥大譁友方拂塵慰藉而怒牙顧僕執急曰盜才逸取冠帶來追一跪三叩禮是為不能少清友有旁觀冷眼惟聞鼓吹聲人馬雜踏聲孝子傻哭聲僧道梵唄聲步履聲沒才暮急聲友人慰勞聲路人相戒聲聲聲有不同迎歸太翁像於後堂賓與主人下及執事奴僕均換去白衣冠更吉服攙掖踴躍曰太翁歸也開筵敬客堂下演劇須史五色腔燈場金鼓大震客有題其額云弔者大悅睹云弔者在門賀者在室良不可過樂不可足

報於虎

明季貴陽山中嘗有虎患有山家小女子年十二樵斧入山採樵以助炊偶失足墮山谷中下可數丈得不死然上視壁立百餘仞絕階梯高聲呼救無應以哀泣終無應者女視東壁有洞內空濶若夏屋伏兩乳虎馴若貓犬女至虎窟驚怖知必死樂與乳虎嬉夕照墮崎嶇腥風突起虎母歸見女始大怒繼見女抱乳虎於懷喜鳴予無怖又瞠目良久即坐引乳虎哺哺已將眠女叩拜曰我蒙大王慈救不殺我尚能分乳救我飢乎虎凝思又良久頷首若肯女即投懷就虎食遂即眠虎頷下明晨虎母哦乳虎兼以舌舐哦女面然後躍出至晚歸偕果

餌二女倘女哭聲虎母急亦甚樂月餘乳虎漸長成虎母遠負之出洞女大號虎俯瞰又良久重復躍下負女登背一躍而升高成女於斯時度再生也虎引女至通衢女拜謝虎猶回顧頻頻而復去女抵家見翁媪方手之舞之足之踏之雁雁述還虎得生狀翁媪曰壻安有遇虎反生者耶是必為虎食死為倀歸惑人將引金穿穽虎腹此倀為厲也且得為吾女女號哭再三辨虎能自出閉之室不與以餐女轉饒將虎救亦無應者力竭倀斃而已翁媪夜同夢一黃衣婆子來勞曰視汝女即吾女矣若饒鬱當救汝一家喜懼覺恐乳虎猶蹙林木間也至是始釋女回女自服虎乳長而物益勇力少年將軍皆聞而聘之屢屢血戰功封夫人

懊儂氏曰女不死於虎雖死於骨肉叫為奇矣嗟乎古之孫臏孝子血凝劍稱伏賊門山鬼朝遊序有行吟之客妖狐夜泣廊有待罪之人訛傳張浚有至死而不能見薛於君父恐山君聞之亦當為之不平噫安得千萬億曰類遍為眾中人號古耶

夜雨秋燈錄續集卷二

天女宮　鼎瘦梅甫著

木孩童

諸妹子不知何處人。少無賴嗜飲好博。日漸困窘。乃以後庭池中井兒與之游。年二十有五。色衰人皆嗤而鄙。悔如故。鄉己惟稍稍學字。稍長。日帶筆墨行。懶敢問。鄰木茵漂處。若有男女足跡。數數。稍指其側。則果有野合者。位置。蓋紫曰。雖妙衫梯於右。裸抱正。讀請搜而脅之。男女咸起。欲訟。染衣不與。伏地哀祈。請視其女頗有色。曰若肯與我。俟據云云。即與。讀文不肯。男勉之。曰無奈何。姑從之。免搪揚耳。女含羞與。含男坐伺於側。踟躕難進。事訖。又脅其男曰。爾太便易。當償。膳。蓋郎我作賭本。始與爾衣。男云。私約到此。實未攜得分文。奈何。既而凝思久之。曰。然。僕雖無持贈。然有一處。指君去。可得大財。問何所。曰去此而南。林中有古精藍。破廢無住持。第入。數中殿地。有卵石數十枚。堆作一圈。君即捨廟外。累累者之一。添其上。龍後。隨卧。待少頃。有十餘男子來。公分阿堵。君出數石。負有分。請曰。諾。擲衣與之。男女。皆而急。竟。脫過古墓。遁。笑不已。超入林。果有廟。非。無僧。寂而地。果有石子。遂如其所說。卧而俟。及。宵暗。有男子二人。退廟。數石子。得十二枚。封。曰。何故多一石子。覓有。新來之不遠。客乎。旋又陸

續數步子。亟亟皆豹頭環眼。腰下。横刀。先來者。既客。宴。暄且。告以。異狀。曰。音。算已有十一。若添一佳賓。成。開于數。局。搜取諸。目。龍後。掀。然起。出與為禮。眾曰。子既來。締。盟。同去。打。惠風。得財。當分。贈。然。須訂。盟。共生死。請曰。諾。問所願。也。乃於。神前。滴。血為誓。揖。訖。有。鳥來。酒有。國。坐。飲。眾。問。請曰。此等生涯。子見慣乎。抑初學。步。曰。不敢。瞞。若。輸。墻。鑽穴。第所做為。殺非所知也。曰。如是。亦佳。子到彼。第先入。撰。虛實。啟門。戶。牆。出伏。暗處。防外來。曰。善。從。命。舶村。析。轉三數。眾。曰。是其時矣。各。執。墜利。與。諸以。楠。峰。擁。魚。貫。行。斷。數。盛。闔。皆。至一。椒大。狐村。重。扉。嚴。鑄。堆。火。金。鉦。而左右。皆山。嚴。水。沼。絕。少。比鄰。然。各守。鄰。境。知為大。家。眾。曰。新來。同盟。可先入。瞰之。訪乃。踰。數重。垣。直達內。寢。窗。室。皆。雖。推。而。廂。窗。開。瞰。堆。火。覺。伏。蛇行。以。哦。漱。窗上。紙。破。睨之。一四十歲。半老。佳人。高坐床。上。擁。貂。招涼。二十。餘。歲。佳人。着。輕。紗。紗。襦。對。鏡。勻。鉛。敷。卸。晚。妝。一十七。歲。小女子。髮。垂。垂。尤。絕。絕。三人皆。豹。不。動。妝。臨。風。欲。化者。小女子。抱。小。孩。戲。以。詐。曰。如。璽。瑩。如玉。吟。吟。啼。不。輟。女子且。弄。且。怨。曰。連日。阿。官。甚。不。顧。夜。深。猶。吟。吟。不。肯。睡。對。鏡。人。笑。曰。渠。是。姑。姑。婦。慣。使。怨。非。耶。床上人。仰。將。阿。官。來。與。我。非。汝。之。床上。老。幼。共。調。笑。對。鏡人。忽。佯。嗔。曰。連。姑。莫。怨。阿。官。今。伯仲。某。公。不。觸。暑。不。敢。你。的。婢。媚。孤。寂。然。幸。有。猴。猴。物。閑。笑。耳。也。床上人。曰。連。姑。兩。哥。不。在。家。貧。如。洗。卸。門。戶。小。女子。笑。曰。妹

子。癡。郎。漂。對。孤。村。妹。時。時。怕。有。賊。颺。夕。照。衙。山。暗。已。重。重。門。閉。笑。對。鏡人。曰。倘有。逃人。來。我。姊。婢。落。得一。死。不。免。客。狀。及。阿。官。見。女子。急。操。手。曰。莫。道。莫。逃。被。何。必。故。作。險。詭。笑人。伯。仲。再。遲。二三日。大。哥。歸。旋。二。哥。亦。斷。無。不。過。回。也。燈。花。結。如。豆。有。後。臨。矣。床上人。曰。小。妮子。只。記得二。哥。不。想。公。大。哥。耶。今。多。矣。蒸。仍。是三。人。同。榻。俾。勝。子。初。壯。女子。笑。曰。二。姊。眠。熊。不。雅。相。動。輒。魁。巍。足。盛。人。肩。與。對。鏡人。猶。亦。笑。為。移。時。掩。關。移。燭。遂下。帷。同。寢。長。者。好。聲。漸。酣。孩。童。啼。聲。亦止。請。窺。瞰。之。時。心。喜。急。俯。廳。事。出。欲。拔。關。即。門。皆。暗。閉。鐵。牢。固。無。已。仍。踰。垣。出。縷。述。所。以。眾。亦。良。證。備。請。在。外。各。肯。登。屋。指。內。飛。行。驚。風。上。曲。折。數。遍。視。堆。光。皆。身。躍。落。伏。請。窺。處。窺。之。果。則。床上。有。婦。獨。酣。眠。餘。滿。屋。狗。吠。窩。鋪。甚。旌。雖。物。無。能。動。忽。被。拔。刀。破。窗。入。燈。光。大。明。挽。恢。視之。則。空。無。一。物。遍。廚。窗。搜。絕。無。人。蹤。知有。變。仍。雖。登。屋。南。過。樓。角。則。先。行者。舶。故。墮。地。死。陸。續。進。者。二。人。亦。然。其。餘。見。樓。角。有。刀。光。遂。轉。而之。北。視。下。有。小。圓。凝。自。彼。處。疏。突。屋。後。飛。出。一。人。乃。對。鏡人。也。手。起。刀。落。連。斬。者。又五。人。僅。膳。其四。肢。皆。無所。之。大。吟。躍。統。庭。院。則。年。長。者。已。自。後。刀。絡。斷。其。首。矣。請。在外。巍。守。至。東方。將。曰。而。眾仍。不。出。聽之。亦。無。聲。息。意。眾。俱。得。來。各。攜。婦。以。滿。載。如。登。牆。外。高。樹。潛。隱。則。眾。皆。身。首。異。處。無一。完。軀。之。歸。為。而下。欲。進。不。敢。欲。退。又以。同。盟之。誼。不。忍。乃。潛。伏。草

堆中。姑。窺其。獲。少。頃。日出。聞小。女子。啟。莊門。兩。婦人。亦。均出。外。叫。望。哭。曰。盜賊。無故。來。送。死。又。欲。累。老。娘。親。手。趨。渠。好。做。俸。也。小。女子。問。盛。何。處。或。曰。水。濱。或。曰。柳。林。下。商。量。多。時。後。定。再。南。岡。頭。小。女子。果。攜。鍬。先。去。兩。婦人。陸。續。指。尸。出。血。漆。漆。渠。哇。叮。請。心。伙。熟。及。見。其。指。血。心。計。娘子。專。全。在。野。田。室。內。尚。有。異。兒。何。不。潛入。殺。却。為。同。盟。報。仇。詹。決。乃。踰。垣。入。捨。地上。刀。斧。進。補。闖。視。見。尚。仰。臥。鼻。息。咻。咻。遽。撲。以。刀。覓。兩。段。矣。拒。牀。如。破。柝。視。之。蓋。木。頭。雕。成。也。大。驚。欲。反。遁。突。一。白。髮。老。嫗。龍。鍾。非。常。以。杖。支。門。問。子。何。來。殺。人。家。閨。門。且。殺。人。安。挾。食。拿。就。其。老。甫。擬。以。刃。嫗。笑。曰。子。殺。我。衰。邁。耶。若。以。杖。擊。汝。殺。非。好。手。斫。二。指。擊。請。自。痛。如。中。斧。鐵。不。覺。伏。地。哀。號。嫗。視。後。又。立。一。婢。抱。孩。童。來。乃。是。昨。宵。共。物。兩。婦。攜。如。旋。歸。堆。坪。告之。婦。曰。噫。如。此。物。事。亦。舉。作。賊。真。屬。坎。然。人。次。在。堆。中。賊。瞰。灼。灼。以。我。木。曾。寫。目。耶。姑。急。汝。勇。手。足。報。仇。尚。有。義。舉。兒。汚。吾。刃。且。就。擒。縛。俟。吾。夫。回。再。發。落。汚。言。已。擲。竹。孩。於。小。女子。出。置。懷。中。請。曰。若。拿。大。羊。肩之。斗。量。日。與。兩。餐。願。甘。旨。尚。無。苦。至三。日。忽。聞。女子。喜。曰。大。哥。二。哥。回矣。又。聞。婦笑。曰。郎。君。又。攜。得。妹。夫。回矣。旋。聞。男子。勞。婦。與。妹。曰。吾。兒。第。遊。子。等。候。得。好。賊。言。已。踏。軒。渠。一。家。團。聚。管。數。嘗。中。夜。方。止。次日。始。聞。大。郎。坐。中。堂。命。婦。引。諸。出。仍。置下。若。囚之。就。決。有。械。械非。常。潛。視。堂上。三人。皆。冠。玉。美。男子。惟大。郎。氣。象。有。貽。言。曰。吾。退

誰原是市上無賴詰妹子耶前宵之舉非不在子但不應圖滅人後此等使非丈夫胥其能而雖也且吾友盜鄰婦對合千謂何事耐貨滋其偶又詐取其金此等惡心童宇由閒矣一刻容不得言已擲刀下令自兜請哀叩不已滿堂皆失笑二郎曰姑貸關仰嗌之右健兒乃成就渠作留筆半釋迦眾曰然兩健兒果縛請於往出薄刀如紙脫布裸出之血淋漓滿地皆而復甦健兒笑數以藥痛嗌止大郎笑曰這般方成個妹子也擲數金與之立命人送山村聊蜀田間旋走旋思兩日始回舊處見日前所遇男婦遙遙望之笑請問極指地下卵石投之兩人肯仇作白狡冀去年餘里之人家被盜劫聞於官請潛告捕役曾同往井百餘人重至舊處則村舍全無荒煙零落眾於草中拾一木雕孩童請見木上有伊篤斫刀痕仍如故云

㑹儂氏曰以盜殺賊所謂以豹狼而戮豺虎者也使請妹子若非同盟一念之義又安得獲保首領僕為天荷已乎龍陽小兒身有滋具本無用之物二郎刑罰可謂當矣

癡蘭院主

詩臣既述朱君還魂事又述其妹朱良女生死本末尤足艷稱朱本巨姓其尊人負郭龍溪築別墅供吟嘯花草甚夥牡丹一株姚黃也稱巨擘而蘭尤當為國丁谷姓其婦盆娘子尚住灌溉勞花時游往來精賈苦苦博蛾頭利蘭之種素心者為上紫心者次之蕙帝者九不數數見墅中素心者僅當一本風光作轉奇賢勝常忽一夕紫者成化為素又本本皆作蕙帝若夫蕙蘭三四月旋復本質而封姨肆虐落英滿階盆娘子亦有喉花瓣往告主人意似婉惜一夕自鄰村社飲回扶醉踏月經短墻外聞墅中有女子言笑啾啁之則倚石坐者為黃帔美婦人席皆坐者為縞衣美女子左右侍者婢僕三四輩語細不可辨忽聞婦曰小妮子弄狡獪無憚耶盆娘姑秘兒女笑曰兒本太愁生偶為踐妹社衷山不意遭奇虐近亦自悔恨婦曰兒過矣顧倒生物上帝所忌況自家形骸乎然則封家婢饒舌奈何女子聞之掩袖汎澜不報而散婆子歸其夫皆不解由是時伺於墻外鏤窺依稀然仍縱杳矣一夕正夜忽聞墅中有綠竹聲泣別傳走視之則遠見黃帔婦手白玉柴對清泉灌素心視曰汝不自閑過垃蠢黑為封氏劫住墮閨秀情郎却當於十六年後方溢黑為謫本性也祝已濯澤不已請蟬勸慰始含淚入牡丹花叢不見婆子帳墅舍然朱之夫人則正於昨日生一女公子蕊蘭而誤彼此互述始端生女之為素心後易名曰紉蘭夫人生子四女二紉蘭行五人呼五姑為父母所鍾愛明年尊人茂才公捐館母夫人自作綠慢即教子女紉蘭幼頭敏慧性剪學繡之餘好吟詠夫人每語人曰此吾家女學士也瀟湘人夢巾幗謫仙惜倒箭不克見其詩繁才為可悲耳女隅泳秋海棠自云秋雨人秋風苦陰瘦一叢如何人不寐淚灑可憐細母問之不懌曰是兒何語出不祥遂藏其卷川翁累尋許久紅不容習帖嘆女雖遵慈訓然往往倚窗調鸚鵡搖籠放歸燕晚水數游魚日常晡倘即之皆絕妙好詞也偶性最好蘭見蘭又嗔嘖不輟墅之素心者自女設幌後即補植盆盎于趾以竹欄仍勤澆灌其再盟耳七歲時早許字成都守張公子本與女為中表兄妹相稱曾共棋棗至十歲時即走匿公子素羸弱隨住之舅鯉魚皆斷又六年女忽持佩朝夕稽首拜大士像禱心經母詢何意則淚洛洛馬時正早春半窗旭日女攤編被不起淚雨滋枕簟幾滿蟬白於母詢之嗚咽曰兒不孝將長離阿母負教育恩矣幸有兄妹在側奴勉加餐毋以薄命女為念母悲曰兒何出此言沉曰兒昨夢張郎來擲桔蘭一枝於地再拜辭出兒知其必赴修文矣母豈瞞公子病聞女言心若割勉慰之而女由是竟毀飛食頃減月餘蜀中醫耗至公子果卒母背女恐秘不使聞女忽晨起對鏡理粧問蟬曰盆娘子來乎曰未又問墅中素心蘭再生乎曰不知問亭畔黃牡丹無恙乎曰無恙既而解曰來處來者去去自家苦問調誠恐封姨笑人旋又悲泣曰悔不聽姚夫人語一至於此蟬見其或笑或啼狀類顛急白夫人僧兄妹至女笑曰偶與蟬子娘耳何遽驚高堂言已舉止如故防逆漸深然每夕輒扶病挑燈繕詩稿成一帙題曰別鸞吟稿成沉拜其母曰乞以此卷寄巴蜀禁七者

重前以當阿心時盆娘子不知如忽見已妾之素心頓教搖落盆盎放而更聚人是夜又聞蟬嗚咽人馬雜遝啟雙柴則見燈火若城樓桃如鷹侍從兜花幽管吉裝擁一輦與此舟門外過與中麗人五姑紉蘭也婆子遽挽曉呼曰五姑特為佳節歸省太翁然欲加鞭策女曰吳慧他此吾守閨人然汝來大好燈寄語高堂云我赴誥誡天上蘭院主靦去三塵毫無苦趾姚夫人尚不及我青可請我母滅於思已車馬如飛俄忽不見省風竹碧綠雲物皎明日婆子來見張夫人始知五姑已於昨宵化去至今別鶴吟一稿士女傳誦便直雛林人第賞其詞章之工初不知其即撫之貞與生死之顛末花卿仙乎仙乎

沉香仙

江南通衢有街名曰沉香鎮土人以命名之義云當家小金姓名不揚蜀人美丰姿財雄於鄉年二十偶閒蓋園築江南風土之美金粉之麗山川之秀與俊秀賢豪賓客遊於此街經桃花門巷忽一高牧虎臂肩瞳仰視之珠簾繡閣一美女子凭欄俯之微笑坊而知為媚客乃第十三女奈嬌也叙光鬢影嫵媚神誠逸入院女笑迎之肅入已之繡閣別有洞天依錦沸鼎貴紙棋杆縱索互弄錦錚張坐盛之戲不知身之所在說即開延酒有精絕雖姑五六巢來互相俏觀或奈之妍或奈之妹佳婦之生歡吟除即巫山不是雲向眼逞無限適關人

解衣入帷素出十洲春洲照諸石之魂更鎖笑由是說假館素翁家不復事貿易資耗盡
衆嫂之生曰卿勿晚吾家雖不及鄰財石崇然西蜀亦名富室也我以貿易為遊戲耳益
暫歸取重貲當訪天台素翁泣曰妾已委身事郎堅不再作章臺柳但恐仳離而郎斷屨
生信奈何生誓以天日曰剣欲會鏡欲圓請留一信物以當左券生笑曰小生寒窶盜入卿
家史有何長物可贈素曰請鑿一戒以昭堅盟之約生怯痛素即嫣咐曰郎非真愛妾者生
恐拂其意即忍痛與之素良久歸請莊盡治酒餞行謂諄諄婚嫁臨別啼笑生衣袖盡為素淚
濕逸生亦泣僕人催再四始判袂去歸則出資盈備青廬洞房所費者需二萬金將賈舟往
迎桃諧友人勸誡曰錢樹子多不義所以隱晦者為有劉漢錢非為滿安貌也生不信卒治
任往已峽下流匝月即到閘登岸猛憶友人言來下棄婦之舟越百逸敵衣凶而揭匿持挈
詐為乞丐詣素家素方坐大廳懷中抒將勘帳忽見生若不識者踉蹌而前若不勝
出便嗽狗亂腰腕無悔迎歸果持杖逐之生哀呼曰姐姐莫打我金不換也姬與素竊之相
問何一寒至此以逐中遇盜對素聞俱至此尚欲何為曰來踐卿約耳素笑曰我金玉錦繡
中尚三日兩日病能為丐人婦耶請君歸休舟長想生逸度笑曰明知婚姻難但不久須還
數乞卿無憚賜一珍具費毋素冷笑曰發見勾闌門化作施村尚恐市上木楊空矣生又愛

類曰小生兩日無一餐腸鳴若雷乞卿賜一飯俾作飽兒眼曰耳素不應嫗愛若憐以膳衆
雜飯與破窗器折梯與之食生且食且請曰約既翌小生一載須見還也素命姬捧匜授出
其中人盛列見若貧假藥者生大恐擲盞拂袖去將復開閘素在內大笑曰花郎好胆氣明
日盍携所帶命人陸續扛至素家門首燭炭珠履不計外中有沉香牀鴛鴦被數十盒
縱火焚之列饌亘天香聞十里素聞之返自臨姬良生止轉屏疾之嘆歎陽生真少也哉世
無李娃幸毋浪作監鞭人耳又聞姑蘇曾有一娼名香儂居閶門宋門洞閘墻矗虎阜門首
黏示條屏縫織其封蛇鞭雄幟旗旋仆司閽者厲聲坐視號號如雌虵香儂小有才凡佳
客到門必坐與司閽者語良久詢明來歷然後具棗栗豉敬禀姑娘能次敬禀者頃有貴客
貌比潘安富同陸賈身有衣而楚楚家有業而陳陳而叫爭親之未肯定張驢之大捐添樹
上綫毋龜糟中玉伏乞照驗施行潭雲雨昌勝感戴云云周更揮山批云據禀已悉細勘
來人貌既不揚衣又不華錢必不多不准云云該毛毋得妄瀆此繳

眞儂氏曰媚家錢樹子認錢不認人此故態也何尤向所奇者金父郎從遠巴蜀垂到姑
蘇忽然醒悟饑來驅我得卿卿數言能令千古有情人儻有惜玉之心一舒厄死窮其拉
雖摧境時想諸天菩薩聞者而來必含掌而作頌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登錢之流大家

來看嘆大中境出青蓮花敗子回頭金不換

小獺子

今有人焉於光天化日之中九陌通衢之地公然攫財物便行道者耳如不聞目如不見者
誰歟即北之剪綹南之扒兒手也揚州東關有小獺子九稱巨擘其先獺母本習猴戲技者
獺之父操此術遊江湖間遇猴婆莫逆遂成夫婦而生小獺子年十五六其父母已飽食暖
衣稱小康焉出資送獺子就村傅讀俾改業而獺性最嫩呼啼之眼輒習弄好手手癢癢其
衷一日二老善花甲座客方稱觴祝嘏獺子遶跪請仍習父業父怖嗤曰兒能發憤從大好
事然習則易而精則難所謂精者如汝文人之蝸如譚鄙人之斧如射甘蝱之箭胸有成竹
目無全牛遊戲出之術指即是所謂如與可畫竹兎起鶻落少虧即逝者也否則滯水拖泥
動遭掐脊捉將官裏去一般斷送頭皮危如何乎業此者鍊目鍊心鍊手汝我之目視彼之
目以我之心印彼之心以我之手扒彼之手彼鈍而我靈彼勞而我逸彼蠢而我起猶下乘
也俟其靈而我故鈍俟其逸而我故勞俟其起而我故蠢猶中乘也靈則應之以靈逸即應
之以逸起即應之以起始為無乘汝未習傳增妄思妙技輕舉妄動其不貽老父憂咄曰兒
已習之矣請大人面試可否然後出門操行人父尚猶疑眾椒從旁贊更自誇父曰姑試之

二老登廳側小樓憑欄下顧呼獺子故搖短髮作俳個狀告眾曰由高自卑誠非易事若二
老下堂階吾睹之登絕頂尚易如反掌況區區一樓乎父聞之即指級下曰從依樣也盍賭
老人上樓獺子再拜曰既賜下矣更何上焉父母與眾均大笑實其靈妙登誠均有以思遊
任伊所為日獺甚夥時有鹽商江某老而淫婢妾外更廣集大腳仙蔑視席一日鮮衣便服
小坐蜂門眺矚任來瀚茗為樂小獺子嬉戲雜前見江某遽鞠躬問安否江笑頷曰光誠而
目如椒垂涎吾手中物即獺子連稱不敢然亦不去適壁中執事人看元寶江笑擎一寶證
獺子曰吾夙識汝神通大元寶真衆眼吾坐守之眾目睽之爾能攸許時公然攫寶吾便吞
與眾均不知即以實當汝否則再至吾門當以大杖敲折狗腿腿獺子笑稱不敢江又言之
獺子喏凝視遥屈膝仰首曰公真慷慨憑賜小人即誠然曰如是當預謝賞言已即去無跡江
端坐目時顧寶忽一欸艷大腳仙年甫十六七肉着蝉翼外罩布衫滿頭化朵花簪堆鴉插
下逕船新新視僅上身衣露膏比甲扎月白褲化汗巾扶柳腰內衆參差斗許飄飄從東來
粉汗漫漫檀口喘喘若漂忽柳手之重至門首見江翁擁案坐故止步笑曰且小憩片時畫
午餐湯餅尚不遲遲旋有數婦人隨婧遥門問女曰巧姐竟親執其勞耶不怕閃壞嫩腰肢
累主人心痛女忽曰無奈何阿六官忽思嗄湯餅所享大腳能走卿怕踏破爹子街江畔兒

治谷已神迷又聞其嬸誘更心動僧不自禁遽問曰小大姐爾主人誰耶女欲笑正色曰兇兇巷衆首雖大官也江曰此吾之至戚何絶未曾一見耳女笑曰奴記曾識翁面但不知姓名翁曾人能有下眼覷賤婢實誠謹漸入謔浪女不禁僧含笑小酬應翁令其解跳彼女似許可旋問曰翁嫂耶坐守元寶將以埋路人耶曰非也遽曲折道與小婢子相賭之由女噎然一笑曰翁真門人矣是必做官若真矣翁即當何肯以之作殉法翁極言其真樂實使女自疑女果倚靠摸寶當視翁笑曰此吾家所最鄙者沒若貴永何慈無十數枚女大笑釋手候隆柳斗鈔中失色曰殆矣急從鈔中撮出取袖中藏帕拂拭而後置翁前曰幸不跌傷笑奴婢驚破膽矣翁曰癡妮子錢見有元寶跌損者乎女曰翁看元寶趁此多時恐六官又着急奴去休書已忽忽挾望向西去翁方與眾月旦女視若何言辭若何衣飾又若何小婢子忽含笑來徑詣翁前伏地拜謝厚賜曰我元寶具在也曰翁實已窺瞰盛小人父母儲置鑰之固翁細審無異狀策者果為鋸鑰數調何術曰頃來尤物乃小人之長與翁嘻嘻暱暱已由翁中更換去矣翁始恍然乾笑曰便易然兇賊至戚豈四年耳陽陽時小婢子之父母已逝棄與妹均送至鄉間攜一身時至城中偵虛實每謀來隙刺楊秀清不果富家眷屬多稱婢子奇計瞞出謂楊賊左右有大半三江人遍結納堅訂裏應外合之計

出投大悟詩官皆玉當事者不深信吐出肝欲有書即持傾令斬光劇賊遥仰天大笑曰吾幼不自學敗於兒手今老矣思捐軀粉骨以報國家奈其說不行尚有顏面與若輩共生活乎遂舉家投繯不知所蹤

稽璧殉高文信國公其幕

按宋鑑理宗時陳宜中因柳岳選復奏遣宗正少卿陵秀夫昌師孟等同襄加多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曰太后舉表以封為小國太后從之宜舉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宮局官劉東叟為之岳等至高郵稽家莊為義民稽璧所殺夫璧一民耳其忠憤果敢如此吾邑北鄉瞿大湖有城門鄉土人云明末之長天關皇公名為小開城垣廨宇屋址猶存陽湖三四里宛在水中央有生聚百家即稽家莊原稽所居璧之子孫也是傲宋時此處尚有陸路可通是必柳岳隨江由真至長由長往鄱道出稽莊始為璧殺其尤奇者前明祖宗院羅萬象清顯不阿正氣盎然有大慶賞為天長卓政績甚夥鄉人愛之如慈母非其後隨於城門鄉自號湖濱拔舍貧乳單龍敵嘔行田衣泥佳婦見而忘其為皆今尹也公猶勉稼農夫教其孝子弟恕一夕夢一青衣來招曰主人傳語羣陵玉此間之行人一朱門廠宇儼若主人出揖而就坐視其額如王者號孤塚

展猶再觀鐵硯公曰吾血食於此廟中鐵硯僅陷鄱陽真救星子護駕知先生一代才人衙官值宋祓乞鳴以珠玉為冥壻增輝公婉謝謂駙馬以為夢幻無憑不甚信明日又入夢王者謝誤尤諄切懇摽之偶遊關之城隍廟庭階曲折俊雅拳過視壁上題詩累傾歌公究竟蔡王陽明理學不以此為專席夕做夢而詩來狀如古之廣侯招公曰速去速去主人倦久矣公若疾遊隨之行耶殿上仍首王者色甚怪曰何本才是區區者尚欲效東西賦研之十年耶貴誠艇廣公再拜曰鄙人當拙機滯妻患膚心亂雖七台風雅事久已拋卻然既承隆委敢自證其拙耶容即擬稿求教王者色猶豫勞有兒帶客請簡面白暫若暴貧粉代公鏤頗甚艱色始藏即命送公出拱而別遊閻客卿可甚氏曰宋之殷降表者即某是也對湖大村落習耕讀者皆其之子孫問王者何人曰蔡廣以指畫公腕書曰文山相國公覽醒蟄沐作詩三十首清麗纏綿溫柔敦厚隱隱笑之神韻而復富木感之望自叙甚詳並云文山先生與其客杜滸等七人真州苗再成械之出城揚即觸矣問候門者曰制司下令捕文丞相先生累促無累奮指名乃反駁訪稽迎之於家事之甚謹因而感慨泣下散家資招健丁僕遣其子與客伴送文山先生至泰州航海遣國生前遺蜕於此殁即為此鄉之神亦理之不可解者至稽公殁為先生葬中客豈非討生死交歟前曾遊廟堂像貌儼仰

中殿肖信國公像少偏肖儒衣冠者正襟危坐其風儀凜凜知生即稽公像也聞之土人云雖公卒於是鄉葬長亭四圍多孫壠沒迄若水上危余時擬出資為公加封植立崇碑叙其事且肖像於信國石究與稽公對峙鉏食千秋皆既鑑茶何

讀張氏曰由宋末至明末相隔垂四百餘年文公生為河岳殁為日星何尚舉事於歸九小邑鄉賢其詩集遺稿莊旬云小泊稽莊月正弦莊官牒問是何職今朝哨馬湾頭出又在青山大路逢當其亡命流離猶復吟詩句良由定靜雖公以柩寄之僧並隨稽公之故居作野老之哀首橫忠魂之陸葬所謂厚重相遠者非與羅公宰吾鄉時曹謂汉爾大覺寺拈香開慶寺開悟派以覺恍然若悟稽問寺中廊舍聯翩語無不符並公之前是為寺之住持僧也因題其額曰柯有住此由是觀之如三君子者可非足而不愧平神

巧辭

花根雲行二十一天白儀容子親廟謀清靖幼失怙詩年十四即補博士弟子員盛里推為國器欲妻以女笑却之詢何故曰我命中雖無十二紅粧地非田舍翁能有貴婿遠子眼一世者家亦貴日把卷不願壯實應何人偶拉往東廊觀戲二劇時稱賞又適梁陽公子數歌慶鑑賞林偶之流瘦薄疾之輩并地雲天刻劃重情人集曰妙哉此天人菩薩現宰官

身而說法像也人以為顛生曰丐也者不識不知無拘無管以天地為蘧廬以日月為燈燭以江河為襟帶以木石為友朋歌哭無常叫號隨已是真薄誚侯而不為叱散仙而無愧者何樂如之時生有遠族伯叔行胞兄弟者四業半儒實產極膏腴有僮僕姜抱鄧攸戚偶中秋邪相繼殞謝鋼山為丈夫歸四嫠婦撑持誚撻嗣未決嫉之無賴者乃蜮集謀瓜分廳事几榻不羽而飛田畝佃人被脅威逼流言四布不止穿窬竊鼠稱理即橫目爭曰寺人產耳孰不有分哉僭極鳴罕罕至謝遠立嗣承宗桃鬯叩首曰族子皆豚犬耳與其遺風木屢蓋若視亡者成伯遺今乞賢宰官出示與族人約凡子姪行無論過邇但秋試一獲解即嗣之否則未七人窗已不怨也宰曰善即示魏里門疏花氏宗嫠戚惶惶作希冀然臨時撫井又自悔其遲茂才花根石富不仁亦夙裝產者涎生作捉刀人僞即酬千金生正苦囊澀即乘便之錢塘同舍館石時出資助生獨居忽一日稱衣人貿貿然來問生曰君茂才花根石耶姑應之曰然曰昌試言長上名字事蹟石父本生叔即說告且確袖出一函與之曰此家主所持贈者隅奠示人揭曉來討直觸飲耳言已即去生潛閱之閨中閫節也蓋石父亦明經有當名簾官某與有氟媚之布豐酬遣來者仆也生懷入闈草草與石文自則略經營嫠閫節及榜發石落而生魁矣榮歸莊逅方自熙攘萬衆臨已入里門而四姪已擁

之至家滿堂設紅氈磐上泥光可耀良會罕亦可遘來賀生錯愕不知所云姪出叩謝玉成生則再三辭罕曰是有謀約何必辭立命屈服入叩四嫂與亡者木主禮成始去姪呼生曰得汝為子矣為孀孤吐氣家中不少阿堵物臨揮霍不吝也生拜曰諸母有子若猶孫是何異外人之鯨吞但兒尚未娶意欲娶兩婦一為本生潔饘養一為諸叔奉祠果姪笑曰吾輩本意為兒娶四婦噴如兒言即娶五婦何如生拜謝昕夕定省如所生姪亦鍾愛如己出凡一舉一萬製必四恐其判低昂也然生則以來時敝衣私偏一笥不肯棄一朝有盛屨請人坐廳事大聲呼生名姪爭出屏後大罵曰猾奴尚敢爾耶我輩有孝廉兒寺人產具在曷聘搜乎言已呼僕輩之公庭敲斷狗腿脫請僕嗷應聲若雷怒目臂露筋就索將縶維盛堂急揾手曰何敢爾何敢爾單來與賢郎作冰耳曰姑舉其說曰里有富室劉叟老無子惟五女宵諸姜所生年相若極友愛嘗閨中設誓願同事一良人頃聞贅郎才能事孟美故倩某等來執柯嫠始唯唯改容謝謀婚魏倩里之豪有德望者代月老焉惟酬以酒肉而已親迎之日陪奩極豐隧與一隊如鳳集如鴉衍如魚貫固已奇矣而簪更招優演劇生且請於是日設廠賑流人鼓樂絲竹與乞食誦佛聲相錯雜則尤奇也卻扇後視五女皆美絕倫燕瘦環肥各極態度香溫玉暖互鬨尹邢孟曰嘗月仲曰杳月叔曰好月季曰瓊月

五曰今月婶妹善事姑與良人年餘意無爭夕事生自嗣四姪也子不拈斑管目不觀制藝足不踏塾門惟哀歌鼓哀鉢草同好爭蒙寒初摘奉母斑衣學老萊子復漸闈中乞食學韓熙載久即村人賢會生亦粉墨登場歌喉一囀諸伶拜下風觀者叫絕調吳擯梢調勘品以南宮生笑曰兒命宮雖有此福折其盡笑若再瓣望恐促生年母亦何樂有此短折子哉故不為也年餘望香好瓊四婦宵生子試啼聲知英物而五娘今月尚未雉生說曰宜老天尚不欲我逸哉田是日與今月嬉曰而今而後御當視吾目若巧流盼即二五妙合時也今月戲曰行當參乙人子為兒免即笑我不作簡越兩年四兒皆呀呀學語而今月亦孕然尚未知雛之雌雄生卜於五相祠筮曰巧巧巧心事了回頭宜早俗盛宜歸生玩之啞然笑曰是其時乎翌慶次母誕綠竹之猗遐霄杕杜之流迄月生爽入覜白四姪曰兒所以能生子者父之蔭母之福非兒所有也諸母他日各抱孫各教婦勝於日對不才子兒事業兒去矣旋撝五婦曰卿等有兒好努力做人家無以我為念欲託其長生仰天大笑曰索逋而來頭懵而去何長之有是夕猶問諸母安否屢則潛更來時敝衣飄然流引矣僕四出尋之無蹤跡一家哭失聲是年夏五今月亦生子悲喜交集然無如何旋有鄉人自豫來者云生入優人班敝衣囚面坐場後點臘鼓神色恬然又有自魯來者云近更落拓日困卑

田院拍板搖鈴嘗萬里曲以度日然尊之則均於先夕遁去想即當日所謂樂者公樂其樂矣生之五子也孟曰琅仲曰琅叔曰琥季曰瑯五曰玻皆頗敏早入泮又數年琅補邑明經瑛瑯均鄉薦琥中明通榜進士玻貢廩餼太母四均長齋繡佛妻寂於婦大太母壽八十五孫瑛視於庭髮漆然曰汝皆成名亦知尚有父乎乃淨不可仰號求祖母訓曰昨夢爺雄指示云汝父之食於瀟湘岸上當住略一面了父子緣瑛等遂束裝踰嶺往至湘水凡有城郭村墟無不晴物色偶至飛瓊村有張園頭者凡流民皆為所轄衣冠佳客詢張恍然曰公子來耶大奇大奇第三年前由豫省至此遷乞丐有恩德昨正值雞新徇一同飲廢寺中望東望良久聊孟大哭原轄詢渠曰我天台化孝廉也明日我兒來捕我歸奈何眾額手賀渠大樂原曰我茅知君之心矣誠恐一朝退初服必遵吾輩樓今願鴻神送君昌歸休渠曰善痛飲達旦眾鼾鼻而渠已無跡矣眾丐頭正各處募而公子學堯真來耶兄弟泣免張引之飲處則破敗掛氈短竹倚門跡如故也尋守幾月餘始厚酬諸丐痛哭而歸明年四姪先後逝服闋琅出宦鄭邑廣文瓊聊均大令一率撫一率魯瑛宦皖大方伯玻家居守墓田瓊聊生母均多病遜各奉其母以居琥在皖一日車騎出忽有少年丐者犯蹕儀左右正呵叱丐含笑聊紙裹於地聲鏘然且曰乞人實此無用請歸遺太夫人言已行其速追莫及拾而睇之則

一金釵嵌巨珠絡奉母母泣曰乞人即汝父也叙吾舊飾亡已久今特送珠還哉又環揖懺之東滄籍以看弟猶出迎衆郭門班荊甫坐忽見一少年內倩場扣且高歌曰醫中人是將軍種口角遽生極崇從兄弟心異之趨與拱揖嘆不顧再詢之則提膚垢成二巨丸分與之曰母多言贈此可療姊人病言已跛而去醫即省視歸各與母服病果瘳又玖因家事往詢兄狼道還一窮男子揮單衣蓋幅展閱之則雲樹數重一少年仙風道骨飄飄走山顛作拱揖狀問何來曰我母卒貧無以殯痛將殉忽一道流假村塾楮墨自寫小照與我曰持往可售二十千尚不數戴身具即方叩謝其人頃刻玖愛其筆尚不俗如數購回琅閱亦良解惟琅生母知為阿翁小像被亦攜歸呈母母泣曰汝去後汝父亦於是日閉包裹回儻衣冠極華驢初不類丐我方驚喜漯云二十餘年不歸矣且先省殯宮柴後道與濁我因識其包裹同之墓真暴烈大風揚沙日色昏黑我整抱之恐其逸閉雲際大聲呼曰僕非丐根然有可藏烟卿寄語兒鬻實有丐父不可有丐子丐孫也天霽視所抱乃一枯松樹歸閉包裹則去時所着之敝衣明年兄弟偶圍棋互述前夢參見於皖見於省見於卿里有皆此一日一時耳驗像中堂突拜作禮紙上神情與所見皆脗肖乃索題於當道詰父執與不欲佩曰此由儻而丐而仙天台之花孝廉也而孝廉遠矣

髮觀佛

東海援鄉寺藏有觀佛一幀縱本長二丈四尺橫八尺佛像科頭披髮面如滿月胸前瓔珞垂如絛網左手當胸宛撫卍字右手垂垂向下垂水純衣袒右臂亦雙趺危立龍頭龜背上若昔龍伏普率身在海濤中四足擺蹙舉頭張吻吐白毫抨空成樓閣盡御日月山河其下則飛蛇飛魚螺蛤水母舉來朝拜怪怪奇奇佛目微睨慈悲苦惱衆生無憫其上則金經全卷蠅頭小楷繁如列星未注焉靖某甲子傻婆夷女弟子葉觀音盥沐發觀恒左空隙為伊威丁尚書草隸序觀佛顧文甚長不復記憶評觀其略云浙人葉公大鋮以輸林官侍御秉性鯁時時以白簡劾當道權貴廢分宜遣公者盡罷冀慎公心公此即之劾益力未幾難作海溫寇振公曾行睦革職逆杖幾死詔收刑獄論斬公子伯仲皆知名士來手爲篆分文號頻香觀溫婉至李聞公臨死地日夜禱神得感應年方十四歲筆刺觀乳是市巨嫉自摘頭

上髮以金刀薄如稻芒者掌作四繖觀佛與金經二載始成功德滿日而公亦墜天賜以金雞詔出獄矣由是掛患元冠退老林下不復預朝政女自繡佛目力已竭雙曚濛盲里中無與論婚者公年六十病卒女年僅二十有五彌留時涕泣握長次兩公子手囑善視盲妹無令第夫所兩公子泣受教訖兄雖謹奉遺命而兩嫂妖牝司晨時譖小姑懶惰漸加詬厲女日夜哭兩兄求深邑而殞命之矣忽有鼠偷女手繡衣稍舉止閃雅翩翩到門向女曰姑姑病目坐耗神損肝肺非真盲也妹能盜得天河升平水為姑姑銀海生光但瘥後何以酬妹德曰妹神靈能便地獄人查見天日無不如命曰姑姑善繡它繡雙鳳一紅一白為天孫下嫁助粧但勿遽點睛恐其飛去也女曰諾良命女袖出金剪稍稍刻大小眥淚潸潸如鉛滴然復袖出小玉瓶中儲甘露如人乳傾滴眶中矐冥坐炊許啟則雙瞳中更有雙曜光更清瀅又與神書服之胸懷恬適聲情捐除明日果市巨綾來視女手安於曉每日來指點繡緣綻理花樣翻新告成之日即來婚女點鳳目雙鳳忽相栩栩活飛落中庭鼓翼如待乃攜女各騎一鳳乘雲飛去家人咸仰首呼姑姑不應鳳女撥雲下視曰下東人不須驚訝姑姑至孝感動上蒼天孫遣使奉迓補天上討神缺從此化去豈不再累嫂嫂看顧矣通城士女觀不見女冉冉空際若畫圖焉有祈禱呼姑姑聲如雷兩兄愧悔無地嫂不為怪也

夜雨秋燈錄續集卷三

天長宣　鼎瘦梅甫著

大脚仙殺賊三快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歸某甲甲粗蠢貧不能養母賴美人爲富家傭母得肖存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時樣妝以裙下雙趺不作弓月樣故人皆呼爲半截美人其實即近今所謂黃魚所謂門檻裏又所謂大脚仙也鹽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乳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婦偶瞞之逐美人子輒咻咻啼美人轉子入咕咕然喜也故得值恆倍於常甲善博資耗則索美人值無怨也咸豐三年粵匪踞金陵揚震恐議降議禦紛紛不能定美人私說於主人曰降禦皆非善策揚俗奢必災盍早営兔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將奉姑遠徙一黃衣賊目突至其家殺姑及夫擁美人上馬鍵巨室中將汚之美人含笑甘語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賊屈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尚未經人道耶長夜漫漫杯酒相樂若白晝活秘戲得毋爲將士笑乎賊大喜閉與張樂須臾月上美人艷妝出歌央敏侑觴韻可銷魂蕩魄忽覩甲仗手戰而股栗賊醉睨曰卿何怖曰妾小家女也見兵革能勿驚耶賊立命撤却頃又抱賊耳語曰麾下將士眈眈虎視當時我兩人赴陽臺渠等穴壁

看得毋大掃興賊即傳令各歸伍退三舍不喚汝不入也賊醉乃代弛衮衣裸而仰臥催促美人寢曰少殺乃自注水於浴器一絲不挂徐徐濯下體漬漬有聲聽賊鼾息已十數轉慮其詐故試以褻語不應遂柳眉倒竪粉頰生殺氣視窗前月朗刀斗遠鳴急索剪刀就枕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賊身上覷定咽喉猛摠之賊瞋目視美人奮欲起覺之不得動血噴出滿裀褥宴時覺矣復拔倒刺其腹腸出乃止屛衣覆之聽漏已四鼓潛浣手盥衣出臨戶宵遁望門投宿不敢言第說云逃難者賊中繪圖索之不可得嘗讀元史至正年濮州鮮花娘殺賊一事如窺鏡鼎如玩秘戲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因思揚州女僕果艷冶傭於商家憑官媒薦身紙必預書刻已身價六甲防後患也近日宦客多招以侑觴否則座客不歡纏頭之錦竟多於纏足者又一女陳姓阿腿眞州人浪某寇陷時女逃出蹒跚走西山畫伏夜行將奔大儀尋伊姊妹行討生活至秦欄鎮以爲距賊遠故膽行偶思適遠循大流處入蘆葦中私且憩突一黃巾賊目負洋鎗佩刀覓實然從溪右來兩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賊拉與亂女正苦無川資賊睨賊股纏纍纍然就之賊脫女衣一絲不挂仰臥溪岸而已則僅捋窮袴女佯笑曰急色兒可笑男女歡合全賴裸抱肌膚摩擦得趣若此則終是隔靴搔癢耳賊笑從之甫近身尚未解鈕女故作浪態乘不意遽摟之滾入溪水中女本江濱產

向習流而善泅者賊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沈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橋下死矣女抽刀斷其頭取臂上金跳脫席捲囊中黃白着衣打包從容負之去臨行復回顧水際詈曰狗賊快樂耶後入安宜嫁一少年郎頗伉儷稱小康移家泰郵近已爲子納粟稱太母矣

懊儂氏曰人間最慘莫如女子纏足顧母之於嬌女也雖愛若掌上珍獨纏足跌如酷吏之施毒刑曾不能少加顧惜主之皆婢媼之飾雖慘尤甚每聞此聲輒痛心何傷處恥鮮屬宜乎覆國傾已纖纖阿母意猶未足及步步生蓮花矣而豺虎猝來挪移個仆直恨無彩翼雙飛耳愛女之家亦曾記此亂離時乎之三子者談笑不驚或手刃之或計賺之而且尺二金蓮其行便捷出入虎穴極紆極閒倘遇斯人當破産以購之一拜硯一添香一負劍粉黛中饒有英氣

又聞一周姓婦吾鄉東鄉人自恃足大善走難將及先嫁良人挈子女潛逃已則挪擋長物甫就緒郊外遙馬已四出無已懷一利剪出門將覓小道尋親串家暫避其鋒忽一賊目自遠道瞰婦似有風致揚鞭追及喝之止婦亦不懼含笑相迎兒如舊識下馬推婦於地將淫之婦佯解褌帶而笑露其齒嗤形於貌賊聞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賴騾足以與我旬合時馬遽逸奈何賊思其言頗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顧荒郊無一樹一石可以攏轡頗

躊躇女云威一鞭然後爲所欲爲賊求計甚急女大聲曰急然兒盍以轡繫於兩足乎賊撫掌稱善乃潛脫裙首牢縛不稍鬆時婦之剪刀已在手乘不意驀以剪刺馬腹馬負痛遽咆哮拖賊絕塵而去剪在腹肉中愈走愈搖愈揆愈痛則狂奔如蹶電如追風十里外猶不輟而賊已腦裂肉爛骨折氣竭不似人形矣婦徐徐整衣裙拾賊遺之包裹遙望馬拖賊去之路始行及莽得良人相與剪燈話終夜吃吃笑不休

懊儂氏曰婚卿秘閨秀原難尺二飛兒使外觀不雅然亦何必過小彼蠕者背曲肩駝離裙下解鞋極纖亦非真麗妍者體柔膚細即裙下玉筍稍巨何礙輕盈態之以五寸六寸爲準庶合中庸安得賢有司出示嚴禁凡五六寸以外置不論若五六寸以內定求纖纖而魁魅者即照妖冶誨淫論

南郭秀才

求婚婚姻條例凡裸與剝門女家必預將一僻名欲書隨新嫁娘送去其辭非吉利語即如蘇才郎福妃子彭年之類也有南郭秀才不羈士因貧館田舍翁某甲家甲有女字某乙子婚有日矣甲告秀才曰某粗鄙不解文字將以啟書浼先生某同村而嫺家亦非雅請先生務去陳言別翻花樣說莊家本來面目庶使人老實因緣庶兒當同心求援筆秀才曰

善子當以黃雞白酒享我腳醉飽餐看我摧東瀘斬何如甲果如願以償秀才作文曰伏以
咬文嚼字秀才當行拙口笨腮俊人本色寇既鄂夫平頂襯休重乎尖酸恭惟龜家老爺耕
耕事業積貲人家榮螂牛之廬貨埴當壘鋪牡蠣之路蠔柳成行陳蚊烟之帳良是小囷尖
而大囤滿肥泥城韭菜不減南園糞而北國參增頭以拔角之青力能耕地門前拉粉嘴之
白喊叫牧天而弟則徒守清貧難期溫飽身穿凹塊皮露後蹺頭頂一盂坡沒板少觸伸
出去兩隻赤手縮回來一對空拳閉似家令郎蠟封書即蠟一丁之字愧我家大姐前如
針前難堆滿面之花卓達月下老人得配人間佳偶伏願女知靜好男解憐攜李順公渡和
睦妯娌養兒做極大官良改其門而換其戶生女嫁此良辰
圖其好事行見三村五舍傳來告朝餓羊會看黃酒白燒醉倒街泉湧蠟五百年兜黨稱打
不開一肚皮牢騷寫來好文臨敗崔嵬忙忙碌碌莫名秀才書就願自負甲魏其雅謔亦為之前
肯訛乙與質客傳地莫不以為識謂且以渴驢句比春為畜以覓葉句視己非人乙大怒朱
陳會時揮以老拳逐致崔鼠適色平亦援例出身於之無莫辯見兩家爭訟甚急筋執筆
人以秀才對逸飛鐵械亟與以夏楚秀才不服指侵長官乃付廣文箝束責申詳以為無
大獄矣而上海聞之狂笑不已判牘尾云緻俗成文不過秀才遊戲小題大做足徵縣主胸

塗夏楚枉及無辜矣烘是其本色而兩親家與訟只為不通百里侯申詳何其多事何做書
別樣機趣橫生當付俊膚文為諸生逞才之烟戒且罰汝簿傳唰文人遭拍之兜刑兩造還
回一扎艳倒掌奉扎甚愷恐而秀才亦搖擺出牢籠矣

愼儇氏曰語云對不識字人莫作才誤讀書人不可不知余向好弄筆頗遭不韙之名良
由鄙夫俗子知識雖鮮而忌諱頗多也昔有村學究鄙夫人書聊有老態如椰健步而東
人大罵云儻即陋何至比為老熊學究百辨其情遂致解能嘻雖真球玉屑不能識擔糞
人辨世寶膚耳

驢化為履

東臺某鎮有富翁朱某擁厚貲而慳吝殊甚體恩疥與人較錙銖慘刻故里人呼之曰癩
狗皮為子延師館於家多以冷字問師師嗤鼻曰不通揶揄之人多哀足不敢就邑俗
生潛稽士也貧無已俯就其館肖滋卓匕即大書一二字於壁下註云人能識得方許以冷
字問我翁遍搜六書八法廣詢名儒頗參不可得其音婉詢於生笑不答翁於市上購物必
精擇其價之廉者買魚為膳非腐敗不入門人問之曰吾恐傷生耳一日鄰家豕瘟死人以
為有毒不敢食獨翁以半價買歸剖而醃作臘每夕登盤生誤食欲哇因指猪肉三字嘱

徒對徒愛顧苦無偶轉求救生笑曰奮才俯拾即是何不選對編狗皮尚不工巧耶漁僮視
隸來翁恨而勉留飯即遣與生同案餐盤有醯雞首生吟曰盤中尚有精頭肉座上何來狗
腿差祖錄聞之愧遁去一日有陝客車騾來鎮乞於市云斷資斧不能歸求眾拔不應洛歎
曰吾餓且貧力窮本擬賣騾以今欲貨之急切無售主盈殺之作臉肉較易也且肉值廉價
取價常之半固似屠刀揮之驢首斷血總總濕街市慶再加鬻切成塊鑿以草繩挂壁上人
爭售之頃刻去其半翁聞之急揭歸盤賬其賸者歸客醃貨肉餉得十餘天息徒步去翁歸
以驢肉漆盤儲於甕剖小小一嘗炊於釜嚴忤慶喜不可名言厨婢燃薪煮杉時湧揭盒嚴
晚其生熟大驚盛內突化為烟草履一雙去錢大缺飽視覺中則滿滿皆雙不信問鄰家有
貨肉者亦如是然鄰貨肉少不似翁之多盛遊方街士用障眼法破慳囊者翁不知也恍恍
呼焉又不可名言生聞之大笑捧腹戲作月令句黏於壁云是月也驢子亟慳嚴硝銅錢去
驢肉入釜化為履編狗熊饑翁見之益怒生無機年終解館囑人示意請易就生曰諾即剝
解館翁盛治觴送生行甫就已翁盛服跣地叩有聲謝所求曰師所書二字老漢幾閱成癡
乞明示蚊殘喘曰此牛字翁不識耶曰何無一聽針生笑曰渠倘強好以冷字炫人又貪裝
者於貧強在筋故抽去脊筋耳聞者莫不大笑

愼儇氏曰海濱之魚有名算鞋底者釜中之魚兒亦化為雙不借耶笑履適足之物也術
人良翁以知足之意求翁不知之猶然詬罵師之戲也徒取咎尤

樹孔中小人

廣有瀕門島有居人姓仇名端時隨海艘出外洋貿易各國一日過風船中老大而無人色
洪濤巨浪中隱隱現古島因急就而纜其舟得無恙少頃風息老大等持篙幷櫓力已憊仇
登島散步見島中枯樹甚多大可十圍樹多孔孔中有小人居之人長僅七八寸有老幼男
婦幷嬰尊卑之別膚色如栗子皮每人身上襲小服刀弓矢等物大小與人稱見仇窺之齊
聲白嘈渠三呼唰仇適思遁即解袴蹲地上幷就石鑽大吸煙囪開人聲嘈嘈如秋塘鳧鴨
結隊而至鶩視之見枯樹最高處有小城郭高可及膝皆黑石砌就城門大啟小人約千餘
雖皆而出據旗一幟各樹孔中皆有小人出迎拱驢號令其中有年輕者面目端正東髮束
金冠雙雉尾銀鎧甲騎拳大雞雕指揮如意口喃喃不知作何語被簇衆擁而東馳
擁至仇大驚知為蜃已誤就其小不甚恐惧蹲知被年輕者父喃喃多時仇不應即揮旗與戰
小箭小槍巴刀小戈矛鏑刺而服顛飛無已之戲以手中煙筒擊年輕者一擊遂翻落雖肖上
覺矣環攢屍圍城堅閉其餘皆鼠入樹孔中仇亦回船夜艤閶岸上小人大至擲砂泥而呼

曰黎二師四呷唎雞鳴始寂仇桃上自思若擅俾一二頭回故巢轉可炫擅孔方翌晨託言探新損斧與布袋之故處甫破一樹其中小人甚夥尚有酣眠未醒者仇一一捲而裹布袋中約裹一門者屬舷一逸者歸舟潛以飯哺之亦食而尤好食松子果品正擬復往而岸上小人如蟻集峰也如恒河沙數口喃喃若雲鳥且小箭如雨船人怨恐解纜去月餘回廣以之問名宿咸以為猴國人問洋人云是物能曉為膾其味甚甘一人不敢獨行恐為海鵰銜去耳抵喜於市上設布陳貿小人於盆罔圍碎水晶片魏者如看洋畫得貨甚當時都轉某公嫂之投意於鹽賈賈出千金購去雕紫檀作小屋宇前後三進兩旁遊廊其中更設几案牀帳衣箱俱具等裝即日獻都轉賈若連城小人以幼者為貢時見年老者折腰捧孩提又以婦人為重時見攜眉孝敬貢向中幅一畫夜宿三次蓋以一日為三日也男婦各就一處宿每宿必搖撼不安人偷齪齪則蓋憤拔刀自刎死又最畏懼閉置籠絹裝於襆中藏地窖內泰久之漸通人意旨每見都轉所當意頑童必叩首若見道學龍鍾老輩者匿不出沒人著鮮衣潤服見必舞刀弄棒獻諸技若見破帽殘衫者必爭出捐之然嘗曰諺乎呷唎性最妬見人有技能者必效其所為不成又善曰苛二鳥三呷唎性又最疑防人竊竊耳語然又畏大聲疾呼高談闊論者每聞餐必嘗曰飯平飯平師二呷唎都轉愛之深諳其人對小

人語語必代小人詈以媚小人而小人益橫矣都轉諭像生店製小鈔帽玉帶袍笏小兒牟鎧甲兵器與小人爭看之揆足作擘究狀跪拜如官人狀漸引導學串戲性又最黠不敢自已能演五六折但舞雖中肯而歌則不辨為何腔也有時與以銅錢即爰不釋手口咬脚踢而錢不能碎則又嘆嘆啼僕人偶有相撲罵為戲者小人見之手足無措懸不可支由是知小人喜人撲與罵小人有時感感恩恩與都轉必命僕人撲罵博小人歡又為小人製小通類鹽木盒上曰猶徼蟲蟻又曰周諺彼短百槐郡能游杯舟可浣盎天不遠諸隱非誣小人見之知向都轉鞠腔謝年餘瑞其安之開木盒面玻璃門小人開出而遊於文房左右一日都轉他去遺紅頂花翎帽於几小人瞰其戲手披紅頂兩人對跳之如趨擒下凡崔毛兩人互扛之掃案上灰如帚正嘻笑間都轉至小人舉案頂翎逸頂墮地碎矣翎落大盆中焚矣而都轉不怒反顧之笑明日有年家子衣冠謁都轉僕遊書室正值小人趨趨嗤嗤躍几上年家子不知為何物大驚失聲狂呼曰怪哉視小人已戮死其二餘則潛盒中書曰蟾三尼二師二呷唎都轉由是深忌年家子實不理

壎假氏曰神異經云西海之外有鵰國其人長七寸有機好經怳跨鯨行如飛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惟畏海鵰過輒吞之在鵰腹中不死然背多紋有米字至千年者不聞其一歟

即死也又西北荒中有小人其君朱衣黃冠格車乘馬而出人食其出扒而食之其味辛能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尸急煞肯小一分不似其長七寸也又輯新錄中載海外有名靖人者亦長七寸狀貌舉底不聞其有城郭也既朔新訪城僕國遣使入貢其使鳥紗綠袍後擁曲柄小傘然尚長如五歲兒不聞其如是之小也記矣公庶其所謂小人之尤者歟

楠將軍

吾鄉石梁鎮當元李有古刹為梁武帝所勅建殿宇甚宏院庭尤洗鬼松數株不知梵修而好溫藏美枝於地窖中外人不識也時正修繕工面滿室有漁工某正憑垂舟漁從梁上有光倏一磚墜地上有守宮二睛赤點蒼鱗小沃雪一瞥眼已長尺有咫正知咫忽閒人誰曰此龍也守宮騰起飛舟逸工不及奔伏几下適堂師供至聖孔子木主即藏于首悚惕不敢動閒當聲大震雌電飛馳雲霧中猶覩門外一青龍至首揵尺木舟震浴往返兩黃蜺門小龍首破因側角蜿蜒入門內守宮受化為小龍若迎送戲尺木者良一轉身成雌飛騰視青龍擾殿脊寶瓶中珠大如碗兩小龍各抉珠相搏打拍翻層簷棟閒一霹成聲教少頃雨霽煙霧散工畢而復殊所藏木主猶巍立不動而廟則為有僧則更不可問逸地

積水浸民礦走告市人弄視之惟正殿基陳設女子淨補蓮為數事而已其雨之傾盆時也逭村見黑雲如山垂垂擣廟下旋即騰上猶約見規龍伸巨爪持殿梁舞旋閃電湖邊漁人云是日龍以雙梁門空際移時暮始拋墮湖心迄迄忽不見已而每逢陰雨湖人輒聞兩木相擣聲登登止則天霽驗之不爽由明季至昭代梁在湖中受日星精最漸為厲居行人船過一木如簪漱趨至則船碎以至放船時必預呼大楠將軍二楠將軍者吊禮祭之始獲安時湖心更有巨礦不知何年淪入水每夜聞礦口汲水吐水聲咕咕即雨人以為湖中二怪至道光某年有漁人父子拉綠網夜向晨網意輕易不能達岸以為得大魚甚夥父之餐重心急硬棄網割纜則不捨硬曳則船將覆惶急間忽上流來一官舫男子十數人皆簡衣窄袖貌甚都因大聲呼救官舫靠漁舟丑蜡嘴助曳其網漁人兩舟跳聊施力誤墮一履官舫中不及檢而網果輕須臾曳起擲岸上官舫欲去解所結嚼漁人將買若炊餅以酬不受忽忽去漁父子咨己天大明私喜慶幸以為獲必勝常及啟則并無寸鱗惟一極大楠木滿身生綠苔如毛隱隱有鱗甲紋一頭墮孔若目且有睛知將化龍亦不知何故惟於網結鑄久所以重也回憶襄危急諸岸上金龍四大王廟其頂酬神槐壁上所懸神船淤泥水盡濕卓履亦在盆恍然悟神之冥助也因送梁於廟庭遠遠聞之莫不駭詫一日示夢於李曾曰

吾兄弟成材於隋之開皇洛水於元李行將伐隨上帝恐我虐行人讒謫於此吾弟逃不敢再添建築吾輩尚受三百年香火幸無貌潰僧告於佛為之雕大王像紋甚細從此湖中無撞木而聲聲如故

曇花記

曇花本佛國産放大光明生自在香城聞梵唄聲輒喜妄而舞奈朝開夕落賦命不長佛祖憐悲見之淚下昔太史藏公督學西泰時關門唱名有七齡童子名節子髻纏紅線面如冠玉提筆衆倉階接卷太史覩其裸白咄節院乃文戰之地非曩孩嬉蕩之區汝來此何為撫而對曰童子無知願光有志曰汝能作文乎若塊然沒字碑當以夏楚擊汝四雖未敢遵奪錦標亦未出處攫朴教太史顧以為誘掖廣文對云此兒素有神童之譽禀父名九如亦久困童子軍者太史疑九如攜來將貨餘勇為兒捉刀乃杜其弊哄從者送交幕府諸君及再點則魚貫中果有九如其人者年逾不惑野樸頹唐一村學究耳問章節汝子耶曰然曰如此髦齡遠來作庶生若廬山真面目法不汝容九如唯唯以退院門為太史尼坐堂皇過旱午返內有甫成閣即聞童子喧笑聲與諸老輩辦雞黍且脫帽露頂捆上翻筋斗為樂太史驀入咯呵咄節陳惕除起整衣冠侍而聽教太史笑云我固知汝不能文也日移八磚夜兩秋燈續錄續集

矣不攜思而宜關此真三家村塾師對曰不舉題紙從何作文太史恍然亦自捧腹謂諸君云是兒佼佼者何欲云缺甚惟竣脩不受藏鞚然讀書甚熟百舉而不一遺乃授與以小几使坐弄與梨餅供餐師暮一簞飯即餐管真蔗不費宿攜澤洋漉灑出色當行嚮說說呈其卷云童子節慨少如梭之年宜為剝促之文良由時近守黃不過免於戾白耳太史閱之擊節者再謂壁上粘關亭本拉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命對對云但你不曉無對斷簡殘篇訪幕叫絕太史佯怒云童子亦讀西廂耶即以為句曰童子讀西廂對云大人應東井太史色為之霽指見樹曰老樹千年對云香囊一現太史恐其不裡然心嘗發憤左右舉燭照將山旧撫其頂曰好為之一領青衿便易子矣節忽顏色慘戚伏地淚雨翩翩有聲力辭盛意太史大訝問汝既高尚何勞此行波曰童子有苦衷不敢言四獲罪戾曰第言之無恐曰父因此有牢笑頃此之來原為此庭作僕不應隔絕且先獲罪則父於公私皆已無逃即下科亦何能為哉乞錄父而黜節轉移之德波感不忘太史嘆九如甚奇較鄉風判天淵矣因以之示節曰汝父文似此奈何節冲不已太史矜其志憐其孝益其遠許其請曰永鑒之明智為汝瓜然汝下科必捷鴻飛不遠為節撤班再拜而出翌旦揭曉榜首為章節遺亦為小也九如則勉附傍末車輅歡行諸生走送九如亦揚節拜車下太史謂

九如曰汝之信汝子所能瞻也稱業之勵苦有棒哉又詢節曰兒果有神童之譽否節謙應曰兒實品學正太史頷之請入曰能不以此子行矣益以一對送我章節章節遜應曰品學正太史頷之請入曰能不以此子為無憾之詩即席解襟下颯立以贈節曰汝第自珍異明年今日當以汝才還汝此五即他日券也節感激涕零嗚咽隅張視延郵影遠始隨父而歸明年戴太史忽當節持朱花與與來謝口吟一絕云身本瓊蘇雅託身杭瑞鳥入世僧宿通景花依猶好說重流是鄧公從兒攜子而踞跡省如嘆詢廣文廣文命九如自脫褻衣盈睨抽筆而對曰節兒自冰明訓節後慘以疽瑰獨留時堅抱所賜玉琅璫以為兩太史寵睨熙既九如又云業降生時水步一老枯樗手贈蒼花而說宜其不永也太史笑說始悟昔之聯句可為讖後之夢返其真耳乃振腕作蒼花記以誌其事

噢儂氏曰負謗而來憎遇而去人間佳子弟莫不云然獨章氏子可歎可憐今人有回也短命之感恩既非凡赤光卓著異花之喻雖想當然語亦作如是觀也又棠邑有古梅書院鄧果老花乃唐人所曾神仙去處已罕長公名在試當院日少長咸集中有八歲童子來觀場長公命對曰梅花果老矣即應聲曰棠陰長在哉長公大喜咏為千里駒焉賜極隆旋亦夭之儒林傷悼

夜雨秋燈錄續集 卷三 八

博山兩賢婦

博山鍾十六其父以負販起家十六亦隨諸兄治生十六將里人李氏女耐姑為婦未娶之先偶詣村市見當道風鑑士嗟異徵髮能鍊碧時姻求相者門如市獨其言多應無爽獨奧也十六美其神出塵際綱錢二百求揆命奧云來者父母俱存喜慎皆貴徐亦多取惟云應得兩妻相伴偕老十六嗤笑云某田舍郎僅一床頗人厭斯足矣何福消榮貴耶時父執陳老亦欣然延至家遍招賓屬奧陳女讓姑問字人否曰尚未曰諸孟浪其兒青矣公子當是人家小某也陳大拂意曰陳某不才奈為此卿之望何至以弱息為人妻奧云但求相法不驗耳言已拂袖逕出人俱以為顛年餘十六行親迎儀耐姑艷而不浮趨而不蹙溫清無缺伉儷亦浪逝結褵甫六月忽生一子十六越數旬不自手盥朝夕詬詈翁姑亦時時誚讓耐姑無以自明惟向隅痛哭十六欲超其子以滅跡姑不忍獨月即迫之歸歸甫入門而離婦一紙已接踵至矣其父李翁見而義詰之答其母李媼媼思己女素守閨範動以禮問然娶兒因在抱也下嫁日至今始六閱月也咨嗟惟悔女相對咒婦如孩媳矣於後媼復絡繹於前族人更訛翁曰若耐姑為誠門禍之魁不逐必滅吾家而絕其後作有大喜耶樞樞物他日必訴氏子耶翁曰我亦喜之久矣若偶逐恐以香餌加

其明日果有媒約攝於門或云某卦二郎賢或曰某溥四郎美耐姑知不能容然亦無所
可否促起抱兒走投南省庵繼母僧尼別舍以居稱揭破姑始終自活庵主大悟慢憐中善
知識也顧其時加調護一夕兒嗚嗚不寐耐姑孤枕傷心亦自哀哭大悟自旁開導勉耐姑
回耐姑何其不耐即暫時出脫究亦前因有日珠還圓成復歸舊婦且耐夜哭況有夫之婦
哉耐聞之抽泣而已不敢信口頭辭十六自出妻也煩懼舉山洩恐既而寂然知無他患遂
另就烟於陳女讓姑讓姑雖艷慕經覺避耐姑婧良辰十六憑媒更而出之言雖欲駟然出
一駟一冷不忘云前賢雙雖也陳翁更以始娃已得所天雖屬稱房然非遭室行當抉螺更
望螳子育其往昏云是日大悟偶自他村行見鑼鼓吹宣聞賀客雜遝知是再娶急歸告
耐姑耐姑濺濺默不語問娘子於歸云何回兒耳夫悟狂笑云前日喜覓真白若及生今日
大展將伸若反兒何異郭耐姑知其中舍妙諦即說求開示曰娘子當來此機會佳餐其
門抵死不去神佛菩薩一切有情自來玉泥指以二十字標言相送偈云但得直下養重機
大悟灰香閨聊二美此去吳侬個耐姑祇領乃檄負其子演泥登鉢氏堂姑觀面扯其領以
拔之不去就前廚中飛鹽磨刀以恐之不去呼媪持短梯交擲之雖遍青傷仍不肯撤伏地
哀號自云死罪見姑稍解始叩首請代女僕供傳味不計價值日惟求兩餐夕惟求一席
地惰即遂無怨言翁與十六已有嫌惜鄰里又緩頰云不端婦亦可慎生也阿婆何惜一
碗閒粥飯俾某亦可代新婦勞姑不得已鎖之惟命宿東廚隙地稍累晚不容其樓上中堂不
容其妄與新婦挽櫂耐連連應諾由是漸庭除掃并曰雖新婦不潔亦代潲除姑於初至顧
吹毛求疵後見其服勞不少怠漸亦相安耐不呼姑而曰太翁新婦則曰
娘子見故夫則走避恐不及鄰鄉鄰望識其面幸讓能調耐且憐其兒誕人則呼曰婢時
過恤之不忍目之為僕計重來時已年餘矣會吳姑喜辰十六效萊舞如期楊鼓咸屬咸集
忽兩青廬尼遺囑送儀亟開匿視非祝具乃湯餅也莫不鼓掌笑老尼流涕曰如蛾眉妄言
旋開宴鼓樂大作觥籌互飛忽聞道下有人放聲哭耳爰婢舞白云李氏又分娩矣實主婦
貽其姑大怒趨而責之曰渴婢定不欲生耶前已玷汝家今又玷我家耶耐含笑云阿姑無
怒兒今日鳴吾覓兒速逐良人來豈有兩子而不識其父乎十六猶未瑞何事實自外至耐
驚起執其手涕泣曰我自入汝家服役之苦婦人本分何足云然未嘗出一嘔聲與人一語
言汝於某日挑吾吾不理夜間來醉來逼吾草榻上勉就之今幾月耶抑仍六月耶二老知
不信有梁頭上柳說為證究是青明日其俗男女均借柳花少許新婦潔淑以五色線纏
作蝶狀有文理非代人所能蓋由清明至今又將中秋也正錯愕間忽報李安老夫婦則偕

至十六父子遠左迎入門即撫衆賓曰不肖女承有今日不然天網漏吳宰猶判判理論
案媪則髮掠面色鐵呼其罵端盛而無其遍徵十六之母飽以老拳夜將碎煤露其私
無股胆者十六崩角有鍊亦為騰足而顛捉盤而擲夫婦揚言今日東非吾婿其鹿鹿
其家不可復實稍勘慰即反唇譏曰當日吾女被逼時諸君何不援手一飲幽實益蓋時離
姑父母亦在座知事必決裂急號於衆曰耐姑之負其舍姑恩恤固已上格蒼穹姑還石麟
為姑解穢唁欲解鈴而繫鈴在而免鈴似非吾女一言不可讓姑課自屏後再再出拜請
長上云耐姑況鑒白於一旦天之蠶客之禍也請姑僕正位兒副之若是貞婦即為之執巾
櫛亦所甘心長者具在求勉如兒言勿再鼓舌衆曰善陳翁亦樂為之恩媪皇來觀熱鬧場
然翁復指其肩曰陳君陳君讓之雙幢能賜保全否陳大驚遜與衆互述其事始
知數之所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惟大悟能知此於是日臨幕又不知振何術耳乃張燈
結綵幕兩家父母高座偕攜兒叩拜賜罪然後互賀其女作螺峙賓客極歡而散至晨興
於門表兩婦之牘耐姑再生女仍六月讓姑生子二即如尊嘗其後四子實自惟先封嫡號
而復封庶母越如媛嬖言耐姑年六十出貧為兩看屋建佛堂誦大悟也

懷溪氏曰中牟縣云少所見多所怪見索駝言馬腰背鐘十六以婦六月歷即云不可可
否少見多怪矜孕月深者主喜月淺者主貴老臨圓堂一語能為兒孩造福是真佛子
心腸陰符陰化吾輩不識字人其胸無點墨而腹有錦圖者當三復此編免唱東南孔
雀找佛則之必合十而作偈曰善哉善哉如是

珠江花舫

鄒子樂生筆記載江山船云江山近水人家各置一巨舫畫板明窗巨屋梁柱欄杆父湯婦安操
舵兄弟執纜女任烹調其女子平幼習樂竹歌舞破衣時使使應客陸風吹強若即若離或
一二妹或三四妹皆靚妝以誘過客弋重貲也寬商大賈佳麗貴登舟恣宴樂而不知厭
東珠江花舫其蕊更有勝於此者一老幕府沈錢宜興自幼入幕生平不復句劇門亦不
墾由壯而老攜重孚身每見子弟喜北里啖有輒笑之以異聲假尤自詡謂以為如來世尊
忍欲雕像自家已得三昧眷尤勝數無不及也歲指門羊已數歲金家家畫而御僕又能
酷嗣鉢如較一日將回里買良田築室為歸隱計不復為人家慶幾作婚教吳書閒花舫
名伎墮其術乃再四檢擇須無一女眷者始登其舟一日檢點先理指囊安置圖畫而後解
別攜識姐解纜行一舟為己坐一舟載僕從不甚華麗亦無陳設飲食亦不甚豐潔遠帖然
意肯行三四里忽視一好女子淡妝素服道旁眺望而意態動人故舫後小僮就水浣手玉

舵訓碇板辦然沈愁呼僕不應呼舟子問女何處來舟子大恐伏地而無人色女急止出能啟視舞曰公勿怪妾嫁稟師近情則留之無理則逐之惟公所決來晚必曰試言之女流涕曰妾宜興人姓劉乳名小玉幼隨父宦北舞誤適鄧少年倭奇供時博貲鉅而夫犯大郎而父母又早於宮討常弄子妾一女子婿且狡恐謂匪鴈娟家忠湖鄉里雖聚眠三實欲自置一舟既無貲斧又無婢媪恐望千里難獨行欲附他人舟又慮不測素聞長清圭璧其舟乃奇男子必能博苦況鄰玉成且妾鄉姆姆又與舟人熟說附貴舟行倘晚攜手晚妾生死即環日於佛前識綿長者祝千秋若竟不許妾幣然相送盡命蓋全此機實永飛歸期耳言已悲啼詞旨殷慘沈愕然久之曰附舟行何不可但不許中艙耳女應之即起趙艙震裂場佛號舟子亦拜謝問續僕僕吃舟子沈笑允之每進一餐一飯脩甘美舟子曰此小玉手腹也每盥一巾一櫛勞潔潔人日此小玉滴檢也笠展疾小村落恐早餵呼僕尚酣寢忽舟子掀簾延麵餅味鮮美問何來曰小玉親上岸為公購來也一日清晨擺放笠忽聞舟尾一聲舟子大驚曰小玉為主人購早餐上跳板失足墮水矣沈披衣急起開艙視之果有數餅飄水面漂漾望女子自水中出或梢盪漾隱約縈顧扶上船暖將之俄醒開能工太息曰小玉僅此一套衣又無可更換不幾凍敗耶沈立命扶入中艙女不應衆如不聞沈

又言衆曰公曾云不許人中艙小人敢忘却耶沈曰渠為我致此恐坐視耶呼入卧小玉於已衾中鋪火代於濕衣小玉起着衣蓋謂複艙操作如故沈由此心儀小玉一夜人靜後似鼠子入猶豎衣俄呼僕搬試不應將自起見小玉睡眼餳涩自艙後出衣綠襦紅袂裹頭問鼠在卿麻公指示之即為擺撲而後去一夜江風大作掀簸震撼若欲斷纜上燈熾忽滅呼雖獨不應又見小玉徐徐攜燈入披決簷板號增氣勢擁如鼓浪如雷震晚又去一夜暴雨水溜自篷隙入衣被却常滿處移就乾處如此呼僕不應又見小玉手絜衣裙烹燭珊珊來往梢跨沈身上過代盡滿處溜隙手佛于津津如珠喘呼呼若斷沈由是心更德之欲挑與語小玉遮攜燭去明日沈忽病頭僕人懶惰但早眠自陽至晚頭默且泣小玉聞之即招艙代頭煎餌問盥沐梳髮勤敬日病癒夜歸小玉猶忍痛侍牀頭不歸艙沈憐之使其臂曰卿衣寒大薄又為老杉侍疾良不忍何不權就僕脚呼眠小玉不答但以歸艙亦不應沈曰吾大馬加長卿幼襁褓年盛當可為吾姐妙女眠何艙耶小玉默首遂就脚後暗沈覺奇暖膚於湯婆子又有一種異香鑽入鼻觀心大動不能自持沒起與共枕席撫其口吐吮求懶小玉曰不可長成婦人視翁如父翁又面許作螟蛉若此之為玷侍良甚沈淚良久小玉曰既蒙相愛何必在此曰卿如能令我歸葬當沒世不忘且僕孤身獨行倘與卿同偶

成既比好忍之所舟即卿之所有不然卿即宜攜能扶膜活耶小玉不語沈泣涕之定情備極纏綿沈喜曰今而後方知祝席之樂勝於封萬里侯也小玉曰妾之消曰為君能縛盜矣山是相成如夫婦一切鋪蓐皆付小玉從閒兩僕逃已而一短棄亦遁小玉艙獨不甚追究討曰解纜時至今已八閱月尚未到小玉獨催促而沈若不甚介意久之視艙篋盡空問小玉曰翁忘却耶僕盜資若干僕盜資若干日食漿米鴨鵝雞又若干舟子支付船價又若干觀此篋亦空問小玉曰翁不知耶銀盡不留此付貿鹿將若何耶峽去能飄回耶沈憮小玉笑容亦不甚盤旋一日舟子告曰到矣沈欲登岸小玉止之曰翁將何往常言家無一椽能蔽宿耶故里聞貧換東當必嗣業來告宗誦倩之貧介良難信之耶然則再求人誰應之耶岸上有妾阿姨家頗雅潔不如就依成養焉永翁猶疑既不能擯自即坊於不解別抱琵琶作臨邛挑止妾雖壁立妾尚能拓針置不致有庾婆呼也沈果即山已棚既暮依盜不得已從之入其家果如女言居以靜室起居安善每望時出入時來伴翁寢時就他處寢心疑不敢問亦不敢出突二三舊雨來訪當夥之名暴府貴倘何亦遠避笑曰返何處耶何時返耶盜沈舟居一載日對五人舟子揚帆行數十里又沂流退數十里無論浙邦且終未出鄱界也問所居即小玉家舟子即小玉兄弟輩盜名殺也至是始

況然乃相與就笑送仍居廣為洗補如又一期恒復住翁蓋所托去五十而即與夫人盃夫人嘻之曰卿勿矣他日此任所見若輩為亦能令卿卿納魂卿夫人大笑曰君自無狀何亦能為我作面首人耶曰不然吾輩豪俊倘令何嘗非兩雄相愛亦同此模糊誤認也夫人更大笑以為長且隔有鮮意後非嘗舟遣女償逃夫人舟子女悉屏可人能眉語能目顧寒止言動無一不令夫人生愛長曰乃拜為螟蛉女朝嘗暮宴金玉珠翠綺繡好不計其數船故蠻嬌行日值十餘里比到任而夫人已妙手空空矣且船值已累積近百餘金官閘必恩遣僕持金賄取夫人歸裝而卸出遣舉登後堂嘗遍羅出讓掌家閒曰何如孰濃氏曰媽閒子適楚江也且慕掠職女魄與子避五湖也尚孝操遣人天光雲影中一葉湯流得此數單供中饋之周旋便增米家書畫趙家琴硯一切有債無嘗供之備嗯之可也若醉眼朦水則腹痛而死報仇之端玩之可也若誤服為毒則腸斷而亡慎防溺也而仍溺之者蓋自溺山

夜雨秋燈錄續集卷四

天長道　非瘦梅甫著

金竹寺

余嘗謂即閻揚州地下有金竹寺不得其源前歲晤屯田司馬楊幕尘翊大儒話及云明季崇甲子有皖人蕭盛城少年佳俠追踪魯仲連郭解之為人厥後遭仇家幾覓奇手逃至他縣蕩跡韜晦者二載偶步月閒行廛中有哭於深巷者詢之有里豪魏姓名虎者強娶婦女憤不從欲自戕者厲矣其婦母朝夕護守然虎已敲吉行將來擄娶故對泣耳蕭聞之歸旅店稍刀出訪虎居瓌躍登其垣墻盛屋脫履步緩我行無聲視燈光多處昵虎坐論閒中擁艷姬陪狎容昵飲甚歡酬酢客笑曰求鄰女假懼懼尚喘笑明日銷金帳中一管其味恐庵之不肯去矣虎曰倘強當投諸水窓寒凍殺容曰虎郎情甚誠宜改作殮詔破鬼胆耶曰唯蕭客之雇即雇之地振刃斧虎遽斬之姬號裂若鬼客張皇蕭又斬之僕僮閒聚來又斬一而跳其一視案有酒立飲三大白指濺觀黃壁曰殺人者蕭盛威也蕭已仍雇盛荒亂四顧不知所之忽窗隙中有白衣人執油花燈前引導之行如飛比明視所抵已五百里欲尋白衣人不可得惟燈熒荒草中張煽搖搖若將滅者趨視之非燈竟未提

一錠量之約四十兩俯拽即以為資斧日處旅館漸聞風聲他盜恐為捕者踪跡得金易裝更姓名遁江閒浙省天竺山菩薩嚴盛顯庵住焚香求懺悔至則士女如雲比邱如蜂然皆於模像禮無一真善知識焚香畢即小住山寺欲願改悔歟求庇佑夢漫漫通至成至誠偶遊山窗破寂視石洞中有老僧蚤跌坐目若瞑見蕭來遽喝曰富貴強點何須汝事蕭猶聽如水沃頂恐懼其事心意欲變難僧盛以滅口僧大喝曰咄白衣持燈提引汝尚為仇耶蕭駭且憾遽伏地曰弟子知罪大菩薩法力宏深定能始終解我厄曰此地非容身地盍為我寄書揚州金竹寺與缺方丈彼處潛身三日難即已因袖出一函封甚固曰速去歸回頭蕭崩角數百持函即行十日過江抵揚州遍詢緇金竹寺心甚疑庵不敢居城中潛寓鄉村夜夕步月東關浮橋上忽一僧打包來僧罹揚燈前引堦上大書曰金竹禪院募疑神燈飄忽已東去急趨而尾四五里始追及已在山谷中僧問曰男子何所見聞而遽我蕭泊息迫天竺遇老僧曇華并示以函僧曰我當誰庵是曰衣鉢咪尊者居士既遠作書盍即啟隨我歸去來須臾達一大叢林月色脊前中規鐘樓鼓閣琥僧堂戒司夜行者亡行掛鳴佛歌聲澈心肺打包僧入白方丈蕭拱候散竹旁風望煙縷文炉爐出白方丈已禪定沼客榮前止客就客房寢明當晤叙耳引蕭之一斗室雅潔無比旋出夜膳亦極精良明日并不聞僧

嗅往來燭侶古貌古心老禪妍媸其類各別然蚊之天竺派依之大衆則似覺不同住三月是夜忽聞鐘魚梵唄聲若梢大道場潛披衣趺坐擬往瞻視及至正殿則其僧頭杖帷見滿堂無佛像滿地鋪氈氈燈燭煇煌男女裸體擁抱倜交狎妍醜俗與緇僧老與老禪雜者偶大駭舉轉瞬則又妍媸老禪互更互為之儇或掌顛或旋倒或肩成拳或側成筍其態既濃其聲更睨蕭聞之始駭繼怒不禁大呼曰如此穢褻成何世界忽聞背後一人大喝曰咄六合之中六合之外六合所感男歡女愛俗子無知大佛悲憫視其人紫衣科頭面如滿月打包僧侍側呼曰此鉄方丈也蕭居士其稍自歛心雖忿而懼不亮自主玉山遽頹和南伏地方丈挽起攜入所居窘窘問罪盛跡謝曰頃于所聞見乃佛家幻景耳智者見之大澈大悟愚者見之可羞可起無足驚詫蕭不收言旋命打包僧曰盍攜去重睛水晶城當發菩提心蕭靜出見殿上堦大金無人物亦香惟三世佛像龕堦明滅而已忽聽雞鳴傳語送客打包僧手操竹籃一囊與之曰以此聊為居士壯行色蕭領而藏於袖送出門外則迥非舊途遥瞻寺額明姑辨路過則已在甘泉山下回顧袖中竹籃已喚去其平視所存者金竹葉也再入城詢之瞬已三年而寺中僅三日耳遂出竹葉貿之小負販大獲贏資置產崇禎初一日晤一女丐攜女行於淮見蕭伏叩曰恩公尚在耶蕭驚視為當日難中

人急攜之回密室詳詢云魏頊復其子告官捕得究手如公狀斬之首洛地而尸不見長義而盜首裹蕭破土其首忽戚俯從燈官聞其事亦不深詰妾恐株累挈妾遠匿於此者已三年蕭更為述遇僧事互感乾遂以其女為室事外母如母旋授行伍得功勳仍以所易寶雉登刻意富崇明守備夫婦事佛甚虔蕭每怒夫人低呼曰金竹寺靴欲恐為笑見人溫城如處女復外母死盛禮虔奠送之殯宮衆鳴道歸忽於人叢中覩觀容儀意攜夫人不知所之

懊儂氏曰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佛菩薩實具義俠故遠導幻境以生之且詭託柳戚以悟之蓋銕中之鏡瞳中之瞳豈真地下有通逃之藪世外有幽躬之樹哉至滿堂菊陀海會化覓鷲嶼是即非即孝勿當作大宅梵嫂一例看也

石郎簑笠盧

崇明瀕海處煙波浩渺山窗往來有大石郎者幼孤年十六鴈悼虞為人家牧牛青蓑戴月綠蓑曦煙時以短笛自娛意亦閒適偏堆且勇與羣牧鬬無能勝者然遇介鳥隨潮以至輒掃而投之不忍戕其生所主之田翁某願實其仁厚日卓午與羣牧餉佯於綠樹間或捉迷藏或賭梼蒲郎猶如尺人坐灘潮戰吹觱篥之調偷閑山楊柳指村舍桃花自以為樂少頃

潮忽漲天地皆青大蚌隨一蜮來泳游不去兒為笛韻所驚潮物絡即勝滯沙際屢有聞鼉光芒屢收知中有夜光珠驅勞而取之即愚害神物不利謂云海物通靈刀斧必斫盛湯以沸湯則自開眾善其言號起拾薪汲水尊田家餵鼉兒即待其去逸潛起推蚌行就海祝曰登共目開不少汗漫之游幸勿再啟陵為若單飄鮮傳水國圖馬洋洋焉忽挾巨浪如山俯仰作稽首狀海國忽狂頭禁逸逝遊履收以湯至即正假寐物已子盧也起問何佳故伴驚作懊喪語曰神物化去矣奈何眾恍然知為所賺唾其面亦不較明年夏時有青色牛傷海濱橋田覩頗似即之所牧問之不服曰服事逢告其所主謂謨之即嘿不報惟思所牧從未輕棄逸何得踐人田食復有來告者即忿極舞佳其處隨身以伺至日黎明果一牛自海岸出毛色純黑已牧御彷彿惟頂生一角稍異既而遊戲淇臘大肆蹂躪即奔起將擒之以塞人口半驚覺反身逸入海即恣其為洪濤巨浪尾而漫橫兩雪之水皆壁立牛所過成一白平坦道里許抵一處我我府第金碧輝煌牛躍入即亦入聽管絃良久內正開筵執事者皇皇奔走無暇他窺廳下有隙地乃掩身躲異觀視座上一客類王者佩陸離之劍領下飄白髯一客類大夫古衣冠沉靜臧默似抱煩憂一客類儒士英星冠羽衣英紋瀟灑亦極尊貴一美人類天女明璫翠羽貌雖艷而凜凜若冰霜主位殷殷勸酬者則一少年即被服

都麗階下歌吳歌舞楚舞鼉能在掌高可逼雲客詢何節對以水殷抛擲新晴第二曲也白髯人亦扣劍作歌曰靴平王兮吾非不良豈煩煩兮負負奈市吻兮欲裂潮給不可折心兒不可說古夜飛者曰相國尚有餘恫哉亦指屑鬘鄉而作歌曰天之險不可升地險山川與邱陵人心之險更巨測朝為變兮夕為更珠宮在水兮何其晶盈坦蕩蕩兮日月自明龍伯召我兮風與之翩翩弟泪雖之萬丈兮臣心同清儀士天曰大夫變新保即龍能然求衷而艷若其請和以巳里歌曰當年臣本齊富即握幸三生結並瓦憐然秀才康王谷水天飄泊幾沙鷗羣起鷗以巨魷曰洞庭艷福誠可羨也然尚有抱潭之情予言已竭美人無一言感謝圓姑可否操律呂賜新聲對云請以珊瑚寫書二十八字令樂工歌之何如眾曰善須臾書就階下人歌之曰蓬萊清淺幾成塵門外野風捲葉人三十六湖涼月鬼珠光長照女兒鬼即酌之情不自禁矢口大呼曰美哉漂漂之風何其婉而麗也城隍昭詭俗子何得犯宮箱少年即呼縛付錘逐檻泊武士出劍反撮其手將行呼曰鯫太急既而大笑曰不圖石大郎死於此處大奇少年嗟槐良久曰君海濱牧牛之石大郎耶曰然然哉恩人也何得作階下囚吧解其縛縱自津塘執禮甚恭曰僕非君孚為兒童戲矣此龍宮物某王世子也前化蚌出遊鼉君張讌險遭不測喜即某是也當德隆情父未能報頃能不忘

風雷震驚架已成一巨墳明年海潮從於清下擁一沙岡凡斥鹵之地多坍塌大郎獨無恙而潮亦至此山死後且時若靈其即墳為祠白里外瀕河蒙多鹽戶居民避波臣者紛紛時步一神人面鴻鼻冠冕威儀自云我石大郎也閒此處沒於海忽遇颶風可免庶同日而參者百人咸當異瑞崇明果有大郎墳訪於土人不可欲盜其骨即不可得者留神慮下夜則天來大作大郎車騎而至叱其人而告之曰我有一策一弦尚無所主田貧窮迎而參之亦可免沖突若起往想某到視康健有小舍數堆破敗物擲灰塵尊之果得風雨晨高大郎指點迎鼓樂迎歸蓬海口如古名臣之衣冠盛其棄加崇明之廟工開塊水至即遁遁而參者皆秋毫無犯會士女如嘯者大加靈均稱為雄舉是月白風清居民猶彷彿大郎笛聲與海潮相鳴唱也

謝饋氏曰牢淮遇即管身臨海擲之是何等流離海濱物貶而炫人榜俱棄之是何等康介碎水珠至死不肯輕擲是何等作意衰越石大郎何待捍潮繫恩義及瀏河始為之神耶嘻哉安中且不可多得況牧牛詩云牧人乃夢麥知其不為鼠而為龍

馬娃

金陵有林次崖至臨城中輒其鄰有校役當逃役隨龍刀斗四起悲從中來不知此身作

何況鬼人不如祭厲有無存沒炎默福金緣不輟久之驚魂體消涼一夕正誦經間窗外一女子曰林生林生此時尚不隨我三史耶三史者賊語通逃者名色也生出戶視之一白髮叟布衣氓杖而立傍有蒼頭隨生曰關病痴耶言已遽前攬生袖急走飄飄若御風行時城闉閘閉鳴鉦擊柝賊令森嚴而叟所至巡邏者若無聞見至獅子山旁生猛跳城下若履平地生私揣江口若何飛渡突一滿江紅大船停泊下關口盜之叟急解帆挂帆風發張鼓指江北益叟即弄船人也生入艙見一男一女已先在男生之同窗友也女生之鄰家婦素艷之而未能銷魂者也其實溫生即瞑目坐女頻視生秋波盈盈宛似心許若礙友不敢言耳時夜色守黑山月隱江闊友與鄰女時有調笑僕漸有媟褻閒之心大動急欲神掩耳危坐默誦金經聞叟在後梢鼓檝高歌歌曰天風浪浪兮江水瀰瀰刀山劍樹兮雪窖大坑蠆蠍蚤蚊兮氣燄情憤何者因何者果兮紫繩鐵夜何其夜向晨人鬼有關兮禍福無門生聽之益悚遠村雞鳴曙色漸漏叟曰到矣林生出此並揚州東鄉得生路好自為之袖出一函與之曰關行十餘里可開看生舟角在地江東姓名叟笑而不答起視帆影如駛咱刻若逾今焦山海門外矣急至仙女廟果滂沱雨笋赴淮公園者屬民視其舊曰余本禹姓生平喜於善海救人爾能端正不負吾道而個小痴鼎故能復復而秋燈續錄補集

頃可愛已將他鄉赴東海去也生後入袁端敏公臨淮大營以算功保二十石時以當文書示人一夕忽隨風飄去如葉如蝶如紙為燄刻不見

雛垢園

雛垢園者泉浙賈氏園也賈名雲章字天孫少頭敏遊摩俊累不第誠治園園植花卉以自娛久之辭於潔屋子凡楊無纖塵即諸園亦時時瀏滌以雛垢名園以寓雲命館謝云來襄陽愛潔成癖倪雲林嫉俗如仇凡最爨書畫花鳥魚無不珍惜破產鬻之亦所不顧至成屬郡里以急難告者則閉門不納生子一名渾字許橋素儒學貧每進戲謔不聽乃泣諫於神曰父有潔癖百折不回見嫉於世恐生禍災伏乞神靈默佑俾甚貧知之大慰始嘗繼起為梓寬慰一日晨起皆僮拂几帚遽碎定陶磁瓦盞恐懼之僮負痛鑽几下几翻而硯山又碎貲清除密乃僮妾舞刃自戕其父告於官許橋上下箴嫁私厥蔡風時且厚奩僮善其父始能訟一夕與妻藍氏酌婢獻羹碗笑手墮地碎賈怒曰此供春製也爾斷吾命根耶呼杖婢懼而投諸井許橋厚償之且召僧誦經超薦無何有同學友來訪謁及收藏貲出來眉子硯以墜之友呵氣試潤賈惡其樸剌剌不休相謂之怒以硯擊友幾碎其腦又以吳戾書漢玉硯大起莫延鄰舍風號煙烈頃刻數家許橋肯父婉謝厚償始無恙嘉藍婉勸曰古人以潔

為果身之範君以潔為孽身之魔若不改悟恐隨身皆荊棘場也尚得為雛垢園哉賈恕扎其頸妻痛哭賈恒獨眠每欲數倫必看河魨蓄溫水事畢滌身更衣賈看作種種惡態是夕夜啼至夜有美婦人自外來曰婢妒殺藏個男兒毫無一點情假鬼之機欲墮監漫應之又曰我與若遊花園倒好耍子袖出一圖示藍曰此中大有佳處視之果有樓臺花木金碧陸離遂對鏡勻粉點盤衣衫婦以雁帶繫樑上對妻再拜回視案上燈光如豆戶外鼾息甚酣篤種凄涼返照自縊婢覺急告許橋已不能救撫尸號痛兒而後點貫知之猶以衣袖揩宣爐即滴清淚而已訃岳監叟告宰縣役到門訕訕如虎呼號支吾鄰人來觀亂摘花果賈目覩躁躁痛極先驚叟疑淚尚有遺挂之悲又以許橋重賄始忍而能訟案家道亦從此中落吳爛銅碎玉昔以重價購來頃以虧資售去炊煙漸斷僅剩荒園賈鰥而子未婚時作楚囚之泣忽有客攜短童來謁仙風道骨翩翩在門迎入與談自云張姓無字人呼為張老相公淵博古今塵談霏屑賈恨相見晚許橋思留以慰父以賤裘付質庫貰酒算燈且留下楨旬賈之好潔也君子惡之小人趨之富易為貧朋儕絕跡頃得張不禁狂喜久之張唾落於盤必怒於心遺痾於庭必怒於色一日勉與坐張之傻又弄覺架上鸚鵡怒逐不可忍張曰莫怒莫怒昔拐君遊一勝境以贖罪何如不覺隨之踐山後遇一石洞僅而入蛇行數十

步洞漸寬路漸平達一圓壑豁開朗蒼松夾道流水消消白玉為梁蜿芳作幢兩壁磨崖上鐫蝌蚪奇字似秦漢以上書蹲鎮一重又得古洞辟荊五色彩緣下垂入其室則插架牙籤間以綠竹編香猶篆簾浪有紋几上橫琴古錦為囊賓欲解視之張曰不可此吾師所彈也損誤絃必有天神下降風雨疾雷君既到此不可不作東道主向內一呼美人四集瓊筵甫設醴酒已溫品味既佳器具尤古張以巨號勸客曰鯨君容遠客何如吃吃而對曰遠甚須臾美人歌舞滿堂魄柔魂張亦抽古劍示賓曰此虎盧七星劍也君能舞乎曰不能張強欲袖左盤右旋寒光閃灼美人更鼓冰絲銅撥應節忽聞剝啄聲甚厲一美人自門隙窺之曰師長回矣眾鬼驚駭懺張變色曰君速隨我後戶出繚曲迴環絕非來路視樓閣曰瑯環秘府最多處藏金石處曰設古齋藏經史處曰辦理齋藏詩詞處曰游藝軒藏書畫處曰怡情館又一樓我我三層上藏實漢第一層曰與天為徒第二層曰與古為徒第三層曰與今為徒有小村落吠犬聲聞一曰情田二曰心田三曰福田開窗見花樹吉祥菩提水培靈淨土行踰數十高鎮峯巒若遠若近且平曰心頭方寸地能容園水品墨光明藏金碧樓臺珍玩珠玉曰空中幻景耶曰何者為真何者為幻以為真即真以為幻即幻真幻皆根於心而不限

以地也由是胃奉張如神明家中所有秘玩皆質之於張張均鄙薄一無許可質以為太過曰君如不信目前架上古銅彝高六尺者君以為何物曰滿身銅銹斑剝隆起形製既工雕鏤亦古的真秦銅也曰秦則真秦君知秦人造此何用耶曰不知曰女子溺器耳尚高供養不幾污穢殺人曰有何憑證曰彝外有銅蓋蓋下彝四足皆有小洞以大头之必有驗矣張已而驗之果然張云阿房宮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門首皆設此物足下即通暗溝宮人從溺即掘蓋解襦而溺之否則重樓霄漢增壘如雲何有此許多溺器惟其此始便耳賢由是悄悟規收藏皆若真土一日謂張曰洞中風景絶佳泥塵世煞擬閑已稍寫良而鐘鼎琳琅必多而且富未知能許俗子一飽饞眸否曰不難儻小飲當與君再往一遊兩三載實沉沉思即張忽拉之急走曰前由正門進後戶出今適旁門開機不可失矣急趨可進果遠一處日色慘淡道路亦殊張忽遇一故人話良久告實曰君且暴散僕隨故人行行遂遠俚適窄偶一失足墮土窟中鬼物簇集曰實某來耶執之遊地獄泥犁十八層宛然異道子所幕者咯毫不與見盡藍頂胞罹帶吉吐唇外二寸許婢僧被磨折兄者亦聊獨至奮拳擊命實正危急忽聞王者召鬼爭引入伏案下畧訊三兩句王拍案大罵曰狗畜奴外風雅而內剝薄假清潔而真污穢所謂狂偽鄙僄知蕩檢者此也即命兩傍牛頭押付畜生道中去

鬼卒驅出至一小國內顧清摧遍地芭蕉茅屋如斗內有紅妝女子捧心嬌啼實暴漲神鬼卒自後一推驚醒則身已變作小猪與老猪眾小猪同臥糞汁中聞人語呼云猪產家雌矣其數大實心中了了即以頭觸壁狂呼不已閽耳呼低喚曰醒醒曰日曛矣大人即夢魘耶張目四顧身猶在座客與僮已昏惟其子與病奴守於側笑上鄙鄙如故曰茶來主人噯也乃泣告子使人偵之鄰家棚中果生六豕一顧相遙蓋所謂芭蕉者庭中旬菜一畦也曰地獄已在眼前奈何不悔遂以家政委於子已則長齋繡佛日誦金經良號識悔許橋髮諱氏美而賢能內助生子二皆聰穎閱四載家漸復施得客金力行善事建樓種功德二十年勿墜而孫舉於鄉泥金剝門實猶掩珠諷誦聲之同年舉卓布花草玩好以媚之皆却而不受是時座客滿堂兒孫實繁實忽扶杖而出喟嘘曰吾一回頭闌儳始有今日吾不忘張公德也擬於離垢園中肖張公像子孫奉祀闔等願布施眾數應之乃鳩工營造不日告成偶值孫輩扶乩張忽臨壇與賓叙舊缺請示名氏乩旋轉而大書曰張道遙

懶儂氏曰仙人之遨遊正仙人之清樂仙人之游戲正仙人之慈悲不肖兒回頭猛省正不肖兒能尋快活能討便宜處

陶莊

天長龍興集之北有盛湯湖煙波浩渺水禽喈鳴爾稱佳景湖中央有土邱一坯廣可十畝東為貝岡蜿蜒起伏田水四達消消由東之西入湖必經土邱邀嘗邱一望視橫在請山宛在几席而後面又有數十小培塿可為菟裘城郭臺榭遥為西屏雙橋彩虹如張旗鼓是真吉壤惜向無人知僕為耕農散牧之所忽有客自江西來毛姓嗜名方盛其宗自云堪輿家館於盧龍陶宅實主授治為人寡言笑爰跌坐問言休咎無不奇中然每午餐後必芒鞋竹笠故浪於山巔水涯覓蕨來者至夕方歸又自弄小艇遊湖上必窮極煙水深處而後返忽微疾陶翁親為侍湯藥晚西風起陶翁立製新衣贈之不受翁俟其寢熟潛易其敝者毛覺命始衣之婢僕伺役禮或稍疎翁必加杖貧毛感極忽謂翁曰旅人飄泊承盛德恩有以報未知翁意所在欲貴乎欲富乎乞示我翁曰能當即貴耳曰湖中有佳處可為陽宅子孫徙而居之可富數百甲子翌日僧貧放船去指示即是邱也翁歸即以重資賄成四圍水田亦在其內呼工庀材備毛厥吉點向毛覺翻曰翁知卜人毛逆之意乎曰不知曰僕自知命宮佳後有三十六年磨蝎逆惡罹所賜數不可逃若家居尤顛沛頃為翁小築滿月就成則翁富富則地靈於卜人必喪明終日黑摸豁雖為始衣食翁長者能謝子孫不失信乎曰是何言僕即瞑目當立遺命遠者墮泥塗毛喜即為營造上樑日毛猶與翁閒話曰若為竹謀若

為何事便不負詩情畫意也書未已忽親日違有黑子如彈聲鏘自西來倏忽大如廣堂遮攔屋宇毛大呼倒地扶起視之二目已盲由是坐臥行動常在一室飲食供給稍於早晚翁長子次子均於是秋文武同中式翁益信毛時於宗門倚杖看湖天水月倏然出塵忽視前岸有丈夫若育塊之亂髮鬈大有燄而光有若問毛曰試往握之必有得如言攜杖往黑得暮未提十二環逆大蛇長次兩君從赴東兆載毛顛跟挽不驚公卑北上竟中道去歸翁猶如魂而其子竟不能不心焉疑之長君旋以太守次君亦以都司出仕五六載翁呼兩子棄官回籍官業甚豐陳輝綢於庭翁喟嘆曰蜀道難知從何始有今日耶曰大人德澤也曰非也此毛君之功我死後爾輩稍德累功以報毛君更事之如父較重於尊常父執則地利可堅倘禮衰節以不孝論兩人泣受教翁更托孤於毛資主堅執翁喪二子守制於家頗事聲色作威福毛誡之不聽即亦不再言而禮竟從此缺毛居坐圖監事酬歌侯舞聲言撻奴僕筆頗不耐忽又聞兩三小童喝曰嗒子嗒零下吃了多少鑽姐肉心更厥惡一日有闖雞誤落灶溝沸湯燙死子論即棄去長君立命以陶茶就大爐熱為毛午餐食已雛婢來問曰先生貪腥汁甘乎曰味猶是也曰得味外味乎毛知有異婉詢婢婢遂述知大郎之惡作劇狀勿語收乞卷去由是毛心頓寒而辭色不露惟命家

第四園名種桑謝何所取曰尋常耳鄙只知此處為橫治入湖正脈沙岸迴環輞山道向不知此名龍躅心植以樹則綠陰參天如龍蓋之生緣毛貴不可言兩人信而從之植甫年餘地忽震動舉宅惶恐手攜匡床呼曰誤矣詢之曰吾妄言非公子所深信蓋感中堂地二尺可得一斷磯如言掘果得文曰形則龜體則鼈葬者潘將軍破者江西毛宇欽號容花嬌淑短石如碑述於毛曰公子無恐有僕在樓之高未晚也遂扶杖步第之左右口詩士花辨味而定穴者四曰盍急穿渠并又於第後植杖蓋地如人字曰盍急濬小沼如是則老元旖當長相守富貴可萬年土甫竣毛之雙瞳突開朗遂揖別曰廿餘年坐承春養心甚不安幸天佑盲瞳復明從此天涯海角或有晤時欲挽之已飄然徒步毛去覺幾一身資斧斷絕行至來安山中有小廟距郭近神佛拋露眾丐居之毛謂丐曰爾等能供養我我能為爾等造命眾丐舉應曰諾即潔後殿一物地以居毛各出乞於村市歸以濕者奉毛甚殷勤年餘丐中有黃耳小犬病痼毛命釀錢市小棺并小衣冠殮犬各披麻執杖號泣如生毛於廟後點一穴穴塞犬距塞後眾丐心領神會漸知鬼恥忽泣曰厚德豈來何其難堪爭奈改習難滿或小負即漸得刺不二年丐俱化為小康各於近村營家室不忘毛德爭供養之毛曰爾曹襄以廟即資神已甚盍再醮資客修葺吾能使廟與眾曰諾毛為之開巨牖二接南山秀開

土窗一覘北陰熱置藏冒集義詩而神亦靈顯車馬紛紛來報賽者香燭有環居成村落又來高僧主席端衣白足不下千人盍構雕檻晨鐘暮鼓成大精藍是日正集眾善信開道場毛亦合掌恣佛忽有看客云自龍興集來凝視詫曰公其陶莊之毛先生耶曰然客遂縷述陶莊事閱自毛去後不兩年被盜遭禍推究緣家業頓傾兩君削職已物故莊仍廢為邱墟子孫式微不知何在毛泣曰吾以一念憶不幾負吾死友爭眾益謙毛之術神當家大室爭來卜葬而毛已杳矣至今陶莊一坏土尚巍居人四井亦湮沒耕者掘地常得古磚上有古錢文凸出并造磚工人名細玩之果墓磚處處有人之神正術人之可畏也陶君忘父遺命憑天理亦不免況豈待術人之穿鑿而後敗與

十丈蓮

余亂後客書賈時客於古淮閘市上每聆里老婦孺嘖嘖道吳貞女軼事又幕遊臨水晤胡君少瑜上舍詳述貞女之生死崖略輒口銜鬱淚涔涔為吳貞女清河人其父諱慎格公儒士也貧為當道儕畜母夫人素敦坤範夜夢口吞蓮花而生貞女父殁女方髫齡終日寡言笑操刀尺習女工幼許字同里徐氏子念父殁而夫家亦貧且攜家難以致女年二十有八尚未行親迎禮徐氏子誤以藥投微覺上白蹇母業諾貞女賢閫不以訛女展起怨哭告

母曰徐家即其殞謝已來問語何不祥曰夢有儒衣冠拜於門外者非賜學己謂壽耗不接失聲泣曰誠如兒言奈何奈何女自起更縗衣走哭於徐氏之門母不忍猶強魏其去始見之益悽悅惶惑不知云何女先拜其姑姑哭其婿閨撫中折衰莫生行略者過門聞哭聲莫不疾為止而淨為壁也姑俟其哭竟忍淚告之曰吾無福負此賢婦天也命也夫復何言然兒之哀衷已申其即遍回濕第步女大慟曰兒無狀未克侍亡姑供含殮罪戾滋深今既登其堂真其主矣身分明矣更何歸焉姑曰吾亦負也未亡人行將為殉再添新婦能吸風為活耶曰兒不敢以口腹累母十指尚可謀生活誠以亡者遺稱後夫溫清抱罪九京下兒既廷殉敢不代厥職補此恨乎姑又曰兒誠賢矣其如母夫人者亦嫡嫂無依何曰是惟賴吾姑之慈悲耳於是體貞女為私使往來朝夕兼定省焉女剃髮雖削兒髮如生人得其佩囊等物輒珍襲之以為實有憾而與以德值者女必却之曰吾不幸為女人身又失所天是前生因尚敢取非分之財賄罪戾乎人益美之求手製者門外踵為擁塞由此勞倦目瞶失明一夜夢天女再再降中庭以丹授之曰吾天孫也憫子貞孝且有疾攜拜神男子其吞之女視丹圓如珠藥若犬再拜被祉而後服神女去女自覺心遞安而病若失翌再買嫗挑線功倍往時遂數年姑又病女衣不解帶者數月殆彌留時笑謂女曰吾不幸有殞乳何幸而有貞婦耶吾年來得汝調養勝於若在時也今已矣行將告慰吾兒於地下矣吾兒幸依阿母活母以我為食言已目遏瞑女毀瘠號痛泣血成氷其母恐女殉預住防閑之女江遊四郡坐堂上奉母坐屋隅稽首曰吾夫死吾姑又死矣棋無接續之婿容賴期功之親留此救援下及什物何所用乎擬乞諸長者代為全售為吾姑斂葬幸勿毀吾骨以其骨營齋奠就寬穿事成女向母拜別意將雖經母急抱而止之曰兒無姑尚有母也兒再死則我之數根窮餓有交付伊誰耶由是女姑大歸永作依母計清明寒食輒以一盂麥飯哭於徐氏墓道女母號慟長河之水嗚咽不流其族叔某時勸女毋過女大慟辟遂之不啻共刺刺說閨房老屋為秋風所破修葺殊難時河北中大王廟比鄰尼僧亦以名媛投緣素精戒律永斷塵囂女與於歸且先有緣婦劉媼亦因前夫不承撫己生一幼女依尼為素多苦行遂舉母行偕尼曰一食清齋願為不乏且蹤余遊海內孝節女神前之海更習風濤雙槳靜掩塔花寂寂至咸豐十一年捻匪猖獗由東省席捲而至時正上元節大府方衛杯看餐山燈驟鈞天曲不為陰萬騎雷罡官吏於焉獻俘色之民實哭振旅凱旋何可言超三日貞女單尚閉戶不深悉會里有被脅者從逆告尼出求所懺悔山谷鼓角作哀音歸急扣其扉曰賊至矣奈何女從容整衣冠號求保訓母蹙額良久曰若孫夫羊叶泓

壽我且不忍見況汝尊行行吾其從汝志劉聞之亦携女出已同至淺水見幼子方俳徊岸側劉呼之曰兒來兒來兒生法房即兒兒搜亦不可久居盍相從地下兒果命至尼見之撫掌曰善哉善哉是方不愧清淨優婆夷也於是六人一齊投水死此皆從青所親見也嘻嘻邑之人士聞之雖未請旌奚不曰貞女貞女云又數年一號南士人偶至貞女死所臨流眺忽見一美女子突立水面風雲霧雨態萬方手指亦遵花母再行且歌歌曰採蓮復採蓮藕骨似寒冰心似鐵猶記湘靈命時魚不敢吞龍不敢採蓮復採蓮與從獨又寃生之殺之天地感採蓮復採蓮藕絲牽連縷縷格乘快大如乳猶衝衝兒不放啼猶向重泉携母手採蓮復採蓮苦海苦海有彼岸生亦死兮兒亦生太息重呼諸女伴採蓮復採花綠雲一片映朝霞金銀珠貝有宮闕帝許貞魂去作家士人方蜘蹰忽士人有眾識女者遙呼曰此吳貞女耶女遺花而登亭植水面長可十丈兒獨雲霄移時方鳥有

澳隱氏曰蓮有根動直而污泥不染子倒垂而苦心實多淨品也非九死不回之貞女誰克當之而無愧也歌雖近幻而辭則甚悲作泡影可也作誄辭亦可也當其月牧風漿亭亭出水皇自炤與亦以慨夫世之為人臣子焉淵其位潛飽其祿大變當前而貪生怕死有

古泗州城

吾鄉泗州城淪為洪澤湖久矣土人云為大鼎命庚辰所鑿水性巫支祈逃出為害此傳聞也州城之沉乃明末事其時蓋士憚南田正廣僧伽禪寺門前一水環繞出入須楫時已四十五日雨淮流七十二灘山銘之水全歸於此童謠早有石龜滴血淚亟命上東山之祖憚喪之夜靜偶聞神鬼滿堂私議曰時已至矣乞施行神曰尚有一僧一道未歸一主一僕未出始須臾憚披衣趨視果然人知水厄至急哮讀起攜隨身文具倉皇拔關出走淵渡見廟僧攜杖打包歸曰先生何往曰吾有急須登第一山耳師謂第一山有時山也主僕漸隔南騎頓天遠明回頭一眺則白茫茫一片水國咸巨浸矣由明季至昭代沉淪已數百年從未出現惟陰雨中時有雉堞排水上露樹人物如蜃氣感蜃幻象也咸豐六年大旱湖涸而城基出好事者攜斧斤則官廨廟宇墓址尚覺依稀路石女墻猶存其半又有半塔殘高處鑿缺非常聞即僧伽禪寺塔南將軍已師賀關時所射者人取其磚珍視並古模仿純惜質不能細膩耳有峽客乘舟經此天暴見有大澈即繫而止宿貨不知其為古泗州也夜靜月如晝客舍舟登岸獨行破寂忽見高處有城垣門半掩情呢之中有燈火人物往來貿易若夜市客本貴人見之心喜搶入隨衆所之見各家門戶應有燈燭閒閒生涯尤為物攘攘已掩其夸人若不之覺試攫其物人亦如不覺大略視前布貴重者攫而攜之急出西

又覩一家門撤施擾攘若遠避入視之則一家男婦皆支頤啾唧不應相婉貌酷似其婦兒子貌又酷似已以為貌偶同不之異覩架檀藏銀處并無封識啟之則米提滿馬心艷之急取二百金置頓袖間餘仍閉諸櫃并代掩壁扉出見人家燈大漸闌市漸散恐閉城不敢逗遛出登舟倚桅駛異旋入黑甜叱醒則舟已先起晨抵盱眙矣視所攫物乃成泥沙雜片瀋咸餅視所攫米提則鵝遺細綫的真實物惟其色黯淡水花舌與滿私以昨宵宿處詢舟子約畧言之云其中絕無人煙心更驚惕不知所云秋後回映偶與其妻言之妻曰大奇妾於某月日夜夢至一城與君一處則甫交睫君忽起問檀復銀出妾驚異尾之行至郊不見妾心汗涔涔不已蓋其妻入夢之夜即此客入城之時歟憶舊遊緣慳一面又時暗阿奐大聖廟大聖者即僧伽也舉垂貧後當頓者謝捐修考院工竣尚餘三千金公請建大聖廟上梁日適朱學使考畢朝詣拈香鼓吹宣闐寂蓋霄鼎忽一漁人捧一古銅非罐類來供養云昨宵見湖心有光一團舉出者洗滌畜襆口內有篆文蓋唐時僧伽廟中物也舉使大喜親為其文紀其事

澳隱氏曰俗云錢財通性命此公隔世猶重到故屋親携阿堵而出覩此益信其言之不誣也而餘沙憤市并何來眼底煙雲門庭依舊又何故與佛云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明曰了當而言之惜世人不悟耳

猶鉤獃

興化有丐者乞食市屋閒覩者圍之如堵墻余曾亦趨視蓋其人頂生一角蟲正中根果短肥如蝟毛角首微銳而捐朽如蠹噬人爭問訊法然曰余非生而戴角者物不肖動輒忤尊親攫貲帽妓家竊衣親戚賦稅不已猶損酒肴就妓家食之甚食竟炒腕炸濕汁厚味親兒以虛包奏東郭甫歸家正遭回祿屋宇什物一時墟墳貨不能財輒於親族友黨中唆使非挑械鬥興辭訟已則假為調停攫取蚌利是年年三十有二忽病自分必死數日顧肉腐爛孤孑虫裂紫血淋漓哭一角出如箭鏃泥自顧鏡中已似神羊而奇痛不可忍呼號淋漓十餘日忽夢一神人告之曰爾思病從何來角從何生昌言其故痛自己痛以己之罪戾於人前詰言之痛果已頓年已六十如故一日不言一日便痛書已嗚咽淚下如雨人攘之多施一文錢由是得無餘鄉中小兒偶摩挲其角而動搖之便哀呼請佛號自云與化東鄉人無名氏惟掘獨角獸余戲為摹小像增云彼何人斯乞於東郭身未披毛首先戴角春笋然茅上指聚廊其身猶人其心則獸獸即人耶我戒爾毋逸地獄人間黃泉白晝非鄉鬼亦非角蟾鏡飛不鐫山經不刊好角逐者慕見心哉

夜雨秋燈錄三集卷一

天長宣　鼎慶梅南著

光覺僧

弼平陸太守浙人也其奉人好佛得一玉大士像至誠供奉持誦大悲咒甚虔中年舉一子自幼茹素三四歲隨母禮拜誦咒則喜使之入龕則瞑目枯坐父師以其幼也未之責備八歲時太守強其食肉大嘔盡吐即心厭屢凡矣藏母白金八十兩五疊而逸相距不遠竟日而至向僧禮拜求為剃度僧不知來歷何敢收之乃遍拜坐禪者內有遊方和尚同鄉人也憫其幼小無依願為帶回故里苦求為僧相揭至天台求善知識為之暮頂授記賜予法名曰光覺師問之曰浮屠之學不出教禪二端所謂教者唯誠宗旨即三藏佛經九千五百卷以持誦而論證果者也所謂禪者東來初祖達摩大師家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其後派雖分五宗不出靜定而已汝願何學光覺曰弟子不識字何必受文字之障願歸禪門乃授以秘密法命守之無失惟勤至十八歲能入定數十日歷受三道戒得衣缽度牒別師外出雲遊至武林之靈隱寺遇異僧濶踏於大工者遇人不言不笑見光覺過之入室自言係大唐時人歷今千餘歲矣立願食億萬僧而後圓正果是以在香積廚作食

工曰我與汝有前緣故告汝此非棲息之地以北去為善光覺求其指示則曰我除執瓢外無法可傳乃別去先覺遵其教欲去突遇舊僕再拜曰公子何往先太尊與太夫人自失公子後悲痛甚四處招尋遍五六載相繼而逝大公子扶櫬旋里緣先太尊在日曾為公子聘馮鄉史女今已及笄惟宅姻者屢矣大公子遣奴輩多人相覓小人幸遇必請公子回歸先覺知父母已遇大慟幾絕隨家人回見乃兄劬之易服舉姻謂新婦回我與汝了此一段因緣數乃前定但我已證羅漢果不通人道留此無益我從此行矣去留由汝新婦亦不挽留曰我知之已久亦留歸依佛法先覺按之以禪乃攜母遺之玉大士像不別而行北走之燕山之西域寺愛其巖洞幽寂扶藤而下面溪背壁趺坐於中日有寺內人來給食坐逾兩載功益精進忽聞車轟雷吼之聲山谷震動見大蚌探首欲相食先覺凝神靜攝魔之而已頃刻無蹤次日復然自忖此地緣淺故妖魔起遂入都經歷各寺未遇高人終日靜定而已其間光華燦爛逈別凡流諸王與公卿見而異之共保舉入萬壽寺方丈坐年餘復佈施萬餘金曰此勢利地非修真所也不可墮落乃計其金於庫而夜遁發朝五臺出嘉峪關過西域尋訪佛跡到人所罕到之處無所遇而還遊終南山過拜諸寺食在山之陽其山陰仰瞻黃流望之樹木陰森無敢入者即有好事之人去亦不遠相傳為棲真之所先覺欣然前往

武阻之不聽攜帶乾糧沈河而入見古木為林參天履地高皆數尋枝葉相接其下朦朧朧微可辨路而已先覺由之日則攀葛結藤夜則調息入定約行七八日始出樹林則見奇峯疊障千態萬狀或飛從以高或嶄巉而削或叢森以幽或崎嶇而險徑路盤曲似有人行者如數日出山坳則眾巒嶙峋莫窮草盡然皆秀色可餐無虎狼惡獸患道望山腰時見石龕隱隱有人趺坐第四面峭壁無路可通不知從何處登也先覺呼之不應膜拜之亦不答又無水可飲雖閒溪澗之聲而溪皆深遂不得下乃有退心迎面一古衣冠道人來先覺歡欣相接睹其衣裾而拜尊之曰大仙其人笑曰子凡夫耳焉得仙仙人皆使汝見耶相與就石磴共坐叩所從來其人曰予世居越國徐姓秦皇時為徐夫見楚漢分爭捉楚為帛為江之賊逃入此山不復出矣先覺告以渴甚乃身解佩匙即於石山穴中得水與飲清涼洗骨連給二匙收藏欲盡先覺曰弟子尚未足也其人曰不但汝渴已即不食亦無碍矣何必多飲先覺攜執裾不釋哀求超度其人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我非汝師汝必欲度不見前山又有人來耶先覺回首間一陣清風絕裾而去手中僅留青蓮布一樓其人不知何往乃以布裹所攜之玉大士像自飲石髓後覺身體益輕健不食不飢日行四五百里遂出終南遊山左不復反或曰在青萊之間山深不知處耳

華癡子

江右華三秘幼名多官其父母晚年得之稍愛過甚聽其所為讀書不就亦不事別業終日遊蕩而已聰明鉅開道者過隨之入衙觀其升堂理事書人牘人皆不敢違私心甚艷之於是歸家演習親友俱以癡子目之達人則閉官何來有誰之者曰官易事耳但須北京去見皇帝求之即得乃竊其父金數兩往北途去至浦口一無所有矣過官船之赴楚者覓搭手眛然應募日行百里惟問北京何時可到眾知其癡偷玩戲之惟官舫中一婦屢目顧之周其衣食一日過隨風俾泊河岸華在小廟簷下坐卧忽婦來邀之入廟密語之曰舫內之官是吾子張豪其貌與汝無異即至親亦難辨誰以吏貢銓得楚縣缺至楚赴任不意昨得暴疾卒矣我與眷屬貧不能回窘依我計誠可將汝衣與我子至易汝承我子職官中所得割半均分則兩全其事矣華如其所願癡疾頓愈是夜偕相易裝明日舟子喚癡子則見其倒覺於路矣婦為買棺斂之遂赴任分衙署為兩宅與眷屬各居婦事張婆婆為經理出入莊苒三年各分得千金忽聞新太守莅任探知為龍姓係華氏姑母之子以科甲由部曹出守是邦喜雖與相見然在其屬下不敢不謁是日以張姓賤名入見太守覩其狀貌衰質履歷心甚疑之入見太夫人言其故太夫人泣曰爾舅父僅有一子不知何往吾亦欲遍訪其親

緻非真者。藉以解渴想耳。太守唯唯。立命傳見。華俯首稽顙。置身無地。惟有叩首而已。太夫人命僕扶之起。詳加體察。曰。是吾婿也。余何勿認。華益惶恐。曰。野鳥何敢冒鳳。貌相似者。自古有之。孔子陽虎。聖狂不類。華即告退。太夫人未能挽留。目送之。將出門。忽呼其幼名曰。多官兒。安在耶。華聞之。不覺回顧。太夫人即使僕姬摩撫之。人作色視之。曰。汝是吾婿華三祝也。何得背父母。瞞親戚。好官自為耶。華窘極。叩首曰。非也。太夫人曰。吾自呼多官兒。何勞汝回首。再欲強難。吾命汝表兄。以官法治汝。案華至是。無奈。直陳始末。太守駭曰。此事性命相關。弟奈何為之。其速回。乃仕。與張叟交割。我以公事牽華。弟即囑張叟代報病故。潛回家矣。

臙子十二則

京師某王。因公受罰。緣是致貧。累所知也。時值創建大寺。布施已成。惟乏殿材。匠人各虛擡求。乃有隨宮服食者。登大匠之門。告曰。我為某王府四品護衛。今王當窘急之際。欲貨其殿。廷議料易以輕巧之木。莫得餘貲。以濟急需。匠知王為開國勳裔。其府第皆梓楠為之。欣然願售。約日往觀。其人以親王名柬至王府。告門官曰。我為某親王護衛。今王欲新殿廷。慕府內規模宏大。諭我帶同匠人觀之。以便如式撰造。王許之。乃邀匠人入。指點其梁棟尋度其丈尺。詳細開畢。偕匠寫評價。其人曰。先王成此殿。費十萬金。汝願以若干售之。不妨明言。匠曰。材料已舊。大而無當。將必改為小用。不過萬金而已。其人故作不顧。往來數沟曰。王今無奈。姑以舊汝。當在某莊立券。汝先往俟之。是日朱輪華轂。王果至莊。其人為前驅。帶匠人入。莊王南面坐。匠恐請書券。王頷之。命從官書就。親簽敬仰。先索定契銀三十兩。餘俟折換之日準算。其人偕匠入城。交銀。並索賞。亦先給三百。約日而撤。至日。大匠帶人往拆殿。廷門官拒之。匠告以故。門官入白王。王召匠入。仰視王貌。非前日之人也。知為紿騙。無言而退。有衣冠華貌者。乘車帶僕。至質庫。脫金手鐲二以質錢。掌櫃人細閱之。黃赤無偽。秤各重五兩。問需京錢五百貫。實櫃人還之。其人讓至三百貫。扎地而錢。帖如數給之。而去。客一巧者。脫其破袄。質二十貫。掌櫃人叱之。巧笑曰。假金鍋當錢三百貫。我袄雖破爛。尚非贓物。何不值二十貫耶。掌櫃人心疑。復開其鍋。則已破易。乃金耳。問巧何以知之。巧曰。此有名騙子手。我知其窩處。掌櫃人願給巧錢而贖。偕往尋之。至窩。果見其車在外。巧遙指其人。得錢脫身去矣。掌櫃人入窩。則見其與贓者共飲。未敢喧譁。因為主通其僕喚之出。與之辨論。其人曰。物既偽。何以質錢。如此之多。明是汝換我也。互相爭執。贓者聞聲。遊二人入。笑謂其人曰。我輩窩吃慣。安佔便宜。不可與市井之徒較量。有失官體。足下錢尚未用。何不還之。其人似不得已

也。倪詢其僕。知為大名府總司酬奉本官命。來有置辦衣飾。為少君完姻。並延訪善於刑名錢穀之士。以酬舊友。倪探得其情。即具衣冠往賀。其人稍閒。即與盤桓。竟成莫逆。知其性情慷爽。而目不識丁。一夜漏已三下。突有役來傳本官諭帖。催其人歸去。其人得信。叩倪寢門而告之曰。請先生起。煩為一讀來書。有役守候。不能待旦矣。倪起而誦之。不遺一字。其人謝令迅將什物置妥即去。並舊友辭定。所訪之新友。必須於閉篆以前到署等語。其人聽罷。回顧倪曰。辦物不難。訪友非易。先生意中有信託之人乎。倪遂自述其歷就州縣。目其東人升遷者不一。其人笑曰。吾以先生為託室耳。嗚知申韓妙手。近在鄰居。而猶外求人耶。即請代某書覆云。以千金訂定。倪先生候各物辦齊即回。不敢逗遛。倪為書就。交役竟去。次日。其人遣蘭書聘儀來。請安侍立。不敢抗禮。其僕從咸來叩喜。倪大悅。拉其人入坐。曰。相好在前。既承不棄。斷不可以常情拘也。其人謝謝側坐。告以首飾尚未造完。俟工竣先歸。當遣車奉迓耳。又數日。見倪似有不豫之色。倪惶然叩故。其人曰。貴卿親稟號緘函內。看定貨物。不過倘掛數百金耳。艱持不舍。何其吝也。倪曰。市儈恒情。何足怪者。吾與豪傑代為作保。雖千金亦不靳矣。其人曰。如此固好。恐先生未之信。真耳。倪曰。吝在同暑。尚何疑。是足下多心矣。即偕赴舖局。所定之物。實千餘金。僅付百兩。餘皆掛欠。故未肯歸。然留主已訪得大名

碓有姻事及倪就其幕故倪至殷勤款接其人笑曰爾舖主不我信耶請以先生為質明年來請先生時其價原車帶到決無賒欠倪亦言其就幕之故願力任之富主欣然交其貨物給其人滿載而去次年倪至春仲無車來接石立懷疑遂倪同往大名問司閽並無其人亦無易肆事倪歸貨其行李以償舖賬悔恨無及

江右某宰相保舉其門人某為江南中丞某感恩戴德思有以報之適相之次公子以書來干謁中丞見之其人少年俶儻風封如流緣書中有告助意閱其所索以二千金為請中丞允之請與盤桓則以父命迫促為辭及回拜則見其巨舫懸旅行李僕從莫不眩耀中丞意師相素尚儉樸而其子不類心有所疑其幕中有同門某孝廉以疑質之孝廉曰某公子幼曾見之今相隔有年矣出其所書與看中丞觀之楷法挺秀笑謂孝廉曰明日我謁公子屆閽下作陪面索其書則真偽立辨矣乃設席請公子公子來見孝廉先吁曰兄蜜相隔多年尚識鄙人否孝廉不能辨唯唯而已中丞出紙求書公子欣然允諾命僕研墨其僕面赤手戰曰視公子公子吟哦聯句提筆欲書忽擲筆叱僕曰盍去諸彼慢我矣棄我有所干求之際故索我書彼乃以書字之文丐視我耶揚長出外登輿而去中丞追送之亦不回顧中丞自悔固卑具黃金二百至其舟中謝罪強之收受而去未幾又一中堂之幼子來與前人名東相同並無書札見之則朴素暗淡恂恂儒雅史孝廉相客宋不忍誡留之入署亦頗佳索其書法亦勿解中丞狐疑莫解使提足入都探之始知前者入騙子手矣

浙有洋商金姓者送其子姪應童子試寓學院之東轅外有人叩門詢是金見之衣冠某氏僕從甚都訪閱書生陳某有無先是金與陳係中表知其向在江南游幕者其時資未回籍乃告以故叩其來訪之意其人踴躍曰陳君不來事不諧矣我施姓江南某科乙榜與陳君至好我為學使所聘來此閱卷者送告別而此門有有與施從與由水帳直入低門去矣金聞學使向有貨取之名疑來人與陳必有勾串事然亦無從進門告始罷之一日偕親友赴遊西子湖於聖因寺前遇施同行兩客皆翩翩年少從事第三四人隨有輿馬送見金來施出隊趨迎握手道故指一衣秋香綢袄帶鑲金便帽者曰此學使之大公子也又指一卯色紡彩者曰此某孝廉我同年同事也又謂二人曰此金長者係我至友遂開金同行親友之姓名互相揖讓施大笑曰難得英俊多人不期而會我合作東道主暢敘一日矣邀入五柳居登樓列坐酒家以木版來指點酒肴之精妙者次第供應施與孝廉縱談古人詩論文墨公子殷勤為金斟太白酒正酣簪纓飛馬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歸金暗趨給貲酒家曰子殷勤為金斟太白酒正酣簪纓飛馬而來曰大人有命請公子同歸金暗趨給貲酒家曰上座之客入門時已先付訖金竭蹶不安施等皆下樓謂金曰三生有幸始得訂交如此相

恩只須吉把門張老我自來耶作別乘輿乘馬紛紛而散金歸與子姪言之僉贊作報瑾之舉以申敬意遂於旅邸盛設具東交張老以邀三君子次日施來赴讌大公子與孝廉皆為公事所羈不能共酌心甚歉然囑某致謝遂入席請金之子姪皆出索留課期之日佳則佳矣但與學使風範尚不甚合試文論之即如某篇某處應提某處應頓結以大尾則投學使之好無不命中矣戚服其識金乃重伸陳君之說究為何事施曰開我此成相好不妨實告學使之大公子好與人相揆嘱我幕為之介紹陳君前約貴處之某姪通邑富豪欲與公子納交不意陳君逗遛不至實為缺興金曰如我子姪不識可以充數乎施曰無不可為但編約之費各需千金能乎否乎金曰得羊之通尚可勉力施難之金再三懇切既而曰幸有我在或可商辦言未已有二役以提督學院大堂來迎金送出門見其由中道入文武巡宦皆中立候進金深信不疑翌晨施來曰關防在邇遐恐不得出茲大公子以我故俯允所請須面封禮物揚鈴來取相與同赴錢局如數兌銀公封而回給以關節未幾試畢金之子姪皆落孫山外始疑之赴局開兌則原封不動而易以磚石矣內有一紙書云大宗師如此清正汝曹妄想功名理應重罰所封千金權借濟急銷汝罪愆以佛法論之戒者來世有奉還之日未可知也不必冤曲好人此嚇金大慙納交巡宦以訪其事始知學使幕中實無施姓

即大公子亦年貌不符細揣其故係騙子先買雜役放水菜時入內其時號舍無人藏匿其中易於藏匿而出巡宦見其華煥且自內出則拱候之其人亦然入則仍易破衣由雜役中出矣至把門張老及燈籠夫皆其黨役充者榜後俱逸所騙亦不僅金姓一處也

有貴公子挾重貲遊姑蘇以買妾者宦媒喚來數十人皆不合意一老嫗隨輿而來曰郎君法眼過高此等人皆不中選非我姨家瑞仙大姑不能如願惜身價過高耳公子聞之曰如果貞正佳人何妨重價第恐有名無實耳汝姑帶來一覷嫗笑曰我知郎君只好看瘦馬婢耳清白人家即窮至不吃飯何肯將婚女送與人看耶公子謝過願同往訪之嫗曰我試言之不知人家顧否公子許重酬媒嫗嫗請描探之隔五六日公子望眼幾穿嫗始欣欣然來曰憑我一片舌煞費苦心肯與郎君一面矣遂往覲之其女一拜而退嫗婢之態秀麗之容公子已神魂飄蕩聽聞琴韻鏗然和以燕語鶯聲長吟度曲公子幾入魔亟閉值價嫗忙掩其口扯之出曰郎君幾自誤此女不可唐突當云聘作巫妻則其父貪而好名或可動之既至爾家則任分嫡庶矣又言聘尺千金女須衣飾尚須彩輿迎之缺一不能成也公子已心醉無不從命乃立婚書納聘約吉迎娶公子雇巨舫作洞房欲仿范蠡載西子游五湖故事先買一婢以俟至日彩輿迎來嫗與婢扶新人入艙坐嫗乘閒逸去公子揭去新人面巾

神色煥然惟不言不動。爰設席遣婢。公子親手扶之。新人失跌其聲禿然。以火照之。乃廟中木偶耳。急遣人追至女家。則門鎖閉。訪詰鄰曰。是家僦賃此宅。以嫁女。茲已送女去。不知所之。問諸官媒。無識。嫗者。計花費千餘金。僅載二粗婢。索然而歸。

姑蘇閶門外通衢大道。百貨交集之區。而人參行尤盛。閒有空宅。亦甚寬廠。時有服四品衣冠者。逮於空宅門懸保補府陳姓封條。其司閽司賤司廚及侍從之僕數十人。出入乘四人轎。張紅蓋。現任之府州縣缺也。鳴鉦開道。來拜。亦謙客。與馬盈門。參行人見之屢矣。一日有二僕衣履鮮華。相率至各參行。閒貨問價。行主叩其主。則曰西人也。為陳天官之長公子。以陰生加納太守。分發江蘇候補。蒼家皆億萬。舉家皆嗜人參。以代茶飲。前帶來參將盡矣。主人命我等選擇公平之窨。以便長可交易。於是行主爭趨其僕。而僕遊十餘家。皆不合意。是時參業中棄有陪賓之弊。已通傳各行。故二僕遠至一里之外。行主皆知之。情願許二僕重扣。僕喜。行主遣夥持參同去。其廣先秤一兩試富之。價值三百。餘即與實銀七提。其夥回。侈張公館內之華麗。且探知其太夫人每日須服參三錢。一年有十數萬金交易。其眷屬不日到矣。行主甚悅。未幾。其主豔服乘輿而來。謂行主曰。爾家貨真價實。我太夫人已到。常吃好參。須至佳者。行主奉以頂上參。秤四十兩。命一夥搗參。去兒銀。且曰。兒商。後遣工人搥送

銀封可也。二夥相從至館。盤登堂入室。旋遣後櫃其主以後櫃為廣。房內雕帳尚懸錦金繡緞洋表。時鐘之屬。陳設煥然。其箱篋以四為式。自床東直至窗前數十號。乃命僕開第五排二十號。貼地一箱。正折銀封。秤兌。忽樓下有人操西音大呼而來。曰。今日虎邱之東奈何不赴。我專將來也。其主謂二夥曰。客且坐。此我鄉親某刺史也。其向我借貸屢矣。不可使彼登樓。見如許物。則更樓累不清矣。使僕以參及銀皆歸箱內。鎖之。如數下樓。則彼來客強拉之行。樓來送茶。傳其主命。曰。煩客略坐。守去即來矣。乃反扣樓門而去。旋聞幼僕數人。在樓下戲謔。始而嘻譁。繼而撏鬬。有老蒼頭來呶呶。不應。鞭扑從之。幼僕不服。哭聲震耳。父之寂然。至晚。無一人來。二夥餒甚。推窗望樓下。適行主同夥伴持燈映入。二夥應曰。班僮着慌。人參與銀俱在此。行主登樓去。扣入門。以火照之。二夥指此箱。曰。分銀都在內也。行主曰。子自大門至樓。人物一空。似已還去。不妨開其箱。取其銀之半。兒樓下。細揣其箱篋。與地板製造。脗合。攜運轉過。舉各物。無甚貴重者。除帳帳外。其餘係高麗紙印洋花者。鐘表。僕有外面中空無物。箱皆銀糊。中藏石塊數包。而已。始悟諸僕叫喚申訴時。止輕運箱內之物。以人聲喧雜混之。俾不覺。行主嗚諸官。具開與騙子往來之故。官曰。以部中樞密信來。不能不答。乃出緝捕。竟無影跡。

有者。而聲蓄在武大關陵。乞丐。關前來一官舫。揚斫吶鉦而泊。艙中有五品官。探首見丐。使從者扶之登舟。官細察之。曰。汝非某長者乎。前曹纖我為義。今我困。圖報來功名未。今幸遇。釋是邪。官不意義父一貧至此。兒之罪也。丐知其跋姑應之。曰。我年老糊塗。前事如夢。矣。官曰。雖係風塵。面目骨格猶存。兒識之無誤。仍從者請封貲。先付浴堂沐浴更衣。移舟至鮮靜處所。調養月餘。為之節體。易髮。晴以膠粉染之。鮮然一豐。謂曰。兒衣不錦。父身將入市。買金帛。為父修飾。以便同赴任所。但父曾在此行乞。恐城中有識者。碍兒顏面。至舖內閒貨時。各意只須拉商。不可多言。丐允。迨放舟入城。喚肩輿二乘。隨帶二僕。父子皆服五品衣冠。招搖過市。入銀樓。換金約值。每个重四兩者兩對。謂舖主曰。我將赴緬屬。偕往兒銀。可也。舖主從之。入緬屬以單與屬主觀之。須三千餘金。貨物遍入廳堂。殷勤款接。私叩其僕。知少者為嚴州二府。老者是其封翁。因二尹之妹與首郡大憲之子結褵。送至會垣。完姻。置辦贈嫁物事。屬主分外趨承。設席讌之。官虛邀金舖主同坐。曰。是我好友。舖主唯唯聽命。方自以為榮。酒主乃出綢緞洋呢各物。先奉封翁閱之。封翁皆拉首。酒主曰。此皆上等貨也。可以入貢堂。不堪服用耶。官曰。既不合父意。可與我妹觀之。飭與大杠搬貨物。一僕抑去。良久未回。又飭一僕往催。與夫先回。曰。舟中人嘵我。索值。曰。綢緞經姑娘目。俱合意。不知應用何號平色銀。兩。請復而秋燈瑣錄三集

官自去。俟點官謂屬主曰。煩侍父暫坐。我去兒銀即回。乃乘輿去。至舟。多給輿夫錢。又曰。諸等往來路苦。先吃飯去。輿夫走而舟開行矣。丐坐屬中。俟至更深不來。屬主與舖主皆慌急。不得不追問封翁。丐亦情虛。語言閃爍。摩拳擦掌。嗚官。大令究其實情。亦無可如何。不過嘲辮而已。釋丐出。眾視其衣服帽靴。不合時宜。眾皆不服。此丐高戴五品冠。著朝靴。赤體叫化兒者大笑。

蔣中丞撫浙時。察訪官民之不法。尚重懲之。溫郡某太守。監貢不餘。閩風而懼。後育外來三人。探北音者。寫府解。則不言所事。凡太守升堂。必往觀之。吶則與館人辨論。太守之是非曲直。館人怪之。密報府縣太守。聞後三人出。旅邸。其行李。得巾必訪牌一道。凡太守私事。俱在內。宛然紫印。文首縣致承嘉令一語。尚未填封。有云。蔣撫軍本大案。命。探事實治罪。照察云云。太守益懼。察與承嘉令商。擬重賂之。三人雖見箱篋俱亂。喚館人詰之。館人曰。閒下去後。太守來拜。必欲面晤。在房中坐候半日。方去。動閘下之行李者。其太尊矣。三人默然。既而曰。我事洩矣。盍去哉。遂買舟行。館人飛報太守。轉令承嘉往拜之。至舟中。值有二人。令刖蔣司馬何在。二人曰。我主馳回。蒼猶去矣。留函奉呈。令收閱。一係首縣原函。一係司馬自狄云。公事匆促。不及趨面。澤致抱歉之意。令白太守。修書緝拿四犯。中藏白物。因其僕逃

勝之來幾太守至有暗箭司馬訊無赴溫事知前物已入騙子手而不敢言

有來舟招僕詰親者舟抵岸謂其僕曰我先赴親戚家汝將行李收拾隨至頭埠我勇人協同起旱僕如命坐於舟首候之有一人來手攜行篋內存大米數升生河海鮮況為笑謂其僕曰此處泊船須要小心昨日我目覩一舟亦如是停泊一賊如是登舟其人即躍上曰舟中亦有如是一捲行李賊如是竊取其人即首貫之曰如此登岸帝去僕方笑曰此人何其蠢也自後其來為人質重挺點何為耶舟子曰此人一去不回恐是騙子僕悟急追不知所之矣

有偽生赴試者舟抵岸行李連起尚未議定脚價姑坐行李上守之忽有衣冠而來者對之長揖曰兄豈何自來耶生忙回揖細認彼此皆不識來人曰誤矣揖謝不安而別生退坐仰後倒地方知行李已為人抽去

鄉戶曰龍有吐可慕之物先賢嘉生之諸公皆有隱可稱故入其玄中然東坡云回視人間世了無一事真誠哉是言也無論殷闐中百貨雜陳試期將者充市嘩為張長沙劉河間那里者衙衢嘩為李盧中衰天罡耶當今入幕之賓名為留中韓冷不知申韓是一是二是何代人何曾讀不害非子之書耶或者謂九流雜技固不足道甚至科甲過宇內何者

為班馬屈宋之詞華何者為周程張朱之理學叩之茫然者居多不過以八股時文騙功名耳嗟乎紛紛一大世界人騙己己騙人有時己亦騙己何怪乎騙子手耶

方幼橙云一片婆心喚醒世間多少自欺欺人之輩筆亦古秀而健

某廣文

某學廣文耄而貪詣生皆惡之適有少年科甲之學使來最惡白髮見之輒曰汝已老大好讀後生矣必罷之故斑白者皆閉聲而懼此廣文揣疑結然遍求為藥又不肯解囊勒派諸生代覓有生謂之曰門生之戚宦於東粵有好鳥巢名遠骨丹初染色紅三復之則黑如明漆澤潤有光真無價之寶也門生感恩師恩僅分得少許敬以奉贈廣文大悅謝而受之如法試驗一染而紅再染而綠三染而紫赤色愈沈則愈鮮明後如道院中所塑之祝融像見者大笑尋其門人不知所往竟不敢赴試致仕歸去生始告人其藥以龍涎燕紫草為之即染髮鬚之法豈能改色乎此廣文者俾終身為紅鬍子矣

三官救蝨

吾邑陳氏有僕年逾六旬職司田庄夏月隨主收租回至城外僕渴欲飲水就岸濱伏河面吸之其主在後水中照見僕身影背神長旋朱書劾雷宜誅擊惡犯一名某即其僕姓名其

主駭甚問僕有所見否僕亦視之起跪主前曰老奴自幼無欺心事近亦持經修善更無為非其為前世事耶天命不可逃也請主速回將奴所司之簿籍檢點收藏二子不可信託命其以襯衆收殮奴屍奴死此樹下矣不敢入城驚衆也其主戀戀不忍然疾風暴雲旋起不得不奔及家而至閉門擊之聲甚厲立喚僕之妻子告以故皆號泣欲往搶之其主不允未幾晴霽老僕欣然歸妻子見之方訝其主之言驗矣僕曰主去後雨即來我跪樹下瞑目受死心無雜念惟口誦素習之三官經聞雷聲下擊及樹而回我張目視之見一大道士可與樹倍身坐樹顛以袍幅垂護我正課首仰觀問諒必雷神見我窘窘駭下道士揮之以脇雷始收聲道士亦不知所往我幸免於難將告主人虔誠祀之以紮其麻耳故吾邑家奉三官菩薩者至今甚盛

或曰扶災危而救苦難神之功德大矣鄉戶曰然非也亦視其人何如耳以人道論天君猶皇帝三官猶憲司雷神猶緹騎耳帝使我人憲司歷陳其人生平之善惡可捨者帝必赦之使其人免惡憲司執奏以為能奉事臣躬請曲宥之則褫職立加何能回天聽乎然則福善禍淫彼蒼之定理也諂瀆何為哉

雷神

筆談載宋治平中雷震天王寺柱倒書十一字耳談載姑蘇韓姓堂中暴雷繞擊砌石上繪梅花一枝紋理精研是雷神善畫畫見於記載久矣吾鄰查氏宅暑雨中暴雷繞垣舊壁後視垣面一碑去粉琢磨朱書今字徑四寸餘秀健如趙文敏筆法查氏抽換其碑以治邪癘碑到即愛吾邑有安國寺夏月雷擊大殿其左邊柱作旋螺文如藍神後墻上繪一烏跡四趾帶小溷大盈尺作鷹拿狀入碑三分僧以石灰補之數日復現吾戚金氏樓居炎暑之際以幼孩臥牀上已酣其父母皆下樓去大雨如注霹靂一聲穿樓而過在室之人莫不驚悸喪神其父母憶及幼孩在床涼必驚斃矣登樓視之前後窗俱閉帳亦高搆不見幼孩覓之以蒂捲橫置於床下取出觀之兒睡猶未醒也席面朱書一字非篆非符無識之者又鄭孝廉暑月赴鄉遇雨避於房簷下雷聲甚厲忽見雲中墮一大毬後有數十神將護為雲擁惟足著火靴相隨雷光疾下大震一聲半里外田間擊死一人背有古篆不知所云然則雷書恒有之不足異所可異者自古有方履無火靴神亦從時其為今之神歟

湯文正

蘇郡社會甲於全省暮春之際舉國若狂其會首紳者咸集神廟公議公坊缺貲贏辦彩衣扮極鮮艷搬演古事則翻新出奇爭奢鬬富即如壽星之祝以珍珠滿綴壽星百數進貢以

綑尺翡翠盤。盛金葉火齊珠。鍾進士送妹。以二尺餘之白玉瓶。內挿珊瑚枝。上站雲棲美人。隨小鬼執繡蓋。此之謂撞闖。一座之價。使人不能估測。不僅以金玉鐲結闌干而已。如是者數十座。又有所謂肩閣兒千彩龍馬道等類。不計其數。以是故。遠近來觀者千萬人。凡臨街之樓。招集婦女。皆憑欄俯矚。粉白黛綠。迷眩一時。故少壯之徒。爭睹目力。百十成羣。隨會來往。評定美人。今年以某處某人為狀元。必度之四五日。衆議僉同。則探其父母夫家。皆有垂涎之意。時有趙五官者。年十七八。已訂婚孫姓。在錢局作夥。是日隨衆縱觀。知衆所定之元。係及笄女。訪之即孫姓。趙五官之未婚妻也。五官意亂神迷。惟欲速娶為快。第歲俸十餘千錢。不足奉母。何以為婚。與母謀之。母告以父在日。有錢會。應得一百餘千。或可敷用。但須搖點。未能操必得之權。五官憶及大五聖堂。其神甚靈。有求必應。至搖會之日。以香燭往告。云如得會。完娶之後。夫婦偕來叩謝。祝畢赴會。擲骰搖之。得三十六點。如願而歸。遣媒訂期納采迎娶。花燭之下。婦果艷麗傾城。五官不禁狂喜。惟新婦似憎夫貌醜。然亦無詞。三朝後。具牲醴同酬五聖。而回。婦已卸妝矣。至晚。忽又盛飾端坐。五官入房。婦正色拒之。曰。我非汝家婦矣。五聖將迎我為夫人。法駕將臨。汝其速退。勿干神怒也。五官疑其有瘋疾。即出延醫。醫至而婦已僵。異香滿室。遙聞音樂之聲。五官大慟。殯斂後。以神奪民婦。訟於邑宰。官斥其誣

妄。不准。命告於府。太守視其人神色悲慘。姑納其詞。五官赴虎邱問卜。有某瞎子。名重一時。為之卦成。駭曰。異哉。汝欲與神訟耶。訟果勝。今夜子時聽審。勿遠離也。五官欣然歸寓。某時。湯文正公撫江南。正直之聲。震於遐邇。神亦畏之。故晤隨五官來。知太守已收呈狀。當夜入藩庫。緣庫內有三金實。係守藏之物。五聖盜之。穿庫櫃而出。神光燭天。巡守者皆誤為火起。鳴鉦高叫。古伯親臨。吏役俱集。開庫檢點。惟金實三不知所之矣。五聖以實入撫院內。乃示夢於夫人。曰。予為吳江之五聖神。被頑民控於府。求為庇佑。願以金實為餽。乃撤之於妝臺。夫人聞雷聲而覺。則金實三枚儼在。夙命婢女請文正入。語以是事。言未畢。而門外傳點。請公升坐。文正出。則兩司百官咸聚。方伯以失實事告。文正笑曰。盜易償。勿張惶也。問首府曰。昨有人控神奪民婦者乎。以其詞來。太守曰。有之。飭從者取到。立傳趙五官。文正兩判之。得覽婦骨於庫。具獄牒正一真人府。請延之真人。覆札曰。神雖不正。婦亦淫邪。惜其夫而悅神貌。致啟姦圖。孽由自作。敢陰陽道隔。雖和同。殭中革聖神之號。遣發幽都。長為餓鬼。以正其罪可也。文正命地方官。撲五聖像。居民爭毀之。今改為總官堂矣。

卜者張翁

海昌張端林。父為雲南尉。卒於任。端林迎父櫬歸。道由湖廣。米價甚廉。以宦囊所有。糴八百石。舟逆入豫江。值大風。望船多處收泊。至一村落。四面皆河。客舟環泊中。有一大家。當其門閭。岸其牆垣。門前停舟更密。端林登岸散步。偶入酒肆。沽飲獨酌。聞人議論卜者張翁知人過去未來事。言休咎。其應如響。端林就客問之。始知即大宅內之人。遇異人傳大六壬。著名閭下。無須開口。即知所事。因此起家巨萬。近以年老。每日只賣十二課。須黎明至其家與掛號。者消錢百文。課金一兩。得列簿內。則得占。遲則掛號不及。即不得與人爭。趣之有不遠千里而來候教者。故門前舟常滿也。端林亦起意問卜。次日。齎銀錢入其家。門房內設櫃。掌櫃者。係其親戚。收儀登號。及端林。去十二數已滿。強之增添。則曰。非翁自主。不敢有加也。乃持錦邀十二客入內。端林隨入觀之。登堂入室。室中陳設精雅。有老翁年近八旬。帶四品冠。據案上坐。前列牙籌一個。兩旁設四小几。各具筆硯。其徒四人。伺應。苫單前後坐椅。環列客入。翁起讓坐。客各就位。掌櫃人開簿唱號。曰第一號某客。請抽籌。客抽送翁前。翁觀籌拈指。謂其徒曰。某客得某時。以某事問課。主何凶吉。徒舉筆照錄。所斷皆合。來意無一爽者。十二課次第畢。客亦陸續退出。端林目注神凝。忘其進退。翁忽謂曰。送客不及入號。老朽合送一課以盡地主之誼。足下姓張。從滇南來耶。端林曰然。何以知之。翁曰。足下坐於離宮。正時屬午。度值張宿。我固知之。今日乙卯。三傳申酉戌。為日之財。官值貴神。虎常玄武白虎凶神。同宮

文。為有官之尊。屬舟中合有父柩。戌為地獄。生前曾為司獄之官。太常為米麥。附兩金而兼連茹。當帶有稻米兩金重四。其八百石乎。寅申一冲。驛星動矣。明日寅時。轉西北風。大順末傳為地足。與卯作合。應十二月之卯日到籍。其米不但不得價。且顆粒全無。蓋財入玄武。耗散之手。盡化為三傳之鬼矣。足下其慎之。端林得課回舟。果於五鼓得順風。揚帆而進。於臘月二十六日己卯。抵邑之王家橋。改歲之際。無暇安葬。泊舟處有姊夫陸某。米客也。借其開地權厝父棺。因思米運入家。宗族強借可虞。不如近就姊家。以寄於棧。端林奉母回城度歲。歲朝。往賀姊家。叩關而入。其姊對之號泣曰。爾姊夫虧客貨千餘金。上年爾所寄之米。被客強起去。姊夫無以對爾。今不知遁於何處。端林憶及張翁之課。慨然曰。數已前定。果無可逃。姊毋惶急。秝在至親。米價不定計論矣。我為尋訪姊夫歸家可也。

小王子

江左徐君。知醫道。開設藥肆為業。門臨官河。栽柳成陰。有美蔭。一丐者小艇。恒泊於下。有二婦操異音。日與其夫盪槳行乞。盛暑之際。忽聞二婦大放悲聲。徐往觀之。丐已欲斃。氣存一息。發惻隱心。謂其婦曰。爾夫當是痧症。我取藥來。或可救也。遂與蟾酥丸。用童便灌之。大醒。越日大愈。丐登門叩首。謝活命恩。自此放舟一去。不復返矣。歷十餘年。徐積得百數金。與親

友合本渡海赴關東販亟過莊風飄入大洋舟不能為力砍桅去帆任其掛搖不知幾日夜亦不知幾千百里遇島觸機而舟碎財物俱沈所幸人無傷攜聚哭於沙嶼而已此島內係大鎮市朝鮮所轄有瞭望者見舟破人存咸來問訊備錄名單飛報所司值小王子巡遊閩報見單親臨檢點至徐君審視其行橐曰先生門前垂柳尚存乎徐不知所以證以實對王子乃命司官以諸客就食於館舍厚給其餼廩曰遇使送還天朝可也命備法駕補徐舊第王自乘騎前導白旄黃鉞禁尉傳呼行人跪道徐怦怦然如夢如癡聽之而已越兩日及大城百官郊迎濟南海舄鏗輿稱臣而入城中三市六街人烟輻湊至宮門王子挽徐手升殿交拜分賓主西東對坐傳命後宮遍妃主夫人見容乃有彩娥貴嬪翼二夫人出法衣象服佩玉鳴璫向徐盈盈再拜徐答拜不迭長跪於地曰小人何德何能敢受我王殊禮請明明告我誌異數王子亦跽告曰先生忘十年前柳陰下小艇中之病丐乎即寡人也我國法凡貴者得異疾必遠丐三年以伸懺悔寡人二十餘歲時忽得眩疾發則眸子即翻日而醒前王命太史占之頻乞丐中華沿海之區必有奇遘疾以療也乃指二妃曰寡人帶渠行已得遇先生以仙丹救治寡人自此即愈遠今十餘年不復發矣昔年王父薨寡人即位國服甫滿尚未朝貢請封故國人猶以小王子稱寡人耳今天幸先生來此俾寡人有以報德

先生欲貴乎欲富乎欲貴則特設賓師之位以奉先生欲富則珍寶侔川惟先生命徐曰小人遠方賈士無奇才異能敢妄玷賓師以速官謗無已本為貿豆而來請假以資本送之關東則感戴無既矣王子笑曰關青豆不及小邦者不意中華貴重此異日請先生觀我倉貯何如乃開大酺華館徐於天使行宮命大臣之善筆言者陪侍讌文以本國雅樂王子日往朝之居數月徐思家欲歸關留數四不得已王子命開太倉請任觀豆則一顧之大約里四五分米勝於關青數倍徐欲之王子舉倉以贈載海舶數十艘舉徐與諸客以王大船送之舶國徐貨豆得十餘萬金改籐舉為貿遷矣

或曰惜哉徐君不取珍寶而憒憒於豆薪仟曰停哉徐君不貪珍寶而僅僅以豆不失我中華聘魏其市儈之豪傑哉

天長宜 陽煦梅甫著

科場五則

吳生浙之椒李人倘而衆覓不預科場久矣是年舉其父祖值今入閩生自知此遇甚跡可徼幸之心遂之勿論嗣父舉父祖屬色詩責之曰汝若不去場中缺一舉衆矣是為違天違天不祥必有後禍生乃述其無文何過父父曰易耳今科題為鄉人皆好之一節本家閩陵先生有此文汝入閩晚誦而錄之可也生拾欣然溫故入閩訪問閩陵先生所在大吳閩陵者時文中之名手也其門下從學之徒數百人發科甲入翰林者甚眾惟先生落筆高古屢出場屋時年已五旬外矣功名之念甚切生訪得之致其景仰之意曰聞先生窗下有鄉人皆好之一節題文為士林傳誦小子與先生居隔百里未由親炙今日幸聞務求賜教閩陵見其殷勤雖卻錄出與觀生曰容小子攜回號舍細細揣摩可乎閩陵頷之生歡喜捧去未幾閩陵亦往生號內答之見其在卷上批畫疾書謂曰尚未出題何得有文生笑曰小子讀先生文不忍釋手故錄試卷以誌欽佩即文不對題不過被黜而已亦所甘心閩陵曰我累足下矣奈何余近別去遂相識者告之一時傳作新聞是夜試題出果對閩陵不勝

悔恨曰得意之作既破人錄去讓天竟終身不得舊矣遂信筆一揮交卷而出二三場兩門人苦勸就事是科章中閩陵以舊作入見座主曰門生薄有微名閩中之作聊以塞責不堪為貴士寓目請以此文易之座主曰可雖然此文若在場中未必中式蓋閱卷時走馬看花氣機流走最易於動目此文非反覆數過不知其佳處試官有此閒情乎故無益也閩陵恨遂有讀盡一隅之遺先是吳生歸不作第二人想豈顏衣兒預備延試思作新孝廉之樂若登天然瞬過重陽閩榜發而好音竟杳得題名錄觀之閩陵高捷矣怨恨之極怒其父祖曰何為誣騙子孫耶欲毀木主夜復夢父祖來怒責之曰不肖子何知此中自有天命汝若不抄襲閩陵之文欲必自錄又不得中式矣生曰復之中與不中與我何干耶父曰閩中飯食皆出帖現即為天祿非生時註籍豈易得試汝命中尚有一次不完總不得安靜也生悟次科仍入閩其友曰前此得極妙文章尚不入轂今何為耶生曰公等皆掄元奪魁手我自來領欽賜食以了公案耳

北閩大學士某公與試題為回也聞一以知十二句所取文內有用易經天一地二及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等語不慊士心好事者撰新戲云玉帝巡守忽見怨氣上冲阻衛問於太白星官奏曰此時人間鄉試士子有不才而遇才而不遇者不安義命故有此怨毒之氣致干

聖賀帝曰鄉試取士皆有定額本屬善法若二教中仙佛漫無定數致有弄法欺人蝘妖作怪之輩脫甚慮之亦將仿照人間舉行鄉試可乎太白曰善哉善哉不可馭矣爰命文昌曆舉文理優長之神仙以充試官如儒童菩薩及地下修文郎等皆命往洞天福地紛紛去矣惟玉京尚無典試者帝聞太白星官太白曰此處應位尊德隱者為之乃舉齊天大聖孫悟空帥曰尊矣顧矣奈其不通文墨乎太白曰天下試官未必盡通況猴子最靈舉命之後自能設法延請高明相助可無慮矣爰召悟空命之主試不得推辭悟空不敢違命入文昌宮請及為助文昌曰我宮內天聾地啞二童俱為人聘去矣尚有餘人悟空退恩呂純陽像大唐進士必通文理往商之呂祖曰我已奉命典試聊環福地何暇相助無已或訪知命之士以命取人亦不為風悟空往訪鬼谷先生行抵北天門與玄天上帝晤閒知去意上帝笑曰若須知命者不必遠求我座下龜靈聖母為當第一能手悟空悅乃名聖母見之曰奈無一物請入閫中未免不雅聖母曰我之法身能大能小能現能隱請縮為金錢遍試於大聖袖中則人皆不覺及閱文時我知其命應中式者以我八卦衣在大聖肩頭之大聖取之無誤也悟空從之故是科多取八卦者戲為皇上所聞焉試官俸而停用泛詞者三

江右召貢生有三子皆舉業長為庠膳生次為增廣生其三應童試十餘年不售長為老童生矣其父嚴飭之謂在廚房司爨故境大三相公之名嗥於戚里值開科年長次二子高列優等將屆入閫父命三相公同往會場供奔走之役三相公欣然應命入見其妻嗚咽悲泣三相公叩其故妻曰二伯人也汝亦人也何二伯若座上客汝為當下賓耶已屬無恥今舉為送考之下走為汝妻者何顏立於妯娌間耶三相公曰我豈樂為父命難違耳妻曰我何敢教汝違父命汝若有志亦得進場我與有榮施矣三相公曰童生焉得與大試奈我命何妻曰汝此去必謁丈人是為方伯管庫之吏捐納省監係屬專司我有金珠在汝以質與丈人捐一監生亦可觀光閫屋矣三相公歡然從之借父兄赴會場謁妻父納監訖歸謂父曰丈人強與兒監欲兒就試也父曰遺才不取或貼出牆東看汝何顏見丈人耶及錄遺公然附取得隨兩兄入閫因三相公食量甚宏其父為之備紹酒金華境鳴鼎鍋之雞滿足一桃三相公領卷入號舍見其左右鄰皆武林寒士三相公慷慨食之鄰士皆悅是夜題來譬如為山四句至次日之下午三相公仍大烹以延鄰士皆擬論名人作法三相公默然鄰士咋其故三相公實告以初次觀光過大題數行難成奈何鄰士笑曰若欲完篇何難之有十三經中不乏山字語頭冀管謙識填砌成文則洋洋數千言尚引用不完也三相公亦資告以腹內空虛之故鄰士爭為寫書且教以連用之法三相公大悟揮灑自如千言立就試畢其長次二兄皆錄文呈父父乃舉酒開文恬吟密咏推為必售之作三相公亦技癢以其餘恭呈父前其父拍案大呼曰浮泛至此亦可以見人乎不知愧恐至汝極矣其兄碎其文唱令速退毋觸父怒也三相公抱頭鼠竄而去是科主試者非鄰奇即帥怪此二公者生性偏僻好為詭異十五日例設擒元謎隔簾相釵內則正副二主試帶同十八房考官外則監臨中丞相率提調各官合宴此夜公請主試宣明題義應取何等文字以定元魁大主試笑曰文無定法惟真山真水者中此戲言也中丞不覺失聲噱笑眾官和之閧堂一聚大主試起拂袖而起曰我欲云云誰敢偶爾竟罷宴入內眾官不歡而散倚私謁特冤此等浮泛之作以玩之幸有三相公之文在一房官得之笑不可遏眾官聞聲趨視曰有此不通主試即有此不通舉子可謂千古奇遇眾曰何不薦之此房官曰無乃過謙眾曰我等公薦如何皆首肯於是十八官相率呈薦曰職等自奉命後在九十六百餘卷中僅搜求得真山真水者一本用敢公呈電鑒大主試閱之明知眾官謔己拍案而起曰如此典博之文不合擒元耶舉筆於填書之心密密圈之標定第一名眾官面面相覷不敢作聲副主試聞聲而來持此卷且讀且笑謂大主試曰博則博矣無乃稍涉淫泛乎大主試曰此元我定與閣下無干放

榜後我自掛彈章請望上處分可也盛知其固執之性倔強難挽皆無言而退三相公居然發解矣是時召公率其三子移寓西湖之蕉至龍虎日高會親友閒燃以俟捷音各出文互相證論三相公舉盃擎杯往來應酬或索其文閱復為父兄詒誚或怒曰漢既入場何至不堪如此搗三相公手踏月湖堤以銷不平之氣值報捷者飛輿而來問之有召魁三相公喜曰我凡中矣共擁至父前眾稱非常之喜先索報賞不與名條閱視召曰我大兒合中久矣今發已遲不足奇也眾曰吾召曰然則我次兒正應中式眾亦曰吾召曰吾則誤矣豈有堪大三相公得中舉人耶眾曰然召曰果有之已屬萬幸不過副車好則榜尾耳眾曰請之實例自觀明係可知也召曰副舉十金正榜倍之眾曰元魁如何召曰魁則五十元可百金決無此理眾使書希託攫其百金一紙而與之報條公然第一召駭曰文風之變遷至於此極今而後不敢論文矣

有朱解元者時人呼為朱瞎子亦曰朱半仙時文中之能手也名噪一時其未發解之前一科偕友赴試八月初七日夜夢見二青衣相邀入一殿廷有冕旒王者降階相迎曰聞先生文名籍甚今有稱漸聞里請先生為之潤飾朱唯唯延入後殿朱衣神以卷送閱王者命置案硯於几而退朱見元作格法高超惟稍有未圓融處為之易數字已喜喜矣王者

復來謂朱曰先生且停筆裏今科解元文才尚妙不盛設縣城隍神來奏此生近有姦人室女事陰德有虧應削其籍子已追取下科解元文到請先生正之朱閱其文曰此必童子之作質地雖佳功夫未到何以冠多士王者曰且稍乾文整趙資格所限不能易他人也朱大加刪削錄作老境筆路以呈王者王者許可命夢神飛傳與之然後次第開竟亦大費經營矣王者大悅曰先生在後科之元也今以開卷功拔補下科元缺以酬勞焉座所點之元係山陰某生畜其鄰女幸未破敗然而神目如電已為所司執奏先生歸去詰其人勸之改過將來尚可登科也至新解元誠如先生所云係新進童子其父兄皆為詞林仁和人祖宗功德甚厚子孫科第未有艾也然此子拔早一科陰律應減陽壽五年先生亦為之勸勉俾砥其祖武不但壽可免減祿且日增矣遂命青衣仍送朱回寓而夢覺已高臥三日矣其僕守之見朱忽醒曰何病耶頭場將畢自誤功名奈何朱曰倦耳無病遺僕往報其友錄出兩元作俟友回出門訪見山陰生及仁和童子告以神語以文為讖皆惶悚受教朱歸視親友之文一讀破題即知其中第幾名有佳文曰惜哉不售其傷陰隲耶初不之信後皆不爽遂有半仙之稱

吾鄉有劉君者應童試不售去而習申韓業公然寓幕丁卯歲朝謁迎天榜伊名列第一不

覺拔薦復理故業納監入闈頭場犯規被貼居然第一此鬼神揶揄之耶抑者吳生之命有天錄耶必居於一此矣

姚希孟

臺逆之亂制軍已飛章入告集百官議策守計連日未決忽有厭旨下值制軍莲襆時也客皆退避制軍接讀之間目定口呆神魂失措頹乎座上矣僕皆惶急奔告公子公子來先捧諭旨與幕友姚先生閱之驅曰殆矣上意如責其急纔限十日內平定為今之計惟有刻即進兵以副廟謨公子曰父病垂危焉能進戰姚公曰我與尊公實主相投久而無間今日之事不得不出身貴貺姑將尊公榇送大堂我當代為發令公子不得已從之乃命文武員弁俱集轅門聽令鳴炮升堂連坐抬制軍於堦閒垂其幬幕若避風然姚服從者衣冠以令箭出入傳諭先命水師立備戰艦命水軍總戎為先行五鼓放洋直取鹿門耳左軍從左右軍從右張兩翼以助先行中軍擁甲執械簇集海門以候本督部征進命藩司速運軍需並檄退文職之可以參贊軍謀者隨後軍聽用移請中丞暫率臬道府縣保守城垣以備非常是時文自制軍以下畏葸不前武自千把以上爭先欲戰以致內外惶懼益閒制軍忽然振作號令井井有條舉措莫不踴躍從事令軍抬制軍入內以安神丸與參湯進之漸蘇見妻子環侍失聲慟泣曰吾命休矣公子以姚先生所為告之益駭曰如此則屍骨不得存矣請姚先生商之姚曰此事無可再議者不進則聖起莫測難保身家進則雖死猶榮況生還可必乎矣制軍思之躍然而起曰先生之言勝於良藥吾無病矣惟有求先生偕渡重洋始終其事姚曰諾兵貴神速請即啟行挽制軍手而出文武官弁群以升輿至海門前軍已發兩翼猶留訊其故線艙僅不足姚傳制軍令於海口曰有能以商舟濟我師者千子五品官有舟子來試投之立給水師守備劉於是舉舟爭集五軍畢登揚帆衝浪而前海神呵護一晝夜直抵鹿門攻其無備前軍已入兩翼從之制軍統全師進圍白城出逆意外賊黨擄掠未回皆散逸村落閒守禦單弱姚與制軍巡視見城以竹木為之伏兩翼於後道夜使前軍縱火聲喊後道以逸之賊出遇伏一鼓成擒招降餘黨分派內地不旬日而全台俱平飛騎報捷帝大悅召制軍入覲曰朕視爾畏慈猶昔此舉何其奮勇必有能干贊之者制軍不能隱奏知姚幕友之冀特旨召見欽予一官姚頓首曰草茅之臣敢冒聖訓而自居功且誓裏助順即所以報効朝廷與有官等耳敢辭帝嘉其剛直錫四品卿銜命永鎮閩暫幕府

蒲年曰才如姚君方不愧為入幕之賓不然庸庸者流裒當書吏之頭目藏穫之資領耶

烏足道哉

周封翁

蜀之周老人八旬外樵於山而得實藏聚書累者女生二子此見於記載久矣更有異哉其長子目有真光察人無錢生子煌少年入詞林故其父皆以封翁尊之有疑人某進士煌同年也人本俶儻貌亦魁梧與煌友善因歸班候選急欲自効謀捐分發兼給周氏多貲與煌借銀兩千煌曰我祖年屆百有二十我將告假上堯凡其借我回籍與父商之諒無不慨允也歸告乃翁翁出見客駭撫殷勤入室謂煌曰如數與銀還否耶之但此後務宜疎遠以防後患某得銀援例分發江南旋補巨邑舉丁備銀實銀付還致書感謝並遣恩親之恍翁使記室答之以司總列名厚贈使者盤費囑告乃主以翁父子俱未能作書因病故也不久某以驅敗身戮是時南定寄顧者罪例寄室被誅往往有之是以究其家人詞連周氏煌時在館上以與某雖係同年並無音信往來為辭上司檢查無據寄釋不問又程老實為質庵中之立櫃鄙也其庫主以游蕩賦欲舉十萬金之資本願以八折速償程每對人嗤笑曰焉得八萬金則先發加二財也或餡之曰周氏以數百萬舉儻汝往貸八萬金有何難哉程信以為然乃假騎伴衣冠往周宅請見封翁翁見之陳其來意翁笑曰八萬金似非容易姑緩圖之程自覺囫圇踢踖告退翁送之出值陰沈欲雨客去翁回而雨漸大翁思山路難行程已

年童稚其失跡使家人追之去遍時而客始返翁密詢家人云客出門遇雨在樹林下去其衣履包裹而行小人追回復在大門內重着衣冠方入是以遲遲翁乃問程曰足下衣冠自有之乎抑假於人乎請以實告程怛悔曰借諸同寮數人湊合耳翁曰善今天雨泥濘勿損人之物姑止一宿明日我與足下偕往城中做點質庫再商行止可耳程唯唯次日翁果與程車馬僕從而去質庫中人見之深訝其事翁歷內外檢閱一遍謂程曰足下之言不謬竟與人萬金接續且平分餘覽使之司總程感激圖報克儉克勤是以歲入之利較他處為優或問於翁曰某進士品格貌相人人所厭交者而翁必欲絕之後果敗幾被其累翁曾櫃閉然而卒人人所讖譖者而翁毅然從之至今深得其力是何道也翁曰道在目前人自不察耳某身為進士入仕有途何必欲速其貪可知矣貪以敗官古之訓也程掌櫃假人衣履尚知保惜營謀刻巨萬財物乎故知其受託不苟也

徹邑宦親

西域之變大將軍福公奉命進勦統領巴圖魯及吉林健旅聲教赫奕所過州縣以辦差不善登白簡者不一傳檄至徹邑缺瘠清苦官亦疲憊聞前途才幹之員每有失誤心切惶恐日惟涕泣而已其官親某向司徹比默默無聞今見其戚官將敗矣不忍坐視乃謂之曰庫

中有二三百金乎今曰有之不數所用曰此有之尚可為也盍以與我不問出入或者無

前程乎大令聽可如何之際姑以聽之時值盛暑炎炎幾至流金爍石官親乃與工房相度館舍極其寬敞染古色舉以表榭之字畫皆用舊物其椅桌以油極枕仁黃作偽木色以人家用舊之藤竹冊片紮就一色按其大小形像製為引枕靠墊藍緞為邊以玫瑰雜扣花代紫實之其屏幔用深綠色緞鑲竹為之其天棚自打口直接至上房長有里許皆貢多席僅數一層恐透暑氣加以豐色雜松毛蓋之其陳設則山中購小松柏栽數百盆夾道而列所有異卉花果香之屬列在其後乃覺芳馥而不見形影公館後及左右牆外三面環列水桶以竹截作噴筒伏民夫數百人各持一筒吸水向上細細噴之仰屋上棚閣不乾不溼淵澤而已西瓜湃汁以納懷之稍加水釋猶荷水相和甚涼沁腹茶用脩茅雪珠本係北產氣香味厚色亦清烈用沙瓶煮熟坐於水窗鋪以取溫和陳雨華大將軍至矣今出送遠將軍由皎日之下而來與人村口已覺陰涼至公館內兩旁松柏陰森更覺沈靜古穆並無蚊蠅蟣蝨相目增光之物心地一爽坐北鋪趾皆軟滑清香不覺大暑曰天仙府水晶宮不是過矣不意蹕此小邑竟有是耶可見人以才能為貴也及退西瓜湯飲訖撤去茶具名其妙啜從官入曰此係大站並非住宿之所祇我自出郊以來日夜不得假息趁貴含此清涼地而

就火焰山耶汝等彈壓兵役前往宿站只須留數人伺應我五鼓啟程來也傳令入曰我食不甘味睡不貼席者久矣賢大令速此祐地我今夜宿此已分外攘攘毋庸鴻席妝合當從人銀錢有強索即告我處置汝以長才屈於下邑上司之過也我當保奏令叩首謝出及道酒席則當冰參固噶糟鼈之類只覺香鮮配口無一毫肥膩氣味亦大快朵頤也以二千金與令以償其覺及起馬令來道謝叩送椅罩替換不絕而去今復此果屏保屈至宦忘旬皆一官親力也

武曰才能之士湮沒無聞惜哉師斥曰此其小焉者也古來救君王於垂危解羣敵於俄頃而史不列其名姓者如趙之廚食亭金之兩書生功高不賞是以名沒不彰其怨慟於九泉耶師不屑不潔如遺過筆之特隱其名耶東坡云但願我兒患且貧無災無害到公卿由此觀之是卒與書生固不屑為公卿也

同胞三鼎甲

明季之亂盜賊縱橫閭閻幾無完宅有某翁者鄉居而巨富好行善事平日造橋修路給藥施棺無不踴躍從事及鼎鼐之年防賊外擄賄其鄉鄰皆非一次故遲遲耕耘人莫不感激雖流賊之暴戾官吏不忍犯翁家時有草寇之中偽大將軍擄掠姊女千餘人肆其淫

樂怨聲偽王調取赴敵偽將不能得姊女賊黠前令寄存翁家因其閉房寬大而行養贖也翁不敢辭受而舍之給與飲食賊去後夜聞姊女悲慟聲翁不忍欲縱之入聞姊女有所歸者眾皆曰願死於道路不願生為賊妻妾翁各給銀米使速歸邑遣僕役收集分別歸寧各屋內縱火以焚噭鄰里勿洩未幾賊敗翁乘湖而亂以免故賊見屋廬場上焦骸殘骸與信之不疑故清兵入戡定大難聖主即真人民復業翁家三子皆讀書入泮其大即娶王氏女甚賢也仍時文真傳能決科第子歸後家大窗課聞之曰即君筆下超超元箸惜法脈未清稍革雜染師之過也妾為即君一點竅聞即入彀矣大即心悅誠服錄示法窓曰數日不見學業驟長至此其入生花之筆眼於是二即三即閨婦氏能各以文呈教王夫人曰此皆天才文雖不及乃兄元氣混淪倫科中中人耳亦重心指導三即甚頓悟數月間卓然入妙竟中式連捷南宮探花及第欲於中門設盛宴賀王夫人阻之曰是求能越分應俟兩兄命題於門右來賓皆竊笑之然不敢不從二即書志功名適年亦發榜眼及第王夫人命題額於門左是時大即猶諸生也對其妻泣曰兩弟皆飛騰而去我恐沒世無聞矣王夫人笑曰偏帥先滅妾預言之即君無欠做志龍頭偏未成自古云然俟元氣充沛自當超兩弟而上之是科僅得榜尾又越三年果狀元及第泥金報至賊业無不佩服夫人教育

大悅謂之曰是皆兒婦之力也今尚有女不娶我欲得一俾腦坑則盡喜盡其家王大人曰文筆之發與不從婦能決之兩叔皆甲亦倣效耳何能獨定俾腦耶雖然姑試之張聞文貧凡邑市之生童未婚者皆延之不論貧富三復而得一生甚窮苦翁憐之於家使王夫人皆課之果得俾腦及第翁自為門聯曰一塔俾腦今世有三兒皆甲古來無

翁斥曰幼時聞吾父吾兄言之屢屢久而忘其姓氏姓缺俟補　書曰作善降祥天之定理第以年少而決科如神遠於男子似言過矣然不知翁之所活婦女千餘其精華萃於王氏一身英靈敏妙如握寶鑑如持玉尺自然大勝凡庸且冥冥中示果報之功為善人勸其何疑耶

義貓

武林金氏望族也代有聞人有某翁者救蛆蟲利人愛物至誠惻怛人皆仰之然厄於飽年適強仕家中落拓夏日納涼院中有飢貓傾側將斃翁覩之惻然自起餉之從此貓不他往日戀戀依翁側翁每飯必食以腥即外出必噪家人盡心愛養由是貓漸肥健能捕鼠而狸無耗矣是年秋潦粒米無收翁家之食借貸無門典質已盡援首蹈死半衣對江而已貓更無從得食嗷嗷於側小女子憐之曰人尚無食汝欲食耶主人困窮至此心頗忘汝不忘

平日眷有恩勤何以報德而反啾啾取憎耶貓啞然似諾一躍登屋去人皆異之翁亦破涕為笑未幾貓叩一物擲翁懷中視之婦女首飾類也上綴東珠廿餘光明圓潤大如芡實值千金翁驚訝失色一喜一懼曰貓雖通靈但貓取之物不但污我品行且恐失物之家覓及惟僕性命攸關奈何其妻女曰貓吾雖是但井上之李亦無至者庶士尚且取之所謂飢不擇食也況此物自至必天神憐翁微乎次晨盍盡狸奴力耶無已姑先質當度歲暗訪物主明告其故而歸以質券似亦無傷翁不得已姑從之次年偏訪無失物家咸曰此巨家物年久墓隧家貧棺壞則貓取之矣或曰有心計婦家有陽子藏此物於襁褓承塵中為子女謀未及交代耳物而亡貓故取之無碍皆是也要之以神天賞善之說為止翁聞人疏論近理乃贖而留之豢是起家子孫後中世承祖訓發當猶食必以肥有仕至忠司者蓄中貓且數十頭出入隨從車有飼貓之臟至今不衰

獅斥閒而歎曰人生世上財可怨才故不但攸食起居以之自奉即庇帷行孝親亦情願莫不揚此甚且至齊可得而鬻也刑可倖而贖焉以之救禍仁名頓起以之施與俾為妻妾奴僕計金錢噗曰名以銀成無別備也彼貓烏知之亦以此取義且永佩惴類豈不異哉

李老

恒山李老農家者流有地數頃稱小康中年生一子名曰蛟稍長附學塾資質極魯年十二游嬉誤學畏父師訓竄猫貨逃去李老夫婦情急懸金以購搜索無所不至迄無影響其母哀痛迫切幾致輾身李老猶以年齒正強可望生育慰之然婦已思子成疾雇物監妾延嗣李老不忍光陰迅速瞬逾十年年將古稀仍無所出宗族之貧苦咸以爭繼嗤之不休益厭苦之自度精力尚強且值平流不匀之歲閒輒閒信子女者值甚廉李老攜百金往投人牙以清錢五十貫擇得端莊小女子大稱心懷女叩以姓名猶貴翁貴告之詳曰黃乃與翁同姓同鄉里哉李老曰同姓或有之鄉則路隔五百里難言同也女曰幼聞吾父言悉矣云係李姓名貴恒山人因逃學出為人義子觀父母在乎否年念頗深泣妾與母時慰勸之李老亦詢曰據汝言確是我子矣汝當為我孫女幸言之早速赴鄉家收之雖相隔十餘年聲音笑貌應不改也遂偕女至村呼其父出果李老子也哭述所由云逃出後惘惘南奔貧用皆盡乞食此村有老父同姓貴為義子為我娶妻連生四丁二女義父相繼父逢此憂矣云係李姓名貴恒山人因逃學出為人義子觀父母在乎否年念頗深泣妾與母時慰勸之李老亦詢曰據汝言確是我子矣汝當為我孫女幸言之早速赴鄉家收之雖相隔十餘年聲音笑貌應不改也遂偕女至村呼其父出果李老子也哭述所由云逃出後惘惘南奔貧用皆盡乞食此村有老父同姓貴為義子為我娶妻連生四丁二女義父相繼父逢此歉歲故貴女度日耳李老大悅命子侑其家與携其子孫男女八人歸其妻服苦零丁抱病而即閑夫歸忽然子孫滿堂不勞躍然而起

丁養虛

吾師丁養虛先生奇偉人也學圍棋於施湘霞傳琴於郭去非皆國手也先生入其堂與且精於奇門禽遁之學能以拳石築小山為橋梁亭榭栽徑寸松柏髣髴蟠結有天然之致山巔懸瀑布一道穿橋曲折流落承以磁盆水流循環晝夜不絕有欲藏其機巧者按起視之不得仍置盆內水止不流經先生撥弄依然洋溢珀按八門生死法耳好事者願重價購之不肯售問其故曰入他手不過旬日水法不靈矣人必以我為欺我不願貽人口實也一日謂家人曰盜將入我室宜慎防之至晚以椅凳十餘縱橫排列院中遠望之似有圍寨滿先生端閉門許在當陳默窺夜深人靜見一壯者持械越牆下潛入覓內繩爬黔踏帶盡徒倆現諸身段家人不禁大笑盜似側耳欲遁至天明不能出先生去其一椅突於缺處逃為眾擒縛先生曰休矣彼一夜辛勤未得一物而供我玩戲勿復苦之乃釋縛先生呼貪吠之問其故曰吾備三人小人技最精故先入見宅門內房屋壯麗踰入四面皆牆或踰之或穴之愈進牆愈多但聞人聲雖見出路正惶惑間忽見門開衝突被擒小人知罪矣問彼二人何不入對曰聞宅內嘈嘈不絕知有備先遁矣先生笑曰歸語爾曹勿再至我家恐牆多一夜跑不盡矣盜不解其故唯唯謝去時二子皆冠尚未婚娶計非千金不能舉事無已乃措新喜設酒醪用法撰吉凡奇門家驗正時到必天地人三才皆應斯無謬誤先生擇其門

日宵時應天微雷地色白先有一人青衣紅帶持盌沽飲後有文武二官皇過門即刻開張大哀至日五鼓起呼家人備祀神物先生率二子懸燈開爐果微風飄雪有鬼隸着色服持鎖鎚叩閽入曰冷甚幸汝店早開藉得煖寒甚善先生詢其夜深應差故役曰都官閽舟撥馬頭從本官往迎耳問知總制係文殿揆出鳥所隨中軍參將係武狀元始悟即二皇官也役去未幾儀衛八騶呼擁而過先生即陳祭禮鳴爆竹開市從此沽飲者雖倍於前千金究難駛至也因自開爐鋼價廉而味美販客厚酬爐餘遠近爭趨之每晨伴其門者肩挑百十斛月得利千餘金勢不能止風聞人邑宰耳當是時境鎚之權甚巍將搜索釀具而罪之幸族人為吏得信急為之備其蒸甑所製銅盆式甚高大重百餘斤或謀埋之或謀燬之先生曰否否勢不及必致敗露率家人共舉其盆置廳事衆目共覩之地裏契方疑訝間宰已入攫先生遣內宅叱役窮搜甚至掘地發糟毫無蹤影宰出坐廳事侍從吏役百餘查明明在案閒無一親者宰去集家人從容趨碎銷化滅跡或問何以官不能見先生曰搜遠不捉近偶然耳不知先生不肯洩機必用六戊藏形法也遂為子畢姻改酒坊為錢肆俾二子掌之先生以琴棋自娛不與俗事矣其妻父朱氏為邑名醫子四人或繼業或設肆因此起家無賴之徒覬其有肆欺誑訛詐四子苦累教子讀書應試凡入序者可支門戶盼望慕切時

朱翁考終將葬以葛期謀於先生曰妙夫明晰陰陽能為人福使我子姪一人入泮舉家感甚先生敬諾擇冬月某日未時應天微雨二狗啣花戲墓側一男子戴鐵帽一孝婦牽取石灰此正時也舉棺封塚孫必避席諸舅皆緘曰冬月惟有梅花品其貴重狗烏能得鐵帽惟單中有之太平之世誰敢戴此恐未必如所算先生正容曰我亦不能預知不過依書為斷我盡心為爾父推遇恐未至大謬至日果小雨舅已奇其言與襯入坐停柱正時安心兒兩小犬爭簪花一枝來盖閒有衆夫貫得一鍋戴於首上以代兩具孝婦亦至諸舅大悅抬棺閒冢次年一孫入泮

御斥曰先生以琴棋名噪一時當道富室重聘爭迎不應富士也其術數之學老益能晚有求之者曰我亦犒夫人耳從容書指與一黃道日而已予從學略見崖頭奇門讀稍熟教先生卜曰獨子尚可隨指示奇生布局法不以術告也叩之曰此在自己研究非師可授也況以此眩人恐有殺身之禍何苦乃爾子不敢請今先生逝矣惜秘學失傳謬下愚無德以承受之耳

阮封翁

翁江南儀徵人性恬隱好義壯為雌黃歲八百餘金往往賙鄰親友一揮數十金貧不能贖妻子汩如也一日至廣陵轉運雌務市不戒於火被焚千餘家亦貧者無力貸屋鄂婦老幼皆露處忽澍雨滂沱立泥淖中相向而哭翁觸目傷心計極窮人不過百十番無多恩有以援之亟趨至商家謀所安置之法商人以翁人微言輕恐大妄難相與訕笑之無肯為翁重者翁念且愧曰諸君既不顧鄉誼我雖非鄂人亦當獨任咸笑曰汝大才有力願幹為之帥累我等此功德無量也翁去向居伴作泰庭之哭求預假羊傷數十金呼匠為席棚百十間俾貧民避風雨歡呼感激祈天為善士降祥是年翁應得勞金俱預支費訖徒手歸幾不能舉爨幸其子為諸生肄業書院聰明才知為當道所器重均有贈遺藉以苦度未幾鄉會俱捷入詞林大試皆前列簡在　帝心興試學差旋畀以封疆重任巡撫浙江翁受二品封而殁服闋後節制兩粵入覲黃扉晉封太傅天道福善有以也夫

或曰善子持福善福淫之說每過封翁無不嘖嘖稱歎似矣然如顏子淵德行首列四科宜其身膺顯爵子孫昌盛何以身前屢空且夭殁又無賢裔是天道不可問久矣鄒平曰否否聖賢雖不可以常理論然顏子獨善其身不屑兼善天下故也當韓外傳孔子謂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由此觀之品則高矣而

無益於蒼生天故報以配享聖廡俎豆千秋又世襲博士以奉之正所以酬其德也吾屢歎天道遠以深及於人者凶之速得美報所述請封翁德未必如顏子而實深下於民史覺激能而可貴也

趙甲

晉人李某在京師佐貴商歲入俸錢三百緡有同鄉趙甲者與相識無事業謀設雜貨肆而無能商於李恆然以百金付之曰姑以此試得盡後與吾合業可也一言為約迄無文券無人知李數年以疾卒貴主哭其子來扶櫬而返趙甲置貨他出歸後知李已卒喪蓋山是興旺不十年業隆數萬李子家中落衣食不充靦覥成勘外出營謀卜之大吉適有人人都者相伴而去至其與主處與父執求引都有人知趙與李父故交令趙貴大興任求之諒可錄用況友往謁趙開李子來依然款接曰我因爾父得有今日我與子久矣尊無吝耗今日來投若有神佑納滿主帳而不驕勞金亭子安於初學亦不計較盡心竭力隨問答遜趙見其辛勤凡若出入無私輒而舉之曰子已弱冠能自成家應擇婚配為副請計李子曰姑依伯父為生尚無進益何敢娶婦自取累人趙曰姑雖亦起但綢繆為主帳應將我所有總計之現存若干李子唯唯數日立舉現貨盡貨物合計六萬餘趙曰與劃之我子應

得其半。李子駭曰。伯父何出戲言。姪在此數年。伯父周給衣食。感無既矣。捌在小郎之列。本不應得勞金。縱伯父憐而卹之。不過年例數十貫錢而已。何若是之多耶。伯父子孫振振。非無人承受者。姪何敢越分。敬謝。趙笑曰。子無却也。我自有法。乃設盛筵。邀丹徒為主。及鄉里長者咸集。李子亦在坐。三杯後。趙謝衆曰。某昔落魄京師。人皆以白李故友。雖與我素交。並無瓜葛。一言之下。慨然助以百金。不立契券。是誠信我也。我由此起家。而李兄已逝。當時有與我合夥之說。既有此語。獲利理應均分。我初晤李姪時。本欲表白。恐少不更事。入手揮霍去也。今見其勤儉能自經營。我何敢負李兄於地下乎。乃出李子手所附簿目。曰。請諸公作主。勻分衆願。李子曰。趙伯世所難得。君有福哉。寡人頓成巨室。吾等借酒以賀。李子曰。諸公且止。聽我一言。趙伯所云。並無憑證。是欲為義士耳。姪雖年幼。亦不敢取非義財。即亡父果存百千錢。以造年債。一本一利。取二百貫足矣。多即非義。何敢自污。趙笑而入。命肩僕以三萬數百金出。曰。今日文清。卸吾重荷。惟子所欲。李子取其百金而出。追之遁矣。趙乃邀衆作證。呈報城坊。求訪恩主。有司異其事。行文山右。喚李子至。質明判給。李子曰。吾儕小人。實無功德。不勞而得多金。暴富不祥。故不敢納也。官曰。無已。今某廟久圮。汝其葺之。非功德乎。二人叩謝去。爭出布施。廟貌煥然一新。官易廟額。號曰雙義。而須趙甲以額曰重義輕財。

薌厈曰。晚近之世。至親分家不均。甚至爭訟。從未聞拔明而逃。官訪恩主者。不意市井小民。竟超出乎世家之上。憶成豐載雍正六年。豫民在世有拾奉太遺銀一百七十兩。訪歸原主。毫不受謝。制軍田文鏡入奏。奉旨予七品頂戴。賞銀百兩。以旌其善。趙中之事在後。當事者宜援此例。官之以昭盛世之典。而示天下以法。惜乎未及此也。

轉女為男 二則

吾鄉史茗楣明經。壯年博學。功名未遂。改業錢穀。為衣館縣明府所賞。拔因入其幕。終任後在八閩為歷任方伯所倚重。脩脯豐厚。慷慨好施。濟貧救寃。極一時之雄豪。坐上食客常滿。及其老也。望孫念切。子婦懷孕。未卜男女。時有精岐黃之道。不屑以醫名者。茗楣延訪其人曰。脈主得女。然吾翁之善。可回天意。請竭吾術。使轉為男。以報知己。第陽莖須移一肢改造。得男必缺一肢。翁願之否。茗楣訊曰。先生之學。素所敬佩。不意竟能化女為男。無已。請移其足指。無礙觀瞻。史妙其人曰。不能。上可移下。下不能上。再三籌度。惟兩手小指無用。可以挪借。茗楣欣然諾。訊遂投攻煉餅。佩服兼行。及期。果產男孩。手僅八指。見客靦腆。宛若閨閣中人。父長。義函更名。有欲驗其指者。則咈而匿。為同人所嗤。茗楣與吾師父王公交善。方其歸也。王誚之曰。閣下與當世名公友。而偉諸生僧皆至巨萬。而仍寒士。依然故我。徒勞無功。無為。君不服也。茗楣大笑曰。吾之出也。一肩行李筆墨而外。無他物。不數年出入公卿間。推財讓利。有為子孫計者。仰事俯畜。裕衣足食者。各若干人。皆不企史吾人之號亦可以自慰矣。足下欲予坐擁萬鎰。納貲為郎。方瞑目以究士氣耶。此守錢虜所為。非吾所以人道。其胸襟之闊。乃如是。宜其遇轉女為男之奇士。此其中蓋有天道也。

姑蘇有老翁。富而無嗣。僅生一女。及笄。將嫁。醫皆束手。翁不惜重貲。聘名醫。有天士診之。笑曰。是非病也。皆以若女為我女。且從我遊百日後。還閣下以壯健者。非復嬌弱之態矣。如疑疑不決。是翁自殺之。死非正命。良可哀也。翁諾曰。誠如是。願以千金送閣下。天士攜歸。另潔密室。選婢之美而黠者。使伴女宿。囑曰。此汝姑也。終身依倚。在是順姑無違。稍有拂逆。致增其病。惟汝是問。於是日給藥餌。恒狂嚼之。見女體漸壯。容漸舒。與婢情好日密。形影相隨。知事已遂。適入其室。迫唱婢曰。汝與姑所作何事。我窺覘洞徹。必盡言之。如敢隱諱。將以刑求毋自苦也。婢視女而泣。女扭怩曰。婢之伴我。翁之嚴命。如違雁責。順何罪耶。婢因曰。是主陷奴耳。以即君偽稱義女。而使奴同衾枕。遂既不敢從。又復呵罵。身何地也。天士大笑曰。已順從姑夫耶。方為汝喜。豈汝責耶。遂女改裝去髮而辮之。以藥展其弓足。衣冠肩舄。居然美男子。延其父至。告曰。閣下以子為女。偽疾誑我。我使義女伴之。今為其所亂。將如之何。翁愕然不

解所謂。乃使小夫婦出拜。翁顧而大樂。願以婢為兒婦。與天士結為姻婭。往來無間。

薌厈曰。變女為男之法。見於醫經。史以盛德。而遇良醫。理所應得。無足怪者。惟嚴所治之女。其醫經所載之五不男耶。名曰天挺妬變半。任衡不盛。宗筋不成曰天。值男即女。值女即男曰挺。男根不滿似有似無曰妬。半月能男。半月能女曰變。雖有男根不能入構曰半。此五等人。狀貌血氣本具男形。惟任衝二脈不足。似男而不成其男。為父母者遂認作女。年至十六。氣足神旺。陽事興發。欝不得發。是以病篤。幸遇名醫。充以妙藥。誘以所欲。自然陽莖突出。不復女矣。吾意五不男中。惟天閹外。皆可以藥救也。故見於醫經。奇世鮮精其技者。葉天士醫藥名家。固其宜也。而史公所遇之人。其學亦不亞於葉。名遂不傳。惜哉。由是推之。天下之抱絕技而隱沒者。不知凡幾。豈僅學醫之道為然哉。

天長宣　鼎癯梅甫著

姬寓故誼

貴沙陳皇堂近從安南歸帆容裳充溢蓋居奇所獲已累數十金矣陳於歸裝從卿輩為其洗塵設花酌矣座客有勸其挾妓者陳叙前因曰僕嘗於此三出三入非此無由浩遊然亦非此無從有今日衆請其說陳曰話本太長言之纏綿恐阻諸君酒興不如且理觴政俟酒闌燈燼時細言之為諸君醒酒其後獲聞詳細者皆嘆妓龍春之於陳實生死而肉骨也況是陳固千金子然以漁花柳沃產素舊於人送至子然一身幾等於丐龍春蒼前所識之妓也陳嘗助百數十金為其削籍刷別數載皆不相聞忽覩之於新橋市時陳已落魄如鬼矣乍覩龍春訝為面善而苦無由恃龍春忽停步詢之陳慕然心動始憶為春春問其近況何如胡為至此陳曰風流落魄羞見故人春曰此非深談地乃道至數思里一室中陳敲頰龍婢媪來前蓋春前已從良夫俎豆頗有所稽然蓽影無依一過陳不覺前情在念詢悉其流落之故嘆曰君癡於情者然日夕置身愛河中以為事安得不罹滅頂乎今日知悔乎且君向所厚者曾有能為君地者乎陳曰此單身不由己況亦不足責報我於前輩視之若水流

花謝耳但今蓽夢已覺倘獲立足境當視此為畏途矣春曰君能改轍亦何憂無立足地乃露自屬意數重再嘯儕之盟陳聞之如從九幽十八獄再覩人世然不敢直應乃喃喃曰此園三生幸事但恐為卿辱耳春乃叙前事言良人已死愿而數不敢妄意從人君園猶虛好也況曾受寵厚今豈容坐視漂淪乎於是與陳同慫恿以從事迨番具持盡乃以數百金使陳從友行賈於安南旅果發蹟

破鏡重圓

何明逸粵西桂林人前歲商於鎮南挾貲數千頻年虧折所存者半金以下耳何困旅況無聊偶隨朋友作曲巷遊過眼煙花何本不甚着意不料於柳絮沾泥之際卒復蓮花並帝之緣先是何隨友筆在新堤地買醉花天酒地逢興悠然座客陳某謂此地過於徵逐雖金迷粉醉究不合雅人幽會不若暗裏平康之傳靜中樂趣也果謂其迂腐嗤之曰君豪不解當花庭院只合於羅剎鬼窟獨擁毋夜又作人巔狡局耳陳曰君等濫矣風流實花月場中餘韻但士各有見君等不見靜中之趣猶余不見鬧中之樂也自今往詣揚鑣分道陳與何相莫逆嗣邀招之作遊侶偶憩於仙城巢雲別館即私傴院也陳所契者名翠蓮頗風韻兼知染翰鎮日於碧桐窗下作戲猗書法見之者頗許為香國翹楚是日陳何踵院何見翠蓮

頗具林下風姿隨相傾羨候見有淡妝素服麗人從簾外過遣鮮穠小遞近吳寸趾其舉止裘艷又若江采蘋攜東猶步馬陳指以問翠蓮曰此求售者以其選擇良苛尚未經有主顧陳請厲諸何倩翠先容翠曰事必無成陳曰女元龍太過高自位置豈欲得王孫貴价耶翠曰非也伊有隱衷難以盆詘何言請道其畧翠謂伊遭家難鬻身至此然不屑作柳絮隨風院主憐其幽潔魏其備償自贖苟有作泥中撥拾者伊固委身事之若作道傍花相視伊不願也陳曰伊肯與人按譜否翠曰與予頗相傾兼謂予能知其苦也何曰伊果係遺腹隨淵復能卓然自立此有志節女也如可贖願傾囊相助遣走告之攜入見何等告訴苦衷據言本姓譚氏某宦之育女也夫緣兩粵姓正名憂客遊至此於前歲娶妾以事被遣於良容費耗却需百金始能出獄妾念夫妻大義萬身以成之迨夫脫獄妾遂隨犬馬之念身本清白以為夫故不惜自鬻但不能作章臺柳攀折由人豈院主漯慎許我自贖苟能脫妾於苦當作牌以圖報耳何聞之不勝慨曰尊夫與吾同籍不忍見其家屬流落如可贖即揩貲相助但不知尊夫已西旋否姊曰半月前聞伊尚逗遛司院街何曰待吾訪確使復團圓何如婦聞前角在地曰皇天后土實聞此言粵海寬衾復逢此舅非君之力不至此迫何果於司院街訪得姊原夫為道其故助貲使往贖姊夫妻重會不啻破鏡重圓此癸酉三月事也吁何本客途失意而竟於狎遊中作此義舉誠可謂高誼海寰矣該婦綠人自鬻已分生難然能脫卸陷阱則雖說鬢另抱猶勝倚門倨也不謂偶遇黃衫遂使紅顏復歸故主婦之大幸亦事之罕見歟

珠蚊情狗

區容階楚產也廣租作會穗城遂家焉父某生三子容生越七日而父俛母撫三子成立長子弱冠而殁次子行賈往來蔡粵間惟容習舉子業思以詩書起家詎所與遊者多非益友酒會遊戲相徵逐者趾錯於途鏡有二三老成持重者旋以針砭而一暴十寒終歸無益容趣與此狎邪游業相依為命春珠江花舫九娘每一出酬累旦連宵凡何九娘一言輒揮金如土不少靳迨月圓之夜偕友開筵珠海作團圓會花滿酒滿月滿無以極樂世界也宜期樂極生悲容於酒闌燈炧未免有情笑容帳裏竟犯不治之症而晚以病與歸享年神魂猶遲遲極樂世界母妻兒女慟哭殊常檢其所佩繡囊有并命貲黃金錢知係花柳場中締盟所得者將訪諸其友欲識容所與締好者係屬何人殊九娘一聞容殞命消息慘不欲生追思情況神思如醉其母思所以慰之拉諸姊設筵作解悲會九娘以酒懆江中一滴何曾到九泉念及死者何忍下咽語畢清淚雙垂諸姊嫂莫情深皆隨流設筵徹復九娘五內

無主不止魚元機易求無情寫難得有情郎之嘆也其母慮其有變利息防閑九娘寸心已定遂懽容笑紫如平時至十七夜欲覓洋樂自鼓而防範過嚴杏不得行遂檢金簡偶得殘片灰數錢以余和飲之比母知而救之已無及矣九娘遺言囑得附葬慕仲俾泉下相依免令孤魂無主其母以九娘係屬親生勉從其志告諸容友至墜篤之日其風台未逐定也嗚呼九娘能以身殉情人亦可一洗青樓薄倖之醜然為士者以有用之身而漫置諸無用之地識者尤謂不可矧殉之以命哉昔人詠云二十四友金谷宴三千里外石城逃人間無此繁華樂無此繁華無此悲此言石崇宴飲動費數萬金場帝出遊隨行數萬於乃一則亡家一則亡國其樂將安在哉是知貧快活者必招煩惱極熱者必寒淒故君子以安享和平為福畫閣燈紅不如山頭月白華筵扇亂不如林下風清眼界放開自有天然真景彼沾沾於歌舞場中恣意飲醉過情縱管自謂得無上趣矣沈石田尚書一語道破曰脂粉兩般迷眼樂笙歌一路敗家聲

四川某官軼事

蜀商某者受主人託代為營運紅花白蠟販貨來申計貨八千金起料票自抵申後被玉餐珠花天酒地儼然貴介弟來作狎邪遊也昵某姬有白頭約其千金脫其籍將謀金屋儕想

吳門送偕鄉人鄭某賈棹姑蘇營宅虎阜蓋已盡其貲矣川中得耗乃束閒關而去臬收桑梭乃無去鴻來中途相左泣泣前路惟有涕洒湧沱而已某則摒擋既畢復來申迎姬攜圖偕老至則有涵貪儉逐者派以情舍某某乃匿跡姬家料量衣飾急擬赴蘇潛避日者觸船江岸某與姬局與二乘魚貫而出某之車不下簾鉤防人識面也當路出資暮街適丹桂園演劇將散之際車馬擁擁久不得前而某之簾衣已隨真面已呈某方鮮澀萬而乃來正剛足具聞訊而望之伊人宛在於是挽以下車某曰事已至此請從我登舟權算其將抵吳門某以阿芙蓉膏畢命姬念前因後果一旦成空不覺淚下沾衣於是夕亦仰藥舟中含歡地下云乃束將其衣飾囊橐以為收斂之資而八千金則飛去無迹矣方乃東之來也時值災暑人皆紗羅而彼猶大布為裳則平日之儉樸可想乃以之之節儉而供人之揮霍守錢虜其亦何以為情哉

記瘦生番婢逢真事

瘦生鑑湖富家子也隨父宦粵番一婢名逢真弱不勝衣使舞向掌上當不滅漢宮飛燕也而雙趺之瘦小僅若紅菱一角更足令人魂銷婢有母恃婢為錢樹子而生又賴婢門第不知稼穡之艱舉凡火齊木難為婢取給半年而資用不支懷見責於親庭來泡上逃作避

地計繁華如夢回首都非雖不能屏絕路柳墻花而曾經滄海除却巫山月下花前常有撫今追昔之感婢亦念生無虛日過珠海有花叢之艷風月無邊瞬作煙塵過眼婢言於舟曰鬱鬱處此何以為生留邊地為良耶實則意不忘生也航海來滬鹹居老旗昌之過祥樓日候樓頭而生資無音耗一日夜滿二下生有友邀飲其家賭酒酣歌聲傳戶外婢前驟之曰意中人固在斯也何其聲之相似耶蹉蹼一躍遽倒生懷掬泣不能成語良久始曰前情與在君竟水流花謝置身月地花天耶曾一念及逢真尚在風塵淪落否慰藉良久破涕為歡洗盞更酌留宿婢家如是半月餘生不言歸婢亦未以握頭相索會生有族叔赴京陛見挈生偕行生語婢婢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妾洞悉君今非昔比恐君以妾貧富易心故半月以來伴君冬寂以表妾心匈櫥中置妙手空空兜久居之所妾不加索其如姊妹行白眼何君行矣毋以妾為念如富貴逼人未必無相見期也嗣後態歡離合南北東西生北上曉已徐娘半老別生數年門前車馬冷落不堪漸至不能自存偏舟返粵改名歧厭杜門謝客以待生歸今秋生攜倒得半通黃綾兩翅烏紗歸里而婢於兩月前已逝白頭未逐紅粉已塵生曰黃伯與為情而死我當從卿於地下矣所難堪者歸滿貲上已落桃花關盼樓頭空歸燕子耳真墓畔哭失聲而作為從人潛藏方始生始深於情者而紅顏薄命振古如

盛為誌端僥倖天下有情人成為青衫之濕也

榮川俠鼓

余論香湘鄉名士也年少多情翩翩有致惟家不中產故每掌筆出遊藉衣食於奔走焉時有某大守者方以膺務子役榮川幕余名為聘於幕中而與之僚余抵榮川後公餘之暇偕二三友人聯袂街閒情風月春一所謂曰春林本廣陵人也貌僅中人而銳有情韻余與之遇寥帷靚面歡若三生自春值秋歧及半載有餘凡除酒局應分之外雖酬所索輒不吝費余一文且歌接之間實有邀於琴瑟者余因贈以聯云秋月春風舉覓在楊柳樓臺枕簟門巷山中林下好記取美人低唱高士狂吟會某太守以他事交卸余亦辭去客況蕭條錢無以為歸計日夕躊躇致廢寢食春林已窺知真情謂余曰是盛豈子所得久居者耶當速整行裝別圖安砚之所庶免蘭山失路致貽笑於友朋也乃潛搜所積僅得十金計不敷復私卻臂上條脫為質十餘金投余曰以此贈別權表寸心余感悅交并至於泥首遂即日束裝起程數聲珍重為訂後日之永好洒淚而別嗟呼寒士值天涯淪落之時雖成友亦鮮有過問者而況具為青樓薄貿笑之人哉吁若春林者誠可謂妓中之俠矣

治遊遺敗婁

寶釵再合滄浦奇聞破鏡重圓洛邑幸事顧聚無不散眼前即是短長亭會甚於雖身後尚
餘花酒夢此則遺恨巾幗氣盛猶眉者矣某生宦爲也籍本無湖家僑穗石少孤母氏溺愛
操舉業閒就乃僕荒嬉鬼嗤久傷梧樹之長凋寶帨人逝更痛鶯花之暗委益歲庚午而母
氏見背生嗣是益不檢書畫鼎彝皆充市駔尤可嘅者家無宿儲妻常寄外氏爲活生素漁
花柳遂致久疴琴瑟至此無以爲歡則一身之外更無復攖念者是歲秋後竟不知所往其
妻憤恨毋家有傳某宛轉說其改適者而女不顧也於是樓空而春風自悟不絕啼鵑鏡破
而明月難圓暗窗幽牖惡芟紅豆永絕情緣態檢青衫都銷盛氣其志亦可哀矣記意其兒
浮梁作賈女以與魏咀唼不能安於其室遂爲浮言所惑遣嫁家以爲再嫁地其嬸若已死
不復與聞迨歲辛未凡浮梁歸問妹消息嫂言姑少寡難乎我不能作主遂任其意在媒家
通一貴人後聞媒媼說故實已攜之返籍矣姑以我不能體其意於未嫁日已成枘鑿比改
嫁絕不通問故不及詳知其家世也凡聞默然良久出訪之杳無影響如是者已愚二年詎
料嫁者不成爲嫁宛者亦不成爲宛癸酉年三月某生客帆歸道行李煥然卸裝抵岳家
視妻則妻不獲面妻兄作賈妻嫂亦已下世只餘小男小嫂肇問及其妻小舅言已經改嫁
叩其究竟亦不能詳生遂辭出未幾妻兄自賈所歸弟妹告以姊丈固未死妻兄聞亟訪見

某哇告以前後根因且謂因己不在家致妹如此向生告罪生亦無語妻兄去後感勸生松
之生曰我不能自立以致家壁若此於彼何尤哉聞者服其有度先是生以無計謀生自拆
絕望後聞有戚作宦江西顧居驅妻生欲往而艱於川資嗣有相識作客南雄生攜附舟同
往至雄所識署贈資斧生遂如江西雅見其戚南昌知府某公以生無甚長才難授以重任
姑使之管帳迨任滿出署居館生以頗有所積暫辭戚旋省墓至是以客遊初返寂如鶯
不嘗輔翼舊好遊於鞏華花艇心厭波濤擬棄改遊嶠龍南某別院生甫入幽房即魂飛天
外蓋所見麗者即結縭人鳥生顧有鎮靜意致言俟無人細訴衷曲妻會意遂不語迄乎酒
闌燈炧話及當年事相對如夢寐焉蓋生妻爲賈人賤鬻轉貨於蜑家後遂轉徙至此生嘆
曰此我之罪與卿無干顧卿何以自處妻曰覆水難收君即不見責然勢雖再合乃相與坐
嘆至曉生暫別歸恩所以策其後者臨別時妻曰君於午後須再至作此生終見之緣生以
抱恨成癖病不能如約迨相隔七八日再往則已玉暗香消詢其兒由攜母含淚謂乃仲洋
藥以死者且言伊無欠負人家債目又非有所格而不能逆實未審其致命之故也某驚愕
無語惟問其葬所攜言草草殯於侯門土阜始知之生歸嘆人世情緣甚於夢幻泡影擬揮
袂劇斷煩惱毛現未容果香噫三生難問一切遣觀但願有酒澆愁任歌得意若以無稽請

我宛在斯人

阿韓傳

阿韓者鶯湖邊菜女也風韻雲鬟綽約多姿承中裙屐少年殷商大賈爰坐其船當春夏
之交放棹於煙兩樓前楊柳風和藕花香送人面與波光相掩映而性尤能解人隨秋波一
轉嬌態動情所得賈笑錢鈔簪裝飾而外稍有餘貲有某生者才能倜儻隔宿無禮與韓雖
鄰最溪而韓亦不以寒素薄之解香奩以佐膏火釀無虛夕也迨生桂籍登名而韓輒欣然
自謂以巾幗識英豪矣遂翩抱衾與裯也成婚之夕女貌郎才人稱美滿云嗚呼寒士值窮
落之秋即戚族亦鮮有顧問而韓能於風塵中獨具慧眼女俠也亦天隊也不然當其名噪
一時意中人豈少哉何必春暨此牢落青衫之人也哉

九月桃花記

春申浦之濱有桃花一株九月盛放時人以爲災異或謂天時愆燠所致天河生曰皆非也
桃花根淳而青姬自古以爲紅顏薄命之喻上海城北爲桃花最盛之場陰氣所鍾故有九
月復開之異一日偶與友人語及而未嘗指諸衆人也是夕就枕聞門外輿馬倥傯使者二
人進謁曰主人敬邀相遠生茫然問主人爲誰使者曰桃花仙館夫人也生曰素昧生平何

事見招遲延不欲往使者致意殷勤敦迫就道生不得已許之約行十數里見郭門隱約雲
霞覆滅望如錦城香氣沁人心神恢惘生問何郡邑使者曰君日處青城中而不知耶此亦
一青城也爲東皇渡海行宮屬芳之要平於是扈生既入城見綠萼紅苞奇葩異卉穠纖豐
約五色迷離每過一門各有題額曰芍藥宮天祿苑與夫棣圃柳衢之屬樹木掩映種閣周
迴轉折久之忽見宮闕巍然朱門碧瓦麟次鱗比非復人間則所稱桃花仙館者也使者引
入觸生暫憩廊廡間而自復命於夫人時重門內外韶靈女郎不下百餘華妝靚飾競客而
嬉少頃使者出傳命請見生肅容而入門開洞啟珠簾作鈞堂以上擁從如雲環佩紛沓夫
人方升坐神光霞彩麗若天人生及階而揖不敢仰視夫人曰奉勞玉趾屬遠一言今人諧
媚成風事無定論譬如秋霜供菊冬領尋梅自命風流清寒常態所異者文人墨客詠及秋
容往往輕薄春光以桃李爲凡俗俗艷不思天生萬物蒐枯遞嬗名擅勝於一時桃李不借
力於東風而春色必叨榮於桃李藉以增輝萬物融釀河山也設使氣轉鴻鈞衆芳命黛而
乾坤冷落風日蕭條何以挽回寒暖之觀叡暢陽和之氣哉況夫夭桃之姿更不同於杏李
王母瑤池之樹元都仙觀之珍春官則門第爭誇風化則室家興詠曼卿拋去五百歲而始
花方期偷來三千年而一實而先生以爲根浮壽短何所見之疏也吾不揣冒昧請於衆皇

特於重陽之後小春之前命彼花神擇人煙輻輳之區點綴一株為世治一新耳目俾知穠華之韻亦足以寄傲風霜艷麗之姿何不可爭芳松竹蓋蓼龍於叔世豈無逆鍼之忠嫁鍾郝於達門能少摩符之節桃花之不與菊梅比烈者不為也非不能也時不同也若謂化工嘘拂亦其福命使然彼寂寞空山凄涼雖下者將逆之不遇又何忮乎他人哉悠悠之言初無足責先生靈根未泯慧業猶存慎勿以褊見遂詞令彼名花抱恨也生閒言愴愧無地如夢初醒一燈瑩然瓶花猶弄影也

記珠江觸事

羊城每當士子雲集之時珠江風景分外酒娘其往遊艇埠呼飲侑酒者俞如也有某生狎一妓名阿寧長為眷愛形影不離阿雲明眸善睞膚如凝脂殆江海賦所云氣柔色靡者也頗能識字解調風詞每一掉文幾如匡說群賢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某生曾贈以詞曰簾前記款繼纖手堂中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濃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鶯春正滿珠江檻悲秋始返雲山遠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繡裙半掩名花領雲鬢低亞胭脂亦相對多情只少吹三弄畫不成某生擬娶之為側室以千金為之脫樂籍惟須待鹿鳴宴罷然後乃商之堂上也然二詞盛傳於勾欄中

蘭中

得新忘舊

楚客誕武昌胡建中獲報軍殊可發人狂省胡貿易於閩近年復商於粵瞞名娟作小室所謂娟者名寶琴殺羊樓船翩楚也胡邂逅遇之刺不能忘揮重金削其籍置之朱樓綉閣間幾以為得神仙福矣胡中表鄭少岩年少遨才皎若皓風玉樹雖隨胡作賈而雅無市廛氣胡以通家懿親不復嫌疑故鄭至寶琴每不遇或觸酒品評風月仍命寶琴侑觴以符四美顧寶雖曾隸樂籍而卓犖瀟脫無脂粉習且流麗中寓以端莊無因之笑有令人不敢傾吐於前鄭嘗至建中所建中不在寶出應之鄭見其花曉似有淚意詢之寶不能自隱曰君知表兄有新寵否鄭曰不知也寶謂此非今日事去秋向儂索金釵去此即其時也自有此寵後神意即淡然偶有酬對亦只貌合神離耳鄭曰嫂何知之確我雖與之共處然此節則儼在夢中非惟未見且不及聞也固遂別去迨胡竟以新間舊而弛寶之寵寶雖不怨遇人不淑而良宵風月幽恨特形於胡視之儼如覓不惟不責之且欲去之也鄭知此事不復往其家去冬寶沾疾胡醫治之不三日遽殞且殯葬皆從簡鄭見其隨地移情心弗善也而亦未能測寶致死之由本年五月胡之新置愛妾名愛雲疾篤彌留中時如有所見胡叱為謂一日從自遠中嘆氣曰我病何得以寒涼之劑遽我生命胡叱曰爾真昏謬爾病大熱非此品毋得奏功愛雲曰我不諱爾亦非謀但其新孔嘉遂今其攜者可厭耳胡聞言遂如冷水澆背蓋寶琴之死胡實有不可告人之處遂疑愛雲此日亂語係寶冤魂所憑也愛自爾日後寢疾不安言皆涉寶琴因延巫者解禳銳鼓噪焉時愛即批頰自撾狼藉甘餘日遂死胡自愛死寸衷憂懼不遑去月偶病召中表鄭至囑曰汝可看先人面上為我善辦後事鄭駭曰君偶病何遂至此胡搖首曰非汝所知也鄭亦降其事遂為安慰初四日延醫投方後胡忽檢視曰似此緩藥何日可愈乃從祕匣中出方一紙則極涼之劑也遽命合二劑以急煎畢蒙被而臥鄭至榻問之則已毋絕言語不明幸生黃籍中夙昔曾交託明白鄭問其家人服何藥何遽至此及呈藥方鄭曰此乃舊方誰命服此家人曰此主人所命者也鄭知其不久人世竟為經理後事翌日遂殞建中至死所談並無不經事而鄭則深明其故死之由錄之以戒輕於愛憎者

女仙降乩詞

前在西湖太和壇扶乩有女仙降壇書酬太平詞一闋云風來露滾雲歸月沱銀河界破秋光冷飛星過檻蕉陰半畝籐陰半庭回顧悄悄檀郎是情長夢長請仙姓氏則乩已寂然矣綽其詞旨輕倩清圓宛似彈丸脫手吾杭頻香女史以詞名成廟宣廟時為船扶輸大令入室弟子所著頻香詞若干卷神似香消酒消一編為詞中別開生面此詞風致頗為近之並錄香精露不睞尚來往於六橋三竺間乎願以蛙氏請則終不應何也吾聞頻香所遇非天大有淑真斷腸之恨常喜飲酒讀騷喬影自譜北曲一套題之慷慨淋漓銅琵鐵板每以豪縱為鮮朝而詞中則呢呢私語酬致淒涼覓判然如出兩手豈尚不忘紛語之結習耶抑清遠兵火另有才女抑鬱以死而不能自閟其情耶姑具所見以俟知者云

船女奇緣

綢船女子阿巧者故小家女也始生時父母不欲舉之為綢船某媪乞歸撫養以為童媳云稍乃阿巧至十一二齡時姿容即明媚可喜某媪顧鍾愛之不令作船上生活凡掬鳥打漿諸務皆不問也阿巧性尤慧能得媪之歡心又數年媪稍裕另置一船使阿巧守之而日與其子駕舊船出謀食蓋以其子亦將弱冠故令遠之也綢船之泊於鴛湖也有宛所女之船適泊在東門東門為人煙輻輳之地有西泠某生者風神俊逸有靈和張緒之風少嘗學畫中東喪亂遂棄儒而賈設肆於禾地之東郭每當清晨市未集時則跼檻檻而讀水鳥鷺飛漁人皆起蓋日以為常矣女之船適在某生樓下聞生晨讀則亦起臨波掠鬢照水更衣生

亦習見之未為奇也一日方盛暑生散步河干柳陰之下則見女方依筐剝蓮着白紵衫不加粧飾而冰肌無汗艷態天然始大驚異停足疑睇女亦仰目注視意頗微赤拽過淺黛生攘而前似欲有白女驟然曰君非樓頭農商者耶生曰然久託比鄰未經拜謁今得一面亦三生之幸也女慙之以目曰此豈君咬文嚼字之地耶往來人雜當無多露之畏耶生遂登其舟自隄於蓬箔之內長跪而請願自附於姻婭女笑曰君真妄想者儂為船娼童妓當不知之哉生哀之再四但求一倪臂得親香澤死且不憾女不忍固拂其意以手引之使起生乘勢躍起狎抱之遂共為野鴛鴦矣過數月女忽召生至舟中泣而告曰君害儂矣詎知竟種孽根哉今將奈何不告亦死告亦死耳不告則死遲告則死速耳今將奈何生亦相持泣既而曰儂已真垂以情告母乎倘母肯捨卿一人則其子奉婦之事我當任之女以為不可曰此惟有走為上着耳老鴇之前儂何能自逃於前耶生因賃宅於岳廟之村中迎女而居焉嫗覓女不得生因使人微告之故而略以重金媒嘆曰吾固疑此兒太黠乃尤物非舟人子所能堪也一接而孕豈非天乎嘗其金而仍令以母女往還焉

情死

語曰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此王伯倫為情而死也然苟非其人則等一死如鴻毛矣前歲閩香港新報載有梁某與某娼結為情窩為妓所賣逼妓因獻其盤恒不去赴政務司衙門控其兩無差提解訊念極自戕一案亦為情死不想無獨有偶暎陽數千里竟有遙遙相對者如法租界興聖裏有吳人名阿桂者失其姓向在寶興戲館門前擺水菓攤度日者也拼識同鄉某婦逆合九載鰥夫寡婦已同結髮皆圖喝隨僧老計豈料婦女水性楊花近日竟別有情人從前恩愛一筆勾消婦之視夫草芥眼中之釘矣初尚稍知迴嫌繼則毫無顧忌前日阿桂因事出外野鴛鴦正當交頸之際為阿桂於斋所雙捉獲醜本無據遂諷其離及至阿桂檢點家中所有早被某婦運之一空雖屬小本經營而數年之積蓄一旦喪之他人未免憤難銷遂自閉户服紫霞膏畢命嗚呼哀哉作不醒之黃粱矣其死也不動聲色先自剃頭洗浴衣服穿着莫之能防可謂視死如歸可惜死非其所亦愚矣哉嘻

記邗江張素琴校書畢命事

殊娘聲價邗江最重綠陰深院內闢盼樓頭每喜風月清談一洗煙花習氣現雖江流日下大不如前然自愛者猶金玉其裘不為阿堵所動非若尋常流俗見金夫不有躬也張素琴者本良家女結褵半載琴瑟頗諧無奈家室貧寒半衣對泣計無所出過有錢母盛藏其夫返至皋鴻入室平康誤流非其志也忽遇狂且遇以勢利琴益心焉而許者錢生至庚宿願難償

竟誓以死一日錢借友臙脂過院張筵小叙琴艷妝勸酒坐錢膝上曰妾生不辰流光徒萬輕虛弱算於今十七年矣又不幸中遭睽違事難如意今已矣花殘月缺矣君如惠顧前好尋妾蜀岡之上並有六齡弱弟愚而教之死瞑目矣錢與友誌異不已殷慇問而琴力不支氣絕死蓋已仰藥而承以告人也錢出數百金為琴埋玉並郵其弟噫九原可作同憐薄命紅顏百折不回為誤芳坵黃土笑蓉誄乃真蕙香消紅粉內竟有斯人青樓中又增佳話矣

記錢姬假途脫籍事

天下情人終成眷屬世間好事每至多磨故情之所萃寧獨鍾不惜委曲以將巍轄以趨正不止如馬盼盼借大腹賈為彼岸慈航安得謂青樓自古無情地哉然得於此必失於彼苟非其人萬勿醉生夢死於裙帶中而不一悟為他人作嫁衣裳亦殊不值俾耳錢麗君歡吳門校書也蓮性雖胎不遭泥染楊枝無力偶宕風前雖委質固非隨波逐浪之女子也與陳生善有嘱臂之盟陳有懷依玉無屋貯金不敢以妙手空空兜踹紅綃故智而事竟不集萬不得已無可奈何任其光陰往萬送舊迎新而已有某者當中大貴也旅於吳門娶姬名備蜀錦十端踵門請見麗珊來遲青娥相見晚遇於所歡由此兩夜當宵花農月旦某非姬不樂姬去某雖歡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固不必身入侯門而前此之陳生固已早同陌路矣

一日謂某曰昔人以勾闌為香粉地獄君能使火坑內現出蓮花否耶情好如君石終作露水夫妻路牆花柳豈不徒勞負出種植而登堆席君有意乎某曰惟卿所命文姬歸漢千金之義寔讓黃鵠所不可知者恐卿心匪石耳麗曰山移谷變矣死靡他石爛海枯鐘情不易君肯一為援手妾且生死惟命於是某商於張以八百金脫其籍將有成議麗曰青樓薄福千古無情一出此門則寸縑尺綵均非我有妾將以寧願素袖入手某曰微子言我已舞之蹈熟於是買蜀錦為作嫁衣裳金箱子擡送其中舁以昇女擇期歸迎娶以歸儀居於吳猶掌仙子下嫁逢家不問月而衫痕眉黛雲影風聲銷歸烏有然衣裳在笥猶不疑其有他也急啟藏誌而已空諸所有盖以為雲神女已同奔月悼娥偷騎西出渺無影響矣或曰此極伊假途之故智也麗以陳生為心上人而陳實格於貧不能舉手通達其偶某之貿貿然來於是與陳商即反贈求親姑疏緩手於某以為從陳地步初本疑信參半有越陳益見陳於數日前曾過姬室故知其從陳而去冀無辭讓云我聞如是人云亦云情波變幻恣海達離月地花天過於儇薄海而走焉王孫陸機公子尚無貓於用情而為彼美之播弄也

記筆谷女錄事逸事奇逸

秀才皇機心怦怦然恒情也而不謂屠掌廚殿者之出於青樓則已奇登賢書納龍姐育廟

怨舉事也而不謂紛至沓來者之集於彌月間則尤奇若吳門陳生之事可紀焉生名士也少孤力學凡熊畫義旨母氏所陶成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每試輒列優等師友各以偉器目之而生亦毅然不作第二人想顧負才自詡脫落不羈二三朋儕時作狎邪之遊白紵徽歌紅牙按拍酒綠燈紅之地時復相與流連毋亦不之禁也春閒以就試故僦居省門悅李繡谷女校書因與定情益寵稍頤不知春風幾度繡帶鸞衾鴛鴦故鴻好楚楚自憐其妹葉谷姿態尤能變態百出生不盈指突波欲溺環風疑仙鵲母尤愛憐之會當破瓜之年母欲為之選壻生於酒酣耳熱之際許以金屋貯之紫容私幸得人遂杜門謝客筵席無生不復徵酒非生至亦不出戶四月間遂作眠香會矣睚枕低帷情好益篤流連忘返學業遂荒無何榮以孚告促登道室生故非素封而又風裘馬敝訓未敢遽以告退雖谷漸至積然成疾夢魂相喚舉止失常母知之而無如何惟誡以勤揣摩勵精進苟秋風得意則雖為之脫籍不汝靳也無如生痼疾已深狂遊如昔試期將屆置若罔聞母訓之而如故榮規之而亦如故而時已七月矣榮知其不可以言盧勸也使之下帷於己院為攻苦地青娥佐讀紅袖添香復為之考勤惰課工拙操黃少息即白眼相加將以青樓作絳帳鴻欲奪其志矣不論強猶之蠅與咀嚼之死靡他之志百折而不回比生入闈則又長跪佛朝夕焚香頂祝屬望之切益較

諸生及生母尤甚焉揭曉之夕四出偵探徬徨中夜有無好音則手合鴛鴦一刀主持謂生曰若不得志則足為妾通地者賴有此耳生亦為之泫然漏四下忽聞聲達戶外益報捷者知生匿姬院而踪跡之也生聞捷之下驚喜欲狂歸家擁擠可餘遂誤踐前約攜復故索十金值以新之生無如之何姬以好事多磨潮於兒者再攜知其不可奪也請以二百金歸生生母以愛憐少子故復如數出贖鈿畀之始得迎登道室往返籌謀益至是已小陽月矣歸生未逾月舉一子戚里之赴湯餅會者咸以阿侯絕類其母咸請見之輒驚為天人而各艷生之遭際爭相傳述因此筆而為之記以見天下有情人之終成眷屬云爾

記珠江才妓事

客有談珠江才妓者詢其名則汪曉輝也汪本南海良家女秉性溫和吐詞雅馴時母投以書輒能記誦稍長復作小詩頗有風致及笄誤嫁媼家深以為恨然亦無可如何怊時時肖人飲泣而已姑亦憫其後悉俗客迫試檄勿與通遇文人詞客始令接見所居小樓半間窗明几淨法帖奇畫雜陳左右笙笛之類不屑置也客至焚香煮茗相對清談不雜淫褻語達二三知己或飛觴月下或分韻花前興亦不淺與番禺徐生菊仙性情最洽幾於無日不至常持琴寘几詩生戲題二絕云不須蟬噪畫來工已得常持素手中好向小亭花影裏憑

來螢火一星紅欲錫嘉名定合槭暑消三伏勝裁縞只恐約赴黃昏後故障嫌容不許有既而生父聞之嚴加防範欲毋舊好不得其便汪猶未之知也以書招之不至因賦詩以為云情書昨已倩鸞鴻滿擬西窗話舊衷不意近來踪跡閒仍將離恨寄綠桐記否當年月下時雙穩素手步遲遲鵷然未定三生約合向春風憶舊知半縷情絲表熱腸更裁詩句問平康倘無別院嬌姿總妾擬遨君其一顧君如許妾卜佳期宜惜流光若馬駘春去若留留不住及今猶有好花枝生讀之感念昔遊亦寄詩以謝云初度相逢卿憶否嫩涼天氣近中秋憑欄共玩西樓月殘夜疎簾半下鉤醉月詩花興一般每逢佳日共追歡悄余抱羞秋風下幃檢奇方手自丸舟從鄰郡作歸時即寄魚箋報我知無限離情渾不訴先持冬扇乞新詩殷將佳句訴情深更剪香囊密寄儂良會漸稀無別故祇緣儂性近琉璃及秋生赴試羊城竟寓其家姬綿甚慰聞生擬以金贖其姑迎置別館想姻緣簿必能為其如意珠也

蚌精

何元者姓氏莫詳亦不知其何許人舍寓佛鎮以扮蚌精得名人皆呼之為蚌精元美丰姿清朧傳盼神彩秀發雖古之宋朝彌瑕不是過也前鎮中有好事者慶洞秋景會以多金延之作蚌精於時皓月當空紅燈射彩夜影迷離之下俞覺絕美異常體態綽約顧者果已忘

其為會男更疑其為仙女飄然竄擲離岩落而至紅塵也於是元之名噪於一時及陳村有盛會出數十金延之往所演春色亦推第一其為人亦如玉樹臨風瓊林映月鎮中閭閻詢女子有不願作紈綺妻而願為蚌侶者往往數特以月下老人未為撮合故拙腹東牀之選未能及之今月元竟不貲一錢而得美婦益其婦固再醮者也先是婦為某中裏安容飲治態度風流而裙底蓮鉤又復嵴如反弓輕盈鶴立艷影鴻翔見之者撫不色授魂飛不意紅顏命薄歸甲未一載而甲以消渴病遽殞其姑勸其勿嫁蓋與暮年仆所倚也婦亦知姑意卿應之躬縫紉之中不忘溫清志在搏對從人一日天付奇緣元適經其門外婦適倚某姬倚門小立見元來注目視之不轉一瞬元見之亦為神奪不覺行步蹉跌徘徊不進所時觀面相逢祇隔銀河一水耳某媼見姬見婦神情若失戲之曰娘子亦誠此人為蚌精元圖以媚名者邪邇者也渠雖男子乃如弁而釵者其一種溫柔無異於女子也娘子若得嫁郎誠為三生有幸矣婦紅潮上頰沈吟不語某媼遂為之作撮合山於上巳後三日黃鸞紅鄰歸於元為花燭之夕極盡燕婉姬僕羅拜之戚水蟹風之迴風無以愉其樂也元之諸友皆集賀賀其得佳婦元設讌歌之於是飛斗傳觴正酣歡洽忽有叩門索債者正婦之姑也真姊之嫁元東姑拂逆而祇帶者也其姑見元旨踹波話元諸友為之排解元曰是非余鏡穴

踰墻所得乃婦自從我於我何尤即至官亦無憾也媪為語塞元諧友出數金納其袖使去於是元逸攜婦安居焉今僦屋於佛山鎮巷一對壁人一時佳話記之以博一粲

品花騰跡

打狗橋生老北門口路幾半里列屋而居者江北流娼動千百計至夜門外皆綴一燈從打狗橋一望飛際如繁星然牛鬼蛇神皆作夜叉形我夕陽西墜排列門前粗脂笨粉中求一畧似人形者渺不可得蓋彼處俗名　問真所謂香粉地獄也鞦綵影固不屑勾引舞扇歌衫尤不甘俯就人云固不敢於粗頑亂服中以求佳麗如九方皋之相馬貴越於牝牡驪黃外也秋愚方深散步豫園茶廠出城道經是地於花妖木賊中忽有翩若驚鴻矯若遊龍者雖裙布釵荊而嫵媚天然如孟德鼈不失大家風範始嘆何地無材固不能盡於俗見也惜其門戶甚雜屋宇醜陋難於插足還望於日斜風定後斜倚門前俟於散武時展餘過之勿如人面桃花則幸甚幸甚固嘆眾家餅肆狗屠釣者恨才未遇者不知幾何倫才者恨勿眼光如豆拘於俗見也哉

李芸小記

白門妓敏也改橋為踈無華皆香有校書李芸年面稍長風韻超其儕偶侍吳愁湖畔舫中

竹為雛泊然雅素撫琴洗研安如也初未知名吳門春子鍾喜過江訪艷贈之以詩書於冷金箋云點於團屏以避紗籠之於是名傾白下惟性極高傲若不當意雖貴客大賈不納也當時江左章臺艷尚華靡去雖貞國名獨詩扎種竹非文酒之讌不預有妹曰綠漪姿容慧麗較芸尤艷善為酒糾並善談諧詞意之間翩翩有致兼工簫笛發聲清越尤以怡情七林橋為雙絕芸後歸黃吏部公子龍之專房善書梅墉精閨秀適劉數幅老幹扮披開作蝸牛練嫉年二十誤適匪人河東獅子日吼數箇來一年柳影高兒嬛陵服亦遠矣當頓老琵琶小文琴韻祇應天上有矣錄之以補余滄洲釣收橋雛記之缺

夜雨秋燈錄三集卷四

天長宣　嚴慶梅甫著

吳門張少卿校書花燭詞并序

吳門名校書張少卿者系出吡陵閶小家之聰慧身依慧水託跡於黃歇聽而倘廣袖雲鬟禪橋深情歌曲綺語雖綿學已遊倡戲名藝人近限矣無何迹附鶯燒歌傳雀舫虎邱春曉溫鶯學而低昂鶴市宵深聽絲而掩抑嗣以金吾禁切玉女藏踪深潛於桃李園中久匿於笑荷叢裏甚已小檀板雅歌撥花之鯨浪雖狂陰讌之鶯身自秘追夫風姨成信月姊恩多結小社於紅樓試新聯於翠帖自詡有巨公贈以贈曰少之時門前車馬接遝笙歌時簇居千將坊巷也燈紅酒綠之場非卿不樂月地花天之下與子為歡酣三生杜牧之場名流傾倒作一夕春宮之夢我筆勾銷乃有張小尹觀察義盛仕滇池載芳潭濱近復以奉檄軍糈解橐吳閶問柳章臺品花吳市綠深一面遊倦魂銷夢結連宵翕翕笑語滿詞託微波之遠好情審修鯫忘禍水之臨敝稱副室是訪委禽之禮周閭比翼之歡逝於月之十六日迎歸於豐家巷寓廨紅翰交輝金蓋同傾禮也藍橋重度看蟬鬢之斜敬玉札誰緘偏鸞紐之再奏聊疏短引兼附新詞藉佐奇談以供一噱云爾詞云　御却黃冠畫眉偏靚妝顧影弄嬌姿無端一夕東君力博得雛鬟衆服宜　姊妹當時共倚樓簷前老大各生愁紅顏畢竟多濃福夫婿居然在上頭　七寶香車錦作堆彩旗繡幟兩行開旁人休與爭遲疾八座藏嬌笑命姊來　黃紙新緘　御筆封入門使荷寵光隆而今休說梁紅玉合向先生拜下風舊日棲遲王謝堂新巢宗兆有雕梁不須更說烏衣巷飛入高枝寧夙願　記得歡場手共攜女床寧夙換巢棲琵琶還向江心弄笑爾潯陽估客妻　大紲急追小紲舒合巹青廬夢不虛願得夕情似關盼深樓常伴老尚書　漱鬟凝妝倚晚窗一枝移植到仙家蘇堤春色知何許多少王孫不看花此夢無庵主撫也叙事周詳言情處絕而綠外傳音更覺有餘不盡是真得風人之旨者矣

虎阜名妓與松城生逸事

松城翟生某美丰姿少纏頭擲高過日輒成謳能琴尤工繪事以貧故棄書學賈往來吳越間有年矣吳下故簪華之區花柳之盛甲於天下珠廂十里畫鼓三更入其中者鮮不目迷心醉故凡巨商大賈至止是邦雖較利盈錙銖而耀頭錦則一擲千金而不吝也翟生素謹厚居吳下日久而未嘗作狎邪遊同輩輒非笑之謂其有道學氣生謝曰僕非不好此也僕素情重而若草多無情者僕恐為情所累故不願耳一日有巨紳某招生飲東生酣狹之往

青樓中有妓名張若濤者字醉仙羊貌閒雅吐屬温柔彈琴賦詞敲棋度曲無一不臻精妙書法尤工簪花小楷疎骨天成為閨閣中之僅見也以是名噪一時王孫貴戚慕名求見者踵相接而若濤意殊落落少所許可是時生乘醉而來據睚四顧於兩行紅粉中有乞取紫雲之意某紳見生情景笑曰某獻甫入温柔鄉便真箇銷魂耶昔日之假惺惺胡為者固命置酒為生與若濤合歡迨漏三下某等皆扶醉歸生獨留焉若濤初見生頗不滿意乃偽醉而假寐生徬徨室中見其佈置精潔圖書滿架壁間懸古琴一張不覺竊所素好思一奏按又恐驚其清夢屏息枯坐夜已將闌矣少頃若濤始醒生笑曰美哉睡乎若濤不答從容對鏡理鬢記即以爐焚香向壁間抱琴下皷容撫之極目送手揮之妙彈未半忽為變徵之音淒淒切切如泣如訴生聽之不覺凄然欲淚所彈蓋胡笳十八拍也若濤見生如此罷彈問生曰君亦能此乎何所感之深耶生曰卿以此自寫冷落之感僕亦同此情者入耳驚心能不悲從中來耶若濤聞言默然久之謂生曰試更為君彈一曲可乎於是重理舊絃別翻新調生傾聽之際愈加感嘆曰伯牙鍾期千載難遇卿彈此高山流水之操而以知音許我何敢當然如卿者亦未始非青樓中之伯牙也若濤自是始有喜色與生剪燭窗前娓娓談家事衆方既白亦無暇作巫山之夢矣生歸寫儀魂夢顛倒顧不自持次日若濤遣人來贈生

瑶琴一張玉笛一枝玉佩二事詩扇一握劇為若濤親筆所書詩亦近作也生得之狂喜思為瓊瑶之報過有人攜周昉漢宮春曉圖求售生以白金百柏易之復購得漢玉連環一件自繪梅花幀沿一幅裝潢一床親攜之往謝若濤曰明瑶草羽卿固有之僕亦不敢以俗物瀆卿清賞此區區者雖不足貴然亦非尋常觚翰中所能酬誠者風雅如卿當能作紅閨雅伴也若濤欣然曰妾以弱質淪落紅塵君獨不視為章臺柳而能賤之若此妾當隨佩韓郎不啻如太真之金釵細令為特未知君子之心固何如耳自是往來益密一日若濤告生曰明晨花朝妾等姊妹為金子會設酒於虎邱山塘船上作竟日清遊但須各奏一技各攜畫幅惟具所能君盍同往一遊為繪圖以誌勝會何如生許之翌日生與若濤偕往於是衆美畢集或拈韋或射覆或弈棋或擫笛或對局彈棋或撫冰絃或舉觴呼盧須臾觴政流行生與若濤不勝酒力輒以茗代酒衆美人見生不飲酒亦不強之生於具間左顧右盼目眩神移忽睹一美人年約十七八許淡掃蛾眉輕施脂粉雖荆釵布裙而天然秀麗絕俗生注視久之美人亦頻頻送盼生神為之奪遂不復顧及若濤矣若濤見生如此知其意屬美人乃故意以巨觴勸生生不勝酒已醉矣若濤又以八分書題其圖曰閒紅一幅贈美人喜靚以巨觴為壽若濤曰如此雅集有圖不可無詩因援筆賦詩二絶詩曰春波滟灩綠漪抱岸花枝點綴疑雖得花朝天氣好酒船歸去趁斜曛點拍飛觴事事宜座花貌出影迷離一盒合堂兼香供知否蛟腓吼簿時題畢生大加嘆賞命酒復酌少頃紅日銜山乃命榜人理歸棹舟纜既解遊衆生與諧美均登畫舫延

眺舟抵吳門已薄暮矣送至家已月上矣生家本小康僅以居積稍有盈餘然碌碌依人自嗟殊非長策若濤知之甚諗以為處而未形於外也一夕忽謂生曰妾甚思食伏苓糕君明日可向市中購來然須親父妾手妙今他人知也生疑之心竊以為疑不解其意次日如言購往甫至門若濤已於樓間窺見急迎至樓下生甫出與若濤並以手捧伏苓糕若攜重物者入室即納之櫃中迄無他語次晨生欲去若濤乃啟櫃取糕出仍交生曰君可將去矣妾不識此生愈不解然持攜之似覺甚重因啟歸來開而視之則其中金光燦爛與雪粉顆色相掩映蓋皆水晶赤金葉也卿之約行五載云生驚疑甚即往詢若濤曰卿貧以需舅姑救之品尚須添置數色耶某倘僕當為卿購之妾用此阿堵物為者若濤曰君速客異鄉既囊之羞況可煩卿以此為若客中貿酒之資想不以為尊金而揮之不顧也生固辭不受若濤乃曰妾日來亦無所需此者若為妾暫存之可乎生始諾之若濤雖生長蜑家然志氣甚偉每思脫籍從良顧見來往肯樓者非齷齪之金夫即浮逸之浪子但卻苦金買笑未能白首相依以是鬱鬱不自得遂成心疾時發時止自誠生後見生舉止大方於溫柔鄉中頗能周情體貼即擬為終身之託而未言也一日舊疾復發生往視疾詢其症之由來若濤具以告訴氣之間微露生死相依之意生感其情固謂之曰卿之心事僕固知之但僕上有老母須稟命而行且措辦在室倘一但河東獅吼卿能堪乎若濤曰抱衾與裯實命不猶小星之分妾固甘之君宜急作書稟命慈母妾實不能久居此火坑中也言已淚痕紋下生亦相向悲泣越月餘生母書來責生以大義言雅氏從無納妓女者切母敗壞家風且命生還家勿久戀此邦云云生得書持以示若濤曰非僕不欲其如老母見責何曰頭之約期以來生卿善自為計可耳若濤見書癡絕良久及聞生言不覺失聲哭曰命也如斯夫復何言自今以往妾無意於人世矣逆粒不食生慰藉再三始強進麋粥然自此心疾愈甚面龐消瘦言語支離戚已入膏肓矣生在前尚稍稍作笑語否則日以眼淚洗面也會生母又有書來促生速歸生不得已束裝南邁若濤知生歸送生至垂虹橋畔問生再來期生答以來年春初若濤泣曰妾病已深母慈將作泉下人君明年來倘念舊情能至鄧尉陳墓間酹妾一杯酒九原有知當大倚梅花來拜君恩也生亦掩泣移時挂帆去明年生果吳再往酒之則若濤化去久矣聞其屬纊時尚連呼生字者三何情之所鍾竟一至於此哉生於是為之營葬營畢並至墓下流以百花釀酒曰不到劉伶墓下土今日之奠卿果有知耶無知耶逐痛哭而去終身不復作青樓夢云

西冷太癡生偶記

余自庚申仲春遭鼠寇後幾來驅我始作客遊其間閒渡申江航海領表泮踪轉旋厥有年所追溯往來贈答與騷人韻士與酣握管分韻拈題殊數數也惟粵東為最香國名花如林花天酒地之中檀板金尊之會半海豚約者必或有之吐詞溫雅者曾不一覩焉又遑問矣鈎射飛觴酌填詞此中人能乎否乎癸亥秋前齋園太尊奉檄瑞州延余入幕以落落庸材作翩翩書記瑞溪校士院衡文鄱陽試院衡文皆以為愧暇時偕二三同事訪美河干連檣待發閒尋風月而璧友窄神探脂逢紅溫柔鄉無異雞刺國也洎全浙肅清補行秋試余亦理裝將賦歸與同人為余祖餞半月來殆無虛夕月明映水燈彩搖波鬢影衣香不酒而醉乃主賓交錯男女雜坐有雲娘者意態嫻雅貌亦娟秀與之接談語尤絕俗見廚頭詩喃喃作誦問卿能此掩口微笑由此目成心許意拳拳也啟行之前數日向余索送別詩爰譜曲繪離情即席率成三絕曰　嶺海饑驅秋復春青衫憔悴老風塵生平畢竟嗜知己第一珠簾半捲人　好花過眼盡雲煙惆悵今宵又別筵燭炬未殘更向盡檠花和淚記良緣　話別分離聲暗吞一腔慈緒一燈昏生憎鸚鵡偷傳語漏洩春光不敢言（鸚有新奇如洩春光不敢言句）　相逢四海皆良友珍重前時客況天夜色微寒更鼓雲娘意余歸裴乃漏肩小語曰蒙君知愛雖一面緣尚倘前定貞往還數日而三生石上獨無前緣在耶請君勿留此妾將以和詩為媒薛濤筏硯

信筆吟成詩曰　狼藉煙花十七春不堪回首隕紅塵郎真憐我還知我青眼從今有幾人　劇憐故土盡烽烟情我良朋列綺筵妾是解人勤慰藉三生石上一宵緣　隔溪楸李總無因（河西為溫脈脈相思淚欲吞儂不逢辰郎不遇一般蕭瑟坐黃昏詩尚清真意亦悽惋殊恨相見晚而相聚太速耳余歸後來遊滬上七載於茲時往過訪冀復一遇彼牛鬼蛇神不辨之無者無論矣乃有聲名藉甚舉止淵雅亦不識斯文為何物則又何也是殆為寒華之所顛倒日受金銀屢俗憑送使聰明固閉無由開其竇耶余不敏請質斯人之日遊其中者

情種輕生

漢鎮友人言娼女屈大姑一節雖其事極鄙褻不足道而情之所種至於如此亦可矜矣先是新大路上邊地方有私媚一戶名為住家娘止一二人客來無擺酒聽曲之事惟月上花稍則緊閉洞房高會巫山之夢妓如是客亦可知始溫柔鄉中之黑籍獄也大姑者屈指年十八貌不過中材而有媚態父業屠以年邁不堪操持而又無子即將大姑贖入此中鴇其夜合之資以為食是亦老屠多殺之報也大姑於去年秋後與孝感縣之令吏有交令吏每解稅來省必從大姑小住數日嗣後往來既稠情好愈密然而大姑迫於其父欲嫁而不能

此吏本無多金又憚妻妒而不敢二人輾轉計之總難為比翼之鴛矣固易同心之結而為同穴之期七月望後日向晚相與涕泣私語忽又沐浴更衣具褥作疑之而又為著大常衣要終鴛其目焉夜分置酒對酌盃盃相視大有悲愴之色迨閉戶而心隙窺之二人者始則飲泣繼則無聲竟以洋烟傾入茶甌攪勻之將永除了此生煩惱矣然後搞乃大聲急呼破扉而入急先拯其垂斃細詰根由知為情種之深也再三慰勸并亟語其父為之格外防閑而友人言中之所述如此亦不盡然具錄於是情魔子聞而歎曰夫情者蓋人所具臣死忠子死孝皆情也自夫人為利所溺而情薄矣大姑之為娼妓中之下乘是甘於利而為此也今吏身不擇術而充縣吏又貪於利而為此也一旦因色慾所惑幾致忘身以殉是以棄利如敝屣而結情如膠漆以視見利忘情者相去幾何特是事甚鄙穢致其情為不足道要不得謂非情種也情魔子既矜其情而又惜其情之誤用著此說以辨明之俾用情之正者勿誤此二人之輕利也

接錄和張少卿花燭詞（詞載閨秀主媿通和張小伊觀察喜天門張少卿校書花燭詞媿通七言絕句八首聊以紀事）

六即自詡擅佳名佳話而今倍有情一綰蠻腰傳盛事從教四海艷卿卿　象服輝煌稱福身花冠掩映兩羅新嫻然珠履盈門客一笑新人是故人　阿母今春新嫁娘歸來料簡女紅裝　紅瑜蜡燭雙雙拜如此東牀喜欲狂（少卿之母伯嬰亦於今春明珠不當屬珠來天假奇緣即自媿要駿貴時郎驟富緑頭金尊滿妝奩　檀板金尊舊侶攜下風羞泥判雲泥自今十倍青樓價不肯從人作小妻　好好房櫳是一家鍾情底事說閨邪願今永比鴛鴦翼莫踵前人怨井花（曾聞金屋藏嬌嬌道梗無端斷復續料得華堂花燭夜有人珠淚泣紋綃　郎君官貴錦衣遊萬里鶯聲得自由未恩溪南征戍士舞時解甲問紅樓

張少卿題虎阜寺壁四絕

風遶遙窗秋紗天連宵支枕不成眠阿儂已作征人婦謝却歌衫舞袖錢　稽首慈悲大士前桃花命薄願垂憐難忘舊日情如海滿愿留題泉石邊　詩篇荒圃客來遲船頭津鼓促行踪孫郎若問真消息已隔雲山一萬重　迢迢驛路已淒惶舊事回思倍斷腸綠結玉簫期再世好將鴻雪證山塘

玉峯穠客後遊虎阜拂拭新題殊為惆悵而芳跡莫可追矣因和四絕

瑟瑟西風欲暮天夕陽衰柳惱人眠何堪更讀秋娘句許結來生未了緣　何事留題古寺前萬千情緒亦堪憐行雲蹤跡原無定欲寄相思何處遷　粉香雖演墨香濃遺想伊人去後蹤我已懺除情病旋為卿翻惹恨千重　簡思蕙質兩樓愁念及當初欲斷腸詩和淚寫

留鳥筆從今深怕過山塘

和張少卿女史虎阜題壁詩原韻

今春小住金閶友人道及少卿校書津津有味因偕往訪之歡生却扇韻度綽約遂深悅其丰姿并傾倒其談吐沈復短歌之下又工吟咏近日吳下名姝殆無其匹也僕以徘徊未久惜又言旋復讀申報知清和之名慨喜雲英之早嫁竊為少卿幸也今見虎阜題壁詩并玉峯樵客和作始知身雖跨鳳却又未能忘情於野鶴然與種情者固應如是而於薄倖者又當何如耶僕之用情雖較異於玉峯樵客然不忍其獨根諷於懷友和原韻四章

海遊猶記暮春天擁髻聯吟夜未眠誰料消魂真箇後行雲何處認良緣想見詩題畫壁前慈雲大士定相憐珍珠字比相思子紅豆叢生佛座邊不道吟情許濃轉來箸寺記芳踪十郎薄倖孫郎癡一樣蓬山隔萬重別時無語最憐憧料得秋娘亦斷腸他日吳門重返棹滿腔愁緒在橫塘

和張少卿題虎阜寺壁絕句并序

吳門張少卿校書者風情月貌傾倒一時慕賢閣心流傳七字余初未見其筆墨也及讀

十月上旬申報有題虎阜寺壁四絕句書者悔娘語極溫存雖使蘇小復生亦當首肯并請玉峯樵客和韻音節悲涼令人嗚咽可知名士傾城雖於遇合千載如一般也特少卿既損舊好用博新歡今秋為清和觀察攜之歸黑彼時無香館主曾作花燭詞八首至擬以紅玉之歸韓元帥盼盼之適張尚書以誌倚慕想為觀察者自應白首相偕不渝終始矣茲又聞夢醒與川依然薄倖剛一寸眉峯更不知愁添幾許矣余既愛其才又惜其遇因和原韻以當長門之賦云

鍋皇無計補情天剩得花枝伴月眠惆悵題詩分彩筆當初一面覓紅綫擬嫁張星路不前新恨舊夢總相憐那堪回首長隄柳萬結情絲綰兩邊虎阜清涼盞水濃言桃一去渺無踪不知此後門如海望斷遠山又幾重畫眉無意更慵慵今我同迴九曲腸一樣天涯悲冷落瀟瀟暮雨聽橫塘

雙鈴小傳

雙鈴邗江村僻女也年十六七秀骨豐肌眉目如畫望之若神仙中人家固貧紡績自給依母為活偶有醜虜見而悅之欲娶以為媵遇數再四女乃引刀自刺其臂血溢襟袖氣甚悲有某紳憐其志許邑宰而懇是諫焉時有越人張秋十者游吮陵太守幕遍雜揚客中無

以自達值二三友人出郊翔步野花逢勃好鳥勾輓暮一晚顧有女郎掩映竹籬茅舍趨前之玉容瓊英未足方喻蓋女郎非他即雙鈴也生乃嘆曰玉人如可購何吝明珠一斛哉遂請鄰媼以意示其母其母曰老身衣食皆賴女十指嫁之則殘朽何以自存如郎君果欲得而甘心非五百金不可生檢點囊橐十不及一然思無術唵馬若魚女知之謂母曰靚郎君器宇不凡必非長於貧賤者兒若得所母無憂矣何求重值耶母不忍拂其意而遣之生遂厥事歡美而歸夫人聞且動見雙鈴嫵媚可人頗生憐愛即與賈叙劍為女製衣履令生撫么絃也女事夫人亦良謹不苟言笑米鹽瑣屑能代夫人經紀夫人曰向過某家中人不能撫井臼今若此吾何慮焉田百畝桑五十株女緣蘇繞綃光潔無匹賈人踵門爭購之得其值納太平之賦有餘生由是名花相對無志功名亦不復出游吳會嘗有一絕句云聚劍瓶零久惜身溫柔鄉裏作詞人功名二字休提問常對名花悟鳳因亦可想其閨房之趣矣

濮陽女子雪儂與西溪生有白頭百之約西溪生固文士因飢驅索筆出游幕府日久未歸其母憫鬱於掾客客挾以偕時膺中和店臨行題詩於壁云征鞍欲上泣無聲衾裯連環館不成此去死生悲異路他年魂夢逐歸程託邑有怨嗟寡侶猶存無溫驛雁典試問天涯久

游客黃金何日贖殘生詞旨哀怨惻惻可憐惜乎胡筠冬女來知其果返漢關而趙卿美人親見其擁歸吹利西溪生聞之正不知何以為情也

一度風流千貫錢

月老姻緣簿上一回緣二回貌三曰財有一於此須天下之紅粉青衫無不可作有情看屬然綠盡剛止雖白首曾盟蘇窗已字成陌路也試舉一事以實之浙閩望族門有某氏女者美容出水楊柳臨風阿環之苗裔也芳齡十八待字閨中東李西張肥錢瘦越傾情良難遂無成議一日窗之西門外天賀社演劇鋪部大伯觀劇者如火如荼錢幾千萬人空非關新妝也女梯窗並肩日磐宝在門加緻焉場有紈袴少年青靚之以為驚鴻遊龍不足喻也眼溜骨滾色授神疑就女傍不立向女有譬女益出采絕暮故不識少年史魂魄都酥女嗟餅餌風流袖上舉手向僮古狀油污餘食固猶然在玉指中也少年見手澤口潭驚喜欲狂見其持餅向僮扇以為與己固誦匪汝之為美美人之貽山接而嗟之女曰願紅潮濕頰快快特甚於是乘興而來興盡而返挽母歸母與高采烈不能捨去遣弟送如弟稱有重心到門即去不忘優孟衣冠也少年屋成鑰弟去纔長刻屋內閒無其人披幃入曰娶卿忠貽貪德歟和敬從魚軒乞卿教我女驚悔不定半向無言少年俯女永歡女又指又左

作媒乃鼠盜以少年似曾相識固商城之多金子也姬須憐我我憐卿平推平就門已踏好事嗣江上峯青曲終人散母拔關入女正與少年酣睡未醒始而罪對繼主客曰我嗣息鼓僮旅再圖接戰不圖為母氏所覺時伊父尚遠僕僕也少停返舟迎問曰日之夕矣亦作知遲之鳥乎倘女室有人作韓壽之偷香將何以處女父以跖無倫次姑漫應之曰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如男未婚女未嫁字之而已即告以情歸吹女赴蹊自投備審少年邦族知中鑄猶虛即妻以女曰始亂之終成之惟子而已吾不忍使中郎弱息作春風別嫁也雖然必有以報我若少年書券三紙共錢一千貫俾作嫁資一依清儐央媒行聘三星在戶即收女出閨時也少年急於踐約今秋已仝行歸楚央媒作撮合山則以齊大非偶已別字鄉人矣某隨得心疾每咄咄書空曰風流一度出貲千貫語不絕口嗟乎十年侍字緣深五百年前一夢曾酬繾綣三生石上前則交無一面風簷寤嘆後而締有百年瓌寶鸞別主姻緣簿者何嘗不願有情人成眷屬頂天下士無別離也然而各有前緣不能強也是則緣之一字為不可詮矣

天緣巧合

嚴子卿喬居穹窿坂琴瑟情重妻王氏結褵兩載惟婉靜嚴不忍繼娶緣嚴居者六年每夏

仲兄某自漢陽賈所歸謂之曰予飄泊半生雖畧有所丈獲而嗣續之計杳然第既喪偶卻不早為謀鰥處此韶年且情之所鍾原不在此即雉朝飛曲操之終身而謂衆下人知之乎又況含宗祏大計以盡閨房無婉之私衆下人有知將必愀然不安其所為子訂賢其早作後圖嚴思先代只傳弟兄兩人凡久客無子已尚不立繼宗恐所謂百年未盡之計者及身而兄其盡也乃聚媒氏露以意媒陳媼積年老滑也而鼓洶洶然如憑婦令嚴命為之來訪矚無合式者嚴促之曰婆子作媒半生直術如許柔纏陳媼曰君無噪也固弁而新者亦固弁而報君既貴以精選而又促之以時日天下容有是理乎君能為市井子者聲半載回頭人則老身早有以應命矣嚴笑曰此又不必拘也八珍甘倫而廚者先嘗大廈未成而匠人先坐予只求人物中選耶再醮何害媼曰君既不嚴此老身當為謀之然不必另起爐灶矣嚴曰何如媼言南門裏司後街有新寡卓氏女王姓子說老身執柯男女業相會面王子已中肯綮而彼女嫌其不屬且性近佻遂不就君若及早謀之事可圖也嚴聞言姑誦媼引導一飯媼暗失笑益明知彼女高自位置嘗嘗商多不入其目何有於區區賈竪特退之以為戲耳詎意緣之所在一撮而露合機引與相會而女若甚屑屑者嘻媼訪其家世媼說言以應且謂此不過據彼言之是否有參虛實仍請案核女曰家貨可不必論只訪其人耶媼

雖不知女底細而聞其頗有所蓄又不喪於嚴聊有垂成也乃姬之言於嚴曰此樂若成必之後福嘗屬不淺君當何以報我嚴曰薄具釵金五兩何如媼曰富家人出手亦僅言之聘禮多寡尚可不拘媒禮則非五十金不可君能不新此老身與效奔走即折腰兒踵所不計耳嚴言汝何索之重媼曰君勿新此亦拋磚引玉耳彼女所擬誠不可以數計君亦何所靳而不興老身乎嚴思其意裝為不知葫蘆中實賣何藥送一笑置之至七月初旬嚴婚事仍復低昂不就有友人擬娶再醮婦七月初五日往叢桂南相聞邀嚴為陪客嚴初辭之友曰聞君亦欲行此道胡不同行精資法眼或者天緣所在我不就而君就未可知也嚴笑諾之比至主人緩步出嚴訝為神女凌波甫却為嚴驚不置蓋即前者司後街相聞之女緣女以探訪親眷就媒氏宅為婚姻地也女見嚴亦錯愕不已旋入室使傭婦出問嚴曰前既有約胡久無音友不知其緒也窮問之嚴告以前嘗相聞之故且託傭婦覆如言前媒媼勤索媒禮且料其必無成意故置之女聞覆出屢下謂嚴曰彼婦詐珠邑彼前言實我謂君無意來非詎知彼固詐君不逃因而詐覆耳今無意見君始知前者流水落花均非無意但為風合山所阻耳友聆言深訝前讓贅成之十二日完娶陳婦見嚴無意作合不勝妬意使人揚於嚴謂女前夫以瘋疾下世嚴聞歸而叩女女曰此必妬君者之造言也妄前夫乃據章

人娶妾為路頭禽破以年老返籍潛有所遣往我所過妾以雅善無依故為撐木計因出妝貨亦嚴剩資訪始末讓言嘗始陳氏之口逆亦一笑置之觀此可知天緣所定者人事難阻其成小人實枉作小人耳

珠江風月

珠江風月誤者甚之獨畧山一老來此作狎邪遊大不滿意其門下士亦以為一樣春色其醜跡殤作可為不遠餘力矣我友某太史偶來粵中發醜之暇偕二三裙屐賞醉雙瞳到眼覺花絕無意惟實識一雛姊年近十四五綺齡玉貌紳約可憐酒飛清閣贈以四絕句為寫之圖展此亦珠江一段佳話也詩云欲能簡割盡醉歸蓋船紅燭啾斜曛巫雲入夜濃如許漫向少人夢裏飛良宵風月快清攜十里波光色斜照座衙眼業嘲初散返教人笑賀兜愁玉笛風生譜落梅珠江錦纜杜成堆每聞人唱黃河遠竟紀游學第二回仍佛湖州看水娘三生杜牧本情癡他年領郡來宜早莫待成陰子滿枝

記李三三逸事

醉倚朱欄那畏春蝙蝠欲語對斜陽人間第一風流種不讓西施巧樣妝

李三三逸其本姓浙宦某之孫女也生長金閶習於富貴嬉春秋冷大樹飄零母不能持家

嘅帆招女娘來家閒延取樂時而出遊青宿妓院家貧數歲不贖年揮霜雪詞以三吳守史禁止煙花其母以不堪設宴一鎮扁舟來遊海上租寓於大字客棧鄰近娼寮簡中人時相過從於是入奉樓登酒館談笑於綢人廣衆之中遊遊平雪月風花之地掌上明珠目前朝隨夕侍耳濡目染為泥絮惟是長安居大不易乃知囊內錢空始覺旅遊如逆一家待哺半窺其時娘已當二八芳年艷若一枝紅杏安容綽約宛似唐環體態輕盈幾疑趙燕婷嫋娜娘娜動人乃有校字名娟分青妙俊巧言哄勸貌女相商欲從雕尾附蠅戴向佛頭着糞倘黨花前入隊許汝當領春風艇母感於口巧如簧遂使掌珠為鉤就華堂作曲院迎閒耶瑚客聚珠璣三千曲唱慷慨踏破軟紅十丈於是王敬甫朋謝安子蛭爭相問津艷聲大噪壬午花朝艷榜以第二名入選奚囘蘭心蕙質大雅不羣余以牡丹評之名山藉主賞識之首為提倡名揚士林有三三詞六十首擇其善者摘錄於後鮑初居祥春里芳聲傳公廷通守閩艤居西合興里更名張盥玉門前車馬依舊喧闐於未春始復某公子仍返吳中尋芳載多有捷足劉郎之感余嘗數飲其家故悉其始末較詳其詞曰此邦風月冠江南氤氳紫十紅任客採行過章臺三十里無人不道李三三每春心事十分酣醉入花間蛺蝶慇懃偏殢肥燕瘦風情都遜李三三容光四射暗香含麝到羅芳定不憐簪把金鈴譬十

一處子見之汾水陽人間堪獨立海上對風姿觸有同心語梅無媚世妝頻年知己少天使過南湘七絕云推解高風不可尋恰從閒閨遇知音一雖漫說區區意終是憐才念舊心搜殘黃竹女兒箱隱隱猶餘百和香蜀錦他年同此製莫教秋雨斷來腸此情深比水千尋雖得蛾眉屬賞音愧煞一般衆畫客寒氈不問孔知心解衣觀政繡金箱得得風塵姓氏奇秋雨秋風涼已徧那知獨熱美人腸司香為尉贈云不是嬌羞不是狂一般酬應寸心量風塵豪傑則憐卿憂患含苞出一枝盈盈淺笑渡人知生成眉眼天然好況是垂髫十五時池邊居士選句云琴川女郎年十七綽約如花真艷絕有人花府學奉官飛上枝頭學蝴蝶眼波一轉秋水流眉黛一掃春山橫尊前暫請眠春藥瓊樹森森若水明一輪璧月經宵滿手撥櫓聲緩緩自憐一串好歌喉那知座中腸欲斷憶昔儂來北里遊實見紅雲巧兒韻而今身價千金重不與尋常一例儔辛巳花榜列居二甲第一名品云清新窈窕千花朝艷榜首冠羣芳獎曰俠骨仙心高立塵表姬性孤高頗以聲價自矜遇尊客大有燕叱嘗嘻之態余嘗數飲其家室中陳設架几瓶爐罍爵琴床詩書數卷插碑帖本蓋琴仙為之位置也吁嗟白古名姬必得文人為之標榜厥可享盛名儻倩筆美人詞客共著方駕琴仙之於倩

卿可謂至矣猶記其臨別句云未知後會從何地且結來生來了因自琴仙去後倩卿擊鉢乏人未免門前冷落車馬稀疏余不禁感慨係之癸未冬季花榜評云清歌妙曲幸度翩翩

鄭素琴小記

梨雲別譽最悲辛花謝春歸證風因冀道殷春春事了傷心更有倚樓人

鄭素琴蘇州人即上海之名校書袁雪仙也於甲午春身某大令憐卿憐我閒者艷之大令以駢姬故為上游所聞因之歡喜開居姬甘為食簞漿作女紅以助日用釐楼飛翔幾及十年距意好事多磨彩雲易散辛巳夏大令夏蘇海運舟過扼而二壑天倭三盧降虜良借東手樂石無功竟捐館於滬江旅次客囊如洗當龍夫涕銜悲獨守弱力撫櫬一塊黃土旅櫬得埋死則已矣生何以堪天壤茫茫欲歸何之且以積累欵逋債無量不得已風塵復隕病喜昔日艷名猶噪人耳雖薄陽征婦老去秋娘當其淡妝素服嫋嫋而來亭誦尚存且四紐入抱一曲登場硯香啓而吐鶯聲尚有餘金製竹之妙能使躁者靜心狂者攝氣座客莫不意暢神舒故趨之若鶩更有倩入門壻作女弟子者得雖量四人費幣千金依然名重花城為風月場領袖湖人某最愛暱之壬午花榜評云劇飲能兼頑艷均感龍淑蕩隱為賦琵琶歌以贈云江樓夜半燒紅燭聒耳聲多應絲竹勿憐琵琶歌起奇當筵腸斷秋娘四秋娘音日擅

幸妾名艷司花袁寶兒水上洛妃來渺渺雲中仙子步遲遲破瓜年紀始無比家本蘇臺幾遷徙一廂龍空鎮北廂十年小住城南里琵琶絃中卜芳居不讓橋邊舊校書深巷春風藏綉幕當門終日滿香車登場偶把新聲賭喝到黃河誰與伍鶯語間關試曉晴鶗鴂聲亮徹宵雨此時身價重連城此際風華一座傾纔得五陵年少子無人不願識卿卿識卿之心早有屋一枝欲自依喬木小玉何緣嫁十郎紅顏命薄終非福嘆息郎君遠棄官居貧十載又離鄉飄零身世誰堪訴重抱檀槽掩淚彈一彈一淚聲淒切盤內明珠拋琴琴落花江南鳥自啼雪飛塞北人長別我亦當年識面人聞歌不覺暗傷神江州淚濕青衫痕舊社牧詩添髮影新相逢今已更名字綰素妝成有深意老大空教作拔帥奴韶猶是餘風致驀地我獨動悲歌自古蛾眉失節多燕子樓中人有幾莫道前義貴青蛾梁溪瘦鶴詞人贈句云好因緣是忽因緣容易散喜是少年況是徐娘態老大何堪重理四條絃生成薄命奈天何往事思量眼欲波紅袖青衫同一轍人間大半寃愁多一曲收場恨欲深玉顏骯髒可憐春而今世局翻新樣真個多情有幾人又抱琵琶過別舟更誰青眼識風流飄零我輩百人婦兩樣遭逢一樣愁姬初居西公興遷北禁里舊時蜂蝶爭相問清門前車馬城狹蜂屯祭未中秋後三日鑑湖畔王生又作藏嬌之主從此艷花有福正不必江州司馬淚濕青衫也

馬雙珠傳

粉黛三分淡者廣自憐身小倚郎抉英嫁緣絕天畫路洞裏春光也可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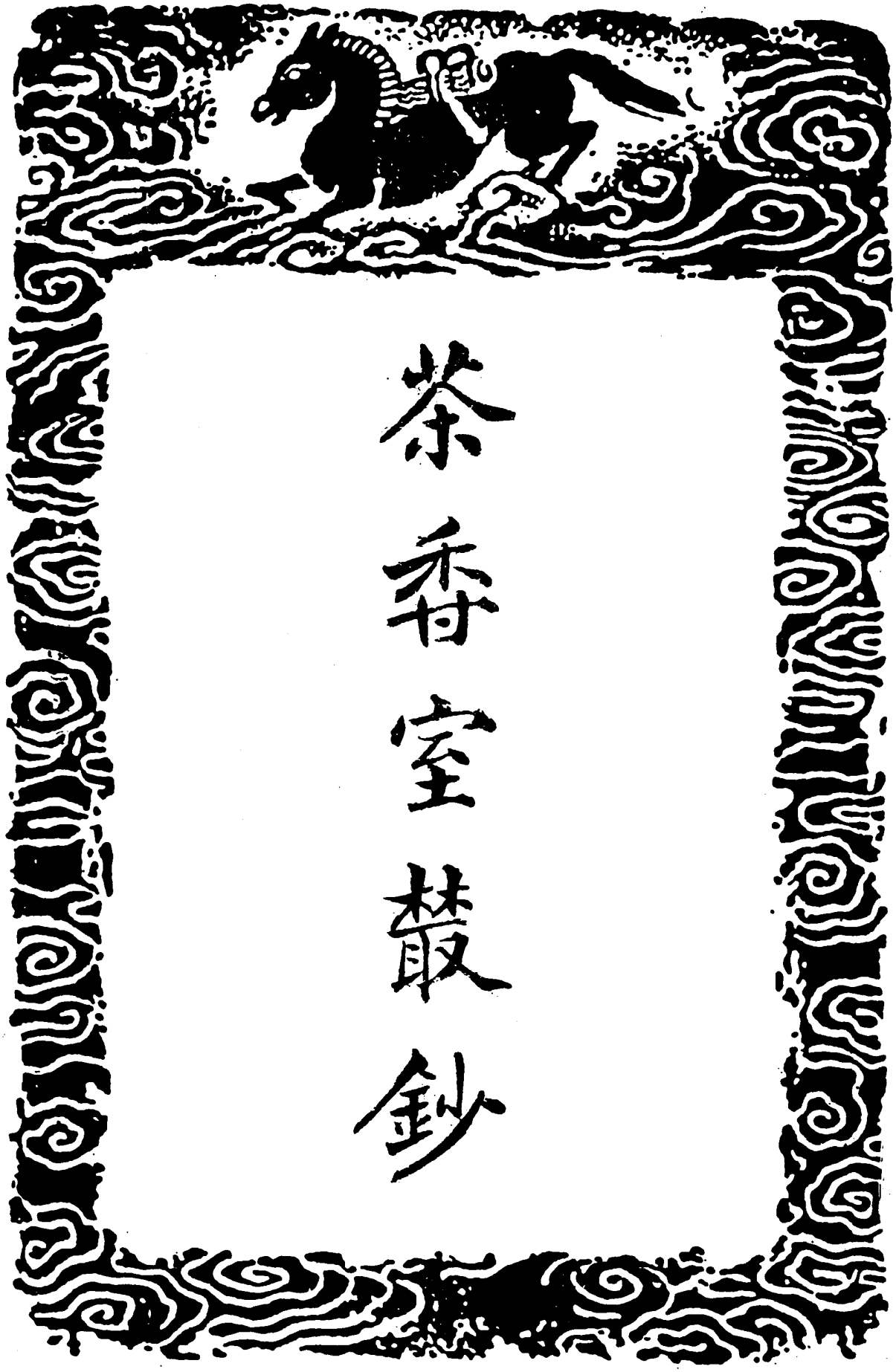
馬雙珠東鄉人初居曲江里其母秀卿姊鳳珠皆工串劇自沈仲復方伯分巡滇南時挈女劇後以朱為紫事本甚勞按憾易憾遂以女優改女閭時鳳珠嫁去姬與張小官同時稱卿亮馬年十五貌清秀秋波俏轉春意融然余友咏梅子素號蹁躚於姬獨垂青睞癸未冬季花榜與云步步嬌贈聯云雙影裊蛾翠閒覺野空屋日珠稀月隱聲憾揚州鶴仲身霧裏看花客當歌共宝留題句云畫樓今夜放瑤遊碧玉盈盈正妙年態到來卿花酸調始如卿自有家傳風珠已嫁巧珠小惟有雙珠最可人看偏滴滴花萬朵紅綠綠不成春餘春客贈云發花清徹映冰壺蝶夢輕輕描付玉姬多少書眉京兆筆春山合讓馬卿珠徐陵郎上觸珊瑚西抹東塗興不孤題偏春江花月吟恨時擊碎雙珠五算南陽生和韻云毘邪斜倚唱巴歌勝似當筵處士予品到滇濱花滿坊芳名總讓馬雙珠笑窠為賦玉為廣通體凝脂潤若酥剪落紅塵遭小却泥淖誰出為雙珠現住兆富里有妹巧珠頗惹人憐其後來之秀緻

胡質子記

不隨肩升門芳妍寔點緋衣楚楚憐君子好逑儂好合成百美續新編

胡質玉初名林黛玉居新穴興桃花矩淺柳簪眉濃瓊島俠態橋生針作舰妝妊又放誕於滇烟艷粉中別相一幟先是伶人某甚天津旦中好身手邇一見心傾昔人所謂郎如六月蓮妾似三年艾彼此愛戀情逾膠漆既而伶人因事迈蹟姬則一日三秋夢魂飛越於是不憚重洋怕絮一似千里赴海覩赴賦都毋須靈鵲填橋而天孫自就於牽牛彼都人士一時傳述新聞紙上當為記之流連數月柚朝刺暮暮之撤忽焉夢醒長安飄零北望魂消短景佗儻南歸乘輪舶而歸來既抵滬今暫寓海上珊壺姬仍贈句云玉簫聲裏步遲遲南國佳人繫我思不分相逢花下踽鏡遭慳鎖遠山眉閒說年時恨綿恨等閒不育千金階春風懶解鴛鴦帶夜月羞聞鈿釵別却紅兒半載餘屬腦俗粉門妝梳得卿領袖團巢隊始信春江出王粲報道迷香洞再開游蜂浪蝶費疑猜相如消渴年來慣莫遣烏龍作妬媒二嫂仙人花榜特科評為玉質金相贈句云斯人端合住紅樓蕊宮依佛在枕頭依樣胡盧真即候珊珊仙骨幾生修蠡湖小隱曦愛之寔等具永室中牙籤玉軸實鼎金爐冷玉一杆圖書四壁華屋而兼風雅益有人為之位置也另闢精室一間深無纖塵其中陳設盡是西洋器具以銀光紙糊壁地鋪五彩絨穩真則西洋風俗夜雨秋燈錄三集

懸挂空中涼生一室冬則置外國火爐奇煖異常床亦係西式不用帳幔窮極奢華姬雖年近季隱而彼嵐色稱依然姣好始今之尤物歟可雖鬢數莖衣以錦繡教之歌舞有名秀林者癸未秋季余友柘湖漁郎春申二十四鬘花榜用殿一軍評為寔科實優起之秀云


茶香室叢鈔

清 俞曲園著

茶香室叢鈔

茶香室叢鈔續鈔三鈔提要

曲園為清季著作大家一編之出海內尊為山斗茲編特其緒餘其自序有云謂遇罕見罕聞之事以小紙錄出積久成帙可見先生讀書載筆之勤矣茶香室者俞夫人妝閣名先生以此三字署之於右台仙館卧室誌不忘也後生小子得斯一編或足以飽此儉腹乎

茶香室叢鈔序

茶香室者內子姚夫人所居室名也余既葬夫人於右台山自營生壙於其左又於山中築右台仙館即署此三字於卧室中余每至杭州或居湖樓或居山館其在山館輒以茶香室為寢處之所因思夫人晨時每流覽書籍遇有罕見罕聞之事必以小紙錄存之積至六七十事然以見書不多不能時有采獲且其所謂罕見罕聞者或實亦人所習見習聞焉久之意倦又久則拉襍摧燒之矣余自夫人之亡逾二年長子隨焉其明年又有次女繡孫之變骨肉凋零老懷索寞宿疴時作精力益衰不能復事著述而塊然獨處又不能不以書籍自娛偶讀夫人故篋遇罕見罕聞之事亦以小紙錄出也積歲餘得千有餘事不忍焚棄編纂成書嗟乎余腹中之笥鯫以遠過乎夫人安知吾所謂罕見罕聞者博雅之士不習見之而習聞之乎書成名之曰茶香室叢鈔謂是吾之書可也謂是夫人之遺書亦可也光緒癸未端五日曲園居士書

茶香室叢鈔目錄

卷一

箕子易　明代諸家擬易之書
宋福建本周易　震卦有聲無形
占卦新法　趙子昂尚書集註序
弁服　菁茅
秬鬯　湯征苗異說
血流漂杵　關雎
有齊季女　聊樂我員
從子于鵠　坎坎鼓我
出自幽谷　堂不聽宋神宗說
雎帶雉蛇　有北
雕雕鼈黿　嵩高維嶽
左傳是太史公之流　豆短鬲長

茶香室叢鈔　目錄　一

昭王南征　纛旗
爲人後者不入　先進於禮樂蘇子瞻說
甑墬徼生高直孫奕說　有馬者借人乘之劉元城說
負版　長沮桀溺語
在陳絕糧　刺孟諸書
始作俑者　吾我二字
先聖先師　經書刪節本
舍注疏立異論　農孝經酒孝經

卷二

盤古即元始天尊　許耳
章鳩　伯夷叔齊
伯夷之弟　比干心十二穴
慈童　管仲父名
先聖本名丘　孔子至吳越

茶香室叢鈔　目錄　二

素相　蘧伯玉軼事
曾子子貢軼事　宰我朝歌墮車
曾子沈水　子章
華子期　毛萇
周貞實　時亮
寇先　孫什
卜成　謝允
斛輔　廣翊字定安
杜周三子名　盧白頭
開元中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堉
吳嵩　房元齡名字
張龜齡　温庭雲
枯松太保　衛迷
韓滕眼　馮道不知生日

陶叔本姓唐　八大王
八大王之子　蘇泉
林和靖祖　司馬公實王介卿
蘇明允誤　東坡一字子平
老泉山人　袁絢
邵錄　某望之
蘇佛兒　老申
張百杯張百篇　四清
黃子久名静坚　海鷗
鄧駉　張小舍
陳濟　南翔八老
吳門四才子　吳雨田
朱太平　馮玉瑛

卷三

公冶長書樽嶺碑　畫臧文仲於十和之旁
楚像臥冰　趙仲穆
五世公　李郭同舟
天寶改元　快活三郎
李輔國為高力士叙　李林甫像
荔枝之禍　僧一行弄蜀嘗歸
柏封大夫　寶家槐
柳公權畫竹　武肅射潮
辨皮日休事　王逸老
唐餘錄　火宋
愼火停水　瀧岡阡
張賽賢語　成都繪像
不解南音　宋開封府題名
包順　青沙墩
伊川不作生日　蘇子瞻章子厚過虎事
趙清獻琴鶴贏　東坡像
石曼卿愛杖　鐵蛤蜊
雞肘博士　洗面淮足
丁仙現　祭姦臣首級
蔡京蔡卞　秦檜生於舟中
韓蘄王騎驢　王厚齋為言路所論
文信國頂有拳髮　田時秀
原年　明永樂西域人至中國
永樂朝侍詞臣之酷　明仁宗不善終
王振由教官出身　選侍
客氏名氛　明季流寇起冨於婦人
由柏　宦官八字
呼史為胥　事長
唐人更點擊鐘　唐人猶尚右
舉人流落教坊　游士持書干謁
盜賊自號仙君　顏舟契
算盜絹數　拔釘錢
單名空格　書疏別紙
勅姓
卷四
中山夫人　褒姒事異說
妲己　衛靈公女
魯班妻雲氏　絡秀
支謙　邢三姑
秦始皇美人　項王妾
臧夫人　姚精二女
張弟　蔡伯喈母
龍袞　木蘭
烈女貞節圖　玉奴
楊妃粉　嬌隊
滿溪女史　辨金鑒子事
杜仲陽　劉將軍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東坡妾碧桃
東坡妾榴花　鶯鶯燕燕
韓蘄王妻妾　秦檜妻
女秀才　翁夫人石像
楊九娘　碧虬
一丈白　八四嫗
記日本二女子　虔婆
姬人爭物
卷五

元氣重十六兩　鼻中氣
一世二世有順數逆數二例　義居
義莊　祭侍下
重侍下　宰相具慶
宰相世喪　上祥下禫
父憂母難　男用女孀女用男孀
過房　添房
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　畫父母像
誄祭義泣涕　減算延母壽
子死捐生　七女造塔
五女嫩　女為父立碑
一産三十六子　衆金西木
氷玉　男子亦稱編甿
作伐　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阿茶　姐姐
白園　稱謂之異
庶些人名　姑姑
嬸　稱妻父為岳
尊夫人　上下同門
稱人曰老兄　仁弟
年兄　鄉弟
晚友生　同門
同學　門孫鄉祖
致政大夫　老爺
大人　自稱卑末
院君　鵝鬟
雲萍錄　清甲
雁泊人戶　貴尊無後

家衆　百歲以上入
社公鬼　義居
唐大漠　人物化石
卷六
古會價　漢田畝價
十分稅一　宋印歲易
印圖書　金字牌
飛鳥使　家書許附遞
舉人給衆佳公券　舉人著青衫
禁服黃自唐始　忌純白
以著靴為敬　背胸
石位　紫花墩賜坐
衆馬至殿門　當廳下轎
禁武官乘轎　禁竭
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高宗御書玉堂宇
學士非具員吏　校書官日課
宋時吏官　除攜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僧為州學博士　小兒官
害肚感風　開印封印
喊否奏　辭俸
辟謫籍人　將帶隨行
通事　形騙
公牘書行字　欽此欽遵
照得　前三後四
大狀小狀　忌用大行字
唐時回贈之例　贈本生父母
古人親在不居丁憂之闕　父祖未葬不析居

嫡孫承重服始於宋劉摯　古人忌日亦受弔
閒妻攜紙錢　人臣祭皇后
人臣女封郡縣主　制誥封贈字句之數
室人　公生明訪傷是立碑
私債以恩詔免　侵竊之弊
關防　加分三等
金人婦女亦纏足
卷七
唐時江浙進士明經人數　進士題名記
張安道謝科第　杜荀鶴及第試卷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殿試策
不寫策題　試卷中許添注塗改
塗注乙　試卷以針字為記
殿試卷以紅圈斷句　御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
懷挾文字　唐禮部試不禁懷挾
狀元　印賣狀元賦
出狀元　賜出身
榜狀元　狀元跋警
解元解副　唐時通榜之風太盛
金花帖子　報捷以名次高下定價
圈　改名登第
唐時追腳不及第人　關音中選
歐陽文忠公場屋中軼事　宋制屠官考校與今制異
濃筆抹至尾　殊次平
三八課試　選程墨
會課　十榜傳家
兄弟登科相距一甲子　一科兩張銓
二人試二卷皆中選　高陽邱園科

明制生員仍就府縣試　饒州神童
三同　同年之父不稱年伯
杭學多游士　臨安士人作關
妻代夫入閘
卷八
唐人選唐詩　五言金城
事實畫像有二人　契丹求魏野詩
算袋中詩句　二李唱和集
詠三　陳亞潛源集
青衫白髮對句　北方詩社
義試詩　韓海蘇潮
溫八吟　葉體詩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杜詩疵累
古人疵句　駱賓王詩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杜牧華清宮詩失實
詩不忌重字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失黏　一日九遷句不誤
白鷗失素　欣然規往
如鳧居坎　悔讀南華句異說
催租詩改本　竹徑通幽處
鄉音難改面毛懸　毘陵花下閒門居
醉翁亭記誤字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誤字
攀栖鶻之危巢　橫看成嶺側成峯
一團茅草亂蓬蓬　王荊公詩改字
畫錦堂記　畫舫之舟
岳陽樓記　楊巍之十聯詩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司馬溫公辨禪僞
七客　著書多虛語

唐人上宰相書無忌憚　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兩字對
肝臟饅頭　一詩兩見
梅花百韻詩　了閑集
卷九
蒼頡二十八字　仙衆
歐陽公集古錄本劉原父　韻類題選
草書韻會　韻會定正
天竺字源　玉浮圖
極沒要緊　枝宮碑
反金人銘　三字經
千字文　家書以千字文編號
上大人　場屋中字體
右文　廿卅卌三字音

茶檟茶　靡
念字去一畫　以鬱為替
嬌饒　古文已字
可字　豕
書宋為宋　木易楊
字可愈瘡　剪賣古人字
百壽字圖　四蟬捐
尺紙七萬字　百衲碑
堆墨書　染指書
國書　印文作卍字式
圖子　行樂圖
畫墨鬼　六逸圖
俾一故事則書　生書熟書
焚時文　雕印
新聞　記日本國人語
儒學問　蚤先生
孤字裡字
卷十
春月放園　假山之始
些子景　梅竹石三友
召客共作一簡　元夕聽人言語
結羊腸　紗囊減食
十二月乘涼　報曉
天下都綿襖　二月二十二
三十口　古人以痘為熱病
天賜　痣
兜不上下頰　俏
噴嚏大吉　變鬒髭鬢為白

縛矢氣　宣連
嗄嗻嗻　採生
舟行伐鼓　石大夫
藥稱一帖　雖卜
迎茅娘　猺人木契
納欵　瓜哇國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饕　醉遶遶
自一至十語　那
疑心生闇鬼　磨杵作鍼
虎負子渡水　對牛馬誦經
居人自出一錢　師公
行老　彎者
書忌字　吳安
卷十一

老子藏金法　物價貴賤
一至十市語　宮市
常州炙　由拳山紙
杭州金箔　鄜州泥孩兒
嘉定仔器　杭州糟瓜
杭州草紙　丈字鋪
長生庫　八鮮行
李婆婆　喬姥茶卓子
茶肆點心　撰炒
挑乾　戴蠻
申申如　挪條酒肆
張手美家　芳風館
戴海林家　顧夢麟歸蔬菜
紙織字畫　吳十九

龔春　舒鳐
朱圭　萇鳳
濮仲謙　大秀小秀
明代吳中絕技　傳真心領
施美人　樂五虎
雀官人相字　喫衣物知吉凶
十二宮看命　太素脈
金柞臼　種牙
白日賊　棒子
市人弄虎　香婆
王昭素市物　劉鎗匙
卷十二
天地生人生物次序
日生一日　赤人頂日
月以盈為消　花信風
大清明　芒種後壬日種花
白露前兩　梧葉報秋
十月開口　八易
推逐月朔日甲子捷法　炎赫應閏月
金木水火土　百忌歷
火殃　作荒
灰人　三十六禽
地震鼉魚動　禹九州圖
海外五嶽　圖崎方湖
舜泉　灘縣孫山
太行山孔子回車處　彭亡為彭祖葬處
桃花源異聞　黍羽洞
嶧孔　几陽亭
鉆鉚潭　魚羊共船
巫山十二峰名　楊州二十四橋
代州虎跑泉　重月泉
富土鎮　平望八測
查浦　懊來橋
萬年橋　神聖湖
山從他處飛來　七十二逕
五洩　貪泉
鶴為之舟　飛鳥圖
卷十三
尸羅　中國第一佛寺
淨圖之始　摩騰真身
旃檀瑞像　莊王女
觀音心呪　觀音現

善賢大士化女子身　目連即丁令威
豬頭和尚是定光佛　宋太祖是定光佛轉世
三藏取經過西域老僧　元奘棄杖
三藏　宋時西域取經故事
覺華寺藏經　雜摩十譬
四句偈　爲佛名經
懺　田字殿
淨髮之資　迦羅沙曳
早不茹葷　歐陽氏奉佛
替僧　魚肉供觀音
素食中置雞汁　以麪偶作羊豕之屬
鑒虛煮肉法　魚目充舍利
僧還俗　冬寒後還俗
僧妻　以妓捨僧

卷十四
三清　張道陵爲三天法師
趙逸　袁相根碩
徐元直　燭柯事有異說
山陰劉道士　賀知章上昇
張祜　顧元緯
安祿山鬼物避葉太師青衣童子　羅隱
吳彩鸞玉篇鈔　韓湘
呂洞賓及第爲縣令　宋時捕呂洞賓
陳摶南善相術　劉炔活
王迥遇女仙事　何仙姑
曹佶休　李鐵枴
四仙圖　神和子
尹師魯死事　何宗元
何蓑衣　張懷素
劉海蟾　程濟有法術
天元地元人元　無央聖衆
遊仙呪　八爺
鎮鼻術　騎鶴化
學老子　都工
扶箕　宋殿妖人
楓柳人

卷十五
聖廟專祀顏子　顏淵子路像
忠濛侯　利濛侯
妙用真人　上虛夫人
孟公孟姥　六丁爲女子像
巨靈有大小　神荼鬱儡異名
魁星　蒼王
周赧王廟　子胥水仙
餅肆祀漢宣帝　臨平周絳侯廟
禰衡爲土神　關三郎
甘興霸廟有關帝像　關刀
孔侯古像　太乾夢錄
趙昱　田相公
黎山大王　武婆婆
周將軍　溫將軍
金龍四大王　九顯靈府君
五戶將軍　叢祠之始
土地　祆廟
禮拜堂　善神
樂王　皮場廟

聖七娘　蕭倚花
馬和尚　謝仙
辟蛇童子　轉智大王
聖佛生子　堵神生日
為神人寄書　投劾神廟
卷十六
酆都陰君　羅酆山
漆河橋　十殿閻王
唐太宗入冥事　唐時城隍已主冥籍
生人司冥事　韓魏公為陰官
石曼卿事　冥中巨鐃
冥中聞曉鐘聲謂之天鼓　鬼聞雞鳴如聞鉦聲
陰錢　鍾馗
鬼媒人　鬼助作字
打牛魔王　鬼傳書
祖龍死　屍飛
僵人　死十四年而屍猶温
泰坑殘骨　伯嚭首級
婁敬真身　董卓為腐
張桓侯頭　昭明太子脛骨
杜少陵骨　燕國夫人
崇禎帝降箕　土棺
楸函　鼻塑鼻神
歸真室　紫藤纏棺
生壙　冤女家
王子喬家　漂母墓
蘇子卿祠墓　劉表墓
木蘭墓　三友墓

襄京父葬臨平山　朱文公溺於風水之說
石灰和土築墳　土鋌頭
一抔土可作一杯
卷十七
曲海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東廂記　後琵琶
馬嵬娘即杜麗娘事所本　傳奇白羅衫有所本
漆盒盛兒浮江中　黃龍翁
李勣殺元吉　小關索
展三點　王魁
宋江等三十六人　神行之術
俠客偷人頭　祭指揮女
劉天叙　秋香
玉嬌李　清風閘
雷峯白蛇　女仙外史
明季傳奇　遼東傳
梁莊杜記　評注阜官
金聖歎身後異事　李麻子
史惠英　無雙譜
卷十八
嶌戎戲　演戲之始
猱騎　禄劇
元曲　傀儡戲
影戲　肩擔戲
花十八　過錦
扮馬上故事　弄假婦人
花旦　點戲
彭天錫串戲　江湖十一脚色

衣盈襆把　桂府面具
搗琵琶　九絃琴
敲瓦碟　十番鼓
打野呵　倒喇
迎春社火　龍船太子
紐元子　釘打鐵
爭交　珠娘拳
小郎兒曲　五更曲
象棋　骰子
葉子戲　碰壺
跌成　彩選
燈關
卷十九
鄭莊公望母臺　宋伯姬黃堂
百里奚故宅　顏淵郭內園
范蠡宅　賈誼宅
銅雀　燒煙樓
飛霜殿　戴武閣
麗雅臺　哭金祠
繁陽觀　黃鶴樓
綠野堂　六一堂
竹樓雪堂　徐十郎家
邵康節宅契　呂文穆請書舫
宅子　酒樓紅牆
一字廳　容園
蝸廬　十二間干
堵房　浴堂
卷二十

禹鼎有陰陽之分　項羽刀
請菊尺　石李倫家鐵甑
梁武帝硯銘　楊太真玉磬
陳搏酒杯　玉拄斧
宋時弓弩斗石數　宋玉杯
文公檜趙鳳墨　朱子造墨
元時庫中古物　沈萬三聚寶盆
脂粉箱　都丞盒
立鐙　神樓
倒披氣　鐵行者
顏貽伽　玉等子
玉活計　翡翠
要金要銀　銓劒鏡
狂火油　地老鼠
卷二十一

桂管布衫　羽緞羽紗
福色　繡袴繡裏肚
鵝鴨巾　嫩版
安哉　墁
贅子　刀兒
剔花織　羽扇
撒扇　國初所用之扇
蝙蝠橋　籃輿之輿讀去聲
鼠尾鞴　捺船
西湖船用布帆　曹船
木腳道　大木桅
海船用櫓　順風耳
古人奇巧之器

灺風烹龍　騎驢酒
蠟黃水　簇酒
空飯　團油飯
餳頭　餳頭不可多食
水飯　小八珍
未酉亥雞肫　消夜果子
茶湯　文思豆腐
蜂糖餻　二韭十八
海哩蚌　茗飲始於南人
杭州蘇州茶　閔茶
清泉白石　散子散
牛黃清心丸　聖散子
人參貴紅膜白　人參在本地不效
高麗人參　金汗鉛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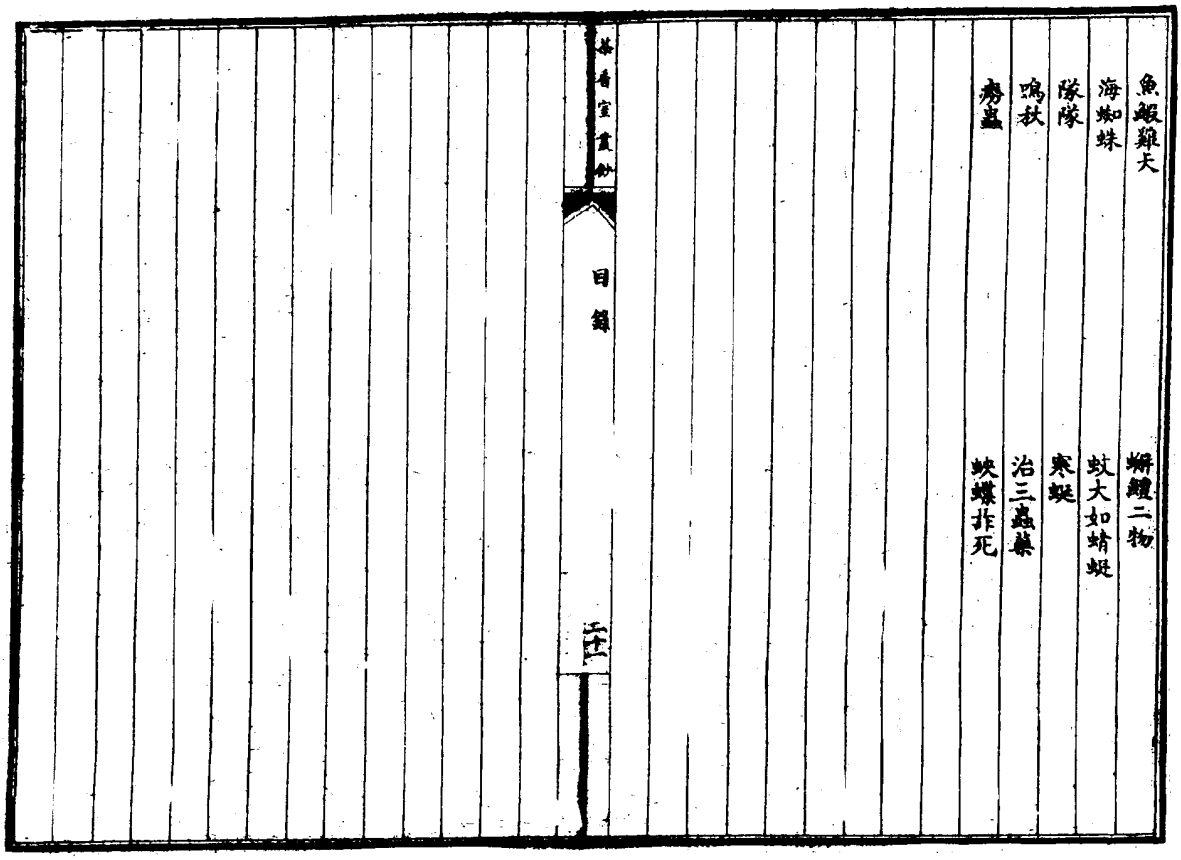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

土石化麩　地雞地鴨
子產慕柏　武侯祠前大柏至宋猶存
東坡竹　夫人竹
叢竹　月月竹
筍王筍將　宋人猶不以木犀為桂花
松黑　柳絮不化萍
牡丹花見於唐以前畫　秋冬牡丹
大小將軍　一品妃
伏苓重三十斤　長生果近代始有
金雞勒　赤山石絨
昂臧赫　蕨芝
濕死乾活　公公須婆婆奶
烟草之始　淡婆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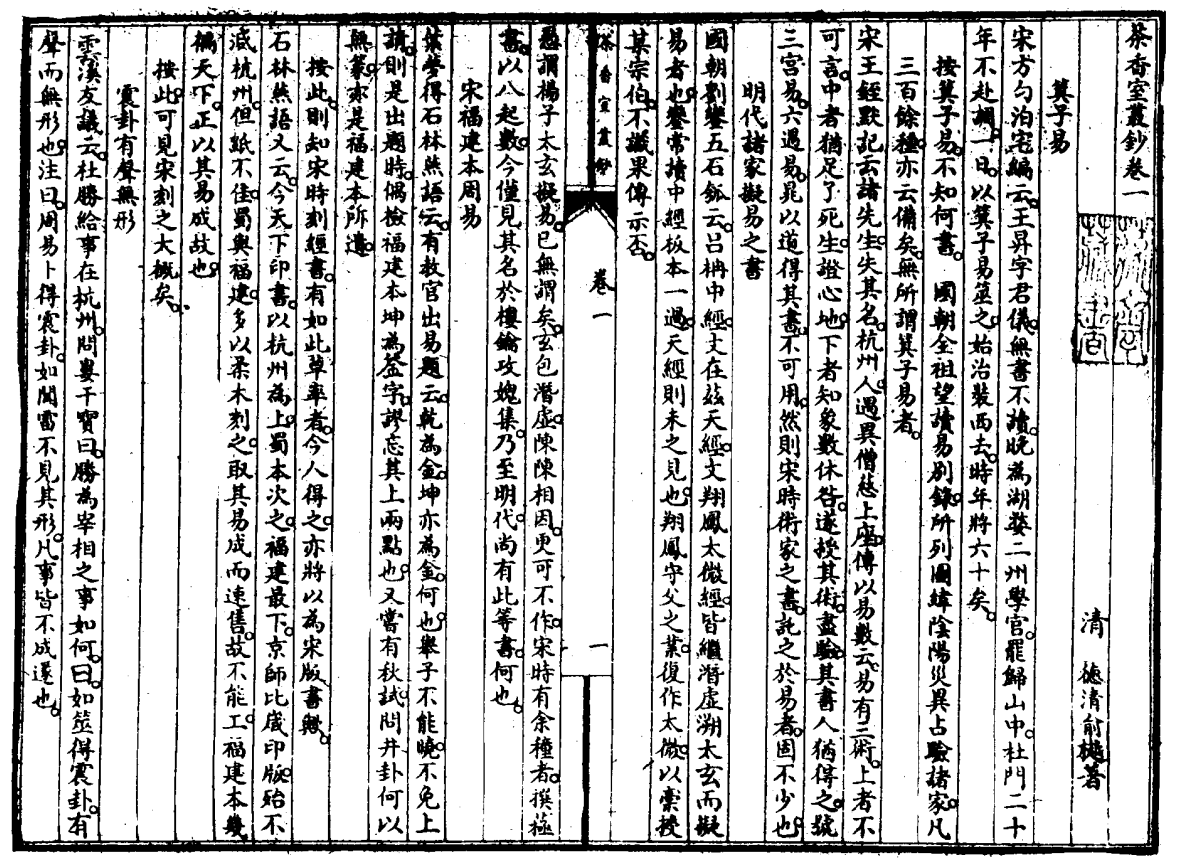
風茄　蚯蚓為百合
丁香撒攪　七十二子譜
癮去病　桃夫娘
三股梅花箭　裁樹用蝦蟆車
蘿蔔種花法　用鹽插花
六友

卷二十三

麒麟長頭　明萬歷時光山縣產麟
獅子　賽希特
剛巴兒　禿墨忒
狻猊　貔貅
獨象　汗血
申紅　掃雪
猓㺜　黑大蟲
碧雲霞　狗挽車
獅狁小狗　畫貓
貓魚　貓食盆
六枝鼠　白鼠
朱砂鼠　鼠婚
鼯鼠　木戾
注輦國鸚鵡　粉紅色鸚
紅咖咖　漠北白
火雞　秋風鳥
九頭鳥　鵲上梁
鹿以雕計　馬以風計
薩多羅解猪語　泉州漳水鮫鯉
蛇能人言　蛇哼蚣蚣
水龍玉手　魚卓棣



魚蝦雞犬　蝒蠣二物
海蜘蛛　蚊大如蜻蜓
隊隊　寒蜓
鳴蚓　治三蟲藥
寿蟲　蛺蠓非死


菉香室叢鈔卷一　清　德清俞樾著

筮子易

宋方勺泊宅編云王昇字君儀無書不讀晚為湖婺二州學官罷歸山中杜門二十年不赴調一日以筮子易筮之始治裝而去時年將六十矣

按筮子易不知何書國朝金祖望讀易別錄所列圖緯陰陽災異占驗諸家凡三百餘種亦云備矣無所謂筮子易者

宋王銍默記云諸先生先生其名杭州人遇異僧慈上座傳以易數云易有三術上者不可言中者猶足了死生誑心地下者知象數休咎遂挾其術盡驗其書人猶得之號三宮易六過易晁以道得其書不可用然則宋時術家之書託之於易者固不少也

明代諸家擬易之書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吕柟中經丈在茲天經丈翔鳳太微經皆纘潛虛溯太玄而擬易者也鑾常攜中經板本一過天經則未之見也翔鳳守父之業復作太微以棠授其宗伯不識果傳示否

菉香室叢鈔　卷一　一

趙謂楊子太玄擬易已無謂矣玄包潛虛陳陳相因更可不作宋時有余橿者撰極書以八起數今僅見其名於樓鑰攻媿集乃至明代尚有此等書何也

宋福建本周易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有教官出易題云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舉子不能曉不免上疏則是出題時偶檢福建本坤為盆字誤忘其上兩點也又嘗有秋試問井卦何以無篆來是福建本所遵

按此則知宋時刻經書有如此草率者今人得之亦將以為宋版書矣

石林燕語又云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版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按此可見宋刻之大概矣

震卦有聲無形

雲溪友議云杜勝給事在杭州問婁干寶曰勝為宰相之事如何曰如筮得震卦有聲而無形也注曰周易卜得震卦如聞雷不見其形凡事皆不成遲也

按此殆當時術者之言非古周易說

占卦新法

占卦之法古以蓍今以錢宋儲泳出新意以木為三彈丸丸各六面三面各刻三畫三面各刻二畫呵而擲之皆三則成九老陽數也皆二則成六老陰數也兩二一三則成七少陽數也兩三一二則成八少陰數也三九六擲而成卦詳見其所著祛疑說按此法殊簡而有理較勝用錢而世無知之者故表出之

趙子昂尚書集注序

明焦竑筆乘載趙子昂尚書序云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樂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偏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邪又幸而覺其偽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覺其欺邪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按趙子昂以書畫名後世乃能灼知古文尚書之偽者書以明之是亦深於經學者矣惜其書不傳要是國朝攻古文尚書者之先聲也

按序中不及周易未知何意疑或有誤然焦氏言得子昂真跡則又當不誤也

卉服

晉王家拾遺記云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草為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

又云燕昭王七年虞扶國來朝其國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為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

按此二條並言卉服蓋即一國也雖未足為禹貢卉服之塙據然後世木綿布之類實此種為之權輿

拾遺記又云漢武帝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析渠之國其國人壽三百歲椎草茅為絇結網為衣似今之罽紙也

菁茅

水經湘水篇注引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

按縣謂泉陵縣

宋朱翰漢蠻慕笑云麻陽苞茅山茅生三脊齊桓責楚苞茅不入者即此

宋劉敞公是集三脊茅記云三脊茅出于江淮之間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故封禪者必以三脊茅其意以為能服楚越則三脊茅可致而封禪乃宜矣

按得此說則知古人制菁茅之貢其意深遠非貴異物也

秬鬯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明堂所用鬯凡三十斤取之信州史云實未嘗用用之大毒能殺人

按孔穎達云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芳香條鬯故謂之秬鬯然則安有大毒殺人之事後人法古而不得古法既失其真遂以為罪皆拒鬯之類也

湯征葛異說

越絕書云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享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

按此或即葛伯事傳聞異辭

先大夫鋤化府君即雪軒隨筆論葛伯事曰困學紀聞云葛伯仇餉非孟子詳載其事則異說不勝其煩余謂孟子之說亦異說也葛伯放而不祀湯當以正理喻之不必為此委曲周旋之舉且遺之牛羊尚易也湯之國七十里葛伯爵其國亦當七十里相距遠遠而使老衆往耕夫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尚有怨言湯之民其肯負米粮出饟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乎即為之耕矣炊之於家中餉之於境外健步尚不勝其勞老弱安能任斯役乎況葛伯固一國之君也田家之黍肉幾何劫於路而奪之此鄉曲無賴子所不為而謂葛伯為之乎余謂書言仇餉或者湯邊鄙之民有與葛接壤者適饋餉田中葛伯扶私憤以殺之如後世爭桑故事湯遂緣此以興師耳不當如孟子云云也

血流漂杵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相即河直甲所居東南二十五里朝歌城紂所都也中

出蔓草最多故相傳名天下俗傳漂杵餘血所化也

關雎

宋王銍默記云李公麟字仲恊初任大名府同縣尉因檢驗村落見所謂魚鷹者飛翔水際問小吏曰此關雎也因言此禽有異每棲宿一窠中二牝仲恊令探取其窠覩之皆一窠二牝蓋雄雌各異居也因悟所謂和而別者以此

按此可補傳箋之說所未備

有齊季女

國朝李超孫詩氏族考云何楷詩經世本古義序采魏美邑姜也齊讀如字有齊季女齊國名太公之先所封也太公本齊後仍封于齊當武王時以女邑姜妻武王計其時太公年已老則邑姜之為季女臧疑裏二十八年左傳云濟澤之阿行潦之頻蘋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季蘭蓋即邑姜之名其言濟澤之阿則尤齊地之證據讀齊為齊誤矣

按此說殊新以季蘭為邑姜名雖臆說無徵而以濟澤證齊地則為有見至以太公之先本封齊國則尤有可證者國語云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韋注云伯陵太姜之祖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於齊地者疑太公本逢公之後與周本昏姻之國故避紂而歸周其後仍封之於齊復其舊也然則邑姜為齊國之季女正可無疑矣

聊樂我員

宋楊敬仲著詩解解此句云我自有員姓者我妻也見櫻錦攻媿集

按此解亦甚新櫻氏以古無員姓非之不知此員字若作姓解當讀為妘說文女部妘祝融之後姓也韋昭注鄭語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然則鄭固有妘姓矣妘通作云唐韻二十文云古丈雲字亦姓出自祝融之後而此經員字釋文曰本亦作云則其通作妘有明證矣

余嘗於詁經精舍命諸生作趨以酸邁解或解云上章敦旦于差南方之原原大夫氏則此章敦旦于邁趨以酸邁酸亦大夫氏言與酸氏之女俱往也引左傳酸棗氏證古有酸氏其說亦新附識之

從子于鵠

水經注云漯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城南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此蓋改為左邑蓱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

按毛傳鵠曲沃邑也正義曰曲沃非特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是鵠與曲沃非一地乃如鄒氏之說鵠即曲沃也疑鵠即曲沃之合音從子于鵠即從子于沃非必有二地鄒說得之

坎坎鼓我

漢應劭風俗通云空侯漢武皇帝禘祠大一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詩云坎坎鼓我是其文也

按此知詩所謂坎坎鼓我者鼓琴鼓瑟皆是毛傳無文鄭箋云為我擊鼓坎坎然非古義也詩言鼓我與舞我同鼓非樂器也琴瑟皆可鼓何必擊鼓乃謂之鼓乎

出自幽谷

明鄭仲夔耳新云李子田太史曾於秋冬之交見黃鶯就水次以泥自裹旋蟄水底明年春又自淨出剖泥飛去始解出自幽谷之義

按此亦可備解經之一說然詩經本文初不言鶯也

勒少仲同年言有人見桃樹上小蟲蠢蠢成小鳥飛去始悟擊允彼桃蟲拚飛惟鳥之義此亦以目驗者說經少仲曾為詳言其狀惜不記憶迺

亶不聰宋神宗說

宋王得臣麈史云神宗皇帝聖學淵深莫窺涯涘黃安中顧任崇政說書一日講至祈父之辛章祈父亶不聽上曰獨言聽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也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聽作謀故邪侍臣莫不歎服

維帶雄蛇

詩雄虺虺雄蛇　國朝盖雲鶚史管窺引詩惟虺惟蛇作維帶雄蛇

按莊子齊物論蝡蛆甘帶司馬注小蛇也國語為虺弗推為蛇將余何韋注虺小蛇大是虺與蛇音近義通但紫頭無推度矣宜更核之

有北

晉王嘉拾遺記云軒轅去蚩尤之災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域詩言投畀有北此或古詩說乎不然四裔皆可投何獨言北也

拾遺記引皇娥之歌當其何所至窮桑證詩桑中之義此附會不足據

踧踧周道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小雅巧言篇躍躍兔兔注釋文為狡然塞上實有兔兔一種視山兔差小足前長後短走則輒首軒尾與所謂躍躍者正似

按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幼孜三人攜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尒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跳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躍兔兔者也此與黎所記正是一種惟足之前後長短兩說不同蓋記載之訛也詩云遇犬獲之而此兔犬不能獲則非可據以說詩矣

國朝范昭遠征西紀畧云十八日抵噶里從者獲得兔兔四五大如鼠頭似兔尾則類鼠細毛黑白色足有長短跳躍甚捷犬不能獲惟網可得皮可為裘殊煖此但言足有長短未別言其為前為後也

嵩高維嶽

漢應劭風俗通云中央曰嵩高嵩高也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按毛傳嵩高維嶽四嶽也不舉言中嶽應氏之說或本三家歟

宋樓鑰攻媿集跋先大父嵩嶽圖云嵩高維嶽峻極於天巍然居四嶽之中蓋天下之絶境也亦以嵩高維嶽為指中嶽

左傳是太史氏之流

北夢瑣言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聖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繫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襍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為史當於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剌不倂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宛章有所未一

按此即漢儒左氏不傳春秋之說唐人猶及見之宋以後不復知矣　本朝為公羊學者乃始大暢其旨

筮短龜長

左傳稱筮短龜長後世乃歷歷有據水經贛水篇注云贛水又北逕龔沙西昔有人于此沙得故家刻墉題云丙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又漸江水篇注云毅水東逕獨松故家下家為水毀其墉丈云筮言吉龜言凶百年墜水中今則同龜蘇矣又云浦陽江有琵琶坂坂有古冢墉水毀有隱起字云筮吉龜凶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覽指成傳襯焉乃如龜蘇故知冢已八百年矣

按此數事相類疑一事而傳者異其地且小異其辭

昭王南征

楚屈完言昭王南征而不復君其問之水濱不過一時抵拒之辭不謂真有可問者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左傘昔昭王南征死于是水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徙昭王喪事于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傘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者號云朝廷驛候合王喪于是因以名驛今須導村正有大敛口言昭王于此殯敛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鄭公灘言鄭武公與王同溺水于是世數既遠為不近情矣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沔自是死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此皆昭王南征之故事千載以下猶歷歷如見也

鑾旗

晉王嘉拾遺記云武王伐紂有大鑾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梁紂名其船曰鑾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鑾旗則其類也

按鑾旗之義注疏無聞此事可補杜注之遺

為人後者不入

國朝黃鑾行唐偶記云唐陸廣微吳地記載餘杭山有夫差義子墳十八所義子之名始見此子路所稱為人後者不入或即謂此等乎

按為人後者禮所不禁而何以見絶於聖門自來不得其說鄭注亦迂迴難通余著禮經平議疑後字乃役字之誤然亦臆說也嘗命詁經精舍諸生解之有樓君名觀者解云此與喪服所言為人後者不同猶言為他人子耳以今言之乃養子非繼子也養子不知起自何時然詩王風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則古固有之矣以其背親從人故與債帥亡國者並斥之余取其說刻入詁經精舍五集中今得黃氏說復錄於此

余又思之為人後者不入此蓋行古之道也古者必無為人後之說周公制禮始有之文王長子伯邑考早死無後不以成王為之後可知當時尚無此禮也試以殷制言之大率有子即有後如湯之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仲壬而仍及太丁之子太甲

是也無子即無後如汰丁崩立其弟太庚太庚崩即立其子小甲不以小甲為汰丁後也小甲崩立其弟雍己大戊大戊崩即立其子仲丁不以仲丁為小甲後也孔子作春秋從殷之質然則子路揚解之言或即孔子素王之制乎孔子有兄孟皮早卒孔子不以子思為之後也禮有子思哭嫂之文則伯魚亦尚有長子子思不以白也為之後也後人不達此意而說此記者皆曲說不通矣

先進於禮樂蘇子瞻說

東坡集有孔子從先進上論其畧云君子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況以不正進者乎孔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冰炭之不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明矣是人也以道言之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先王之禮樂然其進不正未有能繼以正者也故孔子不從

按蘇氏解先進後進與古說絶異未詳所本後儒說論語亦無引蘇氏此說者

孰謂微生高直孫奕說

宋孫奕示兒編云此言微生高於乞醯之際盡其委曲之道先儒解乞諸其鄰為不直是直情徑行而無委曲周旋之義豈善與人交者哉

按此說可備一解當時必有人讓微生高過於直遂者故夫子以此解之耳

日本國人物茂卿作論語徵說此章云高蓋孔子鄉人以直見稱孔子亦愛之故反言以戲之親之至也意者孔子家乞醯曰或者佯為不知皆戲言也若他人乞之則是頊稟孔子何與聞其頊事乎

按此說亦佳不然則孔子轉似攻發人之陰私矣

有馬者借人乘之劉元城說

宋陳鵠者舊聞云有問劉元城先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先儒說此多矣但難得經旨貫串元城曰有馬者借人乘之便是史之闕文後人見此語頗無謂遂從而削去之故聖人歎曰今亡矣夫蓋歎此句之不存也聖人作春秋於郭公夏五皆存之於經蓋慮後人妄意去取失古人忠厚之意

負版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古喪服之制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此禮不見世久矣禮內輔以纓帶言論語式負版非版縫之版乃喪服之版以子見齊衰者必式為敬

按如程說則上句已言凶服者式之何必更出此文余重表姪戴子高望作論語注實用其說而云凡與人相見見其面則式不然則否負版者雖當車前亦為之式所以重喪願足補程說之所未盡

長沮桀溺語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長沮浴桀溺問焉今日浴佳邪曰佳長沮曰浴須浴其內然後其表五藏六府尚有未潔四支八體何為者邪夫浴者將使表裏潔也內苟含垢何遽浴邪

按此語不知出何書

在陳絶糧

荀子宥坐篇載孔子厄於陳蔡之間曰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楊倞注云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之下

按孔子絶糧在九月時他書未載

人知孔子絶糧不知孟子亦嘗絶糧漢應劭風俗通云孟子絶糧於鄒能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是孟子亦嘗絶糧也

刺孟諸書

孟子一書至今上配六經然北宋以前不甚重自王充論衡有刺孟篇後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伯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黃次伋作評孟其書不盡傳人家不盡知將東野語曾艸衆之

羅大經鶴林玉露云鄭叔文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也能以詩禮者也其言凡悖羅氏則云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勘齊梁之君以王耳余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雖似持平之論而亦不滿於孟子

始作俑者

國朝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孔子曰甯投桐人乎公曰齊人虞舜遇忌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為

按說文人部偶桐人也淮南子繆稱篇舍以偶人而孔子歎高注曰偶人相人也治說文者疑桐人是相人之誤稱人者象人也乃觀此文亦作桐人疑其不誤蓋

古偶人以桐為之耳。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來不知始作俑者為何人。據此則齊人虞卿也。

吾我二字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元趙惠四書箋義曰。吾我二字。學者多以為一義。殊不知就已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吾有知乎哉。就已而言也。有鄙夫問於我。因人之問而言也。

按此條分別甚明。二三子以我為隱乎。我對二三子而言。吾無隱乎爾。吾就已而言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對公孫丑而言。吾就已而言也。

以是推之。予維往求朕俊濟。予即戒也。朕即吾也。越予沖人。不印自恤。予即我也。印即吾也。其語似複而實非複。

先聖先師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凡始奠於先聖先師。鄭注謂周公若孔子。然計此禮尚在孔子之前。劉氏奭曰。慶庠以舜為先聖。夏學以禹為先聖。殷學以湯為先聖。東膠以文王為先聖。

按此雖臆說。而似有理。惟先聖既代有其人。則先師似亦宜然。荀子大略篇曰。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呂氏春秋尊師篇曰。帝舜師許由。為師大成。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新序雜事篇曰。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敘疇子斯。此皆先秦古書所傳。當有依據。或即三代時所謂先師乎。西王國未詳何人。楊倞注引或說曰。大禹生於西羌。西王國而羌之賢人也。小臣高誘注以為即伊尹。

經書刪節本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賈師憲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畧。又欲節十三經注疏未及入梓。然則經史刪節本。宋時已有之矣。

舍注疏立異論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當仁不讓於師賦。時賈逵李迪皆有名場屋。文奏名。而逵迪不與。迪以落韻。逵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王文正亦落韻。失於不詳簡耳。若舍注疏而立異論。不可執。詐恐使今士子效之。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點逵。

按今功令。場屋中不遵朱注者不取。亦此意也。

農孝經涸孝經

宋孫奕示兒編云。孝經。孔子所論也。載知郭良輔又變為武孝經。顧注鄭氏又易為女孝經。顧注唐侯以至農孝經。原注皇朝涸孝經。原注不詳紛紛而出。

按諸書今無傳。且莫知其名矣。

又按涸孝經發端必云。其無加於涸乎。當是游戲之作。余此書本非所以說經。而鈔撮所及。亦偶有及經義者。遂合為一卷。終以此條者。以見所說似經義而實非。亦猶涸孝經之徒有經名也。

茶香室叢鈔卷一終

清 俞樾撰

盤古即元始天尊

晉葛洪枕中書云昔二儀未分已有盤古真人天地之精自號元始天王遊乎其中按任昉述異記異楚聞說盤古氏夫妻陰陽之始也而道家又有元始天尊開書經稽志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是也今據枕中書則盤古與元始天尊二而一矣

枕中書言元始天王與太元聖母通氣結精元始君經一劫乃一施太元母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其所生是即述異記所述異楚聞說盤古夫妻陰陽之始者也荒誕之說鄒衍博異聞耳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盤古為始是直以元始天尊為萬代帝王之鼻祖矣可笑孰甚也

許耳

梁元帝金樓子云許耳之子名曰由字道開一字武仲黃白色長八尺九寸兄弟七人十九而隱堯欲禪之由乃洗耳

按許由父名世所罕聞并其儀狄亦僅見於此

章龜

梁元帝金樓子云商均一名章龜按龜疑龜字之誤商章同聲均與龜一聲之轉耳然金樓子所載古人名字多詭異如商湯七名有脅肘之名亦不可解也

商湯七名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今人知有天乙不知有地甲

伯夷叔齊

梁元帝金樓子云夷齊之子名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依鹿以為羣叔齊起宮鹿鹿死伯夷悲之而死

按夷齊之死文選注引古史考云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國之草木也於是餓死其事已屬異聞而此乃云因害鹿而死則又異矣

又按列士傳亦載此事云夷齊隱於首陽山王摩子入山難之曰君不食周粟而隱周山食周艾奈何二人遂不食艾經七日天遣白鹿乳之得數日夷齊私念此鹿由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子遂餓而死小說寓言鄙俚可笑也

又按困學紀聞原注載陳彭年對真宗語夷齊父名初字子朝見春秋少陽篇而金樓子謂之夷齊之子亦異

伯夷之弟

晉張華博物志云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翩上言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使翩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求見掩藏

按列士傳云孤竹君數伯夷長子當立乃讓與弟叔齊不受乃與異母弟伯俟此屍其即伯俟歟惟伯夷既字伯此異母弟何以亦字伯豈一母之子即自為伯仲歟文選辨命論云夷叔蔑淑媛之言注引僖瑋七錄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稱夷為叔抑又異聞

水經濡水篇注云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史嗤笑者皆無疾而死于是改葬之事與此同惟太守之姓異未詳孰是

又按此文疑有脫誤本當云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伯遼海水漂吾棺槨蓋伯遼即伯俟也古字通耳俊人不知有伯遼之名誤以遼海二字連讀遂去伯字并去水字

比干心十二穴

梁元帝金樓子云殷帝紂淫虐王子比干諫紂剖其心十二穴破而觀之按史記但言有七竅此云十二穴亦異聞也

以箕子為風伯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顏之推賦嚴精佳漢風伯朝周以箕子為風伯謂箕星好風也按太公金匱云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尚父曰四海之神與河伯風伯雨師耳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五神皆驚顏賦所稱風伯朝周當指此事非必箕子然上句歲星東方朔也則下句風伯又似實有其人并存以為指箕子或亦一說

慈童

日本人宇屋元泰字伯亨著有東陽集集中有題慈童畫五言絕句一首序云世傳慈童事周穆王有龍雪誤越王枕王枚結鄒縣山中私悶馬臨去授以法語曰朝朝誦之可為周身之防慈童恐遺忘題諸菊葉既而有露零零滴於溪流慈童飲之極

甘美遂為仙下流之民三百餘家飲者悉得上壽

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中國人但知有酈縣甘谷事不知有慈童也是真異聞矣豈周秦間相承有此說由徐福等傳述至彼乎

水經淯水篇注云淯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上餐松葩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

按此亦即南陽酈縣甘谷也世知有析谷因慈童事并記之

管仲父名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見陳心叔名疑

先聖本名兵

宋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云陳召初名紹欲改名或言增損偏旁可也昔先聖本名兵已乃去其下二筆及問其語所本則不能知可謂異聞也

按此真無稽之談以古文論此二字亦不相似乃謂去下二筆則是孔子時已有今之正書矣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從几不從八

按說文長篆下所載古文有如此者然亦異說也

孔子至吳越

吳越春秋云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闔廬從瑯琊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孔子聞之從弟子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

按越絕書亦有此文是孔子嘗親見句踐矣然此當在越王徙都瑯琊之後孔子未必至吾浙也

國朝馬驌繹史引吳越春秋云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而誅之子胥諫而止

按此則孔子固嘗至吳矣而今本吳越春秋無此文

素相

國朝梁同書日貫稱塗說云孔子素王邱明素臣人習用之素相未有用者論衡超奇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

遽伯玉軼事

晉王嘉拾遺記云師消出於衛靈公之世造新曲以代古樂遽伯玉諫曰此雖以發楊氣律終為沈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厲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師消退而隱迹遽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

按此乃遽大夫之軼事

曾子子貢軼事

國朝程大中四書逸箋云人知子疾病子路請禱不知孔子病子貢出卜太平御覽引莊子云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又云人知曾子不忍食羊棗不知曾子不忍食生魚孝子傳云曾參食生魚甚美因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生魚

宰我朝歌簞

水經淇水篇注引論語比考讖云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捧目宰予獨顧由愛簞事宋均曰子路忠宰予顧視山地故以足蹙之使墮車也今人止知墨子迴車事不知有宰予墮車事

曾子沈水

宋書文九王傳遵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瑱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

按困學紀聞引顏氏家訓曾子七十乃學謂未詳所出若曾子沈水事更千古奇聞矣

蛙琴撫戴尸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援琴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芳云云曲終投河而死然則孝於親而沈乎水當用伯奇事或本作尸子後人誤作曾子真子輦

晉王嘉拾遺記云宋景公之世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曰聞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祕請見語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景公賜姓曰子氏名之曰輦即子輦也

按子乃宋姓此復世人君以國姓賜人臣之始

華子期

謝履安集避名山志云華子岡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春秋里先生弟子期

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按祿里先生即四皓之一華子期蓋四皓之使矣

毛義

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洞庭山記曰洞庭有二穴昔閻使龍威丈人尋洞遇一石室石几上有素書三卷持回孔子曰此夏禹之書並神仙之氣言大道也丈人姓毛名義號曰毛公今洞庭有毛公宅

按此與傳詩之毛公同姓名是又一毛義也

周貞寶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零陵浚山有石巖春時有隱者曰周貞寶隱於巖中始皇好神仙方士或薦貞寶始皇召之使凡三往貞寶不起遂化為石

按此秦之隱君子更在淮陽應瞿之前而世無知者

時亮

後魏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引秦川記云河峽屋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篋亮南安人也

按時亮不知何時人必古之隱君子也

按唐述者據上文云蔥目鬼曰唐述因時見神人佳遇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室密之居謂之唐述窟然以時亮例之安知唐述非亦人姓名乎

寇先

水經睢水篇注云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城西門即寇先鼓琴處也先好釣居睢水旁宋景公聞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舉事之

按此則寇先者亦近乎仙矣

孫什

又濟水篇注云濟水又逕什城北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是孫什亦必隱避世之士

卜成

又洛水篇注云又東北九山溪水入焉水出百穀山東谷仲長統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境謂是山也卜成未知何時人亦一高士

謝允

又汚水篇注云曾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崆上山又曰仙室晉咸和中歷陽謝允舍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焉然則謝允去官高隱亦一陶淵明矣

所輔

又河水篇東北過漯陽縣北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來鈔寇平原縣令劉雅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並為賊禽求代雅妻緻雅于此津所輔可謂孝盡愛敬義拯君臣矣

按所輔卒見世使知漢有所忠不知又有所輔

水經注中所載古人姓名多湮沒不著因表出數人尚友者儻有取乎

虞詡字定安

水經陰溝水篇注云武平縣故城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

按范蔚宗漢書詡字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

杜周三子名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世系表杜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則知本傳所謂二子夾河為郡者即延壽延考本傳但載少子延年而不載前二子名因表出之

按日知錄言兄弟二名而同其一字世謂之排行起於晉宋漢人無有然杜氏三子皆以延字為名則西漢已有之矣或諸隸所言多出後人偽造未盡可據乎

盧白頭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國子博士盧白頭字素稚范陽人也性愛恬靜卻圖放懷學杜六經流通百氏晉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業注周易行於世

按盧白頭之為人知者鮮矣宜表出之

開元中十八學士

元白與湛淵靜語云元宗開元中於上陽宮含象亭以張說徐堅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康子元侯行果韋述敖會員半千趙元默毋煚呂向咸廙姜皎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為十八學士命畫工畫像御製贊為千載翰苑盛事

按太宗時以杜如晦房元齡等為十八學士至今圖稱之而不知開元時又有此十八學士

都督閻公壻

滕王閣序。都督閻伯嶼。欲其壻吳子章為之。此事人所共知也。王定保摭言云。王勃著滕王閣序。而閻公意屬子壻孟學士者為之。已宿搆矣。則閻公之壻。是孟學士而非吳子章未詳孰是。

王子安序云。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孟與王必坐中上客。猶都督閻公字文新州。皆實言當時之人。非古人也。後人不達此而異說鑿起矣。閻公之壻。當是吳子章而非孟學士。孟學士必當時負文望者。或閻公欲揚其壻之名。使孟學士宿搆一文。俾其壻冒為己作。以誇坐客耳。王定保知此文為孟學士作。蓋傳聞之得實者。而以孟學士即閻壻。則又誤矣。余于千載下。發古人之覆。未知然否。

晉羊琇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漏濛濛之飛雨。王子安滕王閣詩。畫棟朝飛南浦雲。朱簾暮捲西山雨。即本此。不獨落霞秋水兩句。有所沿襲也。

吳嵩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吳嵩。雲溪人。年十三作道士。煬帝元年。過鄧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而旺氣流萃於秦地。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嵩精明天文。即袁天綱之師也。至今人知有袁天綱。不知有其師吳嵩。雲溪人。則吾鄉人也。宜表出之。

房元齡名字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隋人多以字為名。元齡實本名喬。後來即以字行。卻以名為字也。賈耽唐書訓云。唐十八學士圖狀。皆當時畫迹云。房元齡字喬。年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邪。況一年字。一年相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

按喬年。喬松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張龜齡

唐顏真卿撫州臨川縣令廳壁記。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云。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改名志和。字子同。

按張志和原名。世罕知者。志和兄松齡有答弟志和漁父歌見全唐詩。

溫庭雲

北夢瑣言曰。溫庭雲字飛卿。或云作筠字。今庭筠之名行。而庭雲之名僻矣。

枯松太保

明謝肇淛文海摭沙云。唐王建平東川諸將莫不爭功。獨王宗裕立枯松下。未嘗自言。時人謂之枯松太保。與馮異稱大樹將軍。可謂的對。

衛遂

唐許渾題衛軍將廟詩序云。將軍名遂。陽羨人。少習詩書。學弓劍。二十七。游并汾間。遇神兵望帝。始定義旗。天下既定。錄其功。拜將軍。宿衛。以母老病。乞歸侍疾。年詔許之。既而以李敬脏閭門以然信居鄉里。及卒。邑人懷其德。刻宇荊溪之滸。以平生弓甲。縣東西廡下。歲時祠祭。願福其土焉。文士王教撰碑。辭實詳備。惜乎國史闕書其人。因題是詩於廟壁。

按此則遂亦唐初一名將。而名氏湮沒。記此以補唐史之遺。

韓膠眼

即韓通也。唐東野錄云。焦千之學於歐陽公。一日造劉貢父。劉問五代史成邪。焦對將脫稿。劉問為韓膠眼立傳否。焦默然。劉笑曰。如馮道亦是第二等文字。

馮道不知生日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馮道自幼沙亂離。不知生日。在天福中為上相。晉帝問之。欲致有道對。以實是馮道終身無生日也。然不知出何書。據舊五代史。道官至尚父。卒即始于父忌。不當不知有生日。

陶穀本姓唐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陶穀姓唐。唐宰相唐公儉之後。祖彥謙有詩名。號鹿門先生。穀避留祖名。改姓陶。復歷事累朝。不復還本姓。士大夫譏之。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陶穀小名鐵牛。李濤嘗有詩與之曰。每至河源即思令德。唐彥謙之孫也。以石晉諱改姓焉。

八大王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唐歷中。皇叔無王元傑。見仁宗連悼九子。追封有司擇立號之。尤尊奚者。乃特贈天策大將軍。王性嚴毅。威望著于天下。士民識與不識。呼之曰八大王。大哉尤憚之。

按今小說中。載宋仁宗時事。有所謂八大王者。當時乃真有此稱也。

宋沈括筆談云。富鄭公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曰。無王威望著于北虜。無劉小兒每過

俊啼其家必驚之曰八大王來也每畫牛馬渡河必曰莫大王在海裏其畏之如此

癸辛雜識載羅春可遊汴梁書所見云登雲樓俗呼八大王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

八大王之子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曰華元鄒王允良燕王子也好生木馬子坐則不下或饑則便就其上飲食住來興輦樂於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木馬子不知何物宋沈括筆談云周王元儼慶歷四年封燕王好坐木馬遇饑則於其上飲食仍奏樂於前竟終日在上酣飲是又以為燕王事不應父子同好木馬殆傳者誤也

按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云劉貢父言燕王小子元安年三十餘不知人事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世傳寶進之事似之據此可知八大王英武而其子愚蠢所謂木馬子者竟是便溺之器考新唐書回鶻列傳云突厥三部落乘木馬駈冰上以馬鞭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此言木馬不言木馬子殆猶今之冰牀非可用之於居家者也元吳自牧夢粱錄有項桶浴桶馬子桶之名此言馬子不言木然曰桶則固以木為之即今所謂馬桶也在宋時已有馬子桶之稱則允良所坐木馬子必是此物因坐其上進食傳聞過實乃有食必置糞之言亦可見其清狂不慧不足紹其父之遺風矣

宋周煇清波別志云吳虎臣漫錄言某王幼子年三十餘不知人每食必置糞少許於食中

按此亦即允良之事推允良與元安有二名未詳孰是至諸史謂是燕王元儼事則史之

蘇果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眉州蘇先生果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濟人之急故攻若不及歲山貲田賑濟其鄉里遠族鄰人將償之終憐其窶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饑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

按蘇果之行誼畧見於蘇明允族譜後錄上下兩篇罕有讀者故其先世事實知者鮮耳

林和靖祖

國朝龔鼎臣東谷贅談云十國春秋林充已錄唐人忠懿王時官通儒院學士博學

善文章宋隱士逋即其孫也

司馬公實王介卿

國朝崔鷹櫂飯續談載司馬溫公曾宇公實見僊者年指史沖王荊公初字介卿見曾子固懷友詩

按令人知有君實不知有公實知有介甫不知有介卿也又引俊村詩話云石曼卿名字安仁亦人所罕知者

蘇明允族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三蘇皆傳族之老泉文安東坡文忠顒濱文定森然鼎峙為一代文宗

余按老蘇之族本傳不載據本傳云乃以為嗣州文安縣主簿豈後人稱其官曰蘇文安而刷民誤以為謚乎

東坡一字子平

國朝陳鵠耆舊續聞云蘇子瞻一字子平文與可月忌贈詩云子平一見初動心鑿致東齋自摩洗又云子平謂我同所嗜為里書之特相宰注云子平即子瞻也

余按載者車前橫版也則名載字子平義蓋相稱

國朝沈濤銅鼓書堂遺筆云陸深玉堂漫筆云子瞻一字和仲子由一字同叔懷素自叙帖近刻石於蘇州蘇舉城一跋云子凡和仲自題曰蘇轍同叔蒙俞德鄰佩韋齋輯聞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以識德是字仲和非和仲也余謂和仲或作仲和此無足異惟與子平之字又不同何東坡先生舊字之多也

老泉山人

宋黃夢發石林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號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然則世稱蘇明允為老泉誤矣

袁絢

宋葉條纘圖山叢談云歌者袁絢乃天寶之李龜年也宣和間供奉九重嘗為吾詞東坡公昔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夕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絢歌其水調歌頭坡為起舞曰此便是神仙矣

按袁絢為東坡客知者鮮矣是宜與赤壁舟中之楊世昌同表襮之也

郎鎵

負暄野錄 無撰人姓名 云卽居士錄工為釵股篆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余嘗傳得范公書云云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卽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卽錄篆額時號四絕

按范文正公兩文至今膾炙人口而卽錄之名稍晦范公與卽書云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先生篆高出四海識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復十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是文正公之意欲已文託卽書以傳卽之見重於當時可見矣

章望之

癸辛雜識曰正閏之說尚矣歐公作正統論章望之著明統論以非之蘇長公正統論引章子之說章子卽望之也

蘇佛兒

東坡志林載合浦老人蘇佛兒年八十二有兄二人長九十二次者九十

按父子兄弟俱長壽者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開寶中鄜陵許和為鄜州鹿縣尉父十五歲其父瓊九十九歲長兄八十一次兄七十七藝祖召瓊問磨李真賜

衣幣鞍馬

老申

癸辛雜識載羅鼻可再遊汴梁書所見云相國寺有石刻云蘇子瞻子由孫子飛秦少游同來觀曾卿墨竹申先生亦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歲惜老申不知何人也

張百盃張百篇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張端伯公伯玉仁廟朝人也名直當時號張百盃又曰張百篇言一飲酒百盃一揮詩百篇也

按李太白斗酒百篇人人知之不知又有張伯玉也

四清

元楊維斗題雪竹雙鵲有題四清圖詩一清曰玉石單二清曰軒轅彌明三清曰玉川子四清曰林和靖

按四子似不相類不知何以合為四清也

黃子久名靜堅

國朝紫定瑄鳴波漁話云康熙間吳中顧來侯復纂書畫壯觀錄載黃子久水雲山水著歌大意道人靜堅此名不經見

余按堅與久義相應名靜堅故字子久也

海鷗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柳公權僕名海鷗號鵝銀鬼者

卸駄

宋周羽沖三楚新錄云鄧縣美邊鄙人也背僂時謂之卸駄

按今人以僂者為駝子其字實當作駄

張小舍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成宏間吳鄙東北夾亭鎮有張小舍者善捕賊盜百無一逸盜賊為之語曰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夾亭張小舍里巷至今傳之張小舍名浩字彥廣號南塘沈石田之外祖徐武功為誌其墓

按張小舍一捕盜之人而亦以成名後世何途無人才乎

陳濟

國朝張岡岐溪居閒語云明修永樂大典以武進布衣陳濟為總裁

按陳濟之名今知者罕矣

又按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永樂大典二萬二十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湖廣王洪編纂

南翔八老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唐詩升三易集有南翔八老人詩序云南翔里有八老人為杜徐爵九十六趙陞九十四陸涼八十五徐勳張樂俱八十四董儒八十三朱梓八十二陸琛八十一居止不一二里以杯酒談笑相娛樂誠太平盛事也

按此八老人當在明正德嘉靖間故詩云正嘉遺事多訛謬欲問婁與南幸年

吳門四才子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博士昌穀在前明成宏間與唐解元伯虎祝京兆希哲文待詔徵明稱吳門四才子而昌穀實無邑梅里鎮人也

按唐祝文三君婦孺皆知而徐稍晦今有詞家乃以唐祝文周為四才子爾為周吳成非宋人也大可一噱矣

又按明神宗時蔡淮四美人為宋無瑕鄭無美馬湘蘭趙令燕見無名氏所著蔡淮畫舫餘談

吳雨田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板橋工隸畫自成一派關帝廟道士吳雨田從之學字可以亂真然則世所傳版橋道人畫安知非出吳雨田筆耶

朱太平

明都穆都公譚纂云沈石田僧朱太平亦善山水

馮玉瑛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鳥士英善繪山水得之者改其名曰馮玉瑛

余幼時有詩云君子雖卑沒世名流芳貽臭要分明曾蛉李志皆十七吳使人更馮玉瑛

清 俞樾撰

公冶長書梅嶺碑

國朝章有謨景船雜記云有莊嚴者萬歷時人言事多奇中有張某將之官叩莊曰此行有險乎莊曰梅嶺最險中途遇風濤舟幾覆登岸見有梅嶺碑乃公冶長筆也

按梅嶺未知何地似非江西之大庾嶺乃有公冶長所題碑其異聞也

畫臧文仲於卞和之傍

晉傳咸集有卞和畫像賦其序云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卞和自刖以相證相去遠矣蓋畫其像於卞子之傍特表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楚像卧冰

晉干寶搜神記云楚像至孝敬事後母母惡屢譖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即瘳像聞之嘆曰今是十二月嚴結之日何處求之乃脫衣上卧冰有一童子決像卧處水開送鯉一頭母食之即愈

按人知王祥事不知有楚像事

趙仲譲

漢應劭風俗通云江夏太守河内趙仲譲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輿與便至高唐譽易姓名止都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從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有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慚遽拜謝竟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便去為郡功曹所選因稱狂鄙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舊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日解衣裘捕蝨已因傾卧展形恣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清當亟推問將軍嘆曰是趙從事絶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一

按此等事已開魏晉竹林諸賢風氣矣然襄城君即孫壽也趙君玩之薄其人耳應仲遠但執禮法以譲之似未識其雅意

五世公

漢應劭風俗通載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遵叔同歲遵叔大十名儁才操白鈍世公竟舉薦孝廉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同歲欲舉其子

伯起自乞于瓚尚幼而弟琰幸成人是歲舉琰明年復舉瓚瓚十四未可見衆當稱病到十八乃始出治劇平尋長上書臣甫弱冠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勑襲增年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瓚官詔書左遷武當左衛會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蠻夷縣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瓚為軍曲候瓚歸卧家軍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按此一事可見漢時舉政不減後世五世公所到之處其舉孝廉但舉其本家子耳甚者子弟嶷嶷而及孔臯之兒亦本名罕斯今人所不至此也至於增年減年以意為之當時文籍漫無稽考可以想見及為尚書所勑乃又寅緣戍籍叨冒軍功高卧家中策勳幕府然則近代軍功保舉之濫亦猶行古之道矣

又按五世公當姓伍氏五與伍古字通也

李郭同舟

太平廣記引商芸小說云郭林宗來游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十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謂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潭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眇若松喬之在霄漢

按世知有同舟事不知有同車事宜表出之

天寶改元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李丞相泌謂德宗曰陛下天寶元年生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固改年號為天寶也

按天寶改元自因宋襄丞谷關得寶符之故當時天下傳有宋襄得寶之歌郭倓乃謂因德宗誕生何也殆一時佞說耳

快活三郎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林玉露云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唐明皇也魏鶴山天寶遺事詩序云晚成即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

李輔國為高力士所殺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李輔國恣橫上切齒久矣因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皆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左右

按杜陽雜編語多悠謬據此事未始不足以快人心而警姦邪也

李林甫像

唐高彦休闕史云長安重建太清宮琢玉石為元元皇帝真像又雕元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於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詔除去塑於殿陰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為太清宮使因葺修頹殿掘地得玉石人林甫官銜銘于其背因具奏其事纔送京兆府擊碎之

按人知林甫有斲棺之戮不知又有碎像之事也

按德厚書禮儀志太清宮成命工人於太白山采白石為元元聖容又采白石為元宗聖容又刻白石為李林甫陳希烈之形及林甫犯事又刻石為楊國忠之形而塑林甫之石及希烈國忠賊盡毀壞之是林甫之像壞而不毀故得復出希烈國忠則毀而復壞故不復見矣史但言林甫像之壞不言其毀此可以補史缺

荔枝之禍

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元鼎六年起扶荔宮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於庭無一生者遠年猶移植不息復數歲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萎死守吏坐誅數十人

按荔枝為南中尤物人知紅塵一騎勞人害馬為荔枝之禍不知又有此事

又云其實則獻貢馬卿傳者疲斃於道楫為生民之害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楫言其弊遠罷其貢按東坡荔枝歎自注云唐羌字伯游為林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此云交趾守當時言者不止伯游矣

僧一行實蜀當歸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一行臨終留一物令弟子進上發之乃蜀當歸上初不喻及西事方悟徵旨

按此事人知有羅公遠不知有僧一行也

栢封大夫

國朝陳錫路黃圃餘話云人知松封大夫不知栢亦封大夫河南志嵩山天封觀有古栢三株武后封五品大夫可見古事未嘗無對

賈家槐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昌平州天壽山古槐相傳賈高鈞家物樹中枵可布三五席稱賈家槐

按賈梅丹挂久為賈家佳話不意二千年後猶存此老槐也

柳公權畫竹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注云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鉤勒成謂之鐵鉤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

按柳誠懸以書法名千古不謂其又工畫墨竹也

武肅射潮

錢武肅王射潮事人所習知也然其詳人或未知

按錢僎吳越備史云武肅以梁開平四年八月築捍海塘起潮急濤版築不就表告於天禱胥山祠五月一旦復海門云傳語龍王并水府錢塘僧與果錢城因來山陽之竹造箭三十萬隻羽以鴻鵠之羽飾以丹漆鍊剛火之鐵為鏃既成用萬數地分箭六萬隻命東方青九十丈南方赤三十丈西方白九十丈北方黑八十丈中央黃二十丈鹿脯寶餅時果清酒炙脯茅香淨水各六分奇錯布置以丙夜三更子時屬丁巳上酒三行祷云六丁神君玉女陰神從官兵六十萬人鎮以此丹詞之矢射破滅怪竭海枯潮千猶百怪勿使妄干唯願神君佐我助我今我功行早就祷訖明日募强弩五百人以射潮頭人用六矢每潮一至射以一矢射至五矢潮乃退

辨皮日休事

老學庵筆記云談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尸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光業為吳越丞相父鎰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被誅也

愚按北夢瑣言稱皮日休官至國子博士罵蘇州與陸龜蒙為文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人多傳之為錢鏐判官則皮日休之終於吳越固彰彰在記載矣

宋錢易南部新書載黃巢令皮日休作讖詞云欲知聖人姓田八二十一秋知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大起慕巢頭醜被髮不盡疑三屈律之言是其讖也逢及禍皮陸齊名而皮之晚節乃至於是常以為懼故錄此以辨其誣

王逸老

國朝陳錫路黃姍餘話云南唐王文秉工小篆自號王逸老欲與逸少相抗

按此與張碧字太碧黃居難字樂地取法太白樂天同一可笑惜未知出何書

國朝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引留青日札云梁園有富家杜四郎號杜筍鴈比杜荀

鶴

唐餘錄

唐東野話云唐餘錄宣集賢院王嶧子融所撰實元二年上之時惟有薛居正五代史歐陽書未出也此書有紀志傳又博采諸家之說倣裴松之三國志注附見下方表雖通於忠義且鬼以國初褒贈之典新舊史皆所不及嶧乃王沂公曾之弟今薛歐兩史盛行而此書遂佚亦可惜也

大宋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予家舊有米帖四十有五一幅前有圖書印章十餘枚有曰天水米芾者有曰大宋米芾者有曰大宋米芾者復有數十語云正人端士名字皆正至於所紀歲時亦莫不正前有水宋故有大宋別之

按水宋謂劉宋也漢火德魏土德晉金德宋水德故謂之水宋至趙宋則以火德王故謂之大宋大宋之稱甚為世罕有用者

慎火停水

宋燕夢得石林燕語云陳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弟子使俟其死上之真宗發視無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祥符閒禁中數有大火遂以為先告之驗上以軍營尤所當戒乃命諸校悉書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

瀧岡阡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瑩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舉母鄭夫人合葬載青州石鎚阡表石綠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宇顧裹事樵子廟祝版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

按歐公瀧岡阡表人人誦之至此等瑣事則世罕知也

張詠賢語

宋王闢之澠水閒談錄張僕射詠鎮蜀以吏部尚書知青州或諂其居官殆慢公語人曰向作掌相事無大過今典一郡乃招物議正如監御厩三十年臨老反羸瘦不可也

按張公此言正與倒綳孩兒同一意義

成都繪像

宋呂陶淨德集恕撫謝公畫像記云成都舊風凡奉使者繪像天慶之仙遊閣

按此知老蘇集張益州畫像記蓋亦蜀之舊例使然

淨德集又有薛文恭公真像記公華陽人其孫某按刑總兵留蜀五稔于是繪公真像於玉局觀之西室此亦蜀中繪像之故事文恭乃蜀人故繪于玉局觀不於仙游閣示與奉使者有別惟張益州不於仙游閣而於淨眾寺或示尊異歟

不解南音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劉昌言太宗時起居郎未幾以諫議知密院一日上眷忽解曰劉某委對皆操南音朕理會一字不得

按南人不習北音住住為仕途之累董自昔然矣

宋開封府題名

癸卒雜識云舊開封府戶題名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指痕甚深

包順

宋王銍甲申雜記云西羌子龍呵既歸朝至闕下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遂如其請名順其復熙河拓壘忠力

按包公在當日已名動蠻貊如此今小家說鼻演說包公事而不知有此

青沙爛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秋武襄赴陳州不擇語所親曰青此行必死問其說曰陳州出一浆子號青沙爛今去本州青必爛死未幾果死

按今人鼻言狀武襄故事而罕知此

伊川不作生日

宋俞元德豐富貴說云伊川生日致齋恭肅不事飲燕歌樂蓋念劬勞之力

按人於生日宜以此為法

蘇子瞻童子厚過虎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簽判小飲山寺聞報有虎者二人酒狂因勒馬同往觀之去虎數十步馬驚不敢前子瞻云馬猶如此若來曳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銅沙羅於石上擊響虎即貫蹴歸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按此亦所謂能拌命者能殺人也而此事罕知者

趙清獻琴鶴龜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趙清獻以清德服一世平生喜雷氏琴一張鶴與白龜各一所向與之俱始除帥成都以琴鶴龜自隨元豐間既罷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將老矣過泗州波濤前已放觀至是復以龜投淮中既入見先帝問卿前以匹馬入蜀所攜獨琴鶴耳者固如是乎公頓首謝故其詩有言馬尋鴻路知歸去龜放長淮不再來自紀其實也

按趙清獻一琴一鶴人皆知之不知其又有龜也始而放鶴繼而投龜至晚年則止存雷氏琴矣

司馬溫公涑水紀聞云趙閱道為人清素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龜偕行則又并不言琴也

東坡像

國朝葉適瑞鶴洲漁話云吾鄉陸氏舊藏宋本東坡畫像貌秀偉而鬚不甚鬱不類世所傳者

按葉字調生吳縣人

國朝毛奇齡西河雜箋云米陽姜仲子出自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予像也脥頤畫髯貴白其色鼻垂圓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汪戶部曰髯不必髯即髯壯侯可驗也

國朝王標讀畫錄有大鞱先生是我非我圖云吳門陸紫逸雙游林屋見此圖於道士許以為大鞱楊先生貌也道士曰此海上仙人是某祖所遺蓋二百餘年矣不識所謂楊先生者陸大奇之遂贈還並紀其事以貽先生觀此則知人之容貌固有相似者因東坡事附識之

石曼卿受杖

宋元懷掌錄云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偶館為街司所錄曼卿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結四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旨曰此必三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按曼卿雖以詭詞免然不免受杖亦可為文士輕佻者之戒

鐵蛤蜊

宋王得臣麈史云丞相呂大防性樸重寡言及東坡客多平旂但危坐相對不發一談時人謂之鐵蛤蜊

雞肘博士

宋張知甫可書云張叔夜為大常博士用雞肋為雞肚時輩譏曰雞肘博士

按此亦伏櫪弄獰之比而世罕知之

洗面灌足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賈政清傳正有大洗面小洗面大灌足小灌足大澡浴小澡浴一易湯用二人賴面而已大洗面三易湯用五人肩頸及馬小灌足一易湯用二人踵踝而已大灌足三易湯用四人膝股及馬小澡浴湯用三斛人用五六大澡浴湯用五斛人用八九每日兩洗面兩灌足閒日一小浴又閒日一大浴

按洗灌常事乃有如許章程亦可謂不憚煩矣

丁仙現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熙寧初介甫當軸神廟一切委聽以君相之威權不能有所帖服者獨一教坊使丁仙現遇介甫法制過一行必因無數於戲場中作為嘲謔雖其詞雖介甫不堪然無如之何也故一時諺語有云臺官不如伶官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萬字城撰四十大

曲丁仙現捉才知竟

祭姦臣首級

宋無名氏古杭雜記云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任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云國家於三年恩霈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

按此亦見宋代之厚但不知所謂姦臣者何許人也

蔡京簪卡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兇之過嘗言蔡侍郎準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於馬前或肩輿之前或前或卻問之從者皆無所見準甚懼謂有鬼魂百方禳禱皆不能遣既久亦不以為事慶歷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卞乃遂俱滅然則準所見果為蔡氏禍邪否邪

蔡檜生於舟中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黃州樓霞樓規製甚工問其人則曰故相秦申王生於臨皐舟中黃人作慶瑞堂於其處近年撤而作樓霞云

韓新王騎驢

世人習用新王騎驢事脅東野語云韓忠武王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自號清涼居士時乘小驢放浪西湖泉石間則是騎驢而非騎驢也

王厚齋為言路所論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王厚齋應麟為右史兩制時劉漸在言路劾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惟務決說以約時位遂使文體日就委靡

文信國頂有拳髮

癸辛雜識云有金鈎相士過閩諸館職云求生一少年最不佳官雖極穹然當受極刑扣其何以知之曰頂有拳髮此受刑之相也蓋文宋瑞時為正字居末坐也

田時秀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韓逆田時秀字彥實所居里名幸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辛酉造物之戲人如此

按余右臺仙館筆記載廣東韶州人李繩武字肯堂生平所值皆是九數可謂無獨必有偶矣

原年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明太祖既登極遵勝朝國號遂以元年為原年民間相傳如此而史書不載

按日知錄云本官曰元官洪武中臣下有撰元仕官者嫌於元朝之官改原字然則元年之稱原年亦其宜矣

明永樂時西域人至中國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修之裹髮不差又南京潭天儀亦此人所修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西洋國鳥銃能及六百步外初放無聲著人體方發響所擊立斃天啟初宣彼國三十人至京教軍士銃法甲子春遣回至杭州見之其人色黑似墨顱毛不及寸皆圓結如螺兩旁髮擐亦然

按此則明時已以西洋鳥銃教軍士矣

永樂朝侍詞臣之酷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永樂朝教習庶吉士甚嚴曾于敖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

補缺誥成遣復會之令挽大和政等書訴執政執政杜陳辛苦狀得稍緩。

明仁宗不喜鉄

明祝允明野史云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後宋乾皇帝崇儉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指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進遇其宮上為上亦住妃進卮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為銕爭遂取飲之妃失色已無及矣銕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當。

按明史仁宗紀五月庚辰帝不豫遣使召皇太子於南京辛巳崩於欽安殿不知野史何以有此說亦異聞也

王振由教官出身

國朝舉士惡仁想掌舉記云黃溥令古錄載永樂末詔取學官考滿之功績者薦有子文顯自淨身詐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獲獨王振官至太監王振之惡備具史册而云出身教官此事未經聞見至奉詔以教官淨身供奉內庭尤從古未有之事。

選侍

明宮宮劉若愚酌中志云萬歷三十一年神廟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時先帝生母孝和王后未有名封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揀別樣名色令可稱曰欽命選侍某氏出按選侍二字蓋出於此其後李選侍裏官府交關傳之史册遂莫知選侍二字所自始也

酌中志又云禮臣林堯封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是光宗李選侍外又有傳選侍皆當時所謂多選淑女以侍左右者也明史有趙選侍無傳選侍此可補明史之闕

客氏名梨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順治乙亥京師應仁寺前有鬻故書者書一敝刻大書客氏拜三字實應宋國權先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

明李流芳起寡於婦人

耿鐘錄云御史毛羽健娶妾甚愛其妻乘傳至立遣之來速不及羽健悉心還

恕於駙遇楊為戲駙夫之說駙遇一敝衲駙遇為生者無從得食相率為盜聞賊得以招集之流毒宗社而實釀於一婦人女禍之酷伏于祖宗可不慎哉

按耿鐘不知何人所撰刻入吳江沈氏昭代叢書考云鈞雪灘主人沈元欽鉄

由梧

國朝姜紹書五石鉄云劉若龍真國氏語康倩曰福世子名由松令宏光本名由梧乃世子弟也以逃難潛於淮上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仕河南府知府亦不能辨其真偽。

按史載福王名由崧此或其初名也

又云弘光僭號時揚人崇禎甲戌年為福府長史丁丑謝官歸語人曰福國王自生世子外不許更有一子凡宮中生一子即令沒之水其異於常人之性如此懋德以娶李春燁死於左兵而甲申乃有宏光之事宏光敗後國氏始以由松由梧之說宏諮所私令就一說審定之則福王止有一世子由松恐由梧者亦非福宗正支也

官官八字

癸辛雜識別集云凡官初賜名曰服勞則以名字申兵部看命則看服勞日可不用始生日時故常揮善良日時乃驗。

呼史為都

唐王定保摭言云許棠宣州涇縣人早修舉業鄉人汪遵幼為小吏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澗濱忽遇於途訊之曰汪都何事至京對曰此來就貢棠戲曰小吏無穫復遭成名五年當始及第。

按原注云都者吏之呼也然則呼吏為都本唐人語小說中有都頭之呼非無本矣。

宰長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顧真子曰唐秘書省吏六十七人典書四人宰長六人世但知鄉村之長謂之宰長不知唐諸司皆有之尚書省唐志曰以宰長啟閉傳奏約則三省亦有之晉時特進光祿大夫亦有門宰長門下書佐一人

按兩晉有傳注曰白衣始仕官屐趨走賤人若今諸司掌長掌內之屬。

唐人更點擊鼓

宋孔平仲雜說云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晉擊鐘也太史門有典鐘二百八十人常

擊鼓鐘

唐人猶尚右

唐趙璘因話錄云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早也今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據此則唐人賓主之位猶以西為上

舉人流落教坊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丁石舉人也與劉羲仲同里發解羲仲第一丁第四丁亦才子也俊失途在教坊中羲仲拜相與丁線見教坊之役同賀羲仲羲仲引見於書室中再三慰勞丁石曰某憶昔與相公同貢今貴賤相去如此線見因啟相公石彼相公南巷口頭擲下至今趕逐不上劉為大笑

按宋時舉人未為科目然既列士流且負才名乃至流落伶官亦可異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廣東劉八十工文詞因赴京兆試流落京廛成小丑紀拔如演廣舉一齣毛把總到任一齣曲曲如繪

按此亦丁石之流亞矣

游士持書干謁

王楙野客叢書有游士持書干謁一條引沈亞之集與路卿州書言某自某方來以某執事書視書為之輕重書多者館善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無因而至者雖辨智過人猶以為狂退棲陋室與百姓雜處飯惡味云云可見此風亦古矣

盜賊自號仙君

水經渭水篇注云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因盜庫兵聚史民衣婦衣自號為仙君黨與浸廣明年冬伏誅

按近世盜賊往往託於神物之說以簧鼓愚民觀仙君之號則知此風由來古矣

顧舟契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僧保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包袱一條一緘大字一紙取視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

按今時顧船必有船票即宋時之顧舟契也

算盜絹數

唐高彥休闕史云青州楊尚書掄觀風陝郊一日使院有尋兵籍者闕有吏兩人眾推合拔從事掾不能決公曰有夕道於叢林間者聆犀跋評竊聞之數曰人六匹則長五匹人七匹則短八匹不知幾人幾匹令籌之先達者勝少頃一吏果以狀先達校良闕

按此術在孫子算經云今有人盜庫絹不知所失幾何但聞草中分絹人得六匹盈六匹人得七匹不足七匹問人絹各幾何答曰賊一十三人絹八十四匹其術先置人得六匹于右上盈六匹於右下人得七匹于左上不足七匹于左下維乘之所得并之為絹數并盈不足為人數楊公所說本此此吏能得之亦以此術也但依此算之僅有不同蓋人數猶是十三而絹數則八十三耳

拔釘錢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趙在禮在宋州所為不法一日制下移鎮永興百姓相賀曰眼中拔卻釘矣在禮聞之上表乞還鎮朝廷許之在禮每日率錢一千號拔釘錢

按江南餘載云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持錢為慶而已崇歸又做持錢此二事抑何相類

單名空格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今人題名凡單名者每於姓下空一格書今與二名者雖或以為不典

按唐梁昇卿書御史臺精舍碑其碑額碑陰碑側題名者一千一百餘人凡單名者中皆空一格書是唐已有此例也

書疏別紙

北夢瑣言云盧光啟策名僖揚歷臺省受知祖庸張濬濬出征并汾盧每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朝士至今數之蓋重疊別紙自光啟始也

按今人書札亦多如此至章奏有所謂附片者亦權輿於此也

勤姓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勤傑姓也唐有勤四娘歷陽人與張說郭元振為十友李供奉詩特生勤將軍神力百夫倍刻本誤作勤又自注云漢有勤萬皆有勤滿

按余同年勒少仲河帥自言其先本劉姓漢之宗室封勒侯至吳越時避諱改姓勒然古自有勒姓少仲此說或其譜牒相傳如此耳

茶香室叢鈔卷四

清 俞樾撰

中山夫人

水經注子河篇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南二里有堯母慶都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

按帝王世紀堯取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中山夫人豈即女皇邪帝王世紀云帝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中山夫人之名起於此殆後世之俗稱矣

褒姒事異說

梁元帝金樓子云周幽王嬖愛褒姒生子白服廢太子而立之褒姒者周宣王時歌云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下國內有白服者殺之時褒姒初生父母不養而棄白服者賣之路聞哭兒啼因取以養後褒人以姒賄罪因名褒姒焉

按此與史記所載檿弧箕服之歌異

妲己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記云妲己姓蘇名妲字己此說未知所本

按晉語云殷幸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韋注曰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史記索隱亦云妲字己姓然則姓蘇之說當是俗傳不足據也

說文女部收女字從女己聲此似即妲己之己乃許君以為女字則又不以為姓矣

晉閻人言有用老杜北征詩韵者於妲字竟無他義可用

余按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大小金棚傀儡有飛妲細妲又官本雜劇段數有姐賣妲長壽仙妲又有老姑遣妲禮哮店休妲雙賣妲但未詳其名義

明王志堅表異錄云傻唐瓊花公主有二貓一白而口銜花朵一烏而白尾主呼為銜蟬奴號為妲己

按妲己之名施之於貓義亦未詳

衛靈公女

國朝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桃湯危於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將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乘車白馬遂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陽檀三終使死者不恨

按列女傳衛寡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行三年之喪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余嘗據其說以為古有守貞之女之證今觀此則衛寡公女亦一貞女矣桃湯之襚與栢舟之誄可以並傳

魯班妻雲氏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魯班營造正式六卷畧載云班周時人妻雲氏居江西隆興府地名市紙

按此不知所據亦異聞也

絡泉

唐魏徵羣書治要引淮南子齊俗篇云侍西施絡綦而為配注云西施絡綦古好女也

按今本作西施毛嬙遂無知有絡綦者

御覽八百九十六卷引作西施洛神綦落絡音同綦綦形似未知孰是

丈珠

唐馮贄記事珠云徐福為始皇作自然之簫縣於宮門始皇抱丈珠置膝上其簫便下去之則簫自換不事鉤也故又名不鉤

按丈珠不知何人豈秦宮女之名邪

邢三姑

元王逢梧溪集有題邢三姑廟詩云祖龍之世邢三姑事跡缺載鬼童狐相傳有功滅山湖百媚奇姿當先驅至今雕欄映銅鋪所祥弭患無日無

按邢三姑事惜未得其詳然綽此亦可見梗概故表出之百媚句有原注云地有百姿橋

秦始皇美人

水經注汚水篇注引太康地道記吳有縣官縣又引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遣此美人死葬山上山下有美人廟

按此美人惜不傳其名也

項王妾

國朝陳鵬路黃補餘話云唐傳奏考裴道儉經眾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羽美人之見拿者人知有虞耳乃復有眩嗜元虛整理鉛槧如此一侍兒亦是大奇

戚夫人

水經汚水篇注云泮川者漢戚夫人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泮川未帝為聯致長安鋼復其鄉

按泮川道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據此知夫人本巴蜀之產必高祖王漢中時所得也可與文君綽濤並為彼中之秀矣

桃精二女

水經江水篇注江水又東逕郫縣下縣民有桃精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酉沈江中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一女之屍於水即縣表異焉

張帛

水經江水篇注引益都耆舊傳云張貞妻黃氏女也名帛貞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而仰天歎逆百沈淵積十四日帛持貞手於灘下出時人為之語曰符有先絡斐道有張帛

按先絡即孝女叔先雄見於范史至今以比曹娥而張帛事則不甚著然賴張帛事猶可考正范史雄字之誤絡與帛為韻可知其名先絡不名先雄也

蔡伯喈母

晉張華博物志云蔡伯喈母袁公女曜卿姑也

據蔡中郎父名棱見本傳其母之姓則見此

彪袁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古之婦人以夫之姓氏冠於己姓之上然亦有冠夫名於己姓之上者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頓首宜以卑答尊當爾邪

按以夫姓冠己姓如李夫人自稱李衛人所知也至以夫君冠己姓則人罕知之且後世亦未有備用者故表出之又卞袁二夫人皆稱頓首然則婦人亦可稱頓首也又按李夫人自稱李衛而湛淵靜語云絳州東庫本一帖云衛指首和南屋云弟子李氏衛和南今世婦人以夫姓冠己姓輒曰某某氏不如曰某氏某為近古也

木蘭

水經泲水篇注云漢水又東逕木蘭寨南石岸有城名伎陵城周廻數里左岸去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寨云

按木蘭一詩世莫知為何許人而此亦有木蘭之名更莫可考矣

本篇又云泲水又東逕豬闌橋橋本名木蘭橋橋東劉季和大暮結襄陽太守曰此中作豬屎臭可易名豬闌橋

按木蘭橋亦不知以何得名

烈女貞節圖

宋蔡像鐵圍山叢談云御府所秘古來丹青以曹不興元女授黃帝兵符圖為第一曹髣髴莊子刻虎圖第二謝雉烈女貞節圖第三謝雉西晉人烈女謂緑珠

按此則緑珠畫在當時已流布丹青矣謝雉名蹟稍晦賴此圖而見

玉奴

明鄺露赤雅云楊妃井在容州雲浚里妃姓楊名玉奴別字玉環號太真

按玉奴之名人所罕知即其為雲浚里人亦自來歌咏楊妃所未及也

又云母葉氏懷孕十三月而生

國朝陳逢塘唐代叢書陳鴻長恨歌傳後附元稹于志云太真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真二字故小名玉環馬嵬變後明皇朝夕思維有道士以少君術使上見之曲盡綢繆脫臂上玉環納上臂天未明道士啟扉曰宜別矣上出懷回視不復見惟玉環宛然在臂耳

按楊妃取名之故亦世人所罕知者又云道士姓王名舟未知即臨邛道士否

國朝發曾蹟奮敏求記云唐大詔令一百三十卷余考之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十二月壬子朔二十四日乙亥冊河南府士曹參軍楊元璬長女為壽皇妃蓋妃之父為蜀州司戶元琰生而早孤養于叔父元璬家故冊稱元璬女也開元二十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命採選教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乙酉七月丁巳朔二十六日壬辰冊左勳衛二府右郎將韋昭訓第二女為壽王妃是月即於鳳皇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壽王妃前後二冊文及楊妃入道敕時日皆班班可考千載而下讀者能不失笑乎

楊妃粉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楊妃粉產馬嵬坡上取之者必先笞然後搥之去浮土三尺有土如粉風清光澤於女子最宜淨肌有效

按馬嵬是人姓名元和郡縣志云馬嵬故城在興平縣西北二十三里馬嵬于此築城以避難永詳何代人也今楊妃雖蹟千載猶歌而馬嵬則無有知者矣

橋陳

唐趙璘因話錄云柳氏姨黃盛睦州刺史諱僻物實因調集至京師有名媚橋陳者為士子所奔走睦州君悅焉橋陳曰第中有錦帳三十重即奉事終身蓋戲之耳翌日如數載席帳以行橋陳大驚且實其奇特竟如約入柳氏之門執僕隸之禮為中表所推元宗聞橋陳名召入宮沸泣稱痼疾且老上知不可絕也許其歸

按橋陳以風塵中人為貴游家妾而不貪妃嬙之位沸泣辭歸亦可謂賢矣此事知者鮮故表出之

瀟湘女史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瀟湘女史姓顏氏名初元字倚月年十九歸白樂天後為蠻素所譖失寵樂天召還京師以病不復隨會昌六年閏七月初九日卒于西湖之靈隱山女真庵中臨殁曰白尚書已為海山院主先妾五月逝矣今來相召妾當赴也端坐而逝吾友汪子宏居方伯里其家偶于亂上遇女史粗述其事

按此事好事者為之不足信姑存作談助耳

辨金釵子事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樂天女金釵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丈字傳遞報以勦之

按長慶集念金釵子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與爾為父子八十有六旬則金釵子未周三歲而夭安有十歲書北山移文之事

杜仲陽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為李錡侍人錡敗填宮後為漳王養母漳王黜放歸浙西杜牧有杜秋詩稱於時

按人知杜秋不知杜仲陽豈其名乎

劉將軍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報滁州許勣云得赦知妻劉氏將從征赴願效勤勞嘉尚之懷謝言不及吾實喜復魏書見楊大眼者武後絕倫戰功居最其妻潘氏能善騎射

至於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攻擊齊鎌並驅大眼時指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吾恐見若人為日已久不期今夕得舉妙才此亦可謂劇將軍矣

按此事世所罕知特表出之庶劉將軍之姓氏不泯也

又有許勰妻劉氏封彭城郡君縣云滁州刺史許勰妻劉氏美才天授貞節日彰一昨舉命良夫討除叛卒遠陳丹誠固願同征手驅組練之旅遠攻城塹身脫鋒鏑之危久犯氛埃四德有餘六親可敘豈獨家之肥也實為邦之媛今夫既冠其銀璫婦宜蔡於石窌云可見劉氏在當時亦必著有戰功矣

包孝肅公子婦崔氏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集廣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云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慶之合肥人也其鄉人至今祠公於郡婦堂下郡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誠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為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繼手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夏所黜滕妾生子於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蓼莪之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納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為吾子也及公沒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荊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既卿人上其事朝廷為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于兵火而表墨歸然獨在號為郡婦壘

按孝肅之名婦監皆知而郡婦姓氏知者鮮矣宜表出之

按宋史本傳初有子名繶娶氏通判潭州卒崔守死不更嫁拯嘗出其牒在父母家生子葆密撫其母使鍾視之繶死後取滕子歸名曰綏據此則公長子名繶而綏則滕所生之子也與韓記不同宋史修於元或不如韓記之得實手

東坡妾碧桃

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江右都昌縣有坡翁詩石刻云都陽湖上都昌縣燈火樓臺一萬家水隔南山人不渡東風吹老碧桃花署眉山蘇軾書嘉慶中杭人王文誥據蘇集編注云其友人衡山王衆之作令江西嘗以事至都昌見都昌志稱坡公南遷時遣妾碧桃於縣因為此詩

按東坡累有此事宋人必應紀載都昌志不知從何書采入姑志以廣異聞余謂即因此石刻而附會耳

東坡妾榴花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陸長卿子逵嘗謂余曰東坡領郡即詞侵擷用榴花事人少知

其蹤跡嘗於晁以道家見東坡真跡晁云東坡有妾名曰朝雲榴花朝雲死於嶺外東坡嘗作西江月一闋寓意於梅所謂高情已逐曉雲空更也惟榴花獨存故其詞多及之觀淨花滿庭都盡伴君幽獨可見其意矣

鶯鶯燕燕

宋陳世崇隨隱漫錄云錢唐范十二郎二女為富民陳氏妾長曰鶯鶯次曰燕燕陳氏貧鬻燕燕獨不忍去

松雪雪燕燕見坡公詩皆用張氏故實也至陸氏之鶯鶯燕燕人罕知之矣

韓斬王妻妾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引錢泰吉曝書亭集韓斬王墓碑記載王娶白氏蔡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茅氏晉國夫人周氏斬國夫人

按世止知有梁夫人觀此知斬王正妻乃白氏餘皆妾也以王功大故並受封周氏亦故女見王明清揮麈三錄茅則未聞

秦檜妻

世知秦檜妻王氏不知亦名家女也老學庵筆記云秦太師娶王禹玉孫女

女秀才

國朝董佩宮閨雜名雖引靜志居詩話云明初識字婦女得舉女秀才入尚功局萬歲縣志載縣民教用敬妻易淵碧洪武二十六年舉女秀才以疾還鄉

按遼史那制妻陳氏通經義尤好吟詠時以女秀才名之此乃虛稱耳不謂明初乃實有女秀才也

狗夫人石像

明鄭仲夔耳新云建業憶於秦淮得一石像儼然大士也置一龕舉之夜見夢曰吾本狗氏為黃侍中觀妻侍中殉國難吾并二女投淮河死淚血漬石遂成此像令以大士崇奉我踧踖不安冒正之人始知其像乃黃侍中夫人狗氏也漬血成像其理難明以此觀之則萇宏之血三年化碧殆非虛語

楊九娘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嘉定縣之東南有楊氏女名九娘父命夜守桔槔為蚊所螫不易其處竟以贏死故其墓至今名孝女墓里人立廟祀之

按高郵之露筋祠其說不一此則真可謂露筋祠矣

碧虫

國朝鈕玉樵觚賸云湖州白雀寺僧竹盦圓有女子刻詩於上云閒拔金釵攜畢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疏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虫題

按女子以碧虫為名亦殊奇豔

一丈白

宋自牧夢粱錄私妓有一丈白楊三媽

按人知有水滸傳之一丈青不知更有一丈白也又有十般大胡悅悅展片張三娘半把鐵朱七姊殆亦當時相傳之混名耶

十四鹽

國朝董恂宮閨聯名譜引續幽異錄云黃圻麗河朔閒女子也與蕭玉泓以詩唱和遂成配偶好事者為撰十四鹽傳奇以唱和詩皆用豔韻也

記日本二女子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二山義長字伯養妻垂水氏名三字省君貞正有操伯養將出而有大謂省君曰大遠必不及若遠吾歸擲汝少焉風急燒及鄰弟子請曰

盍早去省君曰夫臨出謂妾曰火逼必歸共行不待夫而去此不舉夫之言也不舉夫言以求苟生不如死時火益熾而守死不變已而伯養歸乃俱去又載五井純槙列婦傳曰烈婦東氏甲斐國田中村農家女也嫁同村安兵衛有惡疾衆事之無厭心享保十三年七月八日大風暴雨川流沸騰田中村在其下流夜中人相呼曰水至夫四股爛潰不可起謂衆曰我窘此惡病死水幸也汝則避矣衆泣曰相親數年臨難委之不祥乃出扶舁出門外託人曰乞救此翁令舁曰汝與夫來不然我不獨生衆曰敬諾大人步遲請先行乃以舁副衣及田地典契油紙裹之以託其人遣之入室侍夫側與夫同死此二婦一幸而免一不幸而死均可謂賢矣

度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元夕一條云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為齋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本度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

按輟耕錄三姑六婆度婆為六婆之一未知何指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述沈留侯之說曰方言謂賊為度猶言賊婆也此亦強作解事方言之義乃賊殺之賊非賊盜之賊也

姬人爭物

梁劉孝綽集有一詩題云遇見鄰舟主人投一物衆姬爭之有客請余為詠

按此瑣事亦人吟咏足見古人好事不減今人也

茶香室叢鈔卷四終

元氣重十六兩

蘇子由龍川別志云張安道知成都日以一醫官自隨重九日請出觀藥市見一道人道人曰凡人元氣重十六兩漸老而耗張公所耗過半矣吾與之風相好今見子非偶然也解衣褫出藥兩圓曰一圓可補一兩氣服之亦無他異

鼻中氣

宋俞琰席上腐談云試知時辰陰陽當別以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子午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一世二世有順數逆數二例

國朝駢枝道人董震庵雜記云譜牒之法由始祖順數而下行文亦可由本身逆數而上或謂無此例予證以韓文石君墓誌韋公墓誌皆不順又翻晉書賀循傳論毀廟一節示之乃服

按賀循傳云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

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按此則高祖之父為五世高祖之祖為六世益數從禰起非從己身逆數而上也今人以高祖之父為六世祖非是

義居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周氏家鵝峯之下益三百年矣至處士欽若字彥恭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率不得專切切為懇遠其病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茂曰芾曰苞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於民部祈給之恩蓋國家之制願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與衆共為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於朝省坐於不孝之罪鄉人莫不欽歎

按此即後世所謂義門者惜周氏子孫能守其訓至幾世不可考矣

記又云我朝至道中南康洪氏累葉聚食期功百口建塾館於雷塘以誨子弟太宗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居之字以為寵且命之官

按累世同居者遠則唐初張氏近則明初鄭氏最著至宋之洪氏知者鮮矣

義莊

宋王明之揮麈後錄云公山劉摯嘉祐中遷冠國庠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軍判官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之人從揮學者甚衆乃擇山溪勝處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館初范文正吳文肅皆有志義田及復營兩府方能成其志而揮於初仕家無餘資能力為之士君子以為難

按范氏義莊甚善而劉氏卓世無知者不可不表出之也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鉛山周氏義居記云處士周欽若字彥恭葬其考祖里儒劉煇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其祖妣之喪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視之重服貿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然則周氏與劉氏有連蓋德善良有自來矣

榮侍下

宋樓鑰攻媿集跋金花帖子綾本小錄云祖父俱存者今曰重慶而第四人張景書

榮侍下

按重慶之名今尚沿之而榮侍則無此名矣且亦未詳何義

宋宋祁景文集有送保定張員外諱自注云君榮侍二親而行意榮侍亦宋人常語猶具慶也

元徽之酬哥舒大少府寄同年科第詩八人同著綵衣賞自注云同年科第宏詞吕二晁王十一起拔萃白二十二居易平判李十一復禮吕四頴哥舒大顯崔十八元亮逮不肖八人皆奉榮養此宋人榮侍之說所自始也

重侍下

宋吕本中師友雜志云往年在重侍下每夜侍榮陽公與祖母張夫人極論學問及出世法至二更方罷

按榮陽公名希哲乃公著之子本中之祖父也

宰相具慶

明宋國楨湧幢小錄云唐至元宗宰相二親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國朝則常熟嚴養齋訥與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張太岳居正

宋王得臣麈史云世言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為樞密日亦然益雖母也

宰相母喪

歐陽公歸田錄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後三年太夫人喪有司議謚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

上諱下諱

今人稱其先世之名每曰上諱某下諱某此語宋人已然宋王楙野客叢書有聲奴事一條云炳之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又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云先伯諱上大下丘

父憂母難

元白珽湛淵靜語云劉極齋宏濟蜀人遇誕日必齋沐焚香端坐曰父憂母難之日也

按今人於生日曰母難日不知有父憂母難之說

孫子算經云今有孕婦行年二十九難九月未知所生答曰生男術曰置四十九加難月減行年所餘以天除一地除二人除三四時除四五行除五六律除六七星除七八風除八九州除九其不盡者奇則為男耦則為女

按此於理殊不可解而其以孕月為難月則母難之說由來久矣

男用女孀女用男孀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每年四仲月選乳媼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孀子府居住生皇子則用生女孀口皇女則用生男孀口

按此俗今人猶然民間雇乳母雖不能拘此然初次與乳男必以女女必以男初不知其何義也

過房

今俗撫子而以兄弟之子為後曰過房朱子言行錄前集王沂公事第七條云曾無子欲令弟子過房是宋時已有過房之語

添房

癸辛雜志云周漢國公主下降請開及權貴各送添房之物

按今人送嫁女家曰添箱即古人所謂添房也

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而嫁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其祖姑許嫁顧沂大夫在曾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得旨成禮

按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載在內則古無女年二十不待服除之說沿宋時見行之法邪

畫父母像

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王沈集稱日磾垂泣於甘泉之畫楊雄顧頌於麒麟之圖遂畫先君先妣之像傅咸畫讚曰敬圖先君先妣之容像畫之丹青曾休畫其父像對之流涕陸機有丞相像讚大司馬夫人像讚

按此乃後人畫先代遺像歲時奉祀之所自始也顧氏日知錄言始於戰國之時然其所引招魂像設君室之文似非本意恐未足據

詠琴殺泣涕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沒之後負土成墓常泣血墓側人有咏琴殺者秦氏為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

按譙周古史考三復流涕者世知有王褒事不知又有此事也

又按秦氏者失其名而稱之為秦氏也下云氏為泣涕即以氏字代其名矣今世俗於婦女有此稱不知并可施之男子

國朝顧炎武菰中隨筆云南齊顧歡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琴殺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為王偉元事耳

減算延母壽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師文昆仲乞增母壽疏稿云劉氏兄弟以母暴得病欲絕各乞減算三年增母之壽而母復六年乃卒

按此乃今俗所謂借壽也古人已有之

子死捐生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鄧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見太宗實錄

按喪明之痛賢者不免然何至以身殉之視宋呼延贊割股療子之疾更為異聞矣

七女造塚

水經汚水篇注塿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塚世人疑為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

水經清水篇注云道側有二石樓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二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一女建樓以表孝思

五女漵

水經汚水篇注云汚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漵名曰五女漵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思復父怨故立漵以攻城今淪於水亦云有人葬汚北墓宅將為水蝕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修此漵以全墳宅

按此可與七女造塚並傳矣

又云女嫁為陰縣倀子婦家資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兜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倀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今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纔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倀子是前漢人

按此襄俗諺有之不知其本此也

又按汚水篇注云濕水又東為倀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倀子葬父於斯故潭得厥目焉可知俗語相傳非止一地矣

女為父立碑

水經汚水篇注云汚水又南逕酇林山東有二碑其一郭先生碑先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為立碑於此不知何代人也

按女為父立碑金石家所罕見鄭注多載古碑文惜此碑之不載也

一產三十六子

國朝朱象賢閩見偶錄云康熙五十四年蘇州民郭庭桂妻一胎產三十六子其大如鼠見風即與凡兒等巡撫趙宏燮雇乳母三十五人并其母以哺之

按此可謂人痾矣惜未載其究竟不知其皆長大否又載國初徐州民間一乳產

時盛即盈口長能讀書為貢生而卒此則尚不為大異也

東金西木

宋陳郁藏一話腴載金人李國樑詩云東金西木兩堅遭由此生男不足依自注云珞琭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申曰甲申時政為此耳

冰玉

宋張泰柯山集冰玉堂記云熙寧中予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為小官數以事屈在藩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元符中予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義仲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羅我大父於牀下其卒為詞以哭曰凝之為父與道原之為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刖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

按世知冰清玉潤為翁婿真不知冰清玉刖為父子事故表出之

男子亦稱歸甯

宋趙湘南陽集有送周湜下第歸寧序其文言周君進不以文自勝退不以文自負今將駕舟東歸慰慈母是男子亦言歸寧也

作伐

世謂與人作媒曰執柯又變其文曰作伐似不成語宋郭彖睽車志載傅霖事曰霖夜坐見妙齡林家二七婢自前行過其妻及女云適見其婢自外來云與小娘子作伐則宋時已有此語

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宋陳隨隱漫錄載吳石翁句新詩卻要多拈出突過郎罷張我軍則郎罷之罷可讀平聲

阿茶

唐李匡乂資暇集云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益至尊曰宅家公主以下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語也急讀乃以宅家子為茶子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云阿茶

按元好問詩牙牙姣女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注云唐人以茶為小女美稱嘗不得解李氏說或近之矣此書所載如奴為邦如廁為屋頭頂足存古之遺言至其所說則皆穿鑿無理

姐姐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上嘗語憲聖曰極知相同勢苦反與後進者蓋朕甚有姐姐歸爾其選矣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在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原注曰姐姐謂太后

按蔡絛鐵圍山叢談載太祖賜后詔云錢三貫與娘娘充作劇錢娘娘即昭憲杜太后也又載宣仁高后與慈聖曹后言稱奏知娘娘是宋宮禁中帝后呼其母與姑皆曰娘娘不知高宗何以有姐姐之稱

白囡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吾友吳友篁著太湖漁風載漁家曰在湖中自無不肌粗面黑有生女瑩白者名曰白囡以誌其異漁人戶口册中兩見之

按吳人呼女為囡據集韻二十六緝有囡字即囡之異文訓為私取物則非所以稱女余謂吳人呼女為囡實因囝字而製此字變從子為從女耳

稱謂之異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甘州人謂姊妹之夫曰挑擔其異父之昆曰隔山名其子女曰倉庫不慧之子曰瓜子殊不解所謂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國中呼父為巴駝叔伯亦呼巴駝呼母為米姑姨嬸姆亦呼為米呼兄為邦姊亦呼為邦呼弟為補溫呼舅為吃賴姑夫為宇賴愚

按母之為米兄之為邦猶有古音之遺

國朝顧炎武明季實錄附載酉陽雜俎云呼外父曰家公呼外母曰家婆呼叔曰晚晚亦有稱父曰晚晚者言認為叔之子易長蓋無刑尅也尋常稱父母為哀爺哀娘又有稱哀姐者

按此所紀乃湖南辰州府俗也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彼此稱呼曰阿哥父曰阿馬母曰萬娘大伯曰昂邦阿馬叔曰昂克赤子曰濟女曰乂而漢濟羽曰濟頭即哈夫曰畏根妻曰乂而漢男人曰哈哈女人曰赫赫兄曰阿烘弟曰多嫂曰阿什婢曰格格妹曰那小廝曰哈哈朱子了頤曰又而漢朱子國朝印光任滇門紀略載西洋語父為攔母為買子為非盧女為非喇孫為列度兄為意利猛架蘭的弟為意利孟庇記呢妹為萬邦妹為意利孟叔伯為即是攔婕為冠也打妻為共辦慈盧子婦為攔喇外父為疏古盧外母為疏架剌舅為冠也度外國之語譯音無定姑記之以廣異聞

麼些人名

國朝余慶遠維西見聞記云麼些即唐書所載麼些兵是也無姓氏以祖名末一字父名末一字加一字為名遞承以下以誌親疎愚謂此即古人以王父字為氏之遺意也

姑姑

東坡志林云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今姪呼其姑曰姑姑宋人已有此稱

嬸

俗呼叔母為嬸北宋人已然王琳野客叢書云僕家有富鄭公一帖前後皆書弼百拜幾叔幾嬸

稱妻父為岳

罰何光遠鑑戒錄云劉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時梁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竟為記忌親家句下原注曰復王太岳益劉乃復王妻父故云太岳

按梁太祖第五子友璋封福王復王疑福王之誤

尊夫人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有答宋元暐書云聞尊夫人已舉大事比日秋冷孝履如何云云

按尊夫人之稱今人以稱其妻不知古人以稱其母也

上下同門

唐趙璘因話錄楊家上下門生一條注云代有姑之壻與姪之壻謂之上下同門此亦古今稱謂之異者以此推之又知古人僚壻得稱同門矣

稱人曰老凡

朝野僉載來俊臣謂周興嗣曰有內狀勘老凡請凡入此覽老凡之稱唐人已有之史作公者史家所改也

仁弟

宋樓鑰攻媿集跋從子深所藏書畫云徐東湖與了翁家相厚如家人通判郎中即

了翁次子止之也呼以仁弟情義可知。

按今人或以仁弟之稱施之卑幼宋人已有然矣。

年兄

宋馬永卿嫩真子云紹興六年夏僕於年兄何元章會於錢塘江上是宋人已有年兄之稱。

鄉弟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張忠定公詠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呼參知政事溫仲舒為鄉弟及他語尤鄙公以失人臣體遂彈奏之。

晚友生

國朝吳應箕續觚不觚錄云南京都御史張固宜與之房師也宜與大拜後張投刺書晚友生。

同門

唐王定保摭言云李肇與李敬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肇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然則同門之誼唐人已與同年並重矣。

同學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自前明崇禎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自黃太沖始也太沖題張魯山像贊交行云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云同學之稱余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今社盟之稱久絕同學則有之然亦惟師施之於弟子平交則否矣。

門孫鄉祖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張公元禎居翰林久其門生之子又有出門下者其人不敢稱門生通狀曰門孫家宰馬公文升懿德並尊鄉人以書通者不敢稱鄉尊而曰鄉祖此可作對也。

按鄉尊之稱今亦未聞。

致政大夫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宋文公移簡輔漢卿云得趙昌父畫以致政大夫見呼此甚真實而又雅馴可為報同社諸人今後請依此例也。

按此四字未知所出雖宋文公有此說後世亦無循用之者。

老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惟九卿稱老爺詞林稱老爺外任司道以上稱老爺餘止稱爺鄉稱老爹而已其父既稱老爺其子書亦稱大爺吾邑陳莊靖之子少參抱沖公顧太常雲程之子副使慶客公終身稱大爺不敢衡其父也今則內而九卿外而司道俱稱大老爺自知府至知縣俱稱太老爺舉人貢生並稱大爺矣。

按稱謂之褻諸書亦有載之者而此最詳備可證國初稱謂與近時迥異也

又云江陰湯延尉公餘日錄云明初閭里稱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則故家右族穎出之人郎則微裔末流群小之輩稱秀曰某幾秀稱郎則曰某幾郎。

按此稱今久不聞矣。

大人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稱謂亦隨時為重輕如大人之稱至尊也而在前明時則不以為重有嘉定縣丞李玉森呼直指為大人直指怒玉森抗言大人之名美而未易踐若不典之稱丞雖至卑亦能得此於下隸不足重也直指乃改容禮之又吳邦夏玉麟垂髫時呼縣令為大人今不悅命懸數書冊中大人以百為率玉麟對以孔

門七十二賢雲量二十八將今乃笑而遣之今數十年來內而大小九卿外而司道以上無不以此為稱此亦弇州先生所謂不觚而觚之一端也

按如上一條則國初時九卿及司道以上俱稱大老爺據此條則又稱大人矣一人之書而有不同何也

自稱卑末

宋王林野客叢書云子由代凡作中書舍人啟伏念某草茅下士謁幕書生子瞻自以筆劄伏念某用但卑末三字。

唐王定保摭言載裴思謙以仇士良書求狀元侍郎高鍇欲見之曰卑吏便是然則唐人已有此稱矣。

宋袁楠清容集有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列事狀云卑職生長南方遼金舊事鮮所知聞。

院君

宋周密武林舊事官本雜劇段數有醉院君瀛府知不足齋本有注云陳刻院作縣按今世小說家有稱外院君之稱不知院君為何義今觀此乃知是縣君之誤益

古婦人有郎君縣君之封稱縣君猶今稱孺人也

鴉鬟

宋人異聞錄（編作者姓名未詳）載建康楊二郎遇一婦人傳為鬼母遺小鴉鬟出探又分付鴉鬟為置一室今人呼婢為鴉鬟亦宋人語也

雲萍錄

齊東野語云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夷陵教官趙一見即異人待之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雲萍錄書之而去

按雲萍錄當是記載師友姓名之書

清甲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孔紓慕志娶京兆韋氏山東清甲家迎王蘭泉不得其解清甲謂清門甲族耳

鴈泊人戶

宋趙蕃章泉稿有一詩題云纖舟楊口叩居人以何時纔屋於此何時復去云我乃鴈泊人戶冬來春乃去

按此等戶名甚新世知有鴈臣不知有鴈泊人戶也

貴尊無後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晉魏舒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一子一孫皆先逝蒞然獨處天子於是下詔以安之賜陽城安車出入觀省以慰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余謂此與宋喬行簡相似周密齊東野語云嘉熙之末行簡自相位歸平章軍國重事年八秩矣時皆以官貴長年羨之而公晚年子孫淪落嘗作上梁文云有園有沼聊為辛歲之謀無子無孫盡是他人之物又乞歸田里表云少壯老百年已踰八秩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聞者憐之此兩公皆極貴壽而無後何歟然則富貴壽考而又多子孫如郭汾陽者宜為千古僅見矣

家乘

宋岳珂桯史云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

按今世士大夫作家譜或文其名曰家乘本此

百歲以上人

國朝孔尚任人瑞錄載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恩詔八十以上卷給絹一疋綿一斤米一石肉十斤九十以上倍之以給過民數上司農其時百歲以上者二十一人山東九河南五江南三湖廣四

社公兜

宋郭彖睽車志云劉知常襄陽人知常始生皓首髽面俗謂之社公兜

周密癸辛雜識云近時社公多為回回所買或言其胸中有珠過二十以後則在膝必擊之過三十以往則無之此妄傳也然有之回客焉敢殺人而取珠乎

按此所云社公亦即謂社公兜也腹珠妄說今不聞矣

唐大漢

宋岳珂桯史云淳熙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凡二婢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日啗斗餘無所得食有瑞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司

今按近日有長人僅五益亦此類

唐張鷟龍筋鳳髓判有一條云衛狀稱揚州貢大人曾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上押門兇麁酗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是唐時諸州有貢大人之事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胡梅林在浙選長大人列轎前示威我湖有陳姓者與焉長

丈餘倚屋簷食

人物化石

水經澧水篇注云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壤因相傷害化而為石

又涇水篇注云嶓水出都橋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斯誠巨異難以聞信但啟生石中擊嗢空桑抑斯類矣

又若水篇注云青岭縣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十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

茶香室叢鈔卷五終

清 德清俞樾著

古金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漢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湘素襍記引一金萬錢證晉王導所市鰒布之價即是一金萬錢自三代至晉皆然

按戰國時金價余別有說詳見諸子平議

漢田畝價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

按惠帝紀注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是一金為一斤而高誘注國策云二十兩為一金則又有異如其說則畝直十二千五百

十分稅一

隋書食貨志云都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吏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其狀炭魚新之類過津者並十分稅一以入官

按此則今所謂抽釐之法古亦有之矣偶見國朝李慶芸炳燭編引隋食貨志證稅契之始余因其下文所云并以證抽釐之始也

宋印歲易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唐印文如綠鬢今印文如篆開封文三司印文尤麤猶且歲易可見事之繁簡

按此則宋三司及開封印歲歲易之今部縣事更繁於宋而印不易無怪印文之利敵也

周煇清波襍志有一條與此大略相同又云學士院印乃累德年鑄在京百司所用無如此久者

印圖書

宋袁采世範云縣道貪污過有析戶印圖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費官匿而不印私自割析經年既深或至爭訟凡析戶之書宜即印圖書以杜後患

按此知宋時分家必以圖書呈官鈐印其制自較今為周密也

金字牌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驛傳舊有三等曰步遞馬遞急腳遞急腳遞最遠日行四百里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以木牌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者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餘里有軍前機速處分則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莫得與也

按岳忠武奉金字牌班師即此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金法金牌走八騎銀牌三木牌二皆鋪馬也木牌最急日行七百里軍期則用之此金法與宋異金牌反遠木牌反速不知其故余疑文或有誤也

飛鳥使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蕃中飛鳥使中國之驛騎也

宋書許附遞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景祐三年五月詔中外臣僚許以家書附遞明告中外下進奏院後以為法

舉人給來往公券

國朝王士禎夫于亭襍錄云宋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人皆給來往公券自初起程以至還鄉貴官給於公家不獨右文盛典亦忠厚之至也

按今會舉舉人亦然官給與夫二名擔夫一名

舉人著青衫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新舉人朝見著青衫不著襴衫始於宣宗朝謂其異於歲貢生耳及其下第送國子監仍著襴衫今生員著襴衫舉人著青衫猶沿明制

禁服黃自唐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袍遂禁士庶不得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間因韋堅奏御衣袴褶去紫用黃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黃矣

紫為閒色聖人不服而唐宋以來朝服尚之不知其義偶見宋王逵蠡海集有一條云天垣稱紫微者紫之為色赤與黑相合而成也水火相交陰陽相感而後萬物以生故為萬物之主宰觀此則尚紫亦非無義今黃色猶重而紫則不尚矣

忌純白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掖庭宮嬪歲給帛多色綵爾遇支賜俾稍綃應生白者多即一染十蹋必閒有一端為紅生絹益忌其純白故也

按此知宋人已以純白為忌

以著靴為嗤

太平廣記引乾臊子云郎中李舟典濠州蕭復處士謁之無僮保惟領一卯歲女僮時方寫女僮門外求火燎手且持其靴去客吏忽云郎中屈處士復即乞腐而入舟揖之坐復忽悟足禮之闕翼然乃起舟曰靴與靸皆一時之禮古者解履登席即徒跣以為禮靴胡服也始自趙武靈王有何典據此不足介懷

按此則唐人已以著靴為嗤矣蕭復後為宰相氣度宜必不凡乃以不靴而靸遂至翼然其時靴之重可見而李舟所以解之者則又甚婉切矣

背胸

國朝劉延璣在園襍識云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雞之類即以為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也、

按補子之名殊無意義宜稱背胸為是

石位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國朝垂拱殿常朝班有定制故庭下皆著石位日日引班則各有行纛首尾而趨就石位既謁罷必直身立俟本班之班首先行因以次遞還而去謂之卷班

按石位之制即今品級山所由昉歟

紫花墩賜坐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為翰苑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召對益珠殿時賜紫花墩令坐明年英廟上仙珪作挽詞有云曾陪益珠殿獨賜紫花墩益謂是也

按紫花墩未詳何物或即今所謂凳子乎

乘馬至殿前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慶曆初呂許公在相位以疾甚求罷仁宗疑其辭疾欲親視之乃使乘馬至殿門坐椅子輿至殿陛

按此今制賞賚焉之始只於時暘朝馬者率坐椅子輿觀此知宋時亦已有之也

當廳下轎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許將沖元以前執政知大名府時同官曹掾銜命察訪至大名見沖元當廳下轎沖元呼法司曰不知前執政作守監司得當廳下轎否復令白曾曰請就賓次以全國體

按今制敵體之客大堂降輿降等之客就官廳候見正與宋制同宋時所謂賓次即今時所謂官廳也

禁武官乘轎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任主兵差遣緣邊安撫官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今功令禁武官乘轎猶宋制也

禁謁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百司門首謁禁者不許接客也若大理寺官則又加禁謁及不許出謁也

按此條似謁禁禁謁有別謁禁者人來謁見則有禁禁謁者禁其謁人也今京官官鄰察院輒署門曰文武官員私宅免見似謁禁之遺制

儀鸞衛

宋江休復襍識云陳執中館伴虜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有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驚集於供張廡遂名此

按今鹵儀衛即古儀鸞司而字畫作鑾矣

宋時儀鸞司在禁中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載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禁中之火云火至承天門西燒儀鸞司

選人家狀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中形黃白色少有鬚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色多有鬚

按今制文生輒云身中面白武生則云身長面紫益唐制已然矣

宋時見任官得應舉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止令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者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滁州軍事推官鮑高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賜第是宋時見任官得應舉也

宋高宗御書玉堂字

宋洪邁翰苑遺事云紹興三十年正月太上皇帝御書玉堂二大字賜學士周麟之得旨於都省宣示宰執刻石院中仍以石本分賜

按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遂為翰苑故事此人所知也而不知南渡後又有高宗御書故表出之

翰苑遺事又云太宗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易簡紹聖間蔡魯公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二字止曰玉堂此事人多知之但不知何以必就杭州刻榜豈其時杭州刻工勝他處邪

學士非具員吏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載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

按今制翰林院官不分堂屬猶存此意

校書官日課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館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側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乃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按宋人校書已圈葬滅裂如此宜古書之不可讀矣

宋時吏官

老學庵筆記云史院吏有竊議史官者曰史官筆削有定本箇箇一樣或問何也曰將吏人編出日歷中臣僚上言字塗去上字其後舉聖旨依字亦塗去而從旁注從之二字即一日筆削了矣史官之不能其職在宋時已可笑如此

除擢侍從先命日者推算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政重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擢敘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日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

僧為州學博士

宋周密癸辛襍識云柳子厚道州文宣廟記云春秋師晉陵蔣堅易師沙門凝安有先聖之宮而可使桑門橫經於講筵哉然樂川集亦有嫩煌郡僧正除州學博士僧慧純除歐壇大德制則知當時此事不以為異也

小兒官

漢衛宏漢官舊儀云中官小兒官及門戶四尚中黃門持兵三百人侍宿漢書百官公卿表百官志皆不載小兒官及門戶四尚官名

愚按小兒官之名甚奇豈羽林孤兒之比乎

害肚感風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謂之豁宿過豁宿歷名下書腸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余為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漏書云感風則害肚歷可對感風漏

按今制官員請假輒以感冒為辭當即宋時感風漏之遺意

開印封印

明田汝成西湖遊覽志云除夕官府封印不復發抑至新正三日始開

按田乃明嘉靖時人然則是時封印止此四日也今制未知何時更定

國朝查慎行人海志云壬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各衙門已封印兩日有旨召各省新授督學臣入南書房候考

按壬午為康熙九年據此知是歲於十二月二十日封印已與今制同也

臧否奏

宋趙升朝野類要公鑒司歲具所部官善惡奏上謂之臧否奏若某員功過俱無者不具

按今制年終考語似本此

薪俸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本朝初年滿洲官員支俸不支薪漢官則薪俸並支薪俸於俸如四品官季給薪三十金俸銀二十金順治甲午俸秋冬二季俸明年漢官但給俸不給薪

按此知國初官員有給薪之例故至今薪俸之名猶在人口而近來各局委員有薪水之給亦本此也

辟謫騶人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范文正為帥府辟置多謫騶未章叙人或以問公公曰人之有才能無瑕纇者自應用於宰相惟實有可用不幸陷於過失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為棄人矣世盛多公此意

將帶隨行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辟郭固隨行劄子云臣準敕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

按此即今奏帶隨員所自始也

通事

癸辛雜識云譯者之稱見禮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北方謂之通事南蕃海舶謂之唐帕西方蠻僧謂之蒲又魅皆譯之名

按通事之名至今猶然唐帕蒲又則無此名矣

彤騶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褚亮詩彤騶出禁中益五伯戴紅帽以唱騶自唐已然矣

公牘書行字

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周益公奏議論依字云臣下凡有奏議或自內批降或三省批答其可從者皆謂之依六部文案凡所施行長貳例皆判依臣愚欲乞明降

指揮日後六部所判文案並以行字代依字展幾稍嚴上下之辨是奏在淳熙六年十月十一日奉聖旨依然則今牘尾判行始於南宋也

欽遵欽此

明劉基誠意伯集附錄禮部會議有云奉聖旨這本所奏誠意伯劉基襲爵配享宜著吏禮二部會議停當具奏定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云云是公牘中用欽此欽遵字明時已然矣

又載禮部題臣等謹將前項封爵贈謚書曰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誠文成護軍誠意伯牌位一座刊完已今太常寺官於本月二十九日捧赴太廟兩廡列於六王之下奉安訖謹具題知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九日具題次日奉聖旨知道了是知道了三字亦明代已然也

今公牘中有准此二字惟上司行屬員用之誠意伯集所載御史中丞誥宏文館學士誥誠意伯誥本皆云宜令劉基准此則此二字明代用之誥命

照得

癸辛雜識云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獻楊總攝所云照得賀知章卷本是小人倚託史越王聲勢將寺改為道觀今欲乞復元寺地楊髡遂從其請真可發笑也

按今時公牘文字每用照得二字冠首觀此則宋元時已然矣然今時所用多自上行下者此乃自下行上微有不同明時臣僚有於奏牘中用照得字獲咎者可知明人於照得字已不敢輕用矣

宋許國公奏議乞賞功以興起人心云照得去冬虜為不道既不得志於廣遂併力於滁又奏論海道內外二洋利害云照得新舊海州凡發兵船欲入海道其水路有三是宋時奏牘固用照得二字

前三後四

宋王林野客叢書云國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節為七日假所謂前三後四觀通典論冬夏至曰寢鼓兵一條鄭瑤曰二至之義否泰道異宜其不同若以夏至俗人所重則文武官可息一日不宜前三後四等於冬至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

按今遇聖節及元旦尚有前三後四之說

大狀小狀

癸辛雜識云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按今制翰林院官具柬見前輩有大啟中啟小啟之別益亦宋時大狀小狀之遺意

思用大行字

宋孫升孫公談圃載崔公度伯易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盛山賦

按太太二字通用忌太行實即忌大行也觀孫公此條上載蘇明允作權書永叔為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可知其意矣是大行二字為時忌宋世已然也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畏徂戾昏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亡禍傾頹毀僵仆壞破晦刑傷孤孽窮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遘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戾囚枉棄喪戾空腦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令崩摧殄隕羞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蔽怪漸愁夢幻弊疾遭塵亢案隔離去辭退考板蕩荒古屯師剃草除遣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賊殘偏枯眇盡幽沉埋棄升退換移暗了休罷廢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鄉土別逝泉陵

按晏駕二字升遐二字連用誠宜避之今分列二處不相連屬豈單用亦不可邪
典憲法等字亦在所避不知何故

唐時回贈之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唐時封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以檢校尚書恩乞及其祖贈禮部郎中戶部尚書楊於陵請回贈祖贈吏部郎中是以恩回贈其祖也又如劉總外祖故瀛州刺史張鍼贈工部尚書制曰有外孝祖為吾賢帥旬義率祖權恩外族是以恩回贈其外祖也

按此今馳封馳贈之例所自始

贈本生父母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于亭雜錄云李文正昉為相為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母陳留郡君謝氏請以郊祀覃恩追贈太宗嘉之詔贈超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此封贈本生父母之始

按此條未詳備容齋隨筆云昉幼出繼於叔昉入相表求贈所生父母詔贈其本生祖溫太子太傅祖母權氏吳國太夫人本生父超太子太師母謝氏鄭國太夫

人則并贈其祖父母非止父母也

又按舊唐書崔祐甫傳祐甫遺命猶子植為嗣植字公脩祐甫弟虔江令褒甫子植既為相上言出繼伯父推恩不及於父詔贈褒甫吏部侍郎則唐時已有贈本生之例非始於宋李文正也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出繼之子離任為本生父母治喪自北平宋右君之弼始時先生官戶部侍郎其後大臣遂援為例

古人親在不居丁憂之閒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佑自戶部侍郎判度支為廬杞所奏出為蘇刺時佑母在杞以憂闕授之佑不行換饒州

按南部新書又云三銓之士具慶之下多避憂闕除則皆不受對易於他人

父祖未葬不析居

宋李元綱厚德錄云馬少保亮為御史中丞上言近歲以來父祖未葬而多別財異爨甚傷風教請自今未葬者不得析居

按此議甚是惜後世不能申明此禁也

癸辛雜識云或謂停父母之喪久而不葬者則其子孫每哀縮小近見錄達可康自修二子之事皆然此其異也

嫡孫承重服始於宋劉禪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鉅山劉禪喪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禪始是宋初有諸叔嫡孫不承重也

古人忌日亦受弔

唐鄭處晦明皇雜錄云張說謫岳州憤懣不樂蘇頲方當大用而說與璟善因為五君詠以遺頲藏其使曰候忌日近纂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齎書至頲門下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像舊頲覽詩嗚咽流涕翌日上封大陳說忠貞寃謫不宜淹滯遐方遷荊州刺史

按此知古人於忌日亦受弔也

又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載崔丞相事云某日私忌洪州諸僚悉之江亭將慰崔忌是亦忌日受弔之證

問疾攜紙錢

宋王銍默記云晏元獻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太臣者車駕既出必攜紙錢益已聾盲或遂不起即以弔之兆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煩駕問仁宗然之後數日即薨

按問疾而以紙錢行宋時制度如此真可笑也

人臣祭皇后

唐越璘因話錄云代宗獨孤妃薨贈貞懿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在邠州以其子尚主之故欲致祭偏問諸從事曾云旧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汾陽曰此事須得柳侍御裁之柳名芳字伯儀以書急召之既至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為國姻戚旨令公始亦為得宜汾陽曰正合子儀本意祭文云某年月日駙馬都尉郭曖父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臣子儀謹遣上都進奏院官傳進敢昭告於貞懿皇后行宮云云

按以人臣祭皇后非禮也且以駙馬都尉父列官銜之首亦無此體益出一時之意不可為典要

人臣女封郡縣主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故事親王女皆封郡縣主趙普以元勳諸女封郡主高懷德二女特封縣主此典禮之誤也

制誥封贈字句之數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順治甲午正月始頒文武諸臣制誥封贈擇坊局史官十六人分撰自一二品始一品限十二句二品十句三品八句句各四字不用故實按此則國初制誥之制與今不同今用四六體不知又始於何時也

室人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載政和中改郡縣君號為七等郡君為淑人碩人令人恭人縣君為室人安人孺人俄又避太室人之目因又改曰宜人

按今制淑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即始於此然莫知宜人之始之本為室人矣

公生明坊舊是立石

國朝朱彝尊閒見偶錄云今凡府州縣衙署於大堂之前正中俱立一石南向刻公生明三字北向刻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官每升堂即對此石也或惡其中立出入必須旁行意欲去之而不敢擅動欲駕言棄於上臺又難

措詞曾見易以牌坊者南北兩向照依石刻字樣書寫以代立石

按此知公生明坊係時本是立石猶有古人中庭立碑之遺制今則無不易以牌坊無復有立石者矣非觀此幾不知舊制之為立石也

宋馬永卿嫩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宇之西北數十里諸處牓額皆公染指書字亦尺許大如世所見公生明宇然則官署公生明三字宋時已有之

私債以恩詔免

宋永卓搜采異聞錄云淳熙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錢句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失之者何濟為諫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錢紹興五年七月重赦云屬三年以前者昏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文云私下債負取利及一倍者並放此最為得

按私家通負以恩詔免其事殊不便於民雖前代有此事宜後世莫行之也

侵竊之弊

宋張洎雲谷雜記云先朝修內司方圖木計用三十三百條再差賸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雷大簡判設案御厨每日支短一萬斤後

熙檢每日賸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弊已如此

關防

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各布政司用使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緞匹有差錯改正部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如此作弊瞞我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按今制有印有關防印方關防長方不知何義讀此條則知關防之初本是半印故其式長方也用以勘合行移所以謂之關防今習焉而不察其義矣又據此條知明制各布政司行六部用咨呈今各衙門亦有用咨呈者沿明制也

枷分三等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觔二十觔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觔為三等遂為常法

金人婦女亦纏足

楓窗小牘有汴京閨閣妝抹一條末云今閨房中閨飾復厠如瘦金蓮方瑩面丸編

體香皆自北傳南也

按此書作於宋南渡初所云虜中即謂金也而有瘦金蓮方是金人婦女亦纏足矣

余曾據宋湯璹建炎德安守禦錄知金人亦剃頭辮髮已載之小檗露矣（見圖禮纂第三十六）今讀此條乃知金人男女裝飾約略與今同也

清 德清俞樾著

唐時江浙進士明經人數

唐王定保摭言載會昌五年舉格云浙西浙東江南江西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

按唐時舉額之少如此宜有五十少進士之諺矣

宋饒明之中吳紀聞云姑蘇自祥符間定制秋舉以四人為額視他鄉為最寡熙寧元豐間增為六人三舍既行歲貢四人舍法罷乃合三年之數為十二人紹興丙子又增流寓一名今終場者幾二千人其額又不勝其窄矣是宋時舉額亦甚隘也

進士題名記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上雅尚文學大中十年鄭顥知舉後宣索科名記顥表云自武德以後便有進士諸科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錄慶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宜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按此進士題名記之始也

張安道論科第

蘇潁濱龍川別志載張安道云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天下之士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謗云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

按此說與子産論尹何全別然亦有理後世紛紛別求取士之術其實可不必也

杜荀鶴及第試卷

宋箋傳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作龐顥公神道碑其家送潤筆金帛外參以古書名畫三十種杜荀鶴及第時試卷亦是一種是杜荀鶴試卷至宋猶存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杜荀鶴大順二年正月十日裴贄下第八人其年放榜日即荀鶴生日故王希羽贈詩云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尺未必高於第八枝因試卷事并記此亦名場佳話也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元劉壎隱居通議載咸淳七年同年小錄第一甲第一名張鎮孫第二名杜文甫第三名陳鉞每人之下載本貫某州縣曾祖某祖某父某年若干歲某月某日某時生

或具慶下或永感下略如今制惟不載曾祖母祖母某氏內有一行云外氏某出某兄弟某某所謂外氏某者殆即其母之姓乎是今制所謂男女三代者宋制猶未備也

殿試策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殿試策進呈必取書法整齊無舛誤者隆慶戊辰科閣臣擬進上疑首卷有私於二甲卷首得雖萬化置於第一其卷字多塗抹者

按此知明時殿試卷已重書法矣

人海記又云廷試策偶誤筆以塗注不便例多任之萬曆己未科狀元莊際昌酵誤膳棠禎辛未狀元陳于泰陽誤易榜眼吳偉業彌誤驥

不寫策題

老學庵筆記云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多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學人甚以為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為中丞始奏罷之今世不寫策題蓋自此始也

試卷中許添注塗改

太平廣記引前定錄載李掾事云乃宣命宰臣試文詞時陳黃門為題目三篇其一曰紫綬盛露鳳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掾自午及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折其紙塗八字旁注兩句

塗注乙

宋孫奕示兒編云今進士官試卷末云塗注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愈讀鶺鴒冠子有曰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減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劉蛻文家銘序云有塗者乙者有注措者有覆背者有墨朱圍者

按此知宋時試卷已須計塗注乙字數矣塗即今所謂塗改注即今所謂添注乙者倒轉其字也今制有塗注而無乙

晉千寶搜神記敘南斗增壽事南邊坐人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曰易矣可改之乃取筆挑上語顧曰救汝至九十年活是將十九二字用筆挑上作九十即可知晉人作書已如此也

試卷以針穿為記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

對誥問云鵾鳴郝寫作鵾鳴嗚呼郝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以删定官充對讀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乙宣正本審驗上令取視果如其言

按今殿試廷凡書有誤者以小黃紙籤黏其上視以針穿為記更勝然矣

殿試卷以紅圈斷句

國朝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文文肅公震孟天啟二年殿試卷今藏吳中袁氏讀卷官於文之佳者以紅圈斷句與今式異

御試進士先宣示十人卷

宋王銍默記云慶歷三年御試進士時晏元獻為樞密使楊察晏垠也察之弟寘時就試舉未放榜間將先宣示兩府上十卷人子寘因以小賦求察問晏公己之高下晏公明日入對見寘之賦已考定第四人出以語察密以報寘不久唱名再三考定第一人卷子進御賦中有孺子其朋之言不懌曰此語忌不可魁天下即王荊公卷子第二人卷子即王珪以故事有官人不為狀元今取第三人即殿中丞韓縝遂取第四人卷子進呈上欣然曰若楊寘可矣復以第一人為第四人

按此知宋殿試進士先宣示上十人卷即今制殿試前十本之例之權輿也荊公曾擬狀元而失之亦人所罕知者

懷挾文字

宋歐陽文忠公集有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云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雇工獲錢二三十千宋時懷挾之風已盛行如此

唐禮部試不禁懷挾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白樂天春狀云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册兼得通宵蓋不禁懷挾

狀元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狀元之目始自辟召本朝科舉取士之法合以省試正奏第一名當之今呼廷試第一名為狀元非也元祐間潞公在朝因馬涓來謝嘗言其事自此人莫不知而莫能改也

按唐時狀元皆主試者所定如據言所載杜黃門第一榜戶樞為狀元高楷侍郎第一榜裴思謙以仇中尉關節取狀頭又貞元中楊於陵得李程賦冀穫詣主文請擢為狀元皆其證也至宋乃以廷試第一人為狀元天子臨軒親制何狀之有然至今因而不改宋時猶有人知其非今則並無知者矣

以今制準之古制今之解元古之解頭也今之會元古之狀頭也今之狀元其古之敕頭乎據言云張又新時號三頭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敕頭之名似廷對第一人可以借用也

印賣狀元賦

宋高文虎蓼花洲閒錄識祥符中西蜀二舉人至劍門張惡子廟祈夢夢神授以來歲狀元賦以鑄鼎象物為題至御試御題果出鑄鼎象物賦韵腳盡同思廟中所書一字不能上口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見者無一字異

按宋時狀元所作賦已印賣於市此即今鄉會試墨卷之權輿也

出狀元

宋樓鑰攻媿集跋劉省政遊縣學留題云龍游有石面銳古記有之曰尖石圓出狀元紹興十有四年歲在甲子大水去其銳次年乙丑公遂魁天下

宋郭象睽車志云平江里俗舊傳識云潮過唯亭出狀元又云西山石移狀元南歸淳熙庚子三月二十二日吳縣宮隆山大石自麓移立山半八月十八日夜海潮大至過唯亭明年省試平江黃由以國學解中選廷試魁天下國學發薦南歸之驗也

按潮過唯亭之說今尚有之西山石移則罕知之矣

賜出身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元非科舉人仕而特裘大用或賜同進士出身方可執政蓋國朝法也

擡榜狀元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第五甲末名為擡榜狀元

按今有背榜之稱背負與擡荷其義一也

狀元跛瞽

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云淳祐十年狀元嚴州方夢魁賜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楊潮南省元泉州陳應雷皆瞽一目

按歐陽公歸田錄云真宗雖以文辭取士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及第必

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於庭更察其形神磊落者始賜第一人及第蓋宋南渡後此法不行故狀元得有跋轎者耶

解元解副

唐王定保摭言云江西鍾傳令公孜孜以旌賢為急考試之辰設會供張甲於治平復大會以餞之置酒之外資以桂玉解元三十萬解副二十萬薄送皆不減十萬

按此唐時有解元又有解副始謂第二人也

唐時通榜之風太濫

唐時通榜雖曰得人然亦太濫王定保摭言所載鄭顥鄭尉第一榜託崔雍簡外為榜至榜除日雍遣小僮尋兒者傳云來早陳賀問有何文字曰無顥不得已躬自揖艇夜叉尋兒以一蠟彈丸進顥即榜也顥得之大喜一無更易是榜出於他人也又杜黃門主文第三場庭參之際公謂諸生曰諸學士皆一時英俊榮無人相救時入策五百餘人相顧而已哀福平乞十餘猶趨進曰未諭尊旨公曰未有榜帖對曰福不才公欣然延之因命捲簾授以紙筆福援筆斯須而就唯空其元而已公致謝說以狀元為請福曰非老夫不可公大奇之因命筆親自札之是榜出於舉子而狀元即

其人自定也雖一時傳為美談而唐中葉以後朝政不綱亦可見矣

又若裴思謙以仇中尉士良一緘入貢院易紫衣趨階下白侍郎高鍇曰舉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并曰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舉吏便是此則士風掃地更非前事之比然亦通榜之弊所必至也

金花帖子

宋盤明之中吳紀聞云先高祖諱識登第時金花帖子尚存其制用瀋金黃紙大書姓名下有知舉花押仍用白紙作一大帖附之亦題姓名於上

又容齋續筆載咸平元年孫僅榜小錄猶用唐制以素綾為軸帖以金花先列主司四人銜皆押字次書四人甲子年若干某月某日生祖諱某父諱某私忌某日然後書狀元孫僅與此不同

報捷以名次高下定價

近世士子捷南宮後捷音至家每以名次高下定獲賜多寡齊東野語云吳儂於崇寧五年魁禮部捷音至其家先以名次高下商價自榜尾行間前列以至首選自百千漸至千緡乃出其榜是宋時已有此風矣

圖

唐時進士宴集有主其事者謂之圖司王定保摭言云曲江大會比為下第舉人其筵席間率謂來漸加侈靡皆為上列所據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長安游手之民自相鳩集目之為進士圖咸通以來有何士參者謂之茵帥

按此乃圖司之名所由始也

太平廣記引王氏見聞云僞蜀有尋事圖赤曰中圖小院使蕭懷武主之益軍巡之職也所管中圖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呼之曰狗然則圖之名通雅俗皆有之乃唐時俗稱也

改名登第

蜀何光遠鑒戒錄云梁震比名靄以所業贄於劉參先輩劉曰據郎君少年才思清秀儀表鄉賦成罷非遽若不改名無因顯達綠靄字雨下從謁雨下謁人因甚得見請改為震震字雨下從辰辰者龍也龍遇水而變化燒尾之象不亦宜乎震後果得上第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有進士李繳連舉不第夜夢人謂曰頭上有山何以得上第

及覺不可名狀遂更名言乃中第此二事皆以改名登第然則求科第者當擇令名又在古人不以隱疾不以篤牲諸例之外矣

唐時追贈不及第人

唐摭言載韋莊裴諝追贈不及第人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群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劉得仁陸暹傳錫平曾貫鳥劉稚珪顧邵孫沈珩顧蒙羅鄴方干俱無顯還皆有奇才麗句清酸徧在時人之口銜寃抱恨竟為寒路之人但恐憤氣未消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

按此舉人多知之然罕能言其人者惟方干身後及第詩文家尚有引用者李賀等盛名長在而與方三拜同膺賜典人或未之知也至李甘等名迹久晦者更無論矣故備錄於此

又按孟郊於貞元十二年及第而此云不及第未詳至羅隱之不成進士人人知之乃觀此則生前固曾賜及第矣

閒音中選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閭人以高為歌真宗朝試天德清明賦有閭士破題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考官閭人遂中選

按此當是戲言未必有實事然考官不檢韻書邪岳珂桯史載元祐間黃幕諸君子在館觀李龍眠畫已圖博者六七人方據一局投進盆中五皆歡而一猶旋轉一人俯盆疾呼東坡曰李龍眠天下士乃效閭人語邪衆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閭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此亦以閭音為戲也

歐陽文忠公場屋中軼事

宋王銍默記云景元獻以前兩府作御史中丞知貢舉出司空掌輿地之圖賦舉人上請者皆不契元獻之意最後一目眊瘦弱少年獨至簾前請曰據賦題出周禮司空鄭康成注云如今之司空掌輿地圖也若周司空不止掌輿地之圖而已若如鄭說今司空掌輿地之圖漢司空也不知做周司空與漢司空也元獻微應曰今一場中惟賢一人識題正謂漢司空也少年舉人乃歐陽公是榜為省元

按歐公為試官事人多知之其自為舉人應試事人罕知者此可與閭天鵝事並為場屋中問題目之故典矣

又按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鄭注云土地之圖若今司空鄜國輿地圖職方氏之職亦云掌天下之圖鄭注云如今司空輿地圖是司空輿地圖鄜注兩見而皆無掌字元獻此題未免小誤

默記又云王君辰榜是時歐公為省元有李郎中忘其名是年赴試南宮將迫省試忽患疫氣昏憒同試相迫勉扶疾以入既而疾作凭案上困睡殆不知人已過午忽有人脫下髆之李驚覺乃鄰坐也問所以不下筆之由李具言其病其人曰科場難得已至此切勉強再三言之李試下筆頗能遵恩鄰坐者甚喜因盡說賦中所當用事及將己卷子換過鋪在李案子上云某乃國學解元歐陽修請公折換回至晝用之不妨李見閒懷若此頗覺成篇至於詩亦然榜出歐公作魁李亦上列遂偶中第云此亦歐公場屋中軼事

宋制房官考校與今制異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所納卷子發下彌封所封卷頭于每卷上打號頭三場共一號方許往謄錄所謄錄卷子依字號書寫對讀無差方納入考試官各房考校如卷子考中發過別房覆考如稱衆意方呈主文

按彌封謄錄對讀均與今制同惟本房考中須過別房覆考此則與今異也

濃筆抹至尾

唐蘇鶚杜陽雜編云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

按歐陽公紅勒帛似用朱筆橫抹此則直抹也評閱文字之用筆抹唐世已然矣殊次平

唐裴庭裕東觀奏記云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別行藝章澳為京兆尹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更分等第之限人多惜之

三八課試

宋胡汝淼隱叢話引上庠錄云兩學公厨例於三八課試日設別饌春秋炊餅夏冷淘冬饅頭

按今人塾課往往逢三八日作詩文猶宋太學之遺制也

選程墨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選應科程墨自萬歷庚辰錢唐人錢穀字豐寰始錢貢生官曲靖府知府

會課

宋呂本中師友談記云崇寧初子家宿州汪信民為州教授黎確介然初登科依婁家孫氏居饒德操亦客孫氏三人者嘗與子及亡弟揆中由義會課每旬作課文一篇四六表啟一篇古律詩一篇旬終會課不如期者罰錢二百

按今文士每作會課未時已有此風矣

十榜傳家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王禹玉歷仁宗英神宗三朝為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閱喜燕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也

兄弟登科相距一甲子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慶陵習先生孔徵嘉靖戊午解元隆慶戊辰進士辛丑三十餘年而其弟孔化以萬歷戊午舉鄉試去其凡剛一甲子

按近人若錢唐許氏亦有此盛事惟習孔化父亮尚在則其年必近百歲矣

一科兩張銓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萬歷甲辰進士同姓名者張銓一大名人一沁水人俱乙亥正月二十六日生科第子女皆同

一人試兩卷皆中選

齊東野語載王希呂仲衡知紹興郡舉進士有為二試卷冀其名皆中選熙者不服譁然訴之王曰爾曹累試不一得彼一試而兩得而敢訴邪遂而出之此等事今場屋中功令嚴密固無之矣至書院考試則往往不免余歷主江浙閒書院院中知名之士多有以一人作二卷者余率兩取之猶王仲衡意也

高踦邱圍科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唐時有走馬應不求聞達科者傳以為笑宋亦置高踦邱圍科許千本貫投狀乞應與唐正同

明制生員仍就府縣試

明黃煜碧血錄載繆公昌期西谿先生自錄萬歷戊寅年十七入學第四辛巳年二十其年歲考十二名補廩又云甲午縣試第十將就府試而吾母已病云云

按公於戊寅入學辛巳補廩而甲午歲猶應縣試是明制生員亦試於府縣也又按公於十四歲赴童子試縣令楚麻城劉公見而賞之置一等是明制童生府縣試亦分等第

毓州神童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毓州自元豐末宋天錫以神童得官俚俗慕之小兒粗能念書自五六歲即以次教之五經以竹籃坐之木杪絕其視聽教者預為備終一經僧錢若干流俗因言毓州出神童然若之以至於死者益多於中也

按如此教小兒可謂揣摋造作矣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南康建昌縣有神童山每大比試童子至百人七取其一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授校書郎春宮伴讀自古神童之最幼者僅見此或云名伯祀一名伯倫又云孝宗時呂嗣興四歲授從政郎為皇孫榮國公伴讀

三同

宋宋弁曲洧舊聞云章子厚與晁補之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為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子厚有詩云哥語三同晁秘監然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竟乃謫之子厚怒黜為黃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

按三同願不易得余生平與陸星農觀察增祥皆於道光丙申年入學申辰年登賢書庚戌年成進士其亦可謂三同乎

同年之父不稱年伯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前明正嘉以前風俗猶為近古必父之同年方稱年伯而同年之父即不爾吾邑孫雲津舟中正德丁丑科進士乃夏桂洲之同年而雲津之父西川翁七十桂洲壽之以詩稱老先生不稱年伯其詩卷現藏孫之後人寶洲家

杭學多游士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淘祐辛亥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士子大閱肆罵時趙京尹與僚教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土人一半取游士趙敏曰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至開慶己未漸復雲集

臨安士人作閘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辛丑六月臨安士人以不預補試群詣臺諫宅陳訴臺臣畏其勢以好語諭之是夜集吏部侍郎鄭丙之門詬罵無禮鄭次日入奏待罪上批令臨安府將作閘人行遣越一日奏勘到作閘士人府學生丁如植為首其次許斗楊羅森御批並編管鄂州如植仍杖八十

裹代夫入閘

國朝許嗣茅緒南叢談云乾隆六年揚州王張氏代其夫王某入闈為夫弟告訐夫被斥張氏亦遣戍此事本徽正法恩旨減死

茶香室叢鈔卷七終

唐人選唐詩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殷璠為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為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頗閒為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元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余謂李杜諸人在今日則光芒萬丈矣在當日亦東家邱耳或遺擯蓋初不足怪

五言金城

吳任臣十國春秋云劉洞廬陵人長於五字唐律自號五言金城

按人知劉長卿詩為五言長城而不知劉洞事

事實為像有二人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五代孫晟好學尤長於詩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賈島像置屋壁晨夕事之

按唐李洞慕賈浪仙之詩鑄像事之誦賈島佛此人所知也不知又有孫晟事

契丹求魏野詩

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祥符中契丹使至因言本國喜誦魏野詩但得上帙願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將召之死已數年搜其詩果得草堂集十卷詔賜之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熙甯中高麗遣使入貢回求王平甫學士京師題詠有旨令摧開封府元厚之內錄錄以賜厚之自詣平甫求新卷平甫以詩戲之云雖使詩仙來風泊從傳實客過雞林

算袋中詩句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公昔與杜挺之梅聖俞同舟聖俞凝食苧觀未嘗不吟諷思索時時於坐上忽引去袖筆書一小紙內算袋中同舟猥取而觀皆詩句也或一聯或一句他日作詩有可用者入之此與李長吉錦囊事相同令人知長吉錦囊而不知聖俞算袋也

二李唱和集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曰李文正公昉詩格清近效白樂天體晚年與參政李公至為唱和友李公詩格亦相類今世傳二李唱和集是也余生平最喜香山詩所為詩亦自謂近之惜不得二李集一讀耳

陳亞澄源集

宋陳亞善為樂名詩世多知之然其他詩頗有可誦者吳處厚青箱雜記載其數聯有感旦示知已云收寒歸地底衰老到人間又與友人郊游云馬嘶曹到寺犬吠下行村送歸化宰王秘丞赴闕云吏解如賀日民送似迎時懷舊隱云排聯花品曾非健愛惜苔錢不是慳亦自成一家體格也

漁隱叢話於陳亞止載其樂名詩數聯而此等佳句皆不載蓋未見及也

詠三

唐朱灣有詠三詩云獻玉屢招疑終朝省復恩既哀黃鳥興還復白圭詩靖益先求友將行必擇師誰知不鳴者獨下仲舒帷每句切三字故曰詠三後人妄改為詠玉誤矣辨見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

青衫白髮對句

宋樓鑰攻媿集跋郭遵之集句梅雪詩云昔有剌字至半山之前自稱集句詩人坐客駭然公實之坐末問江州司馬青衫濕何以為對應聲曰梨園弟子白髮新公甚

悅

按此二聯妙偶天成即此足徵其集句之必工惜不知為何人也

北方詩社

宋無名氏臧海詩話云幼年聞北方有詩社一切人皆預焉元祐間榮天和先生客金陵就居清化市為學館貿庠王四十郎酒肆王念四郎貨角梳陳二郎皆在席下似乎北方詩社王念四郎名莊字子溫有送客一絕云江上歸來無好思滿屋風雨易黃昏王四十郎名松字不渝有一聯云舊菊籬邊又開了故人天末未歸來換市井中人亦好尚風雅如此可見詩教之盛矣

義試詩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往者江南承平時鄉里醵齋閒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較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

按元初沿社當亦義試之遺意

韓海蘇潮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引李耆卿文章精義云韓如海柳如泉歐如潮蘇如潮淇則今

人稱韓潮蘇海誤矣

溫八吟

唐王定保摭言云溫庭筠每賦一吟一吟而已場中號溫八吟

按今人但知溫庭筠有八叉之名不知有溫八吟也八叉事出非夢瑣言

葉夢得詩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進士許洞善為詞章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行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擱筆

按歐公詠雪聯體詩當本此也

杜甫贈李龜年詩可疑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非杜所作益岐王死時崔滌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江南也

杜詩疵累

國朝葉燮原詩曾摘杜詩疵累數十條如參軍舊幕有舊參軍無崇舅參軍不見

杏壇丈文謂孟文舅抑稱孔子郯馮招疾病纏困在思馮公豈不偉自前不見招而回馮招可乎投閣為劉歆投閣非劉歆事諸如此類雖杜老復生不能自解也又如郭元振而但曰郭振起通泉博望苑而但曰名參漢望苑亦屬不解

又汪師韓詩學纂聞亦摘數十條如更尋嘉樹傳傳字溪長懷十九泉仇池有泉九十九眼剛去八十依舊已銜泥依舊即已也年少今閒萬卷餘閒餘不貧發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南喜北吁不成語

按兩君所摘尚多茲略舉如右至不見夏殷衰中自疎褒姒則古人自有此互見文法不然杜公豈不能改夏殷為殷周乎

愚謂白頭搔更短亦有語病搔之而短者白髮也頭則豈可短乎

古人疵句

詩學纂聞又摘江文通之嚴風吹若草以若木為若草可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樹銘是誌銘二字不貫雅子候櫨藻易候門為候簷階有語病迎華過盈頭以盈尺之玉為盈瑱拙劣又摘謝惠連何獨顧衛閭歐陽堅石子欲居九變改門為閑改矣為寧皆是定前如此之類雖屬吹毛然不能為古人諱也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顏延年答鄭尚書詩何以銘嘉貺言樹練與桐桐固可以言樹也練亦可以言樹乎余則謂此句當有誤味其意自是封植此樹無忘角弓之意非言琴也或絲字當作梓乎

東坡次韻張秉道云憐君嗜好更迂闊得我新詩喜折屐

按屐齒可折屐不可折此亦白頭搔更短之類也

駱賓王詩

宋吳炯五總志云駱賓王未顯時屢作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因問之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賓王曰我當為汝足之即曰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僧大奇之

按此詩傷傳以為駱賓王為宋之問續成者說本唐孟棨本事詩而宋計敏夫作唐詩紀事詳載之吳氏此說與世所傳迥異未知所本然考賓王集中有贈宋之問詩非不相識者舊傳頗有可疑或吳氏所述轉得其實耳

宋廣平梅花有二賦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唐丞相廣平文貞公宋璟作梅花賦嘗讀之矣近又復見一賦

豈後人效之乎俱錄於後俟識者考焉

按所錄二賦前賦膾炙人口久矣後賦似不敵前賦末云分姑山之逸游遣回仙於冷龐劉氏謂此二語不知所謂余謂姑山或用藐姑射事回仙未詳

杜牧之阿房賦有所本

宋慶曆中江行攜錄云杜牧之阿房宮賦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蓬傺作長城賦云千城矗長城列秦民竭秦君滅傺行筆在牧之前則阿房宮賦祖長城句法矣牧之明星熒熒開妝鏡也諸句楊敬之華山賦有云見若咫尺田千畝矣見若環堵城千雉矣見若杯水池百里矣見若蟻垤臺九層矣蜂窠聯聯起阿房矣小星熒熒熒熒咸陽矣華山賦杜司徒佑已稱之牧之乃佑之孫亦是倣楊作也

按華山賦以小形大阿房賦以大形小意似有別或可云異曲同工也

杜牧華清宮詩失實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杜牧華清宮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果據唐記明皇以十月幸驪山至春即還宮未嘗六月在驪山也荔枝熟者方熟詞意雖美而失事實

按自古詞人如此者甚多秦觀望海潮一日居河房宮柳妓阿房宮賦亦失實也

詩不忌重字

唐范攄雲溪友議云宣宗朝上於延英慨詔中書舍人李漢等問曰凡考試之中重用字如何對曰錢起湘靈鼓瑟詩云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錢起雖重用字他詩似不及起

按此知唐人考試詩不忌重字

律詩一聯中有重複字

國朝駢集道人董露庵筆記云香山劍南今體詩多複字然不犯於一聯中其一聯犯複者張公裕云馬行盧路行來澀巍峩長河不共來東坡云淒風瑟縮吹絃柱香霧濛迷著鼎爐遺山云閒道舊傳言外意忘言今得眼中人漁洋云漢廷露下仙人掌銀漢光連帝子家疏北云禁中才子徽之句年少神仙子晉室

按此諸聯皆不知而誤犯惟遺山言外忘言二句語意似相承或有意為之在律詩中可稱劍格矣

又云王右丞詩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起句已用青白二字腹聯更用青旗臨水映白鳥向山斜像子能謂大手筆不嫌重複未免矯枉過正

按詩中複字原不必盡避如右丞此詩則踈忽太甚矣

失黏

宋陳鵠耆舊續聞云表啟之類近代駢律尤嚴或乖平仄則謂之失黏然文人出奇時有不拘者織啓新載載李秀才質滕學士一啟全用側聲結句其辭云伏審榮承紫渙進瞻閶彥某被遇有喜起抃慙復且賢者器業本不在於文藻而國之鈞軸實藉此而進用云云

按今人但知詩有失黏不知文亦有失黏也駢律誠不必過拘然如李啟全用側聲字結句究不可為典要

沈隱侯言古儒士為文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讀三也余最服膺斯語若平仄失黏則誦讀便不易矣

又按編敕新載不知何人所撰貽誚令世通用之尺牘書也

一日九遷句不誤

文選任彥昇奏千秋一日九遷李善注謂日當為月字之誤學者皆然之宋王楙野

客叢書謂千秋頃刻之間自高寢郎超遷九級至大鴻臚非謂一日之間九次遷除也謂之一日正不為失李善誤認此意乃以一月九遷為丞相紫漢書千秋為大鴻臚數月代劉屈氂為丞相則知千秋為相乃在鴻臚數月之後豈一月九遷為丞相哉

白鷴失素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四海之內物有未盡識者不可著之書鷴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尾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曰白鷴失素是未盡識鷴也

按說文瓊為赤玉雪賦林挺瓊樹句前人有譏之者矣不謂白鷴句亦有此指摘也

欣然親往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桃花源記欣然親往親畫也親字與親字筆畫相近今本亦多誤刊既云親往下文不應又說未果矣

按明張天如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陶公此記作規往並注云或作親非乃汲古閣所藏陶集號北宋本亦誤作親何況王虛舟先生所書桃花源記亦是親字此字之訛亟宜訂正者也

如鼉居坎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莊子秋水篇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云云白香山池上篇如鼉居坎不知海鼉用此事也坎字本即埳字而鼉字頗近鼃字近世相沿誤刻前明如董尚書令如王吏部皆喜寫池上篇而鼉字不免沿誤作鼃亦疏於考訂矣

悔讀南華句異說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南部新書載大中間上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飛卿續之飛卿以玉條脫應之令狐綯問其事於飛卿曰出南華真經非俚書也眞相公愛理之下時宣賜古錦甚恕僕飛卿有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北夢瑣言謂南華真經無玉條脫事僕謂真指玉條脫裏正在第一編謂華陽第一篇可也考飛卿集有題李羽故里一詩尾句曰終知此恨銷難盡孤負華陽第一篇無悔讀南華第二篇之句

余疑此詩必傳述有誤飛卿當有兩詩其為令狐綯作者當云悔讀華陽第一篇正所謂玉條脫事也其題李羽故里者當云孤負南華第二篇莊子第二篇齊物

論也此恨難銷由不能齊物論故曰孤負耳

崔護詩改本

宋沈括夢溪筆談曰崔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至今所傳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有兩今字多行前篇余謂改本蟬不如元本之自然宜後人之惟行前篇也

庾子山春賦云層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人面桃花句本此古人雖率偶漫筆亦有來歷也

竹徑通幽處

常建詩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歐陽永叔守青州題辟字後山叢云竹徑遇幽處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

宋無名氏臧海詩話云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益唐人作拗句上句既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

鄉音難改面毛驚

宋趙德麟侯鯖錄云四明狂客賀知章回鄉偶書二首其一云幼少離家老大回鄉音難改面毛驚兒童相見不相識却問客從何處來

按此詩每令膾炙人口惟次句作鄉音無改鬢毛衰良字出韻或本作面毛驚也

琵琶花下閉門居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元微之詩萬里橋邊女校書琵琶花下閉門居謂薛濤也駱谷中有琵琶花與杜鵑相似後人不知改為枇杷

醉翁亭記誤字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釀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至後文釀泉為酒自當作釀謂釀此釀泉之水為酒耳

按余家有歐陽文忠公集其二十七世孫衡所刻亦作釀泉也讀醉翁亭記者幾不知有釀泉之名矣

東坡獄中寄子由詩有訛字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載此詩與蘇集異者二句百年未了須還債來世相逢結後緣作百年未滿先償債願中犀角真吾子集作眼中犀角真吾子疑集誤也未了須還債言應還之債尚未了耳若作先字義不可通矣犀角在額不在眼作眼中史無義

攀栖鶻之危巢

宋胡敬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云東坡謫居黃州五年亦壁有巨鵬棲於喬木之上復賦所謂攀棲鶻之危巢俯滿虎之幽宮也

按余幼時讀林西仲所評古文於此二語云皆極言之不必實有其事執知棲鵬乃實事邪然則讀古人文正不可妄下一語也

橫看成嶺側成峯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南山宣律師感通錄言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一團茅草亂蓬蓬

村塾中兒童所誦千家詩有一團茅草亂蓬蓬一首不知誰作余讀宋人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年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堂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遍地燒天蔓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

字云勿毀此詩寄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乃知此是北宋人詩惟榾柮今作榾柮以字書考之似當作柮為是然雙聲疊韻字止取其聲本無定字非觀此詩不知榾柮之可作榾柮矣彥周名顗

王荊公改字

王荊公詩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家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圍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為過復圍去而改為入旋改為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為綠事見容齋續筆余謂諸字皆不及到字之自然正不必改也

畫錦堂記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桐江詩話云永叔作畫錦堂記開石了以碑本寄彼妄追妄遣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記遂有小穎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兩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又不然以武康節來治於相

按今人但知此文首二句住宜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兩而字歐公使人追回加之卻不知有此說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語句無斷猥公之說似不必拘然可見古人作文甚留心虛字也

畫舫之舟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蘭亭序絲竹管絃或病其說而歐陽公記眞州東園汎以畫舫之舟南豐曾子固亦以為疑

岳陽樓記

范文正岳陽樓記先憂後樂之語千古稱之然余謂此自文正素志何忽發之於此意則誠美矣以作樓記而言則似不甚切也及讀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滕子京貶巴陵謫守頗見辭色文正與之同年友善正患無隙以規之子京忽求岳陽樓記故中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意蓋有在矣乃知文正有為言之非橫逆議論也

周輝清波雜志云滕子京守巴陵修岳陽樓或贊其落成答以落甚成只侍俾纔大慟數場以此觀之文正此文有為言之也

齊東野語載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云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則竟以此二語用入王言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

楊徽之十聯詩

宋太宗選楊徽之詩十聯寫於御屏梁周翰詩所謂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風是也此事孰在人口十聯詩則罕能舉之者王銍之滹水燕談錄備載之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鵝隨芳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薄難成醉地迥樓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煙自直戰地雨長腥嘉陽川云青帝已教春不老素娥何惜月長圓又云浮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鳥州哭江為云燈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煙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巖石雲生筆閒繞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楓葉皓月借蘆花宿東林云閒畫無菊花秋色老落遍桐葉雨聲寒

按如哭江為詩竟寫入御屏宋時猶無忌諱如此

文文山正氣歌有所本

宋人儒林公議無作者名云孔道輔為富州軍事推官州天慶觀有蛇妖郎將而下日雨往拜焉道輔以物擊蛇首斃之鄉人石介作擊蛇笏銘有云天地有純正至剛之氣鍾物與人人有死物有盡此氣不滅烈烈然亘百世而長在在兗為指佞草在魯為孔子誅少正卯乃在齊在晉為董筆在漢武朝為東方朔戰在成帝朝為朱雲劍在東漢為張綱輪在唐為韓愈論佛骨表逆鱗魚文為段太尉擊賊笏今孫公擊蛇笏云云文信國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以下一段全本此意

司馬溫公解禪偈

宋王銍之滹水燕談錄云近士大夫多修佛學溫公患之為解禪偈六篇云忽起如烈火刹欲如鋸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弟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為賢為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久久不可捨是名光明藏

按孟子七篇中無自然二字孟軻安自然可未詳其意

七審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晁文元公深明理性嘗作七審以代曾子三省之義一一切妄念能息否二一切外緣悄簡省否三一切觸境能不動否四一切語言能慎密否五一切黑白滅分別否六夢想之間不顛倒否七方寸之間得恬愉否

按此七審當書坐右以自檢束

着書多廣語

宋費袞梁谿漫志云吳元中丞相敏宣和間着中橋見聞錄記當時事不敢斥言大抵多為廣語其稱安者謂蔡攸蓋攸字居安實者謂童貫不書者謂林靈素或朱勔也他皆類是

按今人於書簡中或不欲指斥顯要者之名輒以廣詞寫之亦有所本矣

唐人上宰相書無忌憚

唐王定保摭言載曹州布衣袁參上中書姚令公元崇書有云若使君當不測之時遭不測之禍身從吏誅妻子滿獄則參請以髣髴之軀渺渺之命伏兒一劍以白君冤使酷報之刑不能陷君矣

按以平居無事之日為此不祥之言若在今人雖自敵以下讀之大怒矣古人無忌憚如此

習詩賦杖一百

宋葉夢得石林燕語云政和末李彥章為御史言士大夫多作詩有害經術乞送勅局立法何丞相執中為提舉官遂定令官課習詩賦杖一百

詩換魚肉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開成中物價至賤村落買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樂天詩一首

兩字對

王楙野客叢書云石林凡有文字米兩字以上對句舉子用作賦入仕用作四六顧逵用作制誥此法極佳余嘗謂孫兎陸雲屬對即此意

肝腦塗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荊公嘗以其詩示歐公曰此道人肝腦塗頭也荊公不悟聞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

按人知東坡言僧詩要無蔬筍氣而不知有歐公此語

一詩兩見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有月皆同賞無秋不共悲此詩在廬論集則曰憶司空文明集則曰憶盧綸不知果誰為也

按唐人一詩見兩集者甚多此則尤奇

梅花百韻詩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焦繼軾字熊符善為謎有梅花百韻詩每首隱一物一時傳之

了閒集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吾邑孫狀元承恩原名曙故字扶桑為諸生時好以駢體為經義是時吳中有文社曰同聲而孫實為之領袖所選丁亥房書名曰了閒悉六朝麗語風行海內滿大臣剛公彈駁文體扶桑至硫其稿子見了閒首義為舉而時習之全章原起云且自芸吹纑古之香杜陵求聲之草桂殘招隱之花通篇語皆如是此篇維刻他氏實扶桑自作即一原起而搆思一日夜云

按此集顧子山觀察曾有之惜毀于兵火不復存矣然其文艷而不古原起三語亦無深味徒擬浮詞謂搆思至一晝夜吾不信也（張承恩補注戊戌科狀元）

清 德清俞樾著

蒼頡二十八字

明焦竑筆乘續集云蒼頡石室記有二十八字倨蒼頡北海墓中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無人識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遠玉漢叔孫通識十二字

仙家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永福縣東南八十里羅漢寺之仙巖有家書十形體奇怪環布巖石不著姓名人所未識號曰仙篆歐陽永叔嘗得之喜其無鐫刻之蹟如指畫成文欲以番夷金書字圖號譯之未暇也蔡端明時守三山以道家書釋之曰貫道守真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其據余嘗見碑本字勢天矯洒落奇妙枝葉不屬而脈絡皆通信是奇怪不知蔡忠惠觀道家何等書而識之此字恐子雲未必識也

按貴州永甯州紅厓山有字若大書深刻者而無爺鑒痕文不可識土人呼為諸葛碑近來考古者或以為殷高宗伐鬼方刻石紀功或以為三苗禹踐或以為苗民古書道光中新化鄒漢勳為作釋文凡二十五字亦未知果是否余得其拓本字之大小疏密肥瘦不一張之春在堂中見者皆詫為奇觀此亦永福仙篆之類矣

歐陽公集古錄本劉原父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劉原父出守長安多古蠶敦鏡鼎尊彝之屬因自著一書號先秦古器記而文忠公喜集往古石刻遂又著書名集古錄盛載原父所得古器名款

韻類題選

宋樓鑰攻媿集跋袁光祿敦事迹云袁之著述傳于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藉以為古今類書第一蓋類書必須分門雖多出名公而事多重疊又必有複門惟此書以韻別之讀者隨字捜眽一索而獲每一目之下必有賦題故名題選

按此乃以韻隸事之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大父至老手不釋卷常恨韻府羣玉五車韻瑞寒儉可笑乃博采羣書用淮南大小山義摘其事曰大山摘其語曰小山事語已詳本韻而偶寄他韻下曰他山贈灵人口者曰後山總名之曰韻山小字袠積厚如墉塊者三百餘本一韻積至十餘本韻府五車不啻千倍之矣政欲成帙胡儀部青連攜其尊人所出

中秘書名永樂大典者與韵山攷相類大帙三十餘本一韵中之一字猶不盡焉大父見而歎息曰書靈無盡精衛銜石填海所得幾何遂輟筆而止

按張氏此書不傳亦殊可惜雖不及永樂大典之富然世人能見永樂大典者幾人得見此書亦觀止矣

草書韵會

明楊慎墨池瑣錄云金時錦溪老人張君用天錫集古名家草書名曰草書韵會其所取自漢章帝史游起至金王萬慶共二百五十七人趙秉文為之序余猶及見金人版刻其精妙神彩不減法帖元末好事者又添鮮于樞改名草書集韵洪武初蜀邸又翻刻並趙序及諸書家姓名皆去之刻又粗惡可重惜也

按今則并蜀刻亦不可見矣乾隆閒石梁竪庵摸草字凡至今猶有印本然在石君已不知有錦溪之書矣

韵會定正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孫吾與韵會定正四卷平聲不分上下別作一公二居三觚四江等二十五韵上聲別作一礦二矩三古四滾等二十五韵去聲別作一貢二據三圃四絳等二十五韵入聲別作一穀二覺三藿四鐸等一十三韵吾與字子初太常博士

按此書世無傳者其所更定部名世亦莫之知矣

天竺字源

宋宋序元憲集贈釋法光梵二大卿詩自注云二公作天竺字源墨上為之序

按婁氏漢隸字源其名本此

玉浮圖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昔人好取華麗字以名類事之書如編珠合璧雕金玉屑玉英金鑰金匱寶海寶車龍韜鳳髓麟角天機錦五色線萬花谷青囊錦帶玉連環紫香囊珊瑚木金鑒香藥碧玉芳林之屬未能悉數閻圃學鏤版向有玉浮圖不知何書當亦屬類家也

極沒要緊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公是先生極沒要緊一卷即劉原甫弟子記也于時人或書名或稱字蓋以微旨別其人之賢否耳

按如此亦非極沒要緊者不知何以有此名

按四庫全書提要云浙江所採遺書有極沒要緊一卷亦題公是先生撰其文皆剽掇郭象莊子注語似出依託與此顯為二書今別存其目於道家類中然則極沒要緊非公是弟子記也

校官碑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溧陽縣有東漢潘長史校官碑或疑其為校官字

按宋時誤以校官碑為校官碑大可笑

反金人銘

晉孫楚馮翼集有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背曰我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云云

按王仲宣集有反金人贊云一言之賜過乎典璧末世不敏義與茲易似亦即此意然語意簡略猶未甚顯孫子荊此銘則居然與金人反唇矣

晉潘黃門集有兩階銅人訓云無曰莫傳宣乎四海無曰莫聞響振萬里此則庶乎金人之遺意也

三字經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童子所誦三字經有王相者注之謂是王伯厚所作淩揚藻蠡勺編云乃南海區適子所撰適子字正敬宋末人入元不仕見廣州人物傳

千字文

唐王定保摭言云顧雲究陵人博覽經史亦一時之傑避地至廣州困於旅食至書千字文授於韓偓以換斗筲之資

據此則唐人已以千字文教童子矣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飽飫烹宰饑厭糟糠一作飽厭烹宰飢飫糟糠尤有理

按作饑厭則厭與饜同作飽厭則厭謂厭棄也

又謂律呂調陽原作律召調陽此則本於宋錢易南部新書謂智永禪師所寫真草千字文俱作律召

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則律呂調陽義固未合然作律召調陽亦屬難通愚謂當作律調召陽言六律調則可以召陽函也鄒子吹律而黍谷春回即其事矣

家書以千字文編號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有赴信幕詩云游宦三年方啟足家書千字文從頭自注曰家書以千字文為號

上大人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禪宗正脈臨濟宗載拔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禪師白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關山頌謝功甫大儒遠訪之勤當須舉與大衆已後分明舉似諸方豈惟謝功甫直要興天下有眼孔納僧脫卻着肉汗衫乃上大人邱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備小生八九子佳作仁何知禮也

按此知宋時此數語已盛行故白雲舉此以示郭功甫或因謂此即白雲枕上所作則大誤矣

場屋中字體

宋孫奕示兒編云誠齋先生楊公考校湖南漕試同寮有取易義為魁先生見卷子上書盡字作盡必欲擯斥考官力爭不可先生云明日揭榜有喧傳以為場屋取得箇盡二秀才吾輩將何顏見作之

又云廬陵出聖武為天下君賦押君字者隔句皆押龍韻而多寫作群後主文出院云二十文韻中無群字凡如此寫者皆不敢用

按此較尺二秀才殊為小疵乃竟見擯是古人於筆畫間亦未始不斤斤誤究也

右文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王聖美治字學演其義以為右文古之字書皆從左文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如水類其左皆從水所謂右文者如戔小也水之小者曰淺金之小者曰錢貝之小者曰賤如此之類皆以戔為義也

按此乃六書形聲中之聲而兼義者

卅卅卌三字音

明焦竑筆乘云廿音入而集及說文二十并也俗音念誤三十并為卅音攝先合反四十并為卌音錫先立反此三字今皆失其音讀宜表出之

愚謂廿宜音攝故其轉音為念亦猶捻字之有黏音也十音拾廿音黏卅音攝卌音錫則讀之了然矣

茶檟荼

唐陸羽茶經云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并注云從草作荼從木作檟從草木并作荼

按廣韻宅加切有荼字注云苦菜又音徒檟字注云木堪蘸菜可以為飲荼字注曰俗是荼為苦菜檟荼二字檟正而荼俗乃飲荼之荼也今荼行而檟廢則有檟字從草從二木古無此字

騰

元微之連昌宮詞李暮廢笛傍宮牆偏得新調最般曲世所通行本皆如此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作騰笛云玉篇騰馬換切指按於笛而云騰此字之妙也

按騰字未詳廣韻集韻皆無之檢玉篇亦未得

念字去一畫

國朝畏兩書婦人集補云秣陵丁雄飛婦卜氏名雲字四香雄飛在燕都得四香手書書中念字俱少一畫始悟念字從人從二心中去一畫殊見用意也

按念本從今從心非從人從二心也然閨閣雅意不當泥六書論

以譬為替

宋宋祁景文集有乞禁使俗字疏云昔隋唐詔敕以譬為替移之字後因顧師古摘發其謬始議改焉當時以譬為替猶今以勅為敕天譬替雖繫尚是一音勅敕相訛遂乖兩讀

按譬不知何字景文謂與替一音豈即第之俗字乎

嬌餙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毛晃增修禮部韻略下云宋子侯董嬌餙詩出玉臺新咏初非嬌字玉篇儵韻從無嬌音作平聲也毛見取此字增入宵韻引杜詩佳人屢出董嬌嬈句為證愚考古人所用嬌餙並是食旁無從女者蓋又樂府及宋本枚集皆然不知毛見何據妄增後人并改嬌為嬈舉世襲用已久而嬌餙字竟亡矣

按集韻三蕭已收嬈字裊鳥切然止云煩也一曰心不欲也無妖嬈之義

古文己字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古文己字從一從亡當云作亡方是此乃通貫天地人與王字義同中則為王或左或右則為己

按此雖宋人字說而亦有理

可字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松山隱者敏文時如一作嘗有字說解可字云方釘丁畤心象其孔之可否

按此等說字鑿可笑王荊公字說之滋觸也又解母字曰方為女時未有所乳為母則兩乳垂矣此則與說文象乳子之義適合

砐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劉夢得有嘲前牓不第趙砐有吞船酒膽鱉禮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碩也

余按集韻山韻無砐字唯鎋韻有砐字呼關切字從二豕蟲字實從此作豲非也國初宋長白柳亭詩話謂砐讀作碩按豲音與懷同不讀作碩

書宋為宋

歐陽公歸田錄云宋丞相庠尤精字學其在中書堂吏書牒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不肯下筆曰此不是吾姓堂吏惶恐改之乃肯書名

木易楊

楊字從木從昜而今人稱姓楊者為木易楊此誤昜為易也宋王楙野客叢書云真誥有為姓楊人作離合書者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其意謂周書為易乃知以木易為楊姓其來久矣

字可愈疒

國朝丁皇海湖北詩徵傳略云趙繼抃字介臣於國初起義被獲不屈死工書妻乃道勗某姓藏其骸焉燒灰治疒有奇效

按正氣自足祛邪然古來忠臣義士遺輸猶多何此君筆墨之獨靈耶

前賢古人字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有人收得虞永興與陶機書一紙簡開字字貴之簪卿一字得麻一斗鶴口一字得銅硯一枚房村一字得羊千頭

百壽字圖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百壽字圖一卷紹定己丑靜江令史漕刻于夫子廟正統丁卯兒明趙璧又得二十四體編成一書

按紹定宋理宗年號今世流傳百壽圖未知即此否余嘗集古印文壽字得百體作百壽文曾用西法照印於瓷上

四嬋娟

國朝王之春椒生隨筆云吳東野詩花嬋娟泛春扉竹嬋娟籠晚煙雪嬋娟不長妍月嬋娟真可憐楊升庵賞令繪工繪此為四時嬋娟圖以花當春以竹當夏以月當秋以雪當冬

尺紙七萬字

無名氏負暄野錄云漢師宜官善畫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嘗於廣數細字華嚴經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者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為有餘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為然

按杜陽雜編南海貢奇女盧眉娘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然則古來奇技亦未可以理測也

百衲碑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云韓魏公作畫錦堂歐陽文忠為記蔡忠惠書之忠惠每一字必寫數十赫蹏簡合作而後用之以故書成特精絕世所謂百衲碑是也此亦可備臨池之一法然唐以前書家恐未肩為此也

堆墨書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陳文惠善八分書縣畫壁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鎮鄭州日府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染指書

宋馬永卿嬾真子云溫公私第在縣字之西北叢十畝廳事前有棣華堂蟠而衆有柳塢待月亭及竹閒平戚檜正對平戚山後有鴈書閣藏唐楊凝曾公染指書其法以第二指尖抵第一指頭指頭微曲染惠書之

按溫公能染指書亦世所罕知者

圖書

宋張耒柯山集湯克一圖書序云湯克一夢人授圖書凡三十有一體大抵皆其姓名字畫易遷出頗奇又云圖書之名予不知其所起蓋古所謂璽用以為信者克一既好之其父補之愛之尤篤能考取古今印法盡錄其異謂之圖書譜

按明人都元敬驐雨紀談云古人私印有曰某氏圖書蓋惟以識圖畫書籍而其他則否今人私刻印章概以圖書呼之誤矣都氏此論固是然觀此則宋人已呼印章為圖書矣

印文作屮字式

宋周密志雅堂雜鈔云王駙馬有一印文曰晉卿珍玩乃作屮字此樣式未及見也

圖字

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云有一士人嘗於寢寐間若被官司追攝至一處有大官曰誤追宜速放去士人乃前啟曰願知平生官爵所至陰官取紙一幅以筆畫作九箇圖子別取青筆於第一箇圖子中點一點而與之及寤文字兒在懷袖間士人官至冀州錄事參軍而平九圖子乃九州也冀為九州第一故點之其點青者參軍綠袍也

按圖子今所謂圖字也劉蛻文家銘云有永墨圖者

行樂圖

唐裴寧源貞觀公私畫史有少年行樂圖劉墳畫隋朝官本然則行樂圖之名亦古矣

畫鬽鬼

明程敏政宋遺民錄載龔聖與閒自題中山出遊圖有序云在昔善畫鬽鬼有如頤真趙千里千里丁香鬼誠為奇特可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髹君野漏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扶披髣髴趙逸此何為者邪僕今作中山出遊圖益欲一洒頤真之陋

按近世羅兩峯山人以畫鬼得名觀此知其有自來也

所稱髹翁即鍾馗也中山出遊圖亦畫鍾馗及其妹

六逸圖

宋樓鑰攻媿集跋楊州伯父六逸圖云嘗見古畫六逸圖稼登長嘯阮孚蠟屐淵明以巾漉酒劉伯倫攜鍤隨後李白捫蝨而歌皆卓犖奇偉之士也今觀此圖六人出遊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各各不同時特取其逸耳勝子瀟灑唐人出遊圖亦六人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史白各各不同時而揚鑣並驅睥睨相語以為得意忘象

按楊州君所圖六逸淵明聯句山谷西軒真長望月太白把酒玉川啜茶東坡題詠也攻媿氏先列其目而跋中不及故補錄之

攻媿集又有六逸圖跋先列其目云稼登長嘯馬融臥吹笛陶潛漉酒巾邊韶晝眠阮孚蠟屐貪貂換酒畢卓甕下較楊州君所圖有馬融而無韓伯休為小異又有推敲樂暢遠遠六字云蘇子美書益以此六字品此六子也

得一故事則書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晏元獻平居書閒及公家文牒未嘗暴一紙皆積以備蠹封皮亦十百為蓄以鐵界尺鎮按上每讀得一故事則書以一封皮後杜門類益令類要也

按古人之勤學及惜物如此可以為法也

生書熟書

國朝鄭方坤刪補五代詩話云鄉塾教子弟未讀之書謂之生書已讀之書謂之熟書杜荀鶴詩云出為羸孤營糊食歸同弟姪讀生書則此二字唐人已然

策時文

宋呂本中師友雜志云王信民試南省第一頗收畜時文謝無逸問用此何為曰恐登科須作學官要此用耳無逸曰前日不免為此為覓官計耳今尚復爾是無時而已也信民痛自咎責盡取所畜時文焚之

按今人以時文為敲門磚宋人已如此矣

雕印

雲濠友議云紇干尚書泉苦求龍虎之典十五餘篇及鎮江右乃大延方術之士作劉宏傳雕印數千本以寄中朝

按此則雕刻書籍唐時已盛行矣

新聞

宋趙汸朝野類要云朝報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

按此則今時外國所出新聞報其名亦古矣

記日本國人語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梁田蛻巖謁後藤松軒講論語松軒曰論語猶麒麟玉子猶師子吾子所說佳則佳矣但說麒麟為師子夫聖人溫良之意此喻殊為精切

又載荻山議之言曰余與古伯奧同嗜酒伯奧為柳下惠余則伯奧蓋伯奧不聞喜否而余則非醞不飲也此說亦隔可入今世謔

又載藤原明遠之言曰三代之書有三代之言辭氣象漢魏之書有漢魏之言辭氣象宋儒每每以近言解古言以今意解古意即以明德言之朱子以心之虛靈不昧訓明德非不精妙然明德一語尚書易詩左傳每每言之皆以為聖人之道德光輝發越以施乎物者未嘗以心之妙用說之也豈大學別有此意乎

按此說亦切中宋儒之弊

日本人之講宋學自藤原惺窩始而林羅山成之惺窩名肅羅山名忠明萬歷間人日本之講漢學自伊藤仁齋始而物茂卿成之仁齋名維楨茂卿名雙松國朝康熙間人此東國學派之源流也

鴆學問

日本先哲叢談云三宅正名號石庵世呼石庵為鴆學問蓋其首朱子尾陽明也

按山海經單張山有鳥狀雉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鴆當取此義為戲也

龜先生

日本先哲叢談云宇都宮三近號遯庵於四子書及諸書著標注以便初學時稱龜先生蓋其標注皆蝟頭細字猶蚊蚋著衣故云爾龜先生之名斯甚

狐字俚字

日本國人東魏年藍田文集有狐字記曰上毛之野有一白頭狼號幸庵自云年百二十八以浮圖之緣緣人喜書毒字必讖其年偶有設浴而請者浴極熱跳而出則披毛而濡尾倚浴者悔呼主人走視之為一老野狐三鳴而去又書老狐幸庵毒字後云不佞為家凡題老狐幸庵年百二十八書毒字記其顛末久之醫官藤士謹亦袖幸庵年百二十九書毒字見示毒余過殿麗澤堂鋪壁間挂毒字一幅百二十七翁幸庵書

按此則幸庵所書毒字在彼國必甚多矣

藍田文集又有為白士直題鯉字云有鯉久伏史舍林下時以國字作鯉鵊千歲可喜字貽人名曰加妙藏自謂千年老龍又自稱吉宮神其出必以夜北曰滿知雖夜不出其書偽不署名於款識作六七朵益似其蹤而非也真花押邪

按此與幸庵毒字可謂兩奇跡矣

春月放圓

黃氏日抄云溫公獨樂園洛俗春月放圓圓子俾茶湯錢與主人平分一日圓子呂直細錢十千公命持去後十餘日呂直賫一幷亭問之乃用前不受十千也

按今吳下人家有花園者春日縱人游賞余甚不謂然乃此風自宋然矣

假山之始

三輔黃圖言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廣寸石落猿巖櫃龍岫此假山之始三輔黃圖又引漢儀注云茂陵富民袁廣漢於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於中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未知與孝王事孰先後也

後漢書梁冀傳冀壞土為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此則土山而非石山也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司農張倫最為豪侈園林山池之美擬王侯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嵌窗相屬深谿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鞠為平地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峰嶺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游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疏誕麻衣草屨有逸民之操造造亭山賦傳於世

按唐以前假山之見於紀載無詳於此

些子景

國朝劉寶五石瓢云令人以盆盎間樹石為玩槭稱盆景元人謂之些子景丁鶴年有為平江維上人賦些子景詩

梅竹石三友

宋翟大經鶴林玉露載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蒼而夭竹瘦而毒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今人但知松竹梅為三友莫知梅竹石之為三友也

召客共作一簡

宋胡仔漁隱叢話載司馬溫公真率會約有一條云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別作簡

按今人請客亦有用此例者

元夕驢人言語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江西人過元夕多以人靜時微行聽人言語以占一歲之所為通塞新喻李仲謙為幕子時暮夕行于漢上見漁者舉火捕魚其一連呼曰裹大有裹大有仲謙異之其年秋試更名大有遂中選

按唐人已有鏡聽詞此則不必用鏡令人有所謂聽響卜者皆即此邪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曾赴夏尚書應舉時元夕偕友生出觀譬卜生御街有士人緩步大言誦東坡謝表曰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曹閣之喜遂疾行其友後至則聞曰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是歲曾登科而友生果被黜

結羊腸

元揭傒斯畧詩有結羊腸詞云正月十六好風光京師女兒結羊腸焚香再拜禮神皇剪紙九道尺許長攢成對綰雙雙結心有所祈口難說為輪為鐺恒苦多忽作羊腸心自別

按此俗未知今時尚行否謹此詩摘可見其大略俟遇久居京師者問之

紗囊盛食

晉王嘉拾遺記云周昭王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一名延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

女同溺江漢之人到今思之至暮春上巳之日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綵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

按楚人之祭屈原即本此意

梁吳均續齊諧記云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常年為蛟龍所竊當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綵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曲依其言今五月作粽并帶楝葉五花絲遺風也

按此蓋楚俗舊有此說故祭昭王祭屈原並用其法耳區曲之言或後人故神其說

太平御覽飲食部引異苑云屈原婦作糗則餧又屈原之婦所為矣

國朝馬驌繹史引王肅喪服要記云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兒首陽恐其魂之饑也故設穀囊此又在楚人祀昭王之前所引喪服要記皆孔子問而哀公答之之語頗多異聞如云表門起於禹蓋廬起太伯桂樹起介子推魂衣起宛朐白肥但可醃鹽松

女皆異聞也今世喪家縣麻布於門疑即古表門之遺制

水經注汾水篇引喪服要記設桂樹事而駁之曰余按夫子尚非墻輿送葬安能問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論近於誣矣然則喪服要記之言固不盡足據

十二月來涼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嶠南苦熱有博白守嘗題其便坐曰十有二月望劉子友納涼余從前在新安曾見一衣紗表而皮裏咸以為怪今以臘月納涼推之則知北方苦寒必有紗綸裕之時而不可不披裘者此衣固必有所用之矣

報曉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

按宋時杭州有此報曉之例今雖他處亦未聞也

天下都綿襖

齋東野語云余嘗於南榮作小日閒名之曰獻日軒幕以白油絹通明虛白蓋煞終日有客戲余曰此所謂天下都綿襖者相與一笑後見何斯舉黃綿襖子歌乃知古有此語令人但知黃綿襖子之語而都綿襖之語無知者

二月二十二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明劉小聞服藥後過堂令誦二月二十二一句驗其口吃與否此五字見李義山集二月二十二木蘭開折初

三十口

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錄云飲食以三十口為平過則為多不及為將病原注云此不知出處當考

古人以疸為熱病

北史崔瞻傳附崔暹傳云瞻經熱病面多瘢疱

按此疑即今之疸也古無疸名故但謂之熱病

天黯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郁君小像贊注云面天黯者其詞云瓜皃白肥但可醃鹽松

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按天駟當謂痘疱即唐人所詠之面花也此贊句意較滿面裝花更進有面花者得此生色矣

癍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凡人身上有癍其色視初生之時寅卯辰時其癍青巳午未時其癍紅申酉戌時其癍白亥子丑時其癍黑

按此恐亦蠶言癍之初生誰覺之耳

兜不上下頰

蔣東野疏引匡說詩解人頤二句而釋之曰至今俗說以人喜甚者謂兜不上下頰即其意也又云本朝歐度以第一名登第其父喜甚解頤而卒又岐山縣與紀登第其父亦以喜而頤脫有聲如破甕

俏

國朝沈濤銅熙斗齋隨筆云今人謂美好為俏

案朝野僉載云周韶州曲江令朱隨侯女夫李逖遊客彌朱九並娶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絕原注音七肖反是唐時止作𠒇字集韻始有俏字武林舊事褾扮有胡小俏鄭小俏俏來俏此字蓋宋行於宋末

噴嘖大吉

國朝梁同書直語補證云燕北錄戎主太后噴嘖近位臣像齊聲呼沽婆雄猶漢呼萬歲今鄉里俗傳小兒女噴嘖亦呼百歲及大吉以解之本此余故人英蘭坡中丞曾繪一人作噴嘖之狀余題其下方有大吉大利之語

變鼓鬢為白

鄭文寶南唐近事云烈祖輔吳之初以為非老成無以彈壓遠服乃變其鼓鬢一夕成霜

按染白為黑世多有之變黑為白則僅事也未知所服何藥

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云巷摩勒樹葉細如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棱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頻數有驗

按此當亦是變白為黑非變黑為白也而在今不知為何物

轉天氣

宋蔣正子山房隨筆云三山林觀過七歲擔游市中以鬻詩自命或戲令詠轉天氣云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不雪若自其口出人實掩鼻而過之

按轉天氣即所謂屁也廣韻六至有屁字云氣下洩也匹寐切又有𥫱字云上同山海經曰東始之山洗水出焉其中多洗魚食之不糈注云𥫱矢氣也是古字作𥫱而廣韻則以屁為正字今屁行而𥫱廢轉矢氣則宋時俗語今不聞矣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韋宗卿善謔與同舍聚話吳棣調之章若不聞良久忽曰噴與衆人會語俄聞惡臭時舍弟逢之在焉久乃覺其自逢之也退而誚之曰吾弟吾弟衆皆在此說話吾弟卻在此放屁邪衆皆大笑

按此二字亦見於記載大奇

宣連

宋許景衡橫塘集有槩說云木草宣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飼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飼以宣連則弗食之矣

按今人飼嬰兒猶用此法

嗄咤咤

國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生子滿月下搖車如吾鄉之搖籃小兒哭不已則搖之口念巴不力如吾鄉之嗄咤咤也

按嗄咤咤乃父母嗔咻之聲不意亦見紀載

採生

今俚有採生之條初未詳其說明都穆都公鼓槩云湖廣岳州其地有殺人者謂之採生過閏月人五六成羣以長竹竿挑小筐籃竿上有鈎用以鈎人凡逢人採叟不採雙雖親識過之亦不能免僧或婦人尤善彼地人謂婦人和尚刹市十倍於男子也又採生時或反被有力者所縛每人出銀五十兩謂之買命錢

舟行伐鼓

宋陸游入蜀記云二十六日五鼓發船是日舟人始伐鼓

按范翁於六月十七日入鎮江二十日過入嘉州王知義船蓋始易江船也王知義當是舟人之名偶附此記以傳亦幸矣二十五日欲出江舟人辭以潮不應過宿江口至二十六日始出江然則舟行伐鼓亦惟江行之船為然其行於內河者不伐鼓也

石大夫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于亭雜錄云齊魯之俗多於村落巷口立石刻太山石敢當五字云能慕夜至人家醫病北人謂醫士為大夫因又名之曰石大夫

按此五字南中亦有之而無醫病之說亦無大夫之稱

藥攝一帖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高皇每令尚醫止進一藥戒以不用分作三四帖蓋醫家初無的見以衆藥雜試人之疾高皇知其然

按今攝藥為一帖兩帖其語自宋已然矣

又云王大受之父克明號名醫遇病雖數證亦只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

按此真名醫之言今世安得有此人哉

雞卜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漢郊祀志言粵人信鬼而以鷄卜乎奇注謂持雞骨卜也今粵俗實用鷄卵蓋其法先禁鬼乃取鷄卵畫蓍有重輕類分我

別彼猶易卦所謂世與應者于是北面祖鬼神而道厥事投卵鍋中烹之熟則以刀橫斷鷄卵其黃白厚薄成為內象配外象之彼我以求其侯兇與否卜行人殊有驗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人以鷄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笑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為儂儂者我也右骨為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偏插之或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炙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煮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然剝或以骨或以卵備此二說雞卜之法乃備此雖小事亦可補史注之闕

嶺外答問又載茅卜法云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娘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云口且禱手且摺自茅之中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苗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為料餘二為儀餘三為疾餘四為厚料者崔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遲料行人當在路此時崔已出巢故也日中占則行人當晚至昏至暮方歸備晚占則在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皆成和合疾者黑面貓也所在不和合厚者滿也凡事遲滯

余按雞骾曰案蓍茅以筮筭字命雲氣為余占之注曰蓍茅雲筭也筮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筮然則茅卜固是古法而筮為小竹挺則雞骨卜之用竹挺偏插亦其遺意矣

迎茅娘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廉子未娶而死則束茅為婦於郊備鼓樂迎歸而以合葬謂之迎茅娘

按迎茅娘之名甚奇可入樂府嫁殤娶會自古有之欽廉此俗轉勝於簽舒之腆

甄女也

猺人木契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猺人無文字其要約以木契投牒州縣亦用木契余嘗攝靈川縣有猺人赴縣投木契乃一片之版長尺餘左邊刻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於其下

又刻一大痕於其上而於右邊刻一大痕牽一線連合於右大痕又於正面刻為箭形及以火燒為痕而鑽版為十餘小竅各穿以短稻穗而對結綱焉綠不曉所謂詰者曰左下一大痕及數十小痕指所論豐人將帶徒黨數十人以攻我也左上一大痕詞主也右一大痕縣官也牽一線道詞主投縣官也刻為箭形言豐人以箭射我也火燒為痕乞官司火急施行也版十餘竅而穿草結綱欲豐人以牛十餘頭備償我也結綠以喻牛角也

按此等詞訟真同卦影矣譯者乃能代達之然詞主及為所論者竟無主名不審何以斷斯獄

納款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乾道丁亥靜江猺人犯邊計窮歸命乃詣帥府納款其詞曰某等既充山職令當鈐束男婬男行把棒女行把廝任從出入不得生事若生事者上有大陽下有地宿其翻背者生男成騾生女成猪舉家絕滅不得翻面說好背面說惡不得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刀一邊一點一壺同殺盜賊不用此款並依山例

按史傳並有納敓之言據此則敓乃誓辭實有所納也
又按周氏以敓塞之敓亦即此義恐非是敓塞者叩塞也猶云叩閽也敓叩一聲之轉古得通用。

瓜哇國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明費信星槎勝覽云瓜哇國古名闍婆傳曰鬼子魔天與國家合生子百餘常吠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也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異之遂為國主驅逐國家而除其害至今其國之文後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肇自漢時至明宣德七年矣

變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變又李肇國史補云韓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為四變會為變頭

按唐人所稱變字未知何義

醉逢逢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云西臺侍御曹南馮翼字君輔嘗與一蒙古御史並馬行馮馬

先煙策其前道遇一醉逢逢見馮馬麻衣笠弊囯捶策馮馬前行御史亟呼捕捶者馮舉手謝曰無是無是醉逢逢躍馬去

按醉逢逢之稱甚奇殆當時俗語歟

自一至十諺語

宋張知甫可書云紹興初張浚富平之敗蜀諺曰一事無成二帥枉死（曲端吳玠）三軍怨恨四川空虛五路輕夫六親招權七書旋學八位自除九重怎知十誠不會

那

俗語有所指目則曰那如那人那事之類唐人語已如此太平廣記引逸史載唐宰相宋申錫事曰其夫人假寐見申錫以手招之曰有小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到一墟見一大坑有小竹籠及小板匣申錫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那賊閙是誰曰王璠也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同受戮者數人同坎埋于城外

疑心生闇鬼

宋呂本中師友雜志云潘子文師事伊川先生聞人說鬼怪以為必無此理以為疑心生闇鬼最是要切議論

按今時尚有此語

磨杵作鍼

宋鄭思肖百二十圖詩有一題云驪山老嫗磨鐵杵欲作繡鍼圖令俗語云只要功夫深鐵杵磨作鍼亦有所本

虎負子渡水

癸辛雜識云虎生三子必有一龐龐最獷惡能食虎子聞之獵人云虎將三子渡水必先負龐以往彼岸既而挈一子至復挈龐以還又挈一子往最後始挈龐以去蓋惟恐食其子故也

按此語余童稚時即聞之以為戲語耳不謂真有此事

對牛鳴誦經

齊東野語載姚令嗇喻白蠟文云物之不靈告以話言而弗聽俗所謂對馬牛而誦經是已今世俗有對牛彈琴語余疑彈琴乃鼓經之誤

居人旬出一錢

宋康駢劇談錄載咸通十四年詔自屬翎迎真身事注云京城坊曲僧有迎真身社

居人長幼旬出一錢自開成之後迄于咸通計其資積無限於是廣為費用

師公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凡分茶酒肆賣下酒食品厨子謂之量酒博士師公

按余從前居臨平時其俗猶有厨師公之名

行老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凡顧覓人力各有行老引領如有逃閃將帶東西有元地脚保識人前去跟尋如府宅官員欲買罷妾歌童舞女厨娘針線供過婆婆細婢姬妾亦有官私牙婢及引置等人

按此事至今蘇杭皆然但行老牙婢等名則不聞矣

鬻者

宋范公偁過庭錄載劉皓為縣令治郡醫姚生事云道鬻者四人今之曰知姚醫謁守可以我命請至不從則奉舁而來鬻者如其言舁姚至鬻者不知何人始舁輪者舁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云光祿卿王守和未詳與人有爭實於凡案間大書忍字至於悻悞之屬以續晝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時召對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養曰臣聞堅而必斷剛而必折為事之中忍字為上帝嘉其以推之

按此又在張公藝之後人所罕知也

吳安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紹興辛巳視師江上至無錫李惠山酌泉上有汲桶桶間書吳安二字吳安閭閻隸姓名也侍衛者偶見之皆喜謂吳地可安

按今人於器物上題姓名為識由來久矣

清 俞樾蔭甫著

老子藏金法

國朝納蘭成德滾水亭雜識云滁州馮相國之子名源淮作元戎於楚時追取銀魂每兩一分存者散碎為銅鐲天主教之法也其人來中國攜銀甚多以追取其魂故行賈不重滿名老子藏金法

按此只是煞煉極淨耳

物價貴賤

國朝駢幾道人蕓露庵襍記云魯江王伯咨先生命岳聒躬堂集其家訓中述往事云銀三錢可得錢一百二十文吾每日買菜一文三日共菜脯一文計二十日用二十七文而足存九十三文買米一斗五升足家中二日半之糧

按此銀一兩值錢四百米斗不過六十文新火茶脯之類尤極賤

又云同治初江南鹹卵一枚值錢二十四吾越檳榔一枚值錢一百六十按駢textbf{}道人未知其詳據書中自述姓施名山

一至十市語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季春叢談云杭人市語一為憶多嬌二為耳邊風三為散秋香四為思鄉馬五為誤佳期六為柳搖金七為砌花臺八為瀟陵橋九為救情郎十為舍利子義意全無從亂覩聽不若吾鄉市語一為旦底二為斷工三為橫川四為側目五為磐丑六為撥大七為毛根一作皃脚八為入閒九為未丸十為田心

按諸乃長洲人旦底斷工等乃吳語也自較杭語為有理然今則蘇杭均不聞有此語耳

元周達觀真臘風土記云國中語言以一為梅二為別三為卑四為般五為孛監六為孛監梅七為孛監別八為孛監卑九為孛監般十為答呼

國朝吳楓臣甫古塔紀畧一曰曷末二曰朱三曰衣朗四曰對音五曰孫查六曰佞我七曰那打八曰甲工九曰烏永十曰旺

國朝印光任澳門紀畧載西洋語一為吾牙二為羅鄂三為地里時四為瓦喉五為屋姑六為些時七為勝地八為衣度九為那度十為利時此皆殊俗之語固無意義可尋也

宮市

吳任臣十國春秋前蜀後主本紀云命大內造村坊市肆令宮嬪着青衫縣帥鬻食男女襆巾交易而退帝與妃嬪輒為笑樂

按此與齊東昏事同人知有東昏事不知有蜀後主事也

梁元帝金樓子云漢靈帝作列肆於後宮使采女販賣更相盜竊鬬爭之聲聞於人間帝着商賈服飲宴於其間此宮市之濫觴也

常州炙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武甯有所謂常州炙者初不知何謂問之乃市名西蜀謂市曰痎如瘧疾閒而復作也江南惡以疾名止稱炙余謂白樂天詩炙市魚鹽賤市以炙名由來久矣

由拳山紙

宋趙升朝野類要云省劄自尚書省施行事以由拳山所造紙書押給降下百司監司州軍去處是也

按此知宋尚書省所用紙為由拳山所造由拳山未知何處今嘉興為秦之由拳縣淇不聞有由拳山也

杭州金箔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洪武中山西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箔常住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為金箔張

按今杭人猶以錫箔為業其來久矣但未知山西人猶能為此否

廊州泥孩兒

老學庵筆記云承平時廊州田民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緡一牀至三十千一牀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卧者有小字云廊畤田氏製

按一泥孩兒耳亦刻作者姓名此田氏竟以一藝傳矣

嘉定竹器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嘉定竹器為他處所無始其事者為前明朱鑑鑑號松鄰子纓號小松孫稚恒號三松皆讀書識字操履完潔而以雕刻為游戲者也

國朝楊復吉夢蘭瑣筆引金鶚求古精廬瑣談云嘉定刻竹之著名也始自朱松只有陰文其子小松虎丞家學延及蔡一姐沈西之輩各自名家後之作者乃因其法易以陽文其更巧者變為陰陽合刻益得畫家遠近濃淡之致

杭州糟瓜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余久主判户部逐年所上貢咸絕但杭州進糟瓜耳

杭州草紙

明宣宗劉若愚酌中志云上用草紙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神廟至先帝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

按今杭州初不出好草紙未知明代進御者何等紙也

文字鋪

元吳自牧夢粱錄記杭州鋪席有尹家文字鋪又有張官人諸史子文籍鋪

按夢粱錄所載皆稱鋪不稱店惟熟食及茶酒有稱店者文字鋪即今書坊亦稱鋪而不以坊名

茶坊之名當時已有之有云宋骷髏茶坊一窟鬼茶坊不知何以取此惡名也其他所載有以行稱者如魚行豬行之類有以作稱者如木作甎瓦作泥水作之類皆與今同

又云市肆謂之團行蓋以官司回買而立此名不以物之大小皆置為團行今行之名存而團廢矣

長生庫

老學庵筆記云今僧寺輒作庫質錢取利謂之長生庫至為鄙惡淚甑彤管以來学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学還於学東中得金五兩送還之則此事已久矣今之富商往往以質錢取利而僧寺無之亦古今之異也

宋江鄰幾雜志云王介甫知鄞縣訪義夫節婦得三人其一人姓童為人主典庫謂之判子家中養疏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

按典之名今猶倣之判子之稱則無間矣

八鮮行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黃金壩上設八鮮行八鮮者蔥薑芋柿蝦蟬蜂蛾籠筍

按今江浙閩市肆多有題八鮮行者而莫能言其詳矣然地各有宜恐八鮮亦因地而殊未可概論也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宮中自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上過德壽宮起居酒三行太上宣索市食如李婆婆糕茉莉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

按今人但知有賣魚婆人宋五嫂不知有李婆婆

岑阜糕識云隆興間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如李婆婆魚羹南瓦張家圓子之類

按今人止知宋嫂魚羹李婆魚羹則知者鮮矣

喬娘茶卓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喬娘於長隄賣茶每茶一碗一錢稱為喬娘茶卓子

茶肆點心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載茶肆點心各據一方之盛雙虹樓燒餅開風氣之先宜興丁四官開葱花集方以糟窖饅頭得名二梅軒以灌湯包子得名雨道以春餅得名文杏園以梢麥得名謂之鬼蓬頭

按茶肆點心蘇杭皆有之得文人點綴則皆詩料也鬼蓬頭之名尤奇未知何所取義

棋炒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嘉靖三十年戶部行究大二縣領太倉銀三千散給各煉餅鋪戶每銀一兩上棋炒一石其法用白鈣少和香油芝麻為棋子塊樣炒熟工部送至倚軍處所支用

姚乾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熙草坡豆腐乾姚氏為最稱為姚乾

戴鑾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揚州市酒以戴氏為最稱之戴鑾

申申如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申申如者素食店也在釣橋外

按申申如之名甚奇不知何所取義

柳條酒肆

國朝查愼行人海記云聯名議引成都古今記云僞蜀時成都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蓋以當壚者為名

張手美家

唐韋巨源食譜云閶闔門外通衢有食肆人呼為張手美家水產陸販隨供而索每節則尊賣一物

按吳下每節各有所買食品過節則無之始猶張手美之遺風邪

芳風館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杭州芳風館世以製扇為業遂致素封城內搆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予兼攝杭州府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四處雨石疊衆中山為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從棚待飛鳥簿暮亦知還

按今芳風館扇店尚在而別墅已不可問劉公此詩亦無知者矣

又云主人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簽細洵為物也據云今不能造亦不佳矣

戴春林家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戴春林香鋪戴春林家四字傳為重香光所書

唐西鎮姚致和堂疫藥店海內所稱姚氏者是也其家致和堂三字亦重香光書余與姚氏為至親昔年登其堂猶及見之亂後重開而重額毀戴春林之額想亦未必存也

顧夢麟婦蔬菜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揚州包妝行手製燈太倉顧夢麟婦手製蔬菜榮積未名於一時

愚按雲間之有顧繡自顧伯露之母始蘇州專諸巷顧二娘以善治端硯得名而此顧夢麟之婦又以製蔬菜名何顧氏婦女之多才也

紙織字畫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閩中永春州織畫以羅紋箋剪為片五色相間經緯成紋凡山水人物花鳥皆具留青日札嘉靖間沒屬番家物已有紙織字畫蓋前明即行之矣

吳十九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浮梁人吳十九善製磁器與玉衡贈以詩云宣窯太滑永窯厚天下馳名吳十九今不知何色為吳十九製也

明張岱夢憶云宜興罐以龔春為上時大彬次之按龔春即供春吳頤山家僮隨山名仕字元學宜興人供春襲姓故或書為龔春詳見國朝吳騫陽羨名陶錄

名陶錄引周容宜興瓷壺記曰今吳中較茶者壺必言宜興瓷云始萬歷間大朝山寺僧傳供春供春者吳氏小史也至時大彬以粗砂改注云大朝山寺當作金沙寺又引周高啓臺陽百詠注云供春者吳頤山婢名製宜興茶壺者則又以為婢矣未知孰是

舒鳧

國朝施閏章矩齋雜記云宋時江西窯器出廬陵之永和市有舒鉼工為玩具翁之女尤善號曰舒姬其壜瓶色艷與哥窯等價

朱圭

國朝朱象賢閒見偶錄云吳郡專諸巷內有刻版者姓朱名圭字上如雕刻書畫精細工緻無出其右有河南畫家劉源繪凌煙閣功臣像上如雕刻尤為絕倫又南陵詩人金史寧古良擇兩漢至宋名人各圖形像題以樂府名曰無弦譜亦上如雕刻維而選入養心殿供事授鴻臚寺序班

黃鳳

唐筆工也馮贄雲仙雜記云雜隱喜筆工黃鳳贈雁頭筆百幅士夫聞之懷金問價或以綵羅大組換之

濮仲謙

國朝劉鑾五石瓠云蘇州濮仲謙水磨竹器如扇骨酒盃筆筒臂擱之類妙絕一時亦磨紫檀烏木象牙然不多見或見其為柳夫人如是製弓鞋底版二雙按此知今婦女製木為鞋底由來久矣

大秀小秀

國朝崔應榴瓶齋續錄云宣德間蘇州造促織盆出陸慕鄒吳二家雕鏤人物極工巧又有大秀小秀所造者尤妙鄒家二女名也

明代吳中絕技

明張仙夢憶云吳中絕技陸子岡之治玉鮑天成之冶犀周柱之治嵌鑲趙良璧之治銃朱碧山之治金銀馬勳荷葉李之治扇張壽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絃子上下百年保無敵手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傳真為畫家一派丹陽丁皋字鶴洲精於是技撰傳真心領二卷分三停五部先從匡廓畫起以為肖與否皆繫于是云盧雅雨都轉為之敘其書凡二十餘篇曰部位曰起稿曰心法曰陰陽虛實曰天庭曰鼻曰頤曰地角曰眼光曰海口曰眉曰髭曰耳曰染法曰面色曰氣血曰提神曰傍背俯仰曰膳像曰筆墨曰紙曰絹曰擇室子以識字義門傳父業撰續心領四卷論朽染之法尤詳雖不知畫人閱之可以尚像也丁氏父子畫惜不傳於世求知世尚有此書不余覩世人畫像多從鼻起丁氏則先畫匡廓此意已非今之畫師所識矣

施美人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施胖子山陰人寫真兼畫美人居揚州小秦淮春寓凡求其畫美人者長則丈許小至半寸皆酬以三十金謂之施美人

樂五虎

金王寂拙軒集有贈日者李之明序云遂人李之明得樂五虎之遺法又能以五行十干奇偶成字吉凶否泰必以忠告

按樂五虎未詳何人

崔官人相字

元吳自牧夢粱錄載杭州有崔官人相字攤

按言相字者但知宋有謝石不知有此崔官人也

又所載有西山神女賣卦不知西山神女何人也又有叫時運來時買莊田娶老婆賣卦者更奇

嗅衣物知吉凶

唐康駢劇談錄言開成中有龍腹本者無目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中宋周密齊東野語言耿聽聲者兼能嗅衣物以知吉凶貴賤德嘉問其名取官人扇百柄攜以上及中官所御令小黃門持扣之耿嗅至后扇曰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乃呼萬歲上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此技在近世罕有聞然其人以聽聲為名意亦必兼工聽聲之術者矣

十二宮看命

宋朱翌猗覺寮雜記云星家以十二宮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來久矣杜牧之自

撰墓誌云予生於角星鄧舉於角為第八宮曰疾厄宮亦曰八殺宮
又云用納音看命見則天時唐尚獻甫則天時太史令桑云臣本命納音在金樊盛犯太史樊盛火也火能剋金臣將死之果然陰陽家用音俄亦見則天時嚴善思占樊盛犯與鬼曰商姓大臣當之其年文昌左丞相王及善卒

太素脈

國朝錢曾讀書求敏記云太素脈法一卷序曰仙翁不知何地人隱空峒山常帶一簏丸藥出山救人更於指下決未兆吉凶壽限時人莫不神之後不知所終唐末有樵者於其石室石函中得此書以傳於後

按此太素脈所自始世之自謂通此術者亦或不知其所出也

金杵面

宋顧文薦船窗夜話云孝宗嘗患鼻瘡醫禱愛之過宮偶見小樂局道中使問能治鼻否對曰專科遂宣之用新米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而愈德壽大喜就以金杵面賜之至今呼為金杵嚴防禦家

按余從前寓居臨平時見有乳醫陳姓者置一木扇於門前號陳木扇案言南宋

時其家曾醫一公主而愈以扇賜之故至今製木扇以存其舊蹟也此可以金杵面為對惜止故老相傳未知見於載籍否

又按元吳自牧夢粱錄載杭州鋪席有官巷北金樂面樓太丞樂鋪此與嚴防禦未知是一是二也

種牙

宋樓鑰攻媿集有贈種牙陳安上曰陳生術妙天下凡齒之有疾者易之以新纔一舉手使人終身保編貝之美

按今人有補牙之法據此則宋時已有之矣

白日賊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有賣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為之曰日賊若閩閩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珮者謂之覓貼兒

按此等竟今恒有之而其名則久無聞矣

又云頑徒如棚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為市井之害按此等混名市井中今亦多有之

棹子

唐張讀宣室志載浮屠契虛過棹子導游維川注云棹音奉即荷竹索而販者

市人弄虎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集有一詩題云市人有弄虎者觀者請觀飼以豚蹄觀其攫噬戲作四絕句

香婆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酒樓有老媼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

王昭素市物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價償其值貨者乃已過所索實非本價昭素曰汝但受之免惱汝於妄語答曰鄰人無敢給者相戒云王先生市物不可虛索

劉綸匙

太平廣記引玉堂閒話云隴右水門村有店人曰劉綸匙不記其名以舉債為業能於規求善眾雖得之債取民間資財如秉綸匙開人箱篋幣藏故有綸匙之號

清 德清俞樾著

天地生人生物次序

元劉惔隱居通議云按談藪云道家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馬六日為牛七日為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

按自正月一日為雞日至七日為人日今人習知之而莫知其為天地生物生人之次序本於道家之說也

日生一日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南昌陳士業言嘗登泰山日觀峯四更起候日出見霞彩萬道碧綠交加有赤盤從中涌出晃漾不定久之乃成日輪因悟氣至此始聚而為日日生一日非以昨日之日復為今日之日也

按此論甚奇抱樸子云俗士多言今日不如古日之熱今月不如古月之冷古人殆亦見及此乎然日月環地而行恐未必如此說

月以盈為消

日本國人管晉竇恥庵文草云月以盈為消以虧為長望時日月相對月不能勝日陰精式微如蚌蛤蟹蠃望後肉長至晦大肥晦後肉消至望大瘠凡水族皆然天經或問云月滿蚌蛤實者誤矣

按淮南子云月盛衰於上則蠃蠬應於下是此理本古人所已言而言之不詳月滿蚌蛤實之說亦本淮南不知孰是也但其所論月之盈虧消長則頗有理

赤人項日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有趙都統號趙馬兒嘗提兵船至貨來滯留數月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項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不見凡數月所見皆然

按此豈即所謂黃人守日者乎

颱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臺灣風信與他海異風大而烈者為颶又甚者為颱颶後發候止颱連日夜不止正二三四月發者為颶五六七八月發者為颱九月則北風初烈或至連月謂之九降

按世知有颶字知有颱至九降之名更所未聞

又其所列颶颱之名正月十三五月十三同為關帝颶不知問帝於正月十三何取也六月十二彭祖颶十八彭婆颶有彭祖更有彭婆甚奇豈即妖淫敗道之後妻乎八月十五魁星颶九月十六張良颶皆不知何義

唐戴叔倫有彭婆館遷章判官使還詩彭婆館未知其所在詩云寂寞伊川上楊花空自飛則當在中州也

花信風

花信風之說詞章家襲用之但云始于楝花終於梅花然莫能言其詳也其詳見於宋王逵蠡海集今備錄之其說曰自小寒至穀雨凡四月八氣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風信應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蘭花三候山礬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櫻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驚蟄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薔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蘭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麥花三候柳花穀雨一候牡丹二候酴醾三候楝花

大清明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將樂歸化二邑以三月為小清明八月為大清明展墓者或廢小而不敢廢大詳見閩小志或曰將樂以十月三日為小清明

按吾邑於清明前一日為黃明日後一日為白明日余詩有父老曠錢迎綠社兒童散學過紅明之句誤黃作紅乃鄉音使然也綠社事詳見本詩注

芒種後壬日種花

宋周密癸辛雜識云芒種後壬日所種花雖至難活者亦活申日亦可

白露前雨

宋張知甫可書云浙人以白露節前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梧葉報秋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立秋日太史局委官吏于禁庭內以梧桐植于殿下候交立秋時太史官穿東奏曰秋來其時梧葉應聲飛落一二片以寓報秋意

按一葉知秋雖古有此說然安能應聲飛落此必有人力存焉惜其言之不詳也

十月閉口

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汴渠舊例十月閉口則舟楫不行王荊公當國欲通冬運遂不閉口水既淺澀而流湍頗損舟楫於是以脚船數十前設巨碓以捍流水役夫苦寒死者甚衆

按近時天津海口每至冬日海舶不通謂之封河頗近宋時汴渠閉口之說

入易

宋沈括補筆談云世俗十月過壬日北人謂之入易吳人謂之倒布壬日氣候如本月癸日差温類九月甲日類八月如此倒布之直至辛日如十一月過春秋時節即温夏即暑冬即寒辛日以後旬如時令每歲候之亦時有準冀知何謂

按此說今人無知者矣然如其說倒布之辛日止能如正月耳不能如十一月也未詳其說

推逐月朔日甲子捷法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欲知每歲逐月旦日是何甲子但取九年前次月望日即是後九年前一月旦日毫髮無差余以此說推之信然

炎旅應閏月

國朝類編云炎旅一根環十二子閏年十三子

按桐旁藕節均應閏月世皆知之炎旅則未聞也宜表出之國朝類編未知何人所著

劉廣東伍氏海山仙館叢書中

金木水火土

世俗恒言金木水火土余嘗謂當以相生為序木水兩字誤倒耳宋王逸齋海集則有一說曰金為氣之母天體乾金也人肺管攝諸纖亦金也故為五行之先萬物未當無對待故木次金水火陰陽之正也故又次木土為萬物之基故以為終蓋物得氣方生故木次金既生然後有陰陽故水火次木陰陽已備形質純全故土居其終矣其言亦似有理又可知金木水火土之說自宋時已然矣

百忌歷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泊發州早飯馬海寺世俗所用百忌歷出此寺

按此歷不知於何時廢今無聞矣

火殃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開元二年衢州頻有火災其時人皆見物大如甕亦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

作荒

宋雍大經鶴林玉露云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灰人

梁簡文帝集有咏灰人文云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歡炭焚此桂薪猶如玉屑聚若游塵人之風不拂獄吏之慢宮除咏其語意似是聚灰作人形而祭之然不知何義也

其下文云鄧重氛於八極靜連絲於四空既曈曈於車蓋又赫赫於飛盤且疑威於趙盾實望近於長安尋繹其意因疑求晴而祭故發端云積注奄旬也

三十六禽

隋蕭吉五行大義云十二屬配十二支支有三禽故三十有六禽所以支有三者分一日為三時旦及晝暮也子朝為鼠晝為鼠暮為伏翼丑朝為牛晝為蟹暮為蟹寅朝為獌晝為豹暮為虎卯朝為蝯晝為兔暮為貉辰朝為龍晝為蛟暮為魚巳朝為蛇晝為蚯蚓暮為魚蛇午朝為鹿晝為馬暮為獐未朝為羊晝為麝暮為雁申朝為猿晝為猿暮為猱酉朝為雉晝為雞暮為烏戌朝為狗晝為狼暮為豺亥朝為豕晝為豬暮為豬

按子暮為伏翼據下文解為仙鼠蓋即蝙蝠也巳暮為魚蛇據下解無魚字疑衍文亥晝為豬據下解作豲豲即蜼字獲毋猴也蜼似猴亦同類之物然似與申復矣說文住部有雅字鳥也從住隹聲或雅即此物然雅之為鳥未詳何鳥恐亦非所取象也

又按卯朝為獾暮為貉本生經猶作貊貉作貛已暮為魚蛇一云為鼉又本生經言晝為蛇暮為蝮亦與晝為蚯蚓暮為魚蛇異亥朝為豕一云為豬晝為獾暮為豬一名為蜧蠵蜧氏各有說解惟謂豲字以音同而誤又言蛇蝮蚯蚓相類作蠭或作蠭並非

又按蕭氏之說謂孟則在戌仲則在申季則在旦如亥為孟月故亥暮為豬子為仲月故子晝為鼠丑為季月故丑朝為牛餘倣此蓋仍以此十二禽為正也世人知十二禽不知此三十六禽故表出之

地震魚動

宋劉敞彭城集有地震戲王深父詩自注曰俗云地震魚動

按今尚有此俗說

禹九州圖

梁任昉述異記云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洛城石室山

按此圖未知今尚在否果傳而模搨之圖畫中無古於此者矣

海外五嶽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海外五嶽靈山道經志之東廣東之嶽南長離之嶽西崑崙之嶽北廣野之嶽中崑崙之嶽

圓嶠方湖

晉王嘉拾遺記云圓嶠山一名瓌邱上有方湖周迴千里

按世人恒用圓嶠方壺事方壺即方丈也方丈為方壺蓬萊為蓬壺瀛洲為瀛壺所謂三壺也方壺圓嶠雖相儷偶不應於三壺獨舉其一觀此知當作方湖矣

又云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此員淵自與方湖相

相對

又按三壺之名見拾遺記

舜泉

宋王鞏之漫水燕談錄云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陋室空堂出者祥符中真宗祀汾駐蹕滴中賜名廣孝泉

按史記言舜穿井為匿空旁出二井則相通當必有之惟正義引括地志舜井在蒲州懷戎縣西外城中又引帝王紀云河東有舜井則舜井有二處未詳孰是也

灘縣孤山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杭州孤山以林和靖著灘縣之孤山乃伯夷避紂之所而名不著

按伯夷避紂居北海未必即今之灘縣因其地為隋之北海縣故後人以此附會之耳

太行山孔子回車處

水經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注云又東南過孔子廟東述舊記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鐸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住時回輿處也

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嘆曰邱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回輿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言是矣蓋孔氏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非謂迴輿於此也

先君子印雪軒集自豫至晉塗中詩有孔子回車處一首云漫指車痕說秦王傳來古跡劇荒唐臨河不濟當年事今日崇碑峙太行蓋太行山中有車轍痕相傳是孔子回車故蹟且立石以表之故先君詩云然乃讀水經注則知附會荒唐由來遠矣

金王寂拙軒集有小兒難夫子辨詩其序云予奉朝命之老門道過太行路左有二石像詢其父老云此小兒難夫子迴車之故地予惡其虛名而無實作是詩辨之詩中述田舍翁之言曰云晉東家邱恩聘入吾境偶此值小兒難詰豪且顓邱也不能對輒車返天井則似與臨河不濟又各是一事也

彭亡為彭祖葬處

水經江水篇注云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

據此則彭亡為彭祖亡處世人但知岑彭為劉客所害於此不知其所以得名也

桃花源異聞

梁任昉述異記云武陵源在吳中山無他木盡生桃李俗呼為桃李源源上有石洞洞中有乳水世傳秦末喪亂吳中人於此避難皆得仙

按陶公記載行世知有桃源不知有桃李源故表出之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南陽劉驎之字子驎好遊山水嘗採藥至衡山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開一閉水深廣不得渡欲還失道遇伐薪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方靈藥驎之欲更尋索不復知處

按劉子驎即訪求桃花源者乃桃源外又有此事不知是一是二也

武陵漁人本無姓名而搜神後記載其事有注云漁人姓黃名道真又太守亦無姓名後記則云太守劉歆未知足據否

搜神後記又云長沙醴陵縣有小水有二人乘船取漁見岸上土穴中水逐流出有新研木片異之一人便以竿自障入穴穴纔容人行數十步便開明朗然不異世間

按此亦一桃源也

元楊僕斯覺碩詩有題桃源圖一首序云江左龍虎山南十里有桃源者劉王二尊師所開也臨江泛穹父為之記余為賦五言詩十七韻此又別一桃源也

宋蔡忠惠公集附端明別紀內有引聞中實錄一條云福州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人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曰欲與親舊訣乃來遂與榴花一枝而出既而尋之不知所在蔡公襄為郡日尋其故址效南陽劉子驥故事竟莫得不得

委羽洞

唐杜光庭洞天福地記云第二委羽洞周迴一萬里名大有虛明之天在兗州東歟按浙江黃巖亦有委羽洞絕小土人以為第二洞天余甚疑之記於春在堂隨筆中今乃知其非也

嶧孔

水經注泗水篇注云嶧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住住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保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

按如此說嶧山之勝可知矣余當驅車鄒嶧間惜未一探嶧孔也

八陽亭

國朝徐昂發畏壘筆記云范史楊震傳行至城西夕陽亭飲酖而卒非也舊本乃是八陽亭以亭在女八山之陽故曰八陽

按晉書賈充傳亦有夕陽亭邵康節詩所謂禍在夕陽亭一句也豈亦誤乎俟更核之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正光末賊帥万俟醜奴寇暴涇岐之間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之出師於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延伯危冠長劍躡武於前田僧超吹壯士笳歌曲於後聞之者懦夫成勇

按此亦夕陽亭一故事

水經滴水篇注引郡國志云宛有瓜里津夕陽驛

鈷鉧潭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柳子厚鈷鉧潭記鉧字字書無之集韻鉧音滿補反鈷鉧温器

魚羊共漢

國朝張尚瑗碧里雜識云安遠篤慶村源江所經有狐狸石突然磊落江至此深不可測巨魚穿穴其中有長至數丈者石之陰為石羊穴嘗有羊出穴口人見之輒走匿渭源之鳥鼠同穴向未有對者以魚羊共谿當之天然儷偶

又拾遺記云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脈中有毛龍時蛻骨於蠙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

按魚龍同穴亦人所罕知也

水經汾水篇又南過冠氏縣津注云汾津名也在界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

按雀鼠谷似亦鳥鼠同穴之類

巫山十二峯名

元劉勳隱居通議云巫山十二峯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其餘孫凝附注云

按別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峯盤龍仙人俟更考定

國朝瞿灝湖山便覽云吳山火德廟前俊石十二玲瓏瘦削如山峰離立各以形象

名之曰筆架曰香爐曰棋盤曰象鼻曰玉筍曰龜息曰盤龍曰劍泉曰牛眠曰舞鶴曰鳴鳳曰伏虎統稱曰巫山十二峰雍正六年總督李公衙建亭題曰巫峽峯青

按杭州有此巫山十二峰之名知之者字附識於此

揚州二十四橋

揚州二十四橋能舉其名者鮮矣宋沈括補筆談載其名云最西濁河橋次園橋次東大明橋入西水門有九曲橋次正當帥牙南門有下馬橋又東作坊橋橋東河轉向南有洗馬橋次南橋又南阿師橋周家橋小市橋廣濟橋新橋開明橋顧家橋通明橋太平橋利國橋出南水門有萬歲橋青園橋自驛橋北河流東出有衆佐橋次東水門東出有山光橋又自下馬橋直南有北三橋中三橋南三橋號九橋不通船不在二十四橋之數

按依此數之未足二十四橋疑有奪誤也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廿四橋即吳家磚橋一名紅藥橋揚州鼓吹詞序云是橋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簫於此故名

按此說非也始因二十四橋之名久湮遂以此一橋為廿四橋而附會成此說

代州虎跑泉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代州五臺山太平興國寺乃古白虎庵遺址昔有僧誦經庵中忽乏水適有虎跑足湧泉因號虎跑泉庵以此名

按杭州西湖虎跑泉天下知之代州之泉正與之類而名稍晦

重月泉

宋韓元吉南澗甲乙稾慈相院重月泉題記云翳濮乃神導自歙磎竪肖明祀蠡弗治易覺而石泉用蠲潔壇宇既液既墁盈飲以滌澤識其永休工識勤敬詮來裔按慈相院在德清今其地有半月泉刻東坡詩云請得一日假來游半月泉何人施巨手劈破水中天韓公此記乃云重月泉記文似鋟而不用韻語亦多難解姑記於此遇故鄉父老問之

富士鎮

國朝吳江楊復吉蓍夢闌瑣筆云我邑富士鎮有沈萬三之壻顧學文通其序班之裏序班之尸訐為胡藍蔓遂滅沈顧二族并盡洗富士之民而夷其室廬至成宏間遷居者日盛以富士之名貫褐也離合其文改為同里

按同里之鎮至今猶存莫知其初為富士矣

平望八測

宋淦游入蜀記云六月八日過平望遇大雨暴風舟中盡濕少頃霽止宿八測聞行舟有覆溺者小舟扣舷賣魚顧賤蚊如蠭蠆可畏

按平望八測余往來江浙間必過其地然今皆誤作八尺不知其本為八測也

宋張鎡南湖集有宿八尺詩云纔來八尺住卻見一輪孤其字則又作尺

查浦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勾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

按今上虞縣有地曰查浦余避兵時曾居之

懊來橋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臨安府治前曰州橋俗名懊來橋蓋因到訟庭者到此心已悔也故以呼之

按此名極有意義余在杭時見有人以細故將成訟者賦詩晓之曰好從且看樓頭看莫向懊來橋上來二事皆杭州故事自謂用事頗切然不存於集也

西湖志引寒夜錄云錢唐祝吉甫居西湖上搆小樓眺盡湖山之勝有富家築墻數仞敵之吉甫因夢夢不樂趙松雪為書二字扁曰且看無何鄰以通番溝錄家貲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因吾詩用且看樓事附記於此寒夜錄未知何人所作惜未見原書也

萬年橋

國朝朱彝尊聞見偶錄云蘇州胥門外舊有大石橋明嚴嵩見其石色瑩潔琢磨工整而愛之郡中大俠謝權奸折送私第嵩以造於分宜縣城外胥門橋既拆去往來行人爭欲捐助復造而渡船之利日可得錢數十千為豪紳霸路一有建橋之議即為中輟謂郡西多山山為煞氣若造橋引煞入城必有大禍至乾隆五年太守汪公德鑅屏絕橫議獨力經營不日成之仍名曰萬年橋

按近時蘇州一老輩著書謂咸豐間粵賊自萬年橋入胥門此橋果非蘇州之福蓋當時橫議猶在人口故以為果應其言而不知明代之本有大橋也惟拆橋送嚴嵩事厲不經乃聞見錄引潘次耕詩為證有云嚴老自誄碑亦頗言其狀則真有之矣

神聖湖

宋周煇清波別志云鄱道元水經注錢唐湖本名神聖湖自炎祚中興高宗嶽狩於此及誤謚號遂帶此二字

按宋高宗謚號稱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是帶此二字也然水經注實是明聖湖非神聖也乃周氏述許仲啟之說如此豈所見本與今不同邪明聖之名至今人人知之而神聖之名無聞焉余歲至杭州幾以西湖為家非讀此書固不知有神聖湖矣

山從他處飛來

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云城既成而怪山自至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越絕書外傳記地傳云龜山者一曰怪山往古一夜自來民怪之故曰怪山

水經漾水篇注云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圍五百丈者揚傳言石本桂林武城縣因夜迸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歎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

其有靈運倦又曰靈石。

按怪山靈石正可相儷西湖飛來峰或非聖語矣。

七十二遥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江南入海凡七十二折南人謂水一折為遥故有七十二遥之名中有水分為二川其一西南入交阯海其一東南入瓊廉海名曰天分遥言若天分然也

又明魏濬嶠南瑣記云南方山溪間謂之窅有西古郎窅金山郎窅越裳窅九德窅南陵窅文狼窅無勞窅

按遥與窅皆異名具義。

五洩

水經漸江水篇注云諸暨縣洩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五洩下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三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二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也

按瀑布稱洩今所未聞。

會泉

水經耒水篇注云耒水又西黃水注之盛宏之云衆山水出注於大溪號曰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會泉飲者輒富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會流矣。

按此知會泉之名不止廣州有之其地在桂陽郴縣。

鷁為之舟

水經湘水篇注引羅君章湘中記云湘水之出于陽朔則鷁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

按鷁為之舟視濫觴語尤新。

飛鳥圖

宋沈括補筆談云地理之畫古人有飛鳥圖謂雖有四至里數皆是偪路步之道路迂直不常。

按圖別量徑直四至如空中鳥飛更無山川回屈之差

茶香室叢鈔卷十二終

茶香室叢鈔卷十三

清 德清俞樾著

尸羅

晉王嘉拾遺記云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具揖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

按此乃佛法入中國之始申毒即身毒也視列子所載周穆王時化人事尤為明顯矣。

中國第一佛寺

水經洹水篇注云洹水西有龍華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

據此則今中國佛寺形制皆法西域龍華圖此龍華寺實中國第一佛寺矣。

浮圖之始

水經汲水篇注云汲水又東逕洨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逕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汲水逕其南漢熹平中某君所立死因葬之其弟刻石立碑以旌厥德陵前有獅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荒無頹毀彫落略盡矣。

按熹平為漢靈帝年號中國之有浮圖當始見於此惜某君不傳其姓名所云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豈即浮圖之古制乎。

摩騰真身

宋僧曇穎石林燕語云摩騰竺法蘭自西域以佛經至舍於鴻臚寺今洛中白馬寺摩騰真身尚在或云寺即漢鴻臚舊地摩騰真身至今不朽枯漆棺石室扃鎖甚固藏其鑰於府僧有欲觀者請鑰秉燭乃可詳視

按摩騰真身至宋猶在此事人所罕知亦未知何時毀滅也楊衒之加藍記於白馬寺下但云寺上經亂至今猶存常燒香供養之經函時放光明楨于堂宇是以以道俗禮敬之如仰真容不言有摩騰真身或即經函放光遂以此說傳後世耳。

祠禮瑞像

宋參修鐵圍山叢談云釋氏有旃檀瑞像見於內典謂釋氏在世時說法於忉利天優填王請大目揵連運力於他方取旃檀木攝匠手登天視其相好歸而刻焉梁武帝發兵越海求之以天監之十有八年扶南國遂以天竺旃檀瑞像來因置之金陵瓦棺閣及太宗皇帝以東都為誕育之地乃新作啟聖禪院太平興國之末始命迎取旃檀洎寶公二像自金陵而內於啟聖自神州陸沉即不知此像今在不也

按扶南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事見梁書諸夷傳唐世奉佛止迎鳳翔佛骨而此像無顧問者何也

莊王女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僧顯叔守汝日用香山僧懷畫之請取唐律師弟子義常所畫天神言大悲之事潤色為傳載過去國莊王不知是何國王有三女最幼者名妙善施手眼救父疾其論甚偉然與楞嚴及大悲觀音等經頗相失

按今世俗說以觀世音為妙莊王第三女本此然但曰莊王不言妙莊王妙善乃其女之名不知何以有妙莊之說也俞理初癸巳類考考此甚詳當更核之

觀音心呪

宋王鞏聞見近錄云金州推母王氏日誦十句觀音心呪年四十九疾篤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誦觀世音心呪少十九字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離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王疾尋愈後至七十九

按此十九字至今猶有持誦之者惟十句心呪未知云何太平廣記載太原王元謨北征失律軍法當死夢人曰誦觀世音千徧可免乃授云觀世音南無佛與佛有因與佛有緣佛法相緣常樂我情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念佛不離心過得苦厄豈即此邪

觀音課

明祝允明野記載姚廣孝始見文皇事上問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有即閻樂有太平錢五文解考於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記語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

按觀音課今未知何術用錢五文則非占卦法也

普賢大士化女子像

蓮社高僧傳云慼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彩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詫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蕨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託一宿師卻之乃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痛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為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氛雙白象詫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

按今人知觀音菩薩曾見女子身不知普賢菩薩亦曾見女子身也

目蓮即丁令威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雁仙蓮化元樞一卷以中元為丁令威救母之日釋氏謂之目蓮未悉其所本何自

按此則目蓮即丁令威矣

豬頭和尚是定光佛

宋方勺泊宅編云蔡州有僧嗜豬頭一啜數枚俗號豬頭和尚三衛之宗召師食自牖窺之見一鬼從旁食師無預焉師尋坐亡聞師辭世頌知是定光佛也

按吳越時長耳和尚為定光佛轉世事見十國春秋至今西湖法相寺其遺蛻存焉乃此豬頭和尚亦云是定光佛何定光佛轉世之多耶

宋太祖是定光佛轉世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五代割據干戈相侵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奇中嘗謂人曰若要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者蓋用此僧之語也

按吾浙西湖法相寺有長耳和尚肉身相傳此僧為定光佛轉世據十國春秋長耳和尚於乾祐初化去而宋太祖已生於天成二年矣未能附會為一也

曲洧舊聞又云予書定光佛事友人姓某者見而驚喜曰異哉予之外兄趙盖宗室子也手持數珠日誦定光佛千聲予曰世人未有誦此佛者豈有說乎外兄曰吾嘗夢梵僧告予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子有難能日誦千聲可以免矣吾是以受持子時竊笑之今觀公書此事則再出世之語昭然矣此予所以驚而又悟外兄之言可信也予曰定光佛初出世今再出世流虹之瑞皆在丁亥年此又一異也君其識之

按此所謂再出世者蓋謂宋高宗亦定光佛轉世也太祖生於後唐天成二年歲在丁亥高宗生於大觀元年歲亦在丁亥太祖高宗並以丁亥生事固有可異者

余所築石台仙館距法相寺半里而近常至寺啜茗聽所謂長耳和尚肉身者因記定光佛事俟至仙館當與寺僧舉說之

三藏取經過西域老僧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襍識云唐太宗命三藏法師取經至西域有老僧年已七百謂之曰此間經籍甚多人命短促能誦幾何須服我延年藥庶可讀少分藏師以帝命有定期而辭之

按此未知出何經典世言三藏取經者罕及此事

元裝藜杖

國朝崔應榴攤飯續談云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藜一枝高九丈圍九尺相傳唐僧元裝西遊投藜杖所化

按此亦元裝取經之佚事

三藏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云東都聖善寺有天竺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後吏部員外郎李華撰無畏碑云奉詔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徧於耳目

按此三藏在元宗時然則元奘後又有此三藏也

開元傳信記亦載無畏三藏事云崇聖寺佛牙乃那吒太子獻與三藏者

宋時西域取經故事

唐以前西域取經事已略載于小浮梅閒話矣楓窗小牘載乾德四年三月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訪經西域北天竺僧天息災與施護各持梵筴來獻此宋時取經故事也天息災施護兩梵僧名

覺華寺藏經

宋強至祠部集湖州德清縣覺華寺藏經記云湖州德清縣覺華寺佛之徒曰昭序自落髮已能悚然服其師之教既尸寺事又能募錢若干緡購其書若干卷為緑縹細軸以華之復嚴一室其所謂藏者類而聚焉

按此吾邑之故事故記之

維摩十譬

謝康樂集有維摩經十譬喻一聚沫泡合二鹹三芭蕉四聚幻五夢六影響合七浮雲八電

按聚沫也泡也合為一曦影也響也合為一譬故十譬而止八贊也金剛經之六如人習知之維摩經之十譬知者寡矣

四句偈

宋周密志雅堂襍鈔云佛藏中有龍王經一卷其實四句偈也云諸行無常一切皆苦諸法無我寂滅為樂凡往來江湖者或遇風濤作惡宜多書此經投之

按金剛經屢言四句偈豈即此邪

按楞伽經云佛告大慧云大慧彼四句者謂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離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觀察一切法應當修學然則金剛經所謂四句偈當指此四句四句中有無非有非無句最為明白蓋即金剛經無實無虛之旨經云非法非非法非法者非有也非非法者非無也常無常義見六祖壇經餘二句不可曉偶讀明僧宗泐金剛經注解有一段云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為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以此言之則一異猶云同異也非同非異是謂離一異矣

又按此四句佛謂之四句離然則一離字可以總此四句非一非異則一異離矣非俱非不俱則俱不俱離矣非有非無則有無離矣非常非無常則常無常離矣

離者何即金剛經所謂不住於相也余從前讀楞伽經已知此即金剛經之四句偈載之卷在堂隨筆今讀志雅堂襍鈔聊廣異聞未可據此以說經也因又詳說此四句并補隨筆所未及

萬佛名經

宋劉跂學易集有萬物名經序云趙郡武侯常武之夫人樂安孫氏自常武沒屏居里第閉誦藏經積十餘萬藏鈔取佛名類聚次第數至一萬使其子周南召南緒錄成書析為十卷題曰萬佛名經

按世人知千佛名經不知有萬佛名經也

讖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讖之始本自南齊竟陵王因夜夢往東方普光王如來所聽彼如來說法後因述讖悔之言覺後即宿席梁武王誡謝朓沈約共言其事王因茲乃述成竟陵集二十篇讖悔一篇後梁武得位思讖六根罪業即將讖悔召真觀法師墨式廣演其文非是為郗后所作

按今竟陵王集有淨住子三十一篇內第三篇為滅除三業門其文云滅苦之要

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澈其心淨其意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云云豈即所謂懺悔篇乎

田字殿

宋無名氏古杭禊記云淨慈寺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

淨髮之資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臼下門外淨安院主僧曰近治地得一玉杯已碎銀一鋌上刻永定公主為誌公和尚淨髮之資一樣十鋌

按淨髮之資其名甚新今之施僧者未知有此名也

迦羅沙曳

即袈裟也明朱國楨湧幢小品引陳養吾象教皮編云迦羅沙曳僧衣也省羅曳字止稱迦沙曼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或從毛作氎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亭雜錄云唐人李膚王惱僧自澄詩云莫遣春風裏紅芳點袈裟袈字從木作去聲唐人用字必有據依

早不如暈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胡清獻公自錢唐告老歸治第衢州作別館名高齋惟居此館不復與家人相接早不如暈晚暮取肉及雜腩於家蓋不能終日食素暮以一風爐置大鐵湯瓶及列盥漱之具雞鳴公起自以瓶水額面趨佛堂誦經至辰時

按余十許年來晨餐不如暈願與公合每日清晨亦必至佛堂但不能誦經至辰時且不能竟與子婦輩隔絕耳

歐陽氏奉佛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歐陽氏子孫奉釋氏尤嚴於他士大夫家余在汝陰嘗訪公之子棐入門聞歌唄鐘磬聲自堂而發棐移時出手猶持數珠諷佛名問之云公無恙時薛夫人已自備公不禁也公憂苦率其家無良賤悉行之

按歐陽公固闢佛者而其家乃奉佛如此何蛾

羅大經鶴林玉露言歐公奉母喪合葬親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則歐陽氏之奉佛必公暮年事矣

宋元懷拊掌錄云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坐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要小兒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大馬之類是也

按此亦公之微言也

替僧

國朝張鵬岐高庵閒話云明朝凡皇太子諸王生率剃度幼童一人為僧名曰替僧神宗皇帝替僧名志善見張江陵集

按此則小說中有稱代皇帝出家者乃真有之

魚肉供觀音

唐于逖靈應錄云有媼鋤菜拾得一銅觀音像剔壁作穴安之每有食餘不惟蔬菜魚肉之類皆將供養媼有子在軍前當陣之際倒於草間聞背上連下三劒似擊銅器覺上並無傷痕

按此知事佛但在一心心苟至誠則魚肉亦可供觀音也

素食中置雞汁

近世搢紳家素食中往往潛入雞鴨汁此事古亦有之周密齊東野語紀阜陵事云上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葷羹於是以雞汁襍之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異詢所以然內侍以實告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以麩偽為羊豕之屬

北夢瑣言唐僧侍中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鎮西川三年宴諸司以麩及筍蒻之類染作頹色用象豚肩羊臇膊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之梁武

按近人疏食有素雞素鴨之類余每笑之謂既疏食矣何取乎此乃古人則亦有然矣

鑒虛煮肉法

唐趙璘因話錄云元和中僧鑒虛素無道行及有罪伏誅後人遂作鑒虛煮肉法大行於世余居西湖久見湖上諸僧大半食肉且精烹飪何鑒虛之多也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炙豬肉尤佳一頓五觔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具飧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為燒豬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然則佛寺燒豬自有故事矣

魚目充舍利

北夢瑣言澤州僧洪密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吳民迎請婦人罷拜洪密既辭婦人於其所居之處拾得百粒正人驗之皆枯魚之目也余昔讀岑勛所撰多寶塔感應碑稱前後所感舍利凡三千七十粒當以為疑安知非魚目之類乎

僧還俗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蔡寬夫詩話云唐搢紳自浮屠易黃者頗多劉禹錫答柳公綽初服已驚白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蓋不以為諱近世言還俗雖里民且恥之也

殺戒後還俗

老學庵筆記云紹興政和中老矣還俗而死不知其故

僧妻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鮑令暉有代沙門妻郭小玉詩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人呼為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

按今日本猶有此風余見其僧名心泉者自言有二子曰昭曰穆有一女曰阿多又云李廣王有龍安寺佳人阿最詩蓋詠小尼子也以佳人屬寺更奇余謂沙門妻與龍安寺佳人正相當矣

以妓捨僧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蠻蜑之下萬姓走集所可恨者向有戒壇之游中涓以妓捨僧浮棚滿路前僧未出後僧倚候平民偶一閧輒僧篋之且死

按前明京師有此弊俗亦可怪矣

茶香室叢鈔卷十三終

茶香室叢鈔卷十四

三清

清 德清俞樾著

唐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道門青詞例云謹稽首上融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衆聖

按道家之書四人天外曰三清境玉清太清上清又云聖登玉清真登上清仙登太清今道觀供奉三清本此而以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分三清則難道流有不能舉者矣

張道陵為三天法師

晉葛洪枕中書云張道陵為三天法師統御六虛數侍金闕太上之股肱治在廬山

按張天師之名當起於此

趙逸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為義父因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閒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嘗為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半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以後過去莫知所在

按此人知胎儀寺是石崇家池杜子休宅是太康寺龍驤將軍王濬所造太尉府前飄浮圖是晉義熙十二年劉裕軍人所作李延實宅是蜀王劉禪宅宅東修和墅是吳王孫皓宅又冀州刺史李某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皆言之歷歷當非李少君之比然知其人者鮮矣

袁相根碩

晉陶潛搜神後記云會稽縣民袁相根碩二人獵經深山見一羣山羊逐之經石橋向絕崖崖正赤壁立名曰赤城有水流下如匹布劍人謂之瀑布有穴如門戚入內甚平敞有一小屋二女子住其中年皆十五六容色甚美遂為室家二人思歸二女以一囊與根等語曰慎勿開也於是乃歸後出行家人開視其囊有小青鳥飛去後根于田中耕家依常餉之見在田中不動就視但有蛻乃蟬蛻也

按此與劉阮事相似惜不敘袁相所終耳

徐元直

國朝駢羅道人董露庵穉記云三國徐元直一說部曾載其康熙間飛昇事又李赤脚者故閩賊部將閒亡學道著書數種道光初尸解於陝西平生好赤脚故有是稱嘗云元直曾過其居清談而去

按徐元直飛昇事余亦曾於說部中見之今忘之矣李赤脚以流賊而居然得道先君子印雪軒隨筆曾載侯老道為周忠武部將道光間尚在京師與李赤脚結可伯仲矣得道之後不當復論其始也

爛柯事有異說

宋朱翌猗覺寮穉記云爛柯多用為棋事聽琴亦然水經晉民王質伐木入信安縣室坂見童子四人鼓琴質倚柯聽之既去柯爛去家已數十年

山陰劉道士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陶穀跋黃庭經曰山陰劉道士以鵝羣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晉史但言道士何以知為劉君考晉帖有劉道士鵝羣亦復歸也無乃據此乎

按晉史言道德經此言黃庭經亦有異王氏已具說之故不論但此道士劉姓人所罕知宜表出之

賀知章上昇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徐鉉序中（疑即賀之序）謂有彭汭者於會稽郡之延壽院泥中得一石乃許鼎所撰通和祖先生碑其間載賀監知章得攝生之妙於台州上昇元和己亥先生過之云云賀監得仙世罕知者故表出之世傳陳閬即八仙中之藍采和亦其流亞矣

張祜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穉篇云張祜詩名聞於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承乏丹陽而祜之故居蛻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亂前故老猶存問其隱使則云不覩他異惟邑人往售物於府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屨相酬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下及過祜門則已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為怪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迅遞而躡屨速人莫測焉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野客叢書引祜不信甯王迴馬來及偷取邠王小管吹之句以為祜目擊時事而作又有詠武宗時孟才人之作疑其身涉十一朝年且百二十歲此說愚甚可笑唐人詠明皇不真事不可枚舉豈皆同時目擊者邪

按漁洋之論固正然據金華子所載則張自是一異人未可以尋常詩人視之也又按野客叢書所引二詩識不足據惟張祜有退宮人詩二首其一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似乎親見其人者不然安得有流落人間二十年之句此則可異也

宋胡仔漁隱叢話云陳閬見於唐末而集中乃有贈高閑歌亦自當年百餘歲

顧元績

唐段成式酉陽穉俎載顧元績遇一人使守金丹戒以勿言至五更夢為王者所殺生於大賈家有三子妻怒其不言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丹飛又引釋元奘西域記一烈士事大略相同今人但知有杜子春事耳

安祿山鬼物避葉天師青衣童子

宋康駢劇談錄云處士劉平能夜中視物安祿山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持鑪執蓋以為導從平心異之及祿山朝覲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

按李林甫外傳殆即因此事而附會

羅隱

國朝黎士宏仁恕堂筆記云今豫章雨越八閩人凡事俗近怪者皆曰此曾經羅隱秀才說過俚語方言流傳委巷久之承訛襲誤遂曰羅衣秀才矣不知昭諫從何得此

余按吳任臣十國春秋云世傳隱出語成讖閩中書簡灘王髻峰皆留異迹則似非無因也

又王漁洋五代詩話引摭要云建德有金雞石羅隱題云金雞不向五更啼石遂破裂有雞飛鳴而去此正其一證

吳彩鸞玉篇鈔

宋樓鑰攻媿集跋吳彩鸞玉篇鈔云余讀文簫傳言吳彩鸞書唐韻事近于汪季路尚書家見之益見樞密宇文公所藏玉篇則又過之既謂之鈔竊謂如北堂書鈔之類蓋節文耳以今玉篇驗之果然不知舊有此鈔而書之邪抑彩鸞以意取之邪

按彩鸞書唐韻人人知之至書玉篇則知者尟矣

攻媿又云今玉篇惟越本最善末題會稽吳氏三一娘寫閩之越人無能知者惜

法殊精豈亦彩鸞苗裔邪

按三一娘所書王篇今既不傳人亦無知之者

韓湘

全唐詩第十二函第七冊云韓湘字清夫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愈强之婚區不聽學道仙去

按韓湘字清夫亦人所罕知據唐書宰相世系表則云湘字北渚大理丞

姚合有答韓相詩云子在名場中屢戰還屢北又云昨聞還春闈名係吏部籍三十登島科前塗浩難測然則湘固功名之士世傳為仙非其實也

呂洞賓及第為縣令

明都穆聽雨紀談云元遺山編唐詩鼓吹中有呂洞賓詩一首郝天挺注曰洞賓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鍾終南得道莫測所往予觀洞賓本傳曰祖渭禮部侍郎父讓終海州刺史洞賓始名翛先年二十不從婚舉舉進士潭場屋二十三年乃罷舉縱遊天下未嘗言及第與為縣令也天挺此說豈別有所據邪

按洞賓原名翛世罕知之羅隱始名橫十上不中第乃改名隱呂翛先之為呂嵓亦若是矣

集仙傳云呂嵓字洞濱一字希雲九江人也則又非京兆人希雲之號亦無知者濱字從水與世所傳亦異

唐戴叔倫寄題萬德坳故居詩呂仙祠下寒砧急帝子閶前秋水多不知呂仙何人此與邯鄲道上之呂翁均非洞賓也

宋時捕呂洞賓

宋王銍默記云李教者都官郎中婁之子自少學左道變形匿影飛空妖術既成而精同黨皆信服焉婁之母夏日晝寢於堂而堂階前井中忽雷雨震怒大震有黃龍自井飛出母怖投牀下徑死家人徐視之乃教所變龍即教也婁怒殺之婁盡逐出教益與惡少薄遊不檢一日書媼館曰呂洞賓李教同涕婁道人四出捕之教自縊死久之王則叛於貝州聲言教為謀主朝廷聞之大駭捕婁及教妻兒兄弟下獄又於娼館得教所題詩天下捕李教及呂洞賓二人會貝州平本無李教者始信其真死矣乃獨令捕呂洞賓甚久乃知其寓記無其人乃已

按呂洞賓唐時仙人世皆知之而宋時乃至詔書名捕豈時猶未甚著邪

陳圖南善相術

陳圖南世知為仙人也乃在當時則固以相術聞宋魏泰東軒筆錄載其三事一云太宗命陳摶歷抵諸宮以相諸王摶回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至壽邸見三人坐於門閫其姓氏曰張昊楊崇勳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為壽王異日張侍中楊使相皆如摶之相也一云种放隱終南山往華山訪陳摶摶曰君他日甚貴顯官至丞郎种曰我之來也求道義之益乃言及爵祿非我意也陳曰君骨法合為此官異日當自知之至真宗時以司諫召至闕下及辭還山遷諫議大夫東封改給事中西祀改工部侍郎竟如摶之相一云王克正任江南歷貴官歸本朝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纏絰跣像前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爐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國夫人矣後嫁陳魯公恕不數日封鄆夫人如陳之相也以此三事觀之則陳圖南在當時相術甚神蓋一方技之士爾

東軒筆錄又云摶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煦儉作官家摶驚喜大笑人問故又

笑曰天下這回定疊也摶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然則圖南之知宋祖亦以相術決之非有他術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或當山止房陵九室洞年已七十餘華陰華要臺歷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所輔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鑒行於世直齋書錄解題有希夷先生風鑑一卷

又云太祖滾袍唐末五代藩鎮跋扈即位盡收諸鎮之兵列之畿甸至今百四十年四方無吠犬之警可謂不世之功矣或云陳希夷之策

國朝諸人穫堅瓠集引羣談採餘云陳圖南莫知所出有漁人舉網得物甚巨裹以紫衣如肉球狀攜以還家流金爍薪將煮食之俄當電繞室大震漁人惶駭取出擲地衣裂兒生乃從漁人姓陳名摶

按此說甚怪殆以其名字而附會之謂是大鵬遺卵乎

宋呂陶淨德集有和陳圖南州學石柱題名之作又有和陳圖南安昌巖避暑詩此又別一陳圖南也

劉伏活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劉快活信之縣卒也始以倡狂避罪入山中遇有所遇遂能出神多作變怪道人吉凶雅有驗每自稱快活故時人呼之為劉快活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云史延壽襄州人以善相游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如一坐輒箕踞罵我人號曰史不拘又曰史我史不拘之名可與劉快活為偶矣大率皆游於方之外者也

宋吳坰五總志云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遣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廡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也乘馬徑去公聞之太息許我之志行如此此其所以不拘歟

王迥遇女仙事

宋王銍默記云世傳王迥遇女仙周瑤英事或言非實是誠不然當崇觀時盛傳天下禁中亦知是時皇儲屢夭曼元獻為相一日遣人請召迥之父郎官王璘至私第叙密久之王璘不測其意忽問曰賓郎與神仙游其人名在帝所景否璘驚愕不知所對徐曰此子心疾為妖鬼所憑為家中之害所不勝言晏曰無深蘄不知每與賓郎言未來之事有驗否對曰間有後驗而未嘗問也晏曰此上旨也上令殊呼郎中密

託令似以皇子屢夭深軫上心試於帝所問早晚之期與後來皇子還得定否璘曰不敢辭復數日來密言讓令小子問之言其人覩到九天見主典籍者言聖上若以族從為嗣即聖祚滿久未見誕育之期也雖其言若此觀相公勿以為信以保家族晏公默然其後聞所奏者亦不敢盡言富鄭公乃晏壻也故與文潞公劉丞相王文忠皆追建儲之議蓋本此

按王迥事以宋坡美蓉城一詩至今人人知之而不知當日上遣宮禁又且事關宗社也

何仙姑

世傳八仙中有何仙姑趙耘菻陵餘叢考考之不得其詳余按宋魏泰東軒筆錄云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禍福鄉人神之為構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逵為湖北轉運使赴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縮知潭州與逵不叶因奏逵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屬師厚者為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為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宋孟為湖北察訪因奏師厚奮不曉事致吏民呼為夢公二人皆以此罷去

蓋疑似易致使朝廷致惑也

按此則何仙姑乃永州女子與蒲宋孟同時則宋神宗時人也

東軒筆錄又有一條云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於興化寺取齋歷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

又宋李昌齡樂善錄云何仙姑在世間時一主簿忽得天書字不可識以問仙姑姑曰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壽五年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何仙姑永州民女子也因放牧野中遇人啗以棗因遂絕粒能前知人事獨居一閣往來士大夫率致敬焉狄武襄征南儂出永州以兵事問之對曰公必不見賊賊敗且走初未之信武襄至邕境之歸仁鋪先鋒與賊戰賊大敗智高遁走入大理國其言有證類如此閣中有遺像嘗往觀之

國朝楊彙杞襍錄云何仙姑名瓊見陶白齋禊記又載其寄家人詩三首云鐵橋風景勝天台千樹萬樹桃花開玉簫吹過黃龍洞句引長庚跨鸞來寄語童童與阿瓊休將塵事惱閒情遂菜弱水今清淺滿地花陰護月明已趁神人入紫籙水鄉回首

尚遲遲千年留取井邊龕說與草堂仙子知

按既云仙姑名瓊而詩有寄語阿瓊之語不知又何指恐亦未足據也又有麻姑掌鳳皇臺二詩今不錄

曹括休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襍編云曹括休莫詳其州里有妻孥居扁舟中往來宣池金陵每於山中兩鬢價買柴赴江下一錢價貴與人自云噢利不薄善符鄉里牛瘴即以片紙書云曹括休揀殘牛與牛主令歸融於牛舉之大者角上無不立愈此人靈異甚多見於沈汾仙卿所著續仙傳

按世俗所傳八仙中有曹國舅不知何人據宋史慈聖光獻太后弟曹佾並無成仙之說則非其人也余疑此即曹括休括休訛稱國舅乃聲音之誤耳

李鐵枴

八仙中李鐵枴無可考國朝補入稽聖錄引仙鑒云鐵枴姓李實本魁梧早歲聞道修真屢穴李老君與宛邱先生嘗降山齋一日李將赴老君之約於華山屬其徒曰吾魄在此倘游魂七日不返方可化吾魄也徒以母病迟歸六日化之李至七

日歸失魄無依乃附一餓莩之屍而起故其形臞惡耳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魏漢津鎮卒也自云過李良仙人以其八百歲世號李八百者得尸解法已六世尸解復投他尸而再生

按杨仙事恐即因此事而附會之

元人雜劇中有岳伯川所作之李鐵拐樂

四仙圖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四仙圖贊鐵拐鍾離權呂嵓張果也八仙止贊其四未知何意

明人有西洋記一書載三保太監鄭和下西洋事中有八仙一漢鍾離二呂洞賓三李鐵拐四風僧寶五藍采和六元壺子七曹國舅八韓湘子無張果何仙姑而別有風僧寶元壺子亦異聞也

神和子

蘇頲濱虹別志云乘虛公張敏少時游京師寄封邱之逆旅有一道人與之鄰屋日會飲酒家及將去曰我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成都矣張公為成都守無所見後修

天慶觀以家財建一閣曰望仙閣無事日輒出遊蹤莫有所遇如是二年代者將至復一登之日暮出東廡下得一小徑入得一小院堂中四壁多古人畫像中有一道人髮髻逆旅所見題曰神和子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為字無不為五代時人所著畫亦以神和子為名

尹師魯死事

宋沈括夢溪筆談載尹師魯死事甚異云尹師魯自龍圖閣譴官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文正訝之使掌書記朱炎往見致意開諭之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沐死矣與炎譚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皆說遂長往

按死生之際從容來去如此真古來所僅見矣

何宗元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岳州軍亂死部下多奇才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

有歸報秦檜事岳氏子孫必當詳載之然則世俗所傳或不足據也

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先是吳中訛何嗄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爾于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觀酒家翰扁通神慕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周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眾中謂雲漢昭回至苑之閒閒乞丐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數因浸疏以發之

明都穆七修類稿云元平陽孔文仲有東牕事犯樂府杭金人僭有東窗事犯小說廬陵張光弼有義衣仙詩有引云宋押衙何立泰太師差往東南第一等擒叛帥憾一人引至陰司見檜對岳事令歸告夫人東牕事犯矣復命後即棄官學道蛻骨今蘇州元妙觀義衣仙是也據此則似當時實有其事者

余按太平廣記引耳目記云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患背瘡瑤祖以灶突煙熏稱於岳宗遂感見形瑤祖叩頭稱垂矜憫救神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民廣為不道所患背瘡蓋報答之驗必不可愈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及歸青邱主公已殘臭白於夫人云何以為驗瑤祖曰某在冥中亦應不信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將此示吾家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不

謬

按此與世傳何立事頗相類殆當時深惡秦檜附會古事而成之

張懷素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張懷素舒州人自號落魄野人崇寧元年入京師至大觀元年事敗牽引士類甚衆呂吉甫蔡元度亦因是降責蔡嘗語陳瑩中懷素道術通神孔子誅少正卯時彼嘗諫以為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幾歲殆非世間人也

按此等方士何代無之其怪誕如此不值有識者之一笑蔡元度號稱儒者乃亦信之何歟

國朝禧人穫堅敘集載一方士好大言云兒時看伏羲畫八卦見其蛇身人首得鳶飛幾不起賴神農以草嘗藥治幸余不死倉氏子不識字來求教為其愚不屬也慶曆十四月而生堯延余作湯餅會余贈以生肖錢云云不知出何書初以為好事者戲作此語耳不謂真有以此誑士大夫而士大夫中竟有信之者也

劉海蟾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代州雁宿寺有劉海蟾古詩十韵題云廣宿關民劉操書今全真家推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乎

國朝禧人穫堅敘集引碣石屬談載劉海蟾事云海蟾姓劉名操渤海人十六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朝退有二異人坐道旁延入談修真之術二人默然但索金錢一文鴈卵一按鄉於案以鴈卵累金錢上操俯視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暨此卵操悟納卵入於南山學道得仙

按金史無劉操其人位至宰相者其說殊不經考明都中三餘贅筆云道家南北二宗其南宗自東華少陽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漢鍾離權授唐進士呂巖遵進士劉操操授宋張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陳楠楠授白玉蟾玉蟾授彭耜其北宗自呂巖授金王嚞嚞授七弟子其一邱處機次譚處端次劉處元次王處一次郝大通次馬鈺及鈺之妻孫不二然則劉操乃遵進士而非金宰相其名嚞者姓王不姓劉世誤以嚞為操雖皆純陽弟子然誤其姓矣

又按三餘贅筆云王嚞嘉定中被宥海州馬鈺夫婦棄產事之題曰全真由是宗其道者皆號全真道士然則全真一派自宗王嚞柳亭詩話謂全真家以海蟾為祖亦未免小誤矣

程濟有法術

明張芹備遺錄黃煜文朝諸忠臣岳池縣教諭程公云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為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廩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

按世傳程濟通術數惟徐州祭碑一事至此事則甚怪世未知也末云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不言從亡事

天元地元人元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襍識云魏張人元葬陽地元卽長春天元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為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為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者為天元而餐松食栢如木客毛女輩名為草仙非所貴也又云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跡不至處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故平叔云未錄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也

按此段議論必有所本惜未言出何書其云魏張者魏伯陽張紫陽也

無央聖衆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陳陶朝元引無央寶偈隨金母會唐小遊仙無央公子侍寶幢道書無央即竺典無量之義元始天尊說經一偏無央聖衆從空而至

遊仙呪

國朝董恂宮閨聯名譜引仙志云女仙毓靈能釀遊仙酒飲之而卧隨意所之有遊仙呪云景齊寢炁八埏台庚

八禽

明楊慎藝林伐山云華佗有五禽戲道經又有熊經鳥申鬼浴蠖曙視虎顧穉息龜縮謂之八禽之戲世罕知也

鎖鼻術

老學庵筆記云邛州天慶觀有陳希夷詩石刻云謁高公茶話移時偶書二十八字道門弟子陳圖南上後有文與可跋大略云高公者此觀都威儀何昌一也希夷從之學頗異術余所著枕上三字訣第二為鎖字乃與此合然余但能鎖口未能鎖鼻也

騎鶴化

元陶宗儀輟耕錄云王氏守京錢唐民家女其夫丁憂家為全真道士於吳山紫陽庵一日坐抱一膝而逝方外者流謂之騎　化

學老子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有學老子者曰劉阪子頗有異行時至洛看花又云王子野待制家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學老子之稱未詳殆宋時俗語謂道術之士也

都工

宋沈括夢溪筆談云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有邑裒修醮告當為都工都工薄有祐利一客道士自言衣紫當為都工

按張真人府印文云陽平治都工都工即都功也惲子居先生文集有真人府印說一篇亦止說陽平治之義而未及都功得此乃可知都功之義矣

扶箕

太平廣記引稽神錄云江左有支戲者餘干人正月望夜時俗取飯箕衣之衣服插著為嘴使畫粉籃以卜戲戲祝曰請卜支秀才他日至何官乃畫勑兒成司空字然則扶箕之術唐世已行矣

宋岳珂愧郯錄載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詔近來京師巷陌妄之輩聚衆立堂號曰天尊大仙之名書字無取語言不經蠱惑愚成邪慝可令八廂使臣逐地分告示毀撤焚棄

按此即今所謂扶箕者扶箕之術余雅不謂然當言絕地天通宜首禁此不知宋時固嘗有禁也

宋殿妖人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明之末季杭郡妖興鬧傳宋殿縱紙人為怪人家多設水火具防之其妖或為人或為戲隨紙狀為變

按宋殿之妖至今猶有此說也

楓柳人

國朝陸燈梅谷偶筆云楓柳人里卜家扶之有奇驗嶺南楓木之老者或生癰瘤過當雨暴長一枝如人形謂之楓人越巫取以雕刻鬼神像賭之四方者也亦名樺柳人或樺木亦有此異邪

按世俗知有樺柳人不知有楓柳人然如陸氏之說則柳字仍無義意者當為樺瘤人楓瘤人乎

晉稽含南方草木狀云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瞻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唐劉恂嶺表錄異云嶺多楓樹樹老則有瘤癭遇雷雨其樹贅瞻長三四尺謂之楓人越巫云取之雕刻鬼神則易致靈驗

國朝張爾岐蒿庵閒話云左道刻章陸報為人形咒之能知禍福名章陸神則又作章陸章陸即商陸也

蒿庵閒話又引醫書云取商陸花陰乾百日搗末服之臥思念所欲事即於眼中自見然則此物自有靈異也

清　俞樾著

聖廟專祀顏子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兗州滋陽縣儒學祀宋聖顏子之神與各處異按此似滋陽專祀顏子不祀孔子也今未知然否

顏淵子路像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南有國子學堂內有孔子像顏淵閔仁子路問政在側是當時國學孔門諸賢中獨有此二賢像也

忠潔侯

宋張舜民彬行錄云入鱉浪江口十許里即汨羅也一水中分南曰汨北曰羅洲上有忠潔侯廟即三閭大夫也

按屈原身後有忠潔侯之封宜表出之

利隱侯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齊桓公得愚公而管仲修政子守青社因旱禱雨於愚公山下

即日而應以靈與澤民求爵號於朝廷元符二年封利隱侯

按愚公古之隱士雖姓名且不傳而死後二千餘年乃有封侯之事亦可笑也

妙用真人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三峽有妙用真人廟即高唐賦之神女也

按宋陸游入蜀記云過巫山凝真觀謁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謂巫山神女也則神女之稱妙用真人由來久矣

上虛夫人

文選郭璞游仙詩注引初學記云常娥羿妻也迭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

按今人知常娥不知上虛夫人

孟公孟姥

唐段公路北戶錄云蠻神呼為孟公孟姥其來尚矣劉恩真云元冥為水宮兒為水神冥孟聲相似或云冥父冥姥因元冥也

按後人以風神為孟婆恐亦因此而誤

六丁為女子像

老學庵筆記云撫州紫府觀真武殿像設六丁六甲神而六丁皆為女子像黃父山書殿榜云感通之殿感通乃醴泉觀舊名像設亦醴泉舊制也

巨靈有大小

西京賦巨靈贔屭注云巨靈河神也巨大也是巨靈為大神漢武故事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則巨靈又為至小之人矣

漢郭憲洞冥記云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傍有青珉璚壺巨靈作出入其中東方朔目之巨靈因而飛去化成青鳥此又一巨靈也

神荼鬱壘異名

宋王楙野客叢書說神荼鬱壘云括地圖曰度朔山有二神一名鬱一名壘高誘注戰國策亦又曰一曰余與一曰鬱雷其紛紜如此

余謂此二神一名荼一名鬱壘風俗通云黃帝時有神荼鬱壘兄弟二人神字包下二名非以神荼連讀也山海經曰度朔山上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下神字衍文高誘注本作一曰余即荼字一曰鬱壘雷即壘字涉下注余與鬱雷皆在東海中故誤衍與字耳不知下與字乃句中助語也括地圖則誤分一神為二而遺其一

又按余所據荊川姚氏本戰國策作荼不作余

魁星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應得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

按此不經之說然亦可見宋時已甚重魁星矣

蒼王

石林燕語云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賽神會問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余舊有學校祀蒼頡據此知宋時固嘗祀之但胥吏知祀蒼頡而士大夫不聞焉何歟

國朝陳浩生香書屋集有蒼聖祠祀其略云倉氏之後有倉聖脈者自中牟來將為神立廟歲時以祀乃屬某為文拈役也起於乾隆二十七年十月竣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嫗工者倉氏兄弟候補道聖喬處州府知府聖滿戊子舉人聖脈據此則中牟固有倉聖祠也

國朝金衍宗為溫州府教授著其經閱祀典錄倡祀宇祖經師宇祖即倉聖也然宇祖之名殊為不典即宋時倉王之稱亦未是自以稱倉聖為宜也

周報王廟

唐劉餗隋唐嘉話云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報王等神廟有害於人悉除之按秦時有周報王祠見封禪書不謂至唐而猶有廟且遠在江南也報王亡國之君何以得此殆周家以忠厚開國民不忍其亡故於其本世之君奉祀勿替邪

子胥水仙

越絕書云吳王將殺子胥使馮同徵之胥見馮同知為吳王來也洩言曰高置吾頭必見越人入吳也揭我深江則亦已矣胥死之後王使人揭於大江口勇士執之乃有遺鬱憤馳騁氣若奔馬威被萬物歸神大海彷彿之間音兆常在后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按此乃子胥為潮神之說所自來

又按本書計倪內經載越王之言曰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濬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至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能救

按此所言即今錢唐江之潮也其時子胥未死前潮子胥復潮文種之說不足據矣

水經河水篇又東北過黎陽縣南注云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臨邱郡吻臨側長河廟前有碑掾伍子胥廟南中宣有之乃黎衛之間亦有伍子胥廟不知其何自始也

又水經瀎子河篇注云堯陵北仲山南墓南二冢間有伍員祠則是成陽亦有伍子胥廟也

餅餌祀漢宣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漢宣帝在仄微時有售餅之異見於漢書紀至今凡千百歲而關中餅師每圖宣帝像於肆中今殆成俗

臨平周將侯廟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周將侯廟即將侯周勃也祠在臨平鎮

按余寓臨平者垂三十年竟不知有將侯廟其廢久矣

又云申將軍廟在臨平斗門橋北

按此則今尚有之謂之北廟祀楚大夫申包胥

又按申包胥似不應祀於吾浙浙故吳地也何為而祀申包胥乎疑此乃伍子胥也伍子胥入吳封於申國語謂之申胥韋昭注曰申胥名員楚大夫伍奢之子奢誅員奔吳與之申地故曰申胥此其明證也子胥為潮神臨平距海不十里故有伍子胥廟此申包胥廟亦伍子胥廟也蓋時當題申胥廟俗人不知遂以為申包胥耳此與唐劉蛻辨江陵伍子胥廟當為申包胥廟正可互證

福衛為土神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吾杭仁和北鄉有瓜山土地祠俗戲懼內者曰瓜山土神夫人作主吾友盧書荃經其祠視碑始知為漢福衛也福衛正平為杭之土神已不可解乃更有懼內之說則更奇矣

關三郎

雲溪友議云荊州玉泉祠曰三郎神即關三郎也尤敬者則彷彿似覩之緇侶居者外戶不閉財帛縱橫莫敢盜者廚中或先嘗食者頃刻大掌痕出其面屢旬愈明僧慢者則長蛇毒獸隨其後所以懼神之靈如履冰谷

按此乃關廟著靈異之始

北夢瑣言唐咸通亂離後坊巷訛言關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懼罹其患者令人熱寒戰慄亦無大苦宏農楊琚舉家自駱谷路入洋源行及秦嶺回望京師乃曰此處應免關三郎相隨也語未終一時服愈

按此則關帝之神在唐時已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

唐郎士元有關某祠送高員外遷荊州詩云將軍東天姿義勇冠今昔走馬百戰場一劍萬人敵是在當時已極推重也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漢天師世家一卷中稱三十代天師諱維先者宋崇寧二年投符解州鹽池磔蛟死水裔上問用何將隨召關某見於履左上驚擲崇寧錢與之曰以此封汝世因祀為崇寧真君此當是關帝受封之始

宋郭彖睽車志云忠愍李公若水宣和壬寅尉大名之元城有村民持書至云關大王有書公甚駭愕其緘云書上元城縣尉李尚書漢前將軍關雲長押語民何自得之云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汝來日詣縣由某地逢着纓冠道士索取關大王書下

與李縣尉說覓鶯異勉如其言果過道士不敢不持遺公發書只閱皆預言靖康禍變即火其書遺其人不復問作詩紀之云金甲將軍傳好夢鐵冠道士寄新書我與雲長隔異代翻疑此事大荒虛公後果貴顯卒臨圍城之禍北朕之旗神告之矣

按此乃關帝靈異之著於宋代者

甘興霸廟有關帝像

宋陸游入蜀記云富池昭勇廟吳大帝時折衝將軍甘興霸也與關雲長為西陵太守故廟食於此廟下有關雲長像雲長不應祀於興霸之廟豈各忠所事神靈共食可以無媿邪

關刀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荊門州南十五里地名掘刀石有關帝廟一所帝所用大刀插石衰上搖之亦動提之則不能拔廟僧云重一百八十斤刀柄圍可七八寸刀背甚厚長約一丈四五尺許色澤蒼翠體式精緻雄壯天啟元年黔中總兵張某意欲取閱辦牲禮拜祭命健兒數十輩百計取之不能起碑文稱帝過襄樊聞掘刀於石後人因山為祠塑像供奉按關帝之用刀於本傳無考余曾以為疑說詳小浮梅閒話今觀此則所用刀尚在人間又鑿然不虛矣但未知此刀今尚在否如遇彼中人當一問之

梁簡宏景刀劍錄云關某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都山鐵為二刀銘曰萬人及敵投之水中

按此似佩刀非今所傳之大刀也

又按關公有刀張桓侯亦有刀刀劍錄云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鍊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後被羌強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孔侯古像

宋范成大驂鸞錄云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左顧亭者孔愉放龜處孔侯墓廟在焉廟居墓前與其夫人皆鑿磉坐蓋是几席未盛時所作

按宋時去古已遠而猶有此等古像今像久非其舊左顧亭亦無遺址矣

大乾夢錄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予幼時獲觀大乾夢錄一冊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祐洛陽人仕閩受代歸經御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清秀盤桓久之已而丹溪夫婦俱死焉後人葬于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累受封爵為王宋時士人應舉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按近世如杭之于公祠蘇之況公祠皆有祈夢之事而閩中歐陽公廟則無聞矣

趙昱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趙昱字仲明與兄毘俱隱青城山煬帝拜為嘉州太守時捉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昱持刀入水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事為神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上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

按此則灌口二郎神又似即趙昱矣其年少而行二所謂二郎者頗合豈後人失其傳而誤以為李冰之子邪

田相公

國朝汪鵬袖海編云習黎園者共構相公廟自閩人始舊歌為雷海青而祀去雨存田稱田相公此雖不可考然以海青之忠廟食固宜伶人祖之亦未瀆若祀老郎神者以老郎為唐明皇實為輕褻甚所不取

黎山大王

宋鄭起清傳集有辭予當汝黎山大王注云唐詩人李頻也其辭云昔駕五馬今衣衾裹詩人之弟字詩人之昌

按新唐書文藝傳李頻為建州刺史卒官父老相與扶柩葬永樂州立廟黎山乃至宋而有黎山大王之號亦可云久而彌芳者矣然李頻以大中八年進士由秘書郎起家官至刺史不可謂詩人之弟者也

武婆婆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廣右人言武后母欽州人今皆祀武后冠服嚴然巫者稱曰武太后孃孃俗曰武婆婆

按世傳六宮粉黛無顏色萬國衣冠拜晃旒為武后贊晞但不知何處有廟今乃知武婆婆廟嶺外固有之也

周將軍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庚子五月回觀江漲至五通廟感憶兒時見將軍詩詞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為宣口侯者也

按宣下缺一字不知何字豈即今所謂周宣王者乎

温將軍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廣靈廟在石塘塢奉東嶽温將軍自温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温封正佑李封孚佑錢封靈佑樊封顯佑楊封順佑康封安佑張封廣佑岳封協佑孟封昭佑章封威佑

按温將軍廟今尚有之而李以下九侯無聞焉不知廟中尚有此像否

金龍四大王

世知金龍四大王為宋謝緒然莫知金龍之所以得名國朝施閏章矩齋雜記云謝氏兄弟四人紀綱統緒緒最少為諸生隱錢塘之金龍山宋亡赴水死後明太祖與蠻子海牙戰於呂梁雲中有天將揮戈驅河逆流元兵大敗帝夢儒生素服前謁曰臣謝緒也上帝命為河伯今助真人破敵次日封為金龍四大王

據此知金龍者其所隱之山名四則其行第也

九頭靈府君

水經洛水篇注云白桐澗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山際有九山祠祠前有碑

云九頭靈府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此可與泰山三郎威雄將軍並傳

五戶將軍

水經河水篇又東過砥柱閒注云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也愚謂此乃後世淫祀之濫觴

又渭水篇注云渭水又東逕鄭縣故城城南山北有五郎神祠

按此與五戶將軍疑即後世祀五聖所自起

龍城鎮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匿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禱訴於帝帝憐我心遂罰龍城絕妖鄉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按龍城錄雖偽書然亦宋以前舊帙也觀此知五通之神唐已有之鉏王樵謂起於明太祖時真不考之言

蓋祠之始

水經河水篇又南至華陰注云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祠名曰胡趙祠神像有童子之容

又濟水篇注云陽邵縣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謂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

又瀙水篇注云祁奚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

又汚水篇注云女郎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巍然高尺即其所栽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搘衣石言張魯女也

按張魯有女世亦罕知

又泡水篇注云徐水東北屈逕郎山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南有郎山君碑事具其文徐水又逕郎山君中子觸鋒將軍廟南廟前有碑

按郎山君者豈即史皇孫觸鋒將軍又何人剛與宣帝兄弟行矣此等故實皆近附會

土地

北夢瑣言云彭城劉山甫自言外祖李公敬彝郎中宅在東都毓財坊土地最靈

按此則今人所謂當坊土地者唐時已有之矣

妖廟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東京城北有妖廟俗呼為妖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為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綯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温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佐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佐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又曰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

按祆神祠即今天主堂

禮拜堂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大秦國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遇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

又云有吉慈尼國者其國有禮拜堂百餘所一所方十里國人七日一赴堂禮拜

按此則錢竹汀先生金石文跋尾謂今歐羅巴奉天主邪蘇是大秦遺教其說信矣吉慈尼亦與大秦相鄰近也

善神

唐張讀宣室志云道展師居成都寶應寺開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於佛殿燃長明燈忽見一巨手在殿西道展悸甚閒空中語云無懼吾善神也天令我護佛寺之地以世人好嗤佛祠地我即以肯承之由是肯有瘡潰吾肌願以膏油傳其上道展遂以清油置巨手中請曰願觀檀越之形使畫工圖於屋壁且書其事冀世人無敢嗤佛祠之地遂見西廊下有一神張目呀口體狀魁碩長二丈於是具以神狀告畫工圖於西斬之壁

按宋時稱呂惠卿為護法善神即此也疑宋時佛寺內畫此神今則無矣

蘇王

宋韓元吉桐陰舊話云忠獻公年六七歲病甚忽曰有道士牽犬以藥銅我俄汗而愈按列仙傳章善俊唐武后朝京兆人長齋奉道法嘗攜黑犬名烏龍世俗謂為蘇王云

皮場廟

宋樓鑰攻媿集北行日錄云入東京城改曰南京皮場廟甚飾雖在深處有望柱在路側各掛一牌左曰皮場儀門右曰某應之觀

按余寓吳下見盛家濱有皮場大王廟始不知何神後閱杭州亦有之考之西湖志乃得其姓名神姓張名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革河北皮鞋蒸濕塵蠅孳人輒死神為場庫吏素謹事神晨禱神殺蠅鎮民德之遂立祠宋時建廟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為廟今觀樓氏所記則顯仁坊之廟至金時猶在且赫濯如此又有靈應觀之名今吳下皮場廟湫溢甚矣杭州吳山則未知尚有此廟否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惠應廟即東都皮場廟按會要云神在東京顯仁坊名曰皮場土地祠中興隨駕到杭累加號曰明靈昭惠慈佑王神妃封曰雲一娘嘉德夫人靈救嘉靖夫人按廟記曰其神乃古神農於三皇時都曲阜世人食腥羶者率致物故因集天下孝義勇烈之士二十四人分十二分野播種振穫至今于世極有神功雨暘奉二十四仙醫使者自漢唐至今殲寇助順聖跡不可殫紀

按此恐不足據若是神農氏則古皇也豈可封之為王封其妃曰夫人乎

聖七娘

國朝周亮工閩小紀云丁酉邱坑口撥土一寸許即有男嬰大如棗已若水晶相傳為聖七娘率師至此有珍珠拿為敵所破當即咒曰男拈之成水女拈之成粉雖事屬荒唐而男女得之者識如所傳

按聖七娘未知何人宋洪邁夷堅丙志云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邪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行藏迹法通靈能知未來事不知即此否恐別一人也

蕭荷花

明徐渭青藤書屋文集有蕭荷花祠詩自注云俗傳竊筋娘娘者即此

馬和尚

明鄭仲夔耳新云每歲二月十五六俗相戒為馬和尚渡江日必有大風敗舟按國朝顧祿清嘉錄云二月二十八日為老和尚過江必有風報此說今吳下尚有之然不知和尚何人也乃耳新則云馬和尚又在二月十五六殆各處鄉俗相傳之異語乎

謝仙

宋王得臣麈史云治平中予令岳州巴陵州有岳陽樓樓上有石倒刻謝仙火三字其序述屢屈中辈客縣一日晡吳震當已而殿柱有此太守滕公宗諒子京問永州何仙姑答以雷部中神昆弟二人並長三尺鐵筆書之孫載積中卑吳興德清新市鎮覺海寺殿宇宏壯唐時所建巨材巉峭積久剝落見倒書迹曰謝均孝約收利火十餘字與岳陽字大小一同積中因曰夫伐木於山者其火隊亂衆則各剝其名以為別耳凡記木必刻於木本營建法本在下故倒書由是知仙姑之妄也

按范致明岳陽風土記云老子祠有二神像所謂青龍白虎也祥符八年二月當震白虎西北檀上有倒書謝仙火三字問零陵何仙姑曰謝仙雷部火神也此事頗傳於世今人多有知者不謂又有此說并何仙姑之仙蹟亦可疑矣

辟蛇童子

宋陸游入蜀記云晉慧遠法師祠堂遠公之側有一人執單持侍立謂之辟蛇童子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拾取投之斬州

按今斬州產蛇入藥良皆此童子所投耶

轉智大王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欽州陳承制名永泰熙甯八年交趾破欽死於兵死是交人謂欽人曰吾國且襲取鬱州以告永泰勿信交舟入境永泰方張飲又報抵城復弗

顧交兵入城逆擒承制以下官屬於行衙曰不殺汝徒取金帛識既大掠則盡殺之致人塑其像於城隍廟祀之號曰轉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陳承制云

按曹鄴李愚以庸傳其名陳承制幷以愚而得廟食其愚不可及矣

聖佛生子

宋國去非僧外代答云南海諸蕃國皆敬聖佛相傳聖佛出世在真臘國之占里婆城女子也有夫渡海而舟為龍王所篤乃謂龍王曰使我登岸當生一子以奉龍王南蕃所居皆茅廬唯聖佛廟甚盛正月二十日聖佛生子有一圓石出其身二十日夜舉國人民不寐以聽佛之生子明日國人皆奉珍寶犀象敬佛其所生子舟載投之海以奉龍王

諸佛生日

宋王達盧海集有一條云神明誕降以義起者也玉帝生於正月初九日者陽數始於一而極於九原始要終也元帝生於三月三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水之氣天一至三而始盛也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日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含兩儀之氣於其中也二十八日四七也四七乃少陽位也九天生於六月二十四日六為陰數

四六二十四老陰之策也老陰變少陽故應于雷神也

按此與今時傳諸神生日並同可知俗說相承由來久矣

又曰少陽生物之數起於七四營而為二十八三乃東方木之生九乃西方金之成故三月二十八日為東嶽生辰九月二十八日為五顯生辰益金為氣母五顯者五行五氣之化也

按今世亦以九月二十八日為五顯靈君生日據宋魯應龍閒窗括異志云五顯靈官大帝佛書所謂華光如來

為神人寄書

水經濕水篇注云濕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其處階名之為觀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閒縣廨即其處也但扣廨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

按渭水篇注引春秋後傳載華山君使託鄭容致書鎬池君言過鎬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鄭容至鎬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容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款梓扣藤其事相類而唐人小說載柳毅致書洞庭事亦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叩樹三發當有應者可知古來小說皆轉展沿襲而來世人不博覽則但說其奇怪耳

投刺神廟

國朝王應奎柳南續筆云京師前門有漢前將軍廟頗著靈顯前明大司馬楊滸過之必投一鄉貫生名刺以與侯同為蕭州人也而本朝合肥龔鼎孳為大宗伯時每朔望過之亦必投一侍生名刺

頭爐香

宋人吳聞總編載穎昌韓元英事敬帝甚謹時降其家後神不肯臨急遣一覡信僕持香往岱岳祈謝謂曰聖帝惟享頭爐香每朔旦啟廟時廟令謁奠者是也能隨其後神必歆答若遲緩頃刻則廳馭登山雖復控請已不聞僕受戒而去既入廟憩於通天鼓架下不覺睡熟遲不及事轉月餘而卒

按此知世俗有燒頭香之說由來久矣

黃犬祭竈

荊楚歲時記注云漢陰子方臘日見竈神以黃犬祭之謂為黃羊陰氏世蒙其福

按黃羊祭竈世所共知不知有黃犬事

茶香室叢鈔卷十五終

鄷都陰君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忠州鄷都縣去縣三里有平都山碑牒所傳前漢王方平後漢陰長生皆在此得道仙去有陰君丹爐滿山古柏大數圍轉運司咸遣官縣祠相傳為陰君手種陰君以煉丹濟人其法猶傳知石泉軍事章森德茂家有陰丹甚奇即陰君丹法也

按鄷都縣平都山為道書七十二福地之一宜為神仙窟宅而世乃傳為鬼伯所居殊不可解謹吳船錄乃知因陰君傳說益相沿既久不知為陰長生而以為幽冥之主者此俗說所由來也至北極治鬼之所有所謂羅鄷者別有其地與此鄷都不涉也

羅鄷山

晉葛洪枕中書云蔡蠻壘為東方鬼帝治桃邱山張衡楊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鄷山杜子仁為南方鬼帝治羅浮山周乞稽康為中央鬼帝治抱犢山趙文和王真人為西方鬼帝治嶓冢山

按羅鄷為北方鬼帝所治故有羅鄷治鬼之說而世俗乃以指四川之鄷都縣夫堅志云忠州鄷都縣有鄷都觀其山曰盤龍山即道家所稱北極地獄之所蓋南宋已有此說夫鄷都縣不在北方何以謂之北極地獄乎即此可知其非矣

又按蔡蠻壘不知何人蔡乃茶字之誤蓋神荼鬱壘合而為一人也

枕中書又言孔子門徒三千人不經北鄷之門不經北鄷即是不入鬼趣然東西南北中央皆有鬼帝而獨言北鄷蓋北主幽陰尤鬼道之所重也

唐崔致遠桂苑筆耕集有下元齋詞云雖慎撫綏於南宛尚多愁咎於北鄷此知出處矣

漆河橋

國朝顧炎武山東考古錄云嶽之西南有水出谷中為西溪自大峪口至州城之西南流入于洭曰漆河其水在高里山之左有橋跨之曰漆河橋世傳人死魂不得過而曰祭何此如漢高帝云拍人者迫於人也

按顧氏又辨高里山云俗傳蒿里山者蒿里因之說史記封禪書上親禪高里祭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十二月禪高里乃若蒿里之名見於古挽歌不言其地自晉陸機泰山吟始以梁父蒿里並列而後之言鬼者由之遂令古昔帝王降禪之壇變而為閻王鬼伯之祠矣

余謂後世言神言鬼皆託之泰山雖虛誕之說而未始無理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此封禪之所自起也史記正義云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神道屬天王者既封泰山以報天則泰山有神道矣鬼道屬地王者既禪泰山下小山以報地則云云亭亭梁父高里諸山有鬼道矣通甲開山圖云梁父主死然則高里何不可以主死乎高里之變為蒿里古字相通師古注漢書武五子傳曰蒿里死人里此不得其說而強為之說死人之里果安在乎高里山左有漆河橋而世俗遂附會為索何橋雖似可笑亦未誤但謂高里諸山治鬼則可謂泰山治鬼則不可三國志管輅傳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則當時已失其義矣

又按封禪書泰山有天主地主之祠其義即緣封禪而起王者於此報天故有天主祠王者於此報地故有地主祠死者魂歸泰山即歸於地主耳

十殿閻王

宋無名氏鬼董云佛言琰魔羅蓋主接落迎者止一琰魔羅王耳閻羅蓋琰魔羅之訛也餘十八王見于阿含等經名皆梵語王主一獄乃閻羅像屬義不得差肩十王之說不知起于何時佛所舉三千大千世界素訶其一今所居贍部特素訶之一州于世界不啻太倉之稊米泰山直微塵耳閻羅蓋指一粟訶世界言之其統攝大乎泰山余何亦以王號與之敵體哉輪王王四天下蓋人而覺於天者亦非主冥遊乃概列於十王其餘名號如宋帝五官之類皆無所稽據又七七日而所愿者七王自小祥以後二年乃值經二王抑何疏密之懸絕邪

按十殿閻王之說至今猶沿之故錄此論以資辨證鬼董一書未知作者姓名繆氏知不足齋叢書據泰定閒錢孚跋謂以為宋孝光時沈姓者所著傳之者閩漢卿也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四云琰摩或作閻摩羅或言閻羅亦作閻摩羅社又言夜摩盧迦皆是梵音又云閻摩此云雙羅社言王兄及妹皆作地獄王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也今十王之說或行而雙王無知者

鬼董又云杭有楊媼信廣僧寄庫之說月為一竹籠實寫金銀而焚之付判官掌之判官者取十二支之肖似為姓如寅生則黃判官丑為田未為宋亥為袁卯為柳戌為成之類

按寄庫之說今亦有之但未知判官之姓與宋時相同否也

唐太宗入冥事

唐張鷟朝野僉載云唐太宗極康豫李淳風見曰陛下夕當偃駕至夜半上奄然入冥見一人云陛下暫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即令還向見者又引導出須臾乃甦至曙求昨所見者令所司與一官遂注蜀道一丞

按此則小說家言唐太宗入冥乃真有其事所謂判官者亦實有其人惜此事記載殊不分明今姑錄其略耳

唐時城隍已主冥籍

太平廣記引報應錄云唐洪州司馬王簡易常暴得疾夢見一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神命來追王簡易即隨使者行見城隍神神命左右將簿書來檢畢謂簡易曰猶合得五年活且放去是唐時城隍之神已主冥籍如今世所傳矣

生人司冥事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云魏人柴公平生為獨腹之人傳司冥間事一日晨起忽大笑妻問之不對但笑不已妻逼飲極醉因漏泄其事曰花項漢將為天子復果然

按花項漢即周太祖也柴公即周太祖柴后之父以生人司冥事蓋自古有之矣

韓魏公為陰官

宋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元豐間有監黃河埽武臣射殺婦下一竈未幾死而還魏云為竈所訴於陰府方辨竈數敢婦以其職殺之故得免而陰官韓魏公也冥間呼為真人

按此事周煇清波雜志載之甚詳其說有二一據韓魏公別錄言熙甯中侍某孫勉監潼州隰射殺一竈纔而暴卒為竈所訴殿上主者乃韓魏公以尚有壽十五年放還一據魏公家傳言右侍某孫勉監元城埽埽多墊陋勉詢知有巨竈穴其下伺出射殺之數日勉方晝卧為吏追去言有竈訴當往證之既至一宮闕吏云紫府真人宮勉視真人乃魏公也公曰竈不與人同被害汝婦殺之汝職也遣使去遂寤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忽夢其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問之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為尚在冥間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殺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非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為此官邪

按此則范文正公亦為閻羅王不知與韓魏公孰先孰後也

又國朝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引翰苑名談云寇準死有王克勤者見公於曹州境上問從者曰閻羅文疏是某公亦作閻羅也

石曼卿事

宋歐陽文忠公詩話云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忽然騎一素螭去如飛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其一聯云鸞驂不逐春光老范影長隨日腳流

按曼卿芙蓉城事世皆知之此二事則罕知也

冥中巨鏡

酉陽雜俎云明經趙某失志成疾有朱衣平幘者引之東行至曹司中見妹壻賈奕與己爭殺牛事忽有巨鏡徑丈虛懸空中仰視之宛見賈奕殺牛及己買酒沽賣始服罪按此殆世俗所傳業鏡者乎又云命過戊申錄錄如人間詞狀首冠人生辰次言姓名年紀下注生月日別行橫布六旬甲子所有功過日下具之無即書無事趙自窺其錄姓名生辰日月無一差錯過錄者數盈億兆

按此亦足見人間善惡冥中悉有紀錄但不知何以謂之戊申錄豈冥中不以六甲為首而以六戊為首乎

冥中聞曉鐘聲謂之天鼓

唐張讀宣室志載裴師德布衣時夢入冥遊至司命署有綠衣者稱為按掾出己之籍載其祿位年月忽有一聲沿空而下震動簷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動君宜疾歸不可留矣遂寤時天已曙東隣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

鬼聞雞鳴如鳴鐘聲

宋人異聞總錄載建康黃鷹甫為鬼張維錢張妻以女忽聞鳴鐘聲遂大寤問鳴鐘者誰也衆曰雞鳴也世傳鬼畏雞鳴信矣

陰錢

蓋即紙錢也太平廣記引三水小牘載河東裴光遠枉殺王表事云光遠遘疾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與爾重作功德孽賂爾陰錢免我乎皆曰不可。

鐘馗

國朝章有謨景船齋穆記云明世宗夢見鐘馗二字檢字書無之問閣臣徐階高拱亦無以對階出問中翰楊豫孫楊歸與夫人張氏言之張曰我宮閨道藏法海元珠有此二字乃鬼求食也急索其書於某卷果得之明晨階以入對上大喜命祠祭司於各廟宇壇遺敬祭而楊夫人之博洽徧傳都中矣。

余嘗用此事入詩云暑路奔馳人襆襆寒林呼嘯鬼鐘馗自謂屬對頗工然馗字韻書所無故仍刪去不存集中。

鬼媒人

宋康譽之昨夢錄云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就男墓備酒果祭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其未奠也二幡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巹焉其相喜者二幡微動若一不喜幡不為動既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舅姑增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謂之男祥女祥兩家亦為

以幣帛酬鬼媒

按此周禮所謂嫁殤今時亦或有之然敘述嫁娶之詳則無如此條者矣。

鬼助作字

宋樓鑰攻媿集跋山谷奇崛帖云山谷草書釣魚船上謝三郎之詞後有云上蓋寺燕堂夜半鬼出助吾作字故尤奇崛吾儕生晚恨不識山谷上蓋何等鬼物乃得以夜半助奇崛之筆此鬼正自不凡

按此乃故作奇語猶云若有神助爾豈真有鬼助之哉然語自可喜。

打牛魔王

國朝徐鼒稿林紀略云二月二十九日送瘟神又名打牛魔王相傳西藏係瘟神地方經遠賴坐牀後即驅逐之故歷年預雇一人扮為瘟神是日大詔前靈官及兵均如揚兵狀一人扮遠賴喇嘛與扮瘟神者先後至扮遠賴者鋪墊生詔前與一戴鬼頭之法師對坐頌史瘟神出面塗黑白與遠賴互相詰難詞屈復賄擲骰遠賴之骰以象牙為之面面皆六三擲皆盧瘟神之骰以木為之面面皆么三擲皆梟負而色變意欲另鬮法術遠賴與法師及揭諦神斥其非瘟神不行即遣五雷立至乃去送

至河干。

按稿林紀略所紀皆西藏事茲錄其一則所謂大詔者劇名也又有小詔並建自唐時楊兵亦彼地送祟之名每歲正月二十四日為之

鬼傳書

蜀何光遠鑑戒錄云高相公駐節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畛開掘古冢取塼甎城濬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西南尚波塊塊皆由反蜀人呼老弱為波墳冢為塊其塊即趙昚相公墳也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卒損缺尚字存焉姜君號令將健候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曰但挑燈半滅看之即可見也姜君至曉持書面聞元戎遠絕諸軍開鑿古冢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書曰冥司趙昚謹以幽昧致書於守禦指揮靖公閣下切以趙氏之冤搏膺入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怨必警無道則見此則流於往史載自前文如昚者一介游魂九泉罔像德不勝享禍不勝人無廟貌於世間遂湮沈於泉壤自蒙天譴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遭聰明之理未嘗以威伏衆惟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居上相不無濫德敢有害盈今者伏

審渤海高公令君毀昚墳闕充昚謫居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警邇近趙誅夷之釁得不撫銘旌而憤恚記傳榮以申懷伏希端公俯念無依迴垂有鄰特於萬緒免此一抔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頭之泚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夢何用苦相侵靖公諱公前後故吳憲傳寫之誤

按搜神記載漢長安令段考直死後見形上表景帝云天地雖明詎悉無辜之老日月垂照必鑒有冤之人且臣早忝宦途頗彰濟慎尋以論遷劇邑稍免瑕疵不謂刺史梁緯心縱貪婪勢連內戚欲臣亡父之馬戕臣枉寃之刑上訴皇天許臣明雪若不聞於陛下罔於免此幽沈幷刺史梁緯行事二十一條不依法令一一條奏別狀以聞伏願陛下聰明哀臣寃屈趙書與段表同一奇蹟鬼神無形乃有文字顯遠人間何也

又按段表不類西漢人語且部刺史置于元封五年當景帝時未有刺史也其為偽作明矣。

祖龍死

水經渭水篇注引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柏谷關至平舒道見華山有車白馬

閻鄭客晏之答曰之咸陽卓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大梓下有丈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發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鎬池見一梓下果有丈石取以款梓應曰諾鄭客如厠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謂者出受書入有頃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

按史記載此事但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一語亦甚儻奘惟此文言書不言璧據彼文還璧者是江神據此文致書者是華山神故紀之以廣異聞

屍飛

漢應劭風俗通云漢淮陽太守尹齊死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

按李昭史記酷吏傳集解引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其說即本風俗通蓋風俗通本引此以證樓上新婦事故云屍亦飛去徐因其語不刪亦字即此知徐之本乎應也屍飛之事甚怪然是漢人舊說顧亭林先生曰尸亡去言其人家藏載尸而逃也其義雖正或轉非事實乎

僵人

水經洛水篇注鄢水出北山鄢溪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止形之遷遷矣

又渭水篇注云瓦亭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蟄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鞅就穴可百餘步石路遙迥步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惟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元劉壎隱居通議云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為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士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裂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道者兀坐猶如故也趙寶峰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扑而冷道者猶元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

死十四年而尸猶温

宋劉敞公是集有一說趙云廣陵將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温其妻與其女閉門守之未嘗離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道益嘗有自遠來者以書一封畀其家視之將生還也故俗以為仙

劉斧彭城舊事亦有是題

秦坑殘骨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或謂吾曰嘗觀見陝晉間古長平為秦白起坑趙卒處白骨尚存其歷長大異隋唐時也知今人寖耽少釋氏之說或不妄

按先君子即書新隨筆云陽城延君小池壬辰歲自太原鄉試還將至長平漏已二下突見鬼燐飄颻若遠若近忽高忽低其燄皆作紫碧色詢之導者云陰雨之夕往往有之不足異也然則當宋時殘骨猶有存者固可信矣

宋盛如梓老學叢談云沈存中言城父縣乾路章華臺故址往往得楚靈王戰士之骨

梁元帝金樓子云東平思王冢在東平皆生埋所寵幸者其號呼之聲復數十年猶有聞者此則恐非事理所有

伯駱首級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康熙丁丑金义袋巷北民家掘地得一銅髑大如斗旁有一石中象四字曰伯駱首級

按金义袋巷杭城地名但不知伯駱何以斷首又何以埋於杭地也

婁敬真身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子享禮餘錄云永壽明月山婁敬祠神像是其真身後漬里人貯之石匣更為裝塑石匣尚存祠中水旱疫禱之輒應

按婁敬未知何人豈即漢之奉春君乎果爾真可謂久矣

董卓為厲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修梵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史部尚書邢巒家常掘錢數十斛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巒索此物巒不與之經年巒遂卒矣豈董卓淫兇之魄數百年後尚未漸滅耶

伽藍記又云昭儀尼寺有池隱士趙逸云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經過

者想見絲珠之容也此則風流勝跡固當不泯矣

伽藍記又云大統寺南高顯畧宅每於夜見赤光掘地丈餘得黃金千斤銘云蘇秦家金得者為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

按蘇季子知留金以興功德勝董卓之光殘遠矣

張桓侯頭

國朝章有謙景船齋禊記云徐禎稷宦蜀時土人張網江流得一首金釜上署名前將軍張飛凜然如生羣僚相視數異具禮奠之山中

按三國志本傳張益德乃右將軍此云前將軍何歟

胎明太子脛骨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公嘗於貴人家見侯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

按昭明脛骨不知何以流落人間竟與謝靈運銅馬同為玩具亦奇矣松即據此有考

杜少陵骨

元鮮于樞困學齋襍錄云祕書郎喬仲山云至元十年自以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出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旁中有

人骨一具跌坐若生而成者與石俱化以佩刀削之真人骨也

按少陵卒於耒陽葬於偃師明載舊唐書本傳何得有遺骨在鄜州其為附會可知然亦異聞也

燕國夫人

國朝宋象賢閒見偶錄云吳郡南圓西北有燕家浜燕家橋燕家巷巷內有燕國夫人廟予少時嘗經其地見廟中塑一神女像甚端莊二十餘年竟成瓦礫矣考府志燕國夫人廟在府治東南吳孫權乳母陳夫人捨宅為通元寺唐同光中移今所又盧熊志遇佑中提刑胡顓拓四酒務隙地為射圃鑿河見古墓石函上刻燕國夫人首級六義字遇令碎之舊傳酒務本夫人宅至夫人棄行如何墳墓石函何以刻首級字何以稱為燕國均屬茫然又相傳今開元寺亦有其祠此其捨宅為寺之食報乎

按余寓吳中每因謁客遇所謂燕家浜者至燕國夫人廟無能言之者矣閒見錄所引府志亦未明晰聞新修府志將成俟其成更核之

崇禎帝陵寢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鼎革時有異仙降箕自署崇禎年號曰吾悔不用黃道周陳子壯之言以致於此

按此事記載中罕覩

土棺

唐高彥休闕史云壽安之南有土峰甚巖乾符中因雨而圮半壁衛土棺棺下有木橫亞之木見風揉而成塵土形尚固邑令潦之泥汨於水粉膩而蠟黃剖其膚依稀骸骨纔記云夏后氏用堲周鄭元曰以土為之盛錫元圭之世空邪

按檀弓篇堲周注曰燒土冶以周於棺也釋文引何云冶土為甎四周於棺則亦非竟以土為棺者

宋周煇清波襍志云元祐七年正月南京潘南湖得瓦棺五長者纔三尺餘濶不滿尺厚不及寸瓦有從文初若堅緻觸之皆壞

按禮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此其葬殤者歟

楸函

太平廣記引南楚新聞云唐太傅汾國公杜悰薨將歸葬洛陽為求身楸函而即路

主吏覓函短遂厚賂陰陽者紿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近之必有大禍諸子信然率家人待於別室及就斂楸函果短陷胸折項骨而入

按楸函蓋即棺也

壽堂壽神

東坡志林云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者皆為一室獨蜀人為同墳而異葬其間為通道高不及眉廣不能容人生者之室謂之壽堂以偶人被甲執戈謂之壽神以守之而以石蓋塞其通道既死而葬則去之按壽堂今謂之壽穴余葬能夫人亦自營壽堂惜未為通道耳壽神之制今所不用未知蜀人尚有此否

歸真室

梁任昉述異記云盧府君墓在餘陶縣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銘曰盧府君歸真之室余於右台仙館中自題曲圓居士歸真之室本此也

紫藤幌棺

宋方勺泊宅編曰吳伯舉舍人知蘇州日謁告歸龍泉遷葬母夫人已營墳矣及啟壙殯見白氣氤氳紫藤幌棺急復掩之術人視瘞處知是吉地因即以為墳然頗悔

之舍人竟卒於姑蘇又宋魯應龍閑窗括異志曰上舍伯祖葬舊塋慈山後忽卜兆於丁村遂遷葬焉其中紫藤蟠固棺上或云穴有紫籐此吉徵也竟所廕遷之自後其家漸衰余門生徐花農太史母鄭夫人葬如皋後其父若洲先生卒改而合葬焉見有藤蟠繞棺之四周後花農既喪欲遷其父母之柩還葬杭州而未敢決余於書籍見此二事因記之以告花農

生墳

水經沔水篇注云沔水又東逕陰縣故城西縣東有冢縣令濟南劉惠字德恰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

堯女冢

唐李紳尚書故實云張公言盧氏縣南山堯女冢近嘗為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盆鈴寶器極多

按堯女舜妃死於湘水此豈別一堯女邪

王子喬冢

水經淇水篇注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墓即杜元凱所謂湯冢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其冢之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闡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屋嶺初建此城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壞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豎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泰山萬景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按王子喬成仙去何得有冢且應瘞窜樹夜哭甚悲亦可笑矣世知有緱嶺事不知又有此事

按風俗通正失篇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即仙人王喬者也應氏辨之曰按左傳葉公子高姓沈名梁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是應仲遠之惑以葉縣之葉公祠即為沈諸梁而立而俗說則以為即王喬後漢書方伎王喬傳末曰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則固見于正史矣乃今觀此碑是王子喬事又有此異說也

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按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為嬰兒乃言曰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乃逐童子化為雉秦穆公大獵果獲其雌為立祠俗謂之寶夫人祠葉縣在南陽葉君即雄雉之神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據此則葉君又為雄雉矣是葉君亦有此異說也

漂母冢

水經淮水篇又東過淮陰縣北注云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援金增陵以為報耳東一陵即信母冢也

按世知淮陰葬母其旁可置萬家不知信母實與漂母同塋其報漂母可云至矣

蘇子卿祠墓

國朝康乃心草野集云韓古夏陽地邑西北五里許高原斷續有漢典屬國蘇公子卿墓稱蘇山焉墓左有廟所司歲時修祀日久而圮安邑康明府輶圖公詳讀故碣見斷石出土中乃公藏骨處遂封而砌焉有栢成林枝柯皆南向

按蘇子卿墓柏南向人無知者故表出之可以岳墳之柏並傳矣

劉表墓

水經沔水篇注云襄陽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像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經月不歇

木娘墓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木娘墓在艮山門太平鄉華林里蔡塘東首蔡汝攽之庶母沈氏死汝攽尚幼父用火葬汝攽長成以木刻母形擇地葬之遂稱為木娘墓

按俚俗傳海寧某氏有庶出子貴而其嫡子不許其母合葬父墓庶出子乃別為其生母造墳鑄銀為父像合葬焉遂稱為銀爺墳此雖妄傳不足為信然銀爺木娘正可為對矣

三友墓

明鄭仲夔耳新云晉安徐振甫與同里吳叔厚林世和相友徐林同時殁吳為鳩金買山桑溪共營阡兆同穴而葬號三友墓

按朋友而如夫妻之同穴亦古今僅見事也

蔡京父葬臨平山

老學庵筆記云蔡太師父卒葬臨平山山為駱形術家謂駱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駱峯其墓以錢唐江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至今不絕揆俗師之不可信如此余少時僑寓臨平聞之土人莫知蔡京父葬之所在且山

亦無塔姑記此俟更訪之

按東坡集次韻杭人裴惟甫詩有云一別臨平山上塔五年雲夢澤南州則臨平山上有塔由來人矣非始於蔡京也或蔡又增修之耳

癸辛雜識云宣和中蔡京嘗奠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謂此為駱駝飲海勢遂行下本路遣匠者鑿破之有金龜自石中飛出竟渡浙江其地至今有閘鑿之徑知地理者謂猶出帶血天子而後濟王實生其地

朱文公溺於風水之說

宋俞元德蓼雪叢說云陳季陸書抗劉韜仲諸公同往武夷訪晦翁朱先生偶張體仁與焉朱張交談風水曰如是而為笏山如是而為靴山季陸辨之曰古者未有百官已有許多山了不知何者為笏山何者為靴山坐客皆笑紀之以為溺於陰陽者之戒

按文公大儒而持論如此彼地師又何識乎

癸辛雜識云孔應得言朱晦翁之葬用懸棺法術家云斯文不墜可謂好哉

石灰和土築墳

宋江休復醴志云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為村人所發取其甎以貴之是甎為累也近日江南有讀之家不用甎葬惟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

按此法今人多用之謂之三和土

土饅頭

宋胡仔漁隱叢話引山谷云王梵志詩云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已且為土饅頭尚誰貪之今改預先着酒漬使教有滋味

按土饅頭語今尚有之然不知為王梵志詩且不知有山谷語也

一杯土可作一杯

宋王楙野客叢書云漢書張釋之所謂長陵一抔土汪步侯切今人不曉者讀為杯蓋之杯殷陽詢法帖文麴聚於杯門編入長陵一杯土事是明以為杯盖字矣

茶香室叢鈔卷十六終

茶香室叢鈔卷十七

清 德清俞樾著

曲海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著曲海二十卷

按曲海載雜劇傳奇之名多世所未見據其中有元人馬致遠所作黃粱夢樂府然則湯臨川之邯鄲夢有先之者矣又國朝傳奇中有續牡丹亭一種作者姓名失考是又雜臨川還魂記而作者

國朝梁劇中有蝸寄居士長生殿補闕始於洪氏原本外別搜天寶閒逸事以補之而今不傳明人鄭若庸作繡襦記國朝又有作後繡襦者國朝吳縣李元玉作一捧雪其後又有作後一捧雪者作者姓名無考而書亦不傳

李笠翁十種曲盛行於世乃據曲海則尚有偷甲記四元記雙鈿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

平妖傳禪真逸史金瓶梅皆平話也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乃曲海所載

則皆有曲本學問無窮即此可見矣

元微之崔鶯鶯商調蝶戀花詞

宋趙德麟侯鯖錄載王性之傳奇辨正乃證明元微之所作傳奇張生崔鶯鶯事張生即其自寓也又載商調蝶戀花詞先有序略云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至今士大夫無不舉此以為美話惜乎不能此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為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又別為一曲載之傳前詞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參以歌伴先聽格調後聽燕詞

按全文凡千餘言將會真記元文分為十章各繫以詞而傳之前別為一曲傳之末復綴一曲故為詞十有二此乃南北西廂之先河也今西廂記膾炙人口而此詞則知者鮮矣因備錄於此至會真原文人所共知故不載焉

觀筠仙姚生玉蜀鵑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眩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倦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錦額重簾深幾許鴛鴦雲未著朱戶強出嬌羞卻不語蜂唇頻掩酥胸乳淺愁深牧洪注怨絕情癡不肯聊迴顧頻臉未勻新汚淚梅英插鬢春朝露

與惱橋娘情未慣不道看看便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踱步如天遠
寢寢忘餐思想偏賴有青鸞不比漁雁密寫香牋論纏綿春詞一紙芳心亂
庭院黃昏春雨寒一縷深心百種成牢繫青翼幕然來報喜花蜜微論相容意
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來戶牖慵閑花動拂牆紅雾隱分明疑是情人至
屈指此期惟恐誤恰到昏宵明月高三五紅影壓牆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
不謂蘭誠金石固欲秋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因化作朝雲去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謂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疑望際雲心幸得婦娥至
玉困花柔羞口淚端覆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裏衣香猶在枕留聲
一夢行雲遽暫阻盡把深情縱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慮
兩意相歡朝又暮不余郎鞍暫指長安路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益抱終無語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鏤棲又遠分飛去漫翰贈言終不許撥琴請盡奴心素
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覓哀序譯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
別後相思心自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雁卻寫花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
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裡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永終魂已斷半衾如煖人猶遠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綵絲文竹器願君一見知深意
環欲長圓絲萬繫竹上斑斕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人千里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恨不為旁人移步嬾為郎憔悴羞郎見
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計遣情深何以情俱淺
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近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
無擲前歡俱未忍覓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東廂記

曲海載有楊國賓之東廂記余未之見所見有道光間琴城楊世灤所撰之東廂記未知同異何如也

東廂記卷首引納書楹曲譜補遺載崔鶯鶯時劇山坡羊一曲大略言其父為相國闕漢卿應舉不取乃作西廂記以汚嵇之果如其說則西廂之作乃借會真記張本以譏時相猶高則誠之借蔡伯喈以譏王四矣未知其何所本也

後琵琶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任邱邊長白摭李自成祖墓自叙其事曰虎口餘生曹錫

畫子清寅演為填詞五十餘齣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說前琵琶之不經大意以蔡文姬之配偶為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傷董而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命曹彬以兵臨塞外曾瞞而歸等入銅雀大宴補衮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蓋此一節實孟德憐才尚義衆舉表而出之實寫勳懋微旨

按虎口餘生曲本余曾見之今染園亦有演之者然其為曹子清手筆則知者罕矣後琵琶情事殊膚闊今不傳

又按前琵琶則高東嘉撰於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縣蔡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圮而青山如故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溫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則誠墓上有穹碑宣德間黃少保淮銘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曾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銘公碑耳黃無以對

按高即撰琵琶記者世多知琵琶記為高則誠撰至其名明則或不盡知矣

馬絢娘即杜麗娘事所本

宋郭彖睽車志云有士人寓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士人惑之自此比夜而至月餘乃曰我實非人乃數政前郡倅馬公之第幾女小字絢娘死於公廨義葬於此即君所居鄰室室是也然將還坐得接無寢之夕體已廻矣君可具片練夜密發棺我自於中相助然棺既開則不復能施力矣當慎然如熟寐君但逼我連呼我小字及行第當微開目即擁致卧榻飲之醇酒放令安穩既寤即復生矣士人如其言果再生脫金搥臂俾士人辦裝與俱還去轉徙湖湘間數年生二子其後馬倅來遷葬此女棺空無物盡遣寺僧鞫之一僧念數歲前士人不告去物色得之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我書寄父業已委身從人惟父母勿念父得書真其亡女手札不復終誌亦忘見其女弟遣人問勞而已

按此事乃湯臨川牡丹亭傳奇藍本絢娘即麗娘但姓不同耳

傳奇白羅衫有所本

太平廣記引原化記云唐天寶中清河崔氏子居滎陽覓吉州太和縣尉母盧氏憐故壻不之官為子娶太原王氏女赴任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傭價極廉遂擇日登舟舟人窺其囊橐伺崔不意推落深淵是俚抑納王氏王方娠後生男舟人養

為己予居於江夏爾後二十年予年十八九入京赴舉過鄭州遇夜迷路當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至莊門寄宿乃僻莊也其家人竊窺裹母見此子慟哭謂曰昔有一子赴官遂絕消息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回日必須相過亦有奉贈此子應舉不捷歸至鄭州母留數日贈貨糧衆與衣一副此子歸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燃汝父臨發阿婆留此為念其子聞之慟哭詣府論冤誅孫氏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按今有白羅衫傳奇似即演此事也又有二事亦與此似并錄於後

其一事引乾臊子云陳奧爽與周茂荅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奧與權第娶郭愔女天寶中調集受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之官郭氏以縑裁衣上其姑云新婦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滌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怠嫗其姑亦哭奧爽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纔二歲及去猿隴五百餘里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忽於山路斗拔之所抽金鎚擊奧爽碎顱擲之流滿佯號哭云馬驚蹴長官殂矣一夜會喪妻及僕御憾慟茂方曰事既如此

人無知者吾便推與大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速可歸北即與貸衷乃從其計到任秩滿移官家於遂州長江又選授遂州曹掾居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狄滿擊子應舉茂方取北路令子取南路塗次三鄉有驚飲留食將酬其值嫗曰吾憐子似吾孫妾狀因出郭氏所留血污衫子以遺泣而送之明年下第歸長江其母見血污衫子驚問故子以三鄉嫗對因大泣具言之其子密礪霜刀候茂方寢斷吭詣官連帥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

按此事亦與白羅衫事相類但為容所掩非舟人耳

又一事引開奇錄云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俘其妻侄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侯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界馬驚走入一莊遂投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主媼見之曰此衣似頃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取其衣視之乃項歲製時為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家遂以李文敏遺事說之此子罷舉歸問母具以其事對乃白官擒都虞侯誅之此事迹似小異但亦有一衫則同也

漆金盛兒浮江中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有某郡倅江行遭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能從我乎妻曰吾事夫十年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籍以文褓且置銀二斤其旁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盜至鄂渚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黑盒在焉妻乘間問僧何從得此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為僧言始末僧為報尉一捕獲之遂取其子以歸

按西遊演義述元奘事似本此也

黃鬚翁

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舊家多藏異書兵火之後無復片紙尚記有一黃鬚傳云李靖微時甚窮寓於北郡一富家一日靖竊其家女而遁行至暮投一旅舍飯罷祖足於門見一黃鬚老翁坐於側且熟視神色非常靖恐當家捕己者欲避之頃於夾壁中取一人頭切食甚美問脇靖異之乃就問焉翁曰今天下大亂汝當平天下然有一人在汝上若其人亡則汝當為王汝可從我尋之靖隨翁數程至汴州見一大第中數人奠翁同竚立云不見其人矣頃見一披衣從中出視奠者蓋太宗也翁驚曰即此矣

人當之汝善佐其事遂別語靖曰此去四十五年東夷中有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者即我也靖既佐唐平亂貞觀中東夷果奏一黃鬚翁殺其君而自立

按此即唐人所傳虬髯公事而情節小異今世人皆知有虬髯公莫知有黃鬚翁矣

李勣救元吉

唐劉餗隨唐嘉話云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世充勣來歸國復與海陵王元吉圍雒陽元吉恃其智力每親行圍王世充召雄信告之雄信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雄信攬轡而止

按世俗相傳以為救太宗不知實救元吉也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賈休作懷秦單書歌曰忽如郭公捉住單雄信秦王身上搭著叢木槊史稱敬德善迴槊與元吉鬬勝實三奪之後秦王與王世充戰雄信雖馬奮槊幾及秦王敬德橫剌雄墜馬蓋實事也

小關索

宋范公稱過庭錄曰忠宣守信陽時漢上有巨賊曰羅孽擁衆直慶郡界忠宣集鄉

像謀守禦皆備怯無敢當者有酒吏蔡生請行獨以數十騎直對敵壘賊副小關索者領十餘騎飲馬河側蔡射中賊關索心而死賊衆竄走

按世俗以關索為漢前將軍之子實無其人乃宋時賊盜中即有小關索之名則其流傳亦遠矣

癸辛雜識載樊聖與宋江等三十六人贊其實關索楊雄贊云關索之雄超之亦賢則似古來真有關索其人也

嚴三點

齊東野語云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以三指點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為奇

按小說中有嚴三點事未始無本然其人似是南宋時人非北宋時也

國朝王漁洋山人夫于亭雜錄云元至正間有范益者京師名醫也一日有媪攜二女求診曰此非人脈必異類也當實告我媪泣拜曰我西山老狐也與之藥而去今小說平妖傳實借用其事而所謂嚴三點則南昌神醫也予已記于居易錄又傳中杜七聖與聾子和尚鬬法斬葫蘆事見五雜俎乃明嘉隆間事皆非杜撰也

夫于亭雜錄又云壘子和尚三盜猿公法亦有所本廣州有大溪山有一洞每歲五

月始見土人預備墨瀋紙劄人其中以手捫石壁上若有鐫劃者急擒出洞亦隨閉持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無不神驗見焦竑生說楷

王魁

世傳王魁負桂英事王魁實無其人乃宋狀元王俊民事也齊東野語云王俊民嘉祐中登科為第一後得狂疾服金虎碧霞丹而死有道士奏章達上清訴問鬼神傳冥中語云五十年前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俊民死時纔二十七歲五十年事必在宿生矣其後遂有妄人託夏盡姓名作王魁傳

國朝許嗣茅結南筆談載葉忠節公映榴六七歲時夢人口授一詩云君是王魁三世身桂英仍舊石榴裙一枝遠寄湘江水半幅平蕪楚山雲弔古有情憐貴誼請纓無路數終軍春風得意長安日莫忘香羅帕上人後公大參楚省兵變殉難公初有妾某小怍指斥之妾憾自縊至正命時妾某亦見公叱之拜曰君今歸冥辨又當復侍巾櫛耳

按此婢豈即桂英邪桂英事已屬子虛何數百年後又有此公案也

宋江等三十六人

癸辛雜識載樊聖與作宋江等三十六人贊每人各四句今不錄惟其名號與世所傳小有異同故備錄於此呼保義宋江智多星吳學究玉麒麟盧俊義大刀關勝活閻羅阮小七尺八腿劉唐沒羽箭張清浪子燕青病尉遲孫立浪裏白跳張順船火兒張橫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鐵鞭呼延灼混江龍李俊九文龍史進小李廣花榮霹靂火秦明黑旋風李逵小旋風柴進插翅虎雷橫神行太保戴宗先鋒索超立地太歲阮小五青面獸楊志賽關索楊雄一直撞董平兩頭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沒遮攔穆橫折命三郎石秀雙尾蝎解寶鐵天王晁蓋金鎗班徐寧摸天臍李應

按鐵天王今作托塔天王然其贊有頑鐵鑄汝之句則當時固作鐵矣尺八腿一直撞亦與今異

大刀關勝贊曰大刀關勝豈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則俗傳以關勝為關公之姦亦非無因

今所傳有一丈青扈三娘此則無之然浪子燕青贊云平康巷陌豈知汝名大行喜色有一丈青未知何指

宋孫升孫公談圃云蒲莽敏宗孟知鄆州日有盜黃麻胡者劫良民使自掘地倒埋之觀其足動以為戲莽敏獲其黨先剔去足筋然後置於法先是寇依梁山漯莽敏下令禁毋得乘小舟出入漯中賊既絕食遂散去

按梁山漯巨盜宋江等三十六人人所知也乃當時更有黃麻胡則知者鮮矣

明謝肇淛文海披沙云宋徽宗時山東賊宋江等三十六人聚衆橫行元順帝時花山賊畢四等亦三十六人聚集芳山出沒無忌宋江中有一丈青花和尚而畢四中亦有一婦一僧最勇健宜皆天罡之數歟

神行之術

遯社高賢傳耿邦翕傳云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呪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即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問弟子何所覺都答曰惟聞疾風流響兩耳有淚師又呪水洗足乃止

按小說書有神行之術本此

俠客偽人頭

唐馮翊桂苑叢談云進士張祜自稱豪俠一夕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

物流血於外。入門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乎。曰然。客曰。有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偶獲之。喜不可已。揣囊曰。此其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閒公氣義。可俟余十萬緡。立欲酬之。此後赴湯蹈火。無所悍。張深喜其說。乃傾囊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沼囊首而去。期以郤回。及期不至。張虞囊首為累。遣家人埋之。乃釈首也。

按今稗官家有數行此事者。莫知其本。此故記之。

蔡指揮女

明祝允明野記云。吳邑米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宮河下。有名妓新玉二者。一優倩來。其船密邇生舟。凡生言笑動靜。媚罔不密察。使優邀之飲。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我欲有言於君耳。生從之。媚入生舟。戚戚無歡容。中夜。佯語生曰。我淮安蔡指揮女也。吾父調襄陽衛。挈家以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擲之水。并母死焉。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為妻。吾父貨素豐。賊厚載。欲商於他復為盜。劫篋馬。遂以餘貲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為娼。君能復我仇。我終身事君耳。生許諾。翌日。優來曰。二姐來起爭。生罵曰。賊不知死所。尚覓二姐乎。優知事泄。投於水。生持媚歸家。

按小說有蔡女忍辱報仇一事。即此也。

劉天叙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云。劉天叙。鳳陽人。與其黨三人。撞一小佛像。募緣至南京。妄言能畫地地隔。指天天開。且知人三世事。有鄉紳者。求生為指揮等官。一婦人哭於陌上。呼而視之曰。求生當為后。敕遂攜與俱去。行漫衛。軍某得其情。告之操江畫誠侯李某等。張大其事。其實天叙等數人。皆屑流下賤。餘四十人。則南都菜傭踹麪人也。時丁敬宇方為操江都御史。改擬碟一人。斬一人。餘悉充戍。今彈詞中有及劉天叙者。蓋真有此人此事也。

秋香

國朝董恂宮閨聯名譜。引王行甫耳談云。陳元超。吳人。父以疏論嚴氏。謫死。元超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邱。見官家婢仗妓。笑而顧己。悅之。遂至其家求傭書。因留侍二子。文日奇。父師大賓。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邱過者乎。曰。然。曰。君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敝衣。素而華其裏。少年倜儻。可知。非有他也。會有貴客過元。因假衣冠。謁。客言及白吏部。蓋元之外父。正柄國尊顧。主人聞。大驚。亟治百金裝。并婢贈之。

按世傳唐解元事。即此。

國朝黃蛟起西神叢語云。俞憲號是堂。次子見安。偶從舟次。見一女郎。心悅之。買舟尾其後。至吳門。知其為某富室青衣也。因語舟人。與其僕曰。留此一月。待我。勿移泊他所。徑獨造女郎家。求為誉蹄。主人留伴其子讀。見安為其子代筆。為塾師所覺。頗向主人稱其才。主人將嫁於羣婢中。擇佳者授之室。時吳中大戶。多以糧役傾家。主人深以為憂。蘇郡守某。是堂之同年也。見安潛入己舟。呼僕隨詣守署。以年家子晉謁。力為主人求罷役。守允其請。翌日訪見安。居停答拜。主人初不知見郡守無端及門。詫皇失措。而見安已出迎道賀。守既別。主人揖見安上坐。問所欲。乃以實告。且開重役已釋。驚喜出意外。遂飾此青衣為己女。厚嫁之。近人以其事為唐寅。余詢其從孫祖源。始得其本末。女郎號美娘。蓋好事者篤言子畏耳。

按黃蛟起字孝伯。無錫人也。所著叢語。即記無錫之事。然則俞見安固無錫人。而婢家則在蘇州。與世傳唐子畏至無錫訪華氏婢。適相反也。惟子畏此事。世知其偽。託而言人人。緣此記之。詎世罕知者。故并載之。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桐下听然云。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對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擯眉置之。狂吟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觥。因大笑極歡。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視之。而笑。子畏作婚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後人遂有偏書獲配秋香之誤。

按此則其事全屬子虛矣。

玉嬌李

明沈德符顧曲雜言云。袁中郎觴政以金瓶梅配水滸傳。為外典。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嬌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為淫夫。上承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閒婦。終以極刑。而門慶則一騃愍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中郎真耳剽者之見也。今金瓶梅尚有流傳。本而玉嬌李則不聞有此書矣。余從前在書肆中。見有名陽篇花影者。云是金瓶梅後本。余未披覽。不知是否此書也。

清風閘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拗稱拙子少孤乞食城中鄰婦為之娶妁偕至一處香廬甚盛飢拙子而強為婚焉逾年大東門釣橋南一茶壚老婦授拙子以呼廬術百無一失由是積金滿室鄰婦有姪以平話為生拙子耳擩已久以平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為清風閘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聞者雖咍嗢噱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

按此書余曾見之亦無甚佳處不謂當日傾動一時也始由口吻之妙有不在筆墨間耶

畫舫錄又云郡中稱絕伎者吳天錫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游記高普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駝說譏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

雷峰白蛇

國朝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宋時法師鉢貯白蛇鎮於雷峰塔下似宋時實有此事也

國朝陸次雲湖壖雜記雷峰塔一條有洪昉思附記云杭州舊傳有三怪金沙灘之三足蟹流福溝之大鼈雷峰塔之白蛇隆慶時鼈已為屠家釣起蟹已為方士捕得惟白蛇之有無究不可知也

按今世已罕知有鼈蟹二怪者矣惟傳俊湖有一大蟹或與鼈蟹二怪代興者乎

女仙外史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吳人呂文兆熊性情孤冷舉止怪僻所行女仙外史百回亦荒誕而平生學問心事皆寄託於此

按女仙外史一書余在京師曾見之不知為呂文兆所作也

明季傳奇

黃梨洲先生思舊錄云史磐字叔考長於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又云吳炳號石渠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鄰畫中人療妒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

按明季人喜著院本蓋亦一時風氣使然也

又按國朝葉廷琯鷗波漁話云覺阿閒士有書牡悔堂集後四絕句其末章云傳奇爭愛桃花扇誰唱溫家綠牡丹余按陵浮亭先生復社紀略云凡天如介生游跡所及兩越貴介子弟與素封家兒拜門下者無數執贄後亦名流自負目無前輩為程溫青仁者首翻體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杭俗好與爭相搬演兩張覩眩浙言之學臣參元寬因禁書肆毀刻本宛作傳主名而裒江鳥程顧開大陳矣又後秋水冬青館集書綠牡丹傳奇後云此吾鄉溫氏敗衊於復社之原據此則綠牡丹一書在當日頗有關係鷗波漁話又引汪謝城曰據李笠翁閒情偶寄此劇為吳石渠所作今以黃氏思舊錄證之其說信矣石渠固端人何以為溫氏作此不可解也

阮大鋮所著傳奇燕子箋春燈謎外尚有雙金榜牟尼合獅子賺等名見韻石齋筆談及池北偶談今皆不傳且知者亦尟矣

國朝王應奎柳南隨筆云徐復祚字陽初大司空栻之孫博學能文尤工詞曲錢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為比傳奇若紅梨投梭祝髮霄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於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

遼東傳

明宦官劉若愚酌中志云馮銓喜種略熊廷弼因書坊賣遼東傳共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恥而恨之

按遼東傳一書今無傳本實紀當時之事并姓氏官位亦太書之明人之無忌憚如此

梁莊社記

國朝周春遼詩話附載梁莊社記金至寧中興平路猛安蒲察孟里撰出永平府志其事甚奇云契丹時遼興軍風堯者行貨路收一卵歸置錦囊繫牖下月餘出蛇如臂銅之以肉漸長盈丈圍將尺許乃縱之於野囊命以名曰雅雅知人戀戀然但不能言而去數歲益大始食野禽雞而嗔人有司募能捕者堯知其必雅乃拔放處呼其名而至叙故舊而數其罪蛇遂俯首伏誅其血流及近村土石悉染紅而莊以名莊老以堯能施恩除害而祀之雅能知恩伏罪而配焉

按郘亹志異所載大青小青事似即本此風堯姓名甚奇周云風疑即風古風字堯疑堯字之訛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西山潭柘寺有巨蛇二呼大青小青開聲即出是蛇名大青小青實有之也

又云王梧溪題虎樹亭詩舟泊東西客詩招大小青注云宋聰禪師住華亭時有二虎嘯人師降伏之命名曰大青小青師卒虎亦死弟子瘞之塔旁踰年生銀杏樹二今主僧隱公闢亭樹閒偏曰虎樹是虎亦有大青小青之名

按水經濁漳水篇注武強淵之西南側有武強縣故治耆宿云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是古有此事雅與二青均因此附會也

評注稗官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識云三國演義為杭永年評西遊為汪澹漪評金瓶梅為張竹坡評則知者鮮矣金瓶梅余未寓目至西遊記每回必有悟一子評其即汪澹漪乎惟卽長春別有西遊記非此書也劉氏沿襲俗說失之

余從前在江西玉山縣署與汪訥生夜話戲以古人名屬對男必對女女必對男余舉脫十娘調生對悟一子余彼時不知悟一子何人訥生曰君之博洽未讀西遊記乎為之一笑附記於此

池北偶談云超一子春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生化

按以超一子對脫十娘可謂工絕矣但其人貞淫迥別耳

又按吳堅志云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有女巫聖七娘者行蹤跡法通靈能知未來事以聖七娘對悟一子通相當也

金聖歎身後異事

國朝周亮工賴古堂尺牘新鈔載徵永仁與黃余部尺牘云周計百使君司李廣南讀才子書慕聖歎為人遣使齎舟車之費往迎之聖歎適有唐詩選未赴也然業已心許之越明年使君夢一人披髮跣足督身素上蒙面而泣曰我聖歎也使君晨起謂客曰聖歎休矣遣使再至吳門始知使君夢中之夕即聖歎絕命之辰也

按此聖歎身後之事世罕知者惟閩南不知何地賢字亦未識疑有誤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乃聖歎判一詩云石頭城畔草萋萋多少愚人城下眠惟有金生眠不得雪霜堆裏聽啼鵑其國次云

國朝董有璞景船齋雜記云金聖歎前身為杭州昭慶寺僧死後吾鄉朱眉方夢聖歎謂之曰吾前身乃僧也常遊歡喜河中故有是劫今脫矣當為鄧尉山神

季麻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為陳其年余澹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次之季麻子平詞為李宮保衛所賞

按李敬亭所賞必非常技乃不得與前諸人齊名何邪然前諸人亦惟柳敬亭最著孔韓二人有知有不知矣

又云紫卿荊弦詞將心餘為之作古樂府案卿荊之名亦新奇可喜也

史慧英

宋周密武林舊事小說有史慧英注云女流此即今女妓說書之濫觴也

無雙譜

世俗相傳有無雙譜圖畫吳下陶明經然亦知名士也曾為作誄余問以譜始何人而不能言後讀山陰宋長白柳亭詩話曰無雙譜吾友金墨禪所作始於張子房博浪之椎迄於文信國柴市之歌凡若干人及門盧使君屠大尹雕板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墨禪名古良有感朝詩選其後知作是譜者之姓名宋長白乃康熙間人則金墨禪疑是勝國遺民觀其始張子房終文文山或亦有微意也

清　德清俞樾著

蚩尤戲

梁任昉述異記云秦漢間謂蚩尤氏頭有角與軒轅鬬以角觝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觝漢造角觝戲蓋其遺製也

按角觝亦作觡抵見史記李斯傳亦作角抵見漢書武帝紀李斯傳注引應劭曰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常疑其望文生訓今讀述異記乃知本於蚩尤戲故表出之

又按蚩尤戲即後世扮演古事之權輿矣

演戲之始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襍識云梁時大雲之樂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變化之事優伶實始於此

猴騎

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正會殿前作樂設馬車立木橦其車上長二丈橦頭安橫木兩伎兒各坐木一頭或鳥飛或倒掛又衣伎兒作獼猴之形走馬上或在脅或在馬頭或在馬尾馬走如故名為猴騎

按今時尚有此伎江湖間跑馬走索皆此類也

武英殿叢書按語曰太平寰宇記載此條云作戲馬令人於馬上立書而字皆正姊又衣伎兒作獼猴形走馬或在馬頭馬尾卧側跱橫名為猴騎

按馬上作字此伎今未見也

襍劇

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襍劇如王粲登樓韓信胯下關大王單刀會趙太祖風雲會之屬不獨命詞高秀而意象悲壯自足驅蓋一時他如千里送鵝毛元夜鬧東京之屬則近俚莽華光顯聖目連入冥大聖收魔之屬則太妖誕

按此等襍劇今傳者無多惟關王單刀尚盛行於世未知與明代有異同否也

元曲

世傳元人以曲取士此於元史無徵明沈德符顧曲襍言云元人未滅南宋時以此定士子優劣每出一題任人填曲如宋宮和盡學出唐詩一句能得盡外趣者餘高

第故宋盡元與千古無匹

傀儡戲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傀儡者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故事也今有金線盪大夫陳中喜等弄得如真無二

影戲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更有弄影戲者汴京初以素紙雕鏤人物自後人巧工精以羊皮雕形用以綵色妝飾不致損壞杭城有賈四郎王昇王閏卿等戴於擬布立講無差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醜形

宋周密武林舊事影戲有三賈三伏注云賈偉賈儀賈佑伏大伏二伏三又有黑媽媽當是女流

按此戲今惟村落中有之士大夫罕有寓目者不謂此伎中亦有傳人也

又有放風箏周三呂偏頭此兩人者始放風箏之妙手邪余舊有美人風箏詩云楚館臨風張小腳此注目呂偏頭以太臧小不入集聊識於此張小腳見板橋襍記

肩擔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圓布作虎丈以一木以五指遷三寸傀儡金鼓喧闐詞白則用叫頓子均一人為之謂之肩擔戲

花十八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盞照東西案府六么唱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又王臨叔碧雞漫志云歐陽永叔詩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內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相共二十二拍案家所謂花拍蓋非其正也曲即柳楊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余嘗於書院中出花十八賦題松江朱明經昌鼎云歐陽文忠詞杯深不覺琉璃滑貪看六么花十八不曰聽而曰看其為舞曲無疑余謂此說良然范石湖詩新樣茶毬花十八丁寧小玉暖吹簫亦謂茶毬者以此為節也國朝朱竹垞詞月斜聽到歌聲清六么花十八衰隨園詩今夕儘歌花十八明朝剛是月初三言歌不言舞蓋宋人猶親見此舞今人則不復知之矣

過錦

明臣宜劉若愚酌中志云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渡淡相間雅俗並

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祿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魄態並闖關拙婦駡男及市井商販刁頑詞訟祿要把戲等項皆可承應。

按吳梅村詩中有所謂遍錦者初不知何戲觀此乃得其詳。

扮馬上故事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楓橋楊神廟九月迎賽閙扮馬上故事二三十騎扮傳奇一本其人與傳奇中人必酷肖方用人定然後議扮法果其人其袍鎧須某色某緞某花樣雖匹錦數十金不惜也又云壬申七月村村禱雨余里中扮水滸於是分頭四出

粵黑矮漢粵梢長大漢粵頭陀粵胖大和尚粵丑杜婦人粵皎長婦人粵青面粵歪頭粵赤鬚粵美髯粵黑大漢粵赤腳長鬚大素城中無則之郭之村之山鄉之郡府州縣用重價聘之得三十六人梁山泊好漢個個呵活。

按此二則可見明季風俗之侈。

弄假婦人

唐段安節樂府祿錄云咸通以來即有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等三人弄假婦人

按此即戲旦之濫觴也

隋書音樂志云周宣帝即位廣召集侏儒於城市少年有容貌者婦人服而歌舞此又弄假婦人之始。

花旦

元人雪夜釣隱青樓集云凡妓以墨破其面者曰花旦

點戲

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

彭天錫事戲

明張岱陶庵老人夢憶云彭天錫事戲妙天下多扮丑淨千古之奸雄佞倖經天緯而心肝俞癢面目愈丐口角愈險余嘗見其一齣好戲恨不得法錦囘裹傳之不朽

按彭天錫一事戲人而亦名傳後世世間無事不可以傳人也

江湖十二腳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梁園以副末開場為領班副末以下老生正生老外大面二面三面七人謂之男腳色老旦正旦小旦貼旦四人謂之女腳色打諢一人謂之祿此江湖十二腳色元院本偷劄

又云大面周德威以紅黑面笑哄跳擲場笑如宵光劍鐵勒奴叫如千金記楚霸王跳如西川圖張將軍請跳

按笑哄跳亦梁園中名目雖老於觀劇者或未知也

又云團班之人蘇州呼為戲蟆蟆

按蘇俗凡人之奔走其事者輒以蟆呼之戲蟆蟆之名甚新可入竹枝詞

衣盒祿把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戲具謂之行頭分衣盒祿把四箱衣箱盒箱均有丈扮武扮女扮之分祿箱中皆用物把箱中則鑾儀兵器此謂江湖行頭

桂府面具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云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祿一副初詩其少乃是以八百枚為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云桂林人以木刻人面窮極工巧一枚或值萬錢

搊琵琶

唐韋絢劉賓客嘉話錄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也

按此則白香山所謂沈吟放撥插弦中者其時實已不用撥矣

唐段安節樂府祿錄云琵琶始自烏孫公主造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為槽鵝翎作弦鐵撥彈之又戴良元中康崑崙過段師事云及下撥聲如雹其妙入神崑崙驚駭則良觀以授來始不用撥嘉話錄所云殆謂裴洛元搊琵琶自成一技未必人人從之而廢撥也

九絃琴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朱長文琴史下云宋太祖謂五絃之琴文武加之以成七乃留脣思而究遺音作為九絃之琴五絃之阮豈非伯牙此意不復知琴有九絃者矣又如雷霰上疏周世宗凡三絃之通七絃之琴十三絃之第二十四絃之離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竽六漏之簧七漏之笛八漏之篪十三管之和十七管之笙十九管之巢二十三管之簫皆列譜錄備記得古人小李毛女詩雲裏巢笙喚鸞鶴曉窗琴瑟為雨物也學者不多讀書展卷茫然幾何而不面牆乎。

愚按二十五絃之瑟下當增二十七絃之瀧見爾雅郭注

又按爾雅大琴謂之離郭注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是琴并有二十七絃者此所云二十四絃之離又與不合

槩為笙之大者亦見爾雅

敲瓦楪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鄭玉本儀徵人善黃鈺擊大小諸曲以兩象著敲瓦楪作聲能與琴箏笙笛相和余謂此即古者擊敔之遺法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十番鼓者不用小鑼金鍾鏡鈸號筒祇用笛管簫絃提琴雲鑼湯鑼水魚檀板大鼓十種故名十番鼓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兩打梧桐諸名若夾用鏡則為細十番如兩夾雪大開門小開門乃鑼鼓非十番鼓也夢香詞云揚州好新樂十番佳消夏圖亭兩夾雪治春樓閣蝶穿花以兩夾雪為十番可謂強作解事矣

打野呵

宋周密武林舊事云瓦子勾欄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要鬧寬濶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倒喇

國朝徐釚南州草堂詞話云倒喇金元戲劇名也錢唐陸雲士次雲賦滿庭芳詞云左抱琵琶右持琥珀胡琴中倚秦箏冰絃忽奏玉指一時鳴喝到聲音人破龜慈聞盡作邊聲傾耳際忽悲忽喜忽又恨難平蜂人珍舞態雙飄分頂頂上然燈更口嚙湘竹擊節堪驚旋復迴風滾雪揉絲蠟故使人驚良艷極色飛心賦四坐不勝情按倒喇之戲今所未聞朱竹垞賞初白俱有觀倒喇詩讀之亦不知為何技觀此詞乃始得其大概矣

迎春社火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於城東蕃釐觀令官妓扮社火春夢婆一春姊二春吏一皁隸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給身錢二十文賞春官通書十本康熙間戴樂戶逸無官妓以燈節花鼓中色目替之

龍船太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龍船長十餘丈前為龍首中為龍腹後為龍尾上供太子

不知何神或曰伍大夫楚之同姓故曰太子

按以龍為龍王則宜有太子吾鄉龍船亦然以為伍大夫失之附會矣

紐元子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舊有百業當通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叫聲

按即今之口技紐元子乃襖劇名目見宋人碎錦都城紀勝

釘打鐵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乞兒隨船叫化歌釘打鐵曲其詞曰釘打鐵鐵打釘云云是廣東布刀歌之屬

爭交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角觝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瓦市相撲者先以女颭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翫然後以膂力者爭交若論瓊國寺南高峰靈寶宇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參其賞如頭賞者旗帳銀盂綵緞錦襖官會馬匹而已景定間賈秋壑柄政時曾有溫州子韓福者勝得頭賞補軍佐之職杭州有周急快董急快王急快賽關索赤毛朱超周忙憨鄭伯大鐵稍工韓通住楊長腳等及

女颭賽關索矗三娘黑四姐俱瓦市諸郡爭勝以為雄偉

按今小說家有所謂打擂臺者即此是矣

珠娘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徐五痕以拳勇稱晚年蓄一婢名珠娘吳人腰細善舞教之拳名梁一時其鄉人徐楣廉為之繪珠娘拳式圖

小郎兒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玉板橋一乞兒家業棗以好小曲湯盡至於馬乃作男女相悅之詞為小郎兒曲人雖聽之小郎兒曲即十二月探茶薑雞諸歌之遺非如市井中小唱淫靡媚褻可比郡中刻劇匠多刻詩詞戲曲為利近日是曲翻版數十家遠及荒村僻巷之墨貨鋪所在皆有乃知聲音之道感人深也

按此曲今亦無聞矣墨貨鋪所鬻無非襖五更湯湖船淫靡媚褻之詞得無此曲又為古調乎

五更曲

今世俗有俚曲名襖五更者宋時已有之宋王琳野客叢書云陳伏知道從軍五更

轉有曰一更刁斗鳴校尉連連城逐開射鵰騎隱憚將軍名二更愁未央高城寒夜長試開弓挂月聊持劍叱霜似此五轉今教坊演為五曲為街市喧然剛此曲國朝於宋教坊也

唐南卓羯鼓錄所列諸宮曲太簇商有五更轉

象棊

宋周密武林舊事棋侍詔有杜黃沈姑姑金四官人李黑子等皆注衆字蓋謂衆棋也其名皆可入詩料

骰子

唐張讀宣室志云東都閒化里有宅宅本和中張秀才借居肆業夜深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二十有一眼內四眼刻刻如火色相馳逐甚疾有聲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秀才以杭擲之遂皆不見明日於堂角得一骰盡中有長行三十筒并骰子一雙

按此骰子形狀與今正同惜長行子之法不傳此僧道三十人未覩其義耳

葉子戲

太平廣記引感定錄云唐李卻為賀州刺史與妓人葉茂蓮江行因製骰子選謂之葉子戲通以來天下尚之不知應本朝平祚正體書葉字世世木子自武德至天祐恰二十世

碰壺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碰壺以十壺為上四人合局三人輪飜每一人歌謂之作莫有斷么飜壺全策諸名目

按杭人鄒漣仙文章游戲有由吾賦即此戲也其字作吾謂之由吾此作壺謂之碰壺今蘇杭間碰壺之名亦盛行而皆莫能正舉其字由吾碰壺於義均未詳也作夢亦謂之尘醒義似較勝藏謂角輸贏者皆在夢中惟此人獨醒也名利場中安得有此尘醒之人乎

余作八卦葉子格亦即借用十壺之制詳見曲圖譜彙

投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投成古博戲也用三錢者為三星六錢者為六成八錢者為八又均字均幕為成四字四幕為天分天分必幕與幕偶字與字偶長一尺不穩不錯以此為難元李文蔚有燕青博魚雜劇幕寫極工

按余每見兒童擲錢為戲不知何事始即此戲乎

彩選

宋王銍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為社洪令一道士留一奩封識甚密候作相老勿時開文懿八十六歲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册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視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

按彩選即今陞官圖也唐時已有之此册於宰相上有真人有由富貴而至神仙之意用意更勝也

燈蘭

國朝楊復吉夢闌瑣筆云笠澤書院山長王西莊先生課士詩以燭上燒欖核吐火成蘭花命題眾咸怪其不典余固檢明文授請中四明周節山容燈蘭賦示之其序曰作客暮屬朋酒卜夜清歌乍歇燭影猶高有起剔煤心裁以欖核者吐燄如蘭三四而燼感而賦之

按余有夜合花詞一闋即賦此題

鄭莊公望舅臺

水經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注曰水南有鄭莊公望舅臺莊公居夫人於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成臺以望舅用仲任心之思

按世知莊公闕地見舅不知莊公築臺望舅鄭莊公望舅臺與漢武帝思子臺情事略同

宋伯姬黃臺

水經睢水篇注云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共公之所都也國府圖中猶有伯姬黃堂基斯堂即伯姬燔死處

按世知春申故居有黃堂之名不知伯姬亦有此名也

百里奚故宅

水經淯水篇注云淯水又南穰溪水注之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

按百里奚故宅在紫山亦世所罕知

顏淵郭內園

國朝畢秋帆沅史館館閣校勘記云皇甫謐高士傳顏回有郭外田六十畝足以供鐘鄧有郭內園六十畝足以供縣麻今人但知有郭外田不知有郭內園余檢高士傳云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為縣麻則是合郭外郭內共成六十畝補說有誤

范蠡宅

水經淯水篇注云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曼字子閭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

按史記正義引會稽典錄云范蠡字少伯本是楚宛三戶人則所謂三公城者或即三戶之異名也

夏水篇注云夏水歷范西戎墓南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然則范蠡子孫在漢魯頌有聞人也

買誼宅

水經湘水篇注云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有陶侃廟云侃是買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磚小而深上敞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林魏容一人坐形流俗相承云誼宿所坐林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銅雀

三輔黃圖引繁欽建章序云蔡漢規模廓然汎瀁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古歌云長安城西有雙闕上有雙銅雀一鳴五穀成再鳴五穀熟銅雀即銅鳳凰也

按以此推之魏武帝銅雀臺當亦銅鳳凰矣

晉陸翽鄴中記云銅爵金鳳冰井三臺皆在鄴都北城西北隅似乎有銅雀又有金鳳分為二臺然考三國志魏武帝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或金鳳即金虎之訛陸氏考之不審故金鳳金虎並見

鄴中記云鄴中為石虎諱呼白虎幡為天鹿幡疑魏時金虎臺石虎改為金鳳臺亦避諱也鄴中記又云石虎改虎頭鑿臺為龍頭鑿臺事正一律

凌烟樓

勉齋集有凌烟樓銘具序曰伏見所製凌烟樓樓置崇邇延瞰平寢即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

按此知唐時凌烟閣之名本宋之凌烟樓也

飛霜殿

明楊慎藝林伐山引范元實詩話云白樂天長恨歌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長生殿乃齋戒之所非私語地也華清宮自有飛霜殿乃寢殿也當改長生為飛霜

按長生殿為千載口實不意乃有此一說然飛霜之名知者少矣

戟武閣

宋姚寬西溪叢話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戟武閣宣凌烟先名戟武邪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戟武閣

爾雅臺

宋范成大吳船錄云峽州郡圖有爾雅臺相傳郭景純注爾雅於此臺按爾雅臺之名正可與文選樓相儷

哭金祠

謝鄰霜禿猶有兒金祠一條云隋梁畊為西寧判史諸夷酋長以金餽畊引之坐側
慟哭相戒曰此物餽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
邪嗚呼畊貪泉如醷者安得起梁畊而哭之

按此事甚新未見人引用

紫陽觀

梁任昉述異記云成陽山中有神農鞭藥處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百藥

按紫陽之名自張紫陽僞又為朱文公所攙不知神農遺跡亦有此名也

黃鶴樓

元吳師道禮部詩話云崔顥黃鶴樓詩題下自注云黃鶴乃人名也云昔人已乘白
雲去則非乘鶴矣圖經載費文禕登仙駕鶴於此齊諧志載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
皆因黃鶴而為之說者當以顥之自注為正

綠野堂

唐鄭處誨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彭年鶴年兄弟三人皆有盛名彭年善
舞鶴年龜年善歌特承顧遇於東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踰於公侯宅在東都通遠

里中堂制度甲於都中其下有原注云今裴晉公移於定鼎門內別墅號綠野堂綠
野之名千古美談安知其始乃李龜年之故居乎

六一堂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歐陽文忠公父鄭公任綿州推官日生文忠後有謝固居是官
於治所之左偏一堂號六一居士西賦長歌有即彼生處所館之與周旋之句

按今人止知有杭州之六一泉不知有綿州之六一堂一慶其生一哭其死

竹樓雪堂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木瓦
已為兵馬都監折而為教場亭子矣信可即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

又云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與無愠齋記信可始至訪其舊則已為馬廄矣求其記
文則庖人取其石麼羊肉信可皆復其舊而以其記龕之於壁觀此二事則居官者
有所營造仍必視其人為輕重使非王蘇二公所為雖安君亦不復顧問所營建者
安知不長為牧場亭子而大書深刻之石亦終為庖人麼肉而已

徐十郎家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南唐二徐鉉無子錯有後人居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
家王鉉性之嘗訪之鉉錯告歿其在

邵康節宅契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邵康節居洛陽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圓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
郎中戶名或謂因宅乃三公所予者特未知王之名當亦是元祐間人

按今人田宅稱某人戶下亦承宋人之舊也

邵伯溫聞見前錄云嘉祐七年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西天津橋南五代節度使安
審珂宅故基以郭崇韜宅遺材為屋三十間請康節居之富鄭公又命其客孟約買
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買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檢三凡人
不忍買請公曰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衆恥矣於是司馬溫公而下集錢買之
今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郎中戶名康節初不改也

呂文穆讀書龕

宋吳處厚青箱雜記云洛陽龍門有呂文穆讀書龕云文穆首富樓俓於此今築園
演呂氏正破窻事亦非無因

葉夢得避暑錄話云呂文穆公父龜圖與其母不相能併文穆出之衣食不給龍門
山利涉院僧識其為貴人延致寺中為鑿山嚴為龕居之文穆處其間九年其後請
于郎石龕為祠堂名曰肄業富韓公為作記

宅子

宋王銍默記云先公與閻二丈詢仁同赴省試過一少年於相國寺乃王元澤也詢
仁問荊公出處答曰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數至重不晚且來雩不惟赴
省試蓋大人先遣來京尋宅于耳

按今時京朝官寓京師謂所居曰宅子宋時已然

酒樓紅欄

宋朱弁曲洧舊聞云真定康敦復語予云河東見所在酒樓皆飾以紅欄不知其所
始復請李留畫像有懷湘南僊遊詩云靜看緣徑前茶寺偏上紅欄畫酒樓則湖南
亦有之不獨河東也

按酒樓紅欄與紅衣垂釣何異宜明以來不復有此也

一字廳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湖上廳事有以字名者如一字廳工字廳之字廳丁字廳十字廳之類

容園

國朝陳玉璂學文堂集有容園記云陳子園所居西偏陳地種竹累石鑿池環繞於左右名曰容園園雖創於陳子然凡陳子之客皆得往來生卧於其間陳子不得而私也故曰容也

按陳子號椒峯其集中又有家舫記云丁未秋余出都門買小舟歸江南頗稱人意因題其名曰家舫子發牛來浮淮泝洞湖江而至洞庭由江下趨南入於閩今年又往來京師自春而夏而秋于之視此舟也若將家焉何不可以是名之耶以容名園以家名舫兩記參觀頗有妙理

蝸廬

國朝蔣立鏞文集有蝸廬記云予門人黃撝方璇搆堂於其書堂先祠之間可置一牀一几門之外尺許即復有牆以護之而其側更為門以通焉地狹而勢陋外屬而內向立其外不知其內之更有一境焉褰而入宛宛而上有蝸之象焉予顏之曰蝸

廬

按蔣立鏞字東石即著聊齋志異蒲留仙之子

十二闌干

國朝杜昌丁藏行紀程云初八日行三十里過螺螄灣十二闌干路止尺許連折十二彎而上兩騎相遇則於山腰脊先避俟過方行高捫天俯視山溝深萬丈絕險為生平未歷

按猪人復堅欲集引閘見庖言云南詔菌獠不解營室倚樹架木以居四周用長木橫闌之每面各三築猛獸不得越而入此所謂十二闌干也復入唐人詩料遂與流蘇珠箔相附而行豈復知為疊獠荒陋之用乎乃今讀杜氏藏行紀程闌干十二又有此一義自來言闌干者所未識也

墀房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城郭內北關水門裏有水路通迴數里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於水次造墀房數十所為屋數千間專以假賃與市郭間鋪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貨并動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風燭亦可免偷盜極為利便

按今無此等屋且墀房之義亦不知何解也

浴堂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浴池之風開於部伯鎮之郭堂復徐寧門外之張堂效之城內之張氏復於興教寺效其製由是四城內外皆然並以白石為池方丈餘間為大小數格其大者近鏡水熱為大池次者為中池小而水不甚熱者為娃娃池

按浴堂各處有之而見於記載則惟此書為詳郭堂張堂竟為浴堂之祖但未知如京師如蘇州各浴堂又為誰氏所創始也

又按其所載諸浴堂之名有小蓬萊廣陵濤白玉池清纓泉之名亦極文雅可入詩也

茶香室叢鈔卷十九終

清 德清俞樾著

禹鼎有陰陽之分

晉王嘉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

按左傳但言九牧貢金不言金有雌雄但言鑄鼎象物不言鼎有陰陽。

項羽刀

梁陶宏景刀劍錄云董卓少時耕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起作山雲文劇五如泥及卓貴示五官郎將蔡邕邕曰此項羽之刀也。

諸葛瓦

國朝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四川成都貢院相傳是蜀漢宮基至公堂上瓦尚多舊物質堅而細可以為研每方縱橫皆尺餘旁有小字云臣諸葛亮造素供為臣故士子出場亦必搜檢後因防範非易於乾隆三十年重行拆卸解京此一班錄所據蜀人之言并云伊家尚有瓦一片不知確否。

石季倫家鐵觔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北京工部廠前有鐵觔相傳為石季倫家舊物。

梁武帝硯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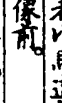
梁武帝集有硯銘止八字及爨讀之皆成韻語今錄於左。

音義海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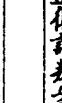
假叫圖二

音模德寫心圖墨假一讀也模德寫心圖墨假音二讀也德寫心圖墨假音模三讀也寫心圖墨假音模德四讀也音假墨圖心寫德模五讀也假墨圖心寫德模音六讀也墨圖心寫德模音假七讀也圖心寫德模音假墨八讀也

梁簡文帝集有飲扇銘亦同此體今亦錄於左。



風 系



楊太真玉磬

唐鄭棨開天傳信記云太真妃最善擊磬雖太常梨園之能心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及幸蜀還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在上顧之悽然不忍令載送太常署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

按自來詠楊妃者罕及玉磬事亦見太真外傳又外傳載太真侍兒紅桃娘及上皇既居南內紅桃猶在亦人所罕知。

陳摶酒杯

宋張唐英後蜀紀事云孟昶時中書舍人劉光祚戲嘲桃核酒杯云得于華山陳摶。

玉柱斧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太上晚歲雖倦勤然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親札其姓名於小幅綿紙封垂於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於前自內中出至小殿見學士始啟封焉以姓名垂玉柱斧子與唐人金甌覆之何異。

按金甌覆人所恆用玉斧則罕知之矣。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崇甯初於崇政殿簇基正中得玉斧大乂八寸玉色如截肪制作極工妙今乘輿行幸最近駕前持玉斧是也玉柱斧子當即此斧。

宋時弓弩斗石數

楓窗小錄云熙寧元年十月詔頒河北諸軍教閱法凡弓分三等九斗為第一八斗為第二七斗為第三弩分三等二石七斗為第一二石四斗為第二二石一斗為第三。

宋玉杯

國朝童有謨景船齋雜記云宋徽宗內府所藏玉杯三其一名教子昇天二名八面威儀三無名其一其三向在我松朱尚書椒溪家孫少愚文嚴得之後歸其從兄文石司成司成無子以弟太學文泉子為子而實器則司成夫人陸氏守之萬歷壬午秋陸氏卒宗族無不垂涎其寶乃訟太學君於浙平湖令遂至圖脫陸有屬者曰兩玉杯至太學君還矣孟取獻之出太學於獄後四十年太學之子本洽成進士適陸之孫鐘奇者以馬道衡謀叛案波及陸氏歸璧於宋鐘奇襲兔本洽以杯祭其父即碎其杯於像前。

世有一捧雪傳奇皆知即太倉王氏清明上湖圖事而不知何以號圖為杯也今觀此則知其真有以玉杯賈禍者。

又按天水冰山錄有清明上湖圖不知即王氏使黃龐所摹之贋本耶抑嚴氏別

得張擇端之真蹟也

文公檜鵝臙墨

元李治敬齋古今黈云東坡蓄墨寶丈有文公檜鵝臙墨六字者自言不知其所謂予以為文公檜當是作者之姓名鵝臙則所造之歲月耳鵝臙也謂歲陽真子臙則十二月也

按鵝臙之義未知如李氏所說否余在詁經精舍曾以鵝臙墨賦命題其年為丙子年其時為冬月即用李氏說也

朱子造墨

國朝陸烜梅谷偶筆云王玉衡藏古墨一挺有朱集益造字

元時庫中古物

元楊瑀山居新話云余為太史院官時吏云本院庫中有漢高祖斬白蛇劍余按晉太康中武庫火已燬此劍何緣更有無欲過目因循未果又聞官庫有昭君琵琶天歷太后以賜伯顏太師妻今不知何在又大都鐘樓街富民家藏宣聖履在焉

按文選石季倫王明君詞一首其序云昔公主嫁烏孫公主悲愁乃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然則馬上琵琶乃因烏孫公主而推之於昭君想當然耳安得有昭君琵琶流傳至元代哉

沈萬三聚寶盆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金陵水西門有蜿龍為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止注云仲榮名富行三人因呼為沈萬三張三丰授以鑪火術有八百大牛耕夜月之句具富敵國盆即鼎鼐也

按沈萬三聚寶盆至今婦豎藍縷之讀此乃知其有自也

國朝褚人穫堅瓠集引挑燈集云明初沈萬山貧時夜夢青衣百餘人乞命及曉見漁翁持青蛙百餘將事割剉萬山感悟以錢買之縱於池中剚後喧鳴達旦一睹耳不能寐晨往啟之見俱環踞一瓦盆真之持歸以為盥手具萬山妻遺一銀記於其中已而見盆中銀記益滿不可數計以金銀試之亦如是由是財雄天下

按此當是俗傳之說

脂粉箱

國朝商盤質園詩集有宣德脂粉箱歌序云明宣德宮脂粉箱一具本宮中之物藏

落民間

都丞盒

明人天水冰山錄有都丞文具一條列銅水注銅筆架等若干物云以上共貯都丞盒一箇內

按今人所用都盛盤即此也據此應作都丞但未詳丞字之義

立鐓

宋沈括補筆談云大夫七十而有閣閣者板格以度膳羞正是今之立鐓今吳人謂立鐓為廚者原起於此以其貯食物也故謂之廚

按此條知今人呼廚為櫃當作鐓乃宋時立鐓之名至今猶在人口者也世俗不知其為立鐓之遺語書作櫃字誤也櫃者匱也與廚不同

神樓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引金陵瑣事云神樓乃劉南坦尚書製為傀儡者用綫編成似陶靖節之籃輿縣千座祭值可子則其上下收放之機皆自握之不須他人文徵仲寫其圖諸詞人多詠歌之皆不得其旨

按神樓之名余聞之久矣亦不得其旨疑是黃九煙將就圖之比故余詞有幾處神樓空結想之句讀香祖筆記乃始得之

倒掖氣

國朝汪琬說鈴云劉比部體仁晨入朝遇驚墜兒嬉遊之具俗所謂倒掖氣者指揮從人買數枚次第於馬上吹之了無作色倒掖氣之名見劉侗帝京景物略今未知尚有其物否

鐵行者

宋張鎡南湖集有鐵行者詩自注云阜林普濟院老僧每初睡時以又頭釘夾紙燭實案上名鐵行者其詩云僧舍生涯只且然養他行者不須錢龍潭莫問僧參得吹滅燈時各自眠

按東坡以木上坐對竹夫人得此則又增一佳對矣

頗眩伽

宋王鞏聞手錄云錢王有外國所獻頗眩伽實其方尺餘其狀如水精云可厭十里火殃乃置於龍興寺佛髻中餘杭數回移而龍興不可近也皇朝改為太平祥符

寺。自唐至皇朝。凡有十寶。此其一也。

玉等子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褐色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等子比之。高下自見。內帑有等子。亦此法。

按金等子。今市肆尚有之。玉等則未之見。

玉活計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蘇州玉工。用碎玉鑲嵌屏風。桂屏插架。謂之玉活計。

翡翠

宋歐陽文忠公歸田錄云。余家有一玉罌。形製甚古而精巧。始得之。極愛翫以為碧玉。在頖州時。嘗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內老臣也。識之曰。此寶器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實物。皆藏宜聖庫。庫中有翡翠盞一隻。所以識也。

按此。知宋時翡翠貴重如此。士大夫家至不識。何物。則難得可知矣。

國朝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云。余幼時。人參珊瑚青金石。皆不貴。雲南翡翠。當時亦以玉視之。不過如藍田乾黃強名以玉耳。今則以為珍玩。價遠出真玉上。是翡翠

在國初時。又不甚貴也。

安金安銀

清異錄云。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負者獻安金安銀買宴。

按今謂游戲曰安閒。此則其語亦古矣。

鉄劒錢

宋洪邁夷堅志引陶岳泉貨錄云。王審知鑄大鉄錢。闊寸餘。甚麤重。亦以開元通寶為文。以五百文貫。俗謂之鉄劒錢。與銅錢並行。

按二字。音義未詳。

猛火油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孝廟德五年。占城國王遣使者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每瓶容水十五觔。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出大焰。雖水洒衣。雖乘勢不滅。

按猛火油。蓋即今洋油之類。今洋油得水則益熾。因有得水則出火之說矣。

宋王得臣麈史云。宋次道家收祕閣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備攻城作。其作凡十一目。所謂火藥青窑猛火油。金火大小和大小爐皮作。麻作。窑子作。是也。據此則猛火

油。宋時能作之。

宋蔡絛鐵圍山叢云。舊說黃巖水乃外國拆香鹹花上露水。殆不然。實用白金為甑。採香鹹花蒸氣成水。凝採屢熏。積而為香。

按此即今番薝花露之法。

地老鼠

齊東野語載穆陵初年。當於上元日。清燕殿排當。恭請恭聖太后。既而燒烟火於庭。有所謂地老鼠者。徑至大母聖座下。大母驚怛。拂衣徑起。

按今煙火戲中。尚有此名。

桂管布衫

玉泉子云。夏侯孜為左拾遺。常着桂管布衫。朝謁。文宗問孜衫何太麁澁。具言桂管產此布。厚可以禦寒。他日上問宰相。朕寒捨遺夏侯孜。必貞介之士。宰相曰。其行今之頽冉上嗟嘆。亦效着桂管布。滿朝皆傚之。此布為之騰貴。

按此即今之木綿布也。唐時已盛行。邱瓊山謂元時始入中國。何歟。

羽紗羽緞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

按近世所謂羽紗羽緞者。乃其名。而非復是物矣。

褔色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揚郡着衣尚新樣。近用青黑紅櫻桃紅。謂之褔色。以褔大將軍征金川班師。過楊着此色也。

按褔色之名。今猶沿之。莫知其由褔大將軍傳名矣。

繡補襠裏肚

老學庵筆記云。祖妣楚國鄭夫人。有先左丞遺衣一篋。裨有繡者。白地白繡鵝黃地。鵝黃繡裏肚。則北宋地皂繡袒肚。云當時士大夫皆然也。

鵝礙巾

宋劉敞公是集有鵝礙巾詩。自注云。余率意作之。以使當春。其形製如燕。

蝴蝶

宋宣和畫譜漢淳志云。東城北畔至張真祿看疾。止於此。陵顧指楊孫氏之館。紙罩上

逆不能即時骨陵色大夫陸元光薛侍疾卧内鏤所御蠟版以戲縱橫三尺餘植以
支脊公殊以為便竟據是版以終餘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為之銘有云木君
戚椒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余年來亦當苦氣逆卧必高枕亦擬仿嫺
版之制為之但不知將來有胡德輝為作銘否

安哉

漢蘭臺令史凡集有安哉銘云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玲
瑰此鹿鳴安哉不知何物當是陶器而盛飲食者
方言云盂謂之槭河濟之間謂之盎盛安哉疑即盎盛也

墼

唐許渾詩云橘邊沽酒半墼空是墼字可入詩

甕子

邵康節詩大甕子中消白日小甆兒上看青天甕子謂酒甕也今作酒罈非是
宋周密武林舊事御教儀衛大第有酒甕子則其字已作甕矣

刀兒

明劉若愚酌中志云刀兒小牙筋一覓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鍍黑魚皮等
鞘以紅絨繩繫束於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臣殊寵非外衛門所敢望也
按此乃今尚有之在明時實為内官所佩非士大夫所用也

剔齒纖

國朝喬松年蘿摩亭札記云陸雲與兄機書記曹公器物有剔齒纖此即今所用剔
齒之牙籤
按陸清河集與兄平原書第一通云疏枇剔齒纖縱皆佳第四通云取其剔齒殘
一箇今以送兄宇有纖纖之異未知有誤否
國朝王之春椒生隨筆云道光間蘇州山塘有老夫鬻削柳木為剔牙籤以此致小
康近讀趙文敏詩云食肉先尋剔齒纖則宋元時已有之矣
按趙詩正本陸清河集如陸集所言曹公器物又有拭巾黃絮二

羽扇

晉陳藏器有羽扇贊其序云吳人織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
意滅吳之後禽獻貢之

按此知羽扇始於南中也

讓扇

明宮官劉若愚酌中志云讓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
糊線兩面畫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骨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
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

按此似摺疊扇而非

國初所用之扇

國朝王源洋舍想筆記云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
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尖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書式靴扇漂陽歌扇
按此等扇名今世無復知者矣余謝徐花農贈竹扇詩云武林舊尖紗止堪伊仰
伍讀者多不解也

轎音橋

國朝徐昂發畏壘筆記云班史淮南王上書云與輿而遊籍服虔注轎音橋臣瓚曰
今竹輿迎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今轎字俗作去聲不復知有橋音矣

藍輿之輿讀去聲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石丞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詩偶值乘藍輿非關避白
衣藍字從草對白輿作仄聲
按廣韻九御有輿字亦注云車輿則輿字自可讀去聲也其藍字從草未詳

鼠尾轎

宋王銍默記云王荊公居鍾山聞陳秀公來以二人肩鼠尾轎迎於江上
按鼠尾轎當是轎之極小者未知其制云何

棕船

國朝張尚瑗石里雜識云庚午辛未間有舞陵屢總戎者歸與門師心造奇巧以梭寬
船梭於山塘游舫之上製似茅亭體方而船身頗長乃於前後積土栽花隨時易之
又如小亭閣倣矣華亭靖逆侯畫而倣之遂盛傳江左
按此亦稚製足與西湖浮梅樓並傳也

西湖船用布帆

元張天羽貞居詞有太常引一闋注云漫翁新製畫舫予為名其舫曰浮家之宅翁

趙李平仁仲湖船用布帆自李始其詞有云坐怕在樓居也用蓆風帆短滿是西湖船亦有用帆者今則無矣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賈秋壑府廂船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是西湖不特有帆船且有輪船也

夢粱錄又云西湖大小船隻不下數百有一千料者約長二十餘丈可容百人

按此等大船今則無矣

曹船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曹大保性好游每日放舟湖上嘗以木蘭一本斷為划子船長二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方丈足布一席屏間可供卧吟屏外可貯百盆兩旁張幔花晨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過窻隙蹴浪顛搖平橋則卸闌捲幔輕如蜻蜓湖上人呼之曰曹船

木脚道

宋趙溍養疴漫筆載曹彬滴美伐江南城既破李煜白衫紗帽見二公二公召煜飲於船前獨設一木脚遶煜徘徊不能進

按此即所跳版也

大木桄

宋陸游入蜀記云大江過一木桄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曰碓舂具中為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於桄上鋪土作疏圃或作酒肆

按如此大桄真可謂浮家矣不知今尚有之否

海船用槽

明朱國楨湧幢小品載出使琉球之舟槽用三十六枚風儀逆或求以人力勝備急用也是海船亦用槽

順風耳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為管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庋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然今西法盛行於中土而此器無聞焉蓋其傳語之巧又有百倍於此者矣

古人奇巧之器

晉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蚕車木人及作行碓於車上車動則木人踏碓舂行千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磨麥一斛中御史解飛部方人魏猛獲所造也

又云雷作檀車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水灌之又作木道人恆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止亦解飛所造也

按解飛魏猛獲之巧雖古倕師無以過司見中國古來自有此巧人矣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天雷壇在小金山後祀呂祖有木鶴首能運動子時首向外午時首向內因名曰子午鶴

按此亦必有機巧存乎其中

清 俞樾 撰

炮鳳烹龍

明宮中志云凡遇大典禮司禮監催督光祿寺備辦茶飯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雞龍則宰白鴨代之

騎驢酒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云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京師朝貴遠相餉饋踰於十里以其遠至號曰鵝鴨亦名騎驢酒水熙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劫賊盜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復為擒奸酒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按劉白墮之名甚著即鵝鴨故鄉人亦習知之至騎驢之號擒奸之稱則知者寥寥矣

水經注云民有姓劉名白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釀成芳酎劉墮即劉白墮也

蠍黃水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泰州雪醅著名蓋用州治客次井蠍黃水蠍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羊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遜有詰之者云蠍黃水重西湖水輕

按蠍黃水名色甚新世罕有用此事者

猴酒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辛洞好酒而無猿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為猴酒又云伊處士從眾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

按此二事正堪為對

空飯

太平廣記引廣古今五行記云唐定州安喜縣人王珍斷肉食以咸亨五年入海運船上無菜人皆食肉珍不食惟食空飯而已

按此即今人所云白飯

圍油飯

老學庵筆記引北户錄云嶺俗家富者婦產三日或足月洗兒作圍油飯以煎魚暖鵝鴨猪羊雜臟漬于醬柱鹽豉為之此即東坡先生所記盤游飯也二字語相近必傳者之誤

按今人知盤游飯不知圍油飯矣灌腸未詳

饅頭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引雲林先生黃長睿云饅頭當用粗頭鬼求皆餅賦

按廣韻二十六桓有槾字注曰槾頭餅也又有饅字注曰俗則自以作槾為近古矣國朝康文昭戲此書乃云字書不見有槾字何也

饅頭不可多食

宋龍川臣東原錄云楊密學士張公堅嘗言頃在疾苦既愈仁宗問因何得疾公曰因食饅頭仁宗曰饅頭豈是多食之物邪余食饅頭往往成疾今則并不能食矣書此自戒

水飯

南唐劉崇遠金華子雜編云鄭傪為江淮留後一日早飯其妻少弟至妝閣問其姊起居方治妝未舉家人備大人晨饌於側姊謂其弟曰我未及餐爾可且點心止于水飯數匙

按水飯即粥也今南人多於早晨啜粥此風古矣

朱杜清獻公文集有奉劄云今況鍾合臣粥後過堂讓事臣精力雖未強尸得免從其言在初八日謝後一往然則晨起啜粥宋時早形之奏牘也

小八珍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酒店之類賣小八珍皆不經煙火物如春夏則煞筍冬筍香椿早韭雪菌萬邑秋冬則毛豆芹菜冬筍酸菜水族則鮮蝦螺螄牲畜則凍蹄版鴨鵝炸雞雞門戶家軟溜豆腐此外有野八珍之雉可以並傳矣

未酉炙臊肺

宋黃庭堅宜州家乘云正月二日作未酉炙臊肺

按此當是雜羊肉鵝肉猪肉為之故以未酉炙為名清異錄有丑未編用雜餅棧羊簡子輸置醋中其名正與相近

消夜果子

元吳自牧夢粱錄云除夕內司賫恩局進呈精巧消夜果子合合內簇請般細果時果蜜餞糖煮等品

按今杭俗猶有消夜果子之語不知其為除夕事也

茶湯

宋無名氏南窗紀談云客至設茶欲去則設湯不知起於何時上自官府下至閭里莫之或廢有武臣楊應誠獨曰客至設湯是飲人以藥也故其家每客至多以蜜漬橙木瓜之類為湯飲客

按客至設茶至今仍之湯則久廢矣且不知當日上下通用之湯為何等湯也

文思豆腐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枝上村天寧寺西園下院也僧文思居之文思字熙甫工詩又善為豆腐造甜漿粥至今效其法者謂之文思豆腐

蜂糖餻

國朝許宗衡玉井山館筆記云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餻數片佐以甌茶蜂糖餻以麪與糖漿之煙作小窠如蜂房然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餻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小甑餻始即揚州之甑兒餻

按今吳下有所謂蜜蜂餻者或即蚊糖之遺製也然以米粉為之不以麪也至甑餻兒餻吳下亦有之余晨起或以此代粥實有句云家常只吃大鍋菜胃護惟宜小甑餻

二韭十八

洛陽伽藍記云後魏陳留侯李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富傾天下而性儉吝食常無肉止有韭如韭葅崇家客李元祐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故曰二韭十八閒者大笑

按庾杲之食二十七種人習知之而罕知有此

日本人梁緯字星農有詩曰庾郎三九李侯二未覺寒廚升鷹之合二典并用

海哩蚌

國朝吳元長宸垣識餘云明俗冬至日賜諸臣甜食一盒凡七種一松子海哩蚌蚌字諸字書不載今亦不識海哩蚌為何物也

茗飲始於南人

後魏楊衒之伽藍記載楊元慎口含水噴陳慶之云吳人之鄙住居建康小作寃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儂蕉清為飲茗飲作檟呷啜鴟蒙嘍嘲蠅黃手把豆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急還去還碧丹陽

按楊元慎北魏人陳慶之南朝之使臣也嘲語可謂酷肖觀此知彼時南中已盛行茗飲而豆蔻檳榔為南人所嗜自昔然矣

伽藍記又云王肅字恭懿琅琊人也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時給事中劉鑠兼肅之風專習茗飲彭城王謂鑠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茶蘧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擧蹙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自是朝貴慚食雖設茗飲皆恥不復食惟江表殘民遠來降者飲焉

按此則茗飲之始於南人審矣

又按自來言茗飲者每引王濛水厄故事而不知水厄二字又見於此蓋其時北方亦習聞王濛事故以為口實也下文又云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義欲為設茗先問卿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答曰下官雖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聚坐大笑則此語盛傳於北而南人轉有不知者矣

杭州蘇州茶

唐陸羽茶經云浙西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潤州蘇州又下

按今杭州之龍井茶蘇州洞庭山之碧蟬春茶皆名聞天下而在唐時則皆下品也又杭州注云生天竺靈隱二寺然則當時龍井亦未知名

閔茶

閔茶有二一在九華山相傳地藏卓錫九華有閔長者家居山中性喜施與地藏就之募一袈裟地遂將閔氏田園山宅一舉而盡長者曰既諾無悔但置我何地地藏擲丹砂使長者圍舍以白日拔宅飛昇其宅今為梵剎其畦今號閔園茶出於此故以名之一在休寧萬歷末閔汶水所製其子閔子長閔際行纘之既以得名亦以穀利市於金陵桃葉渡邊名花乳穜重又盛以雲脚開數顧其堂陳眉公為作題詞見國朝劉鑒五石瓢余與皖南北人多相識而未得一品閔茶未知今尚有否也

清泉白石

明都穆都公談纂云俗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及雜果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

散子散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云正月日曰世俗皆飲屠蘇酒自幼及長梁宗懍荊楚歲時記

云是日進椒柏酒飲桃湯服却鬼凡散子散次第從小起則知散子音訛轉而為屠蘇

按此說人所罕知又云小歲訛而為從小起未詳其說

牛黃清心丸

癸卒雜識云和劑局方乃精集諸家名方至提領以從官內臣參校可謂精矣然左鍊亦不少且以牛黃清心丸言之凡用藥二十九味寒熱訛雜殊不可曉一名醫云此方止是前八味至蒲黃而止自乾山藥以後凡二十一味乃補屋名中山芋邪當時誤寫在此方之後因循不曾改正據此知古方傳流亦不可恃甚矣醫之難言也

聖散子

武英殿聚珍書解沈良方第三卷載有聖散子方共二十味末附識陳無擇之言曰此藥似治寒疫因東坡作序大下通行卒未年水熱瘟疫被害者不可勝數今錄以備疹寒疫用者宜究審其寒溫二疫無使偏表也

國朝錢曾讀書敏求記云聖散子方一卷此方不過二十八味藥病俱可治東坡得之於眉山人巢穀惜其方世罕之恩鄭五常得之於都憲袁公為祥行於鄭陽

聖散子方自東坡為之作序士大夫多知之而不知用之不當亦以為禍余生平喜為人散以施人書此亦以自鑒也

人參貴紅賤白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人參多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枝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間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生於深山草叢中較他草高尺許以八九月間者為最佳生者色白柔熟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為第一等今之賣參家以白包者為貴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環尺圍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落次日曉於日中曬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

按高麗參亦然余親家翁彭雪琴尚書言有人贈以高麗參大幾如小兒臂一種紅一種白白者賤而紅者貴尚書不受未知其功效如何也

人參在本地不效

國朝吳振臣甯古塔紀略云參在本地服之不效予久初到甯古塔時以參半斤煮服反瀉半日不可解也

按振臣之父即吳漢槎梁棲以科場事遣戍生振臣於戍所

高麗人參

唐陸羽茶經云獨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

按此則唐時已有高麗人參但以為下品耳

又云有生潭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效然則唐時人參出處甚多

金汗鉛汗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以藥汁蒸取黃金之汁以治火疾其效如神明末宿將曾有之嘗以示客狀如麻油自云攻南方時有大將被銃傷垂死與二丸即愈鉛汗亦可用噎隔者遲之直下無礙

按今西人以鐵汁治疾即此法也明末已有之則亦出非於西人矣

土石化麪

宋龔鼎臣東原錄云元豐三年河朔京東饑時予中書社南山中土石化為麪可作餅餌因此活甚多

按近有所謂觀音粉者即此類也

地鷄地鴨

宋無名氏鬼董云嘉定戊寅冬廣西諸司奏知欽州林千之食人事始千之得米疾有道人教以童男女肉強人筋骨遂捕境內男女腊而食之謂之地鷄地鴨

按以士大夫而至於食人亦可怪矣地鷄地鴨其名甚新後此獄久不決千之竟不得死宋政之不綱於此可見

茶香室叢鈔卷二十一終

清 德清俞樾著

子產墓柏

水經淯水篇注云。東逕陘山北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墓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栱之上。多生稚柏成林。

按人知孔明廟前之柏。不知子產墓前之柏也。

余葬亡室姚夫人於錢唐石台山。并自營生壙。亦東北向。以德清在杭州東北故有詩曰。鄉山仍可望。重泉亦不望。本際之意。竊比于產矣。

武侯祠前大柏至宋猶存

杜少陵詩所云。孔明廟前有老柏者。此柏至宋猶在。宋人呼儒林公議云。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唐相段文昌有詩。石刻在焉。唐末漸枯。歷王建孟知祥二偽國。不復生。皇朝乾隆五年。庚申夏五月。枯柯再生。時人異焉。三國至乾德丙寅。歷年一千百餘年。

按段詩刻石。而至今惟知有杜詩。亦猶韓碑改用段碑。而膾炙千古者仍韓碑也。文章之不可假借如此。

東坡竹

國朝宋長白柳亭詩話云。富川有東坡竹。相傳大蘇過此。嘗以題壁餘墨瀝叢竹間。其新篁枝葉俱帶墨痕。自注云。見九江志。

按此可與湘妃淚竹並傳矣。

夫人竹

國朝陳鼎竹譜云。夫人竹。產漢陽桃花洞。息夫人栽。剪伐竹。忘勇子持斤。男子伐之。竹寸寸裂。女子伐之。則完。君子曰。竹之貞者也。宜以夫人呼之。

按自來詠息夫人者。止言桃花無言竹者。據劉向列女傳。夫人固烈女子也。千載之下。猶有此竹以表貞墓。是為桃花夫人一洗之矣。

斕竹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雪峰百里間。多斕竹筍。味甚美。考戴凱之竹譜。無斕竹。斕音蘭。字書云。空大也。

月月竹

國朝陳鼎竹譜云。月月竹。月生一筍。歲十二次。逢朔則筍生。晦日則籜脫。畫而舒矣。產嘉定州。

按此竹人亦罕知者。惜未言其遇閏何如也。

筍王筍將

國朝景星杓山齋客談云。甫東竹。多作筍期。俗呼毛筍。每歲出巨筍一株。曰筍王。必有二筍傍出。差弱於王。曰筍將。其形必有異於凡筍。籜稍如錦帶。長有尺餘。出土即能辨之。誤劚之不祥。

宋人猶不以木樨為桂花

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花江浙多有之。一種色黃。一種色白。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故張正見賦詩云。竹馬欲尋無路入。問僧曾折不知名。據此。知宋時雖湖南有巖桂之名。然猶不甚呼木犀為桂也。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引南園漫錄云。桂有桂樹之桂。有桂花之桂。桂樹則楚詞桂

酒桂桂之類。今醫藥所用。取其氣味甘辛。乃尚其皮也。桂花則詩詞所云。今人家園囿所植。取其香氣郁烈。乃尚其花也。類書所載。皆未別白。雖白孔六帖亦然。

松柒

國朝梁同書日貰堂說云。元遺山種松詩。百錢買松柒。小松也。比松於羊。奇余謂小松稱柒。猶小魚稱苗。

柳絮不化萍

宋姚寬西溪叢語云。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即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為萍。誤矣。

牡丹花見於唐以前畫

唐李綽尚書故實云。世言牡丹花。近有張公賞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予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秋冬牡丹

國朝朱泉蟄園見偶錄云。康熙五十七年九月中。蘇州西禪寺內有牡丹一本。葉皆脩落。特開花一朵。淡紅鮮嫩。標於菊花叢中。

按丁丑為康熙四年景乃杭人來就杭地也

大小將軍

國朝王士禎香祖筆記云勝音城山有牡丹二株皆高三十丈號大將軍小將軍凡元人題跋牡丹花王磐乃以將軍名之亦奇稱也

一品妃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門人汪洪度有詠一品妃詩自注云嘗歸化曾入禁苑賜此名

茯苓重三十斤

宋韓琦安陽集云真廟朝汝州進茯苓一顆重三十斤宣示宰臣而下

長生果近代始有

國朝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云落花生一名長生果閩浙志云出外國昔年無之康熙初年僧應元往扶桑覓種寄回

金鷹勒

國朝查慎行人海記云上常諭臣等云西洋有一種樹皮名金鷹勒以治瘧一服即愈用藥只在對症也

按余同年勒少仲中丞極信此藥云不止治瘧熏可補胃人或不之信庚寅晤已入中國且有聖祖此諭也

赤山石絨

明包汝輯南中紀聞云赤山出石絨織為布經火不然即今火布是也

按梁四公記言火浣布有二一是火鼠之毛此云石絨又一種矣

惜未言赤山所在

昂威赫

國朝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混同江中出石碧相傳松脂入水千年所化有紋理如木節細碧色堅逼於鐵土人用以礪刀名為昂威赫即古肅慎氏所貢楛矢石砮是也

按此則肅慎石砮非真石矣

國朝楊賓柳邊紀略云楛木長三四丈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慎氏矢以此為之楛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百年國初勿吉堂事之俗皆以此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娓娓今余所見真楛耳無有所為鏃與砮也

蕈芝

宋張淏雲谷雜記云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為蕈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蕈歷三歲子如栝實有文如龜背味甘脆可食俗傳以為仙果

漏兒軟活

國朝方士淦燕餘偶筆云伊犁有草生石面上紅花嬌艷可愛見水則萎名曰漏兒軟活

公公須婆婆奶

國朝顧景星野菜贊有曰公公須婆婆奶注云即王瓜苗有曰婆婆奶者注云地黃苗也

煙草之始

國朝納蘭成德淥水亭雜識云有僧云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則西域之噉煙三千餘載矣

按此情未言出何經典

明張岱陶庵夢憶云余少時不識煙草為何物十年之內老壯童稚婦人女子無不嗜煙大街小巷擔煙桌此草妖也

按此則明季始嗜煙正與今稿片無異

淡婆姑

日本國人賴惟柔春草堂詩鈔有戲詠淡婆姑詩即煙草也恐淡巴菰之名實淡婆姑之誤

風茄

明魏濬嶺南項記云予官農部河南司時一日曾事畢遣吏承卽還廣迓過一人引去他處飲以酒吏卽昏迷若痲及覺卽為追去矣數日捕得追者訊之云用風茄為末投酒中飲之即醉去須臾盡乃施悶從何得之云此廣西產市之棋盤街鬻藥者土人謂之顛茄風癲也一名閉魂藤

按此藥今尚有之即小說家所謂蒙汗藥也然可以治喘疾其法用吸煙之筒卽裸置煙內吸而食之初試頗有效

蚯蚓為百合

宋鄭景璧家齋筆錄云余居山中見觀物變如蚯蚓為百合麥之壞為蟬則每見之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球已有百合之狀麥熟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

按百合人喜食之乃有蚯蚓變者則亦不盡佳品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浸其隱經宿化為大蝶是蚯蚓能化百合百合花又能化蝶也但未知信否

丁香檳榔

宋張世南游宦紀聞云檳榔閩蜀俱有之閩中丁香一品極小儋永其味勝於蜀產家若掌植其核於小圓再歲而樹壯又三歲高二丈許始實初如菉豆凡兩月漸大有隨地散視之木穗子也

按丁香檳榔今尚珍之吳下以為信品也乃遠地而成木穗子此不可解擬以其核試之未知果然否

賓民婁機曰凡種黍一黍十子惟二子生黍餘皆生粒然則植物自能變其種檳榔之為木穗子亦此類耳未必每種皆然也

七十二子譜

宋周輝清波雜志云廣南有七十二子皆果實也密漬致遠人多不識嘗有類為七十二子識行於世

按周去非嶺外代答云南方果實以子名者百二十或云百子或云七十二子然則七十二子未足盡南中果品也

霍去病

國朝陳鍚路黃爐餘話引候官閩楚樂名譜云霍香名霍去病

桃共娘

明魏濬橘南雜記云野次四五月間有花絕似桃而開甚盛詢之土人云名桃共娘謂與桃同母也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引粵志云花之以壞名者有桃金樓實生野間似梅而末纖銳似桃而色倍鮮中有細核線縷深如金棗名桃金樓實歌云採擷南山陽來花香滿園實發纍纍求子郎爭桃金娘不知與桃共娘是一是二也

三服檳花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張秀才名檳字欽派喜時花檳榔益景與桃志同秀才取天保劉文清名詞之三服檳花亂

栽樹用蝦蟆車

魯陸翽鄴中記云石虎於華林苑民間有名果虎作蝦蟆車箱闊一丈深一丈四掘根面去一丈合土載之植之無不生

按移栽大樹必須多取其土勿傷其根虎製此車必為此也然有誤字不得而詳

雜花種花法

宋周密齊東野語云春花已半開用刀斷下即插之雜菊上卻以花猫用土種之時時澆灌異時花過則根已生矣說不傷生意又可得種亦奇法

用盤插花

癸辛雜識又云凡折花枝槌碎柄用盤盛令齊柄下滿足插花瓶中不用水浸自能開花作蒂

按此與前法均未知驗不妨試之

六友

宋劉敞蒙川遺稿有六友詩靜友蘭也直友竹也淨友蓮也高友松也節友菊也清友梅也

茶香室叢鈔卷二十二終

檇李叢書卷二十三

清 德清俞樾著

麒麟長頸

國朝吳長元宸垣識餘云正統中。西寧羌中陳五獸。近陲之東西二獸。來麒麟身似鹿。戾色微有文。頸特長。略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概如羊。頗醜。非所云屬身鹿肩。有肘文彩也。西騶虞。亦與傳記不同。

按祝允明野記亦載此麒麟形狀云永樂中。外國所獻。疑此特異獸。非真麒麟也。野記又云。先公以己未春。第時有貢麟禮闈。以命賦。亦非此類。

明萬歷時光山縣產麟

明徐渭青藤書屋集有麟辭。其序云。汝甯府光州光山縣。於萬歷十三年二月二十日。據高陌里民曹國隆同地方李章等呈稱。本月十八日。當四更時。本莊偏見天光如雹。一時輝黑。追至五更。忽又光如白晝。居民舉起。又黑如前。衆相驚疑。不知何謂。遍巡達晚。則有五色瑞分。都如霞采。瀰漫良久。不意本日未時。國隆家所畜牸牛。大叫數聲。產一麒麟。肥破液流。液乃黃色。牛時就麟。血漉於舌。麟卧微動。則見偏體。迸射並是紅綠焰光。須臾雲霧四起。風雨大作。震樹鳴吼。塵土飛揚。南下如墨。至十九日未時。麟絕不乳。逐不喘息。即今馬家橋至磚橋一帶。黑水尚存。可驗。該知縣牛應元主簿王汝璇。典史梁模。公同往視。麟之偏體及頭尾四蹄。並是龍鱗。鱗郤方撓。涘鬣所在。並觀現紫色紙毛。所據國隆等呈。麟產於牛。非常事。等。奈額不乳。無由進呈。謹具圖畫一本。并所呈出切乞轉達闕廷。

按此序乃據當時公牘。自來言麟生者。未有詳於此也。然生而不育。生此何為。明史五行志。萬歷十三年九月。光山牛產一物。大光滿地。麟甲森然。一夕斃。即此物也。惟史言九月。此言二月。未詳孰是。此據公牘。恐史誤耳。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余昔守括蒼。署守杭郡。於錢唐中見一草。極似麒麟皮。係牛產於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蹄歧。偏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尾似黑馬。小鱗甲砌滿。

獅子

國朝趙翼甌本草拾遺引檀園見聞錄云。溫都斯坦西域一大回國。從葉爾羌西南行百日可到。其國西南隅有巨澤。圍數千里。澤中有山。圍逾千里。高入雲天。或曰人間第一高山也。山產獅子。新月皎潔。輒負雛於山中往來。時登山絕頂望月。垂涎猛撲。吞月。有飛去八九里十餘里而墜。兀山谷中。其國人以蔡養獅子為上戶。取之法。擇炮手之最精者。開地為阱。入匿其中。遇有負雛來者。發砲斃之。而取其雛。倘一炮不中。則拠山裂石。人無噍類矣。

按獅子為神物。乃妄噬吞月。亦可笑也。

日本人安積信艮齋文略云。獅子生于必達之深谷。能出者育之。不能出者棄而不顧。

按此未知所出。殆其國相傳之俗語乎。

齊布特

國朝張尚瑗石里雜識云。崇德二年。蒙古貢獸名齊布特。能知人詩。蓋角端之屬。偏示羣臣。

按角端能言。本於元史耶律楚材傳。然考漢書司馬相如傳。文選上林賦注。諸家之說。從未有角端能人言之說。耶律楚材蓋權詞以對。本足為據。此詳見俞樾檇李叢書東漫錄。此齊布特當即元初所見之獸。元時不得其名。今轉得之矣。

又按宋書符瑞志云。角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此耶律楚材所本也。然宋書之說多荒誕。不足憑。

國朝王士禎隴蜀餘聞云。角端產良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恆養之以自衛。

按此真角端也。

剛巴兒

國朝張尚瑗石里雜識云。康熙庚午年。未聞裘松園為舉經令。蜀撫噶爾圖。今員剛巴兒貽之札。云剛巴兒形如猫。毛色白。有血以四五月間。山雪消時。隨流而下。若與蛟龍交便化為龍。邛雅過處。西極雪積相通。得之亟剖所佩。不損清傷。裘乃謀之茶商。商云。是誠有之。但不可限以年歲。生沒寒巖窠中。柔至陰之精。為鳥斯藏所收。華人未識其物。裘乃兒歸復命於噶而膜之。比歲復往。謂噶語之云。已得之陝西岷中矣。

禿黑忒

國朝范昭遠從西紀略云。抵坤都倫。遥見一獸。自北向南。疾行如飛。風沙草石隨之而起。鄉導曰。此獸名禿黑忒。猶華言狂狂也。見則多風。

狻猊

國朝朱泉贅聞見偶錄云衛都王御史憚狻猊體其辭云郡謀門西下拜有石獸左曰猊石曰猊為狀特異隱其齒而吻張鬚其角而頭尤頂髮形委委卷兩腳世傳殿宮中故物自衛縣移置於此贊敘所述形狀與今俗稱石獅子甚肖必是此物大率神羊之流倣與禮切猊九奚切

又王漁洋山人香祖筆記云狻猊二獸名東心忠直今承天門內華表頂上者是又衛輝府前亦有此亦清宇廬陵之屬而龍生九子不載其名

貔貅

國朝王士禎隅荀餘聞云貔貅產塞垣似豕而大黃質白章虎喜逐鈇見人不噬產大常伯之其聲似念陀佛非猛獸也

獨泉

宋彭乘墨客揮犀云潭州多泉十數為羣然不為害惟獨泉遇之逐人踩踏至骨糜碎乃去蓋獨泉乃眾泉中最獰悍者不為羣泉所容故遇之則踩而害人

豕血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有客自川中來帶有豕血言此獸乃星會乃天上井宿五百年一降於世以濟人其降也必於蜀降之前三日天乃大風振屋拔木為降豕風左右居民知豕必降急遷避之求鐵工造連鼻箭鐵如楓樹形而窪其中鐵上刻名以記豕降之日形如胡犬有鬣大十倍於豕首必朝蔵皇踴踴不動土人從其後射之矢集於身如蝟三日後乃去遺矢於地各認所鑄以歸其鏃頭有血一塊大如楓樹可入藥自明洪武時曾一降至今幾四百年藥亦罕有存者或有之實同和壓丟治一切陰疽發背奏效如神

按自明洪武元年戊申至國朝光緒癸未五百十六年矣則豕又將降而胡不聞也余謂淮南子道應篇言殷宗生求天下珍怪得元狐黃黑青豕白虎是豕亦珍異之物此殆即豕血耳未必星精下降也

申紅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猴經一名申紅深山產猴衆成極多每於草間得之色紫黑或殊或細草屑污是毋猴月水也治氣血痛

按申紅之名甚新惜未有其製

黑牽牛名黑丑國朝吳儀洛本草從新引搞元方云鵝子青調黑丑塗面上作斑斕又引聖濟總錄云溫熱頭痛黑丑七粒砂仁一粒研末井華水調灌鼻中即愈黑丑二字亦新惜不能倒作丑黑以對申紅也

掃雪

國朝孟璵豐曜筆談云掃雪似貂而小長不及五六寸毛短而勁腹正白雖非珍品然頗輕煖產西北口外凡有貂之地必有掃雪貂之出入以掃雪為前導緣過處皆無跡雪故名掃雪云

狐涎

宋曾敏行獨醒雜志云祥符中汀人王捕能使人隨所思想一一有見大抵皆南法以野狐涎與人食而如此其法以肉置小口罌中埋之野外狐見而欲食啖不得入饞涎流漫罌中漬入肉內乃取其肉曝為脯而置人飲食間又聞以狐涎和水潤面即照見頭目變為異形今江鄉嗜菜事魔者多有此術

按此等事亦臨民者所宜知也

黑大蟲

齊東野語云畢再遇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駐皇堂再遇既死其家以鐵箍蟲之過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長嘶奮迅斷絏而出家人命健卒十餘挽之歸好言戒之曰將軍已死汝莫生事衆喜乘馬僅耳以聽汪然出涕長鳴數聲而斃

按黑大蟲之名甚新宋史張威傳威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棍號紫大蟲此兩名皆可喜也

唐馮贄雲仙雜記云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其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退矣

按赤將軍之名亦奇

碧雲騮

宋魏泰作碧雲騮一畫歷叙朝士託名檜聖命碧雲騮者馬有旋毛意謂雖貴而不能掩其旋毛之醜也此事人多知之乃趙王閘之渑水燕談錄則云太宗朝府州折御卿貢馬御衣褐不甚高而日行平里口旁有碧毳如雲霧因目曰碧雲霞上征太原從來乘之上下山穩如履平地上則俯前足下則屈後足上下如坐安輿不知登降高下之勞園人供芻粟或少倦則銜嚙蒼蠅驅蚤不已此尤異他馬也上嶺悉鳴

不食骨立人不忍視真宗遣從靈駕至水熙陵乃斃詔與桃花犬同坎瘞據此則碧雲霞又良馬也雖霞騮字異然即一馬而傳者異其名魏泰之書非特誣諸觀并誣良馬矣

周煇清波雜志云煇嘗得碱碌一篇亦若碧雲霞專暴人之短今人知有碧雲騮不知碱碌矣

狗挽車

癸辛雜識云高麗以北地名別十八華言乃五國城也其地極寒海水皆冰自八月即合直至來年四五月方解人物行其上如履平地站車往來悉用四狗挽之其行如飛

元劉郁西使記云至麻阿中以馬撦拖牀遮鋪貨重而行疾或曰乞里乞四易馬以犬

獅狨小狗

明宮官劉若愚酌中志云萬歷年間神宮監掌印太監杜用養一獅狨小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訪知之指為邊釁欲參奏費千餘金方得免

按今北人尚喜畜之俗書作哈叭據此當作獅狨然字書無狨字也

畫貓

國朝梁同書曾曰腐塗說引魏禧畫貓記云俗傳二危合畫貓鼠輒過去蓋宿與日並直危也此說未知驗否

貓魚

國朝王初桐貓乘引武林市肆記小經紀有貓窩幅魚又引夢粱錄民宅舍養貓則每日有人供魚鱉

貓食盆

國朝劉廷璣在園雜志云明內官銅貓之器血用上號銅質鑄造今宣廬內有貓食盆是也

六技鼠

宋樓鑰攻媿集跋東坡嘯軒詩云易晉卦晉如鼫鼠釋文音石五技鼠也引本草螻蛄一名鼫鼠考說文注云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是真螻蛄也唐本又曰六技鼠也下又有云能飛不能成曲

按東坡嘯軒詩食立豹無腸亦作縱夕叫樓氏之意則謂終夕叫者螻蛄也非蚓也此固未易幾六技之說則甚新是唐本說文與今異也故表而出之

粉紅色燕

國朝朱彝尊詩話見偶錄云康熙間吳郡之古由巷民家巢燕哺三雛一潔白二粉紅色時以為奇

紅啣啣

國朝張尚瑗石里雜識云滇中有紅啣啣鳥毛骨味趾皆丹砂色為人捕得輒搥腦碎而死若麝之愛騰投巖喜捕者必剖之不得自殺取其臍供繪事圖鳥於屏輒翔而下下則軸工無鳥頃須覺其處若真蔽障之奇鳥

漠北白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漠北白鸇長尾大細斑短腳鷹內之最生沙漠之北

按此可與東海青為勁對矣

火鷄

國朝張元臬庇言云康熙十年外國人有以火鷄入貢者舟過閶門出鷄船頭上市人聚觀之形赤色與鷄同飼以大炭如啄米粒

秋風鳥

國朝丁皇海湖北詩徵傳略載明人蒙正發秋風鳥詩注云小鳥遇秋風而化出惠州其詩有秋風催水落應候起沈淪之句是亦物理之異者

九頭鳥

明郝懿行爾雅云奇鷄十首周公居東惡聞其聲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又云九首者雌鷄猶鴟之九首者曰雌鴟也

按太平廣記禽鳥部引錦表錄異云鵂鶹乃鬼車之屬或云九首曾為犬嚙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必有凶咎此語至今猶傳赤雅謂是周公使庭氏所射未詳所本

又按奇鷄九頭本郭景純江賦而馬氏繹史引衡波傳有鳥九尾孔子曰鷄如河上之歌云鷄兮鷄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則又是九尾而非九頭

鵲上梁

宋錢易南部新書云崔國妻在家見二鼷攜棗共銜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忽不見俗言見鼷上梁為貴

按內子姚夫人曾見之亦無他徵

白鼠

唐于逖靈異錄云陳大家貧好施有一僧每來求食三載供待如初僧指庭中金櫻樹曰此處造一佛堂當有報應陳不信至夜見一白鼠雪色繞其樹陳言於妻子曰衆言有白鼠處即有藏遂窮之得白金五十鋌

按今人每言白鼠為藏神亦有所本

朱砂鼠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黃山湯泉皆朱砂天啓中或浴於泉見一鼠躍出純赤長尺餘曰朱砂鼠

按白鼠固不易見朱鼠更為難遇矣

鼠婚

日本人原善著先哲叢談云物茂卿博識洽聞無所不知或問曰世有鼠婚之說何謂也茂卿曰事出某年某人所著小說其書所載鼠類眷屬名姓矢口纍纍如注

按中國有繪鼠婚為圖畫者小兒嬉戲之物也不圖彼國亦有之物徂徠能言其所出亦奇矣惜所謂小說者不知中國之書邪抑彼國之書也

鳥被

水經清水篇注云關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伯陽者逢二童曰當曰被二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

按史記索隱但言二童子名陳寶無鳥與被之名且亦但言陳倉人遇二童子不言其人為伯陽也

木戾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西戎之地春夏間多有鸂鶒羣飛人或得其雛養視而教諸語言初皆丹嘴中變而黑度歲餘乃復丹始不變此雄者也號名鸂鶒有家常黑而不戾此獨雌者號名木戾

按今人知有鸂鶒不知有木戾

注輦國鸂鶒

宋劉敞公是集有一詩題云客有遺予注輦國鸂鶒素服黃冠語音甚清慧此國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年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

按此殆即今西洋諸國通中華之始也

鷹以聯計

太平廣記引異雜記云唐文州都督逯安公李義性好畋獵常養鷹數聯又引廣古今五行記云唐則天初京兆人李全閒性好殺鷂常養鷹鷂數十聯是唐時畜鷹以聯計始以一雙為一聯耳

馬以駟計

癸辛雜識別集云虜中謂一聚馬為駟或三百疋五百疋

薩多羅解猪語

唐高彥休闕史云咸通初有渤海僧薩多羅能通鳥獸之言一日與小朝客數人將納涼於城西別墅路遇牝豕引諸豝而行喙喙有聲一朝士戲曰此猪有語否對曰巨錢顧諸雛去行行向前樹陰下臥汝因緩轡以俱果掀木陰踠乳豶子

按此與介葛盧之辨牛鳴真天然對偶也

泉州潭水鮫鯉

唐張讀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下有潭水深不可測中有鮫鯉常為人患元和五年一夕聞南山有雷聲震擊聞數百里明旦往視其山摧剝石壁數百仞始盡俱填其潭潭水流溢注滿四野鮫鯉之魚遍若元黃而石壁之上有擊成文字一十九言字勢甚古無能知者有客傳其事至東洛時故史部侍郎韓愈為河南令見而識之其文曰昭赤黑示之鯉魚天公臯殺牛人壬癸神書急急詳究其義似上帝責蛟螭之詞

按文公驅鯉魚人人知之此事世罕知者

蛇能人言

國朝陳鼎蛇譜云嗅人蛇長丈餘至數仞廣西近交趾山中有之伏草莽間遇行旅過輒大吁曰何處來邪裹去只此六字甚清越音同中州不知而誤應之雖去隔數十里蛇必至至則腥風擁樹排闥而入吞應者去人莫能制也

夜裏吁亦蛇名常至午夜忽大聲吁救命不止者蛇也毋得輕啓戶倉卒出必為所害交趾邱嬸山中有此蛇肚裏餓亦蛇名色如竹葉長尺許不噬人不畏人前有兩

足見人觀啼曰肚裏餓好事者投以瓜果食物彼即接而吹之可抑而玩也然有毒手近之即浮腫一二日方消以上並見蛇譜中異蛇甚多此三種皆能人言者

蛇呼奴奴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蝮蛇能食猫猫人見猫庞鼠逸必知其為蛇相率赴之環而詬歌呼之曰奴奴猫姊姊也蛇聞歌即俯首

按奴俗字徒架庞俗呼婢亦或以呼父之姊妹乃蝮蛇亦喜聞是稱奇矣

水獺玉手

國朝王璐豐暇筆談云余家舊有水獺玉手一隻治骨鯁極效庚熙丁亥年忽失之手如鵝卵大色黃白類隃佛手柑而五指與人無異特介銳而微厚有骨鯁者以手撫喉下者三則消矣此手得之甚難必繫大生獺於密室中以魚置其前令稍遠人走避之獺欲食魚甚而遠不可捉則手自口中出人從其後急擊得以刀截其腕腊之然百不能一中也若殺而求其手無有矣

按此物甚長永鬼記載

魚皁棘

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云鱗魚腰間環有紅鱗一帶者名魚皁棘濱人得此是年鱗魚必多

魚鯫鷄犬

明王士性廣志繹云唐朝每聖誕勅僧放生池放生者為令其放魚鯫而不放鷄犬者蓋內典六道鷄犬等為定殺業魚鯫等為不定殺業故也余謂鷄犬宜作鷄豕為允

蟹體二物

國朝駐滇道人蕙櫋雜識云蟹生而母死爭食其肉水族之梟也鱣生而母盲以身飼母水族之烏也

按紀文達書言蟹受湯鑊之苦比他物尤苦殺業報之最重者今觀此則不足怪矣至鱣為三厭之一道家忌之觀此則自不宜食若謂其頭戴七星且能禮拜北斗轉失之誣矣

海蜘蛛

國朝王漁洋香祖筆記云海蜘蛛生粵海島中巨若車輪文具五色絲如綴錦虎豹鬬之不得脫覓而食之

按蜘蛛絲最黏而韌余幼時曾見人家一蜘蛛網有蛇長二尺許宛轉其中竟不能脫則海中蛛網能制虎豹亦無怪矣

蚊大如蜻蜓

明金幼孜北征錄云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拂面噆螫拂之不去

隊隊

國朝趙學敏本草拾遺云雲南有小蟲名曰隊隊狀如蟲出必雌雄相隨人得之以賣於富貴家價至四五金盛以銀匣置枕中則夫妻和好

寒蜓

漢應劭風俗通載太僕杜密譏劉勝位故大夫見禮上賓俯伏甚於蠭蟑冷濕比如寒蜓

按後漢書杜密傳云劉勝位為大夫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己自同寒蟬與此語句不同蜓與蟬義亦有別

鳴秋

國朝李斗揚州畫舫錄云北郊蟋蟀大於他處土人有鳴秋者善養養以草忙著相蟲譜題曰鳴氏純雄秋以此擅受知於歙人汪氏遂致富

按今江浙間多有養蟋蟀者而鳴秋之名則久晦矣鳴氏僻姓未詳所出此姓此名適宜此技亦奇矣

治三蟲藥

唐柳宗元龍城錄云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煮黃柏木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投以刀圭藥魚吸即死吳江有蛟為害以數刀圭投潭中老蛟死浮於水水蟲與和蟲皆藥死

按此說未知信否姑記其說

殤蟲

唐段成式異疾志云河南劉崇遠有妹為尼居楚州常有一客尼寓宿忽病瘧瘦甚且死其妹省之眾共見病者身中有氣如飛蟲入其妹衣中遂不見病者死妹亦病俄而劉氏舉院皆病

按此即今俗所謂痧氣也

蛺蝶詐死

宋王得臣麈史云余少時季秋末於草際得一小蛺蝶怪其非時取視之則斃於掌中久則栩栩然飛去蓋詐死以逃生也

按此則東坡所賦之黠鼠不足怪矣

鳥居随錄

清 盧若騰著

島居隨錄

島居隨錄提要

是書為有明同安盧牧州氏所著計凡六卷宇宙間色色形形無不搜其奇辨其異相感相成相背庚相戕賊一一載之朗若列眉可與張華博物志相頡頏

序

有明貢臣曰盧巡撫牧洲先生遺時操孝卓然以文章氣節與閩士相砥礪士林至今重之讀其書益復哀其志悲其遇而想見其為人也林子瘦雲倜儻而嗜古得先生島居隨錄贋同拱璧願不欲私為枕祕將以壽諸梨棗竊聞先生著書等身乃文集僅有存者又聞其留蕃值筆二卷甚佳皆經史及諸子中心得之語應尚在人間是書亦顧佚其後半宅日若獲裒成全集以饗學者之心斯則瘦雲之上願也是書似專為掊物而作夫不物於物所以物物蓋將自元會運世言之寅閒而成閒始於乾品物流形託於未濟辨物居方也自蠢假螭終言之卯閒而卯閒和同不可以內一南而物生始肅不可以贏一壯而物成也孳子紐丑亥以二首法乾元坤元六身象六子陰陽閒調互為其根蓁成告甘荼成告苦敷實旦實珍若天賜至馬諸橫生盡以養縱生諸縱生盡以養一丈夫夫然故物理可得而推人極可得而立也且物生而有象象而滋滋而數數不可窮也名以命之類以從之採細縕之原通消息之故博繁賾之索極蠢沙之變第則是書難連抔無傷也劃於目怵於心驚猶鬼神其言若河漢而無涯也其間珠連繩貫似有脈絡分劃部居似有次第今皆不敢妄為

附會猶訐先生當顛瘈流離之際憤時事不可為欲以澎湖作田橫之島自比殷頑日與漁臣為伍所見皆蠻煙瘴雨鮫人蜃舍可驚可愕之狀羈旅冢寒倀呼八九不悔而猶抱遺編究終始非直比張華之博物齊諧觀夷堅之志怪也其離騷天問之思乎

道光辛卯生日汀歸化後學雒聯棠序

島居隨錄目次
卷上
物生
物交
生化
應求
卷下
制伏
反殊
偏特
物宜
彼異
比類

道光丁亥鄉人吳君體士贈樹梅以鄉先賢盧牧洲先生島居隨錄稿本二冊蠹

粉剝落過去比類一門卒卯冬屬傳君醇儒訪於盧君適時適得完璧正訛補闕

亟付梓人經始於是歲十二月越明年九秋書成適時牧洲先生之姪孫也

島居隨錄卷上

清 同安盧若騰著

物生

計然曰人受命於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謂如水泡之狀四月而胎謂如水中蝦蟇胎也五月而筋六月而骨謂血氣變為肉肉為脂脂為骨也七月而生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

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騭孳秦晉之間曰健子趙魏之間曰擎生

擎生有隔日隔月者殷祖甲以卯日生篤已日生良嘉靖初京師民米鐵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日生一子十三日生一子萬歷年間工部范鈁妻生一女四閒月又生一男

人有不及十月而生者魏略云黃牛羌人孕六月而生博物志云荊州極西南界至蜀諸民曰猿子婦人妊娠七月而產令人孕七月八月生者常有之七月者多可育八月者多難育七變而八不變也宋濂七月生

人有過十月而生者伏羲母孕十二年生黃帝母孕二十四月生堯契禹及漢昭帝母皆孕十四月生又漢武帝內傳云王夫人孕十四月而生武帝晉書云符堅母孕十二月生十六國春秋劉淵母孕十五月生慕容垂母孕十三月生李雄十四月生前涼錄衆錄云老子母懷孕十年乃生老子傳又云胎八十一年乃生太平廣記葉法善十五月生博物志云大人國其人孕三十六年生而白頭唐李泌母周氏懷孕三年生泌泌始生髮即垂肩宋供奉官郭坦母孕二十二月生萬歷年間中書馬呈德大同人其妻孕八歲而生子子亦不甚大但髮長尺餘齊民要術云廣翔婦與黃犬通姦即妊不能決在禁中四年生英爾登極赦到宣免而婦生子髮被面蓋滿口余未之信至岐下取案文閱之不誤異苑云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墜地便坐而笑髮覆面牙齒皆具宋林靈素永嘉人母孕二十四月而生

人有不因交合而孕者太昊母華胥履巨人跡意有所動青虹繞之遂因而孕黃帝母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於郊野感之而孕少昊母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感之而孕顓頊母女樞見瑤光貫月感之而孕帝嚳次妃慶都感赤龍之精孕堯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而踐之身動如孕期而生棄帝嚳三妃

簡狄祈於高禖見玄鳥墜卵吞之孕契髂瘦妻擾簧感大虹而孕嬀一云感樞星之精而孕禹母修己一曰女狄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慘然又於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遂孕湯母扶都感白氣貫月而孕老聃母巽感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而孕周昭王夫人觀白虹而有娠生子兩手推拳不開昭王喫之即開左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旦遂賜姓翁氏食采翁山古哀牢國即今雲南永昌軍民府也相傳一婦名沙壺流槎水中觸況木有感因孕產九男其季子長而黑遂推為酋長魏書云鮮卑兵投鹿侯從剋奴三年其妻在家有子怪而殺之妻言嘗行仰天視雨霤入口吞之而生子號檀石槐後遂為鮮卑大人梁王曇逸母晝寢夢雷風集其身因有娠梁任昉母裴氏夢五色蛛旗四角繫金鈴墮鈴於懷中覺而有孕徐陵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為龍集其肩左因而有孕隋王通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度巨石而有孕遂生文中子漢末零陵郡太守有女悅門下書佐令婢取其盥手水飲之而有娠既而生子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直上書佐膝上書佐推之兒仆地化為水桓玄母馬氏見流星墜銅水甕中如火球取入飲吞之有感而孕後遂生玄宋邵雍母李氏因山行於霍霞間見大黑猿有感遂孕南史東海有女國二三月就

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頂復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北史寄泰之母夢風雷而有娠朝鮮靈巖郡西有崔氏園據傳新羅人崔氏園中有瓜長尺餘一家剖異之崔氏女潛摘食之歎然有孕踰月生子其父母惡其無人道而生置之竹林居數日女往視之鳩燕來銜翼之還告於父母父母往見異之取而養之及長為僧名道詵入唐傳一行地理法而還後名其地曰鳩林順慶府蓬州鷲鷟山有井井側有巨人足跡有女子履其跡而孕生一子棄諸野馬牛避弗踐鴻鵠以羽覆之母乃收而養之長為高僧即圭峰禪師也宋熹百濟國出自索離國其王出行其侍兒於溫妊娠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感故有娠王捨之後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於馬閒亦如之王以為神命養之名曰東明及長善射王惡而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為橋乘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

人有不從產門出者世本云陸終氏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脇三人出焉破其右脇三人出焉修己背拆而生焉魏志云黃初六年魏郡太守孔羨表言汝南屈雍妻王氏以去年十月十二日生男兒從右腋下小腹上而出其母自若無他畏痛今瘡已愈母子全安異苑云晉義熙中魏興李寧妻樊氏懷妊過期不生而腹上有瘡兒從瘡出長為將軍名胡兒又云晉時常山趙宣母妊身如常而脾上作瘕擣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太康中馬耆國王說安遠子入侍安妻妊娠十二月剖脇生子名曰會後嗣為王廣五行記云李敬來年洛陵民馬氏婦妊從脇生子母無患宋武帝時武陵梅徽妻妊女從腋中生至齊梁間後魏肅宗熙平二年許州祈縣人韓僧真女令娥從母右脇而出靈太后命付掖庭野史云莆田尉舍之左有市人妻生男從股縫間出瘡合母子無患浮屠氏書稱迦生下摩耶之右脇神仙傳言老子生時剖母左腋而出當高記云陽翟有婦人妊三十月乃生子從背出五歲便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開母祠瑯琊抄云成化中宿州一婦孕脇腹如瘭及期兒從瘭出瘡痏隨合其子名佛記兒又成化十八年三月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右邊痛不可言歷三月腹右畔開裂產出一男鼻準中有黑痣嘉靖四十年三月真定一婦人於右脇下產一男甚雄偉六歲而死又隆慶五年二月唐山縣民婦有孕左脇腫起兒從脇生俱無恙甲辰徐州一婦脇骨生一肉瘤漸長如梳大皮益堅薄彌月兒從此產

人生三子四子者甚多王冰玄珠密語云人生三子主太平人生三女國淫失人生十子諸侯兢征人生肉塊天下饑荒雖有此說然從來聞有一生十子者按後漢方術傳云南昌有婦人生四子劉祇以問唐檀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此戒一時之占驗未必為定論也唐哀帝時潁州汝陰縣彭文妻一產三男宋亳道三年南劍民劉相妻一產三男永樂六年山西霍上縣民李天秀妻朱氏一產三男萬歷元年沙縣民黃春妻一產三子鎮已編汝寧士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吳陰銑知光州時過其家生呼三男出皆髫秀其髫一向左一向右一在中以貌類難別故髡以識之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有一乳三女者與兒同年欲求為配陸壽之為詠而聘焉石勒僭位三年蓼陽人陳武妻一產三男一女勒以為祥賜乳婢一口設一百石雜綵四十匹拓跋魏高祖延興三年秋秀容那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唐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李道護妻寶歷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皆一產四男宋太平興國七年鴈門縣民劉習妻產四男祥符元年高郵軍民王吉妻產四男八年永嘉縣民張保妻產四男元至元二十年二月高州民張丑妻李氏一產四子三男一女大德元年十一月遼陽打鴈李蝴吳戶那懷妻和

里達一產四男。十年正月。江州湖口縣民方丙妻甘氏一產四男。致和元年。當塗縣楊泰妻吳氏一產四子。嘉靖十一年。當塗縣民吳倫妻一產三男一女。萬曆年間。大同民一產四男。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福州東門守軍蘇九郎妻鄭氏一產二男二女。侯甸西樵野記載天順間。揚州民家一產五男。體貌無異。無一夭者。母亦無恙。陵縣庚已編載武進人張麻婁一產五男。成化間。嘉善縣蘇虎婁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萬歷庚寅。宿州村民婦一產七子。膚髮紅白黑。青黃色各異。以為妖也。潛屬一人盛之江滙。里有富長者夜夢神謂曰。明日有七將軍在門過宿。宜救之。當獲福佑。長者趨視門外。果見所攜人抱一筐衣覆其上。發視之。則知其兒。以錢勞之。語曰。是兒神已托蓽於我。我當鞠之。慎勿泄也。越三年。婦老。竟無子。頗聞育在富長者家。訪得之。厲人懇求長者曰。神以兒屬我。安有還理於是。與見而兩家並子之。馬嘉靖六年。河間民李公寓婦陳氏一產七女。○弇山堂記戊午歲人顧合璧聯璧。其父四舉胎八子。與周八士同。○獨異志。淮南程幹本富人二年間為水火漂盡。妻茅氏連八年孳生十六子。相持行乞於市。○宋乾道年。湖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子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

男人有生子者。宋史云。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娩而逃去。西樵野記云。嘉靖乙酉。橫涇儂農孔方。忽患膨脹。憒憒幾數月。自臍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肌體毛髮悉具。周文襄恍撫姑蘇時。有報男子生子者。周不答。但目諸門子曰。汝輩慎之。萬歷丁巳正月二十八日。盜渡府奉化縣後陽村男子張一。產兒自敘道出。一與同村盧某貿販出往。托宿必與傭若夫婦。熟兒之孕。似盧為之父。

人有生於獸者。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異苑云。漢末有馬生人。名曰馬異。及長亡入胡地。漢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風俗通曰。巡馬生胡子。閒養馬胡舊頭。乃奸此馬。以生子。梁時有村人朝文秀。見一鹿產一女子在地。遂收養之。及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後死入棺。武帝致祭。聞棺視之。但聞異香。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於此。隋因號其葬處為真山。在今江陰東一十八里。唐乾符二年。河北馬生人。申和元年八月。長安馬生人。泰州治東四十里天目山。仙人王治隱居於此。有五色鹿。產一女於山左草莽間。聞啼聲往視之。見鹿乳焉。治挈養於巷。至七歲。為築鹿女臺居之。治飛昇後。女欲南渡。邑人餞之江浦。云後百年復來。履江水而去。景雲二年十一月。山忽鳴聲聞遠近。實數遍天台山女道士王妙行。行天下名山大川。洞天福地。投金龍玉璧。王妙行即鹿女訃百年矣。西盆志云。西羌之先。為木潭可汗子孫。乃狼種也。隋煬突厥之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只留一小兒。與牝狼交。狼有孕。兒復被殺。狼逃至高昌之西北。後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賢。遂為君長。

人有生於竹木者。漢時夜郎女子。浣溪上有三節竹流至足間。聞嬰兒聲。剖竹得男。收養之。及長自稱夜郎王。以竹為姓。隋時黎陽人王德祖撤其廈。見一孩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問誰育我。具以實告。因林木而生。名曰梵天。後改梵志。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劉宋時。東陽鎮米氏聞木巢中兒啼。收育之。後為高僧。即曾誌公也。

凡物九竅者胎生。八竅者卵生。而人又有生於卵者。博物志。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水濱。有犬名曰鵰倉。獵於水側。銜歸。獨孤母以為異。覆煖之。遂蚪生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即徐偃王也。後鵰倉臨死。生角而尾。脊黃龍也。尸子云。徐偃王有筋無骨。平陽志。晉永嘉中有鮮

媼者。偶拾巨卵。歸育之。得嬰兒。字曰撫方。四歲時。劉淵築平陽城。不就。暮能城者。撫因變為蛇。令媼舉戽誅後。曰。憑戽築城。可立就。果然。淵性之。遂投山穴。聞露尾數寸。忽有泉湧出成池。後人名為金龍池。在府城西南。當州志。陳時民陳氏獲一卵。圍及尺餘。攜歸。忽一日雷震而開。生子。有文在左手曰。雷。在右手曰州。及長名文王。陳大建三年。拜本州刺史。多善政。沒而神靈。立廟以祀。名雷公廟。在府城西南。瓊州志。建安縣南四百里五指山。一名黎母山。一云黎女星見此山。因名黎。後訛呼黎母。黎母廟在府城西。傍傳雷攝一卵在山中。生一女。歲久有交阯蠻過海採香者。因與成婚。子孫甚衆。是為黎母。乃黎人之祖也。故郡建廟祀之。唐時南詔洱海邊漁者。得雕卵。破得嬰兒。乳之長成。人稱為宗摸師。能以符咒化水土為酒食。千百人皆醉飽。一日化為雕飛集高興寺。不知所止。高興寺在玉案山崇福寺之北。今僧寶川州宋善高向麗其先出夫餘王書。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斗。夫餘王棄之與犬。犬不食。與豕豕不食。棄於路。牛馬避之。棄於野。衆鳥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遂還其母。母以物裹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至紇升骨城。遂

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

人有生異類者漢竇武母產武而並產一蛇投之林中後母卒有大蛇從至喪所以頭擊柩若哀泣者少間乃去漢末滇池有女浣衣石上感赤光之祥而懷孕生二龍及女長將殤柩車忽騰雌升山遂葬焉今謂之女郎山在成都府溫江縣一云今漢中府洋縣大龍小龍二溪即張魯女生龍處溪邊大石山有赤書篆溪二字庾信詩所云南圖女郎砧也晉太康間蜀陽農人任谷傭卧樹下夢羽衣人與溫逢期羽士復至以小匕挾其膺下出一白蛇羽士挾蛇徑去谷陽漸瘦貌類寺人又說言道術得入宮次寺人籍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鳥頭而足馬蹄一手尾黃大如杭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窄令嚴根蜕產一女一龍一龜其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遂見神光少得就視未幾帝竟淪沒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時平陽雨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雲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劉后所生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東晉隆安中吳郡有繆氏家於陽山之下其女始笄因出歸逢日暮欲雨忽遇白衣老人假館避雨語竟遂失老人所在已而有娠父母怒而逐之乞食於鄰舂三月十八日產一肉塊棄之水中塊忽破

有白龍出蜿蜒母前母驚仆地須臾雷電晦冥風雨交作良久開霽白龍復還產處視母已死乃飛騰而去於是鄉人葬其母仍建廟祀之海歲是日龍必歸省見形威長桑丈隱顯於衆山或小如蜥蜴依伏於廟側暴風雷雨則其驗也今白墻窗前有龍湫靈濟廟是也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雨歲兒墮地便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母曰當令我得遍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幡故當無憂母不解作絳幡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隋大業四年鷹門宋谷村有一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蓋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矣卵所在六年趙郡李衆玉婢產一物大如卵唐大順中晉州王金義妻孕而漸下入股至足大拇指折而生珠漸長大如杯建昌府南豐縣八十里有龍母墓宋熙寧間農夫游戲妻劉氏浴於溪邊黃犬逼之有娠期年產兩鮎魚驚異以大缸貯之水中須臾雷電晦冥失魚所在後三日劉死葬於溪東磯阜之上數日大雨溪漲衆見兩魚循岸而行處地輒陷疑以為龍也

人有幼生老生者潘塤揩記室載元順帝至元三年民間訛言拘倒童男女以送婚姻不問長幼平江蘇道即時為上海縣史有女年十一贅里人浦仲明之子為壻明年生一子遷史載金始祖函普妻年六十餘生二男一女又留青日札載唐張參妻孟娥貌類其夫參事郭汾陽既死娥偽為丈夫衣冠耕為參弟贍事汾陽汾陽愛娥年已七十二軍中稟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老而梵猶遂改適三原縣董橋店滿老為夫嫌復誕二子曰滿曰祺滿年五十有五祺年五十有二娼年百餘歲人呼為張大夫此皆異常之事也

人有多子者漢中山王勝有子百二十人晉慕容廆之弟吐谷渾有子六十人胡潘嗣子世隆又有庶子六十人北燕王馮跋有子百餘人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蕭梁鄱陽王恢男女百人宋張蓄有子四十二人或傳會閨窗真厩舍先以馬合緻婢隔廳從而御之罔不成孕李仙哲真州揭子縣人仕本州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子孫奏見咸忘其年名版簿以奏之會滿慶成端順王奇滿有子百人嘉靖三十四年冬王壽八十撫臣王崇上疏乞詔旌表詔勑書嘉獎賚以金帛

物文

龍與斗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豨與馬交則生龍馬埤雅云龍卵生思抱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因風而化龜鼈亦卵生思抱一云龜思鼈望生卵於水濱岸旁隔岸以目

望日出入朝東夕西觀三七而成也

釋典云龍交則變為二小蛇

陸佃云蛇交龜則生龜類書云蛇與雉交而生子曰蠪似蛇四足能害人陸禮云蜧音枭即蛟也或曰蜃也魚至剛云正月蛇與雉交生卵過雷即入土數丈為蛇形鯉二三百年乃能升騰卵不入土但為雉耳

蛟文雄常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

蛟交雄入雌牖已即退出龜雌雄尾交或云龜無雄與蛇交即孕龜與蛇交誠有之謂其無雄而不能相交則非也

抱樸子云腾蛇不交變化論云腾蛇鱴孚

鱴鱴魚有雄無雌以影漫於鱴魚則其子皆附於鱴鬐而生故一名鱴鱴魚按許氏說文云鱴與鱴同或云鮎亦產鱴或云鱴與蛇通

瑇瑁一名玳瑁陸佃云瑇瑁不再交望即抱影謂之擫卵

鵝以聲交鷺以目交鵝鵞睛交鴛鴦足交腾蛇鱴交野鵲像說老鵝過氣鵝鳥接鱴鴛鴦交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為鼻交亦在鬚也龍鵝沙鷗皆雄鳴上風雌鳴下

風自然成孕也在交不一雄交不再凡鳥皆雄求於雌惟鴛與鶺鴒常則雌求於雄也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穎達注疏云一鳥一鼠共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有鼠見之者云鳥形色似雀而稍大頂出毛角鼠狀如人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狎昵有類雌雄鬬之上人所說皆然

鸛鶴交而孕一云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跡而孕鸛音感而孕以視而抱白鷴相眄而孕鵝鵲睛交而孕驚以目盼而受胎

雉交不再將卵時避其雄而潛伏之否則雄食其卵也

雞鴨交時以足相勾伏鳴如鼓翼相鬬狀往往擒地人或就而捕之取其勾足為媚藥蛟王荊公字說云鴈從句鴨從甲

北戶錄云孔雀不匹以音影相接而孕或雌鳴下風雄鳴上風交孕翼越集云孔雀雌有雌雄將乳時登木哀鳴蛇至即交故其血腊摘傷人禽經云孔雀見蛇則跼而躍者是也

續博物志云鴈抱者鵝鸛鵠也影抱者龜鼈龜也象交在水中以胸相帖許慎云三年一乳或云五歲始產六十年骨方足

易通卦驗云立秋虎始嘯仲冬虎始交或曰月暈時乃交又云虎交不再

貓犬逢春秋交

虎以大寒日交七月而生

魚蝨雌者與蚯蚓交郭璞謂云蚯蚓上精無心之蟲交不以牙雖於蟲蝨是矣

博物志云鱟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產子子復為鱟皆無眉目易傷收採亦薄

南方異物志云高魚似鱒有雌無雄二三月與蜥蜴合於水中其胎毒人高魚一名石斑魚亦與蛇交

道藏經云螺交則粉遇蜂交則黃連

鵁鶄雌無雄與他鳥合鰕魚與他魚牝牡故莊子曰鰕與魚游

蠹蟲一名土蠶一名蜚蠊與燈蛾相牝牡

生化

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夜有火光及白銀之氣入夜正白流散在地其精變為白雄鵝銅氣之精為馬為儵鉛錫之精為老婦

廣輿記載古城圖有金山山石皆赤色其中產金夜則飛出狀如螢火

鐵受太陽之氣始生之初卤石產焉一百五十年而成礦石二百年孕而成鐵又二百年不經採鍊而成銅銅化為白金白金化為黃金令取礦石碎之內有鐵片可驗丹砂受青陽之氣始成鉛石二百年成丹砒而青始孕又二百年而成鉛又二百年成銀又二百年復得太和之氣化而為金諸金皆不若丹砂金為上也

雄黃變鐵雌黃變鉛

白茅根乾之夜視有光故腐則變為螢火

慈蠻為韭老韭變為蒢

唐元宗天寶三載武威番禾縣醴泉湧出石化為龜貧民取食之憲宗元和四年山西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龜人取食之宋真宗祥符五年慈州民饑宓鄉縣山生石腦如麵可作餅餌仁宗嘉祐七年五月鍾離縣地生麵哲宗元豐三年青州陽胸益都石皆化麵人取食之

嶺南有樹小兒樹蛺蝶及獨腳蜂獨腳蛾皆生於樹其足連樹根不能動搖此氣化之類也

酉陽雜俎云嶺南毒木夜有光經雨則腐化為巨蜂其喙若錐長三分嚙人甚毒

逑異記云晉末荊州久雨衆化為蟲蟲害民永嘉中梁州雨七旬參化為飛蛾

逑異記云桴樹之精化為青羊又云千年木精為青羊楓木之老者化為人形南中有楓子鬼

古今注謂楮蠶化蝶倫雅翼謂菜蟲化蝶到子謂鳥足之葉化蝶酉陽雜俎謂壞線裙幅百合花俱化蝶北戶錄謂樹葉化蝶如丹青一云朽麥化蝶凡蟲蝎諸蟲至老物色黑蛾蝶大如蝙蝠楮蠶所化非人或名玄武蟬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呼曰柂俱各蛻而為蝶為蛾朽衣物亦必生蟲而化其色亦各隨其蟲所食花葉及所化之不葉而蠶實從木皮中出如蛆珠璣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蛾飛出亦有為蚊子者丹鉛錄云有草蝶水蝶在水中

異苑云人髮變為鱓魚抱朴子云蛇根化為蟬陶隱居云蟬是行蛇根所化

羅願云水蠆化蜻蜓蜻蛉仍交於水上附物散卵復為水蠆

蠅置於綿絮筒中久則蠅死蛆於青草葉上經宿霑露則背坼化為青蠅飛去

淮南子曰子不為蚿子予善吉蚿而水中小蟲也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子子予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子

蛆蠅之子也蛆蛻化為蠅蠅溺水死得灰復活故淮南子云爛灰生蠅水蛆長寸餘色黑夏末變為蚓

抱樸子云頭蚊黑着身變白身蚊白着頭變黑

蚌有化為促織者健而善鬬所當無不勝焉

蜻蜻居熏土中從夏入秋蛻而為蟬蜻蜻一名蜻在朽木中春雨後化為天牛王充論衡云蜻蜻化腹蜻腹蜻折背出而為蟬爾雅云蜄馬蜩乃蟬之最大者本生土中云是蛻螬所轉久而化成此蟲至夏貪木而蛻百陽雜組織朽木化蟬

列子云朽瓜化魚段成式云補闕張周見壁上瓜子化為蟹魚即蠹魚也亦名衣魚

蟬魚蚋魚白魚

山氣多蜮水氣多蛟

蚊子化生於木葉及蠅灰中塵子於水中為子子蟲仍變為蚊也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蚊出蜜非有蚊母草葉中有血蟲化而為蚊江東有蚊母鳥一名鷦鴒吐一二升

蝌斗生水中蝦蟇青蛙之子也二三月蛙蟇吸腸於水除草上纏繞如索日見黑點漸至春水暖鳴以聒之則蝌斗皆出謂之聒子所謂蝦蟇攀援是矣始出有尾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月大盡則先生前兩足小盡則先生後兩足

蚯蚓糞結時能化為百合

唐太和九年鄆汴溪中蚯化為蛇數萬飛去注始以藥術盡化為蛇者殿死之衆也吉弔生嶺南蛇頭龜身水宿求才換龍所生也

龍能變水又能變火

蟾博物志云鯉魚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上生子七月八月導其子還大海中其雌曰鮹

石首魚至秋化為鴞即野鴞有鬼者頭猶有石也

鱓魚一種蛇變水缸中夜以燈照之項下有白點通身浮水上不可食

鱓魚皆卵生獨海鰻胎生故其為魚也最巨

鱧魚鱔魚皆能化龍

烏賊魚一名墨魚一名纜爾雅翼云九月寒鳥入水化為此魚物類相感志云烏賊遇小滿則形小陶隱居云是鵁鳥所化鵁一名青鶏俗傳秦王東遊棄筆化於海化為此魚

嶺南有天蠶其蟲大如蠏秋社後墜墮水中化為鼈人以作鮓食

杭州衙城南一百二十里蝦蟆池多蝦蟆方春水生鼈跳躑出岸閒復渠允反前趾變翅隨衆禽飛去土人嘗得於雀鯛中

雀豹古今注云遼海間有飛蟲如蜻蜓名繡眼七月羣飛闇天人食之云鯽所化也

蜱雅云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蛤化成故能生珠

羅願云雀入淮為蛤雉入海為蜃蜃屬也吐氣成樓臺城郭之狀將雨即見與大蛤之蜃同名異物

鴽經云鷺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

陶隱居云鸊鷉不卵生口吐其雛或云是鵜鳥如此鵜以名鷈似鳧鵜而色白人誤以為白鷳鵝也

任昉述異記云江淮中有鼈名能晉耐乃蛇精所化也冬則為蟄春復為蛇晉時武庫有蛇骨華曰必蛇化也視之果有蛇蛻

淮南萬畢術云蝦蟇得瓜化為鼈交州記云南海有黃魚八月變為鼈又田鷄化鶉鶉如鶉色蒼背長

雷州海中黃魚每年八月化鳩出水集叢樹人網之甑獲又羊肝魚形斑頭大尾有星老則化蛇

到子云蛙化鴽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為鴽八月鴽化為田鼠注云鴽鶉也鶉與鴽形狀相似俱黑色但有斑者為鶉無斑者為鴽又鼯鼠靠雪錄云鼯鼠化鼫鼫鼠即田鼠也隆慶辛未夏秋大水新黃潮江之地鼯鼠遍野皆鯽魚所化鯽魚似鯉而小又按許慎吉鼯乃伯勞所化則化鼯之類亦多矣

鼯鼠因風入空木而化為蝙蝠鼠肉化蝙蝠蝙蝠又化魁蛤

逸周書云季秋雀入大水為蛤臨海異物志云南海有黃雀魚常以六月化為黃雀十月入海為魚

張師正倦游錄云海中有黃魚能化鶉鴽

張華禽經註云仲春鷹化為鳩仲秋鳩復化為鷹鷹之目猶如鷹之眼到子云鶉為鴽鴽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鶉鶉經又云鳩生三子一為鶻鳩鷹鳩也非斑鳩者少源氏以鳥名官有祝鳩鳲鳩鶻鳩雎鳩鵴鳩五氏鵴鳩即鷹也鷹與鳩同氣禪化故得稱鳩

劉郁西域記云皂鵰一產三卵者內有一卵化犬短毛灰色與犬無異但尾背有羽毛數莖耳隨母影而走所遇無不獲者謂之鷹背狗元至元間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過鵰窠站站吏指後山上一穴云往年鵰窠其中生三卵一為犬一為蛇竊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此犬為鵰所生始知向者所聞不誣

袁達禽蟲述云虎生三子一為豹郭璞云貔貅白為牝牡而孕張師正倦游錄云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刺能化為豪豬豪豬即貔貅也泡魚即魚虎亦能化虎遠異記云老則變為鼠魚兔誤雄豪而孕五月而吐子一云望月而孕

王廷相雅述云兔以滦為鼈鼈以旱為兔焚惑不明則雉生兔

鵰生三子一為鵰鴆生三子一為鵰鵰生三子一為鴟

莊子云猶糊以己為雌列子云鶉變化為鷂王濬日詢記云廣人言鷂初生毛黑而雄老則變黃濱去翳翼赤為雌與黑者交而孕數百歲黃又變白也

猿五百歲化為玃玃千歲化為老人

豬羊孕四月而生犬三月生牛十月生馬十二月生虎七月生象五歲生鹿六月生

兔五月吐子貓兩月生鼠一月生猢猴五月生蟲八月化

張耒雜志云黃州兩頭蛇一名山蚓云是老蚓所化行不類蛇宛轉甚鈍

續博物志云兩頭蛇馬鬣食牛血所化

續博物志云泥壁未乾擇淋其上陰雨中化為蟲狀如蚓

俗傳燈蛾螢火所化故慕光

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為蝦

蟾蜍吐生榔棗自其口出

福州有蟲竹叢生如蘆每即生蟲如新蟬之未翼者外無殼隨竹而長竹將枯乃穴其旁而出

水鼠似鼠而小食菱芡魚蝦咸云是小魚小蟹所化牡驢交馬而生者為駃亦作騠牡馬交驢而生者為駏驉音決題牡驢交牛而生者為駃騠音宅陌牡牛交驢而生者為騊駼牡牛交馬而生者為駏驉

到子云青宲生程程生馬沈氏筆談云秦人謂豹為程至今延州猶然

啼狼之地厥乃多有每一聲遠生萬蓳

郭義恭廣志云鴟楚鳩所生也不能滋乳如蜾蠃蠃蜾

安南龍門江旁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背曲而細往往化龍

通典云老雕入海為蛟蛟一名蚵即馬軻螺也或云牡蠣是百歲雕所化

竹蠹生諸竹中狀如小蠶老則羽化為碧翅之蛾

雷州海中有黃魚長四五尺虎頭蛇體黑紋鱗足脊背有骨刺能食人春暮時躍於海山之巔旬日而化為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或云虎紋直而疎者黃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異物志云鰣魚初夏從海中泝流而上長尺餘腹下如刀肉中細骨如毛云是鸛鳥所化故腹內尚有鳥骼二枝其鳥白色如鷺羣飛至夏鳥藏魚出鰣音遲亦作鮞一名鱘魚一名黃魚一名鱀魚一名鮪魚又雛魚亦名鮪魚與此同名異物

述異記云晉太康中會稽縣蝦蜆及蟹皆化為鼠蝦始變者有毛而無肉大食新稻又云江中魚化為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為鼠虎魚老者為蛟

楊柳春初開花春晚花中結細黑子蕊落而絮出如白絨因風而飛子着衣物能生蟲入池沼即化為浮萍其子與絮相連神農本草經謂柳花一名柳絮非也

萬畢術云白青得鐵即化為銅白青一名碧青一名魚目青

登州文登縣海灣咸山有牛島常以五月有海狸上島產乳逢人則化魚入水

鱷魚是公蠅蛇所化性至難死猶有蛇性然亦有相生者

廣東海濱虺虎近海處人多捕為墟候其前生兩足緣坡而上則襲取食之若四足俱上墟則能食人而不可制矣

南夷滿剌加國山有黑虎咸變人形入市殺人

魚化龍昨必雷為蛻其尾乃得化虎化為人其足無踵其尾不化須得燒去乃化

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夏為蚰蜒

採摧棄殘鱗於中漚化為玉餘即銀魚也趙王好弦化為扶首

杉葦為蕈腐菌為蛹稅米為鰌芹根為蛆

老鼠為貙貙為貔兔蟹為能鼠茵為蛬

水蕨為蜆老鼠為鴟蝦蟇為鵪鶉黃魚為鸐鶉紺蝶為青蜻蜻蜓為蜻蜻蛚為馬駒為乾骨餘鳥也

搜神記云蟋蟀朽葦所化

老服翠為魁陸汝魚之斑者為鹿。
海鯉魚身肖短於常鱣二八月羣至數百。腸於沙嶼穆時為鳥俗呼大鳩。
鵂鶹一名巧婦化蝶為鵰。
夏雀生鶉桃蟲化雕蝴蝶化魚。
龜卵如鷄子。一產三百。
孚乳者鼈以夏蚌以秋鷄三十日而化驚二十日而化
人有化為石者。辰州府盧溪縣皁女巖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皁氏女於此化為石。
河南府登封縣嵩山有啟母廟。相傳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啟母石。廣德州金牛嶺相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御州新野縣太平府當塗縣俱有望夫石。乃貞婦望夫所化也。宋紹定元年。崑山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推工壓焉。越三年。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如平生。報其家。鑿山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作風肌如裂。俄頃化為石。貌如平生。又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龍於溪中拾一五色浮石。歸置牀頭。至夜化為女子。則石亦能化為人也。盛宏之荊州記云。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

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遁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迹察者。手足毎泡爛。
人有化為水族者。左傳云。鼃黿鼉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黃熊龍類也。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銀釵猶在其背。神記云。
魏文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浴於室。化為鼈。入於水。時復還家。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龜。凡弟閉戶衛之。堪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使輪蹄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人有化為獸者。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述異記云。漢宜城郡守封邱一旦化為虎。食郡民。時人語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異苑云。宋文帝元嘉中。高平黃秀入山經日。遂化為熊。隋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唐鄘儉二年。普州有人化為虎。延載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長安中。彬州佐史周病化虎。欲食其妻。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又憲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將化為虎。家以水沃之。乃不果。宋乾道五年。衡湘間人有化為虎者。宋劍州男子李忠病久。其子市藥歸。忘視之。朱頭而逸出。子驚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弟及鄰里為魁。陸汝魚之斑者為鹿。

海鯉魚身肖短於常鱣二八月羣至數百。腸於沙嶼穆時為鳥俗呼大鳩。
鵂鶹一名巧婦化蝶為鵰。
夏雀生鶉桃蟲化雕蝴蝶化魚。
龜卵如鷄子。一產三百。
孚乳者鼈以夏蚌以秋鷄三十日而化驚二十日而化
人有化為石者。辰州府盧溪縣皁女巖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皁氏女於此化為石。
河南府登封縣嵩山有啟母廟。相傳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啟母石。廣德州金牛嶺相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御州新野縣太平府當塗縣俱有望夫石。乃貞婦望夫所化也。宋紹定元年。崑山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推工壓焉。越三年。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如平生。報其家。鑿山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作風肌如裂。俄頃化為石。貌如平生。又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龍於溪中拾一五色浮石。歸置牀頭。至夜化為女子。則石亦能化為人也。盛宏之荊州記云。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

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遁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迹察者。手足毎泡爛。
人有化為水族者。左傳云。鼃黿鼉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黃熊龍類也。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銀釵猶在其背。神記云。
魏文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浴於室。化為鼈。入於水。時復還家。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龜。凡弟閉戶衛之。堪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使輪蹄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人有化為獸者。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述異記云。漢宜城郡守封邱一旦化為虎。食郡民。時人語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異苑云。宋文帝元嘉中。高平黃秀入山經日。遂化為熊。隋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唐鄘儉二年。普州有人化為虎。延載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長安中。彬州佐史周病化虎。欲食其妻。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又憲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將化為虎。家以水沃之。乃不果。宋乾道五年。衡湘間人有化為虎者。宋劍州男子李忠病久。其子市藥歸。忘視之。朱頭而逸出。子驚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

弟及鄰里為魁。陸汝魚之斑者為鹿。
海鯉魚身肖短於常鱣二八月羣至數百。腸於沙嶼穆時為鳥俗呼大鳩。
鵂鶹一名巧婦化蝶為鵰。
夏雀生鶉桃蟲化雕蝴蝶化魚。
龜卵如鷄子。一產三百。
孚乳者鼈以夏蚌以秋鷄三十日而化驚二十日而化
人有化為石者。辰州府盧溪縣皁女巖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皁氏女於此化為石。
河南府登封縣嵩山有啟母廟。相傳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啟母石。廣德州金牛嶺相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御州新野縣太平府當塗縣俱有望夫石。乃貞婦望夫所化也。宋紹定元年。崑山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推工壓焉。越三年。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如平生。報其家。鑿山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作風肌如裂。俄頃化為石。貌如平生。又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龍於溪中拾一五色浮石。歸置牀頭。至夜化為女子。則石亦能化為人也。盛宏之荊州記云。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

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遁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迹察者。手足毎泡爛。
人有化為水族者。左傳云。鼃黿鼉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黃熊龍類也。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銀釵猶在其背。神記云。
魏文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浴於室。化為鼈。入於水。時復還家。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龜。凡弟閉戶衛之。堪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使輪蹄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人有化為獸者。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述異記云。漢宜城郡守封邱一旦化為虎。食郡民。時人語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異苑云。宋文帝元嘉中。高平黃秀入山經日。遂化為熊。隋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唐鄘儉二年。普州有人化為虎。延載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長安中。彬州佐史周病化虎。欲食其妻。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又憲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將化為虎。家以水沃之。乃不果。宋乾道五年。衡湘間人有化為虎者。宋劍州男子李忠病久。其子市藥歸。忘視之。朱頭而逸出。子驚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

弟及鄰里為魁。陸汝魚之斑者為鹿。
海鯉魚身肖短於常鱣二八月羣至數百。腸於沙嶼穆時為鳥俗呼大鳩。
鵂鶹一名巧婦化蝶為鵰。
夏雀生鶉桃蟲化雕蝴蝶化魚。
龜卵如鷄子。一產三百。
孚乳者鼈以夏蚌以秋鷄三十日而化驚二十日而化
人有化為石者。辰州府盧溪縣皁女巖有石。屹立如人相傳高皁氏女於此化為石。
河南府登封縣嵩山有啟母廟。相傳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漢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啟母石。廣德州金牛嶺相傳寺僧逐一金牛至此牛入洞中不出。僧亦化石立洞外。御州新野縣太平府當塗縣俱有望夫石。乃貞婦望夫所化也。宋紹定元年。崑山石工采石於馬鞍山。山推工壓焉。越三年。他工采石。聞其聲相呼應如平生。報其家。鑿山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作風肌如裂。俄頃化為石。貌如平生。又幽明錄云。陽羨小吏吳龍於溪中拾一五色浮石。歸置牀頭。至夜化為女子。則石亦能化為人也。盛宏之荊州記云。臨賀馮乘縣東五里。有故縣廟。相傳漢

淮南王安被誅。其子奔遁來至。一夜忽化為石。人當縣門而立。百姓怪而觀之。其迹察者。手足毎泡爛。
人有化為水族者。左傳云。鼃黿鼉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黃熊龍類也。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其後時出。銀釵猶在其背。神記云。
魏文帝黃初中。清河宋士宗母浴於室。化為鼈。入於水。時復還家。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龜。凡弟閉戶衛之。堪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龜入坎游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使輪蹄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人有化為獸者。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述異記云。漢宜城郡守封邱一旦化為虎。食郡民。時人語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反食民。異苑云。宋文帝元嘉中。高平黃秀入山經日。遂化為熊。隋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唐鄘儉二年。普州有人化為虎。延載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長安中。彬州佐史周病化虎。欲食其妻。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又憲宗元和二年。商州役夫將化為虎。家以水沃之。乃不果。宋乾道五年。衡湘間人有化為虎者。宋劍州男子李忠病久。其子市藥歸。忘視之。朱頭而逸出。子驚視父乃虎也。遂走而出。乃與母

抱樸子云。狼狽獵滿三百。皆能變人。
人有化為龍者。述異記載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為龍。不可近。儀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為蛟妾。告桀吉士。台州府志載吳尚書屈晃生子坦。坦僧其母。自大固山徙隱於溫海之龍母山。坦尋化為龍。母亦尸解。葬其處。
人有化為蟲者。周穆王西征。君子化為猿猱。小人化蟲沈。述異記載楚莊王賜宮娥一旦化為野蛾飛去。又祝英臺化為蝶。祝本女子。幼與梁山伯為友。讀書於宜興縣。國山東南之善卷洞。後化為蝶。古有詩云。蝴蝶滿園飛。不見碧鮮空。蓋詠其事。南齊建元二年。於其故宅建碧鮮庵。謝約蟲本人姓名。以義死化為此蟲。凡人則以尺攪面。如蓋狀。此蟲聞杜鵑聲則死。
人有化為魚者。異苑載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項上生角。從囟入舍前江中。變為鯉魚。角尚存。自後時時還家。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宋齊以來絕不復見。
東海有懶婦魚。云是懶婦所化。以其膏煎讀書紡織。則令照。歌舞飲宴。則明。
人有化為禽者。炎帝之女溺死。化為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蜀望帝化為杜鵑。至今哀鳴。生子百鳥為養其雛。續搜神記云。丁令威化鶴。止於遼東華表之上。為

詩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家纍纍

男有化為女者華陽國志武都丈夫化為女子蜀王寵之至亡國漢書五行志哀帝建平中徭人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生一子獻帝建安二十年趙偉男子化為女子劉曜時武功男子蘇撫陝男子伍長平並化為女子隆慶二年山西御史宋纁上言靜樂縣民李良妻張氏已四載矣後因貧出其妻自偏於人隆慶元年正月偶得腹痛時止二年二月初九日大痛不止至四月內腎囊不覺退縮入腹變為女人陰戶次月經水亦行始換女褲時年二十八矣

女有化為男者洪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有女子化為丈夫漢末女子徐登化為丈夫有幻術晉書云惠帝元康中安豐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八而性氣成又孝武帝康寧初南郡女子唐氏漸化為丈夫劉聰時內史女人化為丈夫北燕馮跋太平十七年二月北部趙壽女既嫁化為男子娶妻而無子南史云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子化為男唐書僖宗光啟二年春鳳翔鄠縣女子朱氣化為丈夫旬日而死宋乾道三年永州支氏女慶元三年袁州黃金四女括異志廣州蕭氏女大娘子並化為男子嘉靖二十八年大同右衛舍人馬錄女年十七歲化為男

子按京房易占云男化為女宮刑溢也女化為男婦政行也又云女子化為丈夫謂陰昌賤人為王春秋潛潭巴云男化女賢人去位女化男賤人為王

木有化為石者抱朴子云石桂芝生石穴中有枝條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光明而味辛肇慶府城東斧柯山一名爛柯山上有王喬洞洞側老樹二柯化為石枝葉猶森然貴州普定分司署內有假山山間有樹根幹枝條皆石而中有纍如棋子大茂葉開花似梔微黃嘉靖丁巳僉事焦希程賦詩紀之桂海虞衡志云石柏生海中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似側柏扶疏無小異根所附著如烏藤大抵皆化石矣此與石梅皆奇物海濱人常得之

水蟲有化為石者張師正倦游錄云今之通遠軍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蟲蟲類魚鳴作蛙蛙之聲見者即以挺刃擊之或化為石可以為碡石名曰蛙石長尺餘直一二寸許兵刃經其磨者刃光而不鋒亦奇物也

應求

草木子云精之禀以鬣戴之藥以屑血之藥以髮頰跗髮屬心稟火氣而上生鬚屬腎稟水氣而下生屑屬肝稟木氣而側生故男子肖氣外行而有鬚女子窒人則無鬚而屑髮不異也

鮑景卿云神為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為水母氣聚則水生故人之一身貪心動則津生哀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慈心動則精生

立春節雨水婦人無子者於是日夫婦各飲一盃還房有孕取其資始發育之義也月令通纂云正月初一至十二日此一日主一月每旦以瓦瓶秤日視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

二至前後無土炭於鐵兩端輕重均陰氣至則土重陽氣至則炭重

周禮司烜氏以火燧取明火於日鑑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按考工記云銅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是火為燧水為鑑也高堂隆云陽燧一名陽符取火於日陰燧一名陰符取水於月並以銅作之謂之水火之鏡

麻知織水解云蜀江濯錦則鮮濟源東楮則鳥南陽之潭漸於蔴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於褚其人多髮皆之山產麥石泉可愈癰疽之麓伏硫黃湯可治癬胡仔漁隱叢話云湯泉多作硫黃氣浴之則殺人肌膚惟新安黃山是朱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可煮茗長安驪山是辰石泉不甚作氣也朱砂泉雖紅而不熱當是雄黃耳有鉱石處亦有湯泉浴之有毒

紹興府上虞縣蘭芳山萬洪鉢丹井在焉其泉作雄黃氣泉出石間石亦頗類雄黃色

燒酒醇酒得火氣則自燃油湯百石則火自生油紙油衣油鐵得熱蒸激皆自生火

山有雄下有金山有慈下有鍊山有慈石下有金若銅草莖黃赤下有銅器山上有鑪下有銅鍋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婦人懷孕三月用斧置牀底擊刃向下勿令本婦知當成男胎以鵝試之一棄皆雄

孫思邈云婦人始覺有孕取弓弩弦一枝繞衣盛之帶左臂上則轉女為男

水銀撒芙在地以川椒末或茶末取之或以真金及鍮石引之即上得鉛則燃得硫則燃

博物志言削冰令圓舉而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故艾一名冰臺

博物志云地種蜀黍年火多蛇

淮南萬畢術云獲黍置濕即生蜥蜴

岐泉多令人富黃生鳳河東出棗故檀康養生論云富居音而壽

削梨蒂插於雞筒上藏之經年不爛搗碎蔓者擂幕上其香經久不散金橘藏線豆中經時不變

桑以搖接則葉大桑上接楊梅則不酸

銀杏樹兩頭尖三稜為雌雌雄同樹其樹相望乃結實或雌樹臨水亦可

或鑿一孔內雄木一塊泥之亦結

楊下埋鼠則結實加倍桑下埋龜甲則茂盛不蛀

埤雅云柘宜山石作宜山阜

馬與龍同氣故有龍馬而鬣又與馬同氣故鬣有龍頭馬頭者蜀人謂鬣之先為馬頭娘者以此馬頭骨埋於午地宜鬣

陳藏器拾遺本草載鳳凰脚下白物如石者名鳳凰骾候其棲止處掘土二三尺取之狀如圖石白如卵者是也其說不知何所本挂林府永福縣有鳳巢山志載隋時僊鳳來巢宋初復至守臣以聞朝廷遣使鑿巢下石得美玉物相感名理固有之

淮南子云朱蹏浮漚必有大雨

鼈純雌無雄以蛇及龜為匹故淮南萬畢術燒龜腦以致鼈

鴟隱居云以黑犬血灌蟹三日燒之諸鼠畢至又要息香鼈腦燒之俱能集鼠

蚌孕珠如懷孕故謂之珠胎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左思賦云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又

螺肉亦視月盈虧王充云月令於天螺消於淵

蜆能候風雨以殼飛

蛭能板於巢根可以名雷

鶴雀屢繞旋飛謂之鶴井必有風雨蟻封戶天將大雨

鶺鴒山有報春鳥春至則鳴秋分亦鳴似鶺鴒之類鶺飛則雨鶺即商羊也鴽飛則霧鸛鶴天寒欲雪則屢飛暮鴉鳴即小雨朝鴉鳴即大風鴆鳥雄名脾日雌名陰鼩脾日鳴則晴陰鼩鳴則雨冬月鬼車夜飛鳴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又諺云朝鴉叫晴暮鴉叫雨鴉一作鵶一名山鵯鳩鳴有還聲者謂之呼婦主晴無還聲者謂之逐婦主雨又云鳩雄鳴晴雌鳴陰

鶺鳥號鳴必主有雨元鶴屢飛可以候霜一云鶺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鶺鴒之類也以其蒼色故曰鶺

海燕忽成群而來主風雨諺云烏肚雨白肚風赤老鴉含水叫雨則來脫晴亦主雨

鵲噪早報晴名曰乾鵲

喫鴟吐主晴俗謂之實喫衣

鴉浴風鵲浴雨八八兒浴斷風雨

鸛巢伏主水高主旱

家鷄上宿遷主陰雨母鷄背上負鷄鴨亦主雨

元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秋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

感應志云五酉日以白鷄左翅燒灰揚之風立至以黑犬皮毛燒灰揚之風立止

雉屬離火雖屬巽風故鷄煮則冠鬥雉煮則冠紅

羅願爾雅翼云本草言伯勞所踏樹枹鞭小兒令速語者以其當萬物不能鳴時而獨能鳴故以類求之也

鐵鼠其臭可惡白日街尾成行而出主雨即俗錢鼠是也

狗肝色如泥土臭味亦然故人夜行土上則肝氣動蓋相感也

猫兒喫青草主雨

狗爬地主陰雨眠灰堆高處亦主雨咬青草主晴向河邊喫水主水退

海馬海驢海牛海豬等皮在陸地皆候風潮則毛起

山獺出廣之宜州及南丹州其姓姪毒山中有此物牝獸皆避去無偶則抱木而枕

婦人入山獺聞其氣即躍來抱之牢不可脫因扼殺之其陰補人精氣試之之法今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即翹然而動

獦獺無雌以猿為婦故云猿鳴而獦候

異物志云鼠母頭腳似鼠口銜蒼色大如水牛而畏狗見則主水災鼠母即鼷鼠也

博物志云山有沙者生金有穀者生玉土山多雲鉞山多石

博物志云麒麟鬬而日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嬰兒號婦乳出

車溝內魚來攻水逆上得鱧主晴得鯉主水諺云鱧乾鯉濕又鯽魚主水鱸魚主晴

續博物志云鼈生應月閏月益一節等以十二子為衛亦應月之數也

續博物志云日月蝕而私者生兒則多疾日月暉潮弦望而私者生兒則瘡瘂鈎紋牙戾逆陣而私者生兒多齒暴無禮亦猶水日造麴而酸水日造醬則生蟲九焦日種穀則不生羊六合日遘鬼鬼不去火日安蜂則蜜苦土日種麻則不生

鸜鵒降眞香煙則降。其眞能化石。

鵜鴣一名鶗鴂。吳謂云夏至前來謂之鶗鴂。言主水也。夏至後來謂鶗鴂。言主旱也。

梅花開於冬。而實熟於夏。得木之金氣。故其味最酸。所謂曲直作酸也。人身肝為乙木。膽為甲木。舌木有四竅。兩竅通膽液。故食梅則津生者。類相感應也。

占書。欲知五穀之收否。但看五果之盛衰。李主小豆。杏主大麥。桃主小麥。栗主稻。棗主禾。一云杏多實者。不益者來年秋禾善。

以楠木化成聚置幽室中。天將雨則成蔟揣。

古語云。上已有風梨有蜜。若無風則結實必佳。

齊民要術云。凡種瓜者。要僵尸枯骨於根下。卽花實繁茂。

紀勝之云。黍生於楡。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槁。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於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秀至。草木黃落。麥苗方發。故曰見死而穫死也。

柳子樹初栽時。用鹽置根下。則易發。

蜩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農兒多災。

竹之根鞭喜行東南。埋死貓於根下。則竹繁茂。

孔雀尾着龍腦。則相繼禁中。以翠尾作扇。辱靖閣。掷龍腦以辟蠅。過則以翠尾搧之。皆斂。無有遺者。亦若磁石之引鍼。琥珀之拾芥也。

羅勒一名蘭香。一名香菜。一名臀子草。須三月最葉生時種之。乃生。否則不生。常以魚腥水米泔水泥溝水澆之。則香而茂。不宜糞水。陶隱居云。術家取羊角馬蹄蜣蜋灰撒溼地。遍鋪之。卽生。雖熟俗呼為西王母菜。

木蜜樹。一名枳枸。飛鳥喜巢其上。故宋玉賦云。枳枸棲巢。蓋此樹枝葉實俱甘美如蜜也。

物類相感云。葡萄藤穿過棗樹。則實味更美。

文鰩魚生海南。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常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胡桃多以擇揀之。

龍腦香合檳米炭養生相思子貯之。則不耗。或以鵝毛相思子。同入小瓷罐蜜收之。或以杉木炭養之。

遁甲書云。捂捫可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至上十二月。閏有十三葉。小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捂捫不生。則九州異君。檀樹有不生者。至夏忽然葉開。當有大水。農人候之。以占水旱。號為水檀。

冬至陰極陽生。槐桃杏李花皆五出。夏至陽極陰生。葳蕤仙鹿急射千淨瓶蕉。挑子花皆六出。

羅願爾雅翼云。天之將雨。樗先知之。起氣以應。又負霜雪不凋。乃木之聖者也。

花之黃者。必開於土旺四季之月。春季則棠棣。夏季則黃葵。秋季則菊。冬季則蠟梅。

茉莉花置鉢頭。能引蜈蚣。

盧鐵坳云。桃李實多者。來歲為之穰。

麵從云。橘靨而實繁。楊得霜而葉茂。

蘇東坡云。海南產益智。花實皆長穗而分為三節。擷其上中下節。以候早中晚禾之。疊出。大率剛皆實。大率皆柔實。單有三節並熟者。

稻花白而瓣少者。來歲瓣多而色黃者。來實。諺曰。銀花賤。金花貴。

茄葉摘布路上。以灰圍之。則子必繁。謂之嫁茄。

磁石生山之陰有鐵處。玉石生山之陽有銅處。磁石能吸鐵。而元石不能吸銅。

撫州府城東萬巨山有石人坐盤石上。塵鏡生。則風濤。則雨。晴日則偏體瑩潔。如玉。

玉虛洞在鬱林州北流縣勾滿山中。每雲從洞出。則雨。風從洞入。則霽。

蜻蜓博物志云。火井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湯井以草內之。則露凝。

瀟江府江川縣有古樹。春初葉萌自南。北旱。自北。北雨。自西。風雨晴未採。登歷驗。

陸佃云。望梅生津。食柰漬漿。五液之自外至也。慕而涎生。愧而汗出。五液之自內生也。

諺知來歲風多。巢必早下而背太歲。

蠏月黑。則肥。月明則瘦。生於流水色黃而腥。生於止水者色紺而馨。

凡一方將有火災。必於一月半月之前。鮑無鼠蹟。凡人家有重病者。必有猫日夕向其舍悲號。至病人將革。往往銜見猫入室。

張野麈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苞峯石。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唐詩風吹山帶遙知雨。

物類相感志云。鉛粉蒸之不白。雞蛋煮子蒸之。則白。牡丹有千葉者。亦有單葉者。單葉者不接。則不佳。然須於山丹上接。此花宜寒忌熱。宜燥忌濕。根宜深。喜得新土厚土

則旺懼烈風災日宜高厰向陽貼梗海棠春間攀枝着地以肥土壅之自能生根來年十月截斷二月移栽櫻桃接貼梗則盛要緊栗樹接貼梗則成西府或云以西河柳接亦可海棠欲鮮而茂至冬日早以糟水澆之根下或云糝水或云酒腳

歸田錄云人氣粉廂撲本草云廂肩挫細紙裹納懷中待熱搗之立碎

貯鉢牛蹏菌則子苦

茉莉花喜寒喜肥宜米泔水或皮膚浸水澆之六月六日以活魚腥水澆之尤妙又宜以鵝糞壅之

鐵精出鍛竈中如鹿蒼色以摩銅器則變又鐵得鵝鵝之膏則鍊

襄陽石梁山出雲應駿符合鄉人候之若白雲起則雨黃雲起則風黑雲起則多病

西陽雜俎載平原郡貢糖蠏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斷水火照鰕老大海解蟹大肉即淡回取之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者蕃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葦蘆也歲欲雨雨草先生雨草者藋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歲欲癘癘草先生癘草者莠也歲欲寇寇草先生寇草者蓬蒿也歲欲瘟瘟草先生瘟草者艾也

大理府河首上關和山之麓有樹高七八丈葉如桂花白色每朵十二瓣以應月數遇閏輒多一瓣相傳仙人所種更無別本土人名之曰和山花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鬱林州北流縣勾漏洞對面高崖上夏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峭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童捕之輒四散奔逸惟喘蜓以髮繫蜓餌之則倘挹不脫釣至棄几而不知也

陽起石煆為粉着紙上日中曝熟便能飛起

東海有牛魚其形如牛海人採捕剝其皮鞣之潮水至則尾起潮水落則尾伏

紫蘇來巢主其家益富六畜自來占吉凶諺云猪來窗狗來窗貓兒來開質庫貓犬生子皆雄主其家有喜事犬生一子家興旺諺云犬生獨家富足

島居隨錄卷上終

島居隨錄卷下

清 同安盧若騰著

制伏

江南梅熟之時輒有細雨連日不絕謂之梅雨沾衣便黑以梅葉湯洗之乃脫芒種後逢壬為入梅小暑後逢壬日為出梅梅雨或作黴雨言其沾衣及物皆生黑黴也百蟲飲液雨水皆伏蟄立冬後十日為入液至小雪為出液得雨謂之液雨亦曰藥雨

臘雪灑几席間蠅自去醃藏一切果食不蛀蠹冬至後第三戌為臘臘雪密封陰處數十年亦不壞

井中沸湯於三十步內取青石一塊投之即止

古井以鵝毛投之盤旋而舞不下者必有毒以熱醋數斗投之則可入矣

蛇以桑柴火炙之則足見

執日取天羊上土和黃草稍葉以塗門戶方一尺令盜賊不來

執日取六癸上土市南門土歲破土月建土合作人著朱鳥地上辟盜

清明日取戊上土同狗毛作泥塗房戶內孔穴鼠鼠諸蟲永不入

逐月旦日取神后土泥屋之四角及鼠穴一年鼠皆絕迹神后正月起甲順行十二辰

穀春時取春牛土撒簷下辟蜘蛛

陰陽雜書云取亭部中土作泥塗竈水火盜賊不經塗屋四角鼠不食穀塗倉廚鼠不食稻塞穴百日鼠皆絕去

燕不入室是井之虛也取桐為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

雷劾云海蝎江枯投游波而立逐言江海乾投燕於其中水立涸

自然灰生南海畔如黃土灰可澣衣琉璃瑪瑙玉石以此灰埋之即爛如泥至易雕刻

空青曾青合丹俱可化銅鐵鉛錫成金

金性惡銀畏水銀遇鉛則碎翡翠石能屑金伯勞血能昔金駱駝鞍馬脂猪肪餘甘子牡荊樗皮苦酒皆能柔金鷹鵠肉金蛇皆能解生金毒洗金以鹽或云牡荊酒慈石能消金為水

水銀入耳能蝕人腦以金枕耳邊則自出水銀入肉令人筋攣以金物熨之水銀當出蝕金金見白色是其候也

鍮礦能縮銀荷葉灰能粉銀羚羊角烏賊魚骨鼠尾蟲蛻生薑地黃慈石俱能瘦銀羊脂紫蘇子油俱能柔銀

戎鹽柔帆

鼈血昏鉛雄黃枯銀幽腦化石

臘豚肉可鐫石

鶴粪化石鼈石歸酒

雄黃去蛇水銀去蝨

鰕骨之煙熏蚊蚋為水

烏米酒地榆酒化玉為水葱燒消玉為粉鼈蛾肪軟玉如泥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對煎膏用之

冬月收取地漫以柔鐵燒赤投之二三次剛可切玉地漫形狀如油如泥色如黃金

羣甚腥烈溝澗流水及引水灌田之次多有之亦能化銅制砒

蒼木粉銅巴豆牛脂軟銅乳香啞銅

硃砂伏於鉛而死於礬礬戀於鉛而伏於礜礜戀於磁而死於鉛雄戀於鉛而死於五知

胡粉能制硫黃又雄黃得胡粉而失色胡粉得雌黃而色黑

殺羊角五靈脂伏龍肝馬鞭草礜礬能硬銀巴豆霓蓉薑汁地薰能制銀

古銅錢同胡桃地栗齏之俱碎地栗一名鳥芋一名鳧茨一名芍藥

蓄古銅器能辟邪祟山精木魅多歷年代故能為祟三代鐘鼎彝器歷年又遇之所以能辟祟也

鐵遇神砂如泥似粉凡鐵內有硬處不可打者為鐵核以香油塗燒之即散蝟脂煉鐵中入少水銀則柔如鉛錫

種芋三日內衆人來往眼目多鬼并閨刷鍋釜處多不腐油

雲母石八九月間以礬石拌勻入瓦罐內封口三伏時則自柔軟去礬次日取百草頭上露水漬之百日章農擬以為粉又雲母一觔鹽一斗漬之銅器中蒸一日日中曝成粉雲母石制汞伏丹砂

丹砂以石膽消石和埋土中可化為水

人佩雄黃鬼神不敢近入山林虎狼伏涉川水毒物不敢傷

生玳瑁甲佩之可辟蠱毒鴛毛佩之可辟水毒

水銀能伏鍊五金為泥以金銀銅鐵置其上則浮

伏赭石以酒煮之插鐵釘於內扇之成汁

鹵鹽同礜砂礬鐵一時即軟

消石能消柔五金化七十二石為水

海羊遠山根金英草三種俱可點鐵成金

金銀有偽投礜砂鍋中偽物盡燒化

硫是礬之液礬是鐵之精慈石是鐵之母故鐵砂慈石制入硫黃立成紫粉

硫能化鉛豬肪能制硫

地榆根燒作灰能爛石

龜鶴之灰皆能透石

臞僊神隱書云種白芷能辟蛇此本書所未言及

戟牡丹花根下者白蛟未可以辟蠱穴中點硫黃可以殺蠹以烏賊骨鐵其樹必枯

凡諸樹木蠹蛀者煎湯冷淋之即止

陸農師云薄荷貓之酒也犬虎之酒也桑椹鴆之酒也芒草魚之酒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艾難著力若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研即時可作細末

天雞草臧如鵝冠花葉亦如之拆之有液如乳生江湖荊南陂池間五月取汁可制雄砒煮雌煉砂

苧麻子近鼈種則鼈不生鼈咬人毒入肉取苧汁飲之愈

野萬一作治為善草也葉生葉如雞距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山羊食其苗即肥而大人食之即死葉汁滴野萬葉當時萎死

蘡薁武嗽野葛至尺許蓋先食蘡薁也野萬即斷腸草一名鉤吻

人家種蓑荷決明蛇衔草俱可辟蛇中毒者服蓑荷汁并臥其葉即吐蓋主姓名置葉於席下睡勿令病人知之陳藏器云茜草主蠱毒煮汁服周禮庶氏掌除蠱以嘉草攻之嘉草者蓑荷與茜也

鹿蹄草可制雌黃丹砂一名□□□□□□□名故也

商陸汞者能伏硇砂石雌黃投錫硃花茜草俱能制雄黃。
莧麻子搗爛以筯點於鵝鴨六畜舌根下。即不能食。或燕肛內。即下血死。
鬼臼可制砂汞。忍冬汁能伏硫制汞。
兩草可以毒鼠。謂之鼠莽。以黑豆煮汁澆其根。即燖毛。煮其汁可以煮砂伏硫。蚤休制三黃砂汞。
酸模一名山羊蹄。取汁煉霜。可制雄汞。金星草制三黃砂汞。鬱石馬齒莧伏硇結汞。
煮丹砂伏硫黃。死雄制雌。蒲公英制汞伏三黃。烏頭伏丹砂硇石。海芋伏硇砂。
景天一名慎火。人家以盆盛養於屋上。可以辟火。
汜勝之云。燒黍穰則鮑死。又種瓜之家不焚黍。
小猫犬食黍米。其腳蹋出。
豆腐之法。始於漢淮南王劉安。作僊家豆。黍米入湯中。則腐不成。故中豆腐毒者。飲黍穰湯即解。暑月腐中有人汗。極害人。
夜臥以所眠之草。抽出一莖。長三寸許。鬼魅不敢來。魘人遇鬼火。以馬鞍兩鐙相叩。鬼火即滅。

關西人以蟹殼懸門。辟邪。癘江左人畫倒驢掛壁。止小兒啼。
酒得鹽而解。水制火也。
陶隱居云。葱能化五石。消桂為水。
蔓菁園中無蜘蛛。
糟黃瓶內入蟬蛻。雖老黃無根。
蒼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
乳建草水竹葉便特三種。俱去蠟虱。
萬芭百蟲不散。近蛇虺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人食為芭中毒。以薑汁解之。
羊梗能解蠭螫毒。
桃樹生蟲。煮豬頭汁澆之。即止。
淮南萬畢術云。木瓜燒灰散池中。可以毒魚。
物類相感志云。林檎樹生毛蟲。埋露蜂於下。或以洗魚水澆之。即止。
取楊梅仁法。以柿漆拌核暴之。則自裂出。
穫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浸良久。則蟲皆出。乃可食也。
赤豆湯洗色衣垢。楊柳枝去粘。研杏子入豆醬。不生蟲。牛乳去油衣垢。
筋笑為屬。香所觸。則花盡落。亦畏屬。又忌酒漆糯米觸之。
檄欖樹高。將熟時。以木釘釘之。或納鹽少許於皮內。其實一夕自落。檄欖木作弁槌。
檄著魚皆浮出。煮河豚圖魚用檄欖可去其毒。
檸木脂焚之。能辟鬼魅。
物類相感志云。猪脂炒檳黑皮。自脫。檳子同甘蔗食。其渣自散。
枳椇能敗酒。味以其木為柱屋中之。酒不酸。
物類相感志云。荷梗塞鼠穴。自去。煎湯洗鐵垢。自新。桂釘木根。其木即死。續博物志云。桂得葱而乾。樹得桂而枯。
蓮子香。一名花木香。一名麝生香。生高山中。葉如老檉。搗置上流。魚悉暴頭而死。木為書軸。白魚不損書。
乳香以悉實慈菇煅伏成汁。能柔五金。
檀腦燒煙熏衣。蓆席。能辟壁虱蟲蛀。
淮南子云。蟹見漆而不乾。物類相感志云。漆得蟹而散。成水。本草經云。漆得蟹而散。

麻得漆而勁。
皂莢樹多刺。難上採時。以鑽鑽其樹。一夜自落。鐵砧椎皂莢。即自損。鐵礦礦之。久則成孔。鐵鎚鑽之。多爆炸落。樹不結實者。鑿一孔。入生鐵三五斤。泥封之。即結皂莢。伏丹砂粉霜礬黃礬硇砂。枸杞制礬黃硇砂。
物類相感志云。肥皂莢水。死金魚。辟馬蟲。蠶見之。則不就。
皂莢末置書葉間。可辟蠹魚。
七月取商高置櫃中。可以辟蠹。亦可辟蛇。
物類相感志云。柘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作閒道。烏木文。衙矛爛之。可以遠祟。故又名之鬼箭神箭。
萬洪肘後方云。荊葉治蛇毒。物類相感志云。荊葉避蟲。
大空一名獨空。根皮可以殺蟲。攝葉飾蔬圖中殺蟲。
雷火所擊之木。用擊鳥獸。其鳥自墜。出博物志法。
物類相感志云。瓦獸之勢。投其自止。注云。取獸書契字直瀉上。有其鳴時。投之自止也。

蟋蟀蜘蛛蚣伏山精。

周櫰蜩氏掌去鼃黿鼈以攻濿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牡菊乃無花菊也。

關尹子云。蜘蛛食蛇。蛇食蟾蜍。蟾蜍食蛛。蛛蚣也。蜈蚣畏蜘蛛。以溺射之即斷。又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即死。慕儁鐵圍山叢話云。蝟捕金蠶托胎制蜈蚣。托胎即蛞蝓也。

酉陽雜俎云。度古俗呼土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鐮。背上有黑黃欄。稍觸則斷。當趁蛭割掩之。則蚓化為水。有毒。雞食之輒死。

蚰蜒以鹽乳灌之。即化為水。牛乳亦可。

鷺能辟射工。故禽經云。鷺飛。即蜮沉。又能啗蛇及蚓。養之可辟蛇。祂射工蜮也。一名短狐。一名射影。似鼈三足。無目而利耳。聞人聲。使以口中毒射之。

漁人取魚為餌。甚易得魚。以糊攏毛置綱角。亦易得魚。云魚見之。如人見錦繡也。

聖善寺閘常好醋數十甕。恐為蛟龍所伏。以致雷震也。

龍嗜魚肉。故食魚者忌渡水。祈雨者用魚。龍畏鐵及萬草楝葉五色線。故鎮水患者用鐵。激龍者用萬草。祭風雨者用楝葉。色綠裹粽投江。龍亦畏蜈蚣。

鯽鯉不可於陡岸上釣。血入土則陡岸滲漏。

守宮一名蠑虎。以善捕蠅蛾故也。春秋考異郵云。守宮食鼎王勝水也。

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唐開元中有鳳遂二龍。至華陰龍陡地。化清泉二道。其一為鳳爪傷流。泉色遂赤。今其地有龍骨山。

象畏豚聲。聞之即怖而走。

顧玠海槎錄云。蚺蛇吞鹿及山馬。從後腳入。毒氣呵及角。自解脫。王濟手記云。橫州山中多蚺蛇。大者十餘丈。土人採萬年蒙入穴中。蛇嗅之即靡。乃發穴取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蚺蛇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

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

鵝步則蛇出。鵝鳴則蛇結。鵝屠鵝。鵝皆鳥之食蛇者。虎猴鹿麝牛野豬皆獸之食蛇者。唐書扶南國常貢食蛇。蛇畏雄黃。雄黃羚羊角亦能制蛇。

沈存中筆談云。天蛇生幽陰之地。遇雨後即出。越人深畏之。其大如筯而扁。長三四尺。色黃赤。流之以醯則消。或以石灰蠐之亦死。

蝦蟆五月五日伏水草不鳴。烏鵲七月七日集林木不飛。玳瑁甲子庚申日閉口不食。丙日嘉魚出穴。

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

鰻鱺魚燒煙熏蛟。令化為水。熏穢及屋舍竹木。斷蛀蟲。置骨於衣箱。斷諸蟲。炮炙論云。鮭魚插楸立便乾。枸膽塗之復當蠹。鮭魚即河豚魚也。雖小而懶及大魚不敢唼之。則不惟毒人。又能毒物也。鮭一作鯸。

蛇聞鐵聲則伏。被蚊嚙則死。香油抹眼。則入水不沉。老桑煮之則易爛。

龜尿磨瘡。能令軟。磨眾書石。能入數分。取龜尿之法。以猪腎或松葉刺其鼻。即尿出。又法。以紙炷火熏其尿亦致矣。尿孫光憲北夢瑣言云。龜性妬而與蛇交。取龜置瓦盆中。以鏡照之。龜見其影。則溼發矣。尿急以物收取之。

山中常龜鹿喜食之。猘好食蛾。蛾猪好食蜉蝣。

鼉鳴鼈伏。

續博物志云。龜脂得火可以燃鐵。

李衛公言。鷺鷥。鵁鶄。鸂鶒。厭火。孔雀辟惡。

續博物志云。猿有手可以捕鼠。而制於鼠。虎有爵可以觸犬。而制於犬。

燕慈。雀啟其巢。則銜艾置其中。

蠍味辛。辛能害目。魚龍護目。故畏蠍。有人淬劍於池。池魚皆浮去。

蠆性畏蛇。蛇蠆之即死。

述異記云。鯉魚滿三百六十鱗。蛟龍輒率而飛去。一年置一神守之。則不能去矣。神則鼈也。故鼈一名守神。

胡桃樹東南枝劈之。書券字訖。還之於鵲樓下。則夜鳴不止。以故瓦書契字。書於瓦上。忽聞巢鳴。取以投之。則不敢更鳴。

蚌聞雷則墜胎。

抱朴子云。真珠以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以浮石蜂窠蛇黃等物合之。可引長三四尺。為凡服之。

鼠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盡。惟食海蛤不消。蓋其天出用為氣倍勝者也。

蚯蚓聞竹鷄之聲。化為水竹鷄。自呼泥滑滑是也。

鴉見鷲鳥。激黃射之。其毛自脫。

鴨伏卵。聞龍磨之聲。則暇而不成。無鴨抱伏。則以牛屎嫗而出之。

鸂鶒溪遊。雄者左。雌者右。羣伍不亂。若有敕令。性喜食短狐。所居處無復毒氣。㲉溪中之敕。逐邪害者。

鼠畫印關穴以出蠱。而鼠竊用其卬。以發局鑰。

淮南子云。伯勞之血塗金。人不敢取。

淮南子云。鵲矢中蝟。蝟即反而受啄。火勝金也。

海東青。鷹之鷙猛者也。燕能制之。青鶻鷹鷂食燕即死。博物志云。啄木鳥能以觜畫字令蟲自出。續博物志云。鸛性甘鱉。每過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阞然而轉。爾雅翼云。鴆鳥知木石有蛇。即為禹步以禁之。須臾木倒石崩而蛇出也。蛇入口即爛。其屎著石。石皆黃爛。飲水處。百蟲吸之皆死。惟犀角可解其毒。

虎搏兔。先於四圍遺溺。兔不能出。坐受其搏。獐宿處。四圍一自吐涎。留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即跳去。虎多不能出。

豺見犬則跪。虎食犬則醉。犬食番木鼈則死。番木鼈一名馬錢子。

羊性惡溼喜燥。食鉤吻而肥。食仙茅而肪。食仙靈脾而淫。食躑躅而死。

鵜巢化石成壓。

羊頭角能消鐵。羊脛骨灰可以磨鏡。

淮南子云。牛膽塗熱釜。釜即鳴。牛膽塗蛙。莫知其誰。注云。能變亂人形。峋嶁神書云。蛙得牛膽則不鳴。

馬食杜蘅善走。食稻則足重。食鼠糞則腹脹。食雞糞則多眼骨。以僵蠶烏梅拭牙則不食。得桑葉乃解。掛鼠狼皮於槽亦不食。遇侮馬骨則不行。以豬槽飼馬。石灰泥馬槽。馬汗著門。並令馬落駒。繫獼猴於廄。辟馬病。忌馬食牛肉即馴。

馬頭骨浸於上流。絕水蜞蟲。

鷹鸇能搏鸞雁。而反受逐於鶺鴒。崖鶻能搏鶴鷺。而不能得飛鴿。

淮南萬畢術云。東行白馬蹄下土。合三家井中泥。置人臍下。即臥不能起。

獅一名狻猊。一吼則百獸辟易。馬皆溺血。能食虎豹。其食諸禽獸。以氣吹之。羽毛紛落。其乳入牛羊馬乳中。皆化成水。雖死後虎豹不敢食其肉。蠅不敢集其尾。

鱷魚四足。黃身修尾。其形如鼉。舉止躡疾。口森鋸齒。鹿行崖山。羣鱷鳴吼。鹿必怖懼落崖為鱷所得。

博物志。載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傷人甚眾。忽見一物如狸。跳上獅子頭殺之。唐史。載高宗時伽毘耶國獻天鐵獸。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獸皆流。能擒獅象。則獅雖猛悍。又有制之者也。

㲉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獼猴。

鱷魚出南海。別號忽雷。一作骨雷。秋化為虎。熊能制鱷。握其觜至岸。裂擘食之。

虎聞羊角煙則走。惡其臭也。虎害人獸。而蝟鼠能跳入其耳中。貔鼠能飛食之。鼷鼠能拔毛投之。使生蟲瘡潰爛至死。獅駮酋耳黃腰渠搜扶拔。俱能食虎。酋耳即騶虞也。不食生物。惟見虎豹即殺之。又蛟亦能食虎。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而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蘇東坡詩云。潛鱗有饑蛟。掉尾取渴虎。

狨似猿猱而長尾。尾色紅。去來林間如飛。猿猱之族。千百為群。出采山核。狨至。莫不俯首帖服。不敢仰視。狨歷視其肥腯者。取小石或落葉識其首。以次嗷之。無敢動者。

說苑云。師曠言鵲食猬。猬食鵔鸃。鵔鸃食豹。豹食駮。駮鋸牙。一名茲白。駮食虎。

西番有小獸名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長尺餘。獅子見吼。即畏伏不敢動。吼溺著體

即腐。吼又畏犼。犼引吭高鳴。吼即畏伏不敢動。

豹畏蛇與鼮鼠。淮南子云。蝟令虎申。蛇令豹至。

犀角鋸成片。以薄紙裹於懷中蒸燥。乘熱搗之。應手如粉。故歸田錄云。翡翠屑金。人氣粉犀。

淮南子云。犀角置穴。狐不敢歸。漢書有馭雞犀。置米飼雞。皆驚駭不敢啄。置屋上。烏鳥不敢棲。

種葵來蛇。燒羖羊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

酉陽雜俎云。南山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至低頭。無人至乃於草木尋摘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巢。指之。隨指而墮。取而食之。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以硃砂和牛羊脂與守宮食之。令其腹赤。五月五日刺血塗婦人臂。即有文章。揩拭不去。與人交合即滅。

取逃人衣服。井中垂運之。則自歸。以甑帶麻縋奴婢衣脊一尺六寸。即無逃走之心。

取婦人髮埋竈前。令婦人安天癸。

木瓜灰和麥飯糠及米投水中魚食之自翻秦椒為末和稻飯雀食之自伏地
熊性惡穢物及傷殘捕者置此物於穴則合穴自死或為棘刺所傷出穴爪之至骨即斃熊掌難腳得酒醋水三件同煮熟即大如皮球一云熊好食猴
金剛石出西域狀如紫石英可以刻玉百鍊不消物莫能擊惟羚羊角扣之即碎又獺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皆碎落火亦不能燒羚羊角亦能碎之又燒煙能走蛇虺
鹿性驚烈多別良草恆食九物餘則不嘗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物能制毒散諸藥氣也九草者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麥頭蒿山耳蕎尾
麝夏月食蛇蟲多至冬則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爪剔出着屎溺中覆之常在一處不移其香聚處遠近草木不生或焦黃人帶香過園林則瓜果皆不實酒得麝則敗真珠與麝同收則昏而無色自剔者名遺香最勝捕得殺取者名臍香次之麝為大獸捕逐狂走墜死人得之磨心見血流出脾上作乾血塊者名心結香最下瓜果香九畏麝忌鄣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驕香氣數里是歲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盡死蠶不種

淮南子云狐目狸腦鼠去其穴
風狸被人擊死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惟石菖蒲塞其鼻則死
千年老狐以千年枯樹燃照則見真形
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
古語云獺膽分盃或云以獺膽塗盃唇能使酒稍高於盃面耳
鍮鐵不鍮以羊頭骨灰救之即消融
臘肭獸腎置犬頭上能使犬聾跣若低
鼬鼠即鼪鼠一名黃鼠狼使於捕鼠及禽畜又能制蛇應莊子所謂騰躩捕鼠不如狸鼪者即此
獨似猴而大其性獨一鳴即止能食猳猴故諺曰獨一鳴而猳散
生人髮挂果樹上烏鳥不敢來食其實又人逃走取其髮於緯車上即轉必迷亂不知所適
國語云木石之怪夔罔兩罔兩一作魍魎又作方良周禮方相氏執戈入壙以驅方良夔罔兩好食亡者肺其性畏虎柏故墓上樹石虎植柏

物類相感志云煮老鸛硬肉入山椒數顆即易爛
櫻桃葉煮老鵝易軟熟煮魚肉硬者投鳳仙子數粒即易爛
琥珀用豨薟草共碾則易碎
石灰伏雌黃硫黃礜砂丟錫器
木瓜味酸得木之正氣以鉛霜或胡粉塗之則失酸味且無渣蓋受金之制也
阿魏一銖安於柚樹上其樹立乾
貂鼠皮得風更暖遇雪即消著水不濕抵昧立出惟近火則毛易脫
松柏不棲蟬熊豹之皮不上蟻
理皂刺油麻於竹根下則竹易遏
闌天竹葉儼似竹生子枝頭成穗紅如丹砂經久不脫且耐霜雪花在梅雨中開植之庭中可避火災
漢時宮殿上多作鸑鷟鳥形以厭火鸑鷟音燭五今人呼為白鸑子狀白如鷺長喙高腳但頭無綠耳姿標如鸑故得鸑名人有中射工毒者將此鳥近病人即能啖人身乞以物承之當有沙出其沙即含沙射人之窟也又可籠鳥近人令鳥魂相吸其

毛及屎燒灰亦可治并治溪毒砂蟲溪毒有氣無形砂蟲沙中細蟲也
永昌府瀾滄江中有物黑如霧光如火音如折木破石觸之則死或云瘴母也文選謂之鬼彈內典謂之禁水惟此江有之他所絕無
獨孤治丹房鑒源云蘇子油能柔五金八石
諸樹性皆扇地故其下五穀不植
煮諸般肉封鍋口用楮實子一二粒同煮易爛且香
波斯人將訶黎勒大腹等在舶上用防不虞或遇大魚放涎消水中數里船不能通乃煮此洗其涎滑專化為水
蘇方木以鐵器煎汁則色黯
誤吞木屑鐵谷磨水解之
月令通纂云伏內庚日采青蒿懸於門庭內可辟邪氣陰地厥可制丹砂硫黃水仙汁伏汞煮雄黃拒火
南宮促峒嶸神書云菜背天葵出蜀中蜜草也生於水際取自然汁煮汞則堅亦能煮八石拒火也

三白草五月采花及根。可制雌黃。射干八月取汁。煮雌黃伏雌黃。制丹砂。能拒火射
干俗呼扁竹。又呼仙人掌。一種紫花。一種黃花。一種碧花。
預知子取二枚。緼衣裹上。遇有毒。則聞其有聲。當預知之。故有此名。又名聖知子。
馬薊莧性至難燒。當以槐木槌碎。伺日東作架曬之。三兩日即乾。如隔年矣。
杜衡自然汁。可伏硫砒。制汞。地膽草可伏三黃。硫黃。雄蛾出時。折取苦衆。令蛾子青
爛。
紫一名鸕鷀草。庶辛玉冊云。鸕鷀。陰草也。搗汁煮。粉霜。燒灰淋汁。煎粉霜。伏礬石。結
草砂制硫伏汞。及雌黃砒石。
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
驢馬食菜瓜則眼爛。
經秋正黑石蓮子。入水必沉。惟前胡能浮之。
龍舌草根杵汁。能軟鷺鴛眼。方家用煮丹砂。煆白礬。制三黃。
蝙州出雲白鳥。能辟蛇。
烏禾煮汁沃地。蠔蜊皆死。烏禾即稗之紫黑色者。

胡葱能軟堅。方術煮溪澗白石為糧。及煮牛馬驢骨令軟。皆用胡葱。
楊梅樹生蟲。以甘草釘釘之。則無。梅子同鹽粉食。則不酸不軟牙。
棕櫚制其度。以黃汁塗之。則其實盡落。
有鵪鳥。雁必生焉。物類相感志云。雁糞雞肉水中。則水無毒。
鼈衆鼻犀目牛尾虎足。嗜食銅鐵及竹。寢其皮。辟邪圖其形。辟邪。
虎豹之皮。不招蠅蜂蛾。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消石能消金石。又性畏火。而能制硝石。使拒火。并烹子伏汞。圖云。消石生鳥場國。其色
青白。用白英火熬。煎上使消入石中者為真。其石出處。熏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
或罩衣過之。身上諸蟲悉化為水。能消金石為水。服之長生。按此外國所產。別是一種。
婆淡石磨水煎。雞矢熱。極當為水。
鸚鵡鸜鵒鸇鵲鴝鵒蟋蟀俱能食射工。
銀得雄黃則枯。石得鵝糞則化。
龜脂可以燃燈。龜甲能殺蠹蟲。
橘得糯則爛。芙蕖得油則敗。

馬溺淮鹽立化為水。白馬溺尤驗。
凡蛤之屬。開口聞雷。則不復閉。
羊皮為囊。置螢於土中。馬見之鳴。卻不敢行。
蝦蟇肪塗玉。則刻之如蠟。故古語云。蝦肪軟玉。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對煎膏以塗
玉。亦軟滑易截。
鵝有隱囊。囊鳥莫能見。
蚊食鼈。臘月雪花煮為糊。裱書畫。蟲不蠹。又一法。煮糊用黃丹。
桐油污衣不可洗。以冬瓜藤之即去。
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鼈鼉洞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
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暝。龍從井中乘出。是交相畏也。
中國馬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擒犬亦然。
狡兔過鷹。來撲。輒仰臥。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即死。惟鶚則不用爪。以翅擊之。使翻
便啄其目而攫去。
虎鷹能搦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垂首藏匿。今北方養鳥如雕者。亦能

搏擲麂食之。驚則獺大。能攫牛虎矣。
鷹長青鸇。冀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審踪其撓。略指之。即遠逝。青鸇軟。鷹冀濺之。
長至數尺。如是再三。冀漸微。以至盡。即為鷹擊死物之。以智相制也。
博物志云。桃根為印。可以召鬼。又銀杏樹亦可刻符印。又雷火所擊之木。方士取刻
符印。可以召鬼神。

反殊

火本熱也。而有寒火。抱朴子外篇載。蕭卿在南海中。上有自然之火。春生秋滅。生一
種木。但小焦異。又陸游云。火單山其地鋤荊棘入。則有烈燄。不妨種植。
木久則腐。燒為炭。則入土不腐。葬家用炭。能使蟲蟻不入。竹木之根自回。
博物志云。太陽之草名曰黃棼。飼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入
口立死。
人食鼢鼠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人食砒霜而死。虎食之而肥。
獲食鐵蛟龍長鐵。
蛟龍畏楝葉。而鳳凰食其實。

伏深齋地記云東武城有勝火木其木經野火燒之不滅謂之不灰木太平寰宇記云不灰木俗多為鍵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滕州其葉如蒲草今人束以為燭謂之萬年火把

余次席上腐談云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故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水之石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香虛實之反如此木皆中實而浮雖樹則中空竹皆中空而屬籐竹則中實

白鼯鼠食則死鼉食而肥巴豆魚食則死鼠食而肥

楊億談苑云江東居民言種芋三十畝計省米三十斛種薤三十畝計益米三十斛

洪邁容齋隨筆云浙西常茄皆皮紫其白者為水茄江西常茄皆皮白其紫者為水茄

南海有線菜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食之令人思睡呼為瞑菜一名睡菜

任昉述異記云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懶婦藏即此類也

物類相感志云甘草作釘鐵葡萄立死以麝香入葡萄皮內則葡萄蓋作香氣其愛憎與他草相反如此

晁氏客話云甘草遇火則熱麻油遇火則冷甘蔗煎飴則熱水成湯則冷

仇池筆記云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菱寒而芡暖

蜘蛛能治蜈蚣蜂螫蟹螫人沈括筆談又載蜘蛛為蜂螫齧芋梗磨劑而敷不可曉

獬豸一角識罪而觸邪角端一角能言而惡殺窮奇牛狀馬尾而大聲食忠信之人而與奸邪

蜣螂二種大者名胡蜣螂身黑而光晝伏夜出見燈火則來小者身黑而暗晝飛夜伏

蛇吞鼠而有食蛇之鼠蛇制鼠而有噉蛇之獵蛇噉蠭而有食蛇之蝙蝠蝦蟆之大者也一名田父龜蛇同鼠而有呷蛇之蠅

蠶遇蚊叮則死得蚊煮則易爛而熏蚊者復用鼈甲物相報復如此異哉

鼬食蜈蚣而鸜死蜈蚣亦羣食之蛇食蝦蟇而蛇死蝦蟇潴其骨皆化為水山中田鼠食菅蔴而鼠齒至堅嘗歲斃之立碎蚊蠅蚊蚤而死而其骨乾熏之蚊翅足皆落蚊毋鳥口吐出蚊於翅為穴獨辟蚊

漫畫鳥以筒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信天緣俗名青翰終日疑立水中不易其處候魚過乃取之可喻人之貪廉相反信天緣一名信天翁滇人閻廷瑞有詩云何錢若蒂綠波空哇鯉舍滇漢草中江上魚鷹皆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

凡鳥皆雄棄雌鴿獨雌棄雄故其性最婬亦與鳩為匹偶

鵲鳩飛則雌前雄後隨其行止斑鳩拙於為巢天將雨即逐其雌審乃呼而反之或云斑鳩雄呼晴雌呼雨

易林曰鵰必單棲鴛必匹飛鵰即博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伯勞形似鴝鵒但鵰鴝喙黃伯勞喙黑此鳥好雙飛未嘗隻能搏擊鷹俗呼為鳳凰皃蘇言百鳥畏之也蜀中名鴛鴦滇中名鐵鸂鶒又名榨油郎五更輒鳴不止至曙乃去

北人喜鵲惡鵲南人喜鵲惡鴉

陶隱居云凡鳥之雌雄難別者其翼左覆右者是雄右覆左者是雌又燒毛作屑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雀冀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

鱷魚有帶梟夜則北向斗諏豹啼常北向鳥有背明其棲木不向明龜蛇伏氣首皆向東

蝦蟇置地上東行者為雄陽物受生氣也

鵪鶉雄高雌卑鴝鵒前雄後

鸜鵒數應更若私更一鳴而止鵪鴝飛數隨月若正月一飛而止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溯流秋冬沒而順流

雁從風而飛春夏南風故北飛秋冬朔風故南飛

禽經云林鳥朝噣水鳥夜咮陸佃云凡鳥朝鳴曰噣夜鳴曰咮

鵪鴣飛必向南杜鵑鳴必向北鵲立順風東向

劉恂嶺表錄異云北方梟鳴人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鳥鵲無異桂林人家雛取使捕鼠以為勝貓

鸛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易曰鳴鶴在陰傳曰鴻雁隨陽故汲冢周書王會篇目鸛曰陰羽禽貢名雁曰陽鳥

造化權輿曰乾陽為馬坤陰為牛故馬踶圜牛踶坎馬病則臥陰勝也牛病則立陽勝也馬起先前足臥先後足從陽也牛起先後足臥先前足從陰也馬健物逆風而行則傷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又驢騾起亦先前足駝羊起亦先後足

熊性惡鹽食之即死胡孫亦然犎牛性嗜鹽人裹手掌鹽取之又段成式云鼠食雄而身輕

熊氏禮記疏云鹿是山獸屬陽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氣而解角從陽退之象也麋是澤獸屬陰情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而解角從陰退之象也

魍山鬼也獨足向後見則大旱獨足鳥即孔子所謂商羊也將雨鼓舞

崔至夕則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崔盲是也鵂鶹夜察秋毫晝瞑目不見邱山

畫家用雌黃胡粉相近即黯姤二物相譬故也

藍蛇出蒼梧諸縣狀如蝮有約從約斷之用其頭合毒集毒人至死以其尾作鮓食之即解一物而首尾相反如此

鳥棲梢鴻則棲於野獸棲野猿則棲於樹

桐木向日照者為陽不面日者為陰置之水上陽者必浮陰者必沉陽材之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之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

綺溝物志云鷫鸘雄小雌大庶鳥雄大雌小

蠅雌者倘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

淮南子云黿魚飲而不食鱣鮪食而不飽

穀屬金而糠之性熱參屬陽而爨之性涼麻黃苗則發汗根則止汗人參能補陽中之陰其蘆則反能瀉太陰之陽補皮下氣消痰其肉生痰聚飲當歸生血麝卻破血酸棗醒睡仁令人貪睡蝦蛄膜以前治大小便過濾膜以後治秘總皆一物而自相反也

菜菔氣好上椒氣好下

巴豆能剿人其殼能止甜瓜蒂能吐人其肉能瀉生挐能補人食其心則醒楝皮瀉人枝皮則吐人烏獸肉皆補血毛角鱗鬣皆破血

陸佃云陰包陽為雹陽包陰為雷雷六出而成花雹三出而成雹陰陽之辨也

木之火也擊石之火也憂金之火也地之陰火二石油之火也水中之火也人之陽火一丙丁君火也人之陰火二命門相火也三昧之火也諸陽火遇草而焫得木而蟠可以溫伏可以水滅諸陰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溼愈盛遇水益熾以水折之則光燄詣天物窮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撲之則灼性自消光燄自滅

葵花晡日不使照其根鬼白花在葉下常為葉所蔽未嘗見日俗名蓋天花一名倒垂蓮一名唐棣鏡又葵花隨日轉移凌花晝合夜開隨月轉移

睡蓮葉如荇而大浮於水面其花布葉數重凡五種色當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則復出夢草晝入地夜則復出

蜀中有朝日蓮花色或黃或白葉浮水上開則隨日所在日入輒斂藏葉下

龍鬚菜日未出則浮水日出則沒此菜產長沙府攸縣司空山南流龍池

大豆牛食之溫馬食之涼

燕山錄云鵝鴨飲水數升而不足鱭鮧入口若露而有餘

凡木之華先合而後開惟唐棣花先開而後合

鷺性安靜雖性遲慢養雛鷺者必順其性而後肥澤故諺曰因鷺浪子難增雅云鷺伏隨日朝首東而暮西鴟伏隨月

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鹹鹹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

有睡草亦有卻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

陳藏器云萯常食發氣令關節急嗜睡

睡草五六月生田塘中葉類甘菜根如藕捣土人採根為鹽菹食之令人好睡卻睡草一名五味草食之使人不睡

廣南府有小孟貢江產鮎魚食之日御百女其山產雲蕪餌刀圭終世絕人道土人以飼牡馬

平陽府太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退通谷谷內草牛馬食之常瘦故名退通稽含瞰云瓜瞁則寒油煎則冷物性之殊也

偏枯

徐偃王有角無骨出尸子

鳳仙花蜂螺不近不生蟲蠹

木偉草風吹不動無風自搖獨活鬼督郵皆名屬搖草

巴豆入谷一枚便死而鼠食之可三年重三十觔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世重黃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物之換骨如人之齒龍之骨象之牙鹿之角蛇之皮蝦蟹之殼皆終身一換惟鹿則每歲一換龍象至六十年骨全而後換也
絡緯蟋蟀皆以翼為鼻交亦在翼
犀有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即食角也
蝶以觸代鼻蛇之聽以目龜之息以耳牛之聽以鼻蟬之聲在腹水蝕之聲在鼻一云龍無耳牛兩耳皆實其聽皆以角
瑞應圖云白澤能言語撰傑佛佛俱能人言
百舌鳥能為百鳥音鸜鵒春吉丁鴟鴂皆能效人言又烏鳳能度小曲合宮商為百鳥之音
唐書南天竺出五色鳥能言開元中嘗獻
北史文莊之南有婆利國出舍利鳥解人言

鳥有當盧以其唇飛獸有耳鼠以其尾飛飛鼠以其背飛俱見山海經背飛者用其背上毛飛則仰也一云溫之飛以鼈
蟑螂大者如足大趾以背滾行反駛於腳
蛇卵生也而蝮蛇胎產蛇腹行也而鱗蛇首昂蜥蜴千歲蝮亡皆有足蛇毒蟲也而金蛇水蛇無毒蛇鱗蟲也而蝮蛇長蛇有毛
蛇怒時毒在頭尾
爾雅中國有枳首蛇中國之異氣枳首兩頭也
凡物皆一舌蛇獨雙舌有牙無齒其食吞其行紆
蝮雅云蛇虺虎鼈
山海經云汪水西南流注於伊水其中多三足鼈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郭璞註云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龜鼈異時獲四目龜於奉新龍溪水中唐時江州獻六眼龜宋史載趙葵獻兩頭龜潮州府程鄉縣城西南有六目龜池宋嘉熙中有龜六眼出沒其間故名又大明會典云暹羅國獻六足龜
山海經云高山澧水有珠蠙狀如牖而有目六足有珧一統志云珠蠙生高州海中狀如牖四目六足而吐珠爾雅云龜三足為賁蠙三足為能
鵪無舌兎無膽又候亦無膽以行消食
鵪無外腎而腸小
凡鳥下瞼皆上動鸚鵡上下目瞼皆能眨動舌如鼈兒其趾前後各二異於眾鳥麝其背則瘖
淮北多獸江南多禽湖廣多魚雲南多花廣西多樹川蜀多藥山東無虎浙江無狼
廣東無兎蜀無鴿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死
秧鷄秋啞夏雄夜鳴
鼢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凡畜獸臨殺之時恣氣聚於肝食之皆不宜於目惟羊肝能明目
雉善驚狼善視狐善疑
鼷鼠趾前四後五
牛羊食百草與他獸異故其胃有脾有胰有蜂巢亦與他獸異也膍一名百葉胰即

胃之厚處
駱駝腳有三節背有兩肉峰西域傳云大月氏出一封駝脊上有一峰隆起若封土故俗呼為封牛亦曰犦牛穆天子傳謂之物牛爾雅謂之犦牛嶺南徐聞縣及海康皆出之南史云滑國有兩腳駝
袁達禽獸述云虎腎懸於腹象口隱於頤
猿臂通肩龜腸連首蛟眉連蝮鼻及泉陽掌反
虎嗑物隨月旬上下而嗑其首尾經噬人則耳有缺
酉陽雜俎云牛黃在膽中牛有黃者恒吐弄之集賢校書張希復言嘗有人得其所吐黃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
象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四足如柱無指而鼻端有爪可拾鍼芥行則先移左足臥則以鼻著地
鼠肝有七葉膽在肝之短葉間大如黃豆正白色帖而不垂
金松出台州垂條如弱榔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
青州海中有島在樂安壽光諸城日照界其中產鼻石龍涎馬食之日行千里

文登海中有海驢。常秋月登島產乳。其皮製為兩具。水不能入。

熊豎目。蝟圓眼。

龜甲裏肉。鼈肉裹甲。

麋目下有二竅。為夜目。故淮南子云。孕女見麋。而子四目。

百舌鳥。合百舌而成一舌。故善變聲。啄木舌端有棘鍼。故善取蟲。鸚鵡舌似人。故能言。

諸畜肝葉皆有定數。惟獨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閒又有退葉。一云獨肝可祛瘧。

狼雄者能嚙。雌者不能。狼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死。

西北有獸。類黃鼠。名曰瞎撞。無目而善聽。聞人足聲。輒逃匿。

貓睛可定時。子午卯酉如一線。寅申巳亥如滿月。辰戌丑未如棗核。一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藏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駱駝俱耳。龍性好睡。故謂之貉睡。俗訛作渴睡。

狼腸直。故鳴則後數皆滿。而糞為條。煙直上不斜。

兔上唇缺。目不瞬而瞭。故禮記謂之明視。

馬力在膊。驢力在膆。膆腹前也。騾力在腰。虎力在前足。豕力在鼻。

大月氐有白皮牛。剖其肉。明日瘡愈。出金樓子。

象有金瘡。見星月即合。

水族目皆不瞬。獨河豚目能開閣。

鼉性嗜睡。恒閉目。能橫飛。不能上騰。夜鳴應更。其聲如鼓。故謂之鼉鼓。陸佃云。鼉身具十二生肖。肉惟蛇肉在尾最毒也。

蠐螬僵。糞自其口出。

龜首常藏向腹。以通任脈。鹿鼻常反向尾。以通督脈。故皆靈而壽。

獵人舞彩則麏麋注視。麏喜文章。故字從章。文麏膽白性怯。飲水見影。輒奔。肉其驚憒。故謂之麏。人食其心者多怔忡。麋一牝輒交十餘牡。其性婬逸。故謂之麋。陸佃云。麋喜音聲。

博物志云。大腰無雄。龜鼈類也。細腰無雌。蜂類也。然龜鼈實有雌雄。

裴頠崇有論曰。鳥無胃腑。蛤蜃無腸。蛭以空中而生。蠅以無胃而育。傅無腸。馬亦無膽。鬼無膽。候亦無膽。豚無肪。蜻亦無筋。一云五行肝膽屬木。木死於午。午者馬之宮。故無膽也。蝦蟇無腸。鼈無耳。為守神。

山蜂螫人。皆倒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

杜子美詩。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浩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梨花六出。銀杏花夜開。人不得見。

廣州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

嶺南無牡丹。即移植亦不花。花則不利其主。

閩中榕樹自南生至省會而止。故省會號榕城。諺曰。榕不過浙。

江東穀樹結實。閩中產者不結實。穀樹亦名楮樹。其皮可搥為紙。

栗但可種成。不可移栽。

木蘭樹雖去皮亦不死。

犀古上有刺。好食棘刺。皮上每一孔生三毛。五溪記云。山犀食竹木。其小便即竭。日不盡。

山海經云。豐山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為牝牡。食者不妒。今豪猪。

香狸皆一體自為牝牡。香狸即靈貓也。有四外腎。自為牝牡。當臍其腎異其山海經又云。帶山有鳥。曰鵸鵌。其狀如鳥。五采而赤文。陽山有鳥。曰象蛇。其狀如雌雉而五采。以文。皆自為牝牡。

蝌蚪。鱔之著醯。能卷人筋。終不可脫。惟以芒草作筋。乃可。其膽浮水而走。

橫州六廢山有飛狸。獸肉翅如蝠。

術家以十二肖。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鼠無牙。牛無齒。虎無腑。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髓。羊無神。猴無臀。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

野馬似馬而小。出塞外。皮可為裘。其肉落地不沾沙。驢騾水鳥也。一名越王鳥。一名鸛頂。出九真交趾。不踐地。不飲江湖。不嗽百草。不食魚。惟啖木葉。狀如鳥。黑而足長。口勾。末如冠。可受二升許。以為酒器。極堅緻。其糞似東陸香。山人得之以為香。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四味果出祁連山。木生如棗。剖以竹刀則甘。鐵刀則苦。木刀則酸。蘆刀則辛。行旅得之。能止饑渴。

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楊梅子出閩越。其子生樹皮中。其體有肉。形甚異。而味甘無奇。色青黃。長四五寸。稽含南方草木狀云。千歲子出交趾。蔓生子在根下。黯綠色。交加

如繖一苞恒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

祝穆方輿勝覽云。人自子出廣東。大如梅李。春花夏實。秋熟。實煎甘酸可食。其核兩邊似人面。目口鼻皆具。

神護草生常山北。可使獨守叱咄人。遠盜不敢入門。物類志謂之護門草。一名靈草。

王筠詩云。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即此。

路石草一名陵石草。生石上。天雨獨濕。花黃。莖赤黑。三歲一實。赤如麻子。

食之益氣。耐寒。生肌。實骨髓。

吉祥草。葉如萱而小。四時一色。生泉石中。山村人以插瓶。祀先。雖在蔭室。葱翠不凋。家有吉事。定自開花。故名吉祥。

候潮草。有莢如榆莢。潮至則開。退則合。

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雅州出舞草。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近之歌謳及抵掌。則葉動如舞。按此即虞美人草也。

黃顙魚。古名黃鱨魚。一名鮧魚。音央軋。或折而呼為黃鮧黃魚。無鱗有力。能飛躍。其膽春夏近上。秋冬近下。

何遠春渚紀聞云。宋徽宗時。將軍蕭注破南蠻。得其所養鹽龍。長尺餘。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攪海鹽飼之。每鱗中出鹽。則收取。云能與陽事。每以溫酒服一錢。後龍為禁京所得。及死。以鹽封數日。取用亦有力。

龍有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郭義恭廣志云。木瓜枝一尺有百二十節。可為數號。方輿志云。大食國有樹。一年生如栗子而長。名曰蒲盧子。可食。次年則生麻荼藻。即沒石子也。閒歲互生一根。異產如此。

嶺南異物志云。南方多溫。臘月桃李花盡折。他物皆先時而榮。惟菊花十一月開。蓋此物須寒乃發。寒晚故發亦遲。

越俗言夏菊初生。例自陳根而出。至秋遍地沿多者。由花梢頭露滴入土。卻生新根而出。故名滴滴金。劇地驗其根。不相連屬也。

忍冬藤左纏。南藤生依南枝。

竹有雌雄。但見根上第一枝雙生者。必雌也。乃有筍。

木鼈子。一頭尖者為雄。植時須雌雄相合。以麻纏定。及其生也。則去雄者。方結實。

婆羅花出雅州瓦屋山。五色爛然。移他處則褪。月竹出嘉定州。每月生筍。

雕漆菜出黃安縣三角山。昔有異僧種之而去。採宜淨食。雜以羹臛。其味頓異。

根子菜。根似黃耆而大。又似蘿蔔。他處皆無。惟安陸縣有之。

叫鵑出南甸宣撫司。晝夜依時而鳴。

大候州有垂絲竹。

紹興府蕭山縣西二里湘湖。出專絲。最美。採至西湖。浸西湖一宿。然後佳。若浸他湖。便無味。浸處亦無多。地方圖僅數十丈。

遠安縣西八十里桃李洞。有木。結實核如桃。肉如李。

大理府城北有念珠樹。每穗結百八枚。

柳州產茸草。狀如茅。食之令人多壽。暑月置盤筵中。蠅蚊不近。物亦不速腐。號不死草。

筯竹出平樂恭城土人。以竹作衫。充暑服。

勾芒木出梧州陸川縣勾羊山。其皮可織為布。

凡魚皆屬火。惟鯽魚屬土。以其伏也。凡魚皆相食。惟鯉不相食。所以化也。

江蟹至潯陽則少。鱗魚至鴨欄磯則少。鯉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始有之。

上杭金山上有三池。名曰膽水。浸以生鐵。可煉成銅。

龍爪竹出羅浮山。大七八圍。節長丈二。葉似芭蕉。

夢花出靖州綏寧縣。其莖如藤。其花黃白。其莖條甚細。俗云有夢尖記者。紐之即脫。

真臘國有水稻。高丈許。隨水而長。

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鸚左右腳裏第一指。名兵爪。牛陰肚雙筋自尾屬頸。

風生獸生南海火州上。似豹。青色。大如貍。細取之。積新數車燒之。不然。鐵鏈鍛頭數十下乃死。以口向風。須臾便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可五百歲。

南海有鰐魚。狀如鼉。斬其頭而乾之。去齒而更生。如此者三。乃止。

爾雅翼云。凡魚無肚。獨鰅魚有肚。

救窮草出均州石階山。其草冬夏不枯。月食三寸。可以辟穀。

百花皆五出。惟梔子花六出。凡桃杏花六出者。核必雙仁。有毒殺人。

款冬。一名款凍。葉似葵而大。叢生。花出根下。十一十二月雪中出花。

江南閒花只在春芳荆楚及閩中者秋復再芳故有春蘭秋蘭之名。離騷。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劉次莊以為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春黃不若秋紫之芳。

福建雄府廣通縣響水坡產蘭。莖葉皆香。不待花發。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

虎千載則牙蛻而生角。燕千歲生胡鬚。

滇中甯山有虎。能飛伏。狀如蝙蝠。蒙舍有蛇。見人自斷。

蠻劉花六出。

處州府城西五十里三峯山禪智寺。有紫牡丹一本。高丈餘。每開五百餘花。花各十二瓣。值閏年各閒十三瓣。宋政和間移入御苑栽之。花即不開。諮遣還山。復開如故。

夔柑出肇慶府新興縣。有包大如升者。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百里。形味具變。因以為名。

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柏。藏篋笥中。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

蛇破殺割肉懸衢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即縮。

龜肉到盡而流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之反為所囓。

神蛇斷而復續。

馬蛟中斷而首尾各行。

池州府青陽縣九華山出五鈒松。每枝五花五股。其實可食。文理綜縮。如羅紋。胡子金地藏自西域來。攜種。惟塔寺前有之。其尤異者。每一株枯。則旁透一小株。

延平府尤溪縣雙髻山出異草。如蛾眉。灌油可燃以照。

南安府大庾縣印山產蓮。一莖五萼。

鄖陽府鄖縣天心山。一名錫義山。山高谷深。多生薇蕨。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鬱林州陸川縣石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飛還絕巘。

瓊州府儋州有清水池。其中四季荷花不絕。臘月尤盛。

雲南府城南滇池出衣缽蓮。其花盈千。瓣分三色。

萊州府勞山下有耐凍花。國初張三丰自海島中攜取一株植之。雖隆冬嚴雪。葉色彌翠。正月即花。蕃繁可愛。今二百餘年。柯幹大小如初。

青州有劉墟。草州人劉墟。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鹿即而走。盡落取此草種之。多主傷折。呼為劉墟草。見西陽雜俎。

令錢花四季花。俱午開子落。

物宜

山有玉而草木潤。身有玉而毛髮黑。

天子藉田三推。卿下土。藏之入官。不懼利見大官。宜婚姻。

二月取上壬日土。泥屋之四角。宜蠶。

取春牛肉上土。置户上。令人宜田。

宋時立春日進春牛。御藥院取牛睛以充眼藥。

七月丑日。潛取富家中庭土泥竈。令人富。不可令人知之。除日取富家田中土泥竈。格吉。

五月一日取古塚上土或甎石。入瓦器中。埋著門外階下。合家不患時氣。

靈砂餌御孫鸚鵡鼠犬等。變其心。輒會人言。靈砂者。硫汞制而成形。至以陽勾玉陰。脫陰反陽。故曰靈砂。

生礬石納水。令水不冰。今洛水不冰。下有礬石。故人謂之溫洛。文鸛伏卵。取礬石置巢中。以取溫氣。礬石生於山。則草木不生。霜雪不積。

倦養書云。正月一日取五木香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五木香。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莖五枝。一枝五葉。葉間五節。又龍蓂子赤者名赤珠。服其苗。髮白髮令黑。

麥門冬可以服食。斷穀。故謂之禹餘糧。又曰不死草。秦名烏韭。齊名愛韭。楚名馬韭。越名羊韭。皆此物也。

椰子殼可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酒沸起。或裂破。今人漆其裏。即失用椰子之意。

淮南萬畢術云。井上宜種菜。菜葉落井。人飲其水。無瘟疫。縣其子於屋。辟鬼魅。行五志云。舍中種白楊菜。莫增年除害。

桐梓二樹葉花飼豬。並能肥大。

油籠漆漏。刷穿山甲裏面肉膘投入。自至漏處補住。丹方及煮鹽者。以牡蠣泥塗。則耐水火。不破漏。

淮南萬畢術云。鴻毛作囊。可以渡江。此亦中流一壺之意。

鸕鷀膏塗刀劍。不鏽。其狀似野鴨而小。

正旦碌碡鶏於門户。可辟鬼魅。

太平御覽云。正旦吞烏鶏子一枚。可以練形。峱嶁神書云。八月晦日夜半。面北吞烏

鄧子一枕有事可隱形
史記云秦時殺徇碟四門以禦災殺白犬血題門以辟不祥
圖纂云五月戊辰日以豬頭祀竈所求如意
張華物類志云以徇肝和土泥竈令婦妾孝順
河魚圖云虎鼻懸門中一年取熬作膏與婦餌便生貴子勿令人及婦知則不驗
又云懸門上宜子孫帶印綬
虎爪蟹爪赤雄黃為末松脂和丸每正旦焚之可辟惡鬼人有卒中惡病者燒虎皮飲之當瘥
麈尾能辟塵拂檀則不藏
燕山錄云煮羊以鼈者鼈以蛇鼈食竹根之鼠也
朝野僉載云五月五日午時急砍一竹竹節中必有神水澤取和猪肝為丸治心腹積聚病甚驗
人有犯盜者以狼筋熏之即腳攣臉瞤
鐵末浸醋書字於紙背後塗墨則字如碑字鐵末即鐵落亦曰鐵蛾鍛家燒鐵赤沸

砧上鍛之皮甲落者是也
虎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帶之令人有威臨官帶之佳無官則為人所憚
尾端亦有威骨但不及脇骨
龜網縫頰可辟健忘
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
石燕頭尾不損者搗末研極細藏之寫字有誤時以水點字以末糝之候乾其字自落又鎔蠟入胡粉和作一塊以所錯誤字於熱熨斗上以粉塊脩之
凡碾玉描玉用石榴汁則見水不脫
淮南萬畢術云丙寅鵲腦令人相思高誘註云取鵲腦雌雄各一道中燒丙寅日入酒中飲令人相思
博物志云積火草三年後燒津液下流成鉛錫
異物志云香蠏浸汁浣苗綿勝似醯漿
顧野王玉篇云杭木出豫章煎汁藏果及卵不壞洪邁容齋隨筆云今饒州處處有之葉幹不純是衣小人爭鬬者取葉按摩皮膚輒作赤腫如被傷以誣人至和醫摩

卵則又染其外若猪色也按杭即艻字山海經云首山其草多艻艻花俗謂之頭痛花
物類相感志云燈心者鯽甚妙鯽即泥鰍也一名鰼魚
黃鳥食之止蛤蜊魚食之止驕鷸鷸食之不饑酸餘食之不醉鮰魚食之已痴人魚食之已癡
歐陽詢初學記載北齊崔氏以桃花白雪與兒顧面云令面妍華光悅
檳榔木枝節間有脂膏如桃膠南人採取和皮紫煎汁熬如黑餳謂之檳榔用泥船隙牢如膠漆著水益乾
槐花未開時狀如米粒炒過煎水染黃甚鮮其子上房七月收之堪染皂
無患子煮熟去核搗和麥麩或豆麪作澡藥去垢同於肥皂用洗真珠甚妙
用曲青和蠟魚設色點神眸則光瑩能隱人轉
瞥氏要術云桐梧生山石間者為樂器更鳴響也
柳絮可以捍禦代羊皮為茵褥柔軟性涼與小兒臥尤佳
榆皮澄澱如糊用粘瓦石極有力

鴨跖草一名竹葉菜其花汁可作畫色及彩羊皮燐青碧如黛
鼠麴草花雜擇皮染褐至破循鮮鼠麴草山南人呼為香茅江西人呼為鼠耳楚人呼為米麴北人呼為茸母北方寒食采茸母草和粉食宋徽宗手茸母初生謂茶煙是也
水葵子春初以竈盛水浸溪高掛火上日夜使暖遂生紅芽取為蔬以備五辛盤
紫藤江東呼為招豆藤四月生紫花可愛結子作角角中仁熬香著酒中令酒不敗敗酒中用之亦止
槍藤生廣南山木間其實三年方熟其殼用貯丹藥經年不壞仁可入藥
天門冬按根入湯浣衣極淨浣練勝於用皂一名浣草碧蓮菜一名恭菜恭音甜其莖燒灰淋汁洗衣白如玉色苗葉爽肉有米如粟米可為飯亦可釀酒
獨猘酒丹房鑪灶紫色高莖和土作器火煆如銅
落葵子蒸過烈日中曝乾去皮取仁細研和白蜜塗面鮮華立見
平樂府賀縣有白土腴其土白膩可傳面俗南婦女率皆用之又名鉛粉
芋煮汁洗臘衣淨白如玉

桃枝竹出川廣中。皮滑而黃。庶紋瘦骨四寸有節。可以為席。

冬瓜一顆。和桐葉與猪食之。一冬更不要與諸物食。自然不饑。長三四倍也。冬瓜

謂之瓜練。可以浣練衣服。

海漆出瓊州。花如芍藥。名倒粘子。汁以為膠。可代柿漆。蘇東坡造。

黃漆出朝鮮國。樹似櫟。六月取汁。漆物如金。蕭州金山出赤彈木。堪為漆用。一云金

山在永昌衛城北二十里。

淮南萬畢術云。祠家之蔡。唉兒令不思母。

藥有五天。決明為肝天。紫菀為肺天。神麴為脾天。遠志為心天。菟蓉為腎天。

土硫黃拌穀與鴨食之。易肥。

象胸中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服翼之血滴眼。可見夜中物。蒼鷹之精注眼。可見霄漢中物。

丹魚之血塗足。可步水上。

鴝鵒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

鼉為體數食可長壽。

麟蹄鳳臆煎膠可續絃。一云鼉血可續斷絃。連折劍。

善究國之蟹百足四螯。其為膠也。擬之鼉。

塘稚云。鼉血作膠。可續弓弩琴瑟之絃。

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紅蝙蝠出瀧州。多雙伏紅蕉花間。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兩人收為媚藥。

南海鵝子草莖生。其花翹麈色。淺紫。蒂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形如魚鸘狀。翹尾當

距畢備。春生雙莖。常食其葉。土人收於麵粉間餉之。如養蠶然。蠶老不食。而脫為蛹。

赤黃色。女子佩之。謂之媚蛹。能致其夫憐愛。

鴟鴞之骨。佩之宜夫婦。

橘子蔓生。取子種仁。帶於衣。令人媚悅。

鼯毛為被。柔暖宜麝。製兒。兼辟鼯鼠。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帖弓。便於擐也。又可以代燭。易燃而

無煙。

蛇油可合朱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褪。

植榴者。安僵尸枯骨於根下。則花實繁。接杏樹以大石壓椏。則花盛子甜。

七人以黃金塞九竅。則尸不朽。雲母雜尸。亦不朽。又水銀灌尸。後腐。

傀異

人有五不男。天犍痛怯變也。天者。陽痿不用。古云天閹是也。犍者。陽勢割去。寺人是

也。痛者。精寒不固。常自遺漏也。怯者。舉而不強。見敵不興也。變者。體兼男女。俗名二

形。又名婆雞。門半釋迦能兩用人道。或上半月為男。下半月為女。又或從子至午則

男。從未至亥則女。晉書以為亂氣所生。謂之人痾。其類有三。有值男即女。值女即男

者。有半月陰半月陽者。有可妻不可夫者。五不女。螺紋鼓角脈也。螺者。牝竅內旋。有

物如螺也。紋者。竅小。即實女也。鼓者。無竅如鼓。角者。有物如角。古名陰挺是也。脈者。

一生經水不調。及崩帶之類是也。

女人有生鬚者。唐李光弼母有鬚數十根。長五寸許。封韓國夫人。宣政雜錄云。宋宣

和初。都下朱節婦。年四十一。夕頷痒。至明鬚出。長尺餘。草木子云。元至正間。京師一

婦人。美色。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鬚娘云。

男人有出潼者。漢書云。南陽李元盡室疫死。惟孫紀續始生數旬。諸婢欲謀續分其

財。舂頭李善。潛以續出己親自乳哺。乳為生潼。唐書云。元德秀兄子孫。孫喪親。秀自

乳之。數日乳中潼流。能食乃止。

仲尼龐防風氏之骨。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

過十之數之極也。是言防風氏長三丈也。春秋長狄即防風氏之後。左傳宣十一年。

敗狄於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皆殺之。身

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顏師古曰。長狄防風之後。漆姓也。國號鄋瞞。兄弟

三人。僑如來伐魯。為叔孫得臣所獲。榮如晉。襄公二年伐晉。為王子城父所獲。狄

宣十五年晉滅潞國而獲之。博物志載長狄喬如身橫九畝。長五丈四尺。或長十丈。

失之誕矣。續博物志載老君生而長一十二尺。秦始皇時。交趾人阮翁仲身長二丈

三尺。拜臨洮令。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者。皆下

拜。符堅時。左鎮郎夏默。右鎮郎護磨那。掬盖郎申香。俱多力善射。長至一丈八尺。每

食飯一石。肉三十觔。王莽時。連帥雒諱上言。逢萊東南五城。路如海瀕。有奇士。身長

一丈十圍。自稱臣無霸。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葬以為墨胾。

此後史所載人之長大無復類此者豈天地氣化漸薄耶十六國春秋載始皇時有長人長五丈見於宕渠秦太史令胡毋敬曰五百年後其後必有異人為大人者及李雄僭號祖先出自宕渠有識者以為應之博物志載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身長五丈足跡六尺魏志載咸熙二年有大人見於襄武縣長三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黃單衣黃巾續博物志載荷健始皇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是月霖雨河渭泛溢中流得大骨一隻長七尺三寸踝稱骨指長尺餘文深心寸此則神怪之偶見而旋隱者也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郭璞註云晉永嘉二年有鶯鳥集於始安縣南甘里之鷲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此則產於異域者也唐開元二十三年夏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有五寸宋淳熙間蘇州民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有二尺日啗斗餘行陸則依市簷趨步如堵觀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語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定懼其聚眾乃臥而汲之河至望仙橋覆舟溺兄妹終身不嫁髮蔽眉閒文書房內使姓徐者長可九尺刑曹即接本乍見之而悸溺下不禁侯甸西樵野記云成化辛丑蘇州衛數軍士被公遣赴崇明事畢沒海而歸為大風飄至一島山鹿曠異一人從林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狒鼻不可喻見數人悉以巖潤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眾極力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皆數輩狀貌無異蹲立水濱以手攀觸舟中一勇士急拏刀斷其指始獲捨舟而去辨之乃一指中一節耳試以小尺度之尺有四寸困獻嘉定令今貯藏庫中

山海經云三首國一身三首在崑崙東爾雅云北方有比肩民半體相合迭食而迭望南方異物志云嶺南溪洞中有飛頭蠻頸有赤痕至夜以耳為翼飛去食蟲物將曉復還如故搜神記載吳將軍一婢頭能夜飛永昌志云西南徼外有濮人生尾如龜長三四尺欲坐則先穿地作孔若誤折之便死

山海經大荒南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民之國其民皆生卵

京房易占曰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從而求書稱皆有兩女子一陰在膞下皆淫而不產晉五行志云有陰在首者居揚州有一男子二陽累生俱能行人道而淫

比類

崔豹古今注云古人相贈以芍藥相招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芍藥一名將離故也又云欲蹔人之忘則贈以青裳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青裳一名合歡丹棘一名忘憂故也將離一作可離合歡一作合昏又一名夜合以其葉至暮即合也或云種之庭除使人不忘丹棘即萱草也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異人呼萱草為鹿蔥花李九華延壽書云嫩苗為蔬食之動風令人昏然如醉困名忘憂洪山海經載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憂又云牛首山出鬼草其葉如葵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則食萱草而療慈忘憂亦物理之所有也懷妊婦人佩萱草花則生男故又名宜男荊楚人呼為鹿蔥以其苗氣味如蔥而為鹿之所喜食也一云水蔥花葉皆如鹿蔥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即此花非鹿蔥也

槿花蜀葵花茉莉花木芙蓉花棗花皆朝開暮落而銀杏花一開即落尤速

爾雅翼云在北為鷹在南為鵰或云大為鷹小為鵰鷹不擊伏集不擊腊鵰搏鳩自曉旦乃釋之

鵰似鷹而大尾長翅短土黃色勢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睹皂鵰即鶖也出北地色皂青鵰出遼東最俊者謂之海東青老鶻出西南夷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鵰鵰類

也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峰能翔翔水上捕魚食故名魚鷹雌雄相得摯而有別詩關關雎雎即此也鵰一名鳶一名雀鷹鷂生三子一為鵰鷂小於鵰而最猛捷能擊鴈鶴一名鶻子騅色青向風展翅迅捷搏捕鳥雀鳴則大風一名候風鵰小於鷳其脰上下取鳥雀如攘狀

鵰鵰大如鵰鷹黃黑斑色頭目如貓有毛角兩耳蒼伏夜出鳴則鵰雄相號其聲如老人初若哮後若笑所至多不祥爾雅謂之怪鵰又謂之鴟鵂蜀人呼為鼓轆楚人呼為春哥鵐皆言其鳴主有人死也鵂即梟也漢書謂之鵩俚人呼為訓狐又訛為幸胡處處山林有之少美好而長醜惡狀如母雞有斑文頭如鵰鶚目如貓目其名自呼好食梟獍入室主人當去

姑獲鳥鬼東鳥俱能夜入人家收人魂魄並稱鬼鳥姑獲鳥雌無雄鬼東鳥九首孔子與子夏見奇鵅九首即此也又王充云鴞兒水鷚九頭是鳥獸皆有九頭者矣

馬有墨在脾牛與野豬有黃在膽狗有寶在腹鹿有璃在角諸畜獸有鮮答在肝膽

之間。鮮答色白。似石非石。似骨非骨。打破層層。似水浸。搬弄之可致雨。京房易占云。兵強主武。則牛腹生石。狗腹中有狗寶者。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嘷。寶如石。大者如鴈卵。小者如鷄子。本草云。專治噎食之疾。或云不甚效。

凡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省物。獵人候而射之。彎弓纔及目光。即墮入地。掘得之。如白石。此猶人縱死魄入於地。隨即掘之。狀如焚炭也。

馬食穀則足重不能行。雁食粟則翼重不能飛。

狼糞燒烟直上。駱駝糞亦然。

廣志云。狐死首丘。豹死首山。

蜂窠重叠如壘。蜾蠃如螺。

雄被虜偏啣地黃葉點之。虎中藥。乃食青泥解之。蛇被人傷。啣紫背龍牙治之。紫背龍牙。一名蛇御草。

爾雅云。虎鬼毛曰虪。音機。白虎曰騶。音含。黑虎曰騶。音育。似虎而五指。曰貙。音俛。似虎而非真。曰彪。似虎而有角曰虎。音蜥。

貙能嗤食銅鐵。糞可為兵。切玉。尿能消鐵為水。此獸似熊。黃黑色。出蜀中。白居易云。

豪彘。目生尾。虎足。寢其皮。辟溼。圖其形。辟邪。按山海經注云。邛崍山出狌。似熊而黑白駁。食銅鐵。狌即貙也。神異經云。南方有獸。如水牛。尾黑如漆。食鐵而飲水。糞可為兵。其利如鋼。名曰嚙鐵。唐史云。吐火羅獻大獸。高七尺。食銅鐵。日行三百里。禽書云。豝應井星。胡狗也。狀如狐而黑。身長七尺。頭生一角。老則有鱗。能食虎豹蛟龍鋼鐵。拾遺記云。玫瑰生昆吾山。形如兎。雄黃雌白。食丹石銅鐵。昔吳王武庫兵器皆盡。獵得二兎。一白一黃。腹中腸胞皆鐵。取鑄為劒。切玉如泥。墨客揮犀云。骨托禽出河州。狀如鵰。高三尺。自呼其名。能食鐵石。古語云。犀因望月紋生角。象為闇雲花發矣。

然犀角可見水。極沈。衆齒可驅水怪。周禮。壺涿氏掌水蠱。欲殺其神者。以楛木貫衆齒而沈之。則其神死而淵為陵。註云。楛木。山榆也。以衆齒作十字貫於木。沈之則龍死。衆之類死也。

辟水犀。即通天犀也。抱朴子言。此犀刻為魚。銜之入水。水開三尺。謂元遺事。有辟寒犀。色黃如金。交趾所貢。冬月暖氣襲人。隋文帝時。貢一株。開元二年。復貢一株。白孔六帖。有辟暑犀。唐文宗得之。夏月能清暑。猶表錄異。有辟虎犀。為鞓。銙帶胯。虎不近身。杜陽編。有瑞犀帶。為帶今人觸去忽忘。

熊羆。魈三種。一類也。如豕。色黑者。熊也。大而色黃白者。羆也。小而色黃赤者。魈也。陸機謂羆為黃熊。建平人呼魈為赤熊。羆猛憨多力。能拔樹木。虎亦畏之。過人則人立而攫之。故俗呼為人熊。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麝香在臍。南中靈貓。麝其乳亦似麝。麝有肉麝。水麝二種。水麝臍中皆水。瀝一滴於斗水中。用灑衣物。其香不歇。唐天寶中。廣人曾一獻之。養於圃中。每以針刺其臍。擠收真雄黃。則臍復合。此說載在酉陽雜俎。麂麝居山。麋麝居澤。麝似麞而小。黑色。一名香麞。麞麋見獵人聲。采則注視。故為人所獲。捕蟒蛇者。滿頭插花。蛇即注視不動。因逼而斷其首。侍其腸挪力竭。乃曉。水犀樂聞絲竹。人動樂則出聽。因而捕之。

虎嘯物隨。月旬上下而嚙其首尾。貓嘷鼠亦然。

畜鷄無雄。以鵝卵祝竈。伏出之。畜貓無牡。以竹帚掃背數次。則孕。或用斗覆貓於竈前。以刷帚頭擊斗。祝竈神而求之。亦孕。

貉與獾同穴。鶴與鼹同心。

蝟次端分兩頭。刺如棘針者為蝟。似蝟而赤尾者為蝗。

麝性愛其臍。為人逐急。即投巖舉爪剔裂其香。就縛而死。猶拱四足保其臍。我甚愛其尾。尾作金色。可為卧褥。鞍被坐墊。人以藥矢射之。中毒即自嚙其尾。蛤蚧最惜其尾。見人取之。多自嚙斷其尾而去。

猴之類有數種。小而尾短者。猴也。亦曰狙。似猴而多鬚者。蜜也。似猴而大者。獲也。大而尾長。亦曰蒼蜀也。小而尾長仰鼻者。狡也。亦曰蜼。似狡而大者。果然也。似狡而小蒼蒙頭也。似狡而善跳越者。蘇獨也。似猴而長臂者。猨也。似猨而金尾者。狨也。亦曰猻。似猨而大。能食猨猴者。玃也。

貸州昌上有獾狸。頭魚尾。又有腦肭獸。前脚似獸。而尾即魚。

獾老猴也。生蜀西徼外山中。純牡無牝。善攝人婦女為偶生子。神異經云。西方有獸名獌。大如驢。狀如猴。善緣。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周密齊東野語曰。野婆出南丹州。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若一婦也。羣雌無對。上下山谷如飛。綵自腰以下有皮蓋膝。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為健夫所殺。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有文類篆。

范至能虞衡志云。嶺南一種戴婦。似山豬而小。善害田禾。惟以機杼紡織之器置田

所則不復近異物志云昔有婦懶織姑縫之死為鼈其膏以照讀書績紡則暗若宴會歌舞則明說文鰅魚出樂浪雷水有兩乳葉子奇曰奉鮮也名渴非魚非鮫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雌雄陰陽類人項上有孔通鼈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相導為懶婦所化殺一頭可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然以照讀書紡績輒暗若照歡樂之處則光明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原化記云猧斗獸狀如犬而食火糞復為火能燒人屋李延壽後魏書云波斯國有鳥形如駝能飛不高食草與肉亦噉火日行七百里劉郁西域記云當浪有大鳥駝蹏高丈餘食火炭卵大如升鄭嶼五學編云洪武初三佛臘國貢火鷄大於鵝長三四尺頸足亦似鵝銳嘴軟紅冠毛色如青羊足二指利爪能傷人腹致死食火炭又曰鼠食火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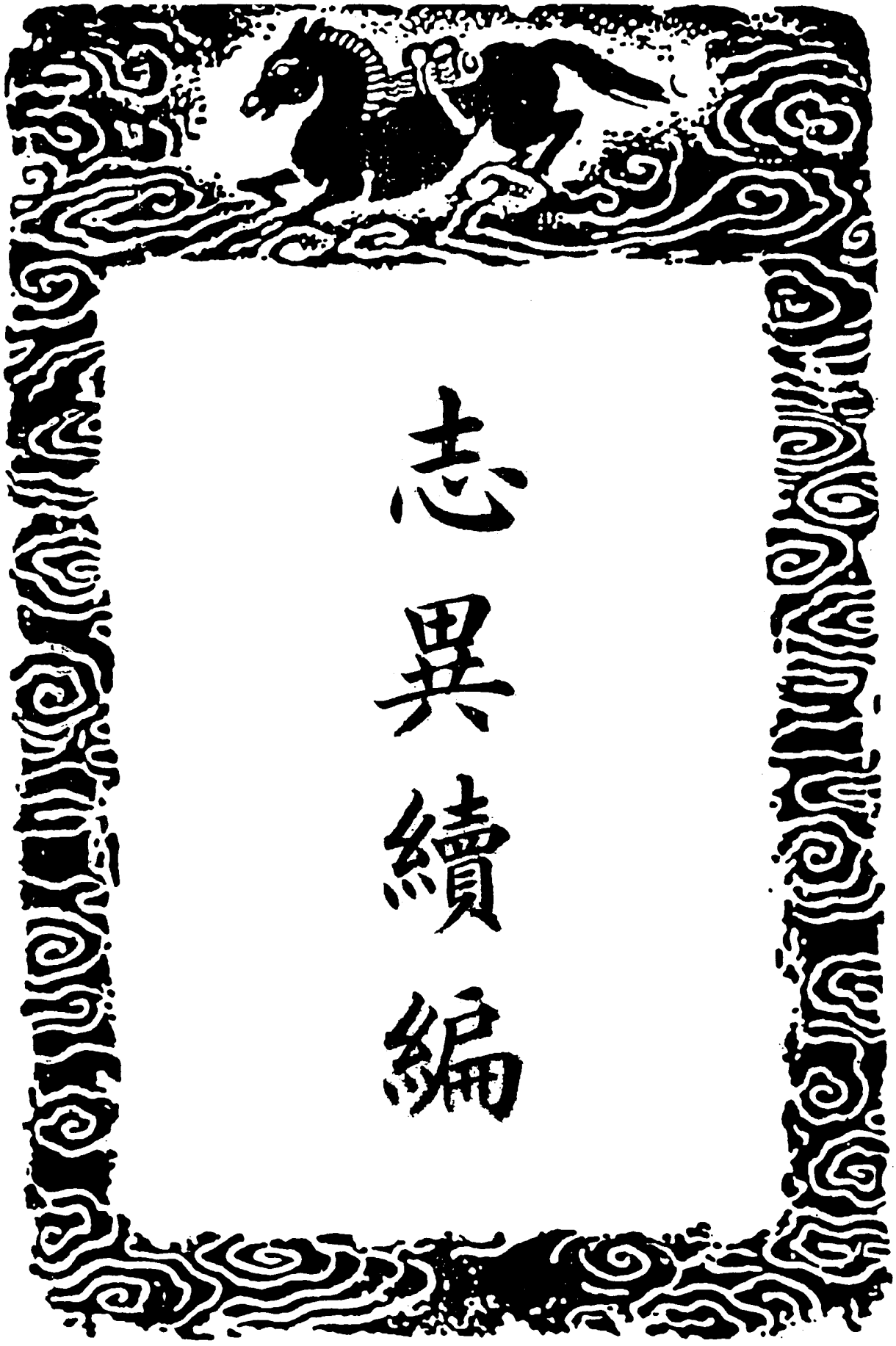
火鼠出西域及南海火州其山有野火春夏生秋冬死鼠產於中甚大其毛及草木之皮皆可織布污則燒之即潔名火浣布又炎地亦生火龜

鴛鴦雌雄不相離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故謂之匹鳥鸂鶒亦好並遊左雄右雌

羣伍不亂其形大於鴛鴦而色多紫故謂之紫鴛鴦九華山出碧雞翠膊碧脛鳴聲甚清雌雄相逐性不肯羣

魚狗翡翠謂之魚虎背毛翠色帶碧翅毛黑色揚青可飾女人首物翡翠似魚狗稍大翡翠謂之鸏或云前身翡後身翠如鴛鴦翠雁翠之義或云雄為翡其色多赤雌為翠其色多青此鸏與天將雨則鳴之鸏同名異物

島居隨錄卷下終



志異續編

清青城子著

志異續編

志異續編提要

清青城子撰凡四卷既不詳其姓氏而書又頗曰續編其初編安在莫能考也中如九經無茶字各經字數之類昔賢已述之無所謂異者頭兒一則亦近附會唯紀某少年與經略熊公等頗足以資談助平心而論近代小說邈相揣摩非必盡無所本然無心閒合容或有之必欲探索其源出某書未免於求劍刻舟矣

志異續編目錄

卷一

徐登柱　塔文忠公
西城僧　弓報恩
洗冤錄　江南儲某
周某　洋盜
寒號蟲　郭姓
鬼畫像　學仙
蟋蟀　酒量
松月山房　司城塔公
泉生石壁　某令
病弓　泉少年
菊不落瓣　縣令
監生　堪輿

卷二

徐景東　患消症
採消人　富室兒
學憲某　有識
李公堯臣　測字
廣東婆戶　老僧
粵西土官　某官
講魯論　某醫
某先達　人變虎
赦百谷　老人
嗩吶　火井
井泊　化生
雨　夢神
蘇二　莫雄型

徐思　鵝鵝
鄉人　二士
輕略熊公　九經無茶字
銀盌樹　鵲巢
鵓鴿山　某屠牛
大孤山小孤山　梁上語
優人　各省地氣不同
伶人　各經字數
某癡子　丁光煩
某鄉宦　春秋宣公八年
星士　牛瘦
吳岭亭公　武侯祠聯
趣僕　海鏡
心頭火　吳生

能員　談怪
吳稽言　素麵
杜自得　急智
大魚　纂
小兒初學字　老捕
黑喇嘛　關帝廟
舊家　公道大王
某婦　家譜
金聖嘆　海潮應卜
廣東湯泉　春牛
漢世印文　劇家技
拳勇　楊自芳

卷三

曾允吉　紙鳶

鯖魚　捐賑
火浣布　祖餞
座中銃　某縣令
虎難　呼名
堆門　無賴子
張誠菴　星孽
神柳　殷隋復
拳法　雷擊
跋者　王新齋
少林寺　論泉
二士　城隍神
節母　蕭延壽
仙奕　泰山
某邑令　五雷山

畫脚夫　惡客
好古玩　貪刻受愚
強姦斃命　雖和尚
弟兄爭產　張子美
酒瘋子　古董店
邢述　洪孟昭
白泰官　人首蛇
徐立端　某甲遷葬
症瘕　蠅
李啓文　哀彈子
徑山寺　鬼氣
老頑兒

卷四

陸炳寺　換足

余節女　彭和
掌慶府著　靖海書院
一生員　數皆先定
饑荒　座難
馬童行孝　曾文元。
通元子　語忘撒遺
卓生　李貴三
賀生　鄒文會
樸木道人　滇南士人
訟師　好人
某邑令　玉展
逃夫　牡蠣
楊西　魏悞真
陳自明　葉天士
王世龐　扶乩
大風圖　乩畫
尸身不朽　黃鎮臺
海中蟹　海中魚
王心朗　戲法
物類相感　海中蝦
放盞　菌毒
弱水　杜子美
歌後語

志異續編卷一

清　青城子編

徐登桂

徐登桂江陵人年二十餘家頗豐裕父母俱逝無兄弟惟一胞叔宇定遠各居一院最相愛偶因租人白定遠侵越某田界於是不睦復此奴僕又從而訕謗之遂成冰炭將欲搆訟親友多方勸解終不能釋登桂倉上故有猫不為害也是日倉上嘆息聲不絕舉家驚然登桂詣前請曰此地久停鶴駐相安有日今忽聲欵外遠恐驚雛閒胥賺上倉尚其聲蹤倉上朗聲答曰皆承尊翁不以異類待僕僕亦愛尊翁古道照人故樂居於此今日同室操戈大傷翁心僕又隔於異類不能救止有感於心不禁浩歎實非相搪祈勿見罪語竟寂然登桂聞言汗流浹背悔心已漸萌矣忽門者報定遠至登桂思己與叔各有黃泉相見之鑒胡以肯來正疑信間定遠已登堂坐未定即告登桂曰我與姪不和之故實由奴僕如某事某話皆虛烏有即姪某事某話我亦知為子虛自今以後當釋前怨無介於心況田地皆先祖之業我與姪皆先祖子孫以子孫承受祖業何分彼此某處田界憑姪處置姪如欲此可隨意取去我不少吝先祖生爾父與我爾父不幸早逝今我與爾俱未舉子至親僅我你二人相愛不歡何忍相殘言至此嗚咽泣下登桂亦泣涕泗交橫至不能仰視有頃定遠歸去登桂即遣造叔家以請罪告時定遠已臥病默忖曰彼恨我入骨今胡頓悔姑扶病起登桂早長跪堂下含淚請曰姪觸忤叔父罪不容逭悔已無及望乞鼓宥定遠忙扶起曰骨肉一本有何怨恨幸姪轉念闔家之福余臥病洽旬舊至不起今見姪來其病如失登桂細視果病容慘悴氣息奄奄不似頃在家所見之態大感不解又不便細詢懷疑而歸忽聞倉上大言曰君何疑乎頃非令叔自來乃我幻形俾登氣平而釋怨耳自復臥蹈故轍致旁觀代為不安是幸登桂亦感激由是與定遠親愛如初以至親密友所不能勸解者經狐一番調停即轉恨為愛委曲周全煞具一片婆心骨肉相殘者多矣安得處處有此狐哉

堵文忠公

堵文忠公永錫少失怙恃祖月川公親教之言動之間俱有成法一日公戲累象棋子祖坐觀之曰不能成果傾公意似沮喪祖曰試再為之公因屏息以累祖曰可矣果成祖曰試毀之再累公如言為之祖曰不能成果又傾公問故祖曰汝初不知為

之之法吾是以知其難成也後見汝其難其慎吾是以知其必成也最後汝有驕心知儿驕者必敗吾是以知其不復能成也吾且問汝何以上倒而下不動公對不知祖曰居上者危居下者安公敬受教蓋公一生學問事業得於祖訓者多矣

西域僧

一西域僧善祈雨持一物如雞子色白似石非石似骨非骨用淨水一盆浸物於中以手轉弄口念密咒移時雨至誠仙術也攷陶九成輟耕錄載宋古人禱雨惟以淨水一盆浸石子數枚淘漉玩弄持咒密語良久輒雨石子名畝荅大者如雞卵小者不等乃走獸腹中所產獨牛馬者最妙云聞得此石者難不知咒但以水浸弄亦可致雨夫陰陽和而後雨此石乃走獸腹中所產胡能令雲行雨施耶嘗攷雄鼠卵上有符文治鳥腋下有鏡即野婆腰間有印蒸牛有黃在胆馬有墨在臍狗之寶蛇之黃鹿角之玉咒角之通天皆造化靈異所鍾不可以常理測者

丐報恩

某富顯內主待人甚有惠有一丐棲村旁大樹下常多病內主心憫日出三餐養之丐亦不他往如是者有年丐一日病且死謂內主曰我受府上眷養無以報德數年來無鼠竊狗盜之擾者皆我夜夜邏察故也今且死有一百衲袱可拆為襯底之用敢以奉贈幸勿以穢棄之殯葬之費還望出之府上其內主接入手覺甚重怪之燈下拆視中皆黃金有知其事者謂此漏網之盜也通而行包當受待之厚故以此報之今之受人恩而不知報者對此乞丐能無自愧

洗冤錄

洗冤錄載韶山縣民食鱓腹痛而死鄰保謂妻毒夫送官官閱牘疑中鱓毒召漁者捕鱓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官異之知為他物所變細為鞫究婦冤始自云云攷鱓原有二種一種蛇變者名蛇鱓有毒害人鱓本蛇類形正似蛇以蛇變鱓原不為異其辨蛇鱓之法每捕得鱓悉置水甕中夜以燈照之項下有白點通身浮水上者即蛇鱓也食之殺人又鱓書黑者有毒大者有毒殺人皆不可食鱓本當食之物其有害如此日用細微之間可或忽乎毒偶閱洗冤錄此條僅以昂頭出水辨鱓毒尚欠詳悉因記此

江南儺某

江南儺某家富而有長者稱冬日探親於鄰村歸途遇雪入野廟暫避令家人取雨具遮內見三四少年踞地炊爨凡五六輩旁有一白髮老人氈帽布裘坎坐白氈蒸上穌視稻草屑人詫儺見之拱手致敬老人曰行乞之人多病不能起立行禮即請就坐家人久不至老人曰天寒甚姑少飲何如儺欣然從之不意肴皆鮮美酒亦甚佳與之閒談封餉日暮始歸念此老吐屬氣度不似行乞人明日設宴招之老人亦欣然來竟日盤桓臨別曰雪已霽明日行且遠矣即此告辭閱數年儺名登糧長苦差也明初州縣解糧例點殷實之戶押運倘有缺失即著賠補儺不能辭押至山東地界種艘礙淺揭上岸借倉貯米修艘見一高門叩之內一老人出即當日之乞丐也一見歡然道故揖手入內廠廳中陳設儼然貴顯氣象儺告以來意老人曰設宴相款觀其為職題名俱在朝顯貴且稱謂穆第齒之始知老人之子現任戶部倉場所解之糈正在其子手下交納而老人向日之至江南因病剔歸行包渠處風土使然事竣付儺一書脅之去隨到隨收顆粒不拮即日批發回文云

周某

周某父殁延地師遍訪吉地數月無當意者一日地師導至一山迴環有情地師曰感君厚誼故獻是地他日富貴無相忘遂指畫方向酌點穴道忽一道人手持拂柄背負清囊經此山過見二人顧盼耳語道人審視曰窓君等舉動似欲於此卜葬此山乃白蟻俘聚之處烏乎可周請其說道人曰君不見東山乎其形稍凹西北山平四處之風為西北屏擋復折而南迴繞此山風生虫故風字內從虫風與山遇則生白蟻即山風蠱是也周曰白蟻何以即是蠱道人曰白蟻聚處蟲蝕蠱字上從三蟲三為眾義多也下從皿眾擷若皿血肉也周故博學因改語曰道長謂此山有蟻或不可定但以蠱字解蟻未免杜撰道人曰周易一書無所不包惟四通八達者來道理始活潑潑地即如白蟻行必有水所以蠱卦亦有利涉大川之語周曰是語更大不然蠱之利涉大川謂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也何至悖謬如此道人曰如君言利涉大川四字亦無切實處此四字原非虛語蠱卦艮上巽下本屬異宮巽為木艮卦內互坎卦坎為水以木涉水故其占為利涉大川貧道世外閒人是非得失一無所有不能久與君辨偶爾經此不忍見骸骨飽白蟻腹故至饒舌語有云山川而能語群師食無所君慎勿為葬師所惑也語竟飄然而去周極不以為然及開壙果有白蟻數石終剔葬焉

洋盜

一洋盜在獄中。對獄卒。述生平在海上所見事甚詳。其事多未傳。後偶傳其一事云。
雲因大風飄至一處。不識洋名。見有一山。樹木青蔥。中有一徑。蒐約丈餘。由山谷直趨海旁。光滑異常。似日有千百人常行者。然時舟中柴米已將盡。眾疑山中定有村莊。咸欲上岸行刼。其盜熟視久之曰。此非善地。速起碇開船。時南風正起。揚帆未半里。聞有聲。砰砰若大風自山谷來。舉目望。見一大蛇。大約十數圍。長約數十丈。昂首而下。兩傍樹木盡摧。塵至海邊。對船此向。紅冠烱烱。金目炯炯。張口露舌。色若吐火。勢欲吞舟。舟幸風順。船快。離岸已遠。其蛇不能渡水。顧望久之去。眾問何以知其非善地。曰。以此青蛇之山幣。有如此大徑。何並不見一人行走。且路上光滑。照人。其陡處又不見有坎窟痕。以是知非人跡往來之地。眾始嘆服。外洋獄島。人跡罕到。纔所不有。書此以備航海者觀覽。或謂此即莫觀扶桑。莫觀扶洋溢巨魁也。
在海中行駛有年。殺人不可以數計。偶被擒解粵省。正法。劊子手取其心。云歸而醬之下酒。時余有事出城。遇遥劊子手回。見以刀尖挑心。色紫赤。雖刑人所約已半里。心猶在刀尖上躍躍動。此嘉慶六年事。市中人莫不見之。

寒號蟲

北地有鳥。名寒號。蟲詩之蓋旦。禮之曷旦。皆即此鳥。狀如小鷄。四足有肉翅。不能遠飛。其屎名五靈脂。行血止痛。大有殊効。方書多載之。是鳥夏月毛采五色。自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雞雛。忍寒而號曰。得過且過。羽族何知。亦若鑒於盛衰者之徒勞。周稚圭不如隨遇而安者之尚不失為故我也。得過且過之語。果鳥之自慰耶。抑欲舉以告人耶。我於斯鳥。得安貧之道矣。

郭姓

郭姓者。廣東番禺縣人。以航海販貨為業。自言嘗遇颶風。纜斷船離。晝息千里。不辨南北。俄而風愈烈。檣倒舟覆。舟中五十餘人。各抱木隨波上下。任其所之。久抵一灘。水淺可立。舍木上岸。僅存二十餘人。各忍飢覓路。至一處。見有草舍。舍甚大。無一人。鍋竈盆甕皆備。且有豆斗餘。旋視板上有字云。此地不可久居。我等百人來此。糠糧頗足。但每夜輒有怪物攫人而食。漸漸希少。料不能生還。特此告知來者。眾大懼。煮豆幸刀前行。腹餓則各啖豆一粒。至第三日。豆已盡。腹飢不可忍。勉強行。又二日。至一處。似內地。登高望遠。見林中炊煙數起。疏至有小小房舍三四數。見眾狼狽來。叩門避之。旁有一家。房舍略高大。叩之。一老人出。告以故。老人不答。遍視眾人。點首者三。延之入。旋即扃鐍。眾是時枵腹已數日矣。以飢告老人。入內久許。老人偕二少年出。二少年各托一盤。盛酒二十餘杯。酒止十分之四。老人命一人各送一杯。眾告以不足。老人復入內久許。出二人托盤如前。杯稍大。內盛米湯。止十分之七。仍命二人各飲一杯。少頃。眾況況雖去。約一炊。桑梓。眾醒。老人已餽粥以待。然每人止一盌。天明。復復進粥。多亦如之。直待第二日。始啜以飯。老人對眾指口拍腹而言。其語多不可解。以意會之。可略得十之二三。大約謂君等腹飢。我一見面。即已盡知。但胃座腸枯。遽行飽啜。必致斃命。所以入門即下鑰。蓄君等出外求食也。先飲以酒者。少滋潤其腸也。次飲以米湯者。略開通其胃也。復給以稀飯者。漸養復元氣也。我在此遇被難者。不知凡幾。皆用此法救之。眾叩首。謝留住三日。贈以乾糧。授以程圖。行七八日。達閩境。始附內洋船返。夥。凡久飢之人。腸胃座無一物。驟空費穀。驟與飽食。內難包容。氣因食關不能通行。頃刻覺命者多矣。嘻。乾隆四十三年。戊戌吾鄉大荒。餓死者橫藉於路。先母性好施。有乞者以飢告。當與飯一盌。食訖行未半里。先慈嬸母又與飯一碗。食之出門不遠。死矣。此久飢不可飽食之明徵。觀老人所為。真救飢之良法也。

鬼觸屏

鬼觸屏。韓文公原鬼。蔣論之詳矣。然亦有時能為人言。各說部所載。不盡誕也。嘉慶五年。余分纂香山。八月望日。五更時月蝕。是時秋光澄澈。長空如洗。與可齋子公同倚樓望月。余曰。以今日所見。始知韓公如口關呀呀句。刻畫入神。可齋曰。昔人詩中多不避重韻。韓公此律。兩用呀呀。復人將如口關呀呀。改作齟齬。避重韻也。忍樹復有人鳥驚曰。君等來。聽唐韻平。唐韻九麻中。呀字兩見。音義各別。韓詩並非重韻。自鳥復人誤改耶。語竟。寂然。趨視者無所覩。可齋曰。是殆鬼觸屏也。正不可多得。

學仙

吳姓兄弟。遺其名。俱喜儒。兄勤學。已入泮矣。其弟每見小說中神仙怪異事。輒欲一遇。求授飛昇之術。一夜。燈下與兄論及神仙事。兄戒之曰。天下豈有神仙。凡書中所言仙怪。非附會即托言。慎勿為小說所惑。弟終不以為然。歸室復獨自瞑想黃山風多雪。冥遇洪喜真種。往黃過仙。心專意堅。有進無退。不覺行至黃山。見一道人。盤膝坐石上。無數猿猴。擁獻山果。私忖曰。此必仙也。因跪求收為弟子。道人許之。喫一

猿曰汝可引此人至洞言畢道人舁騰空去於是隨猿攀藤附葛舁置齒下許久至洞道人已先在衆數山鳥衛奇花異草獻列於前道人曰汝以復可呼猿為兄呼鳥為友汝來學道若重苦汝之助某謹受教徐喚猿鳥曰若初來不知坐功可拾仙草來為若夜臥之與猿鳥聞言競去須臾堆地下數尺厚柔細而軟光滑而香不知何名又命猿鳥曰若不能服氣可啖以仙果猿鳥唯唯聽命於是道人與衆盛氣成空而去或瞑目而坐已則僊臥仙草飢食仙果日以為常嘗見道人以左手擊右手掛三呼曰來則猿脅至以右手擊左手掛三呼曰來則鳥香至試驗數為之果應應而至凡有使喚亦應念而往意甚歡欣念道人招呼猿鳥之法已得之矣惟滄空飛翔不得其法遂覓求之道人曰此易耳令伊口念起者三以手扯頰者三果俗然冲舉但丈餘高即下耶道人曰暫久自能高飛此道高自尊之說也復跪叩曰此時有師扯頰離師將若何道人曰可求人代扯久則不須人扯亦不須自扯矣遂欣然辭師下山及抵敝廬兄正在室中挾掷長吟對兄高聲曰吾已得仙道矣兄靳其語不信曰兄不信試為之盤足於地以左手擊右掌掛三呼曰來良久寂然兄問曰此何為者曰吾招猿兄也今不見來想為吾師招去且招鳥

友又以右手擊左手掛三呼曰來又寂然兄駡曰弟發狂耶其妻聞言亦倚門而歸願妻與兄曰鳥友又不至亦必為吾師招去矣我高飛與僧等看何如乃呼起者三自以手扯頰者三命妻三扯已頰妻不允復求兄扯兄亦不允不覺大怒曰我不過暫求爾等扯久則不須人扯自能飛也兄曰汝真發狂矣曰並非發狂我因專心求仙故裹糧至黃山幸遇仙人授以訣法不意今日歸家試之皆不靈我將復往求之兄曰昨夜因弟酣信神仙事已歷歷戒之今何更作此荒唐語試問一夜之隔所謂往黃山者從何來耶其妻倚門笑曰夢未醒耶昨夜汝進室口中喃喃不已不知作何語僕而酣臥直至今晨始醒遽瞿然起襪不暇著即趨往廳來吾以為有何急務不意乃在此說夢襪在牀側胡不去著耶自顧果未著襪況吟久之兄曰譫言人宜明理何致作此妄語貽人非笑曰非妄也適將往黃山遇道人招呼猿鳥及飛舉諸事一一述之兄曰此皆妄想所致倘不聽余言恐從此入魔終身不復有為矣其弟如醉如癡追思前事竟不知是夢是真此連塘許公為余言云聞其兄親述如此

蜣蜋

有人持蜣蜋云能與雞鬬時某聞之笑曰從倀雞鬬耳其人云屢鬬屢勝君如不信請試之某故善鬬雞所喜晉晉高冠果冀介羽金距舞非由於儀形勇不指乎望貌遂擇一養得極全如木雞者與鬬其人出一小山乃泥土所成窶穴玲瓏如蜂房水竇上下左右通達無礙以蜣蜋置其中見雞至即啣啣有聲雞迎啄則或上或下迅速如風未易雖目眩乃出其不意躍上冠嘴之雞不勝其痛跳躍垂憊而敗雞與蜣蜋鬬斷無不勝之理而卒不勝者智出於所備之外也蜣蜋與雞鬬斷無能勝之理而卒能勝者敵人於所冀之中必居必勝之地操必勝之術又不輕於一鬬必乘懈而擊此其所以勝與

酒量

酒量余見有甚大者嘗舟行停泊某市舟子攜一甕入市沽酒約十餘斤還訖之火酒也上船即用微火溫熱意為沽以做同輩者做而持一大盆坐窗旁獨飲須臾酒盡起至竈高翻身倒立雙足抱梘竿久許始起問之曰小人量大每飲不醉如此庶幾頂門中寥有酒氣耳始知古人有能飲數石者一石者八斗者一斛者以及千鍾者百觚者更有彌日不醉者其量原自獨異未可以常人一例論也

松月山房

松月山房余課子弟處也四圍皆小山麕鹿山故多兎弋獵所不到見人亦不甚驚嘗見一兎兎沿山嘯聲忽有鷹擊然而下抱兎去兎身肥鷹若不能舉乘喜喚力奮力踢逐兎共墜時有牧童在側見而往執鷹欲過爪入兎深不易脫持竿覓之及路旁兎負痛躍躍去童僅獲鷹持歸鷹一見兎即貪心必得遂不量力致自喪命是鷹不能害兎適為兎害亦非兎之害鷹乃鷹之自害也兎可危鷹更可危宰為兎婢為鷹

司城塔公

司城塔公富家巨富歲飢穀貴門下司會計者請開倉出糴公不應請發粟賑亦不應閱數日公命奮報修云借米一石加六償還親鄰互保願者立券人皆識公為貪至來年大熟門下司會計者請券收償公曰當日已置笑之矣司會計者因問去歲之舉何為公曰我之為此所以杜壑斷之商也於是人人拜服

泉生石壁

余縣復江有泉生石壁上山下之田皆仰此水灌溉其泉眼正圓大可徑尺水噴出雖石壁三五尺始落若水多眼小不勝其洩者無土人謀所以洩之者在石面鑿長

牀鑿泉眼之四圍而擴大之眼內故空洞水滿及鑿去數寸而水勢稍殺再鑿而水不甚流計無所出遂鑿泉眼直下。詎知愈鑿而水愈竭尋涓滴不出矣或曰。山陵之氣凝為泉脈開竅於石。風通泉出乃自然之理非人力所可施者一經令鑿既傷泉脈復泄地氣所以止竭是或一說。土人惟欲多得故違其智力以冀饋其所欲究之一無所得且併其本有者而亦失之。夫而思得悔已晚矣。又何如不求多得者之所得為更多乎。貪之為害類如此

某令

某令。某科進士也。與幕友為葉子戲。忽少牌一張。令謂坐中人所遮過搜各人身。除帽解衣俱無有。幕友不悅而散。閱十餘日。上憲行文查問云。細聞某案詳文並無賄博情由。何來二萬紙牌一張。著明白詳覆。方悟主賓酣博時。適蔡抑送詳文至。閱畢誤將牌夾詳文內封發。當時不覺。迨因極力幹旋費去三千金。始寢其事。令曰。三千金雖失。腦業得此牌明白。含著傳為笑談。以下事上原宜敬謹。況屬公事。尤當留心。嘗見暑中因賭博誤事者多矣。三千金其小焉者也。可不戒哉。

病丐

一病丐。往來湖湘間。有年矣。手執一竹杖。餘無所有。寒暑惟一破衫。藏體人與之食則食。不與即竟去不顧。一日。行至安鄉縣地。臥於湖畔草際。不飲不食。日晒雨淋。丁縣所聞。差息將聞百喚不醒。疑其將死。也鄉之人共憫之。為結小草棚以蔽風日。約半月矣。其軀如故。有道人經過見而喚曰。可以醒矣。病丐應曰。我何嘗睡。道人曰。如何便知應曰。何嘗是佳。即躍起同行。其疾如飛。瞬息不見。或曰。是蓋學道服氣者。

某少年

某少年。與一老者同寓赴秋闈也。老者寓樓下。手不停擾。口不停聲。少年寓樓上。日與二僮簫管謳歌。談笑作樂。老者不勝其擾。遣人上樓傳言曰。終日如此戲笑。請問平日為何者。老者無可如何。移寓他所。未幾。樓下來寓者。酗酒鬥博。呼號怒罵。與所不至。少年甚苦之。不得已。亦移寓他所。又適與老者相值。老者心方懊惱。時已晚場。不遠。姑聽之。及少年到寓。便忽閉門不出。寂然無聲。老者疑而窺之。見少年月扮漢壽亭侯。儘扮關周二將軍。侍立左右。少年屏息危坐。如是者三日。始振鬯入闈。入闈之時。攜熟牛蹄一隻。燒酒一瓶。石灰一塊。及入。又適與老者連號。少年以石灰置地。將酒瓶置石灰上。已乃遺小便於石灰石灰勃然發裂。須臾酒熟。於是左手執酒瓶。呷而飲之。右手握牛蹄。嚼而食之。俄而酒盡。嘯老者曰。明晨當發。鬻吾聽吾自醒可也。再三叮囑睡去。至日。題紙下。少年未醒。老者欲喚未果。及老者已成一藝。少年始醒。老者告以欲喚以有前約而止。故少年曰。幸哉。幾乎釀一解元與人矣。老者以其言太輕狂。置若不聞。少年據案疾書。至晚。文俱脫草。老者文亦成。少年索而觀之。意殊不足。因以己作遞與老者。老者閱之。不勝擊節嘆賞。少年曰。君文欲售。不過十分之一。肯與我一爺劄乎。老者忻然。既改訖。少年曰。五魁不能。十名左右。尚可望也。場後榜出。少年果第一名。老者亦列十一。因恭詣少年伸謝。且問場前在寓動靜蹤寇。何先後頓殊。在場又何以矜驕其酣睡。少年曰。三年攻苦。身心俱抑。絕無發舒開展之樂。故以謳歌簫管暢達其情。又恐其流而不返也。復以振槁危坐。收攝其精神。為三日後專心致志地步。入闈復又恐形勞神疲。故以酣睡靜養之。使其氣旺而神足。此古人所云。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之說也。至君之文。按部就班。機神俱不流動。恐蹈千篇一律之病。不能豁簾官之目。動主司之心也。淖踪偶合。既蒙不棄。聊敘一得之見。謝何為乎。

菊不落瓣

菊不落瓣。其性然也。世傳王介甫祿菊有黃容風雨過園林。吹得黃花滿地金之句。蘇子瞻續之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吟。因得罪介甫。謫子瞻黃州。菊惟黃州落瓣。子瞻見之。始大愧服。按黃州志不載此事。又嘗考王介甫作殘菊詩曰。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為報詩人仔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聞楚詞云。夕攬秋菊之落英。按此則又屬歐王二公事。非子瞻事也。愚謂此或本歐王之事。而附會於蘇抑或本王蘇之事。而假托於歐俱不必深辨。惟落菊之說。余嘗至黃遇值菊月。正欲一驗其落。遂停居月餘。其菊盛開之後。漸萎而枯。與別處皆同。惟單瓣紫菊。偶落數瓣。始知黃菊落之說不足信也。考菊譜後序云。花有落者。有不落者。其所云落者。蓋指單瓣而言。是菊原有落不落二種。不獨黃州為然。據傳王蘇之事。無似黃州之說。蓋飄零滿地矣。藏書靜驗眾花。春花落瓣。秋花落亦。結實者落。有蒂者落。瓣瓣脫者落。朵瓣疎者落。瓣密者落。朵香微者落。瓣香甚者落。朵五出者落。瓣六出者落。朵此皆前人所未道及者。雖不盡然。其大概總不出此。想亦稟氣各異耳。

縣令

一縣令。年幼以才名。遇事能斷。時有以姦情告者。令見婦甚醜。男願美斷爲和姦。婦堅不承服。謂男始而百方調戲。繼因力拒。遂致行強云云。令怒曰。分明係婦姦男。何反誣男姦婦。即呼取水一大盆來。令男婦東西對跪盆口。曰。如此美男。見如此醜婦。必望望然去之。必此醜婦看中美男。百計誘之。及敗露。飾說強姦耳。不信。爾男婦試自看水中形狀。男婦各俯窺水中影。復抬頭視。不覺一笑。令曰。和矣。婦無詞伏地。觀者大笑。

監生

監生某。三元縣人。販皮貨到京。逢善價。獲利數倍。遂久客於京。無歸意。約七年餘。知某故善逋。利日益富。惟性好漁色。每不惜重貲。凡妓坊無不至。數年間。漁獵殆遍。一日薄暮。至一妓坊。妓女頗多色。亦可人。有三妓見某入。即早避。某未識面。惟見其衣服鮮明。步履嬝娜。真目所未睹者。當即指以叩媼。媼曰。此良家子。適於飢寒來此覘覰。不諳周旋。尚未接客者也。某故欲之。媼曰。必謀之而後可。趨入有頃出曰。一允一不允。即允者亦有約。某叩其詳。曰。不許張燈。否則不從。其纏頭則惟君之命。某無如之何。即應曰。且權遵教。媼導某至一小房。媼即反扉。某暗中摸索。啓帳入。女問曰。君

鄉貫何處。答曰。陝西三元縣。女曰。與妾同鄉矣。復問姓名。某詭詞以對。某問女姓。女亦詭對。某聞其聲音大懷疑。藏因問女年數及夫族。女曰。妾今年二十七歲。夫本監生。長妾二歲。自某年販貨至京。計今七載。餘杳無音信。存亡未卜。妾不耐久寂。前月同同鄉某子。私逃至此。不意某子忽病逝。計無所之。因入青樓耳。某聞言。識爲己妻。不覺抱慟如哭。姑含忍再問曰。我進門時。與曾同避者誰。女曰。此即妾夫之姑。名喚鳳媽。亦與妾同逃來此者也。某聞之大慙。即起欲執而泡恨。忽聞數公差排闥嘩嘩入。聲言奉官命。拘拿媼媼。媼倉皇啟扉曰。事急矣。君宜速逃。毋罹此禍。遵其由後門遁。抵舍。竟夕不寐。及旦往迹。則空院無人。疑爲官拘再三。細詰並無此事。又疑驅逐遠遁。無可踪跡。遂捲貲歸里。及抵家。妻正臥病。時妹已適人。聞兄回。亦歸寧問寒暄。大慙不解。如在夢中。某與伊鄰楊公濂素相善。潛以此事相質。楊公曰。是或妓素悉君鄉貫。故爲此狡獪伎倆以相戲與。某曰。是又不然。不但聲音聽聞且含妹小名。亦從未有人知者。楊公曰。然則狐所爲與。某尋思良久曰。是或近之。風聞天壇有狐。嘗投刺。莫得一遇。刺中不無褒語。稽爲狐所揚矣。亦未可知。楊公曰。若然則狐尚爲善報。謝者。然君亦宜自省矣。某果由是改行。卒爲端人。復余過稿。公於吳門得聞其詳。愚謂萬惡淫首。報施不爽。狐之現身說法。不啻晨鐘暮鼓。人謂此狐善報。怨吾謂此狐善修德。

堪輿

一堪輿與土人串謀。於舊村基茅廁挖掘圓圈。填以五色泥。造成太極圖。揚言某處有吉地。富家信之。堪輿與土人剖分地價。至期點穴。且言元氣團聚。其下必有異色土。及掘出五色土。主人大悅。堪輿曰。此地不敢罰我雙贅。其家感之。又饋以多金。留館於家。未半月。自悉盲疾。猶自言曰。此奪造化之秘所致。

徐景東

徐公景東。山東人。任四川大足縣令。時爲余言。有族人某。素不睦父子刀鋸。鄰人皆憚之。一日命工人伐樹。已施斧矣。伊父子見而往阻。意圖強佔。爭論間。適樹斷。將伊子壓倒。口鼻出血。奄奄一息。其父大呼四鄰云。毆殺若子。舉扛至其家。爲圖賴計也。徐公故忠厚傳家。數代從無人涉公庭者。一旦遇此舉。家倉皇。謂禍且不測。里有老僧精醫。急延治。僧視曰。勢誠危。若得真山羊血。尚可生。稍緩則無能爲力。但倉猝間。料難辦。此不獨去益焦急。莫知所措。忽有媪年可五十餘。手攜竹籃。經門外云。賣山

羊血。不識真僞。姑買之。持以示僧。僧曰。真山羊血也。如法服之。即愈。禍始解。後思近村無此媪。且地非孔道。何由來。此不先不後。陷非偶然。蓋冥故素寡親。意疑爲大士化身云。夫事當萬難解釋之時。而忽於意外解釋。不可謂非神佑。然必素有善行。始克邀神之佑。徐公爲忠厚傳家。故大士化身而禍因頓解。不然。奉大士像持觀音咒者多矣。何未見遇尼皆解乎。

惡消症

某有惡消症。每食輒數人之量。少頃即餓。一日探女。女家雖市甚遠。入門已晚。猝不及辦饌品。適一獵人以大所獲。遂烹而獻之。翁食之而飽。問何肉。以野味對。既睡。夜半腹痛起溺。下溲不止。以火燭之。小鼠滿器。自是欲啖如常人。

探消人

探消俗作硝。者。多在峻山石洞中。有廣姓某。少時探消爲業。後年近五旬。攀援不便。遂輟是業。嘗對余言。昔在某洞尋消。持燈入。約半里。有石光澤。平鋪如牀。上堆朱數升。精潔愈常。朱如飴。勺許。香歠而甘。津生滿口。遂嚥之。及出洞。乃白石子也。形正似朱。而堅硬不可餌矣。或曰。石燕石鐘石蛇石鱷石龜皆石所成。又道

狹有石芝圖其形象芝種類不一石桂芝根幹枝條皆石有葉如櫧臭良光澤開花似桂微黃又參飯石狀如握聚一團參飯有粒點如豆如米據此則石成米不為異也或曰石胡可食余曰不觀之石鐘乳唐元宗天寶三載武威番禾縣石化為糧貧民取食宋真宗祥符五年慈州生石脂如鮮可作餅餌仁宗嘉祐七年三月彭池地生鮮可食哲宗元豐三年五月青州臨朐益都石皆化鮮人取食之石既化鮮可食則石成米亦自可食或曰何以在洞穴而可食出洞則堅硬變為石乎余曰此亦如蹲鴟居水中直而軟見風日則曲而硬也曹致仙經云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服之長生王列入山見石裂得髓食之因攜少許與秘康化為青石又程氏遺書南中有人因採石石陷壓斷石脚中幸不死飢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採石者見此人引之出漸膏肉硬纔見風便化為石合此數說則石見風而硬乃自然之理石米生於深洞純陰之氣重蒸而成及見風日陰氣頓消洞變為煖陽剛陰柔氣自使然此即飯在釜甑內則軟出見風日則硬之意也或曰石米古所未聞服之當有大益余曰山海經之玉膏石芝雖云服之長生皆渺茫不可憑他如石英雲母等類方書俱載服法竊以為石之性悍服之恐於臟腑不宜也

富室兒

一富家子年甫弱冠起居服食鮮情浴欲忽得不睡之症父母止此子延醫調治迄無效驗一日有孤鈴會集翁鍾門過召之入視翁曰欲治此病非千金不可主家允其數請用何藥曰無須但選一極不堪之廢移補其中明日我來用藥可立奏效主家如言行之翌晨翁至診脈甫按指數息嘗曰脈已絕矣尚何治哉過午來有不氣絕者父母妻子聞之啾然大哭以及乳媪奴婢無不哀號病者見合家哀泣亦不覺潸焉出涕僕僧神偽翁曰如此光景是速其死請且勿哭少定再診脈看生死如何未幾病者靜況睡着翁曰生矣此一睡也大抵須三日三夜方醒主家又問究竟用何藥品醫治翁曰哭即藥也睡即效也尚何須治哉不過實我坐待三日耳

學憲某

學憲某視學湖南規條嚴厲緘政稍犯字畫如商商不分寅卯不別之類必笞詩賦如平仄不諧黏聯偶失之類亦必笞取文則根柢經史恪遵註疏凡好奇立異悖於正義者非特不錄且遭重譴試當鄙時題為不換長一句有廩生某將長字作平聲解次日招某面詰此解本自何人對曰本自朱子復詰曰朱子從無此解汝從何處見得對曰在集句中領畧得來是時學憲怒形於色即以集句示之詰曰解在何處對曰他處長字皆註上聲如彭更章換長而問長字註明上聲自應作上聲此處並未註明作平聲解可知學憲轉怒為笑曰汝可謂細心讀書人遂優待之又試畧解題為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一節一生以樂字作禮樂之樂解語之對曰上文見於之見音現註明下見於同語去聲註明下同好去聲註明為內並同樂樂註下字音洛靡樂註亦音樂上兩節皆有同樂字節節註明同樂之樂音洛不註下同此節又不註音洛自當讀如本字且章旨本屬好樂也學憲頷之此與解長字者同一機軸雖明屬好奇而不得以好奇貴之亦由學憲燭好奇者太甚故為此奇而不奇者投之與

有識

婦人有識者代不乏人以余所聞二相國夫人之識真堪欽佩其一為吳文忠公貞毓之夫人公殉節滇南其柩歸葬夫人曰日後我死切不可與相公合葬相公骨殖歸自萬里之外且為奸臣逼死其中真偽無從辨別從權不從經可也其一為塔文忠公永錫之夫人公死於幃幄之中夫人常隱痛之復夫人臨終命移葬地上家人不可夫人曰相公為國捐軀死在疆場葬當日不能以身殉之有愧多矣豈可背相公而安厝牀簀乎

李公堯臣

李公堯臣安徽人余遊吳門時日以詩酒相娛者也自言前三年前忽覺有一人如影隨形行坐不離夜亦同臥始猶不甚顯明久則眉目畢露已笑亦笑已怒亦怒臨鏡亦宛然二人服色形貌與己無異僅成二我竟不能辨其孰真孰假惟自視則然他人視之無有也心甚駭異疑為祟崇所憑聞某道士善驅祟遂延至家設壇召將符持咒迄無驗又疑為宿冤所纏延僧誦經放焰口冀得解脫鼓鈸鏗者數日亦無驗如是數月捫之不得刺之不痛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心惡之而無如何日漸寇瘦待死而內有老於醫者診之曰無他此病也可治眾皆哭其妄姑聽其擾方方用人參一錢辰砂三錢茯苓三錢濃煎日進一劑服至二劑覺所見之人不甚分明服至四劑十二時中偶一見之服至六劑則全不見矣復服十全大補湯連健如常人余偶檢醫書見夏子益奇疾方云凡人自覺本形作兩人並行並臥不辨真偽者離魂病也因知李公所染之疾為離魂病其所服之方即奇疾方中古方也可見治

病者誠能見得病症親切依方以治無不立效病譬之鎖也以是鑰開見鎖頭無不開苟非其鑰非特難開且機關掛斷鎖亦從此永不開矣可不慎哉

測字

測字原種麥苗六月之遺意就一字縱橫添減測之然亦時有驗驗蓋事應於偶機見於此與求神問卜占課起兆同一理也但須測字之人心細而靈活潛地方能靜念實見一測字者靈驗異常有三少年至拈一鴻字為問問何用少年曰我等皆係去看戲者未知今日演何戲故來問耳測字者曰佛殿少年曰如非此戲若何曰是佛殿加倍猜不是佛殿願聞招牌眾少年去未久復來曰戲雖是佛殿但須說得有理方加倍奉謝測字者曰鴻字三點水添去字為法聽之法工字添糸字為紅娘之紅鳥字添虫頭為鸞鳳之鸞非佛殿而何眾少年譁曰張生何在測字者曰三點水添各字為洛陽之洛洛陽才子豈非張君瑞乎眾曰字雖測得不差然亦祇是將本字折開勉強湊成幾字耳而說中究與深義測字者曰測字不外理數二字雖是就字說理而所重却在機所謂數也眾曰機何在曰公等拈字之時我正將字折開逢有人擔水經過口中應人曰聽明白了忙迫而去所以於水傍添去為法字曰聽明白非聽乎故知為法聽又見店內工人一手攜一小女一手挈絲一束眾所以於工者添糸為紅字小女非良女乎故知為紅娘又見門上插三炷香一爐二燭門上二灺非燄頭乎所以於鳥上添燄為鸞字時適有二雀飛過故知為鸞鸞又見公等三人皆脫帽露頂公等答曰三客去帽非三各乎所以於三點旁添各為洛字時太陽正照三公故知為洛陽張生洛陽人非張生而何既是字中應有之義復有機應之乃數之所在故靈也眾始嘆服置酬金去又有問病者拈一一字測字者曰此不治之症蓋一畫乃不字起筆也問死否曰死蓋一畫又死字起筆也問死在何日曰今日初十與妨十一至十七俱無妨以踏字皆可安放一字至八字則不能安其死於十八乎又問死在何時曰子丑寅皆無妨至卯時則難過以卯字內無一字故也其人曰事雖如此測但拈一字者亦多豈問病拈一字者即可斷其必死乎曰君不見拈字之蹺有二人樓二木經過此就木之兆也後果如所言

廣東蜑戶

廣東蜑戶以舟為家捕魚為業沿海皆有之一蜑戶在海中摸得一物長約六七寸色黑不識何物香山縣小欖村某裁縫店以米一斗易之店左鄰某織布生理見此物光滑思持此打磨布匹佳以銅錢五百文購之日以磨布久則黑色漸退玉質漸知為玉遂實情之有識之者曰此主也某聞之益加寶愛揣於衣內朝夕不離身人無有問之者摩挲為寶燕石之贋耳某故有痲瘋病自佩此玉病亦不發然以為疾自愈不疑為主也後年老不能織布住省城內堂門底擺攤販賣小物此主亦雜置攤貨帶有蘇州客見而借去發銀三百兩自慶事價太昔遲望不久痲瘋復發始知數十年不發者主之力也追悔不及奉告香山縣逸事何公朝魁為余言如此按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玉書云生于山而木潤產於水而流方。淮南子稱為天地之精本草稱其潤心肺滿毛髮又青琅玕治身葬火療癰瘍療瘧兒肌等症琅玕亦玉類也天寶遺事楊貴妃含玉嚥津以解肺渴王莽遺孔休玉曰君面有痲美玉可以滅瘢又玉能使尸不朽古來發塚見尸如生者其身腹內外無不大有金玉含觀眾說玉之功用可見矣蓋玉性本涼復沉匿海中幾千百年海水鹹鹹瀉熱潤燥敦堅解毒定痛止癰疽水浸沃既久其功自勝常玉數倍痲瘢本濕熱不正之氣所成血熱度嫉得玉氣潤之所以不發理或然與

老僧

有老僧黑夜下階腳踏一物唧然有聲心以為蛙誤覺之也夜半夢蛙無數來喉足嘔衣意似索命者老僧大驚呼徒詣佛前懺悔未幾通體脹熱老僧又呼徒舁茗解渴謂蛙作祟一夜不寧至黎明徙見階下一物形似榨乾者始知昨夜師之所謂蛙者即此物也因持以示師師不覺一笑通體清涼頓然而起

粵西土官

粵西土官多韋姓乃轉信子孫也云方呂后擒信時舍人負其幼子求救於蕭何何泣下謂中土不可居乃作書致南粵尉佗佗素重信又憫其寃慨然受託姓之以韋者去其韓之半也至今蕭何與尉佗書尚勒鼎彝昭然可考第法隨春之慘酷彼高祖時蕭何敢與佗通書耶疑又不可深信然鍾竟隧曾以此事附之傳末似不盡誤事之有無難不可知然以理斷之以淮陰之功定不至於無復凡事之必不可有而為理之所不可無者亦惟斷之於理而已

某官

某官屬分宜門下客也任宦十年擁厚貲歸改造第宅窮極壯麗落成邑宰往賀設宴留飲廳中鋪地皆用黃磚邑宰疑畔諦視某覺之請避風間中石欄間高數丈邑

佞戲曰。牆則高矣。美矣。惜少簷耳。某即請赴宴。廳中碑已損。民間常用者。其實每塊畫一十字。此既能畫。仍請遊園散步。至則牆已低若干矣。蓋已卑年少才俊。尋以鋤奸抑暴為主。而某之機警。能使宰無隙可乘。

讀書論

書在松月山房。同二三弟並子姪讀書其中。一日偶讀魯論至齊必有明衣布帛有老人年約六十。持竹杖衣破衫。其形如丐。貌倚門傍聽良久。嗤曰。君以朱子解長一身有半句。為得乎否乎。余曰。書經朱子註解。尚復何疑。老人曰。請竟其說。朱子云。其半蓋以覆足。試問聖人之寢豈無衾裯。而必以衣覆。且長過一身有半。又如何脫如何著。將立於牀上而始脫。始著乎。抑立於牀下而脫之著之乎。真一半頗積於下不特糾纏不便。恐聖人亦必不為此無益之費。夫右袂且欲其短。以便作事。寢衣故如是之長。自取煩苦。揆之事理。朱子似錯解。此余曰。據翁當作如何解。老人曰。憑意此長字作平聲讀。其義自明。猶云其長也。較之一身值有半耶。即今之小襖是也。小襖長僅一月之半。於寢為便。聖人寢衣必是如此。余曰。此皆臆度之詞。朱子豈未見及此。而待翁曉曉置辨耶。老人曰。讀學家自應株守朱程。但理之不可通者。亦當自出心裁。安得處處照樣畫葫蘆乎。語畢。竟去不復顧。

某書

某素豪。家最貧。住錢塘城內。人無有延之者。值歲暮。諸債蝟集。不可稱。攜犬妻相對泣。某與妻訣曰。今屆除夕。負壓實蝟。將艱余何生。不如死。與子永別矣。妻說之不得。便出門去。至西湖畔。獨行徘徊。為自盡計。有老僧見而異曰。君何面現兇氣。以實告。僧曰。緣君之面。雖明露凶氣。卻暗藏吉光。明日當交好運。從此服德十萬事矣。爭勿短見。貧僧雖力不能周。但些許薪米。尚可奉獻。即袖出數金與之。某拜謝。喜躍而歸。妻見其喜形於色。叩故。備述之。夫妻共感謝。聖有言。篤其年六十餘矣。生一子。視若球玉。子甫十月。忽得一疾。不寒不熱。惟不住啼。不食乳。百藥罔效。眾謂束手。舉家倉皇。王生者。其舊戚也。力舉揚某富翁家。距城三十里。聞王生言。即著人持銀二十兩往迎。是時正元旦四鼓。某聞剝啄聲。開戶迎入。具陳來意。且出銀。某收訖。即同去。至則天明矣。細察氣色。詳審脈絡。似與大病。但滴乳不食。哭不絕聲。以藥投之。亦不下咽。某計聒聒。步於花園池畔。見一婦年約三十。臨池哭泣。詢故。曰。妾乳母也。恩兒雖深。故悲耳。某曰。既是乳母。必葬香是兒起病之由。我即謂是兒者。為備言以便施治。婦欷歔言曰。予不言。諒先生亦不知。但可治則幸甚。萬一不治。當與兒俱死。如洩則妾兒矣。某曰。第言無傷。婦曰。前抱兒在此閒逛。見一田螺。兒欲之。因拾以與兒。不意兒持螺入口吞之。今所以啼哭不食乳者。乃田螺橫哽喉間也。某始曰。頃察小兒病症。已十得八九。聞子言益信不誣。是病吾能治。但恐爾主人吝賞。不肯重謝耳。婦曰。主人非負德者。如不見信。當令主人先說明謝金。然後施治。何如。某曰。可。婦趨白翁。翁即對某啓曰。倘家妙劇。保全小兒。闔家頂祝。願奉銀二千兩。酬萬一。決不食言。某曰。如能奉效。實屬萬幸。豈敢圖謝。但需用藥方。恐一時難辦耳。翁曰。試言之。曰。須得鴨百隻備用。翁曰。此易耳。俄鴨舊。某令人將鴨提倒。自以指探入鴨喉內攪之。用盂刮取指上涎。已攪之鴨不用。復取第二隻。如前再攪再刮。取至數十隻。得涎半盂。即用匙灌入小兒喉中。頃刻啼止。能乳矣。翁大喜。備銀二千兩。並衣服等類。送至。眾來由是著名。延請愈廣。日竟成富人。某感僧活命恩。思有以報之。僧故雲遊無定蹤。迄不得一遇。遂設位朝夕供奉焉。玆螺本卑賤。著功用。實無治螺哽之文。乃用之竟能蓋鴨本食螺。取其相制。亦猶鹽鴨治魚骨哽。貓肉治鼠嚙瘡。舊梳治髮哽喉中。敗筆治嘔。或成癥之意。是醫應變之才。固亦未可多得也。此乾隆

五十六年。在吳門聞杭州沈公國楨言如此。今不能舉其姓名矣。

某先達

某先達十歲時。讀書於舅氏窓。舅氏有一子。年相若。朝夕伴讀。一日。遣婢送水果至。婢年十四。頗秀慧。先達摟置順膝。婢面赤羞惻而去。舅氏子以告。舅聞而責曰。男女授受不親。汝知之乎。先達不承。罰令長跪。曰。我出一對。汝能對。方許起。否則將施責。出云。奴手為拏。從今休拏奴手。先達應聲對曰。人言是信。以復信人言。遂釋之。

人變虎

人變虎。自古有之。淮南子云。牛哀病七日。化而為虎。搏殺其兄。郡國志云。滕州吳人往往化為虎。虎小虎也。唐書云。武后時。郴州左史因病化虎。擒之。乃止而虎毛生矣。是譚子所謂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柳宗元之氣所鍾。自有此一種人耶。馮公廷櫆。四川敘永廳人。乾隆己酉拔貢。授通江縣。廣文。嘗為余言。伊地有苗僮三姓。內惟王姓者。一代必有一人變虎。或二三十年一見。云曾目及其事。其人如傷寒狀。始則頭痛身熱。旋周身骨節痛。日夜呻吟不飲食。如此七八日。一夜變虎。家中

人咸驚恐聚衆鳴鑼放銃持杖執戈以逐虎虎奮金睛幢若不忍去惟迫於衆迭每數步必回顧遂至深山而止三五日必仍回其家閉戶虎不得入鏡屢行不去逼如前復戴一月一至數月一至久則不至焉疑前事盡忘矣想其方擊虎也其自視何如視人又何如徘徊不去眷念復至猶有人之心存其情可憫其心可悲是虎面人者也彼夫作逆橫暴視父母兄弟妻子如陌人者直人而虎者也虎而人人猶憐其為虎人而虎人將惜其為人然則人之變虎猶有人心類虎之人居然虎性變之虎固怪類虎尤不怪之怪怪固不盡在乎穿見穿聞者也

赦百谷

赦百谷宗瑚江西人為廣東鎮平縣令嘗言江西豐城縣有哀盜者乾隆壬子科考慶其妹許哀發遺其姓親迎有日哀男忽死望門守寡生平足不下樓親鄰姻黨咸推為首焉復哀盜女適楊姓名德芳者之子德芳乃提例州倅職也于歸未久楊子死女慨然曰吾姑母節義猶標于古洵屬可風但人各有志吾不願學也闔舊咸疑女無志守節父楊子死復七日女祭奠畢哀入室物物檢點當位置者位置之收藏者收藏之若將遠適者然人愈疑之是夜二更有婢在樓上窺見女開門出至堂上

向靈前深拜復向翁姑門首深拜拜訖入室關門致靜無聲疑已寢矣次早婢呼門不開排闥入女已懸梁死始知是夜之拜靈前為告以偕死拜翁姑門首為辭別也嗟呼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哀女有焉姑婦守節於歿姪女盡節於復哀氏一門何多節女哉哀盜祖名守定乾隆壬戌科進士由知縣內陞主事有政聲學問淵深著文集行世名哉旅錄又有地理書行世哀氏蓋詩禮傳家者也二女節義濃郁復先爭輝果得於庭訓者深與抑稟賦獨得氣之正與哉百谷嘗贈以聯云義不偷生留七日烈貞同穴足千秋亦可謂善道哀女矣第未知守此土者曾以此文節義上達得邀旌表否也

老人

有老人自荷鳩杖杖頭繫葫蘆大小無數知為賣藥者時余正苦瘧疾因問曰賣藥乎曰然以乞藥者老人笑曰無有也余曰葫蘆中果貯何物老人曰此不過標幟耳公以賣藥者必皆有藥乎余曰既無藥何藉此老人曰藉此為醉飽計遇有需藥者亦應焉然而藥非其藥矣余曰翁誠有名無實者老人笑曰迂哉公何所見之不廣也試問今之有名無實者獨余為然哉日見不怪而獨怪余哉余感其言有類於

諷刺因書以自儆且用以告人焉

嗩嘅

嗩嘅匪徒也四川有之劫人財物亦猶閩粵之有洋盜洋盜以海為巢穴嗩匪以山為巢穴亦有不盡依山者平日多混跡於各場場市之地方謂之集廣東謂之墟四川謂之場上市日趕場匪徒等雜於場內今東明西隨場期輪流顧難踪跡互相糾聚打期約會故往往有劫場之事惟從嚴懲治庶稍斂迹嘗見四川擒得匪徒即割斷腳筋並截去寸餘蓋不截去即能以藥續好如故云即截去亦有能以猪羊筋續者惟截去過長則不能續耳筋斷能續藥誠神妙惜不知為何藥緣匪徒等不輕以此藥告人也復聞唐張鷟朝野僉載內云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皎取汁以筋相對即相續如故昌兒奴逃走多割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云云想匪徒續筋之藥即旋覆根也

火井

四川有火井其火出地中白日惟見煙霧一縷夜間則有光能煎鹽然不能灼物雖以毛髮近之不焦也土人以大竹筒空其節安井中火貫筒內分引各處如不需火

以瀉中覆筒口片刻火即不來如需火以紙燃火於筒口引之火即衝出好事者以猪脬口覆筒上須臾脬脹用線紮緊夜間於黑屋中以針刺小眼數處向空中舞畫滿屋如螢星頃刻脬消無火矣其火可貯半月半月後則膲消蓋氣耳久則氣盡余嘗親見之火能收貯亦一異也

井油

井油亦四川出其油出井中形稠而臭其惡能點燈室充瘴甚能人吞少許即死蓋毒物也凡點燈其盞以鐵為之上覆以蓋如不覆蓋則滿室俱燃其火雖風雨不能滅嘗見彼處人以活鼠滿身塗油將火點發舍鼠於地鼠複火焚伏入水內旋即浮起火仍不滅滿身通紅情急復伏如是數次鼠焚死矣土人云相傳昔時黑武侯燒藤甲兵曾用此油不知何據然此油黑火風不能熄水不能滅誠不可以常理測者或曰乃石硫黃精液石硫黃性本發火然爭否乎

化生

雉入大水為蜃見於月令至蜃復化為雉則未之聞也余嘗於三月間因公至廣東新安縣屬之蠔涌其地濱連大海土人皆傍海而居捕魚為業一夜宿於土人家其

家固甚貧以土牆為壁內傍墻為土橱乃平日棲雞者久不用上堆新柴清晨聞橱內哃哃有聲疑之喚土人開視內一雉不知從何入諦視墻下崩缺一竇與橱通墻雖高約數丈有涎水迹一道由竇淋滿入橱雉甚軟弱不能飛翔明係他物所化土人云是處海內蠣最多蠣屢復化為雉乎因思水蛭往往能化如秋風鳥為魚所化是魚能化飛禽也更有能化走獸者如黿鼉能變虎變鹿變鹿也猾狖一躍躍上岸在地上輾轉不數轉即躍然起跳舞而去海傍人常見之大抵皮為虎文者即變虎鹿文者即變鹿故廣東虎骨鹿筋無甚功效以其多係魚變也嘗在新安縣臘有黿魚一尾名狗哩黿土人謂噦為哩未知是此哩字否謂其噦形似狗而名色灰黑腹下裙裳旁左右各有肉芽一大如指長二寸餘黿皮上有沙最難去食時先以水燒極熱傾盆內將魚浸水中片刻用草擦拭沙即去皮乃細膩而白矣是日因水過熱肉質糟爛不能變全犀

雨

雨乃陰陽交感而成亦有龍搏江湖之水散而為雨者憶乾隆閒嘗在蘇州夏月同

二三知己閒行遇雨驟至趨而歸雨著白衣上盡成泥點又少時夏月在澧州城應童子試忽大雨如注雨止街上遍地有小魚約一二寸長視之鯽魚也蓋雖有水竇蓋州城近湖乃龍搏湖水而然也因思國史復補載徽宗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魚落殿中簷屋上可見龍搏水成雨確有是事不為異也

夢神

夢神曰趾離呼之而應夢清而吉唐王保定撰言中載其說如此友人趙華州常多噩夢余告以每夜呼趾離而應後云有驗因思梁簡文船神記云船神名馮耳五行書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為孟公孟母又陰成式諾臯記載申子神名弓隆入水呼之不溺甲戌神名執明入火呼之不燒又語忘敬遺二鬼名婦人腋屋呼之不害語雖近怪然皆有所本未必盡不足信也

蘇二

蘇二衆坡也黃太史詩云為喚蘇仙蘇二來故人謂東坡行二其實第九二也清南先生李方叔集中有贈小蘇先生九二丈詩可據或謂東坡平日作詩用事多誤如作趙伯成母生日致語口號斷句云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按唐兒乃

長沙王發之母以母微無寵故王卑濕貧國復來朝稱臣小舉手舞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卑不足回旋乃是武陵等地云云事見漢書是舞者乃長沙王發非唐兒也又徐州戲馬臺詩云路失玉鉤芳草合秋亡白鷺野泉清按臺下有路號玉鉤斜唐高宗東封有鷺下崗乃詔諸州為老氏築宮名以白鷺但此乃唐陵戲馬臺非徐州也又他年一舸瞞是去應記梁傖舊姓西西謂西子也但西子本姓施世稱西施者蓋東西施之謂耳如此之類非誤用而何余曰偽稱微誤安足以論東坡誤東坡過人處原不在一二文字間他事皆東坡及官可陰補以伯父之孫鈔事見慕誌無論文章彪炳千古即此用心豈近人所可能耶

莫雒型

莫雒型沿鄉會貨為業者日間與乙口角懷恨而歸夜半忽起其妻問故不答徑出門去少頃歸意甚倉皇涕泣與妻別且告之曰適聞人喚心疑是乙出果與乙遇乙負日閒氣毆我我不能忍舉手毆殺之明旦必報官我萬無生理惟急逃匿或可免耶妻泣問何往曰此去行止難定行與子永訣矣恩恩檢些許貲裡去不復顧及且乙固無恙而莫已不知所往閱數年其妻弟楊某細物色探在四川浩州開京貨

店然已易姓名楊至亦佯若不相識楊備告乙並無恙終不肯信惟哀懇楊勿洩姓名楊無可如何歸邀乙同往四川迎莫莫一見乙爽然若失頓悟前此實在夢中遂攜貲歸家獲利數千金計逝去已十年矣或謂莫雒型一夢十年不為不久從未聞有人之夢十年始醒者殊甚駭異余曰夢雖十年業已醒矣今之一生在夢中大醒疾呼喚不醒者正復不少是一夢且終身十年安足為久哉

志異續編卷一終

清 青城子編

徐思

徐思洛陽人世家子也年少好學性極清潤其舅氏何姓者亦世家子有鶴圖甚宏敞無事則邀二三知己竟日遊覽衙杯分韻為樂徐生亦常與其列後因何患腸痛時則突起如柝忽上忽下如是者三年日就委頓園遂扃鎖無人至久竟荒蕪一日清晨徐生詣何問病經鶴園過見門宇煥然一新有蒼頭迎門叩之知為新居住者語未畢內一少年出年可十八九皎若好女瓠犀欲仙蒼頭指曰此吾主人也主人詢為何氏甥廩入登堂見中懸王右丞秋江曉霽圖聯則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無故識長几上水晶瓶插盈尺珊瑚一株蒼玉佛手柑一盤庭中盆栽梅檜四株水仙百本他如乳香洋茶俱位置楚楚流覽一過覺爽氣逼人坐定叩其姓名鄉壻曰姓余名自怡祖籍楚南客遊至此索令舅不暴作居停已一月餘矣風仰足下鴻才博學為當時雅士幸得瞻韓甚慰生平但恨相見太晚耳生遜謝一茶俱語竭告辭余挽留之曰不期而遇殆非偶緣請至樓雲軒一醉留作後日佳話何如生見余

吐屬風雅舉止安詳心甚愛慕本不忍遽別遂脈脈從之乃導生行生週視樓臺亭榭一一若新構者其華麗乃倍於昔日方欲啟問余笑曰僕見庭宇平寬荒草叢生為補葺甚不合宜生曰正疑今昔改觀聞君言始嘆雅人設施迥不猶人也於是渡小橋轉太湖石穿山洞過過望有樓閣翬翔松竹間蜂蝶紛飛想蓬萊仙閣不過如是生指曰此係空地向無是物余曰僕構成未幾日即所謂樓雪者入內見凡上列銅爐一座古色斑爛噴煙一縷香味微妙清而不烈饑而香煙氣鼎鉶作山川草木形一一如繪余指曰此某省此某山此某湖此某海此海外某國此某島堂雖碁布纖微畢露正在指看生忽噴嚏氣衝烟動散作五色雲氣繞而上生問何香曰此凝神香也每焚一爐可以養心親神屏息靜觀六合形勢盡在目前地輿圖無是詳悉生曰非特見所未見真聞所未聞矣凡上一爐之外別無續爐庭內四圍盡列書架架上書籍皆滿各有簽題經史子集外如潭元先輯玉屑秘牒雯羽寶冊等書卷帙浩繁皆目所未覩內有新書二套似新裝成者叩之曰僕因有志學為遂廣搜衆說見有可取者輒手錄之日久成帙名曰圖易篇鵝生展視之甚喜一章標河圖洛書云河圖者先天也生成之數合一而不分故全也堅故其數十洛書者後天也

也五行之實各守於一隅不能全也不能全故其數九其耀大衍之數五十云折圖書之半而為五十一陰一陽之道也配六八之爻而餘二數亦一陰一陽之道也一動一靜則一用一不用也半日本一日十行蓋見其書法端嚴雄秀不覺觀如止而神不行肅肅數員已布延相待矣侍童四人貌皆為美一童捧牙鎮湘妃竹簟一童捧龍卯盒二童各捧犀柈一雕蟠精巧其式甚小余固讓生固辭始各就席舉杯酒止杯之半入口甚適問何酒曰中山酒也一童上一小碟少頃一童即上小盌次第而進共三十六品大抵蝶裝果盛饌色相宜味無不精美亦不辨為何物席間談及舅氏病余曰令舅因衆妻不安於室詬誶時聞乃鬱鬱所致昨見毛太醫用六味地黃湯當歸蓯蓉山藥各二陳湯加三劑即愈矣談次生不覺大醉余曰盍少睡片時命童導入旁舍梅花帳豐縟穠致瑰枕已布古藤橫山睡一炊黍頃大仲而起童進茗一甌頓覺清醒問何若曰萬花俾松蘚苔也生重整冠履告退余曰不終席而散主人亦復何顏言未已四僮女短衣窄袖捧盤上饌拱立以待入席白玉杯盛飛赤玉盪盛臘糟炙餚陳酒又易以他品又四僮女寬袍長袖歌舞極一

時之選余約曰上一有進一杯而有凡三十二色除猩唇豹胎駝封熊掌外餘俱異饌酒亦不知幾易盞散而觥生臨別依依余送至門外曰寄語令舅僕不久將歸恐不及拜別也時日已沈西生偃赴何宅其舅正呻吟牀第聞日開服毛太醫藥將加劇也生即令照古方進送藏令二陳湯凡進一劑病已減去六七進二劑病若失為備述鶴圖余生始末何曰為有是其家老奴啟曰是不誤也月前一蒼頭來貨圖小人以家主臥病對伊舉銀五十金云作定銀俟搬居時再為讓租小人以主人抱恙不遑稟白其銀已繳皇主母不知何日移居更不聞會珠可惟何曰番也吾當趨候翌日同生往門戶扃鎖如故敲啟門滿園荒草羊羣四壁蟲聲唧唧相與驚嘆而返

鵝鵝

詩云惟鵝在梁不濡其咮鵝即鵝鵝水鳥也一名淘河俗訛為駝鵝似鴨而黑如灰色如蒼鵝異物云夏至前來謂之送鵝主冬月至後來謂之接鵝主早云農驗不爽亦靈鳥也鵝之為有漢畫信天鵝二種漢畫以喻畫水求魚無一息之停信天鵝然日啄三不易其處候魚過乃取之俗名青鈴又名青蚌二鳥本同一類通貧一鷹隨然各別熙漢畫何其慧信天鵝何其過覓之勞者未見其有求必得過者亦未必一

無所得。勿逐異而得失。回齋各如手其名而已。藍廷瑞詩。西波上魚鷹會未飛。何曾錢死信天機。雲間許瓚曾云。信天翁。水鳥也。食魚而不能捕。無日夕立水次。候息鷹所得。偶墜或拾而食之。機信天翁。當即是信天緣。惟食後鷹墜魚之誤。恐不可逸。

卿人

蒼卿人家顧小康。偶入城。遭城內提風。施粥。眼飢。卿人見人旅進旅退。亦隨行領粥。果腹而歸。將至家門。有猱六七歲。遥望見之。曰。翁頭上插一黑旗。上有飢民二字。卿人聞之大懼。徹夜不寐。以米數石。送入暗。為不肯署名而去。至家。孫又曰。翁今日頭上無旗矣。

二士

余嘗至鄭州。見二士席地而坐。一士曰。此正日中時也。因舉杜氏左傳註云。夜半晝。今之所謂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晡時者未也。日昳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黄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此日分十二時之始。一士曰。以余所聞。則晡宜屬申。昳宜屬未。玉篇云。晡申時也。書無逸。自朝至於日中。昃。傳。朝至日昳。昃。亦名昳。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時偶觸聞此未及詳。姑存此以備參攷。

經略熊公

經略熊公廷弼為江左提學時。無論生童。怒鞭責。若本日偶罵一笑。則自朝至暮不怒。有某生員。性本狡猾。又善口才。是日命題古之人。古之人。未注明前後。某上堂打躬稟曰。四書上有兩個古之人。古之人。有前面古之人。古之人。有後面古之人。古之人。今日命題是古之人。古之人。不知是前面古之人。古之人。是後面古之人。古之人。請問大宗師。究竟是前面古之人。古之人。還是後面古之人。古之人。若是前面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去做前面古之人。古之人。恐不至做了後面古之人。古之人。若是後面古之人。古之人。生員去做後面古之人。古之人。恐不至做了前面古之人。古之人。一氣說了不住。熊公不覺大笑。終日不責一人。

九經無茶字

九經無茶字。或疑古時無茶。故無此字。余謂易不言鳳。安得謂不識鳳。茶若見於爾雅。謂之檟者。即今之茶。是也。但經中只有荼字。卒九經有掌書字。而無檟字。蓋古人用墨。以糅和之。莊子所謂塗堊和墨。是也。九經中有燼字。而無燈字。又九經無贈字。無送字。無趙字。無趙字。無真字。無仙字。無佛字。虞書無也字。論語無此字。只有斯字。大學無斯字。只有此字。又凡字皆有對。如飢飽寒暖之類。惟渴字無對。詩經於字皆音鳥。多經無字。皆作旡。今序卦中無字。偏一見之。疑屬後人誤解。蓋古時亡无通用。而無無字。詩書春秋禮記論語中之亡。无。因變衰。變而為無。論語亡而為有。及我獨亡。諸亡字。乃變隸時誤讀為存亡之亡。故不改。必今惟易與周禮尚仍无耳。

銀杏樹

某邑有銀杏樹。大數抱。頂出烟。凡三日。人僞不解其旨。有老人曰。此非佳兆。主下人行刺上人。人亦不之信。後十餘日。邑令某夜行至某地。為地人持刀戮入輿中。時冬日身衣重裘。幸而不傷。刻即尋拿賊。已吝無踪迹。但不知老人何由先知。或假諸往事。或稽諸古義。惜俱無考。

鵲巢

鵲巢開戶。背太歲。向太乙。知來歲厭之多少。巢之高下。因之。故曰。乾鵲知來歲厭騐之不爽。必有識慶巢於山房古剛上。余不時仰望。以騐其向背。友人見而戲曰。君欲大富貴耶。余曰。何謂也。曰。緫成式云。鵲有隱巢木如梁。今鵲鳥不見。人若見之。主人富貴云。今君注目凝視。非欲見隱巢木而何。時有里之惡人某在側。聞而問曰。何謂隱巢木。友人告曰。其木能隱形。人若得此木執之。人即不能見。此某聞之私計。將鵲巢傾取。萬一得此。富貴可立致。遂歸負篋。擇樹之已營成者。緣樹上。磐取置篋中。一枝不遺。負而歸。其妻治家最勤。以紡為業。日夕不輟。是時妻正紡。聲錚然。某於篋中。取一枝。持於手。問妻曰。汝見我手。妻不解何意。應曰。如何不見。度非隱巢木即妻也。另取一枝。持之問。如前。妻曰。明明一人。如何不見。復妻之篋中之木。何止數百枝。再持一枝。無論巨細。久問。妻不勝其煩。漫應曰。不見。某未敢深信。再詰之。妻曰。真不見。汝矣。蓋妻正紡。惡紡功。急不暇置辭。此某大喜。謂已得隱巢。和明旦持入鬻。竟趨向錢店內取錢。出店人執之。大受捶楚。恩哀。是人。天下害之所在。人不盡見。利之所在。人無不見。遠害之人。有時不見。趨利之人。無不共見。以人所必見之人。取人所必見之物。而冀其不見。其可得乎。是則好利之心。腸。想目中亦惟見有利。不見有人。故貿貿然取之。有害與否。所不暇計。自貽伊戚。不盡關乎受人之詐也。今之乘人不見。而取財物者多矣。其意中亦以為人不我見。不知人無不見。神無巨細。皆有不敢焉。類皆如是。錄此以資一笑也。

儲書山

儲書山先生大起口吃主龍經貫摹書入翰苑年餘即乞假歸所居樓曰書山日坐其上以著述為事每日食和不及二勺棗懸一囊裝附子大黃各二兩供口中時時咀嚼凡五日盡一囊或問此方出何書公曰此予以意會得之日觀書數卷恐起心火大黃所以瀉之用心過度恐腎水枯涸附子所以蓄之服之頗覺有效故常年不輟耳先生一目十行顧先止寸許以手持書旁人但見其一上一下即盡一頁故鼻準常黑先生不自知也

某屠牛

某屠牛為業十餘年矣所屠殺不可以數計一日獨行過某山側遇羣牛趨逐以角相向若欲鬬而甘心者某意奔牛亦尾其後計可脫逸有石壁高可數丈其石蜿蜒生藤葛恣攀援而上牛不能登怒目仰睨以角砥石鏗鏗有聲石壁之上地稍平林木蓊鬱遂衍山巔某喘息甫定忽林內有數牛羣出而來竟向某奔某大窘急緣上樹顛牛跳躑樹下摩吽不絕石壁下亦嘴吻相應某心肝俱裂股栗不敢俯視相持半日會救牛者至趨羣牛去始得脫歸逡巡是某復見牛即遠遠遇屠牛者輒舉以

相戒焉時三台楊公舉此事問余曰牛果有知能識是人為屠者而報復乎余曰屠狗者狗見之無不吠非狗能識屠者亦氣自相感耳夫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地神明何所容心乃人所行所為如磁引針自相感召故牛之戕屠者牛亦不知其然而然也楊公曰孽疑是人必終為牛所報後竟得善終何也余曰此即屠夫釋刀立地成佛之意楊公曰如君言知天下無不可解之冤惟怙惡不悛則必陽罹法陰受重譴也

大孤山小孤山

大孤山小孤山以山勢孤聳而得名故蘇東坡遊孤山訪惠勤惠思詩云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心不孤今廟中各塑一婦人像蓋謂孤為姑故有大姑小姑之名其地有孟浪彭郎孟浪彭郎音之轉也今乃相傳彭郎為小孤塔其言尤荒唐可笑此蓋愚人以訛傳訛無從考究者也嘉慶十三年九月舟過小姑山記此可見世之荒謬附會者實獨一大孤山小孤山為然哉

梁上語

雷同二三第在松月山房攻舉子業一日讀魯論至祿之去公室節因考核宣成襄昭定及武悼平桓事實時已三更忽聞梁上語曰政逮於大夫不自武子始實公元年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鄆以定公位已預國政宣公十八年歸父如晉欲去三桓文子逐東門氏遂獨秉魯政則政逮大夫自文子始也傳武子悼子平子至桓子而為陽貨所囚則陪臣執國命矣宋子謂始於武子者誤也語竟寂然竟莫測是鬼是狐後舉以質之劉果齋夫子夫子曰引經據傳鑿鑿可憑即是鬼是狐亦復大佳

優人

江蘇常鄉某知府壽誕八旬邑紳錦公祝屆期七優員俱至惟靖江縣呂某為風所阻遲之又久不到知府愠甚曰為我封門即到亦不必通名迨靖江縣至已各就席坐定門吏不敢通報一優人知之曰送我十金我能直言許之開場入仙慶壽獨不見洞賓七仙以次上壽巽洞賓方至鍾離動問呂仙為何來遲眾齊答曰想因大江風阻故爾來遲望老祖恕罪知府曰靖江呂公到矣命開門迎之

各省地氣不同

各省地氣不同其人之受病亦開有異如廣東多痲疫是蓋地氣炎熱濕淫來臻結蒸鬱加以烟瘴不正之氣不時中人故生是疾且多瞎子婦女尤甚或曰廣東地

氣海故四季常熱陽氣過於發洩故百花不香人或秉氣本厚則精神足以自固否則不勝其氣之洩目必失明婦女尤甚者女本屬陰陽氣既日見洩散僅存純陰陰者暗象也神不足者往往而瞎愚按此說似亦近理他如湖南多近眔眼江西多禿子四川峨眉縣多矮人其人長不滿五尺皆理之不可測者此余所目及故備記之

伶人

一縣令上房啖餅未熟怒與夫人口角甚至揮拳閒數日署中演戲慕友以此事說與優人曰能設言微中格外賞錢優人曰諾少俾演爛柯山記至朱買臣上任要打地保地保求曰小人年紀大打不起了買臣曰你今幾多歲數地保曰小人丁丑生買臣曰前日丙子生也打過了何況丁丑慕友糾金賞之

各經字數

各經字數歐陽永叔言之詳矣予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共四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字準以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

不過四五年耳可舉稍純者日讀二百字七年可舉滅中人之半日讀一百五十字亦九年可舉愚謂書不難於讀舉難於純熟久而不忘吾鄉黃公啟元二子皆中人之資均於十三四歲能默寫十三經一字不遺平日功課日讀十餘行一歲之中並無一日間斷如初一日讀書三百初二日再讀三百連初一日所讀之書合總背誦初三四等日俱連初一日合背大約每至二十日則減去前一日總以二十日之書合誦其溫習已讀之書亦熟故人不覺而書易熟久則熟極不忘耳

某癡子

某癡子名豪子也親友相晤一啟齒人無不捻口而笑者娶妻後生子人賀之癡子曰子非我生也何賀之有諸少年以其素癡也將借此玩弄之故作蜜語問之曰此子誰人所生如直告我我作東請海癡子曰請我吃了酒待我醉後言之何妨諸少年喊分遞之及既醉癡子曰此子我妻所生也我男人安能懷孕哉諸少年本欲玩弄癡子不意反為癡子玩弄姑無論諸少年之欲玩弄癡子者何心即癡子果愛其玩弄而於諸少年又何益當局者失計旁觀者發笑然則果誰癡耶

丁光煥

丁光煥應秋闈試路經洞庭湖泊舟湖畔時已二更獨坐不寐月色滿艙欣然起行散步灘洲見數十步外一人席地而坐忽有一人自遠而來叱曰何處野鬼在此現形坐地人亦叱曰我本是人在此賞月汝自野鬼反謂人為鬼二人爭論不已至拳足相加丁公以為醉徒姑置之復掉步而行又見數十步外一人席地而坐一人自遠而來攜手曰坐者何人請暫遠避以貫吾君我乃鬼也恐陰氣侵染於君不便坐地人亦攜手曰君不必躲我我稔知君是人但我實在是鬼在此求食君不必近近則恐發寒熱二人爭論不已亦至相鬬廝而浮雲蔽空月輪隱彩湖中水食格鬬亂嘶丁公心動即還過湖邊有數人捕魚方欲質問見丁至合噪曰鬼來也各跟蹌奔丁公猶疑曰此果人乎何生以人為鬼聞前數十武外有屋覓曲者約三四人因趨而就問見丁至合噪曰人來也各鳥獸散丁公猶疑曰此果鬼乎何生畏人如虎大盛不解及抵舫已四更矣復舉以告余曰果說鬼者之即鬼說人者之即人與仲說鬼者之即人說人者之即鬼典余曰為鬼為城則不可得世態變幻類皆如斯今之誣害良善者又何嘗指人為鬼指鬼為人也嚴然不善者又何嘗人托為鬼鬼託為人也蓋圖類每至相似則故為自外異類必不相爭則說為依附或畏人而先令人畏或誣人而不妨自誣種種變態不可究詰我烏知說鬼者之非人而鬼說人者之非鬼而人也我又烏知人而鬼者之非鬼而鬼而人者之非人而人也然則君之所見者人與鬼與始日日習見而不及察與

某鄉官

某鄉官娶夏月延一醫生視病每日供膳有水鼈雞蛋一雙醫嗟而甘之每食必盡後遣家人送醫生歸遂次問水鼈雞蛋果像何物家人曰先以大青魚汁和入雞鴨火腿魚肚海參魚翅燕窩諸品文武火燉極濃濾淨渣滓熬成膏用雞蛋開小孔傾去黃白以綠綿拭淨麻油塗其殼煮以膏漉入卵殼內滿則封之浸井中一宿取出饗客主人以炎天無嘉肴聊以此為敬耳醫生曰無怪乎味若是之美也僕子言吾尚平平視之祖知乃諸珍物精液所成吾真村夫哉雖然古人日費萬錢尚云無下箸處口腹之慾固難餍也爾主人賞盡多少心僅供我入口時一快雖曰愛容終覺纔欲吾聞之有德者不以口腹累人爾主人乃以人之口腹自累耶

春秋宣公八年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正義謂一人有兩號

穫熊字古人讀于陵反左傳昭公七年正義曰張叔皮論云寅斜下革田鼠上腸牛良虎螻蛄化為熊父血為燒積灰生蠅張叔蓋用舊音也以敬嬴作頃熊者頃音近跬熊音近嬴乃以音註事而字偶誤也況敬其謚而嬴其姓亦無別有一號與姓謚同音之理文公十七年葬我小君聲姜聲姜或作聖姜亦此類與

星士

揚州一星家判斷如神商總延之評命平平無奇意不悅或告以此係第一富商星家再三推算不得其所以富之故遂由揚州取道入京投欽天監供事將富商八字粘於室監中人無過而問者一日監正佐領見之曰此造平平無奇書之何故星家因直陳前事佐領曰是須細查閱數日佐領曰俘之矣是日天富星照臨分野此商恰應之所以富甲江南一藝雖微欲其通神明而臧焉不與非通天地之秘不能藝函可忽乎哉

牛疫

牛疫春夏居多憶乾隆五十年春吾鄉牛遍疫價遂昂雖老特非十餘金不能得無力者豉無牛耕有某姓兄弟二人業農牛病死再買再死力竭無策見鄰邑有鬻病

半甚衆弟謀搞一錢農事畢即潛驅遷兄曰善於是至富家側兄在途迎接弟值時將曛潛入牛棚隱梁上俟人靜閉門驅出不意地近內室燈光時射棚上屏息不敢動約二更後隱隱聞室內飲泣俄忽悉率作聲疑之遂下梁蛇行伏窗外以口水濕窗紙穿小眼覘之見一婦正懸梁手足猶牽動急大呼曰房中人懸梁矣速救速救其家聞呼擊鼓趨奪門入某又呼曰切不可斷繩室內如言救下得不死有老翁問衆適誰呼救衆皆不知遂大搜得某於牛棚中翁對某謝曰非君則已登鬼籙矣但君何由至此知而救之耶某囁嚅不能對翁固詰無奈以實告並乞宥罪翁曰吾方謝之不暇尚何敢罪之有頃所懸梁者乃愚兒婦也與兒婦必構訟數載不決今庭訊伊與兒婦負氣故至息幸遇君救不將破家君既救牛任擇一奉贈遂款留數日贈牛而後某對人言不稍諱聞者咸捧腹方某忽見婦懸梁大聲疾呼唯恐救之不至及見有人救又恐救之不善竟不自知其為賊之為犯法作聲之必見執而竟大呼而不顧者又豈預計是家之必見宥而並以牛見贈與蓋惻隱之發固有過之而不及過者孟子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就下見擣子入井時指點最為真切

吳屾亭公

吳屾亭公曾植任蟠城令多惠政以阜異內陞部曹去任之日有婦以杯水餃行曰公在此止飲西水而已故不敢以他物遞又有替者扳輿曰神君慈母公兼有之人人以望見風采為幸小民生而無目乞賜一錢佩以攜孥不啻日日如親見公矣公以百錢親遞替者一手接錢一手撫公手大慟而退

武侯祠聯

成都城外有武侯祠內塑遺像綸巾羽扇飄飄然有出塵之姿今人爭禁起拜欲書一聯久之未就數日後夢見祠內有一聯金字煇煌醒而僅誌其出聯云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其對聯則茫然失記多方對之總不愜意一日有孝廉趙某訪偕上京由陝西回寓省郵遇及川陝交界處有武侯祠荒廢頹圮門外石條二半浸泥中上鐫字尚可辨摩挲讀之乃知為一聯語甚精切余急叩之趙朗誦曰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余不禁擊節曰此真寫得武侯出處歟以此聯書祠內因有事恩恩回楚不果

趙僕

有欲留客飲者有酒無肴搜囊止得銅錢八文計甚窘老奴知之承言易辦以六文買雨雞蛋一文買韭菜一文買腐渣第一肴韭面鋪兩蛋黃奴俾上曰雖不成肴郤有取義名為兩個黃腦鳴翠柳第二肴韭面上砌蛋白一圈奴曰是名一行白鷺上青天第三肴炒腐渣奴曰是名窗含西嶺千秋雪第四肴清湯一盆兩蛋殼浮湯面奴曰是名門泊東湖萬里船奴愛此詩勉強湊成幸勿見哂客大樂賞

海鏡

海鏡廣人呼為蟶菜鹽一曰膏藥鹽兩片合以成形殼圓日照如雲母內光有小肉如蚌胎膜中有小紅蟹子其小如豆頭足俱備海鏡即蟹子即走出取食蟹能歸膜海鏡亦能郭璞所謂璅蛣腹螽即是物也其殼為明瓦圓如鏡瓊州產者最佳是物也飢不自食有蟹子代為之食蟹子搜求無厭海鏡坐享其利使蟹子而甘心受飽海鏡又何從而得一飽乎在蟹子營營求食固為自得計而不知適以供海鏡之飽也人笑蟹子之愚吾更憫蟹子之愚

心頭火

一老僧登雲覲法忠有滅郤心頭火方能成正果云云有少年上前問曰和尚纔說

兩句偈是甚麼僧曰滅郤心頭火少年曰滅郤滅郤下云何僧曰心頭火心頭火下云何僧曰方能成正果少年曰方方下云何僧曰方能少年曰心方能下云何僧曰成正果少年曰成正果成正果上云何僧曰方能成正果少年曰方能成正果方能成正果上句云何僧勃然大怒曰汝來不是問道不過一味胡鬧拍案下座少年高聲朗誦曰滅郤心頭火方能成正果僧大慚而退

吳生

吳生粵郡鄉人家頗裕濶志聲色嘗乘良駟著美服衆玉帶馳驅宦道間遇殊色輒屣逐不忍舍一日單騎出遊適過旁一女子坐樹下年約二十餘淡妝艷盛柔姮可愛見生至以手招曰君急救妾生下馬問故女曰妾居某村僧僕歸寧至半途擁遇妾獨行折足乞君見憐坐曰然則徒行至是旁曰妾本跨驢懷忽病懨甚無奈與僕遞度距母家僅數里程可緩步以進不意複折寸步難移矣生曰此距寒舍不甚遠請乘騎至舍再為圖之何如女曰固所甚願但君徒行妾心何安敢懇乘輿同至尊府則感佩大德矣生神魂飄蕩將欲趨行復轉念此女行踪可疑留恐攜禍因一一詰難女正色曰實告君妾非人乃狐仙也與君有緣故相期於此生聞言疑信參半

女復含笑曰君所戀玉姬亦妾同類固慕學少文每輩常輕之君乃要以生死蓋玉姬乃生夙好生嘗評為仙子者及聞是言不禁狂喜起舞曰卿既屬仙姬必知未來事女曰如何不知當即有人向君索阿堵物幸君勿吝言未已果有人踉蹌而至向生含淚叩頭曰不幸老母死道旁無力纏殮懇乞佽助生見其情詞哀切即解囊與之女曰何如生曰偶然耳女曰當又有向君索馬者君但指妾為君內人則來者自不苟求矣未幾有人持束帛乃邑令差來借馬緣生夙與邑令往來故有是事生如女言遣去生於是始信為真猶仙遂擁而言曰卿稍停行即貨與至女曰恐君負心致妾久候生曰有馬為質女曰明知妾纖弱之姿無需予此生脫手上金鐲曰以此為質女受鐲曰此尚不足明心可脫君衣解君帶繫馬上君身生寒即念及妾今與君約過午不至妾將御風而行君其索妾於蓬萊三島之上矣生曰謹受命遂解衣留帶挂馬上徒步疾去有頃乘輿至女與馬俱杳四顧莫知去向悵悵而返後有人云何曾是狐乃姦徒窺吳平素行止故令敝童扮作女妝記為狐仙以騙生其索錢借馬之人皆伊同類偵探迎援者此或然與而吳生猶毋告人曰我實為狐所騙

能圓

浙撫稟夏日想一竹榻坦臥消暑偶與杭守言及之翌日即送上一竹榻榻之精巧固不待言竹之光彩油黝色耀一空人俱不能何由致此徐訪知守因迎撫一言歸即傳喚衙役四出凡杭城竹鋪所有竹貨一齊收盡隨命細作巧匠一夜造成寢之涼而活血遲撫愛之出於紫檀象牙諸床之上

談怪

客有喜談怪者云某家婦產一卵外薄革柔軟如棉內有物蠕蠕動少頃聞內兒啼聲啼聲急則卵當腹啼止榻輒謀破卵兒見風纔死余曰此不過厚膜裹之耳何怪之有又云某家生一異三首六臂父母懼杖殺之余曰此不過多二首四臂耳固猶然人也安足為怪適有公文至乃行緝逃軍者余曰此真怪事客曰其怪安在余曰國家養兵日多用兵日少若等坐享糧餉養贍家小一旦有事自應當不顧身乃畏縮潛逃事君如此事父可知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人而禽獸尚不足怪客曰如所言則世間怪事原少時有友人在坐聞之曰如所言則世間怪事不少

吳猶言

吳猶言有書僮年十二性最醇謹且靜默可愛一日會友燕飲其友見僮侍久賜酒一大杯僮始不飲強而後可飲詎面赤眼倦若不勝酒者眾哂其已醉矣時友尚吳何為雙髻何為疊韵吳曰昔謝莊答王元謨云五謨為雙髻做碼為疊韵是也友終不解僮在旁高聲曰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韵疊韵者同音而又同韵如五謨同為唇音而不同韵碼碼同為牙音而又同韵舉此推之雙聲疊韵可知矣眾疑僮素謹默何忽多言即吳亦疑僮素不解此心甚異之友又問吳雙聲疊韵始於何時吳曰詩云蝃蝀在東又云鴛鴦在梁非雙聲之始爾梁武帝詩後脯有朽柳沈約詩偏眠船舷邊非疊韵之始爾僮在旁應聲曰辨論雖有原委體裁尚未入微試思雖之咿嗄非雙聲而何鳥之鈞輈格磔非疊韵而何羽族何知一做口即能辯者自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此乃天地間自然之一音矢口而成不待做作而後有者奚必有所始爾眾問曰未審唐時詩人亦尚此爾僮曰自唐以來雙聲不復用而疊韵間有如杜工部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螢之類眾皆嘆服吳曰是子平日說話喃喃然如不出諸其口今乃敢於政言無忌此酒醉之故耳眾曰有此雅論正宜刻刻醉以醇酒為佳內有一友不甚飲酒對吳曰今日雅集正好暢飲惜量不勝酒為可恨耳吳聞言即命僮易以甜酒僮曰方論唐人便欲學唐人耶眾不解所謂僮曰唐人好飲甜

酒故耳眾問何所見而云然僮曰莊子美云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辯退之云一罇春酒甜如飴文人此樂無人知然則唐人非好飲甜酒而何是日眾友盡歡而散及僮酒醒仍默默無語問以酒後所言則茫然不知試飲以酒即名言霏霏有問必答其因此學業大進一日僮方講論古文謂周之文雅七國之文失之騁漢之文失之纖吳曰子從不解文理今乃酒後輒無所知豈有所感而然與如有所感何必酒後倘零不集朝夕相對其之願也僮聞言當即倒地平胸始醒從此飲酒絕不一言矣

素鮑

有林下大老與鄰寺主僧善一日相與手談不覺日成僧命徒在座隅以白水調麪切細縷仍以白水煮之熟加清醬少許奉上兩缽大老辭以不用僧曰略嘗一箸何如大老鮑強舉箸味美異常一吱而盡翻嫌其少歸諭廚人曰能在某寺食白湯麪甚美自後不用和糞他日備以進膳殊味同嚼蠟不堪入口廚人日日受罰困憊乃至寺覓主僧舉刀示曰備以何物作鮑食我主人使我日日受苦直告則已否則伏尸二人矣主僧初猶強辯為素鮑後情急只得直言用肥雞數尖片其肉和細麪搗

匀晒輒重上石磨雖錦帥之食時不用他味獨和白煞鮮美稱是僧托足空門皆宜潛泊是也乃緘口腹之慾名為食戒陰實肥甘自奉行事巧其居心險也恐飲食而外尚有不可問者此世俗所謂酒肉和尚而大老乃與之相善何也

杜自得

杜自得有林泉癖遍幽勝境韓流連忘返嘗步郊外見古松聳拔翠柳陰濃流水潺湲度松柳間中有小魚梭織見人亦不受驚顧而樂之過板橋境愈幽思欲窮其勝益前進不歸山徑紆折皆鮮蓋蓊似久未經人行者四顧皆水光樹色不辨南北依樹稍坐聞書聲過耳琳之則一茅亭傍水而立樹陰蔽虧亭如海外三山在烟波浩渺間生隔水靜聽聞亭內宣講曰大哉孔子何以見其大博學何以見其博學而無所成名而字乃直下語作轉語解便診四書中而字作轉語者甚少凡遇而字切不可為常解所誤生正傾聽有樵夫穿松拂柳而來見生遠以手招僕指口搖手似示以勿言之意生趨迎樵夫低聲曰速隨僕來行約數百步住足曰君何誤至此此乃鬼魔之藪生以聽講書告樵夫曰彼生時好奇立異死後猶立為異說以惑人幸遇僕至不則君將為所惑永不能出此地矣生曰子何以知為旬立異說曰家父授學

林前有人對家父誦其說其說異不一而足家父常力詆之如詩經中不瑕有害彼云瑕即瑕瑜之瑕不猶無此縱無瑕亦有害此遲不作人彼云遲遠此停彼雲漢高明此則為章于天周王壽考悠久此豈遠不作人又如五十以學易宋子以五十為卒宋何等明顯彼云五十即大衍之數五十諸如此類豈非異說生曰五十本大衍之數似非無據樵夫曰家父曾說此章謂易非可言詮詩書禮夫子雅言而易獨不言者易原不可以言明此所以說學易必學而後明五十豈足盡易之學乎夫子雖不言易而無語非易編語開章即揭以時習卿雲章復結以時哉時即易也時習二字活潑潑地知時習之時字為活則學字之全體皆見夫子雖未明言易如何學哉靜觀時習之旨時哉之嘆則學易自可徐徐理會得來正言開一老人聳顏白鬚葛巾道袍飄然而來樵夫見老人至若鴛鴻振羽翕皇遐去老人曰此非善地此中人皆不可語陽已下君速出此遲恐身為異物生驚問此為何地此中為何人老人曰第出此為佳何必求其地與人以實之生茫然莫知所從老人以手指曰由此可達大道行半里果至後杜生以此事告松齋劉公云日暮愚迴來及問老人姓名為懷松齋告余曰物莫不聚於所好杜公惟平日好奇故有是遇余曰君述伊訛津津有味其好奇正等耶松齋曰君聞余言一一誌之不忘又安見其不好奇也兩人各鼓掌大笑

急智

大內書畫多硃紅色夏日暑酷要易藍青色內府各官謂新進則賞功改舊則曠日吉人人殊迂無定則總嘗曰蠅妄只在今宵明晨即可送進何必張室立傳葉根匠百十人以靈益天青色紙糊上請書臬再喚油漆面以蘸油猶塗漆則風乾鮮明如同新進既不曠日又不費功人皆嘆服後山東巡撫缺外藩貢使須滿洲樓桌數十張色令某巡師其意選高桌式樣相同者一齊截短其足以硃紅紙裱好油之半日辦就巡撫目為通材

大魚

魚之大者非特不可以斤兩計並不可以丈尺計然沿外洋始有以其水深而且闊也廣東新安縣東南一帶盡屬大海有所謂佛堂門者向南直接外洋不知所抵余嘗偶舟巡查至此因風靜湖落舟不能行遂停泊焉其水碧綠似靛沈及取起則皎然清澈並非綠色蓋海闊水深相映成色而然是晚微風不作水自有浪高丈餘長約數丈舟人曰此非浪乃湧也浪因風而後有湧則水自動蕩即舟在湧中上下顛簸不能成寐起坐船頭四顧海面月明如晝一望無際忽南面隱隱有一山橫亘於前因思南面乃屬外洋何從有山正猜疑間忽有數山移動倏忽變幻是時舟中人咸睡熟矣駭極喚舵工起視舵工曰此非山乃大魚脊超也今夜月明風息魚出遊故有數山之多舟中人聞喚驚起舵工曰切不可高聲恐魚聞驚動則浪激不知幾許舟與人俱沈海底矣於是咸屏息以待約二時久山漸漸遠去不見有噴水忽起巨浪高數丈舵工曰大魚捍尾去矣始各就寢

薯

薯廣東土人謂之地瓜閩海南人多上壽至有百歲外者云是食薯所致薯熟則細切如豆大晒乾藏以備用蓋窮鄉貧民終歲以薯為糧也余嘗分巡新安縣之官舍見彼處人壽至八九十者甚多百歲者亦間有之其地產薯尤廣薯多薯一年可三熟彼處全指此為糧人之得壽大約以此惟食必佳米之時雖掌腥或功力差減故壽至百歲者少與按薯養生蓋諦頗似何首烏濟有赤白二種土內結實與山藥同類而別種味甚甘質既堅實氣復中和蓋得土氣之全者推其功效當能和胃

補中益血生氣添精髓強筋骨厚腸胃固精氣潤皮毛久服血脈和暢耳目聰明惟雜魚肉同食恐不相宜凡葷腥之物雖覺適口終不益人因其膩滯生痰且腥氣濁染臟腑暗受其消耗而不覺也故味有咸於天者有咸於人者咸於天者得全於天者也蕃非天然美味奈窮鄉僻壤風俗敦龐一切飲食非特不知烹調且無從得食朝夕惟蕃是穌臟腑之內日受中和之味漸滋潤所以身無疾病而年算益長理或然也

小兒初學字

小兒初學字其點畫之間無不恍惚鍾王蓋蒼老古拙之趣出於天然不待學而後能及學之既久則愈遠愈離人見其字學鍾王不知其去本來已遠矣則鍾王亦祇全乎本來之質而已此靜軒羅公論羅公學問深淵且善畫斯言實是見到之語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豈非儼然聖賢及其知識日開嗜欲日多非特不能為聖賢且不能為愚人所謂去本來已遠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羅公之言即此旨與

老捕

有行商被盜殺死不得兇手邑令嚴比捕役務在必獲諸捕不得已公聘一退役老捕緝訪一日坐河邊茶社見河中一舟過老捕曰盜在是矣速捕無失既而堂訊果然諸役俱不解其故老捕曰吾見舟尾縣一新浣紬被青蠅羣集尺血迹雖浣去而腥氣終不能除蠅之集也如是之多非殺人之血安得如此且舟子縱富不用紬被紬面不另折去連布裹一同洗濯其為盜之明徵一望可知諸捕役一齊拜服

喇嘛

西藏黑剌嘛有幻術能以片席為雲登山臨水行所無事經略某公往征至一水無舟楫可渡亦無竹木可浮命將全羊皮實草縫好跨以渡接黃河濟具名橫脫乃羊皮也繫於兩腋之間以手划渡大江濟具名浮囊如帶匝斜負肩側可游此蓋師其意也既至其地其類居山頂行履席雲上下如飛樹木森密石壁插天槍礮不能及也公過瑜州縣各屬辮獼猴若干限以時日追獼猴既集命軍士於獼猴尾縛以火翼翌日五鼓進征兵將鼓譟礮獼猴上山以火驅之其尾著火負痛跳躍升和烟焰速天黑喇嘛自相踩躪枕藉而死此與諸葛武侯破藤甲兵無異

關帝廟

關帝廟最靈應報賽者肩相摩踵相接也神像陳以幔慢前設長案陳牲醴案外設大案列香燭祈禱者俯伏案下無敢擾洋跪起視牲醴如一物不動則快快歸謂神不我饗聞有失去牲禽則喜甚謂神已饗之也於是人莫不敬信廟祝莫猶疑之謂神即來饗何以僅偏饗雞因自宰一雞於夜深人靜時陳於案折幔縫寸餘為隙已乃隨幔外從幔隙屏息定睛以窺未幾神像後雲霧有聲一蜈蚣聞尺許長幾及丈昂頭而下隨幔內關鉗啖雞蜈蚣旋出似甚饜飫張口吐紅丸如胡桃大盤旋檐角約半刻久始去廟祝方知雞之所由失也因思紅丸必是主寶賊所以得之乃造一木櫃可自啟閉藏身置於幔內俟宰一雞陳於案已匿櫃中挾一大瓦缽以為取紅丸之具蜈蚣果至食雞畢弄紅丸如戲廟祝潛聲啟櫃出其不意以缽罩其紅丸急退入櫃緊閉之蜈蚣盤旋缽外不能揭起知人在櫃中繞之周匝無隙可乘百足之蟲令人毛骨俱悚久之救無乃啟出蜈蚣已死突取紅丸視之色如硃砂光潤而軟嗅之有清香然不識何用因晒乾收貯其凡不時自淵常須向日暴之一日廟祝指上生瘡熱如火灸一手盡腫其痛異常是日正欲暴丸南持入手痛頓減即將丸向瘡上摩按痛若失不數刻熱退腫消而愈後凡遇癰疽等毒以丸摩按其上無不立

愈竟由此大行其醫稱小康焉按紅丸究屬何物果蜈蚣腹中所生如牛之黃狗之寶與何以一失即死豈日久精氣所結如猱所煉之丹失丹則死修鍊家所謂元神元神不歸即死與其物消毒如神功效當不止此惜方書不載無從查考書此以質之博聞者

舊寀

一舊寀廳壁一畫不知何人手跡絹色黑暗似數百年物約略辨為衆女牧歷有年所每夜靜輒聞廳中有簫管聲咸疑怪物冀敢出視一夜有客宿廳旁至三更聞聲起覘之見滿室光明如晝一大蜈蚣長可丈餘口含一珠置長几上乃徐上梁嘍其日聞梁客餘味畫上衆女各振衣而下向几上珠或吹或彈足蜈蚣含珠去仍各上畫而衆客謹誌之次夜黑雞一隻炒韭菜一盤主人不知也夜靜置桌上蜈蚣仍置珠於几上梁嘍韭菜雞客潛取珠去翌日鄉中傳言村外一大蜈蚣死矣客乃並索其畫去云以珠置畫前仙女即下噬蜈蚣為食口腹致喪其寶而斃死其命貪之為害類如此

公道大王

福建臺灣有廩生渠渡海赴秋闈遇盜擄去盜首即海上所傳公道大王者也盜見某不類貿易流問曰汝讀書人乎曰然汝秀才乎曰且廩生命坐曰汝知吾船上例乎凡被擄之人例須銀贖否則社帆起矴或登岸耽賑日除此之外斷無生還某曰家本貧寒實不能贖又弱之憊用力尤難至於筆墨一途雖所素嫻但數項多端一時亦難了矣計惟有死而已矣盜曰三事既俱不能舍汝僕讀書人可擇其稱呼中最尊者稱我一聲即當釋汝某起立和顏拱手曰大王盜曰人無不稱我為大王我意中甚不以為然某復拱手曰將軍盜曰又不如大王矣曰元帥盜曰猶之將軍耳然則汝等讀書人平日相稱呼豈無最尊之號某數思良久曰得毋欲我稱先生乎盜曰然也非特要稱先生並要稱我為老先生某正色搖手曰老先生三字斷不能稱死即死弗惜也盜大笑曰始吾以汝置充秀才今見汝顧稱大王顧稱將軍顧稱元帥至於老先生則情願就死必不肯稱酸迂之義可笑可嗤汝真是秀才無疑矣遂釋之且佽助焉今人見秀才之不圓融者不鄙之為酸即目之為迂酸迂者無用之別名也而某竟以酸迂免禍酸迂果無用乎哉

某婦

某婦廣東番禺縣人年約三十餘有一子甫五歲一日值母家喜事備酒一罇燒猪一隻燒鵝一隻及雞鴨果餅之類僧一僕搗子雇小舟往母家故住虎門是日舟渡獅子洋值快艇如飛而來上坐十餘人喝令過船婦識為盜知其意在擄人勒贖也急囑僕並舟人毋恐婦問曰來者莫非大王差來耶曰然婦佯喜曰今日好彩得遇衆位好來者猶言好運遇會好事此廣東土語也衆聞何謂婦曰因欲見大王所以不避險阻雇小舟備微禮沿海尋訪祈衆位帶我一見生死不忘衆曰汝因何欲見大王婦曰此時不必細論見時自知衆然之遂帶婦船同行益盜匪擄人本宜稟明大王聽候處置不敢自專也於是出大門渡大海抵大舟衆將婦言以告盜首命帶婦見婦一見即搞子跪陳曰妾不幸夫亡止生此子居恒多病慮不能成人求神問卜者相算命皆謂要另拜父母且須當今英雄方能保全妻夙聞大王在海上輕財重義抑強扶弱非英雄而何所以特備薄禮遠吉日雇小艇負此子沿海尋訪正慮大海茫茫無緣得見不意天從人願伏乞大王容納言畢一手搞子叩首不住盜首驗所帶之物果係禮物且盒本日實係吉期因謂婦曰我從不輕收人為乾兒今見汝誠心可憐汝子亦相貌非凡准汝子拜在我名下為兒言已令將禮物全收出綢二端番銀四十元給之仍著人送回原處當倉猝之際能隨機應變婦福為福婦誠智矣哉惜未詳訪其夫族里居為恨此嘉慶九年九月事也

家譜

廣東嘉應李姓族最繁衍有某遷居江西廖數十年其孫某甲回梓祭掃墳墓某乙不識云非親派涉訟族中人或左右袒數年未結是時嘉應尚未改府余分纂太平鄉著州牧李太守兼山委余查訊兩造各出族譜對驗譜載幾世祖某今忘其名邱氏皆同惟所生子不一一載生一子名松一載生二子一名松一名柏乙稱係松子孫云當日松並無弟伊譜載有柏者偽造也甲稱係柏子孫云當日松本有弟伊譜不載柏者偽造也及弟族中各譜印証祖乙者所呈譜與乙譜合祖甲者所呈譜與甲譜合云云俱係萬歷二年修紙色墨跡不類新造然彼此參差明有一真一偽掙不得其弊實具再三披閱見各譜中邱字有加偏旁者有未加偏旁者細細核對其云一子者皆有偏旁其云二子者皆無偏旁余曰舛在此矣當問乙曰爾幾世祖本生二子甲乃柏之子猥稱何得偽造族譜乙猶不服余曰爾譜中邱氏何以有偏旁乙曰恭遇聖諱耳何得云偽余曰其偽正在此字雍正元年奉上諭邱字加偏旁嗣譜乃萬歷

二年修何預有此因恪遵日久編等改造時不暇計其雍正前並無此邱字譜也時乙語塞案遂結此嘉慶十二年事也

金聖嘆

金聖嘆臨刑時飲酒自若且飲且言曰割頭痛事也飲酒快事也割頭而先飲酒痛快痛快聖嘆平日批評詩文每涉筆成趣故臨死猶不忘趣語然則果痛耶快耶恨不遇聖嘆問之

海潮應月

海潮應月浙江福建廣東等處潮俱有信惟瓊州潮半月東漲半月西漲其大小應長短亦不應月各處皆晴潮惟錢塘明潮潮之來也望若匹練同一海潮內有不同如此事之不可以常理測者此類是也

廣東湯泉

廣東湯泉甚多惠州亦有在河北二十餘里乃傅羅縣屬也由金鼎熱泉作金鼎其地有橋水上岸向北走約十二里名湯村鄉其泉在上頭山之麓土人呼為熱水泡旁有廟名二帝宮又呼為熱水寺廟下一溪遶即泉泉有二相離數十武皆涓涓向溪流一

泉甚熱土人常在此婦羊婦難嘗聞湯泉浴療最良時余正為脚疼所苦因往浴之當覺甚適未知果能愈否惟水太熱不可著手又無稍亭遮蓋浴甚不便苟有好事者修理亦佳地也

春牛

春牛即古之土牛所謂出土牛以送寒氣是也牛為丑神出之所以逐寒氣之去不為人病但此乃季冬之月事也而今乃用於立春之日其義何居遵舊為定例殊不可曉說者謂即出土牛之遺意以牛為春耕必需之物故於立春日出之若然則失其旨矣

漢世印文

漢世印文皆作五字如丞相之印章是也有不足五字者則以之字足之益漢世以土德王數用五故印文皆作五字後世印文有三字者足成四字有五字者足成六字但取其端正初無他義也

蒯家坟

陳二湖南武陵縣人移居余縣大西門外家素貧兄弟四人父早逝上有一母兄繼

亡同三四弟租余內表弟向萬新田地耕種乾隆五十一年母死乞向姓葬地居母縣西里許有紫霞觀觀後有白雲山陳姓耕種處也向指是山住其白卜其山橫亘東南一嶺向西北直趨陳於斯嶺上葬焉芳草羊牛久為牛羊牧放之地及開壙南深二尺許內有棺宛然如新知為古墓忽掩土另葬於左側約離數尺葬畢歸家陳二忽昏倒於地二弟環視莫測其由惟聞哀號聲乞命聲不絕別語不甚了了夜半始甦云有異衣數人自外至拘我方欲啟問已推擁至城隍廟我不知所出蜀諸府下吏役威肅迎城隍神端坐案上一穿紅袍戴紗帽者並坐於上喝曰我本四川人姓蒯現有子孫在川安居此土有年知汝何擅敢竊葬偏處我側言拖夾棒並施不容置辯仍命皂衣人帶我出者來日再拘至受刑懇不能免必欲視兩腿累青腫無完膚呻吟不輟其家已知為葬地之故然無如何至次日復然如是者十餘日已奄奄待斃矣街鄰憐其苦邀十人齋戒聯名具保備陳陳出無心甘願遷葬並願培修云云書黃疏一張焚於神前要陳二受苦如蒯紅袍人呵曰既稱十人內何止有八人姓名甦後備道始末始知內二人並未齋戒故姓名不達也於是再齋戒具保急遷葬並將古塚修造始得無事至今大塚巍然蒯家墳云學者多言無鬼

神以余所見蒯家墳固確然不誣也人為萬物之靈魂升魄降而攝其精氣必不遽歸於盡蓋人之所以生者惟此氣耳形得氣則知覺運動形壞氣則頑石枯木形無氣之時正氣離形之時氣既離形即為純形之氣離形之氣陰氣也陰者鬼道也其氣方盛忽而無所棲形骸乃其故宅遂仍附於形骸故枯骨亦有靈陰氣未散也其或世代久遠枯骨化為烏有則陰氣無所憑依亦歸消滅而為烏有否則斤骨尚存陰氣猶聚所以托塚平墳者住往身受其福蓋鬼之愛其形骸不啻人之愛其肌膚安居土中甚不欲人稍侵也然則今之葬父母者或不謹之於始而復行遷葬或惑於風水而屢葬屢遷致骨節動搖陰氣震撼為知異異之中有大不安者哉

華勇

華勇江陰人最好鬬乃風氣使然故有達者江陰其動手之諺乾隆間江陰有兩教師一王朝選一左紹期皆號萬人敵王之隸有胡生者世業儒父兄皆明經胡從父受書年十二私請於王曰如何使增長氣力王曰每日五更時向空中擊數十拳則力大矣胡於是日始每雞鳴即下牀以兩手空中奮擊數千下至日出乃已性頗頑十五歲已熟諳五經左史諸書而不好舉業作時文參不過二百字已意盡父屢撻

之如故也好吟詩有雨中即事云魚行水面吹成雨鳥坐枝頭動作風之句父見之曰此子不能成名詩大可教也乃授以昌黎少陵詩集撥日督課然其胸中所必要於成者則惟舉父偶使出輒赴王叩以法師而演習之如是者凡十年其左手一直僂重可八百斤右手倍之非特眾人未之知即王亦不知其已有成也年二十二父故家漸落有父執某居於鄉衰其貧也延以教幼子日課之外必挑燈夜讀率以為常後夜忽蜚蛾撲燈胡怪問之主人不能隱乃實告曰前村昨延左先生教習拳法子鄉居欲令子弟稍習此技以保衛家室耳胡固耳左名乃向主人曰吾亦有心願學而苦無純固不令左先生教俾吾與諸徒同受衰即主人大喜是晚即延左至家離城四十里園於鄉絕不解作寒暄語甫入坐即喃喃講授胡技癢謂左曰我年長恐不能學請先傳數拳與先生觀不識可以受教否左唯唯胡即極平生力向左擊勢如風雨左略格數手即躍去丈餘呼曰且住爾真非王朝選弟子耶胡曰然曰可惜一副吳鉤猶未裁剪成衣也予一生授徒不下數千從無一成者今得子吾道有傳矣胡喜甚拜左為師至歲暮辭主人隨左去左先授以拳法繼及槍法劍法胡稍思輒悟一一領會入神計在左家歷三載未嘗與衰城通問訊也左謂胡曰爾入手太剛

剛迸折自今以往還不如備者以剛制也還勝於備者以柔積也如此可以橫行天下矣胡實入市適有牛逸出屋直竪如虎實迅救市中見者皆驚走胡喀閃路旁俟其過怒擊其腹倒行十餘步牛不能動怒回身以角觸胡胡一手握角一手以掌痛牛頸一斫應手而倒盖頸骨已斷惟餘皮連路耶羣譁曰此必左紹期先生也趨視始知是胡曲是大江以南胡先生之名大噪胡幼未學書三十外得柳城懸元秘塔帖朝夕臨摹數月而書成筆法雄奇勁可屈鐵實告人曰昔人觀公孫大娘舞劍而悟書法吾得左先生拳法而知書法也七古學昌黎七絕似唐賢諸山五言則全宗少陵輯其畢生詩為四卷琉桐花集盖其庭中有一大梧桐故也自題詩集後云誰為後來者江上問桐花其心亦可悲矣胡名丕顯字學周琉拙卷年未五十以布衣終余恩胡生亦天姿頴悟人也使以好學之心易而好學所造殊未可量乃一生精力僅僅用之於拳勇惜哉沈公名道琉峯吳江陰人知之最悉月夜實談及此事依稀故得聞其詳

楊自芳

楊自芳世居湖南武陵縣兄弟三人自芳其仲也困於場屋久不售遊幕湖北一

夜夢學憲當堂考試題為兄弟無故一句文頗得意旁侍一吏手執一冊似判官像語楊曰此題他人俱照單句題做所以不出色惟文是兩截做最合式已取矣可速回家醒後暗暴謂神示以題遂擬作請名公改正急束裝回為應試計也及抵家兄弟二人前一月相繼亡始知所云兩截做者兄弟無為一句故字為一句也

志異續編卷二終

清 青城子編

曾九吉

曾九吉寄在澧州夜行失路遇一草菴竹扉半掩殘燈猶明徑入內一道人宿酒未醒以敝枕頭頹然臥地上案上有書數卷展視乃手錄者內一條正宰予被殺之誤云考田常之亂所殺者乃闞止與宰予皆字子我太史公取左氏傳而作史記孰知我被殺不能深究便認以為宰予而有孔子恥之之說其謬誕不亦甚乎史記宰斯上書諫二世其略云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衆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廄是宰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宰予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是宰予從田常而被殺也二書各自不同亦可見當時傳聞欠已失實矣東坡作志林力辨此事謂孝斯尚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東坡之意蓋欲明宰予之非與田常作亂大辨之誠是也第被殺之子我乃闞止非宰予是宰予雖未被殺則所謂從田常與不從田常皆因子我被殺遂附會謬誤之耳論此事者亦第就其當日被殺之子我為誰則宰予之事從田常與否可不辨自明矣又一條正

鑿錯父章市之疑正在細看燈適不明用竹枝撥之不意燈花落書上即卷情急撓地下火假者舉勢更大延上屋頃刻滿屋皆火道人軒聲如雷極力推搗終不得醒火已將着身急開戶出火勢愈烈頓成焦土僻壁而奔約二三里依樹而坐及天明有農人過指問前面橋頭有一草菴何名農人曰橋頭乃一聾道人菴也何從有菴曾不信趨視惟見芳草如茵非特無菴亦無有煙戾跡不勝駭異而返

鐵篤

鐵篤俗謂之風氣其來舊矣雖近兒戲然有理蓋所以消小兒內熱者必至十月起至二月止乃可施放因陽氣上升故可隨氣而上二月後則氣散而亂矣惟廣東則不然每至七月後即可施放至十月則止地氣之不同於此可驗

鱘魚

鱘魚廣東甚多價亦廉余嘗因公往南雄府由英德縣止皆支流小河沿河捕魚者甚衆其捕魚之法漁人以網廣布河中男婦於岸上齊用力拽之一網必得七八尾一尾重一二斤不等視之鱘魚也土人咸呼為三黎魚每斤索錢二十八文因思江浙等處價甚昂貴非有力之家不易先得此則視之無甚輕重且較常魚為更賤真

茲土人不知鱘魚之美與抑地僻荒鄰嗜之者少與嗟乎天下鱘魚多矣鱘魚而不得為鱘魚亦勞矣或囿於地或囿於時奇於鱘魚不禁三嘆

捐賑

湖州歲荒時江陰貢公褒為烏程令勸捐賑飢會藍明倫堂先期召區圖書役索造富戶花名編定上次等第至日城鄉紳士畢集將就坐公曰今日坐次我已早定無容推遜眾曰唯唯公手拉當甲一邑者坐首席又拉次者坐二席以下皆如是飲畢公曰書捐次第以坐席次第遂矣於是首席書名榮輸千金公一揖請從首席又益捐五百金公叩首曰一揖五百我為民請命何惜千金次首席不得已又益捐一千五百金以後勢如破竹平日閒一邑飢民全活者以萬計

火浣布

火浣布昔聞客自海外云是火鼠毛織成者又以為突山木皮所成余嘗在四川名山縣署時有自會理州來者攜有火浣布余購得數尺云即彼處土蠻人所送始知不盡出自海外也其布色白質約八寸每尺價銀一錢餘彩如麻帛不類鼠毛織成以火焚之色盡赤疑為火炭及火滅而布如故色微變黑焚後以米泔水浸濯色仍白可焚八九次以後則焦穿縷理甚粗不堪作衣僅可拱拂拭之用或更有精細者亦未可知云是石礪上藤皮結成惜未詳詢構為何狀然其布則確係木皮所成也

粗餞

某邑行途中忽與故友遇友邀至其家人擬入城市設品友曰十餘年渴別急欲衝杯談心安能待碗等住還十餘里耶光景風好相知在昔無須多品剝紫團殺黃柑剖皮毬脫上礪四者足以下酒矣某不解何物未敢坐飯擇上大斤蛋一盤友曰此即皮毬也問何法曰以生雞蛋十數枚傾卷內攪勻注入豬尿脬內并內浸一宿白自裏黃如天生大蛋再用香味和鹽泥包之既而擇上紫紅大片如書者一盤曰此紫團也其法於臘月內以雛鴨豬肉三物切極細裝入豬尿脬內紮緊外用鹽和好麵厚敷風乾既又擇上黃面紅心成丈即者一盤曰此黃柱也其法以鮮肥竹筍連殼火內煨熟去殼壓去水北通內部用盒準火腿切極細實筍內火上烘乾又上大塊火內一盤曰此上礪也其法臘月豬肉方塊以鹽擦之風乾範用土印磚以肉為餡晒乾藏貯某復告人曰生平所食味之香美無有過此四者

座中銘

昔在都中見山西人攜有舊楊堂刻一副乃度日休座中銘字法端莊遒勁紀載頗魯公多寶塔相傳順治朝平涼府修城掘得此碑云得於陝西某姓閒有出蝕然字畫俱未甚損曾借觀數日並手錄一稿因索價太高未能購得至今不無遺恨其銘云恃道經於人過果不足敬諂諛佞於俗益果能害已忿盈失乎志懲忽失乎施謙盈失乎過敵富高不足樂譽中必有謗名高不足榮台中必有讓不足防乎邇有餘戒之後無行纖巧機無用敬敢智奉權思己位誇人思己過危人思己陰賽食念飢知其食即飽與粗衣思凍民其衣即溫與何以拒佞心無炫己之美何以處權門無拘己之意勿為仁義詐勿作貞廉偽勿為矯俗高勿取要君利一敬思寂僞一愛思百惡傷是人之非傷非己之是在貧若思富富者思本民在賤若思貴貴者思辱輕稍盈念撲滿稍溢念載器吾道誠如斯何憂復何恥

某縣令

某縣令明於斷獄每坐堂徽者如堵一日審事矢口駁問談鋒駛辯眾不覺一齊挨擁撞倒公案差役喝令跪下內一少年手持羽扇雜衫梳攏立於旁不跪令問汝生員乎答曰也曾做過問汝進士乎曰也曾做過今起身致敬曰然則太史公乎少年轉身下堂而出蓋少年係翰林給假省親在籍者也明日令船詣翰林府謝遷翰林亦早在縣署矣囑令出衙門遣家人投帖請安兩不相值兩盡其禮鄉先生稱之

虎難

有善推命者言多奇中名噪一世實推算某太守如某年難免虎傷太守笑曰吾女生長深閨虎何由近直妄言耳然口雖不信是人平日言無不驗來免介意至是年以女居樓上飲食皆縋而上防虎也樓上有畫有虎皮一張女閒居無事以手持虎鬚玩弄致指皮微破幸痛腫潰爛而死雖未經虎傷不可謂非死於虎也然則星命之說果不誣耶又聞有善卜者卜某人必遭虎傷其人憤往武昌江中龍蟠磯寺以避之偶早起見一虎蹲寺門外遂驚墮磯下虎隨嚙之立死卜者之言其驗如神事之不可以理測者此類是也可見天下事莫不有一定之數凶既不能避吉又安可趨亦惟順受之而已可憐于公曰卜以決疑原古人所不廢但定數難逃避之固無益卜之亦多事不如不卜不知之為愈也

吁名

湖南劉中丞乳母之孫。見知府某公過。直呼其名。知府銜抑回衙。逆一小棍。痛治。能乳母向中堂泣而求解。翌日。知府來謁。中堂杖令四鄰小兒。拳腳門首頑要。候送客出。聲呼我名。於是小兒見中堂送知府出。聲聲呼曰。劉某劉中堂。又謂知府曰。做鄰居無禮貌。笑於老公祖。突純不以為意。知府回衙。立撻乳母。

雉門

余鄉青多雉。春至三四月間。隔山高鳴。彼此如相酬答。然壯與壯遇。必鬬。性使然也。常見小阜之上。有雉鼓翅而鳴。數百步之雉。聞聲而至。至即爰翅以鬬。始猶一往一來。有舉有合。繼則竭力翻戰。勢不可開。有樵夫擔柴經過。雉竟不知。人主力鬬如故。樵夫棄柴往捕。一擊俱斃。就是雉也。惟必欲相勝。故鬬。不意擊均力敵。彼此皆不能取勝。不能勝故各不相下。至各不相下。其勢不能中止。必至於兩敗俱傷也。是可為逞忿恣身者戒。

無頸子

一無賴仔。路逢某。觀意欲欺之。而業無一文。邀至酒館飲。以酒已。起身先嘗數一盃。對客曰。我送與家母。再來奉陪至家易。以己盃捧至一小鋪。有老嫗跗踏一大銅鑪。

坐櫃內。詎曰。某家喜誕。央我送麪與你老人。嫗起身致謝。又詎曰。某家客多。煩老人另以一盃易之。嫗起身入內。掇其銅鑪去。賣錢。至家取盃。果館與客大噱。嫗以一大銅鑪換一盃麪。喫。聞者笑倒。

張誠者

張誠者。閩長樂縣多異蹟。大西山之外。又有所謂鐘鼓洞者。洞中有讖書。室相傳移天子讖書。應正統中。樵父入石室。見書報縣。縣令往取之。書皆隨風飄滅云。云。景泰往避。其有所遘。以廣見聞。一日晝寢。忽夢至洞中。見書籍甚多。始擩不敢披閱。俄覺。常夢至其處。固得隨意展讀。其書悉非人世所有。多不能解。閒記誦一二篇。及醒。輒忘。惟畧記數句而已。有云一六三八五北東中不能異也二七四九南西不能同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云云。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嘗見有古衣冠數人。互相辯論。其一曰。論語中。作者七人矣。節與逸民節。原屬一章。今則截而為二。不降其志節。連下自為一章。今則連上節。合而為一。其一曰。此錯簡之故也。如舍以與鄉里鄉賓爭。原是一句。妄擩言最爭也。今乃分為二句。將爭字截為一句。作禁止之詞。解失聖人詞旨。該語。與其一曰。此猶句讀之誤也。如孔丈子。本非孔圖。今則以為孔圖。

不思易名。畢益。乃彰。舜大典。孔圖行事。直小人無忌憚之所為。豈可溫子以鬼況勤學好問之人。一舉一動。必取法聖賢。曹孔圖而勤學好問乎。胡不溪老而誤以孔圖當之。方欲質問孔丈子為讖。乃猝然驚醒。後因每有所疑。輒舉以告人。夢洞中古衣冠人曰。以子嗜古心誠。故令過閱異籍。何不珍秘。妄向人間宣洩。言已。推出洞外。自是。遂不復夢。至當閱張公自述其詳如此。張公喜談鬼神事之有無。不可知。然如蘇說之孔圖得證為鬼。則然有可疑也。

星專

某星專。最精法象。通福福如燭照。一顧官舉。楊於某憲。某憲親書八字。與之推算。查閱再三。微哂曰。此特富貧術士耳。如係太人真造。五行闕水。安能振翼扶搖。顯我手。某憲笑而遣之。入內與太夫人述其說。太夫人曰。是未全妄也。備父宦遊一世。半在江湖。經行舟。舟在洞庭湖。舊墜地。在揚子江。五行之水。欠。星雖闕地理。卻餘是或一道也。試召而告之。於是遵母命。復延至。語之故。曰。如是則得之矣。刻即批判其行運否泰。一絲不爽。又有二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復一仕至藩憲。一以布衣終。即推算二人八字。五行中俱無水。惟藩憲係北人。父風揚眷。行商。舟墜地。俱在舟中。

北方氣水。生復在水。是無水而有水也。蓋無形之先為先天。有形之後為後天。先天受氣。載之後天。尤為至昂。其理甚微。命可易言哉。書見蘇州有汪姓者。以行商起家。無日不在江湖或僑遊住家內。非特無端耗財。必大病難起。不得已。仍住舟中。病即已。且意外生財。屢試屢驗。遂挈眷以舟為宅。或曰。此亦八字中五行少水故也。

插柳

木之易生者。無過於柳。凡木亦有可以枝條插土而生者。惟柳則或順插。倒插。橫插。無不立生。相傳二十八宿中有柳。柳星所照。故種無不生。理或然與。

般循復

般循復。山東諸生也。赴秋闈。途次僕病。暫停車數日。夜深無聊。獨自步月。適遇行聞歌聲。懷慨激烈。跡至有屋三間。頗宏敞。外無垣。老槐數十株。環之。徐聽。則不聞歌聲。惟聞屋內厲聲習習。然隱隱外魂之見。堂上列一長案。燃燭如晝。旁侍童子一人。舞劍於庭。迴環生風。常見雪光四飛。寒氣逼人。屏息以待。久之。舞畢。叩門。覓客入。其人年約三十餘。奇白徵。橫劍於案。據上坐。見般至。亦不起迎。問曰。客何為者。般曰。有所聞而來。不欲無所見而去。特此恭敬請尊姓大名。其人曰。我久戚人世。酬酢

萍水相逢消該足矣安用多此一番問答為也殷曰適觀公舞劍足見英雄舉動迥不猶人其人曰我非樂此因讀子美觀公舞劍器雄渾之筆勃勃從紙上出不禁拔劍起舞耳殷曰古今以詩名家者不一而足惟子美詩自古及今讀之者絶無一字之貶今聞公詩益知空前絶後矣其人曰子美詩原善峰造頂待學者不明故作詩多用重字而不悟為可惜也殷曰可得聞乎曰如寄劉峽州詩衆鳥同今聞時論以僞稱又曰蛇女紫新裹丹砂冷舊耕不知稱字即古之秤字其秤字乃後人誤改稱字之偏旁耳奉漢中王手札詩云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又云從容春草靣宿昔奉清塵不知尊字即古之罇字其罇字乃後人誤增尊字之偏旁耳殷曰如公言則古詩人之不明字學者多矣杜詩中之稱秤罇鐏兩屬字形各別者難退之郾城聯句兩用樂字凡無調也其人曰是又不然前云兩廂鏞鼓備五鼎調勻樂乃李子虛賦中句樂之和具而後御之勻音畀樂音嶽後云但擲眞金仍祈御老與此樂字乃如字形雖一字實是二字非重用也語未竟有青衣人入進前啓曰司祿星君會議今科彙取事畢矣其人當以手揮殷曰有要事會議非汝所宜與聞速去毋稍延殷趨出伏魄擲下果見一大丸面微紅長數尺從五六人蜂擁而入殷恍惚間外望見紅

面者與其人並坐案上二青衣撞一大皮囊置地上案曰汝奉命到其人曰可揀名喚出遞嗚一名聞有聲如蒼蠅自囊中出隨見一小人長三四寸立地下命呈心符小人即於胸前自取出一小冊呈不盈寸旁有青衣人接入手冊頓大如常或呈上同閱畢紅面者曰可中第十幾名其人點首曰可揮小人去前出門祇忽長大如常人轉瞬不見復喚名如前覓冊畢紅面者曰言行雖無大惡但居心深刻此在可中不可中之間宜若何其人沉思良久曰其心叵測小人也宜以諸生老靜處之歷喚數十名有應中者有應中而遲一科二科者有不應中而應補車者有不應中而應之副或殘廢及貧餓者正在靜聽間忽聞喝己名聲衆內小人應聲出望冊畢其人顧紅面者曰是兒本身我適接見該論閒文願像惜言行平平僅足取也紅面者曰文像宜可中矣其人曰平日每好居功宜常自文其知雖無大過未免有時口與心違終非賢品宜暫速蹟以觀後效揮之去小人屹立不動俯首若有所思其人曰爾何所思小人聲如蠅鳴雖細可辨前致詞曰他無所思惟思退之詩耳郾城聯句詩既開命矣尚有二詩似覺可疑故不能默默耳其人笑曰真書迂哉此何時也尚沾沾以詩為問耶試問所疑何詩小人曰唐語林載文公有二侍女一曰柳枝一曰絳桃其奉使王壽陽驛詩云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並柳巷馬頭惟見月團圓及歸柳枝踰垣遁去家人追獲又有詩云別來楊柳街頭樹擬亂春風秋欲飛惟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此二詩僕甚疑之竊以為文公乃唐時一代人傑何致淫言嫚語見於詠歌稍知自好者不為而謂文公為之乎其人曰汝意云何小人曰此必當時附會者為之決非文公作也其人曰洵如汝言紅面者曰尚論古人詞嚴義正足見心地光明視人之妄譽古人者相去何啻霄壤即此可以魁多士矣其人曰然第非此科可削去迺贖二字今自今即順適可也於是揮之去徐見小人出門直撲己身忽然倒地如夢初醒起視見槐影橫地身臥古廟外廟內寂無一人驚懼而歸次早聞訃丁母憂是科果不能入闈後一如所見

奉法

某翁精奉法住市上開一酒店子亦素得其傳一日有道士來乞錢千拽一大石置檻上翁適外出其子少年尚氣一手舉而投之門外曰速去毋混我道士笑以手點其臂曰好武藝四十九日我來看汝仍拽石去其子臂覺微痛翁歸告之故翁大駭

曰汝學未成不識生死妄自動手是不可不痛懲也縛其子應之承教其非數十當嘔血數斗度之別去命家人舉衾掛壁云其子身亡將近四十九日之期道士叩門求見家人告以已死道士見翁故作洛哭太息好言弔唁翁送之出門亦以手一點其臂道士失色而逸蓋人身穴道有受傷即死者有受傷不死者道士所點生穴也翁所點死穴也道士去後子亡無從知矣翁子則安然無恙或云此翁即陳摶老四安徽人亦精奉法者也

雷擊

無錫縣某鄉離塘口五里餘今忘其地名突有老嫗年六十餘携一小兒年約十歲云係孫也在塘口市米一斗歸因年老就衰力不能負與孫互相更換行甚艱難有不識姓名人尾至問曰老太太所負者米耶曰然又問家住何處曰某鄉其人曰距此尚遠既艱於負何余正由某鄉過願代負何如嫗甚德之即以米交俛伊始猶緩步徐行行未一里則大步疾趨嫗與孫漸行漸遠呼之不應知其意不善即呼且哭曰拷腹兩日百法得此正待舉炊以救殘喘今若失去合家為餓鬼矣嫗力竭不能追命孫急尾之路旁有小溪其人涉水過去小兒亦隨過不意水深竟至滅頂嫗

追至見孫不起呼天大哭俄陰雲四合霹靂一聲將負來者攜至水側擊死背上有文若符篆二條當神批出爲跡示人然不能雖其原來亦揆置港中惟來雖當火猶灼嘆之作硫黃氣報施之速捷於影響可畏哉此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二日袁余適在塘口親見之

跛者

一跛者父命覓於某拳勇跛者立誓不共戴天聞少林寺武藝出衆不遠千里而去寺中知客問知來意謂殘廢之人安能學習武藝跛者再三哀懇遂白於主僧主僧曰寺有合抱枯樹倘能夾起方可授爾技跛者從此日夕抱持此樹竭力拔之歷五年之久一日竟連根拔出土面謁主僧求教主僧曰既能拔起即去報仇可也跛者言下頓悟竟覓仇人一見便曰爾殺我父我今特來報仇仇人笑曰我在此任爾施爲可也跛者一步一跪及身齊腰一拖仇人頓時氣絕以不能行立之廢人欲向強勇之拳師報仇斯已難矣而乃百折不回竟能自我而斃其志亦可謂堅矣若此古之報父仇者類皆偉男子壯大夫猶或假他人之力以成己之志甚或不能及身而報即能報又或不克手刃雖勢之大小不同其難易則一也如跛者真可以無恨矣

王新癐

王新癐有擅夫涉水圖清景逼真奉若拱璧一漁翁見而笑曰是畫殊無謂凡人涉水必其出水之毛毫毛必直貼皮肉今卷曲如故是未涉水也嘗聞泉坡志林記杜處士高戴笠童平一幅其實惜之一牧童見而笑曰牛鬥力在角尾當搖入兩股間今掉尾而鬥謬矣此與畫鬥雖爭勝負頸毛必豎豬狗追脫兔其尾必垂雖隔扶鬼眼精神意思俱在得指同一旨趣亦格物之一端也

少林寺

少林寺以拳勇名天下凡習武藝者初入寺引之至一室所謂拳勇之法俱在壁間所畫神像中依法習之自然迥出時輩又一室內盡是木雕神像各有機關如欲解歸則自服白衫一件請神像手必盡逢以黑煙撥動機關與諸神鬥良久身無黑痕方許歸否則須再學習恐技不精壞少林寺名也最下乘者教之舞火運水燒火者鐵叉重數十斤日日叉柴入竈初用單手舉之習之既久一手運動如行所無事而兩臂已有千斤之力運水者肩挑鐵水桶足踹石磨僅容足趾以左右手攀援而上久之如孫叔敖三年後力敵萬夫再教以洪門諸法試曰可方許畢有燒火者來奉主僧命私逸走主僧曰技尚未精如何便歸自曳杖追之追至一店燒火者正在喫飯主僧在背後以杖照頭擊下燒火者覺耳後有風即以右手中箸往上一架杖不及頭主僧曰可矣遂歸矣

論泉

泉之奇者不一而足是不可以常理測有遵化州西北四十里福泉山下當平約半畝許有泉沸出溫可煮飯名湯泉又有寒泉去湯泉數武出於泥沙以磚泉之澄明王衡湯泉記曰泉本寒沁有石根可一畝類焦釜瀆之水受石性故沸所不及則否蓋數武之內而水火共鼎亦一奇也雞泽白水山佛跡院湧二泉相距數武東爲湯泉西爲寒泉極指不可觸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閩興化極多先宋徐鉉所鑿井上橫亘一石梁左汲水重右汲水輕或當南風空有日月二池相距數尺日池色綠月池色黑固嘆造物之巧不可思議不特此也粵西富川縣東北五十里有扇泉平地深坡深約丈餘長三四丈潮可八尺泉伏其下上覆綠樹下列蒼石人至視之無有也指手呼之則出不移時而滿旋復消涸如舊冬夏皆然泗州有萬泉常日無水與牧童錢數文求水牧童叫呼高舉指手頃刻泉自流出游者取酌之甚甘

美欽畢即竭濮省四十里黔潼西南山中有聖泉廣不盈尺晝夜百盈百縮置表以測莫之或爽俗呼爲百刻泉安平縣有喜客泉客至則湧如沸客去則否又有珍珠泉平時無水鼓楮泉則湧出高噴數仞此皆衆之可飲者他如毒泉啞泉飲之輒傷知更有所謂貧泉者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又烏乎測之

二士

有二士同行時已夜矣一士落後一士性狡獪好嬉戲伏於山坡轉處頃聞耳後似有行走聲一喝隨有自崖墜諸測者心惴惴然以爲人之被噬而墜也亦竟不顧而行明日相遇問昨日何怯之甚後至者不解所謂先至者以告同至山坡處循視一虎已死澗中始知昨夜誤以虎行聲爲人足音虎突聞大喝驚跳失足而墜也遂相傳虎被人嚇死云此事也余嘗思之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決勝之道端在於斯夫冒險者膽膽而能制勝者安此士安能制勝哉不能退未設備無可援三者皆取敗之道而卒不敗者幸也而非幸也氣爲之也士不知後之爲虎故不懼虎不知前之有人故不備是士爲主而逸以待之逸以待故盛氣以臨虎虎爲客而銳生地嫌然聞聲則氣懾目不知所以退則氣渙則急不能擇則險夷在士雖不可爲必

解在虎則斷乎為必死靜觀深思當更有進者

城隍神

城隍神各處多靈應以余所聞長沙一城內某婦則尤可異某婦素貞靜忽歎泣無端其夫以為邪魔所憑具疏於城隍廟焚之家距廟約三里許街巷多岐婦從未出閨門者一日直詣廟內跪於案前作神言曰速喚千壽寺某僧記供者某僧喚原告某質審廟內僧眾咸稟妻素正恐俊俱喚到又作神言曰關妻本非邪魔為緣爾圖像舊有小茅舍一間內有某人牌位歷有年所矣爾近新造房屋致將此牌毀棄某心不甘故為祟耶念關尚非有意姑不深究速照原牌妥靈言已某婦如夢始覺此乾隆五十二年事余次年到長沙彼處人猶嘖嘖異不置云或問城隍始於何世余曰城隍之名見於易由來舊矣又問廟祀始於何時余曰始於晉或問何據余曰記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祭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以此知始於晉或曰今之翻觔而蹣坐者眾皆之所謂城隍矣余曰立一名必有一人以實之修一像必有一神以據之如為將為相自古及今人雖各異名則未改今之將相無非即古之將相城隍亦然又何疑焉

節母

一節母年少矢志守節每夜就寢閉戶後即聞撒錢於地明晨啓戶地上並無一錢後亨上嘉慶大漸抵畔出百錢光明如鏡以示子婦曰此助我守節物也投自失所天子身獨宿輾轉不寐因思曾婆婆則喜逸則泆一語毋於人靜後即熄燈火以百錢散拋地上一一俯身撿拾一錢不得終不就枕及撿齊後神倦力乏始就寢則晏然矣壽今六十餘年無復於心故為孀孽言之

蠲逋賦

蠲逋賦余同硯友某素有失血症每一月二月病必一作或吐血一杯或一盌不等百醫罔效時六月清晨因有事欲他往先日餘有飯少許思食之而後行其飯纍纍色具真珠俱忍不堪食強食之俄頃大嘔不止飯雜糊涎出內有物累累如貫珠大者如指頭以次漸小細者如粟上有線連絡每一連六七粒共嘔出三四連色微白形稍長一頭畧圓一頭平削若有蒂如田螺然以枝觸之柔軟如綿壓開內俾鮮血溲膿血盡惟餘空腔延不知為何物自嘔之後失血之病頓愈想係粘內血滿而溢既經嘔出血無可蘊故不復作此醫書所不載亦一異也

仙奕

某名士能奕坐平以未逢敵手為恨忽外論來一僧以國手名因與之對局下子不滿四十名士默算局終定輸一子羊云少息再下退而輾轉思維詎無所出因設此請仙局祖下隊布局呈政局祖云輸一子羊再三求解着局祖云且召何姑來頃何姑至云何不從東南其格下之可贏羊子遂出與僧奕遵何姑所指下之僧失色曰此何仙姑第十八打劫著也吾輸羊子矣然是不終局而罷

蒙山

蒙山在四川雅州府屬之名山縣西十五里禹貢所云蔡蒙旅平是也五峯突起有茶七株產石上高不盈尺大僅如箸唐以來不滅不生發芽最遲每年屆發芽之時寺僧則擇期稟報有司親往採茶採畢即命僧如法焙製以供京師所得不過數十斤縱多一百餘觔名曰仙茶云係甘露大師俗姓吳所手植者其種來自西域果西各有陪茶係後人補植其茶則高聳大樹故所採之茶陪茶多於正茶數倍嘗細驗仙茶遠勝陪茶而陪茶又遠勝凡茶蓋仙茶較凡茶實獨厚色亦較凡茶獨深一種清香之味實非凡茶所能及或以為仙跡當留宇宙或以為地氣獨勝他處余以為二說俱宜合觀也

某邑令

某邑令失禮於新知府稟見堅拒不納因心生一計將己鄉會墨僞知府鄉會墨卷凡六藝從破題至結尾無句不肖再託多人為之先容知府不得已見之感泣邑令一見口稱大老爺是卑職恩師知府曰爾我南轅北轍從未有聲氣何來如此稱謂邑令曰卑職當年志切功名見大老爺高發名又受金蘇玉守前絕後因晝夜揣摩心窺細細做之得以徼倖上進雖隔千里實為萬幸遂將知府鄉會墨朗誦一遍又將自己鄉會墨朗誦一遍曰若非大老爺安能參列科甘言蜜沸洶交頤知府不覺大喜引為知己蓋知府猶文人習氣未化而已今亦可謂巧於逢迎矣

五臺山

五臺山在湖南慈利縣東四十里上祀元武四方禮拜者絡繹不絕每至八月人更衆臨山上有龍頭巖傍石徑橫出長約數丈寬七八尺專攀之魂掛絕壁俯瞰一氣湮濛莫測其際曾同友人往遊有欲登是巖者余曰為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余何

以身試險步遠此閒道人正每當當寢之時遣數人從正殿外防有當玉堂夏月內必有當神飛入正殿內以當大貴均一當名曰拂殿一年必一二次彼處道人多有目及者正惟見烟雲一團蟲聲震耳拂後殿內纖塵不留識神異也山勢多削登陟頗難然從無有人顛蹶者每登曰非神之力不及此余曰魏康莊則馬逸飽怒帆則舟覆登此山者莫不惴惴然如履春氷天下事每敗於不及持而成於有所畏成敗固人所自主者神何與雨使時時存此畏心則天下無難行之路亦即無難處之事矣尚何顛蹶之足慮哉

畫脚夫

厚君可大陝公閩人也工寫真正人君子但一識面繪之無不酷肖苟非其人雖十金不輒也初來江南遊吳門行李為脚夫盜去乃向肆中借筆硯畫脚夫之容懸於閶門見者曰此某脚夫也頃刻人識僕役

惡客

某投館不過逐主中迎賓喝衣食俱乏子然一身尋病眠古廟外待斃而已某翁見而憐之扶至家解衣衣之推食食之日漸強壯坐食已手餽絕無去意逐對翁言何

再生德作何報翁曰惡不過憐其客遊受病耶幸已平復區區者何報為某曰是必有以報翁一日閉門不出呼之不應登門入正懸梁上翁大驚救下問故曰受翁深恩未酬萬一身為客遊無可見報報恩心懇亦惟以死相報耳翁曰奇哉此非報恩直禍愚耳我自欲之何禍之有翁曰盍死在家勢必報聽能保官不見累乎曰已處及此寧懷中出紙識示之上書身受大恩願以死報入手翁曰雖如此獨不慮恩之或累乎曰報恩心切死志已定如不得死此心不甘而翁又以受累為慮奈何翁其以後日受累之苦與我投逢行報翁於地下可乎翁懼禍卒貲助其人始去此五瑞朱公言朱公喜誦是蓋為受恩不報反無端藉騙者發也然今之動則投環者多矣毋急於報恩乎一笑

好古玩

某性好古玩尤愛字畫日日閑流各古玩店偶見一舖懸山水畫軸中有老人挾拳過橋某喜其筆意清疎過輒諦視不已一日天雨見畫中人所挾傘忽張起異而識之至天霽過此則畫中人所挾傘仍掩餘留心視良久傘之張掩疑天之陰晴無毫不爽因問價幾何舖主曰此是祖遺手澤蓋非待價而沽者某願以百金買之不允

益至二百金舖主若甚不願貪者然遲回許久而後許之某大喜當兌銀拾畫歸識之翌朝夕玩視謂可為騎隆晴乃他日天雨畫中傘翁而不張後乃知舖主以兩畫隨時更調也又一家憑一畫茅屋數間旁為牛圈傍係曉地一牛俯首嚼草甚生動有致及曉曉地無牛細視則牛臥圈內觀者神之咸以為仙筆一富翁慮價賤得之妙若拽壁後有人告曰此用某藥染漬故一晝現夜隱一夜現晝隱此周公鍚厚為余記並述其為某與今惜忘之

貪刻受愚

一富人最貪刻凡租伊田地耕種者必先與伊銀一百二百兩不等名曰壓莊恐戶租則將此銀扣撥更佃之日原銀退還惟不加利益佃戶圖得田耕而富人則得租之外聚得利銀也壓莊之外又有所謂上莊銀者歲一十二十兩如弟子見師長用費赦然否則亦不得田耕但佃戶二三輩必專故更給異名得上莊銀耳有佃戶某甫耕二年伊忽換人妻怨曰慈知若田不得久耕何苦使費上莊為某曰雖壓上莊壓莊自在豈不能別謀爭但行則行矣必欲主若翁壓著酒肉而後快妻曰若平日滴水不肯與人飲為有酒肉與翁曰我自有處汝收拾先行我往若家去矣其富

人一聽即怒形於色曰汝何尚未移去來至我家何為貿敢有意抗拒耶某曰不敢閒家已經務去所以來此者一則餬行一則有喜事奉報耶富人和顏問曰有何喜事曰昨於二更時始覺正在欲寐未寐間恩思黎明即當起行園中尚有雜蔬未挽遂用鐵鋤抗取鋤首入土鏗然有聲乃一銅瓶揭開視之下一大甕視內悉屬白鏹此非喜事而何曰此汝福命汝自取之何為報我曰銀上悉鐫翁名我何敢取富人聞言不覺喜形於色命家中出酒殷對酌殷問曰汝且然是未取乎曰實不敢取富見銀可愛已取一錠與富人默忖曰信哉是人非特見銀不隱即取銀亦不稍諱於是命家中更換美酒另出佳餚殷勤相勸某已不勝酒容辭止之復殷問曰度汝必不止取一錠曰雖知為翁物奈愛心難割當欲再取不意賊內忽伸兇將我擊暈主今猶快快耳曰然則汝所言皆夢耶曰然翁猶以為實耶富人不禁拍案大怒責其欺己某素醉踉蹌出門去富人惟以事事皆為己所實有故不憎撫非實疏不知剩海底家理無久享轉眼間將歸於烏有與某之事中所見何異哉是某之所述見銀取銀不實者鏡喜鼓其如喚不醒何

強哉貌命

一成衣工妻早死家止一女頗有姿色父每出門上鎖閉戶樓居操針線里中惡少爭艷羨之而無隙可乘一日其父晚歸見門大開呼女不應登樓見女貌於牆掌手以女裹足布縛縶下衣兜下地下有人舌半截女吮有痕痕分明因登覽命情夫控騎官驗訊登捕斷舌者已腐祝見一人伏香案下口血淋漓問之搖首不能言遂捕役跡至解官刑訊服案定後著任官細閱案情大疑謂行姦必先調姦調姦必先親嘴今古被女咬斷其人定負痛逃走何由再行縛搦姦竊此中情節必非一人兇手亦斷非斷舌者出諸葵扶而舁之另緝兇手日日審問板櫈腳常觀者如堵一日懸牌復審先約會武舉侯人眾挨擠不開時我若開門即為我升堂鎮頭門俟我逐一放出不可走漏一人審至日中忽然厲聲向門閉入宿不知何為令曰我為人命案件不得已夾攜鞭布昨夜神明告我今日兇手可獲命差役將裹腳布繫於兩樓欲出者以手扶布自東至西始准放出若兇手著布布即絞住不能脫觀者俱立在一邊以次扶布而出內有二人身未近布手已鬆顫不能喝令拏下先是色有某伐願伸才幹今密問此案汝心中頗有可疑之人乎曰他無所疑惟城外某二人年少游蕩日在城隍廟前賭錢或入館飲酒彼此不稍離自此女死後數日不見後斷舌者認

供入監二人復出可疑惟此然無確據令恐冤誕不肯妄擊故於是日探知二人亦來同觀遂命放砲閉門及見二人神情可疑始命擊下果一訊而服緣是日有貨郎過女門女下樓買線論價取錢斷舌者亦少年也乘女取錢時掩入門內及女閉門上樓看出求歡擁抱親嘴女忿嚙其舌痛急下樓開門逃去後二少年輕過見門半啟側身入虛無人聲及上樓見女跌坐如痴樓而求歡女大呼於是一人搶其口一人解女裹足布縛於樓輪番求歡為女覺呼垝吮而覺之一一實吐不稍隱案遂定二人咸正法聞者仕者乃衰公救也

雖和尚

雖和尚大理寺僧也每日靜坐垂首瞑目若睡狀人咸以雖和尚目之自言七八歲時腹中每作聲如有人在內語者與童心所欲為之事則言語不遺自亦不知其然而然也然一日之內不過偶語一二次至十二三歲則語漸多十七八歲則語簇停時或侍坐於先生長者腹內忽作游戲語或口中誦書讀文腹內忽作抑揚語甚至寢食亦不稍輟凡不可告人之事亦大聲朗語慷慨交集而無如何也日惟閉門獨處不敢接一人有僧至門云能治腹語叩其方云須出家而後可即依言雖髮戒之

曰萬念俱灰腹語自愈如戒果驗今腹中不語已九年矣察其人形如槁木殆養靜者與

弟兄弟產

有弟兄爭產者江南知縣人父素富生二子臨死以銀數萬當次子前父長子曰侍弟成立分半與之及弟娶妻所有田宅俱均分惟銀絕不道及弟向兄索銀兄不認涉訟連年歷任縣令俱以無憑據不直弟閒上元縣令袁簡齋先生善折獄越境控告公當逆出郊暗令人喚至署中適有新破積匪帶鐐鍊盜扳其兄移文捕至並起出藏金若干到案訊究兄供父本富饒所有藏金非一己之物有弟尚未分撓公曰如是須喚弟對質立出其弟曰弟兄已供認尚未分撓我今為倘等平分兄絕口無詞

張子美

張子美與陳陸七有隔冥逃往某縣客陳偶至張書館閒談竟日遣衣而去張夜寢至三更閨室內有聲見陳提劍亦猛動悚之起視則一人挺立床頭高與屋齊蛟極急拔劍斬之其人迎手仆地霧橫則陳所遺衣掛牀頭衣經劍斬頹地下已中斷是

夜陳忽夢中大叫曰張子殺我矣及醒則腰痛欲斷視之擦紅一線宛如刀痕云夢至張室張拔劍向斬趙避不及被斬跌扑而醒自是貧痛不起數日而死昔接讓為智伯報仇誅襄子之衣拔劍三躍呼天而擊此不過不能得襄子特借襄子之死以明報智伯之心耳豈擊衣即能擊其人乎乃被讓擊襄子之衣而襄子不死張子擊陳生之衣而陳生即死此何故與

酒瘋子

酒瘋子無姓名亦無里居壯音似北方人時似南方乞食荊襄間常拾野花滿頭擷之跳舞市中忽飲忽泣性最喜酒每飲兩手據地兩足承天以口就酒一吸而盡即以手代足沿地行三杯後一手據地兩足承天一手擎杯而飲飲畢即以一手代足躍而起市中小兒見酒瘋子至成羣環繞欲觀其所為競出酒相贈酬僕或坐馬牛羊犬豕裏上喝大江東或以鐵況塗面歌艷曲僕則聚石二堆相離三四尺各高一二尺已乃仰卧於上一枕頭一枕足身僵直如木橫架空中望若橋樑舒聲如雷或半日始醒醒即謀醉於是酒瘋子之名大噪人皆以其為瘋如置不顧青坡子見而異之要之松月山房饗以酒食哈不推辭據上座痛飲數度人將有所問輒跳躍

笑哭以亂之。居半月矣。不能得其一語。青城子無可如何。然心識為非常人。事之惟謹。不稍褻。沈寨美者。江陰名士也。喜飲。飲少輒醉。醉則喜談古今成敗。與青城子交好。往來甚密。每至必作竟夜談。一夜正談及唐肅宗時河北之失。然唐之世不能復可謂失算。又談及黃巢之惡。當時竟無勝謀云云。酒瘋子正在軒睡。忽躍起拍案大叫曰。誰教不識形勢乎。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黃巢橫行入關。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凡此皆識透形勢之語。使當時用其策。盜至此乎。青城子曰。公來往荊襄久。荊襄形勢可得聞乎。曰。荊州之有襄陽。猶巴蜀之有漢中。河南之有關中。吳楚之有巴蜀也。無襄陽則荊州不足以用武。無漢中。則巴蜀不能以存險無關中。則河南不不能以據。居無巴蜀。吳楚不得以奠安。其形勢然也。言已。枕石而臥。叩之不應。次日覘之。不知何時出門去矣。後過襄陽。見無數小兒環繞路傍。知酒瘋子在焉。趨視果不謬。正在街立狂舞。時適有人汗淫淫然急奔而過。酒瘋子直前追及。緊抱不釋手。其人大駭曰。我有要事。何物瘋子。來此糾纏。揮拳擊之。絕裾將奔。酒瘋子袖出一蛇繞其人足三匝。齧之。痛極而踣。蛇毒不見。酒瘋子仰天大笑。指手歌曰。倒倒倒。問你跑不跑。蛇蛇蛇。問你怕不怕。痛痛痛。問你兇不兇。且歌且走。是時觀者如堵。其人輾轉地上。約半日久。不能躍起。徐徐痛減。將欲起行。有一人踉蹌至。熟視其人曰。此即今日奪我之財。害我之命者也。眾問故。曰。我因負官債。追期已迫。討無所出。因鬻女得銀五十兩。詣官呈繳。行經山上無人處。遇若力大。將我推倒。奪去。即將我推擲石壁下。幸下有高聳龍草樹上。若網乘之。得不死。經樵夫救下。身未受傷。尚能行。擬赴官報冤。詎知相逢於此乎。及搜其人身上。原封宛然。當執而鳴官。於是眾共奇酒瘋子。四處追尋。而酒瘋子早已去。不知所之。後有人自四川來。見峨眉山側有一人。同眾小兒跳躍歌舞。疑是酒瘋子云。

古董店

古董店一羊脂白玉壺。鄉人見而欲買。問價若干。曰三百金。鄉人曰。三十金如何。店主曰。買一壺嘴可矣。鄉人吁。隨身僕探囊取十兩錠三。授店主。即以烟管敲壺嘴下。店主不肯休。與之索鬧。鄉人曰。我如爾言。何得反悔。路人環觀。皆不直店主。且嗤其渺視天下人太甚。店主無詞。鄉人竟握壺嘴去。愚謂鄉人殊無謂。欲炫富耶。何必以三十金市一無用之壺嘴。謂店主失言耶。又何必因一言不合。遂令一完美之玉壺

竟至無用。其意不過以我所失。僅三十兩。而店中所失固多。此等居心。尚可問耶。吾鄉有富人。自奉最儉。雖隆冬所衣。不過一舊布襖。所戴不過一舊氈帽。見者不知其為富人也。一日。入剃頭店剃頭。店中以為鄉村愚人。草草完事。伊搔首云。不好不好。解囊與銅錢二百文去。過半月復來。剃頭店主屈意奉承。輕剃細修。竭生平之技。猶恐稍不當意。完事後。解囊與銅錢八丸。店主曰。前日甚愧草率。尚蒙厚賞。今日自信無差。何見惠甚少。曰。今日剃頭錢。前已開發了。今所開發。乃前日剃頭錢也。或謂市井小人。見鄉村醇樸者。每每欺侮。得此一番處置。差快人心。愚謂終非忠厚待人之道也。

邢逑

邢逑。江南人。嘗同舟渡黃河。邢指河水曰。此洸也。又指曰。此潰也。谷風所謂有洸有潰於此可見。余請問其詳。邢曰。洸潰二字。原屬水旁。自應就水言。說文云。洸水湧光也。前漢文帝紀註。旁決曰潰。淘湧莫遏之態。怒者有之。故連下二有字。猶云有洸之狀有潰之勢耳。今僅釋為武貌。洸潰為怒色。似尚欠明晰。余聞其解書詳明。知為宿學。於是同車共行。凡有所疑。即舉以相質。甚多發明。因問受師何人。邢曰。師忍余曰。豈有是耶。邢曰。僕嘗結廬於深山。獨自攻苦。有一士人。自言鄰居。姓郝。號隱軒。每日必至。至則推論古今。時出新義。猶憶論樂記中。魏文侯問樂一節。隱軒曰。禮記中多不可盡信。如云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今讀衛之淇澳。鄭之羔裘。安得以淫志煩志槩之乎。袖中出幽閒錄一冊示余。大約皆翻去經史中常解者。間有詩句。則半係冥中事。余疑之。戲問曰。君書內何盡作鬼語。隱軒嘅然曰。以君好學。故取共質。何至以異物見疑耶。言訖。人與書俱不見。

洪孟昭

洪孟昭。太倉人。江蘇甘鳳池高弟也。聞崑山有李公子。武藝絕倫。叩門請見。公子喜甚。更衣冠迎接。揖讓升堂。一恭之後。公子入內不出。洪問侍童何故。傳語曰。我行禮時。一足踏其頭。客竟不知。洪曰。我以兩指掐其袴。今二碎帛尚在。可持示之。公子大驚。自視其袴。已有兩小破眼。於是重整衣冠出。定交而去。

白秦官

白秦官。自恃其技。屢挫江湖之客。一日行至一處。有一千人阻路。謂白曰。奉我師命。特請相會。白不得已隨之行。至則兄妹二人在空場跑馬。兄在馬上放箭。妹在馬上

接箭十不失一。少頃下馬相見。請白試技。白知有異。不敢應。妹謂兄曰。我們拋磚引玉。何如。隨令從者取黃豆升許。竹署二。對坐前。兄妹對立。相離數丈。兄以箸挾豆擲去。妹以箸挾豆接回。并中豆盡。無一墜地者。謂白曰。小技兒戲。幸勿見哂。白目數神癡。竚立移時引去。

人首蛇

人首蛇。粵西常有。客經山路。行往往聞喚姓名聲。切不可應。應則夜間即來噬之。故飯鋪主人。客到必問今日路上有人喚否。答曰無有。則已。如有。主人即授以一筒藏諸枕畔。夜睡蛇來。置中輒作風雨聲。客啓筒。有蟲飛去。始免焉。憲臣曰。即有一蛇死於店門。主人索謝。量力酬之。或曰。此蟲名飛蟛蚏。又云萬仙蜂。能制此蛇。否則雖萬里之外。亦無他術以避之。故飯店常蓄此以待宿客。

徐立端

徐立端。浙江世家子也。少年遊庠。性耽岐黃。嘗自言從一名師。日日隨師臨症。每至一窓。師先診脈。然後命視視畢。即命立方呈政。師或增減一二味。或庚方付病家即服。一日視脈畢。立方呈政於師。師袖其方。命重入內視病。出問何病。答以火症。師又

命入內細看氣色。出問何色。答以紅中帶黑。師曰。非葉也。乃青也。再入內嗅之。是何氣味。出問之。曰熱中有鐵。師問其鐵何似。不敢妄對。師曰。其臭是井底汚泥氣。此係陰寒凝結在中。如誤服前方。病不可為矣。觀此可知寒熱虛實四字。稍有錯誤。生死立判。醫可易言哉。

某甲揀算

某甲揀算。侵越乙墳界。乙墳契註明以路為界。甲葬於路內。故也。涉訟數年未結。有新任官掛牌。示期路看。甲謀之訟師。訟師教於黑夜內。以繩另攔一道。值百十人。拭繩往來。一夜攔成大路。至日。官親踏看。照契驗地。甲墳在路外。乙竟無從置辯。

痘症

許姓子出痘。患閉症。吳下醫有俱云不治。時葉天士不屑以痘科名。再三懇求。始至。痘重已七歲身軀甚偉。使在一處。葉命取公雞蓄三年者二。咯去腹下毛。以刀剖之。一裹於背。一貼於胸。以青布縛緊。置於地云。半日可活也。葉去。父母守之。入夜。重忽醒。呼痛。父母喜甚。趨促葉視。葉曰。既活矣。夫人而能治也。我何必往。不啻僧外甥。閒遊。翌年十五。經某家後園。適有女年約十六七。在園內摘花。聞錫曰。佳否。答曰。佳曰。

汝可潛至。俟睡熟抱之。我與汝聘為婦。何如。錫不敢曰。我所命何妨。促之去。錫果踰牆潛至。俟抱之。女大驚而號。家人至。撮執而鳴官。天士隔牆止之曰。無須。此我外甥也。是家固與天士相善者。曰。因何袖視。今外甥戲人閨女乎。曰。此我命伊救令姑娘者。曰。何謂。曰。三日後。如不出痘。我自備舍外甥來負荊。請罪。如出痘。則非我所能治。是家素信天士。醫道通神。姑妄聽之。三日後。果出痘。蔓發盛。謂不治之症。延天士至。天士曰。我固謂非我不可也。當用藥二劑。肺起水上漿。又二劑。結痂而愈。送為外甥求教。是家感佑命與。許之。後問何以知其將出痘。又何以為拔曰。吾觀其耳後及太陽痘紋甚現。故知將出痘。惟滿面肝腎之色。其毒必滾。恐出痘時。毒不能透。故猝然斃之。醫則不待痘發。其毒早已起而離其原所。與他人之所以不能施治者。因其不知病源耳。我則知其毒發於聲。從此消息。故可治也。

蠅

蠅。惠州府最多。故粵東諺云。廣東蚊子惠州蠅。聞有一種樹。名倉蠅樹。其樹忽臃腫如瘤。久之坼開。蠅滿其中。見風四散。增城縣城外。云有二株。余未之見。然城內街上之蠅。則甚多。望之似鋪蓋。參於地者。熟又有一種樹。出出如蛆結。數不日生翅成

蛻。曰蚊樹。然蚊終係水虫所化。故潮濕處必多。

李時文

李時文患咳嗽且吐血。手足發熱。諸醫罔效。請扶源九。漢何公名道乾者診視。何公曰。此虛火上炎也。引火歸源。雖有成法。然以藥治火。不若本人自治之猶為切當。今試就火言之。五行中金木水火各有本體。惟火則以眾物之體為體。使空諸所有。則火不求滅而自滅。人身之有火也。亦然。火隨氣起。氣因心動。識能平心靜氣。一念不起。則火無所倚。又何從而上炎乎。後未知李果能如所言否。而其論火也。則甚奇而確。

袁彈子

袁彈子。嶺馬中最家者也。善彈。凡小禽飛過。能預先言定一處。或眼或嘴。不差毫釐。無不應手而落。置香火於黑暗中。百發百中。其凡以鉛為彈子。後兩耳皆缺。人又呼為袁耳。自言二十七八歲時。偕一徒。馳驅山東官道上。徒亦善彈。遇富客。輒於百步外彈覓取財物。一如有客跨一騾前有數騾負重物。銜尾行。命徒往殪。徒伏路側。對客發一丸。客接丸在手曰。汝即袁彈子耶。曰。吾乃彈子之徒也。客

曰。子語稱師厥聞伊名。今觀其徒。甚屬不凡。可命伊來。徒以告。堅曰。師弟各馳相馬。誇挾丸追逐徒先發一丸。客擲而遮擲曰。看徒應手破腦死。已乃連發二丸。客左右手各接一丸。先左手擲曰。看恩向右過。左耳已被丸穿過。迟右手亦擲曰。看急向左過。右耳又被丸穿過。負痛不能再發。但客笑曰。汝輩徒自力差快。不及中額。亦縱汝。丸太輕故勢捎擲。幸不中額。死耳。僧中出一丸。大如杯。示之曰。吾試擲汝馬眼。擲曰。看。馬果應丸貫眼倒地。又出一丸。指徒馬曰。吾試擲此馬耳。擲曰。看。其丸從馬右耳透左耳出。馬斃。客大笑曰。往來行人中。有奇技絕藝。高出我輩。僧若不知凡幾。如我者真車載斗量耳。以爾此等技倆。乃敢輕犯下士。即揆僧徐行去。兩耳固此皆銖。幸未喪命。自是不敢復強客矣。

徑山寺

杭郡徑山寺。前明于忠肅公謙讀書處也。梁上懸一物。以紙包裹。甚大。而圓。指以問僧。僧曰。此前輩所寶。視以梯取下。展開觀之。色灰黑。隱隱有金光。狀似龜。大如笠。厚約五六分。僧曰。此前輩有寶於此。請試之。僧乃取大盆一。注水約三四石。以龜置水中。須臾。水滿龜。龜腹厚可五六寸。金光煥發。僧取起。以手儘力向空一擲。高約二三

丈。其龜側立空中。盤旋不下。如後層厚空。水漸漸下。居然大雨也。能潤數十武地。有頃。雨微。龜自落下。其背如故。蓋龜內之水。涓滴無存。此鄉老陳公名璋者為余言如此。云曾目及其事。片龜耳。其寶異如是。吾愈想見其龍之為寶矣。

鬼氣

鄉人某。舉地被土塊將外踝擦傷。當覺微痛。因並未破皮。略不介意。晚歸。用溫水洗腳。被傷處起一小泡。逐覺奇痛。終宵覺大痛不止。紅腫至膝。三日後。大腿亦腫。至半月。踝上穿一眼。大如指。膿血淋漓。半年間。膿盡漸黑。以手按之。內若棉絮。盡一腿盡內清。如有老人見之曰。此鬼氣所中。內有惡物。可拾狗糞不拘多少。要乾枯而白者。燒煙向瘡口熏之。當有惡物出。如言。瘡口內果有清水。消消流出。約數盆。尋見瘡口內有黑物阻塞。拔出。乃亂髮一團。叠束作結。如指大。不知何以入內。踝又有髮如前。共拔出十三團。水亦不流。痛亦漸平。次日漫血亦減。半月水乾瘡合。但腿已黑枯。僅餘筋骨。痛苦不知。如木矣。其人腿雖就廢。然盛弱已極。惜未早得是方。竟至不起。又一婦因折足。醫治已愈。惟踵內異痛。不能履地。聞乾狗糞能熏鬼。遂拾而浸熏之。熏一次。無驗。至第二次。踵下突出肉釘三個。形如棗核。乃硬肉結成者。拔出。痛即若失。按狗屎能熏鬼物。邪藏方書不載。乃用之無不驗。亦奇方也。

老頭兒

黃元志諸生也。頗有文名。授學於渭橋側一茅舍。其茅舍乃鄉人共結。延師課子弟處也。相傳其地係古廟基。黃授學其中。已半年。與一日夢宮殿巍峨。丹碧輝煌。已同二三不相識者。立於簷下。堂上坐一人。鬚髮白。端冕黻舄。如古帝王像。有數人捧冊呈示。上甚肅謹。黃私問同立者曰。堂上衣弋絺老頭兒是誰。曰。此漢文帝也。黃曰。所謂純粹之德。恭儉之主者。非與。堂上若已聞知。喫黃上堂。黃驚惶失措。長跪案下。上問曰。老頭兒三字。於義云何。黃叩首對曰。萬壽無疆之謂。君尊無二上之謂。頭。人天母地之謂。兒上顏左右微笑曰。足兒。聘才無偏。舉掌於冊上書二字。黃默會其掌。海乃兩六字也。當即驚醒。不解其意。感謂其壽可臻六十六歲。後遇十二年。黃鄉試中式。二十六名。始悟十二年。乃二六。二十六名。又六六也。

志異續編卷三終

清 青城子編

陸炳吉

陸炳吉字文如有才名屢試不售鬱鬱不得志逆旅奇遘遇凡深山窮谷羊腸鳥道輒迹焉一日至衡山見古松數株一望無際有輪囷偃仰若虎踞豹攫欲奔騰者有枝幹橫斜若龍翥爪欲拿人者有蟠屈交加若怒夫爭虫者有瘦削枝幹若老人鼓笑反唇時月色皎皓不辨南北陸方心動欲還忽歧路之中又有歧焉者不知所向正進退失措間遥望前林有燈火明滅度必居人望燈而往至則茅屋一間門無扃鐍叩門以失路告一道人年四十餘啟門延入曰貧道厭囂獨居於此幾與人世隔絶豪君辱臨蓽蓽甚荒陋不由人不聞而色變俄頃大雨如注風雷交至陸方危坐忽霹靂一聲陸幾欲傾道人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陸曰易云震驚百里似此恐非百里可盡道人曰百里成數也亦止數也不然胡不曰八十九十八百一千乎陸請其說曰震一陽二陰之卦陽數九陰數八以先天八卦位次推之震居第四一陽得四九三十六數一陰得四八三十二數再一陰再得四八三十二數合計共得一百數止於百故震驚百里也陸喜曰百里二字今日始得確解道人曰此貧道臆斷之言恐未必然時陸半日未食腹若雷鳴意欲索食見道人室如懸罄甚俱無姑忍中止道人微窺其意顧陸曰君得無飢乎曰然乃提松毛一束授曰貧道日惟啖此陸試咬嚙滋不能下咽道人曰君初啖此固宜爾隔於門外拾白石數枚大者如卵小者如指以火炙之授曰此甘美差勝松毛陸咬之香甘而軟如羊肉數枚腹即果然無何雨注雷息陸倦欲寢道人聚松毛厚數寸令陸臥自乃盤足瞑目而坐未幾東方將曙喚陸曰君來此去居人已遠宜早行陸應行不得食僅燒一石大如斛授之陸嘆其半餘置懷中道人攜手送出門外數十武囑曰此處險惡步履甚艱君須閉目貧道扶君行俟足履地方可開視否即陷為塵粉陸如囑閉目覺身體虛飄兩耳生風有頃履地開目則身在萬仞絶壁下道人不知所往時天已大明此懷中石視之乃尋常白石耳嚙痕宛然堅硬不可食矣陸公每對人述其事甚悉云後欲再往不果

撲足

某一足腫色紫赤廣東常有此症謂之紫擅風患此者毋終身不愈雖不痛楚苦不經便某患此數年矣多方醫治雲不見效偶夜行迷路困步履維艱不能前遇一墻間有樹青葱如蓋可蔽雨露因倚一家牧禮借宿逕睡於榻下夜深夢中聞數人語曰此人一足著靴殊不便爽蓋代除之似有舉其病足而曳之者明日某起病足已消居然好足感謝不盡時有同病者造還其見其足腫頓消叩故備告之其人亦於墻間向客致禮宿榻下其有所遇也未幾夢中聞數人語曰今又有一足著靴者昨夕所脫之靴現在何不代伊著上免致兩足一鞋一靸言畢似有舉其好足而著之者明晨其人起好足已腫與病足無二不勝疲憊齎天下緣之所在不必盡善可以無心遇不可以有心求一有心求則善者皆惡與鬼以人著一靴不便代脫之美意也又見人著一靴不便加著之亦美意也而受之者苦樂判矣無他有心與無心之間耳世之欲脫靴而反著靴者多矣尚其知所自反也可

余節女

余姑娘家住湖南慈利縣二十四都彷彿是本縣人又彷彿是武陵縣人幼許某姓偶忘其姓年十六歲某姓子死即願過門守節父母不能奪聽之後年至六十猶

孀丫角妝成婦人皆以余姑娘稱之每最勤苦自甘先族叔父御天公葉氏墳墓民世居二十四都歲時往來必經余姑娘之門故知之最悉常稱其節為今倘二十餘年夫族姓名漫不能記予久宦遊於外族叔父母又早棄世無從問知為之一嘆可怪者以此幽貞苦節當世竟無人上達致湮沒不彰惜哉雖然忠孝節義天地正氣神人共欽必不終泯安知不有好義者載入史乘以垂久遠乎此事予知之不詳不敢妄為附會恐其久而愈忘也姑即其所聞者叙其大概如此餘俟查問確實再為補記

彭和

彭和直隸人嘗授學於周文元公家館於西園之竹樓風聞是樓為狐所據無有敢下榻者彭固豪爽亦無畏憚居月餘翛然以妄傳置之一日讀史記至庾死獄中未註庾義不得其解擬據說文來磨拌拄為與以庾與古通為解次日案上一紙識上書云庾死者如米入庾問義蒸餈而庾曰庾死字顧端揩不知何解又嘗讀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杜預曰夜無日光則晴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日光明如晝也孔穎達曰此言夜者夜未至中

謂初旦之後耶。載乘俾曰。恒星。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彭考衆說。忽一舷載洛於案前。上書云。諸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是謂星獨心知為孤。以其時參一解。樂之。自是彭生所聞之書。莫不各有品題。如題性命者主云。知至道者。知之而不解。不以生而偷。知求至道者。為之而不知。不以偷而生也。其題岐黃書云。如堯舜治國。大禹治水。太公治兵。孔孟治人。無以其慈母保赤。易牙辨味。先庖丁解牛。乎瞭瞍審音。其題地學書云。舒其行。徐其止。聚則藏。靜則毒。從奉者。鳥奉從者役。穆然而正。澤然而大。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其題風鑑書云。不於其所勉於其所忽。心先之。氣次之。形又次之。內外交至。乃歸於一。時有鍊丈郁者。彭之莫逆交也。偶過訪彭。出篋相質。題為自行束修節鍾謂束修宜作約束修整解。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彭捫搦其鬼語。束髮鍾帽上忽粘一舷。載揚視上書曰。束修砥礪。近亦常用。但名同義異。多如此類。如夫子乃至尊之稱。至夫子嘉哉。則指下賤執役之人。此又何說。願二公毋好奇立異。平淡之棟。乃自奇異耳。二人相視驚服。彭生於是凡有所得。輒棄集一冊。題曰集狐所語。忽一夜。將題籤塗掉。似不以為可。客註曰。竹樓雅集中多名言格論。嘗及見之。

肇慶府署

廣東肇慶府署。海鶴來棲。傳為瑞徵。乾隆四十九年。忽然遠去。署任太守某。為文祭於土地之神。其詞曰。益聞元鳥開暴。詩歌商瑞。赤烏流屋。史記周興。維禽言通消息之先。故南北從杜鵑辨。東西羽族闕盛衰之遇。故春秋書鸜鵒來巢。歷觀往事。具有明徵。本署府舊有來鶴之堂。實為集祥之地。槃林翳鬱。擅木者且住。為使廣廈連甍。邊禽者。此間最吉。載飛載止。載好其音。爰處爰居。爰得我所。庳幾成羣。十百。聲時戛以兩三。旺氣所鍾。珍禽斯萃。乃者人因考室。鳥遂移巢。辭此安栖。入於幽谷。樹曾借汝。詎云無枝。可依。民豈侮予。胡忽有心。竟去。某某目慚德薄。不能鴆止屋之鷓。尚冀春來。仍得認歸巢之燕。惟是氣機感召。勢脫屈伸。人謀福德。猶繫靈或資乎神庇。伏願蔥雲廣蔭。星眼茂昭。華表仙歸。快逭今威之儆。璇池使至。全憑王母之靈。倘懷屋上舊愚。多時推愛。願作枝頭好友。一旦重逢。王謝堂前。記取主人故壘。烏衣巷口。莫貪別姓畫梁。既無衆幕之危。馬當知止。定許秦軒之賞。仲其譬茲。嗚呼。吉山凡庶。豈賦鵬鳥之文。人物可通。何必鵝鵝之祝。謹修菲儀。式陽愚誠。祭後三日。海鶴接翼連跨而至。仍復其舊。人咸異也。

靖海書院

靖海書院。在廣東惠來縣。縣臨海。鳥嘗因公至其地。遂停驂。時值新秋之望。夜深不寐。披帷見窗檻月色照映。朗如白晝。遂因起步庭隅。拂拂腥風。撲鼻。疑之。頃仰見十餘明月。血點。需漸駭聞。閩院人聲。或笑或語。至相品題。似曾習見。不為怪者。意叩之。云海魚浮出水面。吸太陰之精。見清輝登徹。吐珠爭光。屢魚競弄。故有十餘明月。細現之一。棟吠潔竟。莫辨。孰真孰假。更餘次第。除下。孫月高懸。知海魚興闌矣。其氣甚腥。光景雖佳。令人掩鼻。土人云。非月色極清。魚珠亦不輕吐也。

一生員

一生員。送子應童子試。是日五鼓啟戶。適有鵲鳥。相對而噪。聞者咸以為不祥。生員揮而祝之曰。鵲兮鵲兮。既取我子。坦然不以為意。是年其子入泮。

歙皆先定

歙皆先定。不可強也。憲慶五年。余分篆廣東之香山。明年春。鴻文何公。以江村銷夏錄三冊見贈。是時正值卸篆。恩恩東裝。未遑細閱。十四年四月。代署番禺縣之慕德里。至六月卸篆。是歲十月。復蒞是地。至七年六月。[illegible]慕德地名江村。計所蒞時日。

夏月居多。每富夫暑公餘之暇。耽銷夏錄。廻環披閱。捕忘日長。是江村銷夏錄正為今日江村銷夏之用。想何公之以是書見贈也。亦不過往來持贈之常。初何公豈預知余後之必蒞江村。且必在夏時也。而由今思之。則不啻須知之先。雖也地與時。一符合若此。此亦奇矣。可不謂非數之先定耶。然則天下事。莫不各有定數。彼人之機詐營謀者。毋亦徒自苦與。

饑荒

饑荒。無過乾隆四十三年。吾鄉人至今談及戊戌。戊戌。歲猶歜額。是時久旱不雨。米價昂貴。餓死者。踵相接也。先母日備粥以食餓者。有二童子。一年約十歲。一年約七八歲。先母與粥一盌。長者不食。讓與少者。獨食。食畢。攜手去。先母喚轉問之。曰。我兄弟也。父母俱亡。弟年少。尤可憐。故先食之。遇此災異。人家肯施一盌粥。已為萬幸。安容奢望。倘下家又有施粥者。我再食未晚。先母義之。且憐之。再出粥一大盌。長者仍均一半與少者。食問之云。恐弟未飽也。先母聞之。不禁垂淚曰。是誠難得。因再與米升許去。其聲音似本邑人。惜遺其姓。

虞雞

產難催生方甚多然或驗或不驗未文貴真毋難產患之會友招仙求叩催生方仙書曰不作意住自然即此語是靈丹有頃復書曰人物一理靜觀自知當即仙語推之若馬若牛若羊犬豕無不易生或駕策失宜或傾跌致損則坊副箇中有之否則無是也禽鳥雖屬卵生其理則一閒有禽生卵不下者母且山林之鳥卵無不成家禽則往往多卵豈盡雌之不才與余當於松月山房畜鵝數對內有雄常作嘴解忽一日引雛十三而至跡之始知啣於叢竹內繫殺適符十三之數此即不作意任自然之明徵也孀謂生產乃自然之理斷無有難易之分或平日嗜慾不節致胎氣不固臨產又復大驚小怪產婦心慌氣亂於是或橫生或逆產甚或欲生不生接生者從而迎之送之復令產婦用力以生之勢必至於力竭氣耗氣耗則血不行血不行則胎滯矣以為難產不知非產之難乃人自難也昔人著達生篇有六字訣云睡忍痛慢臨盆識為臨產秘訣今仙語不作意住自然亦可謂之六字訣云

丐童行孝

一乞婦年四十餘攜一子約十歲午後至余家其子號泣求飯先母著人以一盆與之未幾子號泣如故先母出問之其子泣曰今日恁時候了母親止吃得一小杯飯方家太太賞飯一盆母親又不喫要我喫我是後生不怕餓的母親是老人家一餓就會死因母親不吃飯所以哭的乞婦含淚曰清晨至某村乞得一小盆飯此子不吃要讓我一人喫今又要我一人喫時已正午此子雖若未曾入肚叫我如何喫得下咽其子聞母言指腹曰我不餓即以飯捧至母前且泣且奉曰要你喫的要你喫的先母曰孝哉此子命乞婦且喫勿再與若子婦如命子見母已舉箸破啼為笑舜踦母側喜不可遏餓而飯至子仍不食問故乞婦曰伊爹遇有飯不背便喫必待吾吃畢度其果飽然後喫否則寧忍餓吾行乞今已三年此子受餓不可以數計每乞得飯多子可不餓若是日乞得飯少常終日不沾唇且待晚後稍日間所乞得之米伴野菜煮粥方得一飽生此孩抛子實無法可施先母曰爾子孝心出於天性天必佑之不令長貧賤也因問其姓氏婦武陵余氏女適邑二十餘年生一子夫早死子子名寅生以庚寅年生也無翁姑亦無叔伯母子二人更相為命王家素貧無田產舉遇荒年不得已攜子行乞此子幼訂左鄰熊氏之女為婿今逃散已數年不知下落矣先母曰聞說無親可倚益在我宅外空房住紡織維初亦可度日爾子食於我家為我牧牛每月另給工錢不愈於東西奔走乎婦喜甚從之不意其子時刻不能離母舉騷等救草不一缺欠恩及母即迓赴母側依依半刻始去半恒遺失每一食必數次視母未食不食也無可如何恩另為廬置恩有自龍山縣來者詢即實生之岳父熊姓也緣熊某至龍山耕地得藏金已發迹因來迎壻母子去遠今數十年未知寅生能自樹立否也

曾文元

曾文元性好學然眼近視一尺之外毫無所見每日手不釋卷晨昏常黑以其不能遠視也生平不用眼鏡亦由性慣故不為此余購一水晶近視眼鏡時八月十五夜邀伊賞月因以出相贈伊戴上喜曰妙哉不特公等輩眉毫即廳上陳設院中花木無不一一如繪復仰觀天大喜曰余行年三十從未曾見天且未知空中有何物今蒼蒼者其天耶冥冥者其星耶皎皎者其月耶淡淡者其雲耶滿座聞之莫不鼓掌大笑不知彼實見所未見無怪乎儕輩欲狂也

通元子

通元子逸其姓生而瞽目性最頴悟凡經史子集他人口誦一遍即不忘久之深解義趣能口授為文斐然成章清麗可誦且最精音律嘗授師曠之禍惟凡事仗耳為目

常以宇宙內形形色色不充一見為恨偶遇一雲遊道人有幻術兒而憫之曰吾竭吾之術可以令爾目光明通元子曰苟能如是終身不忘道人曰姑妄為之令通元子病蚘噬之曰爾睛不得妙轉吾當奏刀也於是以銀鈎鈎睛上浮膚以銀刀割去復以金針徐挑輕撥通元子曰吾目似有一隙之明道人曰猶未也出靈丹少許點睛上令閉目靜坐曰俟目廣方可開視有頃目果廣張目視之喜曰天地間固有若是其多之物矣及尋道人而道人早飄然去矣第目難能見咸不識為何物非持不辨牛馬且不知何者為黑何者為白如鄉里小兒初入市每見必問久則天地間無不識之物可不問而知後道人復至問曰爾今兩目光明較前之一所無見者樂何如通元子曰無所為樂也道人曰能見固不樂乎通元子曰昔吾盲於目不盲於心今則目不盲而心盲矣凡目之所必心即隨之目無停時心亦無停時一入目而七情頓起昔為清靜之心今為煩惱之心且心因目移則不專不專則散散則亂亂則靈機絕即音律一遍已遠不如昔日之猶此亦心為目累之一証如欲從前之形色不視亦無分心者杳不可得吾方悔恨之不暇尚何樂之有今惟求道長今吾目復盲則不勝感甚道人曰爾既知此可以從此悟道矣遂偕去不知所之

語忘歸遺

語忘歸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綴成式諾皐記載其說如此又聞人云婦人臨產時用黃紙書本縣知縣名倒貼於牀身上令左右人呼語忘歸遺則易產云屢試屢驗愚謂如此設施恐著產婦見而心亂急難生矣惟於將產之時不使婦早瞰盆靜以俟之聽其自然斯為善策耳

卒生

卒生楚南澧陽人性好遊戲舟僧一僕過奇山水輒流連不忍去一日行至一小溪流水潺湲清涓可愛傍有綠柳萬株青蔥陰濃一望無際卒生臨流濯足顧而樂之乃命僕取水烹茶已乃散步林內逶遲前行偶見柳樹排列一行上齊若截高可數仞儼然牆也循牆走見數柳共結一門上員下規由門入四顧皆及肩柔柳微風一過嫋娜眼起夜浪萬頃浪盡一溪即有老柳兩岸交加橫跨溪上平若履砥儼然橋也渡橋過皆合抱老柳若臥若坐若衣鐵背窠穴玲瓏囊螽屬結為一洞宏敞軒豁不知所底循步入愈深愈幽不辨五色以手捫之柔軟如棉蓋嫩葉柳也漸遠約半里始豁然開朗南出洞即見一亭青翠欲滴即而視之亦數柳所結柔條橫出嫩枝下垂密攢若繼整齊若劈不見天日惟有綠陰亭傍一池池邊有老柳盤屈作一凳乃釣魚處也卒生坐亭內聞管聲百轉若笙歌盈耳心曠神怡塵念頓消自念何幸得此天然美景即老於是亦足矣即經原路出呼僕攜琴書為久居計及再往前尋之惟柳樹依依鳥聲嘐嘐所見景物皆不可得不勝嘆異僕問故備述之僕曰此中或有神異卒生曰天下事忽而是忽而非轉眼改觀者多矣金剛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然則天下事不應盡作如是觀耶

李貢三

李貢三廣東揭鄉縣丙村人父母早逝凡弟三人無妻子自嘉慶四年余初到粵晤即侍隨至今甚勤謹無機詐心十餘年如一日余於十六年被譴隨余者多有去志貢三獨誓愈不忍去謂同儕曰主人居官時莫不多方營求覓得錄用一旦蹉足便去之惟恐不速俱去矣誰供驅策聞者義之居常善病每疾作靜臥三五日即愈一日病甚且吐血自料必不起余見其精神委頓陽為寬慰陰為置備後事至三更時音況不知人僅存一息不絕如縷食謂死在須臾環而守之至五更忽醒瞑目謂人曰吾不死矣頃至城隍廟見城隍神在堂上宣言曰奉文判李貢三回陽是人平日忠義可嘉已註冊延壽矣送不覺欷歔醒由是其病若失精神倍於平日黃醫學理屯蹶者踵相樂鄉人無凡弟增早逝亦事余十年者顏識字有一隊之明人甚醇邁而次事余上京無少愈所謂山險不曾難馬後酒醒常見在牀前與李貢三皆不可多得若備書之以為事人者勸

賀生

賀生名擢字皆和浙之會稽人也性最愛花凡奇種異卉無不悉意購得之躬親澆灌閒則吟哦其下以為樂一日牡丹正開賀顧而樂之咏皮日休句云兢誇天下無雙艷獨占人間第一香咏未畢一老人扶杖至歡聲笑曰未覩仙花安知獨占此厲厲春硃堪厭目乃謬加讚賞抑何所見之不廣耶語畢以杖擊花叢零落滿地賀大驚失色方欲加怒老人復大笑曰失礦得玉抑復何恨請為君易仙種可乎以水澆之頃刻間含苞發蕊勃發爛如錦朵各異形瓣不同色又復變幻無常轉瞬改觀花間無數小鳥不知何來大如指紅咮修尾五彩皆備金光奪目上下和鳴聲如鳳笙鶴唳每鳴則眾花噴蕊異彩四射賀驚喜欲狂向老人再拜曰古稱家單父能變易為丹說此則單父又不足道矣曰單父固吾老友也賀問三郎何在曰梁不過阿環一老奴耳今阿環為點花就却梁又將持翔鼓歌清平作老牛聲矣語畢扶杖去撓之不可賀是日目睹神迷刻不敢離東竭花下作竟夜之遊次早覩之仍凡花耳忽忽不樂者累日後賀生來粵以疑見質余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老人不啻大聲疾呼君未之聞耶

鄧文會

鄧文會湖南安福縣人潛心數學占事多奇驗余嘗買舟往澧州舟中失去銅錢二千文船戶疑水手等所竊水手皆不承將鄧公邀在州城因同船戶往占布衆算問船戶曰汝舟中有姓朱者乎曰有曰面上有麻乎曰然曰是其人矣其錢用盡布單衣包裹置石橋旁大樹下水中可取得也船戶果數日前失去盤香單衣一件適尋未得因以此言告朱姓朱姓無可抵賴遂同至石橋旁樹下起出鄧公平日凡占失物及逃亡如此奇驗者不一而足然亦有竟不驗者想亦尚是數學不精之故又嘗見人占事已往甚驗事後即不驗此蓋本不精於數不過用銅錢之法得之耳余昔僦居於州屬津市之關帝廟與一陳姓者同鄰陳姓以卜課為業者也時風雨雞蒼竟日不斷有一人年約五十餘冒雨而至請占疾病陳布策甫畢即問曰公係南方

來。曰然。曰今即覺疾。來曰然。曰數日來病勢頗重。服藥無效。來曰然。曰三日後當愈。來人驚為神。置謝金而去。余問陳姬何以一一預知。若是其神。陳笑應曰。公不觀今日之原。來竟日北風。其人背乾面濕。必迎風而行。故知從南方來也。余曰何以知其伊子受病。曰凡人子之愛父母。終不若父母之愛子。使非子病關心。証肯胥問卜乎。余曰何以知其病重。服藥無效。曰我見其形神倉皇。必因病重。服藥無效。無法可設。故來決之於卜也。余曰何以知其三日後當愈。曰此不過隨口應酬話耳。求一二語令早喜。時信服。諛計事後驗與不驗。況三日後果愈我之數當矣。二日後若死。彼見我一一預知。必以我一定知死。不遇不肯明言。故以當愈反言之。在我仍不失為神數也。余笑曰。君操曰神數。神固若是。陳曰。今見天下神於數者幾人。凡算命問卜。皆不離此。能此則神。舍此固無所謂神也。余曰然。則天下之所謂神數者。吾知之矣。

棟木道人

棟木道人。不知何方人。身高六尺。頭顱雙鬢。鬚長過臍。耳大垂肩。面若數粒。眥若洪鐘。手持麈尾。背負古劍。自稱元時人。又稱明時人。無可考也。周鴻士者。湖南人。結廬於岳麓山側。道人不時往來。遂相友善。問其里居。云去此不遠。然附近固無寺觀。周疑為道人。曰。屈至小巷一過。何如。周欣然從之。同行約許二里。指林木深處曰。至矣。果見有一巷。形小而圓。無牆垣。雜樹環之。入其門。蒼儁。上有棲緣梯而登。四面皆富。無潦可燒。富前樹葉掩映。青翠欲滴。引手可摘。屋至第五層。高出雲表。俯視衆山。大如履盥。小如履杯。四圍林木平鋪如茵。大江一線。近在目前。周顧而樂之。曰。佳哉。茲道人。慨然曰。佳則佳矣。恐不可久也。周曰。何謂也。曰。貧道安居此有年矣。自以為與人無犯也。近聞有人巔竊私議。必欲奪此而後快。公肯為貧道庇麽。周憮然。良久。道人曰。果如此。則拜賜多矣。於是住來益密。道人喜談兵。每當屋清月朗。輒拔劍高談。然純非兵家常談。周因問時日方位之法。道人曰。背廬擊賊。剋吉。磨車靖用兵。精風角。旅廬空亡者此也。八門避甲。遁時分開休生傷開景死驚方。立太乙局。遁日分主客勝負。又出城布陣。遁時占斗柄天罡所指之方。此皆兵家之要。然亦有時以天官時日為我用。而不用於天官時日。所謂應其變而神其妙也。周曰。時日方位既聞命矣。至陣法則更有難言者。聞之陣之為八。因井田以制。變奇之極。乃九閒方。而將居中。增一陣。然乎。曰非也。八八成行。則陣六十四。何得言八。奇無不推。流行於六十四陣中。不以九推其八也。周曰。當觀李靖六花陣。外方內圓。奇正相生。蓋本諸葛八陣而變也。說者謂八陣以九宮為法。六花陣以七星為法。統能各盡其妙。是李靖亦可謂善變者。道人曰。非也。變是變其形局。其為奇其制。當其區伍。其用意為鈎連。其變情為離拆。一也。而未嘗變也。周固好學。凡道人至。必煮茗佐談。習以為常。一日。道人含笑告周曰。獨至矣。適值強有力者。勢不相容。期明日奪吾居。毀吾室。奈何。貧道暫避其鋒。煩公明日至小巷。燒言諫止。得免。金。則感戴二天。周曰。無足慮。是在我。道人一揖而別。翌日。周至其處。蓋不見。惟有棟樹一株。大可數圍。枝葉結五層如塔。上出重霄。有青鸞七八人。僧工匠十餘人。摩挲其下。將斫施斧。心知棟樹。即道人所謂巷也。駭極。不知所云。惟問伐此何用。衆曰。新建文廟需梁。惟此合用。故擇期來伐耳。周度不能諫止。快快而歸。遂裹足。道人至。一手杖劍。指屬越目而視曰。汝尚得謂有人心耶。吾不責汝之不能諫止也。責汝之蓋求諫止也。吾不責汝之畏難而不肯諫止也。責汝之隱忍而不思諫止也。負心至此。要心何用。本欲刳出汝心。飼犬。覺羞昔之延春免耿耿。休矣。毋污吾劍。對周心吹氣一口而去。周覺一股寒氣。直透腔內。如置心於壑。永上戰慄欲死。由是心常刺痛。不及一年而死。

滇南士人

滇南一士人。奉呂仙甚虔。年四十。生九女。望子甚切。因朝夕焚香禱祝。一日。有道人至。其家云。我有一驢畜之。貽於卧室。牀後柱上。便可生子。叩其驢。乃五更露結挑花實。二月春生燕子窩。十四字也。當時頗訝其言。無思。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一氣合七。恰恰為胎。又須不令一人知方妙。士人遵行。連生三子。因廣傳於人。余嘗以此號舍珠堂子公果生子。子珠堂轉告人。俱驗。後見友人抄本。驢字作風字。鳥字作巢字。然以余所聞。乃驚字窩字也。

訟師

一婦年少。遭其家未數月。夫死。急欲再醮。翁姑不許。婦稟官。勒訴以三年為期。官批准。女父母不甘。復稟官。備呈困苦狀。官不准。有訟師知之。向女父母曰。能與我多金。為爾寫狀。可必准也。許之。訟師寫一狀。令婦攜與呈官。詞云。妾不幸。夫亡早。姑多病。翁年少。長良上吉。官覽畢。當即准其易嫁甚矣。刀筆之可畏也。

好人

一寡婦送三子不孝。人抱告官見工人。年約二十餘。問爾非族非親。何得作抱告。工人云。小的是好人。慣做好事。因見三子忤逆。心甚不平。故情願作抱告。隨喚三子至。長子年二十。次子年十八。三子年十六。俱醉釀支雅。不類橫暴滿官曰。不孝罪大。斷難姑容。且長子身為家長。不能表率二弟。尤宜重懲。但施刑後。不便考試。因喚工人曰。爾是好人。可代受責。因將工人重責四十。又曰。次子雖尤宜責三十。爾亦須代受。又曰。三子雖幼。未便全棍。姑薄責示儆。爾可代受責二十。次第責畢。曰。不孝之人。一責不足以蔽辜。必須拗號示眾。爾好人。可做到底。命取拗將工人拗號上書好人二字。喫婦至謝曰。謝送三子不孝。我已一一懲治。且拗號矣。以後若等能孟孝遵自是美事。倘仍蹈前轍。可再送來。我即開拗。取出立斃杖下。言畢退堂。觀者大快。

某邑令

一鄉人妻死。已半月矣。忽聞妻在室內聲。詢問之。亦應料理家事。并有法。惟不見其形。親戚到問。答如生平。播傳四遠。邑令知之。親至其家。舁高聲曰。我家並無事。魂地方官來此何為。官置若不聞。命鎖其夫。妻言我夫並未犯法。因何拘鎖。官亦置不理。拘其夫隨舆出門。繞遠一里。鳴鑼喝遠。仍至其家。坐庭中。排衙。將夫責二十。室內

無聲。安帶至。邑諭曰。此非爾妻。乃邪氣所染。將不利於爾。吾已為爾驅除矣。鄉人歸後果寂然。此余鄰邑亂隆四十年間事。按邪氣所乘。自無可疑。第不知邑令何以知其一排衙。一施刑。即能驅除也。

玉麟

玉麟。滿洲人。常讀書樸實。喜施與。故無人。四面皆曠野。荒冢纍纍。玉麟素喜靜。故獨居不稍怠。每至夜。即聞哭聲四起。雞鳴始寂。初猶以為人。置之。後漸近牆側。其聲甚哀。細聽絕不類人。徐乃知其為鬼。然聽慣。不甚怪也。一夜月明如晝。哭聲直徹窗外。推窗覘之。見三鬼仰天椎胸而哭。玉隔窗問曰。公等有何冤抑。夜夜悲鳴。使人耳不忍聞。其一曰。駒之過也。則不能復返於隙矣。大之傳也。則不能復返於新矣。僕昔為人。今則為鬼。人至為鬼。豈不可哀。此僕所以哭也。其一曰。僕之哭則異是。生者死之基。樂者哀之媒。今世之人。莫不有死。人以生為可樂。僕則早以生為可哀。毋其一曰。僕非自哭其死。亦非哭人之有死。僕乃哭人之虫無異於死也。內無益於身心。外無補於民物。飲食衣服。不過有肉骷髏知覺運動。無非隨機傀儡。形雖儼然。生也。神實早已死矣。可哭孰甚。鄰玉曰。公等已為異物。何復多情如此。三鬼魂魄合聲曰。

君不自哭。尚怪吾輩。恐日後比吾輩哭更甚也。玉叱曰。存順沒寧。死復何悔。在生不能自勵。以圖不朽。死後哭亦何益。言訖。形滅。以後不聞哭聲。

逃夫

中途逃夫。各處不免。由江西至安徽一帶。則尤甚。嘉慶十年冬。余奉委解鉛海關。飭進京。行至湖北黃梅縣屬之孔壠驛。其地夫素刁詐。最易逃走。緣雇夫例先給錢。夫既得錢。每半途而逃。相習成風。入安徽界尤甚。奉差者恒苦之。是日。由孔壠行甫十里。一夫索錢買飯。與二十文。行未數里。又索錢。不與。即不前進。無可如何。再與二十文。其夫得錢。疾趨而逃。不意路滑。行急數十武。失足跌倒。頭擦石上。鮮血迸流。頹卧於地。余曰。不因逃走。何至傾跌。本圖安逸。反添痛苦。是乃自取。夫復何尤。然則世之弄巧成拙者。皆此逃夫類也。

壯蠟

壯蠟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曰蠟房。一名蠟山。初生海畔。身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蠟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夫房之開也。固必欲得而後甘心焉。而小蟲貿貿然入之。方以為

安宅所在。未始不竊喜其得所依托也。而不知已入於死地矣。說者謂壯蠟巧於取食。嗟乎。小蟲自取死。何怪乎壯蠟。

楊四

楊四。湖北襄邑人。以勇力自恃。每負行李。滯短資。身四往。毫無畏怯。一日。為人送信往前行。至山東界。遇大雨。不能投店。時已昏暮。道旁有茅屋一楊。叩門借歇。門內云。老母病。恐且屋甚窄小。不敢留宅。旁有古廟。可無僧住。不嫌寂寞。可以下榻。楊喜。急至則廟無門。啟開。僅大殿三間。塵高滿塔。蛛火燃燈。見中供佛三尊。上有樑門。雖無梯可升。遂奔佛座下。楊高至二更時。盡關樑上有聲。始而窸窣。繼而震撼。起握刀。鎖牖。知彼而攫門。透窗櫺而小。乃時伸時縮。久之。露下半身。五色彩褲。搖曳作響。楊知為鬼怪。屬下樑。僅揚刀難施。不如且先動手。遂將省索潛投樑門下。己乃提刀立索上。象其擒曳時。用刀橫腰斫去。忽聞轟然一聲。如山崩屋傾。皆然倒地。楊不知人事矣。鄰宅聞聲。應兩後廟倒屋塌。行人持火往視。見卧樑下。昏迷若死。灌以薑湯。天明後。始能言。因備述其由。鄰人曰。是廟久無人居。不意竟為怪異所據。當時

胡不趨避乃貿然相犯幾至禍出不測揚視其乃折一大鈸對鄰人曰若雖彼我一乃但未知已死否今夜我當再宿於廨以覘其動靜鄰人曰是斷不可作夜已經冒險安可再以身嘗君雖膽勇過人奈何與鬼物爭勝再三勿上揚不得已快快就道後嘗告人曰惜當日阻於衆議未再驗其果何如也

魏悟真

魏悟真羽士也雲遊至四川得遇於武侯祠年五十餘甚閒靜每就問拙名言霏霏入耳不煩自言二十歲即托身於白雲觀觀頗宏敞衆為士女遊覽之所有蓮花池太湖石接仙洞釣魚臺迎風亭諸勝西為荒園古槐數百株參天蔽日一望無際園門恒扃云中有狐鬼犯即作祟時正習靜功愛其園之幽潔人跡不到遂無所顧忌日常啟門獨坐槐下吐故納新了無他異亦以傳聞不趨置之一日正在瞑目靜坐忽聞封面槐樹下颼颼有聲覘之見根下有白氣一縷盤旋而上高與樹齊結為白雲亂蓋一團如堆新絮迎風飄漾愈結愈厚漸成五色隙有二八佳人端立於上膀以下為雲氣所蔽其膝以上則確然在目艷麗無匹徐乃作迴風之舞如履平地婉轉嫋娜百媚橫生兩袖惹雲不粘不脫正疑視間女忽以袖相招己身不覺如偪引

鈍即欲離地數招則再再騰空而起去女身咫尺矣因猛省此必狐鬼也習靜人宜耳無外聞目無外見何致注目於此當即棄納其心不令外出雲與女即不見而已身故猶在坐也余曰此殆象從心生與羽士曰然

陳自明

陳自明山東鄒縣人居心端方嗜笑不苟人咸以老道學目之一日行大道上見柳樹下有紅袖小兒不知內貯何物掉臂過之有沈思端者陳生同窗友也胸次濃落不矜細行人目為風流名士素幾趨過適值清風飄揚色未固處微露弓鞋小半知為姊女所遺取而展視纖纖三寸上以金線穿珠雜各小寶石為雲霞花卉精彩奪目奇巧玲瓏疑非人工一種異香勃勃氣觸十指閒不散生把玩不忍置遂袖之行矣半里一女郎年約十六七歲青衫大袖姿態嫵媚汗淫淫迎面來向沈生拜問曰頃從娘子經此偶不檢點遺娘子手巾一方如先生拾得望乞見還免妾受譴生細問姓字里居曰娘子居草橋姓魏名賽霞適北村烏公子妾姓胡名彩雲固年荒被鴇待娘子數年矣生且問且行女亦尾後遙遙至書室生曰此敝齋卿不妨歇足所拾之物須娘子自來方奉還也女不答恣然而去生不勝眷念寢食俱廢越數日獨

行至大道坐柳樹下覩地思人憧然悽絕徘徨四顧殊難為懷遙望有女郎蹋而來態度風色皓齒彩雲及近果不誤驚喜欲狂忽起遮道拜迎曰卿前日何見棄之甚郎女曰因君吝物故今已被逐矣生曰請以原物歸趙曰勢已不能復回即見還亦無益也曰然則卿將何之曰被逐之人心搖搖如懸旌身飄飄若轉蓬竟不知何適而可生曰尊娘子既下逐客書卿何妨咏檄梅句僕雖不才尚未有室無心相遺殆非偶然女面赤無言俯首撚帶者久之生情急厲聲曰此往來孔道非男女聚談所或字或不一言而決女含淚曰處君萬偉致妾吟白頭也生指天日為誓遂同至書室殽生曰愼毋稍洩於人可保長聚生然之情愛之篤不啻魚水凡生意所欲卿無不應念而至生頗動疑偶於笥出所拾鞋視之乃二紅葉愈大疑不解女在旁吃吃笑不休徐剖生曰實告君妾乃天狐前言被逐者妾也與君有緣故齎顏相就非禍君者生溺其美愈以得仙姬自慶惟恐人知女能隱形人亦無有知之者然他人至每坦然不以為意惟陳生過訪必先時出避生問故女曰醋指大正氣過人妾不願迎生歎忖彼不近陳生而近我與諸友者則我與諸友皆不正可知以後遂事事取法陳生鬼為正人女忽怒形於色以手指生額曰我何負於爾爾生二心生不解所

謂曰何事鬧鞏乞明以相告女憤恨無語擲之以迎生無奈下氣怡色解說萬端女終不懌自是不言不笑視生若仇人生日閒坐書室無可消遣偶憶陳生愛誦程子四箴因取而正襟危坐高聲朗讀女聞聲趨出門外立堦下大怒曰薄倖子前至爾家時爾身無完衣寢無宿櫚幾填溝壑今甫得溫飽不思報德反以我為仇實堪痛恨不取爾命誓不甘休生置不理讀如故女罵不絕口生前輒仆迨至前毀冠裂屨無所不至甚至衣笥典故自裝救此則彼又溺不勝其危正擾攘間女忽疾趨而遁不知何往徬徨而陳至見生滿室狼藉問故備告之且商榮之之法陳曰是吝君一念所感惟宜自正其心如果內省多疚雖榮奚益於是謹受陳教洗心滌慮動靜語默罔敢稍肆尚慮女之復擾也挽陳共居朝夕切磋復竟不至

葉天士

葉天士蘇之名醫也其治病之法每為方書所不載然無不立愈嘗聞有富商某生一子年二十餘矣忽得一病不語不食惟瞑目眠延醫投以參耆等補藥罔效商人大恐延天士診視甫入病人家至牀前即趨出曰不必切脈已知之矣將病人移於外書房即用極陳小便一大桶置病人頭側再用空桶一著人以鉢取小便高傾人

空捕內取完復又倾轉約一二回病人呻吟索飲食豁然而起當叩其故天士曰吾始進房即聞異香撲鼻及至牀側香愈馥烈知病者因香窺過甚正氣耗散而然故用陳小便之藏以收之耶有新婚者成禮之日次早夫婦俱不起叩門呼之不應排闥入則男女俱若死爸爸一息急延天士診視及入房門曰病已知矣可取木屑數十石即鋸木末也另擇一密室將木屑厚鋪於地扶病者伏木屑上仍將門閉緊須臾男女俱活問其故曰余入室聞滌氣薰心益室內盡屬新置漆木器也男女俱中漆毒故氣閉若死漆毒惟木氣能拔毒出則氣暢而活矣有藩憲新到任升堂之後目忽失明當著人請天士天士問曾在任何處曰京官曾在外任否曰從未天士曰汝速回面稟如此請我我決不來須全副儀仗來迎來人如言回稟是時藩憲已含怒矣左右再三婉言天士平日治病如神非伊到不可藩憲曰且姑依伊言如不效定即治罪於是排列儀仗去迎及至天士家天士曰如此請我我亦不去可速回面稟須官太太親自來迎而後可復又叮嚀來人必要一一如言面稟倘見罪則有我在來人不得已如言面稟藩憲不覺大怒咆哮左右莫不股栗怒氣正盛目忽復明而天士已到轅門請罪曰非敢如此無狀是即所以治病也益心藏神在志為喜喜

樂無極者神湯散而不藏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今因過喜神散目故失明經云暴喜傷陽暴怒傷陰陽傷則陰愈藏惟怒則陽氣逆上故必得大怒方可抑陰而伸陽然非如此肆慢決不得怒此乃不得已而用之舍此亦別無良策藩憲聞言遂優待焉一日天士送客出廳遇求催生方者適廳前梧桐墜一葉下天士拾而授之曰煎湯服如言果生後凡擬催生方者俟用梧桐葉引天士見而怪之人以某日先生用梧桐葉神效耳天士曰是日正值立秋之時又適見梧桐葉落不過取其得秋氣之先物遇之而脫落耳梧桐葉豈催生之物乎一士日夜沉睡不醒即傭醒亦兩目倚閭天士診之今市一小鼓於牀頭擊之病者聞鼓聲徐張目視漸醒不復倦卧人問故天士曰是人脾困脾困故倦小鼓聲最能醒脾也有某公子年方二十家素富父為某省制軍是夙登賢書貿者盈門公子忽兩目紅腫痛不可忍日夜咆哮延葉天士診之天士曰目疾不足慮當即自愈可慮者七日內足心必生癰毒一發則不可治矣天士平日決生死如燭照不差累泰及聞是言不覺悲懼交集再三懇其拯救天士曰此時不服眼藥且先以方散毒如七日內不發方可再議藥也當求其方曰息心靜坐以自己左手摩右足心三百六十遍又以右手摩左足心三百六十

遍每日如此七次俟七日後再來施治如方至七日延天士至曰目疾果如先生診已愈矣未審癰毒能不發否天士笑曰前言發毒者妄也公子富貴人全事事如意所慣者死耳惟以死動之則他念俱滅一心注足矣手摩足心則火下行目疾自愈不治心益燥目益痛曬日服寧毋膚有效乎公子笑而厚酬之天士兒婦生產後交骨不合扶藥周旋天士適踐一物有聲指視之蠣殼也即煎湯與服頃刻益蛤之屬形皆兩片相合性本喜合不喜開其轉合之竅亦與人骨竅相類故以類相求耳某店一小子年十四五坐店內操賈易業時當夏月擐下有門上飾銅鎖小子無事出陽物入鎖內玩弄不意陽物暴脹不得脫小子號喚親者塡門成無法可施適天士乘肩輿過邀視天士附耳語數語著取冷水一大盆將至胥後出其不意從頭傾下果驚縮而脫天士平日治病出人意表類皆如此遺事甚夥聊記其所聞者誌之以驗其餘聞岳州府昔有名醫某今忘其姓名每閒居即知病之所在有素相交好某心微痛請診之診畢曰心將生癰不可為也可預備後事其人曰死不足惜但上有老母我死母將誰養醫曰實無良法俟今晚竭志以圖明日再為報命至次日曰思得一方姑妄為之因用掌於病人左腿上畫一墨圈大如杯戒之曰務刻刻目注圈內心想圈內俱以為紅矣腫矣發熱矣痛極矣使一刻不如是則病必不治其人如戒至七日果紅腫起一大癰醫曰心癰已移於此可保無虞益用志不紛之意然而神矣此亦葉天士之流亞也

王世盛

王世盛山東曾州府朝城縣人年六十餘善接骨凡骨斷半月及二十日者皆可接惟一月以後則難治云曾亦接過已斷三十五日者大約骨斷須一月方得痊可若傷而未斷則應手而愈絕不取人分毫判案味皆所自悟全活者不可以數計真厚十一年七月余解餉交部回路經朝城縣有同伴馬公名年松者車翻壓斷從人腿骨余曰非王先生不可延至令人扶病者坐正以手按病者腿掌牢有虛病者哀號之聲耳不忍聞王先生手不稍輟曰舒筋理骨在此一舉操縱久之曰可矣乃以舊柳條量度其腿之長短截一片將腿包裹用繩紮緊復用厚磚四塊將腳夾定將固使不稍動出車未三刷授之曰今晚服一劑痛可減三劑服完骨可接但不可即動一月則行走如常矣後果如所言其方不輕傳人恐人錯此勒索人財有二千長名雜南已列庠次名芳南意益做傳長子為王先生世業最多亦不甚拘序教人之

急如恐不及無德色無息容不沽名不圖利戴十年如一日非好善之篤而能如是乎家住王繩匠莊其莊在朝城縣南二十五里大路石橋東半里南離郭圖集六里北離柿子圖八里

扶乩

有扶乩者各出一對求仙對仙出一對記仙出一對已王馬溫趙四帥衆莫能對仙復判曰定有才人來對有頃金聖嘆至對曰禹湯文武三王衆皆為奇未聞衆時外落使臣出一對云三光日月星求中國人對蘇東坡告王安石曰何不以四始風雅頌對之安石如言使臣驚服此二對一化四為三一化三為四皆絕對也

大風圖

可麟喜作畫嘗為余作大風圖排山倒海紙上如聞風聲筆墨間疑有神助余代篆慕德里瞻懸於客廳適大風怒發破窗入廳中所懸字畫俱飄起惟荊是圖屢拔起穿戶出乘風入雲嘯嘶息不已此果筆墨通神紙上之風與天上之風同氣相求耶抑如龍神借觀歐陽文忠公灘岡阡碑故事耶惜所畫者非墨龍如係墨龍則疑真飛去矣

亂畫

有乩仙善作畫一人持紙求畫鍾馗仙即以筆能豐向上半圖作頭復大圖作腰拿勢甚展已過紙之半矣衆私議曰且看下半身如何安排仙停筆不畫在紙旁批曰鍾馗有七十二相此雲端現身法也

尸身不朽

尸有不朽者湖南永興縣沿河上二十五里地名青浦灘河邊石壁上有一洞離河高約二丈人可緣而上洞口甚窄深約一丈洞內停一棺色白棺蓋半掩內有一尸衣衾半朽糊兩足十指露出足掌上白衣布猶存土人云昔者朝靴固有者多以手摸近手則成灰今朽矣足指如金蠟色面色如之齒黃白兩目一垂簾一破陷土人云近四五年間始破也相傳為明朝人偶船為盜死後以草席捲置洞內後子孫發跳踢以棺家傾賊子孫亦絕云地是犀牛形以木置喉中牛喫死矣此不經之談第血肉之軀胡以歷久不朽且虫蟻亦不稍損果地氣使然與抑有靈氣呵護與尤可異者洞內地下皆無纖芥微塵若日日有人灑掃者然凡舟經此莫不往觀余亦與焉

時萬曆庚辰十一年九月十五日也

黃鎮臺

黃鎮臺諱標廣東香山縣人由行伍仕至虎門鎮公能知風信識水性且洞悉海中地形雖由在水師營日久所致然其才實由天授非人所能及者蓋海水雖同一長亦有當流獨急處有捲縷處風勢雖同一大小有當風甚疾處有捎微處公不避險阻日以肅清海氣為己任夢遠盜必自把舵故能當流之急且得風獨疾盜往往不能脫生平所擒獲不可以數計海上諸盜聞公船至輒曰黃標公來矣望風而遁沿海一帶甚賴之有李姓者隨公久官吉余曰一日追盜遠至某洋時已傍晚衆欲下矴公曰不可是處水中多石潮落則半塊風起則船難保矣復駛數十里衆又欲下矴公曰不可是處當南風之衝今夜五更定有南風起風大則船可危矣復再駛數十里公曰可矣及時至五更果南風大起兩日夜始息海中船被擊者無算惟公所帶諸船安如磐石即此一端亦足見公之識天時而悉地理也公平日與士卒同甘苦故人用命加以歷風波如坦途操駛攻於必勝人更樂於爭先不揹法是屢八年公以壽終公之殁也營中士卒無不哭失聲沿海諸民至今思之每一言及輒流淚誠不置焉

海中蟹

海中蟹有綠者色如翡翠肉亦可食但不肥耳有紅者質甚小一螯極大紅如硃一螯極小或左大右小或右大左小亦無定形每以大螯潼面以小螯拾捉而食海邊鹹水潮處最多見人即逸入穴內其行甚疾有白色者亦如之皆不可食按古今注云螯蟹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喙其一有螯偏大者名擁劍一名執火想即此也又有一種色黃黑質亦小背上有二圓眼白暉黑睛儼然虎面土人目為虎頭蟹云有毒不可食按此亦螯類也昔秦皇誤食螯蟹吐下委頓方知非鱉謝仁祖識之曰卿識識雅不熟幾為勿學死爾雅蝤蠐小者蜎即螯蝤也似蟹而小今螯蟹小於蟹而大於螯蜎即爾雅所謂蝤蠐也

海中魚

海中魚多不能辨有形似鯉魚身紅如硃味不甚佳有能飛者遠望色甚白未審是何形狀有形似黃顙魚頭甚圓每拔人網得即以前兩鬐鬣而出以頭不住叩地口中格格作聲若念阿彌陀佛然人輒放去無有取而食者

王心朗

王心朗色人善符咒能掣妖捉怪道將驅鬼封刀持靈元善游戲有走繩者正在鄉
村鳴鑼斂錢王亦雜捆入中走繩者不知也將欲呈技繩忽自斷用刀截之終不得
見繩有異不敢起乃懷中取出三錢對衆曰先施技與諸公看言已以一錢擲地
意甚躍起接而拋之不意貼地不動如釘近磯乃拾而向上一拋以手承接不意直
上而奔如彈丸脫手再以一錢亦如之頃刻三錢俱失異哉計窘有知者告之曰此
王老爺技猶復倘也王本監生監生攝老爺鄉俗也走繩者向王長揖請罪王袖中
出三錢授曰還汝錢吾不難汝矣又嘗在親戚筵諸少年皖求作戲法王曰我教門
神吃水與諸公看何如衆曰善命取水一盆王以手擎盆向門神口邊作勸飲狀曰
汝口渴矣可飲此盆即聞門神喉中蝈蝈有聲須臾而盡諸少年又求另作一法王
曰我教門神吐出半盆與諸公看以手擎空盆向門神口下作承吐勢曰嘔飲水太多
可吐出一半衆見水從口內濺濺湯出盡半盆而止王公游戲如此者不一而足事
之不可以理測者此類是也

戲法

有玩戲法者以箕盛豬木耙多可五六升一人手掇而食約食一半忽倒地仰卧腹

脹如鼓同伴一人佯驚曰食多矣不急治必脹悶而死乃以絲絛點灺弛去卧者
下衣將火近穀道用扇對穀道扇之須臾卧者口中出煙俄而口大張煙勃勃噴出
扇愈急煙出愈急一炊久煙盡腹消蹶然而起此余少時在澧州城內應童子試所
親見者或曰此障眼法也閩漢鎮曾有玩戲法者舍棺入腹俄而吐出觀者如堵咸
神其術有觀者歸述其異於婦婦曰吾在樓上只見一人騎棺上伏而走過徐又騎
棺上退起並未見如何舍此亦障眼法也或曰障眼法從上着下則易着破然吾
終不解障眼法何以能障眼也

物類相感

水至堅非刀所能切者及以生薑擦之口則迎手而下如切泥上矣本陰寒所發薑
性辛散陰不勝陽故得氣即解與嘗見有人持雞蛋數枝殼上鐫刻花草詩句極工
細之至蛋殼甚薄從何着刀幾疑為神工鬼斧後乃知用清油蠟燭滴化牛油燭亦
可以筆濡油在蛋上隨意畫畫入上好醋內浸半刻取出筆畫處則高起空處則低
下儼然刀刻蓋醋性收斂蛋殼見醋收縮而急有油處醋不能入則如故也可見物
性各有相伏特人見聞有限不能盡知耳

海中蝦肉甚粗其味不及淡水蝦遠甚以殼置地下燒以淡水夜有光煇耀如晝海
中魚鱉亦然過數日後則無光想海氣盡耳海水本有光常於黑夜以小枝攪水面
如流星萬點精光射目海中生物亦有光從其類也然必新解者始然乾者則否

放蠱

放蠱遼省常有其事近雖漸革然亦間有廣東新安縣有客家能放蠱與人有仇輒
置蠱於飲食內蠱生腹元旋龍躍頭人嘗為仇家所第以藥下之出蠱如指如亟如
張蠕蠕動約升餘始安雖得不死已瘦弱矣聞放蠱之時最憚人嗅大蒜大蒜生入
口人即立死故防人暗算者每身帶大蒜席間當主人面咬之或向主人乞歎咬
之彼見此舉則不敢投蓋放蠱者原欲其緩死倘當時立死在家則屍受其累故
不敢也

菌毒

邑有張三者出外數月歸攜鮮菌一筐將欲煮食伊兄見曰此種菌有毒不可食
鄉中食此菌死者數人矣汝從何處拾得此可速棄之張三曰安得有毒頃在橋邊

遇鍾六兄手攜竹筐云山內出菌味甚美家中頓頓吠此今又去拾作午餐者約余
同拾余隨至溪口山內伊先動手拾此余來後伊才自拾伊曰吠無毒而獨余毒耶凡
驚曰弟過鬼矣鍾六兄中毒菌死已半月矣張三尚不信凡指曰橋頭山邊新冢非
鍾六兄墳耶張三驚惶久之曰無怪鍾六兄囑余速棄食豈欲余與伊作替身耶按
治死蕈死之魄往往來代然則中菌毒死者亦求代與劉公儀觀精於醫道當告余
解菌毒之法其法用大竹截作筒去皮兩頭留節一頭開小竅以甘草研細末入筒
內約十分之八用木屑塞緊再加桐油石灰封固勿洩入大真紅內一年取起
或半年亦可將筒洗淨陰乾遇有中菌毒者取甘草末一兩冷水調服即愈一法用
老硝一斤開水溶化取厚磚一大塊入火內煅極紅置清水內淬通候冷浸大棗數
內或一年半年取起洗淨置陰處候生出白霜刮取貯好遇中菌毒者令水調服即
解或曰凡煮菌入燈草數莖於內白則無毒若黃若黑則不可食或以真銀器同煮
亦驗或曰凡採菌須生雷避入口甚甘者無毒否則有毒菌本濕熱之氣蒸鬱而生
蕈保無毒乎以虫物遺毒於上故每致殺人聞湘潭縣有鄉人入市經大樹旁見樹
下生紅菌一片嫩艷可愛遂拾之攜入市售於某店得善價因彼處甚重紅菌也鄉

人還經原路見紅菌復生訝其生之速仰視樹上有一大蛇一條以首垂下張口流涎注滴處菌即生鄉人知菌有大毒急還至某店告以故菌已煮熟幸尚未食試以銀器果黑暗店中人甚德之遂厚酬鄉人焉

弱水

弱水不能浮物昔常疑之謂同一水也何致獨弱及觀於海水始知水之浮物不盡屬一致嘗見船裝載貨物在淡水內沉重之至至海中則船身輕浮若不甚重者然此海水力大淡水力小之故所以雖蚩在鹹水內則浮在淡水內則沉即是此理因思水力不一非特海水淡水遍然各別即海水與海水較淡水與淡水較亦必因地而異各有力大力小之分特人未細心試驗耳水既有力大者有力小者則自無無力者弱水無力不為異也

杜子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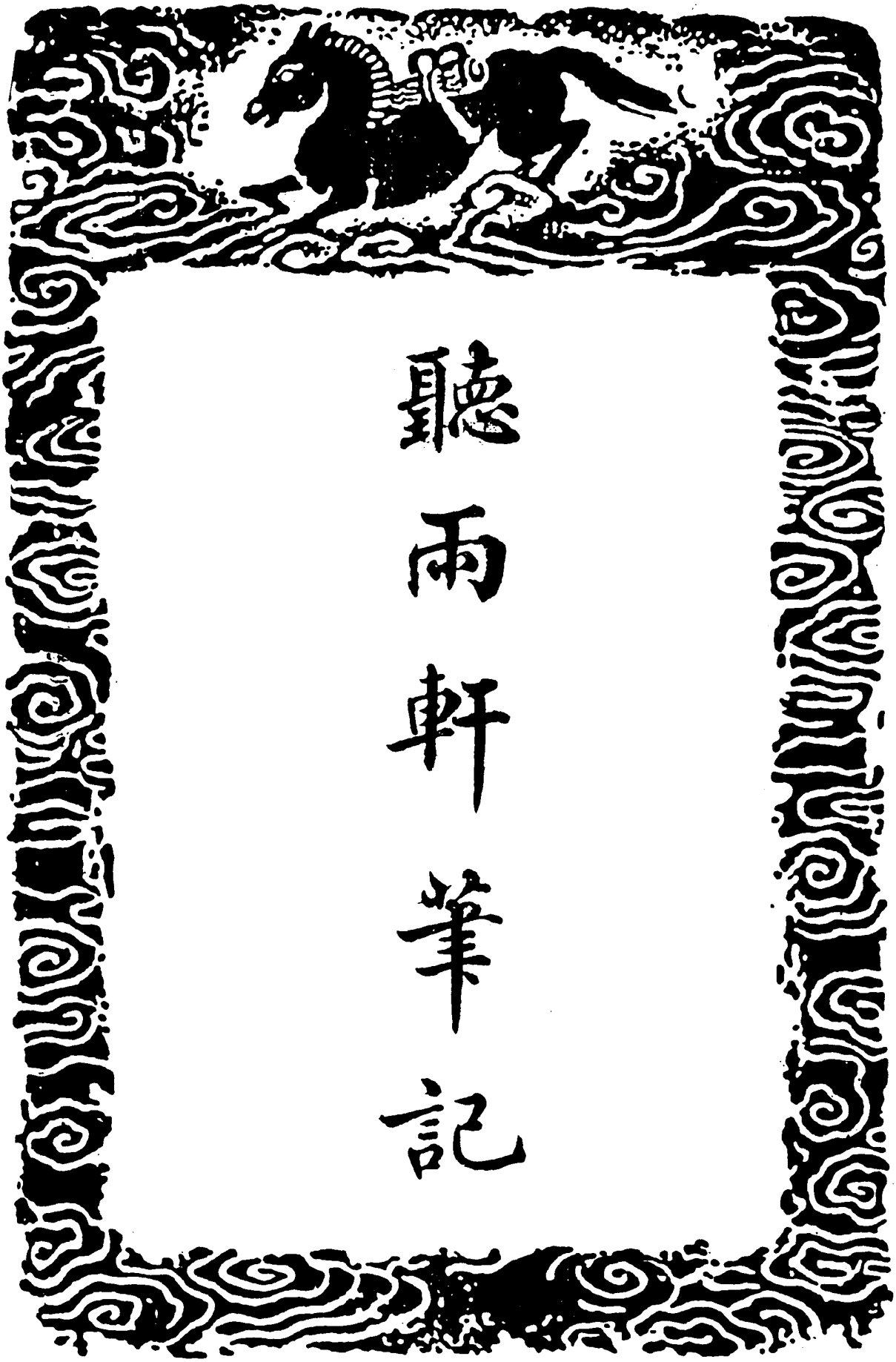
杜子美自負其詩鄭虔喜病瘧過之云當誦子詩瘧鬼自遁初云日月依泰樹乾坤繞漢宮不愈則誦子章魑魅血模糊手提獅遠崔大夫又不愈則誦虬騎似太宗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則虔扁無如何矣樹萱錄載其說如此故人謂少陵詩能止瘧

按少陵與鄭虔為至交不應作此戲語且誦詩亦無有能止瘧之理似不足信白氏宋公患氣痛每當疾發時取杜詩朗誦數首即止習以為常服藥無是神效或曰宋公平日酷愛杜詩取所愛誦之則心怙神遒疾不覺自忘非真能止痛也或曰氣痛原屬氣不舒暢所致杜詩氣象萬千半山老人所謂力能排天斡地壯顏毅色者也故讀之令人氣旺則不痛矣然則杜詩既能止氣痛則止瘧之說或不盡誣與

歇後語

歇後語不知始於何時如謂凡弟為友于謂子孫為貽厥之類子美詩云山鳥山花皆友于退之詩云誰謂貽厥無基址二公亦未能免俗何也

志異續編卷四終



聽雨軒筆記

聽雨軒筆記

清　清涼道人編

聽雨軒筆記提要

是為德清徐君號清涼道人所著書凡四卷標題各異曰雜紀曰續紀曰餘紀曰贅紀共計一百三十餘則其間追懷陳迹表章忠烈與夫述異志奇評書品畫一一俱有卓識而紀遊諸篇可補名山記中所未逮讀之尤令人悠然神往

聽雨軒筆記總序

古今載籍多矣性命理數諸書之外其他著作祇見聞二者足以該之然有能識其大者即有能識其小者此稗官雜說所以得與經史子集並傳也國初名家咸尚說部舉其書可以汗牛數其目不勝屈指措辭命意雖各不同要皆集目前所見聞而識之以之傳舊紀軼耳清涼道人少窺二酉壯歷四方蜀岡邗水之間五嶺三江之勝皆遍歷焉倦遊歸里貧未能耕耦故作息之餘偶成筆記四編以述生平所聞見蓋考古者十之二三志怪者居其七八而每於敘述中間出莊論雖說以寓微意道人抱負素深乃以田園終老故其見於筆墨者如此嗚呼古人仰屋著書方其窮搜冥索時初不自知傳與否也惟學問宏深識力老當則自不脛而走此書出而問世吾知賞奇好古之士當必有以先睹為快者道人從先君子遊者二十年璋素凡事之而嘗聆其緒論今讀是編有敘及先君子事不禁愴然有感於中爰敬題數言於篇首乾隆壬子六月朔日世弟沈璋再拜書

雜紀自序

前朝傳軼紀異之書見於說郛稗海者彙其目不下數百種而昭代叢書彙說所載及近日聊齋志異夜談隨錄新齊諧諸編類皆詭異離奇請之心愕然而嘗試之古橋梁不下實足以廣學問而拓心思不僅資消夏助談已也竊念理之所無而事之必有者古今來亦復何限而失於紀載湮沒無傳者多矣予耳目圖於方隅萬不及前人之廣博每聆奇聞軼事輒心喜之閑居無事因就平日所熟見習聞者成若干篇所謂自忘其醜聊以效顰耳他日若能見聞稍遠日積月累裒然成書豈非至願容當漸次彙集之而先以數篇為嚆矢

乾隆辛亥八月朔日清涼道人書

續紀自序

古人著書立說凡有意義未盡及事故闕略者皆以續集補之故邱瓊山著大學衍義補楊少保補史記班大家續漢書魏收補之續三國志十六國春秋之足南北史五代史補五代史闕文十國春秋之補五代史及資治通鑑考異續文獻通考諸書皆是也下而至於稗官小說則如李義山作雜纂而蘇東坡王君玉黃憤齋復有續一續二續三以足之又若續搜神記夷堅續志堅敦厚補餘續請集廣和新志之類不一而足今海內諸名家亦有自續其文集詩稿者要皆述其所未盡補其所闕略也予少時好談奇事讀異書復以世故愜德未遑考遠今故園息影岑寂無聊因以平日所見所聞集成雜紀一卷詞荒識鄙據臭噴笑者固不乏其人而嗜痂者復有續編之嚆雨窗寒夜搜索枯腸參以目前所見聞又得若干篇彙之成帙予昔居粵最久故是編所述粵事為最多乾隆辛亥大雪後六日朔風凜冽筆硯皆冰清涼道人呵凍書此

餘紀自序

清涼道人著雜記正續兩卷旣復傾篋搜篋又得數十篇集為紀餘述奇志異者蓋十居五六焉其友悔堂以有乘於聖人不語之訓而譏之道人應之曰唯唯否否夫天地一奇境也日月之升沈風雷之鼓盪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枯莫或使之而倏時而動又若有使之也者豈非可驚而可愕歟即以人觀之同一寢而專視司聽異其能同一肢而手持足行殊其用以及孳生則胎卵濕化庶物則鱗介羽毛悉為至奇極怪之事然人視以為固然者由於日在見聞中習焉不覺耳試觀山海經一書詭僻離奇駭若鑿空層造而復世以其所載錯物考核之彰彰可見者得四之二三是以知前哲聞見宏深固非目圄方隅者所可窺測也世之視以為常者思之無一非怪而驚以為怪者考之無一非常宇宙之理類相似已予之所紀雖亦多荒渺謬悠之言然苟以熟聞數見者反觀以較之則自平淡無奇夫亦何怪之足云耶悔堂始首肯而去道人因書之卷端以代弁言

乾隆壬子三月望後五日清涼道人書

贅紀自序

紀曷以贅名曰莊子有云附贅懸疣謂於五官四肢之外別生一肉為人所厭棄者也古人之著書也十三經立萬世楷模廿二史載歷朝治亂精以徵信為理數性命顯而著者則廣濟經綸是皆宇宙間至要之書猶人五官四肢缺一不可若夫百家諸子詩古文詞有之固足以資學士之考求無之亦未嘗為斯世之缺陷是在可有可無之間似贅而亦非贅也至於稗官戲部不過傳瑣聞遠軼事而已尤非百家諸子詩古文詞所可比其為贅也不其然歟予昔著雜紀續紀餘紀三集業已手錄而藏之今夏梅雨簾織小軒寂坐未忘結習因追憶疇昔之見聞為前紀所未及與夫近日之耳剽目竊者復每事成篇自笑前紀固已贅矣茲又附而益之不亦贅而復贅為人所厭棄乎予友悔堂曰昔汪价人作三儂贊人廣自序張山來評之曰洶洶數萬言讀者不嫌其贅而惟恐其易盡也予之贅紀亦猶是已予遂諧之而終歛然於中因述贅字之義以冠其首

乾隆壬子五月九日清涼道人書

聽雨軒筆記目次
卷一　雜記
保濟侯降乩　癡絕畫
趙文敏公宅址　南屏山蛇
某生奇術　遊僧轉世
栗公子　蜈蚣珠
紹興奇案　絕力
董公遇李星　一捧雪事實
吳松　新市狐仙
葉薛二醫　醉虎
相字　爐峰龍
紹人石　阿班
湘灘水源　翁仲精
蚺蛇　古佛真身
泗州漁人　三巨物
蚌精　奇山奇水
黑神示夢　嶺南異術
開化案　張公墓
卷二　續紀
岳忠武廟從祀　楊萃野
何首烏　粵西三江
海井水帶　王生
鰻　劉專三
半月泉題名　跳白船
葉柳二侯　某生女
東林黨人　袁山
石中雉　磁
楊鼎發陵　奇孚
郭璞墓　屢夜叉
猴　劉王
發塚　餘杭令
梅精　沈公獲盜
異蛇禦水　伏波山
樊公　石上古迹
琵琶記　牡丹亭
河南寃鬼　鳳皇山寶石
英石　大佛頭
康公義舉　慈相奇鬼
燒酒　三界神
工匠魘術　白鷺香
卷三　餘紀
周忠毅遺墨　異王
倉頡祠鬼　陸放翁詩迹
華光雷寃　大石佛
龍涎香　醫
鬼寄衣　許詰
振藏　鍾元鐸
筑帚精　一寃寃案
碧霞璽　粵西異草
趙文華軼事　鄭玉臺
雷厭公墓　藏物
溺鬼索替　鳳凰山魚
神騶　馮鐵頭
覽古迹　巨鼈
四后授轡　徐文長故居

過瀛亭　三江閘
卷四　瞥紀
沈侍御墨蹟　莊叟技力
古鐘　夏開基
蒸糊銀杏　虎跡
酒量　桃花源
蘭亭源委　漁濤朱生
龍母井　李生
牡丹亭評話　安南貢使
鄒友仁　墨猴艾虎洋犬
銀錢飛　管夫人小照
石柱僧迹　菊神
仇十洲畫　閻槐斬夢
天財　龜蛇

璞　火井
賭鬼　某公
射覆魁　鶴秀塔
紹興三太守　竹楠

聽雨軒筆記卷一

雜紀　清　清溪道人述

吾邑焦山之麓，係漕侯戴公祠在焉。侯之生殁事蹟及歷代褒封，載在邑志。宋元以來，闔邑士民咸崇祀之。廟貌輝煥，而後模則奉侯之真身，乾隆十年四月下澣，予家商農先生狀，以侯降而言曰：邑有大災，吾固請於上帝，求免而願以身殉之。帝已許我矣。衆異之而不省所謂。惟書神語於廟，勸人修省而已。至五月朔夜，忽殿內火發，延及真身樓，皆成灰燼。而道士卧室在殿東偏，相距不及丈，簷際皆焦，竟無恙。予於次早往觀，心竊異焉。衆迴思亂語，益神之共謀重新其廟。於是捐金者効力者，奔走恐後。閩中木商沈某以黃楩數筏來乍浦，有購其四株為堂柱者。大可抱，餘請價將成矣。商夜夢一人衣冠甚偉，面燿燿有光，謂之曰：此木係吾屋柱數，已預定，不可他就也。商晨起，告諸牙行主人。正談論間，吾邑為侯建廟而市木者適至，問主人有大黃楩乎？商詢所用，則廟柱也。問廟神之狀，則即昨夜所夢者也。商驚甚，以木助之。即今殿上四大柱，是已。四閱月而廟成，所餘尚千餘金，因於真身樓後闢一園，上至山巔，以為遊人登覽之所。商晨先生敘侯降乩事，勒於石而嵌諸前殿右壁，至今尚存。

黃慎字恭懋，號瘿瓢子，閩之盱化人。少學畫於同郡上官周，人物花鳥山水樓臺，蓋得其妙。一日熟視其師之所作而嘆曰：吾師絕技，難以爭名矣。志士當自立以成名，豈肯居人後哉！遂棄筆不學。負笈遊歷四方，所至推重。居廣陵最久，與鄭板橋為莫逆交。黃以畫鄭以書，道雖不同，而神理之奇，能蓋相似，此友人飽見其鄭板肆之女而悅之，實無資，不能致也。乃畫一仙女，狀之裝束之肆，鬻商以重值購之，不可。問其所欲，則以實告。商因買厨肆之女易之。後至羊城，為人畫一鐵拐李仙，呂宋國人見而歎曰：若得增一蝙蝠於上，則更妙矣。黃曰：是不難，蝠非奇獸，靈及伽楠香作潤筆，不可吝。宋人欣然如命。黃乃伸紙縱筆，別成一幅，與之。大喜，持去。其見重及於外國如此。性嗜酒，求畫者具良醞款之，舉數無算。嗾豎古今，旁若無人。酒酣，捉筆揮灑，迅疾如風，畫不擇紙，惟丹碧則手自調之，不以假人。其畫以人物為最，山水花卉亦奇古可寶。詩效金元書法，縱橫酷似其畫。自評其畫凡三等，最得意者題一

詩於山。次則識以歲月。再次抵著癯瘦二字。沈益川夫子遊閩得其一幅歸以贈予。并縷述其生平。畫作老人持菊行吟狀。神氣精湛。無比上題戊辰甲申春二月癯瘦寫數字。當是其自以為次等者。然蒼古奇勁。已莫可等倫矣。閒理畫箋。因舉其概而識之。

吾鄉戴灣村下坦山之麓。有土穀祠。蓋村人祈年報歲之所也。人咸稱神為元趙文敏公祠址。係其故居。故老傳聞相沿久矣。予考郡志。公宅在郡城中甘棠橋之南。有銀杏一株。為公故物。予襄時至郡。曾一訪之。公第舊址。即今鈕姓之居。銀杏在其宅中。大蔭數畝。高出雲表。識數百年之物。今相隔二十年。復至郡城。則樹頂盡矣。旁枝猶蔥蒨也。戴灣祠址。為公陽林堂別業。遍植梅花。公有懷德清別業詩。所謂陽林堂下百株梅是也。清溪八景中。有野橋梅雪。橋在蔥湘寺前。距公別業僅半里許。梅花放時。自橋上望之。若積雪然。故以得名。先輩沈濡廖先生有悼趙祠雙松詩。序中謂祠係文敏別墅。松為公所手植。挺勁蒼翠。較之蔥湘寺數松更為奇古。康熙某年燬災。而枯云云。予歷攷舊聞。祠為公之別業無疑矣。自戴灣以東。若白楊圩。實塢藤山東衛諸村。皆祀公為土穀神。二十里內。若公之湯沐邑焉。而東衛里則公墓所在。翁仲

馬虎尚存。祠在墓東數百步。土人皆云即是墓廬。似亦近理。猶夫戴灣別業之為神祠也。從來名士栖遲之所。後人慕其高躅。率皆即其地而祀之。如蜀中浣花草堂。江南太白樓。黃州雪堂。比比類是。而況別業則生前徜徉於此。墓所則殁後藏魄於此者乎。神所憑依。理固然也。又戴灣祠南半里許。有王氏聚族而居。由來久矣。前輩皆言此為文敏外祖家。公曾手寫外祖父母像贈之。其家奉為世寶。貯於竹箱。傳已十餘世。國初尚存。予考文敏撰其父與善阡表云。公為秀安僖王子偁（李宗本生父）五世孫。官至戶部侍郎。娶儒清李氏。贈碩人。合葬於郡南車蓋山云云。並無外家王氏之說。前輩所云。蓋誤以李為王。而戴灣之祠。與王氏相近。遂以為即公外家。竹箱畫像則附會也。因及文敏宅址而并及之。

乾隆己未。馮在田先生同友遊西湖。至淨慈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髮。昂然前行。十餘丐身畔各斜挂布囊。襤褸竹籃從之。隨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也。在田少年喜事。亦拉友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洞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髯丐於洞前禹步。持兜鼓氣。噀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衆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藥口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

時。纔復皆赤鍵。脆蝮之類。其形有若蠣若鯉若鰒。若虎首而蛇身。若龜頭銳身。潤長止數寸者。細如秤桿。短類棒槌者。赤似硃砂。青同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得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可怖之狀。不一而足。衆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遮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竹籃。如拾常物者然。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衆丐謂衆曰。蛇王來矣。汝輩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搶出。徑纏丐身。丐首向丐噴氣。其腰嘶嘶丐閉目頻嚥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纏繞益緊。衆丐以草進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敵。蛇首又奏頓於地。如是者三。蛇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當人蛇相敵時。衆丐檢拾餘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髯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衆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矣。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吾昨來此持咒聚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羣集於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蝮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必南屏曉鐘亭子右側陪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衆使髯丐視之。丐曰。此下有毒蛇。因身長石中不能出。故於縫間透氣入

遘值之耳。啟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蛇首而身扁。如巨鰍。蓋石壓所致也。丐曰。此蝮也。身不能出。故尚留此。否則亦歸於山洞。早為吾所捉矣。因檄而肥。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其價不貲。所以捨命作此險舉也。寺前之人。咸其捉毒蛇。釀酒飲之。衆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最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者勿妄用。必攜蛇而去。此事聞諸在田已五十年矣。感久忘之。表弟蔡汝伯向曾聞予言及。故予集雜紀。因問此事亦經列入否乎。予深愧老而善忘。衰可知也。亟濡筆記之。

吾邑乾元寺在吳羌山北麓。其地背山面河。縣城聳峙滿岸。若屏展然。門前橫亘大道。地僻山空。過者絕少。予外祖謙六公少時。與某生讀書其中。生年長於公。喜習陰符奇遁之術。公以有妨舉業。每非笑之。一夕月色明甚。徘徊庭際。生謂公曰。吾有海捕秘之久矣。今夜靜無人。請君觀之。幸勿泄也。公諾之。生起開外門。囑公遠立。置中出一劍。長二尺。餘鼎鑊舞自持而舞於庭樹之下。劍光大許。周環其身。覺空中細物。霧霧落地。如舞畢。公拾視之。乃樹之細枝也。長約寸餘。修短若一。公異之。欲摘其

劍生斬曰劍有神光觸之恐不利於君遂匣之而寢自是每遘月明則舞公曰此術祓日藏風為書屋之護舞時幸勿苅其枝生唯唯然舞亦不數數也一日薄暮同閒步山門外生笑謂公曰我讀奇門君常笑我今請試之何如乃中立於路畫地作圖但可丈餘取瓦石數十塊分作八堆勻列圖際遂公坐於山門檻以俟之少頃一人衣白衫挑糖擔手執小鑼子于而來生所識也欲止之已走入圖內矣生遽曰殆矣恐遭顛仆奈何言未竟其人觸石而蹶糖盤皆碎且傷膝鳶妻頓而去公駭然問之生曰此武侯八門陣也今日支干皆火而其人所衣所持皆屬金且入驚門出傷門宜其蹶也公大異之翌日公請生如前畫圖於路而觀之方展布間忽隔岸城上有人厲聲呼生姓名曰汝今日又作戲劇傷人乎生遽見遽伏地叩頭曰不敢不敢公聞其聲似山陝音視其人面赭而目大餘以遠望且雜壞瓶之不能悉也須臾再去公扶生起則面色如紙灰戰慄不已再三固問祇曰此吾師也終弗道其原委惟戒勿泄於人此後并不肯舞劍矣歲終各歸公素謹秘而不言人無知者後數年生幕遊江陵務家而去音問遂絕予垂髫時見公酒酣散笑披髮談此惜乎年幼不能記生之姓名住所今公亡已五十餘年無從考詢矣辛亥六月偶閱劍俠傳因憶

前事約略志此

乙酉二月予至紹興沈孟川夫子招同沈康勤祁顯仁遊西郭門外之蓮花巷（土名）將晚見釣橋之南百步許有巨室臨前臨田野左傍城河屋宇雲連牆垣山峙鵠之為郡武之居康勤素與郡善歸途因過其家郡氏兄弟八人近惟其長兄白聲來及七八兩弟在餘俱歿矣聲來年六旬外體幹魁岸勇氣勃然若不可禦者其弟則身怯弱而貌溫和予疑為異母兄弟也歸而問之康勤曰非也有因果在聲來之父某向於西郭門外虹橋邊開設歇飯店冬日微雪天將暮矣一行腳僧傾然而長挑行李進店問郡曰此去能仁寺路若干郡曰城中能仁寺有二大能仁寺在南門距此十餘里小能仁寺在西郭門內興文橋之北越王祠側離此不及三里僧曰我有道友將往訪之渠當日未嘗告我備細我今先往小能仁寺一問遂以行李置於客房而去至二更城門已扃而僧不回郡疑其道友留宿矣候至三四日僧仍杳然郡有行李千餘覩赴兩能仁寺尋之則皆無其人遂移其鋪蓋竹籍置諸內室樓梯之下舉之甚重郡以為鐵磬短文之類不之疑也惟扁挑圖而且長兩頭裹鐵若槍棍然亦并置之一處已數年矣一日郡妻姨重物下樓至梯半而板中斷連人墜而下聲

僧之竹籍碎焉因撥出整理而籍底亦脫檢視則內皆黃白珠玉諸物暇而藏之夫婦私議曰飯店利益甚微盍以其銀作本營運僧若來取計息還之可也翻覆改業未店者數年僧竟不來漸至園米積穀家日以饒而若無子又年餘妻有孕矣冬日薄暮微雪郡獨坐店中見僧突入起而迎之僧不顧竟入內室倏然不見妻痛分娩得一兒郡名之曰聲來蓋以同音寄意也復復連舉七子聲來自幼倜儻且能徹夜不寐遨行室中盜賊為其所卻者不一乃父頗得其助但氣質粗暴勇力兼人常持僧所存扁挑而舞若素習者又妙視諸弟每拳擰之弟訴於父父不答一日置酒於蓮花巷獨召聲來飲謂之曰吾非汝不及此然汝宜自收斂若毆人至死則必罹刑不得坐享前福矣戒之戒之聲來口雖諾而心不省所謂數復求漸醉謹郡年老為諸子析居以財產剖為十分聲來得其三而七子各得其一七子有復言郡召而謂之曰我知此處分尚未免有屈阿大若缺均平恐日後阿大別有施設汝輩難安枕矣諸子雖不敢違而亦不省所謂旁人皆疑且訝之郡病危以一篋授聲來曰此是汝物汝自藏之啟之皆黃物與珠玉也郡前祇借用其金銀而餘物則什襲以待德聲來生復遂留畀之至是始出以相授聲來以父命雖稱然不肯獨私與諸弟均分之及郡卒其妻始私告其弟其弟方悟婶夫所以獨厚聲來之故稍向人言之遂傳於外云

郡城東門有栗公子祠乾隆戊辰歲予以脫試寓旄儀連霞堂去祠僅半里許因往遊焉祠在東門水城上小屋三楹公子像垂髯帶束髮衣紅袍向城外端坐笑容可掬旁無侍從亦無碑記考郡志公子為河南夏津栗公祁之子遭其名明萬曆間栗公守湖州大旱民饑公以蠲租散賑請於上臺不許因遣公子叩閽以請得旨允之公子抱疾晝夜馳驛報命前至東門而卒郡人德之肖像祀諸城上後人呼為栗祁公子又以盡瘁而死稱力竭公子云乙巳九月予至郡客北門金兆滄所與其友滄娃言及公子事滄曰祠已毀矣近祠有某姓者其女未嫁而娠父母苦詰之女言每至夜分時輒有金冠紅袍者自窗隙入與之寢歷幾及一年矣詢其貌則栗公子也其父憤碎像投水中改塑文昌帝君於內蓋丁酉年事也予始聞而駭繼而疑之夫公子自明代崇祀以來距今已二百年從無怪異何以至今日而反作妖淫耶是必其女為人所挑恐有娠事露故嫁禍於公子以自脫耳與稽圖所載周宣王事絕相類其父不察遽鑽其祠使公子於二百年後蒙不白之冤可恨也當事君子若

能力排無稽之說重為肖像而祀之則不但昭報功郵勞之意而其誕亦得藉以剗
雲豈非感舉也哉然而難其人矣

廣西南寧府城關在城外江畔因左江之水消長無常故於浮筏設關以便舉放依
岸乾隆甲子秋夜岸上人望關前旗竿斗內燈燄有光已月餘矣一日大雨如傾人
於樓上遥見雷火下擊旗竿而斗中有赤光上衝數尺以拒之雷輒引去者三四忽
霹靂一聲盛見雷震赤光頓息矣雨亦尋止守關人仰視斗內若有物燄燄竿探之
則其中蟠一蜈蚣長可五尺紅黑燦然已為雷火所斃衆大駭出而懸諸竹竿誇示
行旅是夕關上有腐役李敏者夜深出溷見蜈蚣頂上放光心知有異猶戴而破之
得一珠大如龍眼因匿之而棄蜈蚣於水次早人見蜈蚣不得皆以為復活而去矣
李置珠暗室夜可代燈一日其妻把玩閒鄰婦適至妻恐為其所見也急納諸口中
以避之少頃吐出即遍身發熱肢體紅腫幾至危殆尋悟銜珠之故遂用雄黃和藥
服之次旬始愈李持珠至廣東省城求售西洋人見之曰此蜈蚣珠也人為毒蛇所
螫即以此珠貼之毒水當泉湧而出立致平復惟不可以之近口鼻耳瓊州大蟲出
千金買之人問所用答曰吾非貪其夜光也吾郡五指山內多瘴沈速伽楠以惡蛇

毒虺甚多人不敢入今以此珠往則蛇虺遠避所獲當不貲矣欣然囊珠而去李以
銀買貨歸由此致富丁亥春予客南寧友人馮茂枝與李鄰為予道其詳如此

紹興昌安門外某村有張世昌者素以沿鄉賣舊衣為業出必數月家中惟老母魏
氏與妻同居妻即母之內姪女也某年春結伴出門賣貨世昌至夏未歸一日姑病
思食白煮雞婦宰雞者熟就砧斫之念姑年老蟲落其雞未知煮爛與否因取一觸
嘗之適姑於房中喚婦欲應而雞肉方入喉不能出聲氣塞而蹶姑屢喚不應匍
匐出視之則已死矣疑其熱天中惡泊之不醒以母家相隔百餘里若俟通知而後
殮則恐暑月屍濃又以其子遠出家無餘財遂央鄰人賒薄棺殮之屋無停柩所外
近又乏閒地而有祖墳遠在五六里外央鄰人即日舁往厝之詎婦死復因看衣入
棺及舁而行遠震動其氣雞肉漸下而氣漸轉至黃昏則霍然大甦知已在棺中矣
會力頂蓋而出悲泣曠野四無居人不知此為何所坐於棺側而泚適有遠村菩提
菴僧獨倩菴與其工人馬四回子自某處索貲提燈而歸路過墳旁聞嚶泣聲而問
之婦出以實告獨修舉燈照之見婦少而有色思欲攜歸奉中以隱語商之馬四四
以為然遂謊告曰汝家係吾去順路吾引汝歸可乎婦喜諾同行里許至一村則馬

四之兄馬二回子之家在焉馬四知兄已舉家往祝妻母壽家中閒然無人頃起寡
謀託言飢渴欲於兄家索食而後行至則其門已鎖撾閒而入時夜已半鄰人疑
馬二歸也故閒聲而不之問馬四獨修先於簷下燒火而己入內取米淘浙入鍋
畢遂拾柴斧隱至獨修背後向頭上盡力奮擊之悶絕於地復連斫之而覺持令向
婦低語曰汝從我乎否則亦請試斧婦正在戰慄懼而從之飯畢席捲其凡之所有
挾婦而遁次早鄰人見馬二外門似為人所撬潛喚之無答應者疑為被竊遽叩同
入室之見一僧被殺於竈下入內則衣物皆空亟往其妻家以告遂之報官官驗屍
後隨訊問鄰佑及其妻家之人僉言馬二是夜實係全家在於某所並未回家證見
確鑿而獨修之徒知師被戮馬四不回疑四圖財害命亦控之官官嚴緝馬四不獲
案懸未了張世昌之妻父魏某聞女身故飛馳而來往墳上奠之棺已空矣聞於官
官細察之則薄棺薄殮似非盜墳乃屍又不見遂成疑案惟飭差緝訪而已未幾世
昌歸見妻死而屍亡再四尋求終無影響秋閒其夥伴李茂元者復來邀與同出世
昌以母老身單不能他往辭之至次年春茂元獨自賣衣至台州溫海城外見一家
門傍河干有婦浙米提籃而入酷類張妻茂元疑之次日潛身僻處以覘則真確無

錯詢之旁人曰此本縣捕役許保賢家也茂元遄歸告之世昌世昌赴縣求一自緝
牌偕茂元及妻父魏某飛馳而往伺其妻出遠擁至縣控之并呈緝牌為據官訊婦
婦直言上年夏閒事并言馬四回子脇婦逃至天台投親不遇轉至溫海賃財用盡
遂投身於捕快許家為幫役許屢欲通婦而婦不從一日馬四隨許出外緝賊數日
後許獨歸謂婦曰馬四死於水我已殺之婦心疑而不敢詰也是夜縛婦強姦否
則欲殺婦懼而從之已數月矣訊之許保賢供亦相同及閒馬四死狀初猶狡賴嚴
刑鞫之實供馬四係異鄉之人知無親人根究誘與外出乘閒以斧擊倒斫斃之而
佔其婦官住縣馬四屍首傷痕宛然遠閒許以大辟以婦既不知情屋遭迫脇情殊
可憫贖杖解回以結絕興之案世昌念婦喪來幽囚駭辱其遭汚垢實為強暴所逼
而案告於母而收之甲申六月予客紹興永壽堂沈慶勤為予言此至係何時之事
及其村名已不復記矣雨窗枯坐書此以資談柄

予昔在嶺南經理武緣雖務時有給使人韋得道者勇力兒倘舉廣州醞每宴重一
百餘斤東關醞每包重一百五六十斤醞酸到時自水次運至醞倉路約二里例以
兩人舁之然序高逾牢舁夫必於中路暫停以舒力惟得道能獨挑廣醞四籌東隨

兩僧傭以長籐柔木巨擬荷之僅至倉中交割力尚充然有餘初不辛逢少息也自館還錢下船僕者挑至二十千止矣得道挑必四十千每言恨無好漢挑否則五六十千易易事二件關於狹路四角相抵不可解人皆遶道行得道手各執其一角左右排之中開四尺餘牧人始得分驅而去予卧室窗前有石峰高可過膝大有三人抱欲使諸僧角以廣中庭使石工視之曰非用三十人力不能動也更須蔴皮作巨纜繫而舁之事始有濟傳道在旁笑曰此石易能但以酒飲小人力可獨任予喜甚飲以燒酒佐以豕肩得道袒其衣兩手擁石發力震動漸而縻徐步且推且移約四丈許至糟甬道要頓之石工搖首咋舌去得道出謂人曰如許物件不消三分之力主人未免重視矣嘗云所過無重物惟物大則骫髒而難以提攜不得暢意耳人聞其言莫不以為自誇之辭及目擊所為始信非虛語也身不踰中人每飯僅四五碗飲酒過斤許輒醉而酣寢同輩倘其睡戲以繩繫其手足比醒而欠伸則所繫皆斷一日方脩首臂兩有戲披其頰者得道舉手疊二指輕彈其額崩然有聲其人額聞忽腫起如雞卵血海滂流自是人不敢犯性溫和臧否凡用力之事輒以身先同輩咸喜之莫與忤者予嘉其勇而勤故給與工值獨倍後病傷寒不汗死嗚呼此有用材也僻

居荒徼無以表異遂為廝役下走之人槁項黃馘而死豈不惜哉

大司空董公邦達杭之富陽人未遇時與其友某讀書山寺中一夕月色明甚同散步於寺前行至山麓忽見一女人長大餘膚色如雪披髮赤身持刀立二人太驚倒地比寺僧聚速之則皆死矣次日董公始甦備言所見而其生竟不復醒人咸以是女為山精木怪之流乘月晛而出遊也後公顯達官京師一日諸客聚集公偶舉其事以幸再生坐客有精於天文者歸而考之則其日其時孛星臨於斗牛之分斗牛杭之分野也道家言孛係女身居恆裸體惟朝北斗始着衣裳人遭之未有不立死者董公所遇蓋孛星以福澤正魂故得免耳予昔在嶺南瞻宣化今徐公錫禮為予言之徐董之宅相也所聞為最真云

辛亥二月四日於永泰村舟遭喜班演一棒雪傳奇因憶昔於紹興永喜堂聞道陽劉廷機在國難志所載略敘於此明太倉王思質抄家藏石丞所寫鵝川真迹嵌世蕃閣而崇禎思質愛情世寶與以摹本世蕃之被王湯姓者而在思質門下曾數此國因於世蕃前陳其真贋世蕃心銜之而未發也會思質總督薊遼軍務武進唐應德以兵部部官奉命巡邊嚴嵩應德於內閣微有不合思質之言應德頷之至

思質罷欲行單中馳遞思質以己第兵部堂銜難之應德佯紙遞參思質掌政厲色麾乾國舉棄數百言先以禍呈世蕃世蕃從中主持之遂繫思質至京論法棄市後世蕃伏誅思質之子鳳洲弇洲世懋預聞行刑者斷其一臂持歸熟之以祭思質兄弟對坐哭之傳奇所云真情古意寫勳識於姓名又云以一杯之飯至於殺身則作者自言其意情節雖吾為學究而事實猶依稀可溯也至王杯名一捧雪者係當時封疆大吏作苞苴以餽世蕃籍沒之後流轉於權貴家廷機曾一見之玉色純白無瑕就日視之則其中靈靈若飄雪然洵是尤物傳奇蓋合二事而敷衍者也予謂此劇起釁雖由玉杯而樞紐則在遠遁一齣紙紙漏墓矣夫懷古身為職官冀擊賢在原籍普天莫非王土挈囊逸欲何之且方結怨於嚴一逃則奇禍立至此不待智者而後知懷古何以昏瞶至此至懷古方以懷寶取禍以杯藏之戚南塘尤處而南塘不暨前車復以此觴巡按巡撫又因玉杯私怨擅用尚方鉞殺重臣何其昧也窃情理必無之事也安得才藻如孔東塘洪稗畦者為之增補其罅隙哉予閒在園雜志在己卯之暮秋光陰如駛忽忽三十三年矣追數當時主賓惟予尚在不禁慨然吳補之名琦邑之新市人南宋宰相履齋公之後品端學邃古之君子也畫師沈南

蘋花為樹石曲盡其技而尤長於畫松凡橫披大幅片紙單條莫不遒勁雄奇駭人心目人咸以為畫則佳矣而松之本幹枝柯從無此狀是蓋吳生所心造也予聞其言而否之憶昔遊西粵時曾於丙子初春自桂林之全州荀與山行見夾道古松幾二百里有蜿拱正立氣象森嚴真吉大臣之手來者有獨倚峰石姿態詭邁若隱士之瀟灑者有爭奉百尺而稍自頂直垂至地復昂首向上作飛翥狀者有團大數抱斜斫道旁似蒼龍之偃息者有身已半枯而枝葉尚數榮茲駐者有長至四五尋而身瘦僅數拱者或僵如臥蠶或列如屏戟或交或偃或蹙或蜷怪奇奇無所不有而惟全州興安之交一樣大陰數畝未簡千百叢生其上有為最奇稱之態來蓋俱此宋時所植當倒每株以一戶守之更夫徭役官四季鉄其乾枯以為當罰勝國以來盛遭之故能存僅至今計其年已歷八百餘矣三十年來此景時形夢寐矣畫雖奇然以予所見者較之則猶為未盡其致世人所云蓋亦見多怪也女夫程惟震藏有吳松一小幅蒼老奇勁實盡古松之妙因憶舊遊而書數語於幀首

江樓齋者邑之諸生也家於新市鎮其子南宮與予家有葭莩親數相往來故得悉其異事云樓齋素饒於貲居宅深邃內構前後十間中陽廣庭江田家口無多秋於

前樓作卧房而空後樓以貯器物某年春夕忽聞後樓有聲窸窸窣窣作鬧不之理次夕初聞後樓語言問答纔則喧闐雜沓若多人者江怪而早起往視之南上階聞內有人語曰居停主人來矣中門豁然開一老翁出丹顏白髮衣冠偉然迎江進內江素有膽氣心知其妖也而不之懼入則几案雖江舊物而室中光景一新古玩列於几牕間皆名人書畫四周糊以明光紙飄飄然若地椅桌凳俱珠燈纓絡光華燦然書籍則數架皆滿焉坐既定翁自言姓鍾名紫霞陝之華陰人攜酒遍歷名區昨從虎邱來將遊西湖靈竺及天台雁蕩諸勝而山妻忽病故借尊居暫停行李必當厚報但勿聞之外人為幸辭氣溫雅藐然可觀江辭出復具衣冠往候之祇一小童廝茶而樓上喁喁細語若十數人焉翁揖江而言曰叨情枉顧理當奉答然吾疎嫺已久不能至尊堂應酬也幸恕之自後江喉則就翁所名語書至終日翁善談經史百家熟加注水每及南宋元明之事輒歷歷若親見至北宋以上則僅如史鑑道其大概而已所歷名勝景物悉舉以告惟不言吉凶禍福叩之亦不答祇言惠迪吉從逆凶理本昭然毋俟推測也書畫純佳嘗寫扇貽江一面跋右蘭亭序一段一面做襄陽潑墨山水江實而藏之一日置酒邀江飲酒酣憶甚謂江

曰吾與主人形迹膏忘與至即飲切勿作答席故套也時當初夏庭中荼蘼盛開江之女名顦姑者年九歲矣擷往摘之見一美婦烏帕裹首紫衫素裳倚檻下聞手垂髫小婢侍邊謂女曰吾家與汝比鄰盍來一顧乎女不肯婦自往攜之女見其和藹遂隨之行良久將一小籃歸謂其母曰我至樓下見一老翁獨坐看書笑謂我曰頦姑來可往樓上坐也美婦攜我上樓樓上鋪設華麗與樓下等僕婢年皆十餘歲稱婦為夫人樓之東偏為夫人房室一小女年與我等雙足若纖指夫人指之曰吾女也少於汝一歲汝當是姊至西偏見一人坐而讀書年與哥哥相若哥哥者頦姑謂己之兄即南宮也已弱冠矣夫人曰此為吾子汝宜以兄禮之少頃一女自後房出夫人命我呼之以姊食我茶食畢以籃貯物命小婢攜而送至庭前謂我曰汝將歸食之倘暇可再來也母視其籃非藤非竹細緻甚工啟蓋觀之則內貯京師蜜果四枚西涼紫蒲萄數百顆新如初摘驚曰此地此時烏得有此物感驚異之嗣後每過時果江輒命頦姑持餉其女而夫人亦常以異果奇花相酬答一日頦姑往鍾所因甫纏足行而仆夫人睨視笑曰我為汝裹之則不痛而小速矣未半月頓改

夫人為纏足時鄰可以氣其熱如蒸覺足骨漸軟故功效甚速鍾姐每教頦姑以鉞微甚有條理端午製艾虎綠索雄黃袋之屬貽輯精巧屢出鬼工一日翁以藥一丸與頦姑曰汝謹藏之俟汝父有急難可立服也不數夕江於醉中與妾臥中夜發暴斃至不救悔翁之言碎丸而灌之未幾即蘇精神如舊次日往謝翁歷陳酒荒色荒之病以警之江但俯首靦靦而已相處半年餘江所見惟翁與一僮頦姑則翁之全家皆是餘人但聞其聲而已江父女雖頻往相敘翁與夫人祇至中庭而止未嘗往江室也江雖秘而不言而婢僕常私傳於外人皆為江危而江若不聞也者與翁益密冬閒江以事往東郷其友余滄軒舂喇直尚義方自山左歸道相值於旱橋閒江以家中異事江諱之余曰吁子禍矣家為妖蠱而可漠然置之乎江怫然去余與高池員錄師善一日往謁談及之愈其驅逐員閉目默坐移時謂余曰彼雖狐妖然非禍人者不久自去毋庸行遣也江偶他出有道人面黑而虬鬚背負一劍謂其僕曰汝家妖氣甚盛吾能除之然除妖之後其皮囊須與我耳僕允諾不告主母而從夾道引至庭中道人右手仗劍向空劃符左手持水盂口吸而噴之閣樓上語曰庭中演戲劇矣盍往觀乎少頃道人之劍忽離手躍起丈餘而墮於地水盂亦碎翁出而

謂曰汝何為來此道人不覺屈膝伏地翁命之出遂舉袖蒙面踉蹌去僕隨之弊絆於門閾驟而僕殷馬樓上大笑江歸知之欲懲其僕翁以婉言解之始已秣陵陳滄山江之戚也素善五雷法一日自蘇至杭道出新市因往候江江置酒飲之而余滄軒適至留與共飲酒閒余談及其事江屢目示之不肯止陳默然良久曰吾誠遭之時夜將半撤席酒掃潔淨設陳衣冠中坐几上然二燭燒供一令牌盛中出五色紙人五畫符呵氣其上按正位置於几目正視之而不一瞬少頃紙人忽起立繞案而趨若走馬燈然行稍緩則陳以氣噴之督促隱隱若雷行更加駛至五更陳曰去矣以令牌擊桌而五紙人皆仆仍置之盛中而起是夜江之內人聞復嘔聞雜沓之聲不辨裏曰猶從樓後窗隙窺之見對面樓屋上下皆紅光圍繞般般作雷雨聞翁與夫人語曰本欲候下月汝病全愈方去不意陳翁以五雷真火相逼不可留矣惜不及一別賢主人余何至五更聲響漸絕明早入視之几榻如舊地無纖塵所糊明光紙依然在蓋惟鋪設則烏有矣凡置一奩啟之乃錢翁留別書也情辭眷戀而微有怨余之言江攜之歸紙外留定武不摺本蘭亭一冊郭忠恕山水橫卷一幅贈江又以白金十斤為資屋價夫人留珊瑚簪一枝羊脂玉玦二枚明珠兩顆碧霞寶石八

塊以為顱姑異日出嫁添妝之資潛山入室周視謂江與余曰彼大道已成妖氣消盡吾雖以真氣過之其去不肯作惡脫彼若不避則吾非其敵也命銘鐵牌二面書咒符其上一釘於正廳一釘於後樓嗣後寂然江惘惘若失者累月此乾隆六七年間事。

葉天士蘇州人名醫也其母老矣偶患病天士自治之不效遍延城內外醫家治之亦不效病日甚天士憂之問僕曰此間醫士尚有學問深而名未著者乎僕曰街後有章某者平日自誇技術過主人然求其診視者亦寥寥也天士驟然曰能為太言當有實學速請之僕奉命往章聞病勢何如主人何所為而急迫僕曰太夫人服藥無效病勢日增主人終夜徬徨口中惟道黃連二字不已章默識之至門延入診視畢章索向日所服藥方觀之沈吟良久曰藥與症合理宜奏效但太夫人病由熱邪鬱於心胃之間藥中須加黃連始能愈也天士蹴然起曰吾久欲用此因家母年高恐減真火故不敢耳章曰太夫人兩尺脈長而有神本元堅固且有病則病治之用之何害天士大是之一劑而安再投而愈矣天士大喜踵門拜謝酬以盃賬百金副之章固辭曰鄙見偶符尊意耳何足言謝先生他日若肯為某緩頰揄揚則某之

榮惠多矣尊貺不敢當也強致之不得已而後拜受後有求天士治病者天士謂之曰章某衙於我可請治之章從此聲價頓起家累千金又乾隆壬申予同里馮在田先生館於楓橋蔡輔宜所夏日輔宜自外歸一踣不起氣息奄然因急延薛生白治之薛亦蘇州名醫也及其門已他往矣追至某所以重金賂其輿夫飛馳而來則輔宜口目悉閉六脈皆沈少妾泣於旁親朋治後事生白曰此虛厥也不必書方投以獨參湯無弗愈者言畢拱手上輿勿匆去眾相顧莫敢決在田曰予雖不諳醫理然聞服參不效則病為參錮他藥不可投矣盍再請一醫以決之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與輔宜同里閈因邀之入視符曰此係中暑當服清散之劑人參不可用也眾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在田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有益而無損盍先試之皆以為然以薑管灌藥入輔宜漸蘇符遂用解暑氣投之一劑而起輔宜厚酬之并向在田叩首曰非公力持其事則吾為薛生白所誤已為泉下人矣符之名由此大著拙堂老人曰葉天士薛生白皆昭代良醫也人病經其診視能悉其所以致病之源而治不治可立斷焉然一則骨肉間心明知黃連之當用而不敢用一則惑於蔡妾之浪談以中暑為虛脫幾傷其生古云虛醫不自醫又云智人千慮必

有一失其葉薛二君之謂與雖然以二君之明使不偶有所惑則章符之膺稱何由而著乎此中蓋有天焉故為章符跋名者黃連與人後也

武康西鄉深山中有啖田焉山麓環抱之下臨巨澗一農夫自田荷鋤歸循山麓行過與隔澗田中人相問答轉出山角驚見一虎當路而踞猝不及避大呼聲倒於地虎時方食犬醉而嚥睡虎嚙云虎食犬則醉驟聞人聲亦驚覺而滾墮於澗時澗水正急虎力軟不能傍岸田中人羣起擲鋤就水中覓之扶其人以歸剖視虎腹犬尚未盡變也海堂曰甚矣蚊蠅之足以殺人也如是夫夫虎為至猛之獸而尚以此戕其生況於人乎沈酣不醒者警此亦可以深思矣

乾隆三十九年間蘇州范時行者以相字來吾邑寓於雲陽觀中所言不多而義理明徹吉凶禍福指示若神每日以得錢六百為率過此則垂簾謝客絕似君平之賣卜也一營卒拈碁字以問終身范曰其字之下加石為圓碁之碁加木為象碁之碁圍碁趨者越多象碁愈著愈少今君之碁字係象碁自君出世以後恐家業人口漸漸消磨矣曰固也我日後究竟何如范曰君家居總無住處若能出外當有機緣然十分得志則未也問何以故范曰卒一過河便可縱橫而走但行僅一步不能暢意馳

驅耳有以義字占終身者范問生年何屬答以屬羊范曰難矣義字分開則上為羊而下為我問屬羊者何人曰惟我問我有幾人曰止一屬羊者以此觀之君當以孤身終吾口恐不能有也夫終身既無眷屬則機緣際遇安得而佳其他可毋庸再問矣一剃頭者戴其冠服而往拈村字問之范曰木以長材為貴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因以指拈筆桿橫而捻之復曰一寸之木亦何所用其人以為適其剃刀之柄也驚而失色范曰君勿自餒其志也凡事若肯努力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後其人跟官出外果發大財一人以風字問所孕男女范曰風字之形似鳳鳳冠乃女人品服且移虫字於兀旁則為虺字詩云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所孕為女無疑後果然辛亥六月久雨初晴矣歙特甚與沈心成表弟避暑山莊為予縷述惜所記僅此數則耳

明張文恭公元忭紹興山陰人隆慶辛未狀元也少時讀書於稽山門外之香爐峰僧舍題其室曰壯圖足不窺戶者十餘年爐峰之南為蓬山山巔竹木叢雜山形與翰苑皆向後若與爐峰相背者當時童謠云蓬山朝着我狀元到清河故文恭詩云為問蓬山今轉未不應辜負壯圖人後公及第人始悟清河為公之郡望云公居爐

峰時忽夢一老叟向公作揖而言曰吾此山之龍也潛修已千餘年矣去年某月日當出以公生處適屋吾上公貴人也吾若暫退而出則不利於公必千天譴故忍而俟之復日午時又應出矣倘復失此期當再遲三百年公何妨暫輟半日之功俾吾得以沖霄昇擊乎若允吾言必以厚報公諾之曰報非所望但吾居此恆苦乏水君能惠我一泉乎叟曰公文光漸鑿亦非久居於此者既承指揮謹當如命公聞以所教處叟指讀書坐處示之公又曰吾聞龍出則水湧山巔當叟鑿每損未多田廬君復日幸勿爾爾此方之民蒙惠多矣叟曰公動此心已增無限陰德吾何敢不遵然亦須公助我耳遂拜辭而去公醒而異之次日損移其坐於他所及期正午陰雲四合雷電交馳公視向所坐處有清水如線自地而上一蛇細若蚯蚓隨之行至門旁為閾所阻公以物去其閾下之土蛇遂隨流出甫至階下忽霹靂大震急雨如傾蛇頓長丈餘頭角鱗甲光煙蘇然掉尾於庭之東偏直入於土者數尺旋即拔起向公點首數四騰空而去雷雨亦止屋宇樹木無一損者山下人皆見之而龍尾下注之處遂成一泉水甘而冽年餘又夢叟曰公欲達山轄事吾為公致之次夕大風雨雷聲若掀天揭地纔明日起視則達山與樹木皆朝拱旌峰矣不數年公大魁天下。

予於乙酉春閒習至其處達山已童勢猶相向泉方不及弓深三四尺清瀉見底文恭碑記尚峙其側予讀之而器志其概

廣西有留人石見於昔人題咏者甚多然不詳其何處予在鎮南時曾於丁亥春初自梧州之南舉挂帆西上路過砧板塘在永淳縣上一百一十里過見塘之南岸有奇石數峰森然叢峙閒於舟人答曰此留人石也予至鵝首望之而舟過經其側見石之高者六七尺俗者三四尺悉肖婦形身皆東向立者坐者蹲者倚者翹首而望遠者揚袂以招人者其狀不一相傳人客南貿者類皆眷居不返婦怨之歸咎於此石之似留人也因以得名又石前二丈許有澗一條橫其前自南逸北而澗口臨江處則一巨石嚴之高與岸等蓋留人石餘氣所及也中通一線酷似女人之私澗水自縫中出而入於江其上小屋數間俯臨澗口舟人曰此名留人洞離此上南里許為相思村澗水所自出也人或塞其洞口則閨村婦女皆腹漲而不能溲故設此巡視之所村民輪流守望相沿為矣予以為此蓋因其形似故與留人石連類而附會之然村民設屋巡防又若實有其事者不可解也嗚呼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予昔於乙未冬閒同鍋興陸景良駐自嶺南歸道出江西至安仁以上見一山高峙雲端若道士之鳴笏而峯折奮將至貴溪則其形漸似景良曰此龍虎山之左峰北為上清宮張真人之居在焉又聞歙之黃山左右亦有二峰形同鼎峙其內即丈殊遺塲何以氣類所聚山川所鍾一至於此留人石洞得無亦類是乎予有過留人石四絕句載嶺南吟稿中

丁丑仲冬予客鎮南蒼梧鄉偶出北門其路旁有將軍小犬為養者予憫其以數十錢買之歸蓋數月則一獅狗也面濶目圓脚短尾大其毛白質而黑章斑點若葡萄然因以阿斑呼之予出必隨行夜依卧室門外宿一夕將曙矣斑忽向中室嗥予狂吠繞以跳踯使人梯而視之則室子之頂有人匿伏焉蓋梁上君子也予師沈益川夫子素仁慈以其未曾殺物縱之去斑兩目睜睜然追而噬其足急解之已落片肉矣一日予坐于中堂見斑自內低頭垂尾出嗅之不顧徑出門去予以其異常也使人尾之則走至南門城上仆地死矣移時氣始漸許歸而卷卧不食者累日予詢諸廚人蓋內室向蓄一盒毛洋犬與斑各一盆食是日午間以飯飼犬斑食竟而洋犬尚未至遂趨盆食之廚人篋以竹篠憤然而出一氣幾斃人盛笑犬之氣性藏人更烈也已卯仲春予假歸省里以斑贈舜陵馮學圃舜斑逃回哀號不肯去遂攜之

以歸三月杪自南雄過梅嶺命給使人阿顯牽之行晚抵南安阿顯更餘始至問之則牽斑至沙水塘村中之犬羣集與鬬斑逸入深山莫可蹤迹阿顯追尋為村犬傷其腹行二十而回次早再令給使人曹德往尋之竟杳然矣至丙戌秋予復結伴粵遊重九後自南安過梅嶺行至沙水少憩因與紹興劉東三述言及昔年於此失斑事語未竟忽一巨犬自遠奔馳而來搖尾跼躅撲舞驚視之斑也較昔肥而毛長幾不可識惟遍身黑點與頭目依稀如舊失去蓋已八年矣予喜而撫摩之斑聲嗚嗚若有所告者遂隨予行南雄下船由廣州梧州以至武緣斑莫不從予或他出須預語之始猶耳客尾宿於卧室門外否則雖扑鑿維之終必追而隨行也癸巳冬不食數日矣忽至予前嗚嗚者久之出而死於廳前槐樹下犬年不過十二餘計斑年已十七矣宜其死也予于北門外山麓治坎深五六尺埋之鎮以巨石流以飯蓋夢倪者累日嗚呼今之為像從者易新主若爽棋然所過輒忘數年後渺如路人矣此犬終始相依且能於七八年後猶識故主追隨以行豈不大異乎人哉吾故志此以告世之為像從者

湘水發源於廣西桂林之海陽山即水經注所稱陽朔山也僊山瀰耳五百里至興

安縣城東門外而方大始名湘江趨而北流過全州之界首攜方入湖南境經永州
城西則滿水出而合流焉自此而祁陽而衡州而衡山復峽嶺環繞於南岳之麓者
七百里由湘潭長沙湘陰而入於洞庭湖蓋一千五百里矣水經注謂湘水至清視
水中之石若指掌然其言不謬大抵水淺而急則其流必清不獨湘水為然也灕水
亦發源於海陽山考周以前尚無其名至秦始皇時有內史祿者始於興安城外鑿
靈渠引湘水南流合諸山之水下注於桂林名曰灕江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過此
復疏濬之但湘江深而靈渠淺每歲夏秋水大始得分流入渠若冬春水淺則盡注
於湘江而靈渠涸矣請禹忠武侯征蠻回經理南服見靈渠之制迴也欲堰而深之
而渠底皆石不可動於是於湘灘分流處築一壩於湘江之口阻其水以注於靈渠
壩長十餘丈二巨石為之在南者甚長近北者稍短中為水門潤僅容舟名曰天平
壩復作三十六陡門於靈渠之南過水淺時則逐陡開之蓄水以通行旅計海陽之
水入湘者六入灘者四舟楫往來咸便焉數十年前有欲從天平壩於上流數丈與
靈渠口平者復以巨石難徙而止蓋當日忠武築壩時原與渠口相亟歷年久遠沙
稽成堤界於靈渠湘水之間今人但欲輕徙其壩而不知去其積沙可謂不思之甚
然沙隄亦無碍於水可以不必去也今與安西門外有海陽廟以祀湘灘水源之神
世宗皇帝賜扁曰陽朔靈源九督臣所請也秦之內史漢之伏波忠武皆有專祠伏
波祠有碑高可八尺許歲久字滅不可讀矣予於甲戌仲冬出京口溯大江而上過
洞庭泛瀟湘直至興安是為江水之脊始由靈渠順流下灘江以至桂林昔人言江
源出於崑崙之西至蜀之岷山而始大是岷稱江源亦猶興安城外為湘灘之源其
理一也予雖不得至岷山而溯江五千里直造湘灘之脊亦豪矣哉其時予年二十
五今則童顏鶴髮矣勝遊不再歲月星馳可勝感歎

歸安僊清石門之交有古墓焉背山面河廣可二畝餘規模雖極宏敞而兆域漸湮
僅高數尺穿木亦盡惟河邊華表猶然雙峙羊虎辟邪之類皆倒於地翁仲仆者有
五祇其一尚垂紳端笏獨立於荒煙蔓草中然陷于土者將半矣既無碑銘可稽亦
乏祭主不知為誰氏墓也人有侵墓旁之地及壅掘其土者顙皆徧碼故相戒莫敢
犯兩旁及隔岸向有民居因自明末以來咸見墓上有青衣人來往則是日必有痛
元者無論肥壯消瘦之人死於河內雖即時撈起惟存皮骨若枯腊然離墓上下數
十丈則否故人皆遠徙遂成荒邨至今故址頹垣猶歷歷可數也嗣後往來行旅死

其處者不一其人墓南里許為某村有孫姓者業農而家富生二子一女一日其棄
舉女往外家舟過墓前忽一青色手自水出其大如箕雙其女入水去急救之兄矣
孫恨甚糾眾春土塞河之兩頭而涸之攫至數尺奮無所見又年餘孫之次子與工
人各荷鍬斫草至墓旁而草已盈鍬行將歸矣忽細雨驟至見河中一人持竹篙撐
巨木而過孫之子以循舊路回家則有里餘若過河上南不及一里遂許撐木者以
錢渡之過河詎木筏甚窄難載兩人因囑工人自陸路回而己則立於木上過渡工
人在岸見其甫至中流旋風倏起人木皆沈遂奔回告知孫孫舉眾划舟往見木尚
隱隱沈水中就視則無有矣遍撈於河僅得其子之屍而撐木者不見咸以為妖鬼
所化以述人也孫愈恨糾合數村之人出貲延高僧術士擒治之一遊方道人應募
而至結壇於墓之隔河南岸正書符間忽颶風若箭捲地而來人不能立一青衣人
隨風徑撲道人道人不能支為其所厭青衣人忽不見風亦尋止視道人則身已壓
扁七竅之血殷然告於官而檻之孫聞南海道士周靜涵道行高妙舉眾往請周閉
目凡坐移時謂孫曰此物修已千年吾非其敵須請天將協擒之然吾恐亦不免不
可往也固辭之孫聞之官官同眾往再三拜求周不得已許之亦結壇於墓南焚符
甫舉動風又起青衣人立於前曰吾修煉千餘年今將成道以少生人氣血故覬人
於河以資補益然此皆應死之輩吾非故戕其生也與汝何與而來驅我周令其速
去青衣人曰吾居此久矣道尚未成去將焉往周又諄勸之不聽遂復向空書符以
水噴之青衣人笑曰汝修僅三世功行不滿四百年安能治我徑前撲之周拒以令
牌青衣人不敢近而退周默然下壇於孫家灑掃靜室凝神危坐者九日復至壇所
焚硃符金敕咒擊令牌召天神舉元帥往擒之青衣人出將與元帥抗元帥手發巨
雷聲震原野火隨雷出其勢灼天復揮巨斧欲劈之青衣人不支而遁周撇雷火劒
中其首遂不見舉元帥亦向周拱手入雲去村人皆見空中一物隨劍落於河干拾
而視之乃石人半面也渡河至墓所則獨立之窮仲其右面已缺血色斑斕附以所
拾半面吻合如一周急書硃符於其胸背命衆振起斷而碎之血汪然而流村人并
碎其卧者及羊虎之屬砌置煅之俱成石灰自是以後墓前永無怪異矣周謂眾曰
石人修已多年若再滿養五甲子大道成矣惜乎欲速盡隳前功深可憫也眾送周
歸商境入門坐甫定見一人自外直入衣冠形狀與周相同周知元神將散急取鹽
湯飲之其人漸近周身倏然合一眾皆見之嗣後周嘗多病每自經理其身後事一

日呂其徒謂曰吾為盧名所累致損元功汝等當閉戶自修勿預外事也言訖端坐而逝此乾隆十一年事平昔聞沈紫雯先生言之先生盧素與周善故悉其詳云

蝍蛆出兩廣而西南為更多其形頭方口濶目光如鏡皮色黑白斑紋尾甚細其末可貫數百錢土人言蛇大如人臂行即風生常墜身三四尺而逐人性最淫婦女山行者皆佩觀音藤一條否則必為其所纏以是入陰兜觀音藤遍身皆倒刺似吾鄉之虎杖而軟柔人見山有此藤即知近處有蝍蛆矣其穴兩頭皆通此入則彼出彼入則此出捕者探知穴之所在置衆多人各斷藤尺許攜之以往伺其入穴以婦女污褌袒衣置諸前穴之口而塞緊筆於後穴以叉入之烟滿穴中蛇不能耐遂直攫前穴而出聞衣褌氣即盤旋纏繞之至於破碎而不已人伺其力懈拳以所貫藤通擲其身遂委首貼地不敢動矣復用藤作圈套其頸弄之若鐐銬然駝諸竹筐畀之以歸宰蛇之法出置於地先取其膽膽有二在肝者曰生膽不適於用在皮曰行膽以杖頻擊其一處則此處漸高如雞卵剖之而膽出焉蓋藉疼也戾大燔乾磁瓶鋼之用作傷科之藥價比兼金緜後直舒其身以毛竹巨釘釘之於地剖腹剝皮舉逐段斷之其頸上藤圈至斷之為段方可棄去否則雖已剖腹剝皮尚能奮躍而起

物之相制此為最甚矣其肉能祛風疾愈瘡瘍功效若神以澆酒浸之可以療灸其皮蛇大則紋細樂器中用以絃三絃之鼓必硝熟之而後可用生者易蛀且易裂也其骨有名如意鈎者形僅如鍼惟雄者有之為居街中上藥口衙之可通宵不倦其腹中之油力能縮陽人不可近予友蕭山周鳴皋贅客太平時有小僮自外看宰蝍蛇歸怒大哭以失陽告祿而視之陽與二卵俱縮入腹中一僕云方開蛇腹時渠以手理其腸胃定沾蛇油故爾致此也聞僮則於弄蛇腸胃之後旋即澆灌手曾一撫其陽耳遍求解之之法皆云蛇生有幾年則陽縮幾年屆期自出無藥可治也予客梧州時見太平永公常都閫崔公赴各宰一條一大若屋柱長二丈餘一粗如人股長約丈外一日崔公邀予飯內有煮雞一盤鮮美異常食畢崔公笑謂予曰聞君向惡蝍蛇今何食之而甘乎予始悟心泛泛然欲嘔後永公亦以此相賺不敢復食矣

友人沈蒼霽詢予蝍蛇事予備語之歸而記此

廣西全州之湘山寺無量壽佛真身在焉其法名曰真源河南靈寶人唐肅宗時修道於衡山後居湘山寺有七十年溍槃於此壽蓋一百五十餘臘矣其徒漆其身而龕之僖宗時奉為無量壽佛歷朝香火甚盛明時有迎方御史某者惡其誕妄感衆

至寺斷其一指而驗之肅出寺門即嘔血死後頻見夢於寺僧曰吾斷佛指為護法神所怒以致殞身汝可為我設像於門以示眡依像見罪庶寺僧遂摶土作像坐踞山門州官以為妖將罪寺僧而毀之御史復示夢於州官遂得不毀指棄於地為一童所拾懷之以歸其父夜夢金甲神持杵逐童醒而詢之童具以告遂舉指至寺歸之寺僧用漆髹飾原處不久即滿頻痂頻脫於是匣而置之座前二月八日為佛誕辰四方瞻拜者雲集寺前肆中貨畫古玩皮帶珠玉以及一切雜貨無物不備名曰廟市凡漢口沙市佛山之倫皆連檣接帆而至州牧及佐貳迴司盛畫夜巡視彈壓之予於乙亥二月二日道過全州城下寺距州城不及二里因往遊焉雖未屆佛誕之期而估客已有至者自西門至寺通入居鋪處即以竹木搆而成屋或蓋茅草或蓋竹瓦連接之以貨於人路之兩旁無隙地寺門內則御史紗帽紅袍向外肅容坐殿宇宏敞真身供於後艫顏面黑而有光蓋每年加漆故也身衣袈裟體不可見惟下頰長數及胸人咸駭之寺僧曰當日并其髮而漆之故其長如此斷指亦以檀香畫人亦有敬視之者寺後有塔不甚高乾隆四年將軍張廣泗征義軍苗過此題詩其上字大徑五六寸筆力挺勁予尚記其四面八方舍利子東西南北金剛身二句

餘忘之矣惜解纜匆匆不及遍歷其境至今追憶猶自憮然也

乾隆庚子六月暍在田先生自江南歸閒中偶及所聞異事云四州人張姓者以漁為業與其妻棹小舟往來洪澤湖一日薄暮見岸上有頎而髯者負行李偃僕而至急聲喚渡張以正在下網辭之其人曰汝捕魚不過欲得錢耶今吾倍償汝值可乎張始允其人至船謂張曰吾欲渡至某處而天色已晚且有病不能夜行今晚宿汝舟中明日五更渡我上岸多與渡資何如張亦許之其人臥於頭艙呻吟不絕至夜半而聲漸息張於五更棹至其處喚之起不應視之死矣驚惶無措與妻相商將舉而投諸水畀其身重甚探之則膜纏皆黃白物也檢視行囊亦然妻曰我得其若干財物何忍棄其屍於水若買棺以殮則又恐人疑奈何張曰吾見其處墩上向厝一棺今乘天色未明撬開而以此尸入之何如妻然之遂棹至其所上墩周圍香水四無居人張先上岸啟棺蓋則棺滿幾與蓋平上鋪破衣數件已微爛矣其下但有骨殖而無髑髏細視皆羊豕骨也尚有餘臭再搰其下黃白之物滿焉張大喜與妻共運於船納屍棺中復為釘蓋完固棄羊豕骨及破衣於水而去嗣後仍每日捕魚以探此棺消息而織其物於隱密處未敢用也未幾鄰鄉破一盜案鄉犯臧獲矣惟盜

首在逃鹦犯招称所赃金银藏於某山者若干藏於某湖者若干而土嫩檔中之物亦與焉官帶犯起贓至其所欲之則並無財物而有死虎顏色未變官詰盜盜奪視之咸駭曰此即盜首某也何為入此官覆視與縶案所開之年貌同搆役亦有識之者然不解財去屍存之故逸帶犯回縣呂審結案張知之益自詡事定數年盜首之棺漸圮張念之與妻私檢其骨埋諸高阜夜夢盜首謂曰君取我財原非有意前既殮我今又葬我君施德於我者深矣今當投為君之子以報洪恩是年果生一子張後不復業漁漸出其所藏以營運遂為富人其子少時勇而尚氣然一聞父母呵叱即屏息不敢動後漸馴謹能保其家業云

鼈以小者為貴所稱馬蹄鼈是也予昔於梧州南薰門外見一鼈大如車輪市人鬻割而售之予和以為鼈也視其首則非是友人江西李秉哉買其裙一臠歸和猪肉煮之邀友共食咸以為美予不敢嘗然食者悉無恙但口燥耳後於武緣又見其一。

戟梧州所見者尤大一船戶以錢十二百買至南寧轉售之得錢三千本筆言何首烏之最大者其中有漿飲之鬚髮可轉白而為黑吾鄉藥肆中所售者至斤許止矣予在桂林太守商公邸署中見鎮安傅公聖送公一枚形如扁甕衡之得三十七斤。

予詫以為仙物而人不之知耳後晤傅公言及之傅公曰鎮安是物極多深山中尚有重百斤外者以山險途遠難出彼處人咸屑粉蒸熟而食之初不聞愛結苗為黑頭也全州出百合粉與吾鄉之藕粉相似而白皙過之食之益人售者以粗紙糊套若竹筒然每斤一筒其值僅銀五六分予以價廉疑之後晤蕭山來燕巽磐像久客於全州者問之來曰彼處西延六羽諸山中土人皆以種百合為業大者爭枚五六十斤最小者亦六七斤物多則賤不足異也因以所藏三十餘斤者一枚示予形與吾鄉白花百合等惟麤緻特異耳以上三種使他人言之未有不疑其誕妄者予駭於目而始信之於心嗚呼事物無窮少所見則多所怪人奈何守書生一隅之識妄發議論也哉

貝煉師居武康之高池元功神妙乾隆甲戌秋予從堂伯景山公往候之適有嘉興鉦室吳姓者來求其治怪貝問之吳曰予家於嘉興北門高曾以來居此幾二百年矣去年夏間久雨黃昏時忽有黑物出於竈屋長及五六尺闊二尺餘頭面手足皆無若豎木然人近之寒氣不可耐逼之則冷水噴人寒顫欲絕嗣後每逢陰雨則見晴明則否為其擾害已一年矣今夏六月有佃戶趙某宿於予家僕人偶言其事癘

預防之趙素精拳棒性復剛直笑而不信特留信宿以俟之一夜大雨天黑如墨趙拉僕飲境酒至醉默坐廚房眾伏於外以為擊擄至更餘其物果出二人競前撲之忽冷水四射僕已為噴倒趙飛縱直前以拳擊之若中綿絮者然覺似口吻一合而臂斷矣大呼求救眾海炬鳴鉦而入物已不見僕仰臥地上徧體如冰面無人色良久始蘇趙則倒地呻吟已亡一臂流血成汪閭之為言所遇如此遍尋斷臂則無有矣醫之匝月而漸愈已成廢人今怪又屢出請師除之貝曰此物值乘雨夜而出氣候未成尚屬陰類遭之易易但已傷人不可起也吾毋庸往汝持吾符於所見處焚之自當有效次日五更貝默運元神書一殊符與之吳以焚符恐不如法再三拜求貝遂命其徒丙符同往景山公旋亦辭歸後遇其徒問之徒曰吾持符至其家因向怪於竈屋作巢命濯掃極潔就於灶前焚符忽天色驟晦巨雷繞室而轟轟轟不絕屋中諸物皆發發震動若有人撼之者霹靂大震一聲地軸欲翻硫磺之氣盈室未幾天漸清朗矣遍視室中諸物如故惟一貯水巨缸大可十餘石向埋於地者及半蓋已提起尺餘碎為數塊赴視其下有水成潭一巨蚌臥其中長短與前所見之物無異業已中斷臂在其旁遂以炭和硝磺煅蚌成灰棄之北麗橋下而歸臂於趙其

家言此缸埋自前明貯以濁水經宿則清而且甘閩家用以烹茶不憶怪藏其下也景山公聞之驚然昔公與先大父退圃公山莊話及予侍側默識之候三十八年矣茲集舊聞憶而紀此

予遠遊二十年所歷名山大川多矣其已為前人所實識見之紀載者皆不復贅其鮮茲舉最奇者而言之以志異焉陸地之山曰獨秀峰在廣西省城中王城之內昔明太祖封其姪文正之子為靖江王建國桂林鼎革以來城垣尚未毀除王府則改為貢院矣宮後即獨秀峰塊石天成下削上廣孚宇直上高可二百仞周約半里餘旁無附麗東南山半鐫天南一柱四字大徑三尺款書以高不可辨山之南麓石刻前明靖藩演易道人所寫張道陵像石亭覆之西面山底岩穴中宋顏延之讀書岩在焉石磴自此陽盤旋而上凡數百二尺許轉以白石欄里餘方至山頂昔靖藩置家廟於此小殿前後各五間門閎宮具今雖改祠北帝而綠瓦朱楹尚仍其舊墻除閎楯俱白石所成鏤刻極細兩旁有亭榭有假山雖扁額者多然規模高在古木數株猶蔥鬱也四望則數百里內山川究如聚米城垣宮室悉在目中予於乙亥初冬與蕭山周鳴皋雒山陰金以存趙同遊拾級而登揮汗如雨題名殿壁各像以詩下山

則滿目茫茫俯臨不測足浮而不能履從者以身蔽之始得閉目捫崖而下嗣後不敢復登矣水中之山曰小孤甲戌之冬予溯江而上過池州之東流即見上游若一石浮於中流者舟人曰此小孤山也漸近漸高巍然雄峙下削上廣與獨秀峰相等而高大過之蓋其北面也東岸為江西彭澤縣西岸為江南宿松境面對鄱陽湖口與大孤山相望予舟過其側遍望山南則崇嶺曲巖危亭飛閣恍如海上神山蓬壺石屋對峙石路由此屈曲而登屋間設門若城郭然迴瀾甚險舟不得近惟山上道人操小艇乞行舟布施者艇參盤渦中宛轉而來亦絕技也江之奇觀為橫州伏波灘灘在新息侯廟前怪石槎枒林立者六七里自灘下翹首望之疑水從天上來不見其際自灘上俯視則下流若在井底且濤飛浪捲一望皆然殊為駭目近西岸有石罅二曰大龍門者潮有尋餘白小龍門者寬止四五尺舟由此行一舟上灘非數十人牽挽不可故皆結伴而行以為彼此相助地也下灘則須催隔江土著之舟攜舵放船名曰灘師舟於石隙中順流盤曲而行其疾如飛若左右或差半尺許必觸石而破過此深足寒心十里為甜聚塘則平水矣憨齋周聖老趙魯逸遊海內言此灘惟蜀江可以方之江西十八灘福建霸王灘不能比其什一也泉之奇者為武

簾雲犀水出西門過五海渡里許有北帝廟古樹數十章碑偉蒼老獻與爭奇皆數百年物廟前石壁直下二丈餘泉源有二俱自石壁底仰注而出大者嘗溢三尺許小者尺餘亭立若玉柱然疊而為池廣可盈畝池口有天然石門濶三四尺水由此入於江每歲四五月江水發時必倒流入池然池水之清如故初不因江水入而濁消也予過閒則即遊此流連久之而後返山陰沈輝玉言山東趵突泉亦絕相類惟仰注不能若此之高耳予雖不得見趵突泉然覽此亦足以自豪矣夫紛華靡麗之區非不可賞心而悅目而不能使人流連不置者粉飾與天成各異也予之所酷別有會心使不為品題而出之則人亦安知浩渺之鄉荒蕪之地有此奇境也哉

廣西省城水東門外有龍隱巖自水東門望之若在几席而中隔灘江江之東岸為民舍民居之後山岩之前復有澗水環繞之故其地似近而實僻若深廣可五六間屋內之東北隅一小洞斜巖其後若穅室然洞頂石理似龍蜿蜒蜿故以龍隱名石壁鐫禮文佛像幾滿而宋梅龍圖摩五瘴說狄武襄青平儂智高紀功碑元祐黨籍碑皆摩崖深刻予曾客桂林與陝西劉亢宗海寧查舉鳥往遊馬臨桂縣民趙某自山鄉貴雞貨歸行至某嶺下為劇盜者所傷盡奪錢物去趙死而復蘇控之官適河

南衛公哲治撫粵微行知之飭縣嚴緝時臨桂令為吾浙西安鄭公萬年數日後訪知其人為隊木兜搜其家贓物寄在惟木兜迹遁無蹤鄭公度為於黑神祠（祠在學宮側舊則祀九平章也夜夢神來見一青面青衣公拳一物自東角門入視之龍首牛身嘶鳴吉怡木兜）不已神指謂鄭公曰此即是已驚而醒不解所謂適龍隱巖山後某村牧人放牛而失其一尋至龍隱岩則牛在焉牛見人來遍入巖後複洞中眾燃炬入拉之牛出而洞盡處潛匿一人詰之言語支吾神色變異時縣中正懸賞格以緝隊木兜人亦有知之者遂送之官官令審實復鄭保視之即隊木兜也貫之法而棄始結鄭公青面青衣人由東角門入者暗示在水東門外之東龍首牛身之物則應在龍隱巖中因牛而敗露也異其狡譎度祀之

粵俗尚鬼故其地師巫邪術為最多如昔人所云放蠱為鼈之類是已茲以目覩熟聞之事略具數條皆確鑿而可徵非若得之傳聞者疑信相參僅資鼓吻已也乾隆丙子予客桂林太守商公所館於署之東偏恆餘園中書樓三間予居其下樓上雖未敗壞而木皆朽蠹小僕崔升者本城人一日於樓頭遇關徙倚詎閒千外實而中虛從空倒墜於階石之上頭碎胸裂一息奄然予以為必死矣遂給以藥資令其父

負回未及旬而崔升仍進署執役駭聞其速愈之故曰請巫師化水耳其法以五色紙書符其上口誦咒而令人鳴鉦鼓助之演法良久焚符於水碗中以飲病者血即頓止次日結痂矣予視其頭破處僅如紅絲一線胸前腐如錢大飲食行動如常初無疾苦也後予就館檀州有二班役薄暮時毆於府門之外一垂斃矣太守永公命以兇犯發養梧縣收禁兇犯之父叩頭固求曰逆子素精化水之法今請責其醫治如不能痊再為行法未晚公許之而守以數役是夜鉦鼓震地其治法亦如崔升所言次日已愈旬餘平復公遂重懲毆者而釋之予所見者如此靈明鑒者臨桂人官翰林丁憂在籍乾隆十一年以佔龍隱岩官地葬父為巡撫所參遣戍黑龍江自廣西巡撫兵部發遣明鑒行至全州候爾不見時州牧為紹興嚴公異急飭役遍尋之獲諸高山之上擒其身時見胸前挂一黃緞囊中貯木牌長可三寸正面書碑借一道背畫碑圖嚴公正舉視間不覺目眩頭暈遂大怒勾以碑筆印以州印碎而焚之大逐青烟黑旋於空際良久始散明鑒失聲長跽曰此符既失吾永為塞外人矣嚴公好言理論之遂解去嚴公之姪景度敘沈益川夫子姻家也於全州親見之丁丑晤於梧州屢道其事予之所聞者如此

順治間山左張公立山宰開化有木子雄者以圖財謀命擬大辟已定案待決矣適張丁艱卸事署任者為饒縣丞王某交代時張欵庫項百餘金未清正在措置間而王索之急且欲封其行李張懼衣裘售賛珥以足之始得回籍去數月部文下木子雄依擬正法王時尚在署事遂為監斬官張後服闋赴補得江西鉛山令到任未幾有河口鎮民為竊賊拒捕傷斃兇張飭捕役嚴緝逆獲正兇到案時張視其貌若素識者聽其聲絕類開化土音問其姓名為李雄疑而盤詰之即從前圖財謀命之木子雄也張大驚曰聞汝已正法矣何為尚在子雄仰視識其即從前之承審官因不敢隱具言昔處斬時正在黑夜刀適中頸骨身雖仆而首不斷頸痛幾絕比醒則四周絕無一人因力掙綁索斷踰城而遁逃至江西改姓為李作偷兒以度朝夕今又以拒捕破案死復何言張驗其腿後刀痕宛然詢知監斬者即署事之王丞念及前怨遂以子雄昔日刷後脫逃及今拒捕殺人事通詳上憲江西巡撫移咨浙江查之浙撫大驚行提昔日監斬及用刑之人至省嚴鞫時王丞已陞令江南離任至浙訊得開化縣中向未戮人無善於行刑者當夜子雄正法時刀砍而仆疑其已死遂用蘆席掩覆之俟天曉然後收殮詎次日屍已不見不敢聲揚竟以案已處斬具報

不料其逃至江西復因他案敗露及於前事也撫臺又咨提子雄至浙令其親族認識之果是復再三研訊司刑之人並無賄縱情弊案遂以定子雄仍解回江西結後案而王丞與用刑之人咸獲重譴焉予昔客粵西聞臨桂令鄭公鵬道其事鄭為循州西安人與開化鄰故備知之

張公同敞號別山湖廣江陵人文忠公居正曾孫也其祖敬修為文忠之子當文忠既歿忽家煽禍奉旨清錬資産時欽差侍郎邱橓持之急敬修不堪逼迫遂自縊死懸書於肘備言其父冤狀曰以力肩國事結怨於人屍骨未寒遽遭奇禍祖母年九旬有五歷蒙太后皇上殊恩現今與眷屬同閉斗室中飢寒交困某願捐此微生以謝當世伏望矜全祖母俾保殘年云云時同司籍沒事者為太監張誠感其情辭哀切以原書奏聞神宗閱之令寬其事而給養文忠之母終其身公幼孤奮志讀書成進士上書鳴冤文忠始得復官賜謚後撫廣西桂林府推官浮陂巡道時永曆建國桂林陞巡撫瞿公式耜輒入內閣拜公為兵部尚書本朝大兵破全州諸將焦璉丁魁楚等俱戰死永曆懼乘梧州而瞿公為留守公副之未幾大兵至二人力持月餘城破同被執主將定南王孔有德欲降之不屈幽於一室二公相對賦詩酌酒不輟

平時孔屢勸降不可回遂與瞿公同日死當公臨危時首墜於地復舊躍而起者三項無點血視刑官惶懼狂走觸於牆頭裂而斃眾咸異之與瞿公同葬後水東門外樓霞山下事定瞿公之子遷柩歸常熟而公墓則仍在故所淪沒於荒煙蔓草中幾泯沒矣康熙間海寧陳公毅巡撫廣西訪求得之為之封兆域立墓碑置祭田植樹木使樓霞寺僧世為守護歲春秋致祭焉丙子春聞予客桂林郡署見樓霞寺僧稟請致祭公墓府檄日委經歷前往主祭予考求故事始悉其由後於丁丑五月北平高慶雲顯邀同海寧查舉邑會稽俞彥升咸陽劉亢宗往遊樓霞得拜墓下墓在樓霞寺前百餘步後枕樓霞山面對灕江伏波獨秀兩峰分峙隔岸若旗鼓然罕木陰森氣概雄與石碣大書明刻山張公之墓蓋陳公景日修墓時明史尚未告竣未知褒貶云何故不敢書官位神道碑墓碣僅稱其姓字而已若在今日則明末死事諸臣如孫公承宗盧公象昇史公可法黃公道周等皆蒙特恩褒卹而公之故實具載明史中自可歷敘其支撐殘局死守孤城及從容授命之事勒諸貞珉以表揚其忠烈也是所望於今之官斯土者

聽雨軒終

書聽雨軒雜紀後

右雜記一卷計三十二則予友清涼道人著道人少時與余同受經於孫承崖夫子之門後以貧而仕學訓童蒙於鄉曲依景升於領表者數十年追遊倦歸余則已垂垂老矣杜門掃迹非至好心交未嘗剧談接坐也平居於書史之外無他好年逾四旬猶終日矻矻若碑業生偶聞鋪柳泉聊齋志異有觸於中因以平日所目擊耳聞者亦每事成篇彙為一帙筆力識論雖稍遜於柳泉而所載可喜可愕之事實堪與之伯仲也若得再集百餘篇掃以行世洛陽紙貴事所必然當拭目以竢之余與道人衡宇相望晨夕過從閱之耳目一新因書數語於卷末乾隆辛亥仲秋八日省書題

續紀

清　清涼道人述

予昔於杭州臬司前岳忠武王廟見兩廡列從祀者六人馬曰烈文侯張憲昌文侯徐慶煥文侯董先輔文侯牛皋崇文侯王貴皆忠武部將也予於六人中功勳最懋而與忠武同時被禍者為張憲與忠武同心戮力戰功著於史冊宜為權奸所害者為牛舉姓名見於忠武傳中有功績可稽者為董先餘慶其初隨忠武立功後入秦檜張俊之黨者為王貴若李寶則曾冒風濤率兵渡海殲金人於渤海嗣解海州之圍高宗手書忠勇李寶四字於旗以賜之今墓在蘇隄定香橋西里許神道碑記尚存未知即是其人抑或姓名相似莫可考也予嘗謂張牛徐董四人均與忠武矢志佐復不附和議從祀固宜李則姓名雖在疑似然昔人既列之於數公之內大抵皆忠烈之士與祀宜也惟王貴初為權奸所脅而執張憲繼與秦檜張俊共成忠武之獄其為奸黨無疑今廁於岳張牛諸公有知必當唾而殛之安可規規然同坐乎宋史載忠武部將楊再興者紹興六年同忠武牛皋克復蘇州鎮汝長水諸處十年臨潁之戰再興以二百騎偵敵殺金兵二千餘馬陷小商橋淖泥中為敵

人叢射死張憲岳雲雖至大賊金兵收其屍得前鎖二升餘今西湖上忠武廟門之內有塑像向殿拱手而立神牌稱忠烈楊將軍者是也其忠勇與張牛諸公相等而祀典缺焉予一憾事以予愚見當進楊而黜王庶足以慰忠魂而戢奸魄又考諸將追封皆在宋理宗景定二年封號所稱換輔尚諸字既非盛法亦非郡邑又無取義且武臣而以文字加之更不可解安得當時太常所上益議中書所頒制詞而考之吾邑先輩楊羊野先生名鼎字鎮九羊野其號也少時文名著吳會復社中錚然有聲士大夫咸推重之生而駢脇猿臂武勇絕倫嘗讀書於城南教場側之清溪菴一夕讀竟獨步月至演武廳基忽見一少婦紅衫粉面自菴側裊裊而來先生思菴僧率皆磁樸必無湯撿之事而此時夜已將半菴復皆山婦自何來因立於當路俟之婦嘗見即返身而奔先生追之急遮跳入飲馬池先生亦縱身下擒之則楮板一片也呼菴僧起劈之以斧濺血成注遂聚薪焚之頃治成灰先生舉於鄉時川漢未靖浙兵悉調赴軍前邑中土賊所在蠭起而惟王七為最猖聚衆數百人以新塘寶華寺為巢穴據守港汊四處擄掠數十里內人皆逃竄先生之妹嫁於市俗王七聞其美掠而欲納之焉哭不從為王所強先生恨甚欲報之復河南侯公駱元縣國免

來治吾邑公具文武才親率鄉勇剿賊伏莽皆平以王七影衆先遣人招諭之然後作搗穴之計王七聞公威名亦心慴欲降而曜先生為仇因向使者通其意適次年值會試期侯公力勸先生赴行先生默喻其旨偽為辭行也者公出郊親餞之王七探聞先生已起途刻期受撫公慮其入城而或變也預伏壯勇於東門外油車及將暮九曲馬山金蓮涸諸處置號炮於北門百步許僅擁號於東門之焦山城中諸巷口皆設柵集壯丁守之各設悉屬裝以待王七至期率衆來謁賊鄰於三里橋自鎖親隨數十人進見菩花披紅乘馬鼓吹綠旗前導意氣揚揚入東門上長橋由直街迎而入縣先生行至蘇州即返已潛匿於直街之餘不街口店樓上店是伺其過即閉窗躍下右手持鐵鐧左手執馬上扶於肋間從者大驚欲奪之先生連擊數人斃扶王七飛走至縣門則王已胸肋俱折口鼻流血死矣其黨皆洶洶為變侯公鳴炮舉旗壯勇四集擒之城外餘黨四散悉為伏兵所縛有逃至村落者為鄉人捉而送諸官無僞脫者公坐堂皇按其撫後復變之罪杖斃數十人餘悉四處安插令保正甲長管束之每月點視邑中之寇悉平先生乞於公剖王七之心編以禁其妹焉嘉慶庚辰進士選授貴州平越令黔民自遵獻賊餘黨據可望劉文秀等者

戮遺孽無幾先生至省接印赴任入境僕見有短衣跣足自山徑中負囊而出者詢之則接新官者也其人於囊中取帽及鞋着之叩頭畢導至縣中城及衙署已為賊所毀接官者僦屋數椽於縣堂基設桌倚公座畢引先生至一書辦家居之明日來以衆黔中叛亂相乘衙署未建凡縣官飲食居處皆當書辦者輪流供給之官每為其家教小兒書及看難牘訟者至以狀并豕肉數斤交書辦投之坐堂理事則就堂基審斷焉先生在任半年鬱悒不得志因告病解組歸道遥林下者十餘年而終先生素與先曾祖天彝公善時相過從先祖遲園公童時猶見之敘深悉其生平嘗為予言如此昔先生手書呼童曝獲春耕甲數子獨秦夜讀長一聯以贈先曾祖先考心齋公足之成詩茲讀先考遺集因憶先祖昔日所言濡筆記之今舉

先生之姓名以問人知之者蓋鮮矣烏可不為之表揚以告來者

院安深山中有魏姓者以樵為業惟老妻年俱七十矣所居庭中有藤一株大可數拱枝葉斜延屋上魏兒時已有之不知其幾歲年也一日墮澗傷左股呻吟於道旁一道士雪鬚顏面攜囊過之憫其老而遭傷也探囊中丸藥出一紅丸如豆大以雄黃和水令飲而吞之少頃魏覺過體火熱不可忍傷處崩然有聲道士扶之起曰

逮奔。魏魃力狂奔百餘步而股已行動如常。毫無疾苦矣。因延道士至家具奏狄之。魃而告曰。吾處幽已久。頓服丸藥。不但所苦愒除。而筋骨柔和。精神旺健。不異少年時。吾師非仙而何。請為弟子。願學長生道士曰。子骨凡根鈍。仙不可得也。欲求延年。亦易易事。因指庭中藤曰。其下有物。可試食之。言訖。辭去。步履如飛。瞬息已杳。魏欲伐藤驗之。其妻以百年舊物。不可而止。至冬間大雪數日。山谷皆平。魏乏食。因思道士言。決意掘之。去土三尺餘。即見藤根大如甕。石豐隱其皮。則白脂流溢若漿乳。蓋何首烏也。夫婦併力擔之。起切而煮食之。每食輒數日不餓。踰兩年。始盡。兩人白髮盡黑。齒之落者更生。遂舉二子。至一百五十餘歲而終。亡友盧尚縣拍魏之曾孫壻也。予昔晤盧於粵之蒼梧。聞其顛末如此。夫古人悉於方士之言。燁熏餌丹以求難老者。指不勝屈。然獲效者何人也。魏乃不求而得之。豈非至幸也哉。粵西鎮安府之何首烏。每枝有重至一百餘斤。彼處人食之與薯芋等。而從未見有長生者。豈所值之地不同。歟抑其種類有別耶。不可曉也。

粵西一省。幅員最廣。大約山居其七。地二分有餘。而水則僅一之半焉。通省為大江者三。皆會於梧州。而由廣東入海。在止者曰灘江。俗稱府江。發源於海陽山。經興安靈川

桂林陽朔平樂昭平。凡千有餘里。而至於梧。在西止者為右江。發源於貴州黎平府之古州。至潯遠始入廣西境。由柳州象州武宣。約二千里。而至潯州。在西者為左江。一支發源於百色。一支發源於太平。至三江口合流而下。經南寧永淳橫州貴縣。亦二千餘里。而至潯州城東銅鼓灘。會合右江之水。經平南藤縣。以至於梧。自此三江合流東去。出梧關外。繫龍洲里許。即廣東境矣。其支河汊港。有達至三四百里者。有僅一二百里者。然彼此不相通。而皆東下歸於大江。初非若吾鄉之水。可以宛轉四達也。梧州當夏秋江水發時。常及南門城闉。城外沿江居民市肆。平日皆居竹簰。竹居水至輒徙高處。習以為常。不足怪也。乾隆戊申之歲。予客梧州。其年三江齊漲。水勢更大。南門為水所湊。至南薰門三字而止。登城一望。極目茫茫。最遠之山。若在對岸。憶府署基地為異高。敬水尚未及。若再長四五尺。則滿城悉沈。竈產蛙矣。僕容思恩府之武緣。其地四面皆高山。平陸水止西門外一江。其源發自府城及諸土司中。棄山谿澗谷之水。約二三百里而至武緣。方通舟楫。又三百里。始入左江。地名武隆江口下邮亭。武緣每當春夏之間。西門常沒於水。城外民居市肆。亦如梧州之遭徙。不以為怪也。壬辰五月。大雨旬餘。山水泛漲。而來。竟齊西門。雉堞。城中東西兩街。悉在水中。人皆

寓處城上。易觀女笑。慘不忍聞。坍塌倒屋之聲。時震於耳。而予寓居北門內。高於水者尚丈許。幸未浸窩中。向存大木數十株。當水勢驟漲之時。同人咸欲結以為筏。登而避之。予曰。昔滿觀有云。山水驟發。其能久乎。不足慮也。若此處亦為水沒。則數百里內。當成巨澤。結筏逃欲何之。徒搖惑人心耳。堅持不可。而水亦漸退。蓋粵西江少而山多。一經久雨。則萬山之水。盡注於一江。又無大湖以停蓄之。其勢負奔而下。所以泛濫橫流。一至於此。茲予止就所目擊者而言之。凡粵西瀕江州邑。處處皆然。不獨梧州與武緣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華亭縣市舊貨鋪中。有一物。似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數年來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驚而且喜。撫弄者久之。問所值幾何。店主駐價。意必有所用也。漫索五百緡。商真笑以三百貫之。店主固叩曰。此物我實不識其用。伊何。幸以告我。商答曰。此至寶也。名曰海舟。凡航海必載淡水自隨。常至缺乏。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舟於中。而汲之皆甘泉也。平日曾聞其名於舊賈。今幸得之。從此航海。無天水之虞矣。店主詫以淡水果然。商欣然持之而去。又周櫟園因樹屋書影。載京師小市中。有舊鐵條。垂三尺。闊二寸許。形若革帶之半。中虛而外銹。兩面鼓釘隱起。不甚可辨。列於肆中。人無問者。積年餘。有高麗使客三四人過取視良久。問價幾何。鬻者譁云錢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其人疑而疏對曰。此固吾鄰人物。僕吾詢諸主者。質之。使客復求鬻者曰。向曾與主者言。非五金不可。使客即割五金無難色。其人則又為大言曰。公等錯矣。吾曾市語。舉大數以為言。五金蓋五十金也。使客曰。吾誠不惜。此但不得更悔。鬻者私念一廢鐵矣。而得此重價。藉令失此舊主。即數十錢。亦不可得。固鮮之而問其所用。時觀者新寒。使客乃如數畀鬻者金。即以鐵條付其倡乘馬疾馳去。始告之曰。此大禹定水帶也。禹治水時。得此帶九。以定九區平水土。此乃九之一。凡遇鹹苦污濁之水。一投此帶於中。即立化為甘泉。是以足珍耳。市之好事者。隨至高麗館。請試驗之。使客令汲苦水數石。貯之缸中。先飲以鹽。復投此帶。水忽沸作魚眼數十。少頃及而飲。甘冽遠勝山泉。遂各爭厭而去。鬻者言。聞賊留京師。僅得之於老中官。蓋前朝大內物也。滄桑變幻。內府珍異流落人間。可勝慨嘆云云。予按二說大同而小異。嗚呼。物不過時。為人所輕賤者。比比矣。一為識者物色之。即身價百倍。世豈乏海商高麗使客其人哉。人特患無海舟水帶之才具耳。

紹興城中謝公橋有王某者宦商也家素封而性耿介為諸生有名一日過府山僦倉頡伺見有敝衣黑面者迎面跳舞而來撞其肩仆地王怒起欲毆之則已渺矣歸後心漸昏迷舉止錯亂每疾篾輒見黑面人立於前令其上屋則上屋令其食穢則食穢嘷叫跳躑靡所不為人但見王之狂癡而不知暗中有使其然者也常醫入慈管驗之知為魅藏因令其家人鎖而閉之室中穴垣以通飲食月餘王忽斷鐐毀門狂奔而出家人追之不及行至司馬池沿日已暮矣緣見一白面人披衣行轡而臞髯招之同行前黑面者自後追至極力相角白面者踣黑面者於地拳王疾行至探花橋見一家門關如市其內笙歌鼎沸蓋演劇宴客者也白面者攜王手同入觀之堂中燈火如晝羅列七八延王客皆冠冕裾履坐王立於檐復見檐披悉大紅蟒金光彩耀目白面者附王耳命藏之王庶其坐而難取也試舉手則坐者俱起立觸鄂與對席人莊語王遂乘閒出其一懷之坐者不覺而旁人亦無見者白面者招之出送其歸家其家方倫慶舉哀見之喜甚仍閉諸室中至夜分王見白面者自簷而下遁與行竊凡竪字虎邊蟻跳如飛重戶堅扃出入無礙至開箱發篋之事悉白面人指揮無不如意者裹負而歸藏諸臥室中白面者仍扃門而去王日間自飲食外惟

事鼾睡家人率其稍安而恐其復發不敢啟戶如是者半年一夕白面者引至一處王識為好友陳生之家陳素奉關帝甚虔懸像室中王過其前忽見周將軍揮刀而下逐白面者殺之王驚呼倒地陳聞室驚起燭之則王生也趙衣腰繫若行竊者救之久而始蘇向陳備告其故於所殺處尋白面者之屍則無有始悟前此皆鬼所為也王曉陳送王歸家家人異之以為門鎖已久而人何以在外啟其室見所竊之物充牣其中類皆金珠皮帛約值數千金訊首諸宮恐遭罪庇欲隱之則王素性猶介堅不欲留且欲覓死合家俱憧然無措時方修太善寺浮圖隆因為王計以所竊物僦之遠方得貲以助修塔之用城內外諸關帝廟皆一新之并終止海渡東粵盛興平靖巖及南門一塊自復王疾不復作以明經終此康熙初年事予昔在紹興聞之亡友周青原述云

寧波定海縣有數人出海捕魚偶獲一巨魚長數丈舉而置之艙中巨魚首蜿蜒不已一人以木槌連擊其首遂暴絕不復動適時始交兩日直視其人者久之忽卒然躍起銜其手而牽之舍身入海去同伴棹舟出救但見血水一道浮於海面而已又長江中有狗頭魚者以形似故名味極腴美然大至十餘斤即能食人僕數縣有兄弟二人於沙洲復获夜宿舟中鼠入艙食其兄弟覺之亟逃於岸而免次日與父迹之纔長七八尺身大如柱首類巨犬猙獰可畏穴於江中而每日必上岸游泳一次其所行之路有迹一道白光油然從此而上者即由此而下迅疾如風不可捕捉因伏於岸處俟其上岸即以桑杈洒滿迹路拋數所於穿而俟之纔回至此速其歸途且桑杈礙澀難行遂過處亂舞不覺墜於阱內父子攜刀刺殺之剖其腹子之髮與指甲猶未化也蘇歸烹以祭其子而食之美適常味

紹興劉尊三遺其名明忠端公宗周裔也工詩古文辭書法行聖祖南巡而尤最於學業大憲家居不得志有所親為廣西臨桂丞者因往依焉至則所親已殁遂僑居於臬司劉之法華巷巷僧新要素壁高二丈許劉預磨墨汁斗餘月夜私取梯連接乘之大書蒿飛魚躍四字於上筆勢奇勁飛動人咸驚為飛仙所書觀者絡繹而至事聞於臬使李公名鍇，江南寶山人，康熙壬戌進士，廣西巡撫。公聽唏書法因偕友微服往視之而劉適在側公與周旋始知即劉筆也就其室索墨迹觀之大喜延入署中司筆札事制臺聞而聘之遂至廣東求其著作及墨妙者踵趾相接由是家累數千金性愛精硯聚大至二尺小僅扶寸者數十枚凡青花黃花蕉葉及鷄鴨火捺之屬無不有焉後劉卒其子

售之又得千餘金而歸予昔客廣西丙子七月五日桂林商乾峰太守恩邀同沈益川夫子暨查過老諸僉舟升觀周鳴皋觀過北門外之南薰亭過法華巷聞劉所書尚在因入視之後於梧州又見其江山一覽及念德堂數區衰敗蒼古洵名筆也

吾邑慈相寺半月泉上有鄉文忠公紀遊石刻大書蘇帖曾桐鄉嘉會劉季孫鉉朝懋蘇堅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後題一詩字逕尺前差小詩云靖得一日假來遨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摩破水中天款署東坡二字予讀公詩集不載是篇而同游五人中酧里事實見於公集及施元之詩註者三人馬曰魯輔劉季孫蘇堅姓名僅見於公和陶詩雖而施註不載酧里事實者一人曰鄒嘉會其鉉朝懋則文集詩集施註均無可攷祇於邑志職官表中見其姓名予心竊惻然焉嗚呼此五人者功業不見於史傳文章不著於刻林得文忠藏其姓名表之崖石俾後之論世者莫不追慕其為人而思求其故實所謂愛及屋烏者此也昔太史公有云欲觀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豈不信哉予故稽之蘇集施註邑乘而攷其行畧於左方

○曹輔字子方海寧人元豐間為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底福建路轉運使後提

點廣西刑獄支忠藹惠音問數相往來元祐黨禍諸人多在郡內子方周邨僧至士論與之○劉幸張宇景文詳符人壯闓公平之少子初以右班殿值監饒州酒稅轉左藏副使兩浙兵馬都監駐杭州文忠為守養焉之得知隱州以殁文忠常自書云劉景文懷慨奇士也博學能詩美儀範世孔文舉之流耳嘗寄僕詩云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會插菊花無殁之日家無一錢但有書二萬軸畫數百幅云其愛重之如此○蘇堅字伯固不詳何處人文忠與論宗盟自黃徙汝同遊廬山後守杭州伯固以臨濮縣主簿監杭州商稅時方議開西湖伯固頗當參酌古今而用中東湖成其力為多後一歲相從於揚州文忠歸自海南又待之於南華黃文節謫死宜州伯固自領外護其喪歸葬筠州并其風義如此不僅博學能詩足稱也子庠字養直學世其家號後湖居士有文集行世○鄭嘉會字靖老不詳何處人挽文忠和陶詩自注云得鄭嘉會靖老書欲於海船載書千餘卷見借因讀淵明贈羊長史詩云愚生三季後慨然念曹氏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次其韻以謝鄭君○德清縣志縣令嘉興鮑朝懋元祐五年任蓋紹時為縣令而侍文忠同遊也惜不載其何處人以一追陪遊實而得附名以不朽筆哉

捕魚之法自網罟又釣外別有跳白一種其船長有二丈闊止二尺餘至尾尤狹僅容一人坐艇出於水不盈尺右首船艙豎短網高約尺許左置一板闊二尺長與船等白粉壁之斜放水中兩頭以繩繫著船每當夜靜漁者輕棹其船於灘頭岸側魚見板上白影驚跳而入船大者以木槌擊殺之恐其潑剌而舟沈也每夕得魚甚夥然止可行於黑夜若日間及月明之下白板一照魚即悠然遊矣紹興偽門外有張風翔者子然一身以此為業其叔開綢緞店於杭屢招之往張樂此不顧改業也一夕棹船出遙見義塚間火光雜起有十餘人天晴無一船得於岸側叱張至人皆入船飛棹去上岸視之則澉河新曆一檔紙錢之火猶熒然未滅張心念此輩大抵皆異棺者然以其貪皇而去疑之嗣復任來其處漸見棺縫血水涓涓穢氣四逼張疑兒在棺底何以近蓋處求有血滴且其臭亦不類死人漬爛之氣夜靜無人上岸開其蓋而驗之見棺之上下俱置豬肉半體已發爨矣而其中悉貯黃白物張知為豪客所藏也因船小物多不敢重載每夕逐漸運回穴地深埋於缸竈下而棺則仍為蓋掩之私念若從而他往恐豪客奉來反致不測之禍因教技業自如惟不殺至義塚旁祇於南塘一帶人烟稠密處跳白而已復故於橋柱擂破其船泊而得免患

病者月餘以船破不能捕魚漸至口食不充行乞以度朝夕未見有狀貌魁岸者數人尋張買魚於其鄰家家問張之行狀鄰人以船破行乞告之張遍低復攜盃騧破門而入則蕭然四壁景狀可憐破船兩舊猶存室中數人皆周視點首而去又旬餘張乞食遠出衡兒夜入其室凡卧床上下及缸甕盆盎灰堆竈窠之處搜掐遍無所得而去蓋若輩僧之時惟見一跳白船至今所載盡疑其所為此外遍壽又無敢取其物者是以屢次向張尋求幸其善於裝飾藏弆故不致為其所獲耳張歸亦心知之料其衆覓無蹤屢不復至覆禍之心漸釋因潛至杭州告其叔密移所藏人皆以為行乞遠出而不知其陸續運物也又數月其叔至紹興偽為尋侄也見其憔悴困苦殊擾之去張故作不肯狀叔大駡遂其同行鄰人咸勸之於是張以屋託鄰家隨其叔而去於杭擘畫營運遂為富人每年兩次運家貲其積蓄然布衣草履猶不敢改其常也至五六年見事已冷借叔之名漸於故鄉置田產買房屋十餘年復始移家而歸仍造一跳白船常棹而夜出所親或勸之張曰此吾素業安可以溫飽而時其本來且吾非跳魚求安能至是因舉其人以告之始知其致富之由云

邑城溪東有保濟侯祠祀宋戴公繼元戴在祀典宇有偶坐者一人馬曰集侯柳侯

業侯之名與世代及所以得附祀之故均不可攷惟新市里巫祀神祝文中有所謂德清葉小傷者蓋其人與柳侯則邑人咸以為即唐之柳宗元然廟中諸碑前人既不攷及而談故事者類皆傳聞臾詞殊難徵信按宗元字子厚決之萬年人自舉進士即仕京師憲宗元和初坐王叔文黨出為永州司馬量移柳州刺史卒事載新舊唐書然於吾邑則無涉也吾邑自唐初置縣後其名屢易至宋天寶元年始定名德清子厚之祖警躬首來作令有德於民士庶立祠祀之餘不滅之東迄至宋時漸就頹廢理宗寶祐間盧侯攸復里人感其神異即於柳公祠祉建祠祀之而附柳公於側明隆水南先生兩山墨藏許恭簡公漢堂閒話載之甚詳此柳與戴並祀之所由來侯則定為警躬而非子厚斷斷無疑也昔孫伯翼四先生常敬敬警躬事勤諸石而龕之西城上御侯祠壁以資邦人考證會飛官復襲卒不果並與邦人間中偶及悉復人時其因由攷流筆志之嗚呼馬三寫而成鳥天下之訛以傳訛者多矣安得盡事而考證之

吾邑西門內某生生一女貌端而性慧將許矣有馬客人張姓者貴布過其家女見之笑而投其懷嗄嗄笑語若素識者張攜去女大啼又執之適時始脫身而逸女自

後飲食漸減。當欲至門口覓其人。未幾殞。次年張又挽布來售。因問女公子平安否。某生淒承聽答曰死矣。張惋惜久之。偶及女之生卒年月日。張大驚。蓋女生之日。即其父死期。而女卒之日。張適生一子。歲也。論其時刻。無不吻合者。張追憶女之面貌。亦與父略同。愴然悲感。遂買紙錢。至女厝所焚之而去。夫佛家因果之說。儒者所不肯道。然視此女與張。則所謂因果者非歟。是以知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固不可以輕生苟迂之見漫論天下事也。

明天啟時。秉祿一崇正人遭禍者。指不勝屈。然亦有非其罪者雜乎其間。如忠世揚。序可壯。是已。按世揚。陝之清澗人。官大理寺少卿。素著抗直名。吏部尚書王紹徽者。秉祿點將錄。以媚魏忠賢。稱其為五虎將中之霹靂火。薇為奸黨動輒與楊左諸公同聲鎮撫。職掌捉殺。戮矣。以皆宋弁過忠賢伏法。得免。崇禎初。復官。後致仕家居。為李自成所獲。脅而降。其弟駐宮延綏副將。翻林破賊說之降。顧極口大罵。被磔死。即翰林之忠之一也。顧初名顧揚。恥兄降賊。不肯與同行。筆改更其名。

于漸。任撫遼守備。亦罵賊死。惟世揚污偽令。為世所薄云。若可壯。山東萊縣人。天啟時。任浙江道御史。點將錄稱魏忠節公牡為黑旋風。而以可壯為飛天大聖。副之。其慷直勇敢。可想見也。亦罹黨禍。魏敗得免。後入本朝。為刑部侍郎。漆陽相公（原名惡之。落籍。）鳴呼。俊二人者。皆秉林巨擘也。使與楊左諸公同時而死。固可以裳褒贈而享蒸嘗。即殁於崇禎時。亦不失為秉林遺老。乃不幸夫永其年。晚節如此。亦何以見揚左於地下哉。讀忠愍詩云。要看寒花晚節香。其矣。晚節之難也。為之三歎。

廣西桂林府之陽朔縣有畫山。馬山瀕灘江石壁高數十仞。長三十餘里。色青碧紅黃相間。虬松古檜。叢生其間。喬蘿狀如龍蛇。蜿蜒糾纏。垂垂而下。自江上遠望。若圖畫然。故以畫山名。予於乙亥丁丑兩過其地。顧而樂之。迄今追憶。猶依依在目也。土人言其山多猿猴。每當風日晴美。輒各率其類。聯臂躍引而下。飲於江。復循環相接而上。獵者每狙伏以伺。發火銃擊。其半而擊之。皆中。墮於江。群悉為所獲。然跌仆崖石而死者。已過半矣。吁。人貪穀機。物類失其威若。亦慘毒矣哉。

予友紹興章雍如言。其家復圃前明巨室花園也。康熙間。工人掘地種菜。得一青石。高二尺許。其形正方。上鏤一天雞。鳴於壯丹間。花開三朵。含苞者又二。刻畫極細。因置之書室庭中。以為坐具。一日忽聞石中數數作聲。嗣復無日不然。或疑為實。或疑為怪。因令石工自下鑿石視之。石堅甚。凡兩日始開。陵一雄雉自內振出毛羽燦然。止於座上。少頃向南飛鳴而去。是年章氏子從舉於鄉者三人。復兩科文中其二。或言此是前知者預識此地日後中式人數。歟於百年前預理藏文以為後驗。若卦影之類是已。夫後世之事無窮。科名小事。安得盡人而先詔之。石面鏤刻雉形。石中即生一雉。究不可解。且塊然一石。耳初無蜂漆氣血之物。何由而生其中。雖格物者亦不能探窮其理。此大鼠求靈。何足異歟。其石至今猶在章氏書室中。

古人用兵。皆以石作礮。置之巨竹之巔。發機運之。以及遠。未有用火藥者。宋時西洋佛郎機入貢。始載中國。以銅鐵製礮。實硝磺鉛彈其中。然火發之。無論固壘堅城。強兵勁將。未有不立見摧潰者。蓋西洋人巧思出尋。而尤精於火器。礮間機括相應。其次自礮。可以不用火。然手音在膚。象見所謂洋銃者。長僅四五寸許。徑不及一寸。範銅為之。銅箍五道。束其身。戴豬油中。欲中某物。則以指密發其機。舉油口相向而發之。可及十五六步。中國所用。特其下一管者耳。至礮之名目不等。常於霸陣後見營中洗礮。其聲動地震天。一望烟塵。眸目所到之處。石裂山崩。然止空礮耳。若一用鉛彈。狂裂又不知若何也。昔聞大兵進剿金川。緬匈時。皆用大將軍紅衣等炮。欽天監

官。以句股法測量。獻入遠近。然後安置炮位。燃而擊之。無不中者。其法又超越西洋人萬萬矣。又炮之中物。在青烟而不在震聲。鉛彈皆於青烟中先出。而震聲隨之。聞先祖遠圖公言。本朝康熙間。狄逆叛亂。衢州用兵之時。吾邑有人客於彼處。一日送客出門。方在拱手之次。忽覺風一陣。而客之首已不知所之。後聞大聲轟然。始知為炮風所擊。可畏也。吾邑去省城七十里。常聞營中操演鎗炮之聲。因憶昔日所見所聞而記之。

南宋高孝光宗理度六帝。後聚皆在紹興。光和西僧楊璉真伽發之。獲金寶無算。理宗之首。亟為番僧取作飲器。真古今來大劫也。地覆事周公雖安卑維職。載之詳矣。然其中有可疑者數條。兩窗無事。述一斟之。史稱紹興十三年八月。金人歸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及帥顯皇后（高宗后之喪。帝為總服。至臨平迎之。奉安於龍德宮云云。然其後不載葬於何所。而雜藏云稽覽於至元十三年八月。發盜理度三陵。十一月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則徽宗之陵。亦在紹興矣。乃浙江通志紹興府志山陰會稽縣志。皆未載及。何也。又史載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六月。靖康帝卒於金。三十一年五月。金主亮遣使來漢雅之地。始聞靖康帝之喪。孝宗乾道七年。金人葬欽宗於鞏洛之

原以一品禮則欽宋之柩未嘗歸也而雜藏藏欽宋之柩與徽宋同歸楊髡發之止
木櫝葉一枚又似實有其事者又六陵被發之像諸帝骨猶俱委棄草間義士唐玨
林景熙鄭樸翁等變服為采樂者以草囊潛收之瘞於蘭亭謝天童寺前冬青樹下
見陶南村輟耕錄及林景熙白石樵唱諸書甚詳而雜藏云楊髡發陵時有宋守陵
使中官羅銳者與之力爭為髡徒痛箠曾之以刃令人擁而逐之銳力不能敵擁地
大哭陵祇發復請帝骸骨皆棄草莽銳買棺斂衣收殮之悉從火化大慟氣絕云云
則似無唐林諸公收瘞事矣予嘗客紹興欲遊六陵而以山深多虎不果詢之陵戶
人皆言六陵在都泗門外三十餘里今其地尚名攢宮諸陵均以短垣繞之愚朝祭
文俱勒石樹於陵前陵旁有郭大尉鋼香火甚盛云是宋時守陵中官而無所謂羅
陵使者按公羅係宋末豐儲倉使元初隱居湖州自號四水潛夫後寓居杭之癸辛
街故以癸辛雜識名其書然於諸家所紀不甚符合豈公羅傳聞之誤耶抑史與諸
家失其真耶以質諸考古者

秣陵馮學圃鐘子石交趾同客於粵西之蒼梧武陵者先後十餘載其內子患瘧久
每發時初自膕間寒栗動未幾遍行腹中痛不可忍頻年延醫治之者不一其人而
持論各異外貼膏藥內服湯丸凡寒熱溫涼之藥攻表清補之方靡不備嘗然病日
益劇學圃見已垂危謝醫者去衣館戚備坐以待死矣延至十餘日病勢稍減兩月
後則飲食如常起居亦健而向之萊菔震動者漸覺日長馴至滿腹又疑其為臌也
因復以藥治之亦不能愈如是者又三年忽一日腹痛欲死瀉產一男母子無恙而
腹疾消計自初病至產蓋已九年餘矣舉國自後不復信醫藥

金山在鎮江城外大江中山勢孝孝直上僧寺裏之山下復有喜才石前有郭公景
純墓皆山之餘氣所鍾結也予過其下者凡三過望善才石約高三四丈許貼近山
麓而向鎮江水口形類童子拱手磬折若善才拜觀音然故以為名郭公墓在山前
大江中雄岸有十餘丈石峯峻削出巨浸中相傳為郭公葬不髮處然墓不可見也
舟人為予言其地水溜風高過客從無敢登其上者乾隆丙寅秋墓前忽風浪大作
遙見若大旗者二旋轉於洪濤巨浪間水珠四射人不能近至五六日而勢始稍殺
江邊有善泅人號水鬼者往探之則一大魚首如數石鬣入於石窦中牢不可脫其
身猶力簸蕩故風浪掀天而起所見大旗則魚尾也水鬼候其困以利刃斫其頸脊
堅厚不能入復用鐵錐力擊始碎之魚猶鼓浪激刺者兩日而始死水鬼牽其尾之

其長四丈餘肉甚肥美腹中人骨爪髮猶有未化者蓋天惡其貪人故困其首於石
穴而借人手以殺之也其時適風恬浪靜操舟聚觀者千餘人有好事者細探其穴
珍珠決空曲盡鱗透瘦之妙束連於山下至水底甚則無有也予以為長江萬里洶
洶直下而此地正當其衝勢不可當且通體皆石並無寸土即使可墓亦非善地不
審郭公當日何以取此

杭州皋亭山下有趙姓者宋燕王德昭後也世業農其妻懷孕十五月而未產趙心
憂之一日於田間力作有道士過其旁瞥視良久問曰汝家中得毋有異事乎趙悚
然以妻懷孕過期未產告道士曰吾固知之與汝尚有厭緣故爾問及今以一符與
汝焚於水盆中使服之即產矣然所產之子不可使之見風否則不利於汝至期吾
當自來治之但活醇瞭以俟我可也遂拱手別去趙歸如道士指其妻服符水僂旋
即腹痛未幾而產穩婆所坐面目有異因房中黑暗舉向明處細視之見頭生一
角髮床而目圓兩牙出脣外者半寸偏身深藍色方驚詫間忽颯風過處其物已雛
手擒風而去趙正駭絕聞門外剎竿聲就視之則道士手提一青布囊至謂趙曰汝
妻所產乃夜叉也汝違吾戒致被乘風而去三日內必來食毋矣趙懼長跪而乞救

道士以布囊并一符與之曰可將產毋安置別室而掛此囊於牀前俟除怪後以符
封囊口自無患矣他日吾自來取囊言訖取酒一杯戟手畫符於中令趙持以飲其
妻實熱氣一團自喉間直至丹田惡血直流而出滿身通暢道士曰病根去矣遂自
飲一甌出門去趙素有膽氣至期又如其指而伏於房內隱俾處以覘之入夜狂風
驟起房門豁然開其物已長七八尺猙獰可畏踉蹌而入至牀前將欲搦嬰兒忽布囊
嘐然作聲復口如箕套於夜叉之首夜叉以手搦之不得脫氣如牛吼拳地跳躍良
久產婦已而身漸貼小倏入囊中聲亦頓絕矣趙出見夜叉跳躍處地已成坑舉其
囊沮洳作水聲懼不敢開血點符於口而縛之次日道士復來趙具以告道士急令
辟婦女猩猩處孤一深坑手擒得倒囊中之物於其中則皆血水也亟命掩土而囊
符於石版以鎮之謂趙曰此地五年之內不可使婦女行走一感陰氣其物復生吾
不能相救矣吾囊為怪血所污可用火洗之令趙積薪庭中置囊於上薪焚將半道
士伸手入火取囊翻其裏以向外仍置火中薪盡復拾而撲其灰塵青色依然宛好
如故遂囊藏袖中趙問其姓名及栖隱之所答曰吾姓耿汝曾祖山中舊侶也故來
相救浸妻之孕乃感異氣而然此後凡遇日蝕月食烈風迅雷及天地晦冥急宜收

嘉定皆不可行夫婦事戒之哉之趙術首受命道士復飲酒一甌而出行步如飛頃刻已百餘步趙素聞其曾祖好道百餘年前嘗與一黃冠同潛修於天目山中始即其人也旋於孤坑庵築牆以圍之復亦無他異昔予外父程逵齋先生授經舉事山中見趙自述其原委蓋乾隆初事

餘杭臨安武康諸山多產猴山中人皆善取而役使之有羅姓者臨安臣家也得一猴自小時即教以雜事猴甚靈慧洒埽則地無纖塵拔草則根株齊起前爺孃舅皆熟習焉因使承值書房洗灌花卉凡枝葉間蟲蠅皆一一搜剔無遺且能攜管作楷筆畫無不肖者其年盆中石榴結實猴摘其一食之遍為主人所見欲行扑責猴叩頭哀求而止次年盆榴又結實而亡其一主人復疑猴所為也執而詈之猴叫跳不已主人怒其強強復重責之猴出至所宿處以爪畫地作一道頌人手持石榴狀遂自縊而死人視其所畫類一牧牛小童詢之則榴果童所摘也因驚於猴置而不問復童常見此猴為祟又屢形於夢似欲捉之主人遂以童至猴塋所告之數十以謝之自是始絕

吾邑南門外城山之陽有劉王堂神像顏面修髯濃眉巨目旁坐者六人皆甲冑兜鍪狀甚魁岸或以為北宋劉錡或以為南宋劉錡然廟無碑記不列祀典邑志失載莫可考也而神之尊衛則俗咸稱東嶽延壽司安鎮劉王子固懷昔在紹興曾遊江檣東嶽廟見兩廡各有小殿焉東祀忠顯公劉錡西祀忠愍公李若水皆宋欽宗時殉節之臣當建炎初高宗駐蹕臨安為金兵所逼出奔紹興凡死於王事者皆贈官特祀而規模草創劉李二公暫寄祀於天齊之廟以俟專祠復人不知其故遂以為東嶽所隸之神矣劉錡封武寧郡王謚忠烈吾邑之劉王人既稱為東嶽延壽司則為劉錡而非劉錡無疑也按宋史趙子崧字仲穆閩之崇安人靖康初以資政殿學士出守真定金兵至城下子崧以強弩射卻之敵知有備不敢逼而去復耿南仲等恐其阻使和議召回京師及汴京將陷命往金營議割地金人館之城南壽聖院私署重鎖欲相之子崧不從作書訣其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而鴆金人取其書而瘞之過期院壁以識其處金兵退公子子羽尋而殮之已八十日矣顏色如生高宗建炎元年李忠定公綱奏請褒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忠顯子羽官至右諫議大夫贈少傅子翼真秘閣子翬興化軍通判孫珙子羽觀文殿學士謚忠簡俱葬宋安世稱五忠劉氏而朱晦菴夫子則子羽門弟子也子友楊至甫帆樓記云忠顯後裔世居紹興水濱巷宋時語救尚

存城中會稽界內有祭專祠縣官春秋祀之每至祭時則其家宗子率族人以侑奉諸教諫於神位前明忠端公聽其復也因考劉王源委而并及之又邑之新市鎮亦有劉王堂廟中傍類往往則竟為南宋太尉威武軍節度使劉武穆公錡然武穆傳祀新市之說亦不可盡信豈附會傳訛者與請質諸博學多聞之君子

余亘宇肅庵紹興會稽人少時讀書於戴山僧舍一日散步山殿前遇一道者青巾藍袍長鬚白面偉如也與之言玄妙之旨常出意表余異之遂室有佳疇問道者能飲乎曰能遂延入共酌馬酒間疇道者姓名及修真之所答以姓劉名巍四台之仙居人向居雁宕學風鑑於盧景衡今則雲遊無定得者寶授可謂有緣矣余因謁之日後功名何如道者端視良久復遍撫其身謂之曰君神清骨厚將來必入詞林官眼有威外官當至二方面五旬之外壽得考終但惜有暴疾之陟耳余固問其故道者曰此君之宿孽若能修德以禳之或亦可以稍回也因語以鄉會中式年分欽罷辭去後余少年顯達悉如所言由翰林愿住至四川蕃司年五十矣每念道者之言時懼滿盈不敢作非分事未幾夫人卒余喜萬伉儷之愛因厚殮之以悲泣成疾數仕歸年餘病篤謂其子曰吾懼暴疾之禍潔潔者數十年今而後吾可免矣遂卒後其子卜葬於西郭門外之亭山猿穴已成擇於某日午後下窆焉至期自唇所舁棺來中道忽雷雨大作舁夫皆入路旁人家避之黃昏後始得至壙於是按時封穴送各散去亭山孤寺田野中墓在山半四無居人山下惟一守墳者家焉月餘後又大雷雨次日守墳人驚見墓為盜發亟報其家子弟視之則父母兩柩俱開兇俱委棄泥濘中棺中殉物盤匜一空遂報官驗緝竟無蹤影一日其子至墓所巡視撫棺慟哭忽一道者至謂之曰此是定數難逃昔尊公未過時吾亦曾以語之矣其子常聞父道其事知其即前道者也弟泣長跪求示賊之所在道者曰此人與尊公前世宿冤殺以此報之然并禍及尊堂罪不可逭君但於南門某家質庫中靜坐物色之即得其人矣言訖飄然而去南門質庫余之戚好也其子如所指凡數日忽有一衣帽頗長隨扁以金釧一枚來當視之即棺中物也款留其人而密報於官執而細訊則係偕諸他人者遂尚未入嚴鞫又為置之某人賊贓根來始知盜墳者乃余之遠戚向至四川住所余以其素行不端拔不為禮見余厚殮其妻心竊鄙之歸後貧苦無聊因糾眾作發冢之舉車而當日舁棺時以雷雨止於道旁暗中誤以夫人之柩為余柩漂夜不及細辨遂棄屍左而夫屍石蓋墳者以石為夫人柩也舁而劍之則非是

復厥其左者歟兩檜並關馬當夜深颶駭正值迅雷大雨又在山半歟守墳人絕無所聞而若輩得以肆行其志宮慾之恣以實法無論鋤者

前明有縣祝令某性貪暴以賄成即千百錢皆納之有父控子之不孝者其子行賄於令令遂以父多事之罪重笞之竟釋其子有偷兒入山偷獲為山主所獲縛而送之縣令訊之確令覓下杖責之偷兒有物纏於腰因解置於地而受刑令問腰纏何物答以青蚨八百文令點頭微笑喚之前曰汝領責乎領訖乎偷兒喻其意曰領訖令曰若然可即以此錢為罰錢遂免其責而釋之取錢入署無作色復鋪訟行廳挾貲入都至山東盜為盜劫并取其首去于聞諸被庋父老云嗚呼明時官方如此雖欲不亡得乎

天南五嶺惟大庾為最高接大庾本名臺嶺又名梅嶺秦并六國越王句踐子孫復稱王於百粵其將梅鋗築城濱水上以居之鋗家於臺粵人德鋗故稱其所居曰梅嶺有謂鋗為書君吳內將書為漢徙廣陵於此因以得名二說雖不同然俱名應以鋗而著今宮城諸梅皆其後也又漢武帝元鼎時樓船將軍楊僕奉命伐南越裨將庾勝與其弟屯兵於此故曰大庾其東四十里有小庾嶺在焉僕入因梅嶺之名遂於嶺上遍植梅花點綴之所謂南枝已落北枝未開同一嶺也而氣候冷暖不同如此予於己卯丙戌仁未三過其地見嶺止尚存古梅數株嶺南則無有矣嶺巔石壁左右立中通一道唐張文獻九齡所開也昔文獻未過時過此峰峻路仄不可以步因曰吾他日得志當平此嶺俾相車宗遂其險而平之南起衣缽亭北至梅關汎計長五里有餘高有二丈及丈餘不等路闊一丈有奇成一石街往來行李咸賴之今雲封寺中文獻專祠在焉嶺巔正中一門額曰天南第一關為江廣分界處門之南屬廣東路旁古碑林立皆叠時名人度嶺之作亦有殘缺及鏤去數字者門之北屬江西門口西面一碑大書梅嶺二字每字徑七八尺又有碑曰萬古用行曰急流勇退曰海天一線曰雁迴人遠皆深刻大書東面寺立南望則層巒疊嶂烟霧迷茫北望則水若帶線山如聚米凡黑盧處皆城郭民居所在古云嶺州九點烟不過如是渝大觀此因思古之賢相不但澤及蒼生而且福蔭鄉邦功垂萬世予每過此不禁胥然興歎冬日自暗與沈宿舜言及江廣山川之美信筆紀此

紹興沈懷清先生名嘉徵予師益川夫子之叔也由巡檢仕至臬司居官廉幹和平敬自下僚洊歷大位聞公任江西浮梁令時曾暫署某縣蒙過城中常被盜公僦

任僕嚴緝之凡城門出入者皆盤詰焉而絕無影響一日大雪崩簷者復有三層樓最高可俯闚山川城市公治酒邀友至上層賞之見城中萬屋凸櫛皆被雪覆惟一家平屋數間無片雪疑積而微見烟起公異之使人踪跡其處則邑中巨室也主人遠官止方擄眷以住樓屋廳堂悉皆封閉而留一僕居門首守之公疑其為盜藪集兵役圍其前僕入而搜之至無雪之屋果羣盜潛伏焉蓋窮盜甚衆恐突烟起而動人疑因就地作數竈以供炊煮屋依人衆兼之火氣上騰是以雪不積聚遂羣獲之搜出贓物無算有跳屋而逃者悉為鄰佑所擒公訊之則盜賄其家守門之僕借屋以為巢穴食物皆託其代購羣盜日惟高臥夜則出劫邑中富饒之家無得免者已數月矣因公僕任僕查緝嚴甚不敢出城而入初不料其窟於此處也遂悉置之法公善政難以枚舉此就予所聞者志之僅百中之一爾按沈公於雍正間自廣西蒼梧縣長行鄉巡檢調橫州吏目卓異引見奏對稱旨留部以州縣用適江西浮梁縣缺出遂以補之官浮梁者十八年復以卓異陞廣西象州牧轉思恩府百色同知旋擢太平知府雲南迤西道雲南按察使自州牧以至臬臺僅七載耳任滇臬六年於總督恬文案內罷任旋補江南常鎮道以病致仕歸數年而終予所見自下僚至

天位者胡文伯以教諭至安徽巡撫評松估以縣丞至江蘇布政使及公而三餘杭臨安接壤處有村落焉其地西障崇山東臨大溪村民聚居者數百家田約二千餘畝每歲夏秋溪水常漲故沿溪向築長隄以禦之歲常增土隄日以高而隄之中間較兩頭稍低三四尺歷來水纔從未有溢入隄內者辛亥四月以後淫雨連綿至八月初猶未止溪流日長村人羣集隄上共籌堵禦之策而水勢忽驟增二尺餘去隄者僅四五寸咸以為不可守矣正在驚惶間忽聞大風號吼見一物自西邊山頭來由田而上規視之乃巨蛇也頭若半間屋肉角隆起兩目圓如鴈栝然顧白而背青長數十丈高有五六尺衆噪甚亟狂奔以避之蛇上隄直舒其身適當隄之最低處滇史水沒蛇身之半而絕無溜滿入田中村民遠望叩首焚香念佛之聲振原野如是者兩日水漸退而隄岸出矣蛇始蜿蜒入水隨流去後忽已香衆以為若非此蛇攔護則不但田廬悉成巨澤而千餘人口亦必盡為波臣蓋天使之護衛此方也因聞諸官各捐資建龍神祠於隄畔祀之鄉人徐公錫禮紀其事於石

廣西省城有伏波山在伏波門外灘江之岸丁丑春日予同蘭山周鳴皋任遊山高三十餘丈周圍不及半里遠觀皆石无立江濱麵卓筆然其頂尚秉斜倩而出若頗

首下視者古樹鬱怠宛如圖畫山畔鑿石成路曲折而登至半則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祠在焉援南征時憩此因以名山祠後巖石內有遺跡洞廣可兩間屋許其盡處形類巨井深不可測靜夜常聞波濤聲過志載昔有人探穴至底見一青龍方驅項下明珠燦然取之而歸讓者曰此驪龍珠也遺遇其睡故為汝取醒而覓珠不得則必發怒一掉其尾此地悉為巨海矣其人懼而還之故洞以此得名洞中一石如桂上下俱連於山而中斷人稱為伏波將軍試劍石予細察之石斷處作峽底之形不類劍斫者蓋出於後人附會也祠側一亭俯臨灘江國初定南壯武王孔有德鎮粵常遊賴於此手書聚奎二大字顏之楣間筆勢遒逸可愛江中客艘漁舟隔岸山容樹色皆在望中與城內獨秀峰雖有崇卑之別然皆省會勝境也後以俗事倥傯不及再往思之悵然

吾邑縣署建自前明歷來惟修葺之而已至乾隆甲午邑令武進馮公始詳奉部文重建之內外煥然一新繼其後者為潮南某公其所規有知堪與者以縣堂前厥厥太卑無以示威遂改為高敞作猛虎踞坐而昂首狀又於署後圖中豎一高竿懸虎尾以應之次年公緣事告病回籍今廢廨雖如故而後圖之竿已不復存矣嗚呼公

改建不及一年即以事罷風水之說其足信乎然公初蒞吾邑時遇事極有擔當聽斷亦甚明允民有召杜之稱無端為惑於小人以致官罷名裂雅狷而去可惜也

海內古人遺跡見之紀載及故老傳聞者無慮千百其中真者固多而出於後人附會者亦比比皆是予所見聞未有如錢武肅孟蟲西施諸遺跡荒謬之甚者昔吳越國錢武肅王鏐微時曾過臨平之安平泉時行路渴甚掬水飲而甘之遂發一誓後開國吳越命書記沈松作文紀之勒石泉側載在錢易家王故事中今碑已不存而泉畔石上有二窪馬長二寸闊寸餘中深半寸許其形圓而微長若簣之然故老咸稱武肅微時販鹽過此浴於泉而憩坐石上此其二卯迹也蘇州靈巖山春秋時吳王館娃宮在焉如響屧廊採香徑梳妝臺王人皆能歷指其處而西施洞前石上有婦人履迹二長及三寸前銳後圓深約寸許湘簟碧簟宛然於青苔芳草間寺僧曰此西施足跟迹也昔桓溫鎮荊州九日會僚客於龍山孟嘉之帽為風吹墜而不覺溫令孫盛作文嘲之于師孫承涯夫子客楚曾游其地見孟坐帽處入於石者寸許其形與帽無異此予親目所睹也且柔乃絕類李將軍北平射虎之矢亦奇矣哉昔祉堙老人常言李將軍射虎踪中石至於沒羽疑其石間有罅隙而然否則

何以再射則不能入也即使氣壯力強亦終難至此此論大是近理然以方之情便諸痕則矢之能入石也固其宜矣又杭州候潮門外委巷中有錢王射潮鐵箭小亭覆之大可兩圍其上甚圖而結頂處微有尖狀今出於土者尚二尺餘據之可勁拔之不起人以為神予按此為吳越作江塘時之鐵橛用以攔圍土石或鎮壓水怪者穴其根而以鐵條橫搖之故不可拔當時塘尚近城故在此處今則沙漲於外者里許悉為民居而塘又居其外矣又予昔游嶺南過湖廣岳州城外見江畔沙間臥古鐵五條長丈餘闊三四尺厚可尺許每條穿有徹孔類半日狀舟人言此是上古鐵鏁人或犯之立致禍祟行舟無敢泊其處者蓋入岳陽門見門外有鐵獸一形如獅子而有角伏身昂首以望洞庭狀甚獰猛可畏商乾峰太守憩在湖南時嘗署岳州府事後補廣西之桂林予在幕中舉以問之公云鐵條係尹壇頭所鑄以壓洞庭水怪感年已久而仍浮沙上不陷於泥鐵獸亦尹鑄昔洞庭水漲常入城中自尹置獸於門外後水及獸足即止云又聞直隸滄州琉璃河畔有王彥章鐵槍尺餘出於土者尚丈許若船上跳板然壁於河側按五代史彥章為山東壽張人少時即歸梁為小校官至招討其時燕地已為李匡威劉守光所據彥章何由至此撐船乎且其長篤亦安知非用以治水怪者姑記以傳訛遂成故事考古之士當旁搜博採而以理斷之庶幾不為附會者所惑

辛亥仲冬朔日吳門松秀部於慈相寺前演琵琶記辭朝一折曲調規模可稱雙絕觀場者贊不容口有名士某者拾楊升菴之唾餘而言曰蔡中郎之父名稷字伯直見後漢書誌而劇中稱為蔡從龍乃製曲者失考故也予按琵琶記為永嘉高則誠撰記中所云皆非中郎實事如狀元之稱始於唐玄宗時漢朝尚無其名而東漢重獻之世丞相亦無牛姓者此曲蓋借蔡邕二字以寓作者製曲之意其餘盡屬空中樓閣也則誠舉元至正進士隱居不仕與貢酸齋吾子行輩為名豈後漢書尚未之識而嘲後人指摘耶彼名士者見楊升菴丹鉛錄中嘗有此論故竊取其言而自矜為博學創見殊不足供識者一粲也予欲辨而析之恐彰名士之短歸而記之以戒輕妄

初三日松秀部復於慈相寺前演狂丹亭予於陽若士此曲卓犖當代儻恣變幻遠軼其春香自序已明言其故矣然予昔遊閩卷適出南安閩府署中杜麗娘之板

敝廬猶在馬見府署復石道姑之梅花觀尚存馬又若實有其事者與滇南觸案所
武廣絕家莊臨澧塔上伍子胥遺跡馬邑獨遷唐太宗馬逐麵相似已嗚呼天地本
一幻境古今來有志足據之事皆與傳奇小說等也而茲則附會假借以實傳奇小
說之言則竟以幻者為真矣語云傳聞不實流為丹青蓋此之謂
予堂姪星莊自河南歸言五十三年秋閒與紹興錢某者同客睢寧同知某公署中
書室三間隶西各居其一而中則為燕坐所錢向蓄一洋犬忽號躍嘷叫者數夕矣
疑其有竊賊也擬數役於糟外邏察之一日星莊於錢室夜話將及三更犬吠愈急
驚疑風自外來燈光如豆星莊目眩頭暈心泛泛然欲嘔遂歸而蒙被臥醒復汗出
身亦漸安徹聞隔屋錢有呻吟聲天甫明錢之小僕名福壽者來謂星莊曰昨夜睡
後忽聞主人呻吟小人起而問之見黑氣一團自主人床上滾出燈火欲滅寒風襲
人因懼而仍臥今祖帳問安而主人不應請往視之星莊起至錢所見錢曲身向內
臥口中微作唔唔聲改其食血盈脣馬大驚駭亟邀某公及同人輩入視錢之胸前
上有針刺痕下則刀傷儼然檢其枕畔得一鐵針及七首在焉皆有血迹正驗視
間錢忽躍然起據案疾紙而書曰適馬夫來道及云云此事我向所深悉今針鏃刀

刺罪亦相當居停主人可傳示吾言以為鑒戒書畢擲筆昏然欲仆衆急扶而舁諸
床狂囈之語不絕數以靈藥兩月始愈自後犬亦不復吠矣星莊後問其故錢曰自
兄歸寢後我亦偏身寒戰上床而臥以後事不復知示以所書錢亦不自曉其故也
予謂此事即佛家所云因果宿業在焉冤冤欲求報復而曜星莊之在座也因使之
病而歸寢然後得以行其志閱其所書數語蓋宿業亦不甚深故僅以刀針痛苦之
不至於陽命耳
予甲戌往粵與杭州某輔臣者同舟連窗閒話某道及其高祖某者曾於萬歷中遊
鳳山門外之鳳凰山偶乘手於山半路旁小池得一石其色深藍大若龍眼而微長
下圖上銳銳處有横孔細金絲穿半段長寸許貫之其下圖處勻列九孔馬某知是
貴重物而不曉所用偏以示人亦無識者聞於鎮道太監孫隆特至其家訪之見而
喜甚易以三百金葉悶所用孫曰此鴉青寶石墜也皇后鳳冠所用金索繫於冠後
而下孔則以珠作九旒垂之今將製冠以獻特少此物故以重值買之耳按鳳凰山
為南宋故宮舊址此石蓋大內物也滄桑屢變寶物沈埋幸遇識而用之之人竟得
復顯於世否則雖為人所得亦終歸於淪棄而已可勝慨哉

英石出廣東英德縣濱臨大江石山四峙予昔過其地嘗自南門城上望之大山如
屏峰巒周遭小山若峰刃矗立皆英石也石工入山擇其形勢適用者鑿之以歸大者
充圃圖中物其小者或剖而分之或黏而合之作几上假山及案頭硯山之類予於
廣州歸德門見一卧石馬長可丈許皺紋極細皆具峰巒形蓋朋輩者將逐漸鑿取
之為假山硯山以獻於人耳予居嶺南久所閱英石多矣而最奇者止見其三一於
廣東轑商吳葉家見几上一石高尺有五六長三尺餘千峰萬嶂長亘連綿其下坡
陀若臨水隔窕然衡嶽排空而湘江九曲環迴於下也右首邊隙石壁鐫八分書兩
嶽真形四字朱文印章一曰沈潚字文瀾形如豆大蒼老工鰲成入神而淮運使趙
公默有石峯一其祖勇略將軍狼所遺也高三尺餘上巨下削根具三足嵌入紫檀
座中絶似奇峰插天初無造作痕迹峰半委書曰一枉擎天河北韓世彥書數字而
硯山則於梧州太守永公常處見之長僅五寸高止二寸餘峰巒挺拔巖洞幽深面
無反正之別五嶺九嶷不足奇矣此三石者玲瓏宛轉奇特嵯巖曲盡皺透瘦之妙
真上品也昔米海岳硯山乃南唐李後主物所謂巫山十二峰是也薛紹彭以晉帖
易之海岳憶而作詩有玉蟾滴淚之句明時在嘉興朱文恪公所所公之曾孫竹垞

舁携至京師王阮亭宋牧仲諸公皆有詩跋之後歸崑山徐健菴宮贊又蘇文忠公有
仇池石常自稱為希代之寶王晉卿以詩借觀意欲取之公不可後公南遷往返攜
以自隨後見公詩集中公卒於常州此石不知歸於何所吳天硯山仇池得蘇米而
名始著予所見數石雖奇可與古肩然主之者无風雅之名實之者少可傳之句久
則湮沒無聞矣是以知物以人傳所遇有幸有不幸者也
西湖上大佛頭昔人傳為秦始皇纜船石宋宣和間始鑿為佛像飾以金碧建屋覆
之論者謂西湖與江景不相通始皇泝浙江上會稽安能纜舟於此蜆蜆數百言人
皆建之予按唐李泌守杭時患江潮入城民苦斥鹵因於江干築塘作閘以遏之
則唐時江水尚至城中安知秦時不與西湖相通乎即以吳山而言春秋戰國間猶
在江濱而今則江與山相去十里餘可徹見矣陵谷變遷滄桑改易安可以今視昔
耶但自杭州以至鎮江計程七百里水無灘嶺之阻故稱平江然以地形度之惟杭
州在最高處其他皆傍下流西湖略高於省城隍同甫所謂決西湖之水可灌錢塘
是也而大佛在寶石山之半下視西湖又數十丈最時始皇若至此纜船則不但杭
城一帶皆在水中即嘉湖蘇松常鎮悉成巨浸春秋時吳國及楊李未方踏處在於

何所有是理乎大約此石稱為鐵船之物者亦猶七里灘屐子陵釣臺在富春半山中不過於此表古人遺跡不可勝柱鼓噬也故論古者當融會貫通而切忌拘執

四川舒公某者由進士選授江南某縣令調繁元和與陽湖令康公曦同年同僚相友善也後康公陞任別省舒公卒於任其子元標亦疲殁元標向娶於松江莊氏止生一女因依母家以居不復歸葛其後父母兄弟相繼死家業零落莊氏母女僅藉針黹糊口而已有孫兆承者主婁也見其女美而孤重賄氏之室故莊扶良謀娶為妾母女誓死不從扶良私授其聘而強之氏之母舅養孝貢使氏控於府縣皆不為理而反究及主嗾舂氏逐赴蘇將控之上官適康公陞任江蘇臬使氏攔輿大訴之康公接狀細閱知其為舒公總也因大悲泣立令承差赴松江守提上豪強縛至蘇重懲而枷之留舒母女於署擇書院肄業生蔣某者配焉蔣原有文名而故寒素康公贈貲以助其婚上臺及同官聞而義之皆有厚贈以松江府縣官向日不為申理各罰百金為舒女奩資真事實傳矣下咸頌康公盛德云此乾隆五十年間事蔣後中己酉科舉人

乾隆辛巳秋予同禍在田先生至慈相寺上房面壁窩看桂花僧鸞齡話及十餘年

前寺中有工人楊姓者膽勇出羣一日自北門醉歸已黃昏矣將近野橋見對岸池塘有火光因上橋視之則一人赤體坐馬偏身若雪火光自目出若兩炬然挂足於池其脛長五六尺伸兩手掬水而洗之楊大聲叱問其人不答亦不懼覆足自如楊私念此人非可以徒手擒者因就近至三官廟取其門拴以往廟僧某輿而尾隨之楊至橋畔則其人已起約長丈餘目光直射二三尺照耀林木其行如飛一轉瞬間已及寺門矣楊追之見其自西房之側上玉慶山由黃泥塘而去遠望火光隱隱增也楊奔追不及而還三官廟僧亦見之楊後亦無恙

酒之種類難以枚舉而惟燒酒為最烈飲或過多每致焚髮腐腸可畏也予昔在廣東曾飲紅毛燒色如琥珀入口甚辣至腹則心胃間似為火烙熱不可忍雖量鉅者不敢盡一合後客廣西之武緣其地向以善釀燒酒稱有單料雙蒸三蒸四蒸等目單料似吾鄉之參燒而較辣雙蒸則味釅性猛矣至三蒸竟不可以口予嘗試飲一杯味香而辣若一大線自喉直通丹田者然過身壯熱酣酣半日而後醒四蒸之色微綠余不敢嘗要其氣亦足以醉矣聞其不用米純是雙料所蒸是以香烈如此黃酒以重為佳而燒酒惟貴為貴舊注單料十觔則雙蒸祇重八觔餘四蒸僅五六

觔而已予曾驗之無少舛錯者其價雙蒸倍單料三蒸則於單料三之四蒸又倍於雙蒸法者總以單料之值為標準人言單料中有霸王鞭（藥名其本非木非蔴每年莖長一節如小兒之臂色青嫩被刺四出如無枝葉然其皮則白膩透人家園畹皆植之以為籬援有長至七八尺者躯此者常病瘧於兩足雙蒸以上則無之然亦不可得而知也予在黔中惟紹興黃酒是好而燒酒則不敢常飲

天下之神祇多矣而惟水神為最盛急而求之若可呼應如天后金龍四大王洞庭君楊四將軍二相公其最著者也然予所見聞則廣西之三界神尤為靈異祓神滿蛙海之會縣人生於壯家時予普自梧至邕道過東蝦墟遙見江北村中有石峰三若香爐焉壁然舟人指而告予曰此即神之故居也其生前神異及沒後感應具載廣西通志中俗稱遇天得道三界之神廟祀是處皆然而惟梧州府城隔江三角嘴之祠最巍煥蓋灘左右三江齊匯於此往來商賈聚集如雲故廢祀者無虛日予居梧久曾數遇之神像鬚髮半白朝冠蟒袍而端坐兩旁侍從俱猙獰甚其常有數青蛇形如秤錘出入神之衣袂及從者領袖中蛇嘴雖朝祀神者必以主者為餌蛇蜿蜒出吸而食之人咸稱為青龍將軍乃神之使也凡江行者有蛇見於舟中則必以淨盤貯之供以香燭其舟永無傾覆之虞蛇後去後來莫能測其踪跡予後客武緣

武緣亦有三界廟在縣東街游擊署前頗廢久矣沈益川夫子欲為重建竣予具香燭往告之恕見香爐中蜷蜷動則一青蛇出焉盤旋而上入於神座中因大驚異即日鳩工庀材而捐資助料者如歸市遂不日成之此予所目覩者也廣西水中多灘若灘江之崇陵右江之北門左江之伏波皆高至十餘丈水流如駛俯視灘下若井底然尤為險峻人咸以之川河凡重載上灘必結伴偕合駁舟人力并挽一舟此舟既上後曳後舟常有竭終日之力僅上其一者名曰打幫而艤纜俱翳竹為之其長數十丈艤盛中斷則舟隨流而下人與貨俱糜碎矣昔江西臨川李秉衡撫粵至桂林打幫而上崇陵灘舵工遥見艤纜中間忽作一結疑此纜本是統長何為有此及上灘後收視之則纜已將斷舉達者止剩一絲一青蛇纏繞其處故不至債事耳宋應種靈默佑蘇神跋而叩首船頭者聲振大江以香盤貯蛇具拄體拜之次日蛇忽不見亦奇矣予蓋聞諸東裁之叔丹臣云

予姑夫邱雲逵先生向居新市鎮之橫街父蒼硯翁請而兼佑性素明敏於事無弗精當者後慕村居之樂遂剔業於東柵中台街內移家其中而翁自遊屋後心漸昏沈惟事斬釘截鐵以事則所咨非所問人以為遠慮用心太甚血識神疲故也投以藥

餅不敢其妻弟王學曾曰此為工匠所騙也今手持明鏡遍索室中於中門上橫枋內覓得片紙中書一心字而四圍以濃墨塗之如月暈然王曰是矣若燬以沸油遣魔者當立死然處之未免太甚因焚紙於原所翦疾日以癒而造魔之匠方居肆揮斥忽一黑圈自空而下直套其身即疾顛狂終身不愈計其時即焚紙之後也又餘杭章姓造一新宅中夜常見吏役無數排衙於堂一官中坐訟訴紛紜若斷事狀叱之則隱少頃復集至五更始畢其家訟事大起經年不休一日有所親自遠來章具酒款之適及室中怪異事其人驚衷素養而工於袖箏欲觀觀之因以猪羊血燕天端設榻其處倚枕以俟二更後果有小人數十長二寸餘自柱間出未幾漸長尺許為吏為役分列兩行吆喝之狀一官紗帽藍袍自正梁墮下坐於胡床言此處何得有生人氣速攜以來聲嗯嗯類鼉鼉於是隸役十餘輩奔至榻前逡巡不敢上官怒親自向前指揮使衆登榻其人暗發一矢正中官心遽倒於地衆惶懼遽奔至往往而隱起身拾視則寸許木偶耳紗帽藍袍宛如所見呼主人起而告之天曉即使人掘柱起其下鑿空藏有小木人無數亦如所見者又梯視梁間則梁與枋交縫處有竅在焉即妖所射木人之所也因名昔日造屋之匠語之推以夥伴所為主人當匠

前付木人於火匠歸心痛數日死其後此屋無他異亦結云予以為工匠魔魅之術固可痛恨然亦由於造屋者侍之刻薄而然語云躁大事者不惜小費諒哉

明萬歷間江南諸生趙某者家於召伯湖畔某年夏久雨湖漲頗方能佃堤岸間見枯樹一株浮沈近岸遂命僕撈取之折而為薪以供爨之用火甫發忽異香盈室其烟盤旋而上聚作白鳥十餘長喙高脚飛翔烟際蜂之隨手而滅未幾復聚皆白鷺形也火猶烟消倏忽不見趙異而識之每於爐中焚少許鷺仍羣集蘸者曰此木生於江濱者已歷千百年白鷺晨夕集其上久之其精神鍾注故有此異與龍涎香同一理也於是同村咸至其家賞鑒之時稅璫僨使四出爭覓奇異之物進之宮中以博鄭妃歡聞趙有異香因出重值購之以獻神宗及鄭妃果大喜以賜福王常賴幸已流賊破洛陽福王被害王府珍奇悉為賊有賊惟取貴重物以此香為朽木而棄之閹鄭人錢姓者富家也賊掠其貲財以錢善刀槊通使僞從同至洛陽當城破時錢乘擾亂攜帶乾糧數袋匿於古寺承塵中賊去始出時福王宮殿洞開無人守禦因入偏歷之見宮庫中有小匱二皆雕零而嵌寶珠纍累壁下啟之則所貯者朽木也心念此必異物漫反覆審視匱蓋之背有偕春數行在焉異道此物之神蛻

錢復偏檢庫中宮中抄掠不盡及猖獗棄擲之物貯於宮中隱僻處陸續運之以出約值數千金其時流賊正攻戰山陝齊豫間江南尚然宴靜鎮揚貿販流而下寓於高鄭舍館既定密焚此香果如匱蓋所云疏聞召伯湖畔趙生亦有此物因往訪之趙當內璫購香時已密藏其半璫勢衰復每焚之以自娛至是各出相示其紋理顏色無不吻合者趙藏其為最日後揚因與錢周旋酬洽錢遂移寓與趙同村居置家室焉□□□□南京淮揚一帶俱為戰爭之地二人挈香渡江避於宜園山中以免迨本朝定鼎江南平兩家同返故居數年之後揚州繁華如舊二人以香售於鄭貴所獲不貲遂為高鄭富室云乾隆乙酉予客邗江與金檢金棕亭兆熊太倉王翼夫二兄良士坐倚虹圖之迎曙樓飲陽羨茶各僕異事金昔曾授經於趙氏述其曾元所言如此

聽雨軒續紀終

西吳清涼道人著雜紀正續二卷寄示越州沈珺珺讀之竟歎書其後曰紀事之書汗牛充棟矣然溯其源則皆本諸春秋三傳夫而朝聘戰爭細而應對酬酢下至奢淫奸宄罔不備書宋之孟公通鑑李燾長編實取法乎此是紀事之矩矱也而其間石言鳥飛鬼嘆蛇鬬一切極奇至怪之事咸並載焉其故何歟蓋以見天地之大有正必有奇有常必有怪對待之理有固然者聖人不語怪恐啟人觀聽耳初未嘗竟以為必無其事也後□□□搜神覽卓夷堅諸作正祖述其說者已道人向遊四方老而歸隱閒居無事取平日見聞之可驚可喜者彙之成編而以遊覽考訂數條亦雜列乎其內因過事即書故事非一致非若卿雲志異專以奇怪見長非此不道者比也昔穉季徐季方著見聞錄四卷陸離縹緲海內驚為異書吳震方曾敘入說鈴中道人與季方同生浙西亦皆出於東海遊迹相同而所著之書亦相類可謂後先輝映也已至筆法森嚴措辭剔雅夫人而能道之固無俟珺之贅言而珺每見其敘述之際必寓勸懲寓以為深得聖人微辭苦誡之旨此珺之所獨見未知有當於道人著書之意否耳道人昔遊先君子之門與珺年齒雖殊而誼同昆季乙未分秧

恕忽十八年矣今遠寄此編雖誦環迴如覩謦欬美趣數語於後而歸之以表千里相思之意

乾隆五十七年三月下澣之吉世小弟沈珺敬跋於粵西武緣寓次

清 清涼道人述

明周忠毅公宗建字來玉一字本侯江南吳江人丈和公用之孫也中萬曆癸丑進士銓授吾鄒武康令上臺以其廉明命兼署吾邑興利除弊振興文教卓然有治聲後調任仁和擢監察御史天啟中為魏忠賢所誣死詔贈禮部右侍郎賜謚忠毅公之令吾邑也在萬歷乙卯丙辰壁五石卷之清幽而屢過焉手書狮林勝蹟四大字揭之楣間迄今已一百七十餘年而忠勤之氣猶勃勃於翰墨中瞻者罔不肅然起敬年移代遠日就模糊今卷僧慧通攜其居而新之予惜公真蹟之淪亡因命上堅治其版橅仍鉤摹四字於上嗚呼公之名滿天壤固不藉書法而後傳而予拳拳於此者蓋申景歆仰之意焉耳後人覩公之遺迹慕公之忠庶可以頑者廉而懦者立云予向聞之沈子雨梧云昔公兼治兩邑時德清有教衆強佔武康銅山寺僧瀆產者僧訴於公公為懲警衆而斷歸之今讖語猶藏寺僧所字係硃書秀媚中具挺勁之致蓋與五石卷楊顒書法蓋相似也予以為寺僧當以讖語勒諸石而龕於壁閒使後人知所瞻仰其真迹則裝為卷帙而書公之本傳及讖語

事由冠其首乞名人題跋之是亦表揚忠烈之一端惜乎寺僧既見不及此而武邑學士大夫又無有為之闡幽扶微者使忠毅遺翰湮沒於深山古寺中良可歎惜也按明末時吳人憫公與楊忠烈連左忠毅光斗繆文貞昌期周忠介順昌魏忠節大中忠而慘死率肖像而祀之於家至今三吳士庶每當歲時伏臘今節良辰莫不燃燭焚香擎牲釀酒以致敬即俗所稱南朝六神是已予謂諸公之忠烈固宜戶祀而家尸然亦見真道猶存人心不死與世之後試及諸公事蹟茅有不捫膚咨嗟奉祀惟謹者無怪當時頒佩章誥人目擊時事畏不顧身也因紀忠毅五石卷書蹟而併及之

粵東廣州光孝寺舊梁時古刹也寺後有園一區樹石亭臺迴廊曲沼頗饒幽趣相傳為南漢主劉龔避暑之所寺僧歷來修葺之故雖已數百年尚未頹廢明萬歷間有李廉梁喜者為宰相文康公倫之曾孫讀書其中晚閒常見紅光破破出池底就視則無有如是者半月矣一日梁偶洗硯於池一魚忽躍於前聲而墮硯因命童子下池覓之并得片石扁闊約二尺長三尺厚五寸有奇兩面俱植光潔色微青而質溫潤叩之泠然梁喜甚承以短几用習隸書大字銅後池中不復有光歲暮捐館實

諸書室年餘忽一洋行主人率波斯數輩來拜問其故主人指一波斯謂曰彼大西洋國人也善識珍奇近見尊宅實氣上騰知有異物特來一訪梁問是何寶氣答以玉光梁性故豁達遂出所藏諸玉器示之俱云非是復以光照賜物令觀琢皆擯首梁喜甚即延入與之而此石適陳於側波斯見而大喜共拜座最貴者久之謂主人曰即此是矣問肯售否梁青饒於貲且知其為異物固不肯波斯曰此璞也中有寶玉若肯舍售當以萬金易之否則我願出割擊工分我一片而酬以三千金何如梁許之問主人與之立要約石分為三梁得其二而波斯得旁之一遂招工就梁所解之波斯日來指示去其石皮玉質出焉勻其厚度而三之開視則宛然一海天浴日圖日赭紅而水深碧波濤澎湃具浩瀚無涯之意近上處色漸白乃羊脂玉也波斯大喜歸而嚴之國主嘗受無上寶矣如約付金持之去梁以居中一片用紫檀鑲之為紫房景狀兩面相同觀者莫不嘗為希世之寶復聞於鎮守大璫遂出四千金易之以充貢獻猥猥不肯舍脅以勢始勉強售之其旁一片至國初猶存聞乎南王尚之信率兵圍其宅指名勒取未幾之信以謀逆賜死全家北徙此玉不知所終予昔遊廣州與文康裔孫名世澤者相識聞道其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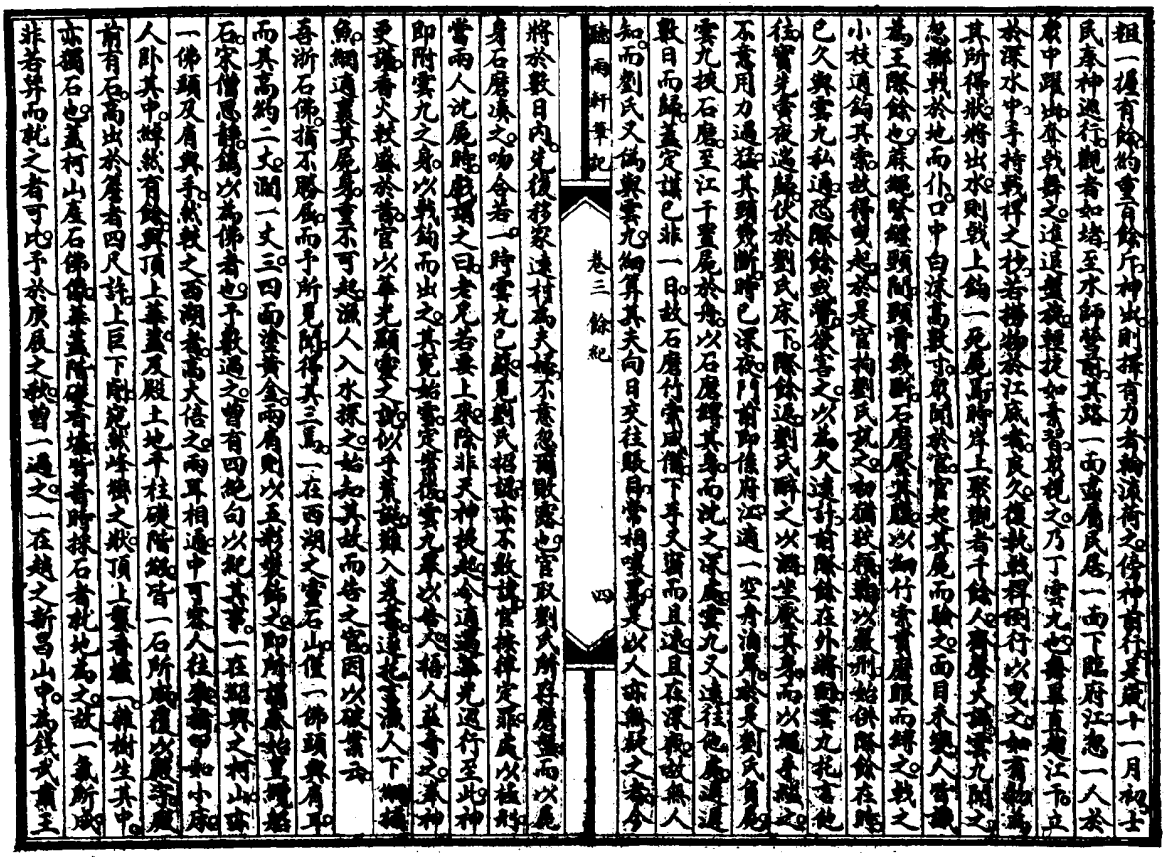
紹興府城中臥龍山俗稱府山復有倉頡祠中祀倉頡而越中名士如賀知章陸放翁輩皆有像後祀焉其祠左鄰僧寺境頗幽僻有唐某者設義學其中以授遠者亦祠而祀之歲時演習之時值中元唐出而訪友其徒方教演鼓口之次忽從廁起聞屋復圍中作然有聲若物之自空墮地者唐曰棚上必落瓦矣中正飢曷取而煮食之蓋僧於後圃種瓜架棚以憩之時正瓜熟也遂啟後戶視之瓜之熊於棚者如故而圃之北隅有矮人在焉長三尺餘首居其半面漆黑色兩目長及於耳張口如箕赤舌鐵硃作銛物狀來見之驟而奔矮人隨之闖其戶則自門隙入遂大聲喊救寺僧聞而趨視之矮人依然不見唐僧仆於地而無人色舁歸而俱病死者數人嗣復矮人數見且呼朋挈侶而來凡斷首燒骨與天止存下身而無頭與兩手及被其演血之鬼不一其城相中寺中為其擾擾不寧者數月時天台蒼雪大禪師駐錫於南門大能仁寺因請其於故處結壇仍演瑜珈法超度之見鬼火如栲栳者數十團滾滾而去自復室中始得寧謐益明末亂離之時此地殺人無算雖已隔一百餘年而龍為厲也王先生諱裕瑞者明文成公八世孫予師沈益川夫子父執也言與唐生

義深悉其事予昔客紹興常過見之閒中為余言如此

陸放翁之夫人曰唐琬與其母為姑姪伉儷相得而不見於姑遂至離梅春日出遊相遇於禹迹寺南之沈氏園唐遣婢致酒餚放翁悵然下波題釵頭鳳詞一闋於壁而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托莫莫莫唐和之同行至寺前橋上而題未幾快快卒復放翁重過沈園而園已易主詞刻石龕於壁間因賦詩曰楓葉初丹槲葉黃河陽愁送鴈南翔林亭風舊空回首烟景淒涼不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綠窗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禪龕一炷香再過沈園復題絕句云落日城頭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半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蹤一泫然又鮫南集及草堂詩餘予昔年客紹興曾至禹迹寺訪之寺在眾鄉門內半里許內祀大禹神像僅又餘耳寺門之東有橋俗名雁漢橋橋額橫勒春波二字時與亡友金大凡同行金圖家於此春予閒之金言昔有夫婦二人分別於此後人遂取其夫所吟詩句以名其橋今蓋貨殖人不知為放翁事也予徘徊其地見落日城頭風景宛

在所謂驚鴻照影者其為此處無疑惟過春沈園則已春不可得益已歷六百餘年滄桑變幻久矣往往銷沈可勝浩歎慷然而返時乾隆乙酉春二月也今讀放翁詩集舊遊重回首忽忽二十八年朋儕晨星感愴者殆日

廣西梧州府北門外水師營故有王陽餘巷舊名陽餘巷隨以沿鄉音轉訛為業其裏劉氏業而多力人咸憎其所配參差劉亦深以為恨每數日不與隊餘語隊餘素與同里丁雲九善雲九亦素稔劉氏貲與偕行乾隆辛未二人各伴而出數日隊餘歸謂劉氏曰雲九昨日已往某處貨矣我貨宜先歸遂有錢四百文托我帶回付其母以為薪水資沒可遣與之并告其母遲須四五日復始得還也劉如其言以錢往付其母而告之至次日隊餘之友某來遣隊餘同往三界廟看戲劉氏答以今日清早已赴各村索欠去矣數日而隊餘不歸遣雲九回遂托其弟見之乾無踪迹時方多虎而隊餘貿易向在山村人咸以為憂雇虎悉先是劉氏借鄰家石磨磨麥為食久而不還鄰人索之則云其上米適貴室中不可得劉氏不得已以磨值償之而留其半於家已兩月矣橋城外五顧鳥頭有善光觀每歲冬閒士庶必奉神像遍行於城之內外以祓不祥相傳神喜用戟故土人造一銀戟樹於神側其長丈餘上端雲地祥



趙一擔有餘約重百餘斤神出則拜力者輸浪荷之儀神首行是歲十一月初士民奉神遶行觀者如堵至水師營前其路一面當虎屋一面下臨府江泡一人於屋中踞地奪戟舞之遶退護衛輕捷如常智府視之乃丁雲九也善單刀過江下立於深水中手持戟杆之投若擲物於江底者良久復執戟杆倒行以曳之如有物滿其所得戟將出水則戟上鈎一死鼉高丈餘人觀者千餘人舉大譁雲九聞之忽擲戟於地而仆口中白沫高數寸餘聞於官官史其鼉而驗之面目未變人皆識為王隊餘也蘇郷曾雖頭聞頭骨緻酥石磨屑其鼉以物付雲貴磨服而縛之戟之小枝適鈎其索故得曳起於是官拘劉氏及之初猶狡賴鞫久嚴刑始供隊餘在時已久與雲九私通恐隊餘或覺察之以為久遠計前隊餘在外端賴雲九托言他往實差宵夜逃歸伏於劉氏床下隊餘返劉氏酣之次淫堂屋其身而以擾者繼之不意用力過猛其頭竟斷時已深夜門前即係府沉遁一空有油畫疑是劉氏負屍雲九投石磨至江干畫屍於舟以石磨縛其身而沈之深處雲九又遠往他處遲數日而歸蓋定謀已非一日故石磨竹索或能下手又豈而且遠且在深處故無人知而劉氏又偽與雲九徜徉其夫向日支往服即常相嗾事是以人亦無疑之者參

將於數日內先復移家遠村為夫婦不意忽遇獃獃也官取劉氏所存磨盤而以屍身石磨凍之吻合若一時雲九已歸見劉氏招認遂不敢請官棺葬定罪處以極刑

當兩人沈屍時獃調之曰老兄若無上來陰非天神挾起今適遇華光還行至此神即附雲九之身以戟鈎而出之其覓始雲雲雲後雲九舉以投人蓋有之華神更號看火教盛於黃官以華光顯靈之說以訛千真萬確入者不遠花雲漁人下網撈魚網適裹其屍身重不可起漁人入水探之始知其故而告之官因以破案云

吾浙石佛指不勝屈而予所見則得其三焉一在西湖之雲石山僅一佛頭與肩耳而其高約二丈圍一丈三四面塗黃金兩肩則以五彩裝飾之即所謂瑪瑙坡寶石山是矣一在湖州之村山寺石宋僧思鑑鑄以為佛者也予數過之曾有四絕句以紀其事一在湖州之村山寺一佛頭及肩與手然較之西湖蓋高大倍之兩耳相過中可容人往來聞即如小廊人卧其中綽綽有餘與頂上華蓋及殿上地平柱礎階級皆一石所成覆以殿宇殿前有石高出於屋者四尺許上巨下削宛然峰樹之狀頂上鑿香爐一雜樹生其中亦獨石也蓋村山產石佛像華蓋階級者堪雪香時採石者就地為之故一無所成非若并而就之者可比予於庚辰之秋曾一過之一在越之新昌山中為錢武肅王

逸坐佛三長有五丈遠臺如之立者二計高十丈其猿忠懿王又增繕一菩薩夾侍之亦崇七丈遠臺寶座皆具普錢氏賜錢八千萬貫造閣三層以覆之今則殿宇久頹惟見數石人兢然坐立於空山風露中而已此見宋竹垞曝書亭集至靈隱飛來峰之諸佛天王像乃元僧楊璉真伽所為僅錢其形模於石壁非若靈石柯山新昌者之為宅軀也夫石像之設其意以為撐土刻木範金或有時而銷敝惟以石為之庶可歷久不磨用心亦可謂慤矣而儒教從未有崇奉若此者雖由於不敢褻瀆而然然亦見燭涼之壞昌適出儒家之表

平孔紹武康西鄉人有至戚遠於孝豐之葛村平往省之居數日歸以相距百餘里期一日抵家遠於五更起身行至一巨澗時天色尚暗濮筏未來而水僅深尺許因跣足涉馬將至岸聞香氣酷烈異常俯視水中有物若積沫旋轉於迴瀾間手挹而嗅之香氛殊而觸粘甚平知其異脫頭上草帽就水承取之置諸所攜竹筐中及岸見沙際卧一巨松因就坐而拭足松身溼而且臞其冷如水正在著儀間忽風雨驟至遠上岸入路旁待渡土室遇之未幾天漸明下視所經澗中洪濤泡湧而至將及巨松霹靂一聲松忽蜿蜒動仲首舒爪昏身隨濤去平始悟適間所坐乃龍身也歸以草帽所貯物就日曬乾稱之得九兩許識者曰此龍涎香也蓋龍近水則涎於旋渦中取試焚少許香之酷烈不減澗中時而其蜿蜒而上作游龍狀因攜至揚州售之得價不貲其草帽亦以香故售百餘金平歸富豪一鄉

世之言醫者多矣據術神妙者固不乏人而微倖成名者亦復不少試就數則以為笑資昔有紹興某公作官江南攜幕以往行過常州其妾忽臨產欲產而不下勢甚危迫遂於舟牛涓舟覓醫治之夜將半矣其僕上岸見一旅店猶未閉門入而詢其店主答曰醫生惟呂城鎮某姓者最精於但離此尚有十餘里僕告以急店主曰若然則吾鄰某人向亦知醫來宵十餘家矣已僕如所指往叩其門醫者素於臨街樓上卧聞是何人僕以難產事請告醫者起而謂其妻曰可取冷水來洗面我將往馬僕於門外聞之謀施殲以冷水洗面然後醫治遂乘舟回船告之主人如法治之其妻正在奇脏間忽為冷物所激不覺其氣一吸一鼓而子門開兜脫矣適醫者至主人大喜請其定一產復有厚酬之而去醫者自此其名大著又醫士童姓者居仁和之獨山村一日有謝村人邀之童令土人操舟往至則乃悉隔娠者心胃鬱悶而腹甚鼓食之即吐不穀食者月餘矣童以開腸調胃之劑治之其家進飯而酒甚佳

飲之至晚下船時行步踉蹌工人謂之曰適買桐油一瓶貯於頭艙幸勿誤觸曹曲
身手扶油瓶置之穩處口中誦曰桐油桐油適醫者在岸聞華中嘗用何引書方書
桐油二字未竟遂答曰桐油遂入艙昏然而臥劉家僕工人問曰桐油食之即吐適
纔何以加諸藥中曹知為醉中囈語也強辭答之心念此病不食已久若一大吐必
至元氣散而不救欲往止之而路遠時久料已服藥遂任其自然次日將晚聞叩門
甚急曹驚以為病者死矣使其妻問之答曰昨晚服藥後忽大吐瀉爽然輕鬆隨之而
出今胸膈已寬思欲食粥特請再往視之其妻恐病家紿以往而辱之答以曹已早
出少頃自來曹隨潛赴謝村探之病果漸瘥遂至其家以清理之藥投之而愈蓋病
者積痰上膈他藥不能動得桐油吐之而始出也嗣復求治病者無虛日又予友沈
君懷清壯而授室矣未經出痘某年赴試鄞城偶染時痘之氣歸家發熱遍體紅斑
醫家治之而痘不肯透時值寒微其家市驅寒辟濕之劑焚之以除潮氣若大黃蒼
朮白芷之類咸列焉與治痘藥同於肆中市歸置於一處其家人誤以其藥煎而使
服之躁熱愈甚煩悶不堪舉家驚懼咸以為必死矣未幾紅斑裂而紫血流沈沈睡
去及醒則熱已漸解由此而痘起而上漿而結痂不日全愈醫家以為本屬不治之
症得燥烈之藥攻火毒而出之方可醫治然此等劫藥以誤服而見神奇醫者斷無
此大手段也此事出之本家故傳者絶少若醫者為此則又咸稱國手名家爭傳道
已矣嗚呼世之負不虞之譽者比比皆此類也欲求實其虛名之事則究何人哉吾
於論醫而深有所感

吾邑洛舍西村有陳鳳鳴者同友於蘇州臥龍街彩閣雜貨店歷有年矣其族兄鶴
鳴與鳳鳴各村而居向開綢鋪於常熟一日自常熟結伴歸舟至閶門外之度生橋
見鳳鳴於岸上行鶴鳴招呼之倩舟與語鳳鳴至船問訊畢遂見舟店午飯鶴鳴以
同伴不能久待辭之鳳鳴曰若然則吾有綢衫一件煩兄帶回遂上岸飛奔而去少
頃即以衫至鶴鳴訝其速答曰此衫向置之近處以待便舟故耳於是拱手揖別
去鶴鳴抵家後與母夜話其母曰西村鳳鳴已卒於蘇州前月柩回我家以汝未歸
尚未往弔汝明日不可遲矣鶴鳴愕然曰兄前日見鳳鳴於度生橋渠以綢衫相託
帶歸安得有此事母以聞訃及柩歸日期歷歷告之鶴鳴開箱視綢衫故在母子皆
大驚異次日攜衫往詢則鳳鳴果亡妻視其衫係自織綿綢向於家中做成帶往蘇
州者因點檢鳳鳴行李果缺此衫時適有人赴蘇其家亟以書問其同夥夥友書言

說衫係鳳鳴存日付人漿洗亡後查問據稱送來立候負衫十餘日前條爾不見計
其日即鶴鳴桐邑時咸以為死尚不捨其衣故顯魂寄歸也鶴鳴以驚疑成疾月餘
乃卒予表姪孫雲川與陳有葭莩親素悉其事辛亥冬月於桐德堂聞談偶談及此
歸而紀之

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評話又以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
海市蜃樓憑空架造如列國東西漢三國隋唐殘唐飛龍金槍精忠英烈傳之類是
已然其中亦有稍異出奇悅人耳目者竟如予所聞者而書之以見其概予昔在
鄞城城隍廟見有說三國演義者說關桓侯戰馬超孟起與桓侯苦戰三日夜
欲於馬上擒桓侯而不能遂詐敗桓侯追之孟起回身手擲飛抓罩其首孟起之
高祖為新息侯馬援善精此技昔佐光武定天下百步之內取敵人首如囊中物孟
起之家傳絕技也桓侯見飛抓自空直下避不及遂不覺大聲而呼丈八蛇矛向上格
之孟起回望桓侯頂上黑氣沖天而起內現一大鳥以翅拳抓抓隨落於地不可收大
驚而退復李恢說之遂降昭烈世傳桓侯是大鵬金翅鳥降生故急迫之際元神出
現耳昔有桓侯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蓋唐時為張睢陽宋時為岳忠武在岳鵬
舉母夢鵬飛入室而生此其徵據也說書者可謂有源有本矣後於杭州昭慶寺西廊
茶店內聽說飛龍傳陳橋兵變一段言宋太祖領兵北伐夜宿陳橋驛中張光遠羅
彥瓌等議欲奉以為帝太祖聞之大驚逃避至廄獨乘九天斑豹馬而逃行至陳
橋時月色明甚見一白鬚者攔馬立於橋上大呼曰來者非趙某乎曰然其人曰
我高行周也向知汝係真命天子故我臨歿訓之言自刎以全汝一家今天命在汝
逃欲何之蓋行周渾名高鷂子而周太祖郭威渾名郭雀兒鷂能擒雀故郭威與
高戰輒敗屢有仇隙後郭威登極知宋太祖之父宋弘殷素與行周結生死盟遣宋
殺高其奉屬因之而令宋太祖往說行周使之歸降否則取其首來若二者皆不能
則滿門皆戮時行周為漢守海平城宋太祖承命而至行周曉其不肯淺不肯歸降
主皆訓以天命有在勸之行周遂自刎死其首以畀太祖太祖持歸周太祖親赦回
驗之忽見行周立於前以鞭擊其頭驚悸而卒宋家全家始得釋今宋太祖將次
登位而逃其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人不能追故行周顯靈以阻之太祖不答策馬
上橋行周拒以鞭馬驚躍長嘶不敢進正徘徊間張光遠等自後聞聲追至被以黃
袍擁之而還行周亦冉冉入雲矣按二說雖皆荒誕無稽之說然亦新穎可喜所以

柳敬亭一浪至今盛行而人莫之厭也潘岳哀策北宮高明靜穆說書者劇談一回亦一快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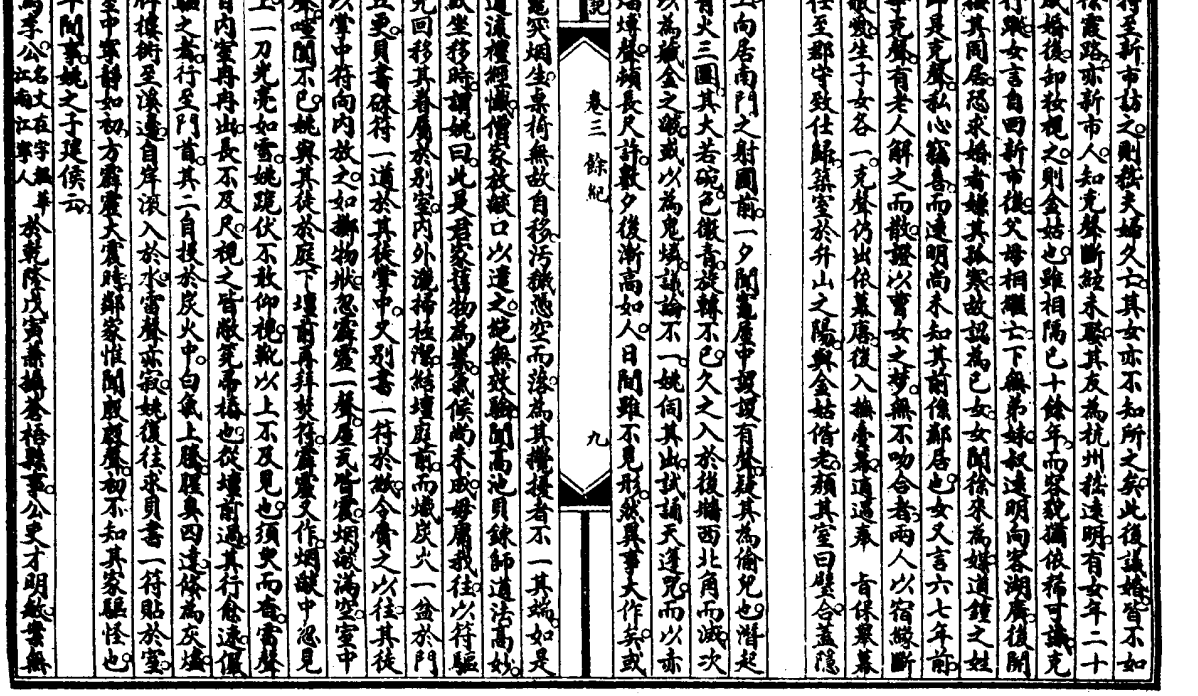
紹興蘭亭側有天章寺即元初唐玨林景熙輩埋南宋陵骨處益古刹也康熙間寺僧靜修者募建數次寺門方向不復舊時南者而東之靜修死其徒實凡為主僧一日有遊客數人來寺中自言姓劉成州青田人久慕紹興山水欲寫此以歸千裏萬裏之勝僧諾而留之居月餘與實凡洽甚談論之曰吾文成公江西也文成向有銀埋藏此間今當出矣倘若掘得當以十之三歸之於師而吾取其七蓋遺命所載也實凡聞銀埋何所答以在山門石檻下於是裹糧發之竟無所得劉悵然而去實凡思此門已為其師改建所藏得無在於原所因就舊時置石檻處掘至二尺餘見一石版版下則一小缸在焉啟之黃白之物滿其中重逾百斤而立文成之位於履左典室中農夕禮拜之夫文成埋銀以濟復辟之說世俗傳者紛紛矣然天章所藏何以不能預測日後門內之改造求又每已小南門外隔風梅西有來聖堂內塑真武像披髮仗劍而踏龜蛇歷來已久緣色屢塗有鄉人過之以烟管之頭戲叩龜背其聲鏗然以為銅鑄也四顧無人遂取置所攜行籃中而拾礫以襯神足歸家

磨洗之乃紫金所造因碎而售諸遠方由是致富他日獨修廟宇并新神像焉人皆喧傳亦以為文成所藏予昔訓蒙南塘雪今往來永慕時恆過其處僅一村廟耳建造不過百餘年其非劉物明甚然何人置此重物於神足下弗不可解也此乾隆三十年間事

鄞城鍾耀三世族也子早夭有孫曰克驀少甚慧其鄰孤女名金姑就端好與克驀同歲生物時兩家戲目為夫婦二人雖稍亦心喜之甚相歡愛後鍾遠宦修誠婚而孤以鍾會難之未幾孤果回故鄉者閱遂絕克驀未冠遊摩山遊舫兩謀求會孤家蜜渡曾某應見而愛之屢以女初婚之夕曾女夢一女子入房指克驀謂女曰此是我夫自幼已聘定矣汝安得情父勢而奪我婚女醒而異之疑其有伴婚再娶之事而以益證不便言嗣後無夕不夢遂告克驀克驀述熾力辨無有某屢知之密詢其同鄉會言鍾素與曾並未定婚遂成以為夢中幻境不足憑一夕曾女又夢見之正辯論間忽有老人來謂女子曰彼與鍾生有六年宿緣故爾如此日後沒姻自在此時力爭無益也女子領之俯首

出房去曾女自後不復夢至期果殞克驀以久離故鍾訃實暫歸因憶此姻自在之言疑其為孤特至新市訪之則孤夫婦久亡其女亦不知所之矣此復讖婚皆不如意躍三之增徐震路亦新市人知克驀斷弦未娶其友為杭州孤遠明有女年二十餘遠為執柯成婚後卸牧視之則金姑也雖相隔已十餘年而容貌猶依稀可識克驀喜甚詢其行藏女言自回新市後父增相繼亡下無弟妹叔遠明向客湖廣後聞來歸於杭州擇其同居恐求婚者嫌其孤寡故詭為己女女聞徐來為孤遠鍾之姓名家世已知即是克驀私心竊喜而遠明尚未知其前係鄰居也女又言六七年前曾夢與一女爭克驀有老人解之而散擬以曾女之夢無不吻合者兩人以宿緣斷而復續大相歡愛生子女各一克驀仍出依慕唐復入撫臺幕遠遊奉旨保舉幕客遂以應薦任至郡守致仕歸築室於弁山之陽與金姑偕老頻其室曰雙令蓋隱寓往事云

吾邑姚君賓工向居南門之射圃前一夕聞堂屋中契契有聲疑其為偷兒也潛起察之見篦前有大三圍其大若碗色微青旋轉不已久之入於後牆西北角而滅次夕亦如之或以為藏金之藏或以為鬼蜮議論不一姚伺其出試鋤天逢兜而以赤豆澆之火作焰燄長尺許數夕後漸高如人日間雖不見形然異事大作矣或



留賸民閒無敢以庶事呈控者有西門外擔木擔人余阿呂呈控邱以誠逼債毆主公提狀面詢之阿呂言邱於康熙五十九年曾身故父歿零丁僕至乾隆二年父母家貧不能養活邱遂出外謀食今邱已富而小人貧苦無聊因向渠道及前情嘴其贖身以資餬口詎邱昧良不諭反肆毒毆偽稱現在今其手書文契尚存請詳覽之公遂喚邱以誠到案邱稱其於驛前馬頭行賺上開張米店阿呂屢次賒米已及十千有餘可據今其向渠索取渠不肯還彼此相歐則有之若云係其家僕則阿呂憑空誣告也公以阿呂曾供身契係其手書遂令邱照契抄寫數行簽還良仙公屬詰之而邱痛哭滾地堅不承認視其情形若甚枉者公不能決退而商之幕友鍾靈泉鍾沈吟良久取康熙字典及時憲書複看體之謂公曰此偽契也按邱姓向無此字至雍正年間因避聖諱始加阝而為邱其書身在康熙五十九年邱當無阝今契內徑寫邱字其偽可知且據邱以誠供今年四十八歲逆其生時當在康熙五十年辛卯至五十九年則邱甫十歲彼市井幼童安能寫此端楷之契乎展訊原告自稱其情矣公是之遂喚阿呂以邱字詰之俯首而戰無辭以答再問契是何人所書阿呂始猶狡賴恍以嚴刑始言向與以誠交好欲其資助而不能反索舊欠有朱阿良者善於臨摹亦書與以誠有隙因嗾小人取其字迹代為做寫身契小人遂竊以誣告云云公復拘朱到案令摹寫之悉如阿呂言遂書穩二人而枷之復追欠還邱邱焚香叩謝而去又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有謝臨川者世家子也與湖南衡州府清泉縣人謝嗣音通譜相善嗣音係清泉富家臨川受其恩者不一矣一日復有所求而嗣音應之稍緩臨川怒恩有以中之興安田尚書有商孫曰敬材素與臨川狎臨川設計使敬材控嗣音於官言其祖謝陛者為尚書之僕尚書故後陞藩臬潛遊今訪知在於原籍清泉縣乞為行提回粵服役云云官詰之敬材呈其賣身文契及尚書家人姓名畧給發家人口稽緩而嗣音之父叔亦列於其祖名下領口糧焉官見其契券有據准為行提嗣音有戚好在興安聞而馳告之嗣音遂未以搆事挺良并控臨川於衡州府縣復庭控上憲請嘗提回謝二人至對面質之臨川探知匿而不出興安縣遂以敬材及券卷解送湖南撫憲仍移衡州府訊報而契券確鑿據證分明姓名人口悉相符合初無滲漏嗣音懼徧延名筆訟師商酌之僉言鐵案已成不可復挽矣正在惶急之次忽一老者款門請見嗣音出見之老者自言姓吳名訥襲為本縣西鄉人聞君有無妄之事請一見廣西移來券卷可乎嗣音示以券卷老者翻

閱良久始而搖首繼而躍然起謂嗣音曰此券作者雖似細密然其間大有漏空之處若一指出君可轉敗為勝後必坐挺良罪矣嗣音大喜請竟其說老者曰此事若想道破便一文不值請惠千金然後言之嗣音方遣僕閉老者又曰予言若不中肯第則原物仍在可以收回予固不敢無因而叨重賜也嗣音立取千金置其前而使言之老客駭然復取卷詳察之徐無間隙可指老者曰諸君但知此券料理之周而不知其踏處初不在於券情也吾已向衡陽至乾隆二十二年始分衡陽之半而清泉今其所呈賣身文契係雍正年間所書則當攜衡陽縣人安得云清泉縣乎一字之處違體悉偽即舉此以駁之彼自無辭以應矣敬成聞之老者為書一呈徑取千金而去嗣音如其指控之官官提敬材嚴訊之敬材具言悉是臨川所使嗣音恨甚必欲臨川到案償命臨控之上臺撫憲逐遣官至粵守提臨川不能匿解至衡州審如敬材言於是二人俱問罪嗣音所費亦不貲矣予按兩事正絕相類夫子云片言折獄其斯之謂歟

陶岳字集山紹興世家子也其父曰晚嶺雍正間官滇南別駕以挂誤罷任貧不能歸遂留滇省斑衣食名育蔡大佳爭延致之復在永昌府幕見書室前花盆中有奉石焉色深紫而光瑩討異而詢之其從者為本處人答言此石不僅紫色一種尚有大

紅銀紅淡紫黃白諸色其佳者貴諸盆盎間以為玩其府屬各縣山中皆有之非貴重物也曉嶺愛之其逐致書交好令雍致之共得二巨甕狀雜色多而大紅則僅十之二三緘時馱以兩騾自永昌以致鎮遠計千四百餘里所費不貲至紹與舉以贈人人視之與宣石等亦無有見重者復曉嶺卒集山困於諸生家貧其叔家以餉口招與珠寶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隆甲戌冬集山偶過其地見店中有以碧霞簪交易者集山向聞其名而未見也因入視之其物大如酒盞色淡紅光華自內出閃爍照人與其父滇省攜歸之石絕相類遂坐其旁以觀之店主還價增至八十金賣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問之店主言此石鋸開可得磚版四塊然人工實砂之值須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價貴賣者甚稀售家當以一年計工本月利逾項算入則所獲無幾本地貨本難錢且無工匠將來當攜至蘇揚國門售之或餘不過一分錢而止耳問其物以何者為貴答以大紅最上銀紅次之雜色又次之集山孟歸取其所存者驗之與店中所見者無別因檢點故篋其一猶未開動其一則所剩無幾於是徧索室中復得大小十數塊集山大喜檢大紅色小如錢者一枚售於千秋巷別一珠寶店內得銀百餘金作舟車之費陸續至蘇杭揚州南京漢口廣東

諸處住之集山等於樞密即於彼處買貨而還時碧霞髓價日增一日第中物去來反覆計所獲已萬餘金以之買房屋置田產頤養溫飽復遂漸信究遂成鉅萬巨室云集山之業師曹仰元余舊識也兩成冬日相遇於梧州坐間有談及碧霞髓者曹
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諸客
廣西恩恩府有怕老蓼草其莖每株發十餘葉中抽一心長二寸許其上開淡青花若蒲公英然蕾類鳳尾細蕾對生於莖上每生於陰濕處牆角路隅皆有之人每俯身離草尺許大聲叱之則其蕾對對相合良久始開女人叱之則否不實謂同人此直怕老公耳非怕婆也常深恩之而不得其故一日偶呵之以氣而其蕾亦合因以鍼蕾及發火自上燃熨之亦然始悟其一遇陽氣即能合并初不由於喝叱也聞土人用此草合他物為藥女人凡有挑之而不從者即以為驅其頭面衣領聞復念咒咒之則女人自相悅而與之狎是亦妖淫之物云又有名天茄者似吾鄉之貪茄而差小實如棗大色微紫中間淡青生於路旁陂岸間土人索汗藥中用為要品凡謀命圖財行姦之事此居其半與鈎吻斷腸草同為天南惡物蓋偏僻之境地氣雜而不純故所產之異如此

明趙文華號裕江寧溧陽人由部曹仕至工部尚書忤世宗削籍歸以臟腑腹裂死於淮安舟次其黨邪害正納賄招權及反覆傾險之事具載明史奸臣傳中不復再述茲就予聞其鄉人所談佚事而記之以資談助焉文華未冠時出應童子試適學使按臨寧郡道出慈谿文華先於十里外具揭請見學使異之道而問其故文華曰某為合邑生童乞恩而來非敢以己事干求也慈谿去寧波府城一百數十里與試者必兩日始到凡守候考期試畢而歸約以十日計其有資非數金不可家富者固自裕如而貧寒者未免掊克某以為白旌若不過此固不敢請今幸鑾臨此地總即於縣城先試本邑生童則寒畯感激深恩當無既極矣學使以乘威倒難之文華復固請再三學使遂面試其詩文信筆而書群嘉其善而謂之曰汝大器也勉之今姑從汝請復不為例遂託縣署考試而拔文華為冠軍其少時膽略已如此又文華為諸生時家甚寒窘年終無度歲資出而求貸於人不可得歸與妻哀泣相對鄰家屠者之妻聞之過而問焉趙妻以實告淚隨言下屠者之妻憫之贈以家中所存豕肉一方趙正在烹煮聞屠者適歸覓豕肉妻以送趙答之屠者書與文華不相合因大怒擬其妻種入趙室找釜中撈之去復文華責職奉令剝俸并逐視浩海地

方道過慈谿騶從如雲聲焰赫奕屠者適執業斫肉俾刀睨視曰我以為誰耶乃趙文華耳文華於興中聞之至行署命縛屠者至自書批由牌插其背曰白書持刀恐視大臣書訖行刑遂斬之趙妻聞之大泣罵乃迎屠者妻厚養之其報睚眦之怨如此至雲禎聞有戚班於蕭嘉城中演鳴鳳記者至慶壽一折曲盡文華阿諛獻媚之態趙適在坐其為指斥多顧遠聞之慈谿命傳梆而逐諸客縣令某公謂優人曰趙像本庶兇朝大臣汝何得拾此以彰其醜命其仍演先朝大臣趙文華優人一名某人袍笏示眾坐諸通衢以兩復守之而使優自言其罪趙氏大懼急挽鄉宦向令關說令曰彼既送來令當如此處法今彼自言求寬我亦勉為釋之我情已盡慎毋以輕縱見譏也遂脫袍而釋之嗚呼人為不善踐李子慈谿百世不能贖若文華者可謂眾戎矣然其在顯位時曾奏兒慈谿沿海沙地浮積若干鄉人至今德之予聞先大父述國公言前明時吾浙有為大住者一日侍班上偶問浙江田賦甚重百姓捐捐可念思欲減之其人對曰浙省人民服官稅賦亦適相當民樂輸將毋庸減免也遂止此則趙文華之不若矣其人復以病告家居人傳其終非正命復奮啄豪落不堪至欲發其墓以取殉物幸賴令知而禁止之始得保全棺不若文華子指之聲繼弟替也益奸罪之禍被一時而免賊之功垂千也故報應不同如此

鄭珏字雙玉閩之清流人寫山水人物甚工乾隆丙戌之冬予過之廣州李念德寫所曾寫觀門風雨長幅以贈予滿紙雪景溪橋道或斷或續於山屋樹杪間道中騾馬從僕肩挑背負行李雜物者凡若干人騎者戴笠褶衣步者若逆風僕亦有張傘亦足千千而行者山頂一關極雄壯人馬悉由此入意態若宋畫名筆也或疑其人物皆作上窄行而絕無由山頂而下者未免執一予以為棧道驛路偪仄不能肩摩而過行旅例於一日去一日來也鄭畫可謂有異有則者矣此畫張之寫壁恩恩太守蔣公物見之極為歎賞遂報以贈之悅情者殆日作水南宮玉蟾滴淚之歎雙玉復又為沈益川夫子寫小照不但形容酷肖而且神氣逼真蓋閩俗尚畫而汀州尤多名家如上官周祖孫及黃慎李墀諸人皆其最著者鄭為上官氏之宅相得其真傳故筆意精妙迥非時輩所可比也

吾邑新市鎮土穀之神曰靈威公宋淵搖賜忠神為晉元帝飛水昌元年王敦反公率陣力戰死事於新市明帝即位追贈鎮國大將軍立祠新市以祀之周太祖廣順

中改封保寧將軍宋高宗紹興五年詔封顯佑侯賜額永寧廣善侯勅石廟中元時遣封靈威公明太祖洪武初列於祀典縣官春秋度祀罔替昭代恩禮著靈民有白蛇都寇神兵破敵之事土人奉之惟謹廟在寶海寺西即今之西廟是也宋元祐中東陽人以走祀不便復建廟於平橋之東是為東廟東廟轄東南境西廟治西北方疆域井然兩廟龍飛並峙也新市民富戶繁商估四集祀神者奔走恐後階下牲血常成凡廟門正殿寢宮類皆畫棟雕甍金碧照耀神像悉名手所成匾額對聯亦極一時之選公之生日則張燈演劇連日通宵又出其餘力於廟復別造一園為遊人燕息之所樹石亭臺備極華潔其所以奉公者可謂尊敬之至矣惟是公之墓在鎮之北郊外二里餘今其村尚以朱墓著名元時有鄉民郭姓者獲一仆碑於田中已斷為四接而讀之上述公事實甚詳其為公之墓碑無疑今聞此碑尚存田畔而新市士庶及東西兩廟經理之人從未有過而問焉者夫廟與墓孰重今但知尊崇其廟而墓則任其淪落於野田草莽間亦可謂舍本而務末矣向聞新市市屋中凡買賣綿布棉花米豆猪羊之屬開行者每日計其用錢所入分割些微歸之於廟各行商聚積累遂多故兩廟擴造修葺之事率皆裕如今若以造墓徧告吾知

士庶商估自必踴躍輸將工料資財當不期而集以之建墳塋樹斷碑固自易易其旁地有屬民業者償價購之為益造冢廚種樹植木之用舉易舉可以不日觀成者也予嘗謂與其費千金而造廟後之園孰若積多貲而建田間之墓往事已不可追將來或猶可挽創始告成是所深幸於分之君子耳新市有其人乎跂以俟之

世間玩好之物固不可輕於棄置亦不可過為深藏藏之太深棄置隨之矣昔聞先大父退圃公言康熙某年鄰城南街舊貨店內有舊皮一片出售闊一尺餘長尺有五六四邊細線縫之兩面塗以紫光漆極其光滑三角皆方而一角獨稍圓開一細孔縋貫之而懸於壁歸安諸生潞村慎某者以數十錢買之歸為夏閒窩字數骨之用年餘試嚙其邊慎見殘缺處中開一縫窺其內隱隱若有字連款於是盡折其線啟而視之則內藏蘇東坡字畫十六小幅墨迹如新另一小帖云字畫數幅皆得之於公之元孫真墨寶也弁之度中庶免散佚咸湉已已秋日書不著姓氏一陰文印章曰松下老翁書法遒逸絕類黃庭經考其年代在宋度宗咸淳之五年蓋其人實惜之至故以兩皮夾而藏之殊不知幾至於毀棄也然市朝三易兵火屢經而此皮完好如故殆為東坡翰墨所在故有神物呵護之與慎寶之裝潢為冊而書其故

於末頁以飛復人其族孫天敘移居吾邑曾向先大父述之又桂林太守商公敬之婿寄隱曾於京中小市上以十數錢買得紫檀木一方瀰尺有三寸長五寸餘厚可八九分板角皆歷歷有指物也商置諸書架以鎮紙一日作文偶文思不續口沈吟而手舉其物於案間斜頓之忽見頭開長寸許分許商驚而再頓則一抽替出焉內有大紅兜羅絨小袋傾之得球二十顆紫金指環紫金球耳環各二球皆圓大如豌豆指環鏤寶精工細入雀斑耳環上嘣二大球皆夜光也其物蓋閨人用以襆髮名曰線版此係名匠所製抽替更無痕迹故雖貯重物於中而人不之覺耳乾隆丙子子在商公幕中與富陽周居恆錄園親以告予云嗚呼此二物者非大家世族不能有而藏之太密復人遂不之知而棄棄之與夫埋金銀於糞壤地窖中子孫不能享而為他人所有者類相若也亦感矣哉

吾邑南鄉有蔣大善者家業農其子曰五嘯年十四矣一夕與父同寢夜將半矣突自縣中起而應曰諾其父驚問之答以有人喚我將啟門父以為夢囈也叱之使睡未幾復然父亦止之如是者三四至五更而始息時值天旱次早其家工人悉赴田車水五嘯攜飯往餉之與工方食五嘯徘徊堤岸間忽見旋風驟起聲有嗎卵數

枚沈水中其光四映遂脫襟浸水取之無所得及上岸則嗎卵依然故處仍沒水而下不復起矣工人隨即下水撈摝見五嘯口鼻及耳皆竅河泥甫前見一青掌癃氣息已斷遍尋嗎卵無有也其對岸居人皆言聞此處鬼嘯者已數夕不意果有此異其日大雷適他出工人以五嘯落水奔告大雷曰是必蝦蟆盖昨夜已有叩門渙之者其死又何待言歸而果然子素識大雷聞其自言如此夫溺鬼討替之說見諸紀載得之傳聞者不一其事乎嘗疑之今則所聞甚確欲以為妄不可也大凡人之病死者由於精氣消亡而然故無他異至橫死則神光飛越與其同類相感乎是以有此變異耳鬼神之道雖知安可如宋儒單一以理字斷之哉

御教場在杭州鳳凰山頂係南宋操演親軍之所故以為名石筍左右林立即吳越時所稱排衙石也向有宮殿池沼極其崇壯每歲八月宮眷皆蒞此觀潮澆燕後頹廢盡矣乾隆辛未之春翠華南幸有司於此預埋事聞以備登臨闢土而下見一池址四圍皆以白石砌之鏤刻極細摭至池底得魚數頭於土中其狀似鯉而無目人疑其為龍也置之水中者數日游泳自如有二石匠取其一煮食之肉似麻筋堅無魚味半日許通身皆脹至次日一人皮膚碎裂黑血漂流而死一人並以雄黃及

法毒之蘇解之毛孔皆出黃水臥床者月餘僅得不死而頭面身體皆作瘢痕宛若魚鱗矣或以為疱瘡所化或以為尚是宋時池內之魚入土既久遂成寿物然無確識也餘魚數頭數不敢捉亦不敢留悉放之錢唐江中正在浮沈之際忽見大魚十餘翻波躍浪而來小魚無數隨之若迎迓者然前後盤旋久之而去予友沈士枋於工所親見之

杭州惠因寺在西湖之赤山掃即北宋高麗寺也前明萬歷時鑄造太監孫隆重修之極其壯麗鼎革以來日就荒落矣雍正間有遊客來寺中見高基頹僕殘數尊亦鑄佛像導之遊凡殿閣園亭皆倫焉每歷一處其人輒瞠目點首若有所默會者僧款而問之答曰吾故袁江南六合人向為滇南司馬今養親家居前月夢韋馱尊神導遊西湖至一寺顏額厥神囑曰汝若修此必受無量福異日功名富貴無窮作官在此勿自隳也吾因求製衆此寫照慶寺前已半月偏尋以驗有無今此境宛然夢中所遊故深異之耳僧喜甚求其修葺袁以空身而來資用未備辭俟異日一償道前細語曰主欲修此何妨於海寧張老爺處暫挪千金先行開工然後遣奴單往家運來主席免往返跋涉何如盛海寧張令亦六合人也袁振首曰吾豈不計及此耶濮量小吾不欲與之通緩急故耳償及寺僧俱再三發憲之始肯肯僧延其下榻以便估計料理從之遂令兩僕往昭慶發行李至則箱篋沈重鋪陳器具亦皆華麗袁先出兩枝元寶付僧令其修裝臥所并為賄資僧私問僕以家也僕曰老主人向為揚州鹽商身故歇業資因主人捐官出仕廣費甚多故懼而告歸今尚存典鋪二十七處田地廬洲未悉其數也僧驚愈趨奉之袁遂一面寫書遣人赴海寧借銀一面集匠估計約需六千餘金袁曰吾以為須萬金外耳若此亦易易事數日後往海寧者回言張老爺適辦海塘工程正在急迫之際本難如救以主命不可違故先付五百金帶來應用者再寫銀容當續發袁感頷曰吾料其手段小今果然矣遂以金付寺僧曰吾不能久俟可速多方購料併力興工吾即遣人回家取銀矣僧遂廣延工匠先修大殿袁每日必至工所指揮殿工將次告成一日謂僧曰殿上諸佛諸天雖俱金相然歷年已久昏暗甚矣吾欲重為裝金俾內外俱新何如僧又大喜曰不敢請耳國所願也袁擬於城中催裝數匠考一僕曰小人有兄素工於此今現在湖州生理可往喚而辦之袁許諾不數日裝潢匠偕五六人來通估諸佛菩薩及二十諸天滿身裝金需銀二千餘袁許以一千八百金包攬不可貼以所磨舊金始允

之袁謂僧曰吾用八千金可以了此事矣匠人磨去舊金重先裝如來大像袁正與僧閒在香積閒忽一家人踉蹌而來曰太夫人忽患中風主可速回袁憤甚亟命治裝回閒來人曰我等某人回家取銀何故不一同來袁曰家中稍信復於門前永昌典內先發銀五千兩仍著隨某某日附標解攜送來杭其餘往南京元昌興中支取閒復趕辦而至諒兒科太夫人患病在旗小人報信心急由單路雪夜疾奔故遲速各異然計其路程此時亦可至常州無錫和袁翻謂僧曰吾本欲畢工始去不意老母忽病理當急還今留龍幹家人二名在此照料母病愈復再當來此以了未完目內送到銀子除還海寧外淨可收入應用趕辦工程其他欠缺非我自辦來即著人送至也又手書一封付其家人曰銀子到時先以五百金幷書往海寧送還張老爺免誤急需其餘悉付寺中吉託一肩行寺閒數僕勿勿而去箱篋諸物悉留當中其家人每日在寓等候不見銀到正在徬徨之間而裝金匠人向其索取工值因怒而詈之匠人謂寺僧曰既無工值吾輩且去俟銀子到時再來裝金未晚也各肩衣裝一閒而散次日二僕出通至暮不返僧疑其流連於花柳場也又數日踪迹杳滅倘竟無銀遂啟其所居視之則諸物蕩然惟空箱在耳僧始疑之然以其先付數百金尚不虞其為騙恐或其僕舍謀挾貲而逃求未可知因至六合訪之則袁姓為滇南司馬者果有其人但現在任所父母久亡且家貧寒並無在家養親富豪一邑之事僧終不能料其何故也計修大殿費已千金除已付五百外其磚灰木石及諸工值尚缺數百金欲向寺僧索之數至成訟僧破產以償始得罷息復以大佛裝金未竟催本城匠人完之匠人偏視謂僧曰諸佛菩薩天王舊時悉是泥金塗髹獨此寶珠今盡為騙賊磨礪挖取去幸僧始悟蓋孫隆修此寺為鄭貴妃祈福故三世如來文殊普賢阿難伽葉十八羅漢二十諸天彌勒韋馱之屬共五十餘尊皆長丈餘衣服甲冑悉塗泥金而珠嵌其額日久塵垢委積故人無知之者其人獨識之先以重金作餌兒輩設密取其金珠而去計其所得不下二萬餘金凡僕人與匠皆其一黨海寧借銀之說則誆辭也其用計亦深而術亦神矣哉寺僧見諸像深四處餘金尚有未盡復催匠磨取之尚值數百金十大弟子額間尚留一珠有書粘其背曰留此珠及諸像身上餘金用以裝脩諸像并完殿工庶免吾之罪過云初寺僧取其珠大如龍眼洗淨則光芒四射售之又得數百金以之餘裝神佛及舉殿工煥然有餘先仲兄作山公曾寓寺中聞寺僧道其詳云

吾邑新市鎮西廟前有馮尤昌奉以青腐為業勇力兼人而其頭甚堅執毋與人觸輒以撞之周弟披靡由是氣凌一鄉無敢與抗者偶與西廟道士忤馮於五更鼓腐時潛投廟前二石獅置諸廟門之外明日道士見而異之僱人舁置原所不敢白馮又如之如是者五六次道士費擡舁之值不貲而心疑焉夜潛臥於廟門之內以覘其異一日五更鼓聞馮店開門聲見其投獅而來始悟由於前次開罪之故遂啟戶出向馮謝罪懇求馮大笑復以獅安於原所而罷其鄰有與雖者謂之曰子頭誠有力倘以石擊之恐亦不能當也馮拾一石大如椀擲於空中而以頭承之崩然有聲石迸去而頭不傷人大駭遂以鐵頭著名一日馮偶潛水於街適陝西皮貨客張姓者過誤濺其衣張撤書之馮惡聲相應而出撐之以拳張不與較馮從後趕上以頭擔之張不回顧而徹側其身馮頭遭入於肋開為其所挾極力搖拔不可脫張笑曰吾知汝為馮鐵頭果是鐵否吾當試之於是斟兩指就肋開據之馮若以利刃判其頭骨吾竟不可忍不覺失聲而號張曰若然則非鐵頭矣且放汝去再加靴鋼鐙錄吾當復來與較也遂擇之蹶步而去馮之頭紅腫者旬餘自後深自飲戢頻改故態

予性躭奇故喜跡遍歷所至凡名勝之地無不登臨而考證之今故園息影忽忽十有七年臥病無聊羨遠懷而歷欽於後乎遂積歲溯江而上曾登九江之琵琶亭焉亭在九江府城外里許面臨大江額聯已久乾隆戊辰己巳間檀使三韓唐公英始重葺之手書白香山琵琶行勒諸石峙於亭中京口蔣公元時為郡司馬題一聯於柱云青衫淚重非因淚紅豆拋殘別有情亭復稍右有堂三間中懸一額曰樂天送客廳像景德鎮磁器所成左室塑香山像冠忠靖巾衣深衣貌極清古壁間欵石刻幾逾膏前人懷古名作也右室則崇唐公小像年可三十許鬚髯青衫超然純儒郡人張濬書風流儒雅是吾師小隱懸於像前堂復高柳參天古松斜偃一池橫亘小橋曲折通之橋北築閣聳峙號以老梅叶餘株蔓隊白榜大書曰忘機閣閣上中懸殘月曉風大江東去八字匾額字數之多此為僅見悉唐公筆也壁間左右皆題詩版上格橫書風雅留題四字下書朱熊作格以待遠人題詠過閣四隅剛有號長江復峙五老峰名左則長林蒼翠右則萬壑參差景色絕佳徘徊久之不能下閣復一院稱演教人居之蓋用以司李閣故閱者院宇百餘步有偽漢陳友諒七郭蛇鐵墓華表羊虎尚存過客皆剝院牆石灰題詩於華表以弔之去九江六百里為湖

北武昌府黃鶴樓在焉過江之門曰漢陽門門南江口一港俗傳黃鶴磯而築城故城止在外一面樓在城上即磯之最高處也入門自右歷級而登一碑峙於路側大書曰黃鶴仙蹤樓於明末時為張獻忠所燬國初總督某公取明楚府教書樓移建之高不知其若干但長江上下三十里皆見之柱則三人不可抱上下三層皆塑呂仙而最上一層為琴鶴吹笛像檐際三面俱有匾額南曰黃鶴樓復曰全楚大觀西曰衝岳雲開皆不書款而東面之額已缺下臨大江遙望隔江漢陽府城及江中鸚鵡洲與漢口一鎮皆在目底對岸為大別山以其形似龜故一名龜山晴川閣在其旁地頗龜之引頸而黃鶴樓亭亭直上若巨蛇昂首然形家咸稱一龜一蛇實長江鎖鑰云樓復有仙桑木為呂仙遺迹今桑樹雖在枝葉無皮老幹矣稚瀛一詩明遷撫顧華玉題次八分書書之勒石樓右覆以小亭其他碑刻甚多勿勿不暇遍覽武昌西去五百里為岳州府城之西門為岳陽門正傍洞庭湖口岳陽樓在其上樓亦三層但不及黃鶴樓之高敞平國初時欽人汪山來海所書岳陽樓三字尚懸樓際大徑六七尺當時汪以碎布蘸墨斜豎其榜而手書之故蒼勁飛舞分外得神下層屏門書范文正公岳陽樓記太守宛平商公挺筆也上層奉呂仙像一匾曰放懷天際亦商公所書商公復守杜林手曾在其幕中極目洞庭則一望茫茫無邊際惟見十二青螺即君山耳君山小山浮沈於煙波浩渺中而已以上三處予雖遊歷然僅匆匆一過未及暢遊蓋舟人客倦趨於長征不能久待故也江西滕王閣予曾三過焉閣在南昌府章江門外鼎革時燬於兵燹順治甲午撫江西蕭公捐俸重建之前臨大道復抗城堞上有題額曰古滕王閣子安一序布政使彭公家屏書之屏門閣乎登閣以考序中所云目前無一存者惟南浦西山依然在望耳蓋唐時閣在水中故有飛閣流丹下臨無地之語今則建於陸地矣以景與昔殊不過祇存其名而已且近為官長接送上官及馬公倫居之所遮其地者與致索然揚州平山堂在天寧門外十里許蜀國之亡歐陽文忠公親書堂額而存焉望江南指山若在几席而歐公朝中措詞云山色有無中公美近視故也蜀國景色初無佳處因唐賢題詠著華之地而近處祇此一山所以人咸點綴之以為遊觀之所且經歐蘇兩文忠所慕復有佳詞以詠之歐公有朝中措送江貺詩蘇公有西江月故地以人傳亦猶子安之於滕王閣耳第五泉在平山堂外數十步石碣大書曰天下第五泉山下荷池中有泉以橋通之泉中亦有泉曰第五泉相隔匪遠而泉名相同未審何者為是嘗求博雅者辨之至鎮江甘露寺金山妙高臺

采石磯太白樓小孤山江天閣黃州臨皐亭石頭口祭風臺掌鹿閣江樓廣州鎮海樓清遠峽飛來寺則僧於舟中遥見而不能一遊登覽之懷近今追思猶以為恨嗚呼予年已六旬有三且當多疾不復裹糧攜被取夜行不止之捷然使遊者之夢想江湖亦猶數政者之心縈紆晏適雖殊而情則相似也因詳述從前所歷以作夢遊吾湖有以趨大野鳴為業者育鴨百許朝則放諸河使其隨處覓食而自棹小舟尾之暮則收而入於欄伺其生卵孵之以餉口焉已來東莊橋人魏姓者素業此一日趨鴨下河自西莊橋至十字港出茅山高橋里許而歸入欄時數之少其一次日又往亦如之魏疑鴨浮於河已隨其後既不登岸是失又無旁人竊取其失也不可解且試行他處則否尤不可解也於是與其子各棹一舟趨鴨路而察之鴨羣中有白毛背嘴者魏所鍾愛其出也常於羣中目驅之是日行至茅山高橋下此鴨忽沒於水不復起揚以竹竿求無影蹤惆悵而返次日復趨十餘鴨至橋下以覘其異鴨方鳴躍間忽見一物出自中流頭若斗大色黃黑兩目炯然咿其一而入魏僅見其首不知其為何物歸而遍其同事數人各携漁叉草刀以往故投鴨使之啄其物復於水中吊首此遥前擊之則已入水矣益前此鴨多聲鳴其物入羣啣之而不覺

今則鴨寨寥無幾故易見其形也時值冬閒水淺求莊廟僧道濶素多智謂魏曰此物必穴於橋石之下今橋下之水無幾若以石灰灌之當立覺矣魏是其言遍赴各村以除怪告附近村衆咸出資助之遂買石灰十數石遷以數舟齊頃於橋下所見處石灰入水頃刻鬱化水皆沸騰熱氣沖天而起管見其物自沸處掀出直上數丈而復墮於河時濺舟不期而集者數十羣舉漁叉攢戳之遂死視之則一巨鼈也徧體金黃而首微黑目光如銳長及二尺或置於岸其尾盡處者巨臂一丈者割而煮食之竟無惡遠斷為數十段分之肥美適常惟食其首者身熱心昏幾至不救亟以蒜解之始蘇頭中有珠大如龍眼核惜已煮熟光猶減矣售之猶得白金二兩餘復想橋底石下有洞深不可測人無敢入而探之者年餘其處漸坍於是村人重修之見其內如平閒屋二子勞祖孫公覲楊移居茅山曾目擊之予幼聽嘗聞道其事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四后殺韓事謂呂后殺韓信杜后殺韓遂楊后殺韓侂胄皆殺韓震也予謂四韓雖名為諸后所殺然事遂各有不同呂雉之殺淮陰千古冤讐至今未央宮草猶帶血色此其明驗也侂胄專恣殺之國當但惜計出倉卒未及與聞與淮陰既死漢高始知同一北難司展耳韓震之殺本非謝后意蓋震倚本

帝時殿帥賈似道出師捍元時與震及樞密陳宜中府尹王爽寧海軍使此行幸勝則已矣若不得志國勢迫危諸君當舉三宮走海上以善惡復不可施圖也復詹淚兵潰似道復遣人再申前誓而此時朝局已變事旋得罪遠竄欲訴於陳元時震援重兵恐其執前說以沮之於是詐更錯其為宜中謀徙後磨礪發殺都省檄故事召震至都堂議事使力士袖鐵椎就坐中擊之震演血被面謂宜中曰相公何故乃爾宜中答以宮中之意震遂拔佩刀自剄死禁兵鬨震被殺洶洶欲變莫知出自上意而止此事皆出外廷之謀趙傳內旨以安禁旅謝后深處慈寧絕不之知也至杜后之殺韓通尤為慘強挾宋史宋太祖陳橋兵變自仁和門入城時早朝未散通聞變自禁中馳歸私第將集禁兵以拒之軍校王彦昇自後追至通未及閉門遂為所弒太祖後贈通太師以旌其忠欲罪彦昇諸將力求而免然終身不得節鉞是時杜后居於私第聞太祖舉事倉猝憤恚亦如周太祖舉兵於鄴暮屬在京者光為漢隱帝所搜戮也此際后方自顧不遑焉有使彦昇之事且彦昇非趙之家丁安能為杜后所使乎若果有其事則太祖登極後當承太后意不次賞之何以沈抑終身不得顯達耶其非杜后之命可知此益公讀集諸韓為后所殺事而以杜謝二后亦列其

中俗語所謂凑數是也又明人謂古今來有四少保皆以忠而獲罪謂岳少保飛于少保謙胡少保宗憲戚少保繼光也予按忠武忠肅之冤千古同恨今人尚有為二公抵毀流涕者固不待言若戚南塘功業冠當時而自江陵既亡譚綸繼殁時局非昔信任之者無其人遂至倏老田間境荒致恨（南塘殁於邵將陳第然逍遥林下以作挽詩行於布之）然尚無西市狴犴之慘至胡梅林被逮死獄則在功罪之間似難與數公相提並論讀史者不可拘泥昔人之成言而漫無區別也因論咎辛雜識而并及之

徐渭字文長號天池山人明嘉靖間總兵名士也詩文書畫奇橫冠一時胡梅林（宗憲）總督浙江聘居幕府胡於寧波所得白鹿獻之世宗表出文長手文名震都下胡後以事死語獄文長亦瘐死晚年貧甚有青藤殘稿陶石簣望所纂集也墨迹滿天下人皆寶之予昔曾見數幅故嫩道逸融肖其為人所居曰青藤書屋在紹興府城觀巷內面臨小河有碑樹於門側大書徐文長先生故里今為金氏書屋金故越中大家每歲必延館中名宿訓其子姪於此外人亦間有附學者予於甲申春同周侯青主何南明顧通之外堂內植皆冬青藤一株高盤虬於書堂前其本大已數拱枝葉蜿蜒四出以巨木

作架承之金竹孫詩所云海內文籍擘白鹿黑中人重一青藤是也室中書畫皆大長遺墨今金氏募勒於版壁間所可異者每當月白風清之夕常見一高巾濶服者徘徊於池畔石旁若所服像方巾襴衫則韓業之人是科必有中式無疑矣蓋文長之靈至今未泯故金氏每歲四季皆設祭度祀之或偶見形則掌教者必於次日設文長之位陳酒醴以致敬焉嗚呼奇矣

乾隆庚辰春二月予客紹興水香堂時沈益川夫子延諸暨諸生馮瀚亭訓其子姪予與相敘者月餘得悉其概焉馮身不過中人貌亦黯黮而才高學贍古今書籍無弗覽善吟以經史答應如流凡海防河防以及山川形勢皆能歷歷數之若指掌下筆頃刻成篇酣意筆力兼至每夜聚談畢與予各室而臥常聞其喃喃誦書聲夜分始息五更復復然起之雖不甚明然絕非經書制義也予異而問之馮支吾以應色若有不足者一夕月已明甚予就寢矣聞馮誦畢開門出久而不返且聞庭中步履聲踏聲因披衣起潛窺之見馮手一鐵鞭長約三尺許粗可一握舞於庭際風颯颯有聲久之人與鞭漸不可別祇窅影一團而已移時始罷次日予以所聞見私問之夫子之弟康勤沈言馮天資學問過遇時流素習奇遒六壬夜間所誦即其書也渠有竹筒二書滿其中祕弄不以示人人或於案頭偶見之輒手擊之去不惟精於鞭藥而且勇力過人一日微醉徘徊於庭白石鼓撲倒粧其足馮手援而置諸牆隅輕若木梓然渠深自韜晦不欲聞之於人君慎勿以余之所言聞之予唯唯視其所移石樓尚在故處重約二百餘觔洵絕力也馮後與余月夜閒坐予言吾離家已久明復日將歸矣馮曰五日後必有大雨約二十餘日而始晴君若欲歸明日可速行也予問其故馮曰詩經有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今月將入畢能無久雨乎因指示以星之方位所在予固茫然不能辨但唯唯而已歸後旋即久雨果如所言仲冬乎復至越則馮已於八月間下世矣康勤言馮在館偶得腹疾自以六壬占之其象大凶洪於八日後某時必死遂遍歸家屆期而歿云嗚呼士抱有用之才而困於青衿者死牖下者代代類是也吾紀馮瀚事事不覺唏然歎興

三江閘在紹興府城西北三十里三江城畔明太守湯紹恩建接湯公為宰南昆明人在厚時其父夢數百人造門請謁問其何來答曰吾等皆紹興人來迎恩主耳夢覺而公生因名之曰紹恩後中進士由部曹出為紹興知府振興學校興利除弊士庶感戴頌之公見山陰會稽蕭山諸暨四邑俱近海濱是處皆有口岸水俱傾瀉

入海而之隄防凡遇旱年江水盡涸山羌頻告公相度水勢惟三江城外為最低於是盡塞各處水口而築閘於三江水淺則以版閘之水溢則閘閘放之蓄泄有方雖遠大旱亦不枯竭自此紹興田禾始得豐稔云當公造閘時其東岸為石塘成之甚易西岸即向日入海水遠沙漲上翦復梅下而前梅浮起不能成功公因梅於漢太守馬公之廟馬公名臻東漢時會稽太守其先海水嘗乘潮入內地民苦斥鹵馬公築麻溪壩於蕭山以禦之會稽方成樂土馬公素與梁冀忤冀遂以廢書國帑殺之其族士民立廟南偏門外有司春秋度祭焉公梅復假靈馬公告之曰復踏迹前跡百世瞻功烈君要此梅威除非木龍血醒而思木龍安得有血殆隱語也傳示左右今莫善解之人有皇親漢陵者龍直而不識字公常善待之出入以從閘水龍二字與其姓名相同即謂其倡曰官逼我厚用我之血能使梅成則我亦何惜此微命以相報其倡聞於公公在憂惶無措之際令莫割臂血傳於梅末以試之梅次第入土果吃然不動莫欲自刎出血傳成大工公不可莫遂而奮拳自擊其胸嘔血斗餘遂以血遍傳木梅而下之閘遂以成而莫因傷重卒公親臨祭奠復厚邮其家其時動四縣民夫數萬人為造閘及填塞水口之用百姓感荷載道公聞之曰此時民雖

怨我然閘成之後吐戶盈宇當感我不暇矣後果然迄今三百餘年民猶享其利也明代已廟祀於三江閘至本朝雍正間總督李明遠公（衛）奏其功奉旨封寧江伯（同時蒙封者吳行人恒公吳越錢武肅王鏐宋韓忠獻公琦四人皆以浙江水利）三江城內有南塘通判駐劄職主其祀云今通判署在城西北隅（乙酉仲春余客紹興沈益川夫子邀同王先生裕瑞胡先生鈞夫暨王華笠及其弟康勤往遊泊舟三江城西門外晉明太祖既平宇內命信國公湯和來浙經理海疆自杭浦以至溫州浩海并築土塘一千餘丈以禦海患三江城其一也城形正方而刊其四角門止東西南三面穿城皆半里餘去海則不及十里耳閘在城西北隅數步有東至西計長六十餘丈濶約三丈餘共二十八洞洞門鐫篆篇亢氏房心尾箕等宿字號中開一道以下開板人從兩旁行若二橋相並然閘東水隊一碑高可四五尺面刻金木水火土五字背刻漢尊至尺深尊至肩八字倒以水及金字則二十八洞齊開若至木字則開二十一洞以下依次遞減其七至土字則僅洞悉開矣閘西盡處為海公祠之頭門危樓三間其下中為大道旁兩開為閘夫輸流運視往宿處其隆砂慎重服膺都坐樓中相傳向係鬼神服色公封伯爵復雪等於人始改冠帶云門內兩旁松杉夾道約半里許方及二門祠堂三間在小

山之半旋登甚宏厥公白面長鬚眼五等諸侯之服高坐神橱中兩旁侍從十餘俱
揮揮可畏有水神也柱間一聯大意心懸皓月青天上功在黃冥白浪間字極奇偉
惜不著姓氏徐文長先生酒代張文恭公作一聯云鼇山通河漢千年遺澤在三江
攜扇之緣缺石補星辰兩月神功當萬歷予洎有光公開為萬歷間太守某云云其他若總
督嘉公昌吉巡撫常公道巡海至此皆題額聯懸祠中屢改兩碑紀公德政及建閘
事而雍正間封寧江伯部文勒諸石以事覆之屹立庭右祠後為寢殿旁為守祠者
所居祠旁居民十餘家古木修篁頗饒幽趣閒之土人云是萬隆之後自明代以來
世居於此有官田以食之蓋亦報功之意歟而自祠門一望則閘橋如匹練一條接
連大路直至祠前亦偉觀也徘徊及暮而返舊遊回首蓋二十八年矣追敘同遊諸
公惟予猶在即思之憮然

跋

壬子春暮予歸自嶺南適西吳清涼道人遣仲簡書來并以所著雜記三卷見寄讀
而快之因書其餘紀之後曰予友清涼道人生山水清遠之鄉歷嶺海瘴烟之地奔
馳四萬里羈旅二十年迫賦倦遊剛已頭童髮白矣性耽好古素喜異聞故征途所
經每於前人陳迹必訪遺蹟之存否以核今昔之異同至於佚事奇談亦必博採遍
搜記而弗之今歸隱山村閉門靜坐因檢其篋衍彙而成書尚餘雜事數十條以彙
之可惜遂於正續兩卷外別錄之為紀餘予讀其紀遊諸篇可以補名山記中所不
逮至紀異之作則皆本諸情理而出之非是則弗肯道非若牛鬼蛇神祇資談吻也
閒及評品書畫尚論古人亦必寓之莊論雄談不比書畫船人物考諸書僅為姓名
古玩簿籍而已予昔與道人同客天南相聚最久睽隔二十餘年宵頹然一老矣春
閒甫返故鄉而道人舊雨情殷書來道故并寄示此編首夏猶清和予展讀於南窗
之下好風冉冉入座閒不覺心曠神怡宛如與道人相晤對也爰滿筆書其後古越
笠帆題

贅紀

清 清漪道人述

乾隆庚戌季冬三日於存素堂觀宋御史沈暐畫蹟卷高尺餘約長丈許前後字凡五段首段行書沈圖二大字中央之上草書御書二小字朱文方璽識其上篆文模糊不可辨次段為暐手書首敘遠祖樂興仲山水清遠移家於此已十餘世後敘己為朝廷耳目之官奉命勘事吳門還朝得罪禍患不測家息故遂今將遠行云約二百餘言末署逐臣沈暐書後有趙忠簡鼎周文忠必大虞忠肅公允文三跋各為一段忠簡跋書尚書僕射知樞密院事趙鼎書文忠忠簡俱書草勢字極古樸草草而精神炯然直透紙背紙色亦蒼古之至卷中微有損壞處已裝潢完好按邑志暐字德修邑之蘭村人宋哲宗元祐三年進士徽宗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繳直敢言遷殿中侍御史蔡京欲陷章惇兄弟誣以盜鑄置獄蘇州株連死者甚衆帝疑之令暐往勘暐至蘇立釋無證佐者七百餘人獄曰為天子耳目臣可傳會權要以殺人乎遂平反以聞京大怒奏貶監信州酒稅卒蔡本邑下舍村高宗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入祀鄉賢祠子濤建炎二年進士官至右正言此卷當是公貶信州時所書卷首御筆數條徽宗所賜或為高孝兩朝賜真子孫與籍無徵均不可考三忠跋語則與公子孫同朝時題贈無疑也吾邑沈姓不一其支未知孰為公之後裔因過訪之得求衡里沈氏家藏載公為韶村市林衆衛諸沈始祖之八世祖手卷所書具載譜首公生二子長璿次濤邑中三支蓋皆璿後云嗚呼吾邑先輩前賢如公之忠藎端方指不數屈贈其遺翰不禁肅然若以此卷歸其雲初傳世守之亦沈氏之家寶無如有力者既無服作追念先人之事知敬仰者又無力置此良可惜也忠肅公之忠誠懇滿予僅見諸史冊中而翰墨遺文遂不可即茲於無意中獲見六百年前手澤豈非至幸也敬至忠簡文忠二公皆請宋史本傳故摹已非一日今得並跋其墨迹更為快事也小寒後三日呵凍書此

嘉興馬永元善書多力後學武載於少林僧孫雲遂以拳勇善名江浙間自號萬人雄從而習焉者以百計一日聘其徒載技於衆場觀者如堵永元自炫其能知其與妙者咸嘆賞之有老叟揭一童子約十餘歲在旁耳語曰手段亦有來歷但破綻多耳聞者皆驗永元知之乃叟曰汝係何處人敢來獻我叟遜謝無有童子以永元聲色俱厲因忿然曰汝技僅止此而敢於行教故吾與老父偶論之今汝發言驕慢竟欲何為叟頻以目示而童不肯止永元曰汝敢與吾較技乎童遂曰有何不敢但此地偪仄難以展舒耳時已薄暮永元約明日至教場相較聞其籍貫答以姓氏長興雉山人因女將出嫁故來此買物寄於舟中觀聞當去今吾欲見教又遲歸一日矣遂相訂而去永元使人伺察之則其舟泊於寓公橋畔尚有伴侶二人見叟回方欲理機解縛叟止之告以明日與萬較技而總童子多事以致遲誤然於較技絕不商量若裕如也翁探者回告永元曰何物么麼敢與吾角而心亦微備之次日至教場則叟與童先在迎而謂之曰吾欲過蛻故候之久矣君欲角力乎較拳搏乎抑刀槍弓劍乎所事惟命吾父子遵教焉永元見叟雅而童稚因曰先試力較場有石墩中通一洞約重四百餘觔蓋操兵時用以樹大旗者永元兩手擬之行十餘步而墮於地觀者嘖嘖嘆叟使童試焉石鉅人小僅可撼地而礙足不能行遂置之於手擬處指已入石半寸許石屑霏霏落下皆驚然叟笑曰孩童不中用乃稱手提石擲之空中落而隔於地者盈尺復提起置諸原所永元自謂拳法無雙欲與較拳叟曰吾筋骨久憊展動為難且手重恐或傷君吾今但立於此任君來撲可也因疑立於演武廳之月臺上永元竭盡所能欲撲而仆之拳腳將及叟叟不舉手而微搖其身永元不覺退走二丈餘叟挽之曰君不致挫跌乎日工夫亦深今尚欲較何技乎永元更請試視叟令童與較而謂嗎其不可傷人童唯唯兩捉飛舞宛若游龍忽格然有聲一捉飛起高數丈落於欽焉池中視永元則空手矣永元大慙拱而謂叟曰吾習技十餘年自謂無敵今輸服於叟矣然叟之師係何人而精妙至此叟不肯言拱手將別適有兩媼鳴樹間叟顧謂童曰船中無物下飯盍取此以佐午餐童探懷中出小矢二隨指上鐵環貫矢於中而次第以指拭之矢去如飛轉瞬間媼皆墮地遂拾之從容而去永元送至河干則二人者已操艫以待開叟載緻何如叟答以萬若牠拔非吾所及也與永元握手珍重別同童子下船身行疾於奔馬頃刻已杳永元憮怳不寧者累日後賠其師孫雲遂遇長興舟中叟孫雲大驚曰此吾師叔也技與力過絕同輩吾師亦遜之幸其少時嘗於神前設誓永不傷人故汝不致受創否則殆矣永元自後不復事拳搏業商賈以終

廣西梧州府東門外里許高大雲山大雄寺在其麓寺中所塑神像皆醜怪不可以目惟大雄寺諸佛菩薩慈端莊奇古在吾浙諸寺之上人咸稱為唐宋間物但塵垢凝積金面石膜可惜耳寺後曲折而登山半為水月閣憑闌一望則火山峙其前梧江

覩其下景象清遠滇勝境也閣內供銅鑄觀自在一軀高可四五尺法相莊嚴亦非近代所有旁龕版聯云慈力滿三界悲仰徧十方書法蒼勁之至祇悲仰二字不可解徧詢洽博之人亦無知之者意或出於佛書未可定也東偏有銅鐘一高六尺餘大可抱半其形直下如竹筒然巨木作架懸之雕地僅二尺許撞以拼搦木聲洪而韻遠擊處四山上鑄雄大漢乾和十六年歲次戊午閏六月庚辰朔越十六日乙未萬年宮使蕭桂營招討使特進行內侍上柱國吳懷恩鑄造銅鐘一口重五百觔於梧州雲盖山感報寺祈保當今皇帝龍圖永固萬善無疆謹記字書極漆筆拔乾和為南漢劉晟即劉龔之子劉嚴之年號懷恩則晟之宦官也南漢重臣悉以內侍為之故其爵位如此然懷恩頗能將略屢立戰功非龍溪檻筆專擅恬嬉者可比事載五代史十國春秋九國志中此鐘益五代時物距今已八百餘年矣予在梧久每至寺必登閣徘徊移時而返先後同遊者為沈益川夫子嚴景虞先生山陰沈在衡楊笠帆金以存武林李南浦西江曾廷撫蔡陵鴻學園諸公士子仲春偶患微疴夜不能寐聞乾元寺晚鐘聲因約諸遊起而書此

石門縣南鄉某村有夏開基者高祖為前明顯官至開基則式微矣屋宇頹廢惟存

廢園中低舍數楹棲其身業農自食妻高即其甥女之女妻父麟昭與夏各村而居先亦寥落後以貿易起家資產雄一鄉常鄙其增貨寡略不為之周邨某年秋閒大水田禾盡淹夏括據度日窘不可言歲將暮矣索逋者蝟集其妻嘱往岳家借貸數金以還所欠并作度歲資夏明知事必不諧而出於不得已遂子于而往至則適遇高買田舉責主中人議論不已日晡始散夏遲回又久甫進言而高即厲聲回擲且以惡語加之夏忍氣過歸天已昏黑將及家忽踉蹌仆地自念已過歲除毫無生路且為高所鄙賤不如以一死了之其所居屋後有池遂不入門而趨赴之踴身跳下詎冬閒池淺水僅及臍泥淖中有物觸吻及臑不可忍俯而摸索之則一元寶也徧踹其旁數大或小零星皆是夏大喜閧自上岸敲門入而告其妻乘夜撈之不能盡次日以數小錢洗刷垢污託言借自其岳悉還逋負而每夜則下池捐銀漸至十餘日方罢約略計之已及十餘萬黃物居其三白物十之七鳥容而藏之內室恐動人驚異不敢盲所作為至次年則田禾大熟猶倍收夏飽食煖衣無復故態高亦稍稍覺之又次年妻歸寧久夏往省之徘徊於堂頻以手指圍度其庭柱之粗細高異而問其何為夏曰敝居房屋將傾欲做式以謀改造耳高大笑曰汝甫得飽粥哪便

起妄想得非夢語乎夏素遇在急乃請父曰使婿果能若此父當何如答曰汝夫果能遵屋則工值飯食我承辦之蓋笑其無力購料也夏大喜遂與高謀謀相訪高曰汝自去辦吾決不食言夏喜時屋宇敞塌地基故在遂家即鳩工庀材做高屋之榮卑營造數十間極其堅緻高負氣如約而所費不貲方夏破土開工時夢一紗帽紅袍而白鬚者吾以舊基後壯丹臺石不可使他人壓動醒而異之遂乘夜獨自往掘石下有四甕缸貯白物滿鬲乃其高祖之靈而之也於是又獲十餘萬夏自念貧兒忽富天實佑之甥舅至親安可尚氣且當時岳貸以數金則決無入水獲銀之事其富貴實岳致之也因計其所費而還之歡好無間復力行善事延師訓其子中康熙某科舉人孫曹亦科第不絕有出仕者予蓋聞諸士友史善堉云史石門人好鳴咏人嘗永過踰嶺至戚如妻父亦且鄙而賤之張延實之於會幕其往鑒矣後會幕鎮蜀延實自北門宵遁尚有眷屬之心若今之人則方且郊迎其堠以謝前愆安肯潛行而去哉沈淪困抑止天之玉汝於成若夏開基者可以與會南康並類而觀耳吾邑慧相寺西房牆外有銀杏一株大可五六人攀抱樹半有冬青寄生其間亦數拱矣蓋數百年物也前明房某未遇時曾讀書寺中一夕會文歸遇自念此時已及

五更少頃即曙不欲啟門驚動寺僧而門前銀杏下向有石欄因坐以待晚不覺昏去寺僧覺凡是夜夢一黑蛛盤踞樹口吐白涎至地醒而以為異夢也不之異復睡夢仍如之且有幅巾藍袍老人作指蛛示僧狀未及問而寺鐘鳴遂醒天甫明出至樹下驗之則房睡恩正濃口流白涎正如所夢覺凡喚醒延之入心知其非常人也秘其夢不以告人而過房禮貌益恭且常周其困之隆慶丁卯鄉試房以乘資不能往覺凡復俠助之即於是科獲雋次年聯捷復官御史出為江南提學方房官江南時覺凡之徒潮音以房係昔年至好而江浙連艦欲往晉謁覺凡止之曰房廬自而魚腮無情之相今已貴顯情況必遷不可往也潮音曰然則師何以昔日資給之覺凡遂述所夢謂神明指示安可違之吾教是處行方便不可因其相之不良而不為之援拯也復覺凡卒房尚在江南潮音往謁房拒之且令地方官驅逐焉潮音始服其師之先見房在任貪污狼藉江南人改杜牧之阿房宮賦以譏之蓋其時傳患甫平而以房之會幕似優于也於是人盛稱之為優房公後海忠介瑞為南徽郡幕房恐其劾己先以他事誣之朝廷按驗無實忠介亦彈其不法十餘事而房有與援僅罷撫貲巨萬橫行於鄉凡鄉民田產與房連界者皆強佔之又以債負縛人坐

於暗室中禁舉姦淫山暴事不勝書未幾死其子肆意荒淫蕩其積蓄以罵斯觴產為遊乃刻版印契空其畝數四至而填寫之花押則印以圖章後當產既盡至貨器具拆房屋以供嫖賭不十年而家業蕩盡矣其後嗣亦不振云今銀杏之凝立於山門者欺慈猶昔而房某富貴在曩時已為過眼雲烟可勝浩歎夫召伯甘棠雖千百世之下猶敬仰愛護之房某當日若能忠於朝廷睦於鄉黨則銀杏係其微時故迹豈不動後人無窮追慕而為鄉國之榮哉即或庸碌無能尚不致動後人嘆譏乃隳其宦方聲名狼藉此樹翻為睹覽者起指摘之端深可惜也壬子夏日偶至薦相與寺僧宏典憩樹陰話及舊事歸而識之

臨安山中有兄弟二人以耕為業一日其兄早起往屋側澗中淅米為朝餐不虞虎自後至口啣其臂而走兄大喊求救弟聞之急覓器械適一鐵鈀在旁持而趕出則虎已去十餘丈遂自後喊追虎行步傾側若欲顛仆者弟追及之以鈀奮擊虎背不意鈀齒適入其腹虎大吼置人於地帶鈀拔身跳而去弟視其兄已血肉模糊不省人事負之以歸鄰人羣集逐虎虎業已斃於山坳中有巨竹刺深入前胸故行步遲緩為人所及否則啣人之後縱身如風而去不可追矣弟以虎售之山中富家得銀十餘兩藉醫其兄臥床兩月而始起然其臂癱瘓而色紫赤因以老虎殘著名云

語云酒隨量飲此定則也然未有一日之間量乍窄而乍洪者予遊歷江粵二十年所閱酒人多矣而量之奇者祇見其二皆於嶺南之武緣遇之一為江南朱霞川八兄霞川名瀹字郁文明齊王樗十一世孫世居秣陵文德橋諸厚其誠古之君子也詩文音律鐵筆篆書俱妙冠當時而尤異者在酒量平時訥訥寡言每逢衣冠莊飲則危坐正容寂然無語飲僅一二杯即沈醉罷去若不能復一蕉葉者及遨遊山水泉石間或與良朋圍坐小飲舉爵無算竟席雄談平生遨遊史事每當酒酣耳熱論及某朝某人某事如是如是而昔之論世者或當或不當皆歷歷指陳獨出己意以斷之議論與酒杯相間而舉終夕不倦所與同飲之人類皆高雅巨量亦多然至午夜或有沈醉偃臥及避席而去者而霞川獨坐以大斝豪飲雖至黎明未嘗見其醉也一為河南朱堪字任之衛輝新鄉人為思恩遊擊崔公士達之表弟長身黑面勇力絕羣嘗以稱錘重十餘觔者縋纍其環作流星鎚舞之輕如一葉而寒風逼人不可近性甚謙謹恂恂若書生其飲酒也至二三杯即面赤目紅頹然而臥鼾聲似虎驚座閒少頃醒面目之紅赤雖如故而氣爽神清無論酒之醇醨杯滿即乾初無留

滯繳飲或通宵步履語言依然故我亦未嘗見其醉也予同事有善飲者五人慈谿馮茂林山陰沈敏希會稽沈潤玉及二朱也嘗將席間有飲中五虎將之目而以二朱為最或與眾人劇飲酒闌人散後兩人復酌轉對酌或纖談往古或撫節高歌每至朝旭盈窗猶傳杯未已然未嘗使酒罵坐沈湎頹唐常日必了其所司之事而後攜手遊醉鄉故飲每於夜事無或廢者往之先於癸巳冬間回籍音問杳然霞川長予二年予素以兄事之自乙未歸來聞於己亥端午卒於武緣鱗然者累日嗚呼今之耽於酒者非狂徒則酒覆耳欲如二朱之量之德之趣予遨遊二十年蓋未嘗再見也西窗獨酌懷及故人慨而書此

先大父退圃公言康熙初吾邑西門外有田立齋者諸生也與予家有葭莩親立齋生五子一女長曰敬堂幼而尪羸藥餌不離口次曰西堂年二十餘妻早亡一子名嬌生甫四五歲其女嫁山陰縣丞張某未一載而丁憂將攜眷回籍張係雲南晉寧人田女年輕以萬里長途無人伴送且欲母家知其住所庶使日後往來是以必欲其兄同往立齋思敬堂善病難歷長途不得已遣西堂同內姪孫生及一僕護其赴滇在滇半載辭張而歸自旱路至貴州鎮遠下船由辰州以赴常德西堂過辰州後適逢大雨因維舟以待天晴忽山水驟來其船浮空而起西堂出至船首觀之船略傾側不覺墜於江中眾人見其身隨洪流而去頃刻已杳欲救不能孫生與僕沿江求其屍又不得遂星馳回告立齋以舊衣冠招魂與其妻同葬之事隔二十年立齋老矣西堂之子亦遊於庠一日立齋因敬堂病重心緒不寧偶至門前佇立忽見一長鬚偉貌人率一童子趨拜於前扶起細視則西堂也雖隔多年而面目猶依稀可認驚喜交集遂攜與入而詢之西堂言辰州墮水時隨流直下不知幾晝夜亦不知幾千里自分必死矣忽身落洄流中旋轉不已未幾若有人援之者其身始傍閒目視之則已臥於沙灘盤渦即在足畔起立四望前係滔滔大江上及兩旁皆峭壁層崖絕無路徑惟巖下寬廠若數間屋因暫憩焉而巖後石壁甚平微有鑿刻之迹試視則石紋界畫有類雙扉以手推之聲嗡然作響正在力推間忽石門豁然開一叟履屐皓首長鬚飄揚如銀幅巾布袍手攜一襆而出謂西堂曰君逢大厄矣我有衣在襆盍以易之展其襆衣裈襪履咸備西堂因逐一更其溼者叟又曰此間非往所宜從我來乎西堂以溼衣納襆中挈而隨之甫入石門自閉內中青山四圍高與天並中央平疇沃野嘉樹清流居民百餘家四散居住叟遂至其家竹籬外繞修篁古樹

中有茅屋十餘間頗極幽雅男婦數輩出問客何來叟曰泛舟日復自知客飢矣具黍雞黍又以樸中溫衣令曉踪之拜西堂入草堂其中几榻詩物樸素整臧榮上書籍列左右地無纖塵心甚異之拜問叟姓名并詢此為何地答曰君數嘗久居於此不妨實告此地為桃花源吾即避秦人也自秦及晉問無人知復武陵漁郎遊此歸榮森閣先生為之作記遂傳於世君有仙骨當早長年今太虛已遇且適遇我可謂有緣矣西堂聞以歸路叟曰此地雖非仙境然遠隔人間並無俗擾盡可遨遊盡自去此時退思無益也遂命於堂之左間作臥房金帳几榻屢換次日叟遣同出遊溪流而行兩岸桃花正放一村堂臨水溪門前垂柳如暴叟曰此閻靖節先生祠也居人感其作記故為立祠而植五柳於門以供奉之西堂入視中肖靖節像源郎持短棹侍於側兩壁書桃花源記及五柳先生傳出祠過小橋見耕者釣者不一其人饟饌熙熙皆有陶然自得之意咸向叟問答行數叟約略答之居數月西堂鄉思頗切嘗步至向日進來之路則奇峰插天蒼松夾道絕無所謂石門者正徘徊間叟來見之曰君欲歸乎然數尚未至吾有幼女願充箕帚嫡亦厥因也西堂固辭不得數日後婚禮成女貌固清妍性復溫雅夫婦益相得叟暇日課以詩古文辭笑而謂之曰君

非功名中人固可毋庸為此然藉以陶寫性情亦修心養性之一端惟不可過於耽嗜致損精神耳因常指示導引之而西堂之學問日益進閒閱架上書籍史子集皆備亦有耳目所未見聞者嘗見一書悉雲文鳥篆開卷茫然一書則意義深玄不能句讀舉以問叟叟曰君功夫未能到此即告君亦未能領略他日水到源成行當自悟也山中無歷日人皆以花開草枯為春秋數年後舉一子叟名之曰霞生稍長教之讀書目十行下五歲通五經十歲後架上書無所讀者一日叟謂西堂曰君來此已二十年可同霞生回鄉一省父母且君凡有親戚在辭之霞生亦無功名分不必使其應試十年後嘗再同來以結永了之緣遂於次日行叟手三缸九為贈嘱以急則用之與一青布小囊曰長途舟車飲食之資皆貯於此探之即有毋庸他求也又與一襆則衣被諸物皆具於是與其女送西堂父子由昔日原路出則石門故在叟故之豁然而開門外江流滔滔如故叟曰少頃即有船至矣辭重言別與女闔戶而去未幾一巨艘過其前乃自辰州往常德者西堂遣求附載舟中人棹小艇渡之上艘問其行蹤以舟敗告父子歷湖南江西而還途中需用資斧手探其囊白銀在焉僅足數百里之用而止至前遠又如之故長途之費無缺云立庵以語涉荒唐疑其

為人所拯投入贅而回托言遇仙者西堂曰兒非妄言也自有據在先是西堂在桃源時每念其父叟若預知之者出片紙以示曰專翁無恙此其近作也視之果為父之手筆或詩或文常屢見之或念其子叟則出一紙曰此孺生書做也其師碌碌圈改之迹宛然後孺生能文及入泮之作無不一一相示以慰前後共積數百紙因異以告戈出而讀之皆祖孫從前所作閒常遺失覓之不得者於是始知其真入仙境也時敬堂病已垂危西堂出叟所贈紅丸使服之數日霞紙孺生欲撤其裹衣冠之所西堂固止之曰留此日後仍有用處毋庸撤去也次年時疫大行立齋夫婦咸染病西堂以一丸研水飲二親立愈按置一丸水缸中全家飲之無傷染者立齋試以詩文迥出時輩上令之鷹試笑而辭之數年立齋夫婦先後亡服既闋擇地安葬畢謂孺生曰桃花源中十年之約至矣我與霞生將往後事汝善為之勿隨家祭也復往別其兄檢點昔日之衣襆布囊置諸臥所敬堂與孺生泣送皆不從數日後房櫳未啟而人已杳凡上有書則留以言別者也孺生思念其親晨夕悲泣數月後有塘棲估客來云月前自辰州販桐油回於常德江岸山岩下守風暫泊有人托寄一書特為送至視之則其父筆述言吾已至桃源此間安樂汝可毋庸悲泣云云後孺生特至湖廣自常德以及辰州沿江兩岸徧尋之求所謂石洞雙扉者杳不可得慟哭而返

王右軍法帖傳於世者甚多而以蘭亭序為最按右軍蘭亭真迹隋時在其七世孫智永所智永傳之其徒辨才唐太宗酷愛二王翰墨聞而索之辨才匿不以獻太宗使蕭翼賺得之命歐陽詢廣世南楊遂良諸公及近侍趙模摹搨道政摹皆臨倣焉所臨諸帖悉以分賜諸王人各勤石故蘭亭為最多而濃纖各殊肥瘦不一臧晉故也其真迹則令歐陽詢向暮而刻之後真迹尚葬昭陵石本存於大內傳至五代契丹滅晉輦以北歸至定州鼓樂林耶律德光兒中原兵振遂道棄之而去宋仁宗慶歷中有李學究者得之摺以售人時宋景文郡守定武以重值購而藏諸官庫故帖以定武名後守薛師正之子紹彭摹刻廣石置庫中而獨真石以歸刻損天流帶右數字賠記真偽徽宗知之下詔索取紹彭之子嗣忠不敢隱遂道之金兵入汴御府珍奇皆為所掠而此石獨存宗忠間諜留守東京匣送行在高宗常置於座側日臨摹焉元末過揚州高宗舍舟渡江竟失此石後屢命大帥索之不獲明宣德時揚州石塔寺僧浚智井得之歸於兩淮運使何公淅之家陪人公識其定武蘭亭也賈

而將獻之朝會宣宗并遇不果遂攜之以歸此石至今猶存何氏昔人所稱不損本者蓋未經紹彭刻摸乃元豐以前所搨也不可得而見矣予師沈蓋川夫子家有二本以一贈予迫出廣褚諸臨本之上而天流數字已損且有何公及張文恭忻元兩跋當是并中本無疑

紹興南門外滴渚地方有尼菴曰隔塵崇岡古木竹徑小橋頗饒幽趣尼衆五六人不藉檀施耕桑自食老尼若木持戒律甚嚴衆咸遵其準繩不敢肆其徒孫名慧音年十六七矣姿容秾麗且能識字讀書經典詩詞無弗諳者若木恐其誨淫不令出門惟事焚修親翰墨而已城中衆武山下朱生結廬者明宰相文懿公賡雲初也父靜山由部曹出為四川郡守生未冠遊庠有別業在滴渚因讀書其中臨行時見其妻有玉琢雙魚鐫刻極工遂乞而貯於水絲小囊中佩之以往老僕小童二人隨別業與尼菴相隔僅百步生服時往過若木以其為貴公子也不敢拒來往既頻漸與慧音洽浴慧音常出詩稿就正之生為之評點破此偏和遂訂同心生贈以玉魚欲相親而未有間也一日若木省老母病相距五六十里約明日始回菴慧音遂於日間潛赴生所諸夙願焉詎若木母病已危數日下世比送殮出瘞而返則已半月餘矣慧音不敢復至生齋相約夜赴尼菴踰牆以入事極縝密惟小童深知其詳醉後洩之老僕老僕向生苦諫不聽入城告之主母促其歸又不從如是者半年一夕生出及晨至午猶未返老僕以其夜臥失覺而不敢出也恐致事端潛往察之見若木怒氣未平衆尼紛紜慌急僕疑事已敗露因偽為不知也者而問之若木告以今日門鑰未開而慧音不如所往惟見後園牆垣損落想已逸去若往其母家覓而不得當告官緝之耳僕疑慧音匿生室未起急返而窺之牀第闃然又疑二人偕逃飛馳而回告諸主母遍索親戚及菴舍之所有無其跡復走四川任所詢之亦未曾往日久事冷祇布告親友懇其留意訪求而已十餘年後若木化去菴中嘗出鬼魅晝夜不寧衆尼或死或去菴遂以廢生父自蜀守陞滇南巡撫以年老致政歸暇日至滴渚別業顧而樂之遂久留焉生之小童年長矣適在隨行之列公問生往事童具以告公因步至隔塵菴則屋宇頹敗寂無一人而風景絕佳公又顧而樂之詢諸土人根求菴尼之在他所者與之立券買之圍以長垣令別業而為一頹敗之所俱煥然一新菴之後園向有牡丹數本石臺護之數年來牡丹已枯而石臺尚在公以其佳置不當撤而去之拆石將盡工人忽相顧錯愕而無人色公異而臨視則內中埋藏

二屍烏衣服雖壞而尚如生細審視之其一即生其一為尼童指而謂公曰此慧音也腕上小囊貯玉魚尚存蓋以水絲未化故公疑為衆尼謀死遂縱吏向日貴菴者嚴詰之尼始而諱公厲色脅以謀命固言公子與慧音通人初不知一日衆人皆起而慧音不出旋門視之見二人裸身相抱死於牀猶血流溢若木恐事聞府檄因潛埋於牡丹臺內而以慧音逃去掩飾之自若木亡後每當冷月淒風之候常見兩人相手出遊遇之者非病即死故衆人不敢居此而去實非謀命也公細驗生身體無傷而面有笑容陽尚挺直不藏始知為陰陽俱脫所致遂釋尼備棺葬生於故所并以慧音附其側殉以玉魚生向有一子已登賢書其處龍穴砂水皆合法故公不欲另為覓地也其子後舉進士入詞林涖歷大位顯稱滿當世云予於乙酉春閒客紹興與沈師禹何南明同遊滴潛過朱公別業以門禁不得入兩人為予述之今吳中玉蜻蜓彈詞移其事於申文定公時行之父其實則本於此

嘉興乍浦城外有山屹立於海濱連排九峰若屏展然天蓋設此以蹙衆海口使潮水不致闖入內地也山半有石井深不可測相傳為龍母之居其子白龍別居他所每歲五月閒來省其母必風雨晦冥雲氛蜿蜒出入井中晡時始散山下有龍母廟極

其靈煥天旱時禱雨者感諸焉乾隆庚戌大旱治梅土人禱之不應因殺犬取血投諸井中頃刻黑雲四起風雨雷霆驟至勢若山崩氷雹如雄如拳橫飛直落人畜皆傷海岸木堆漂流無數天后宮前大炮亦帶落於沙灘至房屋城垣之損更不待言矣迨風雨息後往視石井則週圍數丈之地土石若洗滌然而殺犬投血之人已向井跪而震死遍體焦黑背上有朱字一行似篆非篆人不能識也土人懼甚血具牲醴至廟告罪嗣後牠不敢犯吁異矣予友沈省齋授經平湖曾遊乍浦過歷九峰石井之勝土人言其靈爽如此

亡友史善焜言石門鎮北有張李二生同里相善復同歲遊庠張以勤讀患病久而不痊李日與周旋并代為極理門戶給餌事張病篤攜李手而言曰吾兩人雖為異姓不啻同胞吾今死矣老母弱妻幼子唯君哀而念之吾瞑目於地下李泣諾且指日設誓焉張未幾卒李不負所言為之支持一切并撫師訓其二子張之母妻感激之李久斷絕而未娶茲頻往來於張心豔張妻之美也欲圖之而無間可乘惟時時致禮於張母冀得其歡一日張母有微疾托李覓一算命者以問滇年李諮然心悟曰機在是矣李有表兄為瞽者王某素以星命著名遂以計授之薦其弟往王

算張母八字言其親子難望而暮年當享異姓猶子之福目下微恙出月當痊不足憂也算張妻則云必起其夫若另易所天則受無限榮華白鎮偕老算其二子咸為短命之遙而次者今歲先亡張妻穩其所言絕似勸己改適者因恕而泣罵逐之出王且行且語曰汝命中如此於我何尤李血遣之去入慰張母自道屬舉不當之罪心度張妻已不可動而事張母益恭月餘張母病果癒未半年其次孫竟以瘵死張母心大動以為算命准如影響日後長孫之夭必矣殘年向盡所倚何人見李日夕殷勤已微有意而未發也會其鄰施媼至閒話間母具以算命事告之施媼曰盲子一人之言安可憑信何妨再令別人推算以解憂疑張母是其言即嘱其延請次日施偕一陳姓瞽者來所言與王雖有小異而大旨則同張母心已決施媼又以將來孤身貧苦事頻激之張母遂於晚間謂其媳曰吾二人終身所望祇此五尺之童耳倘再如算命者言則根本俱斷爾我何依汝趁此青年莫若嫁一人於家則汝既得所我亦可以安晚景矣汝以為何如張妻大驚哭駁拒之而張母意不可回私與施媼商議擇人施微示以李為可適合張母意即使施往言之李故卻曰我與張某生前誼同骨肉安可為此若云日後無依則我當力任其事母此時毋庸預為憂慮

也張母聞而益喜之贅李之心愈決矣晨夕復與媳言之再三并及贅李與李之真誠狀張妻知姑意已定躊躇良久而後允之張母因使施媼為媒李又故強而後可遂預拜張為繼母立要約然後選日入贅至期鼓樂華燈李揚揚自得盛服以往施媼隨其後甫及張門忽旋風捲起寒氛逼人燈燭盡滅眾人皆頭暈欲倒李見張自內奔出數人持繩執械隨之李大驚倒地血如潮自口出氣將絕矣舁之而還稍蘇瞪目自言其平日設謀及張擒捉狀不數日死當李將贅時張妻嘗微露喜笑容及李將至人勸其易吉衣遂獨自上樓閉門裝束久而不下適李及門唱血正在噴亂間忽聞樓板逢然震動驚喚之不應啟視之則已懸梁自縊繩斷而墮見其相服下衣處處以線縫聯緊密眾咸感泣救之良久而復蘇言入贅之事姑意如此我不敢逆亦不敢從惟以一死了之衆將絕時魂已離竅見夫自樓窗躍入曳斷其繩謂我曰李已為吾捉去矣汝死何為言訖不見遂漸醒施媼當李見鬼時亦驚仆於地頭撞階石而目俱傷臥床數月始愈則目睹而足攣矣王陳二輩一於夜臥時似為人所曳而撕於地折其一足一在夢中嗆嚷家人喚之醒則聲已啞皆即李入贅之夕也張氏姑媳始知李設深謀王陳施三人悉其一黨次孫之亡適逢

其會耳於是張母厚視其媳親戚鄉里咸敬重之其子善志勤讀中康熙某科舉人仕至鄜守母生膺誥封壽八十五而終人皆以為苦節之報云

康熙間武林吳吳山有三婦合評牡丹亭一書按吳山名人字舒鳧吳山其號也工詩文詞曲與同里洪稗畦昉思字並駕名江浙間吳山始聘於陳未婚而夫娶說鈴年亡繼聘為錢與吳皆老三婦皆具妙才評箋消遣其牡丹亭一曲則陳說評其前半而錢續之評語咸列於上方吳山復引詩經語作旁批掉行於世人皆豔稱之手獨以為不然夫吳山所聘所娶咸能讀書識字事或有之若云所評係三婦相繼而成則其中當有分別之處誠何以心思筆氣若出一人鄙見論之大約為吳山所自評而移其名於乃婦與臨川之曲同一海市蜃樓過空幻造者也從來婦言不出閨即使閨中有此韻事亦僅可於琴瑟在御時作賞鑒之資胡可刊板流傳誇耀於世乎且曲文資白中尚有非閨閣所宜言者尤當謹秘吳山祇欲傳其婦之文名而不顧義理書生獃氣即此可見也是書當以不傳為藏拙

安南國一名交趾古越裳氏地唐以前本入中國版圖五代擾亂遂棄之化外明初英國公張輔率兵三定之立交趾省所屬十七府二百四十縣宣德時鎮守中官會

暴失衆心奸人倡亂遂復失之嗣後屢勞王師始列藩服例於三年一貢五年再貢昭代柔遠遠人政為五年一貢而停其一其國當入貢時國王先咨明廣西巡撫屆期其國文淵州贊鎮官又以申文來告近邊道府於是廣西左江道左江鎮總兵親往太平府鎮南關在憑祥土州兩山夾峙中設關門極其雄壯關外即安南境一小山當其前漢伏波將軍馬援銅柱在焉至今尚露五尺許當伏波立柱時與之誓曰銅柱折交趾滅故安南人常以土培之惟其折也關內山下向有昭德臺道鎮至關先設黃幄於上標兵布陣列左右貢使抵關外則武員先稟請鑰匙其長四尺餘大若人臂然後升旗放炮鼓樂開關彼國通事率領貢使人役負貢而入向昭德臺三跪九叩首畢隨即請見各官道鎮驗表文閱貢物查其隨從人數量留百餘人跟隨赴京餘悉犒賞酒筵鎮道遣其回國凡有貨物不計多寡許其捎帶惟軍器則禁之封關後貢使人衆俱隨道鎮起行至太平府下船由南寧梧州以至肇城謁見各憲迎撫又驗閱表文貢物缺以酒筵擇迎檢千總各一人伴送赴京出廣西境自長江而下歷湖廣江西江南入瓜州口經山東直隸而抵通州始起旱道進京朝見賜宴犒賞畢辭朝歸國仍自原路回至廣西而太平知府新太協副將送至鎮南關

口貢使復向昭德臺叩首謝恩然後出關其國已預遣人於關外伺之至是相從歸國去知府楊鎮封關而還繳其鑰匙於左江道庫子善在粵聞其大略如此乾隆乙亥冬予客桂林太守宛平商公[illegible]所通過安南貢使自京歸國得目擊其事焉時貢使歸舟泊於水東門外湛恩亭下撫標武員皆列營於岸稽察之盡則任其入城夜則不得上岸次日通事率貢使於各衙門投遞請見正使武欽麟其國某科狀元今官禮部侍郎副為翰林陶春願部曹武陳綱通事二人皆阮姓而手本則稱安南國陪臣某某不列官銜也其人皆紗帽紅袍不異明制惟帽翅稍而且長靴頭長尺許拖曳而行靴統不掩腿短若半靴然曾至府中稟謁商公不接見使纔歷辭謝之次日商公答拜禮房呈帖請驗雙紅單帖夾以全來頂格大書天朝中憲大夫知廣西桂林府事商恩敬拜其時知府尚係正四[illegible]手閱係舊例乎禮房以貢使過省原卷送閱則歷來知府名刺具在蓋答拜後貢使仍來謝步纔還也又次日撫臺請讌其儀制於先一日遣役前伴送赴京之巡檢千總往船傳諭至期大隊儀衛自城門以至堂下兵皆全裝站班戚儀鸞扈撫臺坐大堂司道府縣道見畢依序而坐然後通事領貢使於東角門報名入堂上下應者聲如震雷行至堂下向上三叩首就位撫臺正坐各官雁翅排列皆有筵席貢使及通事共五桌設於最末以矮几席地坐進酒進饌咸以細樂備之三爵後通事率貢使出位又向上三叩首謝仍由東角門而出撫官告辭兵馬亦隨後依次退又貢使歸時中國物件除軍器外皆許其買帶經過關津例不查閱惟過廣西省城橋船時首府先遣經歷查其所帶書籍錢數書目呈覽每部價值若干均註於下首府核其不應帶出者稟知上憲截留之仍遣經歷齎原價往取其書回如小說傳奇之類皆在所禁者也又貢使將去又赴各衙門告辭各憲皆給與程儀禮物有差啟行之日首府設廠隊執事於橋船上開關啟行蓋瀕江江闊水衝橋成即地向造巨艇八十餘兩復一雙鐵索兩條橫貫之而維其末於石柱鋪板於上以濟行人每日辰申二時開鎖放舟貨物過橋例應納稅故過橋酒過關關像首府所司是以親莅送行也聞貢使三人皆工詩其回至太平時適紹與商公權監守是郡送其出關商係名進士由翰林仕至郡守途中與之倡和極相得具載公贈園詩集中今夏梅雨兼旬胡復堂先生枉顧草堂偶談安南舊事因紀昔日所見聞云

明嘉靖間江浙沿海一帶俱為倭寇所殘而海賊奸民復導之入內地兩省苦戰者五六年始得平定於是將帥皆發跡戎行日事訓練鳥銃兵俞公大猷嘉隆時名將也其鎮守松江時一日將出操濱兵馬俱候於教場忽有一長身虯鬚人逕環出入行伍間營隊者呵之不肯止衆兵合而毆之其人旋轉一撲攫擒衝擊衆皆披靡莫敢與敵者正喧嚷聞俞公騎從至詢知其故公親至圍所立馬與語曰汝武藝如此何患不富貴乃輕身與若輩較技短長耶其人趨至馬前趨衆兵無故毆北閒其姓名住址答言姓鄒名友仁崇明沙人有父客金陵將往省之渡船飄風至此聞操演陣圖故來一看耳公心異其人坐演武堂試以兵器鄒嫻槍刀等物輕而難舞強使之纔舉手而格捍折兵公所用槊重四十餘觔令試用之鄒入手數抵亦微若有不足者而不敢言遂持而舞窶風如雹週圍數丈地人無敢立者衆中有素指於此者咸極稱之公問其願仕乎曰官大則可小則不能公授為千戶令其隨營操演鄒言有行李在船欲往取之公給以馬令騎而往復使四健卒隨之鄒甫上馬而馬脊折遂步行而去四人舊力驟馬相隨終不能及至海邊見一大船泊於外而近岸則一小梯子及二人在焉距岸尚二丈餘鄒踴身一躍已登其上遥請四人曰吾實山兵也以微過為主者所黜往來海

上者二十年矣今為海中某島主聞此間兵勢稍厲特來覘之汝本官援我於乎人中使為千戶可謂識人然吾儕首於鵝兵之門豈若海外稱尊之得以自由乎吾逝矣為吾謝俞公吾嘗偏告諸同輩終渠在任決不敢以一矢相加以報知己言訖舉棹其疾如風將及大船二人嗷呴數聲船上百餘人齊出匍匐而迎若迓王公者然遂揚帆東去四卒回具以告公浣惜者累日公鎮松江十餘年海上累無烽烟之警其七世孫昌時官梧州守備以公手書日記示余益敘其大略如此嗚呼鉄材何限在上者不能實識而羈縻之遂至放佚不可收如鄒友仁者可見矣俞公有落鎚之明不愧名將而平難羅而致之者則鄒之自尊已久不能復為人下也知人則哲古帝所難安得巨眼如俞公者與之相天下士哉

廣西陽朔縣產墨猴大僅如拳而毛悉金色兩目爍爍有光能於筆筒中盤曲睡置之書案閒欲使磨墨則叩案數下撫即奮迅出蹲於硯旁以兩前足捧墨而磨之使之止即止見凡上蹲墻即投食之無或脫走又能於花盆閒拔草擒蟲搜剔殆盡其性飲水即長故日惟以果餌之或先以皂莢極碎之物入水中通之使飲即挖口磨舌躁擾不寧者半日調復見水則閒目擬首不敢飲矣然其物亦祕無而僅有者蓄

蒼梧太守永公常曾蓄其一予歷試其技果然永公言奉天海城益平地方有歇司父虎身之大小類黑猴而形與毛色較虎無異亦能作威吼撲夜卧於小扁胡盛中夏間室中有此物則蒼蠅皆遠避去故彼處凡遇宴會群集之處輒置諸坐側而文人凡紫閒皆蓄之價不甚昂惟調之使馴為極難耳予後於廣東十三行見洋犬數對狀如巨猘與常犬初生者無異色為黑白苍褐三種搖尾點頭性甚馴擾每對值番錢二三十圓然屬閒房嫌第閒戲玩之具非若黑猴父虎有用者所可比也夫目不越乎方隅每以常而為怪此數物者以產自殊方人皆罕覩故感驚而異之猶夫鴛之成雛鵷之成線未之見者亦未嘗不以為必無是理也故論物理人情當以圓融為貴

業師孫東涯夫子司訓嶧縣時言其邑之西鄙有顧爾言者世族也父某號潛軒以貢士為陝西某縣二尹年老告歸生二子長即爾言前妻所出繼娶孟氏生次子爾行爾言幼而明敏善詩書未冠為諸生爾行為母所鍾愛刻薄攜悍常藐視其兄兄每優容之潛軒忽患中風未及為二子分贅而卒孟氏匿喪數千金於私囊托言喪後貲用不給以膏腴之產售諸伊父家實則仍歸於己也年餘分析爾言僅得瘠田十餘畝舍東舊屋數間而已其子亦諸生每不平之而親戚鄉里亦嘖有煩言爾言曉之曰出自母命不可違也譬如貧苦之家祖遺并瘠田舊屋而無之為子孫者其不復飲食居處耶順時安命聽之而已未幾爾行以索捕毆人幾斃其家洶洶并受傷者置諸爾行之室將控於官爾言竭力解紛令爾行異以約資數金仍并之去而爾行反以乃兄句通外人耗其資財佯醉而肆詈之爾言絕不與較後日漸窘迫將售其田以與爾行吮速無人肯買遂求售於爾行爾行故為刁掊以廉值得之一夕孟氏忽夢其夫責以薄待爾言如再不悛吾將俾爾行無立錐地醒而告之於人謂死鬼安得以無影之言相誣因至潛軒神主前戟手大罵爾言涕泣長跪勸之久而始罷數日後爾行聞藏銀之櫃室有聲啟蓋視之見十餘白鳥銜飛而出小鳥數百隨之悉從窗格中飛至庭前向東而去檢點積中銀已為有矣正驚詫間忽錢積相擊動已皆化為黃蝶翻騰上下相觸錚然有聲如驟雨亦自牖格出俱向東去爾行亟以身覆護之而巨蛇數條蜿蜒出錢內驚起四視積錢俱蕩然無存止餘斷貫於地耳東閭為爾言所居是日爾言徘徊室中聞庭下跌撲聲若有物自空而墮者視之悉白鏹也大小不一約千餘金於是呼其家人出而檢藏之忽忽兩驟至舉人頭面皆痛亟避於室中審視庭際則所兩者皆青蛾厚積二尺許爾行目擊銀錢盡向東飛出門察之胥入兄室見其物益庭遶大呼曰此我物也方纔自室飛出曷以還我其鄰驗而覆舉人聚語嘩聲振遠近適邑令因公事赴任道出其村聞而詢之爾行垂弁令所以兄竊財告鄰人素不直爾行聞其言大譁向令備敘昔日分析不均爾言為所屈抑及今日銀錢飛去狀令步入爾言庭中見所積銀錢層層相疊屋上尚有餘錢未落於地心中豁然斷曰往事不必重提銀錢飛入爾言之室即爾言物矣爾行安得強爭詛兄以竊本應治罪姑念天已示罰從寬釋之叱之使去知爾言孝謹深致敬畏爾行自銀錢飛後日漸鋪糜向日青睞之處悉歸於兄兄以厚值酬之且常周其困乏孟氏向與爾行同居不欲受爾言餽贈爾言數請之不從至是復貌而泣請孟氏勉強從之爾言遂奉養終其身是時詔舉賢良方正邑令欲以爾言應薦力辭之以明經為某典司訓其子被中鄉科後亦出仕

越文敏公之配管夫人有自寫小像手卷長可五尺高一尺五六寸像畫少陵自幕倩修竹詩意卷首作修竹數十竿間以奇石夫人面方目細身長短得勻手擁竹本作竚立翹首凝睇望遠狀自題卷末云秋深風雨閉閣生寒良人出使未歸莫圖少陵詩句以寄意是慶癸丑九月道昇寫印章二白文曰天水趙管朱文曰道昇字仲穆蓋元仁宗初元之二年所作筆法娟秀衣褶古雅真墨寶也此卷向為吾邑前明翰林沈公方平舊物沈作記敘書所由來冠諸卷首後歸族伯高祖蘋村公公官京師時曾舉以贈商邱宋公牧仲宋精於鑒古極為稱歎謂公曰此管夫人真迹也蒙以見贈心甚賞之但此為公同鄉先輩遺翰公當珍藏傳後以為鄉里之光吾不可受也固啟其後而歸之而嘗跡若王阮亭朱竹垞查西溪厲樊榭諸公或詩或文書其後者盈軸其卷今藏公之元孫舟香處胡復堂先生曾見之嘗為予言

明嘉靖時倭寇沿海而入蹂躪東南浙之嘉興被禍尤酷嘗掠資財婦女貯之三塔灣僧寺中而率衆住攻桐鄉五婦女數百日夜悲泣慘不可聞寺僧妙諦憫然遂醉守者開門放之令各恣取金帛逸去婦女中有言恐累及禪師者妙諦曰吾以一身而救數百人之命雖死何憾於是衆皆雀拜四散而逸僧衆皆勸其同逸妙諦曰不可吾若一走則追者立至矣因獨留以俟之守者醒知而亟詢之妙諦言適見菩薩尊者以寶杵擊門開導之使去吾不敢逸也守者素畏鬼神聞其言而懼且正病酒不能行遂舁妙諦以俟之未幾倭騎知其為僧所放因重笞守者而釋妙諦於寺東

石坊柱上箭矢射之驚復堆薪焚之後倭寇平受其愚者捨煨餘之實奠於寺後而血痕入石至今宛然蓋已三百年矣甲申七月予至嘉興聞其迹即在河畔因過訪之石坊在三塔灣東百餘步塘路之旁坊已頽廢惟石柱尚存近視其上微有形迹而模糊遠隔十餘步觀之則酷肖一僧側身向內坐頭與頸及肩俱明晰之甚以下但一片似血非血之痕而已旁有居民數家予就而問其異皆言天晴不甚了了惟一至陰雨則其形分外顯著云嗚呼忠義情魂之氣萬古長留石坊血痕與木共宮前草色可以連類而觀矣

先大父退圃公性愛藕少時有藕癖之癖因鐫之印章中年後以家業中落事故變遷遠無暇事此乾隆丁卯予自故鄉偶於道上拾藕秧一株種之庭際公見而驚其所好因述覓佳種蓺之每年約以二百囊為率春分前後則分苗於庭下隙地及瓦盆中晨夕澆灌栽培不厭不倦秋間花放爛若雲霞所居玉鹿草堂在北山之陽修竹土垣道與花之蕭疎相稱賓客者題詩滿壁閒蒼封編先生贈詩曰北山之北西山之西有叟退圃淵明標期鋤園孝敢種菊一畦人分菊令晚節相看公深喜之嘗馮在田大書於屏置之座側花事畢輒以竹簪記其名目插之盆中為明年分植地

公性躭於此三十餘年未嘗間斷也至戊戌之春公年九十有三矣元夕忽夢一叟幅巾野服攜菊叅然手持黃菊一枝扶杖而至謂公曰吾與公周旋數十年今將別矣然把晤之期不遠交臂再見耳醒而異之及至春分時盆中菊苗無一發者公歎嘗不樂如失良朋予深以為憂不敢顯言也暮秋下浣偶感微疾雖進藥餌而勢日增然絕無疾苦狀至初冬二日謂予曰前星來速我我去矣速眼目而逝嗚呼公性情曠達初不以窮通生死摹其心故來去倫然絕無留滯而蓺菊數十年神氣與之融貫久矣是以下世時花神預來相告耳豈奇矣哉

壬子夏仲予過樹德堂表弟慕屋石出仇十洲所畫山水橫幅見示畫高五尺許濶尺有五六其布景自下而上下橫大道臨水隔兩旁白石闌幹之道上烏巾袍帶者三四人兩童子抱琴負書隨其後俱往左行路半怪石叢樹蔽之自左旁石徑曲折而登轉至中間則一片平臺極其寬敞中有飛樓傑閣複道穹欞遠遠直至右邊臨水而山女作十餘人倚闌觀水者登樓望遠者及偶坐聚談臺腰鏡檻裏者人各一態又轉而從左一亭孤然獨峙亦有女伴數人游治其間而亭之稍右樹石略間之一石橋五洞橫亙溪流三四人於橋上作同行偶語狀最上題以石山山之右有瀑布數疊自遠來由石橋下而滌洞於亭閣左右極空明渺遠之狀中流一舸軒牕連檣皆具兩人持篙撐而行艙中一人欲出似與平臺上倚闌人遥語者宮牆複道下作圓洞平橋水從此出而於洞中以朱欄闌之平橋外怪石叢樹遍一遊騎泊焉此下即起首之大路石欄外通計畫中大小石山平臺石橋遊艇各二亭閣樓軒各一人物共三十三人桃柳盛溪畔古木出石間約略三四十株其樓閣亭臺石闌階級橋梁畫脊複道宮牆皆細入毫髮而向背明晦與夫長短高低雖寸幅千數鉅細無遺或奥人物近者長不及寸遠者僅半寸餘最遠者渺若一粟然意態生動皆目宛然窮目力視之始能辨析而梳之姈柳之婀山石雜樹之蒼古無不曲盡其致左首下角檜書實父仇英製五字印章二模糊不可辨右首上角丈衡山題七律一章款書丁巳臘月題於停雲館之南牕按公生於成化六年庚寅至丁巳為嘉靖三十六年公已八十有八宜其書法古勁若此也印章二白文曰文徵明印朱文曰衡山有以此畫為漢宮春晚春然人物中有冠帶者雜乎其間隨從皆平頭童子其非漢宮春晚可知按摩衡山詩意或是賜遊御苑或為春遊曲江席幾近之耳予見十洲之畫如摩李龍眠白描十八應真及祕戲橫陳卷頁工則工矣然不能擺脫柔媚之習又

見其摩小李將軍明皇幸蜀圖及趙千里蜀國早朝圖筆法亦極相類而總不若此幅於工緻中具蒼古之致為僅見也或有疑其為膺筆者予曰予雖非賞識家然向有鬯古要訣其訣維何曰既不能如巨眼之灼見真知則不必苦難其真偽總以佳者為尚耳夫古人豈無敗筆或實屬真迹而不佳則亦在所不取若此幅字畫俱登峰造頂即膺者膺何傷昔王阮亭向劉公戩求畫致書云勿煩真作蓋公戩善畫而苦於應酬因倩人代之其人之畫反出公戩上故阮亭云云亦此意也其人笑而去予恐久而或忘因詳敘之暇時披覽衡山十洲便若在目前

神仙不夢於人告以功名遲速氣運通塞者不一其事前人紀之詳矣而予所聞最靈著者莫如杭州三台山予忠肅公祠及閩中仙游縣九仙山碧霄宮所夢或淺近易見或幽渺難知然驗於日後者為多目前易於明晰者蓋無幾也新春諸戴安溪李公厚菴先生過訪曾祈夢於九仙山仙示以詩曰富貴無心想功名兩不成公恨然以為必落魄終身矣後中順治戊戌進士官至宰相始悟戊戌兩字皆似成而非成想字無心則相字也又在圖難志戴明宗禎癸酉江南有李某者來杭祈夢於忠肅祠堂以問今科中否夢公危坐於堂上李再拜陳辭公起而與語曰中阿名次必

高然汝必待有子而後同中。此時毋庸跋望也。時孝年近三旬。貧而未娶。自思功名雖似有分。然尚遙遙無期。不勝惆悵。是科果以病不與。至下科丙子。竟中經魁。始知待子者。蓋在子年所謂中舟與同中者。則所中名次在陳姓之下。何姓之前。合二姓之偏旁成一阿字也。義理之深奧如此。雖善解夢如郭喬卿。許負。恐亦不能測其端倪矣。吾鄉去閩最千里。固不能至碧雲宮以仰仙蹤。忽爾相慕。近在數十里間。予嘗屢過而拜之。而卒不敢求其指迷者。恐夢難驗。解翻致褻瀆。及至夢兆豁然。則自己亦已了了。所以不欲往耳。今年壬子鄉科邑中應試諸人。有欲結伴赴三台山。以問升沈者。予因舉往事以尼之。其人雖是予言。而仍往。未知所夢何如耳。

錢塘徇蘇村。昔泰楠層榕有鄉民韋與生者。愿而勤。耕桑自食。然無多田產。而頻遇歉歲。不勝貧困。因攜工於人。一夕。其妻夢夫身陷叢莽中。力掙不能出。醒而憂之。偶與鄰婦話及。適一瞽者手敲報君知過其前。鄰婦慫恿之。推算韋命。以卜吉凶。從之。瞽者言韋早年氣運平常。衣食不能充足。今歲始交好運。從此日漸亨通。明年某月當有財物自天而降。雖不能十分富足。而晚景安康。不足憂也。瞽者去而韋適回。妻具以告之。韋笑曰。天若有財物與我。則我目前當不致窮困如此。盲子之言。烏足據也。韋夫婦雖不之信。而天降財物之說。鄰里皆傳為笑談。其年。韋果稼蘭多收。秋收些稔。稍有起色。矣次年某月。韋自傭所荷鋤夜歸。過一古墓。見其中灼灼有光。近視則出自墓旁甕園中。遂舉鋤發之。石版下得一小罈。白物滿焉。韋私念瞽者謂我財物當自天降。今從地出。其非我物可知。取之必有奇禍。因急掩穴歸告其妻。妻以見財不取。絮聒之。韋答以前語。妻令再往取回。韋固不肯。夫婦皆負氣而寢。其鄰鄰為胡百斯。素與韋不相能。聞其夫婦誚剌剌不休。虞韋於垣。具得其故。遂悄啟後戶。出往韋所。見處揣之。果有罈在。拔視。則黑色。亦鍵無數。蠹蝕其中。胡始而駭。既而思韋既見銀。萬肯不取。此必藁已見。此故意昌言。使我聞而來取。以見嗾耳。一轉念間。不覺忿不可遏。頓生毒計。攜罈潛取。梯伴於韋屋之後。蹇拏罈而升。至韋臥床之上。揭開屋瓦。傾毒蛇而下之。韋夫婦夢中驚醒。摸之皆巨鏈也。情相話曰。天財降矣。恐為鄰人所知。因寂寂檢收之。胡踏屋傾罈已罄。趫之無聲。亦下而棄其罈於後門肩梯回家。闔戶而寢。夢一金甲神告曰。吾守藏神也。韋命中應得天財。故吾使汝捐而畀之。罈中尚留銀一錠。以酬汝勞。日後若起惡念害韋。吾不汝恕也。胡醒出視。罈中果有銀一錠。約五兩許。天曉即叩韋門。問之。韋夜間亦有所夢。與胡略同。使此五

相告語。大為驚異。韋念其貧。復出二錠以贈。二人鄰誼固之。式好。韋後買田置屋。小康。終其身。又乾隆丁丑予客梧州。書室五間。予處東偏之二地。平。向鋪小磚。日久沙淺。間有零落者。予嘗使童僕整理之。迨己卯回浙。繼予而居其處者。惟山陰王廷書。其臥榻抵予原所鋪設焉。一日。廷書朝臥未起。其童持帚掃床前。足觸斷磚而仆。比起。磚為所帶脫者十餘。廷書諭使挖開浮沙而啟之。正在修治間。其處忽陷一穴。廷書起視。則四周似兩木篋形。皆已朽敗。內貯黃物十錠。大球二十餘顆。餘悉白物。大小約重二千餘金。色微微。黝珠為土氣所侵。光已黯然矣。廷書善於經營。自此改業為賈。家日以富。廷書素與予善。予後再至嶺南。聞其自言如此。夫韋篤信瞽者之言。見財而不肯取。非愚也。蓋具有定力焉。而財果自天而下。以富之。廷書所獲之物。在予牀前者兩載餘。其碎磚予亦嘗葺理之。初不見其陷也。乃予去梧僅兩月。而為廷書所有。物各有主。其信然已。可見凡事自有定數。矯強以求。多見其不安於義命耳。韋僅一村氓。未嘗學問。然其識量反為學士大夫所不可及者。其得享溫飽以終身也宜哉。

苕溪發源於天目。至青山潭而始大。夏間久雨。則洪流滔滔而下。入於太湖。太湖之魚。逆流以迎梅水。故沿溪濱戶村民皆設罾網捕取之。予昔訓蒙南塘時。晤春口陡門人金姓者。言雍正某年夏。溪水大長。村人施巨罾於溪邊。以捕魚。一日凌晨遠見一物。形圓中突。自上流浮沈而下。入於網中。兩人挽索拽之。不能起。於是聚集十餘人。竭力曳網。及水面。則一巨龜也。遂棹舟至網邊。并以入舟。渡而置諸岸側。長約六七尺。濶有五尺餘。色青黑。而背上紋縷絕類金線所嵌。閃閃有光。首尾皆縮於內。殼正環視。閒忽聞隔溪狂風急雨聲。見一巨蛇自對岸入溪。直趨龜所。眾皆駭而奔。立於高處遠視之。蛇粗類人腰。頭生一角。頷方而有短鬚。首尾色純青。蛇蜒於龜之左右。少頃。龜首忽聞然出兩短角。出頭上。目大而圓。頷下青鬚長二寸許。向蛇凝視久之。口中忽然有聲。嘖出黃氣高數丈。蛇亦吐赤氣。空中糾結如虹。蛇然。蛇欲纏龜身。龜頻以足拒之。未幾。黑雲四起。大雨如傾。雷聲震震。原野人咸避歸。迫而止往視。則其地咸一深坑。二物已沓。村民以龜蛇為玄武使者。因於堤上立北極廟焉。

乾隆乙酉丙戌間。予客江南。晤太倉王履夫良於邢上王蓋明相國文肅公錫爵後也。言昔文肅致政歸。營小園於第之西偏。以蓺菊種竹養魚為樂。有太湖石高一丈餘。宛轉玲瓏。皺瘦透之美咸備。公手書停雲二字。勒於上。近下稍平。能容二三人坐

一拳石峙於旁若香几焉可以置茗椀列雲鶴公雪坐此與客清談後其孫烟客延華亭張南垣佈置築郊園移以實之至崇禎時其容堅處勿壞長寸許漸而如拳如椀數年後已如巨毬矣石色青潤異常每夜徹有白光出其上烟客意中必有寶使工就所長處鑿之石堅甚數日始斷大若五升盎藏者曰此璞也紋細而質潤其玉必佳惜斷之太早形尚未足耶烟客因延治玉者剖之則一羊脂玉也大及一拱而徹長使琢為二大色夫婦飲必舉之至今每逢祭饗劍以此尸陳於烟客位前云又士友蕭山周鳴皋言前明時京師有數人於風雨之夜竊挖彰義門街石者為巡役所獲送諸巡城御史所御史問偷石何為其人實告曰此為紫玉璞久在街中數年前物色得之今玉日長矣遇來徵露其頂夜有微光知其將出故糾眾竊之耳御史驗之良是遂以聞上命取入內府即今其人剖之果得紫玉一塊重數十斤色如熟蕎光華四映因免其竊盜之罪而重賞之予謂萬物必藉根柢而後生若物已離根則生氣已絕焉能發榮滋長乎太倉假山京師街石皆屬移自他所不過塊然一死物耳玉何以生乎其間若云從前已孕於中至是而始大然無生氣何能日長不可解也又陝西鳳翔府署大堂月臺之西向有璞一塊形如鼓礅面已微露碧玉形蓋五

代李茂貞據鳳翔時之物屢經變亂人不知其為寶也因置於此後雖過識者然以官物不敢取入之交代中有太守欲載之歸吏固以為不可乃止今未知尚存否耳此事予昔見之載籍中年老健忘已遺其書之名目矣因記璞玉事而及之

括地志載西蜀臨邛縣有火井漢盛時火燄甚熾桓靈之際漸衰諸葛忠武過之一窺而更盛至景耀末有人以燭投之而滅蜀漢隨亡予謂此附會之說也予友慈谿周聖老權山陰沈晚如鏡昔曾經理滇蜀鹽井皆言四川雲南抵鹽井者常得火井惟初開時無氣上騰人不及防或為所傷耳有鹽井處得一火井其利更溥以省柴薪故也其法以筏盤盛滷置井口少頃成鹽即炊飯煮菜亦無不可他處村中或得火井則村人計日輪用以省柴薪然炊煮後須以石蟹貯水覆之盤上開細孔如針眼水漸滴而下則火不上炎否則烟燄飛起必致焚舍燒林不能過也臨邛之井昔人偶一見之故以為異而附會之若今則為數見之事何足怪予嘗見道家者流稱地水火風為天下四大天既包乎地矣而地復包水火風泉源隨處皆有人咸知之直隸山西有風穴風谷每歲秋冬大風將發時穴內先作號叫聲風隨捲地而出人家窖藏中亦有為地風吹揭至至且翻者此其明驗則地中之藏大亦可因類而

推矣東南地形窪下是以衆多燕晉滇蜀居高燥之地故風火萃於彼處吾人秣守一隅以地中有火為奇事遂筆之於書而援古人以附會之殊不知西北之人亦以東南掘衆泉為可怪也因論火井而旁及之

歸安東林山下有吳大成者素潞於貲常至對河村中押賓一日下杭村人張允昌撐舟往洛舍探親路經東林村口見大成徘徊岸側允昌向與相識彼此問訊畢大成愁其故渡允昌問往村中押賓予曰然遂渡其過河詎岸峻泥淖足滑欲倒幸力扳岸邊森樹始不至於墮河上岸稱謝而去允昌行未半里見有手持紙錢銀錠在岸上跟蹌而行者則其戚宋永年也問永年何往答以吳大成死我往弔焉允昌大笑曰我適纔渡其過河往村中押賓焉有此事永年言我西鄰徐其女婿客昨日已來報訃安得有訛允昌以大成過渡時現有足跡可憑遂回棹往驗之則泥上履印宛然兩人俱大駭異因同赴吳家以證虛實至則大成果於昨日亡臨終時猶言欲往村中押賓可速撐船渡我云云允昌告以故與其子復視渡所足迹猶然如故至村中詢其向日舊伴俱言方纔正在押賓間忽有旋風自外入於案上盤旋許久而散不意其為大成魂也衆咸駭然始信鬼於此者雖死尚留戀而不醒也可為長歎

明嘉靖間吾浙某公者以名進士為部曹官至河南巡撫年老致仕歸方其歷中小時以廉隅自飭苞苴請託皆不行人以鐵面比之然見忌者亦不少後為巡撫節概雖如故而稍通餽遺有以古書名畫致送則擇其人而納之性尤愛盆景凡五鬣松左紐梅梅榆槐銀杏丹楓以及魏紫姚黃海棠河柳之屬無不備有公素善培植公餘輒從事焉舍旁則綠竇無染忌者廉得之劾以貪婪朝廷按之無實公旋以投閒詘劾訴於朝且求罷任忌者遂獲遂而公迴撫河南如故迨老而告歸年七旬餘矣行李無多祇圖書數千卷花卉百餘盆載以兩舟浮淮而下河南士庶咸領清廉而歎其風韻超然不可及也公回籍後足不出戶日惟觀書閱畫及摩挲於盆景之旁其子官部郎以養親歸侍公暇日嘗指數物謂子若孫曰吾列仕版四十餘年田園無所增益宦囊盡於此耳他日雖窶不可散失而盆景尤當留意萬勿以之贈人子孫皆循首聽命數年後公忽足踝中風口不能言微寒手指盆景者再遂逝其子年近六旬性躭林壑服闋後不赴京補秩亦做其父之所為閉門閒適而已然田產薄而貪指繁日漸窘迫一日盆中牡丹為蚯蚓所傷枝萎葉落其子以父素春春於此春因移植於新盆之內舊盆高與徑皆二尺餘蚯滿其下送并土推出之忽見盆

底理一布包已朽壞另檢其中皆赤金白鐵約四百兩許其子衡各盆之輕重約略相同移使植此遂一發之所藏悉與前盆相等既計黃白物共四萬餘金始悟乃父平日之深心而臨終時尚以手指示蓋謂此也由是家道鼎新其孫自輔林仕至尚書曾孫官祭酒聲續奕世弗替云乾隆甲申六月予客杭州孝青原先生寓鶴予於西湖之五柳居廂閒偶談及此距今已二十九年某公之姓名久忘之矣予謂某公平日以廉潔自處盆底黃白胡為乎來然其子克享之而孫曾又至顯位則其物決非枉法囊橐及橫索婪取者可知佛家談因果有擔瓜得瓜種豆得豆之說觀公復嗣之熾昌可以驗盆中物所由來矣

臨安深山中有一石池方廣僅丈餘而深不可測嘗有雲氣如龍蜿蜒其上故名之曰龍湫每逢早年鄉民向之禱雨則黑氣自湫出大雨隨之故其處俟無乾旱之虞然惟周圍五六里則然不能及遠亦惟早甚向禱則應石則禱亦無益也乾隆乙巳我浙西大旱臨安山田禾苗將槁鄉人群集湫上虔禱之黑雲雖起但至南山即紅光滿空雲氣四散雨無涓滴人咸以為天意欲困此方民不可挽回矣但絕無起望祇於湫上日事拜禱而已其時適有虎災獵者兄弟二人挾毒矢鐵叉到處殺逐起

一日偶至龍湫之前山見滿空黑雲忽雨將至因急趨巖下避之及風雨至忽巖上石洞中一物迅躍而出其形似人而獨足徧體朱髮髮長及地張口向空噓氣若匹綠接天色正黃赤風雨即遠遠少頃黑雲又來物仍吐氣如前雲又散而日色景景矣獵者始悟頻日雨欲下而旋收獵是之故其為妖怪無疑兄先以毒矢射之中其股物騰躍欲起弟又擲鐵叉戳之從空而墮兄隨拔利刃斷其足猶宛轉未絕細視則類生一巨口大如箕幾及於耳牙齒森列而鬣二人遂下山告之村民報官往驗識者曰此旱魃也噴氣作熱如焚龍畏之而遠避今已射斃雨當即至矣於是舁而陳於龍湫前復虔禱之果雲四罩大雨滂沱數里內霑足如舊村民感獵者甚醵貲厚酬之而聚薪焚旱魃於山之幽僻處其年遠處皆數收惟此鄉刈穫獨豐云

予臧沈朝華授經臨安曾以告予

嘉興三塔灣之上二十餘里有塔孤峙荻官塘之側上下七層約高十餘丈千詹鏡削鵲秀兩大字面臨大河背後皆田旁無眷顧予昔過之疑為土人鎮壓風水而設然未睹塔名所取義復問之秀水朱方美地朱云塔非為風水設也蓋有故事焉順治間江南諸生裴某赴家貧甚有至臧為浙江某府通判因往依之至則其臧已緣

事罷任贈以資斧令其還家裴附舟夜過皂林行李盡為盜舟人客佯方停舟報官逮獨沿塘行二十餘不食已一日矣距嘉興尚數十里飢不能前臥於路側其北某村中有章姓者娶其女於近村常使捕鵲秀持物餉之一日又以盼團糍糕令其往送道出官塘見裴臥於路側呻吟不已因問之裴備言被劫及之食狀遂泣數行下曰此去家鄉尚數百里今囊無一文何以能至吾必死於此矣鵲秀憫之以所攜食物與之食并脫簪珥及錢百餘文盡贈之裴感其誠詢其姓名鵲秀具以告裴曰我他日若能寸進誓不敢忘遂別去鵲秀至主女所女見食物既少頭上簪珥俱無心竊疑之適其夫欲往候事女密使問諸其母鵲秀遽主母詢之實以周濟餓者告時鵲秀年已十六七主母疑其有私也縛而加以箠楚鵲秀不能堪乘閒投繯死裴生得鵲秀資助始能回家次年中鄉科會試聯捷選授浙江某縣令道經其處距之食時蓋三年矣裴斷紱木橛心念鵲秀若猶待字則將乘禽馬入村訪之果得其故并至厝所大慟再拜尋其父母厚贈之而聘其妹為正室抵任後遣人往聚壻極其堅固華其封墓之日適裴喬梓秀水親臨哭奠焉又置腴田若干畝於附近尼菴使戴收其息以奉春秋祭掃祀其神主於菴立石志之復於贈物處造一塔為鵲秀

資冥福因即其名名之以志不忘并使往來人聽仰云

紹興有三太守民皆崇祀之予昔曾徧謁焉一為西漢朱買臣一為東漢馬臻一為明湯紹恩予按馬臻築山麻溪壩遏溪瀦使不得閘入而民無斥鹵之虞溪山陰三江閘蓄江水使不得驟泄而田無乾涸之患是皆有功於民至今賴之其廟祀也固宜若朱買臣為本郡太守未聞其遺福於鄉邦所傳者不過負薪與妻妻事耳夫古今來始窮而終達者亦復何限何獨於買臣則祀之至覆水一節乃丈婦報復之常於祀典尤為無涉今朱襦在昌安門外閘閘管閘人民祝賽平日之祭享固已牲血常薦而每至春時士人舁之遍歷街市以祓不祥旗幟儀仗之鮮明簫鼓香燈之靡費演戲無非名部龍燈常至通宵凡四五日始罷而馬公祠在偏門外湯公祠在三江閘廟貌雖皆崇煥然僻處江叫海濱香火寥寂越人舍此而奉祓不可解也

宇宙間有氣有形之物其初生也質皆微渺耳迨閱歷歲時始由細而巨凡飛潛動植莫不皆然惟竹與楠二種則異是其出土時已具全體矣及長不過枝幹增而益上質理久而彌堅而木之巨細依然出土時初不因經久而能更長也竹之於人皆知之至楠木一說具載武林郁滄浪裨海紀游中滄浪曾於康熙丁丑以採礦事至

聞之臺灣雞籠淡水曝日山行見一巨芽裂土而出兩葉始舉已大十圍問諸土人答曰此楠也其始生時巨細之形已具歲久則堅然不加大益與竹筍同理云滄浪目所覩見諒非誕言然聞者頗以為怪予謂人所常見之物則雖怪而不驚若稍非耳目前事執膺起疑之竹與楠其明驗也故凡論異事奇聞不可先存一虛妄難信之見於胸中而始可與談天下事

聽雨軒筆記終

跋

康熙間商邱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說部於是海內名士人各著書今裒集於昭代叢書初二而集者不下數百種較之前明百家小說已倍蓰矣然書可等身值貲而難以卒購未若單詞片帙之易於訪求也故蒲柳泉聊齋志異一出即名噪東南紙為之貴而接踵而起者則有山左閒齋之夜譚隨錄武林袁閒齋之新齊諧輯說部之奇書為雅俗所共賞然所欽述者說異是尚予友清涼道人閒居寂處因取平日所習見熟聞者集為雜記四編出以相示凡常變奇正之事皆備列焉而每及異聞則往往出諸法言莊誦以發明之蓋非奇而不失乎正變而能執於常者與不僅語言文字之工而已長夏炎蒸一披閱之猶清風爽氣再再來自行篋閒煩檢為之頻濕因敘筆展紙書數語於後而歸之

乾隆壬子六月朔日悔堂老人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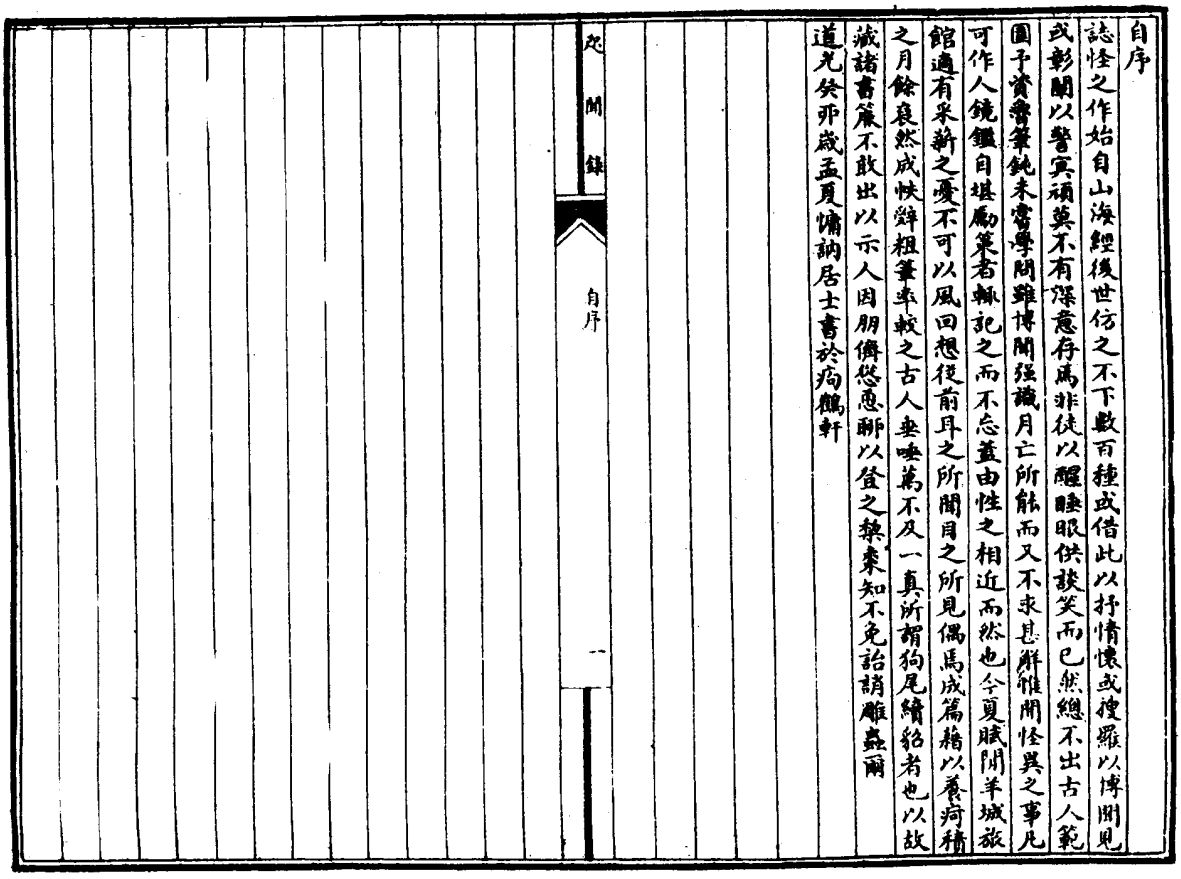
见聞録

清 慵訥居士著

咫聞錄

咫聞錄提要

全書十二卷不著撰者姓名自署慵訥居士大約清道光時人其所敘述牛鬼蛇神語涉怪異每則加以評論諷世警時似得曉嵐老人閱微草堂之遺旨自云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均筆之成篇可以知其意之所在矣



咫聞錄 自序 一

自序

誌怪之作始自山海經後世仿之不下數百種或借此以抒情懷或搜羅以博聞見或彰闕以警冥頑莫不有深意存焉非徒以醒睡眼供談笑而已然總不出古人範圍予資質鈍未嘗學問雖博聞強識月亡所能而又不求甚解雖聞怪異之事凡可作人鏡鑑自堪勵策者輒記之而不忘蓋由性之相近而然也今夏賦閒羊城旅館適有采薪之憂不可以風回想從前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偶焉成篇藉以養疴積之月餘良然成帙辭粗筆率較之古人垂唾為不及一真所謂狗尾續貂者也以故滅諸書篋不敢出以示人因朋儕慫恿聊以塞之孰知不免詒誚雕蟲爾

道光癸卯歲孟夏慵訥居士書於病鶴軒

卷一
詼三　章生
屠板生珠　猴子胠
劉讜　木車度鬼
無衣人　布客
鶏毛鬼　無無老僧
貓鬼神　徐巫
支姓子　綠雞山神
陰陽鏡　尤婢
白衣怪　吳都聞
瓦盂　神假物
稻猎化鼠　邊將
沈處士　拜五經題
魚女　鄭秀才
武生　劉君名
斬酒起疽
卷二
龍神祠　譽鳥
蛇毒　賊授徒
劉無　陳安張福
弁子　人參
鄉民趙子壽　治狐
醉封翁　李老人
雷彰霞　萬青天
雷擊蜈蚣　廣信府署
卷三
析擊狐　郭介

蚌中珠佛　狀元姚策
高成　王解官
風捲經旛　大骷髏
某觀察　雷擊同心
雀曉秋　木匠魔咒
蛹蛇　猩蜂式
佛從土出　某公子
鄧姓　狗報恩
吳洪　漏網夫人
冷先生　蔡十
梁登祥　鄉場事五條
小狐山
卷四
飛雲　楊舟
養鳥報　賣藍生
虎拆家　延安府署樓
呂大生　送鐘
海中巨魚　山和尚
驟長人　泥皂隸除酒
泥皂隸破業　異疾
鬼祟　某中丞
狗喃嬰兒
卷五
秋蟲　大熊
狼生　秦山
黑虎　窜猪無血
韓生　歐陽貢
太原賈生　乞婦

鵝鴨管匙　滇南李參軍
錯吞馬蝗　舉發
江誠軒　巨蝎
買龜放生　驅蛇書
巨鰐　牛聽誦經
鄧都府　黃容
某提督　江恂
卷六
蜂幻　土地放火
兩世緣　兩世人
王姓　一言害三命
情格　教子
偷嫁觀音　秘戲圖
妓報　吳興仲子
張斐理　陰隲舉人
陶木檜
卷七
屠赤水　婁真人
何三化虎　鬼死
支離叟　牛鞍驅鬼
臭蟲　石馬精
尚鎰　廣南許信
冷姓　孫仙
騾償前生債　姚家婦
玉魚　占桂知榜
巧騙　烏蝤
采藥治病　裁縫做褲
下蟲　羅誠

三橋嘆　鬼宅
薛長隨　朱翁
卷八
陰陽太守　陰隲地
嫌貧富壻　海蚯魚
徐凡孝弟　痲瘋
黑旋風　郭佳
殺兩姦婦　醫者
失火酬神　薛之桐
貞節婦　鬼截路
賊截路　兩姓祠
卷九
秀水臧生　劉媼
夏夫人　勦烈婦
嫁禍自害　巧脫
鬼賊　許姓
水道洞　三戚
顧友　元寶飛
金二　杏樹
虎口餘生　某巡檢
陳秋農　揚州王姓
海馬　鬼書
卷十
瞳神失一　貫十
查三　生猬猪
方姓　二老爺
龍槍珠　缺耳遊擊
老貢翁　狗知朔望

廖某　普依祠
兩頭人　北虎青衙
夢難信　顧孟姜
改惡報　人頭蛇
王三　泯報入祠鄉賢
卷十一
換身　天妃廟
憑空行　夏士古
嚴舟子　題主
簫某　鐵人為邪
張通判　徐尚書奏奇四則
徐婉　百菊溪
天井山　幕友
雷一鳴　洪二
雷州太守程咬金
卷十二
劉士範　謝應龍
山陰秀才　城隍廟鬼逃盜
水鬼報冤　周大司農
張封翁　義犬
起家不正報　珠姬
城隍娶妻　李五
五通神　邑宰同廟神掉海
騙二猪害三命　鴨卵珍珠
杜友　向來福
沙包先生傳　殉國名臣

咫聞錄目次終

談三

談三閒平人瞽目家貧竟有絕技寓居廣州府城傍晚一肩負大布袋裝笙簫琴笛鑼鼓鈸鈸凡和音叶律之物無不齊備一肩負木架右手持鐵鈸左手攜竹枝索隱擡壻咫聞鈸音一聲即談三來也欲試其技則呼之入室以席布地架懸大鑼將大鈸小鈸鑼鼓各物按布地中身坐席上先吹打一會口吹鎖鈸肘敲大鑼右足擡鈸順擊鼓鑼左足敲鼓搖板在門外聞者不知其幾許人也吹打畢則戲曲齊來口唱各調手彈琵琶足敲鼓而打板按腔合拍生旦淨丑聲音舉具遇武劇則大鑼大鼓恍如殺退賊兵班凱回朝更覺周到夫以一弓替而周身上下無不有用且各出其奇並無合掌雷同之弊雖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亦不能造於至極聞其從何學來答曰無人傳授小時無目靜坐先以一二音器合試擊之各得其音則又加一器以演之熟則復加所難者左右手足必使各有變化如左足擊鼓右足敲板鼓遷鼓音板遷板音方謂合拍足呆也手活也以手之活尚不能於兩手而兩得其音況於足乎

兩手得音固非易易況兩手兩足而各有音乎兩手兩足得音固難而況欲輕重捷徐不出夫調乎是必靜坐揣摩聽音學調乃得之矣此真所謂五官並用也或曰瞽目者心靜不亂心清不濁可學之矣對曰不然彼無目而拜合為師者不知凡幾授以秘訣傳以心法竟無一就是蓋半由天授而非可純以學而能之者也

章生

乾隆己酉科有鎮海縣章生入闈染疾歸家月餘不愈一日令妻出房曰馬某來當迴避馬某者同邑農生亡已久其妻不出章曰是何執拗乃爾也妻乃出聽似有二人言窺之則無馬曰我在薛將軍廟充當買辦將來兄當判官我代兄求不知能脫否須臾靜寂妻入其家田傭負報芒芒然歸問曰我相公病若何適在田上見馬某行過說相公當薛將軍廟判官左鄰亦二章秀才聞而出喝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傭曰方纔馬某說薛將軍廟有六判官俱要秀才充當鄰生不覺毛骨悚然越日馬某復來又令妻避聽言曰事難挽回兄其不免矣是晚章生卒至三來復像其妻遣人訪查薛廟學至應漢縣章橋折建薛廟好事者漆塑判官六分列兩旁鄰以告其妻備餚往祭見一判官通肖夫形其妻痛哭幾欲絕泥判官亦似有欲泣意憶頁辦

屠板生珠

廣東十三行街為西洋諸國貿易之所岸有趙屠設案市肉麼有年矣一日鬼子行至個市其案板屠欲五十金鬼子持銀至屠曰前言戲之耳子欲售必須重價鬼子增至五百金屠思二板值價百錢今計數千估之多不知是何寶也不售恐錯過時侯售之疑價太賤遲移未決遲延三年鬼子回國屠恐人竊去收藏房中次年鬼子復來問屠引至案前大笑而去屠曰自子去後攜入室中朝夕拂拭珍藏待價須求其異鬼子曰內有大蜈蚣日飲猪血已有定風珠誠希世之寶也必得養之斯不害今歲日久蜈蚣已死珠亦韜晦屠不之信劈案視之果有蜈蚣一條死馬口內啣珠白如魚目屠乃悔前此不售計相左矣

猴子賊

江北田家畜一猴見人玩耍則學之因教以竊取諸物相為戲笑一日脫鎖逸去舞至鄰家竊得手鐲首飾回獻主人田歎其靈慧乃作布袋驀猴項下教令裝物遂無所不能由是左右諸大家頻失重物不疑此猴為盜鳴之官往勘並無失竊情形責

捕廻纏亦無從破案數年來田乃致富猴亦技熟乃至浮屠最高處樓焉不復回家田亦無法收之商之獵者以下而槩高固非易事況墮在塔峰非鏃箭可施商之獵人以捕雉之法捕之猴見鷹來兩目睜圓仰卧塔頂此以逸擊彼以仆抓鷹之勇焉能及猴之靈逸擊三四力脫為猴抓住分其身而毳者甚多一日有童子攜小鷹至見猴在塔上即欲立飛相攫遂放之鷹鼓翅直上高塔丈餘回翔審視忽然橫飛過去其疾如矢只聽猴大叫一聲衆譁然大笑適時鷹復鼓翼射去見逸上有物躁躁而下猴以爪遮見鷹乘勢奮擊擲於地下猴首碎而殞其布袋猶絮項前而鷹之銅毛盡有灰沸田以猴起家而以鷹致死心有不忍為之埋焉

劇賊

劉謐雍德人讀書未成落拓不羈貧病村口有土地祠甚靈香烟繚繞祠侯無人燒香時到祠跪祝曰神靈最著有求必應某貧窶極矣乞神賜假銀數兩暫救一家殘命祝畢取茭曰如衆會允陽一勝茭投之地果一陰一陽謐以神詐洋洋而回初不知其座後有同族弟劉漢也漢知謐乃書癡聽其祝告何異癡華暗笑謐真癡人神有何銀可假明晚必來神前鐫銅圖設計玩之以博一笑遲至錫鎛嘴以錫鎔成堕

劈子兩鋌私置神爐稍窩銀形彼來見之必攫去也次日依計而行手持假銀賄置於房中桌上其妻燃燈進房見桌上紙所包者不知何物啟視之乃銀也妻不識銀真偽第見銀光可愛竊之開箱取換漢不知其故次晚將銀潛賚神爐仍在塵後侯謐設果來禮拜跪求起見燈內寫有銀形撲得一鋌視之果銀再撲又得一鋌喜極叩謝而去漢疑明日謐赴驛易錢恐以使用假銀送官以戲而陷人以罪過在己矣喪起瞰謐過市入驛漢遂喊曰假也驛人竟易之以錢漢過視果白鋅數曰吾村土地神若是之靈也即以實告謐歸備牲醴酬神漢歸家告其妻妻曰昨汝之銀吾愛新鋌有光故換之取出還夫漢曰以玩而真非謐竊取不使與論然神之靈竟有如此之極耶可不虔以崇祀與四方聞其事香烟更盛於前

水車度鬼

膳越近緬甸處四面皆山開墾後始有居民有徐四郎者乾隆間宅內平地下陷湧出白鏹數堆遂成巨富廣濶屋宇欲於山深處募人開墾田園處無灌溉雖有一綫溪流涓滴不多於是兩岸築土埧層層疊石相拒使水不能直下蓄積成河溪流更急障以樹木思想何法可使倒灌上田乃為水車輪大丈餘周圍斜絜竹筒編架逆監水中置有機關復成接水木槽長可三四丈輪逢逆流即轉仰筒吸水而上到槽而出順流於田晝夜不絕無須人力名曰水翻車而山畦高町竟無旱潦之災於石橋旁場開闊處構設廳數日而成後四郎夢人語曰此處離鄰都甚遠冥中繳有恩惠一時不能驟及我等在此數千年受盡苦楚君房廳又設轉輪若再超度君可獲福四郎曰子之水車為耕稼而設何言轉輪對曰冥間開君水車甚妙欲仿此式添造轉輪送十殿中去使遠處冤魂平得超生四郎聞悟度作廳事復夢前人來曰冥府已洽轉輪殿矣加以君之超拔我等罪孽消釋君之功德無量矣拜謝而出後四郎壽至九十臨終遺訓令世世子孫檀飾不衰

無衣人

黃山上多仙跡昔有樵子遇大雨雪山白路迷棲於石室見一無衣人披髮至地小長八九寸偏體生毛足長二尺許驚其再稱話問長生之術其人了無顧盼惟大笑一聲響振山谷俟忽晴霽穿林越澗而去樵子荷柴行至半山復遇其人前之曰女患腳瘡求曰然以掌拊痛處其熱如灼摩頂放踵於石隙中取松脂白石子各數十枚令跪吞之取樹間松毛鋒利如針刺足瘡流而成穴樵子膝腹瞼去瘥而疾能回

視無衣人已不知所往問於土人曰此白石道人也夏則見其孤表寒草雪聽其歌曰非國非家無夏無冬餐霞飲露遊水深深至真可樂富貴屬儻俊薄幸者莫漏我蹤噫樵夫乃有幸之人也

布客

從化縣在廣東省北地僻山深有異布客過之至更許欲止宿苦無旅店忽見林薄中燈火熒煌有人衣雜衲戴金幞儀仗鮮明前呼後擁隊伍整齊與而出客訝不知是何官客懼不敢行伏於林中比曉聞諸土人皆曰山中虎神也欲食人則脫衣變為班虎大聲哮吼而前行旅飛逝子其幸免布客聞之不覺胆裂心寒毛髮直豎嗚呼聰明正直為神虎欲食人豈能成神哉今其出也儼然赫奕之形何至脫衣幻而食人是蓋今之神而有以虎威之者若古之神但有降龍伏虎之術矣

雞毛鬼

曹評賈詡兄弟也世居鄉村評負販為業娶妻而賢詡素以浪蕩為事衣食皆仰給於兄且多睚眦之忿屢戒不悛一日評外出經商詡廣收雞毛嫂問何用對曰將以濱水流花耳遂於暗室中用麻線穿雞毛編織為衣如羊裘然自首至足裹蓋周遍僅

留兩眼小孔以便外觀夜半披之潛出過富室則越牆穿窗偷取衣物遇負戴人則趨奔逐封過空手則作鬼聲蹲踞於地人見其毛衣蓑草信以為鬼懼而避之於是同里鄉鄰頻頻失竊并傳有雞毛鬼為害詡一夜方披毛衣欲出嫂在房織有聞屋中有悉窣之聲窺見人影在地乃大聲疾呼詡恐藏破無顏見嫂閉門奔去遺落毛衣一片其嫂呼詡不應猶以為出外未歸也鄰人聞呼驚起羣相過問嫂告以親見雞毛鬼今有一塊遺在室中明是人非鬼也指衆逐之詡情急飛跳黑暗中失足跌入路旁池內衆皆拋磚擲石池淺泥深身不能動盡擊而斃舁屍上岸乃詡也嫂以夫弟不賢流為匪類雖死由於擊兇之擊由於竊不便報官連累鄉鄰買棺殮埋書致於夫評曰吾固不知弟之敗行今死於非命亦由弟之自作孽也今亦可以安心矣噫窮窘之輩暗出暗入恐人知覺控送到官是懷刑也今賈詡以雞毛砌身僥竊其面使人不識尚有恥也盜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可以感格之矣

無無老僧

江寧太平門外佛國寺乾隆二十五年秋初來一老僧龐眉素髯像貌奇古言自我屬山來法名無無不念經亦不長宣佛號惟飽食酣睡而已次年夏間出門募化乾柴枯樹人以為炊煮之用多寡與之約積有二十餘捆還歸不許寺僧取燃至七月晦日對僧衆曰我將西去可以火化自將柴盤架層累而上高可數尺午刻無無僧身服袈裟擎拽上坐柴上時圍觀觀者不下數千人忽一僧異出曰我來我來代為舉火俄而烈焰敲空火及其身奚及於龍僧端坐不動隨手將所帶瓶盂鬼擲散其面烟焰上升柴堆崩倒空中見僧冉冉向西而沒闍黎舉火之僧皆不可得寺僧收其骨殖而藏之並獲舍利子十餘粒供於塔焉陳丙齋目親其事為予言之

貓鬼神

甘肅涼州界民間崇祀貓鬼神即北史所載高氏祀貓鬼之類也其怪用貓縊死齋醮七七即能通靈復易本牌立於門後貓主敬祀之旁以布袋約五寸長備待貓用簌竊人物至四更許雖未鳴時袋忽不見少頃懸於屋角用梯取下釋袋口傾注櫃中或米或豆可獲二石蓋妖邪所致少可容多祀者往往富可立致有郡守某生辰同僚餽乾麵十餘石貯於大桶數日復守遣人分貯見桶上麵隱結如竹紙隔下視則空空然驚白諸守命役訪治時府廨後有祀此貓者役搜得其像當堂重責木牌四十並笞其民笑而遣之復聞牌責之後神不驗矣睢陽朱子曰神之靈由於民之誠而結成之非真有神也一人向背則靈亦歇故衆民向崇之神守擊而散之矣

徐巫

滇黔風俗尚鬼人有疾病必延巫師如有怪異則降馬脚何言乎馬脚南方謂之馬脚北方謂之雞脚也有巫師徐姓者鄰人方滴病延視病源徐言遇怪理宜檄禳徐雖業巫其術不精不過謀旦夕升斗之計耳遂言擇日跳神先取老蛙置空桑中以為取信於人方盛張景往見之以蛇易蛙是日徐率弟子至婆娑夜半粧偶作仙娘拳一足作商羊舞禹步作法終夜呪喃取童子以為馬脚鼓吹而至觀者如堵徐戟指書符手入桑中將取怪物忽被蛇螫吞噬大指鈎牙嗚舌拳曲不開盤於身上徐痛呼號弟子羣擊蛇蛻棄發血污僵於樹旁弟子舁至徐宅次日而醒手腫如瓜連偕其臂延醫調治皮膚潰爛手指盡脫大病半年而愈至今不復作巫病者延之喃喃做手而退此雖由於張之易蛇所致亦由徐之巫術不精騙錢活身之報也安知非神之惡徐之偽而使張為之焉彼夫世之學技者當自知分量安可以咨得皮毛即欲輕試乎哉

丈蛙子

滇黔文姓生二子。居山種菽長喜。他次撒兒。兄弟牧牛。年於八九歲時。入山頻取鳥獸。捷如猿猴。搜禽獸則生啖之。率以為常。數年。四方雖充。每於人不知時。往攫取。臂而食之。或見之曰。茹毛飲血。上古之風。於今再見。今當水火既濟之後。何能生食乎。一日。喜佰撒去。遊戲深林。曰。百獸百禽。咸已各別。聞人肉美。未知何味。子之心肝。細嫩肥脆。今我饑餓。可能為我一果腹乎。手撲撒兒。以尖刀欲挖其心。時值耕夫荷鍬。針至曰。弟兄如此長大。尚博戲為耶。初不疑其戕害也。遂解其厄。撒兒歸家。告知父母。遂鞭扑嚴禁。喜兒不出數月。後禁稍弛。喜乘閒。邀撒兒至竹深處。剖取心肝。吸血而食。其母訝撒兒久不見至。適喜自外至。微聞身有腥氣。驚視唇上。尚有血痕。疑而詢問。鞭得其情。其父尋至。撒兒屍所。哭而瘞之。復用鐵索。牽喜兒於河畔。用棒擊死。拋入深坑。水亿其屍。以償弟之冤。一夕。其父夢神示之曰。爾二子。冤仇也。前生喜本獵狗。撒乃狡兔。狗見兔則追之。兔見狗追之急。而詐死。狗趨足以待主之至。誰知主至而兔逸。主人擊之。誤斃其狗。狗恨狡兔心毒。控之冥府。使之同生一家。以報仇。此真所謂撒喜冤家也。

綠蘿山神

羅村周一壽。世居山中。宅圍峭壁無路。可通山腰有洞。遠近望見如臨屋脊。有女名阿鳳。姿娟秀。豔色煜目。許字毛姓嫁有日矣。一夜月明。父命出汲。仰望洞口。似有人窺探者。女方驚愕。即有數人。如飛鳥之翩落。恍惚牽去。見高堂大廈。曲廡叢廊。巨燭煌煌。憧憧往來。笙簫管篥。音韻鏗鏘。堂中有美男子。坐馬堂上。一呼。堂下百諾。女呼號求去。美男子曰。勿相畏。我姓袁。綠蘿山神也。與子有夙世緣。得來此間。小有清福。藉恐人世未必有此樂耳也。因命左右呼女為娘娘。令嫗出扶女入。始而驚恐。久而安定。室中金光燦爛。珠翠鮮妍。凡有異方寶玩。山珍海錯。以及布帛菽粟。無不完足。群僕惟無寒暑。以花卉開謝。草木零落為春秋。每當桃花開時。美男子輒有事出。令人謹守之。惟恐女去。數日始返。女至洞口。遠望美男子。着白衣冠。出入市廛。遠在咫尺。雖見父母在下。灌溉澆灌。女極口大呼。聲不能聞之於耳。欲通信於家。又無便可遞。一日夕陽將頹。滿山紅紫相間。美男子曰。曾幾何時。桃花又開。與有事又當去。洞中人不足供使。令盧隨去。惟留老嫗伴女。女俟其出。徘徊洞口。俯見家園。慘然不悅。曰。孰其背親而生。不如見親而死。飛身墜下。青草離離。若鋪茵褥。身亦無恙。惟頭腦目鼻。郤匍而行。先是毛家行納幣禮。請周筮吉。以迎周已。報允。至期忽失女。尋覓不見。密訪無踪。而彩輿已至門矣。計無可出。婦在側曰。事已至此。尚何說。周始實告。舁變色曰。非陛女改適。必叛夫背逃。訟於邑宰。繫周至。百端窮詰。竟不能得其情。惟選役四路偵緝。杳無踪跡。堵父以子年幼。尚可待睨。亦不窮追。事乃懈。後周夫婦在園納涼。見女忽入。驚訊其所自來。女詳述之。周急舁告堵家。來夜靜偷娶之。若恐石洞中美男子聞之者。次日。伐木作長梯。高出寨表。舉維舉腹。百計始達洞口。老嫗見人。走入石龕。隨之入洞。幽深黝黑。進之見草色迷離。並無堂舆。而野花紛郁。蜜蜂斑斕。迥異人間世界。

陰陽鏡

山東微湖相傳有人取魚。網重百斤。強曳登舟。見一石匣。鐵封甚固。牢不可開。取斧劈破。重重包裹。珍藏若密。啟視。一小鏡。光彩灼爍。表裏通明。正面照之。見天地人物。昆蟲草木。反面照之。見陰霾十八層地獄。劍樹刀山。牛鬼蛇神。畫在其中。相說異聞。忽雷電合章。風雨交作。人乃變色。頭目昏暈。跌入水中。鏡亦隨手而沒。水求之。杳不可得。後有土人取石匣視之。上有古篆。類秦漢文。鐫陰陽鏡匣四字。方知鏡欲出匣。借人力而開也。

尤婢

三楚尤姓。卜居深山。不履城市。竹籬茆舍。讀書其中。值春作興。男耕女餉。率以為常。一日。遣婢採薪。至夜不歸。舉家訪無踪。人以為飫虎腹矣。如是數年。尤至山後古廟避雨。昏黑不能行。獨宿廟中。夜將半。忽見門啟。有一女子入。跪神前。諵諵祝告。細聆其聲。尤婢語也。遂於神後大聲言曰。爾既欲歸。爾主在此。可同去。女子唯唯。尤出細認。真前失婢也。驚詢數年相失之故。婢曰。入山時。誤墮枯坑。深有丈餘。欲上不能。松柏叢瘦。惟清泉一掬。渴則飲之。黃精萬顆。飢則餐之。數月身輕。可飛。矣尤今出廟。約明晨同歸。次早。婢入坑中。遍時始上。飛緣樹杪。以左右望。超巖越壁而去。尤大怒。持鎗靜俟其來。燃火欲擊之。婢始驚懼而下。捆至家中。鎖以暗室。飼以煙火之味。數日身重。不能飛去。

白衣怜

欽州守戍署。花園中有亭。植榴二株。一夕。家丁經過其樹。仆地逐。總其妻急以熱水噀面。良久始蘇。訴其故。丁云。見一白衣婦。在於榴下。以手相招。後遂昏瞶。時守戍李某方莊任。丁白其故。聞署成疑有異。偶於春夜。攜酒閒人。散步見白衣婦立簷下。

能倒左右却顧逸迹大喝一聲即不見後頻頻作祟心甚忌之一日同城州倅至拔及鬼最畏大蒜置鎗擊之則形消影滅矣一夜守戍署中倅聞爆竹鎗聲始知鄉不絕火藥硫磺之氣如霧如雲黎明倅遇問李該昨夜遇鬼施鎗之事遂留小酌忽入內去見前白衣婦在門現其半體神情嬉笑意甚抑鬱由是夜靜必至月一交晦則人鬼已在陽臺矣坐卧不離人亦不避優優情濃形容悴甚延醫招巫竟無治術後聞白衣婦忽不見而李亦出征已氣障亡噫李之以鎗藥擊者是欲逐其鬼也胡為手見其鬱抑之形而又覩之胆小心狹其不於鬼而亡身而至於陣而殞命亦由於祖宗德厚而流光於子孫以襲職也

吳都聞

吳都聞諫僚浙江人康熙年間以軍功授黔西都閫為人不矜細行常獨坐園中閒牆外笑語初不為意久覺漸近忽見紅杏花間有女攀援而上婆娑若仙心甚悅之一轉瞬間女已飛下悅其嫵媚神往心逸攜手空庭綢繆甚洽雞鳴即去一夕贈吳細髮一束約有二丈餘吳驚異之旋吐丹仄表裏道明囑吳收藏隨手置於臣內突起火光驚即取去女笑吞之家人恒於夜間聽上房內有談論聲覘之不見唐吳為鬼所迷竊勸吳絕吳撫佩刀於枕邊潛俟女至出刀遽砍之斷其左手大指女哦曰忍哉子爭誓必相報出門不見年餘忽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羣相告誡時總戎方謀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兵符調吳圍擒吳領令出行至通衢突見女至怒嗔左手大指去流血滿身徹聞吳平羣鬼虎來修婦人足入城內奎山石洞深處總戎遷升遷守之數月不出怪遂絕乃於奎山巔建魁星閣以鎮之

瓦盂

沙溪王老言鄉有大洞洞裏有泉聚沫迸泥跳珠濺石清澈可飲一見有田婦出汲見有瓦盂流下鮮飛便飲塵埃蔽開取為飼犬之具犬食過半遺飯少許次早視之白絮青精充物其中易以碎布斷帛亦如之婦疑為怪擲棄泉上見盂逆流徐入洞去傳為奇事內有一人曰此聚寶盆也若以零銀碎金置之次早必滿盂夫以至珍之物已到目前而人不識反為飼犬之器以穢棄之不如藏之深山輸先養晦故由洞而入辭子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此言即可徵此物矣

神假物

沙溪王老又言大洞之西斜去數武又有一洞橫寬數丈平坦空濶入洞里許溪澗三丈餘不知何年古船橫置其間鐵索貫之如浮橋過船有沙岸方十餘里五色石卵燦爛若錦水漱撼濺石笋嶙峋溪底有石室供大佛像俗有善緣奇假器具以供客館焚香尸祝約時以償次日祈假之物置於洞口人自取之貪者或待舉火拜號室若情次啟神厨必如祝獲利須償之不償神不之怒後求不驗而已此所謂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佛也

稻猫化鼠

天地間所何不有試以化生言之大則鯤化為鵬小則蜣化為蜾蠃禾親見者常以蚕信書則不如無書為論予嘗至破家見漆田間堆積稻稭數月日蒸雨沁朽爛腐蜜命工鋤而去之見草堆中若大若小悉成鼠形有鼠頭而蛇尾者有蛇皮而鼠膜者記曰腐草為螢田鼠化駕物固時變是蓋閱歷之言也

邊將

豫有郵舍至夜忽聞空中有言語歌謔不能辨析咸稱有怪人不敢居逐成廢廨有邊將膂力過人路過共宿於此館人告以多怪將笑曰吾在朔方百戰百捷殺賊如麻豈畏鬼怪哉屏去從卒獨處其中至二更許忽見祖莽大漢手持洞簫揆孔吹來工商合拍喧則左手如蟬翼鳴者韻疾徐口中惟喚武三郎時時而嘯將曰如此吹簫實為鬼物其怪大慙顏色遽變拔劍斫之斷其右手跳躍而逃天曉視之遺痛在地乃一蓋篋脈肩一具血痕屋散尋至古墓後有深洞燃燭垂視見大黑猪少一前蹄死焉

沈處士

浙有沈處士者聰明頴悟博學多聞詩書經史一覽無遺偶見東嶽廟中經卷甚多與僧借閱僧以水陸齋會名魂施食等咒與之回齋朗誦忽見遠頭野鬼大小數十為屢聚集階下滿室魍魎作聲度韓衮師為拔聲來領命沈大驚思欲退鬼茫然無法若杜而疾急召僧作道場而鬼乃寂然病亦尋愈予素不信鬼一夕起讀劇錢招僧放燄南陳祭筵冥物即有人於南樓見四路神燈對對而來鬼燈簇簇而至踰墻而滿僧念散施咒復愈魍魎鬼聲嗚嗚是蓋以誠而致之也是夕起會在予而樂助者在人衆皆竭其誠心銷必潔誠事必周到故能若是耶

拜五經題

徐友讀書資鈍志堅恒記書一章雖數十回猶不能全領在胸於是陳列四書五經朝夕參拜如借禮佛人或排之對曰吾資質魯鈍經書不能記憶拜而讀之或可有得獨於難鳴時焚香占卦工深臆開忽焉會心遂於易理洞然一日學使按臨徐將五經逐句分析枚卜而拈得易履之上爻珍而藏之揣摩熟練又應試經題視履考祥其旨元吉遂獲錄此亦由於讀書之勤而求之誠所由致也彼夫心靈敏慧而輕浮自棄者當以徐生為鑒可也

焦女

何溪湯漢人也年二十讀書無成去而學道時往臧家攜有酒餚孿戴仲容攜柑聽黃鸝聲之悠偶於適意處鋪筵乘興飲之醉迷路郎山中石上見小山上有酒壺光潤潔淨信步而行屋宇廊舍四壁錦地軟如綿有美人出迎衣服青翠擁客而進窗櫺內聞機聲軋軋頃刻錦成精巧絕倫移時女着五色衣舞袖迴風歌一曲曰情人最解是相思隱約花前織柳絲莫怪背郎羞半面廉櫳偷立已多時郎來郎去未當知儂到昏深有所思郎處不須紅豆寄殷勤寄取攀紅總歌罷雷雨大作陰雲騰空曖霧迷濛風聲呼嘯所居之屋搖搖如懸殆何大恐美人曰無畏久晴故也倏忽

夜闌宿醒頓醒但覺寒氣侵人零雨未止遙望林梢若有鳥巢懸於樹間驚視之乃鵂鶹居也對巢溯覺室即此以生幻境也惆悵久之

鄭秀才

潮州上水門有鄭秀才歲試拔列前茅散步至市見衣舖掛一線縐袍藍色鮮妍愛而窮之時值學使簪花着以應名至出校士館覺身重急歸寫所脫袍置諸帳內至更深人定忽聞窗外悉率之聲開之黃鷹方謂暗蟲打窗不以為異遂就寢正在朦朧間聽戶外吟詩云飢驅棄學過漳衆海醜難防命亦捐老母倚閭難慰望孤魂瓢泊賴撫綠袍且作綈袍贈桂折高枝杏榜懸兔死狐悲敦古誼蜘蛛結網自年年問其姓名答曰姓吳名新廣西人也幼業儒宰列膠庠家貧親老棄舉業而習經濟往來洋面已五載矣行抵臺灣被盜刼財斃命孤魂無寄聊附藍袍君今收骨祈推同類之情送至筆數之宅朽骨難沉渤海汪洋之境殘魂得依祖宗邱墓之鄉種此福田勝茲寶路鄭半睡半醒似夢非夢思此寃魂也不與寄歸則魂終附此袍矣廣西不遠所費無幾吾當決此一行以副其所托翌日出有話至其家只一老母因子久客不歸積憂成疾常親牀褥鄰里有持湯藥以進者日一過之而已鄭將藍袍

托鄰付其母並贈以銀悉依蒙吳託曰蒙君帶某魂歸家並承厚慮君本大器來科當中焉魁會試連捷授職編修閱二年故福建學使時有黃穉奇持刺來謁即覓予之盜請君留意鄭歸時憶前事之奇假鄉試中式第五名會試詩題圓靈水鏡得私字三更後鄭試文已登卷將欲作詩恍惚聞空際吟聲云啟匣光纔滿推輪影漸移太清原不淨昔照本無私遂以二韻寫之主司擊節歎賞榜魁天下聞而歡喜故福建學使按臨三日適巨商黃穉奇來見鄭以並非科甲鄉紳敢來謁見將欲嚴飭因憶黃穉奇之名乃數年前夢中吳君所告者傳之使見鄭正色危坐黃進跪叩問曰爾作何業曰當商曰幾年矣曰四年又問由何業而起家曰作水客鄭厲聲曰汝即在臺灣殺財劫命之黃穉奇乎我已知之久矣認則作自首免罪而難不認即送法司梏拲研求黃聽言皆有因事難隱據即伏地叩頭一一承認鄭即咨中丞奪送按擬並面告以買袍附魂夢中訴冤情事中丞將黃穉奇依律正法籍沒家貲入官念吳新母老無依賞給銀五百兩浴粵西中丞餽贈完聚嗟乎民之為盜也由于貪至於富為巨商遂欲交結公卿出入簪裾自附于正人之列若非先入於鄭而學使幾為豚泯矣天乃歆彼蒼之報應不爽毫釐也

武生

鄒邑武生家頗小康好鬥鵪鶉見有佳者不吝重價攜居終日論鵪鶉之貌洪相門之奇此外即置之淡然捉籠出門金決輸忌殆無虛日數年家業一空只餘山田數畝薄上一幅無力備值自耕自秉妻提榼往田餉飧至遘雞見草中有鵪鶉禁羽對鬥爭啄不已其妻踞地坐觀自己至午二鵪鶉力倦怠於田間乃拾取之藏於榼內生飢回家方舂山蹲見妻行草間試之告以故生啟榼視曰此鵪鶉鵪也世希有之然傷已重須調養匝月乃可出鬥飼以壯食日夜把持綿而肘酸麻猶不釋手見其傷平將田出典以博勝負妻苦勸不從逐入省門遍遇族中少年善事者來庖生先以白金出賭詎鵪猶未復元數啄即脫網狀飛去衆笑其怯輸白銀三十猶存一鵪鶉不敢與鬥即攜回加意調養月餘羽毛改色聲氣雄壯白今可出鬥矣與妻商曰吾家僅剩土與牛馬能養活不如沽之與決雌雄能勝則家業可復不能勝再尋生機奚然之又沽銀三十挈籠至省賭之屢鬥屢勝久之敵百不數日即獲白金三千餘兩一日有券客出重貲來鬥生以為垂手可得開籠而視鵪鶉已斃矣生悵然失望歎惜埋之而歸生四至鄒田土盡獲不作田間農夫矣生曰失而復得不

可再使之再失也守之而已矣故靚門鐫鵲者過雖見獵心喜亦不復入其場矣

劉君名

劉君名雄德昆溪武生也其貌魁梧奇偉精於鎗法見飛禽走獸過發鎗必中而其所用之鎗桿用烏木鏃以細花金綠所養獵狗喂以牛肉拌飯遇獵時帶狗而出狗則亂竄搜尋人即飛跑跟來不及每每竄狗而回以故置布袋二三箇獵時將狗以袋盛之負之登山遇獸則放之狗見獸則圍而搖尾亂吠用鎗擊之發獸更捷劉性喜閒雅另築小齋養花栽木獨處其間一名正在濃睡夢人示曰明日休出門劉即醒聽鼓已三更心思夢中之言何足為憑未幾又睡去忽有人推其身曰明日休出門須緊記即醒曰一連二夢戒我之言相同真奇事也次日諭下人曰若有客來為我盡復以外出至日午有朝夕往還富友數人到齋直入其房下人急不能阻而劉亦躲匿不及矣邀劉同往遊玩晚仍回此攜酒食也劉曰在此歡飲則可遊玩不敢奉陪也友曰不遠行即在此後山何必固辭數人拉之同行劉強從之友見劉許同行又欲帶其鎗與狗劉又阻之友人自持其鎗裝以藥彈以袋藏狗負之而行登後山遥有巨鹿走出友即放狗以鎗交劉令擊之劉思夜夢恐有奇禍持鎗向天而放誰

知鎗發而鹿以獵狗之追從劉之頭上縱身高跳過去其鎗適中鹿頸而斃衆人舁鹿負鎗狗而回剝皮而尊劉分肉而共食友人曰子未擊於鹿之來而中於鹿之去視勢而擊真神鎗手也劉又思昨夜之兩次托夢必是鹿知傷於我手而求我勿出也今以友人之逼而出適傷其生數也數不可逃矣劉以鹿皮為褥夜坐其上柔軟而滑時揑適體至天暑命僕易褥而牖之毛間有刷僕持藤鞭擊之而毛落如飛劉正在簷口脫衣蹲身而洗臉淨身鹿毛盡飛劉身拈住肉上如生拔之而疼凡拔毛處肉即潰爛且流黃水潰處日大久之而遍身俱潰肉自落不一月而肉盡見骨乃殞人曰此乃鹿之為祟也吾以為不然夫劉之得夢也已戒出門其放鎗也向天而擊意在全命而鹿促劉首高跳過去明明數在應死論其罪在于友人之逼而出持鎗而逼其擊也於劉何與焉此皆由於劉之性耽遊獵愛烹野鮮故有此報也

新酒起疽

昔有友之幼子年五齡出疽毒重而死有舊僕人甚勤謹精于釀事其女于歸後亦思鋤墾生涯請父以舊僕與伊家主釀事父與之因閘幼弟患疽即使舊僕往探僕至而幼子適死舁之廳堂眠椅上用席掩之父對僕曰余家為疽症先險一連五六

晝夜上下大小未曾安枕眾皆敵倦是子生前常喜爾扶抱玩耍今已死着爾看守一宵明早買棺殮埋爾素性愛酒新酒已成俱在缸內爾可儘量而飲舊僕應命守至二更寂寞獨坐自覺孤寒取酒烹而飲之飲至半酣思死者生時常常同飲曰寧我一人獨酌乎將席移開以酒灌死者之口纔能潤下因自飲一杯灌死者一杯直至船面自縮至桌下橫睡而置死者於不管矣黎明主人起負錢欲出買棺見僕已醉倒而死者所掩之席已去罵曰酒鬼酒鬼今爾管屍而任屍露睡榻塗極矣呼之不醒急至屍間見臉上陷下之疽顆顆分明起來口有氣而手能動矣喚妻出看喜極復抱進房調養次日頭面手足通身上下疽毒密洒如珠越數日潰爛臭不可聞人勸延醫曰生死有命醫者無能為也漸之潰爛結疤月餘脫落之疤大如糊臉惜乎美如冠玉小孩變為爛臭麻子矣此皆由於是子之氣體弱而疽毒重不能發越于外毒攻其心無有不死乃以新酒灌之得助其氣而托其毒毒出而心怡心怡而人甦矣今之為醫者第以毒重者其火必旺於是用寒劑以瀉火峻藥以攻毒殊不知體弱者非內托不可攻毒則體愈虛瀉火則毒愈陷是不死之人而速使之死也庸醫殺人深為可慘余故載此一事以為疽家準繩焉

咫聞錄卷一終

清 慵訥居士著

龍神祠

雲南大理山多龍洞昆明有士人夏月讀書山寺一夜月光如晝見老人策杖而至揖與之言清談娓娓議論風生疑以為同寓寺中也由是夕必至談必至三更月餘老人別曰我謫居此地明日限滿當去我居大理府外平溪吳日若得志經過當有良晤後數年士人以貢生選授浪穹縣教諭訪之果有平溪至其境即有童子來迎曰吾奉主命拂徑以俟士曰爾主何人曰吾主即昔年山寺中月明談心老人也因隨之同入深林見有宮殿嵬峩老人已拱候門外迎揖而入款洽甚殷老人曰前約不虛亦夙緣也既到此姑盤桓數日以申曠隔之情重違儒雨更覺綢繆每食必潔異常固辭得歸老人送至林外呼童子取豆一盂曰僻處山林無物為敬聊以將意士人辭不受老人強納諸袖士人輕視夫豆隨行隨落至半途舉手摸取視之乃瓜子金也悔之仍由舊路覓尋但見霍狀深邃潭水澄鮮上有小廟顏曰龍神祠曰此老或即是神也士人攝土為香伏謁盡禮惆悵而返噫士人之遇龍神也幸矣當其

別時已露謫居之詞則已知非凡人也而偏忽之迨後踐約相遇見宮殿嵬峩儼然貴胄之家而猶漫不為意反輕其所贈之物以至大半失去是蓋食首諸之命也可不必往尋矣而又反尋之可謂愚亦極矣然此士人以瓜子金而返非謂龍神而返之也不見其廟彼猶豐豐焉耳

響馬

響馬者山東路上跨馬帶鈴自作暗號之跡也人多俠氣服甚豪華莫辨其非雖識其夥圖財於主殺謀命於無形昔有布客馱本獨行住宋齊魯間已有年矣一日薄暮見少年驅車至面黃似病同行入店食邀布客共之餓則自出布客見其慷慨擲賽行則並驅宿則同居數日路遇四五人相貌魁梧少年認為同里富室子弟入京應試者同伴行止調笑喧嘩布客欣欣得意以為此次途中可無寂寞數旬矣入歷數日復有客六七人騎車肥馬服飾華麗途遇少年停騎顧問和愉之色形於面布客問少年曰子之囫圇也欲往密雲一帶販棉花耳亦眾為伴又過數日至羊路山中風雨大作其車不能進馬亦難駐同投小店宿焉是夜二更店主見客房中燈火煌煌照透窗窺似隙相窺布客擁帳獨睡於牀諸客圍坐於地輕聲低耳不知所

談何事店主呼曰諸客何不安寢明早辦已可行也諸人答以即欲睡也說店主腹疼如刷仍從窗隙窺之燈已滅矣刷中聞大叫一聲回復閒之寂然無人答應店主以為客夢中顛倒之聲也亦不為意迨難止啼而天將曙客皆起身店主查點出客入店內少一曰昨宵入客共十四人今出何十三也必有其故攔而窮追詰客曰擁老眼昏花也齊足而進齊足而出少之者誰乎店主不能應即上車去店主細想昨夜之異報於捕役追於地保白於鄉鄰入觀其室並無跡迹迴環審視板廂有指血印三點店主曰諸客恐是盜也盍執之於是各持械出追盜猶抵拒已傷二人捕役集居民數百聚於巷之陬口同聲齊集圍而擒之一無遁逸得其車馬搜其身各有布包啟視則一段血肉檢其行李各搗一圍漏灰驚送之官一訊而服命供少年為綠林之魁稔知布客負重貲獨自往還約益先復聚集僻店殺其身解其體以炙膾之不致血溢分搗其肉藏帶於身鄰之靜室坑中以掩其跡初不廣店主之疑而查也官得其情實諸盜於法埋布客之骨肉而賞其店主焉衙狄擒自晉遠來聞諸老於風塵者轉述此事時予癘疾復發困頓欲睡狄擒遠去驚致久之惜此事忘問在於何時在於何地細想盜數疑在陽穀壽張東阿滕嶧之間故略而記之以為東西作客者使之聞此而留心於跋涉焉

蛇毒

曾聞一滇人云有術士精於命學其審驗一時喧傳細民黃遠棄於農求其推測術士曰大運進絕流年逢煞春間午未日當小心恐遭蛇害然避亦難免黃遠在半信半疑之間一日正在耘田忽驚腿上如針刺大喊起而視之乃蛇傷也俄忽浮腫疼痛亦難忍急取刈草之刀剜其肉大如棋子棄之於地血出盈餘而疼止毒亦散遠以為已應術士之言也難已過矣易數日復至田間見遺棄之肉脂脹如斗用竹刺之暴裂流水水入眼中其痛異常俏鄰農挽扶回家初流黑水繼之以血血盡而斃其子聞時喜書正午未日也噫禍患之來既已應之於前不能避之於後莫非命也數有前定非人力所能回也彼術士者可以知幾矣

賊授徒

王阿乙者穿窬之雄也夜則出入富貴之家凡有金銀衣服寶物挾之而起從無人知亦從無破案皆稱為老師傅後以年老足硬目花手鈍不能再作此道乃以法授徒任任不能如意中有一徒名阿肥數年不教作一事亦不教以行竊之法忽請於

師曰弟子師事有年見師行動略知一二然未審明訓不敢出手今欲出試未識可以發軔否乙曰東巷徐宅室小人稔令夜同往一試之夜深入靜後師俟至徐牆外先聞一警叫肥以足先入倒腿進去肥曰此何意也乙曰恐有人知可即出來若以頭進出之不易內人知之出亦不及矣肥如其言而入乙以刷鉢蘸肥於黑暗中摸取牀頭草帽戴之纔而出乙曰小子有造遠聞室有何物肥對以只有鵪籠乙曰主人可告知偷置物之處予肥曰心藏深收不聞不語何以知之乙曰偷至雞籠前將身上破衣縷縷撕裂如狼嗑物狀肥如其教徐夫婦在牀聞聲問曰今日活來棉布政置何處賊良裂布之聲恐為所傷婦曰無妨布在椅下肥出告乙乙曰可叫主人取與賊肥又請計乙曰俟再入室用長繩繫雞足將籠輕輕提開我隱入門後拔閂聲雞而行雞必驚叫徐夫婦必共起視兩有隙可乘矣肥遂依其言徐宅果驚曰野狸拖雞夫今婦取大燃燈婦曰籠已移矣雞亦無也夫急出追狸雞去遠追肥竟席卷囤布置于牀後俟徐夫婦睡熟仍由賣出乙曰孺子可教也彼挖賣而入予已知之矣然賊徑甚僅教之不得詳也凡近人房抗賣書以本人頭進試之恐狠心人俟賊之遁而以刀殺之也又開門而進妥放膽大開有響聲可探若家之或醒或睡

既進門仍須關好方可取物蓋恐來往人見其門之開而喊之也又開其房門須以攏擠截於外惟恐主人驚醒起追倘可攔賊跑走主人由門追出攏攢其足必跌俟其起而復追則已遠遁矣設遇力弱夫人一跌喊疼亦不復追得賊而出必驚醒他家使之知覺緊閉免致他賊再進偷取蓋再進者倘被獲住必至官追賊有失竊情形即知何方之賊賊非伊得其肯認刑不招出我手招之案被伊破矣至於身邊所帶器具鐵尺之外鐵線三角鑽斷不可少遭有鎖處撲其鎖門而即以鐵線鈕成一起無有不中三角鑽可以穿門又可以插牆縫足此乃緊閉之地設在樓上梳腳主人聞聲而起倘須身向外面兩手反扳樓簷俟其腳檻推開只可乘其勢而兩足綑身上屋無從可追矣如欲取人食物將動數枝用手援之其聲恍如貓之食物主人必告之此其追總以心靈妙想不能一一教導然總不可姦淫婦女其素必破吓穿奮之遺臭矣深矣非下愚所能學也孔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此言蓋近之矣

劉無

閩中富洋縣鄉紳劉張氏有姑無親姑年老多病婦事之甚謹其夫劉無耕種為家奉母承歡產于甫及彌月家富一母難殺而素之以為資補雖尚未熟婦出溷浣

衣夫亦出田見舁時鄰居孫姓有婦王氏喜走人家不安於室恒拔人之隱揚人之短招引淫風起鄉鄰之口舌指鹿為馬嫁禍於他人然未陷人於死故天不加誅此時忽至劉室見其庭中有毛鍋內煮雞因見無人不停足而過戚家周姓之婦亦不在家閒知夫雞在外尋覓王遂密與言曰適尋雞不知即是偷家雞半盞往觀之周婦即入劉室不見婦即見在牀啼開鍋視之果煮雞周婦疑劉之據雞舍則予之雞錯入其家順取殺之乃以其兒投之鍋中易雞而歸此婦浣衣入室尋兒不見開鍋視雞不見而兒已糜爛矣大哭夫聞奔回而絕姑在牀聞聲自內房扶杖出視大驚疾湧仆地亦斃其夫自外至見庭中閒寂無人進竈房母與婦俱死兒亦潰於鍋中痛一家之俱無傷殘命之何依鄰閭而死一時死者四人外人不知也午間天忽陰雲隊起風雨交加雷電合章俄而晴霽見劉家門外有二婦人跣在詹前衣裂見體背上有朱字一書嫂弄足非釀成四命一書殺兄絕嗣害人滅家眾驚視之即鄰婦王氏周氏也惜前有一死野狸及未脫毛生雞半隻在焉眾驚問劉家何無一人出入視其室始悟其情而報之於官官赴驗見一家四命恐有抉仇謀害之事雖有雷擊朱書為憑難以通詳立案研訊四鄰鄰交告刑竟無確供

一日晚堂帶訊內有一人聲改女音將前事一一供明其疑乃決官即以鬼魂附身之言及雷神所書朱字列之詳內上綱乃信其事之真而准其立案焉

陳安張福

嶧縣陳安住泰山腳油坐山下候入一廠行五十餘步見黃白金銀滿洞起意搬運遂擔油入內見兩旁各有石臼將油納諸臼內盡裝金銀利心起而忘油具乃竹編成仔於肩而底脫急尋木膠算治牢固又欲肩而出之忽有巨石當洞其口祇可令一人行走不能使人肩物而出也陳僅徊踟躕計無所出忽聞石上有聲衆頭見一藍面人鄒寸許指已取視僅白金一塊權之適符油價又有張福入城探親路經山下往岔而走見碑路一道平正寬大步穩行速心甚愛之忽踏一碟碑步重碑動露出元寶一福喜極挨次啟碑而視俱有元寶路尺有銀牌一面福脫衣包銀重不能舉仍將銀置於路結草為記回喚妻子持筐同運至則尋覓失蹤惟銀牌尚在視之上有字云翻元寶一過寶銀牌一面福同妻子還舍感歎恨惜者累日又廣西宣武縣城對河石山重重山有一洞低曲而進內有元寶百餘車人人思取總不能得或有備牲牢祭而求銀忽銀遍於身即日冒頭昏難以出洞擲之即神清氣爽出洞必

有碎銀可檢投之祝可當牲禮之儀而不能多餘分毫也乾隆五十六年有一土人妄聽人言欲得此銀必以童男女祭之若人有一子年九歲兩目皆瞽有一女年十一歲帶刀騙子女上山至洞口思瞽者不得逃走須先殺女一刀勝去女負痛聲呼震地而瞽者驚翻山下適有人見而獲之送之於官將若人鎖禁嚴念其太官恐將來為害者不止一人用生鐵數萬觔鎔鑄洞口人不得入今欲入此洞者必由山頂小洞而下入必一日且黑暗難行即進銀處亦難運出由是人不復思此銀矣大有是銀也必有人得之天地豈有長棄之寶乎第不知銀出何時得自何人此數已早定彼豐豐者可不必妄思此寶矣

辨子

一農人生子家貧甫生而鬻於富厚之無子者惟乳母以養之迨成人貌極清秀故以讀書又頗通順其生父發蒼是子欲令還家其子不知貧者乃是父也事妄聞之福久矣焉肯舍錦袍而就草布去玉食而飲糟糠以故鈎挑不動硬向富者贖之富者曰子乃斷實難言贖也吾養此子已費數千金如我金子子還貧者不能應因謀於訟師曰例載異姓歸宗子可控之於官當斷還於汝也可不必以銀贖之作詞以

控富者訴子以親生非由買來官問之不能決問其子子亦不知身從何來也官思何法以辨其真偽因命原差將其父子分三處以管之勿令其親戚探望至五日官又傳差進而諭曰汝於二老前偽說子有病次日又說病重視二老之情形密稟於官人我差領命而往告於二老貧者淚下富者持銀與差使代延醫以治之差稟於官入諭明日傳知子死再視其情形密來稟知黎明差告二老曰爾子於五更死矣貧者痛哭不已富者口第數氣差令其舁棺殮之富者曰彼認此子而訴訟當令彼收殮而埋葬差又稟官即坐堂當訊曰子之真偽已知之矣命原差一一質之富者俯首無辭斷曰買子延嗣世或有之倒戴歸宗姓難亂也是子當以生父之姓為姓以養父之姓為名應考赴試念其思養已久其子仍留義父之家使之侍老以報鞠育之恩俟義父死後方准歸宗將來為義父持喪期年為生父斬衰三年着義父須擇立繼子為後其家產分給一半與義子留則與之不留仍與繼子不准帶回生父之家此判人之最關切者莫如子若人之賣子也由于貧其愛子之情不能因已貧而改之彼富毛雖衰豈與不同矣是案也分三處以管之使之不得通風偽言死而辨其情辨其情而斷其案是亦指明之官可為後世法矣

人參

宜良山有僧寺有邱道士募緣創修祖師殿師徒二人同居有年殿前峭石奇巖異草怪木冗雜非善常見兩小兒在山門外遊戲道士時遇之久而漸熟餌以甘果不敢入殿如是數年道士一日搗鮮桃數枚置于香几一小兒在門外窺見遽入殿中道士急抱之至香積廚以水洗淨生于大鍋內上用木蓋壓以大石使不走氣令徒架薪煮之戒勿斷火毋啟視我將上山俟我回來食之其徒思出家人時以行善為本今道長如此殘忍諺云忍人住善地尋之即斯之謂歟忽聞小兒在鍋內叫號心欲啟之又念道長平日法戒甚嚴不敢違令已而小兒寂然無聲想已煮死遍時已久師尚未回忍鍋中水涸焦枯開視之忽然滿鼓一聲小兒躍出而逸其徒駭然變色即追無蹤道士自外來手握青草一團見其情形泣而數曰汝誤我矣我創此寺二十餘年費盡心力原為此物此非小兒乃千年人參也合藥服之可以長生今我無福不必作昇仙想矣尚留其食會之可得上壽洗兒之水飲之一生無病隨視其灰已失所在水為犬所飲道士失望與徒別曰汝謹守寺門我去矣復關大生黑毛披拂細潤絕倫入山不返人以為仙去云凡人之成仙也必其身具道骨加以正心修煉乃能成仙是道也既無道骨又不加靜修之功而徒思食天地至寶之物以昇仙誤矣誤矣無怪得而復失不如大之心無嗜慾而得食此參也從知心有嗜慾即非清淨其何能得道而妄思昇仙耶

鄉民趙子壽

友人魯竹屋述湖南沅州山中鄉民趙子壽恃富而驕日肆飲博不數年將祖遺家業蕩然一空只餘薄田二十餘畝十年二收賦役甚重脫售與人因思疾妊有孕腫脹多病家殷忠厚商同疾良言勸與售之有客念像一脈相承不忍視其枵腹而坐強如所勸允售子壽因得價五百金一日忽聞山頭鼓聲如雷石中涌出清泉一股環繞此田可灌灑萬畝至秋禾大熟數之往年則加三四倍由是無時旱潦涸之苦而瘠壤竟成膏腴矣時同疾有妄心羨之遂與子壽言曰鋤貴與有容之田前則瘠而價賤今則腴而價昂爾可住有容索增價值否則我借銀與爾收贖轉貴與我應加數百金商議已定子壽遽如其數向有容欲增其價有容曰此田我本不願售奈因疾長再三勸謂道情買意今我不能加像如有人售還我原貴有妄照原數給子壽銀贖回加銀二百兩與之貴之還當官立契納稅以杜再有翻默時維九月時時

春耕忽一夜雷風大作山頭大石崩塞前出清泉復成膏田未幾有安家業漸饒與子壽等矣而有容安詣如故古語云富貴若從奸巧得世間呆子吸西風即此之謂歟予曰此乃天之助貧者也子壽只此膏田一責而盡無可再有生機矣故決裂其泉使瘠者改肥則貪者起慾有安殘刻人也其銀莫易出淨必如是而有安能出其銀子壽停增其財巧莫如天憐子壽平日祇知化銀而無怨跡矣

治狐

昔汉上縣令譚大春者滿洲名進士也有神君之稱其已之北門居有貢生盧某一妻一子一女子已娶而女未嫁家小康人少而廬屋渠渠閒房隙舍向有狐居習不為怪一日盧女啟檢衣匱見二寸許長小兒眠千衣上呼嫂視之突來巨貓遂啣而去急追無及從此狐與為讐矣候而憑空叫罵有時真言真會中甚至兒媳械物常納窮衾舉家驚懼盧翁鬧累宅有女狐稱九姑者從不為害於人時與神女隔壁談笑且喜代人調和說事命妻往求之九姑笑曰此蓄名叫黑胡同併無小兒不過設此以警警耳其雌者在麒麟臺下遂人害命已被雷擊復匿在北千蓼洼賢者寬陵書亦矜式獲免其劫今復啟釁此作祟耶且向彼言之再為復命次日九姑哥口信云

事不諧矣此畜占定汝女為妻以汝後樓為巢穴樓中尚要供奉大仙黑胡同之位日厭雞酒香茶方免其禍盧翁恕曰城隍理一邑陰事素著靈異我惟有赴城隍廟告彼耳狐在房上應曰我不憚煩告正要汝告也言罷寂然無聲是夜三更忽有人大呼曰神道城隍至矣盧父子出視但見廳上燐火熒熒中至一穿紅袍者呼盧之名而聽其所罵之辭皆屬狐言語盧知狐扮為神以巨石擊之一閃而散盧女正在室中忽然倒地哀呼莫救母與嫂急扶起而視之遍體青紫舉家胆戰心慄守至天曙恰值縣尹傳眾紳士議事盧亦與焉公議舉獨指盧而問之曰年凡氣色昏迷得無有異事在心耶盧悉陳顛末公偽恕曰凡人豈可與仙爭拗且仙以喪子而奪女可謂理正情順惟汝女跌湯未愈一二日不能成禮奈何汝歸先將上樓整潔即奏大仙黑胡同之位日厭酒醴以供奉之俟女傷痊擇期成禮為是臨別又以目授意曰汝勿憂我非別舟求劍者盧歸即遵諭恭設位置精潔具厭禱不可支公於是夜沐浴齋戒次早閉門謝業不令人知至晚傳集眾偽親赴西鄉捕盜行至城隍廟降與入拜申懷中牒文焚之出謝眾復曰出北門去道過盧宅敲門直進盧迎之入公問曰汝供仙之樓要在盧引導之公手指狐位恕呵曰妖狐敢在此作祟耶將牌位取擲樓下命用指草色似人形而杖之杖下二十草人忽跳起作欲逃之狀公以手加頭曰仰賴神威執狐至此命衆隸用亂扳擊之不多時草潰而木櫚矣笑之有境毛臭冰焉公復詣廟謝神巨釁請曰還乞神恩於二月內將狐掌盡行逐去使闔境安堵官民獲占神庇矣祝畢退署至夜滿城狐狸鳴鳴四起有哭黑胡同者有罵盧貢生者通無有敢怨及大令者凡今所涉之處而哭聲頃息二月後寂然無聲九姑雖不害人究屬狐類諒亦在驅逐之中不知所往而盧女無恙盧貢生頊香語謝闔縣紳者不約而至者無算公笑曰吾非王道士何以能捉妖不過本之以誠誠則有靈狐不勝正耳均皆侍之以禮而汉上縣治至今無狐猶頌大令之德也同時鉅野縣令姓尉名柱者聞汉上逐狐之事心羨慕商訪知境內距城五十里之太平集有狐作祟尉公亦齋沐牒於城隍復出告示遣役實至彼處張掛役來月色而往行至中途足疲總息于白楊樹下厭罵曰何物妖狐作祟為害眾他親爹半夜三更奔走數十里樹上有人答曰官頭休破口有話好好講我輩亦非不知情理者言罷從樹上擲下一物拾視之乃紅紙包裹得元絲銀三錠役納之歸由是太平集之狐永歛跡矣

乾隆年間浙之甯鄉有某姓者家有狐祟其媳似病非病形日委頓病者知命不能保請夢中少年螺螄情景一一訴知于夫乃邀壯而有膂力者夜必三四人東燭坐守狐之來也先有陰風襲之即僕力士即起拔劍而舞狐亦畏之一夕坐守者皆倦至大缸取粥而飲啟罐視之粥似宿已三朝面起黃花臭惡雜聞而缸中之大擣細眾皆噎熏有憑空而砸傷其額者有在牀卧而翻跌于地者有坐玩易鞋使狐之不敢近者誰知對面亦翻書頁不見其人擲擲其常其翁延道士作法化符時符飛去適境其婦而道士變為太監矣翁乃捏城隍並控于縣時有邑令錢名維喬字竹初者收其呈而齎戒三日親詣城隍行香焚牒月餘天師府中行來一文啟視之即某家控狐作祟事文內乃城隍牒附有硃符二道鐵牌符一面錢邑令即傳某翁來乎以文給以符與鐵牌命貼符於前後門壁鐵牌于病婦之房夜即安寢人亦復元而狐不知何往也咸詫事之奇俊翁到江西拜謁天師問之曰此狐勢大非郡邑城隍所能制也故城隍牒之於余又問城隍之文牒何來曰府之後園有一池文來則浮水面早晚必往池視之有文則查是何妖應何法制則發符以治之若查非妖乃真有病則不發符僅移城隍不移郡邑也

野史氏曰陰陽雖隔其理相通陽可以理陰陰亦可以理陽狐之豪天地之氣而生也本陰陽間之物而其性屬陰故出沒無常變幻不測神之不加以誅也因其南來踏殺身之罪耳無為害於民治嗟閻巷官廳驅之而不識其巢穴自宜牒之城隍併力而驅則狐無所逃矣而城隍之所以能隨官而動者亦由官之公正為懷是以捉如影響傳曰苟有明信齋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凡事必由於至誠中庸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醉封翁

醉封翁年逾六旬性躭于酒恕以待人嚴以教子有子三人長已肆業庶常次與三同登賢書公車北上封翁心愈樂而飲愈豪每時屆冬秋家止一僕老且病翁親赴山莊收穫焉有一馬奔名兒兒不知何處人也年約十五六而與翁同姓兒兒悉陳致馬之由翁以事試之誠實啟勤喜而留為驅使日久信用凡置辦衣履以及赴山莊飲食之役皆憑兒兒一日者翁與四五鄰翁飲于垂楊之下俱入醉鄉適有拾麥婦女行過其前翁指一女曰此女大有福相一翁曰此即某翁令嬡尚未議婚翁醉曰我兩家聯姻何如某翁矍然曰二位公子俱已婚奧我門第雖不敵公貧

富以女作公子妾耶封翁自知失言笑答曰非也我因三子俱將出仕理家無人兒兒是我同宗嗣為第四子矣某翁曰公果繼之為子我即妻之以女僕一翁曰我執券為又一翁曰我作女伻正在哄議間兒捧鋪設盥而至眾故掌曰新婿來矣速拜岳翁岳翁云須先定父子名分再言婚姻毋貽後悔令人議論也眾曰此言是矣眾遂立拉兒跪於封翁前翁曰今而後我繼爾為四子聘某翁女為爾妻侍爾同觀生一般並無厚毛離裏之分兒即首謝眾又拉兒行求婿謝婚禮奉酒而拜拜又奉酒觀者如堵飲至日陽已晚盡皆倒掛提罐而歸次日向午封翁回酒在牀兩婿至呼曰猶未起也當以昨日之事猶有變非故懶於牀耳翁聞聲亟出曰子胥不知我語如季布手況偶然遇之年成大事此天緣也急整衣冠向婿拜謝擇日備禮行聘而某翁固醉中已與兒兒有翁婿之稱人所共聞遂覺聘為句餘忧攜事舉兒隨翁歸是日翁三子俱自都遞翁悉言兒事二子喜曰有弟可代親勞得遂兒等迎養之願矣及愛如同胞焉次年為之完娶對年即生一子天姿聰敏隨伯父任所讀書科第連登扶搖直上政績文章膾炙人口仕為名宦沒祠鄉賢宗族戚友亦無議論舉牛之子騏且角者當其指也凡不過藉此以鋼口故夫勤矢慎初未嘗計及終身之託

即侍遊供宴亦不過視為敘集者友調笑以樂暮年執料假以成真賤以子貴世之論其事者以為凡之識達之親吾謂凡之子不貴後必有議醉翁之以賤亂貴議某翁之以貴遠賤者收僕為子嫁女與僕此人之難能之事而一翁能之是大人之顯貴於凡之子者正所以彰一翁之善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其斯之謂歟

孚老人

余聞諸友曰陝西樸觀台相傳即老子騎青牛停騎駐足處也山川秀麗觀閣崇重道士住參不計其數有一道人年老眷不言何處人聽其言語似非方音亦不言年歲時有年九旬者幼時即見其身穿大袖布衲頭戴草帽夏暑冬寒皆赤足而行亦不更衣或稱為赤腳羊仙其所談多明末及國初時事凡天下之名山勝跡各省之要隘處處以及五方之民情土俗歷歷指陳纖悉無遺問之如親履焉時或來省必寓於紅布街或帝廟夜無牀被惟有磚擋上打坐而已日遊街市有向人討而食者有因人讓而食者亦有人讓而不食者或累日不食或一食而眾數人之餐鋪中見其異向古一日之子母時多應驗與之以錢則納諸懷中不與亦不索酬省垣之官紳士庶亦多往還文無貴賤不解禮儀倘佩而談語多奇合問以休咎則不答或

亦有時自言之偶爾以財自娛而施即散去不稍靳焉其行徑奇特不可勝言僅述目覩五事以誌其異

一陝省西門外有太白行宮規模頗為宏闊照壁在大街正中致道路窄隘兩車相遇不能讓轍而行街道梗塞民怨資嗟且間有履車傷人之事老人陳子當道願自募鳩工移照壁於街北時有謠言風水者阻之老人亟請曰大人以愛民為心幸無以街士之矣言而息使民之美舉缺有不利道士願當其咎當道憐其誠而允其請自開工後一夜所修摸於日間百倍不日而工竣矣人皆不解其故或謂老人乃公翰子之流豈鐵生今往來此街者車馬輻輳莫不誦老人之德也

一幕府某翁年將六旬患兩脇飽脹四肢痲弱之症百醫無功聞半仙名姓之譽坐於坑患陳病狀老人曰我不知醫閒之古人云氣愈行而食增力食用而血增翁之病由於氣不行與力不用耳因將一大指置直於坑褥上全體空懸僅倚數寸而置腰如故曰若能如此病自愈矣某翁驚曰德甚矣高能為之老人曰尚有易者遂立身庭中謂之曰汝見戲臺上裝霸王爭始出場時以左手扯右袍袖而右手盡力一揮右足盡力一踢復以右手扯袍袖亦如之早晚行之勿輟久則氣暢而力增矣翁

如其教初則勉強而行似覺力乏繼則不知不覺便竟壯健如少年心感之願執弟子之禮

一侯補某由議敘分發閩中者上無門第之交下鮮孔方之助移居陋巷而閒見芳疎與盍夜酒而譽續無揔四處張羅一無有至情急急倉皇老人偶過於街頭審視良久踵至其寓問其姓名官職及現應景況為之副毒公館博置衣裳撿從車馬食用器具無不周備又為之延譽管謠無路不通有求必遂且賢能之譽普徧西吳數老人之力不至此而老人者始則無日不至纏而數日一來久之絕跡某數詣之而終不遇若逆知而預避者友人問之老人曰我欠前生債今還矣某又何必再欠我債耶請煩寄語謂某公自為努力功名自圖進取為善

一江蘇某公道經長安遇老人笑言問答情如舊雨一日老人忽謂公曰子氣色不佳急宜歸去且須兼程而返尚可無恙耶臨別又贈一囊曰約計行至江北應遇盜人囊可開看公果於廣陵見次子始知太夫人大病啟囊視之譬者姓名住址俱載囊中一面遣子迎醫一面駕輕而返太夫人已魯述數次矣公寸心如割呼天搶地幸而子值醫來聚視之即舉城所稱惟命是聽者男婦均以為不可公深信老人之言

命嘗之藥三進而太夫人兩目張矣熟視公曰兒果來也我在魯途之中見一赤足大仙謂我曰汝子孝且賢增汝壽一紀可歸調我病愈矣公感激涕零望西跪拜而謝

一公子某才本中人而性嗜琴道與老人頗親近焉一日者老人請生齋曰一人在此用功置一書於案頭公子覽之至云但得此心無障礙何須世外覓蓬萊之句老人曰但得此二語足矣遂納書於袖令僕移榻於天井東簷下公子曰今日夏至天氣炎熱猶遲日光移照奈何老人曰我正惟恐天氣不熱日不照耳面西盤膝而坐自辰至酉依然垂目撫其首如冰之冷撼其身如巨樹生根忽下榻曰我去矣兩僕物又將來也公子正挽留之果有一友皆老人素所厭惡者趾公子手而行將出門曰明日絕早汝到我廟中一敘何如公子曰我非父命不敢出暑也次日竟不復往命司閽者覆之老人曰此定數也有緣再會可耳此後坐化于石洞之中公子聞之惋惜數日四方傳信而至者以萬計當道亦遣而奠醊且大興功德焉後數年有差官自蜀回者據云在棧道遇老人見面貌依然冠帔儼然如僊惟行走甚速追之不及未得與言亦不知然乎否也

富彩霞

昔年緬甸有事大帥胥師征勦有州牧劉公非直人也寺辦糧公攜僕富彩霞者年未二十貌如張子房而勇如顏考叔人多以木蘭呼之一日者大帥令其子沿途督催軍糧令劉公隨行彩霞手執勁弓腰插強矢乘騾為以從行至荒山霞縱馬先馳遙見猓賊數十騎雄麾突至飛矢如霞霞揮矢落賊又發一矢霞隨手接之即其矢迎挽弓而發中項仆地騎賊反奔又抽箙矢再發斃一騎餘皆遁官軍見者無不驚異軍糈行至傅安抵營公子覩其勇而嘉其美重賞以獎勵之多方以招致之霞曰下走賤貧荷為公子憐然改事他人使僕主寒落沙場心何忍焉若能代主殺功而加以秩使得回任供職我願留此不返公子喜過望遂照霞所教殺劉功而告於父大帥列奏為劉昔衛返署公子詠詩一首以招霞其詩云本蘭是女無人識子是男兒螺紫染我受一言安國主也應踐約續前因霞覽之忽易短服拜佩刀自入公子營責曰爾乃將門之子不能出奇報國倘遇隹衍縮頭戰慄賴我詹衛險途迂於安志所以為公子者生矣明乃恣行不羈思欲玷污清白吾豈張好好龍陽君之流與遂以刀擬公子且前且卻曰有違我者我即斷其頭拍山中探矣兩旁觀者如堵

無有一人敢與之攖者公子心駭胆落惟有鞠躬導罪息其盛怒而已霞至營門已有青衣數輩擁馬以侍遂馳出營向眾告別而去公子戒軍士曰此事無使大帥知也優優遣赴劉處詢之亦未見其迴而竟不知所終此真奇士也今之為賊役者惟恐無見愛之人得其便即忘其身或借此以成功名或恃寵而驕於世或圖財以輝其身今霞之守節不阿不顧華冑之子不憚斧鉞之加卻主以成名操刀以示義舒氣隱身奠跋其疏足與貴命之盜紅綃使郭令公戮而不言者同焉

葛清天

蘇州長洲邑宰萬建楚山東濮州孝廉也勤案出奇辦事如神一日有老婦紡織養生匱無錢一千二百枝道城購棉行至半途如倒遺溺將置置于廁門適有強人過攫之而去老婦大哭息追不及老婦父曰吾家之所仰賴者惟此微貲今為攫去是絕我命也乃奔至縣堂擊鼓萬公問悉前情曰不必飲搶可于劇上除石現行其情也即差役帶婦領指劇石命扛至署一堂開然大笑前差以官命不得承扛石而歸東之于官隨牌示猶牌內大書某日審某劇除石以銭關部噴傳為異至日民之來觀者自頭門以至大堂雖擠無餘萬公乃坐大堂命差緊閉大門諭眾民曰此閒非

游牧之區調等應安居守業奚可無故進酋本欲并作救荒念爾等無知愚民各罰錢一枝以救之民以所罰甚微樂從其罰各投一錢而去拾其錢竟有七八千之多實與老婦以完其案萬公曰調等笑我嘗石之癡子不見是婦乎乃貧老之婦也若俟續獲追給不知在于何日老婦命難保矣不審石烏得如許人來今吾于調人之中取茲蠅利以助老婦所謂衆擊易舉而老婦又以一夫而得七八倍之利豈不佳乎然得其錢者不追則強橫之風益熾當易飭差認真踵跡獲追究可也又有秦行夫一柳斗見對門雜貨鋪內柳斗相若遂佳攜回欲相爭毆控之于官萬公諭曰柳斗所值幾何並無記號或屬彼行或屬此鋪均可使得今以一柳斗而生結訟是罪在柳斗不在于民也即抽簽將柳斗杖責二十板衆皆駭然杖畢萬公出位詢杖地視有步麻問曰兩家誰賣芝麻雜貨鋪曰小人鋪內賣之秦行人失色磕頭求恕萬公曰冒認他物本有應得之罰念係經紀小民姑從寬宥由是民皆呼為萬青天亦不敢以猜疑之事控案數月後真成卧治矣夫國家之設官也原以拯民故事必分緩急緩則可求其實急則先治其表乃能挽民于水火之中且事必有理亦必有情得其理則情乃出得其情則理乃見故善于聽訟者能于案中而推其實則推之不

能則寄敲側擊以引之此可為善于聽斷也若萬公者其庶幾乎蓋亦由其心之靈而生其巧耳此一事可以開執政者之智竭亦可杜萬民之弊許故識之

當擊蜈蚣

嘉慶壬戌秋祭陵忠寺其陪祭漢大臣劉名壎號石菴彭名元瑞號雲倉紀名昀號晓嵐二人先至寺候王祭王大臣及陪祭滿大臣到而開祭未幾黑雲敝天轟雷震地驟雨繩棟傾雨盈階晓嵐曰吾二人中當有一人應陰雷劫乎此時大雨阻道嘿車難行王大臣自亦有待余腹已枵矣家居最近者實獨先生耳當命价過家令熏黃作餈以饗朝食可也雲楣曰吾心亦作如是想也二人脫帽露頂退告冀安候食至而飯忽見晓嵐跚跚項上有寸許蜈蚣一條倚項不動呼僕驅之僕持冠至舊指彈而去當即擊來各俱驚立僕隨仆地而蜈蚣忽蜿蜒身長五尺有奇寬二寸許矣當聲即止雨氣立收紅日當天逾時僕乃甦而蜈蚣死矣吁蜈之為怪也久知其化小而伏于一品之頂者欲避劫也第劫不可逃仍然擊斃從知官至六卿乃天降之福非偶焉而生也

廣信府署

廣信府署所稱二大王者蛇也大與二相傳謂已化龍而去其二者猶潛于署不常見見則官必升擢人必發財署之東西角門封閉不開開有奇異以為兩門乃蛇眼也署後有小廟即供二大王之位朔望行香咸時為牲牲之外多陳雞卵為蛇所喜也前有太守不信舊語開中門而閉角門地即震動屋掀牆傾乃備其儀而復閉之後有京選新任顧太守先還家眷至廣葺署整飾宿于門房夜聞警聲不絕如殷中打靜鞭者次早問于役曰此二大王也告以故遂沽香燭楮錢焚而跪禱次晚寂然無聲遂官撫任故亦稟知顧詣行香祝曰此陰郎署全在大王今閘王之名願見王之形乞賜一見以開郡眼命即備雞卵三百分作三盤供于神前信香明燭蓋夜不絕宇至五更人皆倦卧官乃晨起至廟而觀卵已盡矣回步出廟見一蛇身大如斗通身鱗甲從樹林迴繞而上聽林杪之聲見木葉之落悅如急雨欲來大風先至今人站立不穩顧即驚仆家奴扶之而歸蓋湯灌之而蘇旋即丁憂顧曰人言之誕也吾望升官而求見今見而喪親是怪雖不害人究為不祥之物後顧服闋升至廣西廉使而止蓋畏蛇之得見亦由顧之對位不小耳他官之無心而見者蛇已知其升期將至今顧之見乃應其求而露形當時固難以此而即決吉祥之兆矣

咫聞錄卷二終

清 慵訥居士著

折擊狐

黃溶小宇邦懷宛鎮沙溝營之遷卒也亏馬生疏守將屢欲擯斥而憐其老令查門擊柝焉一夕直宿城上殘月在樹朝曦漸出遥見城半蹲一白狐四足憑空首向東方張口吞吸日影以柝擊之應手而墜後數年忽有人踵門告黃曰君非黃邦懷予曰然撲之曰予姓蘇訪數日矣寒家不遠請移玉趾有事相求君其勿辭黃曰何事曰此處不便俚告到舍自知然此事非君不能也黃以籍名行伍未敢擅離將罔請於營守限三日回焉許之行至中途黃心思究係何事能與不能我自知之不可以難事而枉行之罔請曰有事不妨明告將曰予嶧山人只有鈴如恍恍惚惚為怪所逐怪畏君名請為我一驅逐之黃辭以平素不諳驅怪術然既行矣姑試之忽憶彼家妖怪即是前擊城半懸狐予悔應將命惴惴然猶應狐報恨而受辱也先是將文在室夜有美男子相與寢處驚懼不敢語人久覺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父母訝之女知病深生而不告其故死而誰知其情乃以狐告父母為之百計厭勝終莫能效女謂

狐曰家有符咒爾將去矣狐曰我白公子也世俗勅勒傳說已久何物巫師敢能制我所可畏者獨黃邦懷耳女問黃何如人狐言不過六十餘歲在營更柝最為利害前年幾為所獲女父聞之遂親具餚請黃至家設醴盛饌禮貌甚恭潛以情告黃漫應之詢用何物一無所需時方夜半以女處幃幙中令群婢守之黃橫寢門而坐聽鐵聞門外如風吹瓦木聲觸即有少年至驚問曰滿何人也遽集於此黃厲聲曰予乃黃邦懷也少年聞之駭極而奔乃以柝用力擊之噪呼而遁怪遂絕越宿黃告別將告相留黃以營令不可誤限將乃厚贈以錢

郭介

桂林某生入山採藥見死蛤蚧長二尺許心甚惻然用藥鏟破土塵之夜夢一人黃衣短褐緑襆黑裙踵門告曰予郭介也慎行山穴為蛇所吸蒙君掩之毒消病去今已得生然尚有難明日有人攜竹籃過君者籃中物即予也倘能再救恩澤無窮矣醒而異之翌午果有同應徐生來訪攜一竹籃萬問之徐曰適行山中忽見古木蔑開有兩蛤蚧恐虧中馬病正須此物喜而攝之得其雄者將為藥餌焉也萬曰舍之徐不允遂詳述夢中之託徐異其言而放焉後萬閒步山林忽出一蛇即首閃舌飛越

過來攫情急破恩避於巖隙中已無及矣見一小蛇跳起立於蛇旁大蛇俯首不動萬往視乃蛤蚧也蛇已死之想即是勸救之蛤蚧今來報德也

蚌中珠佛

江南巢縣巢湖乾隆乙未仲夏大旱水忽涸艘舟擱焉牛一夜月明漁子俯見船頭習習風生水深尺許若有物呼吸者遂揚帆行任其所之天曉已行百餘里風止水竭見一巨蚌大如盤盂顧有光彩異而剖之中有珠佛一座眉目身體纖毫畢具至夜輒有光芒攜至珠寶肆中寄賣時西洋入貢使臣見而悅之願以三萬銀易漁子希增高價遲之又久詣使臣所問售使臣曰前此沽我加一倍則可今不值一錢也漁子驚問曰子何前貴而後賤也曰前珠雖蚌尚須栽培以藥養之尚有長分今已死矣不過一雕刻之物供人玩好耳漁子重至珍寶肆中售錢五百

狀元姚某

姚某浙江慈溪人明時狀元幼即靈慧九歲時其父負債纍纍至臘底債主帶衾枕臥索者甚多嚷嚷兒聞某向父取錢四百枚父曰子欲錢何為曰償債父曰吾負債數千金汝豈能以四百錢了此大債汝年少何知無非欲錢售玩物耳不許某又向母索之母向父曰即與錢四百任他何用父與之某到戲子家對小花面曰我與錢四百至夜潛到吾家扮演金屋我在樓讀書關站在我座後三宵而已小花面許之當晚某在樓上讀書至三更而止次晚又讀內有一索債人曰是子年少勤于攻書異日必發上樓窺之見一金星站後若人下樓即向各債主曰公等請回某所欠銀皆我一人代償過元宵後當還錢公至此點卷完速來皆散如期某一一為其代勉某父拜謝某曰令郎與我作場吾當延師教之某父曰爾肯與女兒為婿實為萬幸擇日納徵舉接某過家聘師教讀後點狀元回某曰我徵時承小花面裝扮金星倘候三宵得債主成軋功名須先往拜小花面出門攜與跪曰小的實因家貧故騙錢度歲未曾扮演過來求開恩某方知昔日之魁星乃真魁星也夫天生達人必有異才以四百錢而開發巨債以小子而哄動長老此真狀元才也

高成

閩東有高成者父安和由科目選授江西吉水縣令廉潔自持頗有政聲數年病逝會囊橐蕭索成隨父任貧不能歸僑寓旅店時當夏令溽暑炎歐一夕皎月映戶與友輩街納涼偶見一黃衣人由遠而近行走甚速成心疑為鬼急站起大喝一聲其人

趙逆不屈怒戮入戚衣底似在衣中左右衝突忽聞裂帛一聲但見滾烟一線繚繞而出眾衣視之自背面以至足下線縫裂斷詹詹音然急為細縫卒不能入竟成僇衣同伴咸謂不祥咸驚懼久之無他異其叔南池為予記

王解官

廣東仕宦自巫牧以下均有餉羨惟滇省最遠山川危險往返萬有餘里行者心悸乾隆年間有嵗務大使姓王者領餉到滇行至雲南平彝縣境山徑高峻林木蔥蘢忽一陣狂風與夫棄官而逃王在輿中恍惚不知所為仰首見一黃虎怒目張牙徐步而來至輿四面以鼻嗅之王已胆落救命無聲虎即搖尾大吼而去山鳴谷應百獸震恐移時輿夫復至牽馭曰官雖無恙而魂胆已裂矣亟宜至廨用湯灌之始甦回青連所詠劍閣之險莫不過如是耶由是恍惚如病聞響即驚驚則通身汗出色益如靛醫云其胆已破汁隨毛孔而出非藥力所能回也年逾乃死

風捲經旛

大寺有僧如空者似有道行嘗與民家作緣會徒衆盡行齋戒一日有行脚僧名心印至寺自云能誦諸經時民人徐安之父新喪延為法事遂於靈事懸佛像設供與

門外建立高旛一竿旛長二丈餘示人以齋戒誦經之區可使不潔者遇遇將至日曛陡起大風截其竿而旛如紙鳶飄去直騰空中天矯如游龍約二時許後始西下踪迹得于三十里外大路旁鋪於田是夜即夢徐父云我在冥中受苦爾等誦經必延高僧胡為以玩秃入理清淨道場也今以不潔玷天風示警亟請無慚于空門者延令再誦孔雀明王佛經方得超度脫等并多化緡錢以數冥用言畢夢醒徐如其言另招僧禮誦焉予于傳異記見座元徹遇數異人自謂李氏桃氏或曰每苦屋屋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作一朱旛圖日月五星則更佳從之二月朔日暴風拔木而苑中桃李無恙是旛可禦風胡為反遭風劫蓋誦經之期乃二月朔日旛上所圖又非日月五星風姨視為純異而誦經之僧又非李氏可以故折旛焉未知然否引之以博一笑

大骷髏

扶輿靈秀之氣往往鍾于山川非建衙署即多寺觀到處皆然黔之水西先置總兵復設副將駐固承平日久地非繁要改設遊擊舊有都閫廢署買與民間某以五百金易之鳩工改葺嫣然一新惟大堂中有石質二丈許四圍俱就土工起石將拋版

墓下有骷髏大如車輪工見之愕然踉蹌某亦為之改容遽命仍以石掩之不復居住轉售焉說者謂陸凤時之骨與或異獃之首與抑土龍之老前解骨與俱未可知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某觀察

賭博之通弊門不一有開牌估標者有擲色開寶者開牌估標定有成數其輸贏也少擲色開寶任人施注其輸贏也大入其場者奸盜詐偽居多即其人本中止一入此場即變為狡猾昔有父為尚書子援例觀察者在部候選寄本素豪富中無事日與賓朋賭博消遣所發者惟有開寶日在私室築成寶臺令親信小子來福捧出安置客廳几上前後左右或金或銀任人臆度下注未開以前如出場士子候榜無不欣欣得意既開以後有識其落想平常有悔不與某某同路而行此等形景局外人莫不拍手大笑而觀察本不以銀錢為重輕擲以鬧熱為開懷有張姓者常出入其門賓主極稔相得一日見福攜匣出來急取金釧倩福開視知其情隨將銀二千金二百獨門孤注衆見其平日胆怯畏輸下注謹慎誰何胆大若此必有所見而然也各如其門買之開之果中管事人白觀察曰以開閒而消遣張某竟起吞心致隨同觀察云張某在吾家住來數年每年給渠千餘金情分不為不厚我閒時聚局不過取樂何以財物陷人不義使我耗費多金交遊之誼請從此絕即命家人叱逐張姓而來福給伊父母領回觀察亦由此斷賭焉

雷擊回心

吾家左鄰彭三者幼失父教橫行鄉曲無惡不作役母若婢母以溺愛隱忍不言雖未遭鞭撻然一種驕憤肆行之態難以言狀一日彭自外來午炊未熟大詈其母忽黑雲叠起電光燭戶霹靂一聲彭即長號母前誓以改過自新求母救之母乃焚香禱求神祇俄忽天霽彭延僧主金誦經懺悔先號家堂神前次至城隍各廟普祝從此事母至孝力行善事前後如出兩人予親見其事

崔曉秋

江西廩生崔曉秋久困棘闈援例輸納溢費余舅嘉慶壬申年改補陸豐河田巡檢

前入境夾役來迎見一頂戴白石者祀師甚華赤足扶輿而行民間見一輿坐兩官面目衣裳皆同衆皆驚異到任公座賦事入後見有兩官並坐所諭言語俱出一口觀者如堵而誰不知也咸相告誰驚懼薄任後不理民事漸漸成疾久則臥床褥不起醫者不知何病延道士祈禳稍愈後吐血而逝夫一人而有兩人之形何也魂也魄也始則魂離出而猶附于魄故人見其言貌相同行坐亦同已知其不久在人世矣迨主魂遠于魄則魄矣豈另有鬼作祟乎故醫生道士均不能治之也

木匠魘咒

周端如籍隸黔中其家大門年久朽敗延匠重修周刻薄待匠錙銖較量匠有算法舍其意用好算不合其意用惡算匠恨周之刻將朱漆竹箸數十枝遍插土上以土掩之蓋欲其逢賊得快意也方欲咒時忽仰首見主人在前觀視匠不得已大聲咒曰一進門樓第一家旗杆林立喜如麻八閒富貴榮華老桂子蘭孫着意栽瞬以後門壞棟周復延此匠修治匠恩前此幾為看破先為魘魅遂則木人一木馬一碎米一橛置于門限之內周于窗櫺見之急出閒叙匠為弄步戲猿看見主人遂潛水而咒曰叱咄赫赫陽陽日出東方公子封爵米粟盈倉與僕舉至騾馬成行白求多福雲集千祥急急如律令勅百餘年衆竟如匠祝詛曰人有千算不如天算正此謂也

嘯蛇

廣西多嘯蛇必以至大者獻之于官有某縣官到任民獻嘯蛇官見而懼之令舁去而民求收官責之民曰此蛇本小閒數日又以大者來獻官見之更怯曰吾非據蛇小而責也責其不可以蛇獻也今不順吾意不職吾事等雷傳諭知之又縣縣雖頭者過村見酒肆飲之大醉倒睡樹下適嘯蛇遊至見而吞諸腹雖頭者覺過身色慕漸漸鬆切目不能開遂取壯囊中雄乃向前開割衆腹而出蛇已死而若人之頭面手足皮已脫矣採藥治之雖愈而皮皺盡如湯火傷痕至今仍以雖頭為業又宣化縣河漲大水而水面浮一物蛇身牛頭有角咸以為龍喧聚萬人設法打撈而起乃嘯蛇也口中吞水牛一匹身已下喉而角撐其口蛇已死剝皮剝腹牛身已化半矣志以友戒故合而載之

羅鋒式

羅鋒式瀟灑豪俊弱冠補弟子員寓京師前門外少年孝成時人目之遠大之器也偶至真武觀前見術人與之占演談斷甚奇心羨之立于案頭術人曰觀子之貌某年當入泮某年當食餼某年秋闈得而復失數當准貢某年某月某時墻倒壓斃子為異人傳授深得柳莊妙訣覺靈不爽子其志之後鋒式食餼准貢年月悉皆脗合一日信步復至真武觀前廊下追念前事漠然大懼見一少婦攜幼子哭泣前來行色倉皇鋒式追問其故少婦曰吾家甚貧舍夫病殁不能市棺行將相從于地下欲攜幼子赴水而死鋒式止之遂將青火銀五兩與之忽見墻外有物如球光怪陸離滾滾而出急趨避之纔舉足數武墻忽倒于身側幾為所壓回首見前術人在旁笑曰異哉子乎陰騭紋滿面且延壽矣後以明經老而壽至九十餘古人云有心為善便非真善今鋒式見其母子哀泣情形即起惻隱之心與銀五兩非有市恩沽名之意乃真善也故免其墻壓之罪而且延其壽則知天之報善罰惡分毫不爽人可不自相勸戒乎

佛從土出

徽州土厚而裂有一游僧至新館涼亭棲足三宵忽揚言見頭上放光當有異事越日果見金佛從土而出先透頂次露面三日全身自現僧以為活佛降世日夜誦經勸人施舍落成觀宇哄動愚民聚衆數萬衆見佛像自土中漸漸而出真佛欲褫此

土也僧又雕木如意簪數十枝凡有善心施捨者復之以鍍即拔簪而與之曰帶之可以延壽不二十日而獲捨金萬餘僧捲之而走後查知是僧在破寺中偷取一座木佛像在新館旁挖坑先以黃豆數斗墊底裝木佛于上用土埋之早澆以水灌之豆漲土鬆聳佛而上裂土而出豆漲透而佛身全現民見佛能從土中自出並不假手于人雖至愚之人亦以為奇初不知佛下有黃豆也是僧之巧可稱絕世若此可作騙子手矣

某公子

某尚書公子生而頴悟倜儻不凡日以僕從游狎為事尚書屢次訓誡不悛一日有王舉人者閒落第散步街前見公子鮮衣怒馬騶從如雲擁簇過去目送送之曰國器也閒諸達人始知為某公子次日即持刺投謁閽人拒之時尚書自朝退食回見之詢知落第舉人意其缺乏盤費欲我使助其命邀見之詢其來意舉人討以某見公子聰明俊傑貌超羣日作閒遊不讀書殊可惜耳尚書曰此子嬌橫吾屢教訓其奈不聽何舉人曰古者易子而教之如何不棄寒微某學毛遂之自薦可為公子師否尚書曰善即延至書房喚公子出諭之曰自今以往惟師命是聽遂將公子與

師同處一室舉人並不談及詩書如有方矢即以技射教之如有官簽即以青律教之隨其所欲即引令證古而開導之雖事近嬉戲而智識日開所謂循循善誘人也一日公子忽曰古人有言何不讀之舉人曰孺子可教也子欲讀書必須變化氣質方可即白尚書重幷為師尚書喜甚舉人即以師長自居不妄言不苟笑昇以周易使之熟誦識緯術數蓋測其編不半年而學成舉人復白尚書曰公子學業已成某不能為之師矣請從此辭尚書挽留不得翛然而去後聞公子以廕生補官出為監司屢主軍前著立奇功為大帥焉予幼時聞人言尚書失其姓即以某公子言之舉人失其名即以王舉人言之

鄧姓

予幼時聞人言某公子為大帥時凡有異客供給甚豐視其才藝分為三等聽其去留門下食客千餘帳前參謀軍務有孟嘗君之名一日有鄧姓占課如神欲往投軍行至半途時將暮投宿旅店見先有客在焉鄧袖占知客床前土牆應作遂勸客他徙客哂曰不然此牆實時因風雨而傾然向外不向內也鄧以為若人之學實勝于我那任之以待其驗果至將曙雷雨大作牆果外仆鄧始駭然驚詢其所從來客曰

適自某公子軍營來鄧曰汝有術何復行之客曰勝于予術者甚多如予輩不啻千百在彼矣不入等第徒然哺啜不如歸里矣鄧聞之爽然若失晨興同客而返

狗報恩

某商家養一狗光恩異常見衣冠齊整者進之視而不吠衣衫襤褸者進之非惟吠必咬之至晚猶緊以故友欲往探必整其衣冠而若商自得此犬從未失竊一夕猶從復院逾牆而進是犬領衆犬將賊圍住隨吠隨咬勢甚兇勇無可躲避見有一高梱在院賊即覆轉藏躲梱中計俟犬散可逃誰知犬皆守住不能脫身次早主人見狗圍梱究屬何意啟之乃一人也賊以實告哀求釋放主人意未失財而釋之後是犬養已多年毛落殆盡更溷犬對主語曰前生我貧難度活承養我年餘心起不良欲圖汝錢以致逐出復以此為恨在外舉禹寓府罰我在汝家作狗今過已消矣當辭去次日狗覺主人念其守夜甚勤而埋之

吳洪

德興吳洪魁悟奇偉性好張矢挾彈凡禽之捷飛獸之奔逸一發即中一日晚間忽然通身發腫咽喉喘促語言喑啞室中拋磚擲石敲戶擊扉如是者數夕適街西有

徐道士演茅山法延之至舍設壇誦經作法左顧右盼取木牌拍桌連響三聲見一道頭鬼蹣跚而來道士將鬼用手一提裝入紙袋攜之屋後埋之而去從此室內安甯數月一日午間洪入見前道頭鬼引千百禽獸喧呼討命擾擾更甚于前家人仍延徐道士驅逐之道士曰此皆鬼孽所致不可救治矣宛詞謝去洪形軀日削瘦怯骨立竟至不起夫洪之學矢也初未嘗期于獲禽不過借禽以為孽的迨其後工成而技精射禽而供膳遂至殺生害物禍不旋踵孽子曰天人豈不仁于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

漏網夫人

瓊州田姓有女及笄忽見女腹碩如有孕父母疑女有私通事嚴加追詰且日夜詬譙惟恐醜聲外揚請家知之適其自盡女以未嘗失節不甘自戕欲俟分娩視何妖孽可辨己之奠而解親之疑也如是數月靖家諏吉欲娶矣田見女如此計無所出恕謂女曰今日即汝畢命之期也死亦由汝不死亦由汝我將殺汝矣置佩刀于地盛氣而出並訕其妻妻愛女割雞為黍令其食盡然後死之正在蒸雞女臥床始淚己之死在寃枉雖而恍惚睡去聞蒸雞香甚陰中習習作痛有魚接續出由腰而

下醒即解視視之見蜈蚣大小數十條女驚呼母指以告之時值田歸妻告其知女非有污行始悔女腹碩由蜈蚣今聞雞香出此病可除矣令妻置雞于木桶中女踞其上少間蜈蚣已滿凡三易之蜈蚣盡而女腹消矣田乃喜甚迨其雛于歸魚水和諧接踵過門戲笑閒談及此事猶亦驚甚而指妻為漏網之人也咸呼為漏網夫人

冷先生

祁門汪南人家本素封好置大廈一日坐月下忽有一人持刺來謁上書冷青拜祁詩書眛平生此人不俟傳命昂然徑入中庭祁視客已近笔墨身偉長鬚貌然出塵祁異之揖而坐曰承君相訪有何見教冷自陳予山左人聞子宅寬敞後有房精緻意欲借居不敢污穢若承允諾刻日即至祁辭以過近家堂兩宅居住早晚不便客不容佛然而去祁以客何為粗率乃厩無何覺有車馬喧闐男婦紛紜恰冷先生已攜眷來然不見其形群相驚詫恐其為害戚家人勿往復宅遂加鎗關斷馬頗覺其靜年餘狀夫取柴嘗見青蛇一條大如柱盤踞柴房大驚即出告于眾群相喧譁舉械亂擊忽空中有人喚曰勿相擊此非他乃復房冷二爺也遂從何來胡酔主此幸

我相救否則皮革寸裂矣郡恐獲罪乃謝過曰鬼人無知幾傷尊體既為賓主尚祈原諒視罷冷忽至曰適在東鄰飲酒醉歸姑就歩房暫憩偶爾現形幸得山妻相救再留此恐主人見懼坐臥不安行將去矣遂不見

卷十

甘肅甯慶有叅十者家貧遠遊于黔偶寄鎮甯州偶見市上負薪者以湊木棍作挑細小有力可負二百餘斤憩訪久之俟其止足停歩細視棍圓滑光潤俟過門時唤入飲以酒其人辭棍豎戍門首見棍失上沾犀牛毛數莖遂以白金一兩與渠換之叅即舞弄良久負薪者以為合意思故加價忽其弟來曰嫂氏猝患症急請去負薪者持棍而回思欲僧價次日上山尋取新棗堅澁之木另作挑棍使合其用乃能增其價遂往山寺而得之刀鋸治之曰此必合其意也可圖增價矣次早持棍特來叅見之歎惜大笑令其自用不復售矣細問前條棍上有毛之故對曰我在山中採薪居人以牛犁田見山中潭內出有大黑牛上岸出門我用木棍擊散遂有毛在棍頭上陣之不去此後不論重物行肩覺輕叅曰潭在何處可引我去次日負薪者引叅十同行約五十餘里見山峯矗翠旁色參天多栽黃果此處即以黃果樹名之下

有溪澗五丈許水聲汩汩盤曲而流溪尾有石橋五洞乃天然成也登橋下視內外高低相去五六丈溪水至此直衝而下成方池池闊十丈有奇四圍高五六十尺潴水成湾遥見對面有亭倚山倚壁迴峰若城曾巒錯出令人最想無窮詰亭環視石橋見瀑布一道足繞飛灑而橋石玲瓏皆生古砌夕陽斜照粉郁斑斕縱有巧畫精工猶未鮮明未必能繪此四面勝景即西遊記之水簾洞未必有如此可愛也肅岫宜生靈物無怪犀牛居之何以見其有犀牛也偶而露光五采水面騰輝知是水牛出也近此有時見之叅十于峭壁巉巖腰有石洞常產靈芝之處伐茆結廬于旁愛其清靜生趣其中日後犀牛設有入無出之機關築易進難退之堅墨總欲得牛取其定美以為至寶服其靈之淳以上品守迺三年一日午間叅十濃睡迺時方醒起視石洞之芝為物咬盡迺牛迹循跡而望入潭而止堂之弟零曰吾居此三年坐亦屢牛也行亦屢牛也夢亦屢牛也今以半晌之閒失其出沒我無此緣我亦厭立人世矣乃作絕命詩七絕十首其詩曰曉餐松子飲飛泉靜臥山林志道堅何日蓑前戴牛笠迺迹世外小神仙山腰石洞淨無泥捨卻田園舊侶猿幻得雨塵能不隔依休嗤塗待儂犀

九九三麥影雄鵰此物人間信足奇堪歎我生緣已左箇中消息

又遠時越宁三年矣一朝神摩已遠向何招霞光倒影無餘彩怕聽溪流過石橋憑欄佳氣滿烟霄羈絆癡人住此閒萬里鄉關歸不到妻孥應上望夫山紫華搖動等閒香潭影澄鮮行帶長望水亭臺飛瀑布五更殘月斷人腸黑甜一枕樂南柯鎮日淹淹耆睡魔草木無心人有意最雄寬解歷年多辟寒辟暑歌生涯風腦無期遇合乘鸞鶴連蹤花滿徑空留故湯此形骸泛泛大地等浮漚回首斜陽涕泗流欲學十洲三島客長生未得此生休文犀芝本兩相須往事吁嗟自笑愚仿佛舍身崖下路珊珊仙骨我生無吟罷縱火焚其廬投巖而殞土人哀之即葬于山腰石洞中至今傳為古跡吁人之愚也莫如叅十寶之生也由於天而寶之得也由於命命不齊而妄思得寶雖日在目前而終不能得守之而不得當安之於命而已茲以不得而自殞其身是欲昇仙而入於魔境也是亦不足惜之矣

梁登詳

上饒梁登祥賦性樸厚傳聞強記乾隆中邑庠生也一夜方欲誦讀恍惚見門外有黑犬高三尺怒目而視昂首搖尾似有欲噬之狀轉瞬不見急至後園見樹上一蛇倏然從身旁躍過方驚異間樹旁有一長人高丈餘方巾白襴曰汝兩世冤尊數應

死我已救此一刻矣明夜犬還來此汝於清晨沽羊一腔去頭除蹄魁作人首置于衣服之上汝靜息樓閒不可作聲梁如其教由板穴中窺之至滿滴三鼓果見黑犬入房至床將衣咿下咬碎面首大嚼其羊食畢欲出梁曰孽畜如此兇惡犬衆頭仰視似如有人號啕跳躍而去次夜又見方巾者來曰汝今世犬尼已脫不應言語我犬知覺衆生尚須相報尚有一包晚間又須防之汝用木棍以猪血塗之置于床履以衾汝當出臥于地梁謹奉戒而行將半夜起視燈滅頭碰一物星光入室鑽穴而入梁頃首拜謝曰兩度垂救未知何路神通祈指示方巾曰汝祖父有陰于予故來相救不必細述久當自知言訖而隱後城外迎神賽會梁出而觀之入其廟瞻視神像服飾容貌悉如所見急市幣禮再拜叩祝酒之土人曰此處向無神祠乃梁之祖父創建也嗟乎不有仇何有復不有德何有報德則未必盡報仇則必有其復與其使人復仇不如使人忘德何也仇必害身德乃安遠也

鄉場事五條

乾隆年間京宦某公山左人也有二子俱隨父在京一友人謂曰今科鄉試兩公子例入官號北場官卷只中一人何不一試于東一試於北家學淵源可期同登賢書何妒公深以為是酌命長君東魂次君留都其次君功名念切書北闈東場二紙黎明赴前門外關帝神前跪祝之拈得東場而急請於父父曰汝兄由廩生捐貢錄遺易汝是俊秀捐監外省監生有十不錄一之條恐難錄科對曰兒期中舉何愛錄科之難父喜其言之壯而許之又約同志者詣呂祖祠乞夢人皆無夢惟次君夢一高脚牌上寫童子六七人五字棄於父父曰小場題目尚像大場斷不出此等題也且仙人亦不肯以題直告於人爾亦不可以夢中之題張揚恐取禍焉公子退而依題作一文凌勝手改而誦之及錄科題是童子六七人浴乎沂兩句公子以為夢應子錄遺而於三場無與遺可望錄而中恐不能也熟心轉冷大場中祇凝思完卷試畢親友攜金設宴接場公子勉強應席而悶悶之心時形于面席中一破落戶江二喜戲號樂陽謂公子曰題雖與夢不符榜名卻與夢應衆問之對曰公子排行十九尚未完姻猶童子也六七人者六七四十二今科定中四十二名舉席哄然大笑公子亦喜曰果如君言富貴共之猶曉曰公子果中而名次亦符公方信夢兆之驗

也長君北場未售旋就教職次君歷仕至郡守江與之俱以終其身

山東鄉試歷在天衢雲路兩坡先唱名接點五鼓開門點教官畢始照府佾依次點進有宋公某者由明經授教職者也頭二場頗得意入三場天尚未明辱至號將湯具交與號軍赴號底道天見一女子立於廁側厲聲呵之即不見出廁歸號間於號軍曰此乃鬼也初六日已見此矣有人時少為安饒無人則公然哭詈不休問之言要向某縣領某索命公立於號門有人入此號者必聞籍與姓日已近午來一少年貌美秀而衣鮮明詢之即女鬼所尋之人也公遂入己號告之顧面色如土求救於公公曰冤鬼纏繞恐難望中與其受害於場裏若乘院門未封假病而出再作理會為妙顧然其言即求巡場官引至龍門果而放歸公送之去後因思女鬼尋仇而來我縱其仇必不干休日夕垂簾而待初夜寂然無聞次早策題已下專心修對忘此事矣中秋夜正在窗篝忽見纖纖女手直掩卷上公吐裹吹去兩手分開急書數字兩手復掩旋掩旋吹旋書旋掩半夜無休神疲而睡女曰公名已登天榜奴敢胡為願以情訴被即顧某聘室顧淫表妹轉污奴以不潔之名以致含冤而死今待從於茲屋之中以圖報德公又縱之惟願公異日東華表氏自潔則冤消矣公許之女

鬼再拜而沒公場舉而出往尋顧知出場日已匆匆歸去俟於公案中焉

山左濱州王刺史者中州老孝廉也政治文章可稱嬰美尤工書法專學歐陽詢而得其奧人咸以王歐陽稱之近因案牘勞形無暇握管而求其書法者不少思一能代者不可得公甚苦焉某科奉調入闈公薦之卷多合典試之意偶閱一卷文通暢而不甚出色字畫筆筆歐陽公愛之甚忘其有謄錄也三薦而中在本房之末草榜已定專候拆號揭曉衆房官閒聚一堂各言所取之文一曰我所取某拔可謂有義必搜無筆不透矣又一曰我所取某號全在題神取景有水月鏡花之妙惟王公笑而不言人問之對曰諸公所取為人老王所取為己我取某號書法逼真歐陽與我無二得此代筆門生甚可喜也或謂之曰此主必公所素識者是以知其書法之善也公曰否吾於卷中而後其書法也又有人詰之曰公所見者硃卷耶墨卷耶公曰硃卷因悟字乃謄錄之筆而悟薦中之誤思欲別取一卷以狽之陳於主試主試曰子憂字之佳而忘謄錄薦而取之亦生之祖上積德累仁所由致也既定矣毋庸更換此榜發生如謁始知省會大族一佳公子次年王致仕生會試歸延居其宅起居飲食無不周備並無出一貲復招昔之謄錄者同養於室代公筆墨之勞樂不可支

每謂人曰我今得享此福者得力於歐陽耳

山東鄉場有燭三爆一舉乾隆某科內簾章公束燭閱卷其文理平庸者擲之優者留於案上以備廣備閱一卷文最通順而辭意淺薄亦將棄之忽燭花作爆一聲火飛於案恐燒試卷急起熄之此卷仍存案上復閱之嫌其終解佳句又將棄焉燭花復作爆聲響而且明章異焉就卷對燈祝曰此卷實非可中之文而兩遇燭花之兆如果若人應中乞燭再作爆聲祝畢而燭又作爆一聲大星滿案闈窗外巨聲曰燭花已三爆矣還不拈條以薦耶章公大驚窗外呼者乃某房衰公也章延之入將卷與閱衰笑曰此卷固非必中之文中之亦無磨勘之處薦之亦可次日薦於副典試闈畢問公曰凡典副考何薦此清淺文也章備述燭三爆之事副向正者曰尊夢應矣與之中之緣正典試在遠亦曾夢此三字耳榜後此生來謁乃毛中一舊家子弟年三十餘章問曰君家有何陰功能使燭三爆耶生不解公言候應之曰祝三跟隨門生來暴女於八月初聞生一子矣公驗然細詢之對曰暴女者祝三聘妻也年荒逃難賣身為婢五載聞是祝三之妻喚至實還賜以錢物住宅使之成婚次日祝三謝而又辭曰妻猶處女也喜其誠實留之服役師下問因具陳之公亦將場中燭

三爆之事告之生始知燭爆與祝暴同音誤對之耳乃正對也公喜極握手曰賢哭所為真可為天下用妒婢者勸也

山東蕭秀才者曹州人也在庠二十餘年自詩質敏恆不好學逢歲試期勉強完卷常居三等之末已亥復值恩科蕭子是年歲考事居三等之首喜曰我兩鬢蒼蒼不曹鄉試今以歲作科我可安心觀場矣亦有勸其場前用功者亦有笑其不知分量者蕭弗顧也至省寫日日清晨隨筆成篇迄即焚之倘後外游觀劇適有演扮關帝單刀赴會者當蕭口白有某事仁也某事義也某事禮也某事智也單少信字之話蕭聞而喜之念念不忘日誦不已入場之後猶誦之旅明見首題子入太廟一節蕭向來作之多以六股成篇今應鄉試欲篇奇別忽憶單刀赴會以仁義禮智襯出信字我於此題加散行一段以仁義智信襯出禮字文勢自覺流動洋洋得意三場舉結伴而歸互相論文從無一人問及蕭文者蕭亦絕口不談是科典試衡文者上下意見不睦薦卷多不中式搜落而得蕭卷覓之大喜曰首藝中間一段可以壓場情前後奮筆直書尚少警策不能列為榜首中在正榜第五名報至其家舉邑驚異能文者索文觀之歎曰此文通場應無二卷高中宜矣蕭復歲試禮闈羊適七旬得蒙

恩授翰林之職而歸當蕭之初應試也年逾五十矣自以為幸錄科名可以觀場何嘗有望中之心故於臨文之際借戲中口白作題內文章偏為有目者賞鑒載之功名念切得失關懷終日孜孜焉皇皇焉或賓賜于當道或乞仗於同人自存之得之心終不能遂其願以相償者其相去為何如也其中有命存焉古云君子安貧達人知命蕭之得中蓋近之矣

小孤山

長江小孤山水中突起一峯以當蜀水之衝離山四五里已驗水艦山極奇秀上供姑射夫人最著靈異嘉慶庚申有湖州客自漢口回將至是山忽起大風船欲覆沒各客驚悚而網客焚香在船頭仆伏叩首許願求救于神須臾風止而額已破矣深感神恩抵家後即遍launch織蟒袍成耳環置貨復至漢口將近小孤山泊舟營備牲醴香花到廟酬愿隨行隨治神供煮魚已盡而小孤山將近矣起匣更衣俟至廟登舟上山餘又狂風大起較前更加洶湧客即焚香跪禱曰弟子自家神祐俾到劇劇感愿故于數千里外已備鏞袍金環今之動神愁者蓋以修鏞未遽願自漢口回另備牲鏞再advance即將金耳環投之於江風頭稍煞遠時乃息綱客又叩頭謝愿船即順流

而行來曹登廟行至半里見流觥綱中獲一鱷魚客愛其魚之大而鮮與之售之剖腹而得金耳環一對視之即投江之環也客皆異焉即藏諸匣中俟自漢口回又酬神答謝凡舉牲醴錦不假手于他人器皿杯盤洗而又洗至孤山登舟詣廟上袍納環advance牲鏞焚楮帛而歸噫長江之至險者也金環物之至微者也投之於江安望再得乃入魚之腹中使客售而還之實事之奇而神之靈也自俊客舟過小孤山敬尊敬之心無敢稍懈焉

咫聞錄卷三終

清 贈納居士著

飛雲

天下蕩心俠志之區豫矣最著者北路之邯鄲西蜀之巴巂此不過行雲流水宿霧栖霞耳惟潮州之六篷船早識遊人之底裏盡雁雲客之資財能使鄙吝者忽然慷慨黠老者化作少年相傳鐵南有王先生忘其名浙江人老而遊幕其為人也溫厚簡默學問優長業有成雖裁度決斷無不周詳度支出入纖毫無遺雖倜儻揮霍而見友人有寄情雲夢之事輒正言勸阻是以縉紳士大夫重其品行爭相聘迓所得束修亦豐年餘七十業有萬金晚景可怡歸行已決對主人而辭帳與朋友以賦歸見其留別詩集杜句云人生七十古來稀老大徒傷未拂衣石筍街前即歸去五陵車馬自輕肥又集白香山句云七十無家萬里身一時歸去作閒人風香露重梨花濕野外庭前一種春此得意還鄉之景也又見其餞集杜詩云一卧東山三十春天涯風俗自相親更為後會知何地錦里遨頭有主人不嫌野外無供給邂逅無端出錢遇一飯未曾留俗客風流儒雅亦吾師漸老逢春能幾回剡溪三月一書來滿堂賓客皆噴息且盡生前有限杯正在應酬唱和之間一日有潛僧楊貴來曰某有下情欲以上達第念相公在廣三十餘年足不踰溫柔之鄉目不視蠻洽之色言之恐拂大懿先生曰寧有人誤我以財乎子姑言之楊貴曰相公接人以禮傍人以德又雖誹謗相公名貴一時威震四海又雖謀財業之所言者固昨見紅妓飛雲極慕相公威德威儀願我能請先生過飲其茶一挹之光以五十金為酬小人不敢應許來藏相公肯賞賞使小人捐肥家計否先生哂曰借此以幫貧財亦可使得第天下未必有如此便宜之財恐盛意誠懇想欲圖我良金我已行程在即過而不留去亦無礙因謂楊貴曰必俟順道而往不能為此特行也越日有同鄉張梧庵來訪班荊道故間及楊貴在寄同候張出楊貴曰相公答拜時必須用船可順道往飛雲船上一行王曰是日倘來隨主楊貴應命至期引登妓船飛雲接進奉茶招楊貴入即以所許之金如數與之先生即行雲亦不送先生回即吟詩云州載已忘陳孝孫故為勤僕入迷溪偏逢白髮梢良輿一諾千金此婦人又過數日楊貴至妓船飛雲詞曰王先生回鄉否餞行者尚少何人子能邀至我數我憐鱗梭招飲者不費一錢也子盍為我先容之楊許諾遂到張梧庵家說曰王相公行期已定公應餞之一飲鄉誼也張曰我有此心然居窘櫥心有餘而力不足奈何楊貴曰船妓飛雲昨云能請王相公來船桂酒蘭餚只作請客者備之也張大喜使人邀約曰聞君有遠行行者必以餞祖寫禍窄不堪容膝故屑設飛雲妓船即作平原之觀請勿辭先生笑曰我與宵主同鄉義難卻謹領命隨作詩曰莫辭塵土污樊姬兩鬢蒼蒼與倍加天若無情憐晚節夕陽應不照桃花至期飛雲泊渰以待主人候舟以迎舟大水淺不能近岸舟人架木為渡客登舟正在渡時船移而板脫滑溜一墜先生跌入水中矣飛雲急跳下水抱先生起兩人衣衫盡濕取出錦衣長短適稱先生之體深歎飛雲之周到而誇舟中之富麗也張曰以一飯而投先生大驚心實不安先生曰身雖勞而氣猶壯偶然失足何足為意又吟詩云閶溪彩鰥耦老身滿江春色一時新無端失足緣常事水性養花花護人未幾鋪筵設席飛雲把盞進獻曰先為慶賀次為上壽先生與客換盞交杯推戰決勝負酌亮澄酒酣耳熱不覺紅日西沉繼之以燭而黑雲隊隊起矣候忽風雨大作盜時不息酒闌客散能諸友各就所歇之船而去惟先生獨作意欲回篇奈雨聲不止張梧庵曰天雨有情留晚客雲雲深鑽到陽臺先生正襟危坐俯首不答飛雲自歸後船不出先生為酒所困斜枕而

寢至夜半風雨更緊蓬漏躰濕溜滴頭上驚破其夢大聲疾呼竟無人應惟飛雲依聲探體持燭而出攜掖娘娜蓮步輕移先生見肌膚如雪不覺情移持其右肘飛雲乘勢緻體入懷遂擁同入房施綢繆意洽午晌方起于是日一至鳳武閒日一至鳳至必飲酒吟詩晚留而回飛雲亦頗能詩一唱一和竟忘晨夕而於回家之言亦不題起其集青蓮句云南湖秋水夜無煙歌舞池臺象此度別離何日見人疑天上坐樓船我向淮南桂枝不知霜露人秋衣美人一笑傾珠淚問我西行幾日歸集杜句云蹋白容容只醉眠青錢絡盡在揀艱錄雲清切歌聲上慈女腰肢亦可憐朱傳繼手送青錢酒肉如山又一時諸盡還成開口笑渡頭翠柳盡明眉若欲羨覽攜所有此生已媿須人扶紅顏白面花肿肉物色分明侍老夫恨抱何時好一開陽臺呼取盡餘杯影遣碧水潛勾引一日須來一百迴集香山句云筵歌杯酒正歡娛鄉思銷磨亟日無算恣氣趣言舄大觥盃思共彩呼盧亂逢為擊布為巾且喜新正假日頻從此萬緣都擺落人間少有別花人早潮纔落晚潮來連擊三聲畫鼓催此地二年留我住平生相見即眉開飛雲亦有集青蓮詩云江水東流猿夜聲揮歌拍板月中央相邀共醉杯中酒但願君恩顧妾深孔雀東飛何處覆攜花落盡子規啼為君

留下相思枕月下沈吟久不歸離襖淚波生細屧令傳尺素報情人風流肯落他人後欵欵雛簪發終盡蕙香山句云日高猶繡綠應曲飲作桃花上面紅自入春來未同醉停舟一望思無窮重開離宴音留遠一半春消風雨前忽忽眼塵猶愛睡愁愁歌笑欲生煙感物思君歎復歌正抽碧線綺紅羅慢織解佩時相送漢漢紛紛不奈何先生因病數日未至船上忽飛雲遣人問安並送詩先生讀之乃集香山句云江頭相見日黃昏兩露猶來一點恩兩地也應相憶處門無宿客對誰言燈前合作一家看倚石拳龍歌鵲舞自是命卑如紙薄等閒拋文鸞澄烟跡兩闋斜陽獨自攀臘八醉鄉尊酒未空勸未盡黃鸝亂搭編衣窄兩人卷峽甚驚不能備誠當自歎曰誰謂風月場中句欄佳麗處無情義歟當我前此失足落水時家中纔有妻妾未必能援之以手何其嵌愛若斯也由是愛之慕之日用飲食以及罹頭等項心有所慮必如其願未嘗違怖未及年而金盡牀頭飛雲一欵盡始猶借貸以充其欲繼則典衣以赴其請坐於無可借無可典而情淡意冷猶不捨此而他適前此嘗道好友亦不為禮竭母歡其無資白眼相視彼竟加以詬詈飛雲猶念其癡情再以二百金先生不辭反朋悄悄拾船而歸夫物之害莫如蟲人之害莫如婦天下人斷無有不

好色者其不好色者皆強以抑之其或欲附於君子之名而不敢入於溫柔之鄉者有之或生成鄙吝視財如命而不肯緑雲輕聚者有之或身本孱弱而畏死守命者有之均非出於情之自然也孔子曰食色性也聖賢尚如此況豐豐之民乎今王先生重視財帛積之萬鎰之多守之三十年之久年餘七十猶為逆而失守可知性不可改愛不可移然潮色以舟作居娶成難治而笑春風者不知凡幾王先生獨不喪於他妓之手而獨捐軀以徇於飛雲者亦由飛雲之巧於鑽營工於討好水火不避故能使之墮其術中非若他妓之專以粉面而貪錢也吾想王先生雖得脫離苦海他日回鄉人荒荒癡發危危權雖告家人婚子以情倘問在廣得志歟財之累其術何辭以答之此事予故不便載載之以勸將來倘

楊舟

楊舟會稽人勤於誦讀雖於功名而簡練揣摩未嘗閒輟偶則引誰自刺其股一夕舟中三更人倦忽見燈影間隱約有人搖動視之乃絕色佳麗也駭之疑以鄰女問曰何家女也女曰吾非鄰女與君有夙昔之緣故來耳楊曰怕被人知有瑣尾面女曰更深靜寂又誰知之楊愛其婉麗綢之黎明女去次晚又來竟至不斷楊曰夜來

明去又勞跋涉心實不安女曰與君緣法不淺何必掛意由是更歡心至楊曰子來羊羹已月餘矣到底是何家女子須實告我免我常常起疑也女曰君不可畏當實告之楊曰伏儀情深又何畏懼女曰我乃九尾狐也因君雖沈潛於學非特不得功名且恐有絕食之憂特來相救楊曰將何以救之女曰須教窗學畫日得數銀可以餬口明日閨賬與倘日猶料畫筆以教之於是女不回去竟如夫婦先教以用筆之訣次教以觀托點皆之訣三四月間楊亦知畫法矣兩日畫鹿一張而鹿睛必須女點天然精神意致悅如生成無不愛售由是楊舟顧得畫家之名而食堂履厚矣朋來憧憧皆以為楊得能畫之名而楊之戀女情切亦不歸家致妻怨恫始則詰楊回家詬譟而吵鬧到門而女總低心下氣逆來順受故其妻亦不蹈闕於女復楊舟以受氣雖忍以女之來歷一一告詰妻妻曰既是狐狸已改女形見人並不避忌不妨接至家中同受其益楊然之於是同處一室已有年餘楊固愛狐之豔麗又喜其服事周到無不合意竟不至妻房妻恨益潛訴於父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是有夫而等無夫矣大哭於庭其父慰之曰此乃狐也闔之必遭毒手姑容之我自有道勸女歸寧其不可聲張其父備銀密往江西天師府投之越日女乃淚向楊

曰時勸汝與妻和好不可切近我身而蓄妻之怨也倘不聽今我命長於爾之手矣楊曰愛莫如我胡為出此言也女曰禍在天師府矣已遣神將圍住不能逃此一劫楊猶慰之女含淚梳洗天光皎潔紅日無雲只聽霹靂一聲地若震動而卓上水碗中浮起寸長狐狸也女亦不見楊大哭失聲棄棺收斂將狐之平日穿戴服物盡入棺中遣葬以葬而楊坐亦哭臥亦哭人慰之亦哭兩目失明醫治乃愈今所畫鹿形雖如前而神全無楊亦苦之無極至今有人向問楊仍然哭而訴焉

野史氏曰妖之為害也天宜擊之是狐知楊乃鐵夫化女教技使之餬口以延其生可謂仁矣天復以雷滅宜天師之輕信人詞枉於施法哉蓋楊本鐵夫自得此狐幾成巨富狐已犯違天之條故不能全其死焉得此一斷楊當釋然安其命矣

養鳥報

予聞之外祖母言山西安邑縣有一富室萬姓性甚慳吝好養雀鳥凡禽中之百舌畫眉黃鸝別哥之類俱以金絲雲籠貯之每當春夏之交園林深處翠竹蒼蘭之間愛其聞關調舌聲韻悠揚提籠趨枕挈酒攜柑靜以聽之獨領天機之妙竟忘人世之情偶有客至從不設雖為奏而食即肯曾到門使子弟迎之亦不現形露面真所

謂泉石膏肓煙霞錮疾者也庭中懸一綠鸚鵡設以銅架繫之金索能作人言名曰綠衣娘靈慧異常凡耳有所聞即口能學之而且毛色鮮妍鼓翅而舞綠羽襯以紅毛萬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此禽中之嫦娥也一日風典萬往視撲架而鸚扼腕歎惜良久命小奴用木匣貯而埋之忽報邑宰往鄉相驗路過其門遽入拜之萬使其子見之宰怒萬不得已出見鄉閭人從未見過官長且以地方官蒞此儀仗鮮明騶從喧嗥更覺翩躚一家匍匐奴僕慌張忘收木匣宰啟視之見有嬰小手一隻血色猶紅宰大罵曰此乃採生折割之家也官人不淺矣我素不輕入鄉紳之家今忽至此得破其案紿有神助當治之以除民患即正色厲聲吩咐關門追起兇身萬惶然不能自自宰令役趨上磯衣械赴縣獄究諸深室地拼命加以桎梏萬不勝其苦宰反復推求不得確情加以三木萬畏刑招認總不得其屍身不能定案宰又拘其家人婦子到案逐細跟究亦無端倪宰曰有手必有身又復提犯鞫之文卷木匣俱在案上忽聞匣中有聲異之啟宰命更開匣視之見嬰兒小手宛轉而動仍化鸚鵡飛立匣上呼曰萬某爾知罪乎爾在囹圄猶鳥之在籠也爾用傀儡猶我之受拘鋼架也恩已報矣遂飛去一堂喧然共訝奢鳥取樂之報也案始釋萬雖得回家而家產已破慚無及矣

書監生

世之以貧而起家者多由節儉善估便宜因以便宜數有吳越浙人有姓陳者始為佃傭有子四人同力合作春則鋤雨犁雪冬則樵山漁溪妻孥繐帛祖衣漸成小康心思體面欲托京客代捐監生說帽銀之過大又防吞之不捐朝夕踏踐游移未決仍然一老農知其鄰居監生王姓者深知陳意辭居陰勿無以卒商歟其不顧利害只圖便宜將計就計以監照與之責之彼必受餌樂從善可安就道年矣謂陳曰子欲捐監必托京客今之可信者寧有舞人見銀圖吞者往往有之且部價雖減不如將我監生實之我願讓價子怕吞銀我將監照交與收執老農已悟我為民子為監生何如陳曰要銀多少曰一監生須捐銀一百三十錠今讓三十子與我百金可也陳曰八十金饒耍王曰如命陳曰年內先交三十金餘俟新年二月付兩王以掷擯無門得此三十金亦可度歲又許之陳曰爾將監照與我必要立券免生後悔王遂寫據並監照交與陳姚陳取銀三十兩與之餘銀王亦欲其寫立限字陳亦遜人書據而盡抑交之王得安逸過年至元旦陳戴頂欣欣得意敬神拜祖賀年鄰居問曰子何時捐納功名吾輩竟不知也陳曰王某已將監生書與我矣爾等往看王某已不帶頂矣鄰眾笑曰他物可買功名不可責也陳曰功名以執照為主今王之照已在我手亦不怕其翻悔也眾曰執照載明三代履歷子能冒照不能改其三代履歷若使官知或被告發非特不能戴頂并欲治冒濫功名之罪由此舉家恐不能保矣速還之為是陳曰我已付銀三十奈何眾曰棄之為妙陳即往王家曰浣照帶頂眾以為不能料子之照作我之照也吾將照還汝即還我銀也王曰書買分明不能翻悔尚有五十金吾已抵用爾有索在至日不可延緩陳曰眾說買照有罪吾以農夫受刑何足為羞子寧肯丟臉乎王曰我實窘甚奈監生尚欲責人焉懼丟臉子賴銀吾將控之陳見事不諧矣挽鄰居說情人與王銀二十兩始得還票納照以致喧傳一時競為美談吁目不識丁者當守故拙而已乃竟自忘出身而妄欲附于青衿之列致手胼足胝之苦輕送子異想天開之事從知儒與富本為相忽故王以監生而至貧陳以買監生而喪財矣

虎折衆

乾隆己酉四月間浙軍西剿大虎失倚傍之山而迷行平暗之所四野横跨爪印如盤民皆慌張罌湖鄉有王永春者為當不仁魄名滿邑其廛前後皆河圍栽綠竹房雖重瓴而人甚趫超早起從後牆門出過橋遇人指虎爪印而視之曰虎已至境矣永春急閉牆門忙趨至前欲關門以杜虎患誰知虎見林箐深密認以為山逕由進屋其廳之西室是一榮師周秀才居之以作書館館外有衙衖一條鄰居幼子攜書上學虎見之即縱身撲去虎力過大而逾幼子之頭驚倒仆地旁有一人手持棍擊之虎用爪扒去而若人之頭面皮肉盡脫去而流血漂杵矣未幾而殞虎入書館向牀坐視而周秀才榮頭裹衾魂不附體未幾虎出周秀才即裸身踰牆而逃虎至廳入廳後聞滿房皆滴三層高桌虎倚滴墜貼身撞落墜側跌地而聲響如炮虎驚亂跳一聞醴酸盡如泉湧百餘缸飛盡為虎躲慌入左門進王永春內房陳設輝煌金

光燦爛虎見異境又復亂跳跳入牀上虎身重而藤牀已穿虎陷其中虎用力縱之而牀架在虎頸虎帶枷橫行直撞衙至東則東物盡衙至西則西物盡遮虎脫枷而陳設俱破裂如粪虎出院中過橋則倒拆壁則穿王永春見虎勢兇急入城報官官會軍門委營弁二員圍鎗兵十六名躲身施鎗彈至虎身而不能穿其皮虎亦不知也鄰居之強有力者俱登屋上穿穴而視思欲以計斃之總無善策一人見虎昂首開口而坐用三寸許大毛竹直插其口虎嚼竹如薦以石擲之不驚不動虎頻則口履地而號地皆震動傷而施威背高丈餘官兵皆退民亦無法可施傍晚虎退倘倘倚望踞之一人輕步入室從壁隙力施長刀穿去虎覺身疼直竄出來一屠戶一棍擊去適中其鼻頭眩頸屈聚視齊擊而斃虎雖除而若家之梁棟屋盡為濈濈涼涼矣幷虎入廳量其身長九尺尾亦長九尺重八百觔四方士女雲集而來觀者如蛙如蟻二訟之宅焉能容數萬人之足於是高堂數丈杉木繫之屋簷虎懸木上夜然巨燈以灼之觀者如市三日夜乃施剝皮以獻神作為座褥剝肉以贈鄰谷嘗其味肉色如灰而臭氣如烟味帶鹹而勁如革難有利齒不能碎其一臠也其鬚可作牙籤齒長三寸餘可作石蚓是虎之大極矣酬神演劇答謝力士葬治房宇已化數

千金居之日依鬼失虎無依日夜動擾入廷僧建醮驅之乃安安未舉日官欲虎骨永春不允官許銀二百售之永春會財而送詎知官收骨而負銀永春又上控各憲批准給領乃散家去其半是虎之來為拆其家而來也永春平日刻薄成家而安如磐石不畏官勢不憚民害破其家者惟有虎也是永春應以虎而破家虎應以永春而死矣兩者之害神使之也

延安府暑樓

壬戌夏月予時病瘧杜門懸幕大雨時行終夜不止天晚晴霽日上三竿起而坐食適姚震山來談予曰良友遠來有異聞乎豈為我言之以供他日西牕剪燭之談劇也姚以事有奇異嘖然曰先嚴官陝中睦刑名幕友張玉齋亦延安府暑西有小院中有樓三楹對面有廂廡俗皆有年逢太守新蓋此住加一封條按住黏加而條堆成寸餘乾隆年間太守某延金先生號拙谷者入主講廡賓主極稱相得夏月苦暑思欲得一涼處與太守言曰西樓宏敞曷不啟之太守以多年扃閉之室前人不敢居此者必有故也與其居而不寧不若曬其舊而得安也先生氣豪膽壯曰室應人居有人開之必有人開之此一定之理也開之知其從何而開也即有怪吾不畏矣

請即啟之太守命僕開之見枯枝敗葉單滿階除觸鼻異常鎖堂撬逢萬塞其堂蛛網當其天又鳩工拂塵去垢劇草洗苔自日上三竿開門整潔完事而夕陽已銜月上東牆淒望鋪氈鋪褥鋪案陳几與先生次坐西廂品茗納涼恰有一種情致忽伺候者仰見對面樓上有少年婦人將頭趴下置於膝上持梳洗頭血漾滴灑如細雨沾人人身冷如霜露一股冷氣難當衆皆錯然奔逸太守亦為毛竦起而出牆見奔逸諸人仆卧于地有咬牙擊齒者有鼓寒戰慄而聲喘喔者太守即命扛卧于屋設法醫治惟金先生不出太守曰真胆大也令人入視之不見尋至樓簷後廁中倒仆于地急扶持而出皆茫然不知人事以薑湯灌之移時乃甦問之茫然亦不解何人廁也太守勗曰先生不信我言致鬼神戲侮今仍閉之越日皆愈先生又曰妖由人興予立心正直何懼鬼物吾有法以治之次日先生用爆竹火藥轟然擊之烟結其屋不見人面太守令人幷梯率壯丁健役數十人持械執戟一擁而登樓梁進樓間中列古畫兩壁陳設構器雖是兒女恣由古制片片剝落左邊一房牙籤玉軸縹上隱隱有字皆蝌蚪文人莫能識後至小樓觀之見繡屏垂掛簾綠掌脆室內箱牀莊臺桃柳無不整潔啟帷視之見翠被錦衾似有人睡觸手成灰中有無頭婦人裸體乾枯不識何代屍鬼太守具棺而殮葬於北邙山下又以祭之詩以弔之文已無傳惟詩尚記得七律結尾一聯半脏骨肉今猶在獨卧高樓數百年之句金先生命僕灑掃潔淨攜余下榻其上後聞居之亦無他異查延安府乃陝之邊疆或鍛即李華弔古戰場處也是女之屍蓋以兵燹倘陷其家賊逼不從願以身殉俾全名節治後湯平室改為衙見有女屍痲而封之白骨閣戶無怪作祟而官之居此者不過三年五載祇求避凶而已故歷加封條今金以避暑而開太守整其屍座其骨則宛以入土為安住之者自亦適然矣

呂大生

黔之四方幷有土地祠甚著靈異鄉有銀會用敝換之以點多者得銀鄉人呂大生適會期思想得銀夢中竟出囈語其妻聞之次早勘呂赴祠焚香點燭許愿求得呂如其言拜跪禱告祠中設有盃珓分上中下三等凡祈求者擲之以驗神之許不許也呂亦擲之得上上美盃以為神已許也欣欣得意及至搖會之家衆人已成散子入盒今呂先搖之啟視則共成六點也見如此少色焉能得會暗思銹傳神靈何於我獨不施靈後請人以次搖之俱成六點衆議准先不准後呂得五百金感神之

靈而奇也刑牲虔酬喧傳一時香火更盛甘復土人敬神掌雞澁血用雞毛沾在神檻神像亦為雞血糢糊是雖為敬而似乎褻之鄉人議令人酬愿者只以雞冠澁血而真隨即拔之祠外山上廟祝無須喂養雖亦不住他走惡敬亦不食之更做其異前以一草亭而供此神近則改建祠宇金光燦爛煊耀奪目享奉差過此俾與而塑山亦秀媚是蓋由於山之靈氣而結成靈異之神也

送鐘

廣東為富庶之區重在洋物民間凡有喜慶莫不購覓爭華昔有大憲生辰官紳士商各獻奇玩迎合趨逢洋商某思內地貨物衙中都有惟以洋貨為壽送出重貲鉅萬購得西洋自鳴鐘高五尺機關靈動八音克諧按時呈應不爽憲懿至期呈送為賀者無數斯時僚案畢見和容愉色忽見客人手持紅柬曰洋商送鐘請竭拜禮大憲失色怫然大怒曰吾位極人臣欲享期頤之壽世物俱可送何獨送我以鐘鐘與終字不同而音同使我心驚肉戰是該商明假此以咒我也情殊可恨即令人將鐘擄至大堂用鐵杵擊碎將商枷號訊問亦不排宴享客矣洋商挽人求免不准後情與面俱到乃已是商欲以鐘而見長今反以鐘而賈禍從知話言固當謹慎而餽送亦

應審音故載之以為刻意逢迎漫不警心者作厲頌焉

海中巨魚

海中巨魚名人說部已言之詳矣予閱潮州澄海縣有泛海貿易姓金名鐵者駕洋艘出棹林鎮口放大洋浪高風急水如飛立橫衝直擊左傾石側舟中人顛仆頭眩嘔逆不絕忽見水若藍色突起一山橫於舟前約長千丈乍沉乍浮至夜始消又一日滿海無風而船浮水面滕滯不前使而水面高百餘丈嘔水有聲舟如揃側入深洞中昏黑不測舟子曰入魚腹矣相聚而泣忽聞大潮聲起將船湧出水上高十餘丈飛至山前沙灘而墜舟子曰吾生矣此乃巨魚噴水帶舟而出也遂與舟子上岸行至山下見有居民問曰此伊蓋埠也地屬琉球去閩廣萬餘里矣遂易新米將船修補而歸夫天下之大而莫測者莫如海而物之大而莫測者莫如魚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者不知其幾千里也千里之魚而遇數丈之舟吸而入啖而出魚亦何害知也噫世之人自誇為大者蓋亦井底窺天也

山和尚

浙之於潛縣嚴壑僧舖草木蒼脩怪異恒多邑有大村離城百里村人有遵昇者入城探親行至半途夕陽已翻倉鳥歸巢遥望前山林巒烟光迷離急趨赴之乃茅屋一椽圍以柵攔燈火熒熒中有數人據地而飲見客起立訊問何來昇告以途路至此乞暫借棲遑問入室數人飲暈殆遍而去孤栖獨宿不能成寐夜半月色皎潔照見山牖有怪獸衣露頂青面獠牙直趨而下至茅庵穴隙相窺知內有人即伏地膜拜起即開口哮闖柵欄正欲穿屋昇恐甚欲覆無由適有數人回其怪遂過齊發喊逐至山灣隱形不見衆回曰此怪名為山和尚盤踞此山百有餘載喜食生人膽戕等燒炭者人衆氣旺喧擾其巢前月來某等入窟將炊夫唉食子不遇我幾飽怪腹臭昇聞之坐以待旦急同客人搥庚而回大怪陰物也人陽物也陽盛則陰衰陰盛則陽滅諸怪之長燒窑者以其陽之盛也今昇以一人而遇大怪陰盛極矣適遇衆四乃免亦由若人之不應飽怪腹而然也孔子曰死生有命物雖自主矣

隊長人

廣西宣化縣署中有一更夫力大人懶誰倩為傭適于饑寒困充是役一日病傷寒周身骨節疼痛呼號五晝夜而身長七尺餘矣肩不見寬腰不見廣所長者惟骨故站如竹竿前之能肩二百觔者今祇肩三十觔左江王總戎聞之招入隊伍教以弓

箭僅能決拾三力之弓數以鳥銃籐牌鑽身困憊遂退亦遂鐵跳更不能矣竟為無用之物于旗鑼鼓門出而拜署登場操演時令其掌傘坐馬上若人站于地下頭與頂帽齊撐傘當日甚為合式王總戎亦深喜之夫人之生也骨格天成長者不能使之短短者不能使之長今若人于壯年暎一病而長如其丈且能于五日內筋骨皮革膿長三尺皆非肉比如何能長于一時鳥雖博于古精于理者不能窮其所以此真怪事可書之以博閱者

泥鳥棣除酒

維揚本州有一廟中設神像兩旁置判官之外又塑鳥棣穿繡牌牌內有一鳥棣常至酒肆沽酒而飲肆中人問之乃曰作官於廟內也一日向肆中賒酒一盃肆中以常常交易熟識其面與之間其姓名再起之於鄉次日又賒一盃三日又賒一盃自後不來沽酒亦不還酒錢擔去酒盃亦不送來肆人往廟問之並無其人心甚異即塑至神殿上見李玉泥鳥棣面目通肖賒酒之人酒盃在於足旁肆人疑曰掌賒酒者即此鳥棣乎因視牌上姓名與賒酒者相同揆之情理或有以圖事而許願者來之酬願酹酒者煙盛於中座之

神。夫廟之塑皂隸也。不過好事者為之。初不計其活而靈若是也。然物之成也。必有其數。有其數。必有其通。昔者袁柳庄見一時塑成四神之像。為之相之曰。當貴官服也。後一廟里下。料甲不斷。一廟里下。倉滿箱盈。一廟里下。累絡藍縷。一廟里下。跟官著役。數百年來。竟無變遷。此蓋由神之數而定也。是皂隸蓋亦數應靈而通亦應。與也。

泥皂隸破案

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嘉與湖州。凡城隍廟中。裝飾皂隸皆陽間得時皂隸出貲。鳩工自塑形像於像。高幅皂衣。腰牌書己姓名。望宛復可作陰間皂隸也。常州金匱縣。乃康熙年間。分出以王喬林知縣事。新建城隍廟。裝設神像。當時有皂役吳太毫。即塑己貌於旁。書名姓於牌上。是皂隸也。平日心植慈祥。見竹板之厚者。必磨刮以薄之。枷之重者。必設法以輕之。迨後王喬林作故。有作城隍之說。而吳太亦相繼而亡。廟中皂隸。咸不靈應。惟吳太獨見其靈。有求必應。士人因其靈。將其像扛至下荒南面而立。百餘年來。香火獨盛。乾隆中年。新任知金匱縣事者。到廟行香。見而怒曰。皂隸何得向南。急舁出燬之。衆民求之曰。皂隸素著靈異。救人之難多矣。安其靈。即所以安民也。願公仍循其舊。令曰。如果靈異。現有一案。着即顯靈破之。其案果

與某富婦通姦已久。其婦以二子長成。俱已娶婦。不甘再行穢事。令兄嫂恣悍力拒之。某於中秋日過富婦家飲酒。興起。復欲敘舊。婦堅不允。婦亦實錫大飲。醉臥。某即搞刀潛至其房。將婦連戮三刀。即竄。案即逃走。年餘。飭緝不獲。此案即着皂隸擔差。獲犯破案。限一月不破。即嬰此像矣。後某逃至海邊。思欲航海。忽見有一船。衆皆是鄉音。問曰。公等何邑人氏。曰。金匱。又問曰。上年殺死某婦之案。縣中作何辦法。衆答曰。某婦好好在家。業已寢息。某曰。可與我趁船歸乎。衆曰。倘乃鄉親。有何不可。某即附船回里。甫上岸。差即獲。回首視之。容無船無矣。送之於官。官問之曰。能收犯于千里之外。獲犯于咫尺之間。真靈異也。殺牲酬神。並享皂隸。曲是民間祀神。禹神前用大五牲。皂隸前用小三牲。至今時伏臘。祀享者絡繹不絕。其子孫在廟伺候。收三牲酒飯。暨其肉。曬其飯。節其酒。遺之家。可食數月。大廟中皂隸有八。何以獨靈此一皂隸者。蓋正直為神。皂隸真可以神比。然觀其平日忠厚為懷。自無怨跡。無怨跡。可依神為食矣。其子孫得受其餘。餘者亦忠厚之報耶。語云。忠厚人常在。此言有至理存焉。

異疾

高淮齋人。有內侄某。十五歲時。曾得一病。每小遺。則陰囊疼痛。如有人關割者。溺中有紅白半毛數十莖。後數月。不集而愈。又新村劉氏。盛夏有事赴郡。遲返月餘。忽腹中痛不可忍。旁主恐其病篤遺囑。令兩人扶出。劉亦無計。急買肩輿馳歸。延醫治之。醫念劉久客他所。炎敵暑炙。鬱火內結。用大黃芒硝等劑下之。三劑。忽瀉黑殼小蟲升餘。水乾則霍然癒。去病雖治。而醫者不知何症。後亦無他異。書之以俟病廬叩焉。

鬼候

安慶八卦門外。尤劉二姓。比屋而居。尤常外出。妻在中庭。低頭縫紉。日午。有美婦人。風致嫣然。飄忽而過。遂於庭前問。是劉家否。婦猛答曰。問雙姓劉。我家姓尤。如美人羞。縫遑遽曰。是我錯候來。我他。是我錯候來。我他。遂出。尤婦貴級女。曰。誰問大門。都不關耶。趨出見門扃如舊。母女驚異。是日。劉宅亦見美人。追問夜靜。其妾無故自經。鄰不離地。惟以細紅絨線。扣奩頸上而已。鬼既以覓孽索債。而猶未辦其姓氏。萬一誤索。不知閻羅何以處之。

某中丞

一官家子。遠遊滇南。與大中丞某公有舊。留居于署。款洽頗優。夏日苦暑。偶與諸友

談及鬼事。以銷炎悶。正在喧笑間。而中丞適至。聞之。曰。諸君喜談鬼。曾見鬼否。衆曰。未也。中丞曰。吾曾見之。昔我在粵西郡守任時。同鄉同年某公。為鄰郡司馬。情致綢繆。音問不絕。未幾。司馬病沒。孑幼家貧。我即解囊厚贈。遣僕送柩及其眷北歸。方將兩月。一日。陰雲慘淡。時已申初。忽外投一刺。上書司馬名。大驚。問之。司閽對曰。某亦心駭。已自煖閣後窺看。見某拿立馬侍於堂簷之下。余思幽明迥隔。不能相見。今來拜。必有異也。即開門請見。形神笑貌。恍如平日。曰。世上人在情在者居多。兄乃死更加懷。遲我骸骨。遲我妻孥。使各安故土。真有義也。特來拜謝。余問曰。吾兄已應修文之召。得無誤耶。對曰。不誤。上帝念我一生無欺人事。簡為江右某郡城隍。茲由此往。念兄情同骨肉。不避嫌疑。故來之。余曰。聰明正直為神。閣下可稱無愧。未識屬屬碌碌。如我者。終何如也。對曰。兄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將來壽逾七旬。功成萬里。節鉞之任。夫復何疑。但副後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以養中和。是弟所望於兄者。余曰。敢不書紳。終身佩之。言畢。茶至。嗅之而不飲。立身告辭。送之大堂。揖讓上馬。從者如雲。行至儀門。大風陡起。轉瞬不見。因即專人赴江右某郡訪問。知是府城隍廟。終善見新。開光未久。詢之土人。神祉靈顯。余復焚牒以謝。嗣復無間焉。余今七旬有二。屈指計

之將近二十年矣自吞握封疆以來恒思心無過細用無過儉二語實我居官良友故無論官廨私居以及旅傳舟舍必將此二語鐫墨塵石上下內外不讓我為刻者皆好友諄切相告之功也言畢一友人曰夙聞大賢之人鬼神畏之公有一命之榮而白晝鬼與周旋何此鬼不畏貴人耶宦家子曰鬼神何可概論哉陰陽雖無二理邪正自分兩途使司馬而為邪鬼將避正之不暇寧敢分賓抗禮相與話舊乎如司馬者既以事無欺人得受正神之位我中丞居心行政可質神明其陰陽雖隔而正直相同故得此二語即為終身之金石是二語即以報中丞之德也衆皆歡笑而散宦家子在浪漾荷中丞嗾植稍得膂腴次年冬中丞以疾而終於節署宦家子為之清理公私送歸舊址焉

狗哺嬰兒

有狗哺嬰兒者嘉慶丙子事也李生從欽州來見余談近日怪事聞至狗報恩一節曰狗之奇無有奇于欽州之事者此耳所未聞目所未睹史所未載也廣東一人而娶三四妻者夥矣名曰並妻以長為尊欽州某鄉士民家康過侯有三妻長妻姤而毒次妻生一子甫三月其夫遠出日諷虐妻咸嗾名分忍氣吞聲一日次妻見子

熟睡過鄰家閒談長妻窺其牀獨睡嬰兒而母不在竊提其兒棄之廁室次妻歸不見兒出而嘅曰誰抱吾兒以徇鄰曰並不見他人之入爾室出爾堂也尋之無蹤私想之必獨婦藏而欲害是子也不敢過問惟日夜啼哭而已旬餘日夫忽回驚知之即向長妻跟追初猶不吐痛擊三四次刑楚難忍方告前情忙入機室見牡狗俯息草窠中乳小狗數乳嬰兒急抱而走喜告次妻曰兒已得矣次妻曰兒在誰家夫曰余家之狗慈子余婦昔者令尹子丈生而棄于野虎乳之今是子棄擲室而狗乳之他日必出人頭地須珍護之對長妻曰狗尚知憫人之死兒子不知乃命也命難爭矣何苦用此毒心以成惡名乎且殺子有條子其改之長妻默然不應相安數月夫復出辱逼更甚次妻避其鋒抱兒歸母家其兄恨極控之于庭剌史唐直圖亦早聞狗哺嬰兒之事准其詞而傳其長妻至案大加呵斥即將次者所生之子交與長者令好好撫養諭曰子之惡已成衆矣如再起惡屋惡鳥之心而暗滅是子當重治以罪不再覓妬夫毆之中依人為食者狗也以其性之近乎人也故能管家能知報恩今能知主人之兒而恤之分其乳以飼之是超乎衆狗之外而貧類乎人也吁世之欲食人欲殺人者不知凡幾則是曾狗之不若也可恨也夫

咫聞錄卷四終

咫聞錄卷五

清　慵訥居士著

秋蠶

錢塘好種海棠灌溉不失每當秋色盛開並朋縱飲忽忽八月海棠含蕊尚未吐豔勤以栽培可稱惜花之史欲其開旋苦無羯鼓之催正徘徊間見女郎紅衣綠襯穿花而出嬝娜異常風神絕世錢若忘所自來亦不知是何家眷屬欲相問訊恐嫂孟浪目注神遊女嫣然一笑身復老嫗催女去女乃蹙移細步秋波轉送錢不覺神魂飛越回至書齋顛倒夢想寢食俱忘一夕月朗風清憑欄思想忽見花間隱約有人冉冉前邁視之乃日前復園所見女郎也頓解心胸之悶竟忘欠伸之嫌遂問女郎曰僕本癡人自見佗客獨同君瑞睨乞東廂可借又無燕子傳情今何幸而得光降鄙園也女曰妾秋蠶也感君重恩故來相報錢曰昔日隨侍老姬可同來耶女曰無錢曰露冷風寒恐殘玉貌請入室女曰內有人不便錢曰空齋既携手揭簾而入女曰花中莉有鶯鶯之名蓮有並頭之號何以海棠獨無也錢揣其意竟懷抱登牀擁衾而卧雞鳴而起早去晚來已將半月錢覺身體輕鬆精神暢爽有仙人風味自喜遇之

奇也韓念堂僦無隣何家倩女來此秋蠶已知其念晒曰郎君疑妾乎請從此別錢苦留之女曰緣已盡矣留亦無益郎若有情後當留意空花深處而滿次早到後園見海棠兩朵並蒂而開爛若錦邀合秋蠶所問之語即以秋蠶呼之無風自搖每至節序度設酒果為文奠之文曰嗚呼子美云亡幽愁孰訴悼佳期之難再嗟良夕之已虛維彼海棠厥名思婦恒寄生於庭院復吐豔於秋厨嗤嫉有色而無香洵足娛朝而永夕忽訝幻奇工化俄驚色相天然彼蛛者子實獲我心有美一人願言思伯嫋嫋其來宛若屋梁之下降嫣嫣不絕潭如月姊之重逢步芸閨而容與倚翠帷而線約一夕定情為隊花百年偕老託錦緣嘉親福禮之舞袖鵲立鸞吟聆兒轉之歌喉鶯啼燕語信同海誓山盟揖堂天長地久無如好物不堅恩情易斷請從此逝無端影滅而音況悵莫能留不禁淚忘而寢廢澧儀容於洛水空懷雲雨於巫山自是三生石上相見無期連理枝頭便悲獨活愛而不見傷如之何摘章一篇燭爛還忻靈爽之式憑此處勾魂再冀芳魂之相揖薄具園蔬聊供杯酌伏祈來格用慰離哀請丈時海雲躍躍而動若受享尚

大熊

大龜山在應山縣城外高峻可二十里陝人有力士余子恒者善鳥銃戊子冬兩雪方霽裹糧入山至綠竹萬竿之處見巢窩枝阿四圍圍結若駕重物狀細細仰觀隨聚有大黑熊深目而皺嗥長三丈餘將竹梢用手編如滿圍踞坐其上開銃一擊急遁銃入避小石穴中但聞穴外破竹裂木山崩水決之聲吼如雷霆久而寂靜仲頸窺之洞口光明寬敞石已磨平掌未穿不然幾遭害矣前後三里餘竹木俱為踩躪推聚於小山之側遺鐙圓而成廟意行十里許見黑熊仍在對面山腰大石上低頭坐哺其子子亦長五六尺子恒膽落不敢過遁蹲伏於巖此物忽然將子擲於石上立身騰躍大吽而僵子恒自商統偲而出兩日始達大路詢之居民咸曰深山大澤實生怪物子所見者乃熊羆之屬也幸擊其牝若遇其牡必為蓋粉矣子恒蹌踉而返曰我欲殺人人必殺我我欲食獸獸必食我將軍難免陣中亡此言真不欺歟由是舉生不復獵較焉

張生

黔省乾隆乙卯科鄉試頭場已畢二場點名時巡綽官見甫字號中先有一人長聲白誰佇立而泣問曰誰也號卒對曰入場待中之舉子也使問泣以何事不答否而

見之問係何學生員再拜稽首而對曰陝人也巡綽官曰陝人何得混入黔闈對曰狂奴張生殺予幼子今特來索命耶官曰然則子乃鬼也今爾子已死矣不能復生念張生終夜勤求數年辛苦姑令完結三場能延僧誦經以消懺悔則捨之不能則滅之未晚也對曰鬼人宗祀此過之大者已請於帝許我報怨矣遂不見至午巢有張生持卷蹤跟而來官與號卒詳言之生曰予少時讀書山莊喚幼僕有義取飯來遲以磚擊之應手而絕公所見者必僕之父也即跪而求曰吾非有意殺爾子也不過一時之忿擲之以磚唱之使跳誰知適害其命今願延僧誦經以超冤子其全我祝畢立於號外總不敢入時已封門場規甚嚴勉強歸號至夜半而卒號卒報之於官官為相驗并屍收殮見號內牆上題有一詩云迴憶小年性過剛一朝忿恨命難償來招王法申冤擲冥奇無遺天道彰予見世人廣刻文昌帝君勸世文雖屬俊人附會細味其言實足以持身立世觀張生之事念奴僕待以寬恕之可玩之而實有味焉

泰山

泰山為五嶽之尊在山東泰安縣山之上廟觀碑碣古蹟重重神靈赫赫登臨遊玩者爭跡吟詩禮拜焫香者摩肩接踵香資尤盛山頂有東嶽廟閒有虎豹守護山門入其廟當庭然起敬不可慢以招禍也昔年一士人閒遊此山見諸人從山下手執香橛三步一拜蒭蕘蛇行趨至山頂入廟進香跪拜之間無情容殊無懶骨士人曰此真所謂必恭敬止也忽見一美婦子鞋寸許跪於神前士人遂在婦後亦作跪拜之形以兩指暈婦足分寸其婦起立而士人兩指黏於地若生成焉士人失其形如癡如迷口之所言者皆神言之誨廟中人聚而視者不下萬目牢目手乃脫已不覺人事矣扛移至家三日乃起復聞士人閒門坐省不敢見人坐而待覽而已又有夫婦在衆擠戴見入山許願至山下宿店一時情起遂犯不潔次早不起叩門不應店主劈戶視之夫婦赤身摟抱僵於牀上同時又有蘇州香客攜妻及子媳四人亦往山進香至岐店其子與岐苟合行至半途衆見大石自山頭如飛而來由香客腦頂擦過直至山腰而墮視之乃其子與岐之頭俄聞蘇州香客回時得夢云是神懲其淫也於是遠近士民聞神之靈來者無不誠敬齋潔焉夫嶽神乃福神也彼齊心向善齋戒沐浴而來者原為求福嶽神之異乃加以福可知福非可求作善降之以祥作不善降之以殃神不能以子之求而概與以福也況一心舉動天地皆知彼欲

求福者猶敢自臨殊地是罔民也其能不加之以殛殛之正所以使人改惡從善也

黑虎

閿縣深山谷中有張獻忠墓懸流千仞人跡罕到昔有行人日旰過之忽聞腥風撲鼻木葉蕭蕭突見黑虎自墓咆哮而出搆一人去甘俊無人敢入此山者嗟嗟獻賊遺害不可勝計墓數百年餘毒尚在予不然年久朽骨何能化虎

牢猪無血

大理伍家世祀壇神三年一酬謂之慶壇巫人張執神像例用牲血對門有屠宰招致之將猪絆迎於案前用尖刀向猪項下一挑刀出無血如是者三衆見屠頭上黑氣一團衝出屠撲地與猪同覓而屠家與訟邑宰驗屍無傷貫令事主買棺掩埋之

韓生

乾隆丙午淮北大饑道殣相望有書生韓姓挈眷南歸隨書鄉塾雜家百里僻學而返餐以代步天晚行至十字路艱跋而起視之乃一鐵手橫臥於路大驚急急南去口渴心燥鬼磷飄飄毛髮疎然冢寒疾行約更許月落參橫至一朱門門啟不閉生

幸有人居。遥歷階趨進。乞求水火。無音僕應問。隨喊隨行。直至後院。閣樓上有少女嬌情餐坐。曰。失路借宿。女曰。可往左首樓。尼拾級而上。女於牀踵取出火具。令取火燃燈坐燭之。見女年輕容雖病。色乃盡中人也。愛之慕之。女曰。我饑矣。暮後有未炭為我煮一飄粥。生如其言。煮熟進之。女一飲而盡。坐而言曰。子何人斯。實夜至此。生子請書人也。由館至家。路隔百里。驢之力行。不能趕飽。並遲路上之景。女涕泗連如。曰。吾父死於痢。吾母死於瘟。一家百口。盡為飛死。大廈百間。剩我一人。生聞之大恐。擁女而臥。黎明視之。上下積屍。橫躺。女曰。我名門華胄。積鉅萬。尚未許字。亦無葬。設親。今病月餘。一生九死。昨夜君來。汗出而愈。此乃天緣。堪速諧婚。語鄰居。延老人作伐。即日委禽。迎己之父母。登市置棺槨。趨葬積屍。天生以哺啥之人。倉卒間居然素封之家。是若人之置富成家。為籍而積也。家盡覺而遭一女者。欲使其女攜財於籍生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彼夫以黔婁之命而望與石崇相埒者。真可為愚而好自用矣。

歐陽貫

浙西歐陽貫。業販棉。同夥八人。一日至三楚界。日已晡矣。遥望大路旁有大寺。門穿

牆頹。東傾西倒。因奔走之力。遂想息廢中。廊下有柩。虛封寸餘。不以為意。同行七人。倦而睡。睡即鼻息如雷。惟貫不能寐。背上習習作癢。衆聞柩中嘆然作聲。棺蓋自開。見有男子起。立目光炯炯。口莫張。舌瘏悲。俯近廊前。偏吹卧客。伏噓其首。次吸其臍。嘆嘆赤身出。極力竄去。尸亦奔追。至小橋。貫有白龍爺倚欄玩月。遥謂貫曰。子忙迫乎。曰然。曰子畏行傭設。如是乎。忽過橋去。貫念此銷必遺僵尸攫去。回視鈴手似披符而口誦咒。尸乃回奔。天曉。報官。語寺驗明七尸。取柩焚之。臭血腥聞。麈若牛鳴。貫告官曰。八人同出。一人獨歸。雖有官衆。鄉里何知。即以實告。未必遽信。掌為之具牒。書其事之始末。交令投於本邑。而了其事。此與聊齋志異尸變一則所載者同。

太原賈生

賈生名佗。太原人。球狂滿瀛。寄居肇慶。路廊寺對岸。南去百餘步。有觀音庵。住尼傳內。兩尼姿媪。年皆清雅精潔。賈目挑心動。款其何故剃髮為僧也。時逢庵於陳宍。觀之一日。老尼外出。賈入庵中。諸尼款留。書餉其美。賈愛尼之艷。而勤飲甚勤。竟酩酊大醉。酲則闌屠。酸溫。纏暮。未帷有兩尼入。一抱持一。擁被覆視之。乃尼改妝也。大駭。欲逃。環視壁上無門。可出。少頃。尼緩笑曰。先生休矣。對此佳麗。無慮不樂也。賈夜宿淫。不堪其擾。兩餐之奉。自壁穴中入。惟淡白肉湯。白飯兩碗而已。數月。始則身體肥壯。繼則瘦骨立。拳曲脇腫。不敢供尼使令。苦求去。尼曰。俟子有代。或可去。如是月餘。忽於複壁中。來一少年。尼曰。子有疾病。無能為役。本欲毒死。念汝異鄉人。可急去。歷曲室。過廊。紓徐而去。賈逐星夜兼程回粵。不敢復至閩廣焉。

乞婦

潛山某媪。其夫家貧。母攜妻乞食而行。至紅龍埠。厭日負母行之累。時時嗟嘆。一日。臭落。後拋母於土穴。泥塞其口。妻至見無姑。細詰乃知。詛其夫曰。人得母以生汝。不孝母。我恐背姑乎。恩斷義絕。不可以為汝之婦。知畢至穴中。見姑兩眼猶動。媪用竹簪挑去泥沙。姑賴以活。夫至。母與婦書曰。狼子野心。背母不祥。天不佑汝。神其殛汝。將出渠林震雷暴起擊死。火媪其衣。背有朱書字。行人謂婦曰。汝夫為雷擊覽矣。婦無慘容。唯唯奉姑而去。嗟乎。世之不善事親者多矣。而雷不加擊者。蓋以尚無致死其親之道也。而婦人能知大義。直訐夫之不孝者。必出自巨家大室。尊言詩禮者有之。今以乞婦而能若是。余特表而出之。惜乎失其姓氏焉。

鸛鵠管匙

鸛鵠一名別鳥。又名叭叭小。而慧。常憶萬公家畜一鸛鵠。五月五日。斷去舌矣。前園飲以雄黃酒。雜以硃砂。掉米飼之。遂能學人言。語頃會人意。令掌倉鑰之管。即啣去深藏。餅廚非公呼喚。不能取也。一日。秋涼。香起。鸛鵠飛至牖前。以啄梳鉤。自言昨夢凌飛青雲。翔翔迴翼。樂意舒心。旋有垂天之雲。覆羽蔽翼。掃與困躯。未識主吉主凶。願公卜之。公曰。蓍草之物。亦有夢乎。姑置勿論。頃聞號聲甚急。鳥云霸鳥。我身矣。公所交匙鑰在西檐上第三溜瓦縫記取勿忘。公驚視之。見高樹巔棲一蒼鷹。攫鸛鵠劈而食之。急覓弓矢。不可得。乃取鐵銃。然火擊之。一發而鷹斃。悼惜不已。為文祭之。文曰。蓋聞鷹鸇者。多厚褐。搏擊者。進齊缺。人誠有是物。亦宜然。是故雖趴介而離羣。雁雖和而逼繳。細羽蟲之尊。古飛鳥之帥。傳舜惻念於相戕。憎懷天同與。如別哥者。裴甸寒鼻。說鼓勵鳥。調八八之音。慧能解語。後羅罹之目。明可燭幽。嘶鉤告兆於行功。取火微奇於雅祖。而且日習傳嗚。充堪庸答。職司號鑰。無忝守藏。靈遏僉能。高識獲倫。銀鵲巢以息羽。遊其鳩居。迴遠鷹擊而殞軀。鷙如燕掠。彼鷹也一飲一啄。宜固同類而相親。戮我嘔誰以並生而致害。大肆兇殘之魂。橫張捍擊之能。嗟弱

強大小之殊形慨上下東西而莫逭詎于宵之解縈要不忘庖聆垂翅之遺言終難棄字傳說于殷巧舌進延崇朝累載丹心積亡俄頃而今而後誰傳穹窖之來如柳如端自顧倉廂之積念宵服勤之力築塚以埋表子側柤之懷縗詞以告將惟可掩無慮黃土之一坏魂若有知佇見紫蓮之幻化異夜夢別哥曰紫君謀殺當致咄環以報焉

野史氏曰鳥之靈莫靈於鸚鵡蟲之鵝鴿亦倩是也因夢而追貿其錢賠庖而不忘所宥視夫見近忽遠徇私廢公者有間矣畜多毒蟲多妖自古為然第兒之不應如是之酷也鷹為鳥中猛摯之禽勇有餘而靈不足是蓋妬其靈而殺之也

滇南李參軍

滇南李參軍者北平人也年四十有一頭俊生疣病勢垂危一夜覺有二役曳之去曲道陰翳至一處人多浙語即有孩孩人夫奔少猛土若脊河狀又見一中年官人形神清雅迎李揖曰兄至矣李答揖問姓字對曰弟名工樂獨為掌案吏今四十年矣適待更換之期兄之來乃暫弟耳李思家貧子幼賴誰養衣不禁潸然淚下江曰兄欲歸耳吾傳叨列曹掾去留雖以自主少刻入府叩謁姑遲陳苦衷倘垂恩憫亦

未可定弟在家當亦為兄相機而進言也李心感之相與同行進府門兩旁侯隸多人皆垂手立而寂然無聲江引李由東角門進肅步升階望見白鬚尊神南面而坐江立於神側李稽首陳情乞恩賜還神曰淘自某年隨我北遷由齊上岸托生在何刺史家計年按例衙當替回江吏也命江取記册來覽曰衙有未案罪犯有可救之機為一過又有保全命婦無終身之玷為一功可相抵乎江曰未案究屬無心且罪犯無枉其過小全人名節乃風化攸關其功大神曰功孚於過可允所請豈若從此改為六十年一更替何如命江登册李叩謝而退隨江入東廂一小門迴環曲折約道而行至一院有一大石龜綠水盈盆水中一塔四面玲瓏有光熠熠而動李方注目視江低聲曰此殿宮也李大慴而醒周身大汗如瀉唇口血流呼婢懵之婢曰紫血變白膿矣自此疳有起色飲食大進不兩月而愈迴憶神廟尚記得頭門匾額上有謹厥二字至所言未欽罪犯保全命婦二事亦終不知其何所指云

蜻蜓馬蝗

江南周令幼時讀書閣旁看月渴甚就飲山泉覺冷氷一條直衝胸腦由是面黃體瘦飯前必用清水一盞以生雞子調飲之胸膜乃安雖公忙未當輟帶於朔望行香禮祀

城隍出有儀與喊告殿驚者值令欲食生雞子之睛不能問供即命差帶至署中時役送膳中途相左令怒極回署欲責役曰爺食生雞子脫有蠅也若綠小人可治之令怒稍解驚詢何緣役云不用集仍用生雞子一大盆俯臥帛蓋可以氣味引之使出也出則病解矣令異其言如其法而治之初覺香氣甚濃飽不可忍強制之逾時喉中嘖嘖而動漸不可遏竟吐有一物出墜盆中一捲雞子已過半再捲則無矣屈曲遊盆中半日而僵視之則馬蝗也粗如巨擘長五寸餘紅色斑斕眼之化血水役復以雞子送至令前覺生腥難忍入口不能下嚥由是病若失而重賞其役可知食必火化生冷宜忌焉

畢發

畢發字長發湖廣貢生年少苦讀嘔血療疾而亡遺子尚在襁褓妻于氏矢志堅守家貧縫紉苦喻冀兒之長成而有倚也年餘白晝見畢自門外來于驚喜問訊若忘其已死也畢曰冥王以我生前無過死不拘束游行自在惟心痛難堪少有錢使須誦金剛經方可銷病我生前有黃火銀二兩貯書簏中可取買楮錢焚於門外呼我名妳不然即為惡鬼捨去矣子曰造錢用紙亦是冥物畢曰噫何見之不廣耶冥中

以紙為錢猶陽間以銅鑄錢也何異之有陽世錢有大小猶冥間錢有好醜也陽世造錢銅七鉛三而歹用猶可回爐冥錢則陽間所造若破爛楮錢并紙多錫少銀錢雖多多焚燁冥中不用錢最於破錢山錢最於爛銀山矣且陽間金錠銀錠冥中視之極為低色小錢算為三分中者算五分大者所算不過一錢而已言訖不見子延僧超度後見畢來曰我已托生現在王家為長子在彼甚好無須念我矣遂去後不復來

汪誠軒

汪誠軒對予說渠年十歲隨叔父住巴蜀襆道任尾舟而行於無人時出蓬牖遊覽水中初聞兩耳雷鳴身如翼飛上下數次心恍惚若失久之至一處前有兩山花明木秀泉響流清灘布倒瀉音韻悠揚行人村落仿佛桃源有老叟攜杖迎曰來何遲耶引予過竹籬曲徑幽深見一宮觀戟壯麗叟予入登其堂詢書水仙殿三字乃蚌蚌文凡稱縱橫圖書滿架叟以手指之曰此萬國九州水經也童子以水盛進綠色如白菌入口即覺涼風透心神清目朗兩腋風生叟拔髯曰此乃靜心水泉子飲斯塵俗氣盡消也忽聞金鐘一聲百鳥飛舞堂前鼎爐香煙嘖出如雲龍蛇飛風蜿蜒

而上直入霄漢風雨屏開雙攜手而入池荷映日游魚撥剌蟬鳴竹林瑞草滿徑鹿連踪就石而坐童子報曰果熟矣遂首林端如棗如瓜躍跳指動更以手招之果落懷中分餌襲人與汪食味如甘露正飲間陡雷發而醒身在舟中篤問家人咸曰幸陸漫水投半日今始蘇矣時雨霽初晴層巒疊翠如在目前

巨蝎

乾隆丙午予隨家大人至淮將之金陵阻風泊舟山埠忽見上流飄下一物長數尺形類琵琶原莫能識時風微順舟人解纜約行數十里見東岸少長叢集心疑何事令灣舟見沙灘遺一蝎殼頭如車輪尾如魚鉤身體失去臭穢不可近始悟前所見者乃蝎體也見上有禹王廟殼步登岸入見梁柱洞然空靈如鑿區額對聯字跡未損筆畫宛然但朽壞詢之土人榻蝎藏廟柱壁有年所出沒無常雷轟電閃道跡淮河今難上遺物世是此怪必為害已不淺矣此事予親見之

買龜放生

江蘇上海縣獲一巨龜重千餘斤十六人擡於市議解割分售時學使李公因培歲試於郡聞而異之令弁至暑前蹲伏不動見李公出則昂首曳尾若求救狀公欲以

銀易放之漁人故昂其值公令并出即前十六人不能稍移千貫衆皆駭然乃受公值公命即放沒稟曰必俟大潮期方可放之於海在考棚前數日兒童有登背和之者有敲首曳尾者龜守若無所知至潮期李公鍋一鐵牌誌年月日穿於龜肩用巨舟載赴大洋放焉時風浪大作波濤鼓湧悠然而逝候忽逾潮昂首如謝恩狀乃沒水不見此乾隆二十六年八月間事

驅蛇書

吾鄉城南有石洞焉羣馬居之以蛇為患聞有伏蛇之咒俗名驅蛇書如欲有用閉卷讀之凡蛇巨細都來聽命直立前後如架木橋屋宇庭石悉蛇為之馬處中焉取其大者用指捏之則不能去煎煮熬任人而已如不合用振振有詞蛇始散有村究於道旁拾得一冊善而誦之忽見羣蛇如風而來大懼而奔蛇尾其後行至二十餘里不能動厥蛇乃纏繞其身固結不解丐尊書至閱卷讀發放厥蛇遂去而村究已安居德爵焉而歸

巨蟒

河東劉家老而生女鍾愛異常方及笄忽有裙屐少年捲簾而入衣杏黃衫手眉目清秀笑曰良夜寂寞其如凡坐何女驚欲號口不能言任其輕薄而去每夜少年輒至父母知之不能驅逐而女病奄奄一日有市棚脚姓朱者過而求宿西廡劉諾聽宿更許粥泥魂魄等物橫擔牀上手提面戴燃行炊之突見一人來駕跪曰弟子不知鶴駕仙臨多有冒瀆伏罪地下不起朱以戲言嘲曰汝孽已滿適從何來其人曰弟子黃鱔化身四居主人池中百餘年矣修道將成不合褻污劉女祈仙超拔朱叱出天明入謝遶閭翁家有怪奈何曰然朱曰我能驅之遂假作法事書符誦咒引翁至池邊用桔槔車水水盡見有黃鱔粗如巨桶睡淤泥中數人拽起用斧斫成數段臭肉和血以遍翁命女唉之病即霍然劉謝朱與馬以歸

牛聽誦經

黔南諸姓販牛為業顧有舊積市有老牛諸買之詣屠蜂作用繩捆縛刀將下矣牛忽掙脫口銜刀去奔至黔盧山大佛殿中四蹄跪眼中有淚頻頻點首似有求救狀諸尋至牽拽不行僧乃作偈曰牽牛至堂下霍霍牛刀急欲生不得出佛殿先馳騖已入佛空門便是慈悲境解冤前世冤夙債消除盡遂對諸曰還爾原貲牛捨廟中乃一好事諸許之持銀而去僧料牛取法名曰餘生至今牛尚存聞僧誦經伏耳

跪聽焉

鄧都府

鄧都縣城外三里平都山頂有閻羅廟屋宇巍峨俗云人死必到此地輪迴入山石級甚高有從此登仙及天下名山總真福地諸額殿門有幽冥九五額迄東為關帝廟門前有鐵獅二殿前枯井深里數十丈行人至此僧以竹竿燃火燭之香不可測相傳能通冥界再上為二仙樓塑王方平陰長生麻姑對弈像頭曰千古一局有對云環機事於兩盤那似空盤更妙兆爭心於一着不如勿着為高又東為達天樓凌虛閣可以望遠江光水色盡歸几席殿廊列十碑俱漢唐宋人題跋旁刻王漁洋麻姑洞詩山上亭宇計七十餘處不能遍歷山下有沙每晨則白上流下終日不息所流之處亦無沙堆橋俗傳每夜有鬼冒之上山又聞山有洞相傳即地府也康熙間有何舉人選授鄧都縣知縣到任見頭知册內開載平都山洞每年官備夾棍杉子手拷腳鐐木枷竹板各刑具於冬至前并置洞內冥府自能搬去何曰此誕也陰陽兩隔冥中官豈用陽間刑具也必弓戶擡去易銀消化吏固請曰歲歲皆然雖廢舊例何曰既如此吾當親往查勘越日吏到平都山果有一洞洞口石上刊鄧都縣三

字。何竟入洞。黑甚扶壁緩步而進。忽露一隙之光。隨光進去。漸漸明亮。逾時見一井平地。似有行人來往。踪跡隱隱。路順行至一街。前面宏敞。何遂入。阻曰。予何人。乃擅入此。何曰。吾鄭都縣知縣。曰。地方官須通報。須鬼。開門。遂請。何由二門進至大堂。見開屏門。一人出。面色紫褐。衣前朝服。銙鞓。躬相迎。揖讓而坐。何問何官。曰。吾乃冥府之主。署通鈔曲使。答曰。何辭出。冥府主曰。既荷光降。當申地主之誼。已設薄饌。聊作暢敘。何固辭不允。只見戲具樓來。請何至東廡。庋燎晰晰。綺筵隆隆。邀席上座。即有二旦執簫送觴。請點戲劇。見一旦面熟。何問曰。子何名。何時入此班也。旦曰。小人喜兒。去年到此。家有老母。翁歸時。求憐老而賞以食。冥府主曰。今日敬客。汝須小心伏侍。不得以家況在席上相求。旦乃退。所演之戲。與陽間不同。何曰。此皆新戲也。冥府主曰。戲中多忠臣義士事。若墓均按冥曹。不便再演。故另演仇德相報之戲耳。席畢。天已曙矣。何辭謝欲行。冥府主曰。此間境界不同。請閒玩之。見刀山劍池。油鍋血磨。凡幻想之形。無不齊備。而呼號啼泣者。不知凡幾。偶過小屋。見一僧貌。地頭頂大鍋。鍋中盡眾火呼救。何視之。乃家鄰寺僧也。問犯何事。曰。卜年荼捐修寺。僧匿銀千兩。故受此罪。求信知尊府。今小徒在牀下起出。辦公應幾可寬。何諾之。遊盡冥王命侍

人送出歸署。已換官矣。問諸屬吏曰。何換之速也。屬吏曰。此去已一月餘矣。地方緊要。是以另授。何見冥中情形。已看破紅塵。即歸家。走至寺中。見僧頭頂生瘡。皆逃不醒。其徒已張羅後事。何告曰。某僧偷貯修寺公銀。故有此病。銀埋牀下。盡出之。仍作公事。可期其愈。其徒搖之。果得銀千兩。凡寺之修葺未盡者。悉鳩工完之。病乃漸復。喚小旦喜兒之母到。實以銀米。後何遂遠事外。不題世務。

黃容

忠州黃容。挾貨萬餘。買舟東下。船夫利其財帛。約水手十二人。以酒勸客飲。酒闌更盡。客入醉鄉。扛兩石將。客綑縛。如夾衣箱。沉於江心。即放舟順流而下。至小村落泊舟。維米市菜返。即解纜。連夜偷渡夔關。正值水漲。順抵宜昌灣泊。馬頭。篙脫貨分。瞞先市酒肉。恣嗟。皆醉。連至萬縣。有水手一人。沿河探望。夥船縣有摘發。見其東探西望。形跡可疑。復而白諸邑令。詢出前項。始末飛檄行查。宜昌郡守方相驚訝。恐水保稟報。江岸有巨箱。飄浮波面。撈取看之。乃兩石夾人。某官查驗。一石重百餘觔。即查馬頭。所某商販。客被難之船。覺腥臭。過人。舟子皆醉。都言有鬼索命。望沒叩頭。從實其事。密稟郡守。全獲。舉兇。無一漏逸。置之法。異哉。重石墜水。豈能飄蕩。乃流至數

百里而起。此冤魂不散。屍憑石起。官為申理。亦天道之昭彰也。

某提督

某提督不傳其姓名。隊西人。幼失怙恃。貧苦不能自存。傭為人工作而食。量素豪。常不能果腹。侘傺無聊。第遠困躓。亦無有憐而濟之者。有一老兵出差。遇。見肩行李約重三百餘觔。公承之曰。不必多夫。給三人之傭。而我以一人挑之。行至尖所。欵支錢三百。兵曰。爾行李逾。欲支盡力。金則不能也。公曰。非此不飽兵曰。爾一餐能食幾何。我請爾食之。公一餐而盡四人之食。大奇之。曰。看汝相貌魁偉。膂力過人。入營食糧。應有出頭之日。公曰。我早有此心。苦無援手者。行至兵營。留公教操。入營不數日而鎗法成。保之考糧。營主取其漢壯而錄焉。未久而得戰糧。有善相者。謂兵曰。某燕頷虎頸。萬里封侯之相。須善遇之。因復妻之以女。次年。岳老病。洎舅兄喪之。側目而視公。知而不言。惟日逐在外搏戲。酬。偶而早歸。舅嫂閉金作炊。候公出而開。以致飯成。黑。炊公妻亦一言不發。隨夫拜母而去。栖於破漏營舍。窘迫日甚。適值營主猛任弁兵。均應着號衣迎接。而公已典當。因思舅兄有新舊兩衣。向岳母借其舊者與之。營主陞座。舅兄以公貪狡好賭。典賣號衣。獲數緡。取其衣。稟之於官。營主問其所穿號

衣。實是舅物。細看四十。皮開肉爛。鮮血直流。賴衆弁求。稟口稟稱。妻因舅舅不睦。號衣乃岳母借與。始免革糧。公負杖出。恨而言曰。旬當舅母相忘。日閒忍飢而卧。夜則饑步而出。偶過酒鋪門首。見露晒酒飯。飢甚。食之。杖疼神倦。就此而睡。酒鋪老翁。夢一黑虎。卧於酒甕之側。起視。見公熟睡于此。侍立而思。此夢寧即應若人乎。于是侍其醒。邀之入室。殷勤延坐。煖酒陳餚。公得醉飽。以歸。翌後。當領接濟。公深感之。次年西夷犯順。大帥督師往征。調取陝兵。而公與焉。適家老顧濟新水兗。公內顧之憂。行抵軍前。山路崎嶇。新到之兵。初戰不利。公左執牌。右持刀。獨立於最要隘口。賊至。即刺殺之。始懼而退。公大呼曰。此刻正好追殺也。官兵踴躍。率先大勝。回營。大帥在高臺。見立傳進帳。賜以五品官職。嗣又屢立戰功。而官陞三品。大兵追賊至王窩寨上。有刀樓一座。長大而固。賊住山口。連朝攻擊。尺寸無功。帥甚憂之。公請曰。此樓非可以力取也。願請假十日。親往勘之。得有破敵之策。一鼓而進。庶不致使帶傷。帥欣然令往。旬日復命曰。前山四面懸崖陡壁。上似羊腸。曲盤迂。凡三十六迴。始至樓根。樓中盡貯軍火。前面左右兩傍。堅壁無洞。雖擊以巨炮。亦難成功。惟後面高處有三石洞。均覓尺許。某請親率健勇三百。改裝潛往。統伏樓後。夜間擊開洞門。將子

母炮擲入樓中燒其軍火彼必驚亂大兵望見火起乘勢擊登此樓必破前途剔無險要大功可歌矣帥大喜依計而行賊以為火從天降不戰而服不數月而西域盡歸版圖帥奏飭北旋奏公功為第一以提督甘省節制各鎮而駐劄固原尚命人回陝迎接夫人及戚誼故舊其岳母老難遠行第兄送妹而至滴家老亦遣子同來安居帥府日餚盛饌公待舅兄以禮從不提昔日之嫌舅兄曰不念舊惡竟有大人之度宜其為一品官也相處數月代修衣裝厚贈金帛遣歸奉母行至中途忽見數騎自後趕來討取衣裝金帛驚問之對曰奉大人之令而來破艱昔年索取號衣之情耳舅羞慚愧難容閉口無言沿途向同伴告貸而行及入家門見途中討回之物盡在室中問之方知索取僅即專人由小路送至家曰不忘岳父之恩以養岳母之老耳後遵例請封以為岳父母榮滴家子留西入伍著意提拔官至都閫以報其義公中年無子偶見螻門外有一年幼乞兒貌甚奇偉收養為子後亦以軍功仕至提督之位古今來賤而為貴而為賤者多矣其能真識之者百無一二然失於賤而為貴者其害猶輕當其賤也不過輕之而無傷於貶及其貴也不過悔之而自歎失眼失於貴而賤者其害自重當其貴也多方招致以求其歡即破家蕩產而不顧迫其賤也大失所望而受人指謀山窮水絕而無可告貸故智者守其道愚者安其拙不非人不語人斯得之矣

江恂

江恂儀徵人徽州郡司馬兼攝祁德縣事日坐大堂民有面訴其冤者即錄其供而理之恒于捕風捉影之間而得水落石出之情有一民負徽貨作客于外經年方歸積金百餘鎰將至家時已戌亥之交矣思要顯有姿色且有能名吾裝飭本回家以試之看其情形知其能不能也于是將銀埋于土地祠後桐樹根下徒肩行李而回其妻問曰此行得失若何答曰非無得且多失奈何妻曰命也他日再作璠蹰然作客已久今始回可無一酌以洗塵乎乃燃燈提壺出街沽酒肆中小影乃與婦同門分東西而居者問曰更已深猶沽酒欲誰乎女曰吾夫已回矣小影暗思若果夫回何以夫不自沽而令青年婦女寅夜沽酒于理不順言未必真吾將瞰也影亦歸家潛過其門立而竊聽妻曰吾日祝夫之得利而歸希冀稍安旦夕何命之不良若此也淚如雨下夫曰子不必悲吾乃紫以試汝也有金百鎰而埋于土地祠後桐樹下欲要吾往取吾小影聞此言即往是處挖取埋銀而歸妻促夫立欲歸盡夫

即往取見樹下成一空塘大驚失色歸告妻曰銀為他人掘去矣其妻破笑本無銀餚言有銀不然胡為乎埋哉其夫疑妻有姦故不以彰本為意而親往沽酒此非飲我也欲告我歸而使姦夫欲跡必以不遇而姦夫仍至我室聞我與妻言語而潛聽之至吐露埋銀之處彼因往掘而取之也兩相爭角控之于官江公細問其情曰此乃疑案必應拘土地問之即差扛土地到堂繫用廢縲真之于旁次早差拿小影抵案江曰昨晚土地夢指埋銀乃爾獨聽其夫妻私語潛往挖取也小影以所問之言與情相對不敢狡辯遂供吐實情差押起贓給領將小影枷責完案又有一房箱搖鼓賣碎小綢緞紙線者常于飯舖將日逐賒獲之銀寄存舖主晚必算明存銀數目若人物已脫盡又欲往販向舖主起取存銀歇無景攙吞之客與舖主捐命舖主毆斃而令妻與客歇客乃情急奔至祁德縣堂見官坐于公案一一跪稟江公立傳舖之夫婦到案先問其妻竟供為客之圖賴再三駁詰不得實情問其夫供亦如是江公訊案素不刑求疑思半晌命差將其夫帶下喚其婦起至案傍命伸手提硃筆畫一銀錠于掌著差押跪日中喻曰不許收掌如果客銀非倒吞賴則硃畫之銀不能退去若倒吞賴則硃畫之銀必退仍還白掌也遂又提其夫而問之仍如前供嚇之以刑矢口不移江公高聲問其妻曰銀子在否其妻應曰銀子在江公即詰其夫曰個妻現供說銀在爾尚敢狡賴乎其夫聽妻已供認即吐真情立追繳案給領將舖主杖責示儆江公訊案賴皆如此此所謂盛衰折獄也夫心虛則明明則自能燭詐矣昔者于公治獄自知子孫必有門馬其門者後聞江公之嗣君名德董者選次榜眼位居卿貳亦由江公辨理冤枉所報也

咫聞錄卷五終

蜂幻

清 嬾翁居士著

陳內翰暮遊練水有友人貌如子房與予偕同赴省舟次長樂縣境水漫舟滿閣而就枕忽見三遊蜂張翅撲面手揮不去因思時當小陽之春蜂出採花誤入吾舟已遠路遙用扇驅出還應須臾睡去夢見身尾坐三女一衣黑年三十許一衣青年二十餘一衣黃約十六七齡俱娟麗端好幼者更覺嫵媚黑衣女向青衣女曰妹來吾心安矣然為此弱息尚無所托終日為憂妹為我物色之青衣女遂商於陳陳笑曰美夫髦矣豈堪為東牀之選乎對曰兒生年高德劭何敢以兒女之情瀆尊顏緣見某少年英俊願托維籬妾意慶慶未便唐突祇求先生一言以為介紹藉執斧柯陳笑諾之商於友友窺青衣女心早躍躍欲通一語未得其便一聞斯言喜出望外曰正所謂嗟彼小屋三星在戶也第以舟狹侍從人多奈何陳轉覆之黑衣女曰既嫌舟小蝸居不遠可屈貴臨既承金諾一切部署皆吾責也今日吉服臨庭即屈光降陳感惠友人絕帶往黑衣女對青衣女曰當請陳先生同往此間俗禮婚嫁事必

擇老翁為壽星名曰祝遂今陳先生龐眉皓白會逢其適乃天作之合也青衣女遂陳同至一竹林中房屋高敞外有小屋數十間圓鏡正安張燈結綵鼓樂喧闐俄而黃衣女華妝出陳為賀禮同拜花燭送入洞房陳出見廳上設筵排宴黑衣女曰承先生盛情兒小女大義薄具蔬饌即申鄙意請先生上座青衣女托盤持酒黑衣女執杯進獻俱皆跪謝進曰妾乃女流不便陪席請勿見怪陳曰獨酌更妙乃退然出一饋必青衣女托盤黑衣女親遞陳念其禮甚恭饋亦整緻乘興而飲不覺天已曙矣友人出曰昨宵以煞鋼之新竟達商山之曉乞開恕陳曰到日定催班鬢白歸心時趁朔風船子在此吾先歸矣友曰吾以作嫁衣裳安可總此溫柔之鄉忘却青山之叢吾將攜女同往後進內商催於如轉告其母不允出謂陳曰宅術蕭山歸未得心期流水向誰彈女聞此言亟使青衣女邀友進女私謂友曰即君前程遠大何可以妾故廢公餘背母偕行南登甬母與姨追至互相哨嘬正在嘿話間篙師努力高聲號起陳倏驚醒情景猶在目前笑問友人情夢相符回首見舟中一蜂菲萋於友幛中少頃二蜂追之而去時予生船頭聽滄浪聲睹蓬島色陳喚曰兩人同夢真奇也予其誌之

土地放火

粵俗尚鬼凡俠巷短街建一小廟扯石焚香以為土地西隆州城傍石倚山有土地祠自嘉慶四年兵燹後添建營房將祠移置倉底陳其基有屠戶在廟基上新益瓦房將遷居焉忽於屠之舊居草房起更時有人撥火追內屠有妾驚喊鄰壁慕視果有火滿地四處尋覓並無人縱次夜亦然以致哄動一城屠疑妾有姦情密糾暗守忽有紅火撥進見一人尺着藍褲赤身奔邊追至山上火藥局旁見撥火人入潰牆即下潰搜追則無蹤弁等以藥局為慮帶兵上城圍巡仍見撥火屠房閨喊齊追而亦身之人又奔入藥局溝內圍搜仍無由是過夜營則率兵守城民則緊燈守街更深火撒茅房頂上沿燒鄰房噪言城中出怪發銀齋醮以遣之屠想非怪必以廟基造房土地不依顯靈出祟次早鳩工拆屋移造城外乃安夫土地為一州要緊之廟安居有年原不應移奉倉底是褻之也褻之有不怒乎然他處未必有如是之靈茲其靈也亦由粵俗尚鬼故耳

兩世緣

王某甘肅人失其名父早喪母撫成立勤誦讀妻生一子善經紀家亦小康雍正年

間鄉會聯捷授湖北縣令未到任而卒其母痛悼家有書櫝不忍於穢下論而扃閉焉晨夕至家堂前拄杖而泣二十年如一日一夕夢白衣大士曰汝思子切矣吾當指示下月朔旦由東門外從旅廬中乘黑騾而來經過衙門者即汝子也次早告媳等曰予老且病事多健忘昨晚之夢明明記憶是蓋神鑒哀衷故指示之速述夢中之言令閨室灑掃塵榻朔旦捨棄他事振衣倚門而視日午果有一壯年乘騾前驅而來將至門童子見之歡騰報喜母自扶杖痛哭大哭聲不能言李大驚隨行五六人認以為強丐索錢大事吆喝示以欲毆之勢李悔其老而叱退之問曰子之攜焉者何故老嫗泯而言曰請勿驚我有一段疑竇乃神指我非出己意也日已昃矣寒舍聊可停駢當詳告之李下騾入門見屋廬精雅恰似熟遊之地知非貧而無藉之家也登堂揖老嫗而坐之老嫗呼指幼婦雅子曰此予媳也此子孫也予子某忝膺甲第選授邑令未赴任而旋亡只遺此一子予素誦高王經念子甚切欲見無由菩薩示以今日可見今駕驅而來情形悉如神告故攬與耳瞻尊顏恰似某子故悲切耳現今家中肆筵設席相待李睨視而想因問曰左邊有小樓乎盍啟視之開戶則廈封數寸掃拭淨潔隨手取視得課稿一冊閱之乃王某中式程墨也時藝試帖題目

一一皆同李作因思我身乃王某轉世之身也對老娠再拜曰此子前生地也母應我事媳即我妻撫即我子但已隔世不能再還故土今以伯母稱母以嫂撫妻以姪哞子某已徹幸鄉榜今北上倘能如前生之聯捷銓官得地當還人來迎後聞春榜中魁出為山西太和縣猶恐仍路前輩不旋踵而殞初寄銀照應及調府谷等縣方將前生母女妻子接同至署認為表親此真奇事也李公有詩云移花接木亦天然今日團圞先後全前屬王家今屬李不知此去作何歸天然則人之生也必有所自矣吾曰不然凡人之顯榮高貴以及學海淵源者自具氣慧大福滅泉傾家陷族者亦有陰遺其他生生化化乃天地自然之理耳如必以生也類皆有因現見生滅日衰之故而已勿以此事而拘泥夫陰陽之道也

兩世人

余聞中州李參軍言其鄉有胡姓者文頗佳鈍於試年逾三十尚不能博一巾時屋旁有大橘一座乃通衢要道往來行客不少船隻不絕年久橘地胡起意修之於是設箔標簽戲覓無一人顧樂從其善者胡忿恕曰此橘不修必遭大害吾既倡義

不能因衆人之不樂從而止之吾尚有地數十畝築而修之以完吾願於是鳩工撙料竭力興治橘成而家已傾矣家有妻子三人始猶可以餬口繼覓朝不保暮時至炎歊一夕撤席至橘上卧而納風自思天道難憑吾修此橘一家辦作餞而之鬼狠心鄙吝者反得享倘徉之福死人所謂果報不爽者何在正思想間不覺朦朧睡去忽有人持刺相請即上轎去擡至一大衙門見有一戴圓翼紗帽穿元色圓領者揖而進之胡隨行至東廡彼推小門拍胡肩命之曰汝胸中自作主張坊弗亂言恍惚間魂入卧病少年身中見牀外坐一中年女子牀裏坐一少年女子胡不知何地亦不知何人意欲相問因悟戴圓翼紗帽之言只可靜以待動遍時有報外老太太前來問好些否忽又報外老太太命進問可爽快否胡俱不應又報老太太過來即摸頭細視問昨晚病勢若何忽聞靖少奶奶們迴避老爺陪醫生進來退出掣帳坐而診脈曰今日少爺脈有起色恭喜胡乃知魂入於其子之身也胡魂在此而胡之身死矣次早胡之妻子見夫不回往橘上視則身已僵矣和衽髮跳踊而泣竭屢舁棺殮埋胡亦不知也胡至次晚假作糊塗之狀因問二女子曰爾等何人一在牀邊一在牀裏坐也牀邊女子曰吾乃子之妻也指牀裏坐者曰此乃子之妾也二人咄咄

以為病重極矣連妻妾都不能認兩俱淚下如珠胡又知二女乃妻妾也閉目睡去三更胡欲食二女即哦髹鬟以粥進之連日醫來診視稱病無妨矣胡問醫生可食何物醫曰病初醒食當慎清得宜厚難遽胡曰吾思蓴鱸以送餐醫曰少食則可雜知胡因數日耐饑而餓並未病後加餐也故遽飯晚胡貪啖二女子常常阻之迫病瘳後胡出署閒遊見大門匾乃知府衙門始知作太守之子也此乃修橘獲報使我享受開之福前之常我入門畔胸中自作主張都必係東廚司命也我已矣矣但不知家中妻子若何每憂慮時形暑中人咸曰少爺病倘若有心事而官與夫人恒相勸曰我只生汝一子在此做官何物不有何思不得子有何慮寧身上復有病耒除乎胡曰無一日胡問家人曰署中為何並無書房家人曰前因少爺不肯讀書老爺恨而拆之衆皆以為病後失心也當須藥癒胡對太守曰父親我欲讀書太守喜極即命修整書房延師教之師出題命作文胡半時而成之師視之居然名作師對太守曰公子乃大器也吾才不如望另擇名師以教太守以並未讀書何一旦豁然貫通也疑有勦襲出題面試文情文體迥異尋常師回稟乃去太守托人訪師胡曰不必延師所有詩書兒自讀之逢文課期太守命題面作無不精佳遣送回籍應試即掇閔沖之芹旋赴鹿鳴之宴太守大喜返署北上與以盤纏千金胡欲二千太守如其請而與之胡負篋前行纔過而至舊家入門登堂無有認之者謂子曰吾乃倆之父也其妻聞之璧隙窺望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胡歷敘前事妻猶心疑胡曰我書房廚內有某稿一部某稿內夾有某文幾篇某詩某首汝可往取之對則真不對則僞妻開廚檢之悉如胎合於是兩下大哭胡曰吾不能再還家也有銀千金付汝以為養口之費若能博取功名當助汝成家後果連捷銓授外任年富銀兩回家竟成巨富吁天地機關非人所能料也天欲報胡之善不使自起其家而必欲借太守以起者何也益是太守非不善者而年已老矣絕其嗣不能復生胡以哑啞之人僅能餬口焉能起家於是致其魂於太守之子庶幾太守有嗣胡得成家由是知巧莫如天矣

王姓

近俗喪葬必延有爵位者題木主以為體面且為大禮山左王姓人多狡獪家裏敛乾隆年間遭父喪葬之後三日延同姓貢士某為大賓過墳山點穴本主又延備者數人作為副賓共載其事題朋畢集鼓樂喧闐觀生還大賓至公業登廈孝子跪捧

本主副資執而啟視只見三寸黑物一團漾於大甕之身並無木牢大甕驚立物墜於地拾而視之乃一牛角陽具也大賓怒曰子以角先生作令尊主子乃褻父乎抑慢客乎褻父之罪固大慢客之罪亦不輕矣王見本主變為角先生亦不敢跳惟有磕頭求恕山鄰聞異而來觀者蜂湧而至忽有一人擲一布包小物於王之頭擲視之則婦人脚帶纏裹甚緊解開即其父木主也衆皆駭然不與擯斥各親友亦皆散究其禍從何而起也先是王之妻有妹美而艷適鄉閭李門年餘而寡王心愛之往其門慫以娶言挑之妹若無聞亦不加斥惟其不斥也而王之癡心未已一日妹倩王代沽衣布王喜不自禁自往肆售之陰以陽具包藏於內以試其心令妻交送妹回家開布秉尺量之掉出其物深恨曰姊夫心起不良計圖壞我名節慢已極矣吾不能含之必有以報至葬前一日備香楮往弔俟靜寂時啼啟其櫝將其父木主易以所送陽具而歸告伯叔曰妹夫無禮吾已將計就計以報之矣今有一物包裹已定毋開視請送至王之墳上於衆耳衆目閩鄉之看其舉動再來知我其人回述以前事曰吾之恨釋矣後聞王愧悔為恣數日而卒至今傳為話柄夫王之巢機而送陽具者當其睦心喜得計謀知即以陽具為父報之忤逆其親者其罪尤重無怪其死之速也禮云一擊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古人之自檢何其嚴也今欲污人名節敗人門風是已忘己父母矣直至大辱其親悔亦無及世之狂悖無忌者可不以此為戒歟

一言害三命

昔有一言而害三命者乃乾隆年間溫州事也若家有二子長已納媳少者年甫成人飲癡非癡時值天暑酷熱汗如蛤蠣腥臊難聞日已轉西其嫂開門沐浴自玩自弄以湯房隔戶隨脫隨識曰喫開水癡子聞其聲由壁隙窺之見嫂之在浴盆處樂也洗畢開門而出癡子兩眼逆睜對嫂哂之曰嫂嫂喫開水其嫂忸怩面色如赤即回房坐而思之今日浴癡叔能戲昨與某苟合安知彼不從隙處見乎癡者胸無經緯苟一隨口說出魄來被為無心吾將何以作人乎不如先尋死路以掩其醜遂臥牀不起呼之食詐言有病其姑命蟬退以粥亦不食詰以何病癡子又突然曰嫂嫂洗澡喫開水姑查知其事進問媳曰閨中當有事癡子何知吾已責之矣不必以此介意詎知當晚縊經次早驚視報於其父母之家闔之飛奔而至號跳大哭曰必有致

吾女自縊之由當實以告我婿不在惟向二老是問翁姑答不知情即以拳擊不得已吐露實情愈增其怒曰此乃愛憐小子之言也必爾子褻語調戲致嫂若笞自盡即欲鳴官親戚戚暴勸解與之言和詐與田三十畝厚葬其女乃已翁因喪其媳頗其家終日自歎而子又返家朝夕哭妻廢寢忘食老翁憂鬱更甚曰何遺家不進乃爾也吾素享上人之福安閒過日今老而顛連若此不如速死之為愈也至夜潛出後門擬水而死其妻起不見夫曰何出行之早也至晚不回差人往尋無踪越三日屍浮水面撈之始知其妻不能超至媳家大加吵鬧對其父曰爾女之死自盡耳並非有人毆之有人過吾兒癡已久矣若个不知癡無情欲其能調戲人乎爾訛我田致我夫破家而死我亦不願為人矣與之決生死於公庭遂抓其鬍鬚而湊之同行媳之父畏其兇勢顧退前訛之田田已退而女之姑更加橫潑群畏女流莫敢與攖無奈亦攜人勸慰斷送喪葬貨賣女姑曰如此豈足以舒我心乎乃議照樣送田三十畝女姑歸葬其夫媳父曰吾平日從未受人訛詐今遭悍婦訛去心實不甘吾欲控之於官乃我訛在先法必加之我身若忍受之寃從何釋與妻商曰吾將懸之彼門閭即報之於官其家拆矣其妻曰禍由自取子起之而人致死本已成身棄之而已人生世上焉肯以身殉人乎且事近圖賴議議難決即死亦不能瞑目不如順守為妙其妻防之亦密一日有請赴宴者欣然而去至三更不回其妻遣人往接設宴家曰不終食而歸矣急使往看死女之門夫已懸首於梁而屍身隨風輕擺矣其妻不能不報之於官官未駁而兩鄉父老曰彼以死而訛此以訛而死一死一訛一訛一死訛無盡而兩家性命不旋踵而盡歸蕩墨矣某等不可坐視當為之公平調處以全兩家之命於是令死媳者之家還其訛出業昏門戚者之家不許再起爭端出具悔詞赴縣銷驗官為取結立案各無翻異焉言之不可不慎也記曰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內言者閨中處樂之言也外言者游民調戲之言也蓋婦多愚昧而所重者在羞無羞便不成女矣是婦也以自己處樂之詞乍聞於外即能悔悔雖有敗行之事尚為可取之端而其父即藉女死以圖詐心術不正無怪亦受人訛而送於非命也其事本奇吾之載此卷不可以其奇而笑之當味其所以取禍者刻刻為鑒焉

情格

謝有鑽黔卿細民夫婦勘讀奚秉人之力工作恒倍於他農以是富家爭致之三十

餘年。汀積工資二百餘千。生子二。長曰恭。次曰順。均已成丁。各分錢百餘千。舉妻帶田。耕種自食。其力恭事親至孝。謹守田園。順日事馳騁。數年。將分析之。田祇餘其半。又輕聽婦言。乘離骨肉日與凡詔讒。無如父母溺愛小子。並不斥其奸凡之非。亦不教以敬兄之道。順得藉此強佔凡田。不遵親命。父母不能為左右袒。徑其興訟多年。官亦以田土細事。不與訊斷。嗣父母相繼病歿。順益肆橫。頻頻訐搜。一日。恭路遇黃二。手攜鮮菌一筐。恭足素弱。步履維艱。蹣跚而行。黃二先行。舊於順之門。順妻見菌肥嫩可愛。喜極。買之。檢摘洗淨。庖烹。陳於几上。方欲舉箸。聞恭入門。順遽起。藏匿。恐兄見此佳味。欲共啖之。恭曰。我見黃二攜菌來。此我至石橋上。見人掇菌已盡。余因病。腹足不前。暑坐憩息。見草中熱氣如煙。騰騰而上。土中蜒蚓糾纏。乃黃二原採菌處也。後而突起。白菌數百莖。因其異而曳手移步視之。有一烏梢蛇。蟠伏於叢。張口吐涎。流涎結成。如余見黃二來。此傾筐而去。莫非弟家買此菌乎。當速棄之。順妻聞言。將數菌用銀簪試之。果黑。又試以白蒜燈草。亦黑。遂以菌傾於地。湯流處土為之墳。順夫婦乃極口謝之。又逾數日。恭往田間。荷笠耘耘。見路上古木一大蛇。懸於枝間。俄跌於地。宛轉盤旋。化為巨龜。時有漁者過而獲之。攜入市。恭思吾弟貪食鮮菌。

見之必買。迎急趨而至。順宅見釜鬻內有物。纍纍如珠。兄嘗有異。順亦為之毛戴。恭問何物。順以蠶蛻對。恭曰。蠶又不可食。與我親見此蠶乃蛇所化。食之恐傷其生。不如先將一隻與雞犬食而試之。順妻喚犬食。嗥嗥而斃。雞啄仆地。立化血水。順曰。業底驚聲。疏疏雁影。悔無及矣。相與泣於中庭。跪於恭前。曰。弟得無恙。皆吾兄再生之德也。兩救危命。心難圖報。兄之愛弟若此。弟寧同本偶。生他人。雖構至交。未必有如此之關切也。弟兄能和睦於家庭。父母得安寢於泉壤。吾當悔此訟。以息此業。由是友愛如初。夫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雖為物欲蔽。能格以至誠。則昧者復明。世之人當以恭之待弟之道。奉為圭臬。雖鸝鳥破後。亦可化為馴鴛鴦矣。

教子

懷慶多逢高父攜子。子攜猪。使識經繩。可提其蠹。而天下市鎮之大者。莫如蘇州。無物不有。無客不到。皆有懷慶人作客於蘇州者。已二世矣。至爰蒼蒼而盜猪。攜子同案。其子年輕心逸。見蘇姑之豔粧倚拗。已攝其魂。與之親近玩狎。不顧己家。終日纏綿。遂而不悟。其父悉其情。不加訓責。去梨不少。不加查考。居之半年。貨已售盡。與各識畫數。欲歸。將次還家。謂其子曰。吾與銀數百。沒於蘇姑處。即料一毫。彼欲私須

如其法以成之。彼欲奢須如其口以與之。使之長慕癡情。勿令過後識識。隔其子以為父之恨。其化消。必低頭不敢開口。父曰。非憐此財而出此言。必正以造就爾作客之才。必即與子銀數百。其子取銀為姑成其衣。安其家。寮宿三宵。并以父侍情形。一一告姑。姑曰。何時可歸。曰半年耶。姑曰。我今得子。不假接他客矣。添與百金。當閉門守汝回來。其子諾之而歸。父曰。銀可數乎。子曰。尚須百金。父又與之曰。過五日。即欲起程。與姑多住幾宵。吾當整治行裝。候汝同住。子又往姑家。與之銀。告以行期。姑即淚下。似有不忍分離之意。治酒餞別。留住五日。傚此大哭而散。父已上船。候子開行。出鎮江。次金山。其父開篋。取敝衣殘履。與子穿之。令其轉至蘇州。仍往蘇小之家。子瞠目趑趄。父曰。吾非恨化銀而逐出。必亦非欲出子之醜。必子於此可識世道人心矣。子不得已而上岸。父曰。見姑言。在揚子江過風。破船失水。遇鄰船救起。父之存亡。尚在未卜。勿以實情告。必子如父言。至姑家。其守門者阻不容入。與之相嚷。姑聞聲而喜。以為不隨父去。在蘇坐庄守貨。必令其進視。蓬總異常。而逆變色。訴以失水情形。姑亦不聽。令僕驅之。不得已而至停貨銷售之行。亦不收留。逐出街而走。遇一他行熟識。而不深交者。曰。某相公去未幾日。何落魄乃爾。必具以遇風破船告其人。即

留至行。易以衣食。以飯贈。以銀而囑其尋父歸。告於父曰。今知世態炎涼矣。姑之愛我者。圖我財。必行之嬾。我者。藉我之貨。以厚彼。必吾知改矣。古人云。患難見朋友。洵不差。與吾知擇人而友矣。後至懷慶。父曰。吾老矣。不能遠行。子可自作客矣。命子裝貨。復來蘇。即投當鄉送炭之行。而絕錦上添花之區。姑知其前之受難。而來著。乃裝以試我。必悔無及矣。由是不能訪之以色。動之以情。一心向業。致富巨萬。而與衣與食。與銀之行。亦漸成富有矣。夫人之成器。必閱歷而後成。世之教子者。何徒以嚴酷為。必嚴則祇能謹於一時。不能絕其將來。惟隨其情而導之。初則以我之真情而合其假情。繼則以我之假情而破其癡情。則假者還真。分能守其真於不失矣。有懷商者。可為善教子矣。

偷蜂觀音

趙人有一妻一妾。其妻老而妾多病。思欲再娶一女。以為遣室。當與人言。能與我作伐。得一美麗婦。願出重價。厚納媒禮。里中有矮鬼。黑如漆。麻皮似東瓜。身不滿三尺。人皆呼為矮婆。專以媒合為業。能使女之矢忠不失。貞其心。以身分自重。着願為隨其機械變詐。令人莫測。因聞若人之欲娶妻。設計以騙之。隨於十里外村中。有一絕

色聞女與其父母說通送銀十金假作影舌移藏他室邀若人過視若人見是女之姿色出衆心極歡樂閒饋千金許銀五百媒婆串出又人作為女父至師姑庵立券交銀擇日迎娶先期三日忽聞女昨病癒癒病不多日而愈求緩期病少痊乃娶若人愛憐此女許之至期又遣人來促請展限媒婆不依曰彼女實以為妾並非聘以為妻不能再限時日吾當往說迎回以完其事去未幾而返曰事不諧矣即備船吾當斜人往接若人從之買船兩隻媒婆邀健徒十餘人至夜前往將近女家媒婆令娶妾者在船停子鮮處等候自帶健徒上岸當往直前至三更見健徒抱衾捧人而來安卧艙中媒婆囑曰正在發癢切勿驚動俟癢退神清彼自醒哩倘可開食照應某等在後船跟行若人依言靜坐船中默默伺候若賣油即之事花魁將次到家女寂然不動亦無抱病聲氣用手摸之面冷肉硬疑為已死急取火燃燈燭之乃一白面木頭觀音聚呼媒婆船後舟子應曰他船在後當停舟待之若人曰有此奇事竟以觀音嫁我為妾也惡亦極矣俟其來而與之折命誰知候至曉日飛騰不見其來心慌意亂思以載回非特受人取笑且以褻慢神靈衆皆不依顧夾船友憐其停泊冷落重送船銀自即往尋媒婆誰知媒婆各分班銀般開異地看至十餘日並無踪

跡而媒婆乃一婦婦並無子女弟姪可以跟逃不得已四處到庵堂寺觀挨查失觀音之所莫圖蹤迹送歸座量至東村師姑庵內有觀音立像一座某夜被人竊去是庵門戶素不謹慎固失觀音而防範甚嚴不能寂然退去若人無法將實情告訴師姑姑佛然不悅即欲喊同十方紳士與之理論若人着急願送銀十兩師姑就得銀三十兩約至夜饒接退妥置正在扛擡上船之際又被赴宴醉歸二人看見立即喝住曰庵內觀音因何在於河干將若人捉獲送閻緣由嚴詰師姑盡得其情醉者曰吾不管汝之受騙也慢神有罪子願送官願受罰爭若人曰吾願受罰醉者命師姑邀請十方紳士公議罰花銀百元以為修理之費其事乃已彼若人往鄰邑探友塗遇媒婆扭與理論媒婆曰世間美婦人寧有若觀音之可愛乎養妾傷財不如供佛延福吾之騙正所以救爾回心也此事私言之我是騙官言之我必言騙且見女之美欲我說合通姦也是女乃脫寶媽家之女父乃體面著名之人若令知之彼必控告且是晚寫書受銀者並非伊父實券何妨言騙似過爾有處許家當恐不能抵此一場官事我係單身女流不過吃些小苦我不犯姦官亦不能加以奴責銀已化消從何善還不如認作晦氣為妙若人聞言依頭緻謝竟辭其去呼當者當守其實雖云逃則淫既有妻妾已可供其慾矣又復思圖色天香無怪人之來機而圖去銀之外又受訛詐是真妄人也矣余故載之以為好色者戒

秘戲圖

關中馬振垣時畫家之著名也善工筆一時風氣凡鎖大憲禮必有秘戲圖冊而馬振之所畫者即景生情能窮閨閫中之媚態描其微妙噴傳一時其值增至六六之數二十日乃成一冊馬振以工之省而值之肥喜畫之人以振之名而工之佳亦向求之於是日夜摹寫兩目成聾夫婦飯毫以養家者全在於目目盲而筆停筆停而家庖矣心焦意急醫治不瘳朝夕禱神齋戒沐浴詣壇扶乩乩云名號丹青品至清如何藏筆繪淫形成人以色人知戒滋慾焉能不瞎瞎馬又求曰嗣後當痛改前非并勸友人亦不繪秘戲圖矣求神救之又批云于非害病瞎雙睛樂石何能挽此盲七七靜修斷外慕雲收霧去月光明焉乃設壇靜坐亦學扶乩朝夕運煉坐至四十九日前之不知朝暮今見往來人影矣乃懸手舉筆筆自能動初則滿紙畫花俟靜坐月餘一日懸筆試之見筆漆漆飛舞作圖一氣數千圖乃已次日又試之又復作圖數千連試十八日目竟明視之乃天神天將之像也其眉目頭面手足身體畫是

圖成而且一筆到底並無粗細真鐵筆也即白描名手亦不造於至極是蓋神鬼其悔過遷善之誠而特降其壇以圖之使之漂乎不敢再犯從此馬振不圖淫形不談淫事平遍七十尚可不用矍鑠焉予曾親見其神畫并親聞其所述前事書之以為畫家喜繪秘戲圖者戒之焉

蚊報

珠江多蚊浮水而居譬花抹粉紅袖倚欄異客舟行過此者見翡翠掠波篤耨蹲莫不為之心動神移焉然而苦砌雖厚雨洗即空前為石崇今為點裏者不知凡幾是蚊猶盜也益則明正王家之刑蚊應憑於亞鼻之獄亦天道之循環也昔有沙面阿高寮蚊名銀喜者嫡孫出聚殿喉遍入門化爭蠶者滿於珠江而得親其一宿之臂指者即為萬幸於是若人與以四金彼人又與八金總欲是蚊之惟我獨親而後已然銀喜因愛之者多即十倍其價處之淡然應接之間亦不以厚薄分其高下以故破家喪命之尊多於他蚊一日夫暑在船沐浴忽有一蚊從艙中出逕至浴盆圍繞其身銀喜急而喊之俟身歸進艙而蚊已從其陰處入即時眼直牙緊裸身斜倒口不能言是蚊用力投之不能出又喚強有力者拉之亦不能出其分求死之日忧如生

戚一屠買棺與蛇同臥此真奇事也後聞有一客心愛銀真日贈數十金以湊其趣而竟不得其梳舒開銀盡人亡臨終時猶呼銀真人曰此蛇即是人所化也子曰然夫精結而為魂邪結而為魅彼生前情種於姬死亦靈附於姬子壯年時為公事進縣見有人荷菜而入公庭買之公堂將菜撲出見有兩頭一男一女皆少年也而女之頭兩耳猶帶金環值堂者問之辭以設毒勞有一人說情之所種者死不能解可試之若人即提一男一女之首入於水缸一頭面向東一頭面向西離水三寸許其髮而映之須臾男女頭皆轉而為對面矣歷試數次如前此兩情相結而然也今若人之情朝夕在姬死肯忘此姬而安於泉下乎故謂蛇即若人所化者亦想情度意之言也

吳興仲子

河北吳興一巨族也有分居外邑者有移居郡城者雖星散辰移而相距不出百里外邑者丁繁族眾郡中者祇伯仲二人其伯者食廩仲者充貢每逢科歲兩考外邑來郡應試即棲伯仲家族情戚為敦厚而仲者倍屬殷勤某年試畢仲沽酒延族眾曰某自廢書作吏以來積貲約千金有餘今行年四十尚無子嗣久有歸鄉依祖之心以全本本水源之意有銀數百懇乞攜往代置莊田我願自耕自食不願再作刀筆吏也眾以為能棄官棚之依而栖烟霞之筑其志可嘉成然從之嗣因其妻有娠又將數百金交妻攜赴新蔣先居焉仲在都清理公事辭退而行伯見其急流勇退深以為然而仲行囊僅剩三百餘金道經某鎮見人攘篾擁街塞道車不能行見一西老雪鬢銀鬚厲聲叫罵一少年女子滾地哀哭又有夫婦二老含淚勸女登車女寧死不從仲細看勸女之老而似熟識問之其人回看曰久不見仲兄矣我固充當庫吏廚缺公項受刑不過因作無頗之聚將女賣與西客為妾完公免罪今日接女過門女嫌其年老路遠不肯相從仲曰縱有難處之事原不應將女賣與此老也西老怒曰我之老買女為妾與汝何干我為此女身價媒值首飾衣裳已用銀二百五十餘兩之多汝能全數還我情願讓汝何如仲笑曰此易事耳立即啟篋取銀三封悉如西老之數易回原契焚之又將剩銀五十兩給女父曰女已長成即為擇壻而配習此以添嫁資可耳女父曰提女以免賤役恩難圖報焉敢再領厚贈仲曰吾為同道相憐非望報也而是女仆地碰頭額已腫而不知仲安慰曰獃女兒何必若此作別登車而去越客數日仲適外出夫婦攜女來仲家其妻問之備述途中贈

女之事舉家感激女更扑戴自以為身乃仲贖即仲之身也願終身事之故送之來仲妻亦憐憐之願留為副室日暮仲歸詢知來意大駭曰我與某舊識也以同道故代贖女非豔其女也若收為助逆此心尚可問乎令之往而女不從仲回顧妻曰我去矣此女不回我終不返也仲妻勸慰交加贈以什物囑其攜女而歸女勉強而行途中慟哭不已母勸之曰彼不納汝非汝忘恩當尋一乘龍以逢汝志使吾二人有所仰賴均得安焉女曰我身已繫非父母之身矣父笑曰汝垂耳銀墜非我打造與汝者女怒即力扯右耳墜墜落而耳已裂開撕於地曰請父收去適由急水橋過投水而死救之無及仲妻遣女去後書招仲回仲見書即起身而歸天已近暮信步趨行見途前有女形似代贖之女追之不及將近家莊轉瞬不見仲甫入門聞房中呱呱之聲急進而問方知乃生男子仲喜甚次日抱而視之右耳垂有裂痕初不知女有扯環裂耳投河之事次日傳聞此信自疑思曰寧所生之子即某所贖之女投胎轉生於我家也友人因名曰報恩仲心時時憫惻遣人迎其父母養之於家以終其老至六歲啟蒙課讀敏慧異常年尚未冠名列膠庠未幾以選拔而出授江南縣尹仲享封翁之福壽逾八旬而終古今來性之執而烈者莫如女而尤易結其心當其初駕於人也忍其老而羞為妾迫仲贖其身又感其義而願作贖仲年四十韶華過大半矣非可變之時也而女欲從之孟子曰出乎爾亦反乎爾似有近於此者而此女之心不然蓋見夫世之輕財重義者百無其一而仲能以偶然見之即剖賣而全其身心厚而多福故願從之以終垂老之志誰知仲堅不可惟有殉身以後托生於仲之家以紓固結之心焉然仲以公門中人不恃勢不貪戀能以區區微忱慨然就夫大義亦罕有焉宜受子貢而享遐齡也

張樊理

張樊理婁縣名庠生也歙席徽門婺產擔饑朝夢暮求一日之飽而不得風聞乩仙最靈詣壇問終身事仙乃批曰目前之苦不為苦且看來年五月二十五姚期馬武雙救篤斯時之苦纔是苦張曰寧復有苦於今日者乎其中言亦費解總之命難抗聽之而已至次年五月二十五日睢陽張公誕辰張公在唐時為即度使鎮守長江盡忠抗敵身雖罹難而恩普於民沿江立廟崇祀千餘年如一日每臨誕日家家宰牲以薦處處演戲以慶男女禮拜者捩肩摩背張指廟觀劇適見臺上扮演姚期馬武雙救篤張焉悚遽待乩語恐遭其禍急移步出廟而回適一巖牆牆倒塵如

又舅東士人諸凡仙闈功名此盤忽轉抓日鏡子之缺圓而又圓扁而又扁一圓和氣可笑可慎士人曰所問非所答也仙亦不肯洩漏天機到時自知端的不必聽以聽斷至下場三日以前士人乘肩輿往拜友人路過演劇之所人擠難行而臺高底空行人俱由此來往肩夫即幷從臺底過去正演武劇武打興豪忽聞大震一聲臺底坍塌戲子衣箱俱落於地輿亦壓壞肩夫重傷士人壓成肉餅又廣西宣化縣張明府已題陞百色司馬部覆未到聞於亂仙抓云定定定還須定在座終須在子月花飛催晚箭春去秋來人不在當是時摩擦不得幷官內有一人曰官必幷恐有禍至十一月部文回准幷百色同知即事交接張明府前有改盜作竊捕飾處分一案被控發覺即委接署明府查訊遷延未結而補缺之員滋任上綱愁真平盜加委都員同查得實不能狥庇參革治罪次年八月張明府遷戍伊犁此三事亂言一一應驗余當見世人恒譏乩中多偽蓋就假此斂錢者而言之可也若夫正心修身之子靜練以成者其誠可以感格神明仙必附鸞觀此三人之事使余肅然起敬古云莫謂無神其然歟

陰隲舉人

諸生周某東鄰人也年將五旬家務付與子姪經理獨處曠攪惟用老僕供澆補性躭於酒日非七八飲不快案上常陳搗酒飲雖無定而酒有數向者一搗可數二日之飲忽一日一搗周曰吾喜酒而飲不過量亦不加胡搗空之速即心疑有異乃於夜間假寐以窺視之三更時果一白鬚老人貌極古雅以口就搗而飲周笑曰快哉飲也轉瞬不見周整衣舉酒瓶而祝曰某與爺雖有仙凡之隔而性好相同倘蒙不棄賜杯酒之交周某幸甚端守至晨不復再至次晚供以花酒而又不至隔夜恍惚會於夢中又隔夜老人出遊飲於燈下談古論今相得甚歡仙謂周曰君相雖非大貴亦不應以諸生終焉今年加科君何不應秋闈我當代為周旋以報君嘉釀之賜周欣然從之臨期相約至者及録科前一日忽謂周曰來早入場時君覺衣襟偏重處即我附君體而入萬勿驚懼至號名左襟果覺偏重周脫而出題凝思搆想見卷中夾紙寸許取視之即此題之文繩頭小楷筆筆清真照録而出榜發名end第一總不見仙來至頭場點名後覺衣襟偏重而心竊喜次午周在號外淨手忽聞霹靂一聲而號房頂塌大半棄官移號受驚後心悸神怯不能完場而歸亦不暇顧仙之下落矣是冬邑中修理文昌宮公舉學校中數人為首募周粵司錢帶出入

一日有某當揚捐銀拾兩來周兌而納諸櫃中是晚有事歸家次日返而此銀失矣內有一人曰昨宵無人至此銀從何失也衆人聞之各欲解疑遍處搜尋忽於同事少年帙中檢出少年顏有忸怩周權之將銀還少年曰此非所失之銀也輕重懸殊奇零各別我昨晚已入醉鄉或者未納於櫃收諸懷中遺之於家亦未可知俟我歸家尋之周又返家旋謂衆曰銀已有矣忘在舍閒牀上是酒後悞聽也後不復言偶一日獨行郊外見仙人侯於路旁賀曰公來年定當中舉人矣前之塌坍號房者因我盤踞頂上神道知之道將驅逐緻身逃走故坍房頂也周問今科何故得中對曰天榜已有名矣十兩頭換一舉人尚不便宜耶周曰縱有此事余我久荒何仙曰不難昔年瑞峯誦讀何人之文對曰尊舉王罕階仙曰汝將舊讀者於最喜之篇朝誦夕維不拘何題仿其章法筆意熟能生巧何荒疎之可慮也況天榜有名此所謂居易俟命非前次行險徼幸矣周如其法而試以功是科果列鄉魁後為司鐸臨終聞仙引之羽化而去

閻米椿

山陽民謠云南城汪東城方中間隔一閻木椿此謠何也三家皆淮安巨富方姓名彩援納府司馬圖積泰來年為當事過青黃不接時濫償平糶故有長者之稱乾隆間改造花園夢承編素者四人來云有風緣特過相依次日關振魚池獲銀人四億與夢符移寘廉內展旨奘看處奉二十年如一日忽銀人不見舉家疑竊可馬曰此非竊也為有不竊拳大之銀而竊百鈞之人乎其來也有由其去也有因家將敗矣當修德以俊之司馬設有義渡四所募舟子四守江以濟免人厲揭一朝天方曙渡子見編素者四人俏其引至方宅許謝青蚨三百遂領至方門入久不見給謝因問門丁詢其言之真而告於長者司馬即隨手掣錢五百與之即命開庫見四銀人仍在馬逸牢牲以薦是年素無不順至冬稍棋木稍多而賤有陶宦之俊起意當積以俟春時黃河水發弔償而農眞沽厚利商資於方不吝陶亦不恕臘月適山東販柿餅者過淮沿街肩售過方門歇肩呼售方之小廝見而取其一客以手拂其面奪之見哭撫是兒者赶而翻擔撮餅拍而拳來足去司馬聞喧嚷聲出堆問由責奴以解爭盡沽以息事客乃抱怨認過怡顏而散陶聞之曰可奉此設計以假資如私帶城隍廟祝暗將木皂隸抱回以繩懸於司馬後園門首轉至大門急叩之見門役曰速請家長出來有要件相告方猶未瞭聞聲忙出閻即攜方手同至後園啟門而見縊者曰

此即山東客也月色朦朧不能辨是何人而身長衣黑似乎山東人形方膽戰心慌不敢近樓陶曰咸遇敗死罪原不大韻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一經到官恐賣不少乘此無人知覺消彌其事我歷宦多年情願自劾屢章于黃河漂流滅跡如有人撞見我自擔罪斷不吐出宅上也方重託之約閉門候信陶急出門將木皂隸斛下抱回逕告於方曰一路行走並未遇有一人是公之福也方雖驚安而日日探聽將近半月毫無影響心乃安設席酬陶謝五百金曰昔日所商預售木植虧有盈無損可亟為之備不數再可商繼陶即往鄉將各村猶棹木植咸子據定村民欲度殘年果願落價陶思來魯若果黃河決口吾不能棄官之不取必得假有勢者之名可耳乃假南城之富而有勢者汪宅字號訂長次年黃河果決計工程七萬有奇委員攜採料物到處宵稱汪姓已歸回明大憲云汪某承定居奇高擡時價大憲將大工令汪一人經理汪聞之驚愕查知陶捏其名與之大鬧陶亦自悔不應索憲令難違不得已出名承攬懼汪力保汪亦知事不能已而保之拒揚聘為福水數日纔不三月而工成獲利數萬陶將方前贈之銀歸趙并說假吊皂隸之事今成巨富致有陶木植之稱呼人之貧富也有自必居心公正天乃降之以澤今之人見利即如如之猶為不

足其肯依理而吐之者誰乎令陶以規而取其財以理而完其本遂取順完此詐而不失其正也宜其亦成巨富而與汪方比肩而馳驅矣

咫聞錄卷六終

咫聞錄卷七

清 鮑詩居士著

屑赤水

屑赤水名灘浙鄙之名士前明之尚書也與徐文長最善為諸生時暮於閒花野草之中採香尋趣然必名妓乃能總之一日夕陽將頹散步晴皐過心愛妓女之門欲止宿焉妓曰他人以金為重吾以詩文為重出一題倘能成則留之不成不留也赤水曰只要有題何難之有妓曰即以地支十二字為題并欲以今宵之事作詞一首赤水搦管立就其詞云了相思一夜遲子敲開金鎖門前鋪重正值賣夜夕陽收賣柳腰兒抱著半邊卯紅唇兒還未到巳辰口吐舌尖歡如鈎已還有玉杵在身邊不是未頭削就午二八中間真入跳起腳尖頭未呻吟口罷休申壺中酒點點不留酉燈來人似午戈俊戌只恐生下孩兒子非我有亥赤水曰纔卷妓笑曰吾當作上官昭容高坐綠幢一紙飛螢評沈佺期宋之問甲乙也赤水亦哂而言曰子非昭容余亦烏敢以沈宋二公比也妓示其詞拳拳然實由是妓之愛遇於赤水之愛竟欲以終身相託無奈赤水恐人計議含糊答應及至責願妓倩其友屢請踐約赤水曰吾無

白香山之不帶小鬟腰樊素耳妓念乃絕

裹真人

裹真人靈蹟人所共知及尸解去其法不傳至今墓址猶存嘉善縣高王廟側相去五里有小亭住來避人時憩息焉一日客避風雨於亭久坐神倦擁地而卧夢真人衣衫襤褸赤脚蓬頭呼客曰來來候子已久攜手同行入廟見神像莊嚴客欲下拜真人掖之以袖拂牆而開自應躍入客不能遏挽之趑如履平地四面空洞棲屋宇表裏通明如行鏡中捉以營小僅三寸曰中有千萬鑰匙藏勿開視隨手取出自然舍用引至一處玉鎖金環緘封甚固啟扉而入書厨林立如劍金光耀人多芸香氣真人拱手厨自開有童子捧盒出內貯五色果七枚如新鮮荔枝真人取白色如水晶珠者納客口令吞之頓覺心境空澈氣爽神清倘入後院高臺奪峙攀援以上遠望塵世皆在足下惟西隱封鎮嚴密閒之真人曰此內有洗心池紅塵人能到此者當令洗之否則過此以往茅塞之矣遂取袋中鑰匙開鎖推牖俯瞰同望客方凝眸注視不覺心從口出躍入池中將灌數次大驚異長跪稽謝真人笑曰洗盡不須還已將一片冰心換却矣客大悔乃拜從學道真人曰道不難人惟人自遠之自

有道何必從學其善誌之客逐醒醒復棄囊遊不知所終

阿三化虎

廣州東莞場有陳姓童子小名阿三父母使遊村塾學習灑掃應對之道一日塾師歸家六七童子相與為戲曰山村僻靜頗思肉味三日何難之有我能致之逡於神前炷香叩首而去遍時俱死備至任意恣啖諸童喜悅閱半載師又外出童曰先生歸去尚有數日若能再得生腥何妨肉食子盍為我致之三以為然時方盛暑館近山中旁有土地祠三逡焚以香稽以首掖地脫衣化為斑虎咆哮而出諸童方欲入祠觀其所為忽見一虎颺然奔去呼號驅走者有人膽裂不前者有人或曰脫形化虎若有人見不能援化原形諸童逡詣阿三家告知其事大相驚異其父次夜見虎蹲踞門外不去亦不傷人眾曰若是斑哥理宜逐去若是阿三化虎應入深山虎乃曳尾而起由是朝來暮去歲以為常鄉人見之呼名即避二十餘年尚有人見之者

鬼死

東郊韓姓蓄遊蕩不事生業其鄰姚氏有寡女矢志堅貞不出戶庭勤操女紅數年囊蓄百金韓知之夜靜踰垣潛入寢室將為席卷之計奈女終夜紡織旁有皂帽人

恕目如牛站立搆牀或左或右韓陰念是婦有夏郎之名何以藏有男子姑細審之見皂帽人以手向斷機絲女若不知續而復織如是者三乃援拔起長數鳴咽淚如泉湧自痛天之早死而家之窘也意欲棄世以完名節皂帽人急以紅絲帶作一圈懸挂梁上以手招女引頸而縊斯時韓忽異行竊大呼解帶拔關而出女若夢醒回顧壁上隱約見皂帽人形像變色驚之屑髮竦然身不為動以水濯壁面目若繪時有碧色血水流出顆顆凝如露珠次夜女見人擾攘至收壁上皂帽人其薄如紙咸曰陰陽遞隔鬼為陽氣所衝魂魄破裂不能救矣衙捨而去

野史氏曰韓之起盜心而踰垣入室也由於氏之守節而神使之也鬼之欲致氏死而反死於氏之手者邪不敵正也唐之時出有生佛見魑魅而僵者亦猶是矣

支離叟

馮光鄴都人性慷慨好劍術豪俠自居一日至華陰路上逢一道士言語契合議論風生遂訂交焉談及宇宙間事氣為不平往來旅店逆同棲止時店有婦行止不端於牆頭招男子笑罵誰浪而下道士笑曰個人有淫行須以劍決馮未及答道士已舉少項提兩人頭至腥血糢糊墜於几席馮曰誠之是也君誠劍俠矣但此兩頭必消却之經人知而禍不少也道士曰是不難於腋間皮囊取金丹一粒嚼而唾之兩頭化為清水道士曰真武觀前吾舊居也君至無須問人大呼支離叟于即至矣別馮西去果至真武觀並無鄰居亦無僧侶前有古松一株大三四圍質色參天笑如龍鱗試呼之道士果出相與笑語出松子數十粒曰服之長生遂去馮意其仙欲問道術追之不及悵然而返想此即亦松子支離叟乃改名也

牛鞭驅鬼

滕陽王恪勤於力田家逐小康時當酷暑行至溪邊就松陰鋤草飼牛而歸用鞭撲地口中嗚嗚然雜唱秧歌忽鞭一過如裹重物墮地一團黑煙再再而沒時前村有儲姓女美而豔每夜夢中若有人牽動被角者驚呼不能出聲見一年少書生形容清麗曰我鬼仙也子有仙緣行將度脫慎勿與人言日久神氣耗散容色漸槁父母疑女有病延醫治之初不疑為鬼魅也一夕女至牖下對鏡理妝鬼亦在室忽曰咄咄今年衰前村牛鳴鳴至矣深乎其不可久留也遂逃去女驚異之時儲自外歸遂問有人在外否儲曰適王恪到門索湯取女以鬼告卒不解其何以脅去後出語恪恪始悟曰噫是矣其牛鞭所擊之黑煙也不然鬼何畏我哉儲知恪未聽遂以其女

妻之是牛鳴鳴之堵數定而鬼特為之媒牛鞭也即紅絲也

臭蟲

山西某驛馬號多怪蹺馬甚多驛丞以此能職一官新蒞任即訊圉人屢年倒蹺之故答曰不知驛丞疑與風水有礙意將移廳別所然此念一轉而此夜馬蹺更甚於前丞患之遂與妻子刷曰朝廷置驛所以遞郵傳而馳驅王事今馬多蹺乎司郵政咎其臭蟲今夜我與怪物戰勝則萬幸敗則搗予骸骨歸里耳舉相勸阻丞不從搗余帶僕操刀往宿至三更許初聞窸窸聲自空而下馬即蹄蹺燭之毫無所見既滅燭安寢耳中聲漸繁如密雨由東而至廐馬盡皆蹶躍嘶鳴猱燈火偏視則白馬盡成紫色矣終不識是何怪相顧錯愕間忽見地下一線如蟻往來約有億萬計皆臭蟲也竟有大如棋子者尋其歸路至廐東之古井而沒天既明丞集薪焚之臭聞數里怪遂絕

石馬精

歙省水西城內奎山下有巨石狀若馬因名石馬滿傳聞昔時左右近處畦田禾穫深夜時常失去晨人多守之見巨物如牛來風而至舉鎗擊之金光四散後不見或

疑此石為妖以火煅之果見口內猶餘稻粱身上青苔泥痕畢露遂以鐵錐鑿其首中有硃砂十餘斛從此田畴如故

尚錙

尚錙豐省北門人趙蒙生涯父訥中年生錙錙年四十婦賢無子訥謂之曰行年八旬兒尚無子不識我能見此吗吗否錙慰曰豐俗尚鬼兒去求神或可有詞遂至三聖宮禱於神曰弟子年已四旬尚無嗣續求賜兒以慰老父想念之情果爾敬以陽戲酬答後婦有娠生一子喜極酬前愿養家素寒不能立辦因即僦食用日剩餘貲聚而不敢復用數年積三十金時兒已三歲矣擇吉延巫門外酬神戲演過半巫覺有異而未敢告也三日後錙婦口吐涎沫狀如瘋顛盡則熟睡夜則唱曲凡戲之始終本末悉能傳其妙若平生熟習者乃祝神曰演戲恐不精潔求神赦佑行當再演也神若許之先時中素某同理演劇事於未啟之前竊嘗一懺而錙未之知也聞神震怒不敢復往錙嘗訊得其詳細於是再演陽戲而婦始愈夫神既怒於竊嘗嘗肉則怒應加中表胡為加於其婦是蓋欺其弱也今之神蓋有之矣

廣南許信

許信廣南人年四十餘素業漁夜靜臨流深處布網獲以香餌獲魚恆多於人一夕忽見水面燄火成團遥近船前似有人在水吹沫終夜不獲一魚尋思鬼物弄人一至於此如何布置憶幼時嘗聞老宿談魅鬼近船左則舉網向右近船右則舉網向左鬼雖通靈不能脫逃次夜如法試之果獲鬼鬼在網中自供我名吳大本村人過河溺死殿魚逐去原屬不合今既見獲求為覓宿下次不敢冒犯信不信繼之以哭已而東方漸白聞網視之臭不可迫乃杓既掊扳一片急用巨竹夾而焚之血流滿地有聲啾啾延至黃昏信在河上修網忽聞滿河人聲嘈嘈若與為仇者急歸家至二更許有數十人搥門敲戶曰吳大偶然相戲罪不至於燒死衙心太忍吾儕投至金龍大王前抵罪辭遂謹從忽若有攔阻者眾云門神不容我等退去明夕再來次晚瓦礫石洗紛下如雨良久始散信汗流浹背衾枕皆濕惟冀天曉時當夏月覺夜甚長追悔前事往來於心忽聞門外有人過曰此何人居前後堆滿沙礫信戰栗强起推牖見紅日當空時已過午收石揚沙而出不復捕魚移居改他業矣

汾姓

蘇州冷姓富已久矣聞其祖上起家甚異房貿度日至除夕債負圍不能還而於案

米油鹽一件俱無計圖自盡因思元妙觀乃靜寂之所後有小池投之無人得見遲至親中有術士在撫席回寓見冷貿貿然來曰足下象貌發財應在今夕子時冷告以情術士曰吾讀麻衣相纔深得其秘今日我賸錢數千足下五摘回二千姑備食物以度殘年第致當後毋相忘冷固辭不受術士曰非見倘言欲兒以好言勸慰也亦非見爾之貧窶而分助之也聊相定斷慮無虛設冷負錢拜謝而回其妻問曰錢從何來冷曰相士說我今夕子時即發財故相持贈妻曰彼相面者一日能有幾多出息肯分錢二千得毋以貧難受而行不義之事乎冷曰實乃術士所贈送往街市酒館敬神過年其妻忽指牀下曰我聞常有響聲或者此處有銀藏乎于兩人飲至夜靜時掘之冷笑其言過鄰居假鋤抄牀而掘之初至三四尺瓦礫相雜又掘尺餘先之以泥繼之以泥見有大石一方妻驚起曰在是也遍體魚行主經過問言從穴隙窺之見其房中牀帳斜移旁有泥沙堆積夫婦用力開掘信其得藏歸為數百冷忽聞牖外有人履聲悉滅燈燭晏寢悉迎而復掘掘至天曉不獲一物竊議術士之言不驗徒勞心力也次早冷出門嘗見魚行主來憩其開口索賬與之揖行主曰爾已發財冷笑曰財從何來行主曰不必相瞞我已知之矣新正無人肩貿我行有魚鹽可去賣冷曰前賬尚未歸楚今焉可再空取乎行主曰無傷也冷即往取魚一捆所裝擔內有銀百兩沿門售之一日而盡喜付魚值又向賒取一捆捽之亦然遂過行而問曰此號魚積有若干行主指示曰後房內約有萬餘捆冷喜不自勝竟陸續取而售之獲金數萬乃迎術士歸家厚養之脾好經紀分成商賈利息百倍遂成巨富至今已三四世矣家兩鋪裕子閣之錢廣軒先生所云其言傚而可信故書之矣

孫仙

孫仙不知何許人予童時聞人言仙常往來奉晉間士大夫每延致迎有當室生辰仙至用手濯水於壁畫大黑圖凡鎮陳延宴悉取其中三四十席可以立致或疑其妄曰席無美女何能暢懽君能致之乎曰能遂彈指壁上啟扉出一鬟女對客勸酒細視之即疑其術之妄者也時生中有一妓常以言語相狎大相齟齬忽腸絞腹痛不可忍急如廁突見臀上陡長青毛尺餘若雞翎出土叢生者力拔之遍拔遍多或曰此必孫仙所為也急為請罪可去請於是舉為妓請仙曰已盡之矣妓拔之果無後十年潘從八山不復再見

騾償前生債

友人徐笠庵云有戚某貿易關東客久未歸弟尋之遇諸塞悲喜交集尺以客賬未收念及家園不能遽去留弟經營日作家書封白金五十兩交弟先歸為婦新水之資弟回家陰念兄來尚須時日將銀暫作別業嫂問備兄有信來否弟以尋兄未遇為詞一日弟往岳家借村人壯騾代步鞭策不前騾忽言曰我小五阮氏也欠某五十金冥王罰我為騾以償前生之債某借爾騾情也今爾受兄攜銀歸望滿嫂欺兄所得銀數與我相符行且為我償債也尚何加鞭乎弟聞之愕然不敢至岳家牽騾而歸親還村人即取前攜之金與嫂而告其實是騾以負債而為畜類能勸人吐金而全手足冥府知之當以是騾而還令為人也

姚家婦

鏡平姚姓有婦某氏芳容韶齒風雅絕倫伉儷甚篤舉一子而夫亡會閩中有花會之局以宋時嚮聚三十六人日標一名視資本之多寡勝負總以三十倍為準由閩曼延至鏡婦聞之欣欣然有喜色莫得重貲不數月而家業無存忽想對門屠家有千餘金人亦倜儻不如借貸以為翌日賭本遂詣屠門而告曰貸予五十金局勝則加息相還否則身與子歸君矣屠素知婦賢且利其色好事者又從旁慫恿之署券而去婦歸夜至夫墳哭而祝曰花會事予衣食無資夫若有靈幸以魂夢相助不然明日妻與子俱屬他人矣祝罷恍若夢夫曰子之心予知之矣明午予陰助之可盡出借銀賭之當勝惟將來不免官非耶天明婦如其言果獲大勝婦將銀加倍還屠氏屠大諱曰前乃贈金並非借用願有張婁之意即鳴之於官時鏡平某令訊其始末問婦意婦曰願守節耳判曰借銀而加倍取息藉借而強奪人妻忍等張閻法雖寬宥將屠重責枷示追銀入官起券給婦嚴禁花會以除民患又訓婦曰婦人以安室為善茲爾混入賭場亦有不合念情願守節心尚可嘉姑免從法勉之

玉魚

李氏西園有井水極清澈雖旱不竭忍井欄坍塌磚石破碎填塞其中李命石工淘之使淨匠於泥礫中獲一白玉魚長尺餘溫潤置於水仙花盆以供玩視久夜有光照徹書室後西園之井涸無涓滴矣或疑井失玉魚水不能生孚不之信前有枯井原無泉脈試以玉魚埋之於井底約一飯許一汲秋水清澈可鑑仍命石工修復小棕亭傍置茶罏邀友消夏共談玉魚不過一玩物也何以沉之水來而消出之井涸而魚雖有博古搜奇者亦不能窮其底蘊焉

占柱知捕

水西城內文廟兩廡前有古柱二枚開花時一黃一白逢鄉試年於揭曉前左邊金黃色盛發者文多中式右邊淡白色花盛發者武多中式若其年文武脫榜則有葉無花屢試屢驗故應試者見有花發無不欣欣得意焉

巧騙

浙省有一人相貌魁偉衣服華麗攜銀兩封上街先買鞋鞋五對令店主送鞋至寓取錢店主着小子跟送攜鞋而去行至銀樓即退換赤金店中取金約有三十兩交與觀看若人曰予不識金色高低取往相好鋪內看明言價比兌若人有銀二封置於櫃上哄攜鞋小子管顧店主見有衣穿體面又有銀兩似二百兩光景現放店且伊小子坐此設非騙財其攜往估值誰知去已二時不見回來因問小子曰爾主人去已久何不回小子曰此非主人我是鞋鋪傭人着送鞋取銀而來店主心驚即開若人銀色乃銅錢二百文知受其騙也四路追尋天已晚矣次早又遣夥往找遇一人曰儞等荒張形象莫非找騙子耶對曰然人曰現在戲場見此人要花銀四枚

可能領我其夥即如數許之人曰必帶花銀同去見之指人付銀其夥在數認之鋪借銀四枚跟往戲場若人指樓上看戲人其夥見面貌相似即與花銀直上戲樓捉住羣皆閑觀被捉者曰我是某行之夥誰不知之子敢誣我以騙乎反為誣騙欲扭送官從旁有人呼曰子誤以某為騙賊也呼人如何下臉其夥見是鄰舖方知貌似而非指之求恕看戲人曰我等作夥須以騙正為主人肯容留今於衆耳屬目之地無故誣我以騙知之者謂偷誤誣不知者謂我騙貨若使行主聞之必攫出矣予亦難以依人養家也必到官伸冤方可明我心跡其夥情願認訛還同過舖告知主人即備酒還其主同洗前冤乃已呼既被騙去多金又受騙去花銀至終猶備酒求饒一事而遭三害若往古之必元武朱崔二屠同遭是舖矣

烏蜂

廣西螺螄山層巒疊嶂林青深邃溪流成河溉田千頃岑有峭壁千尋人跡不到下有平地兒童牧牛關玩之所每日午時聞書聲琅琅能辨地數尺憑空而立移時始下俱以為身輕有仙骨矣一日有李姓童子之父耕於田間暫見山頂洞中有烏蜂頭如斗大垂其下梯張目嘶吉噓吸有聲口開則童子躍高數尺飄然若仙口閉則

童子輕身如墜雲霧游行自得諸童嬉笑不自知也駭極曰將來衆兒童必遭其毒也離城不遠奔報營中適武弁捕盜回營即帶用餘火槩覩之蟒未入洞築砲轟之一擊而中臭閩數里

菜葉治病

王奉楚人所居在滇之妥巷中旁有藥店揚五者不甚通醫客記數方聊以應濡然事神最誠一夕夢藥王降臨曰爾事我甚虔即以五十金賞之而醒後因天寒應大室姻席歸以深夜曉醒喉忽疼痛滿口起泡渴甚思飲急尋買漿之家時當半夜家家閉戶只有菜傭尚未關門搗菜汁飲之次早霍然數日忽有富室獨子偶患喉痛延請名醫治之無效粘帖於門能治好兒病者願以五十金為謝揚五見之揭帖退視囑以菜葉搗爛以汁飲之應手而愈富人餽五十錠之外又設宴而謝醫術遂行諺有之曰趁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其斯之謂與

裁縫做褲

粵西有本地裁縫忘其姓名一長隨姓鄒者攜布二丈餘喚令做褲囑曰儘布裁做多則還我裁縫誤會其言將布縫成大褲越日送來鄒視之大笑曰是褲乃四大金剛所着也今賠之裁縫曰我奉爾命照布裁做並無尺寸落為私己鄒怒極盛罵而裁縫對天立誓明心衆見裁縫如此愚昧勸鄒認作晦氣以止其事本官聞之大罵鄒曰汝寧不知土人之愚而令其成衣乎我衙暑向來嚴肅今以小事而紛爭若此成何體統立即驅逐鄒見官怒攜衆同事求之得免次日裁縫來索工價鄒憧拂怒於官與銀一錢二分詎知裁縫大不悅曰如許大褲賞我幾日工夫工錢必加兩倍方可銷賬鄒雖氣極所碍者官只得勉受其訛詐而已

下蠱

廣西近安南之區家多畜蠱入其室無灰塵蛛網者即是有蠱之家其類不一有魚蝦之蠱有牛皮之蠱有蛇蠱有蟲狗蠱蛤蟆蠱難以備載予於太平府見一友在盟華中性情耿直與人一言不合則唾罵之土人以此啣恨遂下蠱焉一日友腹忽疼遂以薑湯飲之痛稍緩次日覺臍旁有硬塊隱隱作痛謂為癥癖醫治不效形容憔悴日加瘦頽而硬塊漸腫若瘡粘以膏藥亦不見銷一夕塊破出小狗一隻約二寸大在地奔走狂吠半時狗兄而友覺矣又有友在武緣署中一紳衿請宴酒闌入散回至中途見本地素相熟識者攔住曰先生被人下蠱矣身邊取藥數粒噙含回

暑即用水吞之友如其囑至夜分腹內雷鳴遍時洞下燭之乃蝦數百枚跳躍皆生又有宣化縣一友寄寓銀絲巷鄰有一婦自鄉間來其貌甚醜其口甚利友恐而詬譏之婦恨下蠱友亦時常腹痛似有硬塊久而大腫裂出蛇首二三寸友即嚇藏臥牀三日而卒後聞此婦用剃刀自割足底流血而死是乃惡報吾勸世之遊客謀養家者總以寬厚和平為主莫欺其愚也而辱之莫恃有勢也以凌之物極必反舉世皆然矣

羅誠

貴州清鎮縣離城二十里山高路狹峰巒嶷蜿兩山夾溪溪澗二里許土人以竹筏濟人溪有沙洲圖浮如衛繞環洲皆石洲有高低起伏水有深淺願逃邑人張姓新喪父不知洲中有墓穴所建堪輿亦咸以為浮沙有何風水可尋於是日在山訪尋總未得地一日忽有老叟羅誠來謁曰去此不遠當有真穴為君指點之然不利於己損吾眸子吾衰矣他日願君養贍終身也張喜許之便與偕指洲上指穴而葬張見左右前後點應相若即滿幕鳥葬後誠果失明遍牛張之父子聯第出為縣令攜眷屬去只留幼子經理家務頗忘前約且以誠瞽目為賤人使碾米舂穀下倫僕隸誠方悔前之侍人過甚然事已如此隱忍不言如是又數年一日閑坐門前忽有人拍肩耳語移時而去次日張之門有一堪輿風鑒來請觀祖塋幼子引至洲上先為詳視曰此魚跳穴也惜少龍門須建長平橋塔補風水方出鼎甲耳幼子遂致書於父凡隙其始末不數月而橋成羅誠雙目光明如平昔瞭然無患從此張姓家落出仕者亦絡繹矣是洲當晚水大不淹水小岸不見高自成橋後常遭春水驟漲即為淹沒誠後不別而去有人遠遇同居安在江西為人行山相告曰吾等幼時均師事異人凡與人指地者畏墓穴妨鼎則必迂枉避就今誠以小過獲罪於師師遣下山臨行謂予曰羅誠獲譴當輒限滿日爾其救之張之祖瑩乃鯉魚上灘穴也橋為魚網不死何為張刻侍吾友吾奉師命是以破風水而救之言畢遽去夫誠以不試人之心迹而即以坦履將之毒此之謂不識人故天加以瞽張以討厭誠之猜僻而反以仇寇報之毒此之謂非人類故天使以眸然昧於明者心本無他光終可復刻於心者天良已絕孽無可回嗟乎世之有挾而求者往往於事未成之先餡言密歃雖吮癰舐痔願為之遑至已得之後變色厲聲雖算食豆猶詐語之卒至公道在人睹施破許此亦天道之昭彰也吾特書其事以醒當世焉

三橋夢

古有蝴蝶邯鄲黃粱赤柯四夢近時又有紅樓夢人生何事非夢何必以五事為奇而嘗以記之也吾鄉士人王仲懋又有三橋夢篇幅最繁成之而未付剞劂不能記憶予記其大畧云仲懋乾隆年間赴試不售揚興還家路過三橋宿於郡店房西一房官屋屏土牆牆以外秋草滿地霜葉盈階牖前有老棗一株仲懋對之悒鬱無聊沽酒消遣飲至半醺漸闌身倦試果甜而漿醪賜思欲過走天下以圖進取於是慕裝出門南走吳越北至滿洲所至之地悉如陳文子之言去而還之乃駕十丈舟揮百幅帆決意泛海巢風破浪長嘯開襟曰今而後東西南北惟我所適矣須臾過大西洋登鼈頭視之一望無涯曰今知天地之大也睡眼闇矇過大弱水洋水勢洶湧羊角當舟滯而不行舟沫倒瀉衣皆盡濕舟人大恐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適之將廢也與命也聽之而已矣遥見兩大峯舟子曰幸有靠矣併力鼓風駛去見山有巨洞高墨如橋下流若滿心疑衆靈為梁也急阻之以避其惡口未止而舟已近矣適有舟自洞中出聞曰欲保無虞須向洞行即依言而過深黑閉悶瞪天無隙之光無由晰晰燦燦見面目寒氣逼人毛髮豎立但聞萬聲丁丁泉聲汩汩無晝無夜

醒而睡睡而醒饑而食食而饑不知晦朔在於何時及達洞外問知匝月有餘矣行未幾陸徙起颶風掀檣傾側飄至一山石級層層似有人居停帆覓食人皆上岸仲懋亦捷足而登曰居水已久登一曠土便生樂趣信步尋勝圖暢鄙懷忽見黃聲黑盡深目曲鼻奇形怪狀已心驚膽怯矣又見虎頭人身長二丈餘赤髮直豎眼突如卵綠光熠爍鼻懸如膽口大齊耳唇若丹砂齒參唇外利似刀鋸腰繫豹皮視手足皆鑑聲音如梟見人搭唇而笑圍而擒之劈而食之仲懋急趨山洞從崖旁出疾趨歸舟舟子上蓬瞭望上岸之人已狼籍殆盡大驚曰此乃夜叉國界也漂乎不可久留急起風逢而夜又已至幸風利不及而止歷過海外諸國輒至祇樹國舍舟登陸時值深秋黑深林雞棲高樹一路荒涼之景方知天下之大無所不有行路之難豈僅蜀道獨行數日方至國門入其城見憧憧往來者衣多黑紋見我相貌文物冠服不同擬胖而視又有冠高冠衣寬褐者問曰子非吾邦之人也胡為乎來哉曰中朝人士航海失風飄流至此其人曰吾國六十年一試今值開科取士之期不論東西南北之人能七步成章者俱可應試子之來真如王子安之過滕王閣一賦壓席殆有神助哉有福也可去報名仲懋聚之至期國王親臨考院士子如雲扃門面試

俄而出題賦得百川赴巨海得收字五言六韻仲懋作詩初浩渺長川赴滔滔巨海收注馬擊或滿逝者無曾休脉絡難分派朝宗總舊道惟虛能禽受不約自同流萬里趨波窟千波滙屋樓會將天鑒水直入覆人舟國王見此詩擊節賞又出對曰三塔橋頭三塔水仲懋應聲對曰六洲山下六洲花王大喜曰真天才也得此大器吾國有幸矣遂親點狀元按為內閣學士勅林西侯高祥有女嬋娥年已及笄美如玉庳招之為壻國王錫以錦袍玉帶冠鴛鴦霞帔寶吉迎親重重儀仗鼓吹音樂宮花簇擁宋積鑣鑣街心懸燈結綵士女觀者擁街塞巷仲懋揚鞭於馬上蛾眉拭淚於輿中登門揭彩盡挑歌笑之聲妍入閨幃拜歌笑之滿色屏開孔雀壁映琉璃銀燭分煇玉卮交飲月移花影步步金蓮笑駢銀缸纖纖玉手翻鴛鴦之被登雲雨之壇決意綢繆已忘朝暮一日宣召仲懋進見國王曰祇樹稱小邇近紅毛民知耕耘以為家士識禮讓以為國雖有三墳五典不能窮究精微卿乃中朝偉傑當為我振興文教仲懋曰三墳五典已遭秦始皇燔之久矣國王曰秦所焚者乃內地所存之書未曾燒我國奉頒之籍當命崇文閣大臣撿交仲懋會回閱之曰洋洋乎五帝三皇之遺模也連日夜鑽研旁批直註三月乃成進呈頒行國中即命仲懋出使觀風前之以對出題者沒為案論詩之外加以表判初試之時士不知法仲懋自作數篇令士庶揣摹則倣文風盡革士子歡騰試畢改三邊總制在任五年臥治無事時有右丞相出缺王乃枚卜特選仲懋召回大拜供職忽報西蝗國入寇分紅白黑黃四隊兵馬數千潮湧而來侵犯邊關官兵莫能當衆皆駭然惟有堅壁守壘兩關即度花臘飛章入告王命仲懋討誅軍機仲懋曰相地度宜隨機應變加封征西大將軍掛林侯赴日出師仲懋亟下庚牋雖安丙槐星馳至倣探賊營曰此必敗田單火燎平原之法方能取勝遂命各兵採樵堆薪塞其要隘用牛萬匹尾繫乾葛沸油漬之一時齊燃鍬之使去光鑠燭天敵官驚潰棄甲遺兵而走仲懋又命各隘盡燒寸草新綠其歸路賊兵盡化為灰仲懋飛以報捷撫慰居民班凱還朝晉爵柯南公寵盛一時侍妾十餘人歌姬數十人食豐履厚竟以郭令公自許嗣與左丞相黑翼意見不合凡議政事恒與睚眦乃奏柯南公威權太重請暫罷兵權以抑其志由是仲懋事簡心閒得買附郭曠土創蓋第宅緩之營之不日成之此處土產有人參黑色紅棗而微黃食之益壽又出白氈布不織而成用以遮陽鋪地食必珍饈坐必歌妓優游林下修養極矣忽見場外黑花野牛數十羣甚為肥

壯使人圍之用以犁田又有荒山曼土教人力耕火耨開闢成田遂綿十頃深得林泉之樂忽門外閃傳部外來一妖異之獸身長十丈頭如山岳口濶耳長所嘗之牛盡遭噆食實牲之人無法可治仲慈心急而醒豁眸而視日已臨窗夢出見臥牀正對牖前古桑此上有土彈數丸泥窪穴竊嗡蠕蟲數十枹舊蜴封一堆根下有蜣蜣蛄螻十餘枹旁有小豕睡眼草中仲慈吁嗟噫嘻久之午雞鳴喜大笑而寤

鬼宅

粵東有一客舍軒昂敞朗扃閉多年有順德士人喜其僻靜貲而居焉適故友來訪時已起燈呼童煮茗款坐談心遍時而茶不至主人覩客之容似有驚疑遽起告別固留不得送之出門回視燈已滅矣入廚呼童見童猶添薪曰子纔汲水烹茶乎童對曰一堆之新焚將盡而湯無沸聲非貪懶乃奇事也曰客已去矣且停烹熟火而燃麗燄俄見跋緑焚青不覺毛骨竦然退至書室正欲推門忽聞內有人拍案厲聲曰吾作客數十年為人排難解紛世所欽服一旦阻於暴病事有未了難以歸冢故延居於此吾喜靜而不許人入人亦畏吾靈而不敢入爾何贅大如斯乎當速去在則恐不利於爾矣士人揖而祝曰人鬼殊途幽明一致固難躁躁聲出房外不復

君之止於斯也當易宅而讓之矣須臾曰請與君約月以為期即分一室灑掃潔設茶奠神旦夕奠酒焚香日至時即拜辭矣鬼笑曰言亦近理遂寂然士人乃易尊館依期而去後有太守某閩之氣粗膽壯喜其賃價之廉曰僱福薄者不能鎮邪昏以壹壹太守何懼此鬼即有鬼見我亦當退避三舍昔者范文正公作無鬼論心疑即鬼胸坦則無古人豈欺我哉吾何畏此而不居之時有食客在坐諫曰天下理之所無恒為事之所有城廂內外瓦屋鱗鱗何恃臧氣與鬼物爭此一室乎太守不從遷居三日漸出妖魔眷屬相繼而病僕隸兒童如見其人偶閒其廬太守雖不過害而屬室不寧不得已而他徙焉至今空房隙地蔓草萋萋荒廢宅古人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語誠然也

薛長隨

長隨薛姓杭州人也粵走巨門踐隨關部財如泉湧至京覲過一寧波生員周姓學問頗為當道器重而性高氣傲得交甚寡落魄都門薛憐之招與同寓書語投機許其捐一微員未爽薛出京南去帶周同行至無錫薛年過五十因以無後而納妾圖嗣化銀千兩有奇娶一年而成人能琴棋書畫吟詩彈唱女子中之甚而為之置膏腴

服飾又化銀二三千兩一日有友裹薛飲因周同在亦並邀焉周雖帶邀而究係讀書之子粵坐首席弟主人之心所重者原在於薛不在於周似有輕視之意周見主人於薛之前分外熱鬧忽而自思臥碑中人反不如目不識丁之長隨得擁厚貲而任意奢華到處逢迎何天道之難憑也席散歸夜闌人靜舉筆作不平論以抒鬱勃又慮人見招怨在燈下燒之登牀就枕夢城隍傳去諭曰窮通得喪自有定數子雖貧窶閭過日並無風波即子之幸也至某月某日汝到靈隱寺看棟便知端的後薛攜妾返杭周亦同往仍居於薛候城隍所指之日至靈隱適中丞設席在寺宴新科狀元屆從守門不得入周思榜懸山門之外吾即在路亭候之見有永帶小橛身負鐵鐐蹲拖石礎見衣錦繡而討賞者有無手無足裸體臃於沙場大喊求乞者有雙目俱瞽跪求布施者並不見有指出至晚進城隨行隨思城隍豈欺我哉何言之不驗也是夜睡去又夢神傳去並傳薛至又諭曰子見彼居一二品之實與中狀元之士因其謹言慎行別無他過而且數世積德故能如此彼帶枷負鐐拖石之徒乃近日惡報能改悔自新猶可望宥其脫手足瞽雙目呼寒號饑者乃前生之孽永不興救此即榜也子心可平矣神呼薛曰子之不善已交王小蟾矣次早周以夜夢告薛

薛曰吾亦同此夢也嗣後當刻刻留心於是贈周銀二百送之歸凡姓王者盡與絕交而且閉門不出日對盤妾以取樂妾欲建造花園十倍其價攜資鄰房以成方圓雙屋築基疏泉壘石仿山家洞閣層樓綠沿碧澗雕欄畫檻丹堊藻飾積木栽花工成日帶妾避跋妾曰此亭不美薛即如妾之心而改造之妾曰此間少臺閣薛即呈樣添建之十易十修剩資已化大半妾有厭疾退以參乃趁月或一餘或再餘樂不驗惟參乃驗薛愛之甚不惜重價而貯參且無爭不遂其欲不數年而資竭矣薛乃長吁短歎恒記夢中神言不敢服役於人偶問妾有何名對曰幼時名小蟾問其姓曰氏本王如貧鬻於李得價百餘今季以妾而得十金薛曰神言已應矣吾無好日也書啟於扉遵懿而疏貴房宅遍告而兜妾與貲收斂周在家設幃願為娶通閨之趣至杭與之晝寢曰今知天道之公而神鑒在茲也吾知安命矣後妾失依而復歸蘇竟抱琵琶歌樂過日鬻夫人之生也為虛死則為實故始而視人哦嘆之子極欲第奢反勝於杏壇之友似乎天道難憑迨其末也烟霧消而即發見浮華去而樸真還渾消分明方知天道不爽古云蓋棺論定此聖人之所以不怨天不尤人也

朱翁

朱翁名國柱號丹園鄞邑廩膳生迺以教讀起家擁資百萬乾隆十六年歲大饑翁自設廠以賑其救生靈不下萬計是宜當人一命仍貰之居不納租金翁亦不索或問其故翁曰彼之破家實由於鏡與喪葬奢者懸緣吾非藍其房而富之也原以療其生也雖無租尚有房賤之而已越五年者人退房於翁住視之僅存椽與瓦矣翁亦不怒其僕曰既貧祖業又鬼瞰魔情亦可怒翁曰生來難食拆室為炊苦亦極矣彼肯讓之尚不背於情理怒之而已翁乃鳩工盡拆而鬻拆之日翁在門首坐而使耳聞人曰此老正賤可攝魂去以索其食一鬼阻曰此財帛星中之正人君子也攝之不得恐惹其禍翁即喝入查人數內少泥水一匠命僕尋至廁間橫臥於地口吐白沫似鬼迷狀即舁登舟載之歸家翁曰此必若家之祖宗怨我拆房不能棄我而遷怒於匠也當賤即設餚以祭之不愈即俗土風凡有慵懶久病者以為魂不附體備牲酒至到城隍廟拿神用雄雞一將病者衣裹於雞身呼病人名而歸名曰追魂翁亦從俗為匠追魂命僕抱雞一路呼匠名歸至家將雞放於病匠牀前匠即起自拊胸曰令得回矣因問之曰昨有數人詐我錢文不允其詐與之爭鬧即投胸拉

手扯髮推背而行過一大衙門喝散數人令我歸望之不識歸路龜其引之若人曰坐在東門房候之自有人來領歸歸也房有狹桌桌有抽斗斗有竹牌一副少么六一張閙坐無聊自玩其牌忽聽呼我名投以出門見有鳳凰毛彩鮮明隨着隨行不意即回宅也翁奇其言又入城詣城隍廟遶東門房果有狹桌抽其斗果有竹牌檢之只有三十一塊視之果少么六一塊翁曰匠真魂在此也鬼神之道大矣歸命多市楮錢焚之于拆屋之所而匠病脫然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蓋所謂遠者非遠而避之也必其立心以正行己以恭不必遠鬼神而鬼神自遠之矣敬鬼之不敢纏繞於翁者亦由於翁之正耳

咫聞錄卷七終

咫聞錄卷八

清 慵訥居士著

陰陽太守

有一新遷太守而之新任者由水路前進行三日而見鄰船旗上官銜與己相同此必前任回籠詞之乃亦赴新任者疑是假我之富沿途打抽豐騙財禮然見我旗彼必收旗而走胡為竟與我並行也未免艙過大矣至晚收纜灣泊一處太守持刺往拜居然邀見索看赴任部憑名姓異而任所同自思部既還我因何又放彼來審我有他案望快爭因問之答曰予赴子任我赴我任不必以此繫慮也由是隔則同閘泊則同泊夜必聚談心亦契合將次抵任若人曰子乃陽間太守我乃陰間太守吾見子之誠也是以告情於子也陽太守曰同事一方民間詐偽可縱於陽難縱於陰有疑事可仰指教幸哉民間可無冤獄矣未幾各有役來迎接迨益期上任陰太守忽不見矣到晚陽太守往城隍廟拜會又遍見之其陳設布置資待同候像同陽暑問曰吾不見公到任也曰只可我與閻見之不可令外人見也次晚回拜民見神蛊而不知出入在於何處也陽太守恭迎各盡其禮後聚有謀死親夫一案死者家有

老母領養一女為媳而女已長成適月即欲完姻母有一嫡姪業戥艘善誘人妻壞人名節常來母家防之甚嚴戥艘亦不敢起妄念而不端其行適其母值父家有大事回托鄰居婦嫂照看媳婦適戥艘過來一轉而去其母是晚不回其子宿樓上媳宿姑房三更時聞有人扣門其子起而開之被人一棍打死其妻聞聲起而燭之見夫身倒仆門扇半在門內半在門外驚喊四鄰起視疑日間戥艘來過必與女有姦約也趕其姑回告之其母曰吾之所防者惟吾姪昨吾出門而嫂來吾子夜遭打死情有可疑即控之於官官驗棍傷致死屬實即提其媳婦與姪到案訊之不得真情暑加其刑二人即認有姦而於通姦情形究有未確連訊十餘堂案多疑竇將近一月暮友曰此案必須通報再延處分不少官曰我亦作此想矣當晚友叙詳稿尚未成就坐而假寐依若像起忽見一男一女站立於前似有哀泣之狀一驚而醒則尚有恍惚之形也友意擬動曰若以姦辦必有究擬若再延挨衆人難免處分躊躇未決心猶不寧呼童煮酒銷愁正在舉杯時衆人出來入友房同飲友曰夜深人靜何猶未寐也衆人曰適在睡眼矇矓之間見一男一女淚眼跪求吾想此案有冤難宪主是以出來友曰吾夢亦如是也故借酒銷愁衆人曰明日吾當傳媳婦採其

紅而辨女之處不處則棄之宛不宛定矣先生請緩斂詳檢次日驗果處女男女哀怨官亦淚下謂幕友曰吾寧去此官而不辦此冤案心陷無辜也子為我作稿稟請另委賢員訊辦府接其稟晚謁城隍曰某儻有一疑案請查之城隍曰吾已知之矣此案乃賊殺死非由姦也四路查該半月獲犯破案矣府即修書飭縣訪查縣乃着親信家僕帶役改裝四路察訪自赤下鄉訪之其一少年家僮能說土音行至某村進小巷敲足坐於佛前蒲團上聞閨壁房內有人言語起而細聽其人說此案縣已詳出可安心矣若未謀算等當避開為妙家僮即出巷密招所帶差役擄以帶回與案即破而定又有某縣殺阜幼圖賴人一案其人與鄰居有隙思欲報復見媳在水缸汲水以手向後撮之其媳翻入水缸殞命誣為鄰居推入身死以一年輕少子為証縣以命案為重見有証供即以鄰居擬抵招解到府訊之極口呼冤府提全案人証質訊少年一口供是眼見鄰居致死是子年未成人不便加刑以刑嚇之不畏喚進入署以食騙之亦不吐實情太守又請於城隍次晚赴廟訊之城隍令將大堂之鐘暗以煤塗黑其裏訊之幸堂命統帶人証將手懸入鐘內昨晚神已吟哨能將殺人名字寫在掌上不許將手按鐘裏而死者之翁懼神寫字手掀鐘裏逾時過來仲手而視衆皆白而死者之翁獨黑太守曰是顯殺媳圖賴人也案即誣服首復各州縣疑案不少賴城隍以決者十餘起太守大得聲名一夕城隍過太守向帶慈容太守問之曰訴之是洩天機祕之是寡朋情太守再三問之城隍曰今堂命在奴內想是前生之過太守號而求救城隍曰吾已躊躇多日並無他法須多購美食錦衣孝敬令堂使之用盡命中之祿得早遊仙也太守遵言日獻臧餚逾月而母死矣城隍曰今免奴矣逾月當兩交作至五更雷將城隍神像擊開吁為友母之故而設法以移之乃移其奴於己之身是神也何待友則盡而自處則昧也蓋是非曲直之間難差毫釐矣

陰陽地

浙鄞文潞前明大學士也住居府城其祖某翁壯年時下距城八十里之小溪山會友次早還家有山民私與船戶約趁船而來到門時街燈已起矣山民欲寄宿于船船戶不允癡立岸上翁憐其山僻孤民詢無親友在城止之宿食以飯山民黎明而起正城民熟睡之候也欲謝主而走候之已久主人不出自思昨晚宿而食心已不安翁晨不可再住此過早也遲出門進飯酢食之再來作謝誰知轉回忘其門戶又未通姓名無人可問往來上下三四次不得其門而入翁起告僕曰山民即與之飯路遠可使早歸僕登樓而望不見山民告主人曰已去矣翁上樓視睡處枕旁有一布包啟而視之白鎹百兩納糧單一紙曰此必小溪地保承催錢糧遲緩完納也今遺在此苦人焉能賠之當買舟送去以解其結其僕曰不知若人姓名送歸何處主人曰糧單內載有都圖到此即知地保之名也又思俟糧遲公必受官責即進縣照單為之代納得有糧照即上船飛駛而去更後上岸詢之村中問得其名及其住處遲至其門但聞號咷不輟叩門而問之其妻曰吾夫上城完糧忘銀于止宿之家因貧而充役不能賠此重銀畏楊懸梁幸已救生翁曰汝夫昨夜宿在寒舍吾為此特來送還爾地保聞之出而叩謝翁出糧照曰路遠遲遲代完以省往返地保感其情命妻子同出叩謝因通姓名殷難為泰而食之自此山民進城必到翁家時饋鄉土俱數年山民歿役亦不來翁家矣後翁年邁擇地為身後計延堪輿卜葬地度其陰陽尊至小溪某山師稱佳城翁見山下有種蕎者往之指山而問曰誰氏之業可與值否若人曰長者乃某處之某翁爭翁曰子何以知之曰吾即遺銀在府之地保也翁曰爾之志何如此之遠也山民曰賴翁之恩值役三年頗增自依農業不遑城已近二十年矣雖步過鼻麻而懸念之恍若當日今何幸而又得瞻慈顏也請至茅舍暫為小憩藏愛是地亦易商量翁見門景不同曰子已富有乎曰可無慮矣鐵鐘乎告妻子曰救命之恩復到吾家即治飯翁曰爾為我葬地已感深情堂可作揖山民曰食此飯即有此地不食則無翁然之食畢山民曰是山乃我新置之產撥券擇而送之以報昔時之恩翁曰吾乃有錢之家豈貪爾無錢之地以博人笑翁看契價銀十六兩即照數與之曰我家離此過遠將來造墓統須裏欲得意而回復攜工購料恐藉山民就近經理所省甚巨至嘉靖時文淵顧遠實出此地而來也

野史氏曰無心為善乃是真善觀若翁之待山民可知之矣當其遺銀也不遠送以還之不書字以招之必欲親至其家又必待為完糧受真樂于為善也其初何嘗望報迨後偶然會合不過圖一安土又何嘗以和糞期許誰知天鑒其善之真而報以大福則復之視翁義體念前寄塗真性命解其危結善足底為善也即此可為為富不仁者戒亦可教人以改惡從善焉

嫉貧害婿

謝芳津蘇州常熟庠生也具玲瓏之筆操決斷之才凡有冤抑難伸倒懸莫解者投

而來之一詞入庭即能脫茲羅網其或心起詐詭即事生情出人意表甚至詹樓海客平地風波能使假者認而為真曲者變而為直四鄉士民咸推尊而畏懼之名曰老知官府慕友亦慕其名然救人多而害人少以故官不加法邑中有徐娃者富如石崇恩並元載家有慧女已許字壻家亦是華胄殷門迨後漸替壻竟成華門主實女已長大迎娶鮮資徐心鬱結曰吾之愛女驕養已久今嫁黔婁藿恐清苦難熬也我在不至時受饑餓我死將何以堪意圖退婚壻家未必肯依此言一出倘被告發官見我富必遭訛詐且吾平日素有聲名行此無顏之事將何以復立人世乎于是交結亡命之徒計議毒害絕壻性命即可全女大事也布計已定一日傍晚遣人邀壻至家商酌迎娶其壻以為岳之美意欣然而來見即過其速日迎娶壻曰家無擅石結褵非易當竭力籌備以副嘉命望賜寬期正說之間時已三更忽有數人扛出衣箱金銀服物將壻抱住用氈窨成率達之腔劈破大門喊醒鄰居投鳴地保綑送到官誣為黑夜搶劫官問之其壻供出實情亡命之徒羣皆挺身硬質以致官無主意暫行收禁徐懼此計不成反遭大禍挽人行賄其人曰天下從無賄而解盜之事賄之更起官疑與徐乃賄通臧獲幕友竟欲以莫須有三字坐成完獄其女與漁

婦最相契合進探之見女形容顦顇鬱鬱不樂問之女曰吾與某既訂偕老之盟未舒伉儷之情今以此而身罹大辟不救是背夫也救之是拯父也奈何言未已而淚如雨下漁婦曰救之為是此間有一謝秀才主見最高相離不遠一宵可到與之商之彼必能救夫以全父也今晚來無人知覺我將漁船放至後門送往謝莊始何如女然之夜深人靜女潛出候漁舟適至登即飛駛至黎明漁婦扶女上岸同叩謝門入而訴之謝曰以女控父是逆也吾不能挽此大案矣女號于地痛哭求救謝迺簪統屬數回而寇呼女起曰為一詞與女投之于官可兩全也即轉至縣投之官閱詞拍案曰爾父竟如此之横逆也乎女曰愛女過切耳官曰爾乃護夫背父也女曰妾尚未離父母恩養也官默然復閱至詞尾有不告害夫告則害父不可告不得不告四語曰此詞乃情真理確也即傳其父等訊之得實將徐唾萬薄責罰銀三千兩賞之于壻當堂完姻棄惡等各枷杖完案其斷語云禮重婚姻律嚴誤害女雖過覺難逭海誓山盟壻或極貧厥節堪旌倘某嫌壻貧窶而設陷阱恩過綠林幸女識夫仁義而首窮奇貞如霜柏一詞剖案四語動情得辨公治之羊始認昭奚之虎罰銀充賞壻家可免飢寒完娶于歸女心亦得安適若按情而定斷應科誣死未決之

條幸代畜以從寬柳治得相容隱之罪徐某薄責三十板聽鮮倪徒各與重杖枷示此判女與壻團聚歸家即遣漁婦過飲送銀五十兩以報一飯舟行之恩其夫至謝莊饋銀百兩以報一詞救命之德鄰鄙喧傳一時有水調歌頭一闋云燕燕差池羽鶼鶼比翼飛鸞書相訂一許終身難改移忽隔門掛席公子袍歡雲翻雨覆悔佳期退婚猶愛臉圖命又誰知厭德計辜心起王法盧塗面栽贓命自除幸生員女識義恰好漁婦勸起一席清風到謝居辦此莫須有罰銀完聚歸又有孺子歌曰嫁女今須擇壻莫擇其家富難久恃才堪詮成六禮分難改遇安命為佳胡為乎嫣其貧分欲折珈縱然愛女情深何妨以女作子分資與其奮設計害命自生禍孽萌芽父心毒女貞嘉正義能破吮人邪幸遇好官全夫全父剖斷情明理不差罰銀三千兩當堂拜壻成其嘉徐老吁嗟滿城喧嘩多情桃李夕陽斜

海鰍魚

渤海有魚厥名曰鰍鰍之大不知其幾千丈也逆而來水擊數十里怒而去潮吸數十丈雖孟賁之勇戴宗之捷不能抵一尾之揉況欲擒而剖其肉以作蠣膏之燭乎然巧莫如人猶有不知其海之濶魚之大能使其力之疲死之遠者舉來平海乃出洋之口鰍有時至予曰浩浩淼淼淵淵穆穆者海也其來也無形其去也無踪者鰍也從何以窺客曰子不知夫沿濱海若靈于內地神祇乎當春夏之交漁民蜩集於廟焚香禱祝擲茭而知其來又必茭卜可捕以為神之許也則捕之於是集漁艇數百一艇選識水性熟水境習鍊法者數人駕以快槳備以鐵鏃鏃有眼穿以繩而繫之於艇船必陳柳木椗以待鰍來蓋天生一物必有一制鰍之所忌者柳也又使善觀海色者數人登山而望見海面百餘里外濛空突起高阜白浪輕浮于上黑雲鋪映于下水勢滔滔潮聲隱隱知是鰍來爆竹為號舟人齊勇而待數刻間撼聲鼓鼙波湧如山譬猶千軍萬馬飛騰而至口噴水沫光天化日之下倒瀉大雨非特艇中人衣髮盡濕即岸上人亦濕透衣襟矣但聞羣擊柳椗聲滿於海鰍遂勢蹲而尾垂下艇人齊心盡力搖槳飛水以迎之鰍近艇鐵鏃齊施鰍負痛疾捲而去漁艇漁子具隨鰍勢捲墮波中身皆不見須臾一舟昂首而起各舟亦漸次起矣一漁人拭臉而出各漁人亦次第出沒矣登舟各收鏃繩俾鏃而喪其氣腥則已中鰍可得也蓋鰍度損則喊水入之必死歇息間又見鰍來亦復如是法以擊之三近三被而鰍已死矣漁人復以數十鐵鈎挽札鰍身易以數十大舟千人負纜繫帶近岸但見嫁黏

為數十里大山以塞海口不知鰍之身乃千萬蜂黏之也民取其蠟而見鰍之形口寬十丈鎮下有鰍兒如平陸牛虎外有微皮而內有數層漁人以丈餘杉木撐開其口腥臊之氣難聞深黑如洞擡大燈燃燭懸於喙雷佛置于喉即由喉門進而割取脂膏百餘人以蒜塞鼻盡入其腹割割不輟月餘乃盡一鰍可得膏油十餘萬觔先瞎公堂而後瓜分之其肉住人割取作羹膏可為臼閒之漁人曰鰍既受鏢傷寧不畏而復來乎漁人曰以此制魚他魚受驚而去不復來惟鰍魚可能以此捕之蓋鰍為海患已積罪於天矣天遣之使來以割其身故雖受傷而猶來是亦數之不可逃也或曰事近於誕難令人人而信之可不必載不知凡由平海而來者咸曰捕之時必請如海而覩子之文情形脗合非亡而為有之海誤也書之亦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可以開坐井觀天者之胸眼也

徐凡李弟

昔有異姓二人約為兄弟一姓徐有子業為經紀一姓李無子勤於讀書道雖不同心甚契合遂訂金蘭之交竟誓死生之盟即以姓為名一稱徐凡一稱李弟朝夕往還無分彼此內外亦無閒言一日徐謂李曰聞吳中緜價甚平意欲往販而獲利稍

為潤家暫將托妻子於弟李諾之去未幾時妻子相繼病歿年餘徐歸李見衣裳垢敝形容憔悴面目黧黑李閉之泣曰吾至洞庭湖中遇風覆舟同行諸人盡飽魚鼈之腹吾得漁人相救沿門托缽而歸此時杭畔無妻勝下無兒形單影隻將何所托李曰暫居弟舍迨來之境當以順受之自嫂與姪去世兄家之物一一檢存弟處若肯變賣猶可收拾餘遠背城借一徐如其言變賣百餘金販緜赴荊襄兩月而返曰我命不由貲命不猶耳前次至洞庭而遇風此次至瀟湘而遇盜正在驚惶陡起大風捲石船數貨遭沉溺人漂于岸倩人撈物雖獲其半已大虧其本命也如斯乎亦不作出門想矣遂館於李舍徐好飲博李曰凡賭一身而無家累飲博盡可終身當圖良業以為生計忽對李曰周友約我合夥開賭僅無東之炊巧婦不能弟盍為我圖之李即將田數畝典金與之徐得銀欣然而出數日不歸閒之人方知徐將此銀償博過完酒債遁入遠方矣從此李日漸貧寒無以自給仰屋興嗟莫可如何潛詣屋後山下土地廟忽欲自盡適有客過敬神焚香燃燭李躲匿神龕坐而假寐恍惚間見神下座笑而言曰深山荒僻方惡獸出入之鄉速上我樓自有好處醒見廟中無佳餐悟曰神言未必無因雖無樓我姑上屋遂從牆旁古樹攀援而上如蝙蝠升

木焉方升屋忽見林下熅熅有聲滾滾而入有一虎蹲於神前曰多日不食饑餓難忍求神賜之神曰翌日午刻村西有一缺耳豬在田埂草爾之食必然爾命當餓難以食也虎拜謝而去又有一陣陰風神曰老魅何來即有婦人聲對曰弟子居東村山僻荊棘滿巖巖有溢洞僅可容身村近何姓有一子年十六歲聰明姣秀綽約如婦人女子常近之飲食起居亦頗適意惟此處依山成村近無井泉村人遠涉他岡汲而供飲苦亦極矣村中一嶺上有峭壁壁有小洞確是泉脈為片石所阻琴施斧斤泉流涓涓不惟養人亦可灌田無人知之耳神曰爾道將成不合魅人須當謹慎狐遂出次日李至某處果有東村遂對村人曰近聞此村有妖吾有善術可與降魔然吾渴思飲乞賜茶以潤吭村人曰此處汲水徒返十餘里李曰吾亦有術使山有水無須遠涉李如狐言至石壁之洞運斤擊開其石果源泉混混而出又至山後洞中多積柴草燃火燻之有黑狐突出奔逸村人子疾遂癒合村作謝合得銀三千兩車馬十餘輛隨又至西村見荒寂無人惟街尾有古井見一婦人左耳缺半掣瓶出汲李急掌婦衣婦驚欲逃李就抱擲於室中村人譁然拳棍交集李素習少林拳隨抵隨喊曰我乃救此婦也幸勿亂毆衆皆住手李即以昨夜神言告之旋聞虎聲繞村

三巡而行婦在家中聞其號聲彷彿似牡豬音遍體滿地遍時復還為人聲遍婦夫歸家衆告其事夫婦拜謝飲酒而去次年李入都應試中選出為縣令方到任赴鄉查勘遭強忽見道旁一人拱立於前視之乃徐也遂下車邀至署中歷訴前後之事款飲數月贈以銀令其回里徐辭俊思弟之誠驗神之靈亦至山下廟中祈夢將至五更並未有夢遂自提榔而登廟頂忽驚腥風陣陣而來聞神曰妖狐斑子何處相約而來耶狐對曰弟子前次拜謁而去次日即有人至拜將泉脈遮出汲飲甚便弟遭火厄幾為煙燻虎曰公命食缺耳豬為人救去幾為所擒茲山中有生人氣神不之應狐與虎共尋之虎則四處瞭望狐則上樹而視見徐仰臥廟頂推墮石階虎大吼一聲而食之復依托夢於李曰予生前作孽不可逃盟言已為惡獸所傷哭泣而去李驚而寤至退歸林下設饌招魂以奠之此事予童時聞諸人言雖近於誕然誠偽之分善惡之報昭昭不爽寄可為嗜友騙友者戒歟

癖癲

兩廣多瘴癘以其地多卑濕天氣過暖之故也然染此症貽害無窮人襲其氣即發之輕之而生子孫堪是瘋癲故官于城外偏僻處設一院以收之染其入城惟女癲

可貴而男亟不能當聞有紀色女子鈎引少年子第一宿之下其亟即過是女之癘即脫少年再覓不再見是女矣男即屑落醫之無益此祇可貴與外江之客不能種于土人也故諸有少不入廣之語然亦有能自脫者余在廣西時聞蘇廣文說伊藤總有一富翁麻瘋頓起不知從何染來恐害移子女另于一園造屋居之其妻子早晚送飧已五六年矣適子娶媳客滿酬賓竟忘送飯其妻忽憶夫飢將雞一碗命僕送去而僮即放牀邊椅上又以客忙忘送其飯其妻又憶無飯進而視之見椅上白鏹堆積如山此何物也細視之乃蟲數萬萬其夫潰爛心思此必夫身之蟲聞雞氣而出聚食此雞急取布掩而包裹至院用火燒之不過月而大眉復生肉色如舊麻瘋即退此亦若家之有德而能使不治之症自治之蓋有鬼使神差存乎其間滿丈滿熱生風風生火風火生蟲理固然也醫之者祇知祛其風收其濕而不知殺其蟲故百無一愈今以雞而引蟲真出亦一善醫之法也余故載之

黑旋風

有朋自遠方來見予忘怪坐而言曰予在山西時聞有遣使沁州收春鮮棗門而至太原將之任次于徐溝宿于同戈驛解月明如晝花陰之下隱約似有人影倏有倏

無冥至室中凡下有冷風起牧以為室少居人貓鼠鼠逸初不為異雖鳴曉啟前出門見有黑旋風一團在馬前捲土而行日日如是至入沁州境十字路口收之車馬由東南而行黑風則由西北旋而去矣牧異之及接家任事是夜見堂外有一幼童年約十餘歲面目畢露次早拜客即有王姓攔輿以甥在叔家生死不明來告者牧恍然曰是也前之所見黑旋風即此業之兒氣也遣帶吏役到某村將李宏前後圍攏不見蹤跡正在查訪聞黑風又旋轉於地牧曰聞有鬼領我去黑風即先旋行至一土阜而沒時天雨雪牧令倩工起土尺餘見一兒鳥頭已僵肉未腐驗明回署方詰其實初王姓有姊適李生子壽五歲而父母俱亡叔名李三如癡如獃壽則依食於叔其舅王安設館課家於鄉帶壽課讀以甥舅之誼不講束脩年終辭館而歸歲歲皆然新正壽過拜年王將開館日期告壽命其仍來課讀至日壽不來王疑壽之舅從他師也往問之李三曰壽有病俟其愈乃來月餘又不至館王以壽為猶子刻刻關心又往問之言語支吾王疑之入室尋壽不見跟追其跡指東畫西蓋是疑竇於是訟之於官是知嬸之母王氏與巫師有姦並淫其嬸立春之日壽從內室遁聞男女談笑聲從花眼女牆窺之嬸與巫師裸體交歡壽見狀外有人探望拋衣而起

乃壽也自思被行已露惱盛壽味其風將何以復立人世乃與巫師計滅其口密白於母母笑曰是不難夜闌詐言壽暴病延巫師視之揚言鬲鬼作祟必須覆解用木盆盛水令李三頂於頭聞哭聲予門外告之曰壽病甚恐盆水不漏則病可治如盆漏水則舉家難避禍矣遣將壽用盆布蒙首以鐵杆擊死巫師將木盆拍水淋身曰冤仇甚深難以相救且犯重罪速逸之李三乃疲而無智之人聽其言必依而行也計議已定告於叔叔從之來唐及至有甥舅之情而控抉其陽也牧得其情將王氏縛首巫師枝解棄野其嬸次日亦死笞李三兇黨夫人受色遠贈之至大者也因姦殺人計之至密者也不有王而誰與訴冤不有風而何從破獄隱惡天彰洵不謬矣

郭佳

一鎗擅一虎兩豪搶者郭佳也佳本楚人隨父貿易遂家鎮姚貧無立錐之獲為生一日攜鎗入山深處見叢篁間有兩豪搶思欲擊之蛇行匐伏至偏石下將施火具忽有水滴頭上腥羶難聞舉頭仰視見石上蹲一班虎只露下頤垂虎欲食豪搶遊垂下流也佳驚悼自思若破虎兇命已了矣是欲得豪搶以嗜我口反送身命以飽

虎腹也今虎不殺我我當殺虎遂取鎗照準虎項引火鳴鎗擊之適中其顙聞大吼一聲虎即聳躍從佳頭上過去身前撲嗤豪搶相持良久力盡俱斃佳等舁至縣堂前某為色令重賞之留其虎而還以豪搶諭曰爾等之來獻者專為虎為民患也今民患已除我心則慊出鎮賞之以酬爾等之力吾收此虎以誌郭佳之勇二豪搶當與民等煮而食之共領虧鮮之味可也

殺兩姦婦

僧與尼同無髮也服式亦同日可辨而晚則難辨也浙江黃巖縣有作客于外聞家妻與人姦妯娌嘗旌里以伺其隱居之半年不見所聞之姦夫來家而女亦安靜端正毫無佻達之象半信半疑思欲試之一日又欲遠商配物整裝辭別親友而行行之時妻猶墮淚前出門姦夫即來飲酒閒心留與歇宿至三更其夫回在房外靜聽正在雲雨交媾之時急敲門其妻問是何人不答妻起而開門姦夫恐有人來捉聲隨婦同起站在門旁候開門而即在門後躲之其夫持刀直入即從妻殺之闖門趨進房中而姦夫即開門跑起夫在房尋之不見聽開門聲即趨追已不及矣因思殺姦殺雙今殺其一忍有罪滿將何以解即出大路候一來往人拉進室中殺之以作姦

夫可掩其罪守至五更見對河佛廟有一僧提燈而出遶檐遶由其門而來即拉進室殺之俟曙報官驗檢而近地居民聞殺聲集觀之見和尚兩乳突起一人曰從未見男有如許之大乳敵其胸而視之如婦乳一棹人皆疑之撲其穢乃一尼姑也衆皆駭然曰萬有殺姦而殺兩女乎夫聞之心急欲遁鄰居不依無奈自投于衆而白之差獲姦夫及廟中和尚到案究出是廟和尚與尼姦好已久是晚過廟臺逕至五更收出踏過其門致殺之官得其實照律治罪究結夫尼乃無人管顧之婦誰殺其姦即有好事者聞而追之或捉住其姦起意挑之不知竟做手於人而殺之真異事也此本佛地而污其清淨之區神怒已極故遣之來而斬其頭也不然胡為如此之巧也吾願世之閱此者當傳知僧與尼使之凜然守戒滿

醫者

醫之道精矣微矣奚可淺試乎蓋必其平日有紀大學問採諸名醫之書研求摩練倘其旨奧倘不至殺人如麻馬浙鄭有徐姓者住居錫湖濱不農不儒始依父兄以開遊繼有妻子而號苦恩欲養家爰記醫方懸牌療疾計得竭誠之利人知底裏誰肯寄之以命冬夜徹絮裹以棉袍夏衣葦衫敝以萬移日逐遊獵尋病而醫人見其濯濯也以僕隸下人視之進而坐談跼身不起必俟一飯而後歸一日有隔里許之姓宋者偶觸傷寒八日而死徐聞之貿貿然來入其門其屍已移房出堂矣徐拍其胸曰心口尚熱可醫也宋之家屬以天氣炎蒸急治棺成衣立圖殯且知其不精于醫也無人聽之徐自取藥書白虎湯一方令其弟姪遠檢藥石其弟姪曰子非華陀能挽人於已尼乎子非純陽能起死以復生乎子饑難度不如與我幫忙同食三朝不必以拙技嘗試也徐曰氣雖絕胸尚熱死焉還須當活焉醫之子與我錢百枚我住市中沽藥能生乃汝家之福不能生莫我做用此錢也其弟姪厭其煩與之徐自煎自熱以藥湯灌死者之口竟順受而下須臾死者手微動而口有氣徐曰生矣滿堂哀哭之聲舉止於是復昇至房調治數日而愈感以為此神醫也不可親相謝銀十兩由是名聲大振延者有人徐欣然得意曰白虎一湯能起死回生況病而未死之人乎凡遇病者就之醫即開白虎湯與之不及兩月醫死者十餘人被人拷打數次醫道仍然不行而未復活二十餘年是蓋未之命不應死也天遣徐以醫之救一人而殺十餘人亦由天遣而殺之從知生死存亡皆歸於命有病者可不必醫或醫之卷但能醫不死之病而不能醫不生之命矣

失火酬神

吳地煙火相連民居櫛比甍棟鱗次以木成非若廣東之有牆無柱也一至冬寒風銳天旱物枯所慮者惟火耳不燒則已燒必百家或千家故遺囘祿儻凡幸免之家必斂銀演戲名曰謝火安神首有金潼延祥鄉歸家壩頭毘鄰而居者百有餘家一時失火焚烈其車彼突驚而來遭火害者均議各出分金演戲酬神衆皆樂從內有一老嫗不允曰吾以僅可容膝之居所值無幾火能燒我蛙房其能燒我老陰之物乎吾不出銀又有一強横少年曰吾素不信神靈淌等畏火吾不畏火矣亦不出銀各鄰不能強以相從聽之而已越月天寒老嫗挑燈紡棉以缶壅養火蒸於裙下煖氣薰體暢神怡乎不釋棉而紡忽火跌燒裙至褲遂立亂跳火得風而跌起裙褲竟燒下身盡受火傷號疼呼告月餘乃愈而少年一夕聞某處起火圖搶財物直前赴壩已覆傾壁猶不足慈復又進搶火勢燎原一搶而盡少年不得出遂入後園直豎於牆而斃移屍檢塡而人印在牆儼同生形雖洗刮始盡而猶不能絕其跡是蓋以少年一身之脂膏遺遺碑內復聞時時作祟今建房居此者不能安闥于暮夜焉夫守正不阿者為神非欲盡人而敬之也彼人信神之靈自必肅然起敬彼不信者不敬則已何復以褻瀆慢之無怪加之以禍今即如其褻語而報應之神欲使人知天報之奇禦乎不敢再犯厲世之言出招尤者當知舊染自改即無心談笑亦當慎而出話可也

薛之桐

薛安人薛之桐世居洒巷貿易起家售一舊宅復有園林綠葉扶疏清陰蔽夏月納涼頗得佳趣中有古桐一本一夕薛見桐下有古衣古鋤此蹟雪簪者倚桐而立歌曰嶧陽靈爨淵淵深源遺物無言至音無聲相依為命五柳先生閱人成世閱世成今尊在泥塗那得知音歌罷而沒凌晨薛即在人歌之處掘土尺餘獲古琴一張洗滌塵滓水紋滿面愛之壁上求不知為何代物也一日有應試舉子入門避雨薛見其貌文物遂之登堂而坐其人見而驚歎曰此無弦琴也數百年靖節先生手跡猶存請以十金易去薛以為破舉而得此重價也後聞舉子過撒者竟得十倍其價第不知落于何氏之手也

負飾婦

河北負飾婦者挈室家債鄰妊之女也年十一二時已知自重主家伯令服役似恕

而歸且堅執不往父母雖植之流血而終不從主人憐其志之高而聽之十四五時許字於同伴劉姓之子未迎娶而劉子已匪溺矣因樓博貧人索債而遁不知夫之所往惟勤女工事父母年二旬有五同邑某宦由部郎出授山右刺史在治演劇內有一小旦言語是河北音呼而問之始知即劉姓子也訓以母老家貧以流蕩忘反實給路資着役押送還鄉詎行至沁河失足落水而死女聞之慟哭不止父母勸之曰汝尚未至劉門何必如此悲傷且此乃湯子無成正恐俟汝終身豈慈無郎君勝劉十倍者女聞之落淚不言佯乘父母睡潛至劉家叩門而入跪於姑前撫膝大哭女向袖中取白布一幅來姑嘗於己髮復立身整衣向姑行子孀禮又拜其宗親及亡夫之靈姑媳同哭至曉其父母尋覓亦至罵女曰夜靜更深私奔到此女曰兒已受劉聘即劉門女也從一而亡豈可復有二心吾欲守節而來非私奔也其母扯之返女滾地而哭尤甚比鄰聞之接踵而至有說應在此守節者亦有說應從父母之命者亦有說守節固為美事其如家貧何正在紛紛議論而主人李宦亦至矣問知其由女叩頭乞請作主李宦曰爾等隨我到宅細講何如女曰重賜在身不願進宅李肅然曰汝果若此不但劉鄭兩家有光連我李宅亦與有榮焉問其姑曰有姪孫可為

汝媳承繼乎劉曰老奴三口逃荒至此夫亡子喪無一族親李宦曰我去歲北來買一小廝年八歲賜汝媳為子我日濟米薪以成貞節之志衆皆謝自後人人以貞節二字呼之貞節孝以事姑勤以持家貴胄富眷求多慕其貞節而餽遺之家頗安適數年姑及父母相繼而沒貞節哀慟奠祭盡禮惜繼子日比匪類以遊蕩為生涯屢訓不改始擯朝出暮入繼則數日一歸後竟不知去向挽尋無踪貞節自傷命之不良兩目哭成昏花是時李宦已沒安人迎之入宅待以上賓之禮內外大小皆敬禮之至四十九歲沐浴謝主瞑目而逝臨終時滿室馨香殮時易其下衣猶然處子安人婦女環繞而泣卜葬於王屋山前遠近聞訃而來唁送者不計其數惜與例不符未得旌表次年夏大雨連朝山水漲溢王屋山前之墓多受沂壞獨貞節墓復忽水塵沙積成土崗高圍數丈而貞節之墓正居其中雖加意工築未必有如此之堅固完好親之者咸頌天之保護完人也於是尚義君子為之立碑表節植木成林蔡捐祭田擇一劉姓子使耕種而奉祀春秋並述其貞節行狀呈於大尹續載邑誌至今貞節之名猶稱頌不朽人曰已表於邑誌矣何必復載之余曰天下貞節之婦不少而吾特表之者表其幼知聘從長識婦道及其老也能使貴者尊也是女未必清高而竟遵於聖賢之道可與姜嫄太任並駕而馳驅矣

鬼截路

北直某縣有賀姓者居邑之南關世事畔業有一鋪在住宅之側夥有二人一年老者一年少者又一鋪在十里鎮中逢月恍老友必往鎮盤鋪盈虧一次一日老友病少者請代賀曰我久未遇此將親往焉尺將晚以木棍作杖恃其路近而行次日午刻有人自鎮來城者說及賀某並未到僕舉家驚惶約人舁歸見所攜之棍撇在古墳灘下趨赴而視至一石橋見賀屈身臥於其內眼耳鼻口皆塞沙土不省人事撫其胸尚溫舁歸澆其沙而救治之半晌方醒問之曰昨夜行至墳邊見燐火追逐似蹇真路中一鬼頭面目舉與以棍擊之分而為二遂時復合愈擊愈多無可往逃被衆鬼扯倒土塞口鼻忽聞一巨鬼遠呼曰急拖至我前必親手斃之方消我多年之恨衆鬼齊應曰諾霎時將我扶去如風吹之狀巨鬼確視之曰錯矣如何此次偏是他親來倒須小心防護即寂然無聲我亦不知身在何處祇覺心跳氣喘耳聞者無不驚異少者追鋪謂老友曰幸老兄未往借遂賀之所言老友大驚恐懼林下氣遂絕兒不知其巨鬼有何冤仇也

賊截路

山右陽城裴某在滑州咫聞行囊兩載一回欲省路費單騎獨行衣褡破裹縛于騾背自恃手中明白毫無忌憚歸心如箭晝夜兼行一日五鼓自沙市起程不數里突出一賊舉棍從旁打來裴順手接棍急跳下騾即伸一腿而賊已俯跌矣裴罵之曰棍有棍法發必揆情爾全然不懂敢做此買賣耶爾起吾當教之夫騎牲口而來者他身在高處從旁打去非但無力而且他順手奪棍更覺便捷其若迎面打去彼見棍來必用手架格即用棍頭照準胸膛盡力點去他在騾上急難閃躲必仰面跌下矣此法何如說罷舞棍騎騾而去賊刻從沙崗背後趕至裴前即遵所教之法而行迨裴果翻身墜地隨解騾背衣褡負于肩曰即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遂聲稱謝而遁裴已受傷不能與鬬惟有目送之而已等候天明始有行人往來見裴卧地問其緣故告以顛末人無有不笑者共扶至店調養數日始能轉動如常或有勸其興訟裴曰我教之而即能行之是自取之也且傳道得吾使吾有辜矣裴復時向親友談及此事不但無怨罵之言而此顛覺傳意吁世之為賊者多矣一遇強手即時畏服不敢動手而受其刺者雖破其敵亦痛恨切齒不肯復道其致敗之由教以取勝之

法令裘竟一一指示事已奇矣彼臧心靈神慧鄔如其教而於教者之身試之果中其訣寧不慮有一法必有一解矣胆亦大矣然裘之拔亦淺矣祇知一法而不知法中之法又復以道有傳人而欣欣得意可為愚之極趣余不取客之明于悃而取臧之受教甚速也

兩姓祠

義烏有兩姓祠者王與鄔也湖其姓從何來也王本寒儉父母龍鍾妻賢子弱聽雖鳴而起磨豈腐為生不苟為好行善稍有盈餘分濟窮鄔一日肩售腐回途遇募金僧人臧揚佛法無邊極稱施捨有功臧言起慫將售腐銀捐助八錢締併計數僅剩三錢乃深愁不敷本則業止業止則家危若以情告父母必責一時結不可解將剩銀塞于門隙自縊而死訴于閻羅王曰慈起倉卒命送須臾懷念雙親賴誰養活乞救之閻王命掌案吏檢冊查之曰王某數世清貧並無惡跡念其孝奇嘉令還陽誰知魂回家而屍已爛矣閻王又命掌案吏查無惡端而甫經身死者憎其屍而與之還魂吏查鄔姓迄可小廝屬屬守於其子甫死即令小鬼引王至鄔身而入其魂其家大小臧哭之哀見屍動而生停哭大喜誑屍起而出舉家懽之復生曰吾非鄔家

之子也皆以為傷寒轉經發狂嚴管之至見不能脫身卧而假寐俟其疎管乃奔歸原家呼父母喚妻子曰吾生還矣其家哽而駭之遂號而請曰吾實子之子也訴以自縊之由告以還魂之故如不信吾有銀三錢塞于某門隙處可取之以為徵其父學命其妻過門隙視之果有銀一小包數亦符然貌非己子正在半信半疑之間而鄔之孥子者俱至强欲其回堅執不從王家信借屍還魂之情而爭與鄔爭鄔曰魂雖爾子身實我生焉可歸子汝家爭執再四鄔乃控之于官訊之斷為兩家之子今半月在王半月在鄔王氏所生之子從其王姓鄔氏所生之子從其鄔姓夫然遂斷完案從王之家賴鄔家潛濟得安兩家以婚以姻繁衍成族合建祖祠名曰兩姓祠至今每禴秋嘗各賽其高余得之方人傳說而誌之恐王鄔之讎尚有曲折耶

咫聞錄卷八終

咫聞錄卷九

清 慵訥居士著

秀水臧生

臧生秀水人忘其名字性仁厚生平未嘗忤物有族兄作令于粵臧依其幕以代筆墨之勞與己丞某公善一日丞置酒邀臧飲肆適鄰上鎮忽失手墮破貴汚臧欲承怒呼閽入以鐵索縶肆項斷拴之大罵使逞事而後杖之臧愉然無怨色且從容進曰失出無心法為可貴夜雖漆沸灌亦無損且公今日為某開逸而後受責是某貽之禍也某心何安幸勿怒請恕之丞猶不聽臧反覆解勸丞怒稍息臧立從旁綠至擊項索釋其罪而後已後逾年臧從族兄載裝移泊他鄉行至三日忽山路崎嶇行人稀少日暮停驂逸旅視傳舍狀陋鄰居無幾心頗疑慮無何有數人洶洶然來叩門窺探而去夜靜衆皆熟睡臧猶未塌未敢復有推席入者見臧熟視臧方驚問即反身出告同伍嗤嗤不知何語但聞應聲諾諾閧然散去臧不敢睡守至天曉相與登程有一人立道旁伺臧至尾行久之臧詰其故曰君不憶翻賣貌污者及者耶蓋丞之隸已去役而為盜矣臧尚未知即夜所來者復詢其何為其人曰此處多盜慣

劫行客逆旅主人皆其黨也昨夜先有數人見客休此邀約同夥十餘人探知行裝某視客中有君也因叱退某在戶外護守至晚今宵投宿之區尚有暴客送君再過一程方可無慮君亦不可說與他人知也須臾不見次日早行其人又至曰前途無恙吾去矣臧欲持銀酬之其人即辭而去臧告諸同人臧數盜中之有義而放臧之有厚德也臧又常收田租非惟不加以刻且見有難者則免之臧將住山東夜艇舟江口有盜數人破扉入艙臧方寢自衾中閒聲探首出視盜識為臧即拱手止衆勿入曰不知君在此是以冒犯某雖不仁不敢警擾長者埠頭而去臧意閒曰子何人斯而認我也其人在艙外應曰臧租扣君貧寒可無慮矣益益之中有佃田者一舟數客賴之以安由是而知天之生人也具有天良而人之在世也當行厚遠面林事大先生臨終訓子孫曰但願滋當時時學一點感恩味其言蓋臧生事真堅實見到處彼夫以奇刻為能者當益為而痛改可也

劉堰

劉堰者所出姓氏及其夫名皆不得知但相傳耦耕無極云初堰封門貴姓家貧堰有大幼子保史柳芳華之子和為其舅柳亦貴封逢芳華元家遠覓和不能具婚資

且難度日俟步詣黃其念翁婿之情而周恤之誰知黃聞柳貧早有悔心見和往投嘱閽者拒不納保定至無地相距數百里和之來未裹三日糧衣履敝窮行二門外冷風刺骨饑火境心進退無路惟欲見死姬見之問其所來和告之故姬憐而留于家具食焉又詣黃所謂黃曰貧富命也富者有時而貧貧者遂不復富哉柳郎既為君家壻不能因其貧而改招于女今遠遠來理宜收恤若以貧而棄之則為不義且難逃鄉鄰物議子觀柳郎境況雖苦而相貌清秀厄運自有佳趣也君即不訂婚期亦宜贈資以遣之反復開導黃終不聽姬歸檢篋中所攢錢三百授和令歸黃女知父有悔婚意恒涕泣不食嘗不他適後黃遭盜刼室中廚橱一空不遺年又涉大訟家遂蕭條謀贅女于西賈議聘五十金已交納矣女聞之夜遁垢面乞食而赴保定詣夫家與和合卷焉黃見女無物質財已散用過半西賈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黃赴官黃有口難辨只得券宅作償而後已和自女合婚後家忽暴富且登賢書車馬盈門較昔年又在猶疸赫也念姬德義命駕詣無極報以百金衣裝華麗僕馬美都濱溢御卷黃夫婦聞之懊悔自縊恐其來訂婚期女已無存從何答應閉戶不敢出姬初不知女之已歸和也亦防其倩姬傳憾訂期迎娶遂設雞黍洁

酒話舊細述黃氏家貧賣女于賈女遍無歸潔為飲馘和但倒目而聽亦不實告俟姬治裘載以俱歸入門見女大駭女綢陳其詳姬曰有此美心應有此善報也女又為姬製新衣上下華好翌日遣僕馬送之歸姬詣黃報女耗黃私喜女有下落而無顏見婿且難入女之門也固令妻僞為書兒者備姬詣和家母女相見而不敢使和知一日黃妻方與女坐和入不及走避和怒叱詈姬急遁曰此老身代為書兒者和始審顧今坐姬急同黃妻回家其妻怒夫之不應質女于賈也致女不敢認母終日嘈嘆姬念黃妻之無他也過和再三勸遣始命姬引黃夫婦偕至保定而認翁婿焉吁未來之事難定也若以目前之境而度終身則失之遠矣故史載朱翁子蘇秦二傳專敘其貧苦輕視之狀後敘富貴詣迎之況以醒當世之昏迷和之事蓋近之矣故記之

良夫人

夫人姓良東昌人適同邑虞小恩虞以貿易衣食粗可溫飽後以子貴封夫人已有王心齋良翁也有女幼針自襁褓中論婚于同邑傅孝廣之子阿卯為妻後孝廣移居于閩昔孔久無主資無以為生資金于鄰居富室黃氏作小員賙途中遇寇貲

盡掠去黃猶算子母約二十金黃鑒王女級針謂王曰貸已久矣當速還能償即償之不能償以女級針質作妻王妻范氏聞之即媵女赴母家求救于兩弟兩弟置不理范氏偕女大哭于途過虞氏之門值良自外來憫其哀而問之范嗚咽以陳良欷遂至室知母子尚未朝食便為具餐且許代謀償金訂以二日范母子感泣而歸越二日良與賢豪至方滿其數未敢告踏其夫至良裹金置桄上以待次日范來相付誰知並入他無所亡惟級金去良思既無以應范之急若令夫知必遭辱詈兒罹申訴即自縊死其夫職妻之縗由何與恩平日伉儷之情頓篤迎無齟齬之事甯與鄰居說舌正在查問間適范至詈泼虞詢知其詳方知有指金之事級針聞良之死也蓋夜不食不寐哭不絕聲良既殯級針出而哭諸墓一慟遂絕忽然天雨大雷擊破良棺良與級針亦斃而非村有馬夫者被雷擊斃背有字云偷良氏金賊村人鳴于官官赴驗檢果搜其家得二十金又械其妻逼足三十金給虞偵騎良仍如數付范償黃貸記級針留居良室事良恩養過于所生無何阿卯入閩稽偵鄉鹿回里成婚後適籍為貢官迎養良氏且教其子讀書成進士人以為天道之昭昭也而吾為不然夏一婦人而能鬧難必解兒危必救一言之下雖千萬萬計必欲踐其諾而後已是

真丈夫所為宜以一雷擊忘人遂足以報其德說蓋天不示以劫應則駈不破賊不破則級針之結終不得解矣造復良子成進士為顯官封夫人此乃報良之德也于此乃見天道之昭昭也

鞠烈婦

烈婦吕姓故縣人已之士人女也年十九歸同邑鞠良棟為室良棟父名標為武孝廉家本不豐當婦入門時孝廉父母在堂婦事祖翁姑一如事翁姑中饋之事先于姑理味必適歡暇則勤針黹次佐兩代甘旨相夫子以成家兄盡婦道暮侍祖翁姑翁姑歡心姑理觀感相敬愛無間言造後祖翁姑翁姑相繼逝世哀痛毀瘠過于諸姊未數分家良棟盡儲永感去而服賈貿遷百里外姊代夫經理家事無纖毫廢矣已未春良棟得伯牛之疾矣頓牀褥刀圭無靈年餘大漸婦侍湯藥溷垢污穢寒暑晝夜不少懈恒籲天默禱願以身代謂良棟曰妻從君十年未能為君育子嗣此不祥之婦也君如不棄妻必相從地下不作未亡人也良棟聲斷淚痛楚難忍每欲自盡以婦伺侍嚴而未得其間一夕婦偽侍良棟即帶懸梁上矣婦覺起解救而已無及婦引帶自縊家人排闥入見夫婦俱殞正欲稽察而良棟忽甦具道婦之

生前誓死相從及已投環解救狀語舉而仍逃時嘉慶庚申五月二十五日婦年二十有九此事非異而記之何也余聞之友人而未知其應得旌典否爲記之以備潛光即得旌之而知在一邑記之播傳天下且可以勵爲婦焉

嫁禍自害

嘉興某典肆中一日有青衣華數人袍服整潔侍從皆小艾入肆問有朱提幾何答曰若有物貨不拘多寡其貨之真必問貲數也其人去移時復一篋至婢之入啟視之皆黃金所製金器爛耀目約值不啻萬金對肆人而言曰此乃某府之物緣主人有要需故質銀三千肆人知若府之有是物也凡其贋而知數書券平金交訖既去細視之乃銀胎而金皮也然已無及矣肆中忙遽凡質僞物而虧其本攤償于肆中執事人此物虧金過多而執事修工無幾即終歲傳犒非十餘年不能清此賠項而依肆度活者家口賴何啻贖咸皆嗟目呆癡肆主出見衆執事之狀問之具以情告肆主亦以賠金數多不能令其枵腹從事固念彼以僞物誑金必不來贖乃生一計令各執事不許聲張命另書僞券密藥諸金偉行路者拾之必將利其中之所藏而具資以贖焉則嫁禍于人矣早起有某生赴市拾爲視券中之質本甚大意必貴

介所遺若贖而鬻之獲利必厚無如家僮糊口並無餘資遂欣欣然謀諸親友咸皆念某生平日之清正謙和樂與交銀以贖使之得利以豐其家均皆允諾生遍親友同至肆中持券向問請開匱以視肆中人曰當潼兩日即來看物尺寸能富此券乎曰然肆中人即發匱陳示且堆綱物之貴重以啟動之歸即奏二千金與生生如子金依券贖回載而鬻諸五都之商應視數家俱曰僞金竟無當玉砂而驗之乃白金爲胎外裹黃金許厚計所值不過數百金某生計鬻以肥家今傾家不足以償貨號哭而回次早徘徊河干赴水見死忽有過而問者曰子非贖僞金者乎曰子何以知之曰吾見子之形而知之也子即回家搗所贖僞金隨我而往必獲償子之資毋戚也我在此候汝然勿令人從而來生恩鬻僞金死也不鬻亦死也不如即併其僞而棄之因從其言回家搗僞金而僞贖其所爲攜生同登小舟行一晝夜其人先登岸入門有喃數人出向舟揖生登舟引進其門見堂高敞仍都麗華屋蓋即向當質金之家也昇進貨物驗視無訛請生回于之裏不少矣設筵款待留數日計償貨及于金外又贈資斧遣之歸坐於是得無苦不數日前青衣者忽攜資持券至某肆中取所質物肆中大驚肆主無策可解願受前賠款資數萬乃完其事肆中資本一空

肆主曰吾憐衆執事之不能受此重賠而設此計也誰知自折其肆此亦數也付之一歎而已後遭年金陵某典肆亦有質僞金器一如本中故事肆主曰禾中肆欲脫己害而陷人其心尚可問乎不如隱忍爲其失也猶小脫而密攜金匿藏其物而爲之輕重大小一如所質無少差異越月始破因號于衆曰某質僞金器本已易是物恰可以僞亂真贋難辨識者之目與真見是物而欲嚥不如毀此物而免害約某日揚赴報恩寺邊鄙中各肆商同往觀之衆商聞暴即熾火于鼎而治鎔之衆商不知其計也鄙中咱傳其事質金者聞物已燬心起訛詐具資持券來贖肆中人裝若慌張執券故爲遲遲質金者通其平銀而納諸懷須臾舉匱昇之質者再四熟認愛氣而去吁同此一轍之事也同設計以洁其害一以暴虐一得異金孰視其心之正不正耳天下欲嫁禍于人者不至害人性命幾可幸而免鑄若歐人以金而設陷阱彼隧術者幾至身家不保冥冥中豈無照鑒在旃乎況禾商之計祇顧目前未曾慮及事後此下應之智禍之旋踵已早見之何足爲詐也若金陵之商可爲請而不失其正是真詐也已矣

巧脫

有婦人與村中某甲通無何甲父亦與有私夫皆不知也一日甲偵夫他出詣焉方押暱間甲父至甲自櫺隙窺見急匿狀下婦出迎入商良久又遥見其夫自門外來婦急以門傍木枝授令向持立于門中作拭物狀舉手作攜數嚇勿發夫入見而問之婦即逆而告曰伊云子竊其銀入賭局又負博進索擾至家欲絶其命子懼而逃云是券匿我家搜尋我家非收藏捕亡者宜勸令去夫聞之好言勸導甲父賊增言而偽作不肯已之狀夫又婉轉力解釋杖而去婦回首向牀下呼曰小畜生汝父去矣賭乃賊家原不應爲子畏死攜人閨閫幾驚怖無人非我夫婦何以解此圍也甲出向夫婦展謝而去此事不使記其姓名故庵之吁良淫婦之巧可爲極矣惜乎不用于光明正大之區而用于暗昧不明之地吾恐此巧一行則胆愈大胆愈大則禍即至況其爲色欲乎彼其夫雖愚必有以憑而破其巧者矣

鬼賊

通有李麗事乘亂及乾隆年間廣東當白縣鄉村民閒小肆晚則併設計數納錢櫃防以管次早啟視則缺初疑家人婢子私使也盛曰鑰掌汝身睡則同睡起則同起誰來私使肆者以言近情不加深究越日又復如是而刻刻防範誰知防之緊而缺

之者日日不斷或少一二百數或少七八十數肆者曰家人之竊吾防之深矣奚無其事者他人之竊胡不盡掠以去何取之廉也此乃鬼與怪也于是坐卧牀上以守至三更見一塊髮赤足人隱約而來大喝一聲影散無踪因思日者所說小托墨入其家則財斬矣以禮遣之則去隨宰牲厲鍋以祭之笑香熱燭以禱之夫仍如前一夕其妻入房鬼竟挾睡驚喊而散由是舉家不敢安臥有智齡子熱卧于牀鬼拉之起于凡鬼即拳擊其母亟喊而地之于已號哭而埋諸野肆乃控之城隍不驗不得已控之于官官以捕風捉影事茫何申理此其詞而擱諸業適有道士來踵門而告之曰子家有鬼吾能捉之然必酬二百金肆俊乃擔肆者曰吾盡肆貲而與不上二十數者抱道以去閭閻聞聲存私以起利慾觀者如堵鄰居曰果能捉邪彼不能如命以酬某等當集成百金以贖道士諾曰必須四十九日并遷百人夜必填滿室中乃得也道士遂遣肆約夜靜作法至夜鄰人悉至而道士既無法衣又無法器惟燈燭煙煙對衆誦經而已誦至半月忽見村中大火燄燄沿雖千中道士即起而捉之曰子為患久矣當受法爛慈倘強不服道士曰子學掩身法也掩身之法有漏可掩無隙即不能掩故吾以百人填房使子無可掩處則真形露矣子第知掩身法而不知破掩

法也若人俱自無縫迎送之官一一供認究其歐死幼子曰其子亦未死現在湖州某家可往提之官曰子何以知其在彼也即嚴刑窮究爛慈招吐實情曰吾攝其子而竊之官乃移關果解來傳其父母至堂子即歡笑而認父母其父母心反疑疑向官稟曰吾子明明遭鬼打死埋葬其屍何復有子也又詰爛慈曰此乃遠眼法也吾以蜣狗易其子矣官不信帶肆夫婦往埋之所掘而視之果一蜣狗官曰地方出此大患將來播傳妻妾害實無窮吾當盡法治之立即帶至衆眷錮密之處杖殛完聚道士得酬之後不知何往吁妖法之為害不淺矣彼以一身而僅學二法遂害一家幾至不可救解若非此道則肆者身家不保然是道亦非正道也魯仲連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一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士固如是道真有貨連之道哉

許姓

昔有貴人許姓貿易于杭僑居望仙橋下其妻面黃肩瘦初以為負疚也藥之勿瘳日輕夜重俏媚命嫗坐以伴病未幾皆仆首斜身而僵病者不覺驚醒其夫急呼媚婢不應起而哦之則醒曰適等何爲睡者斯也總之事不切己耳次晚自與媚婢同

宿二更陰風颯面口即欠伸急起而視媚婢又睡眼朦朧矣命嗽嬤烹茶見幔帳風動而其妻咿啞吮咂即呼口乾捧進以茶乃罵夫誤有怪乃邀友作伴假棋守夜忽聽兒上疾捲橫來聲如梢棒聲止而房中陰風起矣一友持劍起舞陰風從門而出許乃延道作法更甚于前控之城隍亦復如是日夕思何制治許與城都閻最善閻其妻病遍請以問許細陳之都閻曰是不難晚攜兵八名持鐺守視屋上果見一怪物身長四五尺毛似豬而無足由瓦上飛滾而來齊向放鐺只聽得大喊一聲回滾而去次早過我踪跡在上簷垛上停回鉛彈七丸尚少一丸當晚復如前夜守之忽見兒上滾來者有十餘怪形恰短小十餘急齊放鐺回滾而散俄遂安靜望仙橋與醫院公解相距不遠越日傳說院內有怪抄擾延道醮遣又越數日院之花園最中有一死怪頭大而無眼耳口鼻且無尾無足身圓長四尺許毛如猬指腰傷一鎗好事者剝皮分臠烹而食之味無他臭而滑夜聞鳴嗚之聲不絕蓋即許姓所擊之怪也其次晚咸聲而來者乃怪之子孫也院中吵擾者乃怪受鐺而奔其傷衆怪失聲而不安于穴也剩烹分臠夜聞鳴嗚蓋傷類也然此怪有頭無尾有身無足不知何數余故載之以俟博物君子

水連洞

粵西多洞府水連洞尊第一焉洞在四郡郡無城壍峭壁層巖懸崖峭壁非無猛獸也而無天梭可通非力樵也而無雲梯可躡聽潺湲之活活觀砂碛之鱗鱗倚淺壁而疏儔傍險溪而幕尸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其山之高也朝見日未午雖已喘盡至巔觀月上尼峰恍若雲升其首是為凌雲者蓋即其狀而名之也洞在城幅之西并與而行青壞平疇盡成稼穡沉無沃野腴疇均作婁瘠牢落僦閒滴涅汩汩憑決流瀉與人曰洞將近矣四灣崎嶇鳥道百折入閒寒溫溯洑電激雷吼與人曰至矣下車而拾級以升度板橋憑竹欄源泉滾滾不舍晝夜巨鱗潑剌亦足鼓鬐來者逆流而上與盡者順瀆而下余也聒聲其間已洗盡胸中俗濁矣緩步徐行天然石壁光塞洞門不知誰施大手而劈成雲垣也進洞而觀玉磊高砌綠茵平鋪十餘可容一聲大喝響震巖谷應徹洞底私喜今日之聲何其雄也舉或搞木衾尚可逃避天下矣左有窪溪下參巨石其狀如龍迅瀉噴湧滿壑躍進捲而登石巔倒瀉而成瀑布幼時曾見神龍吸水布雨亦猶是也左則坦漫十畝玉柱貫頂天若懼洞之頹而故撐之柱之來因倒要千會白蓮兩朵茂大如蓋余命與人履水坳堂影照如

生雖巧匠琱琢不能有如是之精且都也韓文公曰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今可不必語太華峰而玩之矣與人曰子可手花而擊之聽其音而知其妙余乃持提而向左擊彷彿鼓鼉向右而扣儼然鐘磬因與友人盡力亂擊何異叢林之勤功課乎天地生物之奇于今始見之矣與人曰循壁而前旁有小洞更有奇焉余因奇以求奇不避艱險攀援逆足而登至洞而觀之見丈大飛鵝白羽翩翩舒翼而倒棲于頂令人愛慕無已惜乎石罅遠矣若使尚在耳畔牆傳必捕硯而來接流流黑對鵝作書亦不肯復作山陰人也與人呼曰洞雖黑可進之百步有光內勝桃源行七日可通南溟矣余曰情興未除其如足疲神倦何留待後時之遊可也嗚呼乾坤絕大一望而知石室至微變幻不測莊子所云千里鯤鵬寸許斧鑿作過遠之遊不過幻想天開何嘗實有其事今也龍蟄于水鵠卦于巖遠垂于地目之所見勝于耳之所聞余何幸而得此快遊也然天之過于縹緲也僻壤窮陬誰來賞鑒孝崖荒居誰來點綴鬼面蒙頭誰知吟咏信可惜也友曰此乃天之所以全其佳也鑒賞之中未免殘缺點綴之中多近村俚吟咏之中恒起穿鑿與其遂世浮華不如長守真璞余曰善哉之以記遊實且寄于論之高也

三戒

粵西河上多三戒觀最靈異廟多蛇大如指碧色鮮潤可愛從不害人或繞于梁或踞于樹善食雞鴨之卵民人進廟行香呼蛇為青龍多以卵敬一小洞懸之於樹蛇自食之其神姓馮潯州貴縣人馮之子孩世出一活三戒何以知之幼時已具不苟笑不苟言之形及成人忽而睡忽而醒睡則不可叫呼多飯逾醒則面紅如醉酒氣噴人過廟視之必有獻牲酬神者問其休咎笑而不答惟其壽皆不滿三十死之後復有馮之子接踵而受享醒而如醉者至今不絕瑯琦粵人並客居于此春嘖稱實有其事且云蛇上于船逆化為順客無不利屢試屢驗奇哉死而為神轉世為人者有之胡為不轉於他族而必世轉于馮姓者蓋欲其子孩不忘本耳

顧友

永可園先生至見余假傳奇消閒談及蘇友未焚魂在天井醒使幕中時有內務府鷹來觸姓一友延居記室談諧調笑恬雅娶富一日有鐫醒使翡翠帶約碧遠寸身鮮淨千面令人珍愛不已遊友共鑒賞之咸為希世之珍不敢蚤動惟顧友視若夫然執而玩之失手下地跌成二段衆皆失色醒使似有怒意顧友曰不必驚慢吾見公等畏之而故玩之也即仆身撿起合之口吹氣而還原物一無傷痕拿詩其異顧曰此逮眼法也何足為異越日又以茶杯撒為碎片命僕童撿于几上亦如前法完之然其飲食之量減人大半衆曰先生之術精矣何量之儉也顧曰食中無飽腹之味與其食而不飽不若不食之為愈也衆友曰先生能食百饌否曰能衆曰能則陳各戲治洞庭春以薦不能則戲與席皆先生也顧曰諾于是作百大饅頭以進對衆一吸而盡覆嚥而過密議之曰視其身僅三尺腹不容升奚能藏此斗許之食乎此仍逮眼法也不知移度何麼某等當就教半仙問之可也孤半仙者善風角占能知過去未來名噪維揚向占之曰物尚在不便遽說衆恨之半仙曰某日某時能使其不動一物不行一事可破其術衆曰一時幾何欲其政靜何難之有半仙曰饌在畜牲處閣上急遣往視果然持向顧友曰饌未食子以逮眼法而加搬運法也顧哂曰我輸矣揚銀倩衆招戲倩鋪次日前約衆曰即足于半仙所云之日扮戲衆欲某等可觀其動物且彼亦無暇行事矣誰知正在觀戲間顧遣道房衆即隨視見其手持水烟筒引大紙出衆以為貢烟無事往之而已誰知忽將紙煤扯分兩條先燒一條頃刻墨雲隊起大風席捲又燒次條雷雨交作霹靂一聲空墜一鼠其大如狗

席衆驚愕回視顧友不見遣內細查無踪衆思狡黠之儈正半仙所云異動之時也遂即往觀半仙物在房空不知往于何處詢之房家曰當擊時見一物飛出衆云大鼠即捨半仙也醒使輸至內務府問下落擅顧友無人京此乾隆五十七年事也此事過近莊諧未免過而問之竟實有其事可見天地之大無所不有矣

元寶飛

王麗明行十五舉康右翼鎮總兵王浩江之猶籍隸杭州恂恂然長厚人也承舉中煤商應有年矣揚春居佛山鎮上嘉慶四年初夏晴空無雲忽有元寶數百對懸空飛舞攀麾盱睢不絕市儈雲集與子肩夫引領雇嘻頃更飛至王十五屋上似砍下去衆皆爭趨其聚填衢塞巷擊碎大門十五見勢洶湧恐致民命急燃爆竹頭號告曰天祐寒儒願陽金來煌煌衆曰慢取雖然究在繁鎮居密民稠庭院櫛比殊覺可慮若實下地命也有殃之神照鑒收寶歸藏禍舉寶漸漸高飛往東南而去迄今一十年矣而十五安業如故家不見豐此乃無實之象特送去行運轉困否實盡飛出天鑒十五之古道厚盈則助之無于夜靜消寂之際飛到其家無人知覺乃于

通晝達旦之時見寶飛來有不攘臂乎一經紋命是助之而反以害之故十五跪禱寶即飛去也吾聞十五之照人以誠博施濟眾其後必獲回瀾塵矣

金二

金二浙東山陰紫紅山人年半老耳微聾司靈山縣職事與鄧友錢寶海同室而居分東西而睡金栖東房錢栖西房乾隆四十二年時維夏五蚊蠅成市夕陽將頹驅牀上之蚊而紫閉其帳一夕金如廁回見帳懸約上疑為錢友換玩趨責之曰余耳雖聾不聞蚊音然一蚊在牀即不能睡子之玩來鬼通矣錢高聲應曰開則圖玩玩以取樂余自晚輒著以復作書慮人喪曹仲掌無暇行玩書且蚊子之帳無以取吾之樂焉肯換人忌而動人惱乎金猶疑錢乃誓始各就房而寢次早金醒啟目見牀前豎一寶塔甘磁破器疊堆成約高七尺有餘毛骨悚然急起開門呼眾友齊視其架搭之精細堆砌之靈巧雖非神工恰是鬼工莫不駭其異而訝其奇也錢乃作詩以戲之曰已號靈山佛國名磁堆寶塔令人驚從今雖把蚊疑解餐子中有雖合晴此事不能辨其是鬼是眾書之以待來者

杏樹

浙江錢局前有古杏二株大可二圍嘉慶二年五月五日巳時忽見烟從左杏樹中出初以為奇也人皆望之繼而烟光漸大大星直出急扛水龍四座吸水噴去水愈湧而火愈熾竟不能救至來時而杏盛灰炭矣夫杏性真大故古人于夏時取火于杏今杏有三圍大性自旺大由心發水龍只可治其外而不能息其心中之大故成盡耳

虎口餘生

浙甯鎮海縣挑墅山有一人遇大虎爪拏其面走投窪下虎含柴掩之而去移時若人死而復甦雖負疼胆落猶冀緊避遂生抉柴撑起急升大樹上蹲踞密葉中見虎同一豹至視柴開人無虎與豹若失所在豹即動身欲起虎咬其尾而留之虎乃東西四望縱身上山凡有凹曲之區尋覓無踪虎回豹怒昂首張牙向虎頷一口血流滿地而死豹即跑去蓋虎以得人遽豹同類豹不見人怨恨肆怒故嘗虎焉若人見虎饒豹遠心當下樹盡力負虎而歸剝皮獻廟以作神福割肉分鄰以嘗野鮮療傷月餘乃愈然傷雖愈而頰面五花猶存咸呼為虎口餘生夫虎戰之至烈也人虎之衆多者也今已入其穴猶得其生是若人之必有善可錄故使虎遽豹得脫其災是虎必咬人不死故遽豹殺虎即此報也

某邏檢

直隸有已令某某者職滿平反挽情求全上司不肯瘦過而故寬如某遽部邑令亟入京謝與曹掾史商敘史細閱原案曰官可保酬必重已令力薄不如所索竟至鍋破罷遽後請捐復選至貴州黔西縣逾年史亦復滿議敘選貴州巡撫來聚來任謁見當窮戒飭似熟而姓氏各忘及至履屬縣閱而問曰子即昔年以某案而索重酬之某史弟子之才大可佐我而治成盡善心史面有慚恧心起戰慄然事到其間尺可依心小意倍加恭敬以盡屬僚之禮史又十同寅中間知巡撿駐劄之所衙房坍塌烟戶疏稀前遷此任者俱鄙已城聽勝差遣以供口腹史亦如前至三朝後堂翁正聲厲色曰國家重野分區設官足職不能周地方而虛之也子其速行吾惟秉公執政捐廉即直揭之毋貽後悔史不敢違拗一騎一伏勉強至役非無術著且無膏役遣僕稅居一無隙室亦無廚觀寺院惟有魁星閣一座于是官居閣上僕居閣下風雨暑寒腥鮮無恩祇圖冬去春來假戍回籍忽遘日大雨夜以繼朝寂

冥淒涼輾轉反側攬衣而起挑剔銀缸憑窗俯視見詹溜滴處白光熠熠黎明用竹簽挑之得金且數十顆乃千滴百處接次挑去合得金且一筐心恩命危境困焉能賛此巨財恐金不真因袁二三十顆命僕遄城就當貨銀在肆易錢購置用物僕領命入城知當向貨當主曰子欲當銀若干答曰一金十鎌曰此生金也必熾煉八折而成當則減六折可也僕如其言而當之易銀購物而回史見僕去復又自過撿竟得五六筐積千閒上曰果真金也吾祇知若無可解今喜出意外遂假病乞硯安享在籍此事久其姓氏以初事而論亦不便載其姓氏從知人各有命矣烏得焉何足為奢萬

陳秋巖

陳錫九字載之號秋巖浙甯鎮海人也乾隆辛巳進士其凡石麒故俊秋巖恩甚不已悲哀時切一夕夢凡曰修短有數過戚傷懷某弟凡尚有相見時也醒思幽明永隔不及黃泉從何相見是殆恩之切而形于夢也後秋巖掾盛京過奚德操知其是臆之或者乃舉已同年劉某後宦舟往往將近城陰泊劉雷雨大作入避烏見神貌恰似凡形過懷昔年夢中凡言相見乃在此也淚如雨下須臾晴霽進素湯劉某

曰舍楞同年病南臯仕初膺民社政治浣然裂式當軸抑何幸也適閩遘南已廢覩神貌悅似先尼抑何奇也秋巖將僧夢一一告知并七假金以祭之劉為之潔修牲牷同住經真秋巖大加痛哭劉慰解而回曰吾與僧同年講凡即吾凡也今得同涪一方將來過談素難決之時可叩異異指亦留秋巖小住一宿亦備牲醴祭真而散後聞劉得賢聲輔城陴戮務之焉

揚州王姓

明末時揚州富室王姓兵燹逃難舉家離散至閩朝尺寸雖漸次回籍而不得全歸後王之幼子長成讀書入庠家徒四壁暮口日繁願清不暇功名無及康熙戊午科庚人遂赴鄉試王辭之庚曰學也祿在其中若得名登秋榜則家自可舉矣王曰安家非易試費亦難庚曰吾嗚吾家以應鄉試于隨吾作以供試用旨旬後溫故狀心採風試筆何如王乃同至江寓嘗傳相士其術如神庚與偕往相士曰公等功名尚早指王而言曰先生乃石崇再世王曰吾與點真相差求一日之飽而不得咄咄人何來巨富也相士又仔細觀曰子之運應在八月二日起當速回過此即無佳機矣王乃附舟而歸至八月二日浙閩制軍官眷過揚挽舟訪見王某鄉人指引至家見

王曰老夫人相請王拈駭之纏念相士之言當應在此拈從之登舟須臾搗篆請入王叩見老夫人曰凡弟喫遠已三十餘年家居何地家業若何王一一述之老夫人遥乘白鏹五十鎰曰攜去吳家鎮即隨我至家王歸告于家曰事亦奇矣我何曾有此物亦何曾有此顧盼今既呼我為弟我拈隨至家庭或轉否為矣亦未可知遂同至督署制軍相見竟行甥禮王益駭之然不敢問其由住居三月餘不過酒肉款洽無今掌執事王恩徒善口腹雖沽滋當相士之言未必盡驗惟有作消腸之行可其遺魂之賜乃告辭姊曰弟亦應歸矣即令制軍饋贐二百鎰明日備舟送行王又恩固囑二數矣可往當相士之言不過屢乘車馬老夫人密遣王過就耳低言曰吾乃子家丁發也賊亂逃散投托旗府故以為遠制軍乃吾親子也時念王恩無從遠償今天假我緣由揚經過遂泛同來設酌為弟洗塵其今贈二百金為足清汝之歸李雪元木跋昔年逃難時先人在京寓坤宅後二十餘年之可事安閒福也備時尚在福州未知其隱昔故宜以告汝王歸恐扣其指而搞之果威臣富夫人能終不忘拈育不忘賊者天下鮮矣而況于姊人乎今是婦居至貴之位而猶念極賤之地使僕盛仍歸故主不懷德欲出身之報者其心地之厚無過于此宜其受一品之

夢也人有善願天必從之豈王庶極困之境而舊宅窮人則銀歸他姓是婦雖有善心亦不能使王仍復舊壁蓋王之富貴由天之成夫人之善心而致之也

海馬

嘉慶二年二月廣東南海縣所轄九江有海馬洋潮而至長可九丈有奇高可丈許鱗甲蔽身甲縫生毛毛若青絲頭與臆肋綠毛鮮甲踏大如斗耳下有腮尾與穿山甲相埒色黑古人謂馬為鐵逢鉄或即是也九江河不甚淺而足馬立于河中全形具見居民噪集呼奇胆大者擲石拂其背乃翻身滾去而傍岸百家盡沒河化為湖馬即登岸嚙禾數頃不驅則僕傷禾驅之則又翻身滾去田成大池結繩而測淺深沉索至十二丈方得至底九江主簿李發恩上告撫軍朱石君先生作文祭逐安遠蔵餘次年復起新墳戕蛙田禾化田為池者不下百頃已掌李安吉四面設灶轟擊乃斃割肉分獻上台肉似犢牛味亦相同蔵腥此魚所化也並非海馬若海馬氣臭靈潮受精故凡逢風逢雷越影超光何至殘居禹宮說

鬼書

劉東武湖南人學刑家言慶文法就廣西遷江李明府幕未幾李公病逝接任者乃

李公刱頻至奸威福交代易易誰知格外蜂蜚期滿而猶未清李公子幼無知劉受故托不能遽之而去一夕初漏已起忽聞扣門可開者啟扃見頭戴殘紅敝帽腰繫黃袱乃遠江故差某某也心驚目呆差曰吾奉官命特來投書別無他事請放心解袱檢書交與閽人就而就燈視之真主人親筆面開送劉師爺啟閽人益呆差又催曰速帶進書房尚有主命應須面回閽人戰戰兢兢帶至書房劉南木睡將書三上劉亦驚曰奇哉幽明永隔書從何來閽人曰專差送來候在門外求見劉揚署命入差叩而起曰吾奉主命來質死結各事矣然可疏并求賜復書劉曰官住何處曰仍在署內東廡差出劉折閱之其書大略云揆任某前有雖時吾曾竭力用金曾假金應結至有約券今忘恩抹債奇刻糾纏咽喉我子幼小婦女無知現存約券在于書篋煩檢以理見則交代自然明白并懇將某大女許與某為填兩世夫情未必負從將來賤息歸與不歸尚有依傍云云劉作書以復給差費回令閽人告知主母檢書書履果有此券次日劉持書券細訴觀察並太守署書揆任之非揆任者亦胆落撫篋交代後又贈銀送李春至省劉又執柯將其大女許婚而歸此乾隆五十四年事也現在鬼書尚在劉手夫無形為之鬼今非特有形且有具書是豈揆任者歟吃瞞

生今人難覓非書無以破其奸慶其非矣此乃二氣之良能造化之功用也

咫聞錄卷九終

瞳神失一

南陽白生性躭清靜不喜紛華不喜行動一日神倦生寢聽二人低聲商曰吾等願守此眶者不過假其勝遊而已處於樂地渠竟一無所好何異日生牢籠趙此春光明媚花鳥依人吾與汝自幼樂趣廣不虛此一生白醒而兩目失明曰異哉吾素無目害亦無疼痛胡為瞬然若是呼家人扶至黑甜就寢須臾睡熟耳聽兩人欣欣然歸曰今日之遊信樂也後惟彼守彼心吾行吾樂而已耳忽又醒視壁間書畫架上縹緗目仍無恙由是忽明忽昧已有年餘恒為精神不足而有此疾也益加靜養又一日白半省半睡朦朧之間聞一人訴曰行不如坐之為愈也吾輩遊性過重頃過花陰過花妖始以禮遇吾弟兄不肯入呼靡妖捉弟而進吾奔逸乃回自後不敢再出矣第不知弟命若何白驚而起放眼左視朗然如故右視昏昏是更奇矣延醫治之醫曰黑白分明一無關隘乃水虧也應補水益精樂石百投而閱物觀書無成側面白猶未解何故而成此無影之疾也夏日炎歊避暑廠室友至視其睛曰子之瞳

神祇有一焉白曰今知目疾之由也是蓋我愛靜瞳神變動前之忽昏者乃瞳神之出而遊也明者乃其緩遊而返也今之左明右昧者乃一返一失也隨將前之半醒半睡間所聞之言一一告之幸矣夫瞳神雖一不敢復出一目之明可至老矣然失之者乃我身之物記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玆我身有缺孝道有虧將何以補之哉

賈十

國初時逋有殷寢陵數千助賈本銀殲者近緝無蹤乃詔行天下能破獲者官加三遷民給萬賞山東力士賈半閒之鍾北部而請曰吾能之矣求賜文憑限年三載拜命天下隨時揩兵隨處支庫盜可得也部曰子欲揩文而沿途誰銀乎不允所請賈曰吾以家眷十口留獻為質得則釋之不得則聽罪而已部乃奏　聞如其請而收其眷給文令緝賈十餘空履底藏文憑於其帽周行密緝至福建訪有巨跖巢穴扮作落魄形骸徑由林深菁密屈曲羊腸而進忽有阻道者截而問之賈曰性成豪俠禍起無端家室傾離特來皈命若人曰子言未必真也賈曰鄙會至閩路有半數舍近就遠我意迂拘即此可知其心也遂入酒肆談心暢飲賈大醉若人用繩與算賈

至十里外放下賈離而視已失所在舁賈者引賈同行須臾見屋棠堰門高駟廚道厥者已先在門俟賈攜手入室長者下堂而迎揖而坐長者曰壯士遠來自必超羣此牆高有五仞子能縱身出入三次吾留之賈即如命縱身五踴其垣而面不改容罷不加喘長者曰可矣待為上賓檢佳室與之居越日赴教場操演長者居中左男女右各試其技此間以縱跳舉重為上賈之縱跳可推第一而舉重列為第四長者令擇右邊之女為妻賈辭之長者曰毋此吾之重子而許擇配也賈從之結褵半月女曰冰谷易消綠林自敗非久居之所衆有告遊可通海濱吾與爾乘閒而逸為善賈曰吾一避難之人而以上士相待豪之悖義孚之全信不可女告長者益加尊重次日赴場派差獨不與賈實請之長者曰差有三等上等盜內府實器中等盜大院珍物下等盜民間財貨子之材在上等之末中等之藏此時人多留待後派吾非不用子也請安之賈曰必求一差以報厚恩長者乃派令隨一等一名者同行一等者賈自詩能舉萬鈞即如盜寢陵金爐事非我不能雖猶在圍時可往觀之賈聲其不已行至邯鄲道上留妓飲酒一等曰吾輩飲酒取樂則可貪淫縱慾則不可也賈曰固盜而淫良家之女自在天禁彼妓則賣也吾以銀買何罪之有一等從之賈嵌

賄妓令以酒困之妓如其囑一等果酩酊就枕而寢矛一等身藏雙刀起卧不離往往於睡時撐刀掩護其面令昧而忘之賈棄妓不許摩拳一劍砍其頭飛馬入都謂部而訴盜爐之由藏爐之所果穴之險救盜之暮求告會閣中發兵為應計擒智取部即咨閣調兵圍住要隘之口賈入見長者曰已得內府金銀千枚藏於深山彼守而我圍必加倍壯士可也長者曰吾親帶人同往交情願應沿途自有照應賈同長者出官兵擒之一閘而入收其餘黨得其金爐且搜出金珠寶物不計其數擄妻而返授賈為天下總捕釋春重賞夫盜爐者以力勝賈十以智勝者也力多賊智多勝柔能克剛若賈十者可稱剛而能柔矣

查三

查三海寧州人也食客於淮商理鹽務自漢旋淮舟子私附一生於後查聽吟詩云千里長江一日晴順流直下布帆輕偶然驚起鴛鴦夢采石磯頭月浪迎查理首視之乃嫣然一少年也遂入中艙問係揚州詩禮之後家貧儒母父過漢貌固俊秀談亦風雅查曰此丈人也何可褻居於後今舟人移其艾舍居於正艙生曰吾惟一衣囊而已查乃分衾與睡同席而食行三日生曰先生有銀三萬聊為惠假業月日

加倍奉還查曰子何以知我有銀也生曰起行時已知之矣查曰此鮹課也難以應命生默然不復提及查夜醒囊橐俱刻刻防之至采石磯生攜衣囊道謝作別查命停舟而生已縱身上岸矣查至揚州起銀匿貯密查心驚懷然銀已失人已遠只可向主直告以情艱限以弟月曰如果還來是吾之幸也倘或不來監字者難辭其責惟有善補而已至期坐眾生尊查曰吾惟信以行世義以待人前借如數奉上即在懷中一一取出權之果加倍趙銀六萬眾駭其異相與邀約輸飲而試其技生均不辭於是或扮猱雅或招雞狗而搗勞大費於貲且無佻達之態眾益奇之飲畫生欲返眾曰子取銀於無形藏數萬金於小懷是何法術請言之生曰此小術也何足為異眾又曰請試大術生曰不能眾皆固請生拱手上舟自持艇篙一撐而不知舟往何處矣送行者皆垣脇俯視衣扣盡落讓之者有稱俠士有稱郁術吾則曰無論其郁與俠也彼以郁吾以正則正可敵郁彼以俠吾以禮則禮可收俠若查三者前以禮敬待生故失而復得也

生變猫

余於是書將付梓時擒請陵名士選拔章澧南先生斯記先生閩而憶及厥祖在

有對河居住之佃凡癆瘵三年忽自呼曰吾非病吾負章宅銀實罰作他家豕以償其債今三年矣雖病人實乃高也備筆往請速算了此前愆或可冀轉世為生其裏指章門而訴以夫高章指曰家富肥臆留備大事卿鄰之負吾者不少寧獨於佃之負而旋報先然聽其裏言是佃固病之年與畜豕之年相若實報不爽於今見之吾當招屠宰之而已宰之日豕就刀大嗥佃在牀亦大嗥儼同豕音沸湯刮腐豕不啼而佃又大嗥且身起白泡恍如湯火之僕分蠲時佃又大號須臾摩低而死世之載冥報豹矣大率在影響之間惟此事身猫生暮於家而魂已變豕他所可見財者非特欲雖清白且當分人已彼訕訕者猶云假貸勝於訛詐負亦無償余聞之慕知故誌之以為富貴人鑒

方姓

嘉慶乙酉歲京都失去金鐲不少比捕嚴緝捕至廣濟橋天已晚止足而栖於旅肆步街察查街盡有小房一所綠竹絲簷之盛遠於戶外牖窓富室子紀清雅高居真昔聚此賊窩其中必有不良人也守之於門三更一小年出而遁矢其如女子捕曰何人居此小者曰入門老者便知之矣捕入而問老者曰子衆緝失矣吾姓方居桐

城鎖盡在聊假一用捕以寡不敵衆退身入郡請提督府直告添捕以往至則行矣追問房家曰黎明攜裝而行不知往何處也捕即趨至柄城訪至方姓岳家回音丈嫁後有五年矣嫁之三日即攜女移往異地從無歸寧方壻抵泉三次亦不肯說出住處親鄰共知之半月前曾到我家一轉即去實不知其下落柄城至京快行須十八日捕核方之由蘆溝橋至鎖城只有三日雖身具兩翼亦不能有如是之速也捕不敢追求府通緝而已此蓋參鐵杖之流歟捕之不追亦可為知機有識者矣

二老爺

粵之韶州有南華寺乃六祖宏忍修心成佛之地離郡六十里閒有歌云若要南華遊須帶青菜酒二語何也六祖在時收蚊為徒亦成正果六祖懼其悍性復歸封空其殼復鑄七尺鐵塔鎮之木刻其像供奉於前塔靈異著靖酒韶下土民咸稱為二老爺其寺不過古刹壯而不麗本無可供遊人之目玩之者無非請二老爺飲酒耳然木像座形焉能飲酒而二老爺之飲酒實有奇焉遊者至此沽上等青菜酒二斗料羣而啖其八上須臾化水一無酒氣換而復斟復成水三次損獻而本像面色漸轉碧桃酒盡帽歪身斜不必為之扶整冠自然帽正身直矣嘉慶初年南韶王觀察施捨十金備叔往修其寺見諸羅漢金身光華燦爛以爪剔之金落厚有分餘盡剝其金改繪王來得金不少並將觀察施捨亦窺其第一時行囊悄滅舉服齊鮮肯東金環未幾身上起泡顆顆若痘破之則爛一泡未除而又生一泡不過月而過身潰爛僵同羅漢之去金身具不可問醫亦徒然息漸南歸而歸至江左而僵人謂六祖之靈驗也吾謂二老爺之顯應也佛以慈悲為本含容為度六祖豈能厚羅漢中之第一者也其忍以區區會利而置之於死乎二老爺既成正果仍復愛飲青菜則其烈性未矣佛面創金有不深惡而痛絕之耶

龍捨珠

池州石埭縣六都葛李族世居之所依山傍水烟雲成市地無名勝可供遊覽不過春山晴晨散步瞰視家兒童無非涉嬉趣事夜闌早而已乾隆年間一童登山入谷遇石陷有光炫耀警目俯而覩之有一珠大如雞卵拾之而歸喜甚玩弄行不離手至晚童擎珠由暗室過滿房雪亮恍如晝燭對父母曰此物可以代燈其父母向其掌取就燈視之曰世上焉有如許大珠試其光果如晝記由是喧傳一時鄰里鄉黨無不競來擎賞嘖嘖稱奇世之珍異諸言之皆異防小人之計取收而藏之不致輕以視人即其子記憶索取號泣相隨亦不與鄰自後事事參透業業兢兢不久即成富翁一日有道士龍準虎鎮鶴眉虬鬚踵門募化稱像扶風黃山宮衆初則不願施捨任其蹲踞堂廡及至七日不食信為三清幾化憫惻助金不覺疑其嫌少又加助之仍然不理問曰子不爨金幕何物乎道曰清門中無珍不備無寶不全只少領珠一顆請捨之以補宮缺以增神光即覆之曰他物均可施捨惟此一珠乃吾起家之寶寧甘輕以施諸道見意決不復啟唇飄然而去族衆見其得珠而家驟富思欲共藉珠光而固緘縢境摩往其家說曰汝之藏珠天下已共睹矣玆道士遠來募化企慕紛紜終必落人之手傳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倘風聞於 朝奉文遒取爾亦不得不獻且恐加以懷寶之罪不如歸於公祠甚等同湊千金與汝售之使族衆均沾其潤則他人不得覬覦即或 君上知之不過獻之而已不能治衆人之罪況珠雖歸公而子仍有分豈不大美子意以為若何若人聽其言近情理得利且可免害許之衆乃湊金出其珠而入之於祠讀歸族房長尊為官守是年壹多入庠衆獨加賞高賈倍利追復登賢書入詞選者相繼迭起噫笑之音溢於衢衖廈商大廈俱各如分出銀置田編棚建醮設供演劇用雕鏤玉盤供珠於神前汲今十人看守醮

事已畢正在演劇天色澄清四際無塵倏然黑雲隊起雷電交加急雨滂沱雲中有青黃二龍凌空飛舞俄而青龍直入神壇吸珠直上雲霄黃龍亦飛入神壇覓珠無蹤轉頭飛去但聞風聲怒號雨勢驟灑雨龍互鬬不多時而兩尾下地一掃民房去其大半地化為湖遺近河中桁樑木物與死屍漂流擁塞水道舟楫難行見之者莫不慘惻此蓋龍捨珠也吁李氏之興也由於珠而其敗之也亦由於珠當其時小子得之老者自應還之乃反以為發祥之具獻銀歸公彼道士者蓋即其龍之化身遒來募化又復慫而不與致滅害半族自取其禍是亦不足惜矣

缺耳遊擊

雲南昭通府李司馬乞休回籍言其同城呂遊擊山東人相貌魁偉缺一左耳初問其故笑而不答迫後聯絡往還漸輸腹優成為知己乃說缺耳之由呂之幼時過一術士就其相云耳大面方起居閣風波不少似難安必須有缺始貴三品堂堂虎豹居當時以為江湖套語撇之而已及壯不務恒業日飯斗米日肉百兩小康之家變為窘蹙無以養生因恃膂力之過人乃入勝刀之隊伍早探行商復圖旅店一日見少年華容得從者十餘人挽車十餘輛裝載輜重而來尾窺投宿之區而圖之傍

晚入曹家店卸馬停驂呂梁遭點攜扮過店就作夷齊故態餘潛地以為記驗適少年之侍從者在門看破其情進告少年曰今晚須整頓防備少年出視笑而入曰此非真有本領之人不過因飢烏合耳何足介意獨享大醵吾自有法制使之不敢動手而自退也至三更呂引數二三十人分門擁入直進後房巨燭分燃統室皆見少年兜多人進手提雙劍舞於燈前雪白如銀人在劍內而不見呂等恃衆站階觀舞並無劍刃過來須臾一人斃地一人落一指一人落一肉而呂落左耳負痛怯跼奔逸焉此不知學何術而能出神入化若斯也固愚猶有彈手寡可敵衆與其貪利滅身於不正不如卧薪嘗膽以成名於是投營充為戰兵月關之糧不能抵五日食用惟有於操演之暇行街肩謀以支日用遂拔補十總總數服食保升守備遂部引見時 皇上閲耳從何缺隨口奏以護文種謀為不軌時充當鄉勇打仗受傷未邀議叙奉 旨以都司趨用俸滿保薦遊擊回憶相士之評甚驗年已老矣語惟守命亦不再起紅頂之想也呼世之自稱為英雄者類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故未有不滅其身若呂公者可為知進退存亡斯真所謂英雄也彼洶洶者固不效呂公之為耶

老實翁

翁謝姓字子敬浙寧鎮海縣人少入庠後以訟事牽連恥昏聽事之掌走避杭州姊丈凌某家凌曰為一公堂之號廡舍衣巾品過高矣爾素性老實又執不聽勸吾無復煞然說避之必俟風息而後可歸我在松江有一布肆正須老實端重之友彈壓彌善去之翁曰誰抵莊家人聞信稱其老實遂以謝老實呼之竟成綽號翁先娶小江胡氏無所出繼娶沈氏亦無所出而年已四十八矣是年夏間往鄉收賬囊貯二百金路過村莊見道旁人擁擠一門引領而望翁問所以云若家欠官項監比緊急將十八歲小女鬻人為妾母女不忍分離哭倒於地翁曰生離死別情有難解宁排闥而問可退婚否身價若干旁人曰二百兩已繳富嫁約曰退聘不在於理旁人曰只要有錢不怕不退翁曰銀可相商正在嘻嘻間富家公子因良久不見迎婦輒回自覓而來衆人傾倒訴翁之言公子曰倘能交銀我便准退翁曰一手交婚約一手退身價公子看翁之形貌其未必有現銀遣人到家取約當時有笑翁之癡者有羨翁之仗義者有疑翁之好事者誰知約到翁銀亦出乃知翁挾重資而來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交割清楚闔然而散母子二人轉悲為喜正欲問翁下落而翁亦不知去向越次年

秋從此路過有壯夫當頭長揖翁答禮其人攔住固留至家抵門已解前事與翁強入門大婦帶女出而拜謝飲食之心且如陳進之投錯為門解既不得走亦不能且進醉假寐於書室夜半醒則燈燭煌煌一婦旁坐而候翁驚婦曰非為別也伺恩人醒後盥洗耳其夫持湯進請盥洗畢見堂上張燈結彩須臾率大小粧出說已擇翁年將五旬尚無嗣息是女命當為遥室查今日尚吉即晚合巹可也今女拜謁翁攜詞許允但不告而娶有三大礙第一恐衆人之責荒唐第二防吾繼室之怨不教第三憂婦丈之告非禮必寄信知之待月餘而後婚否則不敢從命其夫曰有名謝老實諒不貪言遂已清早回莊昇明一切數簿交可託之友云昨接家書於路須回鄉一行今夜起程矣行至武林正值鄉試將完過族人二約伴同歸二人者一告假知府一富甲邑里均年近五十無子聞劉鐵嘴相法如神同往其門延坐便言福祿壽三星不約而齊乎拘之果一一合唯翁壽最長問子憑則曰二位依相而談均無嗣續惟此翁面上陰隲文現曾為好事當於五十一得子有三丈夫願志吾言二人問有甚陰功翁亦不以為意歸里後逾二年五十一歲連舉三子風鑑真神矣松江某家待之不來查問則已回里矣某家說出前事於店寄函詳達於凌凌亦達之於族

族中人聞於縉紳僧邑志入萬可不必再載然此事實可為人之表率誌書所行不出郡省天下之人未必盡目之是集通行自廣余故抽而書之使人見而倣法之焉

狗知朔望

粵西新寧縣畜一烏犬強壯異常飼時烏犬不至屢犬不食惟朔望讓屢犬食之而烏者一日不食黎明四足跪於神佛供前頭踏於地似作叩首狀蓋其前生如素禮佛者也常見主人憂則黑考低頭垂尾歛聲不揚主人喜則搖首縱身騰躍虛嬈一日主人過得意事撒餅大笑烏犬亦跳躍大快衆皆異之且能不待遂食恐千主之怒叱也不吠華胄恐嘉客之受驚也後聞其主死鳴咽七宵絕食而斃雖為家畜實具人性故以敝衣裹而埋之於郊曾有詩以記其異詩云搖尾搖頭望真容吠星吠月晚風眠能知朔望禮神佛生死相隨人性全

麥某

汀州永定學某掌皇家衛周行天下其事親也孝其處世也信其出也有時其歸也有候恒聽其言曰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嚴故歸必婚祭之先出必清明而後啟行拜墓鄰居曰家事遠出學老子幼倘有不虞豈不廢事麥曰皇恩罔極君父也至嚴暮四凡緩其

補短之窮維其子母而遷年復如是無不相信有一年命逢牽纏病延數月既不能遊資願之門又不能博蠅頭之利行裝告盡衣履凄涼自思自數曰命也如此回則羞見父老於江東不回則誰解依閭之遐望與其在外羈寂反側毋寧趕回母子團圞遄托缽而歸其母笑顏大開其妻愁眉益結曰鄰居之有惠於我者望夫之來殷矣當籍我之還以解臘也余何麼曰非我欲負人命不如人耳吾當以禮約之誰知負無幾而賈者有十餘家無俟麼約羣起逼索衆口呶呶委難思挽遂呼妻問貲數而計之共十四兩五錢隨對衆曰明日設法以還請皆退至五更塗面執棒而出走至大富岑山頂伏於通衢之旁適有運城木客由潮州收債從歸過年復走而來麼即舉棒邀截客慌曰錙無非契我銀耳勿傷我也遂解縶啟而攜銀百兩與之麼曰無須如許之多也只十四兩五錢足矣客曰何敢之廉也麼以情訴客聽其自取麼抽身佩彙衛權銀十四兩五錢而去越數年麼過江與木客同舟笑對客曰子不識我我却識子某年某月在富岑山邀銀十四兩五錢者即我也正欲思還無從覓跡今得幸晤是天假我緣也啟篋權銀兩函曰此乃本此乃利請留之客曰些微之數何足介意麼曰昔之塗面改容由鄰逼也取之不名解鄰結也前貽難麼心時戚也

有而忘無天更絕也請留之客曰子真君子也吾將聘汝同為行賈麼曰吾以一歲奔波之積僅供一家糊口之資餘無望也冀可共叢客曰本在我出盈矣均攤則攙受何如麼許之於是倩雁繫銀回家而與運烟至浙不十年麼亦富客益豐同時均納半剌銜加級請封汀郡傳為美談而麼亦不諱前非焉

野史氏曰貌似正而心邪者真惡也貌似邪而心正者真善也此其閒惟天知之而人不識也觀麼之事則顯然矣當木客處憂命不愛銀之時百金僅去其微不過數盜之奇而私為己幸迨後子母悉歸乃意外之富在他人雖識麼之盜由飢起而諒非真盜而已過思盜面之形終非正人必不與遊同業乃木客竟收而用之無怪兩室完美各增鄉里焉此天之所以全其善亦以策厲不正者當反而為正也

普依祠

粵東女子住往於未嫁之先結拜姊妹誓以十女盡嫁方與夫同房名曰金蘭會盟後若有先嫁者朝拜花燭夕拒歡牀其夫欲強佔僕結東衣裳坐以待旦三朝即少歸寧與之歸則祓否或投水或懸樑或飯或刎舍此一命而後已死之日摩姊妹哭哀盡禮設牌醮薦誓不出嫁亦有一女死而九女具死者此寧惡風父母雖嚴加訓誡而不能革其癡心有司雖剴切示誡而不能挽其惡習惟閩省山小黃圖司崔小尹調理茲土見石巖上樹陰下類多木主風雨飄零螻蟻剝蝕詢之甲長曰誰家木主雖無子孫亦有族姻胡為任其拋擲郊野也甲長曰此乃金蘭會中之女也一誓千金之死靡他當其死時結盟姊妹以其有義而隆祀之迨後姊妹俱亡歲時伏臘誰記憶之其兄弟子姪皆厭惡之於是棄諸郊野日積月累故有如是之多也崔小尹性本慈祥始聞其事深為痛悼繼想其形心起惻怛爰捐廉創建小祠飭役於治里之中盡檢而入之於祠名曰普依陳餚設醮且為文以祭之曰女歸男室遭禮守常輕夫重盟背經壞綱禹有十女齊作篤誓一言為誓鐵石心腸亦知許家命在高堂朝拜花燭夕拒歡牀保茲潔體結衆衣裳欲歸不與乘隙懸逃衆女聞之同赴陌塲烈非所烈例難表揚封窆而已了此癡腸既無夫婦胡葬後昌雖設神主歲時何望無怪日久棄茲道傍號風嘯雨情殊可傷昔因侷強今有凄涼九原抱恨追悔莫償我心惻然爰創小堂孤魂無主憑式有方默醒愚昧安樂中央讀具庶饈衆弟焚香靈其饗茲衆魂來享敢告崔小尹復為置產添設春秋臘底三祭此嘉慶十九年

冀迄今已四載矣鄉鄰無復有投水縊死衊者吾友常云某處有房一所盛傳有縊死鬼無人敢居一生曰吾素不畏鬼楚衾宿焉睡至三更聽颯颯有風視燈火轉窮燈前立有豔裝絕色婦人心思是房久空婦從何來此即人云縊死鬼也吾當瞬其如何逮人自縊邊時婦近帳前生啟帳出假作哀苦狀鬼即持竹圈一令由圈中視之內有樓臺殿閣畫棟雕梁奇榭曲欄靈池碧沼真勝地也鬼令入生以手遮鬼曰樂豈手能取爭生挑左足進鬼曰伸頸而入則樂得矣生曰子以愚而受害致有不散之寃吾不受子之餌皆子潤覓也忽不見但聞空中啼哭而去由是此房竟為潔室此乃生之敗醒其愚而寃魂始散也今讀崔小尹祭文句句皆敗醒語故寃魂自散魂散則不為崇於鄉亦不報轉寃讎何復有橫死之事可知陰陽一體無不可以感格之矣

兩頭人

余在粵東與友數步閒遊過華寧巷見挨肩接背擁巷塞衢近而引頸視之乃一少年子也裸裎袒裼脇肩前粘生一孩頭而手足眼耳鼻口悉備啟其眼閉而無睛撚其口虛而無氣手足軟而無骨有乳無臍臀向前生無魄門有陽具雇呼為異有一人儒冠儒服據摺扇而言曰更有異於此者余因日探異冀挾手而問其姓氏答曰

姓胡名之驥湖南寶慶秀士也遊幕來粵賦閑待聘者余適之同行餐茶樓品茶閒異若人曰昔在滇南出門答客塗過魁楚漢子服飾華麗金頂煙燈帳帽似皂帽較人所帶者高三四寸許其鬚躁足髮眸而穉土人曰此乃吾鄉武秀才也其帽之高者頭上生一小頭髮清眉秀眼有珠而口有舌日則像睡夕候生熟寢而小頭乃醒與之言則能答過強梁穿窬而入則能喊余曰一人而具兩靈日夜守護武生可為大將矣伏甲奇師可藉小頭而知之矣胡曰小頭之靈不屬於大頭也曾試之矣當時聽土人之言而疑為誤因與武生交留之宿而偵覷之更深欲武生睡須臾鼾聲起而脚中童音作自言自語揭帳而視果小頭醒也其言無非兒童戲嬉之事兒余則喊之告非強梁也則止問之不答次早問武生茫然不知也余曰此非奇事乃奇形也載之可見天之生人亦變幻不測耳

北虎青衙

相傳雷州古城驚蟄時家布鼓置於掌臺之上越日無之僉謂雷公擂去作天鼓也此說本近荒誕余居雷幕經年訪之非無其事且當亦不覺所怪者鄉而稱神一曰北虎元帥一曰青衙娘娘隨時作祟偏戶受殃其為害也附病人而求食借人口而發言祭以食則病輕不祭則病重然其言何分於北虎青衙也聽病人言似男聲若家即往北虎廟祈禱似女聲逆刻青衙像供奉於堂朝祭暮享鋪必豐潔且擇味適口總借病人之口以宜之最覺觀猜然聽洛濱諸戲或三日一索之五日一索之其有貧不能搬戲則延士歌以替無笙簫鼓笛亦可稍解其慍必至傾陷其家而後已余與衆人舍波高司馬散步晴皋見有天后木像拋於林下石隙兩漸日暴歎濟民慈濟神靈若斯也令僕收而供諸倉中詢之胥役曰此青衙娘娘不可惹也胡收之而歸是神也始因其為害而諂媚之彼得諂而縱縱不去若家產盡人亡則棄之於野鄉人非不敬神也往往收像招禍故見而遠避之然青衙之害在於一家而北虎之害在於一方新正欲占休咎默禱神前求草為人腹中滿裝雞卵小於拇而滾之卵有一碎有一婦墮胎若盡碎凡是村爭婦無不墮胎即牛羊犬豕亦皆胎落北虎能扶乩青衙則不能也人有病往廟用砂鹽扶乩但聞颯颯有聲或橫寫或直寫字皆大草據其書而錄之批畢請知何鬼為祟何過成咒必如何禳禱而退無不立驗倘有不驗再請扶乩必青衙牲不潔齋戒不誠重令設條如再有不潔不誠為祟益甚歲逢春秋二廟土民扛像相間出巡排對齊整儀仗鮮明慨同王后之制村落畑

莊編綢結彩張燈奏樂恰似憲駕來臨舁生一小輿而扛擡者數百人其間人忽目瞪口呆流涎騰空登杠客持鐵筋與之若人執筋從左頰插出右頰竟似中箭不見血流仍直立杠上與即飛行杠上人終不跌地追神駐劄抱其人下昏昏不知人事拔其筋猶有洞而無血養三日而洞猶矣更可笑者北虎出巡必在青衙廟設牀帳置巾櫛舁北虎于青衙廟中住宿一宵青衙出巡而北虎廟中亦如前陳以待舁青衙之像至詢其故以為二神私相狎暱久矣雷民遭北虎之患可求救于青衙故供青衙于家媚之使悅二神之惡可免呼雷正神也關隱惡而誅心因書載雷祖出于雷州是正神所生之地既有此邪雷宜擊之矣胡為住其為害茲區也蓋地以雷名好事者即以雷祖附會其說而世傳雷州古怪者即此是也

夢雞信

杭州沈濟之安逸人也一夕夢金甲神謂曰汝後園有藏金一大甕可往掘之沈問園宽何處可得神曰但見有草繩縛福字錢者下即是也醒而思之適夢金甲神者必財神也明指財路寧有是乎夢之真與不真要視後園有繩縛錢否坐以待旦急往後園覘之果見錢繩福字宛然大喜至晚更深握深丈許廣幾及畝皆無所得由是如癡如癲狂歌喜笑恕罵悲哀踰年而終柘城李少司空李子繼遷成進士司空及太夫人沒後繼遷追悼日深成危疾夢太夫人教令服參因以告醫醫者曰參與疾相忤不可服繼遷猶疑未決是夜復夢太夫人云醫言不可聽汝欲求生非參不可我有參幾許在景處可用醒告諸臺探之果得繼遷曰母之愛我也如此靈在九原尚復顧恤小子醫乃庸工矣服之夜半發狂而死陸射山徵君夢尊人孝廉公云吾宅穿內為水所浸甚苦草亭山頂有地一區召售巽人曷往買之而移葬於此吾神所依也訪之果合乃以重值得之及改葬舊穴了無水且煖氣如蒸悔已無及遷葬後徵君日就困蹙子孫流離失所江寧報恩寺僧房海科場年僅為舉子寓六合張生員者主某僧房有年其寺主老僧已故張以雞為之雞心反意冷數科不應試忽一歲老僧託夢於徒曰速買舟過江請張相公來應試今歲應登秋榜其徒告之張喜渡江應試發榜後仍不第因設祭酹之夜夢老僧曰今年科場粥飯冥司派老僧數給一名不到僧無成開銷檀越命中尚應吃三場冷粥冷飯故今爲徒相延以池錢讀書非誰也吁夢寐之事災祥本難預決史冊所載不少如趙武靈王夢處女鼓琴而歌乃納吳娃卒至奪嫡餓死張敬兒夢金體熱而謀反被誅梁武帝夢中原

況一而次日納景侯之陽竟以亡國漢武帝夢木人欲擊衛而枉殺皇太子徐知誥夢吞金丹而次日方士獻藥服之而終宋史臧丙傳丙舊名愚夢父召丙立於庭指天曰老人星見矣仰視之果黃明而大喜以壽星出丙入丁故改名丙字夢壽及其死壽止五十一可知夢之不可信矣古語云至人無夢非無夢也即有夢仍以無夢過之未嘗於夢寐之間留之於心而決休咎焉

顧玄緯姜

江寧顧生有神童之名未冠而入泮庠食廩餼其業學亦超詣自比蔡文姬家無擔石惟望夫榮登廣已卯科臨場時顧生病不能起奚官皇曰吾夫今科不第一家無仰賴也踽踽踽踽是夜夢寐生陵恩欲鞭笞代試懼難混進會熙名榜天雨濛濛散雨帽服男衣入闈登號有鄰生與之同號者素熟認見而駭之問曰嫂何以入此閨也顧姜手拂之輒告以故鄰生哂歸已號已而顧姜倦卧兩帽脫落一生過之風吹其廣譬光照曜驚立而視致詞號舍生擁站其廬號言知覺回明提調監臨執顧如得其實情監臨命其為詩顧姜稱筆而成其詩曰良人卯角稱書癡卷筆執苦備嘗思病臨場靡失恂扮男人院代草光昔時已有黃崇嘏今日豈無顧玄緯姜夢筆生花先具兆乞恩終卷濟慈親監臨聞而歎曰此乃才女也可即其詩而入告惜終違例恐干 聖怒遂棄上元縣看收聞舉落邑宰留著於署以為女師榜後中丞命方伯率屬集銀二千兩助以送歸姜夫因姜招撫病日深重及姜歸訴淑上官之仁恩歎荊姜之胆大病日就痊而益潛修閨已臨摹直上矣

改悉報

廣州合浦南康城有宰來為生者日於臨軍時見來之畏戰刀斧大聲呼號心起不忍慢欲舍而不為然他事未能一家八口舍此無以為養強而行之追後子已成童令學別技得脂餬口即放下屠刀拈筆誦經聞雷聲起雖至嗜嘉餚必輟箸漱口號誦雷經俟雷收聲而止如是者八九年未嘗稍懈一日早起過邊於門忽鄰居老婦向屬予招似有事告屠乃過去入其庭閒無人焉但見旁舍母豕產豬呷呷喁喁正欲呼老婦而問所招何事并告以畜產之情頓時頭眩目昏仆跌於地覺魂入於小豕之腹欲言不克思此乃殺生害命之報轉世為豕從何解救因想世俗成傳念經可以消愚於是照舍雷經四十九回即果產天豬電交加霹靂一聲驚覺小豕而魂轉於身老婦驚而出視曰氣已產矣鄰居何睡於隋也吁之不應老婦曰頃被產

當擊死予謂為不擊死於其家而擊死於予庭焉亟喊鄰左過其堂人至鼠吮大知屠乃徐起若昧醒狀詢其故訴諸前由老婦曰吾來招子之來也無不駭異此嘉慶四年事閱今已二十春秋過有自廣州而來者述其事知屠白髮蒼蒼猶存於世於此可徵天道之昭昭矣其初之手招者非老婦即母豕也其魂之轉胎為豕者痛其屠豕之惡也屠熟理經而感動伏雷者彰其從善之心也莊延壽於老婆婆取其洗心革面而能痛革其非也孔子云過則勿憚改真大聖之格言歟

人頭蛇

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巨族也乾隆初年胡承璣與桂蛟齡幼時好登山陟險二子恒約同遊非暮不返一日行至深壑見熊羆鬬厮而來無隙可避忙作矯猱升木匿於樹上累抱枝閒熊羆至此即窺樹上有二人思欲噬之是獸足直而不能上守其自下二子戰慄驚惶汗流脊背俄一斗大白蛇飛舞而來昂其首則人頭也伸其身高過於樹二子益加兢懼蛇注目良久對二子曰請毋驚吾當驅之遁首吐曰此實人也獸爭不可害熊羆即退蛇亦逶迤而去二子下樹歸告父母其父母咸嚴禁不許出遊二子亦不敢入山潛心肄業沉編詩書期年舉成承璣登進士官至雲南方岳蛟齡入詞選官至京畿道御史此事非異之者在蛇身人頭蛇身人頭何異在蛇而能言物中能言者有之蛇頭乃人自能人言亦何足異異在能知貴賤并能使不知人言之獸而能聆其言從其命而即遁之蓋是蛇已脩煉而成正果守此山而主宰一方殺人逢蛇此山神也不可以怪蛇目之

王三

王三京都人未識其名乾隆終年從權部秉皂滄守行後稽司征稅五月間今貴秦至灤陽路過東平州晚進傳舍拂塵濕塌驗肆後婦女悲啼淒楚問諸店子曰此乃張二家也其母嬌寡依媳為命室如懸磬顧子客進寄睡偶過不聽向晨人以銀鐲放為生者假以濟急俟張二旋日權子母而完之絲毫無負此次張二外遊十二年音耗杳然而秦人因受信在前再四繼館月計其餘子大千母積成二十四貫之多朝遊夕索計無所出惟有嫁媳以償州中人知其有夫不敢道之暴人利婦猶青處貿以抵貨約話朝迎娶姑媳分離哭哀慘戮王前感良久對店子曰張二與予莫逆臨行曾有銀五兩託寄頃為先容店子領言往告王解攜行囊檢絲錢三十串皆張二作書封固交乾藏鬼遊店子引進張舍禮見其母設言謂曰吾與令嗣誼打金蘭

同地而不同事彼望家甚腴解處之便致絕音耗聞余北上免余先寄函請納之渠亦隨後言旋也希勿恐王三返顧衆燈跨馬而行至灤陽投上奏摺寓肆候　旨是夜夢遊至城隍廟前見高懸一牌上寫王三壽元已盡命數應終因路過東平外贈張氏絳銀三十兩救其夫妻團圓雖慈豈惻隱實大功也該土地稟請奏聞　上天嘉之准加壽一紀賜兒提調該役等即回銷差可也看畢心感奇之回首見二人對王三揖而道喜曰某等乃冥府差役也因緣壽數應終遣某等出京查拘至廣東城隍廟呈索掛號知個領差來灤陽忙返熱河詎想汝行善增年懸有牌示某等應回銷差第自京至廣自南至北往來路資不少乞助之王亦許之醒已天明起而思曰區區小惠寧可邀大功乎同館一友起談夜夢亦如之王乃售橘錢貳於門外以實已諾越日支已發下即轉程至東平仍棲前肆店子喜見於色曰公來矣歸後張二於篤去後三日還寓行裝潤色非往時比也囑余勿任寂然過去當往告之須臾張二來肆抱頭仆首曰思同泰山感難盡矣余遊地不少識多忘憶足下說訂金臘者在何地也王曰吾閒令堂與令嬡哭之甚哀欲稍助以解此難非說與兄極好恐令堂不納故為兄作書耳張歎息曰世上訂金蘭者多半有名無實足下真君子也請

過寒舍聊申鄙悃門入門請母呼妻出而謝曰尊公說余子隨後即來此乃虛語也今果然矣悲而轉喜天作之合雖為天數實君德也款留設席張攜三百緡饋王回泰人盤恩劄要足下贈鈔全妻相去天壤余願萬萬可不十倍以報乎王曰吾懶情而輸金豈望報乎張再三呈之王終不受而歸後王三果得明珠二粟考以終呼善之不可不為也以三十金之善舉而能挽命之缺數彼視一錢而如命者殘刻為上擁厚資終遺子孫消化於無何有之鄉者視此事應亦知所愧矣

混報入祀鄉賢

嘉慶二十年　皇恩有洋商入祀鄉賢一事已載入條例通行天下矣其事可不必載而茲之所載者實有可以昭姻戚省愚昧焉凡報鄉賢固學而超其初准結報出詳優正司鐸疲嬰風毒眼耳鼻口盡向於左劄司鐸目睛為患幾至失明二人雖迅調平復已苦不自勝及牌位入祠當晚　文廟中有唏噓浩歎之音拍案喧嚷之響在外過者咸聞之致司鐸夜不成寐三眠三起蛮無他事次早洋商牌位仆跌下地與之狀起夜仍仆地如是者五乃命齊夫密將牌位晚間放倒早則豎起以省口舌然怪聲異響終夕不有結報中首列名者一夕赴宴魏東壁而行忽翻入奠客侍從者

急扶上蓐已蛀從鼻孔中出矣洗之又流其臭猶存詢其如何入客曰仍有雖冠劍佩者恕氣沖沖而衆趨旁避蓬失足而下由是神昏氣滿如癡如迷而同聲附和之各紳士或抱怪病或起愚痴或遭家不淑或掌禍無端未有一人得逭逭自適者惟新會進士譚別駕者結報雖有其名彼實不知也夜夢先儒陳白沙先生曰子幼而潛修壯而出仕尚未富足商之出身微賤也彼少孤而貧拜銅工為師學習營鑄技其貌洵美且都得引進於西洋夷館收充小廝夷人雖其異而忠情洽愛是子利其財而曲意逢迎始為厮役終為洋商十餘年竟成巨富厥後好善樂施小惠不少雖鄉黨中之貧難者嘖嘖稱道究為市井小人　國朝定例學問純祐品行端方持躬孝友方准入祀鄉賢今商當以賤兄累擬荊笞已失孝友之評且從未請書豈得照污黌序耶查子確無具報而詳內則有子名當逮　皇明盛頓文敎亦以申捏列子名之非也又香禺劉孝廉者亦夢一人車甫經撫掀其帷瞪目而言曰吾乃增城湛甘泉也子不知新邑鄉賢祠中新立洋商牌位自古迄今可有目不識丁之商人得崇祀鄉賢也其事雖在新邑與他邑無干然此端一開將來雖鳴狗盜之徒皆得實緣而入義戟　文廟變為藏垢納污之區矣嶺南人大半畏首畏尾惟爾鏡中珵

璞廟中婦媼可領衆攻擊他皆不能如此乃公事不必以干預二字避已當速之譚別駕得夢後過學查視原報結內果有已名亦不與之剖論邀約同邑紳士晉省警過劉孝廉各訴夢事夢雖異而事則同即列名具呈攻擊中丞接詞駭然一面行查一面奏請　欽差嚴明擊出牌位　文廟寧靜凝遂忽醒疴疼亦脫然矣夫士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宜得以末等之商加於士人之上當時其子弟妄起入鄉賢祠意應正言叱阻乃反阿諛曲從列名混報區區小臭加身尚為輕罰蓋聖賢之純恕不過於厥牌位出則　文廟清事亦可以已矣

咫聞錄卷十終

清 慵訥居士著

換身

閩顧州一老僧偃僂羸癯嗜吁龍鍾對壯僧曰吾之室歟斜剎蝕不堪再栖缺假子之室以居未知可通融否壯僧曰可次壯僧起而身則老僧也意氣如故行動非昔曰吾非昨日之吾爲老何速也至析柘聚觀少一壯僧衆之老僧應曰吾在是也衆僧曰子乃長老何以壯爲聽其音果若壯也奇之住持命衆僧遍尋壯僧不見訪之無踪壯僧悟曰昨者長老欲假余室而居非假余室也借吾身也吾應之而彼換身以去彼之身喪難延吾當追己之身以還彼身可也控之於官官以事近妄誕不經嘻彼僧蓋已得道矣不然胡能脫敝體於人而假壯體以行乎此中年修心功已成而年老故假未朽之身遨遊名山大川佛法無邊克踪其踪歟

天妃廟

海豐船門天妃廟最著靈異海艘出入無不禱焉居民歲於八九兩月魚期與晴飲錢指刷懸燈結綵扮壯隊宋演劇鼓樂其期請神自擇先期一月鄉人書成鬮紙以

供於神前拜跪禱告而拈之閱視何月日祭乃定嘉慶二十五年七月間拈鬮在十一月初六日咸謂從無有若是之遲也此必有故至八月二十三日禮部行文到粵知 聖駕崩於七月二十五日百日孝滿方許民間笙歌鼓樂而神之所定恰在國孝滿後一日無犯禁令天妃之靈一至於此可不肅然起敬哉

憑空行

嘉慶初年川楚教匪滋事有守隘防禦之知自宜昌來駿及壬戌仲秋望後三日夕陽將頹四際無雲左村忽見一人肩擔兩囊巍巍憑空而行離地十餘丈衆皆引頸駭異嘖謂教匪之真有邪術也村有武舉平日專攻手彈取隨身被帶泥丸彈去適中其肩翻身墮地趨往望之祇有兩囊人不見也啟囊視盡白布無他物即擡回收貯當晚鬼聲嘈嘈摩來索布衆皆驚惶窺之無見啟之未敢武舉曰擊之而已彼有邪術看其動靜若何再作區處合衆堅守以防須臾聞撒沙擲石之聲如雨冰雹至天明始獲門內外沙石積有尺餘次晚仍如前宵聽衆鬼號呶曰某等奉教匪之屠戮已作誠等雨洗白骨日照青髏百討千方售布以掩之非邪術也可由山左登高而望自起狐兔之悲也早起村人盤山越嶺攀援逆足而上高巔見白骨蔽野

心甚慘愴遂至安村已犬吠黃昏矣將兩囊擲出門外未幾但聞號咷之聲變為哀哭之音曰無以為報惟有謹茲村莊不致教匪蹂躪後大兵凱旋是村安居如堵村人感其情為之埋骨成塚從知陰陽一體以有形而明恤無形自無形而默護有形彼殺死瞞生者可不知所戒哉

聂士古

聂士古蛟川城西懇橘人也其父以膂力入庠年四十無嗣納遝有孕家無餘貲賴小貴以補歲用未幾病故旋生士古膜痛三朝幕厥而復甦者四踰盆若有人拘其背攜其膜舒而不覺胎下矣生後妻與妾曰家僅儉可糊口添一子自增一子之用若良人在吾輩可不必計當勤操作庶有多乎於是皆婢同工紡織一日婢女手執絲綿坐而倦寐忽然舉手自擊其頭曰我自後不作懶人也偶或功懈力弛非腦如刀裂即傾一物以驚之又一夕爐有餘燼風吹入薪烟焰將起妻妾覺辛熟睡牀臺上大鏡翻倒下地聲響如雷驚醒而起疑有強梁入室急披衣起啟戶入廚燃燈竅遍入廂鄰汲水潑滅親朋遇其舍闖家況顧小兒則閒然安若談近玩褻空中起拍柴聲人在外則響在內人在內則響在外聞之者無不毛骨竦然初以為祟在堂

而然也既葬於山而亦如之由是親鄰不敢妄踵其家妻妾不敢稍懈其事然其顧小子也更切晚間畀哺子安寢窓起挑燈課作工畢入房恍惚似人形或坐交椅或坐牀榻呼之不見兒或醒啜吸索乳恒手推母使醒不醒必以冷手撫母之臉常若如是不以為駭造士古能呼啞言笑妻妾遇有事布帛於地坐兒於上視曰請看看兒舞手笑語如對人玩能行令往父舍即呼參而往恍若招之在膝下者士古漸長室亦稍裕至成人而靈不昧今士古常言父形猶在目前凡逢祭祀哭哀觸緒必誠必敬儼乎靈爽式憑焉呼古今來生而赫赫者死多冥冥況士古之父不過一武生耳何赫赫之有哉乃反死而昭昭能顧遺子督女工整門楣斯亦奇之至也蓋彼雖為武生曾讀幾行書知無後為大不孝門正為最要事其若今之武弁不識之無之可比也

嚴舟子

浙畢鎮邑泥灣村嚴姓聚族而居多半駕舟為業康熙年間有嚴舟子送袁生進館東人迎師於室大開筵宴恭而且敬坐舟子於廡慇懃具陳輕而且憂舟子思一矜之榮勝百城之富若有子必令讀書以吐吾氣踰年得一玉若積汗資為讀書本甫

五酸即就塾五六載不過識數字而已或告之曰爾子非讀書器不如學他技毋令虻厌青春作無用之物也舟子默然良久曰天地生人五臟具備斷無有教之不成者此鄉無名師故耳次年延城中師教讀數年欲其書一便牘而不能彼總不認子之書純惟怨師非真良四處訪求其重修聘宿儒費師教之初來時恒有失檀遊鄉黨中之有文墨者侍宴食則聚師之嗜好者而頻邀之已與妻甘嚼菜根愈勤駕馭見美味必沽以餽遑時食先修以薦望子滙而事師重師亦感其情而勤於課與之講解左引右徵開其智竅而是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師對舟子曰子之待我如此其忠且敬也敢不盡心力以課之余頑石難化不能如子之願他人見子乃門外漢利倍厚膳豐為今嗣粉飾粧點媚東人以固館席業不作敢人稟不安曰食損而辭之嚴曰下賤人諒無上達予先生若即辭歸恐外人議我不請禮貌獲罪于師顧終其歲以光顏面先生聽其言近於襮因循而止由是師之望弟益深於父之望子雖三隅不反而猶復之一日問以粗淺之文答竟大錯又諄諄講之復仍無當怒極用楚夏擊之流血肇而仆地師戚絕呼其母至而遍遏舟子於逵師迟行氣促面拂神移問曰必有冒犯于師者答曰無無何形之不同於昔也請言之師惟搖首唏

噓固請始告以情嚴曰師之斃他亦猶父之斃子有何大罪況欲好吾子而重擊之非惡吾子而故殺之吾亦不肯恤頑子而稱名師也遑之同歸師知難脫心駭膽戰勉同回館嚴闌婁之哭而叱阻之曰是子不良死何足惜須臾子越哀聲止而笑聲起子徐行下樓對先生拜慟辭又拜父問其如何而處曰祔以頭筆而仆繼有一人丱頗綠鬢與我輩九兩顆投諸口而吞之贊神清氣爽師東欲慰殊甚自後頑化為勤智識頓開年二十餘入黌序補弟子員食廩餼授帳授他舟子歛業而安享爾味彼駕舟翻口者有誰望子槃吐氣嚴則刀舟聚資崇師隆禮觀其對師之言語語驚天動地而賈生之盡心施教講不厭煩亦足以滅名神靈斃投二犬雖冥冥難感而頑化為敏實彰彰可考語曰心誠求之無不與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其斯之謂歟

題主

慈水後山北葉氏富如石崇官同崔烈其母死舉禮厚幣請姚江邵御史題主其意原為尊親顯揚炫耀鄉黨誰知碌筆點下而木主劈分兩半其子捧主而哭哀倍至古來原有刀筆之稱豈其筆真如刀哉不過於字句之內輕重緩殊可置人於生死之間耳若御史之筆掌生殺之權可談論王公大臣奚可輕動況碌筆乎益則筆真

如刀苗一點下去而木主劈開斯真奇事蓋冥冥中有至理存焉余嘗玩味子家禮載題主一事須請鄉黨中之有德行與年長老成者切切請有爵位而無德行者否則寧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閱葉氏之事而益有味焉吁與其抱主而大哭中庭不若擇子弟之能書者而書之自無是變為人子者當遵禮守樸為是胡可虛圖炫燿而反增悲戚也耶

蕭某

兩廣風俗門粘神荼供土地吾浙罕有所見惟寧郡之定海縣亦有是風而土地祠多設於井上者何也乾隆戊戌歲定城蕭某年二十餘雅況潛募言笑父擇李友之女為其偶未娶正月三夕治餉命邀岳飲岳聞壻有以布帛賂鄰女事酒乘興醉對延客直斥其非父本長者聞之不容子辨而慙言之席散猶荊楚之某負楚悞裂水缸舁叩李門洗冤不納赴四眼井自盡母使人過尋無蹤當晚魂返於家舉兄足而言曰天已晴屐難履夜過黑燈可行兄膺厭許之次早汲水者見之撈起蕭某報其家舉室號咷往收其骸葬痛是兒之含冤慘乃父之絕嗣其堂兄為之焚燈易屐因知昨宵非夢乃弟魂歸擾也初父恨子之不良纏數身後賴誰迴思仕多寬政何

老境若是亦不願自生夜靜解帶作懸梁計死者訴於母請速援母驚起入父寢所下帶哭哀勸解且不離左右魂亦恆附於居有時牀前淌跡忽移牀左寬帶整置加結詈僕常閉室中吟詩云陌路誰分冤黑白衰腸難解警蒼蠅兩句一日蕭妹憑臆針肩忽呼曰舅哥來也翼時手披其面寒冷澈骨笑曰小賤胡多言妹目盲匝月有隣婦苟李氏者素患胸痛臥於榻聞坐竹椅聲婦問伊誰曰我也婦恐曰蕭叔何踵吾家曰佳爾貞節來療痛病婦口遂塞手足如縛亡何曰病雖矣吾當去婦病若失分為告其母家三年來或聞其聲或見其形不以為怪問其致痛死者爾岳何不尋之曰門有神阻不容入又問門前有井何遠赴四眼井而投之曰有土地守廟綽孚門粘神蕭井旁建有土地祠由是定俗成風悅如粵俗此古滴劉生易門度嶺南來覓外籍人常藏雕題俗鄙有花不香肉無味家家門前供土地之諺因述此事囑余記之知土俗所尚必有相因而仍勸世人不可以俗近不倫作識以譴之焉

鐵人為邪

南越番禺所轄茭塘司有地名新造者濱臨大海巨岫排門山形如鼠俗呼為老鼠山依山而居者航海漁魚為業得網澤與齊民一體失網澤逕逸海壖商船而劫之

後甜頭利之易竟棄漁為盜結隊成羣遊掠逍遙成為海患乾隆中李撫軍嚴令巡洋弁兵嚴往力擒痛加懲治一案居戮三百餘人稍風稍息其時有堪與者云是處之多蓋乃山形之似鼠宜在山上鑄鐵貓鐵人以鎮之撫軍如其言鑄大貓一巨人一貓剝鼠人數貓數十年衆為盜者雖有幾人而結隊成羣明目張膽毒無比之地方可稱寧靜矣惟傍山之青年婦女多患邪魅之病親者以為狐祟作亂延茅山道士無穫依然作怪不休一日有遊冶子登山觀海見鐵人一手空握以己所攜破臼面搭屍開而插其手中是晚病邪者舉家挑燈坐守二更將盡見空中懸掛白麻簾皆聞喊聲落於地指之視麻上字跡乃遊冶子之名次早持屍向問驗曰此昨遊老鼠山神於鐵人手也何來汝家作祟者拿即鐵人手中以待之是婦拿而漸痊亡何鄰婦正在熟睡忽有數百肋重物壓其身手難動氣難轉口惟唏噓大聲叫喊驚醒同房睡婦呼之乃魅自後或夜至或閒夜而至婦乃面黃肌瘦不能起牀羣謂鐵人作祟也不然何重乃爾惟有釘其足使之不能行則患可已矣於是釘其足而流血不少始信為害真在鐵人即釘之並錄生鐵將足鋪沒由是青年婦女鮮有邪壓之病焉夫鐵人有何靈蓋得日月精華之氣賦之而成也真能鎮守祖國保護寸土使一方崇祀香燈不絕雖可為是山之神乃作邪逆為害未久故釘足以示小罰若任其為怪其禍愈大天地不容當必有雷擊之誅

張通判

張通判榆次人家素封嘉慶初年援例授官分發廣西睦來幣之艱難攜資舟之舸缺契洽上司屢署州縣不揭妻女專啃怡情侍從者皆鳴狗盜之徒蹋蹴牆垣之輩必年在二十以內形如敎新磨張好好者錄用其他雖部院屬說不過礙以巨腴賃以栖居給以工食不令供役管理門印倉號皆毛襲來乾小兒摩呼為孩兒署民閒詞訟除命盜外概置不論署中非博奕即飲酒以竹譬箠之聲朝夕不斷日就荒傚昏閉雖司官廨堂亟竟等平康門戶一日有青皮小子直造上房衣不華飾面似桃花張見而胸開眉展笑而問曰子何許人也曰某姓魂籍隸安徽倖父作客於此過大瀨擊破行舟父遭沉溺屍漂無踪某憑鄰舟拯起得存殘命異鄉偶落雖博顧沛流離嬌養已成未識東南北適幾遇拉歡之暮忘教化之門茫然前進求開牖張曰子肯充我下走否曰此乃再造之恩也張即派附跟班學習師禮為之製衣靖衣諉伺使殷勤勝於他子且工於烹飪善體主心張深愛之張風圍門印肇有貪妄

妄索者大肇厲斥諉動解衣而官怒逐出偶或門印密為鬼城諉必指破以絕其路自家不作苟且行門印慧慈諉之肆虐而無陳可鼻懷官之怒言而有心退後凡遇事應除應遊諉代陳官無不聽是諉雖作跟班實掌門印官亦喜其周到非惟今其同伙門印且大小諸事銀錢出入悉歸諉手經理昔所重用小子均各無頭喪氣嘗絕薦俸熱關之場驟為冷落之區張思百變痛陋無可逃遁一宮絆羈難離職守閒坐無聊諉忽進茶張昂首受茶見壁銹糊糊令諉拂拭諉去垢重懸忽鏡中五色牡丹大開燦爛異常張忽何處照來遍視庭院秋景蕭條一無花卉復向鏡窺牡丹關處居然疊開複數寸所曲折宛山巒縐綠樹濃陰信足樂也爽玩正豪奇關者持刺謁同寅拜會更衣出迎面雖對客而心在鏡忙送客去而回但見鏡之光芒不見花之粉都對諉曰鏡裏之觀來何易去何速令人大失所望奈何諉曰人生際遇一如鏡中之花何必流連於此張終悶悶不解諉曰榮趣可暴散步後庭始得之張與諉行過東廂見池內紅鯉潛刺晴蛤蚧立以觀五色俱備就淺者泳之遊之就深者方之舟之須臾魚忽起潮張曰池內無魚雖放之諉曰行雲流水而已何必問所由來張所寶玩者惟翡翠筆格日夜繫於手即趨早指空無存翻衾整牀無覆何承僕

追憂摩各矢誓衆並屢組諉曰門型依然並無破竅似非外盜銷差未必還賠徒滋民累不如止之張曰此吾最愛之珍肯棄而不追乎諉曰緩以圖之急則賠速消也張聽從及翻終夜關墨蟲花鳴令析牀移院日以瞰之渴以潅之牀移而擊指在張曰得還此寶勝有此室提曰寒不可以為衣饑不可以為食何寶之有張以其言近唐突而心有齟齬遂降冷淡之形通交趾阮王自相殘蝕叩閽求援羽書絡繹不絕簽印甚繁閘錄而印不存官與賊搏擊手無措官欲自等短兒臧獲輩均圖逃逸諉則左尋右覓見花壘練當徒土惟東旁小許若有人觸告諸官呼衆共撮印在其中張喜極曰僕人之寶莫如諉也諉告離張曰吾正賴子之扶戚也何卸去之諉曰吾非若輩之人肯長為下賤乎某之來也持來點化愚愚耳鏡花非真有之奇池魚乃自然之樂君亦可以從此而醒矣乃視翡翠而實之視印信而失之失而復得禍如不得而復失能於四事中參破機關自有相見之日也決辭而去後張往巡卡遇觀音廟停足見神像旁塑童子恍似諉形啄其辭利之言亦退歸林下從來遇異人者必有異助今值聖化退官何足為奇然知足知止乃聖賢學問非易事也張本富而且賢其能使之猛省知退諉之教真神而明之也故記之

徐尚書墓奇四則

嘉興秀水徐公諱必達字德夫號元汰有明萬歷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生平耿介自操盖與趙夷附勢者為伍卓卓有清名公論在人歿死得崇祀鄉賢葬於秀水唐風六都梨道橋其墓之奇事有四

一康熙年間春臧時月明星稀睛魚潑剌漯父乘小舟溯綱於樂道橋時聞招舟呼渡聲此行方便事且得蝦頭利何樂不為遂延舟登岸隨覩見人曰醉矣跨足下舟而鵝首洗身眠於河流父曰何重若此急赴水救乃一巨石曰明明是人何化為石非溺水底必漂他所三沒三尋而東方白矣仰見高岸猶有兩石人巍然峙立負來舟而出舂臧是尚書墓上翁仲過墓覘之四翁仲僅存其一羣驚石人能行而遶顧且能遶河守墓者報其家數十人舁回仍置墓所樑知是晚前村橋神蓋翁仲代事之耐

一乾隆初年尚書墓鄰曙來拜掃忘收而雖覺始記憶視夜出徑有大龜昂首浪嘯見人趨遶踞足迅遶跑入墓門覓無影蹤次早復往精視碑厲口上粘有粉迹昔之碑刷外者今朝內矣厲亦向內異乎舊留以為異不復更向於外矣

一乾隆終年盜賊蜂起居民舉柝巡警夜不安枕一日巨虎橫行民皆魔類曰遮來鮑而虎起某村何不幸而遭此殺毒也誰知往往有虎而不敢入境盜風頓息有一壯年聞見虎來遍探并木虎至樹下捫口於地而嘯聲震地小年子驚落墮於虎身紫額虎顧而生虎亦驚而跑逸中遇一人懼虎害見人騎虎疑以為神跪求救若人曰吾亦命難保也虎即遶去至尚書墓而人安身不動某人細視之乃墓上石虎也下身趨歸告知村人咸謂尚書遺虎除盜也

一嘉慶初年陸兩夕睨守尚書墓有聞風盜屢入墓中衆畏往觀乃前村衆大經衆擒上稟之若民初疑其通盜必飲以茶酒毒之知即其族陸木圖作衆具前起鏟怒來巨人二某止鋤急逃四面若圍即將其所攜掌鋤及手縛之縛之於樹問何自來自鬼對曰不知當請尚書子某遶宅衆乃止以復莫有再盜陸木雖遶其墓云

考徐尚書萬歷年間之正人君子也生而正歿死而靈閻之墓禾人曰近見夜靜更深恒有神燈出入其墓而風六都民遶其遺跡瞻禮婚祈福遵於色請禱神時同名尚書雖習以成風亦由尚書之實致之歟徐侍御享酹昭昭豈知非尚書之命也哉厲厲

食鄰粉遶回閭內不復向外者萬知非貴之而不敢再動也崔瀹蚌起遶虎驅盜盜據樹自鳴自罪者明顯尚書之靈灌也登其墓者可不肅然起敬哉

徐城

明末秀水徐明字可機太冒院判難於嗣里夕焚香求子者三年生女寇秀顏極因名蛾五歲喜撫針線七歲讀閨訓烈女傳就求解辭即唯唯若有悟許同邑金光奎為妻及長父母欲留婿城無如將家益落孤哀無依不得已媽納塔荊布一無所擇城心自慙屢弟恒慎為父母耦口憂將二月夫竟病亡日夜哀慟絕仰天自矢如不欲生者歸日既而慨然曰死不能從夫地下生當終養父母耳於是日夜操作不輟其父母見其勤苦與之謀改適城聞之泣然不語父之入卧父母以為更衣也移時不出視之竟投繯矣並解下裳已絕機頸猶溫乃某哭忽聞空中車馬聲自牖入香氛滿室城起坐曰娘擾來也汝輩肅若口中喃喃唸咒似誦如宿誦兩手作印訣印梵唄狀不識父母及家中人俱駭異視時夏五夜也炎暑蒸燠蚊蚋糾擾通苦請室人而城身一無所著赤無汗祭明復言曰頃者蘇威觀音來度我誦念咒偈及金剛經我前世觀音侍側童子也因見艷色便起邪心降謫人間今已罪滿不久當

去姑且留更遺童子相守爸紅綫喚即至來去甚易凡近人有遮音所為不經與聞者愚愿言之如親見焉聞以來來不答曰怕人疑我為妖耳自是持咒誦經凡內典梵語一覽輒記春不食晝不食亦不饑元日怒語弟宏貞曰子今日死矣死亦墓穴且女喪其夫義當死願父母貧須汝讀書為父母地好做男子事也言訖破笑白父母家人不以為意是夜神印歸經鐵鳴竟寂然逝但聞空中車馬聲磕時香衆滿室夫世之所謂因果者真矣如金果之為青遶玉源之為冲之五戒之為蘇學士荊沙門之為王家地每多見於富貴光耀之中未必出於節烈貧苦之際蓋以覺世之宿修而藏微於異世之富貴其德報固宜矣若乃齊文宣之好殺王萬年之忘編紅遶之座網則又多於富貴光耀之中隨時其本來蓋以異世之凡胎而況滿於富貴光耀之地其昧本來又宜矣乃徐城以二十年之貧苦報其三生風塵且以隔世之風塵而能不昧節烈大義嗚呼其大衆之定慧耶其吾儕之真烈耶

百菊溪

百菊溪任金陵制府時有江西民在漢口作客年積餘凍歸家置產漸成完美其弟在家頗蕩盡無杪隨書可尋心揮一矜之餘起鳥恩之念凡年遠枝圖恩家可養生

免遠道以駝騾僨壞荒而業難雖知弟恃田園契據盡在手中將兄遺年所增產業
償為己有一股全吞致兄無依於之於庭無可伸不得已據徽寶重踵漢口為覓
而日恨弟之不仁喧聞百制府之神明能伸生民之沉冤作詞呈控訴其祖父寒微
一無遺蓋弟年前冠作養讀書已悉此業大概收其詞不加批發交江夏縣諭令想
方辦理江夏以案關兩省疏難傳人訊審又難往彼案踏延之三日方無可想業無
可覬求救於百制府曰此亦甚易事也即在盜案中列其弟為窩家斯得之矣江夏
即遵諭照辦其詳申覆百制府即咨江西中丞事酬盜情中丞飛遠行府飭縣嚴拿
其弟到案不由分辨繫以黑索加以桎梏還差添兵解至楚北百制府隨自親審大
聲呵斥曰秀才應守名教乃敢作盜窩家致富千金情實可惡爾時其弟只要性命
供明家產乃兄作實增衆實無與盜窩賊情事聞其兄在何處覆以現在漢口立傳
拯案質訊明確斷曰爾係秀才自知教兄之過即戒兄老實守分為弟者亦應奉養茲
爾反以兄增之產佔為己業又復恃衿終訟將兄逐出致兩鬢蒼蒼仍然沐風櫛雨
天良喪盡莫之為甚幸而被盜攀害提解至楚爾欲保全性命供明產乃兄增實為
深玷宮牆相應咨請褫革斯答斷令即將產業推與兄管不許再行妄佔取具遵結

解咨中丞飭行遵照完結夫以隔省之案該為不理者多即或理之不過文檄往還
室自答應而已今百制府居然設法關提且能使一言兩語之間真情畢露判徵於
至隱之地制伏於千里之外神而明之真可為國家大臣矣

天井山

鄂邑天井山高有數百丈深磐重封龍所栖焉自麓至巔開有五潭下二潭平坦無
奇足供民飲屈曲盤繞攀援而登三潭寬僅通舟淺可揭溪尺泓清澈石見沙明澒
不盈罕不涸半倚於山視之者咸謂林水相望豈藏龍所哉考有樗木腰巨十餘圍
其葉若魚天之雲擾來蔚檮者駭定於斯雖六月阻暑忘其為炎敝也老幹分枝間
青蠅畢集營營之聲不絕於耳腥臊之氣充塞於鼻驅蠅而視樹皮磨膩滑澤細光
詢諸土人謂為而若是也耶曰炎暑蒸時龍騰於上而蛟鱗作蜃氣上二潭高不
可攀飛禽絕跡人鮮能登鄰鄉農民遇天大旱禱雨不應則上天井先期三日家家
齋戒入人沐浴潔治犧牲度修餚饌不敢草率不持掀陽然日曝身而進延道開壇
道有邪行者不輕承此舉輒詣此潭誦經高明不敢差失修徵專心不致錯落誠心
感格焚檄於潭自有蛇浮水面蛇具四足五爪金鱗形非蜥蜴狀似蛟龍呼為金線

蛇相傳即龍之化身也任民捕手入融從不嗜人毒人得蛇民皆歡忻鼓舞於其龍
車儀仗鮮明鼓樂喧闐拜歸供廟朝夕焚香侯沛大澤演劇酬謝送還於潭乃暴其
氣乾隆初年大旱值前村為首請龍度誠修儀詣天井三潭請得金線蛇而回大獲
甘霖河未通而蛇死以為此非龍身也龍豈能殲哉將殲蛇拋擲河內因以不信亦
不演劇酬謝邇年天又大旱值左村為首亦往天井三潭祈龍供物少儉首一西瓜
賣是村之邇次不誠道正誦經忽潭中浮起鰹首二枚以大鑼鼓起散而為粉衆見
靈奇嗷然無聲道更莊嚴誦焚檄於潭龍身未起而浮起一檄字畫顯然視至年
月乃前屆焚化之檄也均膽裂魂飛棄儀奔逸而歸畏縮不敢再往談欲傳此祈龍
之舉內有老成長者曰神降我禍無從遁避前屆褻慢神靈罪在鄰村其浮前次焚
投之檄者使某等不可效前屆之所為也於是各起虔心齋戒三日另修牲供三步
一叩登潭道領衆牲跪誦跪求仍然浮蛇於潭恭舁至廟敬設香案雨潭盈溝送龍
回潭演劇恭酬自後旱衆祈龍者始終敬事莫敢稍存忽慢焉夫然而知龍之為靈
昭昭也龍能代天行化即與天同度急則棄之施之於人尚為不可況可施之於龍乎茲第淳舊徽於水面彰罪而不降罰誠求而仍沛澤益具好生之德潤

乎其淵自不以一二人之非而加禍於全村也

幕友

一人住居鄉落家稱饒裕見幕友出入必乘肩與後有侍從與官同坐同飲心許體
面用重貲拜師學刑名其師本無學問無非勾通上下分修於司府幕友多攜舊案
過案翻閱其情節相似者摸名鈔寫而已彼在署鈔寫月餘一無所學自覺無味告
假言還鄉中人見其學幕而歸刮目相待諸事請教一日鄰家之父病故適地保進
學幕之家教令報官保曰誰家不死父母從無報官之事曰我初意亦然今幸學幕
熟讀律劍方知律內載地界內有死屍不報杖八十之條是人死應須報官翻律與
覩保即至縣票報縣收詞往驗乃人死其父也當責地保妄報保曰此吳幕友教令
具報也怒極嚴笞復往後門奔遍聞化鈔不少始得舉龍此事非奇載之可解人頤
醒人目焉

雷一鳴

江西雷一鳴高安之閒人也筆敏心靈恢諧調笑乾隆戊午科秋闈晉省有同寓背
曲加之名為倨傲子鍾館選詣城隍廟同祈籤詩卜桂榜之進取雷曰非已祈之矣

同牕已與我覿之為子詳之當曰背誦與驗曰羨君受屈已多秋曲折文章孰與儔莫道後來無仲日翩身便作滑川舟尚有解曰二句恰切難合失物易尋同牕曰子嘲我偃僂而作此也當曰子乃識貨人也今科必中無庸再祈詩矣

高某

高某讀書雖開一竅而於奇技淫巧繪畫像生之事無不精工清明時風從地上見人以禽鳥花卉人物戲齣作風箏者高某曰佳則佳矣靈巧則猶未也密以西遊記七情絕慾一節作為風箏七女有裸體而入水浴身者有浴畢而裸體登岸者而猪八戒之見色起貪迎艷趨情形繪研畫醜喜笑天然且毛髮畢具今人贊數靡已故之於鄰鮫之他人所作風箏高飛分外於是多續引線趨風儻蜕直上霄漢不見其蹤須臾犬如兩下燒髮燉肉奔避不暇竟成焦頭爛額醫至半年傷難就痊而人非昔日之人矣談者以為淫巧之報也余曰然夫天上有風火輪故能輕清不濁其初之直上者已入風輪得風勢而直上不下上至火輪則風箏燒矣魂自火落人自受害無足為奇惟是風箏祇有高而遠高某所作風箏乃能直上霄漢火之落不落於他人之身而獨落於高某之身是則可以為奇矣可見天之報施不爽也

馬高平

馬高平浙東賈人也挾貲周行蘇揚漢口佛山閒糴貨之可以居奇者運售往還數年來雖無所失得亦無贏見同邑張震常載明月而歸田園日闢並無趨層之戕衣履時華自思經商之才無遜於德而持盈之道遠勝於余是蓋別有妙道存焉乃雖其門而請曰于於周計然猗頓陶朱之策之中深練而熟揣之故像則廉中賤意欲與合本共作以學江湖經濟未知可許否張曰吾無他技也不過想是物之無虧折者則販運之至於貨到居奇獲利數倍乃會逢其適亦人之時來福湊耳吾雅不與人合作雖應尊命焉曰是君之運正行其時矣吾欲借鄰壁之光以照陋室合作不可附驥而行若何張曰可送約日同詣佛山左顧右商物少出色價亦適平張曰捲裝空回則積米往行囊惟有洋錫一項乃萬家之物途中不怕風雨亦可稍獲蛆蝨使行費有著重往他鎮囊橐為養於是各置洋錫千五百塊買舟分裝挽則同挽閒則同閒雖知度梅嶺而過十八灘焉舟擊破水從艙漾藉張之舟人力拯其命搶獲行裝洋錫沉淪水中張曰他物失水多半無成錫無懼也倩人沒水撈之即得矣吾儕子同行焉曰吾今付之於命而已子為我就越心抱不安且未知何日可以歲事請

先行張曰所貴乎朋友者急難相濟也我安忍先行乎焉登岸貨地礁工編蓬結廠停足暫栖固請張行張始開艙焉與灘上人約曰能取水中錫者一條酬金五錢眾皆躍水沉取而獻三日所沉之錫已如其數而灘上人猶紛紛入水而取焉仍納之不言所以十日乃盡檢其數多逾四倍裝舟還至蘇揚僅之盈資五六萬張先歸里告其家舉室驚惶越日焉亦歸忻顏對客細陳苦中之甘令勿聲揚遂詣張告慰從此不與張同行矣後焉復至十八灘探瘋十年前有客過此擊破巨舟客與舟人無一生者鄉人沒水獲其行裝貨篋分而化之至廣談及前客在十八灘碎舟傷命所裝洋錫不少鄉人不知故偏撈慳厳也自後焉無往不利富竟十倍於張矣初焉之欲與張合作也自以為張之運膳於己矣故攝其尾以依其運何嘗計及財巨於張哉至十八灘而遭劫心亦灰矣誰知劫之來即運之至破舟於前客喪命之區沉斬錫於舊錫之上使人不知頓然大獲且不沉張舟而獨沉焉舟可知富貴利達之事有數存焉彼擬心妄想者閱此一節可醒惑眛焉

洪二

江左洪二作客嶺南納運築室寄居慈城高第街生三子洪二哂而對運曰子之貌洵美且都情足與予同夜殘無燈而起恒著子之履而不知也運諂夫意囑媒構纖足美丫鬟不得乃獨美秀者年已過十日與裹足負疾而殞荊楚俗加苦不自勝時尋短見防之甚嚴無從得間適有將笄小女家貧招置面似桃花足同芽筍洪二喜愛異常出重值購之而歸新整廠樓深栖復院大運即命丫鬟前去伺候令其如法裹足是女曰裹足之法必自幼為之使骨不長則成矣今骨大而敝焉能矯揉造作乎大運不明其理一心癡想怒其不遵教令責其懶惰偷安不得已與之強裹負痛之聲終夜不絕鬟之實覺心酸蜜令夜放日晚一夕三更大運呼丫鬟有事不及纏裹跣足而至見而大怒詬譙詈顧之慨厥責私弛之非將其足緊裹密縫倍痛難忍寸步難移賠待利刃乘閒蛇行乘室自刎爨夫撞來見橫臥於地血流滿室驚喊主至救無及矣遭僕亟請洪二回設法商彌其事洪二曰殘忍者莫如婦人畏慈者莫如婦人此事為可彌彌之有不可解之患遂笆包其屍昇停後院河塞找其父母至實告以情許給白鏹令舁屍歸家殮埋其父母痛女之慘死疑主之故報官申理洪二曰吾亦悔爾女之死於非命故許給鏹好為安葬若涉公庭爾女死乃自刎創裁勿論吾當請官驗殮可遏于之異念也其父母感其言厚出與憤訟者詎知其

豈非勢屈辭求厚賞情願領屍歸葬洪二給白鉞五十鎚始窺其事後大蓮有孕舉
大蓮酷愛能去淤生新座將必需洪二沽置一館大蓮洗曬切片一加刀而血流鮮
血易而切之亦復如是置切盡而刀砧血污矣衆而復洗切亦如前洪二曰此不祥
之兆也必有奇應至臨盆腹痛下墮異於昔時分娩指昔腥臼呼痛嗟苦兩朝暮而
胎包破噴血似鮭兄在房卷衣昏厥血地無不紅須臾屍起視似丁巢半創之形半
胸乃雞方知雖血不遇洪積似胎延醫調治參餌並進嘶嘶不振眼眶雖年而殞洪
二雖畢竟有鍾愛之遇可以超業然念其勞有年顧育三子香火之依猶藉是婦
治喪同於正妻廣徵詢尊東騎林題主祝含哭九京江左題主之法附大盤廠和
卧木主於米盤之上命長子捧盤次子捧硃筆三子捧墨筆跪呈大賓次賓執盤安
置几上遞筆與大賓一點下去而木主跳於地下大賓失色舉衆大小哭不輟聲洪
二曰此吾一人之過也吾不論足之大小彼不孺子襲而強裹其足吾既重納纖足
之婦應斥其裹足之忍心而榮其強為則子襲不死而是婦無血崩之報後雖生子
出身究屬微賤不應越顧道之士高之題主盛圖體面鉞有意外之變恐天有大禍
降於予也危矣哉婦人心無垢忘而百難逃一足婦以夫緣足大一語即購小女裹
足以凌夫趣迫其納纖足任其跪乞並不遣令退回可為難得者矣乃以執性強裹
其足致令自刎遂有血崩之報已足塞洪二自知其過亦商賈中之出色人也然
變起於淳厥罪雖大天未必肯以知過而即恕之洪二真可危矣

雷州太守程咬金

陳蕃夫前京人名景曦回回教門由縣丞累升雷州府性慌爽愛民若赤愛酒若命
為海陽令時清勤著著其醉即呼民吏曰我的兒願學畫分明不因酒亂項多晃而
碩大言語直白一以率真無所諱世故者人皆以程咬金呼之聞之曰我何幸而得
斯美稱上司亦知之實好主直呼程咬金亦無忤意稍嗣強幹四境肅然稱神明焉
文峯幕半山書法自成一家大小字都到欵知道魏法服久視令人起敬得之者珍
如拱璧以同知署惠州肇慶等府所至輒起頹聲過住客與故愜心有不移不廢遂
至街上或必至寓館觸撥而後返忘其為官也民亦相與忘之為徐閩令用一差役
服事治鋪出必帶而隨之迨往雷州又攜至府署如父兄子弟兩年所因公曾事
來了就辭回署大恩留之不聽而行離郡一日路無病卒於旅店蓋其先知之遲署
開典百姓知喪考執役送役者到家三中焚香執紙三步一拜向雷前哀未磕頭不

起謂小的有兩兒一兒來駕有差使也求告似兩月旋之起若病瘋瘋久之乃起曰
昨夜案大老爺吩咐差小的到寧波府貴紅示去刻日到任請我已奉命作寧波府
城隍我必須爾去限三日動身不得遲慢是小的命在旦夕故此哀求越三日果死
此乾隆壬寅四十七年六月事鎮海友人謝憩真過訪寧郡城隍廟見整理廟宇另
塑神象尚未開光七月閒憩真航海來潮嘗滯鎮海書此一席至九月接雷州府卦聞
作扎慰唁既而到五羊城館於陳氏其長孫陳寶跋雷州差役一事詳其年月臨
舍生而為英死而為靈成語不信然歟唯此一差使生時愛其治績潔淨既為神又
必與之皆往柳又何疑

清　慵訥居士著

劉士範

劉士範浙東定海庠生乾隆年間人也家承祖父之蠲絕鮮紙終之義忠厚慷慨遇異恒流恤困拯厄不事俗尚鄉都瘟疫其傳染也如水之趨下其蔓延也若火之燎原一人起病一室攜扶一家抱疫百鄰覆轍誰敢避不來往友朋遠似讎敵害是症者鬼魂附於病體或笑或罵或於或詈聽其音宛厲北音審其言無非索食貪之不遂其意猶假病口責其輕慢稱之須滿漢鼎鐘豐潔膳羞道祈懺招優歌無隕必恭無斁不歆猶有憾色愿幾退而就安適劉之至來其妻腰盛糊言亂語滿口北音劉聞之急趨過探欲阻其行劉曰所貴乎朋友者無非疾病相扶持耳今病而不往愈何見面且瘟疫由五運六氣旋轉而生此天道之恒也病是家焉知不病我家我避人焉知人不避我乎於是捆卸鄰之適大有關係遂遽竭之見病勢洶湧劉祝曰某乃寒士力艱享客吾當為代舉之歸家即整備滿席五漢席五肥爾撮盤潔稱潔盛彩勝盈壇精饌咸備招優遠道排徑淨門如宴大賓然劉焚香過病家請鬼瘟

宅必恭敬止自朝達旦始竟其事友之病曼忽呼夫曰某等已受劉生厚庸當即去矣爾應往謝友即彈冠整衣過劉深謝次日曼病若失後劉延卿師教讀子孫師恚曩不能回之痂家人婦子議送師歸劉曰其病固一病之者猶冀其壁若即送回恐益增劇或曰人各有家尊宅雖博不便治外人之喪劉曰既為我家師即與同居相若何必以此避忌遣迎師之妻室過家侍疾進藥不踰日而亡劉為之置衾成棺殮殯於庭開喪出葬優消冥寶一無難色又一夕跖進劉院課讀未已跖候其睡而進之倚門踱跖倦忘所以鼾聲大起驚醒者告知父凡輕欺而視跖竟安睡劉叱令勿響驚其寐今厨夫煖酒暮治小食攜錢五串置燭而呼跖躍躍欲試劉曰子不必驚惶也夜深已久露卧受寒吾有酒可飲之子因酌而行此來計有錢五串贈為微資等小費以糊口毋再為不良以干國法跖伏地叩謝飲酒領錢而去自後遠時鮮初出劉之厨室洞門恒檢禁之初亦不解其從何來也亦無處訪查至劉年六十跖饋異禮同錢五貫劉以素未謀面不甘輕受跖陳前由始知跖得錢後痛改前非力作細貫已成小康以禮報德並知厨洞嘗有鮮魚即跖為肩貨順過其家感情而時獻也聞劉之殁以總兵官於閩他皆入厍食廩云云天下仕素踈財者類皆

好名就義而於趨利避害之心終不能移若劉生者顧人之戴若已戴擔人之事若已事交人以誠將人以德斯亦三代後罕有見者真可為賢良方正者勉乎不進其時未遑敬肆余特記之以為當世法且恐其久而浸沒無聞焉

謝應龍

乙謝應龍者非真應龍也山陰人本田家子目不識丁年三十餘尚未娶室祇知耕耘以圖飽煖裏其鋪繡以炫鄉鄰一日詣郡納糧憩於茶寮有相士見而奇之輸肝三四次拱手而對乙曰相君之面必有異遇小亦得四五品之官胡猶從事畎畝曷不棄未业上歸而謀諸疾侶戚友敲面皆賀其趣而耕其必貴逼後皆笑其癡而識其妄想乙更忻忻得意腊豚反側憊及華下有從叔應龍為部曹權盂住投之與篡進身訖於是擇檮所有裹糧入都至則應龍已役滿擬歙還居俟鉢家景蕭條老婦及僕三四口數米而食應龍見乙至驚喜異額而問曰子來何為曰赴功名應龍曰謀何容易小功名雖以苹苦得之然非金不可數年前來尚可為也今自顧不暇增爾一口已屬費事何能為謂篡進身之階乙慨然流淚頓曰既遠涉來京我與君弔影孤單情同伯道彼與君年齒相若行居姓班視其人尚識樸曷留之以觀其行果

好苦數年得銓一官俾作繼子未始非計之得因留寓焉乙悔恨鬱相士之言致離家廢業作為閒民居數年慣習京話一口暑識之無二字仕宦之心不特黃成死灰且欲如農家之作息惟我沾塗泰然黃不可得無何應龍得選四川某縣迎檢偕赴任道出荊襄應龍病卒乙嗚咽向鴈首思赴水以盡老僕見而阻之謂主母曰事至此生不能為生死不能為死甚無張皇慟哭方有活理否則將為異地之人無葬身所矣此間幸靜僻無人莫若埋屍於近處以誌之即將姓替為官誰其識者倘一年兩載稍有盤費使可告休扶柩言旋鄙見若是乙曰僅可使得僕曰設不幸而事殊為之者肯自認主謀伸首受法乃可否則吾三人要領難全又何直焉乙思暫得一官雖死何憾且死於無名不如猶得一官遠信誓自認願任後竟無一相識者越二年棄骨荒涸僕商歸計於二人而有新觀察瓜代者真謝應龍至好也甫下車各官叩謁獨得謝應龍見而詫異問曰爾是真謝應龍乎與履癸相符乎曰是俯首不敢仰汗流浹背叱之出一鯉疾暑毋問見本道乎因述答問語毋叩本道姓名乃爽然曰幸已幸已當駛擄老僕同入郡城晚漏二下遣僕投名求見觀察喚之入見係謝應龍老僕令暑隙所以觀察咋舌良久且令明晚主母進見事乃大白涕洟撫摩

逸回恐事洩累重計無所出時關外苗人多自扣上網遣官為之調和歸受賄俄頃久使者索摸不貲苗厭苦而衛之其年偽為內禍意侯遣員來時殺官謀叛觀察未之知視為常例委之元和使意在藉手得賄即令告病旋黜以滅偽官之迹乙亦欣然而去初乙無室入有土司女主以寡好與乙通是夕往叙別女司偵知顛末謂乙曰君此行以為美差孰知是大害苗子者將因委員需索而厥其自扛假也願君幸與吾好可無慮且以永今夕明當為君點土兵雜土人衆健者數萬人隨君伏關內不十里某山之關君到寨言觀色一宿即舁入關內彼兵必追而我軍突出當其衝可盡殲之事定非徒止害當有功焉乙惴惴往累幾入虎口先機遣至某山而苗兵遽至伏兵盡起苗出不意竄者不敢殺者之多擒其渠魁復於觀寨那境上下莫不服其神遂督撫敘績報聞上命引見乙本粗率述及得意事忘其所以手披口道指陳形勢侍從吧以不揜上曰彼一巡檢小官能預事設謀無煩一旅之師遽讓賴以畏帖姑容暢說毋禁嚴寒賜貂皮褂披而陳奏聖心悅豫發回以同知用於路加陞知府是役也全省風靡邊苗惴惴上游喜視同僚懌心誦應襲有出人不測之機居然一省能吏最年間當不可言而所謂真應龍者已遷歸故土嫡及老僕均為異物女司泊觀寨亦因是晉級乙恒以

御賜貂裘炫耀同官無不頷之緣事掛議乃賦遂初田居十載鄉人盡以應龍呼之無有議及真假者田園遍都邑列屋則美妾狡童雖豚速客任卸鄉里外惟物色相士思一酬之久不能得乃遍訪西湖天台雁岩諸名勝紅塵之路亦忘之矣某年

上南巡應龍以曾蒙不次恩隨例迎　駕　上見其名似甚熟然命宣履歷加特恩謂如此人才詎宜以小被議即置投閒頷諭大臣遇知府缺即補用明日接揚州府報丁遽以授之居方面者又十年復蒙

恩薦遷年六十餘乞休歸此乾隆年間事然行險徼倖謂其命之佳則可致其事之為則不可也

山陰秀才

山陰秀才某年三十外入鄉聞文頗得意至三場前端對號同號生聞有女呼其名者而某獨不聞呼之數四號軍大聲呼誰是某者某乃聞呼而驚視見一婦女入號曰爾可認得我是爾母否曰我是爾嫡母爾是繼出將我忽忘爾有妙嫁某處嫡居貧苦爾胡不相顧謂非同胞所生爾罪滋大我於畢命時爾父不仁不與繪像今我過祭祀不能與座旁立侍餘爾其忍哉答曰神氏不周渡是子之罪至像則無從繪起且亦不知陰間之事曰然則爾懸父形而獨遺我不之省憶且爾母為繼我為嫡此而不省具無人心何讀書想中之有我雖沒姊在與吾形甚肖可就其形而繪之俾我與享又須頻頻恤拖我始釋汝否則休想功名某乃叩頭悔過一一依從頃忽不見言時聲聞同號下科發焉自此生逢祭祀慢乎慎乎儼若靈爽式憑肅然起敬焉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八角石亭外俯海塘名虎皮塘內倚城角建觀音庵尼僧居之人踪罕到田禾雞樹蔽焉恒有薙髮脩行之婦女裹糧住庵名曰修龍其眾往者無非僧道書生與視髮者若姊妹行一日時當潦暑圍坐晚膳陰雲驟作忽霹靂一聲一蒼髮婦人探簷坐板僅覺一物驟入陰處顛踣倒地不醒人事湯灌之良久能言云不知何物被雷追入私處今肚內發脹不可忍速醫不解飲食不進肚俄然大至一石數觔夫壁家屬集焉唯有待死而已越四日延道士設法不效內一道者云此必係鬼魅為雷所擊慌張失據得緣而入雷乃無可奈何聞者解頤正在發笑女肚內作聲嘍嘍咿細語漸漸可聽說我係城隍廟監獄內鬼某人也是日修監我乘虛而出逃至海塘躲匿無可依栖適一宿倘上城八角亭伏住遍尋無地捉我應有十日被雷追急趕到庵中投入此腹悶氣不堪不能退不能逃今又五日我情願出來但有惡氣重重滾急蔽住無路可走道者乃曰得之矣可急被香燭紙馬我作訴文僱轎使親人扶之到城隍廟焚燒稱告當於事有濟到廟扶之跪訴文燒起而病婦啞唷一聲便液滿地畀之歸而病愈婦人三十外許離城二三十里滿城如沸觀者如堵廟內廊廡果在修葺陰府有獄能不信歟損人出醜亦莫甚如斯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頑而長武生也人爽朗不羈凡應舫一榜為山西縣令清風兩袖故應鐘亦不隨任兄死家業蕭條食指頗衆不得已為操舟業出資造舶販貨營生其年船至乍浦風隙浪緊難以到岸情已有危便立船邊持篙督同駕駛被伙伴聳脚船側落水身死衆伙圍財料船折燬費賃朋分報官查勘寸板無存但有信賴無一人回里僕有風聲貨且有人買去伊子疑而控之官本縣為雲南周實亭先生淮其詞牒諸城隍應鐘入夢告其子云吾已控之閻羅准其此案自行解雪但陰魂不容易到只此一回恐不能再來爾可在水門外造節燒紙錢銀錠及沉顱菜等使我不餒

我伏在水中以城内遷卒利害不敢入城故耶待我紮定不必投食水門明日向縣主稟呈此夢縣又縻至城隍人犯纏不得到將近三年洋山廟酬神演戲多出船戶一日當午忽於稠人中一人倒斃自言我是薛應鍾被你推我下水我三起你連打三篤將我沉溺罰我貨折我船良心何在我今奉城隍爺帶我到此拿你言畢已被伊子趕到捆送至官一訊而供出實情立正國法復其子又夢父來云我在水門下面伏三年真好苦也虧你有錢有飯不至於死今出頭且超生矣此事謝友恕真與之同城目擊無虛

周大司農

山陰大司農周諱汝登賢書偕同年及武舉某三人北上道經山右投逆旅尺樸上下二間主人謂樸不可住剩一間嫌窄奈何周姓襆襫而貌寢朴愚人也因覷樸上牀几舉具無繼塵似未斷人乃居兩人於樸下樸被登樸攤書獨坐夜深方倦見壁間丹丹變幻下繡簾珠穌年可二十許風神嫣秀明眸炯炯若將施禮又羞澀若不欲前諸視則恍然另一間精室坐而請曰妾識女子非妖非鬼亦非狐魅一流居此已二十年餘先生博學端方盍移步入幃一談今古周本口訥不善技癢乃步入

房致相見禮女舉止端雅無一些輕俗態周肅然起敬女曰人之書稱粗耳先生所知然不識不知其事識去其麤存其禮事去而理留人往而事傳其中有天焉弗沸斯得騙謂自開闢以來陰陽定位男女何分之有唯能分而為二亦能合而為一人也而天斯在矣俄見小婁自壁中出焚香設燭者載香若安置者望壁間居然門也婁室百事具列出入雜遝皆童男女韶媚都麗非人世粧有核酒饌陳設屢至頃刻一新飲之頃之皆不自主豐豐清謳出入經史辨駁出人意表周方私念如得此人時常晉接實為良友女輒曰緣止此耳或復續一宵尚在未定宵分既久命各安寢就寢而旦矣主人知周獨卧於樓侵曉來覘動止問樓上人無恙否與二人者同叩門周方熟睡力叩不應主人云命之畢矣乃破門入撫牀則鼻息如雷急喚乃醒周曰我昨夜何相驚至是主人詫然去二孝廉問所聞見周為具道宵間事天雨不能就道武舉欣然曰今晚擬我上樓如復來當效楚襄王陽臺之會并請周即銳陋不解事事此奇緣可惜晚乃某獨登樓果燭待滿二下譬見香閨洞開佳麗將娉倚燭坐某思念不與之近不次也步入月門女如不覺啟之以言若不聞請可卻也將很身於其側用移動屢入亦起曰獨腳鬼命將亡矣何敢無禮然特昏黑若被執

持者乃猛力竟無所施其投皇遑狂喊樓下人固未之寐急上見某粘壁無能動移拉之不開用姜湯灌之漸漸乃甦移時下樓周以通仄仍上樓睡意亦般般方坐定而彼室明光如月奕奕射人則彼婉孌而來問何以易獨脚鬼至周不解云何女曰非所云陰陽之道一而二二而一惟君足以語此須臾僕具茶菓几間雜列無算香美得未曾有周本善啜啜之不完心以為異而席間空矣人亦杳不知所之諦視則仍屢已所坐之所因唏噓歎其幻妄悔己心不誠致耀此祟此番北上良非吉兆早起趕行恒恒高試畢擬高第入詞館而武舉某者遇場舉力失手蹉足斷折跛而拔家不遑特而平

張封翁

山東海豐縣張翁康熙間人忘其名前河南藩司名鎮者其孫現部大臣名映璜者為曾孫初翁單丁耕數十頃地播麥一年而獲倍收將收割時出召賣地人以其地倍收田良而價廉交價後麥乃登隴廋庾櫛櫛如坻如京翁將所得地傭築場場連倉廩實之不親揖拄有讓之者翁曰非爾所知也地獲倍收地力盡矣來年必歉有財者難其地價必善若待荒而售又何人過而問之此是余為己之學積之不難

又非圖利我地歉未必他人之地不歉則是荒歲任目矣說不中吾言吾復地不難設不幸而中吾言吾將儲之麥以賑饑鐘豈非一件大好事人生百年恩恩易盡吾藉祖宗之福未嘗凍餒僅一子讀書所用幾何子孫飢寒不足慮所慮者無德以貽子孫耳明年果赤地千里籽粒無收道途多餓殍翁乃開倉發賑活人數萬子連捷通顯隸某驛清正無比真乃不染一塵家計將落少君任任計無所出明年大比號告曰兒看暑中日積廒空將來奈何今年大比思不歸娜試願往京師求某年伯力得邀俾一中可以出身兒意如是不識父意如何父曰可年伯旗下大臣一見其喜問父安否外此來何事答以將就北闈曰吾理此來甚合吾意吾三日後即有命下將為河督吾無親人在彼須用妥人功名不必三考彌同我行不愁不富貴但須努力自愛耳越三日果命下即啟奏以張鎮假主事銜為前驅先三日往半年許河工大慟 聖祖純皇帝委大臣親往勘督辦理一日正會語大員從長計議都無妙策張以小委員跪陳指畫俯中肯綮各大臣喜俾議行事河乃治功蔵后保奏以同知用厲升至河南藩憲而終焉不知河工難於無論張効力半年胡能盡曉半月前查河過兩偶避村莊雨不止門者報主人留宿待食主人者先達老翁近河居數代謂

之曰老朽退居幾十年所籌策者唯河工一事今已繪成圖冊待其人而後行看你官兒雖小品可不凡今授你以畫可細細揣摩洵會議時得此畫才半月耳此真天為之豈人力所能得哉封翁一舉科甲不絕子孫綿綿並膺異數余見其圖書一章曰徂孫父子兄弟叔姪科甲之家噫盛矣其由來厚矣

義犬

四川江津人某甲身繫四百金清早出門幹辦急事行路亦急一氣跑十里外回頭見家犬尾之而來謂犬曰因獨母行必跟我殊屬多事今我須遠走百里外是以將獨閉置房中且不教食爾今如何又能同來將來必力乏而死斤之轉不去猛踢兩腳狗乃解意帖然去甲又走十里許回頭見狗仍在因解槖中所藏乾菜飼之銜食尾行緩慢相從行至百里外甲力疲而倦因將次可到乃少弛而坐犬亦旁侍而蹲無何甲乃悠悠睡入黑甜鄉固不知日之將暮也已而日已沉西野火倏近甲鼾睡不醒任犬號跳終不之覺犬乃跑溪中浪入水中一身濕足上主人睡處四周攢草使濕如是者不知幾次甲仍不知覺火將及身大嚙其辮而曳之甲乃醒翻身起視舉月色微茫急急趕路犬暴躁而號甲不審何為忽記銀包尚在草堆拾時始知

草四處皆濕感犬之義不覺淚涔涔下呼犬同行犬走不十餘步噗然一聲倒斃在地甲乃推入坑中還時葬之且立義犬石以徵之

起家不正報

浙某甲家室口日不聊生杭海至乍浦戰年不歸家無音信妻小凍餓亦不知其所之忽一日挾資而歸構富有焉置田產起屋宇本無子是年妻得男生男其歡然喜如里黨親戚本亦疑之家瀕海門對江流生子之後有撐渡者見一女子呼渡亦不詢其誰家眷屬船攏岸停舟索渡錢而女起忽併逸舟子追俄見披髮跣足深污渡中行疾如飛疑而尾之不敢作聲頃之由甲門而入聽屋內人聲遽外亦不揣其所以怪之明日登門探望則知是夜三更產一子及其長也頑梗無賴家遂敗落十八歲而此子以病死凡所有蕩然一空鄰人知此怪事有在乍浦經紀者詳知甲負婦之約盤其家逃歸乃有此報又湖北孝感縣某乙放官債至潮州海陽縣丞署本已清還利尚不足因此遲遲不行初冬天冷隨身小子以嫖妓到子然一身屢求都勘盤費回省不但不允且昏黑隨之以至對打對罵習以為常同處者見慣亦不之勸勸亦不依一日小子持刀候門傍晚相逢連擊十一刀遍身血污如豬鳴狗吠一夕而卒明日縣令委捕廳點驗衣箱內有小腳紅繡鞋雙鞠荷包相思錢駕帶白玉手串精工之極另裝一小箱內餘皆猥褻之物時觀觀者十餘人咸疑其資本來路不清必有苟且勾當此兩事友人謝懋真目擊耳聞均屬信有為遵書之以昭天理

珠姬

校書珠姬者公子吟香雛妓也姬雅淡好靜見人恒羞澀不語而一種溫柔態度若近若遠迥與俄逢者不侔客多憐愛之有望之不得逼近之不得歡相與歡而未得其意或自謂得其意竊竊鳴於人以自矜者均非姬意也以故名稍稍動韓江韓江妓多舟居姬固陸處門庭蕭然而姬心厭之有擇栖之志以受東於鴇恒恨不能自主忽不滿兩翼云年十九恐師遇芳菲倉猝得一人僧之遽機不密為遽者所獲淚淚眷依傷心夜雨單鴛獨鶴恒悱悱焉鴇目睹姬妹行者三會一以私逸未遂自鴇死鴇慮二人者終非其有謀出鬻於人姬得稍襆子薄有家資而人不韻委舍而去姬何去何從正如飄風之隨轉落絮之隨緣雖非心得使只隨流此中正猶豫不決而公子忽遷於不先不後之間初亦未甚決洽雖密甚寡諧匹計欲悔前約蓋

雖先訂猶可卻公子未之決而前約者來踐盟焉姬與公子跡斷心連跡連事阻啜泣漣洏於邑於糟東窺竊時有不能自勝者兩心如一姬謂公子曰抽刀斷水水自成流倘一日者作合浦之還即其還諸舍諸公子謂姬曰掌中珠墮地仍圓有不拾之而更憐重者誰歟無何檄檄人載姬去芳訊之來唯言珍重而姬入門匝月受制於姑與大嫂不唯不諧琴瑟之娛且甫入門即其執役易之布裙置之暗室作廝婢看公子聞之恨不得崑崙奴挾之而出願徒悶悶未有術焉出火坑入火坑姬之謂也懿真謝生感其事為記其崖略且綴之以詩云深巷重門小玉家朱碧碧一叢花春風不鎖桃蹊徑誤賺牛郎醉赤霞高處赤心憐白日丹城不可更但使同心結莫解黃金雖好妾能輕一任東西滇水流安脉支枕漫重頭妾扣勒馬韁屋住卿似邛須我友不慣迎人願識心誠求默默已多春美無邊逅蚓竅容倘有沙門辟易行知音十載憐紅淚故鄉難永勢莫能空抱兩心天地久當家風味我何嘗好歹因緣強笑迎誰知轉轉似三生溪門遮莫深如海肯禁良宵一夜行誰是憐孤徹肺肝也知為我意忘餐如鴻如月君休歎併作陽臺未會看一種愁腸萬種懷殊忙鸞縛為誰來出籠未得西來訖兜轉歌成弦不開又八首春歸猶自覓芬芳如意

初遷閩淡藏誰遣巫陽真入夢漫看滿室有輝光吹簫氣果有奇方那不黃金盈果藏若使大秦明月比應憐照奏有餘光已教邂逅得卿憐牢箱同心結子圓但道珠壞珠樣白不知心與石同堅故故生愁故故憔悴倪月缺復重圓暫時離索猶難道怕不膠粘金許堅瑚樹碎被雖蛾無復望見馥洛巢忍使智城都作淚啼痕點點為蘭芃琴焚鶴煮唾壺敲未許良禽擇木巢卿自傷心儂自悔不如當日不成交試來儂也覺心傷撥首闌情幾斷腸家網貝珠何處覓頓教陸海各分張不是多情不解傷風雨雨轆轤腸此生此夜煩牢記悔却當初欠主張

城隍娶妻

嘉慶初年合浦縣宰李某聘林出身有幼女纔十二歲秀雅靈慧恒自暴趣於花木陰深之處一日忽不見命僮僕奴婢四路尋索三日杳無踪跡第四日有詣城隍廟燒香者見神龕石手旁卒旗裹一物擡而視之乃一幼女椎之不動撫首尚溫問之不答不知誰家子女衆皆喧嚷為奇守廟者知縣有失女事報之官遣丁僕往看認是小姐官親詣廟攜抱而歸灌以薑湯始甦問何為而逝答曰吾在後園閒遊見一婦人以時菓招我隨之而去帶至敝廈危樓朱欄碧檻伴我遊遨且時時有食啖我

問何物答以麪食皆有言未畢唱吐而出皆泥土人遂發無面赤神龕舉室皇皇李縣之裏詣廟行香求神庇佑是夜更深忽報城隍爺拜會李某驚其衣冠出堂迎接儀仗服飾如陽官狀彼此行禮各通款曲茶至請飲似啜而茶仍盈杯心異之思陰陽相隔何意公然晉接莫非命限已窮城隍曰使君正欲有為於世無起末念吾正室已返陽界今擾與余有夙緣當繼室無人可以作伐特來自為媒約面訂言期三日後即迎娶矣今同寅一方又班居卑下將來地方發事自易曹司即辭去累至三日幼女無疾而亡具棺殮哭倍至李某奇其事與裏商之曰女死亦由數定傷悼徒然曷不竟作嫁數塑一神像同供后殿將來遇有疑難案或可望為指點具裏然之遂動工作擇日鼓樂喧街彩輿雜目衣廈數具無不齊備逕送至廟升座開光珠翠明璫宛然如生舉國以為美談賢民演戲數日為賀後李某在任有神明之稱蓋由此焉

李五

李五鎮海人面黑肉橫眼凸如卵恒若怒然見之者似有畏憚家極貧不能糊口人厭其相均不肯收以為傭乃投入快班充當馬快恐嚇詐騙逢勝於鄂致快頗得賄

多於往昔欣其智之巧而機之遽使上堂應答官府無不周到數月點充頭役聲勢日大衣食漸豐強佔人妻計奪人產訛詐銀錢今人青易鬻女居然與縉紳酬酢正在壯年忽患惡疾臥床痛楚家與城隍廟鄰近自云城隍爺拖我責加拷打三日一比或自撲於地或覆臥齋醮初則兩腿青黑浮腫繼則肉落骨見日夜啼號其屋臨街過者聞之咸謂李五惡報菩薩有靈廟中住僧夜夜聞大堂喧嘩起視寂然一夕潛身早伺見燈燭滿堂披枷帶鎖者不計其數忽聞喚李五名不見其形而行杖呼痛之聲充塞於耳俄又聞鬼卒稟知李大帶到李大亦罵快哉其逼人鬻女謀佔賊妻雖猶遜於李五而側目忌憚者恰也不少僧於次日不敢聲言而喧傳李大當午被鬼一拳打倒於路自言你如今走不去了扛回一夕而卒李五亦同日斃吁貪之一事人人有之能稍知愧悔天亦不加之罪此二人良心病狂之事忍心害理之據做到天怒人怨而報應到矣彼立身於世者可不知所戒哉

五通神

奉化縣鄭姓世業儒小婢子年可十五六黑而醜主婦韶秀而黠婢固依主母房中宿忽一日婢不見四無覓處越二三日老婆子取薪開柴房之門聽有悉窣之聲

不解其故啟薪而婢子木立柴把中如癡如吊曳之走亦走問之不答以薑湯灌入即吐出泥并盈梳始能言曰那日有一老人如仙翁狀青衫方巾招我去不知是何地我飢便餌我以餅今飯畢乃與之飯至夜即宿主房房中物盡掀翻主人夫婦起視呼婢不知應門扇零物一一照前部署無話明日小婢又不見有至原處依然木立用左手撲之三數遂甦正在罵詈間所謂老人似仙翁者居然住樓簷上手攜白鵝扇貌亦在老嫩間房圍在樓上因上樓尋之不中亦不動開動多人俄而不見俄傳鼠下火起救方熄而物仍如故自是無夜不在房中非婢即主婦負言自語或作食物屢或穢褻屢主人無計可施明日糾有膽力士圍守於房用炮銃伺之忽樓下火起舉向救火而主婢二人若不覺焉明日飯熟啟視之污穢盡雜其中不可食諸多虐擾延道士齋醮另設芳筵美品如飲大賓主人盡衣冠拜跪晉酒晉饌合室人無大小禮拜一日夜而樓之如故仙翁者不時現形且於暗中有言語聞聽之不甚明曉一日主母挾婢遂至母家母家便請事不簡或警或動或擲破具物或火燒衣服因遂服靜凡庶而吵擾更甚主人之力竭矣財亦耗矣約半年所將婢貴與慈溪與鄉村主婦安矣慈邑鄉人擾之不堪轉售無人肯要遂是婢於

路路人亦不敢交接為乞丐而主家恬然無事焉或曰此五通神也行於浙東過錢唐江則無

邑宰向廟神捍海

鎮海北城之外有虎皮塘十里望之如重城所以捍潮而衛城者築於乾隆十六年知縣王夢弼山西蒲州府人以是年海潮獨大舊塘低而擾潮大衝塘塘倒衝城城隘海水湧入半城民不聊生之際王公焚帛禱祝願以身殉遂裸衣禮帽欲投身於海衆民攔之至夜見有兩大燈籠一東一西行於半空燈上有林府二字衆目同見潮勢以漸殺而退縣乃稟聞於上謂非大工程不足以濟蓋鎮海一城濱於甬郡之東海之盡處籲此塘以安甬紹兩府所關甚鉅督府據稟奏聞准可委前總督方名觀城親詣勘估一年工竣而王公以勞瘁薨官舩家卒百姓哀之爰起生祠附於土地廟之東序蒲州人尚有往來於是地者謂其卒之日與生祠進果之日正相符合廟祝於是夜之半聞外谷有呵殿聲喧呼熱鬧漸起羣詫並覩見庭燎赫奕役吏趨蹌如新官到任狀王公科甲出身清正無比美政不一善詩文愛民如赤當潮決時勢不可攖先詣北城之內林廟站腳因祝告廟神曰爾居此受香烟血食民將為

魚鱉我居陽爾居陰爾亦不當與手坐穩是晚果見林府燈籠飛行捍潮民人亦爰敬如縣官縣將此事合稟於上亦還敕封為侯侯之事更有明徵者一鎮人為皮匠於溫州歲底將歸適無船篤正在倉皇一小舟老人揚帆欲走問之謂到甯波便請搭船下船老人曰爾但合眼不開看便可到家過年如開看則不能矣莫自悞乃合眼而坐但聞風浪霍霍然俄頃間云到矣開眼看已到鎮之碼頭納船金不受曰我有蓮子一包欲送北城下林姓獨一間屋子便是須為我送到我又欲開船回矣度匠度歲後元旦日尋北城林姓全無至廟中歇息見神像儼然乃悟遂將蓮子播於廟前池內至今蓮花獨盛

騙二猪害三命

鄞縣東鄉大河五十里而遙沿河聚落大小不等一小戶濱河接屋數間夫婦子三人居之與鄰相隔不遥亦零落稀疎一日父子二人小舟載兩豕入城距家二十餘里早去晚回抵午到城之東關外王家墳頭挽船父令子在船看守豕物不許上岸玩耍己往行家售豕登岸時犬回頭船中叫其子名將所帶小紅桶拿上與我好買飯來與你吃半晌時有人呼其子名子聞喚答應其人將紅桶一個交其子曰桶內

飯與菜是你父叫我送與吃子見紅桶相若遂信其說曰猪已賣成得錢若干爾父現在行裏吃飯叫將兩豕交我二人扛進行中少停你父攜錢回來便好開船回去還有搭膊一個也叫拿去裝錢其子見桶內魚肉思食急信之不疑將猪交二人扛去不一時其父帶扛夫並售主來船估價猪已無矣詰之答以前二人來云云紅桶飯尚在其父看桶果然一樣無二無怪子之受騙也泛棹回波於邑無奈行至半塗自思解目前之急者惟此二猪猪失而急從何解怒子貪食誤事子以父不該上船言近頂撞氣極提棄向子背打去豎時殞命其父一面哭子一面搖櫓抵家已日暮矣妻曰何使身上來夫坐而不答但垂頭喪氣而已婦知有變急往船看乃一子屍並無錢文哀號大哭曰吾所望者惟此子今失所望亦不願再生矣沉水而死夫待良久不見妻回支身出看妻亦無踪知其必死亦自縊於梁上居鄰隔遠因暮夜無人出入追覓而見屍浮撈認其妻躺其家而告之夫懸於梁又見昨往城賣豕之舟尚未卸篷登舟而視子亦死矣村中姻友咸駭一家同死之奇若報之於官必追究所因無言可答官亦不肯只此完結某等受累無窮不如乘此無人知覺收三屍而埋之某等均鉗口勿揚密不外聞可安枕無擾矣洎對年六月赤日黃天當午忽雷

雲直起爍雷震烈於盛店橋東西兩岸擊死二人皆跣土中如植立然一人有雨傘一柄一人有搭膊貨錢二千衆視之則均有字記顧不知死者二人為何地人又不知傘中名姓搭膊字號又為何地人地方以無頭事亦不報官次日該鄉貴猪者鄰右路不隔里許聞雷擊之事可異乃特來訪看已疑有此案至則見雨遮名并搭膊字號乃一一說出二猪須三命之案剛剛一年而遇雷擊二人即王家墳頭獨匪云此事陽官不得而察陰曹乃誅殛焉天理不已昭昭乎更異者一匪從南來一匪從南去二人均帶一証左使衆目共睹而一霹雳二人齊齊植立且雷將雷去雨收天仍赫曜此亦吾友謝諶真所目覩者

鴨卵珍珠

潮州東門大街一雜貨舖暮則鎖門回家飯而后來一夕息燭將閉門見店內火燄騰起駭極趨視則無明日又然因不起燈靜坐火蛟復起鄰人齊至則徹徹而熄怪之連夜試皆然諦視則在鴨卵筐上起滅乃逐一分置各處見一卵先漸漸起掩復之明日剖之得一顆明珠較黃豆大而色紅閃然鄙內一鹽商使人求售出二十金買之夜以火照則隨火而轉儼似走盤珠而實非珠走光依火而轉也商自得此珠

後生意順逆其人死珠無貢處空盒存焉

杜友

廣東惠來縣署內有久經封鎖空房一間無人敢開問故不知始於何時嘉慶初年有刑席杜友嫌卧室窄狹强欲啟以居之東人阻曰前之開者有由今之開者恐有變宵俏其獨之為安也杜曰吾辦刑名生殺之權即我搏之何懼鬼魅竟開入住兩日宵靜無異杜自矜胆大而嗤人之畏意得意忻忻第三日發躁顛狂諸般無狀鋪陳出館事脫閒羅召微命卒此皆小人得志而狂悖自招其禍奚足惜耶聽真謝友論曰鬼神居幽亦欲甯靜彼為幕者當知律法不外情理乃明知之而故犯之有不照豪强勢奪而殺之者矣

向福來

粵東新甯縣鴨頭墟向姓聚族於斯其先世名福來者年踰五十終鰥且爺僅一子九歲不能言自歎老難挽回子啞又難習業尸可委命守數而已一日蜑婦擔魚進村呼賣啞子忽開口招其至家求父買之福來喜極曰吾千方萬計誘其開口而總不能今見是婦何忽能言甯乃仙女乎詢其下落深識其夫着來啞子與蜑婦有緣

邀之入室待茶款酒令子拜為義母而蜑婦之愛問猶子常常過看福來居僅一房坐卧舉動接賓飲客均在於此適閒蜑婦送魚於義子坐而談心見房角堆積退灰火星露出囑砌圍欄免致火患福來答以無錢攜砌蜑婦言漁網打起海中青礁日積月累堆在泊船處所不少即往肩二三十塊砌好不料日久火箱撥去磚面露出黃色如金因不識真假乃持鐵刀砍下一小塊往鋪易錢票是真金遂假意從新造罷又往泊船處所肩磚數十塊自後或一塊或二塊陸續運蓋福來富甲新寧今傳至十餘代猶存一塊交族長收藏不許遺失遇祭祀擺列几案稱祖所遺以示後人云古來無心之過即為有意之報善天道之也若此事可徵之矣是礦猶非一日竟無人識破便相隔里許之向福來得之從知富貴利達之裏非可强以求之也

沙包先生傳

先生何許人也起其姓醜其名沙包其號焉質尚淳樸性近溫和微無半點刻薄任事全憑把柄浮言不聽園疎有耳之鐵肩膜無廣雖同折足之鼎識其口而才多雖非虛其腹而物受涵容溯厥類聞匪由景德觀其聚作絕異宜興適飢寒以溫蚓常置硯而熱中工價則省而廉體用則便而捷黃泥易染喚醒塵生黔突無厲何須黑

子掃來敗葉枯枝俱堪作爨試以烹龍鳳大展其才孰謂喫喫者易缺誠哉飲飲者易污形容焦枯面目黧黑恒棄置於鐘鳴鼎食之家輒見哂於紈綺膏粱之輩黃公烈伴落魄之狂夫蓑扇泥爐作窮途之知己司饗飧於窶室居然白幅先生經煅煉於祝融忽肖烏衣子弟僧顏氏之簞瓢不改共范丹之釜甑齊名余僑寓羊城與君為晨夕交久矣嘗攜君夜前煮酒月下烹茶始聞太息聲微若疎柳風前鳴秋蟬之嘒嘒既而歎呼欲泣如長江雨後湧春浪之涓涓嗟乎閱歷人情冷暖備嘗世味酸鹹拂拭者誰吹噓何地笑此日真卿乞米且暫耐其熬煎看他時傳說調羹當並珍於鼎鼐撥揚元德寫悃款於壺觴寸管之駢辭作千秋之佳傳

狗國名臣

鄧邑謝為憲僉憲家本大富公生而英穎弱冠登前明壞宗甲榜用為刑部主政甲申之年闖逆僞立大搜任京官之有名聲而富者其實由閣黨調弄公曾不避權要直訐閣使數四至是閣欲搜其宿怨指公為千萬富翁閣賊素之遇之立取數百萬公辭以家中則有此間則無用銅夾棒夾之登時殞命罵不絕口事平家中老幼痛何可言鄧邑時有道士能致鬼現形扶鸞書其顛末但須作羅天大醮七七四十九

日一日降臨一次置筆研於空淨之室不可窺探至四十八日天人固年少思一見其真形破紙縫窺之則見披髮血污一足踏椅上血尚淋漓一足在地登時不見外間道士壇上已知之矣每日收其真跡所書亂語長篇累牘忠孝苦節之音居多今其子孫俾所書鸞字一一照模刻就中有添註塗抹者有成文有不成文者事實只爭一日羊惜哉而道士之書不一月即為雷火攝去後無傳焉公善畫竹時董思白見其畫竹云若教與可見之亦當推服今鄧人尚有一二其爽如生忠臣筆墨固是不同

咫聞錄卷十二終

埋憂集

三編
56
冊

埋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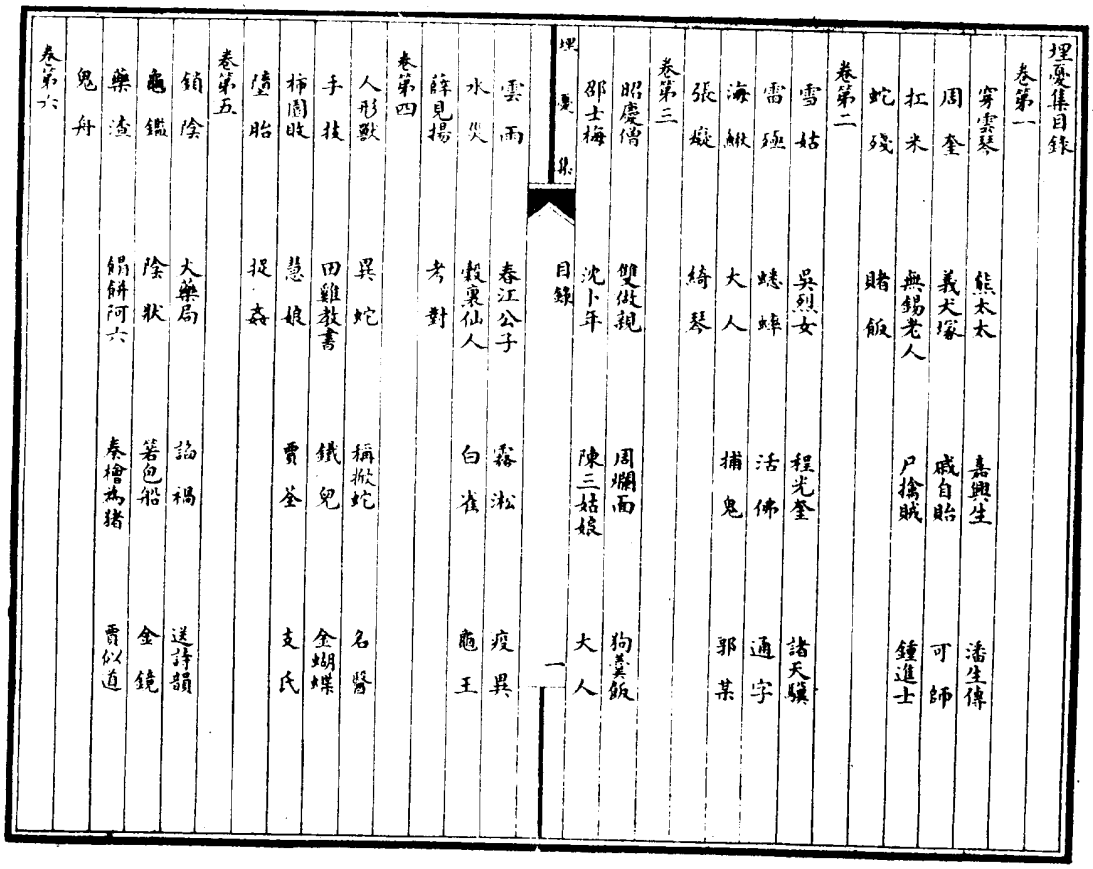
清朱梅叔著

埋憂集提要

女蘿山鬼靈均皆孤憤之吟秋水馬蹄莊史多寓言之作蓋奇傑獨抱申素志於文章剛智難宣寄幽懷於翰墨也是書有阨必鬯無語不詳意造境新情生文筆高論可驚風雨放傷時憤世之辭下筆別有陽秋闡物善懲邪之旨借酒杯以澆塊壘託毛錐以寫窮愁拔劍心雄恨事則痛深抵腕繁花舌慧清言則妙足解頤續小說而上牽虞初擅巨筆則堪稱鬼董歷塵趾而汗青朱朽文必能傳接古歈而大白頻浮書真可讀

自序

余自辛卯迄癸巳二老親相繼見背佔絕意進取鳥已倦飛驥甘終伏生平知交大半雲落而又畏見一切得意之人俯仰四壁惟日與幼女形影相依蓋生人之趣盡矣乃喟然歎曰窮矣然身可窮心不可窮也余誠棄材不足與海內諸雲俊比數矣夫蟬蚓不知雨雪蟪蛄不知春秋猶能以其竅自鳴豈樗散之餘逐逐蛄蚓之不若乎於是或酒邊燈下蟲語偶闌或冷雨幽窗故人不至意有所得輒書數行以銷其塊壘而寫脾肉之痛當其思徑斷絕異境忽開窗然如孤鳳之翔於千仞俯視塵世又何知有蠅頭蝸角事哉於是輒又自浮一白曰惜乎具有此筆乃不得置身史館與馬班為奴隸也是亦足聊以自娛矣今茲春歸里門篋中攜有此本諸同人見之咸謂可以開世謀醪金付梓頃來此閒竹屏蔣君又力任剞劂事蒙讀者雅意使得免仲翔沒世之慽余亦何能復拒乎獨是余老矣追憶五十以來以有用之居諸供無聊之歌哭寄託如此其身世亦可想矣因書數語以誌吾恨焉同治十三年歲次甲戌孟秋月八日歸安朱翔清梅叔氏自題於海漘寓舍



埋憂集目錄

卷第一

穿雲琴　熊太太　嘉興生　潘生傳
周奎　義犬塚　戚自貽　可師
扛米　無錫老人　尸擒賊　鍾進士
蛇殘　賭飯

卷第二

雪姑　吳烈女　程光奎　諸天驥
雷殛　蟋蟀　活佛　通宇
海鰍大人　捕鬼　郭某
張凝　綺琴

卷第三

昭慶僧　雙做親　周爛面　狗糞飯
邵士梅　沈卜年　陳三姑娘　大人

埋憂集　一

目錄

雲雨　春江公子　霉淞　疫異
水火　救裏仙人　白雀　龜王
辭見揚　考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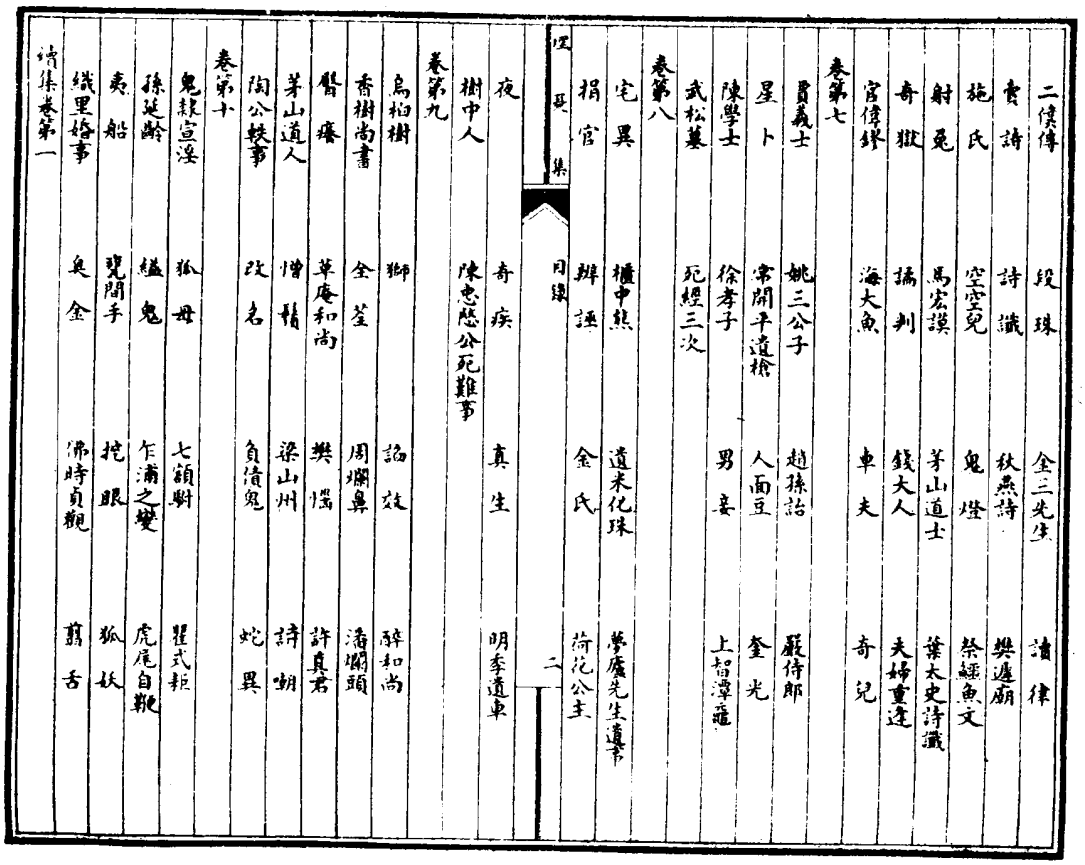
卷第四

人形獸　異蛇　稱掀蛇　名醫
手技　田雞教書　鐵兒　金蝴蝶
柿園收　慧娘　賈荃　支氏
墮胎　捉姦

卷第五

鎖陰　大樂局　論禍　送詩韻
龜鐵　陰狀　著色船　金鏡
藥渣　絹餅阿六　秦檜為豬　賈似道
鬼舟

卷第六



二僕傳　段珠　金三先生　讀律
賣詩　詩讖　秋燕詩　樊遲廟
施氏　空空兒　鬼燈　祭鰣魚文
射兔　馬宏謨　茅山道士　葉太史詩讖
奇獄　孀判　錢大人　夫婦重逢
宮偉鋒　海大魚　車夫　奇兒

卷第七

賈義士　姚三公子　趙孫詒　嚴侍郎
星卜　常開平遺槍　人面豆　奎光
陳學士　徐孝子　男妾　上智潭龍
武松墓　死經三次

卷第八

宅異　攜中熊　遺米化珠　夢廬先生遺事
捐官　辨誣　金氏　荷花公主

埋憂集　二

目錄

夜　奇疾　真生　明季遺事
樹中人　陳忠愍公死難事

卷第九

烏桕樹　獅　論效　醉和尚
香樹尚書　金筌　周爛鼻　潘爛頭
醫癖　草庵和尚　樊慄　許真君
茅山道人　增精　梁山州　詩蝴
陶公軼事　改名　負債鬼　蛇異

卷第十

鬼隸宣淫　狐母　七頭駙　瞿式耜
孫延齡　蟲鬼　乍浦之變　虎尾自斃
夷船　覘閨手　挖眼　狐妖
紙里婚事　臭金　佛時貞觀　翦舌

靖集卷第一

劉逵　黃石齋　對榻　生祭
熊襄愍軼事　地震　王秋泉　蜿蛇
采龍眼　大言　陸世科　猩猩
燕姑　戒貪　師戒　牡丹
柳畫　湖市　冰山錄　泰山
喪俗　雙林凌氏　楊園先生　水月庵
腹詒　劉子莊　熊伯龍　庫中畫
亂書　玉人　天主教　大膳
項王走馬埒

無支祈　人面瘡　陳句山　痤鑷
債債犬　剝皮　仙方　耿通
陸忠毅公傳贊　異獸　殿試卷　推背圖
李自成　徐珠淵　毛文龍傳辨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穿雲琴

康熙間紹興道士忘筌本武昌名家子以幼孫避亂入道勞山性豪逸耽書嗜飲善畫墨竹尤精於琴遇良材必重價購之至於典質不倦後聞新安吳商名畏龍者舊琴頗富素穫往訪適見其攜有古琴閒鍊士亦善此乎對曰固生平所好也但恨未遇名材耳即指手中所攜者曰此宋賈相悅生堂中物尚以五百金購得之然亦非上品聞先生多蓄古琴敢不懌遠演未識可賜一觀否商與論琴理筌為細述勾撥挑剔之法語多神解商一時未能盡領請傳之妙手筌解囊授璋水仙操一闋商危坐凝聽如有山林畜異海濤汩沒起於座中輒為歎絕筌停琴言曰此調自伯牙傳至猗蘭名廣陵散所謂觀滄廣陵者也廣死此調已絕某特以意譜之耳商乃出其素所珍藏者十餘琴皆不足觀最後一琴以金貓睛為徽龍肝石為軫背刻二字曰穿雲質理密栗古色黝然驟代物也筌愛玩不忍釋請以所攜琴易之不許增以五百金亦不許呼價取入筌乃起悵然而出謀諸閩者閩者謝曰主人亦徒慕風雅耳本無真賞今見師嘗鑒若此豈復能動以利乎筌乃出資居一僧舍誓不得琴不返然

辛無可為計惟日飲無何一夕對月獨酌念資用將竭而寶琴終不可得淒然泣下忽聞牆陰彈響有聲一女子丰姿綽約含笑而至曰知此良夜請為清歌侑酒以破琴寂可乎筌訝問美人何來女曰勞駕請當非禍君者遂於懷中取黃牙拍板唱琴心一折音韻淒絕顧盼生姿筌連酹數觥竟醉倒於床上及醒窗中斜月瑩然矣女猶坐於燈前遽起促之歸寢女曰妾亦非私奔者曾蒙青睞覺人間尚有中郎繼知君情深如許故背主而來將以此身相託即君心中事或者猶可借箸不啻見拒之深也言已以袖摇流筌見其羅袖翠鬟輕史韻絕乃擁之入懷為訴流連之故女曰此易事耳筌聞之喜極曰然則今夕頗為情死遂擁入共相繾綣既而鳥語參機女急起曰吾二人豈可復留此耶筌辭以商琴未得女笑語曰第行勿憂也即往牆角取一小甕出水田衣裙各一通冠履易作道裝相與促裝啟後扉而行中途入一村店沽飲先有一道者在座筌揖與談理玄遠遂邀共飲女避去道人密語曰君相隨少尼非人也今夜共枕時某於門外作法君當聚抱勿釋如其言果得一琴即商所寶藏者也大喜持示道人道人曰此楊貴妃遺琴也傳至南宋理宗曾以賜葛後為楊璉真伽掘得非君不足當此物亦見古今寶物必不終淪於俗子手中然君亦不可復至勞山矣筌乍聞恍若驚醒遂起再拜攜琴入終南山不返

外史氏曰以吳商蓄琴之富而僅得一穿雲琴亦見神物之未可多得矣惜其不知所寵而慢藏以失之名曰畏龍稱其實矣彼勞山道士者欲得良材而以金盞飲泣設其終不得琴其將不復返乎凝哉道士之好琴也然非道士之癡又烏能通乎鬼神若是彼世之通侻自喜而卒於一藝無成皆其自謂不癡者也於是乎道士之癡乃不可及

熊太太

宣宗時神木秦鍾岳之父以從軍過五龍山獨出攜迷路但見五峰突起四面壁立如削溪林窈冥虎嘯猿嗥其陰霾積雪未融照見岩壑有洞洞口光滑如鏡知有物出入益惶急攀藤覓路未得忽聞腥風過處一熊突至攫秦反走入洞洞廣可敞許雪滿日光其中半藉羽毛積厚寸餘熊挾秦置其處復去舉穴旁大石塞洞而去秦謂熊喜得異味必將引其類至共試爪牙正徬徨間熊忽以手搖石而入左手攜一鹿掷秦前撫秦為搏笑狀遂取鹿肉自啖並喫秦秦窘其意不能即出所攜火具取火拾洞外落葉炙以為食熊棄其餘肉就秦飲甫嘗一臠輒點首喜踴不已入夜即擁秦臥數月竟產一男自腰以下補毛如蠶秦初未有生意亦良得熊朝夕哺乳如慈母其後漸解人語馴狎已久洞門常閉秦思遁歸顧兒未能捨去閱四載兒壯偉似八九歲者行步如飛復值熊出秦攜兒竟出狂奔數十里見獵者數人從之取道而還初秦出獵不遠皆以為飽於獸腹矣及是歸聚詢得其故見兒雄偉有熊虎之狀益喜如獲異寶顧兒嘗思熊母雖欲往皋禁之輒號哭不食其後兒益壯喜馳射力挽十鈞神勇無敵一日挾弓矢上馬馳去至暮不歸尋訪無踪意其往從熊母然無敢往追者秦以兒尚幼謂其必死痛哭而已無何兒竟負熊歸自言初出門時向人問五龍所在如其言策馬而前亦不至迷失惟路中不可得食則射鳥獸食之最後至榆林東南遇一樵者自言知母所在引至洞口候不見兒入洞熊母倏自外來將攫兒食為兒所捨哭訴顛末且解下體繞毛為驗乃出兒遂請母出山不從兒哀祈數日母始首肯然非兒負以歸母亦不敢來也言未畢熊直撲向秦秦跪謝兒亦伏哭祈免熊始怒目而止秦起喚其妻出與相見熊輒又手答拜時鍾岳年纔十二也天順二年李來犯神木鍾岳聚鄉勇禦之於定邊營所向無前追至河套擒李來而還大帥上其功授榆林參將弘治間火篩犯塞鍾岳大破之斬火篩墜左都督同知世襲還豐應鍾岳兼為熊母請封誥天子以其生子克家遂奉命旨此誥命至秦拏熊母出被以命服隨例謝恩憨如常人惟不能跪與言耳後太后聞其事為幸其第覩之賜號為熊太太云

外史氏曰熊太太余雖得之友人以為創聞故特敘而傳之或云此事已見子不語此篇敘事未知能出其範圍否否則刪之可耳八紘譯史又言猩猩國在大洋中明嘉靖時武陵商富玉泛海遇暴風舟溺玉及舉商飄抵絕岸飢甚採桃李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至身生毛以木葉自蔽見人皆喜挾以歸岩洞中後一牝者與玉為偶產一男其後乘閒得歸既長大常賣茶於市人目為猩猩八郎事亦可記故附及之

嘉興生

道光辛卯浙江鄉試頭場閱字拾柒號嘉興學生李某自接題紙至上燈後三藝已脫稿矣挑燈朗誦意興方酣無何冷風颯至燈暗似雨一少婦淡妝縞袂翠鬢而入向生諦視曰吾尊汝已百年矣生不覺大叫麗卿餓我既而揚廔舞蹈口中喨喨不可辨而吐詞婉妙細審似是中州語高北曉監軍往稟號官號官至但見其以兩手作格鬬狀其指尖皆赤若塗朱祝復大噱曰爾其奈我何號官取其卷視之嘆惋不已遂喚青衣二人挾生出甫出頭門生直前向人叢奪取一眼鏡摔而拋之拍手大笑曰好了好了歟詢知其病狂也姑弗與較而生則殊已了了向其同寓接考者相勞苦如故歸寓聚環集詢狀生曰始見女入殊昧平生繼遂不復省憶但見女執余舉佩刀自刺又教余解帶自縊皆為余祖誉去謂余曰此案殊未了汝記取明日卯初關聖行香過此汝即出號求救或有濟也次日天既曙忽聞空中細樂喤喤呼殿龍駕逸望果見香雲圍繞帝君御輿冉冉而來余即出伏地哀祈帝君即左顧命檢舊案一掌拳吏如神朝所頒判官狀者於篋中取黃冊反復良久跪奏曰此三世以前事也帝君索冊閱畢復命取善惡二簿閱之謂生曰此事彼自理直且沈冤可憫余亦無可究詰但已隔世汝今生既無罪惡每遇春秋祭祀必誠必敬即此一念表之可以勿考但念汝一命可也遂取硃筆索余手遍塗指尖嘱曰汝歸號可以此塗之使去矣然彼憤固未洩須記出場時至頭門外即向人擔一眼鏡摔開拋去可免也囑畢命駕而去余始歸號見女頗已倉皇正在遙號尋覓警見余柳眉斜豎直前相撲余格以手女返巡卻立切齒曰負心漢汝尚倚此神通奴遂捨汝乎恨恨而去余喜極在踱走至頭門則有青面獠牙披髮持戒者數十人分佈兩行舉刀亂刺余急取眼鏡分擲之則霹靂一聲牽魔俱奔矣於是往市牲帛至照牆焚酹祀而歸自是亦不復再赴科場矣

潘生傳

湖鄉潘生名羽廣號梅庵少孤篤躬淳入郡庠尚未締姻然勤學美丰容閨閣見者爭好之館於吳門劉氏書齋後故有小園一日春雨初晴生讀倦呼館僮啟後扉步至園中水複山重洞宇幽邃數棘見東北一帶朱欄迴亞欄外杏花正開徜徉如雪下臨一池橋上有亭與

孰生將往憩忽聞詹馬丁東望見樓閣參差湧現樹枕折而西至其處有海棠兩株當風亂飄其上題云留春閣傍倚迴闌樓中吟聲細細綽綽乃他生縱有浮萍遇正恐相逢不識君二語哀怨殆不忍聽坐不覺失聲長歎無何風動簾開一人倚欄凝眺明豔無雙而眉鎖遠山淚瑩秋睫正如帶雨梨花乍見魂銷既而恍然曰是非蘇家蘭姊乎何以來此女點首曰哦是矣遂下延生入問訊已備述飄零之戚蓋女本住鄧城蘇家巷蕊生從嫂之棘字竟蘭嫁後隨夫游幕山西前年夫病歿始攜柩歸自幼與生頗狎今別已六年矣生因問姊家尚有何人女曰有叔鬼去年攜眷入京近亦聞已殘家中止有老姑長洲衛氏族姓又尤故徙居於此言畢淚泗交頤坐遂移坐近前為之拭淚女靦然曰甫相見奈何無半語相憐而輕薄若是生起謝女始歡笑徐問阿姊無恙見何時至此生縷述近狀且曰伎者尚猶無媿姊將焉置此女默然良久女僕擎杯茗至啜罷落日已在簾鉤生起女送之門小語曰此處深脈勿吝玉趾也生諾之悵然別去是夕女就枕輾轉不寐殘月既上朦朧睡去夢生和就榻溫存女不復自持遂相歡好醒時覺纏綿猶沾濕也曙後起理妝支頤獨坐若有所思生入就之女曰得覩芳姿死且不憾所恨文君未許相從耳女不禁諧終於頰掌若緋桃生神魂顛倒遂握其手女卻之曰郎勿爾如僕草來今何生離不已女乃請卜以後生始釋手而蹤漏既下生潛啟後扉出至女所則院門半掩窗中金缸瑩然惟見女於几上擁書凝坐遙聞女嘗見驚喜起迎生直前擁抱女正色拒曰薄命之人如風前孤燕蟲泊無依昨自驂儀宇知非久居廡下者況蓼蕭絳白頭但須侯老母終天然後可議若曰始亂之終棄之則遘水之桃花妾不忍為此態也生聞言遂攜女至月中共矢盟誓華女促之起生長跪不起曰自蒙允約半日之別如閱小年若必俟老母天年恐文園先已渴死矣女近曳之曰癡郎何情急乃爾相將就寢簷雨尤雲倍極狎褻雞甫唱即起女為整衣曰此身已屬君矣他日勿以秋扇捐也生曰世豈有薄倖潘安仁哉鄙重而別自是往來常無虛夕然生常憂貧是年又下第女百計慰解至於拔釵搜篋曾無倦容其後將赴試又慮無以為家女知之竭力擾索以資其行將發生往話別夜半女先起取生衣為之裝縫生卧視之嗽吟曰蓄意多淫蟲含情更著蟻女目視生良久淚然泣下唐德宗幸奉天製戰袍以賜將士一遭鼎沸地中有詩云蓄意多淫蟲含情更著蟻今生已過也蟻蛆後生緣云云遭將即以上之事附宮中雖為此詩者一宮女俟地清此事笑曰吾為汝了生自悔失言急起攬女於懷極意慰解乃已明日遂發迨榜發擾為是時女之姑已前歿矣聞捷音竊幸好事可諧引領以望其至久之聞生已就婚郡中某氏女未信明年春生以計偕過蘇州解別館玉而足音終杳自是始絕望後半年抑鬱成疾

辛臨辛大哮此仇必報者再年纔二十三後生捷南宮選部郎遊平差人至湖接家眷回詢其僕乃知紅蘭久已委露歎息而已然自此恆怨怨不樂一夕醉卧方酣怨見女披髮握刀顏色慘戮自中庭疾趨入舉刀當胸直刺生痛極大叫而寤家人俱驚起視之生以手捧心反側呻吟不止家人將往延醫生不許為述惡夢所由曰吾疾不可為也今預備身後衾翌日將辛巳占一絕云只知好夢欲求真豈料翻成惡夢因到此回頭如已晚好留雙鏡贈同人此事其戚某出京後為余言之

又言生未第時家亦貧每夜讀窗火不繼往往獨坐室中默誦諸經至午夜不輟偶值嚴寒夜將半聞窗外窸窣有聲是時月色微明潛起窺之見一人披髮紅鬱面勗黑如演十金記所扮楚霸王者生屏息悄立伺其作何舉動其人旋於腰間出一物大長如鑿揷入窗格撬一小方洞生意其將探手入也先以手漫案案盆中須臾其人以手探入生急以兩手儘力捉住其人始則跳躍不止既而不復動頃之覺腕冷如冰試一釋手則砰然仆於階下大驚拔關出視之脈已絕而死矣生無如何天曉赴縣請驗知縣臨驗畢細詢始末笑謂生曰本欲以鬼嚇心而乃為人嚇死是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而汝本無心於死賊不過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非汝罪也命地保以棺塞之而已

周奎

崇禎十七年季春自成逼京師烈帝使內監徐成密諭后父周奎偽勸戚勛鉤奎堅拒無有成議后父如此國事可知矣奎不得已僅輸萬金且乞皇后為助此自成入奎獻太子以降掠其家得金五十二萬其後自成自山海關敗還大清兵追至奎復降大清自成戮輜重出奔京師大亂奎家人乘勢擄其寶貨財物殆盡已而請曰公貴戚也我輩素蒙養義一旦無禮至此亦何顏復見公乎斬其首而去（此事本末載戚畹傳奎家得金五十二萬為賊吃淨實錄小注）

義犬塚

吳江之南村有農婦趙氏家在東村去鄰村止三里許嫁李於其姊方初冬偶得黃雀數枚置之而美鰊留其餘次日晨起盥櫛忽裙缺褊衣往視其姊姊適卧病取所攜雀哺之姊為之加餐平飯後復呼與細談不覺遊移姊以時方收穫遂告歸及村外天漸曛黑遙望林間燄火射出趨至則數丐圍坐寺門外晚娘婦告以迷路乞火一丐曰容貴至此非與小和尚有密約耶丈一丐笑曰大仰容易然須以汝之水相易遂起將過溼鳥婦怒扯其頰大叫殺人丐怒取土塊塞其口吸羣丐共襲其衣袴取腰間汗巾縊殺之畀入一空墳解其巾覆以瓦礫各自竄去夜半婦忽甦張目四顧見斜月未落四野霜濃陰風砭骨寒戰不能遽起

但呼救命。通其鄰一屠夫路經村口聞之尋聲而至將鬼之出婦拒曰。身無寸縷無論凍已僵。亦何面目出見人乎。屠者悟。亟走告其夫。取衣裹導至其處。乃去時天已曉。婦出哭告以故。相隨還家。村農赴訴於縣令。即飭縣緝未獲。居數日。忽聞譁傳。前屠為人縛石沈河而死。村農奔視果然。先是屠每於夜晨往前村肆中屠羊。嘗有一黑犬相隨。是日店主早起相伺。屠竟不至。忽見犬狂奔入門。銜其衣嗚嗚作哭聲。叱之不去。其人心動。隨之出門。行里許。至寺後河畔。乃止而犬已踞入水中。俄而曳一尸出登岸。就視則屠者也。反接其手而繫以石。頸絕。奔告其子。相將至河上。則犬亦踞臥尸旁而死。矣子乃泣請其人同返。往訴於邑。捕得兇者誅之。命瘞犬於墳旁。立石表之曰義犬墳。

戚自詒

戚自詒字鑑昭。歸安諸生也。家郡中橫塘上。年十四。入邑庠。羊姿美而性復佻蕩。家素饒。然每遇親族急難。反眼若不相識。惟於脂粉隊中揮霍不計。以故家亦漸落。年三十餘無子。後得瘵疾。妻勸以改行。生以為姤棄之。其後至馬軍巷侍衛府前。有兩人毆於途。生卻立以俟。顧見鬥中一少婦姿態韻絕。時露半面相窺。生漸與目成。見其後止一老嫗相隨。遂前相揖。託以窘迫寄語。問其何日歸寧。女覥然俟拜。姑為妄應。延入遊坐。問姑母近復健否。隨命

嫗入取飲。嫗去。生遽起牽女衣求歡。女揮拒不得脫。乃攜生入堂後左側繡房內。中設一榻。碧綃為帳。氛袒香軟。其綺麗皆目所未見。既而代解羅襦。偎抱之際。肌香噴溢。女喘甚。顛簸輾側。酣洽倍常。生為之疲極。女乃引臂昂首。嘴生暫退。猶擁抱未釋。已而忽驚起曰。姬將至矣。郎姑安寢。妾當便求。遂出。生覺小腹脹。始難復支。亦起。索枕。昨得睡鞭一覽。纖小。纔如菱角。袖之出。索女言別。女挽留不得。淚下簌簌。生與約。夜當復至。悵然別去。而生自歸。後陰精猶流。益不止。次日病劇。未幾竟卒。先是生在時。常以一篋自隨。窩鑰甚嚴。雖妻妾不得窺。窺既卒。無以為殮。其族人入房檢得意其中必有餘蓄。爭先啟視。則滿篋皆婦人履也。或織不盈指。或連船裡尺。未綠黑白之色畢備。而絕無成對者。惟其上有紅繡鞋一雙。此外別無他物。眾人大笑所鍥。為之薄葬於南門之外。而訛言侍衛府內有女鬼絕豔。昔有女子嘗與人約為夫婦。以其事不遂自縊。生所遇蓋即其祟歟。

可師

吾邑之西倫有豐登庵。僧名可師。以戒律自名。鄰村一婦人素與僧通。會值春社。婦濃妝豔抹。至寺中燒香。僧引入房與狎。事已相抱而睡。適社長來問殿上緣事。小沙彌尋入。並不見。僧但見牀前繡履一雙。與僧履在地。遂近前揭其帳。淨之。僧驚悟。見沙彌大怒。遂起擒之。沙

彌泣訴其誤犯之由。僧轉益驚。誅頞鄰神曰。汝善守之。勿聽其出也。遂去。少頃。復入。縛沙彌以綿裹其口。皆死。是夕留婦宿庵中。人靜後。共舁尸啟後扉出。投一廢井內。以瓦礫覆焉。次日以沙彌為母家所誘。竊物潛逃。控於官。官納僧賄。拘其父刑訊。責令交出沙彌。頞其父實無從尋訪。訟繫者逾兩月。矣時梅雨乍晴。有數小兒於庵後闢草為戲。忽見井上一小蛇蜿蜒起逐之。蛇入於井。一兒趨窺之。帽落井中。兒即取稚竹一竿撩之。帽已沈矣。再撩之。則一足魁起水面。須臾尸首浮出大懼。投竿奔告其父。父即呼鄰保共往。相與撈起其尸。猶不腐。偏體傷痕隱隱如刺劃。而面目宛然可辨。遂共鳴於官。邑令至驗尸。係笞死者。詢僧曾有控案在總捕府即飭役往取威審。反覆久之。呼二僧往搜其寢。無所得。既至佛座後一套房。其中牀褥衾帳皆極綺麗。頞亦無他物。惟抽屜中有斷髮一根。以呈。並纏遠房中華褲妝。令呼僧問。以此處緣何而搜此物。更何用。僧對不知。令曰。然則汝亦知殺汝之徒者乎。僧又言不知。令乾笑曰。汝雖不知。然兇手則有在矣。遂用夾訊。僧絕而復甦。猶堅不肯承。令怒命再刑之。忽顧見人叢中一少婦低頭搵淚。趨喚至案前詰之。曰。此何地也。而汝卻來此垂淚。對曰。妾本師之鄰家。見其不勝拷掠。故不覺悽然。今曰。然則視僧之拷掠其徒何如。僧時汝何忍立視其死。服婦嘵言。此事與妾無干。令大怒。命撻之。傳在旁睹其宛轉嬌啼。心痛如割。遂

前事所以鞫其徒者。且曰。事雖由於姦情。但當鞫命時。此婦實不在側。乃山劍樹小僧一身當之。足矣。今笑曰。今日汝可謂大發慈悲矣。因並擊其婦去。案既定。斬僧於市。婦擬監候。越年餘。病死獄中。相傳行刑時。砍至第七刀。僧首始殊云。

外史氏曰。余幼時見此僧不茹葷酒。儀度謙恭。故里中咸稱高行僧云。又聞其所私。亦不止此婦。及沙彌見癘。即擬為打包計。已出至通河橋。輒見橋堅空中高數十丈。往還幾次。皆如是。僧徨遑旦暮。不能脫於是乃捏控其父焉。蓋此橋去庵里許。乃其出入所必由也。噫。僧亦知人可愚以術。官可通以賄。而鬼神則有難欺者乎。況又有鬚髮之慢藏者乎。就此亦豈非天哉。

杠米

松江某相國之孫某。貧乏不能自存。其故僕有富於財者。往而乞憐。適春米以五斗令傭負之以隨。傭不能勝。息於僦某門。傭曰。何無力至此。傭歎息曰。吾非傭工者。先祖為某學士。某驚曰。如此則親戚矣。於是兩人俱弗克負荷。遂為之相抱而泣。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市人聚觀。一長者與以竹梢。共舉以歸。兩人祖皆崇禎間相也。時人為之語曰。五斗米兩公子。杠不起。狂讀詩經。怨劬勞。乃祖詒謀豈料此。

無錫老人

無錫老人忘歲月名眡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故人子也老人絶不聲張私語之曰腎症何至此哉汝父與我頗厚想汝貧迫不得已而為之耳贈百錢為度歲計又贈數百錢為資本其人愧不能復居故土遷之他處頗有樹立越數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見一人縋於門上呼同舟人攜至舟上棄之河而返踰年乃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稽君之力多矣前兒者日間嘗與小兒鬨戲微君則老人此時恐不及相見矣此老人用意與昔賢所以待梁上君子者無讓焉宜有是長厚之報

右二事余得之傳記中富貴子弟讀之足以警矣而老人用意之厚尤為可法不必論其報也吾鄉有戴姓者以賭博傾其資家中妻無長物一日暮歸將上燈而無油探囊中止餘錢三文遂出和衣上牀睡因思明日朝餐高無所出輾轉不寐忽聞窓窣有聲一偷兒穴牆而入戴潛伺其所為偷兒出懷中大紙畧一吹噓火光四照遍覓室中無可攜取良久微數而出戴急起探囊中之錢追而與之曰自恨家貧至此故君失意而返此種光景只可謝知我知爲函心媿惟乞吾兒歸後曲為包荒勿揚其醜以視老人一莊一諧可並傳也此事亦可與徐文長事並傳

[illegible]書隱逸傳趙郡李士謙事母以孝聞嘗有盜其田禾者士謙望而避之家僮嘗執盜棗者士謙諭之曰窮困所致遽令放之鄰公諺纂俞司寇父仲良嘗一日自外歸有偷兒方竊其家堂前錫燈裝仲良迴避偷兒袖出乃入後家人以火器告仲良曰此器久不堪用吾嘗與錫工易之也又一日宴客客有貧者袖其敝盂夫人舁後見之告仲良仲良笑曰酒菜夜來吾已廢其一汝何見之誤也清書又逸士謙寬厚之行不勝枚舉或以其有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猶耳鳴己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是古人之學也古人固未有以陰德自居也

尸攜盜

數年以來邑東北數十里內雉唐者棺多被盜或控請官往隱恐不發以故盜益肆珠村某都村有二人共舁一棺其尸一少婦也窗素裕其附於身者纔數百金二人則大喜一盜以右足入棺蹴尸兩髀間舉扶而取之始盡既又將視其中衣忽覺右足被夾如束急拔之不可出其一盜救之不得遂攫取衣物而逃而此盜隨蹈足棺中也比曉村中見者急捉而縛之則其足亦脫無解矣蓬獻於官邑今來驗拿鞫之並其黨一人捕得俱論斬此誠此事聞者可以警矣然鬼之靈於人者其智而人之不靈於鬼者其當是其禍直有艾耶

又有某甲素嗜博已傾其家後其妻病將死謂甲曰余病至此設有不測身無寸縷奈何甲曰今烟火廑絶乞僧無門汝不見吾之懸鶉百結而能顧汝乎不顧而去其妻一恸而卒母家聞之以裙釵數事至買棺斂鄰某甲纔歸見之意良善相與舉棺厝之次日復出與人博而負賭復屢則窘已甚慚塞而歸一路冥思無計至村中徵月已上不及入門徑往瘞所潛啟其棺其妻忽然起坐駭絶反奔疑閽復猱之聲漸迴回視見其妻仳仳而來相去僅十餘步儘力狂奔到家急掩其門隨聞打門聲甚厲窺之則其妻已杳然無迹啟戶出見其尸仰卧地上僵仆不動乃笑向尸曰今日猶能追乃公乎遂曳其尸至瘞所蓋被其一身之所穿戴仆其尸於棺而遁

嘉慶閒邑有金翁者家毓於貲生一子某翁殁其子飲博無賴始貨其田廬繼鬻其妻女猶不給一日毀其祖塋取磚瓦售之後竟發其七棺並其父母之尸棄之而以其棺售焉於是舉族共憤縛而送於縣令來驗視已訖之金氏子曰塚中棺皆數十金以上物視父有此金不以貽子孫而以慶其身不已忍耶其賴此故至今不朽僵之可致多金也今大起爺以石灰淹而化之

外史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鼠鏡則生而食其父母矣彼金氏子非猶鏡然人面者哉而乃忍於其親至此而況於他人乎此雖鬻其肉以飼狗彘猶將不食之矣更何以戚其骨哉然不以明正典型而徒鬻其命以為掩蓋豈無有從旁窺其微者乎若某甲已不能恤其妻之死而竊之而且因以為利至於忒及幽魂心膽俱鬼而猶悍不知警其人何足深論乃至親族亦俱甘緘默而聽其漏網而況臨之在上者哉然自此吾恐白晝探丸之事將起見言履霜堅冰由來者漸吾所以志於此三事者豈徒為泉壤慮也

以上數事固足駭人觀聽自是以來後珠一帶被盜者不可枚舉前年冬季北沈在側一夕被盜至二十四棺亦皆在秀桐文會之處也邑所未聞也閒其時猶聞有控官者去年春芝堂之妖女一棺亦嘗破發芝堂控諸邑官不能捕盜為償訟費以解之其他或有作佛事並為之掩埋以卿作解嘲者今芝堂已殯半月前其妖女之柩又被發掘其同時被發者凡二十餘棺更無一人控官者矣蓋皆習慣為常且明知無益故也斯其誨盜也宜無所由來哉道光二十二年秋月湖人記

鍾進士

平湖錢孝廉某中丞公鎌之子也以赴選入都至通州日已暮寓舍滿矣惟屋後樓房三間

相傳向有狐妖無雨宿者錢欲開視衆皆以為不可錢笑曰何害余向讀青鳳傳每歎不得與此人遇果有是耶當引與同榻以遣此旅抗溪涼立命啟之几榻塵封二僕拂拭踰時施衾枕焉既就寢不能成寐夜將半萬籟無聲斜月半窗頗涉遐想忽聞窸窣細碎兩女子攜手自西北隅出一女子曰昨宵固看月至蘆溝橋與雲婢兼妹連輸兩局本約今夜再戰頃小婢來言此中有人乃風雅兒郎不可交臂失鄰故邀婢偕來規之言次以手指榻上逢近前揭其帳含笑罵曰何處書獃敢來占人閨閫錢視之皆二十許麗人乃起坐曰仰慕仙容願得斯親芳澤以盡一夕綢繆雖鳴戒旦即為陌路蕭郎何云占耶其稍長者即以巾拂之曰吾姊妹將來魅汝其少者乃曰姊住此娣且去女遂縱體入懷錢不覺心動急轉念是花貌而雪膚者妖也遂引佩刀刺之而懷中已虛無人矣意將逸出又恥為衆所笑乃復就枕倏極朦朧曙去忽覺滓身冰冷褥衾褥皆為水淹二女笑立帳外錢裸而躍出大罵妖狐休走二僕齊起則二女已遁榻前浴盆存焉既而寓中俱起其浴盆蓋店主所備以嫁女者啟視後房已失其一天漸曉錢束裝逐行中途遇同邑武舉楊某將赴試入都語及楊笑曰此君之畏怯所致也如我往恐彼將不任驅策為而至請宿樓中主人曰君不聞昨夜某客所遇耶楊曰某止以聞所聞而來耳主人知不可爭聽之楊既寢倚枕以待久之見

一老大婢蓬頭掌耳踹跚而前楊躍起問將何為婢曰吾家蓮姑聞郎君在此偕七姑避往雲栖處園棋適匆匆忘著半臂今令婢來取故將搜取以往楊問何故避去婢曰不知蓮姑但云相君之面始是鍾進士後身故不敢相親也楊大喜次日出詮於衆以為此去必中進士衆視其貌猙目赤鼻虬鬚絡頰面如鬼絕似世所繪鍾馗狀蓋笑而退然由是樓中狐亦絕不復至矣

余內弟吳彝駝家嘗有狐祟往往廚箱無故自開牀榻無端自移或抽髒忽然火出一團內貯酥糖數十包其後開覽取噉則封裹宛然而中皆空矣如是者半年百計驅遣無效於是發念全家齋戒延雲巢僧十餘輩拜梁王懺三日僧甫去而妖已寂無影響矣是懺悔之說果有驗也然不如楊某之驅狐尤為切近而輕易也

蛇癆

余父嘗言往在富陽遇一人貌狀魁梧而髭眉盡脫肌膚奴裂如蛇皮然疑其瘋也其人自言半月前嘗至一友家夜飲大醉而歸跟蹌行山徑中久之斜月漸沒村路莫辨忽一失足如陷地穴中摸之觸手纔熱而軟膩如脂膠刺鼻且連聞更不可耐疑其已蘇而腹至拔佩刀力割綫一舉手則掀翻騫高地轉天旋眩不已幸數刀後割然已開徑出跟蹌奔歸

比曉往視一巨蟒長徑十丈許死於澗邊腹間一穴刀痕宛然可數也蓋時值醉飽故未中其毒然已不啻輪迴一轉矣其人邱姓名品三已申戌午科武舉自此人呼之蛇癆

賭飯

乾隆時吳白華侍郎素善飯有宗室某將軍亦興齊名一日謂將軍曰風仰將軍之腹量可兼人若某者雖無經濟之便便至於飯來開口畧有徵長但不知盧後王前孰為優劣意欲與君一決勝負何如將軍笑而許之侍郎命左右持籌侍側每噉一碗則授一籌飯罷數之將軍共得三十二籌侍郎只二十四籌偏侍郎不服約與明日再賭將軍笑曰腹量之爭尚敢再戰乎明日復至比設食只有飯而無餚謂將軍曰此亦所謂白飯也昨以肉食為部故聊遜一籌今與君白戰若再不勝願拜麾下於是復計籌而食將軍實至二十碗而止侍郎竟得三十六籌蓋侍郎先以食肉而易飽將軍以無餚而不能下咽也

史記稽康頗見嫉使者為之一飽斗粟肉十斤使者歸為言康將軍尚善飯誠哉其善飯也秦符堅時有負數者為左鎮郎護磨那者為右鎮郎每人申香堅為拂盖郎三人皆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較諸巔已不啻臣朔之於侏儒知南燕王鸞清南人也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鐙慕容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以食乃進一斛徐德驚曰所噉如此非耕所能飽且才貌不足拜為達官當到官政理修明大收名譽徵為東萊太守使三人者而過嘗則又如小巫之見大巫矣

按前無錄謂三人並身長一丈三尺餘皆同其言飯一石肉三十斤蓋共計三人所食也

朱斐元字懋和浙江山陰人萬曆二十年進士歷官至四川左布政使天啟初以討平奢崇明及安邦彥即擢兵部尚書兼督貴州雲南廣西諸軍崇禎初巡撫貴州賜尚方劍進少保世蔭錦衣指揮使四年論桃紅蠲功進少師在柱國六年加世蔭指揮僉事十一年壽卒於官斐元身長八尺腹大十圍飲啖兼二十人初官陝西時遇一老人載與俱盡得其風角占候遁甲諸術臨別謂之曰善自愛異日西南有事公當之矣由江平廣民奇士也兵未起語人曰蜀且有事乎之者朱公乎已而果然如斐元乃不愧廉將軍之善飯矣然以視三人尚未及其半而建立如此三人者僅以多力為眼能毋愧於腹負將軍乎

近浙閩制府孫公名爾準字平叔患水腫經年以夢白先生薦差官延夢盧往診夢盧至公疾已不可為診視畢問頃日所食幾何侍者從容答曰此時胃氣大旺每食只可七八碗夢盧驟聞詫然曰健飯若此何云胃氣已衰侍者曰爺不知蚊大人平日所餐已不及十之三矣因言公未病時常餐鳥供豬蹄十個他物稱是云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雪姑

明季余鄉多土寇鄉民某妻名雪姑羣匪聽事姑尤著一日其夫出有土寇入姑室姑度不能免引刀自刺血濺寇衣刀奪去不得死竟為所辱姑覩刀在寇笑取擊寇中其腹寇大恨裸其衣以刀刺下體穿穴而死或仿世傳降表李家倒趨其門曰穿臀李家其家人皆以為恥而不復言噫是何弗思之甚也夫家人子婦一朝被劫而其後遂為逐水之桃花者有矣彼雪姑既已受玷則此恥雖引西江之水亦不能灌矣使未能勵操雅於平昔何能奮死不顧若是特不幸而為賊所辱耳然其志可哀也有志風化者猶當表而出之以與貴宮娥刺虎並傳而當事置之鄉之人笑之即其家亦且譖之人心之不明乃至是非顛倒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以愧世之為河閒婦者

吳烈女

吳烈女烏程陸家兜李氏之僮養媳也其夫固家貧鋤口於楚女獨與姑同居姑荼苦事姑如母鄉里稱之有無賴子某其夫之從祖也覘其姑出知女方沐排閨而入蹲踞捉其足

女倉猝不知所為急覆身盆水中拔佩刀大號某遽以手掩其口一手舉白金相示女陡然張口嚙其臂血流盆中再欲噬之而某創甚以逸去有頃姑來隣里亦集女憤甚心沖沖不能出一語良久始泫然述其狀且曰我為女子而見辱如此事雖未成寧有活理遂奮身急趨自沈於河有救之者得免於是羣相勸勉女婉言謝之神色較和姑意羞憤漸平訪閑稍懈乃甫及二更女突出赴水死迨人知已無及矣嗚呼使烈女不死亦未可謂之不貞而竟死其為名教增重何如乃其時當道者曾褒如充耳也豈有衷於訟簡刑清而以為多事不如省事乎無賴子字寶三以其軀之雄偉人呼之曰大砲近以盜魁被獲繫於蘇州府獄云

安吉山中有村農婦某氏年二十餘初夏攜筐入山中採茶時新嫁甫經彌月以其所衣紅裙不便曲跪解裙繫樹上忽舉頭見其鄰家子砲四攜筐亦至婦含羞回身下跪不敢反顧砲四突入褰其脫脫而笑曰汝在夠如此而遽嘗此苦真令我見猶憐若能從我請代任其苦可也婦大號砲四即以一手掩其口繫婦於樹而淫之婦擗拒無從聽其恣行輕蓮事訖砲四偎解其紅裙懷之而去婦羞憤不復歸家極力解脫其縛取帶自縊而死迨暮夫尋至見婦縊於樹上其紅裙已失所在知其為人所污也急歸將赴訴於縣中途遇驟大風揚沙黑雲亂撲遂反甫及門忽靈光一聲雷光之中似有烏爪攫一人自空際擲於庭前項腹紅裙跣於泥中揭視則焦頭爛額其項有細孔似針刺者血猶望湧未已而腰際有朱書罪人砲四四字似篆非篆乃知紅妻之死者此人也

臨淄李若虛娶妻數年行賈於外有妹年十八矣針黹之暇常與其嫂昵談嫂亦年少每舉床第閨事為手繪而口摹之女笑曰然則嫂終年獨宿不患冬寒服嫂曰物盡夫也妹猶但知其一耳妹疑其有所私也詰之不已嫂因指庭中牡口為言女赭然於顏他顧言曰蕃類豈堪為偶嫂笑曰妹獨未知其趣耳我則以此物更勝乃兄也女亦嘶笑不可仰遂散去次日晨炊既熟嫂入呼與共飯但見嫡被堆牀杳然無迹統座偏索至檐下見女赤體仰臥下體血淋漓迸裂而死駭極大號家人驚集咸共歎詫遂控於官今來驗舉徑拘其嫂去責之曰驗屍下體已裂是處女不堪狂暴之證若是男子所私豈有不解溫存而忍令至此此必汝因夫出久曠鈎引奸夫遂興龍蜀之思強奸所致婦力辨其無令命稽其指婦不能忍乃備述昨日閨中戲笑之言今曰然則汝與驢交已久何至今無恙耶婦仰呢久之乃曰妾向來必先以棉絮厚裹其根頭故不至大創今吾姑想未諳此法僅得盡其器以致此耳令大笑曰然則奸夫有在矣遂命將婦反接押以斬條跨驢偏游四門陪鄉示眾訖而斬其驢於市

外史氏曰余紀三烈女事而業及於李氏女也其三人或可以無死而竟死或一時求死不得而卒死或為人所毒害而死其致死各異而其激烈赴義則同也若李氏女徒以一時情慾之感乃至與蓄產為偶而隕其命態夫今世之以情死以慾死者多矣固不必盡與蓄產為偶也顧其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亦無不同余故並記之以見人皆有死邱或重於泰山或更輕於鴻毛莫不由於自取請此傳者以之為女史之箴也可即以為孽鏡之懸也亦無不可

程光奎

康熙閒江蘇巡撫張伯行奏令歲江南文闈放榜後物議紛紛有數百人擁撞時神直入學宮口稱科場不公尋以正主考左必蕃按舉知縣吳日新方名所薦之吳沁程光奎平日不通文理上命尚書張鵬翔赴揚州會同總督噶禮及伯行察審尋得副主考趙晉與程光奎交通關節實情部議程光奎在貢院埋藏文字撮斷其呈薦之知縣方名及吳沁等斬絞有差先是程光奎之父程翁故山陽大商也性貪鄙年四十無子乃至甘露寺祀僧許願以祈焉有肇慶士人趙文輝者流寓寺中素精會計翁與語悅之遂攜與俱歸使司鹽筴數年趙請以所蓄千金貯翁處許之蓋將因以為利焉其後與其僕婦通僕告發翁與密計佯令其

從往粵州運鹽迨夜潛歸伺其至而殺之僕許諾次日黃昏後僕如操刀踰垣入踵至房前聞其妻昵語曰狂賊汝向嘗以暫時相餌未暢所欲今乃可為長夜之歡矣少頃雲雨之聲繼作僕忿誓中焰破扉入至帳前舉刀直砍趙驚起刀中妻頸妻痛極以兩手持其刀趙得脫去須臾妻竟死既報官緝趙不獲僕論絞其時翁妾方孕光奎踰期未產一夕方寢妾警一男子自稱趙姓詰探舉音登床擒其腹驚悟大呼腹痛遂坐蓐產一男翁大喜妾乃告以所夢益喜以為異徵名之曰光奎願兒自強探見翁至輒啼不止及稍長就傅頑鈍異常而翁之期望頗切年十五攜往甘露寺還願遇一相者乞相兒將來可以讀書起家否相者諦視既久乃曰令嗣龍睛豐肥然眉目間但有金銀之氣酒肉之色而絕無一毫詩書氣慾一片亦未可得且其陰騭文中隱起投形即使畜緣得雋亦未必為君家福也翁愁嘆曰江湖鐵鬼故輕覷而翁他日吾兒成名當來挖汝眼珠也拂衣而出自是翁益發憤僕至辛卯鄉試翁素與監臨某屬遂以黃金百斤為壽乞為關說為光奎援例入闈竟得雋事敗翁亦以行賄論絞籍其家貲入官云。

諸天驥

諸天驥字子飢湖郡諸生幼警敏七歲能詩稍長博覽無涯美姿容閨閣見者爭擲果擲生

清介自持勿願也父母益喜謂其必成大器字之曰大器十四入郡庠次年遂食餼名噪甚狹生性放佚直而跅弛常在甕牖下筆泉湧常值其倚篋故多見擯惟與龍眠方拱乾善而生慶蹄場座舉踰壯矣繼妻吳氏美而賢生一女生計日蹙資館穀以養所如又多齟齬父常訓之曰以汝所為豈似功名中人汝亦知荊庭痛哭古今豈少卞和蓋稍破觚以救貧亭生泣對曰世事易知然玉可碎也不可毀其白若欲說遇求合無論兒戮死不屈當亦父所不願見也自是雖坎坷塵斷坐卒自如無何父母俱殁父臨卒呼生牀曰始吾雖篤然謂汝青紫拾芥輒用自慰今不及待矣若他日能博一第則泉下猶可藉慰不然猶有鬼神吾有餒不來食矣生慟哭覺命叱葬訖妻雖殁女年十五生於是以與其友之子某為室偏靜感廣解裝以拔貢生應京兆試鎩不得當不返也橐發又報罷出門信步獨遊陶然亭一日者熟視良久數曰僕閱人多矣今視君鼻有柱骨顴具六士論壽可至大耋而鬚際以下但有清氣而無一點庸氣惟相君之背他日當有奇遇然必遠涉海外若此間恐無汝緣分也生憤然歸寓會京師知交絕少益易久居而拱乾方戍寧古塔遂往視之比至而方已賜環寧古俗本淳廣百里往還隨所投率如舊主生乃修刺謁一章京刺甫入章京大怒抽刀出將殺之蓋其俗尚白以紅為送終具生適觸所忌也反奔至東京喘息稍定四顧蒼茫城基夕陽

明滅攬轡躊躇進退維谷忽一騎自東馳至生意追及復奔聞馬上大呼子飢何弗少待生回顧識為遠戚吳某乃駐馬詢其何來某言頃自寧古返參還寓舍不遇請往暫憩圖偕至石佛寺宿敘生歷訴窮途之苦某曰明日余將往貴東埔襄侯國瑞儒為班議由此入仕者為濟實以兄高才至彼處何愁富貴生竊計一身落魄即浮海亦得逍曉即起相將至海口同附賈舶風順揚帆兩晝夜已達真臘卸東塞甫登岸見者皆聚觀或却立遠望生詳詢其故某曰此地已近僧耳俗皆以黑為美兄冰肌玉骨故不免蜀犬所吠耳生懊恨欲死某曰無憂也隨解裝取硯磨淡墨勻面逼偏次日坐生曰奈何為鬼臉以媚人強之再三生無可如何姑聽所為由此遊遊城市到處莫不矚目某又為揄揚久而國王聞其才特敕召試生毫素筆入玉坐七寶牀上近臣引伏階下王顧其相曰即以貌取亦足增輝廣訓為遂賜鹿皮粉條其俗以麋鹿糟皮漉黑用如白堊焉小條子貶命為庵雅樹賦坐援引筆書本草數佐豐腴頃刻脫稿奏書呈上王翻閱數過卒不解相從考對以中國體裁如是王愁曰既願就試何敢不遵程式製度擲下斤今扶生出生慚汗歸舟因思思聚毀容適以取辱不覺痛哭時同舟貨已畢售聞其事者亦共憫其所遭乃攜與同歸中途遇颶風舟覆其戚與同伴皆溺生幸附梶上漂至一島前劄登岸詢知已在日本薄暮前行數里外漸見人烟遥望

城南有參軍天其下一帶紅牆隱露蒼竹間意為貴家園林稍近見園門洞開有數婢掃地劄門外見生驚起相逐內一婢絕佳語操吳音見其狀詳問所自生泣訴由粵增慨然曰君作來此地言語不通死日已云暮投宿誰家豈不寒餓死乎幸是風雅士且王猶未至不妨暫留園商於諸婢引入複澗重山不辨路徑鞭折入一亭舍竹榻蕉窗雅潔可意諸婢皆散生獨坐愁思忽前婢擁墮來餉以鋪餅坐取啖香美異常婢見其渾身寒戰即還取余裤及黃龍至笑曰適見男子衣不得君寢俟可自取濕衣嫁之生不禁感泣曰蒙卿生死而骨肉其日誓必以報婢復笑曰丈夫不能自養以至於此妾以同鄉之誼睹相憐耳日國王行至敝舉更留何云報乎生始知此為王之離宮是夕舉眠不能成寐早起入園悉將吏謀搗婢但見層巒點黛之外宮闕壯麗珠箔沈沈漸覺曙分林影篁羽烟收杳無人迹回憶家山萬里悲從中來乃抽毫蘸硯閒寫題一詩於壁曰湖海飄零氣尚豪撐腸文字剩青袍夢新欲駐雞生角名紙空懷鳥圖毫穿棘竹故園春色認湘桃題詩最憶香山集振望鄉關黃重陽書雁舉遥聞鵲外傳呼餐未幾前婢倉皇奔入見詩駭曰王且至若問此詩教妾何詞以對生大懼將剔去而王已呼婢入宛婢急引生藏山後王筆道適壁下瞥見詩駐鑾搖之問為何人所題其人安在婢以實對王不悅但呼婢入密諭曰婢昔之侍余

曾嘗遊此中正讀是詩掌一人似是大士像為謂余曰汝二人再世之緣行當再合明日其人至矣讀詩詞勿忘也今是詩一字不易女試往問但是胡州諸生使導與來婢應聲去移時回奏言其懼罪不敢出王沈吟者再遽起扶婢至山後見生滿面風霜非復襄時玉貌不勝悽惻把生袂嗚咽曰妾以國事來稍遲致郎受驚恐今尚幸無恙猶識再世玉簫否生視女年約二十以上事玉而明豔若仙具髮膚眉目無一不酷肖前妻一時驚疑不定試目曰得非夢耶王撫首曰非夢也妾生時頗憶前世事昔自別後至冥司冥司以妾未嫁時嘗為郎戚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後郎病雖篤妾之病幾實始於是此情實堪惻惻故俾得重尋破鏡以補離恨之天妾所以尚未神觀為遊郎也生乍聞如夢始覺乃問婢此汝國王公主耶婢掩口笑曰是即國王也已吾國向奉女主今王以神女降生能沒百鬼故國中奉以為君君不見給事左右別無男子耶鏡注曰本有男承位治國妻自卑呼編為王以表少有見者以婢十人自隨惟男子一人給使為王以表少有處宮有人持兵守衛生於是喜極而悲遽憶從前淚落涔涔下女為拭以繡帕攜送令除宮舍生次日即命駕另以筆戴生共遊告諸父母授為附馬都尉而合巹焉入悼之後真不啻如初定情時也晚起生即簾側看女勻妝引鏡自照特恨盥長而女情好益篤後數日與生燈下聯句婢侍側生指之曰數雖前定然非此人何有今夕女顧就曰然則何以報德生不言視婢而笑

女即戲詠命他婢持燈攜余桃導生就婢窺婢慚不能仰視女趨諸婢曳之行既入房就枕婢小語曰今夕之會又豈夢想所及但狂將不任生笑曰老夫老矣就此矢所以報也焉避唐突已而流舟決席乃止生從此左擁右抱不復再夢郎郭矣後女生一男一女女名柳絳男名龍劍男絕慧生自課讀靡細史過目輒了生每指謂女曰此奇兒也卿當記取異日得返中國必能博封誥以光泉壤則死蓋前往無憾矣年七十九卒卒時命以桐棺素服飽勿歸葬先塋以誌遺恨女不忍拂其意如言葬訖乃遣使奉表求入朝朝廷許之女遂偕位柳棣攜龍劍及婢所出兩男入朝留京師為兒求識詔許以監生一體鄉試聯捷殿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清剛有政績既以皇子生卓恩貽贈三代年五十餘卒卒服詔上表陳情乞往迎父柩上嘉其事給假六月俾迎還合葬焉

外史氏曰投書湘水慈寄芙蓉抱璞荊途淚滿懷袖況乎烟墨無言文章憎命古今之以紅為白以白為黑而顛倒是非者豈獨矣俗然哉以余所聞諸生神清故竊才藝安仁其天姿磊落不可一世而儒雅恂恂不敢失聲於僕緣亦何至所向輒窮乃爾哉嗟乎懷刺生毛一生作客書文以污四海無家至於水盡山窮而窺迹龍沙投珠海國亦謂琵琶別抱原錢當恨九泉也而乃遭梭劍於東埔逆寇禽於岩海直吾相不當侯耶抑此中亦無汝文字緣耶

設也延津不復再合東野終已無兒則此恨綿綿一腔血更灑何處益至前路更無知己而欲以識曲子期望諸中幗也則天下之街寃入地而歎哭於青楓黑塞間者當不少矣嘻

雷殛

天者積氣挾隨圍謂天之禍福人譬猶人之於蟻投一骨則聚族而享之以為人之所福也少焉頃其沸湯而奮蟻骨纖則以為人之禍之矣而人固不知也其指點足令頑石點頭然至雷之殛人自王公以及士庶既彰彰史册矣其他如章惇為梳奏檜為鐐之類見於小說者不一其有為余所目擊而理不可解者嘉慶間余在都中聞飛英塔中震死百足一條其長僅二尺餘闊寸二寸周身完善惟頂上一孔僅大如針黑水湧出未已後數年至陳莊將時芳表兄寢見寢堂內壁間一擊痕自梁末直下至地闊指許深入半寸道至庭中見檐前銀杏樹東南一枝葉皆焦黑一擊痕從梢至根深闊皆如壁間余從婢言去年夏間此樹為雷火所燒其擊痕亦皆雷殛所致方其震震大作滿室昏黑如夜但見大光統座鼻中聞硫磺氣遍地熾熱如火時賓兒皆著革履兩過視之足底盡起紫泡或謂雷神追擊狡物故兩處都有擊痕其對上小枝至今無葉云又芙江富云道光七年之秋其家樓中一柱嘗為雷擊柱中皆空而其本屑插柱上殆遍皆長寸餘尖細針周圍如釘釘然尤奇

按花閒笑語圖初南城遭兵燹之後郡學前最為荒涼大成殿春秋二祭絕不啟門而戍夏雷震殿三日而不下衆擊役異之啟門遍視至至聖牌板上有物蕞蕞排列而精光外射細視之乃一大蜈蚣環抱遍遍其白而叢叢者乃其足也學役中有點者知雷之盤空旋轉定為此慈物但下擊牌板必碎怪物有靈性知雷神必畏文宣不敢傷殘其牌板故借此以避雷殛耳遂以火挽連鉤牌板倒地蜈蚣蜿蜒欲遁而天雷下震蜈蚣遂糜爛矣衆乃大快環視之見其腹有逆閣魏忠賢五字飛英塔之蜈蚣亦其類歟

蟋蟀

蟋蟀之戲始自天寶宮人今此戲惟浙江有之然被凍輒死轉不如蝨蚋之能禁寒也聞有可畜至次年者大約其蟲性必強而又必護視惟護余嘗畜一蟲至次年元宵是日大凍余偶他往婢視則湯已含而蟲僵矣又余父在時畜一蟲至次年清明後而死此二蟲俱勇健未遇其敵也頃聞金鑒遺會筆記言宮中於秋時收養蟋蟀至正月燈夜則置之鰲山燈內養樂既罷忽聞螳聲自鰲山中出則本朝宮內亦有此物矣

活佛

唐太宗嘗使僧玄奘至西域求取佛經以佛本出西域也康熙二十七年以俄羅斯請和上

特命張鵬翮陳安世前往至俄羅斯境遇番僧數人面目類羅漢而身骨俱輕能以足御風以首穿腕一僧能華語曰言大西天人求活佛於中國遍游五臺普陀峨眉諸名山不見有佛聞打賴喇嘛有之及往見而知其非也又聞外國有金丹喇嘛似佛渺冥荒視之又非也值額德兵亂擔去行李僅存殘喘耳張子謂之曰禪捨生死遊遍中外求活佛不得究竟信得天下佛果有耶僧笑曰今日方知其無矣然則使此番僧與玄奘相遇二人者應各一笑而返不至費此跋踄矣

通字

馬要沈午橋館於郡中金氏其徒某尚幼讀左傳至共仲通於哀姜問午橋通字作何解午橋曉以私通之義卒不解因復曉之曰有如男女二人同榻而卧是之謂通其徒乃點首喜笑時金一女僕微有姿與僕朱某私通方夏日每伺主人午睡女輒出與某戲其卧榻適在午橋窺後午橋偶出其徒見女上樓久不出潛至帳後窺之二人雲雨方酣不覺也其徒急下至中堂指手大呼曰噫小莫與朱某通了闔者無不絶倒昔有塾師攜書至溪字曰溪者女人之大病也一蒙童竊聽而誌之後以母病數日不至師問其故輒對以其母方淫也師駭然細詢其狀始知其母方病大慰曰然則何以謂之溪將笞之童泣而對以前日所聞其

師大笑而止午橋之徒其善悟亦復何減

余向客合溪趙氏有族子某性素馴與邨中許幻峯交暱幻峯漢然也後其鄰某至合溪趙遇諸途詢幻峯近狀備極詆訾其鄰詫曰嘗聞幻峯語人予與趙氏子泛交也今觀君春注如此則此語不應出自幻峯口中蓋其人素與幻峯有隙故也顧趙從未知有所謂泛交者遂誤以泛為飯退而問於人曰何謂飯交其人未審其誤聽也漫應曰意不過是肉朋酒友之類耳趙大慙曰趙某豈將以求食而交汝耶徑往叠門叫詈幻峯出詢其狀趙直前聳拳設之至於折齒破顙而赴公堂焉

海鰍

乾隆閒乍浦海潮不過海水過塘漂沒廬舍人畜無算湯山天妃廟前石獅直漾至都統衙門而止其後潮退有海鰍擱住塘坳不去長數十丈人爭往割取其肉熬油以代膏火已而割者漸多鰍不勝痛一躍翻身壓死者數百人

大人

昔有海舶將往貢柔佛國為颶風漂至一島其地四面邊障周圍香無人徑同舟十餘人閑坐無聊相將登岸攀籐緣而上半日南及山半有巨石如盤俯瞰海岸螯之覺天風浩蕩

凜不可留而鵰嘯猿嘷震撼心魄急尋去路而還未數武驀見深箐中一大人長十餘丈披髮仞千而來見諸人大喜一躍已至鳥語嘲嘲撫而逸嗅即向巖壁折一籐條將數人逐一穿腮中如貫魚狀穿畢盤其兩頭繫樹上而去其人在樹頂望大人已遠急抽佩刀斷其籐扳枝而下狂奔至海濱風勢已轉登舟甫揚帆而大人追至時舟已離岸大人以手挽之一人斫刀斷其手大人縮去僅二指於艙背尺一節耳耦之重八斤長二尺餘

陸次雲八紘譯史言成化時滇衛軍士赴崇明所遇長人與此同而其所斷指則長徑尺有四寸乃一指中一節耳今猶藏嘉定庫中云

陳曾起遷州聞見錄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者遙望浮虛峙雲表俄即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噉之還坐如浮庵眾潛奔走上船其人舉足即至曳其船衆爺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歸獻制府范公或曰此獨人國也其即海賈之所遇歟至神異經所載西北海人長三千里涼州異物志又云有大人在零丁長萬餘里與楚詞所云長人千仞皆大長海錄西南夷有萬丹國在暹羅之南南臨大海海中一山羣兀嶙峋時有火鼠引風飄忽入夏光威俗呼云大鼠山蓋處海之極南云西洋番云其國常有船至此山下船中人上山探望遥見其中山窗穴處而食生魚覺人窺伺噪而相逐奪趨而逃傻者輒為其所

捉爭生食即此回船僅存十六人急掛帆而遁自此無敢有復至者

余又言十五歲時嘗病傷寒月餘甫能起床然猶未敢出房也一日午前偶倚斜倚在床見一老婦年約七十餘面闊而黑體亦豐肥衣褐色單衫豆綠巾裙手持一油紙扇至門前父叱問汝何為者婦曰要尋汝老太太父曰老太太不在此間婦應曰然即退出時有縫工數輩在房外製衣而樓下則廚房所在也父疑家中妻無此人來強起出問婢婢亦曾見此人否皆言未見隨下樓則余曾祖母及祖母方於竈下午炊聞之亦未見其人相與歎異未幾曾祖母病作十餘日而逝始悟婦來尋老太太之言其為鬼物無疑矣

捕鬼

紅墩沈雪樵嘗於暑夜移宿堂中時以炎熱窗戶不掩一夕睡回月影微斜朗瑩如晝見一人戴一涼帽衣青布衫足蹩麻鞋面龐白皙而瘦獨坐西北隅雪樵疑其為賊躍起擒之其人已出至檐前追將及其人踴登案上急以兩手持其足則空空如也而其人已不見矣始知其為鬼也

雪樵侯玉卿言向嘗讀書樓上板壁復鑲月每貯葉其中一夕上燈後聞壁後謖謖有聲似有人取葉入筐者諦聞履聲頎細徐及於門一少婦年約二十餘衣水墨畫縑衣黑綾半臂

溪絳褫明眸高髻擐身諦視良久乃去玉卿詰之急至門外覓之不得遂下樓問其母適來有往樓上取葉者否曰未也玉卿告以所聞鬼其祖母在旁歎曰此乃汝之前母陸氏也渠生時常至此處取葉其魂魄想猶戀此且欲一見汝耳然其為人婉淑今後若再至兒勿怖也然則玉卿且得見其鬼母矣何其幸歟

玉卿又言其祖翰玉生前每夜關鎖門戶必親自攜燈到處檢閱一過其後既歿每夜黃昏後必有一燈熒熒然自後門衖中出直至第一重門而止但不見其人耳如是者幾及三年乃不見

郭某

後珠村郭某者嘗自新塍貴布歸中途遇一阜衣人似富豪家奴邀至一處高閣巍煥彷彿官居入門一閽者引入見主人衣冠坐堂上狀貌偉然左右列侍數十人或冠帶翻穆或短衣草履主人呼問里居姓氏郭叩首自言無罪乞放還主人曰勿多言此定數也遂命左右設筵令郭與數十人者雜坐須臾樂作水陸畢陳酒數巡郭起告歸不許某哀祈不已主人不悅曰既爾須記取來歲六月某日當於亭子橋西岸相候勿爽約也郭諾而出至門外初月已斜回顧並無舍宇但見一古塚而已踉蹌奔歸言其事舉家亦不識何故無何至次年

六月伸種既畢偕村中數人往東嶽廟看戲日晡始還行過亭子橋西未及里許同伴回顧忽不見眾異之相與尋至橋西見郭危坐水際疑其將洗浴也呼之不應迫而視之死矣蓋指計之適符六月某日之期也

張嫗

乙未仲春之十日薄暮子將閉關兒西鄰張嫗挈籃持傘冒雨往肆中市物次日晨起聞其已死於金鼓橋之小港中飯後偶至二婢家談及婢言昨夜二鼓後風雨方作園外有數人叫罵之聲甚厲似相格鬬者父之乃寂隨關隔岸有人聲乃起從窗隙窺之見前鄰數人執燈持竿立岸上指水中曰似有二人相抱幸尚未沈遂相與撈起則已死矣蓋張本以市物至街上不知何緣至此處也張素有痼疾半年前曾破其次子之棺而出其尸曰此金菩薩也自是其面上青黑如靛子謂其殆不食新矣然不意其竟死於水且是時疾未嘗作也先是張有媳冀氏以張責其竊食含憤自沈於門外溪中而死及是其同居有張阿五尚幼以拾柴至溪西適遘冀氏偕柩客歸而寒熱交作口中喃喃言婦婆即張也勿謂兒前日來索箔命也凡溺鬼必三年始上岸又三年方可覓代兒時固未至翁之死乃彼處自有一鬼交代耳因聞其在冥閻樂吾答言兒此時卻無當柬但苦飢寒耳母只須以紙錢數百冥飯一砲送兒足矣和其言行之而愈或者張嫗之於子嬭不慈已極故不待媳之為厲而特使他鬼速之死以示懲耶

相傳凡溺者視其口鼻有泥必溺鬼索命不可越今年五月余方在家見東村姚氏小兒溺水中及撈起泥塞其口鼻救之竟不復甦

綺琴

綺琴龐水沈氏始字湘君幼孤性絕慧而容姿豔治娟娟如瓊蕤工填詞精於音律母愛如拱璧選壻頗艱以故年十七猶待字也有鄰媼家媼至其家見女嘖曰姐苗條如此使老身而男也得不甘為情死母笑令其物色佳偶媼撫掌曰顧牧自在禁中何必遠圖母曰媽謂韓生耶吾亦稔其才久無如其才而貧何媼曰馬有陳搴子而長貧賤者時韓生泰時者已中名士也館於其家適斷弦邇年與母固商諸其子子曰得婧如生何啻參軍然渠家須覘自操作恐妹貪貧不慣也母亦猶豫女適至顧聞餘言自是奚作婆息凡烹飪補綴之事輒手自指揆不倦兄嫂微窺其意以告母母意乃決召媼俾示意生生固深於情者佥聞不勝感激既處事有翩鴻先是女以所佩漢玉拱璧託媼求工琢雙鳳於上及聞此言輒還家取佩媼命以贈曰此物所以致也遂入復命綻至女所告以所贈女驚且咎曰事若不諧奈何

即命婢繡春往索迴璧繡春女素所愛也即下跪曰此事婢子為結篘之久矣如生之為人豈負約者今若往索不將寒生心而傷老母意乎女泣下隨忍而止然自是凡生有所索必以婢至女善吹簫嘗於燈下填風風堂上憶吹簫一闋至末句擱筆者再遂以草藁封付婢曰此曲尚有一字未穩安為我往問韓郎俾足成之兼命搦手纖與生婢至齋中傳女命以詞授生生展讀稱歎不已為援筆更定其字既而目眈眈視媲婢嗔曰君未識妾耶坐曰卿仙肌映雪雲髻堆鴉今夜視卿覺更勝於晝異日若天從人願卿能否抱衾以從婢紅暈於頰俯首拈帶不能作一語生不覺神蕩遽起攬婢於膝婢固夙以小星自命然不意輕薄遽爾攘拒曰若必如此有死而已生不思相強即釋手婢脫去其後不復至矣生時已疏致父母將締姻矣會去城二十里有富室顧氏女亦婉媚生父又惑於媒氏豔其奩資決意行聘生不願其父責以大義生乃不敢復言親迎有日女始聞知斥鉛華不御卻水漿不餐鎮日蹀臥母來慰之曰兒奈何灰心至此生雖寒盟此外豈無良匹女泣曰母教敢不聽從但玉佩已入人手不可返矣母始悉前事知其不可驟轉姑嗾婢善視勿怠乃去數日女忽強起理妝呼婢索茗飲及婢攜茗至不見女一小婢言頃見琴姑入後園去婢隨入則女已在池中矣婢亦躍入一小婢在側大譟家眾奔救不及其母朝夕哭泣未幾亦卒時生方新婚與

顧氏琴瑟甚諧然常獨坐咄咄出玉佩玩之零涕一日顧見之詢得其故就其手奪取將藏之佩墜地折為兩生恕憤然出門猝遇宋揖晚生曰聞新人頗能如意亦欲知故人消息乎生急叩其戚揖為述近事言未畢生大哭曰吾負琴姑矣然吾亦何心復廢人世哉遂去訪其友於青田將從之學劍行至括蒼山中遠望見二女緯約在前詩其獨行無侶策蹇追及其一人乃是湘碧其一即繡春也駭問汝二人何得在此女舉首見生似有怨色繡春星眸微轉尤覺憔態可掬小語曰琴姑去佩相將入林中終已不顧生從之行數里林盡峭壁挿天杳冥無路二女聯步以上至山腰壁砰然開女入繡春亦入生薜蘿繼至望壁呼號並無應繼數月漸上虎嘯狼號俯視斷澗千尺清徹如鏡彷彿二女在焉生即亦不懼攜身入則已在平地矣躊躇至晚不復入城一意渡江將至盧陽祝鼈至冷泉亭遇一胡僧迎笑曰汝亦欲證菩提乎但此間從無色界仙人且汝駕驚簿上一重公案尚未勾卻何得妄想昇天生膜拜曰但求識悔堅意僧笑曰即此足證汝情根未斷生復拜曰還求解脫僧教其仍往相從生有難色僧怒俯拾一磚擲之曰去去持此敲之門當開生知其非凡僧也愛之而還渡江復至其處壁上纔扣數下閘壁間有人歎曰負心郎汝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其語音絶類繡春生方側聽怒石門豁然雙扉喜極躍入其間琪花瑤草霧幔雲窗如入廣寒

仙宮數所見女華妝倚石欄方執紅梅一枝簪鬢上瞥見欲避生前牽其裾先謝負約之罪繼訴相覓之苦因挈佩刀將自刺女急奪去曰妾自死從冥司以妾憤恨頒令俾得返魂妻與繡春皆以無意人世妾亦知負約之罪不盡在郎但使人不能無耿耿耳今使郎拋妻骨月陵履艱險妾心何安然自遣惟小却回憶塵緣既已冷如冰雪今當與君為世外交了今生緣若言兒女之情則詣仍歸尋故劍可也生因請為賦友久之漸狎閨房之事始有甚於畫眉者女不堪其擾乞以繡春自代由此煮石為糧採花作釀平餘繡春竟舉一子無何秋風驟起庭中落葉颯然生不禁思家之感女勸令歸省生不忍言別女出羽衣一襲授之曰此夜飛遊女所贈如家記憶衣之半日可以飛回生披上自顧居然鳥也試一振羽翩然沖舉頃刻至家則舉目非舊問其妻亦前殁惟父在垂危生入視已不能言見之一慟而絶生哀毀成服既葬衣羽衣飛去不復至

埋憂集卷二終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昭慶僧

丁卯鄉試烏程董生慕以錄遺就寓湧金門內舍宇湫隘主人為遷其妻子出俾下榻焉時海鴉乍退殘月始生其窗外一帶短垣可踰生孤眠無侶輾轉不寐夜將半聞庭內有人踰入旋見紙窗一人影頭晝然僧也生心知其非竊賊也假寐以伺僧於窗上咯用撲窗扇砰然自開擇身入以手中中扇置几上弛其短衣走至榻前低呼曰好姐姐小僧來也生不覺失聲笑曰和尚誤矣小生僦居在此非復是汝姐姐矣僧大驚赤身從窗中竄去生起取几上扇視之其上有小倉山房寄梁山舟侍講一詩歎稱某大和尚墨蹟蓋即山舟先生所書也心竊喜次日早起易衣冠袖其扇出錢塘門往來湖上詢其人知某和尚為昭慶主席僧投刺音謁略敘數語出袖中扇與之曰僕風欽戒行久矣自恨塵濁侍講無緣今幸得親蓮座敢獻此以表皈依僧接視如為昨所遺物默然久之合掌稱謝兼問尊寓何處生一一答畢辭出歸寫想坐方定僧忽袈裟來覆搖扇而入一見伏地稽首生挾之起僧顧左右無人袖中出裹物與生曰先生大恩銜結莫報此區區者聊備僧餽之寓勿以鮑葉為笑也生辭謝僧置几上而去啟函視之得白金百兩喜甚扁置篋中已忽頓悟曰吾不可復留此矣遂呼主人酬以值託故辭去主人往呼其妻子還迨夜相與就寢篋方酣僧果復至啟窗入偵逢生卧處索得其首舉刀力切其夫驚起急提其髻大呼救命僧大駭然知為其夫語音也小語曰勿聲小僧也而室中已悉起環視見僧手利刀晶瑩如雪而血殷枕席其妻身首離矣僧亦悚然而泣蓋妻本為僧而娶僧始以赴約遇生雖餌以金然不保其不洩於人也故復至出其不意殺之不知其已遷去也於是縛僧送縣令來驗畢呼僧鞫得其情銘從至烏程擊訴董生所在按官編檢冊中無其名反白於令令趨提僧出曰殺人者死何用董生但恐斬決則塵根未斷不如易以火葬之法送汝昇天庶幾骨化煙消他日可免再墮輪轉也遂命撻至教場積薪焚之取其灰揚之江中此事董生嘗自述於人其投刺時蓋已先易其名設無從尋訪也聞是時僧譬已斑矣

雙做親

吾邑西北周家浜有周鳴山者生一子年十八始締姻村中楊氏女年十七矣雖荊布不飾而致極風騷其家故與周對宇而居咫尺遙山日招心許竟潛通厨役女覺腹中震動枕邊語及恐為其父增知也寢不成寐天未曉周氏子即起去而其父早起不見其子覓之數日

不得已能望與即女家父母本並莫測所以相對歎詫而已居久之見其女腹大如甕擔之女初不言父疑其有所私也將致之死女始吐實兼述其夜所私語者其父乃以商於周周駡曰若然是吾兒以懼罪而逃也其妻在旁笑視周曰吾夫婦年已垂老今兒去不還幸新婦已娠若得產一男是吾無子而有孫也今新婦坐蓐有日不如遣渠來家共視之免致他虞夫思其計亦良擇遣擇日迎婦未幾遂娩及彌地男也夫婦皆喜婦亦喜然每思其夫不見則撫之而泣其後兒年已十九為之娶婦拜堂前畢忽一人虬鬚虎頰荷擔踵門而入在坐皆不識即其父亦不識其人驟遽所自適其婦在門後驚號已審遽出指其兒罵曰負心賊遺此一塊肉而脫然遠去妾為汝幾死者數矣今日亦有面目復來相見耶翁笑曰虨兒既不別而行二十年杳無音耗將置吾二老人於何地乎其子涕泣謝罪為言始以懼罪而出至松江賣鴨以活至是頗有餘積原以思親故不避罪責而來歸翁曰吾二人幸猶無恙但汝已有子有婦汝婦尚髮遂遂作處子裝束試看是何模樣眾客聞者亦為閨堂固相與俯惠即於是日為二人成婚婦大慚不能仰視遂入周翁亦入與妻言之妻亦笑不可止因共促女拜女不肯眾為之擁頭抹粉即衣以新婦所著繡袍紅裙扶掖出堂喝令設炊於是音樂更奏父與其夫交拜而後拜其父母繼令子婦參拜畢送入房中而合巹焉是時女

之父已前歿周翁夫婦俱踰七十矣。

周瞷面

邑西市港村有周瞷面者嘗以竊物刺字於面因以樂數之使其處潰爛人呼瞷面孔云而自還家後橫行益甚其黨詐鏡物通淫婦女肆毒一方人畏其報害也不敢與較後竊於村中富室某瞰物為其所認次日往市豬肝一片歸而煮以食其母曰今夜飯巢當往縊於某氏之門故以此供汝使汝得為飽鬼其母年踰七十雙目已瞽平時乞食村中是夕涕泣而往就縊於某氏次日瞷面尋至聲言將赴縣申報甚陷以重賄瞷面得飽其欲而歸嘗譜初月樓見聞雜記言蜞源董逢其名世源性寬厚於物無所忤順治四年大種里中無賴子使其父先鈹戳造其家竊其死可得重賄及入門逆之上坐忽自慙曰吾兒悞我我不忍死善人之門疾趨出路於道嘗而死因歎天下事無獨必有偶也瞷面孔復為村中人擊斬焚死。

又嘗有村媼餉犬於廣人逸入逢其家媼尾至百呼不出償其值而逸之自是犬恆不離逢其側及逢其殘卧柩旁不食數日而死。

狗冥飯

乾隆甲午山東王倫之變馬要沈笠亭先生殉難喬張時署中一黑犬晝夜伏靈柩前哀號

不食比瘞犬狂躍數四以首觸棺而死家人義之載歸為瘞於先塋之側相約歲時插奠必設狗冥飯祀之至今猶不廢云。

楚笠亭先生讀禽義為山東喬張令有一女生二歲母陸孺人殉先生喘以羣藥適其寒溫心力碎酌維母張攜人以撫以育女亦能率教稍長溫清定省如成人與女兄璧諸兒弟友愛好讀書尤喜誦孝經小學每遇古人捐軀授命之事輒感慨激發歎息彌襟其孝義蓋天性也歲丁亥女年十一笠亭先生筮仕山東女瞻雲流涕恆以不得侍親側為恨辛卯夏先生病疽謂送女臨別牽衣淚涔涔下大言曰吾父為國家宣頴吾父為忠臣足矣先生謂其言過戇兩兄亦以其言頗不倫怦怦然不能釋於懷而初未知其言之痛也甲午秋逆匪王倫發難女從叔某自喬張歸輾詳遭變事女驚聞感愕匍匐陳樓昏憒深痛中細詢笠亭先生殉身始末璧身後情形於時兩兄方奔馳山左隨從勇女設靈成服一尼跪奠鈸聲長號曰吾父素為忠臣亦復何恨兒事母不終事父伊始也時家人羣屬奔迸不知作何語久之女起入內人怪其久不出視之已投繯死矣時十月二十四日之夜漏二十刻也麻葛重襲血淚淋漓見者咸為之泣下或曰義女初聞亂魂魄紛馳時時統柱行或撫膺慟曰果死矣一夕夢笠亭先生朝服立於廡面目血濡不可認曰吾

幸有以報國嗚呼孝義之誠通於兒神果若此乎女於文事不學而能成詩古樂府小楷亦精整可喜此不足為義女重特論次其死於義云按義女名玉麟死時年十八乾隆四十年七月某日浙江巡撫三保具提部議准旌有旨孝女當稱曰義女夫臣死君女死父忠義之烈萃於一門備錄其事以見格及胎煦其由來蓋有本矣。

邵士梅

松陵尹邵君諱士梅字峯曙生而能憶前世事憶忘其未婚以前十八娶婦呂婉淑明恵頗常言曰妾命不長不能終事君子家人怪之丙戌呂年二十恵自言今歲當死嫠嗚咽流涕絮語恍惚不可辨一夕謂邵曰若無悲妾旦夕當死而緣固未絕更一世當數歲還更一世再為若婦與若生子若他日舉進士初任距家適宜有徵異再任宜亟歸歸詣屏靜處修道數月倘時重遇君矣即訪吾妾家瀕河雨河匯成一河左繞陂陀第三家妾居也而門有井其姓則姓譜第三字也妾年且十八而是歲閏以二月即娶我猶及使堂上翁見也翌春忽沫海闇靡以死邵驚悼踰歲乃更娶辛卯舉於鄉己亥舉進士謁選改益州教授俄遷授楼霞教諭入邑祠忧若舊曾感心異之諸生李完真來見邵識之曰我閱博士弟子籍見李可培名恍若曾覩其貌及入謁視之惟肖故讀君編諸生傳以為異有言方山水泉之勝者邵

攜具往出郭門里許有學隸趙逸即問汝家郭外耶曰家三里店郭悅然數佇良久頓悟曰我前生固居三里店也時諸生傭役適零覩者皆愕眙不能語步至店視其門閭皆非是曰當前俯郭而望山麓者始得也隸白其壚後有三里店郭復步訪之漸近曰是矣問隸有古廟乎曰無數步上坡忽見頹廟蓋記裏時魂過此廟門外回睇悲思家鄰中一神像白髭者尚在至店屋舍宛然故高長者東海家也郭懷瑗時有三子一女孫婿宋氏三子皆殤惟二孫在周覽閭左記舊時遊憩宴留連賃居諸事甚悉里父老曰高長者故尚義信然諾性伉直族黨有不平事輒據理平之乃已郭詢父老某樹下有翁鬻而顧裹布索值今其飲不時與值而諦其容甚審亦識之乎應曰信城下大石真在曰徙城隍矣廟之丹雘何新耶曰燬於大檄而新之也距二十里山脊有潭子峴甚險峨負薪行戰戰慄慄有諺曰果也語多不具述郭留數日經紀其窀為孫璘婚以去遂近聞者莫不歎異爲戊申遷尹吳江二邑二邑兼實澤言也賦繁催科必事敲扑非其好也不二月謝病去已酉冬以事至清源過館陶至一寺甚閎敞壁藏經因假館繕閱瀟然了澈者風鐸者客或言今歲季冬之閏移明年仲春矣郭慢然曰向者言閏二月豈無期乎自此遂心動不自釋一日策馬過衛河之滸惟一像從日暝矣過陀陂至一家見井幹修憭夙約問第三家有女乎曰無也里人咸趨詢告以故愕且笑郭悵然一叟指曰距數里有村彷彿此間壚巷也郭往迹之到門顧無井徵其壯曰蓊其女之年曰十八告諸父母憙曰是鬼語何愚而公為也郭念兩河匯一河惟此為汶衛合流處來騎上下清源陶邑間數月無所見踏唐人碧落黃泉之句恒戚戚沾襟歸滹上尋復至清源見映水而廬者門井宛然然其家推蛙而女年十七郭以其壯獨合貽書太公太公駐半至促之成婚而女父母拒甚力太公憙去郭意少怠矣復過館陶過遇向時婁叟攝之曰得之矣導以往沿流迤陂門有凭沒者第三家也壯董氏郭整衣入董銜延座曰往妁氏之請數矣而女固不願何圖大君子宿盟不渝若是遽大喜訂婚郭太公聞之即諏日嘉禮委禽焉時庚戌臺月也郭未有子獨念壯語第三字尚未叶復閱萬壯適讀講以韻次一為上平之韓二為下平之先而上聲之董則三也

外史氏曰右為余外高祖前郎吳長庚太史所記篇中純用散錢簡核錯落文之妙在於能疏非昌黎以下所及也若郭公能知前世事固奇矣然其事世亦間有之矣至呂夫人則又能知三世以後事為閒古來傳奇中有此創聞否題目既奇文安得不奇於是濮本恨人驚心未已讀之始悟古今所謂慧業仙人無非所謂情種也我欲將此文獻之月下老翁乞其廣牘靈根以補離恨之天俾天下有情人世世都成眷屬老翁其許我乎

自言前世為杭州紹樵老嫗少寡好佛供堵為活臨死復魘語其女曰余將轉生蔡氏以佛圖未焚暫歸其代燒卻以盡余心因言蔡氏里居家世甚詳惟太僉幸是男身汝夫後日其往看我遂卒既葬女夫往訪見蔡太公告之詣出子令視時方數月顧之而笑如舊相識太史既長不睹前因每以語人故至今不忘壺漿津佛戒駢

沈博年

雍正初吾邑沈博年卷精拳勇善踶一日市中印家樓北某氏失火延燒河南幾及半里惟臨河南向一樓為火所未及窗牖洞開中一女子貌頗雅麗倒坐牀沿紗廚內含笑若與人對語狀而自樓以北大勢拉雜無路可通救火者從樓上呼之出女臨然不動時博年亦在樓上對岸人皆飛舟繞前已舁即踴身冒火躍入樓中見女側一衣紅袍者髻鬢亦以兩手持女腕若束縛狀博年曳之不起隨舉牀前一椅向赤騙者劈頭打落脩不見逸挾女飛出既而博年歸窮偏身紫腫呼痛不止亦日延醫視之醫者曰火毒已中心肫不可為也而博年呼號轉側未半坎詐而已死矣

陳三姑娘

前年冬初蒙廬先生之侄某偶以事往北廊中途朔風颯至寒氣襲人某在舟中忽發狂疾口中呶呶不休舁子急載還家家人環集守之竟夕不能安枕而語音嬌婉其淫詞艷態有令人不忍正視者惟其兄芝堂至則鼾睡帖然出則如故問之則曰是赶赶者有丈夫氣不若四郎之溫麗可喜也於是巫醫交至迄亦無效舉家束手而已後數日村中某姬聞知輒來探視某笑而起萬福曰媽媽今日好風吹到此也言次輒以手探移中為之摩弄姬見其慇懃可掬遂為好語勸之勿對曰妾與郎有夙分其室人亦非善酷者覺此閒樂不思易也姬曰然則奈為汝二人作合合巹後乃送汝二人同歸何如某雖然曰若是則媽乃贈紅粉於佳人敢忘大德姬乃與其母言以米粉塑其像剪爪髮粘其上兼市花燭等物供於中堂召樂工四人為之鼓吹成婚是時某在房中忽若夢醒但呻吟呼儕不已姬即命以煤墨其面又剪髮粘其頤下作于思狀甫畢忽見某雙目豁起失聲詫曰奈何遽為此變相耶語畢純不復發病若失矣於是以萱縛線與置像於內載之以舟鼓樂送至其處而還某調理半月乃起

外史氏曰夫湘妃淚竹拓神名津此固至情之所鍾抑亦幽恨之所激也若陳三姑娘相傳其未嫁而有往行設為父母所沕而至今猶能為祟若其猶有鬼神不應假令禍人如是若曰無之則此妖趣從何處得來耶某曰女十八九麗人也風華妖冶跗如弱柳垂烟碧桃含

雲方其凌波微步羅襪生塵鉤纖不盈指斯時也真是銷得一死而如某者年近強仕火色如
槁其風貌初非翩翩可愛者何所遭之太奇也然此事既為余所親見且遇其業者亦非止
某一人是殆有不服選擇者耶則真色中之鍼鬼矣

大人

陸星槎先生在廣東一日赴院早參日卓午中丞南出同僚進見者五人禮畢中丞就坑箕
坐未及開言一捐班乍到稟見者突起問曰請問大人貴縣中丞曰原籍大興某官又問縣
系何府中丞曰順天某官點首稱是少頃又問大人貴姓中丞曰滿州無姓也答畢乾笑因
問貴鄉風土何如某對曰敝縣土產絕少惟山中獲獐最多中丞曰獲獐大小幾何封曰小
者不過巴兒模樣大者卻似大人一般此其所謂大人蓋指凡人之大者言也然不知適已
犯其所忌也同列皆匿笑中丞變色起曰此人亦思為民父母耶即日令其告病回籍嗚呼
某官亦思大人之大何如耶祭何唐突至此然吾觀今之以一言逆耳而奪其官者有矣蓋
其所事之大人非徒沐猴而冠皆虎而冠者也惜乎某官不能以狐媚假其威而妄擬刷身
屢頭鼠臉中也

雲雨

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二語宋玉賦中不載稱之者亦無明文而後世以為男女交歡之字然
皆不求其解也蓋天之降雨必待陰陽既和有雲斯有雨此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曰天
地絪縕男女搆精易傳以此二語聯絡成文正取象於天地之交構也或曰然則雲雨時亦
有妻在上而夫在下者此何說也余曰此則所謂翻雲覆雨者矣客大笑

春江公子

隨園詩話載春江公子貌如美婦人而與婦不睦好與少俊遊或同卧起不知為之雌雄當
賦詩云人各有性情擅各有枝葉與為無盬夫寧作子都妾其父中丞公見而怒之公子又
賦詩云周公所制禮文意何深奴但有烈女祠而無貞童廟中丞笑曰賦子強詞奪理至此
耶乙丑入翰林當觀劇於天祿廟有冬領某誤以為伶人而調之人為不平公子曰夫狎我
者愛我也子不見晏子春秋譏國人事乎惜儂非吾儔耳惹之則俗矣可謂善於解嘲然此
事不知是何趣味若窮究不知是何肺腸也固戲作判語曰

自古男女居室為人之大倫夫婦擾精有家之正則而乃以石田為可播舍正路而不由君
像友而娶契承彼優伶以作奔兎蓬有中惘藉倪甘為兎傀不知顛騃宵深頗致龍陽斷此
袪藏自必開山力士擊將鳥道竟來閒渡漁翁瞥也忽生錡柄定致其行咨且頭子庭戴木
緣想見不可嚮邇溝壑填壑往往郭風子稱一氣何妨布雨興雲花底與中不惜誨淫
引盜花底用春宮事與中用鳴小則暫學龍宮大則斷神頌國好慈拂人陰陽易位於是極
矣夫淫同非法何如以手出精並是兩雄陰式申時陰子高情推謂茅毛可入聊齋云是
宜斷其鋤刺之根兼當塞其送迎之路老更斷猱處決了然寫謂既好外矣將空房難寂亦
有鵲巢宣令鳩處彼狡童兮或奇珠難熱可帶蜂剌以代蠅鍼則野篤社裏庶幾鹿鹽常服
黃鯽帶中無勞難奸詩猶矣

露淞

乙亥正月上旬人有早起者見遍野草木皆編如霜玉庵如無纖絡著人鬚髮間皆結成珠
璣時方沍寒殘雪尚在村農競相傳謂之為霧云按霧字見毛詩雨雪其霧是也字書音義
郎切亦音鋪郎切雨雪之脽何得以謂天所雨之物蔚豐集有詠霧淞詩北地苦寒夜閒霧起著樹結成珠璣故謂之霧淞至歲拾之兆今村農所見殆即是物偶讀
惜抱軒集有新城道中所見長歌中云或云休徵備飯鬼捆載千億收來厨或云此答達官
怕有鬼欲瞰高明家是休咎亦未可知也

疫異

崇禎辛巳江震一路大疫雲有一家數十人合門相繼藉死者偶觸其氣必死諸生王玉錫
師陳君山一家父子妻孥五人一夜死鄰無人敢窺其門玉錫獨殺然曰平日師弟之謂
何忍坐視耶乃率數弓入一一棺殮之有一子在襁褓亦已死猶暑有微息親自抱出與乳
得生陳糧以有後而玉錫卒無恙豈非人之好義天亦不能為之制耶後十七年疫又作有
無病而口中噴血蜘死者相率祈鬼神各家設香案燒天燈演劇賽會竊極瑰奇廟中更卒
俱以生人充之時聞神語呼喝空中枷鎖搥撻之聲如是者將及一月見吳江縣志與舊說
所傳京師大疫午後人鬼雜行街上聽之有聲蓮之有聲鐸中所收多紙錢挽必設水盆命
市者投錢其中者正符

水災

吳江縣志萬歷三十六年大水高田深沒城中居民皆架閣以居魚蝦蟲蟻滿室卧榻之下
可俯而拾也烏青志亦載是年之水陸可行舟道光三年自五月以後郡邑街市多以舟楫
往來鄉村中有睡酣而於牀上翻身落水死者其他漂沒廬舍及棺槨不可勝記七月之晦
有二僧自塘栖一夕漂至八斥永福寺前寺僧搭起皆未死蓋二僧素諳水性也時余客震
澤欲歸不得至中秋後水稍落始舟行尚未能過市橋自田間繞道而出到家堂中尚有淺

水魚蝦泳雖遍地若海被於糟壁視柱上水痕幾四尺比於萬歷之水何如也

榎棗仙人

鈕玉樵觚賸所記棗核船於棗核上刻東坡遊赤壁故事默為神五坤與外紀言熱泉馬尼亞國其人工作精巧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近有於紐球上作一時辰表者其物蓋出鬼子則亦巧奪化工矣余昔於郡中見道場山費氏有一榎裏仙人以相木粒許琢成一黍劈開兩瓣於中鐫作一麻姑仙頭腹手足悉皆鏤空玲瓏而其眉目衲紗絳褶工細以及指爪之尖長一一分明榎榎欲活雖芥舟老人士女不過也或云此物能避大災其時郡尊某公以七百金購之不可得

白在

余父嘗言里中花家橋南岸白楊樹旁嘗有一白雀來棲其顛樹大可陰畝許其時凡在之隨之者環集樹間始逾迫暮白雀飛去而羣雀乃散如敗葉或言是雀之王也

楊珍在淄青嘗見一百姓家燕窠其燕哺雛既飛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除漸集棟上無空隙廚人饋食於堂盤俱皆被擾攫其老人閤測災祥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

盡蓋兄禽鳥過風必相隨猶江漢之朝宗於海也是此白雀者或即鳳雛之偽見耶

龜王

金華子雜編龜直中統名曰千里其近首之橫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通於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昔黃巢以舟師赴廣剽將渡小海軍將忽於淺瀨中得一琉璃小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瓶子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觸震動起視之有衆龜層疊就船而上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於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倘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嫉歎不已得非即所謂龜王耶不然何龜之隨之者衆也

薛見揚

吳人薛見揚家素諸暨飲博無賴所性極兇獰里中人呼為東太守尤好漁色比鄰李某娶妻楊氏絕好薛戲之每伺其出沒挑與語楊氏故靜婉拒而不答薛無如何轉念李貧可以利誘也時其客維揚以錢米李故世家子雖家徒四壁而清介自持且愛其妻往卻之薛慚而出指其門曰任汝盛鐵櫃中終當慕取去也後值季夏溽暑而作李睡後忽為雷所

擊其妻驚醒時電光閃爍見有似雷公形者躡翅拔關而出視李項門一穴闊半寸許深入數寸血流噴湧始猶呼痛未幾已卒大哭李母亦驚起撫尸慟曰以兒生循謹何緣得罪於天耶又顧楊氏曰家中素無儲石僅今賒遭此禍無論日後饑殍將何以為棺殮流言訛傷純是時鄰里咸集薛亦奔入見衆皆束手歎息乃擬決言曰事勢至此行路猶傷之若宿坐視亦安用鄰里為也母泣謝薛遂遞取三十金至謂母曰有此諸費可粗了但須母自著慕將來勉日措還可也母乃著慕以付薛復為之指授殮事始終再三感謝薛始去然自此老舸覺澤泣相對時或斷炊經日雖愛盛寒其裏猶麻衣如雪也而所著慕已屆期薛走索母出垂淚約以次年夏末薛強諾而去及期至母復請緩期薛不應變色起出少頃僧其黨某甲悻悻而入出慕擲與甲曰汝既保慕力能代償則償之不然將鳴諸官勿徒相累也甲俛為緩頰也者薛不許攘慕欲出甲力挽之顧謂母曰以母之能鍾撫此往約方愁朝不保夕又何時得償此債今薛郎鰥居久矣計不如以汝姊姊伊既可得徐金以供母殘年姊亦得嫩飯處豈不兩全母俛然入謀諸姊姊聞言脈脈不作一語但有垂淚良久哽咽而言曰姊薄命不足惜但如老母何母泣曰事至此尚容顧我乎遂出以語甲甲商諸薛為之立券署保取前慕焚之乃去逾暮縱與至播草草盒東痛哭而去顧自歸薛後房中箱篋惟姊所

有者得自司啟閉餘皆不聽啟視一日薛他出姊獨坐忽聞一篋中窸窣作響如有鼠戲逸其中乃起從其後去鉸鏈啟之則別無他物惟有雷公面具及雙翅宛然爪牙俱備猶帶血痕駭極掩去更之事即薛所為也持以語人咸以為熟因共算薛昔諸官今拘薛刑訊始吐實蓋薛蓄意已久是夕乘雷雨掩入伏牀下伺其窺牖出擊之暫然便出故死生皆莫測其端今詩曰蓄柴兢能作三里霖後以行霖作賊被拷然止以作賊而已今汝欲求為雲為雨而先以雷誅其夫其兇狡乃至是哉遂命反接其手為戴面具駢雙翅縛兩臂執令繫畫出偏遊六門而後斬之甲以通謀充軍楊氏歸羞慚自縊死

按此道光十六年七月某日事也不可緘口人某悅鄰家婦挑之不從值其夫病天大雷雨乃著兩翼花衣躍入鄰家嚇殺之仍躍出後遣媒求娶婦伉儷甚篤一日婦閒匿見衣怪其異夫笑而言其故婦伴為言笑俟其出即抱衣赴官訴之論絞絞之日雷雨大作若天殺者薛蓋襲其故智也

考對

彭芸楣尚書督學浙江試湖屬府三學生員以沒齒被髮易牙三句命題有數人抄襲刻文惟歸安張桂森出場後將所抄坊本搜置袋底署中不及帶焉以此食餘其餘一字不移者

置二等誤抄者置三等人皆笑之此發溷尚書喚其人近案曰余往曾督學某省接臨時唱名既畢退坐堂上接筆將出文題一拔職忽趨前曰稟大人此地地近蠻夷尚來應試者從無作文之例余愕問然則所考云何拔職對曰出一對足矣但字不可多只消一字已足余初聞不勝怪歎既已無可奈何姑出一柴字與之於是諸生皆攢眉搖頭癡坐午忽一生前來交卷展視其左行對一炭字教職在旁謂余曰此卷當置第一矣余思以炭對柴何以當置第一忽又一人來交則其左仍添一柴字余愈將責之教職曰大人勿怒此卷已可置第二矣余怒曰此人仍對一柴字奈何云當拔蓋第二教職曰大人若不信試看以下並此柴字忘之矣既而竟無一人來交者始歎其言不謬今汝等以磬年所誦習者鈔寫不遺一字孔性卻佳不然則平日溫故之功亦自可取故姑取二等以為勤讀者勸又指二人曰若汝輩卷中脫訛太多想此調不彈久矣今後當再加溫習若來年仍蹈覆轍定置汝等將不免四十板子也遂命左右取其所鈔刻文一部與之逐出

昔某公督學吾浙壬戌之秋按臨邑中試拔貢題有函三為一論一篇通場止郡生某一卷本漢書立論及榜發晉譙某公覽之曰漢志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此陰陽合德氤氳絪於子化生萬物者也不知此乃求歷之長短體算立成法耳為史者但見其數與傳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搗帛杵持歸以示鄰里莫不悚愕後有一書生過而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陳風氏身長二丈骨節專車此其脛骨也鄉人皆喜作酬祀之謂之脛廟斑固此論亦有近於脛廟也今賢之論似不免為斑氏所誤然以此時風氣即五經亦希有全讀者況其他乎而賢能知是題出處可不相賞於風塵外乎蓋是時場中能知題之出處者更無第二卷矣

埋憂集卷三終

埋憂集卷四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人形獸

騰越有鐵戶嘗攜一木屐行山中一日至磨盤山忽見山旋猴兔數十成羣從深青中竄出雜而熊虎猵貙紛紛然帖耳垂尾接跡往奔如有物驅逐者心異之遂止於道側潛窺久之見一物狀如狸狸而長不滿四尺被髮金眼遍體白毛從後千百而來猴者急啟窗迎面發一鳥銃是物胃烟撲至屋前以兩手攜板上者再既見其寂無人乃去猴者窺其去遠出視攜處已陷入寸許所未穿者僅厚如錢耳大駭遂入屋中倚之而逃自是不敢復往與但不知此物究為何獸也

異蛇

余在合溪山中暑夜嘗聞虎嘯次日以語人人聞嘯時屋瓦可震動否余曰否其人曰然則非虎也其蛇也佳時嘗行山中忽聞虎嘯一聲近在咫尺駭極仰視則有蛇倒懸於樹而嘯其蛇長不盈丈遍身斑黃每嘯月則見山中人往往遇之鳴則天必大雨但虎嘯近者屋瓦皆震蛇嘯則不震也

閩孟浪邊外有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則碎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蛇蜓而去蓋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洩之也捕以為接骨治傷之藥殊勝滇黔紀游言脆蛇出土司中長尺餘伏草間見人輒躍起跌為數段少頃復合為一其色如白金光亮可愛誤拾之觸專即死其出入有度備者置竹筒徑側蛇以為穴也而入之急持之則完稍緩則碎與暴乾以治瘋疾視其身上中下以治頭腹腰腳驗固不效又可接斷骨即此蛇也

又有圓蛇狀如石鯽斑斕可愛誤持之得人氣即化為蛇嗤人即龍尸不敢收五里內外人不敢行觸其機氣腫腫而死苗人三日後以竹矢插死所七日取用中人即斃此蛇變態愈幻而毒愈甚矣

又有方蛇形如牛皮高五寸縱橫各二尺其色黃黑其形如方吐氣如炊烟腥不可聞見人輒進出脊中黑水射之中者立斃粵西近楚山有之

又有扁蛇潤五寸長五尺厚一寸首尾俱青色如組綱五色相錯成文而方不知者以為倫汴之巾也口甚鉅其行如飛能逐狡兔廣西及南海山中間有之（以上二則見蛇譜）

稱揪蛇

俗傳有稱揪蛇人被稱者必死余年十六偕弟試於粵東柳金懷亭舅太翁家採病而還至

人悉檛之而聞耳後發刺一聲回視之則一蛇在地昂首疾追而來過身呈點斑狀如撕離地約四五尺惟後半着地其行如風余及弟魂魄皆飛狂奔至趙家墳始敢回顧而蛇已不見到家問余母母言此槎掀蛇也後至冬杪而弟病至次年春分後竟卒十二今憶之心猶怦怦然動也相傳蛇之量人其長過於是人則殆解之之法當蛇之起迅隨手拾一物拋起呼曰你長不及我長蛇輒翻身而卧舒其足盈十必數數示之曰你脚多不如我蹄多蛇乃收足伏地即取身上衣帶盡斷之呼曰我去蛇蛇必死說見李緒光臺灣雜記恨當時未之知也

名醫

吳某未中名醫也其幼時嘗於藥肆學賣忙長稍涉方書後以失業無聊遂以懸壺謀食某村一高翁年得一子才七歲遽疾其始但不欲食日漸胠藏而胸腹腫脹未幾大如鍋表瘧視經年百藥罔效翁來事彈泣而已吳偵知徑造其門時已酒闌遣僕宿廡翁出詢姓氏訖言自某村視病遷經此地敬從長者乞備枝糠翁聞之喜請入診兒病既畢吳出而言是疾吾能愈之但須償我千金且不得令庸醫雜治以掣吾肘翁一一謹諾因索觀所曾服數方畧加增減抄撮成方與之翁俾之幾以為晴命金丹勿遽請止其藥以便不時診視無如連服數劑依然罔效詰之則大言曰病已積年豈旦夕所能奏效若必速愈則另請高明可也翁再三謝罪乃已從此供奉愈謹吳明知無能為倆計欲遁歸而以變機思更得一方以作向日之海一日出至田間閒坐瞥見一蕈大如篷心念此奇貨也摘取懷之急反呼翁出與之曰今即所服藥本當以此為引今幸得此豈非天賜速令持去入藥煎服約一炊時其子腹中雷鳴大痛欲死既而大瀉下黑血數斗中有血塊一團蹄視見髮裹一物堅韌如鐵而其子腹已縮小如故病若失與翁狂喜走相告且曰今而後犬兒之生皆出吳生所賜但尚乞屈留數日調治復原乃可備禮送歸耳吳故作難色翁許酬以三千金始諾而止號宛亦不解其故次日復至其處掘視之見其根生一敗梳上始悟髮中裹物必待此而後解也既吳自此名大噪在家則門常如市出門則每一里須酬香錢一枝不數年致富鉅萬厥後洞漢沈氏某素患痼疾每服藥必用參附癸酉之秋偶患暑癉復延吳至吳診之以為其體素藴屬是陰症投以附子理中湯沈飲之狂噪嚼手指盡碎遽命灌以雪水茶匙亦被咬斷頂史竟卒吳遁歸沈舉家情甚將控誥官吳聞驚懼服生鴉片而死

手技

嘗見有擊鼓乞錢於市者鼓有耳嘗之以繩絡於項其擊之凡用槌三手執其一而椰其一

於空中隨落隨接此上俊落在右遮更疾徐中節絕無累奏之差捷亦神矣哉

又有能拄物於鼻者每至市中隨手舉一物如桌椅則仰承其足刀斧則貯置以柄尤奇者取一秤錘於顙而植其末於鼻又取稻草摘取其末尺許揉之極熟而後捋之使直縛二十錢於杪而以其末貯置鼻尖皆橫出於外從未有失墜者

田雞教書

有人於市上出一小木匣啟其蓋取橫木一條廣半尺餘當寸許下有四足橫列櫃上向匣中弭弭而擊俄有一蝦蟆躍出以前兩足按橫木上南面而踞隨有小蛙十餘一一躍出依次以兩足據橫木北面踞坐既定其人取小拍板一下於是蝦蟆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聲鳴既而蝦蟆闌闌亂鳴則小蛙亦闌闌鳴不已久之其人復取拍板一下則蝦蟆止不復鳴諸小蛙亦就寂而止矣其人復弭弭哼之蝦蟆仍躍入匣中諸小蛙亦相隨入謂之田雞教書

又一人截竹為二筒畜蟋蟀二種一紅一白將鬬則取紅白小紙旗兩面東西插几上取蓄去其蓋分置兩筒各向筒口彈指數下蟋蟀出其行自成行列分趨止於旗下排列如陣其人復出一小黃旗作指揮狀蟋蟀即紛紛奮迅兩陣既接擊足相撲耐而互角盤旋退卷中節度久之即有一雄返走擾亂若奔潰者其一雄掌進其行如飛居然戰勝追奔也其人復舉黃旗麾之其勝者即返以次入筒其一雄亦絡繹奔至爭相入無復成列者蓋夫蛙之為物微而且蠢而蟋蟀尤微乎微者也而皆可以提而教之奈何視蛛為心而有如鴛奇機杼之不可教訓耶

高江村扈從西巡日錄都城外南海子之東南有螞蟻墳清明日必有蟻數萬聚此故名潮州大螞蟻山又有蟻祖廟每年五月蟻來朝是蟻也而又知尊祖敬宗矣按水經注益州紫檎縣有虎賁始開之縣西北八十里有弔鳥山聚鳥千百為羣其會鳴呼啁啾一歲則六至伺其來弔夜燃火取之其無噪不食似轉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故衆鳥來弔因名亦可與螞蟻並傳

又有畜金魚者分紅白二種共貯一缸用紅白二旗引之先以紅旗搖動則紅者隨旗往來游瀉繁轉繁隨縷轉縷隨旗收則魚皆潛伏白亦如之再將二旗並豎則紅白錯綜旋轉前後間雜有如走陣者然良久將二旗分為兩處則紅者隨紅旗而仍為紅隊白者隨白旗而仍歸白隊易曰信及豚魚其信然歟

按東京夢華錄京瓦雜戲有劉百禽弄蛇蟻元宵大內雜戲又有李卧兒猱呈百戲魚跳

禹門使喚蜂蝶蛇蟻等剔蓋凡物有知即可教如蠅虎舞涼州之類其師傳匪自今始也

鐵兒

鐵兒義烏人姓顧名孝誠父足木少以材武稱隨同里龍氏期年以徐渭薦從胡宗憲征倭三戰不歸龍獨居夏夜納涼園中有小山曰鐵舟以亭中鐵柱得名乃園中最勝處夜將半獨行至山頂看月頓影海濱殆難自任遂入亭中小憩迎面鐵柱黝然屹如人立龍抱之意有所感後數月竟產一鐵層日肢體皆備惟不動亦不哭戲以粉筆書鐵兒二字於背命老嫗棄之堤下越宿有廣西東官陳大綱者以倭平率鎮兵先歸經其地聞簷中兒啼驚跡之有虎方乳一兒見之飢進時陳無子大喜攜歸撫為己子及長膚色漆黑因名之鐵兒兒自幼剛猛有父風至性過人稍長豪俠喜結客有笑其不知書者乃更折節從師儕與同舍生忤詈以異種鐵兒憤返叩於陳陳告以故兒痛哭急欲往尋父母陳以其年尚少不許曾其州楊應龍反調陳柯兵從劉綎往征兒請從轉戰至四川聞眡有驍將吳日華楊珠二人者故與鐵兒結為兄弟請於綎往說之歸應龍失恃遂輸馬縱奏其功授為永寧參將既而朝鮮再用師鐵兒請自率所部從海道直搗王京意將以便道得於補陀即過浙中訪其父母音耗也朝議不許鐵兒乃嚙指血上疏陳情願棄官備行伍以從乃許之鐵兒率舟師出瓊州舉帆直指補陀適西風大作半日已至叩祝上山謁寺僧求見菩薩一老僧前曰菩薩不在此山貴官將何所禱鐵兒備述心事僧嘖曰孝子孝子請從老僧來遂引至寺後俾逕望對面山凹內亦並不見菩薩但見一老婦雙髻皤皤蓬首垢面似被囚者對之而泣鐵兒不解還問老僧僧對曰是始菩薩為此與相以相告也鐵兒更乞前導僧曰此山可望而不可即君即能飛度太夫人亦不在此間但謹誌其像他日自有相見時也鐵兒涕泣歸舟達鑾至朝鮮則倭已棄王京又聞平秀吉死將遁陳璘命與副將鄧之龍帥戰艦邀之鐵其徒三百眡說入乙山崖深道險將士莫敢前鐵兒偕其客數人率死士百人乘夜入圍其岩洞眡遇高據守鐵兒先登百餘人繼進眡無一得脫者於是搜其洞中金帛山積至一處婦女被繫者累累釋而遣之中一老者獨泣而言曰老婦已無家可歸若豪邑憫願從貴官去為軍中補級以終餘年幸矣鐵兒瞪視久之忽憶及補陀對山之像既審其鄉里俱與陳父所言相印於是哭而拜曰母亦知鐵兒尚在否母大駭曰兒夫從胡公征倭止產一鐵已棄諸野其後夫以有功為趙文華所譖而死妾以被擄至此為眡中結補得活至今從何處得此貴子耶鐵兒乃袒示以背則粉書二字宛然又述陳父所嘗言母始疑然卒不能時璘亦已至在傍笑曰母勿訝也蓋兒本受氣於體故見風飢疑及虎來覆而乳之乃即融而為人固物理之常也母始頓悟於是相抱大慟其時故鄉廬舍已為兵燹蕩盡遂奉之仍歸廣西始知楊應龍復叛王公之眡陳父戰歿於松門逕朝廷已賜祭葬又釵朝鮮功加鐵兒都督同知邊山海關總兵鐵兒力辭且求解官不許鐵兒挂冠徑歸或譏其矯鐵兒曰吾涉海遠征非為邊功地也今既得依老母此樂雖萬戶侯豈與易哉若更戀戀營壘他時馬革尸還或宦海風波所及雖欲長侍膝下其可得乎其後母年八十餘卒比葬躬親負土如有廑篤數篇助土成墳人呼其墳為孝鳥墳然鐵兒竟以數卒將葬舉其棺若空虛然其子數視僅一小鐵人長不滿二尺云

金蝴蝶

漢陽閘人也名先泰康熙初諸生博學多通工詩古文詞善畫梅長洲文點嘗見其詩畫謂為近代所未有先泰知之不遠千里往與定交性猶介不喜為時文然每一篇出輒為人所傳誦眡而連不得志於有司惟賣文及畫以活若非其人雖輦千金不顧以故人莫測過問者晚年築室鸚鵡洲上以詩酒自娛足跡不入廛市雖炊烟屢絕不屑也然每醉必攜其所為詩文至彌衡鸚鵡賦數過痛哭而返會新太守湖郡王某至聞其名召使作畫不赴太守怒時方葺文廟欲令繪壁辱之先泰索筆以往畫梅於壁題其後云偶從廣士陪琴鶴來許山巒作弟跳月落參橫人不見只留清氣滿乾坤書畢拂袖歸後太守至見之大驚從一僕親追其處酬以百金不受時已盛暑見其猶衣木棉餽其僕佳取綿紿各一端與之先泰辭曰性不知暑故無需此物也乃止委金而去先泰遠揖之不及乃遍披置數廛中終不復顧數月其金化為蝴蝶一一飛去先泰復以窮餓死

柿園敗

崇禎時孫公傳庭柿園之役以帝命監軍御史高捷促戰而敗幕客某謂之曰昨余晝寢見有人皆長尺餘披鎧持矛裹車裝馬自隘中出衆几簪簪將山道士朱應元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因掘之有蚓許大蟄死穴中乃歎曰吾誤聽道士遂以兒戲捐百萬生靈彼真持矛登几時非儼然從軍出塞者乎孫公大哭

慧娘

和州諸生名宛霞少孤貧天資頴敏讀書五行俱下年十三入邑庠隨以歲試食餼邑中名宿咸歎為不及顧生雖才藻豔麗而文品極峭自是屢困場屋又喪偶益復無聊先是生有母姨嫁新城馬氏家頗饒生時往探視母愛其丰神俊爽舉至輒留經旬不遣姪女曰慧娘年踰笄矣未嫁而寡嗣詞翰兼善琴奕而風姿韻色性貞靜惟生至輒啟語不避庚申秋生

下第復至新城女迎問慰解且曰以君才華豈長貧賤者然以此時風氣尚稍能降格何愁榜上一名哉生曰今廉內固多師驎和崎一流但若必以此謁遇吾將披髮入山不爾求知音於前路也因泣下女亦慘然遂近以巾為之拭淚薦母出詢其故生不勝歎息母素嗜爽乃呼婢取橄欖生對爽遺聞女側坐觀之俄黑子一角危甚女目視生曰西南風急矣此角君甘棠郎那生曰何為女約略指示曰此即所謂倒脫靴勢也母微笑曰兒何言之昵也豈非女身外向語未畢女顏驟赧遽起避去生亦心動推卸携杯起揖曰得如母言其他更何足惜母自悔失言既念婢氏已衰況玉女金童良緣難俟越宿達其意於女父逢樂樂貧之母言其才可託遂樂曰其如數奇何必若所謂月待東滅文戰後可也遂罷去生聞負氣欲歸母留諜其二子生感女未忍遽舍遂強留無何母卧病生入視湯藥過之東廂老顧無人小語曰婿知我所以留此故乎女數曰深情久篆於中妾以憐才之一念遂如春蠶吐絲自縛乍聞父言幾不欲生此後若能藉文章為薄命人吐氣則已否則當于泉下相覓也生曰我若終不得卿今生亦不願更娶矣但恐人事難知請定密約以當息壤可乎女喜色曰若是是負吾父兼負婿矣君焉用此不廉婦也即於臂上脫一金鈿與之曰此物所以治也海佑石潮用笑勿說生懷之而出自是不復言歸矣後母病舉家每晨起必啜蓮子女

私以一蒭令婢餉生適為逐樂所遇詰之婢不能隱遂以實對逢樂怒將逞詰女會里中富商王某為子請婚其子不慧逢樂以怒女竟許焉後數日行聘有期女始聞之遂病眠食皆廢漸至綿惙不得已始為召醫醫至診之曰病以鬱怒傷肝致心液為火灼盡必得人心血合訛以合歡度煎湯飲之庶可奏效不然恐非藥石所能為也逢樂以商諸玉王笑曰痴哉是欲以彌泉下物而剜吾兒現在心也逢樂慚恨而退語生述醫言且許締姻生微笑曰翁不欲真時煮宇療飢耶逢樂再欲有言生執卷而起出至母所語其事且泣曰慧妹若有萬分一甥何忍獨生適翁來言發使人不能無耿耿耳語畢解懷取佩刀欲刺母急起持之曰痴兒奈何先自戕乎兒姑往此俟老身往視慧娘再來生請從既至揭其帳見女慘慘垂絕母問今早亦少進飲食乎隨告以粟粟兼述所由女狠目見生脉脉但有垂淚既而數曰妾負郎矣嗜昔之夜夢郎來共戲郎捉妾雙跌脫睡鞋納袖中妾急探郎袖索之不得郎嗤笑曰編鞋早為阿鴻將去矣妻訝曰此物豈可入他人手乎今將奈何郎不答起去妻疾呼終不復醒醒而思之知此事必不可諧妾向所以不忍遽擯廉恥者正為今日今魂魄已遊墟墓郎若為此勢必喪禍生妻亦莫能復活但未知尚有來生否遂伏枕痛哭母撫之曰兒姑自愛昨而翁已許吾甥此事尚可圖也於是携生至逢樂所為申宿搗且曰兒病至此叔尚忍

立而視其死乎逢樂欲斂從之其母乃返而告女女意少解自是蒼意強飯未半月已起王氏聞之復遣冰勢將謀納聘逢樂許之母乍聞意甚即往責負約逢樂以王氏約在先為辭母拂袖出適女來微聞餘言知事已中變益盈盈欲涕母慰諭百端卒不可解遂復病未幾竟卒生入臨已將殮矣繞止尸傍尸飄躍起如大賊女為縁述冥間事言始死神魂飄忽如憶家鄉都如隔世惟思郎不能去心私念訴諸冥王或可邀其垂憫于是信步而前至一處見殿宇巍煥鬼卒森列可怖踟躕間恍惚有一老父從門內呼之曰兒何得來此汝之薤尚未盡月與吾兒風緣未了可隨我去乞冥王判此公案遂入見冥王冕旒坐殿上氣象嚴肅老父跪稟久之王顧令喚妾至案前諭曰汝父俗人也汝二人早為紅絲繫定今雖為情死猶不失為貞義仍當歸圓破鏡重諧即喚鬼卒押令還陽不意頃刻即能到家也乃皆轉悲為喜惟生細詢老父狀方相與笑啼交作忽聞金鼓之聲遥震屋瓦俄一僕奔入曰謝遷作亂土冠引賊兵入城大掠將至與母與慧娘方倉皇間亂兵已擁入生竄去母家刻掠一空賊見女美擄之去及新城收復生返始知女已被擄毅然而哭逢樂與母亦哭生有儕曰鴻如勇健能披甲躍十牛是時在旁勸生曰奴願往偵慧姑其無恙也奴乃能返璧值閒太夫人何以報我母未及答逢樂破涕曰奴乃能為古押衙耶他日女歸當以予嫡玉鴻再拜曰謹聞命矣

遂起携劍出門時餘賊屯於淄川鴻逕往其營乞降居數日有脅從為言慧娘被擄時誓將納之不從曾以刃慧娘請俟三月後舉母喪而後惟命是從不然請就刃賊愛其美故故至今猶扃置樓中鴻竊喜復半後躡至樓下仰望燈火熒然踴而上頓留隣兒慧娘猶坐階前垂淚破窗入二侍女驚起鴻手劍斬之挾慧娘飛出守者始覺追之不及天甫明至新城入門慧娘見家人環集如夢乍醒備言見逼之狀悲喜交至既而母額逢樂曰今可為吾甥議婚乎逢樂笑諾還白其母母笑曰痴兒此事尚容始待乎生悟乃止合巹宵無賊已平道通生携女偕歸登堂拜母母詢知前事不覺感泣曰然則吾當拜此負婦耳濕友來賀見者亦莫不嘖嘖嘆之以為義烈之報竊自此生益厭勢利閉居惟日與慧娘撫弦閒韻絶意不復追取云

貿奎

江陰貢行恭字士奎邑中名士也家素不豐而清介自持不可干以非義一妹名奎字心香容華絶世性端靜工吟詠兄嫂咸愛之年十六字同邑鰷商江氏子詩禮後歲餘迎吉有期有汪媼者素鬻珠閨之以珠往售焉女為市數珠兼出奩中數十珠俾貨一珠廛媼貪巨珠持與女曰妻中人剩布猶佳而復飾以明珠翠羽江家郎真有福也女笑酬以值而去通其嫂以

鏡奩來倩為描像鬼几上所紮珠鬟取視之訝曰此即汪姬所穿耳眼若輩原不可許其入門媚今受其欺也女就其手中諦視乃知珍珠早被換胡懷恨無及嫂還以語士香後士香出過姬於門拒之且詈其不識廉耻姬慚而出既以老蠢成姬徑至江氏謂於江母言女嘗今真同里金媼傳書某生頃聞其已有身矣昨故以驚珠為名探其信否不意果如所言母聽畢以告江錢將信將疑數日有女僕引一貴花媪入閒其姓即汪姬所說金媼者也語女魏與市花已皆散去母從容詢及實氏之女媼為縷述前戲與汪姬所言如響母即令女僕請江翁至証其事於是夫妻離娘竟造媒氏撤以庚帖俾過璧焉時媒氏亦聞人言稽緩不敢與爭遂以致貧生坐殴絕問故媒氏敷露其情生怒擲其帖於地而入媒氏不得已返白於翁翁遂控於官以金媼為誰生亦赴縣中訴及對獄生詞氣激切令不能屈論之曰汝姑退明日挈汝妹偕來聽質可也生歸以商女且曰奈何使吾妹推磨至此女慨然歡曰妹自

奈何以誣良殺人乎今乃趣喚穩婆至引女至剔室驗之出而稟曰所驗實氏孕已四月與金氏言正符合令大笑詰女曰今汝又何詞以對女對曰不然妾請不如老父母親驗之信也言未已袖中出佩刀解衣直剌其腹刺未及半而身已仆士香趨就女手取刀力破至小腹腸胃俱流投其刀曰老父盡請驗今急呵止已無及矣生於是控上台覆驗定案江翁及汪氏金氏皆論斬邑令以得賊枉法論絞而以貴女建烈女祠祀焉

支氏

無錫朱貞婦者支氏朱燦鵬長年二十四燦死歸朱守貞嗣從子應埈有田二十四畝已而應埈夫婦以貪產與族人材佳謀曰立嗣以母無母何手舒之嫁不從辱之百方支取前刀自戕復欲投水死遇弟錫昌告之故訴於邑令丈權私交通判某語令言支有別情令鞫之支解衣求刀剖胸自明令遣姬驗之果室女也乃重懲之而為支立嗣并作傳表之此今猶不致以徇蔽致死若果通判者其計亦險矣支氏之得生也幸矣哉

墮胎

邑西偏有村曰河南浦村婦李氏性淫夫卒婦日與里中惡少狎未數逾姙踰五月矣鄰婦楊氏者能墮胎以此漁利婦素與昵至是與以番錢五枚乞為之謀婦受之留與晚飯且飲以酒婦醉與草草下手胎未墮而李已死乃呼其夫共縛以石而沈諸河人無知者越六年婦偶自鄰村收生回纔入門忽自撾其頰罵曰老嫗嫉汝謗為告言為某墮胎其人後俱無恙我故以性命交於汝手豈料汝憂不經心乃以沸湯漬草鞋取而摩之我所以低聲呼痛者恐為人知覺故也豈猶是尋常腹痛哉而汝猶力摩不已鉸子腹中胎上衝而死且汝既騙余錢而致余死即買棺以斂余屍或猶可恕乃壓以石而沈諸河使骨肉俱糜魚腹此仇尚可忍乎語畢口吐白沫而仆其夫為之叩首乞哀許以非懺越葬婦忽瞑目曰老雖精尚欲以巧言解釋那余向以一時不能登陸故飲恨至今纔得吐此惡氣汝婦可死余猶不可死汝婦步蟇凡淘鬼心三年而後上岸又無年始得索代方洗屍時李氏猶未絕故至此乃登陸索命也於是其婦狂盛甚跳擲叫號或撲胸捧心大聲呼痛目上視作李氏臨死狀至夜半竟死此嘉慶間事余俾之吳香圃云

捉姦

周華庭嘗言在山東兖沂道署時有以夫捉姦而殺其一人逸其一人者擊鼓自首觀容訥公陞堂命拘其婦鞫之婦年近三十而肌膚如雪容光照人供稱向來與一人共戲終娘未暢所欲故約二人於是日偕至相與前後夾攻其時方極酣適不意為夫所覺益二人於其

所往來者陽道尤偉岸者也訥公大笑曰然則汝可謂休休有容者矣嘉其直清責而遣之遂援筆判曰

從來為雲為雨治容或致誨淫而在四婦四夫作配但稱佳偶故函首三十止供酣戰於山陰私乳分明專西自摩至楊婦人四月部入水沒不酬男女相親戚編其私不忌惟稱其私則必相擊殺人為此乃師道所次故極重之僅效水嬉於海外縱河閒之其鏡且合猶貌日夜呼號而武墅之即吮即交不聞弟兄夾擊乃者腹背受矢居然魚鼠同穴以兩雄共一雌竟鸞之齊下左旋右抽有鳥斯革前茅後勁其實能容儘教箭激連珠蜂有餘地倘使桃翻錦浪嘗許分巢豈霸王之逐鹿界劃以溝擬碧玉於破瓜剖分而食方其二人同心自必皆大歡喜抑知絲風隋獲在雁數原自有婚鸞驚打鴨彼此楊莫容他人所嗟傾國傾城佳人難再既已一生一死罪案可消我見猶憐捻面思誅尤物奔者不禁覓政宜及仲春姑予海慾此後風流休放誕待捉渦綢肯教淵藪久通逃庶幾二五之耦耕永示千秋之蓍龜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鎖陰

竹墩沈某本儒家子自幼無賴稍長棄書效淫慝淫毒既娶傾奩具以供狎斜遊不足則烙其妻以繼之妻閔氏貌亦端麗某漁獵遍於族黨人畏其橫也相視以目閔氏憂其及禍嘗微諷之某大怒曰爾不知乃夫固色中惡傑耐敢吃醋耶裸而笞之體無完膚閔氏垂斃良祈乞命某曰今番應知吾手段但余浴人妻多矣猶自未足汝在家止余一人余又常夜宿於外焉保汝毋生他事語畢奄出取一鐵至縛而鐵其陰探懷中出一小鎖鎖之閔受傷重兼以下體被鎖寸步難行然畏其虐猶日起為之執炊餵其兒來探視見其行步蹣跚悵悴殆無人色詢之不言但有垂泣一女甥在旁言其狀遽歸述於母并其族人族人共憤呼舟偕至竹墩視之閔氏已踰卧不能起見母一慟而絕於是沈氏之族亦集其族長某前啟曰母勿怒此子惡貫已盈村中三害未除此其一也今請除之以雪公憤遂命廝人擒某至稽薪焚之觀者數百人無不踴躍稱快焉。

昔亳州有一士狎其婢其婦知之撾詬納婢陰中而以線縫之婢痛苦殊甚鄰人咸為不平屢訟於官官大怒檄拘婦至並喚革工數人攜錐線欲縫婦陰士懼為門戶辱力為求免官曰今城樓將壞公如能重為建造庶可免耳士營家所有始能竣工至今士人呼其城樓為縫陰樓云又順治時昆陵某官偶狎一乳媼夫人知之以錐鑽其陰而鎖之養其鑰匙於井乳媼呼號欲死不得已覓銅匠以鐵絲捻開之至今常州人呼為鎖陰奶奶二事俱見堅瓠集不意今竟得之目擊也

火樂局

道光二十三年夏杭州火樂局一夕為雷火所移不遺一瓦一椽即柱礎無存者不識何故或言想雷公需此應用故與六丁六甲下取之耳非也蓋近世用兵專恃火攻火樂之為禍烈矣故取之以示警其不然何必非其局移去耶。

詔禍

冀寨玄明末進士晉東人也國變後隱居養志恬淡寡欲福王時屢徵不起隆王下江南備禮致徵見王不拜僅為國子監祭酒不就王重其志撰厚為之禮而遣之其後金聲桓至浙西時已有連謀召掌書記玄至恭懼過禮叩頭至數十條桓大怒曰吾以國士待汝汝奈何以非類處我汝昔不拜隆王今獨何為拜我非以我為不能容物而玩我耶遂殺之豹之

外史氏曰巧言令色足恭孔子恥之又曰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雖孚於今之世奚千古一狐媚世界也然亦有故不必禍諂而免禍者如寨玄之以恭慎嬰怒其視股洁之以空函獲罪抑又惄焉嗚呼士之生逢難亂以不能屈節偽朝而罹禍者多矣況如聲桓之殺人如土芥者哉玄則不死於不屈之時而死於見屈之日其死豈不可惜顧其見禍也惟不畏死也其見殺也惟畏死太過也善乎侯朝宗之言曰今有兩人行而遇虎有其一慓悍拜跪而乞哀以免其一大呼奮臂鬬不勝而亦死謂聲極之娩寨猶虎也則非拜跪之所能祈免也君子見幾而作當自有道矣或謂論亦有道蓋必生有媚骨而又工於揣摩若壯悔堂集之傳馬伶謂鐸之逐貧而舉謂其深於閱歷之說而媚世之衣鉢也若寨玄者始惟以終南為捷徑而未嘗伺候於權貴之門而不學無術以致此禍也惜哉。

又按張賁耳目記閩壽官尚書閩知徼奉命詣歡噶議和可汗留張田歸遣為副至牙帳下知徼舞蹈宛轉抱歡噶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拜歡噶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徼爭於殿廷言歡噶不必和知徼堅執以為宜和後歡噶果反陷趙定知徼誅九族并歸道夏官侍郎工於行媚者其效又可覩矣記又云古拾遺趙良弼使入匈奴坐帳下以不深食之良弼食盡一餓放歸朝廷恥之則又不知其如何下咽也

送詩韻

山陰平公在京師繡緻紀嵐先生使送賀禮俊以詩韻一部凡四冊分題以之子于歸四字平不解蹊而先生來赴燕酒亭平從容問曰昨案寵昵內有詩韻四冊及所題之字皆未識命意所在今願籍有請也先生曰無他詩韻者平上去入而已之子于歸自應是平上去入矣合座大噱。

又聞曉嵐先生新製一蛛視與其親寇戲曰昨親母來舍有女見弟新視徘徊熟視弟曾有詩嘲之親家曰願聞佳咏先生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為看花袍繞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請至此句遽止親家曰還有結句先生曰沒有了親家曰詩如何無結句先生曰結句無非平平仄仄仄平平而已其詼諧亦猶是也。

龜鑑

沈秀頌桐鄉人精於風鑑嘗為人擇地覓得一穴謂其人曰此地葬之當生貴子後世亦累代公卿不絕友人魯即以其父母葬之數年有業雪和尚者自虎林來風鑑其術友襄其名邀至其地訪以吉凶僧相之曰此處前臨大道子孫已被踏盡且其後又犯拖刀煞將枝葉

凌辱之不暇何論責盛也逆力勸其改葬友惑之即乞其另覓一地以千金購得之將遷
秃頭忽至力爭曰誰為汝破吾術者此中已有金絲纏繞祭何復遷友不信命啟其域果有
金絲縢繞徧棺外友悔恨將遷語僧秃頭止之曰此等搗弄是若舉長後然亦豈非命耶數
息而去其後秃頭容貌中缸面浮出一顆大如盤背上有朱書佩銳殿削情蒙六字大俱寸
許不解人問人或謂佩銳殿在龍宮內或此龜獲罪龍王故謫降出海然何以至此得毋禍
汝家秃頭歸祀而汝之於河說亦無他異秃頭性迂拙雖隆冬常脫其帽故人以此呼之余
謂秃頭既精於其術而又不為今世鬼蜮之謀安知非還神鑑故使龜來告祥若以如秃頭
乃能剖去情蒙而無愧為龜鑑歟

陰狀

吾鄉朱先生某中年喪偶無子遺一女年十六矣意態幽閒頗嫻閨訓先生視如拱璧一日
倦編欲睡甫就枕見一書生褐服翩然寨帷而入女驚起欲遁生遽前攘之手足如縛女將
號而舌已入口皆不知人由此晝夜顛狂忽歌忽笑或自視其衣有令人不忍見者先生百
計驅逐卒無一效或言東岳廟城隍神頗著靈爽可往禱也先生喜遂自縛疏列狀以往祝
而焚之乃還視女甫入房女忽起坐床沿以手指窗外笑問朱曰阿翁亦見其伽鎖郎當回

首涕泣而去耶先生異之就問其狀則掩袂羞赧不能言再問之則盈盈欲淚而其病已如
夢驚醒矣

部有富室某氏子娶姊金氏纔數月為祟所迷其婦貌僅中人自過祟後敢誕風流殆無事
祟惟夫入與共寢帖然安枕絕無狂態出則如故矣或問之則曰以兩雄共一牝不樂意索
故暫且避去彼豈能長守此鴻溝耶其母在旁哂曰淫鬼優害如此吾將訴之天師遣法
官來捉汝甕瓶內竟却始雪吾恨婦笑對曰母勿嘆祟為歸安城隍三太子愛我婦肌瑩如
玉氣息吹蘭今後尚應縞吉迎歸耳中永為白頭之好必不忍中道永離也時其父亦在閒
之退即具狀投城隍廟焚之比返則其女已沈沈睡去安帖如常與惟醒後神氣嬌弱約之
數劑而起

以上二事皆在嘉慶間然亦有不盡然者吳江縣志吳軒字孝先少有俊才工書法永樂中
嘗至京與客登隨山謁蕭梁公主廟臨風咏詩醉卧廊下夢女華裝至相與綢繆至於月落
乃起而別莫歸途病病中喃喃言公主來迎吾竟卒然則淫鬼之魅果可以自為政也
軒卒一年其同門袁約以秩事入京中途忽下驢空揮三四後復上驢回拱而去舉問之曰
遇吳孝先相揖耳衆知吳已物故大駭遂約還家不數日遘病曰吳兄迎我亦卒是為魅者

又不必受制於神矣皆不可解

余謝山言城隍不知始於何時所祀何神按周遘錄齊慕容儁築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
於史以城以民而隍即城下池也宜祀之以祈福利唐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亦謂有
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至宋而盛行於東南有城土之貴者其像而祠焉若市
鎮第應有里社不當設有城隍而吾里中有東平觀本祀顏魯公而以張睢陽同時殉難
並祀之莫名東平王祠已失其本今竟顧以城隍則非特名義不協而傷跡全遷流俗無
稽尤率類是

暮包鈔

道光丁酉九月朱中三塔寺之南有村婦王氏其母家相近時新製方登鍋製餅餅一
裹將往饋其父其夫以次日將入城貿稚嘱其遲遲婦諾之攜一子而去無何待至日暮不至
次日走問始知其舉未到家各處尋訪不得乃遣人門倒於床上舉體黑紺不知其存其沒未
敢斷疑去忽見其裹破裂立於床前流血被面淚泣言曰吾已為惡丐所殺明日君但往
南塘一路覓得昨日所攜餅錫即吾冤可雪但今生與君永訣矣村農急起持之倏不見驚
悟遂起坐而待至出門沿塘行未至萬聲山北里許遙望隔岸一暮包鮑泊於河側心疑焉

急呼擺渡行過渡至船邊見船尾二小丐方與爭食一小丐手中攥餅餅二枚罵曰昨師父
以汝不當乞錢故不許汝吃以此一盤賞我汝何得更來奪食村農近視其餅餅酷似妻所
作者因問汝師昨從何處得此小丐曰昨有婦人攜一兒招我師父擺渡我師父逆撐過對
岸賜其進船其所攜餅餅共有一盤今猶剩此數枚也村農乃奔告婦家眾集數十人操械
而往躍登船上則老丐二人已縛而捷之其前後艙底有數甕或鮮或槁皆斷齊截疊貯
滿其中又有小甕泥封其口啟開則其裹與兒之首血淋漓尚未乾也於是并取其屍相與
解宰聲數中軟已令即提二丐鞫之二丐直認不諱及問其乾腊所自則堅不肯招聞二丐
皆鴉視深嫉狀貌猙獰其拷訊時亦並不呼痛也此案不知作何結構也

烏清文獻漸西丐子結黨駕舟散行各處用迷藥拐騙子女剖其目挑其筋曲折其手足號
曰盤黃令行街市日責錢若干其女子殊色者則賣為娼或自行淫其腹而肥者真煮而食
之故其人多強壯猙獰不怠更打其老者亦割折之而取其腦髓肝膽賣以為藥故積財甚
富晒教養為之寇事露於官則官緣說情釋放順治乙酉六月有一數歲昏目女子乞於市
憲其詳相與踪跡擒之計十餘人解至捕衙官欲庇之求大譯乃扑殺之并笞其舟

按此即甌北所記之暮包船也余幼時嘗見捕衙中捕得二人先其掌與一任持掠鉄不

招亦絕不呼痛乞鐶捷其船得肝腎等數件遂併其船發縣其後亦不知如何結落或謂此輩常食人腦髓故能飛刑且上下無所不通故其黠狡不可滅當為暝中鬼窓磷閃中原奏官魏天爵林宗文自計嬪家因述一方云取童女腦髓和以酒一剖陽道復生能御女種子家大惠多買童稚斫腦剝腦資時之寧多剝覺以售惡少年至以約迷人裹子售於家博取多金貌署池中白骨歷歷副貳少婦數人相逐為秘術人試方作歌舞娛賓又不下數十人窮極荒淫其後魏亦用此法故能與客民奸通及其死宮女私孕者數人焉是此輩為禍由來已久不獨文獻所云晴勢豪為異境已也

金鏡

金鏡字鑑昭濮縣人少敏悟好學年十餘諸經皆讀文理粗可觀師助使赴試其兄以坐糜膳脩貧令學賈遠適鑑非其好也稍長性頗介好施手兄之其不知者數諫之鑑昭卒自如於是為之娶婦娶良家美而賢每助之施而鑑昭所如不利數年家益窘嚴其族兄有以親死無棺告者鑑昭無可為計遂與往謀諸兄兄方與嫂盛設迎神聞之視其嫂而笑嫂亦笑曰今兄乃適負山積自顧尚無所措取有餘資自應慷慨赴義乃獨奈何欲以此料及乃兄耶言已竟入其兄亦入更不復出鑑昭屢叩而終寂寞中止

餘數百青蚨乃謀諸婦援磬上鉏并付之去無何歲已除矣婦以盎中無粟告鑑昭不得已復走告其兄乞貸千錢兄曰嗟吾家中僅餘斗米借者無門何能更為若計再三言乃呼其妻量亦米二升與之鑑昭不覺痛哭還家婦迎慰之曰吾聞鄰信貸食亦長為之糠籺豪士倒廩寒餓何至作牛衣死女態鑑昭拭淚曰固也吾所痛者以兄弟而竟及此也言未竟適婦爺令傭負米五斗至夫婦始用相慶歸越月復乏食如故一日婦翁至不能備午餐坐談既久有裨子家食而嗤翁數曰如是舉家不且為餓殍乎乃為畫廣與其友陶繼朱為掌會計年餘廣具誠謹命往河南貨約此反幸遭盜却金一人錦衣貂帽從車騎甚都馳至詢其何由至此鑑昭仰視乃其邑中賈生也數年前生嘗以計偕無力鑑昭資之入都至是以進士選知縣將赴任歸德鑑昭述其狀生惻然為謁邑宰俾得原職臨別復贈以百金鑑昭歸家亦稍裕矣先是其居中有郁李二株自鑑昭乞貸遷灑淚其上樹遂枯死及是其兩偏一榮驟發繁華鑑昭喜以為異祥會陶遣至浮梁收債乃私市廣朴以往至則以貨者太多到稍遲不能售失意而歸會白蓮教匪反被兵感所藝朴樹皆被斧作薪價滿貴鑑昭青至聞者爭往購馬利數十倍於是辭陶旋里大起第宅列肆連檐不數年致富鉅萬矣時是時其兄家已落又以嫂撻婢致死訟繫者經年矣鑑昭上下營賄費千金獄猶未解乃復至河南謀於

京師有富家子周某者娶妻某氏有殊色情好頗篤其後事務變童常數月不進內妻為之飲食俱盛慷慨寢疾某始入視命召大夫視之大夫至某適他往一老媼導之入房診視畢出語媼曰病由幽閉日久鬱火不舒治宜先用以發其鬱但其始并非由外感寒食積食所致必得精壯少年侍之俾悅而好之以快其意而化之以調其血投以疒止以悅其胃暢其所欲以奪其火然後導之於常以利其濕補之以陽以解其寒半月後病當自愈此真萬金良藥也不然恐非丸藥所能奏功言畢更不書方而去媼反述於其妻妻以為然密倩媼覓得少年數輩如法治之病若失月餘某入見其妻光豔煥發如晨葩著雨神采倍常大喜擁之入帷將與之狎忽覓帳後數人皆面黃肌瘦形如枯腊駢肩而立詰問若輩何來其妻遽遽對曰樂淦樂淦

外史氏曰此事余嘗聞之友人偶憶及遂書之或言已見昔人小說余初未寓目也余述此事蓋為睨比頑童而廣田自荒者戒非敢仍他人牙慧也故復存之

餡餅阿六

餡餅阿六者邑北柵沈氏子名鳳翔自幼狡黠無賴少長以賭為業而窩娼窩賊無不為也凡遠近盜竊積盜無非羽翼也都邑厅役無非耳目也以故官府不能捕邑有烏將軍廟住司

馬者南半里而近俗稱土地堂堂之前小賭場數十開賭者皆其爪牙也人呼為堂前兵時東卿徐氏以居積致富六之饗小木匠桃花橋等先以索詐不遂將毒斃未得間也一日徐命店夥往村中收賬遲至三里塘日已暝乃就一相識家借燭籠以行適其黨與堂前兵經其門偵知為徐氏店夥遂擁入誣以奸縛之搜囊中有番錢五十餘枚盡攫之去某歸白於徐某控六及諸人於縣縣令王故與徐有舊狀不能治六遂揚言於眾曰有我在區區一縣令何能為寄語徐某如不能制我當有以報也徐聞乃赴省控語巡撫巡撫差官至縣坐提不得差官乃容與幹僕數輩至邑中來夜出不意先擒六交邑司馬某公乃赴湖州啟太守林公請撥武升二人鎮兵二千與偕至邑并縛堂前兵數人而去巡撫委杭州府某公親提定案六等七人俱問流充軍有保長楊四一人中途堂前兵逸去三人惟六等數人解至其地未及兩月六已自絕蛻逃還石老蟲小木匠等亦自他邑返蓋有頂替在彼處應卯也六於是於北宮橋復開賭場其勢愈熾至七月娶妻某氏實者十餘人先是某氏本絕與良家女嫁為某氏子婦甚慧順敦後某氏子為六所誘挾重貲隨六至邑中久不返其婦以念夫爭至邑家勸某自從六縱賭已耗其貲大半及是六視其妻黠之乃復招某至家相與博連輸出土妓數輩招酒漏既下六起出某時已醉徑擁一妓入旁舍共戲甫就枕六

奉其臺持械而入執某及妓將殺之某巍囊中金以贖不許眾勿其更往取五百金畀之使可糧邸且許借以此錢某辭以床頭已盡眾曰汝家豈有十金奇貨而不知耶某不解行謂眾教其以某氏歸於六即日間所輸二百金亦可一筆勾去遂遣其書券某涕泣不忍六揮刀而前某於是欲泣著券眾即蜂擁至某家呼其妻出告以某在六家辛病仆地救之不醒趣其奔視某氏即隨之去入門見某無恙甫定而某還前提其髮頓足大哭良久乃哽咽而語以故妻敬絕欲返奔救曳之曰汝得嫁沈郎亦復何憾而史欲也歸事至此尚容汝自來自去耶某故亦柴黠頓見勢已難挽即收淚慰其妻曰女往此誠大佳即從從我去恐終不免餓殍也言畢拂袖自出而心中憤焰欲熾行數十步復返及門門已閉矣流解某自經於簷帶絕蘧地乃歸將取案以往入門見燈火堂戺四鎮閉無人影痛哭不已既思此時不知妻猶在否若得一見而死亦可瞑於是攜燈就寢而輾轉不能成寐憶從前始與六遇攜貲借來今所攜既已湯盡并其婦亦為所賺遑躍起捉床大叫曰阿六汝資吾也頃之天曉出至市中市一短刀藏之將伺便刺六未得也忽聞喧傳六方娶妻往探之知其妻已別抱琵琶相從而去矣憤極急歸取所藏刀厲之油而出自是之不復歸矣一日天微雪尋六至唐家衖將至其門聞釘鞋聲閣閣然來趨視之六也厲聲曰錯併今復乃復追耶出

刀刺之六腾右足起中其脫刀輒拋落以用刀過猛其釘鞋跌墮雪中某隨手拾得劈頭一擊恰中項門六仆於地某復前擊之項上數十孔血如箭激滿地都成紅雪而六已不復能動蓋六本禿髮而腦幹短小故所擊皆在頂上也某棄鞋取刀刺其腹立死奔至其寓跌開門扉呼其妻出告之且言其負心將并殺之妻泣曰爺所以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欲得一見君面而死也今大仇已雪又何面目與君相見矣即奪刀刺其喉急奪之已深入半寸血溢不止而仆於地某抱至牀上為裂帛裹其創瞻後知漸蘇此道光十六年十月間事也時臨司馬適在省某乃至青鎮司自首巡檢某公詢知為紹興人權令弓兵嚴搜密使人諭令逃歸某以無證難之與以五十金某始攜其妻而去今石老蟲等尚在獄

外史氏曰十六國春秋杜育少時嘗從濮陽人為賊母笞之育曰天下將亂且以習賊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砍頭育為賊被甲三重持戟轉鬬而出嗚呼五代時王俊以走及奔馬得官歐陽公嘗以慨亂世之人才矣無如世當衰亂建非常之功者多出自此輩中也余嘗謂楊亦愚曰天下有事如錮鈴阿六輩皆草澤英雄也吾與若區區猶以王法繩之抑迂矣此持法者所以眷及於覺政歟一歎

秦檜為猪

順治初蘇州提果毅公官刑部尚書署理宋司代陰書決冥中事一日湯文正公斌訪之值公午睡得之良久甫出湯問公盡寐諫公笑曰非寐也此事本不欲言恐有關臣節涯細故不妨為知己道也適參至冥司提問秦檜公案耳湯驚問曰此案至今猶未了乎公曰非未了也緣前世本在滁州一富家為尤其夜有數盜持刀入執縛主人主人不敢號任其捽括盜猶未慊疑其尚有窖藏將以刀便指其處而室中實無餘金盜暴甚欲砍大從旁力嗇其足盜反身斷其首而主人得來問逸去冥官嘉其義俾其託生秦氏為犭故身後眼有夜光也不意忘其本來宮腐禽國罪惡至此閻羅用罰令三十世為猪以示報言忠良之報而檜仍欲乞為投湯公曰大豈有勝於冢宰公笑曰此其所以為奸狡也大不盡投而冢則未有能免屠割者也適答之三百猶不承繼以炮烙乃服今押往汴州為猪去冥間以前郡在何處曰此案未可聯結甘瀛國公入燕以後始今其世世投生番氏為鼠以剑其腳俾償武穆之剋迄今纔今往上他處耳湯曰宋自和議成而歲貢金繒偷安半壁君臣遊燕荒嬉無復中原之志以迄於亡而南自南北自北之議檜發之檜實成之是其貪國之罪更大也曰此善報自金人主於禹宗南侵享國不長半由自取既新檜制俾其先宋而亡已足蔽其辜矣但其能武穆於獄及誅殺不附和議諸將罪孽尤難末減需為猪三十世乃可洗一朝忠臣

之愉也湯歎息而退湯與陸清獻皆為公所薦引者也

又按異識資治通鑑卷百五十京口郭汝壁遊於杭見屠家有去毛盡腹上有五字云秦檜十世身康熙中震澤某遊武陵通屠家宰一猪歸上及肺管皆有秦檜字衆無敢買者某發狀買之攜歸付僕煮既熟羣啟攜至岳王祠罵拜以獻祀畢忽吸聞者大快青州徐相國溥家畜宰一猪煏去毛肉內隱有字云秦檜七世身宰而食之與惡異常相傳相國之祖在宋朝為秦檜所害故生平最敬武穆特於青州城北建岳王祠鑄秦檜万俟禹像跪階下此豈豈人示儆蛾能則果殺之說信有徵矣竪檄集文載萬曆戊戌去阊陽城三十里朱家桂雷震一白牛腰毛盡脊有秦檜二字豈為其所規免故不為猪而為牛而卒死於屠好臣之不能逃天網如是夫

又按秦檜本王氏於檜秦不祧性畏內妾當孕其妻逐之生子為先遊林氏子曰一飛以檜故仕至侍郎金當子宋史秦檜當孫鎮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戰城破俱罹於恭戰後歸著自焚死子浚澤皆從死好臣之後一門死忠者豈復係其世類乎狀檜無子以妻兄王曉子為後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云是亦以秦遇非檜之子也史不足據也

閒嘉靖初秦檜裔孫某宇汝陰有政聲每欲謁岳忠武祠遲遲未果將及祠謂同寀曰岳少保鄉與先世有宿怨在後嗣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適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十扶出廟門遂死御此與宋史所載則秦檜有子可知然安知非王氏子之後歟明史部陵山謂范仲淹為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秦檜有再造功篤人之論據其言是南宋之亡國賴檜之力而觀公此舉為濫前矣史稱其博辨而多偏激信哉

賈似道

康熙時張松村先生客遊大閩佐閩漳某公幕平朱一貴之亂其歸也舟泊漳浦晚飯後波心月上沙雁碟碟鷺起悵然不能成寐遂登岸欲訪木棉庵遺址未知所向信步行去入一古寺有三人圍坐共鈔綠柱樂隊一美人衣天水碧綃為紗裙年約十八九妙麗婉約抱琵琶側坐見先生至齊起揖之入席先生悉叩姓氏一楊子玄一錢相國其二人語操吳音自稱廣陵友竹乃與榭先生之族姪也性嗜山水慕雁蕩名流江浙東甌轉至武夷今流寓於此已十年矣言已黯然錢嗔曰善容相逢如此良夜乃絮絮作楚囚對語耶於是洗盞更酌痛飲酣呼先生素豪飲連釂數巵為述平生之事楊唉歎不已錢生拍手曰我得一酒令矣厥曰善遇風雅士豈容斗飲喧呶俚作傖父面目但需出新意備有拾人牙慧者罰如金谷酒數

錢乃淳白曰砍楊頭見五代史補泉福建三語諸君能對否楊應聲曰穿錢眼而代史補泉眼通宛浙東盡楊木以入貢為炭水同知隨為宋一貴所擾而錢以遊幕客紹興故二人還相嘲謔次及厲厲曰我亦有二語請對遂宣曰天上月圓人間月半衆思久不屬請其宣示厲曰此語向來竟對不得故以煩諸君衆譁然將取巨觥罰之厲曰此時已不勝酒力與請為小詩償責何如歟笑曰亦得吾不忍其殽核姑舍是厲遂吟曰夜深立盡板橋霜楊柚知寒已變黃無限青山湖上路只隨烟月夢錢塘其二曰風吹曠野怪鴞嘯葉葉征衣化作泥今夜送君吹鐵笛荻花楓葉也含淒錢急拍其口曰君閘口便含酸如數使人不歡顧美人曰為我研歌以當鞠歟美人即笑撥琵琶低唱三笑月中行一闋音節嫣婉合座盡傾蜂楊已醉輒抱置膝上解錦半背贈之忽一人肩輿至門閽然入罵曰賤婢無恥又來此貴倩耶美人舍里遁去楊怒而起曰沒今猶為此鸞寵來嚇誰耶奮拳毆之衆勸令代歌入曉其人醜頓就席取拍而歌錢吹橫笛倚之歌曰恨固儂無賴貴嬌眼春心偷擲答君花落早印下一雙春迹花不知名香總閣氛似月下簾櫳將山傾國半解羅衾慈葉漸魔鎮宿粉梅香雙嫵語態眠情感多情蛙鼓細閣低聞望宋牆高鏡鸞路隔秦樓鳳又暮雨凝碧花徑橫烟江扉映月儘一刻十金堪值卻林黃鶴藏鐙衣桁任氣臂金釧搔頭玉滑更恨檀郎惡憐深

憐儘頗衷周旋傾側軟玉香鉤怪無端風球漸脫歌未畢楊起拍案曰此乃廣筵中簡傚曲也吾輩今夕相約不許襲舊汝本一帝升無賴不過借內寵以作奸盜柄料豈知世間有筆墨氣偏又假慕儒雅倩門客刑書鐵帖託附名流今居然忘却本來舜如此無恥小人尚可耐乎據地一叫怨化為鬼即其人去衆譁散先生亦起廣挽之曰公無迺過歌者乃即宋之賈似道故楊公為此歟相與嗽而尊之魄其先歌鬼即賈寵時所攜沈生也今僕尚有一畫煩帶至家中迺於懷中取畫出付先生相送上船擇泥鄞重而別後先生至杭訪厲厲果有其人投以畫其子發視之始知其物化已久書尾嘱其速往收清賜數息而返

鬼母

余嫡兄載榮小字麟幼聰慧性尤醇篤孝弟溫然而於余尤狎以家貧不能從師學二伯父親課之讀然猶不能紛才請學廣二嬸遂歷而學費迨二伯父世既沒三兄行貴武林兄亦往梅里經商歲未嘗一日廢書也時余父母俱無恙歲時常來省親則必從余問經訓尤好談詩書學米董顏得其似其好學蓋天性也余每見如得良友與之談輒至午夜歲兄又以勤於其業不能久留余既無兄弟既別寥悽然如失手足已而兄漸有所基余父趣其娶婦遂於嘉慶二十一年結婚梅里某氏次年仲春娶有日矣乃附貴舶來寧將請余父

及三兄同往行次常州以覆舟溺死後二兄至常州撈其柩常人云是夕風雷大作纜之兩雹舟不能行已泊於塘灣矣俄見岸口一舟其行如馬桅頭一燈瑩然其上有登仙二字聲聞有人呼之曰風利如此汝等何猶泊此為於是同舟相謂可屍以行也遽揚帆出而前舟已杳風勢愈猛急欲斷棹已不及矣時同溺者七人惟舟子以善泅得免時年三十有三

外史氏曰世之死於溺者多矣如吾兄之為人亦何罪而至於斯耶余每念之常達旦不寐擬效柳州招海賈文以哭之而援筆輒煩寃不能成章至今常自呼負負也今三兄尚存平六十有四矣而未有子豈余二伯父之後又將絕乎是又可為痛哭也已

埋憂集卷六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二僕傳 茶宝文鈔部鎮

明季鄞李思毅公有二僕一曰任瑞體長能飲解音律性甚黠善逐輕海舶遊一曰孔瑞狀黑體短小而其中纖毋弟俱依公家公家待此二人甚厚公蒙難家失勢遂俱謝去任僕投海門道為夜不收孔為某副將營健步其後公械至西陵公夫人使人持金錢微隨公為給用適任僕以事至省道遇公囚乘醉呼主人名謾罵欲遮奪所持金其故人在西陵圖援公者俱從舍避之竟分所齎財乃已而孔僕在家時與營中二將將突入公家取器物去後為告匿狀投副將逼取公家數百金以一貂裘獻將官其叛主之惡皆如此未幾某副將使孔僕持急書至省投大帥府此僕行數日見逆中一人刀笠擔囊稍稍就近與語知為某營健兒齎書至省告警備事因與同宿對飲卧一榻次夜其人益大貫酒探囊中牛庶脯縱飲約拜香燭幾夜半方各酣寢行至錢塘其人曰若先行吾待後曹須次至省與若酣飲某山某酒家逻別而孔有一子在省聞與父相遇大喜共齎書投帥幕大帥坐帳中聲穢怒大怒立命人拽出斷頭此僕悝急不得一辨語父子頭已並落蓋逆中所遇健兒乃山寨諜者

持謝降檄方酣寢時已潛易之矣而任為彼不收數年以罪除根日縱博大醉乾笠僧酒家覺無所投日擁敗絮坐腹卧榻上無面出見人一日偶出門不歸比曉人傳南湖有一屍抱一屍浮出其一屍即任也俱謂此僕不能忍凍餓卸投水死或曰此僕行遇一故酒徒飲得醉命黑坐橋上謂其家卧榻上仰卧醬甕橋下石故其死腦碎或曰人有潛水死者其魂常為水鬼必得代方已此奴醉後坐步口為鬼拽入水中故相與抱出要之任僕之死人不知其所以死至孔僕之死即彼亦不自知其死也而且父子同死天之報怨人誅叛主皆太奇已可畏哉可畏哉

段珠

雍正時石門有段七者以拳勇名天下其妹名珠從乃兄學藝絕精年十六七矣韶麗絕世一日有少林僧訪之叩其門七不在妹從樓上應之僧戲之曰盍出使老僧得近芳容豈不更勝乃兄此天假之緣也女怒躍而下以莊火鐵其兩太陽洞入寸餘僧目突出而死

嘉慶初尚陛提川楚齊林春本襄陽總役習白蓮教案伏法及其兄之富等既死迎林妻齊王氏為總教師諸賊聽其號令賊酋也謂之聖一宗姊敢悍毒大書旗上曰替天報仇勢尤猖獗久之乃歇賊定教匪述編冒其姓頃豔治雙翹纖細儕輩狠豪野逐山賊名冠諸賊之

自。真人妖也。相傳齊二宮娥。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於馬上運雙刀。趫捷如飛。所向無敵。有時翹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蓁澗。從無蹉跌。其刀提亦可想。吳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鬬。為牽賊所服。後為官兵敗於卸花塘。俱投巖死。

金三先生

金三先生。武陵人。其養法得乃祖石翁之傳。饒以投徒來邑中。一日與其徒演技於鳥將軍廟。有孔六者。方壯年。自負其勇。欲試金。出不意。騰一足。必金笑曰。勿惡作劇。睜二指插入鞋縫中。其足即不能舉。視之鞋圈脫矣。而足不傷。蓋適當其凹處也。既而出至山門外。有數雀棲於池南戲臺之顛。金探囊中出一彈丸。如梧子大。置食指上。笑謂孔曰。請為君落彼第三雀。即以拇指撥去。此雀乃應宇隨。孔乃大服。孔言金前以保標至山西。嘗獨行至山中。遇一青兒追之。疾如奔馬。行里許。前橫大澗深數丈。金乃面澗而立。視其及猝躡身以躍。足蹬其背。兒跌入澗而死。金體幹短小。不及中人。然所用一棟柄鐵椎。其重乃不下五十斤也。

讀律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師法也。其始教人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名其書。村學中往往以授生徒。今未中大理卷陳氏人多以遊幕為業。其子弟自幼年皆讀律。有一人自讀四子書、史不讀。他經。而專讀律一部。人此遊。屢試優等。蓋其書箋註詳明。引證多本經史。較鄧思賢更勝矣。

贅詩

蓮花莊劇生某中丞公峙亭之孫。太常卿緘三之從弟也。中丁卯副車。其人落拓不拘。性嗜飲。面頰如赭。嘗衣敝縕袍。着破鞾。垢膩如鏡。日向街頭索酤。有與談文藝者。輒高談雄辯。旁若無人。尤長應制詩。常以賣詩自給。每首五十文。詩文皆頃刻成。然所得輒隨手盡。以是每不免枵腹。論文西漁隱叢話仇萬頃。未達時。嘗架牌賣詩。每首三十文。停筆磨墨。潤錢十五。今閻生不必插標於市。而償又逵墻於他則固從來居上矣。

詩讖

徐鵬舟吾鄉詩人也。少時以梅視詩為程均軒先生所歎。以女妻焉。未幾。病痎。困床褥者三十年。竟不能娶而卒。程氏以處女終年。踰六旬。知鵬舟未死前數月。賦絕筆詩四章。自是遂絕。筆人咸謂為詩讖云。

秋興詩

戊子之秋。余館於新城馬氏。馬生鍾英以秋興詩索改。余嫌其後半不免應制氣。為改之曰。落月窗梁驚斷夢。秋風古巷怨斜暉。天桃裨柳都非舊。猶自鳴蛩繞帳幃。末句余素矣。氏訃音至。鍾英歸家欽葬。即赴武林鄉試。未及返。而幼女阿奴又死。始悟前詩之不祥也。

供遲廟

余嘗偕金古春至崇明遊供遲廟。廟中香火頗盛。而至廟祝以魚鱗一片。覆醬缸其大如簟。其廟前懸鼈錢二色。瑩澈而白。諦視非玻璃。亦非明瓦。訊之廟祝曰。此乃鎮魚目為之。者相與嗟異。久之。余謂古春曰。供遲本齋人。未聞其嘗至南海也。何由為此間所崇祀。廟祝笑曰。二客亦知孔子之所以為聖人乎。余曰不知。廟祝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於泉洲。見仲尼與七十二弟子遊於海中。與魯人木柎。令閉目乘之。歸告魯侯。侯築城以備寇。人出海投其柎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魯人不信。俄而有黿數萬。浮土培城。魯人乃大城。曲阜既畢。而齊寇至。攻城不克而遁。此所以為聖人也。惟是孔子奈性廉介。在海中飢不得食。請弟子亦來手無策。惟與運從來好利。乃至此地。販木棉以給衣食。其後史敭至口外地方與易皮裘。來與信之。獲利至鉅。歸後值吾邑大飢。與運糈以粟來賑濟。飢民始賴以全活。及其過邑人思之。故祠祀至今未絕也。余慎謂古春曰。女聞之乎。今天下之廟貌褫。飢食一方者大抵皆與運販棉花之類也。一笑而出。

昔在常熟方塔寺內有一青魈菩薩。即雕塑張公跡也。赤髮藍面。口啣巨蛇。作夜叉狀。或言公自天。死當為厲鬼報賊。此蓋厲鬼之狀。吾邑來平廟。其始本亦以張公與顧魯公並祀。今改城隍廟。其神猶然。黑面虬髯。努目怒視。蓋流俗無知。仍沿其舊。假髭髯壯十倍。亦何地無之耶。

施氏

吾鄉有施氏者。其父嘗在余家主會計。父殁。嫁為賈人婦。常來余家。其後翁之不能自存。逐自縊死。通有養媳曰阿福者。入房見之而號。其子奔視。則懸於梁間。披髮亂動。口中白沫流溢。急解而救之。踰時始蘇。復至余家。自言其時亦不覺痛楚。但越二年冬。吾生方撤席午前。施來哭之痛。余姊妹勸之良久。始止。然猶流涕不已。勸之食。不食。將晚。乃告歸。望之不可。涕泣而去。迨夜。其次子某方與衆客飲。忽其鄰某奔至。呼之曰。汝母已縊死矣。其子奔救之。竟不復活。

嘗聞縊於桑樹及床櫚上者。皆不可救。里中蔡阿三者。素無賴。後與同里沈某有隙。至其家門前叫罵不已。沈父子皆避之。一日晚起。忽傳蔡已縊死。沈氏桑地中。余往視之。見其

懸於亦閑一足踏地上其右足亦着地而屈其膝但口中舌微吐出不及半寸此其死時亦未必能知痛楚也

又余舅氏表弟婦張氏者少時性頗剛傲得顛疾醫治經年乃愈且更柔婉好奉佛於是舉家相愛然年踰四十自縊已兩次矣又數年其家將祀神予表弟入室香燈適僕妾皆不在張氏請至佛龕中取之逆自上樓去良久寂然予表弟不耐久俟走視之則已縊於梁上而死後余從姊為余言半年前以書言每行時輒有四人相隨中一美婦人衣紫綾襖皂半袴常頫而笑其前一人鬚髮皓白方袍幅巾似廟中所供土地像者其後二人類婢亦着似五六十歲人三人間或不見此婦輒引入一洞戶比醒始知已就縊今竟不免

觀此與施氏則遲速之數亦無可強也

空空兒

乾隆時兩江制府黃太保巡邊至鎮江府舟泊京口忽失其項上所掛數珠大驚傳地方着令嚴緝限一月內交出縣官受命退即飭役各處緝訪無踪影無何限期已逾正俱躭令累焦思無策乃雖暑做行密訪數日至白曲山僧遇一跛龍女子衣絳綃袍弓鞋窄袖行絕壁間採女貞於樹下上如飛鳥異之何其歸屋至溪邊入一洞穴某亦蹤入其中大可數畝而幽折地旋迴非人境穴將盡有茅屋數間門外植雜蔬纔一老嫗滌器於竇見某訝曰是非某官耶何以至此某前揖其道來意嫗微笑曰哦想又是吾女與黃上人作劇耳此女態能未改致貴官惶急至此自當懲之但此時不知何往姑請歸明日當令送還貴官於午前至報恩寺塔頂攜取可也某悚然敬諾而出疾馳稟太保太保不勝駭異次日命副將某率兵往環塔設弓注矢以待至日中眾目睽睽仰注塔上忽見一道紅光皆如飛電而數珠已掛於頂一時萬弩齊發颯然如捕風影焉於是令健卒梯而登取珠下珠上繫書一封題曰空空兒手緘以呈太保拆視大略言其祖任以來撫戚以擾士民挾術以欺君上挾勢以辱良史以詞榮縱武弁以羅織為腹心以凌辱稱旅亟濟貪以酷行詐以權身荷封疆之任心懷鬼蜮之謀一刀徧催茶毒而紳士無所控訴道不敢糾故取公此物聊用示警若不速圖悛改仍蹈前愆即當取公首級以為大吏奢戒云云太保請罪毛骨悚然其貪暴從此稍戢焉

鬼鐙

桐鄉徐小山家三代皆至郡中鋪身至永興堰已薄暮風雪四布風雨交作天黑如漆不辨東西舟子大怖進退失措傍徨間候晤林海中燐火一點光巨於燈漸移近岸問影照水如白蓋舟行則燐亦行如為導引者直至村中大虹橋光始不見計所照水程已三十餘里矣此可石所述以為小山之善報云然余詢小山於此地旁近初未嘗收殘骸朽骨小山素精風鑑而此處未嘗為人營穴亦並無祖父墳墓也

外史氏曰唐段成式金綱經鳩異貞元中先君自荊入蜀廣章南康祥命後章燒賦詞知留後先君憐與詞不合閒之連夜離驛詞尋有帖不令請驛官離驛其夕除雨出郭二里見火兩炬百步為導初意驛吏迎候甚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欽及驛郭方滅及問驛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向之導火乃經所書跡云云然小山素亦未嘗持經咒即成式之父所遇導火亦未必果為誦經所致也

祭鱷魚文

罽賓國在于吧薩國之東南沿海順風行約一日餘至其地海口亦荷蘭番鎮守洋舡俱灣泊於此由此買小舟入內港行五里許入東北行約一日至東萬力其東北數十里為沙喇蠻皆中華人淘金之所乾隆間有粵人羅方伯者貿易其地其人豪俠善技擊能得眾心當有土番戕殺方伯率眾平之又有鱷魚為民害國王不能制方伯為置海濱陳列犧牲敕昌黎祭鱷魚文宣讀而焚之頃之風雨大作鱷魚遁去其患遂絕於是

射冤

蜚夷皆毒為容長死而祀之至今云此與前人蓋轉文後者相似所謂文章有神其信然歟

泰安富室周某喜狂好外舍畜一孌童安徒妖媚與周狡食必俱情好順篤呼為張毛第未幾張死周為瘞於泰觀峰側數年徵有獵者持弓矢入山射獵選見殘雪中一兔方與狐交逐而射之中其尻兔帶箭而逃入一破棺中即之竟不見但存一枯骸而已或言此周氏所蓄張童之墳也今周應與狐魅為偶與獵者悚然投弓矢而返自是遂不復獵

馬宏謨

彰德馬生名宏謨素以操行自許年踰壯尚未娶也嘗言人以兒男子為鉄石心腸然已亂男女之別吾輩笑其柔情未斷也人謂其不慧斯言父若盧老矣館於富室趙氏母入夜溷先就寢一日其徒二人以課藝未完若捷宏半夜方始脫稿登其堂上所懸關帝像倒懸中冉冉而下二人大駭將逃帝君止之曰毋恐吾非禍汝在逆索觀其草稿為之點竄講解皆精妙入神良久仍歸畫上二人重加繕錄次日以呈塾師師大驚之遂詰得其故慨嘆良久語宏謨聞之笑曰此畫妖也從來妖由人興彼見邪魅而惑正人端士也既吾父恒怯不敢復留幸請往代攝其事看此妖敢來魅我

不若虛阻之不得來裝徑去託久命以邀主人姑為下榻焉俯自是齋中神像覺不復下人咸謂生之正氣雖鬼神亦避之與生亦益自負後值重五熟徒皆戲於窗枯坐不禁思鄉之感遂信步至後園其中亭屋頗極幽邃遠望荷水畔一小池荷花已開急趨之池上有樓翼然意將登覽以豁幽懷而扃鐍甚固正徬徨間忽雙扉研然自啟一二十許麗人迎門飯犀微露以手相招風濤靡曼世間無其匹也生時方久曠乘興從入女轉身上樓生亦拾級隨上頁前擁抱此如忽變一厲鬼被髮相攫駭絕急奔及梯而仆忽頭上砰然作聲其左足已為樓扉所壓而身倒懸於下大嘷聲集救之竭力啟扉不可得其主人仰視久之心知其異急出呼一犬至取械擊之犬嘷聲大作而生足脫然出矣扶掖至齋中細詢其狀生此時神魂喪悶不覺止覺主人從旁笑曰先生不知此樓向為狐魅所窟故終年常扃閉不啟不意先生乃亦為狐魅所惑也眾皆聚觀生汗顏不能仰視翌日乃以足疾辭主人歸竟不復至。

外史氏曰馬生色厲而內荏意其生平醇謹如徹生高之直張君瑞之遠色有足以盜取虛聲者然未有實學故無定力其卒也遇尤物而速亂失次至此幸此妖忽現變相以相戲雖傷其足而不至失足再然其失足過半矣

茅山道士

戴曉如戴家山村人業瘍醫兩門可設羅一日有遊方道士萬巾布袍造門化齋自云自茅山來戴具雞黍以飯款洽頗能道士德之啟色囊出丹方一卷授之云此方傳自孫真人真人得之老龍者也今後第以此濟人一生吃香不盡與戴感其意請為方外交道士亦喜遂與定交而去後數日復至謂之曰前所授方雖妙須辨症施治僕尚有小術君欲得之否戴大喜請教道士於懷內出小竹筒授之曰此中有人呼之可出若遇疑難問之無不應也兼授以符咒戴欣然去其塞咒之一小人出長二寸許眉目端秀可辨纔至地曝長丈餘金睛朕閃青白披髮而蕩出俗外藏寸戴大驚哀祈收去道士笑曰以君固善士故願以秘術相傳乃反見疑豈但此物既入柯之須得十金乃不復出戴乃謀諸弟貸金以獻道士從容攫取入篋初不覺其盜也納筒於懷長揖而去。

外史氏曰從來僧士羽流多以幻術欺人以余所見其為所欺而受害者有矣未有獲報其利者也往時郡中有楊道士者故府小吏也善以禁咒療人疾有延之者輒徒弟不受偏若須齎藥者則取懷資焉以其必延他羽士也以是人皆信以為神余嘗館於劍氏其第三子某病已垂危諸醫束手乃往延楊楊至命取白雄雞一并水一斗至病者帳前具香燭已中喃喃咒良久取雄雞裂其首向空擲去及墮地視之曰疾尚可為也隨取水盡符在上擊與病者曰若要活當飲此水時其子溲便久閉勺飲不納者數日矣且昏不知人聞其言忽若夢醒就手中一吸而盡放頭便睡至夜半乃瀉遺溲盈斗於是舉家謂可幸更生矣楊謂此有冤業尚須懺悔次日乃為招黃冠數輩廣設壇場追簽滿堂征鏡鼎沸列燭數十爛若白晝方披髮仗劍升壇禹步作法忽老僕自內奔出曰三少爺已絕氣汝輩可收拾回去楊及同伴皆失色倉皇閒堂上鐙火皆滅闃無人矣此可為發一大噱也嗚呼吉凶由人窮達有命人之覬幸富貴而妄求非分也其不為茅山道士所笑者幾希。

葉太史詩讖

秀水葉太史維庚嘉慶甲戌進士以翰林出宰江左時嘉慶己卯秋試應聘入闈八月十五夜夢有人邀至一處玩月且示以東坡催試官考校之作及水調歌頭一闋俾和之和畢復引至一官署遊覽殆偏閱其地司盤江亦不知其在何省也迨醒後丁內艱卦賓應令量移江陰因思憶前夢蓋江陰一名澄江也故其留別賓應紳士詩中有料得下車圖舊跡澄江重話月分明之句次年遂宰於澄江一時以為前定按公作宰有政績及卒之前一年二鼓後宅門已閉其門役忽見燭龍數十梅映門外於門隙窺之見有清海伯宇棣晴海伯江陰城隍封號也既聞啾聲而沒聞日城隍廟道士某夜夢一神語云吾舟適送葉太爺至東獄為羅酆山都錄司命繕後為樹枝所擱宜亟修之道士醒而異之及曉視喪司船左舷一縫於是知公之沒而為神也

外史氏曰太史少有文名余於嘉慶甲戌請其德之不修全要拿雲愛其天機明利理解清真因手錄以為揣摩既聞其未第時書館於白石浜沈氏有僕素無賴見公丈弱書忤酒後罵公方晚飯笑起酌而撲之曰若有觸忤明日再容負荊此時能更飲一盃不僕慚而退及主人出問何事公曰無他頃渠人醉仆於地故號救耳公尤好學一日方夜請紙窗下閱窗外窸窣之聲視之窗前一女子笑靨編秩已將紙窗紙破含笑相招遂拈筆題一詩於窗曰挖破紙窗容易補情人陰德最難修今宵倘遂文君去正恐芳心也自羞題畢忽聞裂帛一聲此女已化作縊鬼而沒未幾公赴省試與同伴祈夢於玉忠肅公祠夢至一處見廟貌陰森羅列鬼卒殿上一人冕服中坐如王者有二人侍側如判官狀公急趨俯伏階下王喜命之起賜坐寵賚曰聞汝硯志頗堅且文名籍甚自應擢第好學者勿但榆汝祿籍應以優貢生終毋奈何因左顧命取陰陽簿檢閱至一行諦視笑曰壽幾是其長厚而有度也維檢柜奔女事復笑曰是其嚴正而有守也此二事足以請於帝矣但從此尤當如行勿急也速命鬼卒送歸醒而異之是科竟登第夫以公之績學固必藉陰德以顯況此逆馬者乎以此

見冥中之重德行史勝於文章也

奇獄

鄭夢白先生宰崑子邑民楊翁者晚得一子某自幼循謹翁極愛惜之為聘室養媳某氏性亦柔善後二人皆長大為之成婚是夕共寢觀其意甚相得也無何至次日辰後二人不起入視見新婦裸死於床而新郎昏不知所往驗婦屍并無傷痕惟衾間桃浪沾濕不解覓其子不得遂命往報婦家時方暑三日後其父始至則已殮而痧語野翁以恐婦屍腐爛為言其父大駭謂翁父子同謀死其女故匿子而痧婦以滅跡便出控諸縣請驗及開棺則並非女屍乃一六七十老翁也其屍黃疑皆曰背上斧傷痕數處先生益駭聞翁翁亦茫然又問其子何在亦不知也加以刑訊卒無以對先生無如何始命痧棺而以翁返訟繫之月餘忽報翁子自投巫出訊之自言是夜與婦相狎戲掐其神濁匿笑方劇而婦忽寂然不動挑燈視之死矣一時懼罪而逃昨自旁邑聞父被刑將抵罪故不憚自言以白父冤蓋其子本業修鬚故能捉捕為戲然但知作劇而未諳解之之法故逃去於是擊其子釋翁歸顧婦屍何以忽易男屍且屍有傷痕懸示相招絕無屍親出訟此情罕無從究詰不得已請更展期再緝然計猶未有所出也無何翁歸後月餘偶以事至運昌道經周濱遙望一少婦浣衣溪畔漸近似是其婦伴呼之婦舉首見翁訝曰吾翁也何緣來此遂請泊船過其家翁是時驚定而疑乃問曰汝其鬼耶其人哽咽慘然曰非鬼也姑請到家再述翁乃登岸從之去入一華舍非農家光景詢其何以在此婦欲言先淚良久備述曩事且曰幸渠今適出門兒得遇翁事已白願相從至漢頭發身魚腹足與初婦既倉卒被痧半夜復甦六曉後適有建昌范氏為木工者叔姪二人從此經過聞號救聲乃相與挖棺出之婦本少妾又時方新婚眼飾華蛭其姪作見心動將以偕歸而乃叔執不許細詢里居將送之還家姪爭之不得乃爺之致死即以屍入棺掩蓋巢搗婦還過為夫婦婦不敢拒故至此稍得見翁也翁聽巢淚然撫之而泣曰兒不幸遭此強暴亦復何罪且兒若不歸此案終無由白可速行稍遲恐無及也遂以俱歸舟次到家忽逐中一少年負鋪蓋泛泛然來蓋見婦大駭將行篡取婦罵曰妄向人往弱為汝所劫今天幸見憐俾與翁遇汝死在旦夕尚敢肆惡乃面手翁於是知其為某也奮怒與爭村中人咸集相與執縛詣縣兼搗婦為設先生出一鞫而服乃釋其子於繼婦見其如鎖郎當不禁掩泣先生憐其婚痛又能為夫雪冤皆怒之命翁搗遷復諧伉儷焉蓋是時某至南康僑作旦夕行過至邑中偶其事不遂通信翁與婦也

外史氏曰楊氏子以戲戲而致死其婦乃翁又以閨舉而誤痧其婦其不免刑戮也亦宜然非其罪也若寇某者本以見色而動乃至甘心於其叔而不憐使非翁與婦遇則此案難集陶不能定矣即幸已遇父而某亦在窓則奇寃猶未易灑也幸也某既出閨而翁乃遇之翁以婦歸而某又遭之此其中始有天焉然非先生之清慎折獄恐有掩蓋而周內者矣是皆可紀者也

詼判

乾隆間蘇州樂橋有李氏子母喪起靈於市得錢以養母一日道中拾遺金一封歸而發之內題四十五兩母見之駭然曰女一寒人計乃所得日不過百錢分也今驟獲多金恐心不為汝禍也且彼遺金者或別有主將遭艱喪或逼償致死矣促持至其所以待遺金者過至還之其人得金輒持去市人咸怪其郵謝也欲令分金以酬其人不肯詭曰余金固五十兩彼已匿其五又何酬焉市人大譁適某官至詢得其故佯怒責衆曰爾等之五而發金指其題謂遺金者曰汝金故五十兩今止題四十五兩非汝金矣舉金以授責衆者曰汝無罪而安得吾等吾過矣今聊以是償而母所謂不祥者驗矣促持去一市稱快

又崑山張潛文子煒早歲有至行父疾刲臂和藥以進時稱其孝焉性好施黍工祁天章年四十貧不能娶張與金勸之娶祁喜受之去明日過之察其有戚容詰之不言而泣出詢其鄰曰是以金歸而道遺張返取金如前數往問之曰昨簡金已還乎曰否張曰爾無誑我我已聞諸人矣出金袖中曰此非爾所遺乎祁大喜以為真其所遺也直受不辭之嘗遇一貧衆傭亡其百餘金欲死張託資衆字主家令家人稱之而陰納錢衆中及遷地張伴驚曰爾錢故在乎其人大喜拾取收餘錢而去用是家中落而施終不衰人呼之張善人

外史氏曰李氏子以賣菜傭而拾得多金雖能復拾乃以母之一言而還之絕無難色即平日之事其母可知若其母固菜傭之母耳而明達乃如是此其於去取之間與王陵之母何異祁天章者既已遭其金矣乃問之而不肯告其介可知也而皆卒享其利焉亦可以見天之報施矣而張公之為人謀何其摩且篤歟善哉善哉孰謂今之世而猶有斯人也

錢大人

錢中丞鎔始官京仕江右偶以公事經龍虎山訪天師甫入見天師笑迎曰公貴人也適纔本縣城隍司來見坐談未畢忽倉皇起曰平湖錢大人來當謹避之已疾趨出矣公不信天師笑曰城隍頃以走太疾至庭中一足踐淖水中如不信請至其廟視之可也公猶進謝不遑既而出試往廟中驗之其左足泥痕猶濕

夫婦重逢

康熙時耿逆作亂浙閩閉上寇出沒道路梗阻新選閩中邑令王公挈眷之任伊途遭寇掠夫人為賊將所得將犯之泣曰妾本將從夫之任今滿地風烟妻逢亦未可必自顧往弱無依幸將軍見憐得以清柳之姿奉侍巾櫛於願足矣然妾固世家女祖父皆前明顯宦尚合所不能堪若得備禮而後屬則可以永締白頭耶不然請就刀俎賊從之夫人故善飲及合巹酒意勸酬賊已醉屢欲犯之夫人索金斗滿斟自飲然後更斟一盃手持以進曰今夕妾之侍飲天緣也請將軍更進此杯共諧好事豈不更增佳趣乎賊益喜笑曰佳人愛我哉就手中一吸而盡然不覺玉山頹矣時漏已二下夫人尚將獨酌命侍者取飲侍者出盛起就賊腰間抽佩刀刺之立斃遂隱身門後伺侍者入斬之扁其屍由寨後潛逃幸中夜無覺者天既曉乃設牧人始塗面乞食於野至西安乃嚙指血題絕命詞於壁將投井死村人救而免以告邑宰詢然顏未為之惻然且嘉其節姑留署內為女公子師乃出示訪王所在未幾王忽到投刺謁宰延入細詢患難狀王語及其妻流滿不止宰亦為悽惻也奏然不以夫人告也退而陰使其夫人治餌以進酒半王復泣下宰佯問故曰此味絕類亡荊所治其斷葱亦以寸為度對此不覺感觸耳宰佯為太息曉請以妹妻之王曰亡荊此去不知其存其遞高誼所不忘閱再三強之終不可宰乃別設館舍治奩具而以夫人歸之戒婢僕嘗夫人以巾扶

令父拜王帆轉身面壁絕不一顧其夫人固聞其謀至是則悲喜不勝更難少忍泣而語曰王郎王郎乃猶念及稽糠爭王藐顧乃其妻也遂前相持而哭谷述流離之狀至賊中之事王益痛哭不止宰從旁解之曰賢閭此事智勇兼之足與費宮娥並傳矣不獨節義可欽也僕以為當喜不當悲耳王乃收淚拜之曰非老父母收恤之思亦何得復見於此時王丈憑已先宰許為詳當補給俾攜之到官夫人願拜宰為父宰遜謝不敢入閨後歲時饋問不絕若兄妹然王壽以行擢御史

將李卿曰此事余嘗見之熙朝新語其間夫人為賊所得一段則新語所未詳也而前後亦別有增損或謂此先生多聞其所據未必皆新語所可賅乃其文則以奇而生色矣

宮偉鏐

偉鏐字紫陽號紫雕秦州人崇禎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國變難臣鈔謂其與鄭二陽曾櫻施元徵張伯鯨汪維玖翁布禹陝北斜陳子奇胡過凱施升禮良友史夏隆嚴通林鈖王崇簡皆能潛身者此入國朝而以存起用揆終養例歸歸築室於小西湖遺址閉門著書有春雨草堂集五十卷又子夢仁高瞻光緒大夫蓋道民也頌偉鏐本中崇禎癸未十八名進士而其孫懋言亦中康熙癸未十八名進士且俱係詩四痴居者俱係翰林李姚初懋言公車北上夢祖與之厩駕而喜已此繩其祖武之兆也來中式如其言則乃祖之精靈未泯豈故國故君之感久而漸忘於懷而亦以其子孫之貴顯為榮耶抑豈別有所憑耶

海大魚

甸滙縣志國初有大魚過海口蠕蠕而行其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未見其首尾舊傳為子海州沿海有大魚一頭兩目剜去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懸食之其肪甚厚膩不可聞然以較南滙縣志所載則渺乎小矣

或言崇禎初海外忽湧一大魚至朱頭堰近岸而止魚背有山山有草木鳥獸遊人艤舟而上憑眺登臨漸成蹊徑或把酒賦詩其上有以篙撾鼉鼉者魚負痛一動掀浪湧濤舸舟帆傾乃相戒曰此必神魚為龍王所譴謫而來暫蟠天水勿犯也後上江秋漲洪濤大至一夕摊魚負山而去

車夫

淮安太守趙公璞嘗因公赴徐州途次見推小車者將客人行李拋擲路旁怒形於色不顧推送客錯愕無所措趙停車問之車夫乃言曰小人自徐州受僱推送此客行三日矣尚不知其姓名何憾於客耶車夫乃悟趙與之錢二十文命仍送客往此與皮匠設秦檜事相類真赤子之心也此照朝新語所紀也余幼時嘗聞父老言皮匠固觀優至揮秦一刷不勝情激取皮刀直奔台上將秦檜殺却不禁失笑今讀此絕益喜此言之有徵而忠義之動人乃如是其深且遠也周忠毅公慕州嘗為杭州司理到任後同僚公讌演劇至秦檜來窗畫計公奮起前毆秦檜跪地遲遲散次日或問公是時主人有何開罪致此忽怒公笑曰無他亦一時義憤所激耳蓋至性之在人固無分乎貴賤也

奇兜

吳縣民家一小兜方八九歲每日往塾中讀書迨暮晴必已昏黑其父寒暄志不住讀書又以兜尚幼一日詣塾師叩其遲歸之故師訝曰每日放學時日猶未落何遽晚也某言其狀師疑其中途或與羣兜遊戲是日兜既出學潛踪其後覘之兜輒疾馳至范墳以書包授石人石人即舉手擎持維謹兜乃跨石馬疾馳至山巔復馳而下往返數四顧盼自如師不勝駭異同其至平地疾呼之趣其早還兜驚顧見師策馬馳去更不復返此道光二十年事也至今其石人手中猶牢握書包不釋云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賈義士

賈義士逸其名。山西汾州人。挾其貲以放債營利。往往徧天下。義士嘗之楚之安陸。安陸人樂竅。每歲輒集市中。義士貸其貲而依以居。甚相得也。竅長義士十一歲。呼義士為弟。居年餘。竅病將卒。謂義士曰。始吾以營業之資勞且殆。與自弟來。吾家家中小務。弟之視余猶兄也。今不幸中道分離。吾死以妻子累若。與義士涕泣許諾。竅婦某有殊色。性狡而淫。竅亡未三月。即思棄其舊他適。邑有李監生者。艷婦色。且利其重貲。遂遣冰往。既成說。與樂氏宗族奪起爭之。不得。則請終其喪。弗許。請待期月亦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志已若何人。斯而亦欲與吾家奪吾且還。若竅。若出與義士不敢復言。寨居常忽忽不欲生。數日亦遘病。病七日。蹶然起曰。吾得之矣。走告婦曰。而果欲嫁乎。而家清貧。皆吾經管。而貲太半吾所儲。若以償而所餘貲幾何。且而有子似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無嫌。欲謀家室久矣。而若為吾姊是。而喪夫有夫雄中事。苟可無改。即而子可為吾子。豈非兩全之道。婦大喜。遂與李氏絕。姻謝吉與義士成婚。李氏爭之將控官。義士使人妮告之曰。某氏與賈相處久。今將卻

原贓而終邑別抱其情可知。宜用此不廉婦為李亦頓悟而止。由是安陸人莫不義義士。而笑樂竅之所託非人焉。及成婚。義士盛設筵招其鄉親與飲。大醉夜漏已深。義士玉山頹矣。猥相與扶入洞房。襆以貲裘而去。婦遣女僕出卸裝就枕。撼之不醒。俄聲呼之。則鼾聲齁齁作矣。婦輾轉不能成寐。乃亦身以下。解曬就之。義士驚覺。小語曰。佳人愛我哉。語甫畢。沈沈睡去。無何。鷄既鳴。與義士急起曰。昨日余真大醉耶。今暮影將赴廣州市藥。尚有一事未處。賈舟得毋已發乎。曳履而出。自是遂託病酒。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得。數月婦不能堪。詬誶交作。義士使人為好語謝之。曰。層有微恙。故久使汝孤。兄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婦已徹。窺其意。乃出索離婚書。義士約以明日。次日值寇忌。展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竅之靈而告之曰。弟實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訓及其躯。顧婦曰。汝向謂吾異鄉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為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縣諸梁。拔佩刀割取臀肉。熾炭於爐炙之。陳於靈几。復三揖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醉。因取啖之。且啖且詈。婦哀號乞命。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已四十。其子年十八。義士有所喜。王貢士者有女。義士為樂子聘為婦。遣往從學。義士營生業。夜則課樂子讀書。數年入於庠。乃為消吉完婚。為酒食以召鄉黨。樂氏宗族畢集。作義士乃言曰。吾為樂兄所託。非娶婦不足以酬其死命。十年假夫妻。愛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樂兄也。今兒幸成立。婦亦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尚無子。吾曷獨居。為樂兄故。遲我十年。今將歸而生子與。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貲數百。今已贏數千。謹守之。無忘。乃父創業艱難也。既而既泣下。曰。樂兄樂兄。令而後可以瞑目於地下。與遂即日催騾車。辭行李上。遍與子弟泣別之不得。乃分與千金。揮手不顧而去。于是安陸之人爭嘆與竅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俞憲。集所書略加刪潤錄之。其間自及成婚以下一段。余特為之補書。云自古忠臣烈士。豈有嘵然而不拔之志。而後白及可跋。鼎鑊可赴。此非豪俠徇名者之所能勉為也。觀義士之以醉卧自全。其時非終夜不醒。此婦之百計求合。而卒無以動其心。此其事視黃石翁先生之與妓共被而眠。難自有別。要其志固不可及。與蓋惟有不負死友之心。而後可與婦為婚。可以受千萬人之笑罵。而卒有以自白於天下。所謂使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乎其言。義士誠有無愧其言。有推此志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天下亦何事不可為。哉。俞憲子儀以程嬰而謂娶之存孤。乃甘冒不韙而娶書主之名。其事更難于抑曰諒哉。

姚三公子

姚三公子。仁和人。父某。巡撫湖南。公子生而聰慧。喜遊。湖不事詩書。春巷從一僕至吳山火神廟觀劇。遇一中年婦人。偕少女自廟中出。顧盼女年約十七八。容華絕世。紈梳粧淡雅。靜若雪裏幽蘭。公子魂魄好之。尾至鼓樓側。有老嫗從門中招之。婦降與攜女入。公子傷僕其側。僕勸之還。曰。日已將暮。奴識此嫗。少時曾在府中為繡工。如公子意猶有未糜。請暫歸。明日更訪此嫗。事當可圖也。公子悵然。迎竟夕不能成寐。天既曉。即喚僕往嫗家訪女踪跡。謀納為妾。嫗搖首曰。大難大難。女家故小康。婢妾必不能堪。且既有家。與女又來資貧。難即欲訂婚約。誰敢入人游詞。永豐柳未可移植也。公子無如何。姑請為通慇懃。并許重酬。嫗曰。此必不可得。顧女時來吾家學繡。雅善飲。公子明日午後當來。請醉以酒。而後聽命。若勸之不飲。則望絕矣。公子乃出一金釵與之。再三詳囑而別。次日如期往。嫗迎門小語曰。公子大好福命。須飲之。已作陽臺夢去矣。遂曲折導至一房。指恨中曰。好自為之。軟弱嬝娜未慣經也。即轉身反閉去。公子前揭其帳。見女釵光溜。枕簟上玉肌正如海棠春睡未醒。公子至此魂消魄蕩。即就枕。舐其面。以手探繡襦。私處墳起。女似已覺。而遍體酥融。不復能撐拒。其經過而已。無何。女母遣婢來迎。嫗答曰。促公子起。飲食送之出。時女尚含餘醉。蹙然強起理髮。其婢在外佇久。乃入視女方對鏡理妝。嫗從容語婢曰。汝家姐艷福。頃以病發腦

痛。暫忍於此。呼之至。再乃起耳。言次女舉首見婢。不禁泣下。婢問此時體中尚有不適否。女不答。草草收束。扶婢徑出。婢請少留。亦不顧。纔入門。抱其母哭曰。兒負阿母矣。奈何。母不解。婢為縷述所見。母撫之曰。兒得毋為人欺負耶。試言之。而母好為問罪也。女哭愈痛。久之。母含淚去。婢復以翠被而出。上燈後。婢伴與臥。既則已縊於床上。婢奔告母。相與入救。不復蘇。母抱其屍。慟哭曰。兒不幸早孤。人無兄弟。即有奇寃。不妨留待中雪。奈何遽捨吾死。是時女父喜前卒。與及殮下體。隱有傷痕。益悟為羞情所致。將欲窮究其事。而不忍揚其醜也。遂止而其母亦以思女故。抑鬱成疾。卒。其室常扃鐍不開。半餘。有廣州人胡有徵者。游幕至。有倩居焉。一夕方於燈下作家書。一女子婷婷自西北隅出。近案前。福曰。郎君客居蔡涕。亦念實家錦字乎。生固少年。跌宕負奇氣。見其豁顏雅藝。如弱柳依人。但覺可愛。起揮曰。正苦孤枕無聊。既蒙小娘子垂顧願留為長夜之歡。固捉與共坐。女郎之曰。君誤矣。妾知君素負義俠。故不憚屈辱之嫌。願相見。前言卿人試君耳。今欲實相告。可乎。妾馬氏。小字浣秋。自幼讀書。頗嫻閨訓。去歲。因為強暴所污。憤激自盡。所以冥沙暴疑者。正為有事欲奉託也。若作弄珠人。則生前之恥。雖西江不能濯也。言畢。擇淚不止。生固問仇家為誰。女曰。此事非古押衙所能僭。妾所仇乃溝金門姚氏之子。妾前控寃司。以未詳其名不准。今聞其已仕於廣東。為

海防同知。妾將往豪。暇聞君歸旋在邇。意欲赴瞷以行。何如。生曰。人言好死者。冥中初無拘束。然則卿亦可來去自由。女曰。固然。但所慮之關津。必藉本鄉人帶引。女人冏保給貌。否則即有路神阻之也。生曰。此易事耳。但僕尚需秋以為期。覯芳顏。便奪魂夢。卿去不使人問。欲死乎。女許卜以夜。自是每昏後輒至。至則詣戲雜作。女尤善雙陸。生負輒罰令烹茶以償。後適瘧數發。欲得女所佩紫荷囊不與。生捉其襟解之。女紅暈於頰。起而去。數夕不至。生思念不置。遥望回廊。逶迤時始出。然嫠娥慘綠。相對無言。生極意撫慰。女歎曰。今而後知求人之不易也。妾死時。繫帛於頸。後雖解脫。尚在東北角子中。過天陰。纏濕噤閉。輒作隱痛。每欲乞為然。邨今不敢復請矣。生請改過。女乾笑曰。正恐狂奴不忘故態耳。既如此。焚帛之後。每日尚頌為誦金剛經一通。至七日可解此厄。生許諾。即命僕至關中取帛焚之。晨起。輒盥漱取經。莊誦一過。七日後。女來申謝。微笑異於平時。轉更嫣婉。生笑曰。從此遠山芙蓉。可以終日相對矣。因告以明日當發。女曰。妾恩若與君共載。能無被人耳目乎。君以片紙書妾年庚并小字。納筒中。欲見時。於無人處。伏呼妾字。妾當自至。生如其言。藏訖。及中途。女取生佩囊。繡其頂。以荒村雨露。眠宜早。野店風霜。起要遲二語。生深之。如旋。拭壁。女曰。妾本不欲以手跡示人。君善怨。妾不能常侍几硯。今相聚幷已無多。姑為製此。他日君所至。常如妾在側也。生亦感

然。揾淚曰。此去會稽離長卿將馬。置此地。女曰。天下事有數。必有散。妾死時。寃未以妾能盡節。令托生澤州陳相國家。為兜妾以大仇未復。故從君以來。君大恩。自當圖報。惟廉恥所不恕。捐君何戀此負心人耶。痛哭而罷。後半月。逢廣州女。即別去。生至家。以念女故。往往獨宿。嘉歲。義女忽至。見生喜溢眉宇。告生曰。暢快令婿人已得。與生起問其詳。女曰。妾始生惠州。其著有門神守衛。徘徊門外。忽聞鳴道而來。既近視。與中人良異。其與後插袋中。半露名帖。遂得其控本省城隍。輩蒙批准。隨飭鬼役拘姚及媪到訊。始服。獄具。後申宪府。判姚某宜斬於海上。其在任所虧庫銀。着令窮妻女以償。姚媪罰投生娼家為妓。後以色衰。寒餓自縊死。今姚某已以交通海盜。於子刻累示香山城外。其女有絕色。君可速往納為妾。用遣離愁。妾亦卿以謝高厚。奴奴欲去。忽又返曰。幾忘却君來歲必需赴試功名在此一舉。勿忘却也。灑淚言別。攜之已渺。生後憶女言。就本省鄉試闈卷已被斥。主司方就寢。夢有紅裳女子促其起曰。騎字十號之卷。乃元寶也。奈何以頭腦冬烘屈之也。主司驚起。見案上一昧卷。取閱。即日闈所作者。然文字却佳。心知其有異。竟以定元。先是生貫姚女。其貌麗。亦正不減浣秋。嘉慶末生。以挑選作令蔚州。始悟女功名在此一舉之言也。

趙孫詒

趙孫詒字詷我。久許庵止生此子。幼清瞿。稍長。悱頴悟。讀書入邑庠。學政食餼。父母愈如鍾愛。凡服食必與佳者。迨冠家益貧。不富奴婢。父母皆躬自指據。不欲以一事勞生。習為業。不知世間有弟子服勞事也。既娶婦。家徒四壁。不得已。游幕於外。以人品峻潔。所如常不合。時二親老矣。飢寒有所不免。生視之漠然。也後其父卒。以窮死。逾年。母亦病。是時其婦已前殁。遺一女。生素不能奉侍。室中止一僕供爨。一切湯藥扶持。惟女是使。及母卒。生事事追悔。而已無及。也於是日夜哭泣。私念相從泉下。猶可幸晴前行。食寒食祭於所居樞將就緘。焉。一老嫗白髮龍鍾。扶杖自林間來。詫曰。誰家郎君。乃不樂生而爰死耶。生述姓名。泣言其情。嫗曰。汝是趙寄庵子耶。若然。則猶吾兒耳。生不解。嫗曰。兒不知。而父在時。尚有一外舍。母自而父之殁。老身自願隸名。當恨生無兒。女得伴晨昏。兒不如從我去。倘能事我。亦所以報而父也。且異時或可一睹慈顏。生恍惚。少時聞母言。父本有一狐妻。而視嫗眉目間。亦有一二畧似。其母者。兒以心動。竊念兒後重逢。尚未可必。今得似吾母而事之。而可卜再見之期。計亦良佳。遂曰。家尚有幼女。妻尚垂悌。請至家。俾得供養。嫗許諾。乃相與攜持至家。生朝夕承歡。竭盡孝職。惟時以餅餌為憂。嫗數曰。吾此來。本欲為娘老計。今若此。一家吸風度日。幸。遂為之經理家務。凡有所需。無不應手得。其視生與女亦一如已出。生呼以母亦不辭。偶小有

忤。皆責不貸。生恥嬌笑曰。兒能改過。勿復母手。娘亦為流涕。乃已。女及笄。更為。遣嫁生始以選貢授。仕泰安。迎娘赴任。居官清慎。遇有疑難。娘輒為剖析明察。如神。後值父諱日。生徹奠泣曰。恭而愛不如養之薄也。娘曰。不孝兒亦知有今日乎。然相見固不遠。與生驚問何從得兒。娘笑而入。生隨入。見一婢方以黃錫盞紙陌作寶鏹。娘即就几上取鋏。蝶羅剪金鏤為步扉。生問作此何為。娘曰。後日為碧霞元君悅使兒父當往祝路必由此。將以寄祝耳。生問父今在何處。曰。而父以生前無隱僎為臨湖國長史。其地總受泰山控攝。故當往朝耳。生默識於心。至期。呼輿請娘共往。郊外。訖立良久。忽見呼殿紛然。車中一人古衣冠。疾馳至。遥語生曰。官聲甚佳。吾無恨矣。近瞻之。真其父也。不禁攀轅號哭曰。吾父可攜兒以行乎。父不許。命左右扳之。趨車自去。生力追不及。至一處。但見橫峰側嶺。白雲瀰漫。不辨路徑。正徬徨間。忽瓜母自攜紙箔等物自後至。呼曰。癡兒。祇汝娘攜幾今當面錯過。爾既欲從娘去。可攜此去。嗚咽良久。元君因曲折指其迷途。且曰。自此至元君祠。不過十里。與言訖不見。生潸淚牽路而行。至其地。朱甍碧瓦。宮闕枕溟。笙歌縹渺。翠幢繡蓋。往來如織。生部立遥望。遍其父自內朝獻出。訝問兒何得來此。生述從前悔狀。并致瓜母所獻物。父曰。此物留與錄事司轉呈可也。余在國中。蒙國厚恩。享受侯樂。無勞繫念。令備既知悔罪。始從一

見可也。但陰陽分途。終當歸去。耶於是載以俱還至國中。入官舍。兒輩僕隸。參集傳呼升堂。趙君生母及婦出。生趨拜母。母見生驚疑不定。生歷訴思慕之苦。伏母懷痛哭。母亦哭。撫生入曰。兒來此亦大好。當為汝覓一良匹。去為吾家血食計。汝婦在室閒。孤苦無依。前故招之來。室王以其生時兒盞婦。遥將令託生為男。知生曰。渠在家時。備嘗艱苦。兒輩思之痛心。今得與共侍膝下。兒願已足。不願歸。此時生父甫入。輒呵曰。汝數未盡。且來有子。恭何返作此想。母有婢名秋燕者。適捧茶至。父指謂生母曰。此婢有宜男相。可以與兒。母笑曰。頃已夢之。與聞兒女能於雪中步行而有跡者。可與人作配。未知婢子能否。生竊窺婢。含睇宜笑。風致嫣然。婢羞澀避去。已而曉。生奉觴跪舞。為楚歌以侑食。二人飯畢。始與婦共餕其餘。及就寢。生欲從父宿。父斥之去。鷄初鳴。即有侍其側。扶持抑搔。未嘗頃刻離左右也。如是數日。父趣其歸。生不從。父怒曰。吾二人今日何害汝。侍養安欲盡。當為吾供役。現在析薪司缺一爺薪者。汝能任此役。則留可也。生言願往。蓋臨湖地平。北海苦寒。六月間常有凍凍者。凡爺薪所應皆冰山山多劍樹。當寓斬伐。苟則枝葉蹇途。不可行。伐之者。每流血被體。生受命即行。朝出暮歸。經旬不厭。父密囑其母與婦。勿使返歸。亦不聽。父無如何。乃檄寘司飭鬼役。至父人語生母令覓秋燕。俾偕生歸。有邇下婢言。頃至後園。見秋燕易綵履。往

雪中做兒母心。知其意。即令呼至。罵曰。賤婢不盡。乃先自試。眼父笑使老嫗往喻。辭辭遥拒。宛然猶在。還報父。父嗔令隨生同歸。秋燕慚泣。嬌啼不肯去。生尤淒戀。宛轉牽裾不忍言別。乃令鬼役輦之以行。生步步回頭。猶冀防範稍疎。乘間逃還。行三日。途中迎面一峰。對大笑。趨役指謂生曰。此名思鄉嶺。行人登此。可望家鄉。生求役導二人。至其巔。望泰安城郭人民。歷歷在目。而舊聞闃無一人。惟上房有僮卧榻上。有貌酷類己。有一二老僕侍側。方涉疑怪。鬼役從後一推。隨手墮落。驚身已卧榻上。試目四顧。老僕儼然在側。踉起。問女等何猶在此。問。僕言自爾日主人樂輸適左。扶起。復猶植立。如有所望。呼之亦不應。奴輩乃相與負之回舊。然自述如此。舉疑為妖魅所憑。於是史巫紛至。卒亦無效。今者中宵鳥飛獸散。吾二人以受主恩深。未忍舍去。故耳。生始悟前之從父者。乃己之魂也。但不知秋燕又在何處。緊繫未已。忽秋燕翩然自空中飛下。言頃見郎君隨虎使往冥司。冥命而以腕鉤反。亦為其所擒。不意竟得重相見也。生視之。淚痕固猶瑩腮也。先是上官意生病將不起。已妄新令至。然生雖釋然以為私未遂。戀棧無心。決意以痼疾告。舉秋燕及二僕旋里。秋燕飲食操作無異常人。惟夜間若非歆好。恒獨坐不寐。生情愛逾篤。一日向生似有欲言。生詰之。再三。秋燕紅掌承頤。小語曰。數日來。噩夢頻作。頃在階下摘花。自顧己有小影。與生問何故。答曰。此鬼在日中

無影。今有影。想腹中孕得癉陽也。適半載。果舉一男。生名之。今纔四歲。即令就塾。秋燕謂其尚早。生曰。汝不知他日恐無人教督耳。秋燕不識所謂。姑聽之。後月餘。生以家事付秋燕。託言往萬山訪友。不復返。

嚴侍郎

吾邑嚴侍郎我斯。嘗舉至一山僧舍中。見座師及房師諸同年俱僧服。訝之。請公曰。掌忘都此地耶。問山何名。僧曰。崧山。忽悟當晒鞋於階。視之。尚未燥。尋罷。數日卒。口占偈云。誤落人間七十年。今朝重返舊林泉。崧山道侶來相訪。笑指黃花白雀前。見尺五堂詩。則腦圍雖志零畜。

按侍郎號存庵。少時嘗館儀鳳橋。一夕天未明。聞橋上涵捕聲。一人問何等神過而除道特麼。捕者曰。明日五更八仙經此。侍郎竊志之。次此人定。後潛至橋上伺之。時方秋杪月在天。照橋石如爛銀。人蒙寂然。涼露侵衣。久之不覺。困倦。倚橋欄假寐。忽聞人語急張目。則乃者戍摩而過。狀貌襤褸。醉態可憎。最後二人。跛足。何担若繩床。迤侍郎瞪數過八人。急趨迎之。七人者去已遠。惟跛焉踽踽不前。公抱其足。跛者曰。我縫皮不能自給。特從摩丐博一醉。何所見而仙我。先生識不已。跛者乃啟担。後捕示之。窺之。則汪

洋如海臣浪跋天魚龍出波正錯愕間跋者舉担力推曰真巖牛也而人與担俱杳矣康熙甲辰侍郎迓對第一由翰林院廣升少宗伯一日聖祖召對良久侍郎體素魁偉肆起獨艱上命內侍掖之笑曰真巖牛也公悟仙語遽乞骸骨時年五十九在籍食祿俸十餘年而卒

星卜

吳人張姓以星卜游公卿閒嘗許緣念齋形狀元庚熙丁未果第一人及第吳中驚以為神門外車馬不絕張亦自高聲價累致千金韓宗伯奕時教授陽巷記友人代問張廣榘曰此人來歲當死還問功名乎及韓中會狀張遁去

常閒平遁檐

金陵開平王第相傳其中有怪物故入者輒死自國初以來凡邑宰履任必加封條一重莫敢啟焉忽一夕第中火光燭天以為失火相率奔救啟扉入但覺腐穢沈沈黝黑不見一物方共疑訝忽狂風驟起雷雹交作殿後東北隅一丈八尺霜矛拔地而起化作龍形蜿蜒沖霄而去方共歎詫一道人披納支離曳杖而過聞其事笑曰開平王在時嘗手提是槍佐太祖掃平宇內後自北平還中病亟遺命以此槍瘞於殿側此槍本開平從劉猛為燕時所收

之毒龍令埋地中已五百年當化去矣歟問姓名道人不答再叩之乃躡三指曰羊城人言訖不見識者曰明初張三羊本羊城人其躡三指者始即三羊之謂乎

北墅緒言有黎瓶仙影記略云出平越郭門行六七里徑轉崖穴有高峰自天而下水絕其下廢石梁而西望見有人倚頂坐披衣步屧東向再拜再乎其將下也即而視之則影也有形模而無眉目影之左四粒字曰神留宇宙行者相告曰此明初仙人張遇遺迹也為避徵召走入石中特遺此石按張仙傳仙為羊城人幼在塾婢饋魚羹同學者匿其魚而仙吮指婢繇死仙還得魚悔之遂棄家學道成師曰魚冥之懲當償矣因為閒史註誤戊平越平越有張千戶子善卖仙屢敗之張凝神入窺妻老嫗教之遂勝仙笑曰龍山母大是鏡舌由是知其神時欲入楚張送之踟躕把袂不忍去仙指示巽地葬此當封侯十年曾子於太和峰磐遂別去越數載靖難兵起張上表封隆平侯敕祭武當遇仙於石溜之側破納支離機不容鼻見侯命坐探懷得柔以食侯侯不食懷之欲歸去仙笑袂語之曰能留此乎侯曰願俟異日甫下山而棄長及凡駕而悔返竟仙仙逝矣後訪遂訣求三羊傳其弟子邱元清而三羊終不可得嘗聞仙與冷謙同學於沙門雲海得其字法葛此處四字乃仙所書也則其影固仙影書亦仙書矣否則洪永至今數百年粉墨微

痕何不為風雨所蝕哉余按張遇遺軼事所見於他書者不少是記能詳其學道所自故特附錄於此

人面豆

異識資暇金陵有丞相胜胡惟庸所居園有五株樹一樹而兼五株雖數之微如其年參熟則樹發參葉參熟則發參蕾五穀皆然聞惟庸造逆樹發豆豆皆人面怒晝未幾族滅樹若得氣之先也余去歲在禾中友人書以數百粒見示云是漕卒自河南帶來者眼鼻皆具酷肖人面但無鬚眉耳不知主何祥也

又按道場行者野語言人面豆產滇南一莢數粒宛然人面小兒服之可免出痘臨出服之危者可安彼地亦珍之不可多得有竟得者其形大如扁豆色白江浙間罕有豆作人面狀說部家以為兵戈預兆意興此豆亦同特少見多怪耶此說則非蓋彼處自有此一種豆若江浙所產及余所見皆偶然於黃豆中見得非常有之物且黃豆豈有大於扁豆者乎

叠光

丁酉鄉試余寓天后宮時郡中修飛英塔甫竣偶門斗來收卅兩請余曰老爺今科必需要中余戲狀元當在湖州時不可失余問汝何以知之門斗遂言今年夏季某日作晚忽見飛英塔上有紅光燭天眾譁以為火起相率奔救至塔邊紅光已散絕無他異於是知其為叠光發見也豈非大魁之兆乎次年鈕松泉福保竟魁天下余自幼嘗聞道場文筆峰創建之異而未之信以今觀之豈流俗之說果足遏歟

陳學士

余家藏國初陳學士大臨草書單條一幅云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皆不復出凡十四字背題右軍而勁裝古服似從柳公權出學士不以書名而筆力孚絕如是必傳之作也相傳學士初入學時年十九偶病劇夢衣僧自稱元圭大師握其手曰汝皆我到人間蓋歸來乎陳未及答僧笑曰且住且住汝尚有殘林一杯酒濃畫一碗莫吃了再來未遲屆其指曰此別又需十七年也言畢而去陳驚醒病遂癒已未成進士入翰林官至侍讀學士年三十六歲病痢不休因憶前夢笑請家人曰大師來索我又改期未可知一日辰起焚香沐浴著朝衣冠端坐曰吾師已來吾去矣叩跌而卒

徐孝子

徐孝子鼒山人大司寇乾學之元孫也父某為邑諸生孝誕不治生產家資湯然生徒亦散

載孝子年十三即為縣胥抄寫得值以養父母父故嗜酒無三斗不能樂為孝子力不給貧於賭久之不能償恐市儈之怒之也日過畢中抗掌設三國隋唐演義聲色逼真雖主悅之竟不問酒值孝子遂佯狂歌唱擔此易酒食以養父後母病孝子又苦目盲不能作書居然抱弦索彈盲詞以為故業兒輩笑於雍正十年分設新縣曰新陽另建城隍廟於城東之雍漢橋即葉史敏家半畝園故址也孝子每日歌於其廳者雲集日將午輒告歸強留之則泣下眾異之或尾之去則以所得金錢市飲膳歸母食已餘而後復來或詢其家世則偽為聾瞽慘笑不答蓋以操術卑不欲污先人門閭也其母死孝子遂不娶或曰自沈於河矣

外史氏曰徐孝子其古之所謂降志而辱身者與傳中慨叙其自十三歲賣藝以至母死不見讀者亦可以諒其志矣故即其留之而泣下可知其歌笑之中無非淚泪也嗚呼何所遭之不幸也以徐氏先世門閭後嗣之式微不應若是之遽然近有人改國策語曰貧賤則親戚畏懼富貴則父母不子余又詩樂郊私語言蔡京專政日久及子攸權勢既與相埒浮濤者問之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讎別居暌第一日攸語京遽握其手為切脈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即辭去客獨留見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是兒欲以吾為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史魯國公致仕桐城一丐者當詣沈孟淵所請丐凡所得多不食沈異之令人躡其所往至野岸一舟雖陋頗潔有老嫗處其中丐出物陳列母前傾酒跪奉侯母持杯方起跳舞唱山歌嬉戲以娛母日常如此母死丐不復見天彼與丐欲以吾為疾而罷我耳越數日果以太史魯國公致仕桐城一丐者當詣沈孟淵所請丐凡皆人子也與為彼也父執若為丐也母黨則使徐氏而有富貴子如攸何如有子貧賤而如丐是天之所以待徐氏為不薄而孝子亦可對先人於地下矣孝子更何慚於人世而恥言其姓氏哉

男妾

板楯之西有女國其俗女悍男恭女為君男為妾媵多者百計擇少俊者充焉昔安樂公主薨六郎於武后曰陛下聖壽日增謂宜廣置男妾以娛暮年蓋亦有所受之也

上智潭龍

杭城海寧前池中龍大小數十極為蕃衍好事者或市餅餌碎而投之諸龍爭來水面爭食掀波鼓浪踴躍可觀相傳國初海寧銀廬被竊緝賊久而未得後以陰溝淤塞召工葺之啟視有二屍一順一逆以首相銜填塞其中始悟此為盜銀之賊由池中而入者固禽矣以禦之自此盜始絕蓋此中只容一人出入能前進不能却退二人始未相謀故適然相值不能退逆而偕斃禽若吾邑上智潭之龍自宋代已有之矣吳淵鳥將軍廟記言紹興壬午有虎逆流入城至府署前大堂上下搜索不得既而出自東門渡江而去蓋亦龍之屬也

其翁奮拳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已身已死哀泣求援翁瞋張兩手阻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藍縷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擁時氏盛裝更衣也顧叱二役曰速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是曲折導至冢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室牀矣於是嫁家共喜以為鬼卒之誤勾也居二日又死一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偏袒者見之訝然曰汝非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鬼役縱煩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馬進以湯藥神氣漸甦盛稱其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自是不復甦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以誤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回者若子不語之遇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冤者則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凌氏之死至三次而卒不復甦則非誤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甦者何哉其不可解

有虎使道蒙德開之督吏取龍以獻吏俄感疾使者亦掌斃自訴而復歸或曰即烏將軍之神蓋神物也然其志詐當時固有數十余幼時猶及見一雨頭今則絕不復見知皆靈物之隱現有時抑地運使然歟

武松墓

六和塔在進瀧浦上塔下龍有智深像今毀與富日聽潮而圖應在此處進瀧浦下有銀簡關說是宋江藏兵處昔江中有盜趙得商身財物相與擄而藏其中為伏弩所射而斃甸是人不敢入國初時江濱人掘地得石碣題曰武松之墓當日進征青溪用兵於此稗乘所傳當不誣也惟湧金門金華將軍俗傳即張順歸柳則無稽矣今又譌為青蛙將軍史言劉豫降金虜將關勝不從殺之是關勝亦有其人但不可據為水滸之關勝耳一則死於忠一則傳以盜是可庵之罪也

兒經三次

今年春戚舍門氏五柳居中以瘟疫死者三人而友梅之婢凌氏者則死而復甦者再自言始死時有藍面鬼二人如皂役裝束者戴紅帽貌甚猙惡拘之出門一路黃沙白草曠林無人行數十餘里鬼役婢甚寒澀將笞之正惶急間忽見前面一鬼白髮飄拂而來近視之乃其翁奮拳也時翁死十餘年矣始悟已身已死哀泣求援翁瞋張兩手阻之曰此何地也而汝亦來此且藍縷如是豈可去見閻君方被擁時氏盛裝更衣也顧叱二役曰速鬼烏得無禮二鬼頓縮如小兒頃刻奔散於是曲折導至冢覺世界光明甫入門則身已臥室牀矣於是嫁家共喜以為鬼卒之誤勾也居二日又死一日復甦言此番被拘時非復向者去路但覺陰風慘淡天地異色中途遇一皓首偏袒者見之訝然曰汝非某氏婦耶汝陽數未盡宜速返再遲則尸已腐矣因向鬼役縱煩數語鬼役釋之而去乃得還家馬進以湯藥神氣漸甦盛稱其不應死也無何病復劇翌日竟死自是不復甦

外史氏曰小說家者言人之死也必有鬼役勾之然有以誤勾而卒放還陽者有以他案牽連就質而釋回者若子不語之遇土地神而導之向獅子大王訴冤者則以冥吏之作弊其事得白而復歸者也若凌氏之死至三次而卒不復甦則非誤勾者矣然其始之死而再甦者何哉其不可解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宅異

紅墩沈雲祖家去冬以收租其前面樓房為租戶聚眾折毀其言蘭堂高無恙也今年正月二日雪積壁松拜方與客坐堂上忽有青烟自磚縫中透出既而瀰漫一室主客對面不見良久乃滅次日遂有廣阿南之變其請五行傳所謂火土之沴者與又今年春可石家廚下一雞無故自鳴其聲清越以長若有擊之者然少頃復作如是者旬餘舉家以為不祥徙之門外乃已按漢五行傳引左傳昭公八年石言於晉師應曰石不能言神或憑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劉歆以謂金石同類是謂金不從革失其性也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石長三丈廣厚略等蒼蒼者岸當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鳴主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犯罪因盜庫兵殺略吏民自號山君明年冬通伏誅及四年肘氏柴並等謀反踰年通伏誅是時方起昌陵云竊謂甕園石類今 國家未興土木之功而通奧不靖珪伐非時 奧雅之人狂三并以未風聞寒著地甕之鳴也或亦主兵象歟

偶石剌謀戴罷田西門外一民家水缸中作小雞聲俾之片宗作雞聲不止後其家竟遭水厄而可石家至今無恙也

轎中熊

崇禎時流寇日熾駙馬都尉鞏永固目擊權奸當道知大勢已去抑鬱不自聊獨於居廬前見草中一轎扉鎖甚固命舒視一少女在焉問其自女言姓莫氏伯叔莊居昨夜遭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叔景至此言況含蟄動蛟治態橫生擊悅之乃載以從車時帳下慕拳者方獲一熊即以置轎中如舊鎖之時周室石方密遣採蠶四方駙馬以莫氏乃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越三日京北 舊平州倉店有僧二人以錢十千獨賃居一晝夜言作法事惟昇一轎入店中夜已深闔房中腦脾有聲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熊衛門走出二僧不見僅藏骨存焉上覽之大笑以疏稿示之曰駙馬大能處置此僧也即以女賜之

遺來化珠

相傳今武英殿大學士潘芝軒先生懸弧之日其庭前忽產一芝潤鮮可愛先生因以自號道光三年襄公先以大司徒忤 旨家居過江浙大水飢民乞食載道公首倡賑濟全活至者人給一張過午則止不給一日已交未初飢民皆散去忽有白髮老姬攜青布囊龍鍾而至閽者拒之姬號泣不肯去閽者不得已走告公公惻然命呼之入視其囊僅容升許且申有一孔量與之至半餘不忍姬止之曰足矣公樂施如此天必錫福遂撤其囊而去並無洩漏惟案上遺米數合公呼僕拾取則粒粒皆明珠也其大者圓瑩如戎棗疑此姬為菩薩化身也

夢廬先生遺事

余以七月十二日至後珠村時夢廬之病已亟聞其前一夕二鼓後忽呼雪村兄弟趣為沐浴更衣雪村等視其神明尚朗未忍輕動君乃指牀前促之曰現有金甲神將二奉上帝命賫文書來召余為天下城隍副司余辭以家事未了不就二人曰此上命誠不可違也少間當具望樂騶從來迎莊往余決意不赴然使命自不可慢聞尚有四人偕來在外暫速備酒延相待遣去恐定數亦未可逃汝等勿為緩以誤余事不得已乃為之沐浴更衣而俟二吏復忽又呼今去其衣曰此時不來今夕殆無憲矣汝等可且去暫想衆人稍稍散去是夕竟無恙然病已不可為也余入視則雙目上視而口不能言須臾逝傷哉豈天生此才不欲其久留於世耶抑地下之需才實殷而必速奪之去耶夫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如君之為人誠可參為上帝之所簡任況自垂危至沒曾未聞有一言之瑣屑是其指示者當自不誣

雪村又云方其呼予兄弟時別無他異但聞滿室異香而已

項自戴年以來夢廬以余無家可歸常留余住其家度歲今年元旦天已曉矣余忽又睡去夢見珠村草堂前荷花缸內週圍荷葉如雲青翠欲滴其中只有一箭花開高出葉上丈許花大如盤亭亭獨立別樣紅雖余方排回愛玩而此花忽瓣瓣零落遶盡惟蓮蓬悽碧如拗一時不勝驚異醒而心知其不祥然爾時第自念老病之身本以丙午六月二十三日初度恐造及其時不免望杖先零爾豈知自春徂夏君之病日以深六月十二日余自麻溪往視知君病殆必不起別後未嘗一刻去懷乃於十九日作書問訊而芝堂來書朦朧慰藉之轉益憂慮然猶未憒及所夢遇至二十三日默念今為余之生辰自顧此身居然無恙固而忽憶及元旦之夢徵而又憶及君之病不禁心動蓋俗以念四日為荷花生日藉以通此以紓余或者可援枯腸生緑之義幸免餘生但恐妖夢之踐轉在君身是余之夢適為君告也豈意秋以為期不幸而余之占竟驗也嗚呼吾聞兄弟手足也君之生也視余猶弟而余之事君猶兄其於痛痒休戚固不啻手足之在一身而以一氣之感通先見於余夢亦固其所且以君才德之沒槃望之密其於世道所關門戶所係豈何異一柱之擎大廈而蓮之品似君子惟君可擬之而無愧色則是夢之為君告也豈偶然哉獨是以余之孤窶良朽而窮於世

反得以不材全其天年而如君之素貧賤強死以溘先朝慨然則感衰倚伏之理固難問之於天而浮生百年之夢更如是其不可恃也悲夫自六月之望至於七月余兩次入夢濱雪如霜蓋余於君之魄固摘是無服之喪也而於君卒之前久夢於人叢中見君在前急起呼之不顧而去醒後固決知其禹也然則禍福孰非前定夢盛有知其亦可以無恨

附錄記夢數則

戊子孟冕余在新渠之承喜堂夜夢在寓樓憑眺但見四野同雲漫天飛雪皓非光天化日世界當閏凡非時而夢雪者主有喪服造孟秋繼妻吳氏亡其後先君之喪則夢大雪平地尺餘先應之喪亦先夢雪但差減耳兩次皆以仲夏乃悟昔人之言非妄而余乃以身試也傷已

己丑午日寓齋微倦午睡夢至一處院宇軒敞頗有山林氣象一老人似是顯者端坐堂上出悲秋圖命題余題七絕三句而醒亦不知其何祥也追草卯九月既遭先君大故始悟悲秋二字乃先示以兆也其缺末句也蓋猶四季之缺其一冬也時先君猶康強無恙而妖夢已兆於二年以前及今追憶能不悚然

己丑仲春館於陸氏之承喜堂夜夢至一樓中四顧無人但壁上懸畫數幅中一幅畫拳石鋤以水仙數莖題七律一章於上恍惚間知為葉葵柯先生及第而夫人所作比醒記其二語云青鞋布襪尋常事我意須看第一流不知當作何解也

捐官

松江趙某者以販布起家其後捐一通判引見時上問其出身所自對以向來販布上曰然則何以捐官對曰竊以做官較販布生涯更好也上怒即著革職累情然退至史部堂上大譟索金曰既拿我官應須還我捐貲也堂官關之發所司掌嘴五十笞一百逐去

辨誣

里有土豪某氏其夫嘗備於密印寺僧貴頗識或俊使控僧淫其妻郡守陳公幼槃批仰烏程提訊某令暮審一過擬僧申報陳公疑之親提覆審密召鐵佛寺一僧置之閒房而置其夫於門外召婦問曰若所告僧當熟識其面乎婦曰淫我日久送我某物如何不識得乃趣召鐵佛寺僧至問婦曰是乎婦曰正是太守大笑縛其夫遍痛責之婦亦去衣杖決觀者成稱快焉此不奇於憑夫憑婦之孟浪與太守之折獄而如邑令之料錯就錯尤為可笑而可歎也

金氏

鄞遵諫字履芬曾稽人也父之尹江西按察使僉事遵諫少喜任俠輕財結客與來陽許都為死友名錫金氏一見喜曰豪士也送稿焉遵諫挑其侍婢金氏殺之諸不逞於遵諫者屬婢家訟於官繫金氏踰獄遵諫遵諫不出對薄而散千金與金氏日酣飲軒牕中時松江陳子龍司理紹興許都艴謂之曰天下方有事余何欲殺豪傑乃出之福王出奔杭州不克乃召故所知少年及郡將舉兵部署甫定其父從杭州納款雄髯虬鬢之大賈挾遵諫叩門曰汝幸貸老奴命毋令履宗遵諫不顧絕裾去會魯王監國詔至乃遣子懋繩率副將胡明傑迎王至紹興王命挂義興將軍印賜二品服十一月以功封義興伯子龍亦起兵松江貽書曰僕真淮陰少年不識韓王孫明年師潰隆武遣使召之至閩而帝蒙難至次長垣遵諫來謁乃依鄭彩以居後以忤彩赴海死時金氏在粵東挾象鄭彩每膳食斬羊人以侑彩聞之沉諸江中遵諫既殺取海船二人以大學士張捷吏部侍郎吳貞毓兵部侍郎張肯堂禮部侍郎黃道周入閩被執北海船也外史氏曰遵諫之舉誠豪矣逐史謂其雖非性忠素而卒以是傳名與夫華衣美食酣豢聲色而名不傳者有異諒哉惜其志大才疏不能慮患以致殞身逆臣之手也若金氏者故娼也乃其始也獨能識豪傑於風塵其卒也更能致其死以殉夫此真烈烈大丈夫之所為其視顧橫波柳如是輩相去遠矣嫣乎足以傳矣

荷花公主

彭德奘南昌才士也性跌宕貌尤頎秀解褐裙屐少年也嘗以訪友至錢塘寓昭慶寺一日偕其友遊南屏歸舟見溫者綱得一盤大如盤心異之買而放諸湖蟹入水舉雙螯向船頭作拱揖狀者再而去後數日獨行堤上遇一十七八女郎衣碧綃衣從老嫗自堅固守出光豔絕代生乍見魂銷笑問美人何來女蓋緘顧嫗曰阿姆去休遠步蹇澀時復回眸生益神蕩魄之以行疾趨不能及數折轉入水仙廟流從之已漸特已腰黑生悵望佇立若搗杵通其友自靈隱還與之歸而生歸後眠食俱廢每日輒往孤山一路尋訪殊無踪跡於是懨懨臥病迨復有雙鬟擁燈推扉入曰公主遣迎郎君生不答轉身面壁吟曹鄴湘妃廟詩云海闊山不是雲二語婢乃曰所謂公主非他即前日郎君在水仙廟所遇者也生聞言覺精神頓興踴起從之行去至廟後警見宮闕矣蓋背山而起雙鬟曲折導引別院花木甚雅郎聖觀盡洞戶雙開額其上曰水晶域其院宇不甚高敞而珠箔紅闌四面臨水水中荷花方盛開其當壁皆水晶結成公主方倚檻玩月見生入迎笑握其腕曰郎數日不見骨瘦如許矣乃命取碧霞巵一盃親舉與生曰此前日綠萼夫人所贈歡之可以忘憂生取飲色紺碧分芳甘洌沁入心脾因問此為何地女戲曰此是廣寒香界君當即去勿以凡質穢我太清生見其顏態可憐驟起雄之入及代解綉綫女雖生眼含瞋而嬌羞不能運肢體已而酣

褥流丹。女慶乞休始止。女乃引臂替枕撫之曰。消瘦如是。奈何輕狂遠爾耶。生問卿得非合德後身耶。何體杳也。因戲其體始遒。女俛口笑曰。妾乃荷花之精。君弗怖也。胡告君妾本水仙王之女。非自遇君。知君情深如許。故願以此身相託。但彼此形跡詭異。妾家舅氏家法嚴厲。設有疏漏。恐無顏復相見也。生問舅氏為誰。女曰。渠乃蟹中之王。向以有功水府。勅封中黃伯。今為西湖判官。細語未終。相抱睡去。既醒。聞遠鐘已動。急起。女再三申約而別。自是戴星往還。殆無虛夕。夕共寢。忘曉。為保姆所覺。告諸其舅。舅命押生至。生仰望烏巾綠袍。坐堂上者。儀容悚偉。畏縮不敢前。其人忽驚起。離座下階迎。疏曰。郎君猶憶漂舟邂逅時耶。自荃無雞。此恩未有以報。頃老婢來言。不知何處來一莽男子。擾吾甥閨閣。欲致此罪。濂罪大矣。遂起迎之入。坐生猶跼蹐不安。渠為追敘往事。生始悟其所謂西湖判官者。渠乃展問邦族。兼論壺內何人。生言向以聘妻物化。尚在求風渠喜曰。若是豈非夙緣耶。吾甥才貌頗不俗。今仍君為配。何當參軍若不以非族見遺。則願言倚玉。生驟聞喜出非望。前揖申謝。渠乃命姬嫗女至。告以其意。女慚不能仰視。遇渠妻閻其事。亦出見生。亭亭玉立。亦喜相與力贊。始攜女入。渠於是論吉為之合巹。送至水晶域館。設女善吟。尤嗜鼓琴。嘗剪紙為雙白鳳。與生揚琴。跨之遊天台雁宕。鼓彩鸞下嫁之曲。生倚琴而歌。水調指女肩曰。吾老是鄉矣。不願效武帝求白雲鄉也。後年餘。平日女從生至湖中。睨鏡渡。忽其友從鄰舸呼生。問向在何處。隨取一書與生曰。此今兄所託致也。生展視書中。具言母病方危。趣其速歸。生請舉流滸。墨回渦收拾起程。憶女不忍言別。女悽然曰。奈何以妾故棄其親。然亦豈可捨郎獨歸乎。遂挈生返。告其舅。將謀偕行。舅不許曰。甥住弱不住。奈沈計太夫人此時當已念兒。郎君仁孝。自應歸覲。因出鈎一丸。授生曰。以與太夫人餌之。可以却老。但當速來。勿久稽也。生辭受退而束裝。與女約。秋以為期。女泣曰。數月來腹中震動。爾時君當記取。正恐人事難測。重逢亦未可必也。生亦灑淚別去。到家母病已危。心慰甚。具述所遇。將奉母偕至浙中。母不樂遠行。居數月。復辭母。見渡江仍寓昭慶。次日即往覓。女至則掩關塞逕。更無舍宇。日將暮。悵然始迴。至西泠橋。見女華艇與舟自東來。生前問訊。并道所見之異。女曰。妾家前以雅災。已從湖南。今可就此渡。但相將呼舟至雷峯塔下。望棲閘湧現。女命賸槳其下。擁生登岸。分酒飢。酒未闌。輒起擁生入。幃倍極歡洽。生始難復去。次日遂病。女湯藥必親。頃刻不離於側。顧寢復必強與合。生雖厭之。而無如何。由是日就沈綿。數已垂斃。忽一女子突至。牖前撫生而哭。涕泗流灑良久。以一手指女罵曰。妖魅。今郎病已至此。汝猶不捨。眼語未竟。坐忽張目。見女面目衣履與前女無毫髮異。庶然又一公主也。慨然曰。卿休矣。已知命在呼吸。吏刊煩擊斧伐之。眼女大哭。頃之。拂袖逕出。日將晚。見女偕婢抱一玄鶴。盈逾體。純黑。而丹頂。甫入門。前女頻縮如蝟。伏地不敢動。婢縱鶴擊之。此女腦裂身化。白蛇剝其腹。得一珠。徑寸。以示生曰。此胃妾者。當峯塔蛇精所為。此妾前從舅氏至瑤池。為王母慶壽。致妖物為此狡獪誤郎。及見郎病不可為矣。妾既無以自解。且此妖雖舅氏不能制。故復往見母。乞其園中所蓄玄鶴來除之。今妖幸已誅。但郎受毒已深。必以此珠合雄黃餌之。疾乃可起。生昏昏之中。聞女言。如華始覺。啟曰。此物始與共枕。但覺氣息之聞。不如卿之芳蘭。竟體且濡。其及卿來視。心益駭。詎但爾時亦何能領釋。女乃以珠付魄。趣令合藥餌生。三日已起。載與俱歸。時兒生已兩月。與生撫之。喜極更悲。曰。此來何啻再世。業滿。是兒可名曰來復。女忽哽咽語生曰。善撫之。君宗祀賴此一線。妾不能見其長成。豈非數耶。生駭問此言何故。女曰。妾本紫府侍書。以一念之癡。纏綿自縛。前至層城。玉母以妾已破除色戒。諭使降生。黃圖劉修撰家。今謫期至。即逕起將出門。復迴就生懷。取兒乳之。既果。欲去。生挽令小坐。女曰。緣少留。終須別去。善自愛。勿念此負心人也。擇淚自出。十步之外。猶復回顧生泊之。倏不見。痛哭攜兒歸。更不復娶。

夜叉

道光初。王店有李景者。中年喪偶。遺一子。已十歲矣。一日有二婦踵門求售。某慾其美也。拒之。婦請暫寄室中。某辭以不能供億。婦曰。但相容。勿煩日用。如某始許之。居數日。某以資用既竭。將搜篋中衣質諸廛。啟之。則白金一錠。燦然在上。取鑄過得十兩。知為二婦所為也。愈加敬禮。自是凡布帛菽粟及酒鋪之賒。隅有所需。無不從心立應。某家用以小裕。焉從某以事出。迨暮歸。夾兒所在。詢二婦。皆言不知。竟之不得。是夕雞鳴不復成寐。而轉側閨席底。似有物為搓。取火燭視。有一人處榻旁其下。其眉目肢體。宛然兒也。但骨肉皆空矣。大駭。出以語人。共往視之。適見二婦俱長丈餘。鋸牙青面。口如血盆。始知其為夜叉也。駭絕。將反奔。而此物已失所在矣。

外史氏曰。夫無因至前。雖夜光之璧。明月之珠。猶不免按劍相眄。而況於人乎。而況偷來之物之即出自其人者乎。今李某於二婦之突如其來。既不辨之於早。而於財物之無因者。復不能慮之於終。究之所得幾何。而夜叉之實貝乃已重此矣。哀哉。然天下之能為夜叉化身者。又豈止二婦哉。

奇疾

今年夏。沈遠卿言。禾中有富室某。其妻得一疾。每日必有男女二人來其前。見輒容貌不知

人然亦惟癡坐不作一語視其色紅潤若碧桃蜂蝶繞之二人去則噓出清水一口而愈如是者日必數次而神氣日舜閒以二人何所為則終不肯言延醫診視或有言其脉有鬼氣及病不可為者歸遂不遣擾客延醫時輒先戒以住遠鄉亦嘗往視也

接隨園老人之志徐靈胎先生言盧嬰連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亦不言目炯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也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皆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為祟忽見黑人為雷震死頃之紅人又為白虎啣去先生笑曰雷震者余所投附子麻黃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據醫經固有因病而見鬼者然如某之戒醫者當必有妖魔憑之無疑也

真生

蔡源真名璞字荊山有俊才雷受知於汪稚庵先生評其試卷請英姿颯爽才氣無雙從此精進可以成就遂拔為優貢生既而屢躓南闈鬱鬱不得志偶出其文示人人皆以異才氣滿紙不肯一語凡厲相嘗慄生笑置之然以貧故恩欲買石田為作嫁計而篤到所投亦遭按劍生歎曰窮至此乎於是謝絕人事鍵戶下帷每文成輒走山中抱膽瓶歸蓋几上酹以酒且讀且飲讀竟痛哭一日方哭未已觸髏溶溶淚下生驟然乃不復抱遷延夜方挑燈

讀忽一美人翩然入罵曰胡墳賊不畏死耶生視其人韶顏綽齒宮樣梳妝而省鎖遠山亦無愠色已知所由來起揖曰得遇知音死亦何恨但如此三生罹隱何故曰妾亦弱女子尚不能保遺骸何能與人功名事生許為收葬女始嫣然俠耕生見其嬌娜可愛如弱柳沉人挽與共宿女嫚色曰妾以愛才之故兼醜垂憫枯朽故不憚冒行多露至此妾本海鹽吳氏自先人殉難京師家僑南養會福王嗣立選選入宮未及選章大兵破金陵為一裨將所掠將納為室請沐浴而後可從命遂入浴室以佩刀自剄死某亦憐之為棄葬於此今若此是為河間婦也絕裾而去生悵然歸寢次日抱其髑至設座為之竭力營葬有不足則繼以典質且伐石表其貞烈數日甫竣是夜女復至笑謝曰今而後知君真天下有情人也妾不能遽捐廉恥仰答深慚然自幼嘗受庭訓於刺繡亦頗窺其奧今願得長侍衾席以備康成詩婢可乎生大喜出近著讀之輒為擊節數語生服其精絕女擲筆歎曰妾亦何能立君固指一藝曰如此藝非不沈博絕麗但恐白雪調高少見者不以為貴之日耳生為爽然自是女無夕不至生對之講恒忘倦女憫其勞也則為置傳舍相與戲笑有時奇茗彈琴常至達旦一夕女至生錄一課藝甫畢舉而示女援置於案不視亦不語脉脉旁坐若諦

修然已妾本恩為地仙之謫俾君成名以報大德今吾人以忠節為上帝所錄較為靈芝館

仙官以妾在此地褊泊無依名為紫府侍書非歸時玉符已到頃欲言之又恐傷君心憶畴昔之傻君命妾歌襄陵蓋頗所不能今別離在即請為一曲以致永訣遂起奮袂歌張祜宮詞一絕一字數轉一轉數流曲未終嗚咽不能成聲頃之仆地而滅覓之不得隨至墓上周呼吳娘妾倩而香魂終杳痛哭而返自此生遂得咯血疾時已值秋試帶病入場闈卷已入殿卿以孟娶若伊尹茶朱三句題文中用金版玉篋等字主司未解卒為所斥即女所指為沈博絕麗者也榜既發生病益劇未幾竟卒顧生亦不自知已死也信步出門意將尋女但惘惘不知所從方徘徊曠野忽見羽幢綸幄從數婢自東方來一女子皓腕峯鬟睇視訝曰是非真郎君何得至此生泣訴相覓之故女笑曰郎亦太癡心矣妾以郎病未愈別後常不能去心故復紆道來視近已安否今有一事信報君知昨閻真官韓愈奏今番考試不公已極來歲恩科須先將試官甄別庶免屈抑人才帝即以命愈愈以順天猶為人文潮新擬將以汪廷珍為順天正考官此人素為君知已君若赴試自應針芥無差逸駕上一玳瑁鎮與之曰妾此時將赴南嶽夫人謎不能久留君持此速歸辦貼前程努力勿戀此負心人也生覺視其聲頭上款二鬟大如戒指光耀炫目方欲問訊而香車已去如駛將追遡同學歙縣曹某將入都招與俱生以資窘為憂貸更不忍貸去某力任其費約到京可徐為計

生喜遂從之行冬杪始達抵刺謁汪公公亦喜延入下榻焉明年戊寅果以萬壽開科公以都御使主試得生卷決為江南名宿奚為南元會試聯捷嗣以殿試第三人授編修給假旋里比入門見其妻方縞麻哭於堂中大呼曰我今以及第歸來矣妻回頭見生衰絰蘇蹇大驚曰君前以下第哭死適已週年矣勿作此態來嚇人也生聞言如夢始覺長歎一聲恍然覺淚衣冠如蛻數復十餘年有人於青城山遇之葛巾道服顏色轉少倍一女子明豔若仙乘翠軒從十餘騎將入山呼其人問及故鄉顧僕取緑囊中兩書寄回一與其妻言頃已得女為褐度為地仙一與曾生謝其解衣之誼兼託其妻子盍兒然舊時手筆也

明季遺事

慶熙時明季內監曾有在御前服役者言正統在沙漠時曾生一子今有留非在旗下天啟時魏忠賢為老伴凡事委之而已不與楊漣左光斗樊杭老內監猶有目擊者宮中用度奢侈腊粉銀四十萬兩供應銀數百萬兩紫禁城內砌地磚橫豎七層宮女至九十人內監至十萬人飲食恒不能遍每日有餓死者宮中用馬口紫紅螺炭日以數十萬斛馬口紫者約長三四尺兩頭刻兩口淨白無點黑今惟天壇焚燎用之又其時所行步廷瀾可寬建極殿御階石高厚數丈採運至京時不能昇入午門運石太監參奏此石不肯入午門命將石擲

打六十御棍崇禎實學騎馬兩人執鞚兩人捧鎗兩人扶鞍甫來輒隕乃令責馬四十終往苦驛當差如此舉動豈不令人發一大噱

樹中人

康熙間順德有民蕃入德慶山中採木忽聞頂上兒啼榮仰視見古木上有巢縷縷如煙飛鳥過之皆墮逢斫視之其中有人狀類凝脂閒之不應拂之則笑一同伴曰此非怪物也蒸而食之食已覺飢尋洛溪中肉盡滴製而斃不知是何怪也嘗見北戶錄言大食國西鄰大海其西岸有一大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若使摘取一枝小兒輒死此西遊記人參果之所本也蓋彼生樹上此隱樹中彼為常產此以幻成故其能為災如此

嘗聞南人國其人純少朝生夕死如芝菌其地有銀山樹上生小兒日出能行日入而沒是樹上生兒非大食國所獨也

陳忠愍公死難事

公諱化成字蓮峰閩之同安人少起戎行佐李忠毅公長平綏襄愛　仁宗皇帝知累遷至閩省水師提督道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浙閩破定海陷招寶山連長戰大帥公

於二十年夏調往松江越旬日而定海失守（初公議自盡公方登城督戰聞已不支遂自投水死）授水師提督道光十九年冬逆夷以烏烟之禁犯浙閩破定海陷招寶山連長戰大帥公（者疑起字）吳淞江並海上西南與舟山近東則崇明東北則福山狼山相倚為唇齒公防禦三年整飭營操撫馭弁兵嚴而有恩終歲居帳中有為除官舍公弗入處曰士卒皆露宿吾何忍即安或餉酒食曰麾下眾多弗能給獨享非所當邪弗覺江左倚為重越二年四月夷酋破乍浦去吳淞二百餘里奉命與湖北提督某公併力防禦至西碾盤時兩江總督牛公主東磯盤五月甲寅夷人忽至攻東磯盤公身先士卒擊損其火輪船三巨艦一夷酋數十丙辰夷人舉大礮於桅抄連發之鉛彈如雨洋鎗火箭交集臺壞時松江太湖兵當其前徐州兵在後安徽兵伏上城內備東路公顧勢已危馳騎請援於牛公鑑而牛已先退遂無意應援惟遣騎邀公僧邇者再公叱去已而歎曰我無援而兵眾至事難為矣解印綬付一千總齎至松江府上之仍坐西炮臺下督戰未已夷人不敢前而左翼既盛徐兵固乘機逼嚴兵繼之日向午夷人遂由東炮臺陸路入火箭及帷幕中廂俱著公股被重創猶屹然不動而夷人已蜂擁至右曾又中洋鎗如血湧湧沾袍襟猶秉旗促戰曰爾毋畏爾旋鎗如來雖聲漸微乃北面再拜而絕同時戰役者有守備常印福千總錢金玉把總龔齡壇外委許林許攀桂額外外委徐大華武進士劉國棟等公屍陸續舁赴越十二日殮於嘉定城北廣

不瞑面色如生年六十有九事聞　上賜白金千兩於殉節處所及本籍各建專祠下部議恤謚曰忠愍先是香山之役殉死者有提督關公天培定海陣亡有王公錫朋昆公雲飛鄭公國鴻江公繼芸謝公朝恩祥公福其餘大率皆望風先遁迨乍浦之破竟無一人死者並無有向夷酋發一矢施一炮以拒守者蓋自廣東用兵　上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為靖逆將軍一大臣為參贊及寧波府而授定海　上命協揆宗室奕經為揚威將軍之倫等為參贊而夷酋復破乍浦然自公始至松江即語屬吏云我善水性我能任海防事爾毋恐之授以避炮訣曰煙色白者乃空炮惟煙黑者宜亟避而其待士卒能以恩濟法與同甘苦當時咸謂此閫猶有好官也嘗獲畧士叩刺喉謂夷中以吳淞砲多不敢近而閩粵之商上海者傳粵東洋商論謂夷人素憚公名且謂其猶能直行己意戕於左右如往時夷中有不畏江南百萬兵只畏江南陳化成之議觀望至三年而後入乃卒以羽翼無人而貴志以殉蓋自公之殉而夷人入寶山逼京口已未入上海庚申大輪船至春申浦遂渡三柳破松江直逼金山而蘇常江鎮諸大郡皆震動戒嚴而二三重臣通商議和之謀信矣嗚呼使當時閫外諸將帥盡能如公亦何遽至此哉

相傳夷鬼嘗於千里鏡內照見公形為累鹿及三月上海大藥局災蓋奸商通夷者為之

有游魚十萬大者盈丈浮黃浦至滬又有巨蟒長蛇出於炮臺外洋而四月夷酋逆破乍浦遣通松江醜而旋去公知其必來大事士卒誦以大義且曰即至萬無可為必以吾死為慶復給藥人一丸云臨陣納諸口可壯膽皆感泣拜受蓋連酋未來異徵已為先告而公之志固自素定也

道光二十有二年五月朔夷酋至松江距城八十里監司色令音買一舟備走路上海典史楊春慶應開迎求見監司不得見色令諷以大義令曰諾泊吳淞失守監司縣令各乘船去君頓足數恨為人情達上官曰吾亦從此逝矣有長隨高升者潛從之行見君倉皇出小東門呼扁舟渡春申浦探懷百錢與舟子至中流君蹈入水舟子失聲長隨遥指曰此上海捕廳楊爺也時夷酋已率眾入城訊井血還挈家人覓漁舟溯流求之於周家渡蓋實見十餘尸其一即君也覓棺殮之載還異事奉　上諭楊慶應捐軀盡節情殊可憫交部議恤褒　予邮贈如制嗚呼君之死烈矣然松江之破自鎩哆至督撫及監司其官之尊於典史者多矣而乃獻馘散羊如陳慶鏞疏中所言而死節者乃在區區一典史也見危授命之難也如是夫

成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烏桕樹

數年前余在復珠村其鄰人某來言其家有一烏桕樹大幾逾拱而以場地頗隘有防收穫將伐而售於甫鋸一旁枝見其中心皆黑有脂液流出如琥珀色乃止不伐蕪將覓售主伐取也聞其樹乃為曾祖某遺植計其年已二三百年矣

紫巍志建安二十五年武帝薨洼世語曰王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伐灌龍祠樹而樹血出豐瞞傳王使薛越移其根盡血出越白狀王駭自視而愁之還遂寢疾事近慢然本經成文豈必無神伽藍記昭義寺有池即春秋之覆泉也後為晉侍中石崇家池南有綠珠樓西南有願言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枝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旁布形如羽蓋僕復高五尺凡為五重每重葉垂各異觀者成市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觀者莫不悲泣又從征記秦山有上中下三廟牆闕嚴敬兩增有柏樹大二十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雪破一枝見血至今金創猶作則非魯氏所僅見矣

舉秋帆先生巡撫陝西曾上華山頂宿僧舍夢有人長身玉立著古衣冠揖之曰某住此山中已千年近有惜人以大銅鐘掛吾左髀吾甚苦之乞為解縛明日入寺果見有鐘一口掛大銀杏樹上因命山僧移置他所蓋樹老成精理所固然也

獅子

元魏時流斯國獻獅子為方俟醜奴破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必伏可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蒙縣山陽並送二虎一以帝在華林園觀之於是虎見獅子並皆瞑目不敢動圈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帝令取試之熊至聞獅子聲驚怖跳躍曳鎖而走帝大笑又 國朝康熙間西域貢獅子二形如圖畫濮口外打圍遇兩熊人不能勝召獅子搏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繼亦逸去其熊皮實之以草置 雍和宮懸牌匾間一重一千三百餘觔一重八百餘觔是熊之與獅鬬又難睹矣

按涵雅釋獸貔食虎豹註即獅子也正義引說文云貔獅子也大雅常武元闕如虓虎雖與虎並稱其實虎之力猛為足擬獅子說文博物志又載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倫甚衆見一物從林中出大如狸起立車蛇獅子前至此獸便跳起立獅子頭上遥殺之至洛陽三十里雖犬皆伏無鳴吠者不知此為何獸亦可見猛如

獅子又有能制之者矣則凡天下之自負其勇者又何異遼東之豕乎

詔敕

乾隆間廣平一知縣某將引見還大學士和公於 朝房某趨其和公被之起某必欲下拜推讓間竟將和公數珠扯斷散落滿地和公失色恩之有以洩其怨竊笑備詢職名牢記於懷後數日 上召見奏對畢時僉州缺出 上問何人可補奮平聞凡與和素暱者皆不能省憶不得已隨舉某名以對 上俞其請即 諭著某補授此亦善媚之效也

醉和尚

國初浮石周氏被緇者三通城俾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恩南沈湎以死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不入城市以死所謂野和尚者也其志節之奇先後若恩南謚元懲學柱破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文穆往累官南京都事屯部中奉使蜀中歸知貴州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本思以門資置身館閣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摩大字魁之曰門資豈足以屈人人自辱之耳李衛公非自此起者乎先生則大喪江東建國鏡忠介公招之故人徐錦衣啟睿亦招之先生方丁內艱固辭而破家輸餉不少吝丙戌六月家人白江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免先生故善飲乃削髮入灌頂山益日飲無何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不強酌之夜以達旦山僧為所苦遂避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則呼月酬之月落則呼雲酬之繼以灌頂深山難覓酒伴始返城西枝隱軒中每晨起則呼其子弟飲之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往則攜酒極之於所往不遇則執途之人而飲之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先生輒相率走匿不得已乃獨酌既積飲且病凡勸止酒者無算大都以先生未有嗣子言先生輒浮大白潛之右則張目不答有同志者規之曰君不思養身以待時耶先生為之蹙然乃不飲者三日既而縱飲如初先生雖困於酒而江湖俠客有以事投止者必慷慨起接之傾所有以賑惟恐不給以是盡喪其家庚寅喘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餘友人俞氏亦以毀相繼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書哭之曰德林之倘然狂放於蠅營間幾不知身外有何天地是何世界舍此且不知置吾身於何地皆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同社高士韓國祈誄之曰知雄守雌為天下雞知白守黑為天下谷德林不聞乃以身殉悲夫事見 外史氏曰德林當國破君亡求死不得至期於日夜縱飲以死以視信陵之醇酒婦人其志尤可哀也當開乾隆間成都有三異人其一曰笑和尚見人不言一味憨笑喜吸烟尚人索

之其人必多吉利事說人爭與之錄有國都者告嘗光奇僧惡其擾說進其餘或未明即食及舉箸笑和尚即伽鄰人張裁縫者知其非常人俟飛出必從之遊一日笑和尚謂張曰俗間寒暑候吾六載必有所欲但吾性懶不耐為人師此間東洞子門有徐瘋子者堪為爾師我當送爾至彼即偕往過徐瘋火炙兒鼠飯白醪還見之亦笑和尚曰爾不耐為人師又何苦拉別人笑笑和尚大笑不止時朝風正勁城門外寒風尤甚笑和尚與瘋子亦足露頂自如及夜半瘋子脫身上破衲與張曰服之可禦寒張披之非絮非帛奇暖而香自是張遂從瘋子不去居數年二人共往訪笑和尚和尚迎笑曰汝二人來矣好好抱張顛狂笑聲如鴞厲使人心魄俱逸瘋子從容謂曰懃和尚汝至今猶以為未足耶和尚膜拜曰吾知罪矣然老僧不死笑終不可止也竭力忍笑上牀跌坐而逝徐笑顧張曰可以行矣攜手出門忽不見仙乎仙乎或謂笑和尚長太平其以樂死也自非生逢離亂者所可擬然觀其臨逝數語為知其中無長歌當哭時乘此笑和尚之渝於笑殆猶醉和尚之渝於飢而意不在飲也則其笑亦可傳已

郡中馬軍巷鄭生名復良鞍田先生之孫也幼絕慧讀書過目成誦為人木強嗜飲精於醫博極群書然遇其飢即延之不往又嘗以醉捶其婢至絕而後蘇其妻乃禁之飲生無

如何則日倚門前伺其親知過者邀之入紿與共飲其人或以有事執不入往往至於拜跪泣下不止復其妻知為生之謀客至則操杖逐之二客嘗被笞陽脫自是至焉裹巷皆皆相戒紓道不過其門則真奇笑者也然良工心苦矣

香樹尚書

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還帝赴黃淮至擊鐵楊士奇及金問金益怒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楊溥遣發錦衣獄十年講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即位釋溥溥出獄哭大行伏地不能起帝亦哭擢翰林學士入閣典機務進太常卿仍兼學士竊歎當日君臣相遇何曹家人父子相得錢香樹尚書在雍正末年奉使外藩及還已乾隆初年矣上問及　先帝出使時事尚書不覺痛哭　上亦哭錢從此受　上知擢至侍郎其後充以詩與沈歸愚先生同受知於　高宗上書曰一老乃江浙之大老其龍眷蓋無異仁宗之於楊溥也

楊溥傳英宗初立溥復入內閣太皇太后臨朝一日坐便殿常西面立后勞之召士奇登溥及英公輔尚書胡濙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尚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召溥前曰先帝念卿忠慮形於顧不意今復得見卿溥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初仁宗為太子時以讒故宮僚大臣多下詔獄溥及淮一繫十年潮死者數矣仁宗每於宮中言及東宮時事惻然

注下故太后及之太后又顧帝曰此五臣先朝簡任俾輔復人皇帝萬幾宜與五臣共計讀此數語想見當日君臣之際恩義相依有不忍追憶者又見宮廷之上聖賢相遇如家人父子不當家室仁太后撤金蓮燭送東坡歸院時也

金荃

栢卿金生名荃色黑而眞行八故人呼為金八家本典商父殁生不事生產好讀書喜狎人之急以是家日落為人傭書以活又不時給其後竟以窮餓死遺一孤及子女各一子名春霖亦尚幼無以為倚皆其友朱虛侯者憐憫意氣丈夫也收養其家虛侯與生為貧賤死聞之走視其喪為謀諸族黨迄無應者痛恨遠客拔釵搜篋室於典及鬻書肆始倚辦而母子三人啼號壁立朱不能復顧也一僕曰金氏僕而顧輩忠於其主及是憐其孀稚合仆依依不去當時斷炊為之賣廬織席以供雖忍餓不輒舉家賴延旦夕歸顧其妻年猶少自生殺脂澤不去手又不慣食苦色有富室子潘某無賴好漁色會妾以負主人房租將謀移居某甕其姿推宅券一區令鬻朱已徵貲其情與往戒其勿說妾不聽自是朱始絕迹後女稍長某並通焉既而機械漸露其僕走告某妻令嗚勿復至至則必將殺之時朱亦聞人言稍稍使人哼春霖至問曰姓亦知爾母所為乎春霖頷首拳拳曰潘某吾仇也徼吾叔父兄弟亦將

走訴諸官還報此仇尚冀收脅鄰逸叩首乞假其佩劍朱曰姓之齒未也若畫虎不成而父之鬼不且餓而爾父一身倘身殉友卒時曾以而母子相託今言猶在耳忍坐視乎春霖沸泣而去復數日某忽為人所殺棄尸於野其妻追憶僕言遂據以控官邑令來驗屍不見其首訊其僕僕言不知乃趙拘妾生訊之妾供向固未與某姓何知其他命拷之妾本以僕嘗調令改行早疑為僕所殺及是遂吐實兼述僕平昔所誦以證今始覺僕用刑訊五妾備至僕亦自誣服問其首所在對以爾時已棄以祭其主墓祭畢即以餘狗矣乃糠妾而繫僕於獄無何其妾至官又為人所殺今訪知僕子素剛猛橫於鄉并疑其為僕所使也復詢其子去鍛鍊成獄時今已入滿贖笑以爭鉥相稽拒僕父子悲泣覆訴於走縣庭號冤自承代白其冤今疑其冤轉語主使者且恐之曰若殺其生母不懼抵死耶春霖曰父仇得雪死猶生矣今恕聲死幹并抵之是夕方瓶忽聞悵前有聲若鴈起燭之見案上掷一匕首貫釘書深及破勁勢有一紙書言前殺奸夫淫婦者某所以為死友雪恨也今汝以五百金而忍誣殺孝義者三人某度不能殺汝矣云云今讀書頗色如土出籍三人於獄次日即以匕首及書注案上蠹上蠹嘉殺人之義僕釋而不問賞春霖五十金以旌其孝今以得脫長報某稱時春霖年甫十六也

周爛鼻

周爛鼻者吾邑圍巷傖也性嗜酒不拘細行少時曾入妓館因爛其鼻後自摘恨願受戒作佛子弟為人伉直無一語戲人人亦以此信之見大殿傾圮拏柝篙篤人以具庶潔不取爭施捨募緣雖敝心釋飢而酒終弗能戒也無日不飲每飲輒醉常入市肆據鏡頭按拍高歌環而聽者籍籍口笑又或於街市徐徐而行嘻大江東去兜童捫手趨笑隨者成衆亦傲然不肯意也里中正法禪師（忘名庶推重之曰此再來雞漢也而周浮沈於世年已七十餘矣忽一日欲東招常所往來者百餘人赴期回首其徒不從曰是難得於善知識者豈可求諸酒肉中耶彊強之不得已為招客笑曰周爛鼻乃亦坐化耶至期羣集周相與飛如平生散日卓午沐浴更衣焚香於殿閣虔禮諸佛遂至正殿取第一藤椅於佛前向南跌坐舉手與衆作別諸視之目已瞑約數方作禮謂衆忽張目大呼曰廚中尚有燒肉一器可將來供完了去其侍者退肉送意炙益未釋手而逝

外史氏曰余嘗謂醉婆提傳而歡追濟之顛為不可及也夫衆人皆醉非荷鍤隨之何以共處此世耶奴人信能非達本起信獨湖神通誰為欲覺蓑鐘耶然非有善知識如瞎堂和尚雖佛門廣大豈能容之若周爛鼻其亦知此意乎故爛醉街頭狂歌市上其意蓋謂彼之長齋繡佛談經說偈於昭昭而眠香盜飲於冥冥者猶不足與為伍不如與小兒酣歌之為樂也志稱其人伉直誠哉其不愧伉直也不然若專於酒肉中求羅漢則今之羅漢固已遍天下矣

潘爛頭

潘爛頭邑之東北前朱廟黃冠也能呵致風雨往來濮川當與人玩月其人失禮於潘潘於壁上畫一月以片紙粘之月逐雲轉其人求潘去紙月皎如故一日召天神至免無寒神以碑筆點其頭頭爛人號為潘爛頭云（見相卿）

按烏青文獻以本廟師弟相承皆無其人而唐之風前漢里東嶽廟碑云係住是廟者未詳孰是

髯痒

姚莊顧文康素蓄鬚髯豐腴忽一日促家人持竹篦解褲覓抓二十後習為常家人成之抓稍輕輒加呵責或反以抓抓之必重下乃呼快如是歲年漸覺痠痛而止有醫者聞之曰過嗜羊腸發物故熱毒內攻固成奇痒過打撒不生止攻皆則瘡發背而死矣余獨以為不然彼蓋酣春於滋味而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故無以洩其氣以致熱毒下注作痒難忍非關過嗜羊腸也然則今之羊享黍粱如圍宰之豢物者皆當以此枝予之

草庵和尚

海昌徐汝連者多膂力工技擊一日余值於山屏沈君寓閒曰子好武事曾聞異人乎汝連曰尚記吾僧同人訪草庵和尚於太湖之濱觀其狀貌雄偉知為非常人與之論技藝輒心動不自知汗之下也固詢曰以子材藝當力王事何滾滾浮屠為豈有託而逃耶和尚默曰榮至此命也叢者曹侍御內起奉上命隨將軍某征苗一日大隊並進突遇賊渠余挺刀前關未百合賊奮槊騎走余窮力追之灌木雜棘兵器不及施遂棄刀與搏賊拳勇絕精且拒且走蹦數十鎗至一絕壁扼其吭而搏之彼亦猛掣余肘搜入巨洞中余乘勢出匕首刺之鼻其首時余力已乏踰出少憩登山四望亂雲雜沓萬木蔽天杳無人跡其地去大軍蓋五十餘里矣尋路歸至中軍以首繳令而退自以為功無出余右者軍中有知者潛告余曰賊厥渠魁功非不巨然子始矣將軍調子沒于軍業具名申奏子之功已為人奪不去懼禍及余察之信不敢復望望夜出奔自是恒棲息亂山草莽間歎咨功高不賞反至得禍也遂偽佯方外以終吾年豈以為浮屠可憑而至於是耶汝連請觀其藝和尚曰汝來亦不易試觀之遂見其兩肩互動自身以上長者六七寸許短之自首以下短亦如之既起攜衣下階庭中有木大十圍手撼之枝葉皆震震動同人以材藝自負者莫不搦舌木立茫然若失和尚曰此運氣功也若拳不足以語此和尚之姓名不傳以住草庵故呼之為草庵和尚云楊煙閣而歎曰天下非无奇特英偉之才而恒至不遇若和尚者豈非特出於凡衆者哉何其材之奇而藝奇耶而能脫遺塞其見錢之淺為尤不可及矣乃功高見奪壯氏英偉湮沒於湖山榛莽間也悲夫

此傳余於己丑歲從易安齋文鈔中錄出原本筆意生動而結搆精巧敘次亦稍沉固為增刪數句今讀之猶覺生氣滿紙草庵和尚為不死矣夫古今之以功高不賞而媒成名者何限讀此又不禁為青史一慟也辛丑中秋前一日於球村草堂重閱此傳屈指已十閱寒暑亦憊既頭顱如雪而余亦衰病侵尋無復向時興亦愚筆硯周旋樂境安可勝三歎

洪腦

四明吳氏家世讀書至某以甲榜筮仕銓當為典商有子二人教之讀數年皆游泮然屢試未第而其次名年盛者好狹邪游兼嗜博從恣少數萬貲復朋淫於外故所識老成壯士遇之如敵仇鄙於是家嗷嗷典賣俱盡矣不得已乞貸戚友揭債為別駕分發廣東粘任一年通摘得通夷匪者七人皆盜魁也訊之確姑令訟繫其家饋以三千金乞為開釋年盛見金

心動納之遂為覆訊申請軱被駁詰中丞某公親提囚鞫詰伏誅年餘亦無如何顧每念軱心悸者數日一日薄醉坐上房僕為捶背一四歲兒戲其側會乳媪一兒至兒方索抱忽一人突至其前貓目虬鬚勢急戚猛出利刀如雪直刺其首并兩兒斃之兼中乳媪僕大號衆至其人已不知所自入此相與稟請大吏圖形緝究而已然終歲未得正犯於是盡室南還扶柩至里所過儀徵赫奕滿望編氓猶遮里許然知之者謂其柩中僅存無頭之鬼焉先是年盛將赴任恐庾參時儀注未娴揆慮少鑒至家與為番替演習次及年盛既拜而起忽頓影不見其首時日方中衆共見之大驚識者已知為不祥比柩至門其兄方以母設奠集召冷人佐腸數歩俊有三人者本朝冠服以兄弟相呼旁一人問姓名其長者曰與逢又問何人所取曰孔子次及仲曰與喻問所取曰自取衆為閧堂其兄忽憶前事且悟其有所讖也痛哭而罷

許真君

嘉慶時林清之變是日天宇晴霽及發作賊匪戮人已登宮牆索兵倉猝未集賊自膳房之上自西而北 皇次子即今登鳥鎗擊之噬一賊續至者執白旗以指揮復擊之又殪儀親王子貝勒綿忠亦以鎗擊賊賊復殪 皇次子馳至西長街西厠督同常水童率內侍擊賊

日將晡賊勢漸蹙將縱火忽大雨迅雷二賊震死擒武英殿之御河邊光中恍惚見關帝端坐午門聲賊股栗不能奔遂皆就擒相傳賊黨與各省俱有券是清雷遣諜至江右約其黨赴期進兵此賊行疫少憩一山下旁有一道士對之呵氣賊遂倦卧醒而道士已不見及其黨得書所赴期乃在九月後至期而清已平江右皆撫亦擒其黨以獻比入獄清詞具稽遲之旨則以赴期未及故不敢妄發也選閱諜者則以所過道士對既而釋其諜俾為導見道士於江右不得偶趨許真君廟見塑像宛然所過道士也乃奏而加封焉 聖人在上百神效靈其理洵非誣也

茅山道人

杭郡金銘如婦死繼娶于氏於潛令于公妹也順悍庚未正月銘如恒居宿於外一日夫婦忿爭于氏拔頭上金釵刺吞之俄痰壅胸膈氣厥不屬合家皇遽無術忽門外來一道人謂閽者曰汝家主合有急難余已望氣知之閽者駭曰師父知之可亟救否道人曰余以此來速報主人遲則無及矣遂與僧入合家俱大欣慰薰問當酬幾何道人曰吾望學道者以應緣為本財帛非所貪也遂備淨水一盂水至戟手書符俾受病者吞之未幾于氏胸稍舒家人咸拜謝道人笑曰未也頃在胸死生在呼吸今入腸矣少時胖腹脹腸裂而死余茅山玉

掌羽士也以廚紀募線於外今能予我三十金夫人可生否則請辭耳許以八百金道人曰天下豈有於盜商即許我八百金可加數以鎮置塔下俾事畢得以去衆訝其前後違異姑如其言以伺焉道人復書三符於黃紙使焚以灌夫人又令速備圊桶於側曰難望將出與頃之便血於桶斗餘則金釵閃閃在焉道人曰此妖金也不去必更貽害當將去鋳天將像為汝家禳之今取出況而納諸神像於膝際取一指長七寸許對之噓氣片時像以鑷納之頃更而蓋亦不覺其隘也余囊於膝頗金回貧道今日驟撮處士安舉手作謝而去外史氏曰茅山道人其有道者與異始也能以望氣知其心其繼也能以書符解其患其卒也又能以取其錢還此神力幾於仆仆子須彌為芥方問其所欲既謂我筆以為患為本財物非所貪也及金已入腸而又邀以重利且以金為妖金當鋳天將以讓之天下亦有從傻鐵中淘金以鋳神像者矣其言曰天下奚貧於盜商意金生平日守錢如命其於親族緩急拔其一毛亦不可得故道人顧此神通警傻慳都不然何前後所言之謬且詭也或曰道人始三毛化身以遊戲人間者歟未可知也

槽鼈

成都張船山先生為鄰守時有一巡檢差回稟見船山曰太爺一路辛苦然風致頗佳巡檢

誤解公意自持其精平覗曰卑職蒙大老爺恩過毋恩報欲憶年長多留此鎮不能傾身圓報耳船山大笑遣之

梁山州

當海帆先生撫浙時公事之暇每與像僮談詩文為樂適杭守之人奏一同知擢擧一日上院當公問以梁山州之義守作何對曰卑職管下只有海鹽州沒有梁山州大人查編紳錄就是海帆大笑而入

詩嘲

蔣桃溪言有王姓者家租濫鈔報捐從九品好以門祿聘於人見有題石谷畫者輒曰此家二房叔曹祖也有持夢樓書扇者又曰此余未出服之族兄也凡王姓仕宦者必引為同宗同寮皆退笑之後分發江西時相國襄公為方伯好詼謔一日屬員進見襄笑謂衆曰僕有俚言欲瞎王佐堂試為猜君謔也時王亦在座襄謔曰天下三王本一家佳君來拉與西堂太常山左稱同族聊方伯江南號夢華時皆為江南布政使者亦王姓舍弟粵東貽荊鄰家兄於口哥團茶行者若過盧宜廟五百年前叔太爺公座為之大噱

陶公軼事

陶制軍澍未第時家極貧課徒自給而公性頗豪嗜飲喜陽雖家無儲石僚不顧也後值歲暮其姊窪泣謂公曰貧迫如此安能不能同為饑寒為君計當妾亦可度歲不然願賜絕姻書俾妾另謀生活公笑曰卿識何淺我未交大運耳日者謂我命當至一品姑徐之勿愁富貴也姊曰君有此大福自有與君同享者妾不敢作此想請與君靜聽君好消息突公不得已書離婚書與之會同里一餅師將謀娶姊得書忻然嫁之而去公由是更無聊初郭外大神廟有道士棄善公公暇日常宿於廟道士性嗜菜其技絕妙公每教客者邀次膏或豫以酒食啗客令客撤且諭意焉知其厨者每與菜必讓令勝己乃已公自與訂交恒終歲菜無一勝故道士尤心傾焉至是遠謫被赤山廟中為道士蔬菜有所得以供飲博輒盡人皆呼為陶阿二衣冠盛屏不與交契山陰鴈石村有呂某者精星相卜筮禽遁諸術求之者戶傾常滿於是積貲至鉅萬熙好施故人以員外呼之後於富陽設館青行道科平準不貶客故貴富者必就與而富為戲閘浙交會之地衆賈輻湊凡酒食之館江山船泊集於江岸呂閘或與客偕遊則呼呂三爺者載酒肴行有落拓者乞呂一餉輒傾囊起夜則呼盧徹旦客有負者呂必為調劑而呂博有異傳每博輒勝所得金常置床頭客或取用之亦不問問之則笑曰銀子本活物想幻化突其大度皆此類戴知者呂翁之值行也性至

孝以不得養父母故不娶飯必先以一豆祭其先乃食好拳勇豪俠而勤儉故所得俸常貽主人處恒見人之急則手麾千金不惜人往往以疑目之亦善飲每以無飲友為恨一日晚飲於市見公袒衣而沽飲傾數呼而問為誰公答姓陶曰市中有陶阿二者非子乎視子貌狀似非碌碌者子飲可幾何公曰予好飲終未有能解我者沽豈能為重太史者乎何勞絮問數斟甚巨戴知其異也遂與對飲兩覺既餐公微醺而戴已玉山頹倒矣公起去次日戴醒而憶之復覓陶公飲極歡自是遂與公為酒友富有藏書聚者賞翫止一女性陋青靦滿面黃額而黔薦日者當謂當受一品封疑其戲己也顧女益加長問字者填輒病故故三十猶未嫁也至是忽夢朱衣撲於身驚悟以告鈐鈐曰得毋有中屬者問字於汝乎翌日戴凝來沽號見女問亦曾相壻否鈐答尚未且曰吾眼而女陋更誰壻戴力以斧柯自任固言公鈐曰是非陶阿二莫溝腊而濫飲異日令吾女吸風度日乎戴曰嗤只恐汝女無此福不然如陶秀才而長貧賤當挾吾兩目鈐問其年曰屬猴鈐憶女癸稍心動謂戴曰明日可偕與來旦日邀公詣鈐一見許訂姻公辭以身寄於廟囊無半文焉能娶婦乃與鈐謀贅諸其家女能紡織不致相累公曰即目前亦需少有所備妙手空空奈何戴又從旁恿恩力任其費詣呂翁索銀三十兩呂問所為語之故呂詫曰秀才也子何自識

之戴言此人非終人下者故與昵呂欲相之使戴招公去一見驚曰此天下貴人也但早年家落耳自後交印堂運大佳惟本形人不及孛髮期然已足矣回顧戴曰此事我當相助立贈公五十金謂公曰婚後願與新夫人一光顧也公許諾且言此恩必有以報翁曰區區者本無足掛齒但有所託吾儕已有四孫次孫命犯官刑他日當出於臺下倘蒙記憶尚幸垂憐即呼其孫出叩公心識之受金歸婚三日挈夫人詣呂呂亦許為一品夫人歡宴終日而返自是伉儷相得機杼之聲每與書聲相間也公學亦大進次年舉於鄉入都以教習授知縣分選湖北有能吏名未及十年至方面其後巡撫江南值歲飢公為請於 朝賑蠲並舉活數十萬人吳人皆尸祝之繼以清理鹽政受 上知 眷注頗渥而公已早於兩江總督任所是時竇翁亦已物故公臨卒屬子孫世世奉祠銜云方公之巡撫江蘇也呂翁孫以索逋通至蘇設人傷重死方訟繫公即為曉罪釋歸贈以十金其捕盜第王乙也諸官吏咸滿滿恐激變公密勅武弁率兵往擒獲鼎示時棋道士適在撫署笑曰不意阿二有此孫乎公不為忤也先是有粵僧游於紹善相術嘗相戴顒年過四十當以武職顯得三品封戴笑曰天下豈有為人值行而受封誥者乎及公貴為援例捐守備湖廣趙金龍之亂公屬戴從征凱旋以軍功超授副鎮數年予告回籍關從煙赫崔氏方叟技乞食道左詢旁人盡悉戴終跡

所自卧輒乞憐戴詰其由來此之夫姊歸號沒復自縊死其所嫁餅師蓋久以寒餓死矣外史氏曰此事予得之萬順齋所記予讀之而泣然不知沸之何從也蓋呂翁諸人不獨其豪俠好義也其識英雄於未遇豈非風塵俊眼哉嘅然曰張負漂母世果猶有其人乎於是為之一笑顧其施於人者皆即其施諸己者也其受於己者即其受諸人者也是又足為公諸人破沸矣至陶公為人所棄栖身廟中則又歎曰蘇李子來翁子乃復見今日乎於是為陶公冤其卒也餅師此去巧姊攀轅豈知姜韭不可以入園覆水不可以復收耶則又為崔氏冤且為天下之非崔氏而學為崔氏者痛哭不止也嗚呼亦可鑒矣

按梁敬叔勸戒近錄言文毅與其父為士戍同榜進士同官京師兩家內眷時相往來其母鄭夫人嘗見陶夫人右手之背有一疣凸起問其故蹙然曰我出身微賤少嘗操作此手為磨柄所傷耳蓋文毅少極貧時同邑黃姓女有富室吳氏者聞其女美謀納為繼室以厚利啗黃貧翁許之迫公退婚公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女利黃之富決欲嫁之其父主持又甚力勢不可回有侍婢願以身代母許之公亦坦然受之即今膺一品誥命之夫人也後吳氏以占曹姓者田兩相爭鬩吳于被毆死翁亦繼殁族中欺黃女寡弱侵其田產殆盡時公已貴顯了外艱歸里聞而憐之邮以五十金女愧悔把其銀終日號泣而不

忍甩魂為偷兒所竊悉而自縊後朱文定士彥自浙江學政還朝亦士戊同年也過吳門公餞之演劇命演墾官誥公為之泣下朱曰此我之大失檢忘却雲汀家亦有碧蓮婢也云云此錄與傳中敘事始末有異同要之黃氏女之見金夫而負義則一也至謂膺誥命之夫人即其家婢所倦則傳聞異詞具然離婚之事益信矣

改名

杭郡馮生好詼諧從揖直隸同知候補安徽一日早衆既見而出遇同寮轎賜徐公名非者於門房時將傒看駿略與敘說徐起小遇馮乘閒取其名紙於王字下添一鈎徐不覺也比入參禮畢撫軍某公寒詰數語天謂徐曰太爺儀貌溫文尊名何不雅也徐目瞪良久不解公命取其票示之徐驟然慚汗不敢久留退至門房與閽者相詰責欲毆之馮乃從旁笑解逃且曰此小弟所為也乞饒其初犯願獻印花房中元寶一箱贖罪何如徐無可如何悠然而出同寮絕倒

房中元寶者乃夫妻交媾時墊腰者也昔未中有富室子新婚其姊妝奩中有一箱所貯皆此物也富室子不識何用竊取其一出示乃翁問所用翁掩口不能答見者無不噴笑

負債鬼

吾鄉有甲乙相友善也而皆貧值寒食甲墓祭歸見道旁有破棺遺骸暴露甲惻然歸家取紙錢為之掩覆是夕夢顧視人來感泣作謝曰蒙君子澤及枯骨泉下無以為報僕生時習六壬數若從今可垂廉於市僕當少效微忱亦可為救貧之計甲疑為素所不識鬼曰但聽我言自當有驗甲謝之醒而異焉竊念一卷至此何妨姑試其術於是懸牌招紙凡問卜者鬼輒教之剖斷有以失物告者鬼陰語甲曰此物在某家房後西北廂複壁內然非人所竊也甲以語某果如其言獲之蓋其妻臨蓐以珠璫置鏡台上為鼠所銜入也里中某翁家一白犬忽於空中起行至墻頭銜遶病傷寒劇甚往問之占曰此有野鬼求食祀之可愈家人歸祀之病良已由是其門如市年餘積貲十金乙偶詣甲詢其何遽神驗乃以甲述其由乙心羨為歸後亦倚春錮至郊外見得敗棺姑試其法行之而迎是夜果有一鬼來謝其狀襤褸頭襤褸如馬乙遂告以所欲鬼忻然願為効力乙大喜以為指日可作富翁矣翁笑遂亦託其術無何問以所卜鬼輒曰明日來易一人鬼又曰明日來乙皆如其言應之其人輒懷卦金而逃翌日更無有過而問焉者乙還以責其鬼鬼曰某生前凡遇索債者則應之以是其他固未嘗也言已寂然自是絕不復至某懊恨不已訪詢邑中其人蓋以負父債數百緡成疾而死者也

外史氏曰老氏有言上德不德居今之世欲求厚施而不望所報者難言之矣然欲其報而生殘酷朽骸中求之者亦已癡矣況如某乙之與舟以求者哉宜其為鬼所揶揄也昔者西施病心而顰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也知某之弄巧成拙使前鬼而在其側能不為之撫掌

蛇異

康熙初衆河之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鬥移時不解觀者漸衆橋忽崩壞壓而死者千人蛇亦不免事見厲樊榭東城雜記此二蛇殆天使之歟

埋憂集卷九終

戍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鬼隸宣淫

京師寶泉局有神祠門內塑鬼隸四人頗著靈異有工匠數人宿於門側夢中常被其污其來賦十足如蟒欲喊則不能出驚醒而捫其股間每有青泥填塞且腫痛不能起竝初不知何物為祟也後有一黠者又為所污夢中默識其像醒而憶之始知即鬼隸也相與告諸司官而毀其像其祟乃絕。

狐母

盛京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一少婦年約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野安能有此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特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晚潛破其出血塗其顱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天耶果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通為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還家人有禮聚家亦不譏見者嗤其蠢而忘其為狐也達基嘗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項心常戴一紗笠寒著不去蓋其項中空下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啟驗之果然。

七額駙

嘉慶時成德行刺倘　仁宗皇帝御朝猝放一袖箭一侍衛見箭來不及禦輒以身覆　御座箭洞胸而死是時七額駙在旁急以兩手抱成德衆侍衛奮趨持之遂醢成德相傳成德武藝侍衛中無有敵者或於地中釘短柱一行成德騰一足捧去柱皆拔起七額駙亦能之然額駙止能捧七柱成德可捧至十二柱云後　駕幸木蘭打圍羣臣方馳逐有一熊突至　御前連傷侍衛數人七額駙向前與熊手搏良久為熊攫去坐身下不得脫額駙急伐右足踢刀跌熊去仆於山足糜爛而死然其足自是跛矣。

瞿式耜

初　王師入桂林瞿公方巾燕衣危坐署中胡一清躍馬入勸之去公舉杯曰能飲酒乎一清曰今日豈飲酒時遽躍馬去適總督楚師司馬張同敞自靈州回公喜曰敞至吾兒不孤矣敞曰公將何行公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史復何去敞曰將欲得以他圖也公有命敞敢不死遂止飲酒督標數遣將軍戚良勳覆馬請公出城再圖恢復家人泣請少思須臾待次公子之至暫不許遂被執見定南王孔有德有德曰公閣部耶好閣部公曰汝王子耶好王者有德寬賜地上觴曰送公曰我不慣胡坐有德肅然起且撫之見同敞左右命

之跪同敞大罵夢武士或以刀背折足強之跪同敞不屈拳去將斬之公正色叱曰張司馬國之大臣不得無禮死則我同死有德素重公悚然遜此說降百端卒不屈有德愈重之館二公於別所供饌甚厚而供張飲食如上賓二公屢和自若會公遣死士遺以建蠡極言清兵羸弱勸建急提兵抵桂且中興大計無以我為念遷卒得之以獻有德大恐閏十一月十七日晨請二人公方食會撤公笑曰與總督多活四十一日今事舉矣同敞曰快哉此行今日得死所見者皆為泣下二公顏色不變揚揚如平常總督藏一白綢巾於懷至是服之曰滿先帝服也將服此以見先帝至獨秀巖下公指曰一生只愛泉石願死於此整衣冠拜就刃被殺時大雪冬錄遺近士女皆為流涕馬蛟麟泣殺雅重公命以席裹瘞之越三日侍御姚端公門下士也與楊鼓入王邸謀殮二公啟視見公刃血在頸身首不缺面色不變撫之而哭曰忠魂儼在知某等殺公罪何逃耶目猶視端叩首曰我知師心矣天子已亭南監師徙雲集焉無慧目始瞑遂具衣冠淺葬二公於風洞山之曠野蔡童於墓守墓不去云公張翰林院檢討昌文於十月遣詣永明王辭臨桂伯世尋陳桂林不可守狀聞監辭歸先是浙人魏元旷以墨吏斃心恨昌文將甘心焉未至一日元旷家中鐵索鏗鏘統室有聲元旷伏地請罪懇作哭語曰汝不忠不義乃欲殺我張耶元旷叩頭乞緩三日少舉家累忽忽趣語曰此不義奴速殺之何閒焉九戮流血而死有德疾遣將錮於城隍忽見宮保司馬四大字入殿見總督南面儼然大驚拜之師以告有德有德驗斃為供張忠神位於鐵佛寺昌文遁逸留守桂於明月洞清凝亦遣總督之梳與夫人合葬焉初安仁王英明特遣才客過人有知人之鑑嘗曰居安可爵讓級臨難不奪大節者只瞿先生一人而已一日宴飄復半疾作慈召公入付以後事執手流涕曰孤負先生顧永明王曰國家事一聽先生處分且自言其前世曰孤再生如藍而王第一羅漢也先生好輔之言畢而薨相傳永明王　至賓鼎革禮肉身無量佛佛忽起亟然則顯漢後身之說果不誣也後　王師襲績溪執督師御史金聲被殺時洪承疇監軍親睹死尸不仆洪入院見聲衣冠儼然危坐洪驚入內恍惚不敢出者數日此與瞿留守張司馬之身後現示者彷彿相似蓋忠魂義魄固如河嶽日星不容掩抑也。

外史氏曰余嘗讀沈廷芳重修明兵部右侍郎左公神銘後自記曰順治二年閏月二十日公授命是日萊陽鄉人見公衣白衣乘白騾道南門至家夫人劉淑人聞公歸來喜曰吾為興朝所囚閒以他事剛曰方寸已亂與時當下有木稱公坐良久乃又去其鄉人仍見公由南門出無何總奉遺人御柩歸葬趙曰公所知從南來云是日葬遵公於揚州言訣往南

京謁先帝。衣飾與所乘皆同。蓋公之忠誠生死不忘君國如此。至今鄉人摸大忠先生。吾聞諸趙元賓云云。按公之與陳洪範馬少愉最親。入都必請緊告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牢於趙。哭奠之。旋遣還出都。洪範請留公勿遣。乃迫遣。改館太醫院。公題院門曰。生為大明忠臣。死為大明忠鬼。之書蘇子卿像。慷慨南京失守。公南向慟哭。絕粒七日。嘔血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滿作寒煙總不塵。及謝降不從。遂與從行兵部司務陳用極等俱被執。公僕左夏王聯州爭死。亦並執。從來精忠大節。（案皆有其書定者。故世編有生死無此。或謂南都不亡。則公可不死。然公即不死。終為都綬之館於真州。見筆記。皆公之所同也。若碑傳所記。則公之盡節先為淮城。故衆隊之。）

孫延齡

李定國攻桂林。孔有德謂夫人曰。我受國厚恩。誓以身殉。若輩亦早為計。夫人曰。君無慮。我不死。指其子及女曰。第兒曹何罪。而亦遭此刼。第為老婦負之去。泣而送之曰。此子苟脫於難。當度為沙彌。無致乃父一生馳驅南北。下場有今日也。言畢自縊。有德纵火焚其府。拔劍自刎死。子尋為定國軍士所擄。死於安隆。女以幼養於軍中。廣西平。女得歸。世祖與。太皇太后憫有德殁于王事。令送入宮禁。太后養女名孔四貞。四貞年十六。太后為擇壻。四貞自陳有夫。蓋有德存日。已字孫偏將之子延齡矣。因下詔求得之。奉太后命為夫

婦。腸第西華門外。牌西之再定也。上念孔後無人。並慮孔師無主。乃封四貞為和碩格格。掌定南王事。邊制廣西軍。延齡為和碩額駙。內輔政大臣世襲一等阿思尼哈番。延齡美丰姿。曉音律。長於擊刺。體勁捷能超丸。尺屏風。惟不喜讀書。然偶有章奏。輒能斟酌可否。與人交必盡其誠。能容人過失。四貞美而才。自以。太后養女。又掌藩府事。視延齡蔑如也。延齡以。太后故號為恭謹。以順其意。四貞喜出入宮掖。日譽其能。太后亦善視之。寵賚亞於親王。四貞不知以計愚之。謂其和柔易制。事益專決。延齡內愈不平。日思所以奪其權。會三都統戴良臣等專權。四貞大悔恨。仍與延齡和好。以良臣等僭亂不法事訴於。上。三都統亦訐之。上命督臣金光祖究其實。大臣皆不直延齡。十二年吳三桂反。以書招延齡。延齡招良臣等議。寒伏力士擲盞為號。盡縛斬之。即舉兵。三桂封為臨江王。廣西提督馬雄亦降。雄本三都統之助。延齡畏其通四貞日夜譖。上恩渝其歸順。計且決矣。雄探得之。密告三桂。三桂命其侄世寶為金吾大將軍。領兵以恢復廣東為名。駐節桂林城外。延齡出迎叙故誼。相得甚歡。及送之轅門。有衛兵數十突起。馬首延齡於馬。單中出刺刀。舊擊斃之。從人力不支。為所殺。世寶送其頭於馬雄。雄對之縱酒大笑。曰延齡亦有今日。孰思顧目張口躍起直撲雄身。雄大叫曰。延齡殺我。嘔血數升而死。此與三國演義言吳斬關公送其首於曹操操

開函問雲長別來無恙事。絕類。然波因附會無稽語。而延齡事則載之四王合傳者也。烏乎。其果然眼。四貞幼曾為三桂養女。遂拘之入滇。其子亦為世寶所殺。雲南平。四貞歸京師。孝有德祀焉。

縊鬼

秀水汪如洋。號雲客。未第時。館於邑某紳家。當夜讀至二鼓後。一少婦縞袂素裳。推扉入。汪訝之。起詰所自。婦言故與主人女芳姑約。料假還舊館好。兩汪以形遞可疑阻之。婦爭之不得。遂身蹲戶外。以手探檻下。移時始去。汪益疑。急返。移燈注視。得一圈。圈尺許。據遺向燈審其物。非繩非帶。如環無端。心知有異。即就火熱之。腥氣之衝鼻。觸耐。恐聞哭聲自內出。詢館僮。知主人女已以自縊死。正驚詫間。前婦突至檻前。見其圈不得。復入向汪索取。汪對云。頃已焚棄。且叱其速返。婦怒曰。與君素無仇怨。何忍下此毒手。然君貴人也。痛哭而去。未幾。館僮又來報。主人女頃已解救復甦矣。汪後中庚子會試出為雲南學差。旋丙午時有老僧至門。呼之歸去。先生亦自言前生載眉山僧也。

乍浦之變

去年夏。粵寇破乍浦。殺掠之慘。積尸蹊路。或棄尸河中。水為不流。其最可慘者。尤莫如婦女

匪有黑白二種。黑者愚蠢。殆如犬羊。聽白者所驅使。亦不知畏死。故臨陣必使施放鳥鎗。然破城時。亦知淫掠。凡所掠婦女少艾者。必以供白鬼。黑鬼則自取老醜者。多有以數人迭淫一人而死者。有楊生者。少年才俊。入邑庠。娶婦某氏。慧麗絕倫。至是才逾年耳。前一日。婦聞警。促生即往覓舟。先逃。謂若待城破。恐求死不得也。生戀家未忍決去。及夷匪至。始出覓舟。而滿城大亂。舟已不可得。忽遇婦哀號聲。澈外趨入。見黑鬼六七。捽女髮。將接淫。跪為祈免。聲雖怒。即捉生手足。釘於門上。旋捉女褪其下衣。迭就淫之。良久。宛轉呼號而死。乃棄之。後搜得僧婦數人。皆斃之而出。有老僕匿於牀下。至是躍出。拔去其釘。扶生下。生不能起。知枕婦尸痛哭久之。踴躍出門。意將覓死。過遇白鬼數人。詢知賊擄生歸。今認取黑鬼七人殺之。有郭某者。漢奸也。素為夷匪所倚。掌兵權。擒以三十金。俾令駕生攜還。以其金命老僕往市兩棺。至驗訖。長號數聲。以頭觸棺死。老僕即取空棺殮之。而自縊。鄰其他遇其毒者亦不勝數。聞聞揚州十日記。悉叙城破被難之苦。今人不忍卒讀。亂離之際。大抵一轍也。又聞白鬼性亦淫毒。殆不下黑鬼。其所得婦女。擊斃特甚。每日必用數婦女。輪流延一番。如新婚者然。頗頗好文墨。每入人家。遇名人書畫。如獲拱璧。爭取無少遺焉。

虎尾自斷

廣陵其貨物多與其子游處路入九疑偶日暮借宿傳舍時十月之望鵝鴨無鞭傳舍玩鵝忽風起山木沖突動葉翦翦簌簌海見一虎躍入後園堂大石上俄而大吼聲極淒楚既乃自舒其尾鞭背數百乃去父子大恐不敢復睡坐而待旦以語寺僧曰此間常事也因問虎何吼曰虎之性健忘方食人時不知其為人也覺已晚矣然其所食人亦獨不能化常梗胸中當清夜月明必自悔悔必吼哀謂天地好生而我食之故鞭其背以自懲警遇風發威震時過有人至則故態復萌矣。

外史氏曰余自幼即聞父老言虎之食人必自踵而上食至首乃知為人則為之下淚聚却當時已覺其為誰已也後讀唐代叢書載宗時有猺生與李生某者素友善一日李生忽亡去其家竟之久不得相傳已化為虎後猺生以事出京道經華陰山下忽遇一虎伏叢草中呼生問故人無恙叢述已之為虎問及家中消息繼以痛哭生乃呼之出見答以自慚形穢恐驚故人故不頓見其言每有所遇亦知不可食但饑渴不能自主其嘴其勿復為惡感遇遺餓吻也生悚然謹諾乃口占七律二首贈生大哭而去其所言食人之故與此小異而其所以自恨為戮則無不同也余獨怪世之虎而冠者其健忘甚於虎而其忍於橫噬以殺人初不知所悔也嗚呼虎猶如此余何名之曰人而反不如虎乎。

夷船

數年前傳聞瓊州境外忽來一船其長逾於洋船大艚之上有三層樓檣帆檣壯麗高大行疾於風而舟中不見一人中置銅銃圍俾寸許亦能無人自放中國大礮遠不及也於時人情洶洶以為有島夷將與內地為患故為是先聲以示威云按海外惟荷蘭最長於用舟與銃其舟大者長三十丈廣五六丈板厚二尺餘鱗次相銜樹五桅船上以鐵為網外滲灯油光瑩可鑑舟設三層窗置銅銃其中每銃張機瞄放推窗以出故舉自遠不假人力挽之下置大銃長三丈餘中盛如四尺車輪云發此可洞裂石城實數十里敵追則熟此自沈不能為虜也其役使有島虜書居高自投於海徐行出溝中如履平地舵從銅鑿長大從數凡譯言照海鏡識此可海上不逢今哄夷犯浙自六月望後來定海聞其總兵百奚及布爾利所駕船尚泊招寶山不去其船並長數十丈其形製與荷蘭之船無異而其中船板俱用銅包我軍嘗遣善泅者潛行水底至彼鑽之不能入據楊炳南海錄云哄唬咧國即紅毛番而外洋考謂紅毛自稱和蘭則此船即來自哄夷者矣。

閩中紅夷來日本廣國往來閩地市易明神廟末年飄墜遼於海壖為久駐之所甲子春有漳州李姓者自日本歸云日本國王壻也益李本閩中優人先因漂海失風漂至日本主愛其人物秀麗以女侄妻之數年思歸祀其祖故返時撫臣南居益聞之乃詢島中事且以解散紅夷請畫策李云此係我國僕役若論之當去隨傳命使歸令棄堡却還據其所築閩中腹心之患頓釋是時雖為海壖之蠹然止為日本屬國不似今之強大竟至與中國抗衡也。

附錄

據外洋考及海錄哄夷即荷蘭遺種亦即紅毛番外洋考言其長技惟舟與銃海錄亦言其最善連珠銃而舟制尤極機巧其兵制頗得周禮遺意俗奉天主教其於內地諸神從無敬禮者惟見廟中所塑白無常鬼必膜拜頂禮其他雖孔聖像亦任意褻玩甚有推為新者相傳前年寇孟波時其隆路統師布爾利入城隆慶曾誡去城隆冠服將改其服色及還舟忽自投作神語曰吾奉上帝命為斯土神雖 本朝未嘗以國制加我必欲令我易服汝輩大羊輒敢毀裂我冠服爭言舉即取佩刀自刺而死於是諸夷震慄次日仍如舊制製作衣冠備牲禮送至廟為神像穿帶舉相與羅拜謝罪然後去此其事雖近怪然亦其慢神之一徵也。

斷手

七修類稿云余嘗慕援圖載元嘗閒修城掘得一物活如人但無眉目或謂之太歲正德末榮德地名高田村村民家掘得活小兒即時燒死此又不知何異也余謂此或人之所棄本不足異余二坤家張氏之族有同居婦婦某氏者素病咯血一日日方中至廚下午炊暫見墻下水窌之側一手伸出五指宛備纖然人也婦大駭方呼眾往視徐已不見眾即其處掘之無所得然婦自是常心悸未幾竟死。

按照朝新語徐太史用錫未第時偶如廁見大肉塊偏身有眼因記書言鞭太歲者可轉禍為福遂擊之每擊一眼則偏身眼愈明灼自是領鄉薦連擢官至侍讀則謂太歲如人而無目者非矣抑其類有不一歟。

挖眼

明史暴虐傳雍長洲征廣西猺獞嘗與像奏論兵機門取俘斬數人探心腦數之立盡見者失色而雍談笑自若此真威兇厥安者也頃有督撫某公鎮海疆者凡遇劇賊輒抉其目瑣當微行至於肆中見一哄唬咧人方與同伴相爭拔刀欲剚同伴逃去其人將追殺之問之其人言本將殺其仇家某而某竊為之劫盜將先剚之某公言曰殺人者死汝國中之法亦然今其劫汝者爰汝也汝奈何欲殺之也其人大恚曰汝何人敢來為渠游說者可亟去

勿當吾刃某公即返至署立飭捕役數輩往拘其人至公衣冠坐堂皇高令抬頭其人仰視始悟即肆中所遇也乃惴伏不敢動公即起至階前一手捋其鬚扠兩指插入目中則血淋滿雙珠隨手出矣隨乃撩襟拭其指血且拭且罵曰賊匪先教汝知本部院手段待拿汝同伴並誅可也凡抉目公必親自舉手拔舉輒以衣襟拭其指故襟上盡赤如臙脂蓋此事隸役莫能任使也竊謂此法以處劇盜大猾縱不即行誅戮亦可杜其後患非但以立威也然公今已以淫刑為御史所參矣。

狐妖

國初時邑中某為其戚招飲迨暮始歸過鎮店衖過一美繁連步竇溫珊珊然來時秋雨乍收路滑女乞某負過淖處某喜諾俾負至窄女詢知為其家雙波斜轉而笑曰郎兒負我來欲何為某亦笑曰卿試猜之女曰然則子宜僊矣某狂喜挽與入帷容亦不拒押膩既舉女顧見四壁蕭然牀中敝衾敗薦嗤之曰一寒至此而猶思作風流揩大耶坐覺有慚色已復疑其為妖女已知之曰我誠非人然不為汝禍勿怖也某心戀其美即亦不憚憚以其貧弱不堪糟糠為慮女曰但能共矢白頭此亦易耳某益喜次日偶出門比歸室中几榻衾裯煥然一新驚問所自女曰適借之姊家爾至蛇膳某歎曰有客無酒相對亦屬無聊女不答一

轉眄則斗酒隻雞臚列几上矣自是凡某有所需無不應手至某嘗戲謂曰卿具此神通何難為我千金一洗酸態對曰妾與君有夙緣故冒嫌為此凡人飲啄有定過此恐不為君福也後月餘女託往省姊竟數日乃返詰之女曰姊氏偶染微疾故少留扶持也某疑其別有所私也謂之曰沈宗善家好勿去某他女曰彼家墻高又多犬且彼福心不可近也無何某以酒後誤傷人命入獄女朝夕入視時攜饋餌相餉獄卒無知者會予七侶潮山東一日官軍方與對陣忽見一女子白綿戰袍首戴雉尾持線沈鑾踴馬奉數十心馳入賊陣賊乃大潰七就擒及問所自女以某妻對將軍上其功某因此亦得末減發錦州充軍臨行女請從某不可曰有押沒在女曰彼何知至淮上我別有投比至淮別去後二年過赦還過淮遇旅主人曰自往年客去此間有妖大為祟今不敢厲留某心疑是女固請止宿樓中入夜某於燈下獨酌忽見女華粧而至向某萬福曰郎亦無恙耶某大喜遂與共飲絮問前事女曰但為君故致臥榻之側不容他人今幸可相從去矣次日遂攜以行過蘇州方值五日有龍舟之戲某偕女游焉女飲大醉枕於膝上而臥翻化為狐初鄰舟一鄉宦某見女窗中豔之乃是乃招某去許以五百金購焉某心念彼異類也終非良匹若守死柱下何日得富貴遂與署舟而遁女已覺罵曰負心賊甚自悶於汝不薄今幸得生還遽忍以數百金而棄如敝屣

矣今不汝恩攜但囊中細金須見還也言訖向匣內取其金納懷中徑出登岸撩淚而去某盛此金乃女送某往錦州時所贈凡遇窘急啟之必有數金存焉某以是在戍得免凍餒至是自悔負女然不可追矣悵然解纜至家年餘矣以窮餓死。

附錄袁氏傳

廣德中有稚恪秀才者困下第遊洛中至魏王池側有一大第洛人指此袁氏之第恪徑往扣扉良久忽有女子啟關容光鑑物豔麗驚人珠翠之飾其月華柳乍啟其烟幃蘭房靈潤金壁慶清恪疑主人處子潛窺而已女摘庭中堂草凝思久立遂制長詩曰彼見是忘歸此看同腐草青山與白雲方展我懷把吟諷既畢遂來寥寥忽覩恪慚入戶使青衣詰之且曰小娘子少孤更無姻戚見未適人且求售也良久女子乃去美豔俞於曩者所覩命侍婢進茶果曰郎君既無第舍便可遽囊橐於此恪未室又覩女子姚麗如是乃進媒而納為室三四歲忽遇表兄張閑寓恪止宿其家竊張生握手密謂曰凡於道門曾有所撿適觀第詞色妖氣顏濃未審別何所遇恪辭以未有所遇張曰夫人稟陽精女受陰氣魂掩魄盡人則長生魄掩魂消則立死故鬼怪無形而全陰也仙人無質而全陽也陰陽之感聚魂魄之交戰莫不表白於氣色向觀弟氣色陰陽侵位邪干正府真精已耗識用新渥精液傾輸根蒂浮動脊將化如一顧非淫亂必為怪異所鍊何堅隱也恪方驚悟遂陳娶納之因張大駭曰即此是也恪曰某一生迄童欠處凍餒困茲婚娶願似蘇身不能負義何以為計張生怒曰大丈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身與身孰親身受其災而顧鬼怪之恩義乎授以寶劍曰此亦干將之亞凡有魁魅見者滅滾尚攜置密室必覩其狼狽恪受劍張告去恪攜劍隱於室內而終有難色袁氏戚覺大怒曰子之窮愁我使陽泰不顧恩義遂興非為如此用心則大疏不食其餘恪慚顏叩頭曰受教於袁氏非宿心也袁氏遂搜得其劍寸折之若斷蛭纏袁氏乃大笑曰張生一小子不以道義誨其表弟使行其兇毒然龍子之心的應不如是吾匹君已數歲矣子何慮哉恪方稍安復十餘年袁氏已物育二子治家甚嚴不喜參雜優恪之長安謁舊友王相國婿逆旅於南康張萬頃為經畧判官契家而往袁氏每過青松高山凝眺久之若有不快意到端州袁氏曰去此半程有峽山寺我家舊有門徒僧惠幽居此寺別來數十年僧行極高能別形骸善去塵垢儻經彼設食願益南行之福恪遂辦齋蔬之奠及抵寺袁氏欣然易服理妝攜二子詣其僧院若款其徑者遂持碧雲環以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僧亦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遶臂下於高松而食於臺上獲悲嘯躍而踞袁氏但然紙命筆題僧壁曰劍破思

情役此心無端變化幾湮沈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烟霧深乃擲筆於地撫二子咽泣語恪曰好住好住吾當永訣矣遂裂衣化為老猿追嘯者躍樹而去將抵深山復返視恪驚悸良久撫二子一慟詢於老僧僧方悟此猿為貧僧為沙彌時所養也碧玉環本詞陵胡人所施當時亦隨猿翳而往今方悟矣恪惆悵艤舟六七日攜二子迴棹吏不能

之任矣此傳為唐顧敻撰今見其敘次中王於陵編入敘分界情節如畫處除作結結外其事人可以為擊鼓節錄以附於此。

外史氏曰太史公曰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嘗其利者為有德歸震川先生曰凡人當阨困時得人一言之善輒不忘於心況袁氏之於孫生者乎且以孫生之貧不能娶而賺得一神仙中人而可以育子可以治窓為孫氏更締血食於無窮與生處十餘年而琴瑟曾無聞也袁氏復何負於生乎無負於生則人之可也室之可也奈何以一人之言而忍以齒其劍哉然使生慕於張生之危言而不復顧風昔之恩義則以袁氏神通如此安知不反受其禍如某生之於狐女也幸也天良未泯撫劍猶豫卒為袁氏所諒而克保其終也然抑已危矣。

織里婚事

織里某翁家饒於財生一子質頗聰秀翁視為家寶稍長為聘同邑某氏女年十八即為之

成婚某氏女纔及笄其母何已屆期矣某子忽遘暴疾乃倩媒氏生女家備述翁意言新郎之病雖大勢無妨醫者云若此時遽令出門迎娶恐生意外之變若暫曲賜周旋免其莫雁臨時當仍備與從迎今權往與成禮則所全者不少矣女家父母皆許諾媒氏還報明日迎女去顧壻病已垂危不能行禮草草送入洞房竟夕擾攘不復能就枕次日其子竟殂女猶未及廟見也此道光二十五年九月間事先是翁以聘燕客呂屬者宰豬庖宰不絕而又無血及其他雞鴨等物皆然其庖人所烹諸蹄個個皆作殷紅色如塗鮮血識者已共知為不祥而翁猶述而不知止以致此誤也惜哉

外史氏曰此事余聞之丁子香時許汝牧亦在座惻然曰此女固未廟見也嫁之可矣余謂即已廟見矣已與某子合巹矣而以十六七之紅顏少婦又無遺孤可撫而必令其以寡鵠終覓於心安乎然此女既已歸壻門矣此非如置諸者以不得其用而遂可轉售諸他人也況以今之世雖在閨閣皆喜趨立名義甚有未婚而與主迎娶與夫者此固小兒女一時激烈之所為君子所不願見也然而王法猶有所不禁也況其壻之死固已在迎娶之後乎昔者宋伯姬不肯下堂以及於難君子謂其女而不婦是女子之出門原不容輕舉而況在嫁娶之際哉曾子問言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則壻喪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

之云者謂亦如壻之服齊衰以弔既葬而除者不終喪也其所以不終喪者不以為婦之服服之也不以為婦則別嫁他族可矣況此固為未入門者言也其在入門之後者宜得援此例乎惜也某翁請之女之父母許之此皆庸人自擾而此女之身則已為覆水之難收矣可勝歎哉。

臭金

林邑駐官徐娘川原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所謂裸國者也雖智裸種猶恥無藏惟以暝夜與人交市閘中臭金便知好惡暁者皆如其言據八紘譯史乃雖剃國人也在婆利之東其人未髮黑身裂齊膚脈與林邑人作市亦以夜晝則掩其面云又有羅刹鬼國在東海大洋之中田海學雲言巡撫廣州時有一李廣黃姓名之臯耳不能聽以眉聽尤奇蓋不獨斗以鼻聽龍以角聽其氣之鍾於物也

相傳商邱宋公犖精於賞鑑能於暗中辨書畫之真贋百不失一此別以絹紙之精粗厚薄而得之於手者吾邑沈宥谷生之先雙目皆瞽不能出門一步然好與人為葉子戲摸其牌而配合棄去之雖巧者莫能勝也尤奇。

佛時貞觀

姚秋農先生典試廣東聞臺中有用佛時字者呈荐時先生以佛字出佛書勉之及道光庚辰先生以都御史為總裁三場中有一硃卷者檢及貞觀年號者又以貞觀乃漢代年號被點或駁一聯朝之曰佛時云出番書菩薩呼冤大子冤貞觀乃漢代武皇長歎太宗歎事卻可笑然先生學有根柢疏課當不至此或闈中同事者為之也

劉婆

劉婆字隱園吳郡人父嘗作令江淦官囊頗富婆性鄙而實純作文常言思終日不得成章迨其成也錯寫金根顛倒紫朱見者無不絕倒其父逝為之援例入監貢父死每忌日祭儀俱極不堪妻以為言則曰誤聚從不為子孫計當想散子孫羹飯耶以其父在時好結交也以祖母為屈其少子則以老媪呼之居常數米而炊自僮僕以及子女疏食常不得飽逮其妻尤酷虐不知有親族交友惟自奉極奢富一婢張氏性悍戾以其善於脉理也遂納為妾妾素養尊貴劉亦非肉不飽一日妾思食豚蹄命女僕就肆市焉妾以為少疑其竊食拭其嘴於地大罵婢力辨其誣妾愈怒命僕某捉住剪其舌立斃蓋婢有國色劉嘗與狎妾偵知之妾性本奇妬惡置之死而未發也至是乃憤其風恨焉及女父控官劉行賄於知縣某公蔽其罪於他婢婢不勝拷掠遂誣服詳報後上官遷為沿部婢引領以俟秋決而已張劉自

是宵驟落晏不耐清苦遂與劉謀為倚門計劉欣然曰飢寒至竟不顧廉耻古人已報我矣許之晏雖貌僅中人然以其善淫也接客之後車馬填門劉感其活命之恩且畏其威求所以媚晏者無不至偶購得石濤和尚白描春宮命酒賞之酒至甫展首忽聞叩門聲晏急起出視有縣捕數輩持牒入縶劉與晏而去蓋是時前令以侵蝕賑米褫職新令某以退士班來代入署見門中一兒伏禽心異之既而悟曰門中得毋有冤獄乎乃寢夢一女子搥髻跣赴庭前張口噴血似訴冤狀而口中無舌恍惚間又一女在旁痛哭久之起至庭中取一弓竭力挽開將射令令驚寤爰起點囚至魏婢呼冤審視即夜中所夢也因思其挽弓而射者乃張宇也立喚役持牒拘劉與晏至一鞫而服遂出嬌而殺晏劉以同謀行賄論絞瘐死獄中。

按醫經古為心苗故斷其舌則死然亦有不死者直隸吳真銓無棄行好漁色不避親族一日將奸其女女偽許之從入卧內褰腰甫解先索其舌吳狂喜伸舌城如女一口嚙斷其大半呼救僕家人咸集執而訴於官以亂倫論死是其人初不死也。

又邑中沈某者嗜游幕以刑名致富千金援例分發東河縣丞性喜學童一童素以少俊得寵後以恃寵忤意斥出童銜恨之倩人求偵發某許之遂入長跪謝罪某視其婉媚可憐攜入懷中童故與纏綿索其舌嚙得其半某負絕於地童出至署外聲言某官欲行強奸己不勝忿故嚙其舌遂赴黃河死某以有玷官箴革職然未死也此皆嘉慶戊寅事也

埋憂集卷十終

戊上紅雪山莊外史著

劉縗

劉少保紱字省吾以都督家居時有賊竊發營州勢張甚巡撫遣縣令都守請救少保辭以疾復命箱集往請堅辭皆大怒命醫往驗詐則將殺之醫至則奮袂稱病眾惶急策無出未幾忽報劉將軍破賊歸矣眾大驚謂將軍出吾屬固不能知亦何施此狡獪為曰賊為陳友諒之舊謀數傳以俟釁今發不易邊若知某往必大備故密撲之此兵法也眾乃服時方右文每公會坐少保諸生下郡紳士有公讌醵金不給輒目少保字呼曰省吾以辦此少保恆仆伯于眾輸辦或酒酣今家卒馳馬娼寮少保興發往往上馬舞雙刀觀者但見白氣旋繞眩目不辨其面雖奇其藝亦但作戲玩觀也少保子念述矯捷有父風然少保神箭為絕藝透堅甲及五六十步念述止及二十步許不能穿札勇不如也少保有女亦勇嫁于某奩具豐盛有盜數十突圍其宛盡室惴恐女命婢取軟甲披之率婢揮刀出殺賊賊不能支遁去按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雖雄平播酋平倭平猓功蓋詳而遺平寧州事以寇一發即滅耳然其出奇之功大矣至若時俗鄙武里有逸宦緣與少保結婚至削籍明之不振有由矣

按少保最善拔距能縱躍十丈橫躍十丈拔距者左傳謂魏舉距躍三百曲踊三百漢書謂甘延壽少以良家子為羽林善騎射投石拔距蹶起踰羽林亭樓是也

又按此篇見張瓜田集康熙篇末言明史列少保平緬平羅雄平播酋平倭平朝鮮平猓功似有誤蓋少保平倭時本與朝鮮兵合也今特為刪此三字。

黃石齋

崇禎時金中丞集與譚友夏結社金陵適石齋黃公來遊與訂交無賴洽黃公造次必于禮諸公心鄙之而苦其拘也思試之妓顧氏國色也聰慧通史書撫節按歌見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鶚黃公於余氏園召顧佐酒公意色無怍諸公更勸酬劇飲大醉送公卧特設榻上枕衾酒席各一使顧盡弛衾衣隨寢戶諸公伺暱公驚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厲而命顧以茵卧茵厚且狹不可轉乃使就衾顧遂暱就公公徐曰無庸側身內向息數十轉即安寢漏下四鼓覺精面向外頎佯寢無覺而以體傍公公酣寢如初諸旦顧出具言其狀且曰公等為名士賦詩飲酒行是樂耳矣為聖滿佛成忠成孝終歸黃公及明亡執于金陵在獄中日誦尚書周易數日貌加豐正命之前夕有老獄卒持針線向公而泣曰是我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為考終汝何哀故人持酒肉與訣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盥漱更衣

謂僕某曰、漫某以卷索書、吾既許之、言不可曠也、和墨伸紙、先小楷尺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加印章、乃出就刑、其卷藏金陵某氏、顧氏自授公自數歸某官、李自成破京師、顧氏謂其夫能死我先就縊、夫不能用。

外史氏曰、此望溪文集所紀黃公軼事、與左忠毅公並書者也、夫古來忠臣義士、莫不以天下為己任、即至時丁板蕩、世際淪亡、猶將以一身力扶陽九、不得已而以一死報國、其意固以為未堪塞責也、故嘗其從容授命、即忠義之名有不忍言、而何有于身家史何有于聲色貨利、余讀佛書、迦葉曰、金剛之身、非世間火所能燒、又瑜伽論曰、魔有四女、端正無倫、共來菩薩前、呈諸妖態、菩薩以義心定力、四女皆變老醜、羞慚而退、蓋理之不勝欲、定令育育失其勇、良平失其智、惟仙佛為能制之、然仙佛一切不動而聖賢則有動有靜、以左公惟禍之憐、凜凜數言、至今猶有生氣、使其平居有如顧氏者、而與之鍵戶同臥、起謂能動其一頷哉、此先生發潛闡微意也、至黃公臨命數語、則分定固然、亦二公之所同也、然此豈二公始念哉、此則可為二公痛哭者矣。

對縊

如是我聞、京師有富室呂氏娶婦、舊男女並韶秀、親串皆望若神仙、親其舅姑夫婦亦甚相

悅、次日天曉、門不啟、窗雞起、則左右相對縊、視其衾已合歡矣、婢媪皆曰、是昨日已卻粧矣、何又作盛服而死耶、此獄雖舉、陶不能聽矣、據花底中興絕妙詞、遇錢唐吳禮三子和、有順受老人詞五卷、有陶氏者、與王生情好甚篤、計生時雖暫為淖水之鴛、而死後終必長離、因於月夜共沈西湖、賦露天曉角弔之云、連環易訣、難離同心結、凝愁隻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沈烟水濶、湯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事亦載西湖志、然則天下固有此一種情癡、呂氏夫婦既在合歡之後、得毋亦為情死耶。

生祭

明崇禎十五年、洪承疇為我朝所敗、睽傳其已殉難、蒙賴帝賜祭十六壇、御製祭文以旌之、其後我朝兵下江南、洪又經畧江南川湖等省、從入關、有土人迎而請見、洪納之、其人入而長跪、出袖中御製祭文朗誦一過、大哭而去。

按承疇之才、在明末諸臣中、似猶可任以兵事、史中所紀戰功、亦有可觀者、然黃梨洲先生、嘗譏其所叙戰功之多、則有不可盡信者矣、詹鳴雜記言、承疇兵敗時、其子弟在家、已刻行狀、散布客、蒙禎帝方祭十四壇、而承疇生降之信至、後金聲桓兵徹州與閩人江天一俱戮、承疇繪令生降、天一誦御製祭文以悲、其後從本朝歸、沒于京師、其子弟又

刻行狀不復叙前朝事、即從本朝入關序起、有輕薄子得其兩行狀訂滿一本以作笑端云。

明史又言、崇禎十四年、大清兵圍松山、承疇與邱民仰誓死固守、外援不至、窮根並竭、至明年二月、已圍半年矣、力不支、城破、承疇降、民仰不屈死、贈右副都御史、賜祭六壇、官為營葬、命建祠都城、與承疇並列、帝將親臨致祭、後聞承疇降、乃止。

熊襄愍軼事

全謝山集載始寧俛生為予言其尊人曾從里中倉橋陳氏見其先世秋曹日錄一書、其人在景廟時、嘗為獄官、凡魏奄所殺君子、不下東廠而下刑部者、皆載其獄中事、其言襄愍自入獄、不飲一食、奄皆令獄官以帖子報知、然襄愍亦無所異、其卧用一牀榻、不分寒暑、未嘗去身、每晚人靜、再拜禮北辰、則取此藤枕供之、莫能知其意也、或以問襄愍、亦笑不答、已而刑有日、襄愍神色不變、手出遺疏、猶為上言遼事、又作絕命詞、其疏稿為西曹郎所過、曰、因安得上書、襄愍曰、此趙高語也、二聖計聖朝安得有此、怡然就及時奉有傳首九邊之旨、西曹郎俄錄其首、則法場中空無所見、但一藤枕大骸相戚、勿洩漏、報魏奄、則命取熊氏子弟家人拷問大索、竟無所得、魏奄計無所出、遂祕其事、其九邊所傳之首、非真顱也、魏奄敗後、公

子兆鼇連疏請公首歸葬蒲州、亦明知其非公首、特借以消飞寃禦耳、此說在明野史中俱未之及、吾鄉李公映碧三垣筆記極言襄愍臨刑之悞、與此不符、然陳氏乃親見者、當不誣也、士禎按、蒲州大學士薛瑄也。

按史稟但紀襄愍保遼之功、而不言其通術數、惟于萬曆三十五年巡按遼東時、歲大旱、行部金州、禱城隍神、約三日不雨、毀其廟、及至廣寧、踰三日、大書白牌、封劍使往斬之、未至風雷大作、雨如注、遼人以為神、據此則獄中之夢、自非無稽也。

地震

天變述異五月初六日、哈噠門火神廟廟祝見火神颯颯行動、教將下殿、忙拈香跪告曰、火神老爺、外邊天旱、切不可走動、火神舉足欲出、廟祝哀哭抱住、方推阻間、而震聲旋舉矣。有一紀興周吏目之弟、因凡榮還思做公弟、到京方三日、從菜市口買一藍紗禮褲、攜而還、遙遥六人拜揖、尚未完頭、勿飛去、陷入牆內寸許、眼睛飛在對門牆上、粘住猶動眉毛又粘在一處、其六人者無恙。

粵東會館路口有棠師閒學堂子三十二人、一響之後、先生學生俱不見、又查府新推總兵在元宏寺街一響、連人及長班七人俱不見。

所傷男女俱赤體寸縷不掛不知何故有長班于方震時曠帽衣襪鞋韈一震俱無一人因壓傷一腿卧地見婦人赤體而過有以瓦遮陰户者有以半條脚帶掩者有被半條褥子者有秡一幅被單者頃刻得數十人是人又痛又笑。

慶安寺街有女轎過一響掀去轎頂女全身衣盡去赤體在轎竟茫無羞惟馮相公夫人單褲奔走街心然亦僅見矣。

長安街一帶從空飛墜人頭或眉毛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本飛至蜜雲石駙馬街五千餘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震後有人來告衣服俱飄至西山掛于樹梢昌平縣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金鏡首飾俱有而德勝門外墮落人頭人臂尤多。

先是五月初一日山東濟南知府往城隍廟行香及廟門忽然知府皂隸俱各昏迷有一皂隸之妻來看其夫見其前夫死已多年矣乃在廟當差前夫曰廟裏進去不得天下城隍在此造册。

傳異記宋熙寧中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西南來發屋拔木縣令一門及人民俱卷入雲霄中墜地死者不計其數近道光庚寅之歲直隸一帶震裂不下千里壓死者以萬計然皆未有吹去衣服及肢體者而此記言之鑿鑿如此考明史帝紀及五行志並無五月初六日之變然明史前後多脱誤如天啟四年三月甲寅六月六日丙子京師地震帝紀及五行志俱有之獨志言三年京師地震者三而帝紀不載紀言四年三月戊午夜京師地再震志亦不載庚申夜復震者三而志但云庚申再震則其不足徵明矣。

王秋泉

王秋泉者吾邑名醫也有景富人病且死延秋泉秋泉適治景貴人疾不果往富人念不已中夜綿懇謂其子曰吾寧得一當王先生死不恨子乃復走僕秋泉所頓首敦促會所治貴人疾良已又數日貴人起治具觴秋泉奉金幣為壽秋泉飲大醉蹣跚至舟中語家人曰今可赴富人約矣而富人子所遣僕業踴躍解維代搖櫓抵其家傳呼曰王先生至矣舉家皆喜出迎秋泉方酣睡家人起諸簪中主人已盛衣冠鞠躬入舟蕭寀秋泉謝以暮夜請得詰朝沐登堂主人固請曰老父忍死待先生先生幸辱臨何棹沐為强之入診脉已與藥竟出主人盛饌揖秋泉秋泉但揉手謝還舟解衣卧雞鳴酒醒呼其家人罵曰憤奴瞞乃公事且莫富人遣我久當夜赴之何尚泊此家人曰公頃已診脉與藥忘之耶秋泉大驚曰害與藥乎吾真大醉必投之矣頓足促解維歸謂不去必受辱家人舁遶解維而主人已遣僕伺秋泉閘去即入報須臾門啟望岸上燭籠數十傳語止王先生秋泉不知所為俄而主人跟踪至

入舟頓觸淚下承睫謝曰老父得先生刀圭乃者熱寢病若脱矣先生存父存先生去父且大去惟先生終哀憐之秋泉自疑曰世豈有是事哉必紿我然已無可奈何强隨之登堂門且掩心猶怦怦然坐定主人申謝再三先生用藥何神驗乃爾秋泉乃慢應曰昨已得其概請更得審視遂入視索藥渣觀之私自慰曰幸不誤更與數劑起其疾摩捜而歸人呼為醉先生云。

外史氏曰此事見烏青志醉藥之中而用藥之神效如此豈其中有鬼神耶然亦可見醫術之不盡足憑而生死之自有命也一笑。

蟒蛇

水經注交趾金黔究山有大蛇名曰蟒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嘗在樹上伺鹿獸過輒低頭繞之有頃濡濕取便食頭角三月皆鑽皮出山卖始見蛇不動時以竹篾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為珍異一説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楊氏南倫異物志曰蟒惟大蛇既宏且長米色駁犖其文錦彙食猪吞鹿腴成養剑宵享嘉讌是豆是觴言其養剑之時肪腴甚肥可為賓筵珍味惜其奈食鹿豕適足以供老饕之大嚼也

蟒蛇大者能吞鹿食人性極淫取婦人弊袴擲地以首戴之俯仰頓臧其樂捕之者度其出入之地先釘羅椿數行狹僕容其身壯士持檄攱幌伏其中出一人于外賙婦人裙褲招之蛇即昂首高六七尺來追人退入羅椿蛇身既巨到狹處曲折轉身不便人持棍擊之且擊且退數人送出視其首俯地則無懼矣每擊一下則皮肉皆縮有一泡死而血凝即擲身腹也其力大減多以亂真真者值兼金此猺南雜記所言與水經注合惟桂海虞衡志言蟒蛇大者如柱常出逐鹿食之峯兵善捕之數囊滿頭插花趨近蛇蛇喜花必注視漸近俯其首大呼紅娘子蛇益俯其首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遠伺之有頃蛇奮迅腸擲道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一村飽其肉其法更奇然石湖所志率經親歷必非無據。

又按嶺表録異云普安州有養蛇户每年五月五日即舁蟒蛇入府帤候取胆今曾親見皆於大龍中藉以軟草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十數扨子從頭翻其身不得轉折即於腹上約其尺寸用利刀抉之肝胆突出即割下其胆曝乾以備上貢即合內肝以線合其瘡口收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搜諸書所稱蟒蛇力大若許必不可以生而致今觀此録所載則取之固自易易其信然耶。

南裔異物志蟒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書一枚值牛數頭。

采龍眼

龍眼枝甚柔脆熟時賈慣手登援恐其恣吮與約曰唱勿報輒則弗給值樹葉扶疏人坐綠陰中高低斷續嘔嘔不已偶聽廁足娛耳細思之令人欲笑

大言

少讀王莽傳凡自法禁號令以及名物郡縣莫不剿摹古籍以恣粉飾不獨仿大誥等著作也想見當時居之不疑如醉如痴之狀後讀孟蜀世家宋太宗遣王全斌等伐蜀孟昶遣王昭遠禦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畧自許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此行豈止克蜀當領此二三萬雕面鳥少年取中原如反掌爾既而與全斌一戰於三泉而敗再戰於劍門而被擒真是寫成一笑然自古此等妄人卻又不少南燕有王始者樊噲人兼容德建平四年始以妖術惑人衆至數千聚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署置百官號其父曰太上皇兄林為征東將軍弟泰為征西將軍帶達車騎將軍桂陽王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人皆罵其自取族滅或問其父兄何往始曰太上皇棄塵於外征東征西帶兵所害朕躬雖存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之曰君正坐此口以至此奈何臨死尚爾狂言始曰皇后何不遵天命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耶行刑者以刀環築其口始仰天視曰朕即崩矣終不改帝號也此其可笑尤堪與王莽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之言並傳

又宋禪類欽嘉泰開禧時郭倪位殿帥自謂卧龍復生酒後輒詠三顧頻煩兩朝開濟二語陳景俊為軍漕譏之曰木牛流馬則以煩公師既潰即當乎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時彭法傳在坐語人曰此帶汁字借作職諸葛也

陸世科

鄞縣陸世科為諸生時嘗館於邑中一富室值黃寡命館僮焙被僮轉付婢攜就主妾房中焙之至晚夾帶主妾之睡鞋而出世科欲睡展被始見拋之帳頂僕主人入齋中見之伺其出袖之以去迨更深密令妾往扣其門而操刀隨之世科問為誰低應曰妾也世科曰焉有昏夜而女客可見先生者乎又令再三懇之曰第開門妾自有說世科曰女客與先生有何可說即有說明日與主人同來如再不去當即捉付彌主勿嫌見辱也主人見世科發然難犯即應之曰請開門小弟在此既入世科見主人持刀大駡主人曰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以世科笑曰幸我無私否則已污君及矣明日送辭去後登萬歷己丑進士仕至大理卿是時人多附魏閹公獨特立不阿以完節終事見烏青志或曰此事已見子不語彼作鎮台某

不知孰是余按警心錄陳淳祖為賈似道之客守正為諸客所忌內侍亦惡之一日諸姬爭寵密鴆一姬鞭藏淳祖床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賈入齋見之心疑焉夜驅此姬至齋門誘之淳祖不應繼以大怒賈方知其無他勸諸姬得其情由是深契淳祖後有南安軍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與此正相類意當時或有有意為之者不然或有攜之者數據錄中所載則其出於依託未可知也

猩猩

非非子曰夫林密淵深魚鳥自有樂地而卒為人所制者貪其餌也水經注猩猩形若黃狗又類貙貙人面顧容端正音聲妙麗楚太原王綱曰猩猩好酒及屐里人置之山谷常數輩為群見酒物知人張設取之知張者祖父姓名詈曰奴欲設我亟舍爾去也即復還曰姑嘗酒迨醉取屐者之卒為人擒焉放翁詩已醉猩猩猶著屐入秋燕燕尚營巢此物愛酒與屐他書亦言之感感當不虛也

按唐人小說載安南武平州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事以嗜酒故以機得之檻至數同牢欲食之衆自推肥者相送流涕時飼封溪令以帕蓋之令問何物猩猩龍中語曰惟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受之蓋此物之靈慧如是其勝于陸機之黃耳傳書多矣而卒以愛酒與屐為人所制禮記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信夫然豈獨禽獸已哉

燕妒

廣陵牛氏家堂燕方育雛其雌為貓所斃雄啁啾久之翻然而逝少選偕一雌來共哺其子明日有雛墮地至晚諸雛畢死取視之滿吮皆梟耳會蓋為雌所毒也嗟乎禽鳥猶疾其前雛如此而雄不悔悲夫

去年仲夏沈荔堂家遠香書舍中燕已育雛一雌為蛇所噬越宿其雄偕一雌至相與哺雛來蛇又至時雄出未返雌驚起啄其目蛇甫吞一雛入口不能反噬怒吐出蛻遁去雛已垂斃雌覆而翼之間啣庭中草莖草喙之未幾逐愈然自此雌偶出必速返朝夕不離於側蛇亦絕不復至是此雌又能為諸雛之義鶻也

戒貪

金樓子齊桓公卧於柏寢白鳥營營飢而求飽公開翠紗之廚而進焉有知禮者不食而退有知足者噣公而退有不知足者長吁短吸而食及其飽也腹為之漬蓋戒夫貪也余嘗見蚊有腹已果而作紅色者其尾血滴不止而吸食猶未已驅之則棲於屏葉間不能復飛斯時不知亦悔其饕餮太過否

師戒

里中有走無常者，嘗一卧數日，一日乍醒，遽問其家人曰：吾里外科岑氏子昨已死乎？家人曰：然。君至冥中亦見之乎？曰：吾昨於城隍廡下見鬼卒拘岑至城隍，拍案怒曰：汝在陽間做得好事，岑叩首涕泣曰：小人生前並未敢造惡，城隍怒曰：觀爾麈顏黑臉，胸中豈有一點墨荼？何既以牛醫殺人，更託名教書誑錢財，而誤人子弟乎？命鬼卒拽下予杖。岑復叩首曰：小人雖託名世醫，然從無過而問津者，勢不得革，皆人命第為飢寒所迫，權行訓蒙度日，自分生平所讀止有一部四書，又大半句讀不全，故所取修金極薄，不過二兩。大約不過菜傭輿卒，目不識丁者之子弟，願相從受業，彼亦只圖省費，無意深求。若四書以上，小人亦不敢妄教，故猶不致大誤。城隍色少緩，顧判官取冊檢視，至岑首一行注曰：綿蠻（綿作黃鳥，城隍怒曰：此筆只合轉入畜生道中耳。又檢至下一行注云：如惡惡臭（惡作屋，臭如好好色（上聲），城隍笑曰：二字如此讀，試問作何解？岑曰：此當讀為四句言，如其為惡，須如惡臭，斯為真惡；如好好色，須如美人，斯為真好。則善惡之意皆誠矣。城隍曰：然。則後之惡而知其美者，又作何解？岑曰：此惡字當讀去聲，蓋惡之為物，天下未有以為美者，但據本草，則人中黃之益人多矣，是其味美於回也，故孟子曰：惡乎在其敬叔父也。城隍罵曰：畜類汝平日以此教人，尚謂未嘗誤人馬？遂命罰作狗，恣其食屎以償之。岑復叩首曰：小人生前以飲啖兼人，中多庾火，每當暑喘作，其苦萬狀，願大王垂諒，罰作一牛。城隍訝問曰：此又何說？對曰：小人向讀十家詩，有云赤日行天牛不知，惟牛能不知暑熱也。城隍大笑，令鬼卒拽下。先杖一百，仍押回里中，俾投生為牛，為課徒者示警云。家人皆未信，次日聞比鄰畜牛生犢，往視之，果然。戲呼其名，犢輒昂首掉尾而鳴，若應聲然。

牡丹

日知錄：山東人刻金石錄於李易安後序，紹興三年元戎歲，壯月朔，不知壯月之出於爾雅，而改為牡丹。凡歷代以來所刻之書，皆牡丹之類也。又拊掌錄：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攜長安秦漢碑刻求售於士大夫，王錫老得一碑，無一字可辨，王猶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我知之，是名沒字碑。一笑而散。今之富鑑家大率皆沒字碑之類也。

柳畫

乾隆辛丑十月，蕭山陸敬軒為永城尉，署中舊有柳樹一株，年久半槁，命工伐之。其中紋畫如淡墨寫成，左右峰石峻削，懸崖之上有松一株，根纏蟠，蒼老，樹一株，枝葉皆倒垂，下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蹙眉宛然，其左手納袖中，着胸前，右腳前行，露其脛，左腳隱衣下，迎風若聽泉狀，雖妙手寫生，不是過也。從來木理之成文者，有影木之類，乃得之柳樹中，則又聞所未聞也。造物之巧，豈可思哉。

又康熙壬寅京口撤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鬨鋸剖木之，立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製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持南福緣菴中，此似有神物憑之者，尤奇。

閩人吳玉長璧當通梳，適金中巫家招宴，庖人烹鼈，既熟，剖之，一內觀音頭，戴金冠，衣粧飾，眉目衣褶皆如畫，右手下垂，左手中按，足踏芙蓉，座客無不驚悅。遂命覆鑒，此事見吳樹東城雜記，豈真大士現身以為殺身之戒者歟？其他如西陽雜俎載楊帝食蛉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唐文宗時，饌中有觀音大士像，續鬼堅志載史浩食蛤中有二佛像，螺蠃瓔珞，足踏蓮花，異識資諧載鄒紫嵐剖蜆中有羅漢像，僧區言雙林鎮民剖蜆中有珍珠八仙，夷堅丙志載鄭伯膺於楚州蚌中，待觀音像，妙相端嚴，楊枝淨瓶備具，又於蝤腹內得鬼判，毛髮森立，怪哉可畏，堅觚集言遂昌縣民剖鼈中有比丘端坐握拳尼珠衣，儼斬波羅詢家雞卵中有菩薩坐蓮花，凡此猶曰仙佛現身，以示殺生之戒，至如他書所載，鷺鷥中有小佛像，狀如入定觀音，雞卵中有獼猴，如此類，則又何說？蓋妖異之興，終非常情所可揣測也。

湖市

嘉慶庚午四月，高郵縣西門臨湖石堤傾圮，河帥委員修築，有州署幕友夏友香者，督工役往來隄上，日將暮矣，忽見湖中城市宛然，林木鬱茂，斷岸一帶小橋亘之，橋旁有作張列柵與拒馬戍偫，橋上有人持板傘作迎風急走勢，而柳陰之下，二騾嚙草於其間，惟時正日沉山嵐，霞四起，適當湖中城門關處，金碧萬道，沿堤水紋如縠，與夕陽相激，宕光怪陸離，不可名狀。城中炊烟縷縷，傑閣崔嵬，城外浮牆高堞，鐘聲如在耳也。晚風乍起，而所謂城市林木，亭樓閭舍，漸淡漸遠，頃刻盡滅，然已歷數刻矣。當閻山東登萊有海市，四川青城錢塘有山市，今此處更有湖市，亦奇觀也。

永山錄

分宜縉紳有為永山錄以紀其事者，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楊國忠權傾天下，進取之士爭詣其門，進士張參者，有大名，有勳業，修謁國忠，可圖榮顯，參笑曰：汝輩以為楊公之勢傾嵩如泰山，以吾所見，乃永山也，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爾。後果如其言，人以張生見幾，後年生及第，釋褐筆陰縣尉，時令守當非其人，張生有吏道，每有申舉，守令輒抑而不從。生嘆然曰：大丈夫有沒霄益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中，使人攘頭不得，遂佛衣歸

遁于嵩山錄蓋本此義。

泰山

或言泰山沒字碑非碑也度其中必有所藏當是封禪碑銘及玉檢金泥之屬昔有一巡方惡其疑眾命撤之甫動其蓋風雷驟作說似近怪然其中有物無疑顧寧人則謂史漢但言立石而不言刻石足見讀書心細然隋書經籍志有泰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當即指所立之石是此言亦未可據為定論也

夷俗

高麗圖經言其俗往往男女同川而浴而西南苗夷跳月之法必先野合生子而後成婚以為夷俗之難以廉恥喻也顧其閒亦自有所謂廉恥者粵西猺獞山居者婦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男女時亦相雜或觸其乳則怒相擊殺以為此乃婦道所分故極重之此一種師義也邏羅之俗過華人與其婦通者則其夫皆喜以為榮或邀之共飲謂其妻美故華人愛之也此一種見識也（又聞邏羅男陽痿婦病則以銅器行則琅琅有聲婚娶集僧迎送增生女多則謂之利息）台灣土番其人不知歷日無祖先祭祀自父母外無伯叔甥舅之稱重生女不重生男不論有無生育往往互相交易暑月男女皆裸體對坐淫慾之事長則避幼若弟妹子女署不羞避此又一種分別也若夫烏滸之人娶妻而美則讓其兄羅鬼之卒斬婦見舅姑不拜裸體而進蠱謂之奉堂則居然習於禮讓也

西洋文郎馬神其俗不淫奸者論死惟華人與夷女通則削其髮即以女妻之不聽歸也昔有人殺其夫者其妻控諸邑邑令怒即以其妻妻之曰使汝妻亦守寡其斷獄之法蓋有所受之也

雙林凌氏

常熟沈孝子墓誌鼎革時嘗負母行於野遇盜奪其糈母不與盜怒將殺之孝子泣而求代並舍之鄰失火延母寢母病方劇不可以遽孝子號痛呼天反風火息後母年八十餘遘危疾醫者皆曰法不可治割股以進弗瘳夢神緋衣告曰疾非五藥所治醫資某在雙林孟致之凌氏以針達之脫然愈見望溪集言孝子之至行足以格盜而感神也而凌氏之以針灸名其家也豈偶然哉凌氏子孫蓋世其業至今云孝子名育字於康熙四十九年年九十四雍正間翰林編修淑之祖也

附錄碧里志存凌漢章湖州人成化間針灸神靈擅名吳浙兩浙名賢錄稱其慷慨負義氣見人之病如痛在身有延之者雪夜風雨無不疾赴砭石所投諸患脫然每辰起門啟與疾求治者日數十百人貧者未嘗受直故身死之日家無餘貲。

楊園先生

楊園先生葬其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因厝柩於莊命佃戶居守盜至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及罪人既得斬首祭墓而先生袒衣用粗麻終其身增尤介錫幼而能文負笈從游言規行矩甚相得也先生以女妻之及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皆先生而效焉屢訓弗悛其後買娼為妾先生女素嫻閨訓引詩書以諷諫增以其逆耳與妾謀鴆殺之先生往覓見其被鴆牀訟之官磔其妾卒未正其殺妻之罪也而先生自子死後其孤孫亦相繼夭殂後嗣絕矣。

外史氏曰陳古銘先生曰梓年二十侍姚鑒庵先生先生為言下愚不移如尤增玷楊園而周增又玷誠庵其執柯者楊園也此亦先師痛心事然天下固有不可化誨之人一殺妻一為盜於兩先生何病哉此論固然然如楊園先生之所遇何其酷耶余嘗與夢廬論之夢廬曰是則所謂命也嗚呼其信然耶

按先生年譜崇禎七乎甲戌先生年二十四館顧士鳳家時東南文社方興先生與士鳳相約毋濫赴但與同學數子邱衡堂文行相切磋而已然先生自與嚴補生邱季心凌渝安諸君子遊往往以舉業為戒或有延課子弟者相率辭不赴以其為功利起見也年六十姚公玉瑚偕其弟鏡錫先生於張綱慈藹中適語漢以東最遭選數十冊記瑣芭發出冊子員上達呼重其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為輕如鴻毛耳姚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去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曰詩有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蓋其持己之嚴如此。

又先生與吳裒仲書曰天與仁孝知有勿藥之喜讀終天一記輒為泫然不已真與黎棘者我同一哀切也人子至此蓋已無可如何惟有臨淵履冰如曾子之志而已記曰終為難而申之曰終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然則人子未死一日是亦事親之一日也願與仁兄終勉之耳。

水月庵

武林艮山門外水月庵即水月老人故居老人姓孫名必字文石號水月曾搖請主因遷後隱於栖楞所居曰梅園惺怙靜一介不取閒為長短歌詞閒其年當稱九十髮盡禿人多以僧呼之潘陽范忠貞公幼時老人嘗撫其頂曰是兒當建節吾士吾猶及見之及忠貞撫浙太夫人言於忠貞物色得之屏騶從往謁談論數四時西漢多虎公告之故老人曰山頭大

蠱任打門內。大蠱怕惹。及忠貞任閘。聲老人送之曰。耳後火發時。須要有主意。後忠貞竟死耿難。人始悟其前知爭就之老人厭惡避去。不知所終。土人思之。改其居為水月庵。肖老人若僧像奉之。為香火院。池北偶談稱為水月和尚。

外史氏曰。熙朝新語亦嘗載此事。而不及耳後火發兩語。并不詳其生平。為明季遺老也。夫事由前定。老人已知之矣。而卒不肯屈節于新朝。亦猶龔詡之不仕成祖。謂恐負金川門一慟耳。古來忠臣孝子。豈肯以時命之故。移其志哉。

腹語

聊齋志異言有一盜被刑。數武之外。猶旋轉而呼曰。好快刀。此只極形刀之快耳。嘗舉以語人。而人皆笑之。按明史楊維斗傳。國變後。先生臨刑。不屈首已墮。而聲從項出。則聊齋之說非謬也。又漢貫雍為陳章太守。與敵人戰。喪元。猶帶弓韔甲。挾馬歸營。問衆將曰。有頭佳乎。無頭佳乎。衆將曰。有頭佳。雍腹語曰。無頭亦佳。凡此亦如醉者墜車不死。其神全也。

嘗聞粵花卿為劍南節度使。命討段子璋。平之。其後出師以單騎出戰。陷入重圍。喪其首。猶臨溪洗數。有浣女見之曰。無頭何以洗數。聞言遂仆。此神散之驗也。

又太原王穆至德初為魯炅部將。于南陽戰敗。賊騎自後追及。以劍斫穆頸。肩骨俱斷。惟喉尚連。初不自覺死。食頃方悟。而頭在膊上旋。覺食漏。遂以手力扶還。附頸。須臾復溜。問絕如初。久之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絆。乃能起坐。而所騎馬初不離。穆穆方一足踐鐙。而左縛髮解。頭墜懷中。夜復蘇。復繫髮正首。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從。穆因得上馬。馬亦隨起。載穆東南行。穆兩手捧兩頰行四十里。穆麾下散卒數十人。羣行見之。扶寄村舍。尋載還軍。穆於城中養病二百餘日方愈。統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此則頭落數沈而可續也。尤奇。

嘉慶初。苗匪煽亂。楚蜀官兵討之。戰於香爐坪。賊有賊目為官兵所擒。頭已落。猶手持大斧作迎敵狀。彌中白氣一縷沖起。徑二丈許。跳時乃仆。此或有邪術焉。又非尋常所可同語矣。

劉子壯

劉子壯。字克猷。湖北黃岡人。少穎慧。讀書一目數行。屬文奇疑。中崇禎庚午舉人。領鄉薦後。夢神告之曰。爾須朱之弼作房官。方中春榜。及至京。偶出寓散步。見數童子攜書。已經其門。一童子特秀出。執手與談。見其書上寫舉名朱之弼。大驚。隨至其家。其父乃閣票啟者。贈筆硯數事。珍重而別。後遭流寇之亂。不赴春官。及清朝順治己丑會試。朱之弼已為分校。得首卷即劉也。亦見熙朝新語。讀此知窮達有命。遲早亦有定數。為之慨然。

熊伯龍

先時廷對。衆俱用四六。順治己丑科。世祖臨軒。策士命勿用四六。舊套。劉子壯對策稱旨。親定一甲第一名。與榜眼熊伯龍。喬名。熊典試浙江。一榜得三狀元。乙未史大成。甲辰嚴我斯。庚戌蔡啟僔。士林榮之。

庫中畫

明大內有藏庫中。累朝不開。至崇禎時。上欲開視。瑞以從來未開為言。而上意甚堅。瑞不敢違。遂開。進無所有。惟後小紅箱一隻。捧至上書。崇禎某年某月日開。上以其預定也。益異之。及啟視。止成畫三軸。其一作無數軍民相反背。其一則無數官吏士民。倉皇逃竄之狀。上曰。嘻。亂離不遠矣。其三則止有一人。披髮赤體。縶於樹上。其貌則儼然御容也。羣瑞動容。上愀然不樂而出。

亂書

崇禎時。宮中每年或召仙。或召將。叩以來歲事。無弗應者。以前一召即至。至是久之不至。良久。武帝下臨。乱批云。天將俱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以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生者否。批云。惟漢壽亭侯受明深恩。不忍下降。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五人

鵜民國人。長三寸。日行八千里。其疾如飛。每為海鵜所食。其人性極機巧。乃刻玉為己狀。數百成羣。聚於荒野水泡。鵜以為小人也。吞之而死。後他鵜見真者。反不敢食。今世之傳虎以翼而食人者多矣。然其中豈無玉人焉。惟食之者之智不如鵜。故往往饕餮相踵而不悟。不免為小人所誤耳。

天主教

天主名耶穌。大西洋人。自萬歷間有大西洋意里亞人利瑪竇。航海九萬里。抵廣東之香澳。始傳其教於中土。其言謂耶穌生於如德亞。其國在亞細亞洲之中。一名拂菻。即古大秦國。於時為漢哀帝元壽二年。歷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萬歷九年辛巳。其國自開闢以來六千餘年矣。天主乃掌生人類之邦。帝嘉其遠來。給賜優厚。準於京師宣武門內建天主堂。瀝繪說興。供耶穌像。右聖母。號若少女。手一兒。耶穌也。于是其教大行。相傳願入教者。其師令服清水一盂。心漠漠。惑乃與之白金五十兩。故投者甚衆。其歸也。必令家人毀祖先牌位。罷神門神之屬。而尊奉十字木架。遇物作十字形者。即不敢褻。若奉教者物故。其師輒遣兩人至

屍傍哨經以布掩屍視驗訖始去或以為藉取兩目瞳子故也嘗有人貧甚竊貸無所給知入其教者可得五十金乃預戒家人俟得銀而歸灌以藥物使吐後其人受教歸果欲毀神牌奉十字架家人繫其手足以藥灌迨始吐清水最後湧出一血團乃止其家人將血團貯於水盆經宿血散中有一物不散乃成人形額眉畢具細視其狀即受教師也

大膽

吳應箕傳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走山中被執慷慨就死時有吳漢超者亦起兵與邱祖德麻三衡諸軍相合連取句容溧水高淳溧陽溧太平諸縣明年正月襲南城軍國夜縳南城登兵濠城中按首事者漢超已出城念母在且恐累人入見曰首事者我也剖其膽長三寸如是則曩維之膽如雞卵又不足言矣

項王走馬埒

石柱記弁山舊有項王飲馬池繫馬石走馬埒宋少師考吳云項羽避難吳中過大溪有異物單舞以尾卷人畜食之羽跨其背一手抱頸兩足挾其腹一手抱樹連拔大樹數章天暗視之馬也逸體黑龍絕遠以名溪今之龍溪是也明鄭明選詩項王昔走馬四面黃金埒時衰騅不逝悲歌對紅頰

續集卷二

戊上紅雲山房外史著

無支祈

古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覺風迅雷禹怒召百靈令應龍擒逆之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祈形若獼猴縮頸高鼻青軀白首金目雪牙伸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疾倏忽不可久視禹授之黃能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持戟追獲頸鎖大索穿金鉤徙之淮陽之龜山足下山海經云水獸好為雷雨禹鎖之軍山足下其名巫支祈即其物也唐時有御史欲見此獸山罪人偏摸其所拔得之用牛六十四頭以盤車拽鎖出之鎖將盡怪躍空中大呼一聲如霹靂鎖連人牛俱沒吾鄉都御史唐公世濟曾為淮陽御史嘗為笠澤周孟侯言之

按水經注言禹治水至淮淮神出見形乃一獼猴爪地成水禹命庚辰執之鎖於龜山之下堅勁集明高皇過龜山令力士起而視之因拽鐵索盈兩舟而千人拽之起僅一老猴毛長蓋體大吼一聲突入水底

酉陽雜俎明皇封泰山張說為封禪使說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皆遷轉

一級惟鎰因說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日明皇見鎰官位騰躍問之鎰無以對黃獨綽曰此泰山之力也今人以婦翁為泰山其自此時乎

人面瘡

昔江左一商人左膀生瘡如人面初無所苦飲啖如人或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心物必飲食多則膀上墳起如有胃在其中者或不食之則一臂卓矣一醫者教其應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敢開目商人喜曰此物必治也因以小盞滴數其口灌之數日成疤而愈

陳句山

陳句山兆崙雍正庚戌進士乾隆初薦舉人翰林官至順天府尹生平和易近人有可美愛不去口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嬰借故人樂親之書法蘭亭取燕蘭遠梁山舟侍講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陳句山先生兩人而已

瘍醫

邑中伍氏每歲養蠶其年因蠶多葉少飼之不繼乃煑葉十餘筐於土窖中命家丁三人仍駕船行市桑葉歸途忽一大鯉魚躍入舟中三人大喜載以還路經皂林巡司吳其船小而

用兩檐急駕追捕之搜檢別無他物及頭髻有人腿詰三人皆泫然不知所自巡司即縛解按察司拷掠備至詰其身首所在三人不勝鍛鍊漫認云見埋在家隙地內即飭隸卒押至其家發之蓋即瘧鬼處也而鬼皆不見惟一屍身體俱全只少一腿訊驗既符遂以三人及家主俱抵罪事見烏青志。

外史氏曰夫天地以好生為德瘧鬼者心固忍矣然當疫多葉貴之時今亦有瘧具鬼而以其葉售者矣未聞其輒受慘報也而伍氏乃獨有此奇禍蓋其殘忍如此則平日之積不善必有甚於瘧鬼者是其宽孽所由當自有所在矣當聞父老言昔有一村農以葉貴盡棄其鬼而其子婦乃私藏其鬼數筐農故有亲也數畝葉向在也其子以無所得葉夜竊往采之農適在地中巡守昏黑之中誤為他賊挺槍刺之立死既而知為己子也悲恚自縊死而其妻及婦號哭至曉亦就縊以死一門斬焉夫村農之刺其子也固未知其為子也然試思即在他人亦不過竊取桑葉之賊其罪亦何至於死而必戕其命焉其酷忍為何如乎天之假手以殺其子也報施之慘豈不可畏哉。

按瘧鬼事已見皇甫牧三水小牘但彼為新安縣慈潤店北村居民王公直其鬻桑也得錢三千市鐵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洒地詰之公直對以所市且請

搜索既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者乃送於居守居守付河南尹鞫之公直以實對尹判差役領公直至村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埋鬼別無惡跡及發鬼坑中有箔裹一死人關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以白府尹尹謂公直雖無殺人之辜而鬼為天地靈鬼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遂命於市杖殺之與此畧同志所載義得之傳聞者也

償債犬

邑中某蓄畜一犬每夜輒涉水至河南某氏家守宿一日某呼犬置之曰汝食於我而為他人守他明日必免殺犬者賣汝矣是夜某夢犬人立而嘆曰我曾負河南人家錢故每夜往守以償今止欠十三文償畢即不渡河警報主人大德也至曉某呼犬至前以十三文繫其頸曰昨夢汝云云今往還之可免涉水矣犬垂首受戒遂帶錢往鄰其家而還從此更不復去後某以探女更深醉歸失足溺池中犬大嘷躍入啣其衣拖至岸上跳而至家以首撞門主母驚起隨至池邊見某僵卧未醒扶至家迨曉乃蘇語其故夫曰前夢犬云云譬必報德今果不食其言矣越數月家中不戒於火舉家方熟睡犬復走其窩以頭撞門且撞且吠夫婦驚起視之則火燄熾將及屋矣急救得熄後犬死主人以棺埋焉此楊園先生果報見聞錄所記也噫夫犬也而能不忘所報如是乎是殆獸其面而不獸其心者歟余故節書之以為

世之負恩而背主者戒

吳堅志許元慶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其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盤旋於旁遺一卵乃去自是愿一月每日皆然心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值恰三百錢蓋負人而不敢忘報雖禽獸往往有之奈何以人而不如禽乎。

剝皮

紫嶺某一衙士言昌廟時嘗遊都下有五人共飲於旅舍一人大言忠賢之惡不久當敗四人或默或駁諷以慎言此人言忠賢雖橫必不能將我剝皮我何畏至夜半方熟卧忽有人排門以火照其面即擒去旋捉四人並入見所擒者手足俱釘門板上忠賢語四人曰此人謂不能剝其皮今姑試之即命取猛青渣其通體用椎敲之未幾舉體皆脫其皮殷儼若一人四人駭欲死忠賢每人賞五金壓驚縱之出此見於幸存緑者為予忠賢之兇毒誠亘古所未有矣然亦有威力所不能及者耳新言丁卯三月忠賢誕日公卿臺省咸集忽有道人幅巾布裰藤杖塵拂踵門請見閽者叱之曰錢許元老鉅卿竟日伺候不能接恕汝一游

食之徒如何便欲見我干歲乎道人曰我與魏公貧賤交今日覩面一言萬事千秋也閽者不敢報聚瓜椎斧鉞指其頭顱署且逐之曰汝輒敢狂言無忌幸今壽日若他日當膏此耳道人以杖叩鼓衆皆失色隨擁之逝言此道人求見不容擅自擊鼓致犯天威道人長揖厲聲曰與公久別今日復得相見於此今公富貴極矣寧相忘耶忠賢大怒曰妖道敢肆狂妄我豈與汝交乎叱左右縛付鎮撫司嚴究道人曰我風鑑一世閱人多矣獨不識汝盜賊其形虎狼其心乎第欲挽回以全忠臣義士之多命也一手指天曰汝能欺君欺人彼蒼可欺乎吾當看汝寸磔殆狗矣不食汝餘也汝宜能殺我耶將手振躍綳索俱斷兩袖拂空聚座咸驚纂地不見此與續廣初新志張獻忠設朝時之狗皮道士皆足今逆賊克咸無所施差快人意耳。

按剝皮之說從古未聞惟野史載景清欲行豫讓之計成祖搜得劍命剝皮模草繫長安門明晨駕過擊忽斷為犯駕賊乃命藏於庫中然畢清之死其說固不一惟張獻忠嘗用此法若所剝之皮未竟而其人已死即將行刑者剝皮蓋未得其法耳甚哉虐之殘酷誠何異獻賊哉耳新又言魏忠賢經過處凌遲時身屍未化及臨刑似猶有感急鮮血迸流旁留以待天刑有

仙方

七修類稿元末桐鄉後來村徐通判素簷洞覽朝夕供禮一日痘發於背勢甚死猶扶起禮之偶見淨水盆下白紙一幅上有詩云紛紛蕞土黃金屑片片花飛白玉塵君主一斤臣四兩調和服下即平甦意其仙方然不知何物為黃金白玉乃召仙以大黃白芷為問仙曰然服之果驗後以醫人無不效徐無子方傳場沈氏至今以此治生數百里來貨藥者無虛日沈族大而分數十家惟嫡支居大椿樹下者藥乃驗沈子嘗從吾友徐院判學問其藥今加穿山甲當歸鍛金銀花冬然大黃既炒不問陰陽之疾而投之恐亦有害而源源往來又獨於椿樹下者驗豈非天之所與歟云云然沈氏余於嘉慶間嘗見其中衰矣當其盛時有名耿文者尤精外科一時有華佗之目及今醫道復興雖百里猶相延致亦不聞其專以此方療人也若今之業醫而尤著者名泰即余親家張夢盧先生之徒也

耿通

本傳言當時給事中號敢言者通與陳諤舉朝憚其風采諤字克忠番禺人永樂中以鄉舉入太學授刑科給事中每奏事大聲如鐘帝令誦之數日聲對如故曰是天生也每見呼萬大聲秀才言事忤旨命坎痤奉天門露其首七日不死赦出遷職諤性談諧當被痤時款息謂其人曰吾不意今日乃死於大甕人問其故曰咄嗟而不知耶朝建痤人當以甕令速

死耳痤者如其言遂得展伸不死蓋痤人者以土掩至胸前即氣悶欲絕若僅露其首必有刻不可耐者烏能至七日而不死耶

陸忠毅公傳贊

林璐曰公母初孕時夢神人羽葆鼓吹從雲際直墜入懷始生公公少時丰神英毅博學擅江右文成四方目之曰西陵體及登賢書于太保忠肅入夢與語語多秘人莫有能解者沈君鼎新暴卒而蘇言見公與某某方副冥司決事如王新建故事為呼忠孝人極也惟不悅乎人斯乃可以為人烏足怪

按公名培字養冠號曰部業趙錢塘兄弟六人伯圻叔塘與公先有聲公兒時即尚氣節無或小忤輒流涕矢死毋累及大母極愛憐之既長兄弟名益著與婁東雲間倡道東南陳給事大樽嘗曰某與陸氏交如孔融在紀綱間矣年十六補諸生己卯舉於鄉拜大母堂下母喜曰汝父汝叔歌鹿鳴如昨日吾年垂八十猶見汝成名國恩厚矣勉之明年成進士公丰姿俊整平居杜門讀書與諸名士切磋為古文辭交遍海內好引掖後進然喜面折人過邪匿者見公輒屏氣遠巡避去嘗與陸君驤武客秣陵甲方正學及徐常功臣廟容貽陸君弓矢陸方賦詩公愀然曰神州坐視陸沉某鹿鹿無所樹立以君之才當上

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差快人意堅逆旅日請史酣飲經月一夜身漸短可三四寸良久方能引長歲甲申逆闖犯闕北向長號思舉龍髯其婦亟止之曰君素讀書不聞晉宋間事有猶有侍柔魏赴建康拜行人司副熊給事沈霖持節祭滁熊負直諫聲與公談時事益扼腕明年乙酉亂兵薄江上公兄弟奉母居鹽官公命其子繁弨從舅會稽孫公遜避入黃山之桐嶴經故人陳君延會居握手流涕曰行將別君陳君止之公曰即死無益國家即以墨衰至家婦劫左右守公公笑曰死豈可復生乎吾母春秋高當避桃源抱犢耕矣既而聞戶自經為客救免又一日辰起呼筆硯題帶北向叩頭者五南向叩頭者三以襪繩授二僕曰若屬知乃公意便可相成遂向大床坐從容就縊而卒心上留書三通一泰母一遺兄弟一別故友年二十心婦皆死從公自樓墜地若有神持之者又餓經旬不死姑裘語曰是天欲生汝也違天不祥乃不死公兄圻弟培亦皆能篤於風義蓋遺民也公死未踰年陳給事就縛奮身沈淵死御史中丞潛夫陳公攜妻妾赴激湍死陳公先以偶忤於俗俗公移書責之者也然公入閩鄭芝龍所忌與其子俱沈於海遷客自海南來言姚公奇允自刎其頭死矣方公移書御史時奇允曾勸止之而公弗善也而卒俱死嗚呼如四人者可稱公死友時同部王別駕道焜聞公死亦死江東贈公謚曰忠毅董戶

部守白兩人同死豈以道焜非進士耶乃得謚節愍云

異獸

楚中一孝廉自山中入城因有虎患以兩獵戶持鐵叉自隨日暮向郵亭小憩忽一虎咆哮而來兩人致孝廉亭前樹上捷叉迎虎而鬨虎斃又一虎踏二小虎至兩人力盡死孝廉方驚悸俄一物似狗而小白毛紅鬣眼金色走如飛直前噬三虎三虎伏不敢動皆死各食腦少許先死者嗅而不食須臾至樹下望孝廉大吽餐身一躍忽墜崖下藤蔓中沓之空中不能脫孝廉惶駭自念待死已愚不如先殺之遂下樹取叉刺而殺之持送縣令某某取其皮為領雪不沾衣夫奇政猛於虎酷吏之縲虐賢皆貪心之所致若此物既已食三虎矣而猶貪而不知足以致自陷網羅亦可鑑也已

按此與博物志所載胡人來獻猛獸如狗者略相似然彼只稱能食虎而此并欲食人矣又逸周書言露犬能飛食虎豹而此又似不能飛也果何物耶

王漁洋池北偶談引閩言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惟食虎豹山僧恒養之以自衛按中華古今注梁樓國獻豹大能飛食虎豹此以豹大為角端也余按逸書王會解渠叟以豹犬者露犬也蓋即豹犬之別名初不聞有角端之稱瀾雅鵰似馬一角麋麝身牛尾馬足黃

色圖跪一角角端有肉是用端固即麟之屬余何與犬併為一談乎

又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獻一物大如狗形能驚人雞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豹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謂虎欲低頭作勢而此獸見虎甚喜舐唇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因搦齧作虎面虎乃閉目低頭俯鼻不敢動搦畢去之虎曳尾去獸銜之虎輒閉目余嘗聞 先人言虎忌柴狗狗之形小於畜狗虎見之輒伏不動狗乃圍其外漫之則此虎不能出外一步矣始即此獸也

殿試卷

武進縣文介公萬歷二十三年殿試對聚公官禮部時自取出藏於家迄今尚在每行作三十二字凡鄉會試有橫直硃絲行殿試但有直行推其立制之意蓋以對策文有長短則字從而疎密無不可者今時相習書殿試所對策率行二十二字失為法之本矣又乾隆五十年以前同考官猶以經義分校而試帖詩題在第二場今則移於第一場而房官無五經之名其不以五經分房者以士皆習五經也然余嘗見先輩專經者其于所習之經必有手鈔本其閒考証源流實窮經說幾于習一經而五經皆通今則講章時藝而外賤置高閣往往入場時問以此題出自何篇而茫然矣可勝歎歟

附錄康熙三十九年給事中滿晉條陳科場總督郭琇條陳學校摺端並下九卿議議上命錄示巡撫李光地胡鵬總督張鵬翮郭琇李光地疏推廣科場三條學校四條其末言選來學臣率多苟且從事致士子荒經沒古雖四書本經不能記憶成誦僅請時文百十篇勒裏書同陵俾終身硃非國家作養成就之道前歲 旨下學臣使童子入學兼用小學論一篇至其時幼稚見聞一新就中須明古義此以小學誘人之明驗也然書不熟誦終非己得宜令學臣于考校之日有能熟誦經書小學講解四書者文理粗成就與錄取如更能成誦三經及五經者更與補廩以示鼓勵又童生既令熟習小學以端幼志生員及科場論題零出者復當同似當兼命性理通鑑以勵宏通之士疏入仍下九卿與張鵬翮等三疏參合定議其鄉試另編官字號以民卷九官卷一為額此出自上意光地特贊成之

論題以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義一併命題嗚呼自明以來士習之壞江湖日下附錄此議以見國家立法未嘗不善而有治法無治人以致積弊不可復返而其法亦旋廢不講安得如數君子者而挽之使進于古哉

又戚庵漫筆曰余少時學舉子業並無刻本窗稿有書賈在利考朋友家往來鈔得燈窗

下課數十篇每篇膳寫二三十紙到余家塾揀其純偽每篇或二文或三文憶荊川中會元其稿亦是無錫門人參減與其姻家所刻薛方山中會魁其三試卷余為從惠其常熟門人錢夢玉以東湖書院活板印行未聞有坊閒板今滿目皆坊刻矣亦世風華實之一驗也楊子常泰曰十八房之刻自萬歷壬辰鈞玄錄始旁有批點自房王仲騏始選程墨至己卯以後而坊刻有四種曰程墨則士子與主司之文曰房稿則十八房進士之作曰行卷則舉人之作曰社稿則諸生會課之作至一科房稿之刻有數百部皆出於蘇杭而中原北方之人市賈以去天下之心惟知此物可以取功名享富貴此之謂學問此之謂人才而他書一切不觀昔邱文莊當天順成化之盛已謂士子有登科名全不知史冊名目明代先後字書備旁者舉天下而惟十八房之講讀之三年五年而一幸登第則無知之童子儼然與公卿相揖讓而文武之道棄如弁髦嗟哉八股盛而六經微十八房興而廿一史廢此日知錄所以歎也余按文莊所言則當時已有房稿今則更有衷去天崇國初于不觀者無論嘉隆以上矣此又世風之一變也

推背圖

程史唐李淳風作推背圖五季之亂王侯崛起人有倖心故其學益熾開口張弓之讖吳越

至以偏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興受命之往尤為著名藝祖即位詔禁讖書懼其惑民志以繁刑辟然圖傳已數百年民閒多有藏本不復可收拾有司患之一日趙韓王以開封具獄奏因言犯者至衆不可勝誅上命取舊本凡已驗者皆棄其次而雜書之凡為百本使與存者並行于是傳者幅其先後莫知其執瑪閒有存者不復驗亦要弗藏矣今之所傳所由紛然雜出歟

宋宣和初尚方織繡謂之遍地桃又急地綾漆冠子作二桃樣謂之並桃天下效之又香謂之佩香至金人犯闕無貴賤皆逃避背鄉為金虜去亦應此讖也豈在推背圖哉

李自成

何瑭瀼州志云李閩之死野史載通城羅公山明史載通城九宮山其以為死於村民一也今按羅公山實在黔陽而九宮山實在通山縣其言通城皆誤也有徐教授為余言李自成實竄瀼州至清化驛隱十餘騎走牯牛壩在今安福縣境復乘騎去獨寬石門之夾山為僧今其墳尚在云余訝之特至夾山見寺旁有石塔鐫以壓塔面大書奉天玉和尚前有碑乃其徒野拂文載和尚不知何氏子一老僧年七十餘尚能言夾山舊事云和尚順治初入寺事佛門不言來自何處其聲似西人後數年復有一僧來云是其徒乃宗門號野拂江南人

事和尚甚謹和尚卒於康熙甲寅歲二月約年七十臨終有遺言於野拂復時幼不與聞章尚藏有遺像命取視之則高顴深目鳥喙狼狀猙獰與明史所載正同自成僭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復自稱新順王其自稱奉天王和尚蓋已窺知加數以諱之而野拂以宗門為佛門弟子事之甚謹豈其舊日臣相與左右者與明史於凡宮山詛死之自成亦云被兵遁識者驗其成朽莫辨而老僧親聞聲欬其西音又足異也

右李自成墓誌江寧谷名世所著據澧州志以駁明史通城之誤則羅公山之說更不待辨其所徵引亦精確但據前史所稱則自成之死於村民無疑其言村民既詛死自成剝其衣得龍衣金印一日村民乃大驚疑為自成其說原非無據此老僧既能知和尚入寺之始及其卒時年月必能記憶其面目情當日孫教授來及一問其詳也

按何騰蛟傳李歸自成從子後高必正自成養子高氏弟之歸騰蛟於荊州迎騰蛟上疏言元禿已除稍鬼神人憤宜告謝郊廟惠王大喜立拜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而疑自成死未實騰蛟言自成雖死身首已糜爛不敢居功固辭封爵不允是當時亦有疑其未死者故本傳兼存大清通官錄尸之說與陳英親王奏有降卒言自成竄入九宮山為村民所困自縊死尸朽莫辨者合依果其未死則所稱得龍衣金印而以一目者伊何人耶

徐珠淵

施彥恪范氏家風述畧續編曰庶母徐氏名珠淵字善懷廣陵人年十三歸先君先是有北官欲納之泣曰彼富貴業殆統勝習也兒何歸乎兒願得侍丈人為東坡之朝雲足矣先君聞而憐之聘焉四年舉一女弟瀉遂不復孕歲己未先君改官侍講庶母寄詩有老天若解妾心苦比地風雷蓋轉南之句繼母李宜人命淳兒奉之入都又三年先君疾兒適咯血歸子亦南還庶母笑香額无刻股以進且誓于神曰王猶生平德積于躬疾必不起亦延侍其子一訣乎否則以孀林傳心死妾婦之責主目不瞑矣因長號遣旦如是者三晝夜丙夕有白光如匹練自屋上落有奇香起榻前先君恐驚以死遂與先君也子聞報奔視又二十日先君殁庶母朝夕哭莫如生五年如一日享怡齡以死逆與先君合塋于螺蛳沖庶母能詩每自焚其稿死後檢得數首附見學餘集小粉場雜識珠淵嘗有寄北詩云風檠春雕別燈殘人來眠此身無羽翼安得到君邊又和寄小鬟詩曰白頭相許伴青山天意憐人不放閒寄到黃花將錦字斷腸獨自照慈顏按先生詩志當温柔敦厚品如其人無非真性靈所結

撰故其道學風流原屬千古情種宜得是人而珠淵之情深如許真不愧先生之朝雲矣

毛文龍傳辨

文龍之襲取皮島以牽制　本朝於當時制敵之謀不為無助然自其建閫島上抗傑　本朝每戰輒敗而其糜餉遣將授降諸罪舉當時朝士既奏言之即崇煥所面數十二罪亦言之繫獄則其跋扈要挽原有可斬之理故當天啟二年廷臣大議經撫去留張鶴鳴獨言王化貞一去毛文龍必不為用遼人為兵者必潰是其驕蹇難制可知而崇煥傳亦言東江形勢雖足牽制顧文龍本無大略往輒敗衂而戚屬夥盼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鬻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率得其用即謂其罪未至于叛而毀島之會崇煥先與議更營制設監司而文龍怫然不覺崇煥決意斬之此其設身宜由自取特是崇煥之專戮原足與人以口實傳中敘殺文龍事與正史小異而筆力稍弱措語蕪而近俚至其叙促膝耳語數行及復文回繳百刀之誓數語直似小兒學扮村劇然蓋因崇煥傳有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及傳末崇煥矣殺文龍至是帝悟殺崇煥之言而附會及此竟說成一重案報不知崇煥之誅本由錢龍錫主定逆案故忠賢遣黨遂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陷崇煥以及龍錫焉而思陵誅崇煥時兼中於本朝之間然即此足見崇煥之實心謀國致為　本朝所忌逆當所不容矣故其碌碌也史言天下寃之而謂每肉落一塊人競買食之即崇煥生平何至於是豈先生果為文龍後裔歟然此傳本欲為文龍洩憤而不知已流於小說之無稽也至徐泉一書為熊廷弼頌冤其人蓋剛正之士也其疏具載廷弼傳內而此疏獨不載明史治即作者所依託而為之歟然當以正史為據

按烈皇小識言文龍憚上英明恩有以自立乃通情於清願捐金三百萬易金復二衛地奏恢復功已成約矣袁崇煥之督師出關也上召問方略對以五年可平遼及履任規如文龍有成約意遣喇嘛僧入清偵以厚利欲解文龍議以就己而清最重盟誓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耳在清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收功崇煥遂以閱兵為名直造皮島文龍置酒高會次日進謁崇煥亦留宴酒半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斬之時文龍在營嚴整涼亦不敢犯事定然後入告輯延亦始容之後清衆索駝崇煥特疏請增三百萬謂五年之後全遼當復此一勞永逸之計也廷議皆執不可遂聽清入犯致有遵化之變是崇煥之斬文龍本為爭功起釁而本傳不載或未見此識歟

附錄毛文龍傳

毛稚黃作毛太保傳言文龍以萬歷四年十四日生于鉅鹿松滋墨美鎮僧目炯炯如電

為人落拓不治生產好談兵嘗與人羣飲酒樓酒酣拍案曰不封侯不罷休眾皆笑之年
甘十走燕中不遇又走遼左遼帥收之幕下授海州軍官漸至都閫後以王化貞薦授空
札數百道得便宜行事時天啟元年也公于是率魔下百九十七人東據皮島皮島者故
朝鮮地四面皆山陡絕惟西面一隅可通舟楫公得之金復海蓋諸州皆屬朝廷遂以公
為正總兵賜尚方劍進左都督又加封太保封三世襲一子錦衣衛指揮于是公益自奮
厲築城修樓櫓設大炮為守禦具又建府鎮山立文廟設學舍生得附北直隸山東鄉試
有中式者屯田鑄錢通商舶為長久計遇敵敢戰屢捷出奇無窮嘗戰於大石嶺矢來如
雨再易馬皆射死夜半公登山入磨廟額見廡下有黑馬遂躡之出馬行甚疾敵望塵皆
辟易天明還軍軍士皆歡呼及下馬則一黑虎跳躍而去眾大驚曰將軍天人也丁卯
冬有時貴人膺召入都與所親客言別問曰方今以何事為要會此客與公私邦故為沈
吟曰東島大可慮初公所招集士已十餘萬日費朝廷數十金餉不時發公屢上書仍不
發最後公疏云脫使士伍一朝脫巾而呼臣雖萬死不能禁其離心如國事何廷議已疑
其要索而時貴適入時貴崇煥新起經略駐遼左時貴陰令圖之屯田主事徐果一念公
功高而憤朝議之多舛乃上疏論不可解者四謂關寧一鎮每歲用銀三百萬米一百三

十萬今皮島自天啟二年至七年共銀一百九萬有奇米豆共九十餘萬石猶紛紛然責
其多爭此不可解者一關寧極望不過四百里乃擁兵至十八萬皮島所屬島嶼二十餘
處浩瀚一千里非得多兵何以聯絡而相策應乎今文龍用兵才十五萬乃謂其費止二
萬八十餘皆虛冒錢糧也不可解者二文龍妻子久已歸浙或亦王前請田宅之意而猶
慮其尾大不掉不可解者三既謂皮島為捩要之地而倚任文龍而阻其餉是委之敵耳
即謂文龍一身不足惜而皮島既喪內地必危不此之慮而顧日夜以文龍為憂不可解
者四其餘為文龍辨白者累累千二百餘言且曰敢以三子一孫保文龍無他不省崇煥
乃以書招公會宣島宣島在皮島西崇煥云有密揭公坦然揚帆來且欲因是細探虜餉
事時軍中願以為疑請多從者公曰我大將任東隅一面彼不奉詔豈敢殺我果有詔雖
多人何益徒滋猜耳且不聞郭汾陽赴魚朝恩之宴乎既相見一古寺崇煥謂公吾所欲
與公語他人不得聞兩人各屏去騶從獨崇煥後一書生隨崇煥顧曰此吾輩中奇謀士
故嘗與俱因共攜手入寺書生者狀短小有力袖短刀既入坐定崇煥故移坐就公語良
久忽回吾今日欲斷將軍頭公笑曰無譙崇煥曰奉密旨懷中出片紙蓋璫詔也公疑也
崇煥曰我如屈殺君一刀他日償君百刀公即坐下淚涕無一言書生遂出刀斬公縈

禎二年六月五日也年五十四崇煥既殺公而公有猴子承緣公養以為子從公在島中
官副總兵閩變棄官歸杭州崇煥捕得鍛鍊之令誣服與父文龍謀叛蓋欲借以解己擅
殺罪承緣取紙筆大書岳家父子四字人皆悲憤崇煥亦變色已竟殺之於是皮島諸將
士共棺殮公載柩東北去柩至海中不肯行船反逆而西流諸將士無如何乃共拜之而
浮諸海相率東北去皮島墟矣失左臂自此始徐果一復上疏白公冤不報衆一逆掛冠
歸米萬鍾書旁午都城大震胡述知公實枉死又顧思其功遂崇煥磔于市每肉落一地
人競買而食之百刀之餘至此而待時賢人亦得罪公之為將也嚴賞罰必信與士卒同
甘苦有古名將風然恃其功能於權要絕不餽遺或送白金千兩須人參百斤公但如其
價報之故亦以此致禍鐵山皮島俱祠公遼左遺民有望妻子來無所歸號泣自經祠下
者

南皋筆記

南皋筆記

清楊鳳輝著

南皋筆記提要

清岷江楊鳳輝撰凡四卷所載皆奇聞異見之事筆頗楚楚有致而彰癉之意已寓乎其間凡例中謂耳聞目見概從實錄而於名節有關者其姓氏或隱或佚不敢顛倒是非如碧雲毀懷挾恩怨如周秦行紀是亦宅心仁厚之一證矣

序一

金風送節銀漢無聲溽暑熱於荼煙動炎威於燭影予方即南皋筆記而評選之口不輟吟唔手不忘圖讀汗珠粗粗筆未暫停實玉當前欣賞不已何暇許人世之炎熱也興酣以往頭為之掻髻為之暢目為之瞪雲霞生於前而不之見雷霆走於上而不之聞炯炯寸心動與古會若共太史公面拔蓬萊方丈瀛洲之勝蓬覺香身飄然欲至神山而風颼引回也若過杜少陵問至同谷但見風多水急而濕樹枯黃萬滿城凝雲不開而白猱黃羝跳梁起立於吾之左右也若與千寶陶潛劉義慶段柯古之流聚於一堂縱論古今靈異奇怪可驚可愕可喜可怖之事蓬萬山寒月冷石走沙飛青蝇宵明白楊遺嘯幽宿忧惚千態萬狀雜然舉陳於前而不啻吾身所親歷也神移意奪樂不知疲凡閱二十餘晝夜始得竣事乃為之述其意曰嗟乎吾人之有若遠蓋不欲虛此生耳而自顧此生亦實有不能虛者在牧牧矻矻風雨一編由古鑑今自近及遠夢為抱負以思自見者數十年於茲矣幸得指手則出其所學立王功活生人成世界之大業彌宇宙之缺憾亦分內事也不幸則匪窘徵廬倘佯塵世終身以厲流俗哀言以挽狂瀾未肯以閑散優游置世道人心於不問嗟乎此

南皋居士所由有筆記之作也當觀今世所急者莫急於正人心聖賢詩書之所載政府之告之所及僅足以示君子之範圍而不足以端衆人之趨向故世之人有不畏刑罰而畏詛祝者中國數千年以來鬼神仙狐之說固非儒者所樂道然古今稱為大人君子者有時或利用其說以輔聖賢君相教化之窮載籍所傳固不乏矣嗟乎此南皋筆記命意之所在而吾有以窺其微也夫黃鵠雲低金魚水涌楓林魂氣算火鳴聲談者眉舞而色飛聽者志移而神竦此固無關著作之宏旨而亦非經史之支流其動人也猶若是誠詰及忠孝而飛昇仁慈而得實遇鬼者多由宿孽遭狐者為報舊恩則向善之心生於不覺凜凜若有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焉然則鬼神仙狐之說實就其所述信者舉覺提撕使人心同歸於正蓋亦明善復初之別徑其學說固為有力其收効當亦甚鉅也　居士有鑒於此即其平生閱見述為一編因各事之端委而緯以奇麗之詞不失之誕不失之枉又神明於古史法度長篇短製結構悉精每事之中皆寓勸誡讀之則能懲欲流思之則深情若揭此實居士苦心期於實之社會可以勸百而諷一者矣予與二三同志儕惠付梓不揣謏陋就其原稿選之得百二十篇並以管見評於上方極知無當亮未而猶復爾爾者

蓋不獨心賞其文亦以見予與　居士深表同情也　居士今方勵精著述他日成就當不止此然則是編特為龍之一鱗鳳之一毛豹之一斑也予願閱者勿使蠹其奇論而忘其意之所在且勿倒為正經正史即其中單詞隻字而訾警之則幸甚

民國第一甲寅孟秋月秀山楚珊李瑚拜書

序二

於戲時至今日學說新矣而古文之教衰文明進矣而人心之向薄余讀　楊子南皋筆記一書及其自敘千有餘言未嘗不廢書三歎也　楊子自傷不遇不得已著書以自見汲汲然以世道人心為己慮以遊戲之文詞寓諷勸之宗旨其用心蓋已苦而其遇亦可悲矣余既傷　楊子之不遇且愛其為文奇古立意純正於風教不無裨益因不揣固陋敬以評詞辭註而以傷　楊子者自傷聲數言於篇末時

民國第一甲寅秋八月導江顯承王九斌拜識

自序

南皋居士遊既倦退而閑居恒謝絕時流以著述為業偶有奇聞異見輒為游戲文章諷勸當世草南皋筆記既就寄過而觀之戲謂南皋曰吾聞文章之士得志於當時干青雲而直上詹六鼇而高騫居有華屋出則騰軒吐六合馳騁八荒闊望重於河嶽聲稱著於薪常由此觀之豈着作之士而能有此赫赫之名哉今吾子幸生文明之世當五洲縱橫之時以子之才出其文章經濟博高位雖學稼顯揚父母專榮妻子以求誇耀於一世斯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而卒不能一抒其文藻振翼廟堂和聲鳴盛功立而不隳名成而不朽使天下後世想望其文章丰采而名亦乃以著徒以古人糟粕之存閉門研究寂餒於其中沈湎而不覺稿其編餘顯與時悖汲汲然欲以文章顯草筆記百二十有餘篇不下六萬言高者及天深者及地幽者及鬼神仙佛魑魅魍魎之屬微者及草木鳥獸昆蟲鱗介之類沈思冥想溥志默識其搜羅固不可謂不博其用心亦不可謂不苦然而風氣所趨賢哲莫能挽其波運會之變豪傑莫能易其行是故荀孟非不學也使游於申韓之門則悖矣賈晁非不才也使立於咸康之朝則卑矣蘇張非不辯也使處於堯舜之世則謏矣此無他

時有所不同勢有所各異也予居今之世而反今之道恐子之文雖艷富如宣左瑰瑋如莊列雖清婉如戴梁奇俶如壯予猶不足見重於世也矧其為文多游戲游戲則不莊其為事多怪異怪異則不信其為旨意多諷勸諷勸則不直有此三弊奚貴乎甚哉吾子之迂也南皋笑而應之曰客徒欲吾之顯者名而不知南皋非好名之士也李斯相秦身首受戮龜縮漢京族駢諫仲舒見棄於江都賈誼被讒於長沙我家子雲投閣而不死失身新莽終不容於史筆之數子者尚使不仕於朝獨善其身秘隱自娛文乃益工名譽之美垂於無窮豈不粹然儒者服膺前修篤志不仕篇成列子皇甫隱居傳者高士文子作干計然子華子著於程氏屈原見黜而著離騷陶潛歸隱而賦閑情至今學者稱道不衰功名之煊赫誠不若文字之悠遠也今者人權旅革才智捷生法論經濟之士寥落宇編天地文如周召武若臯吳道路商周拉武唐虞策治安以長久定禍亂於須臾國體重固民氣昭蘇乃棄畫閣安用區夫是以唯沈唯默含和吐真景仰元德謳歌太平山林之士乃得信其舌而會其筆誤玄而白貢其一得之愚而誤著作之權也且魯閭之著述者前烈之餘事故名山所藏處則充棟宇出則汗馬牛而其旨趣亦有指歸非漫無涯涘也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

易以占變易遠及歷朝信史班馬而下雖各有是非詳略之不同莫不各出其手眼蓄百代之論成一家之言然馬遷良史也其著史記先黃老而後六經而班氏以為是非頗繆於聖人尉宗俊漢書載王喬鳧履左總羊鳴之事而史通譏其不經晉書好採詭異以啓見聞而學者鄙其龐雜義例之不齊史家少實錄矣況至今世歐風澥被學說日新見異者謂為怪談聞奇者指為迷信吾乃獨舉神奇怪異之事著為新說欲以文章自表見此無怪客之疑而笑我也豈知中外風俗不同其見聞者自各異中國之所無者外國有之不為過中國之所有者外國無之不為不足中國所著為靈異之事遠馬者無論矣神降於莘石言於晉左氏譽譽言之黃羊祀竈則見於漢書朱書剖竹則載於史記應劭風俗通干寶搜神記東方朔神異經劉義慶幽明錄大都擇奇索隱談鬼說怪不必為古人之杜撰而又烏知其為必無之事也故阮瞻素執無鬼論客即有詣瞻為言鬼神之事者而瞻無以難之後世儒生達不敢堅持其說而乃益好譚奇書談異事有心者嘗以見聞所及纂其事實游戲成文決其心悅其志納衆類於清流道廢倫於蘭室其或有見怪不怪與之俱化者乎若乃文翁教行於巴渝寇恂化於河中胡瑗以經義為人師希文以天下為己任昌黎

以文行捄既倒之狂瀾濂溪以性理正已頹之學說僕誠不敢與此數君子並竊隱然自喻於斯文

民國三年季夏月南皋居士樹棠楊鳳藻自識

凡例

一是書所記皆奇聞異見之事仿晉唐諸家小說體例而為之以為見聞之助非敢創為異說也

一是書所記事實皆得之耳聞目見者概從實錄中間參以本議以寓諷勸之旨意在發明題意非敢杜撰也

一是書所記其事實僅就其所聞見者敘明而止其於事理或有未圓到處未敢妄為臆造也

一是書所記事實或屬本省或屬外省於其人名譽有關係者概別案以姓名或曰隱其姓名或曰仮其姓名未敢直錄自取咎戾至於其人有美譽者則直書其姓名以為斯世勸

一是書皆出自一時萬與游戲成文藉資談柄而已安敢出而見人今秀山楚珊李子為加圈點評改吾鄉臞承王子亦為加評注鵬城退宣王子吾鄉社畝周子俱俊為詳細校譯田君子實高君亦齡何君鑑古匡君籽雲晁君端甫又助我資斧張付棗梨是未敢拂諸君子之盛意而沒其苦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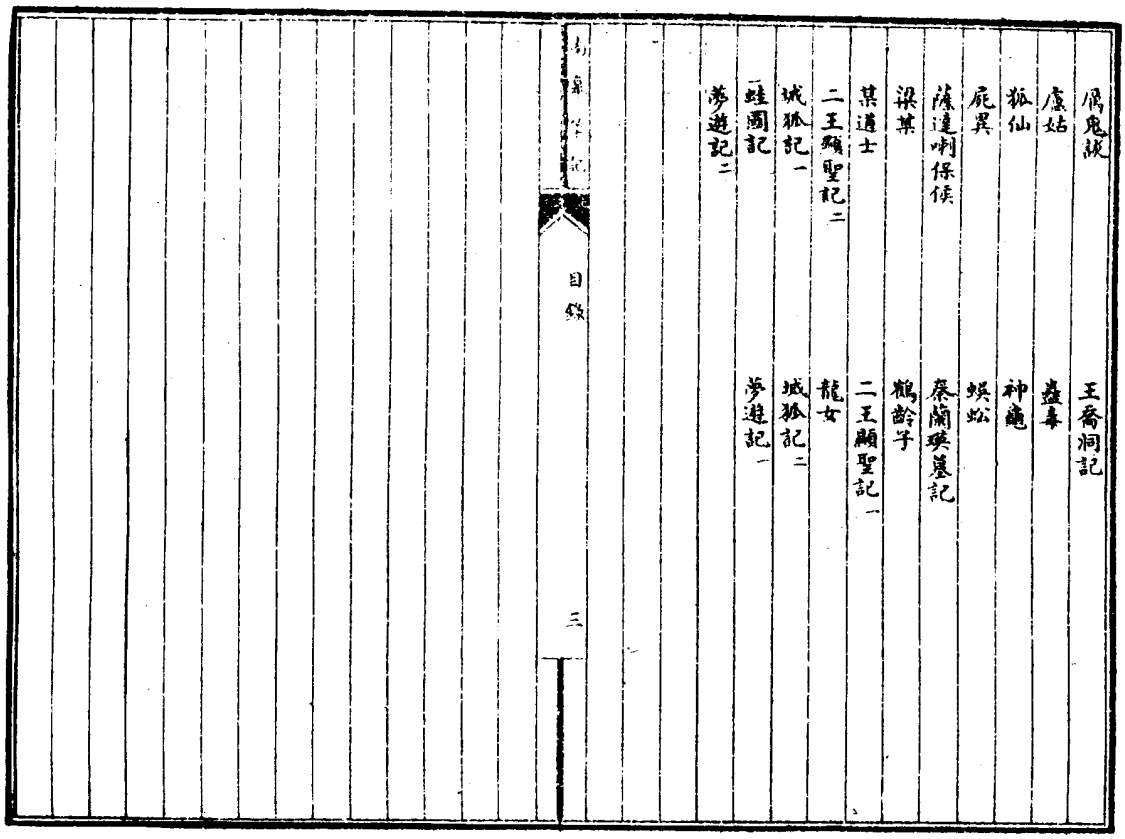
一是書編訂次序依聞見筆錄先後為定

一是書之刻特欲記一時之思想以為僕日學問之攷驗非敢云著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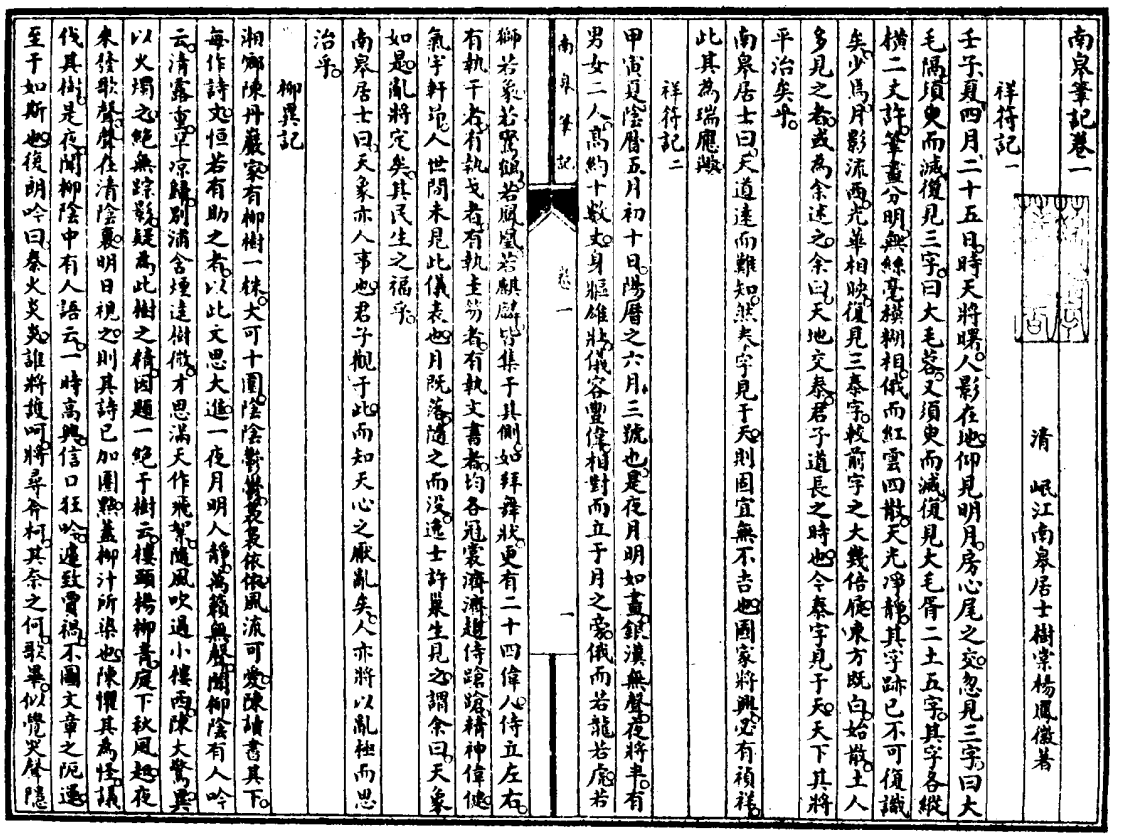
一是書僅係平時隨手筆記特取其記載明白而已文之工拙所不計也尚乞高明賜教斧政為荷

南皋筆記目錄
卷一
祥符記一
祥符記二
柳吳記
鷄卵談
白雲洞記
梅卿
黃龍洞記
金鞭崖記
佳十三娘
狸生
娟玉
盡鍾馗
石精
鐵道人
道卿
秋蜩
柳柳齋
鬼打石記
無頭鬼
馬邈夫人墓記
小燕
崖奇記
醉霞生
南皋筆記 目錄 一
卷二
東皋生
充梗充梗
東方生
莫丐
楚某
杉樹記
孤女
張某舫
靈石記
虞美人
愚溪三笑圖
徐十一娘
義犬記
赤雀記
鋤金記
勒麻僧
槃花溪記
單鵝灘
彭夢雲
白雲蟾
羅生
普賢洞記
澈雲生
林崇善
盧扶秋
橋妖

青衣童子
狐仙
狗人
劉某
結結搏剌斯
陳仲宣劉茂父梁十一合記
石室記
出峻記
桃芸仙
武將士
卷三
泰霞雲
崖奇石記
蛇門記
蛇隅
鏡異記
奇石合記
桃園水災記
張生
余某
王育嚴
活佛
瘸道士
寬孽病記
董甲
黃慈磬
堆婦
南皋筆記 目錄 二
雞鼠語
望氣談
石鏡記
松城隍記
天帝記
織者記
胡麗姑
電異記
桃柳神記
石牛記
鬼病
伍沛建沈子嚴合記
卷四
子產墓碑記
縊鬼
玉蜀尸
鷺鷥
神童
江神
鼠怪
張氏之園記
王延鏞
水晶石記
禱雨記
張相圖
仙姑姑
大樹記



偶鬼說　王喬洞記
盧姑　蠡毒
狐仙　神龜
屍異　蜈蚣
薩達喇保侯　蔡蘭瑛墓記
梁某　鶴齡子
某道士　二王顯聖記一
二王顯聖記二　龍女
城狐記一　城狐記二
蛙圖記　夢遊記一
夢遊記二


南泉筆記卷一　清　岷江南泉居士樹棠楊鳳儀著

祥符記一

壬子夏四月二十五日時天將曙人影在地仰見明月房心尾之交忽見三字曰大毛隔頃更而滅復見三字曰大毛各又須更而滅復見大毛骨二土五字其字各縱橫二丈許筆畫分明無絲毫模糊相俄而紅雲四散天光淨朗其字跡已不可復識少焉月影流而光華相映復見三奉字較前字之大幾倍庭東方既白始散土人多見之者或為余述之余曰天地交泰君子道長之時也今奉字見于天天下其將平治矣乎

南泉居士曰天道遠而難知然奉字見于天則固宜無不吉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此其為瑞應歟

祥符記二

甲寅夏陰曆五月初十日陽曆之六月三號也是夜月明如晝銀漢無聲夜將半有男女二人高約十數丈身軀雄壯儀容豐偉相對而立于月之旁俄而若龍若虎若獅若象若麒若麟若鳳凰若麒麟皆集于其側始拜辭狀更有二十四偉人侍立左右有執干者有執戈者有執圭笏者有執文書者約各丈餘濟濟趨侍踏踏精神偉傑氣宇軒昂人世間未見此儀表也月既落隨之而沒邇士許衆生見之謂余曰天象如是亂將定矣其民生之福乎

南泉居士曰天象亦人事也君子觀于此而知天心之厭亂矣人亦將以亂極而思治乎

柳異記

湘鄉陳丹巖家有柳樹一株大可十圍陰陰鬱鬱裊裊依依風流可愛陳讀書其下每作詩文恒若有助之者以此文思大進一夜月明人靜萬籟無聲閑倚陰有人吟云清露重早涼歸別浦含煙遠樹微才思滿天作飛絮隨風吹過小樓西陳大驚異以火燭之絕無踪影疑為此樹之精因題一絕于樹云樓頭楊柳青庭下秋風起夜來佳歌聲傳在清陰裏明日視之則其詩已加圍點蓋柳汁所染也陳懼其為怪議伐其樹是夜聞柳陰中有人語云一時高興信口狂吟遽致實禍不圖文章之厄遽至于如斯也俄朗吟曰春火炎炎誰將護呵將尋斧柯其奈之何聚畢似覺哭聲隱

隱陳異而心憐之欲寢其議其家人不可曰樹已成精不伐將為患爲可以婦人之仁而敗乃公事也命工師伐之忽有一老嫗修幕瘦骨鶴髮童顏自樹中出笑謂生曰君所謂入室操戈者吾棄爾五色筆去矣言訖忽不見像大懊悔自此遂不能為復宰客有自湘鄉來者陳之同門友也為余確切言之

南皋居士曰風謂文字為鬼神所忌而鬼神能文亦復為人所忌史章阮遯至于如斯良可慨也秦火炎炎誰將救哉宜其復之不能為復宇也

雞卵談

岷山之陽卵金之子有雞三年不鳴生卵而赤以問于八一主人曰吾家有雞三年不鳴者何也八一主人曰此雞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故其鳴不欲與凡雞等而非所謂失晨之雞也卵者何也曰不為雄飛當為雌伏天下有道則飛而鳴無道則伏而處不鳴而卵者意殆將不為雄飛而甘為雌伏者也卵而赤者何也曰是則雞之心也其丹心之纏結鬱見乎卵者也其伏而處者此心固未嘗忘飛與鳴也是烏得與凡卵同然則其為祥耶妖耶曰祥也奚以知其為祥也曰天地之奇孕河嶽之精與而國家之瑞應也吾又烏知其不祥卵金之子嘆然曰善哉吾將為不鳴之雞。

南皋居士曰其哉此雞不為雄飛甘為雌伏可謂識時矣故生卵而赤人以為怪君子以為祥

白雲洞記

鼇城楊生好鍊氣術自以為神仙不難立致一日晨起忽有一道士款門入年可七十許修髯亂髮道骨珊珊彷彿神仙中人自言張姓別號白雲居士生叩所從來答以青城山中因邀入廷之坐與談丹訣則議論縱橫如懸河瀉水奢注不竭生大喜欲從之遊道士曰可特恐君仙緣未至耳生強之益堅道士笑曰試從我來生從道士行俄頃至一所環顧山色蒼翠林木蓊鬱崖懸瀑布松聲寒濤儼然洞天福地生竊疑已登仙界矣盤桓久之回顧道士卻不見生大驚異忽見有一老者負樵至生問此是何地老者答曰白雲溪其上則白雲洞神仙之所居也客奚從來生具述所以且問老者曰洞中可一住採否老者曰姑試之數年前曾遊此洞君出時當再為君詳道也生乃攀藤捫葛而上至洞口凡石壁有詩云悵忙收拾破袈裟盤頓行裝日已斜袖拂白雲難洞府肩挑明月到天涯可憐枝上新啼鳥難捨籬邊舊種花分付犬貓隨我去不須流落俗人家末書題者姓名則模糊不可辨生諷誦移時復

前行洞中隱隱有天光石壁清靜絕無纖塵約行十數里便黑闇莫常不可前進忽聞聲如雷處生大驚蹤躡而返尋舊路下山已七日夜矣復過老者為言狀老者笑曰君仙緣尚淺薄耳生叩洞中所以老者曰洞至黑闇處即折而下復見天光幽邃清猨數聲從前復十數里又折而下則放大光明繁芝珠草左右橫生瓊樹琪花鮮新滿目過此不遠豁然開朗覓可數十畝大江橫絕滾滾東流有朽木橋在焉遙望隔岸人家村落雞犬桑麻歷歷可指儼然別有天地一若桃源風景尚在人間者過此可以仙矣生大悔欲復入窮其境則蒼崖絕壁不可復登視老者已不知所之云

南皋居士曰按宋時張愈隱居白雲溪老者或即其人歟抑即為道士之所化者歟楊生好仙而自以為神仙不難立致開口便錯宜其入之不深也

梅卿

有太瘦生者中山人嘗流寓西蜀僑居古寺中蕭齋寂寞遠客羈愁風雨蕭條蒼涼萬狀惟以吟咏自適時而寒雪初霽明月當空憑窗外梅花清香冷豔更覺精神迥憶行雲十年故鄉萬里遠飄梗泛雁杳魚沉觸景興懷不勝愴感因朗吟曰遊子天涯感風因忽聞窗外有人續之云一般清瘦可憐人生驚異燭之絕無踪影乃續吟曰十年流水懷今日窗外復有人續之云幾樹梅花是故鄉生拍案叫絕細聆之聲彷彿自梅花樹下出生竊疑此間有鬼因轉念曰鬼而能詩鬼亦風雅矣孤身作客誰與為歡儻得相與時時唱和為樂亦堪聊慰岑寂因向梅花祝曰神耶鬼耶梅花之精耶靈爽不昧冷尚望姍姍而來冷忽見有一女郎年可十六許玉骨嫣嫣丰神綽約自梅花樹下冉冉而來笑謂生曰寒夜迢迢何苦吟乃爾耶生曰征人萬里獨坐無聊亦聊以自遣耳聆卿雅唱令我魂銷卿何人得非仙乎女郎應曰婢子梅卿化樹之精也孤芳自賞知己寥寥慣君風雅而孤寂若是與婢子恰有同情故不敢藏拙特來唱和為知己結一段文字因緣耳生喜固自吟曰梅花與我有前緣女續云認得前身五百年生復吟曰知到梅花便知我女續云精神總在橫斜天自此日夜聯吟稿幾盈尺生亦樂而忘返矣居數月忽謂生曰婢子將有遠行請與君從此別矣五十年後當與君再見於瓊仙會上耳生問所以女曰上帝憐婢子清節孤冷太久頃已策名仙版矣言畢遂去遥聞香風滿起移時始散云

南皋居士曰孤芳自賞知己寥寥千古同慨特來唱和為知己結一段文字因緣悔花而解悔人也

黃龍洞記

西蜀松州之東偏有黃龍洞在雪山中洞前有五色池水俗傳為黃龍真人修道處清咸豐庚申夷匪作亂松城破太守張古度死之有毛生者雲南人張之綱咸隨張居住所聞變亟胡服微行遁之洞中見一老者與一少年相對弈生從旁觀之局終老者負半子敗髯微笑謂少年曰老夫耄矣無能為役方今少年時代自當讓以成名子其勉之少年亦謙遜未遽老者又曰弈之為道機變奇譎莫名其妙須能縱橫衝突力爭中原方為國手若僅爭邊角雖足制勝不貴也少年復唯唯生聞其言頗精確遂前跽請教老者欣謂少年曰此子穎悟孺教之少年固接諧授生戎既竟謂生曰子歸可以此成名矣生懷奧變不敢出少年曰無慮也乃別而繞出洞遁去人詢之時松州已平定八年矣生遂問籍由是以善弈名聞天下。

南皋居士曰弈之為數小數也亦必有神奇異機乃能獨絕一世矧大於此者豈可以尋常智力取乎吁可以警矣

金鞭塵記

青城陰十八峯其第十三峯懸崖間有物如蒼一點一斜作黃金色俗稱金鞭塵是也有某甲者貧無業蓋採樵者流一日販柴於市有相士相之云仙君之面旬日間當遇異人大富可立致甲笑曰吾朝出而暮歸倚樵采值百餘錢耳恒苦不能以自足儻得為富家翁當必有以重謝汝也相士頷之甲歸而竊喜益不欲復採樵矣居數日甲方起忽有一古衣冠人若俗所塑土地神狀款扉入揖甲而言曰子運已至吾為汝守此金久矣盍往取之甲大喜古衣冠人導之行若大路然頃至崖間視金鞭排立如筍長可六尺許光燦奪目真寶物也甲大狂喜捉之負而歸將及地忽無路古衣冠人亦不見驚而陡覺昏然須臾少甦視者如堵詢之甲具言所以視所取則枯木也今其人尚在仍以採樵為生云

南皋居士曰貧窮命也非分之財猶不可取而況於山中神物可視作囊中物耶神益有以警之矣

魅士三則

瀟湘叟者楚衡湘陰人不詳其姓字讀石頭記恒景慕林黛玉居瀟湘館因以瀟湘生為號兩其父官隴西生隨之任所一日閑遊郊外見一麗人年可十八許綠衣翠袖風致翩躚行二步許其衣服無異平女不及也生竊疑討野閭耶傳有此

佳麗因流盼久之麗人亦頗目注生生既歸暑避愴日間所遇心搖搖如懸旌愴然不樂既而明月東上清風徐來獨步中庭悲憤自遣忽有一綠衣人持名柬來邀生往署為玉二字生閱簽玉何人綠衣人曰是公子前所鍾情令所屬目者公子住自知之生放然偕往移時至一所瞥見綠陰森鬱峯巒小徑通幽修廊間嵌綠玻璃窗上隱綠玉屏旁列綠琉璃燈門上一聯云不妨夜雨滋青草難得春陰釀綠天生實玩良知俄聞玉珮鏗鏘姍姍而來有一妙齡女一麗人出見生嫣然一笑具道傾慕坐神視之即日間所見之麗人也生大喜既入座詢其姓氏麗人笑曰公子得毋忘瀟湘館主人耶生曰生平景仰風致每恨生不同時固不圖瀟湘仙子尚在人間也因問怡紅院諸姊妹俱在否麗人笑曰公子既得隴乃復望蜀耶因命呼諸姊妹須臾皆至有霄衣者有紅衣者有黃衣者有五色衣者均各艷服靚妝婀娜嫋娜儼然若天上神仙也雪衣人笑謂生曰吾家十三娘子盼公子久矣麗人急起以袖掩其口一座皆笑生亦笑而問曰卿無乃非瀟湘仙子耶既蒙見賚何相欺也麗人笑而不答生固問所以麗人曰實不相隱妾非黛玉妾住行十三小字河春因公子鍾情黛玉故偽托黛玉名以求結納於公子也因為諸姊妹具通姓名曰阿蘇曰阿邁曰阿麝曰阿香各道款洽留生飲諸女郎歌舞侑酒殷勤備至生不覺酩酊遂止宿焉衾枕綢繆有若魚水焉為生平所未遇之樂自此愛益篤居數日忽泣謂生曰敝公子高誼故委身相事頃妾有大難且立致望公子憐而救我也未識肯一為力否生應之曰瀟湘生豈薄情郎耶感卿盛意早已刻骨鏤心今有難而不救非義也但力所能為譬必以死相報十三娘掩且泣下生強慰之俄有一大蟲自天降搏十三娘傷其面十三娘忽化為鸚鵡攫生懷坐蔽之急起以枝擊殺蟲十三娘復免於難蓋感謝使生歸楚客每有過隴西者鸚鵡必於林間問曰瀟湘生安否託以寄聲焉

南皋居士曰知恩感恩禽鳥且然而況於人乎世固有人而不如鳥者矣

狸生

狸生者粵東猺種也其先世老猺于唐時隨征西番留帝邊延家焉歷三十餘世而有狸生性獷悍常與其種類不相能有宋離生者亦猺種也尤與狸生忤狸常心銜之然無如何也猺人素忠愛虎其初變時忽覺通體生毛漸至不能語言視其家人惟含淚點頭以從入山即不能復識人矣一日宋離生化為虎狸因與之有隙獵

殺之虎大哮吼狸驚驟倒地須臾起則偏體毛色雖爛亦居然虎矣因大懊悔觸崖死至今西山有虎人尚不敢獵殺蓋恐踏狸生之故歟云

南皐居士曰昔聞猫人變虎每事事草狸生因欲洩其忿以殺虎而變虎此其中蓋有天理焉可不慴哉

娟玉

越南韋氏自言其氏系出淮陰之後當淮陰薨族時蕭相國何為匿其少子於南越王趙佗家改姓韋故其子孫世在越南至今漢封功臣鐵券尚藏其家云韋氏有女名娟玉少頴悟能文工詩丰姿亦雅潔一時世家大族聞其名爭委禽焉娟玉均不可趣一絕云已知秦氏聞名久只是當時有二蘇借問王侯貴公子風流得似少游無自是世家子弟無復與通媒妁者一日娟玉在樓倚闌眺望忽有一青鳥啣紅巾飛至巾墮娟玉撿為復飛去娟玉視之巾上書一絕乃和己原韻詩也詩云小妹高才真獨絕風流何止亞蘇蕭郎也是吹簫客不識樓能引鳳無來暮仲池二字娟玉把玩其詩不忍釋心竊許焉然不知仲池為何人以告其父韋固愛其女携之遊京師將為之擇婿且訪仲池踪跡道經錢塘聞有蘇小者字淑雲色藝冠一時固

青樓中之翹楚也固過訪之見壁間掛一條幅題云滿窗明月滿簾霜雨巫山枉斷腸通憶美人湘江水春風一曲杜韋娘末署仲池為淑雲校書集古固問仲池為何人方知姓潘為吳江孝廉韋乃託人介紹且致意焉孝廉亦欣然允諾先是孝廉欲娶淑雲以紅巾題詩遣之後因其聲價過高遂不果既娶娟玉述及紅巾遣事始知為題贈淑雲之作也不知何緣飛去聞孝廉世系亦出自蕭相國云

南皐居士曰淮陰夷族之事鄭侯頗為識者所不容柳安知有此一段逸事也紅巾題詩為來淑雲而青鳥啣巾偏貽婿玉亦太奇矣殆欲聯蕭韓之好以報後人之議者乎

畫鍾馗

竹禪和尚善畫通神嘗有人求畫鍾馗供之中庭蓋其指墨也初無甚異一夜明月在地寒星滿天涼風徹骨冷氣逼人瞥見一巨鬼高可六七丈巨口獠牙眼灼灼如斗有無數鬼隨之踰屋而下若將為厲者家人悉驚駭狂奔俄見一人藍袍破帽髽髮虬鬚半赤其足一手持劍自畫上躍而下與巨鬼戰於庭約十分鐘許斷其首割其肉生啖之羣鬼駭而奔復獲四五鬼亦啖之立盡轉身忽不見亟視畫上口角間猶有血跡其靈異如此閒此畫尚在婁門吳家云

南皐居士曰竹禪之畫名震一時此獨能通神若是豈偶得之耶抑別有精神貫注於其間耶嘻異矣

石精

牛橛溝者江川縣屬境也其地某姓有一女年未及笄姿色頗娟潔一日倚門眺望瞥見一美少年翩翩而過心竊動是夜就寢少年忽啟扉入私焉女捫其肌膚堅滑清冷如水戲之曰寂郎一寒如此亦解入溫柔鄉耶少年笑曰天假之緣又承盛眷顧吾性亦硬石質頑與卿偕老是鄉可乎自是每夜輒來女亦樂其相就不之拒也忽一夜某聞其女房內有男女嘻笑聲疑女有私陰從門間窺之見一少年與女相狎大恕排闥入少年忽不見問少年何姓女曰渠自言石氏芙蓉城主曼卿之後也問何以來此女曰不知其所以來亦不知其所以去第每夜輒來女力弱不能拒之耳某心知其為怪然無如何也某有族戚某者素正直蓋亦鄉黨自好者流聞耗不之信因往探之留宿焉是夜少年即不至既去少年復來女問其故少年曰卿族戚某正人也吾不敢與之見耳卿慎勿洩也後女以語告其父其父因以告某而要求為

之鎮壓焉某應之一夕少年正與女狎某忽搶至少年避不及化為石某欲火之石泣謂女曰吾乃石之精也五百年修鍊始成人形誤何容易豈知一念之差遂遭此刼悔之何及從此當戒悔前愆謹成正果不敢復作孽矣尚乞卿憐而救我也女憐其詞甚哀為請于其父而釋之怪遂絕

南皐居士曰怪之為害人自召之耳氣正則邪魔不敢近況犯之乎然石既能訴一念之差悔之何及可不鑒哉

鐵道人

有黃生者善青鳥術頗著名凡堪輿家者流過其地必造廬請謁焉恕一日有一道人步一日跛一足逢首垢面形容甚怪左持一鐵巖鑱右扶一鐵禪杖上挂鐵廬帚詣生門拳躬若遊方化緣者說偈曰先天後天無極太極識得其一萬事已畢生異之延之入問其姓名道人復說偈曰來時一我去時一我不知有我何所謂我坐閒其言頗近道因與談地理之術道人曰即地是地無地非地不知乎知安知乎地生曰然則驪頷理氣之說有之乎道人曰何所自來何所自去不知其來安知其去生曰地理之說弟子已識其大概與敢問尅擇亦果有應驗者乎道人曰無吉非凶無

山非吉不知其凶安知其吉生欲再問道人倏不見自是生願領悟不復妄談地理矣因不知道人姓名見其隨身之物皆鐵所鑄故以鐵道人呼之云

南皋居士曰地理之說學者多不之信道人御以數語道破堪輿家上乘禪也世之妄談風水者可以悟矣

道卿

有齊梁生者北京人年少風流吐屬嫻雅一廂廂濁世之佳公子也生固世家漸就零落諸王侯貴臧與生有舊者多白眼待之生益憤懣然曰齊梁生豈乞憐於人者耶遂絕跡不與故家巨族相往來惟閉戶讀書怡然自適偶念轅門富貴轉眼成空王謝豪華而今安在轉不如錦里醉濃鏡湖蘇小青樓紅粉若婉花牋至今尚膾炙人口也美人名士各有千秋何必與蠅營狗苟之徒爭此一臠肉哉於是思欲浪遊天下寄情山水學陸放翁之為人或著書自見未足以名傳後世不致與草木同腐乃攜一小奚奴貧一琴何一搖邁遊天下雲水萍蹤隨意句留一夕泛舟洞庭遠望煙波澄碧星斗橫天檣櫓連雲秋潭皎月風景蒼涼不覺悽然有感因念末路窮途天涯淪落名士美人古今同慨白香山琵琶行所由作也今夕洞庭風月正彷彿潯陽江上光景特少一彈琵琶人使江州司馬一洒胸中淚耳因援琴月下慷慨悲歌聊以自適忽聞鄰船有彈琵琶倚歌而和之者嬌音宛轉婀娜傳來生細聆之其歌云扁舟江上秋風起選憶江南心萬里底死盼郎郎不歸夢魂夜夜潯陽裏生思此歌那得如此酸楚其人豈亦遭遇不偶者耶移船近之欲過訪其人又聞其歌云秋江一夜天如水明月照人空潭底琵琶水上不成聲寄情祇在煙波裏更覺纏綿悱惻使人欲絕過舟相訪則見一麗人年可三十許面頰微紅腰肢輕軟雖殘紅褪粉尚覺風致翩翩見生嫣然一笑謂生曰適彈琴者非公子耶生應曰然麗人曰琴一曲江上峯青何悽絕乃爾也生曰風清月白各有情懷興之所至不自禁耳聆音識曲今我魂銷卿得毋與我有同情者耶麗人曰妾何氏小字蓮湘家住芙蓉洲邊少遭不幸墮入青樓舞衫歌扇楚楚動人百萬蠻頭一朝擇壻不圖脈脈零落紅粉推殘飄泊無依託身薄命每當花晨月夕追憶往日歡娛心中酸楚不覺淒淒淚下耳因留生飲為唱采蓮歌一曲其詞曰蓮葉田田兮西湖深秋水盈盈兮獨汎吟零露濕兮恨難繁憑夜逗遛兮淚滿襟生顧憐之止宿焉花茵錦帳香氣襲人琳席散娛殆無其匹生樂甚贈以七律一章詩曰第一銷魂是此人飄零紅粉怨青春那

堪病起尤添瘦話到情癡太過與淚眼不揩殊格調花心猶有舊精神為憐楚楚嬌難語汎上琵琶一曲新麗人且感且泣綢繆終夜暮夢酣濃不知東方之既白起視麗人則杳不知其所之矣生恍然如夢惆悵半日不意人間有此尤物其殆為蓮花所化歟

南皋居士曰遭逢不偶淪落天涯名士美人古今同慨不圖蓮花化身者亦過來人也

秋娟

有蔡某者前清四川候補知縣也納記名提督李某之妾姚氏為蓮蓬性淫蕩且殘毒蔡有婢名秋娟張氏女也年未及笄而姿色娟好絕不類婢狀蔡頗愛之姚疑其與婢有私一日乘蔡出以煙籤烙秋娟至死以暴病白蔡蔡心知其有他故而不敢過問也薄殮而埋之亂塚中越數日張某行經其處忽聞呼冤聲且呼之為父也張大駭異細聆之聲自新塚出張即疑其女被害斷一指於蔡以識之往蔡公館左右細探踪跡得知其女為姚虐死葬數日矣張鳴冤成華兩縣且上訴於成都府其時府尹為劉某頗憨直嚴明而蔡即其撤局委員也事聞當日一府兩縣親詣葬所掘墓開棺詳驗得萬餘傷周圍約分許皆煙籤所烙刺也劉大起立撤參蔡與其妾姚俱下獄蔡僅出獄破產約二萬金而姚竟死于獄中臨死時嘗白日見秋娟來索命云

南皋居士曰忍哉姚氏也然秋娟能以鬼鳴冤且為厲以索其命事亦奇矣天下有無數冤鬼而不能盡如秋娟也何哉

柳柳齋

柳柳齋者不知何許人嘗請五柳先生傳藉以陶淵明之為人宅邊有七柳樹因自號七柳先生顧其齋曰柳齋故亦號柳齋嘗讀書齋中與古為友絕口不談時事時或對月彈琴臨風把酒怡然自適大有古來林下幽人風一夜七姑既罷明月懸天忽見一老人神清骨瘦玄裳縞衣自柳陰下來飄飄然若神仙也笑謂柳齋曰東風裏裏旬實風流肯容我來一為柳齋作伴否柳齋應曰君來自佳但不識君何以知此間有柳柳齋也老人曰柳齋人間處士天上少微方今風氣卑靡士大夫鮮有矜名節者貪榮嗜祿夠苟蠅營奴顏婢膝摧辱骫於道令人一見憤懣難堪直欲作三日嘔耳上帝特命君主張風節故以柳齋錫君昔慕君高行故欲時時過從為柳齋作

一知己耳言畢化為白鶴鑿然長鳴而去柳齋素有文名人以為古有柳柳州今有柳柳齋其見重於當時如此

南皋居士曰晚近以來士大夫鮮有矜名節者柳齋獨能高尚其志不隨俗為俛仰而卒以文名見重於當時然則為士者抑何必為此可醜之行哉

鬼打石記

茂州之南有石屹立道傍碓窩大小不等痕跡斬斬俗呼為鬼打石嘗有好事者塗牛溲馬糞於其中以觀其異明日則碓痕新鮮無復遺滓存者有人夜半聞其處擊聞鬼打聲云有凌雲生者好奇每年幽索隱必窮其竟偶過其處題一絕於石云混沌乾坤一聲開道旁殊古費疑猜補天膚得媧皇石留與人間作怪來是夜就寢夢一古衣冠人揖生而言曰吾石氏家於此者久矣昨蒙君贈詩故特來相謝耳生恍惚不解所以與之談亦風雅固鬧鬼打石說其人笑曰天下萬理之不可解者豈僅此耶因朗吟曰千刻萬刻磨不礪千石萬石打不碎有生一十二萬年磨盡乾坤傳與癡堂拍案叫絕驚而醒心知其為石神也來方既白亟往視石依然碓痕新鮮所題之詩亦不復見矣

南皋居士曰鬼打石者其事不經其名不雅而竟確有其事且有此一段奇聞真不可解亦恐以不解解之而已天下之大圖無奇不有也

無頭鬼

某生應試大幕固刑席中之師錚有聲者某廉訪署四川按察使廷之幕中事無鉅細悉聽裁決生因得以飽嘗異私顛倒刑獄不數月而致富焉有張某者業與生善一日余暑訪之生適過藩署其舊友處小飲未歸張候之夜漏四止宿焉至夜半忽聞有人啟戶入張初疑其為盜也寧惟窺一無頭鬼手提一人頭血猶淋漓張驚極掩被佯卧不敢喘息聞有聲愴然語曰不是僕運轉身向外而去鐙亦復明張起視之絕無踪影於是不敢就寢坐而待旦天甫明張將去忽其家人自藩署踉蹌而歸云某生已暴死矣張亟問狀其家人云昨夜四更時生腹痛起如厠驀見一無頭鬼一手提人頭一手執鐵鏈擊生仆地七孔流血而逝既死時惟聞大呼求饒命並張大駭異歸後來寓所親為我言之張亦幕友也

南皋居士曰某生飽嘗異私顛倒刑獄所覓者當不止一無頭鬼也此特其為厲者耳聞不是得三字令人寒心可不警哉

馬邈夫人墓記

江油城外有沙汀漢時馬邈夫人墓在焉江波浩淼雲水蒼茫斷碣沉埋荒煙無際久已不可復識矣民國初嘗有人過其處時夜將半也月明天靜四顧寂寥蕭蕭悲風掠面不禁毛髮悚懼聞有人吟云野渡寒沙對晚曛寄鴉棲樹泣紅裙拚心耿耿一腔血墳火青青三尺墳地下可憐劉俊志陰平難阻鄧家軍至今閨上秋風起腸斷江頭日暮雲其聲蒼涼悽切懷楚欲絕疑為馬邈夫人忠魂也明日四下跡迹於荒林叢草中得夫人墓碣其碑碣尚在

南皋居士曰夫人遺事久垂青史不圖二千年後忠魂猶懷故國迹聞其吟詠而得其墓於荒林叢草中豈非天哉

小燕

常熟孝廉羅生少時嘗晝卧夢見燕有乳予忽墜地折一足生因拾而攜之塗以金瘡藥束之細絹數日即愈乃飛去後數年生舉孝廉入京應春闈誤報罷居館舍悒鬱萬不樂忽見有一青衣婦自簾櫳翩不盈把衣袂輕舉亦頗覺風致詣生寓請謁自言與生有舊生疑其為娼妓也招之入詢其姓氏曰妾表字小燕數年前曾一識君面君偶眷忘之耶生曰似曾相識但一時不能記憶耳青衣婦曰盍亦細思之闔盼盼固嘗在燕子樓中也因為生歌曰樓頭吳箇好情懷丁甯仔細安排輕風吹着畫簾開小燕飛來一曲香銷紈扇半愁雲鎖金釵江州司馬青衫濕腸斷天涯生見其吐屬風雅詞曲亦纏綿感艷與為之動笑曰卿才高雅闔盼盼當不能有此風韻也固念此人若非竭蹶何緣與楚楚憐人且從何而來必係上年曾在海上某青樓中一相遇者遂不復細詰其家世籍之曰行雲流水一別數年固不圖錢塘蘇小尚能識揚州杜牧之也旅館無聊未識卿肯為不第進士一留否青衣婦曰儻君孤寂特來相伴進士之第不第於我何涉君豈以妾為趙炎附熱者耶倘蒙不棄願薦枕席坐享留之宿是夜就寢捫其足間有細絹束縛問其故青衣婦曰前以乳子不謹致傷其足幸遇恩人賜以金瘡藥束之細絹一襲而愈固留此絹以表紀念耳生信之亦不復細詰自此情好益篤時而禮板記載輕歌慢舞平增百媚朝夕為歡生亦頓忘其為娼客矣居數月生將歸欲攜之行青衣婦曰妾感君高義敢委身事君君豈以君家為王謝耶地角天涯願侍中饋但恐君家大婦不能相容耳請從此別容徐圖報生強之行青衣婦乃隨生舟青及門生大婦果阻之不令入且

持杖擊之青衣娘忽化為燕飛去坐始悟其為前日所救之燕也
南皋居士曰知恩報恩刻刻不忘至於留綃以表紀念燕亦可謂篤於情者然則救人不如救物矣

產奇記

有田氏婦者數產怪嘗產一男頭如貓啼聲亦作貓聲其夫以為怪也殺而埋之其次產一蛇頭如人形周身蛇也又其次產一人口長六寸許面無孔竅背復有三耳三目真啼哭聲如驍鳴狀其夫又欲殺之鄰人勸之曰彌婦數產怪是必有奇寃者彌若再殺之是重寃也寃上加寃何能已乎乃止蓬乳養之數日亦殤

南皋居士曰婦數產怪是必有奇寃者善矣鄰人之言曰若再殺之是重寃也然抑何不殺其為善以嫁之乎於產此其所以為鄰人歟

醉霞生

醉霞生者閩中人姓沈嘗僑居古寺中是夜涼月橫天秋聲在樹搖疎影竹弄清陰簷蔔落落掩映窗紗獨對短檠怡然自適忽聞窗外有人朗吟云漱院無人寂不掃老僧時為寫南華可憐一片焦心碎猶賸餘陰覆碧紗又一人吟云寒夜迢迢月

上時簡中消息少人知一生自詡惟清節飄得芳名灑落垂其一人云秋高月冷翠袖單寒遠想當日優柔綽矣亦復雅人深致不圖今日夜雨難擎芳心空悔悽愴悔各以其時而感壯懷色乃見起於洛陽勻約疑香獨爭春於上苑豈貴賤之不同耶亦有遇有不遇有幸有不幸耳即如某者風亦托根千戶侯家時與王公大人相往還至稱為不可一日無此君者其見於龍如此今則泣殘夜雨難招帝子之魂舞罷清風終聽美人之曲荒涼夜寺冷落空山每當風展月勻翅憶往日光景頓覺淒涼萬感叢生百憂交集不禁淚洛洛下然轉念豪華富貴過眼煙雲何如吾與子介節清風一夕可以千古也未識吾子以為然否其一人應之曰富貴非吾願但得閑居無事屏絕繁華時而弄月吟風自抒雅韻老我餘生足矣惟吾與子之所共適此中清趣良不足為外人道也其一人曰諾言訖笑而散不復聞有聲矣生歎異四顧之則無蹤跡惟煉煉翠竹相對搖影而已

南皋居士曰嵇明竹聆人聆鬼耶何其言之蒼涼乃爾也聞豪華富貴過眼煙雲介節清風一夕千古數語令人心寒彼世之終日勞形營營富貴者亦可稍悟矣 卷一終

泉畢生

波斯國王好異物嘗於其國中設一動物園命其臣博羅斯氏主其事詔曰有能得珍禽奇獸一物者封千戶侯賜金百鎰有司鄙吏真各舉異物以獻於是有司承令鄙吏馳檄網羅於大皇之野蒐集於洪海之濱并遣使四出購求於各國山林藪澤之間五洲所至輪蹄始通舉凡一毛一羽靡不搜求舉至置於園中朝夕游觀以供娛樂王以為天下之偉觀盡在是矣一日天氣清朗朝陽照和祥雲繽紛紫霧騰空有一鳥自天而降其頭如雞其嗉如燕其頸如蛇其尾如魚鴻前而麟後龍文而龜背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延頸奮翼五色相輝飛翔于雲霄之間下集于梧桐之上其鳴也小聲合金大聲合鼓王與羣臣視之均不知為何物也此鳥乃鼓翼而舞飛鳴而去有泉畢生者博物君子也來遊於此王以問焉泉畢生曰噫此鳳鳥也胡為乎來哉其國瑞矣乎王喜而禮遣之

南皋居士曰紫公子魚好龍龍降而大駭波斯國王好異物鳳至而不識均好似而非能好真者也夫抑何必博此好物之名哉

克梗克梗

客有貿子單地之拉布郎寺者逢中見一髑髏戲以海椒塞其口問之曰克梗莫克梗即聞有人應聲曰克梗克梗克梗莫克梗者蓋番語猶華語所謂棘不棘也克梗克梗猶華語所謂棘也自是嘗聞有人隨之作克梗克梗聲客乃大駭回向空語曰克梗克梗子豈將為我祟耶前言戲之耳常隨我作克梗克梗聲胡為者復聞有人應之曰吾骸骨暴露者有年矣感厚賜野悵魂魄以何報荒草空山拾薪裡而不得使仁人見之宜如何哀痛惕切也子乃見而戲之予吾將以克梗克梗長隨子矣客憬然乃尋其骨而封之是夜夢其人來謝以後則不復聞克梗克梗聲矣

南皋居士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見骸骨暴露於道而不之恤反戲而侮之宜其見責于鬼也

東方生

有楚人東方生者嘗泛舟洞庭忽被風吹至一所見有二女子風姿綽約神采清華絕不似人間凡豔其一吟曰津橋春水浸紅霞醉倚闌干眼界賒二十四橋明月夜

梳為四壁船為家其一曰百六十頃荷花田月光如水水如天春潮帶雨晚來急捲地風波心唱來遠吟舉二人相與笑曰今夕風月良佳各與子更上水心亭一望可乎於是相與攜手而去坐恩人間女子那得有如此佳麗風雅者因尾其後隨其所止而休焉既而登亭一望則見海潮平闊雲水蒼茫月映湖波水天一色飄飄而舉如霄霞波濤噴起湧出一物頭如虎身如龍尾如獅約長數百丈昂頭天半大嘯不辜大噴一聲天地震裂洶湧之潮水為之噴空方驚駭候見二女子躍入水中攀鰭而上騎於背舟而去杳然究不知其人為何人物為何物也

南皐居士曰天地之大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生之所見真妖耶怪耶神耶仙耶噫吾不得而知矣

莫丐

有莫丐者不識其名自言能知三世事真初為張氏子因通其嫂出嫂不逞殺之霸其產其嫂訴之冥司拘案勘訊得實冥司怒判曰張某圖產逼嫁不遂殺其嫂霸其產罪惡昭彰法所不宥應按照冥曹現行刑律圖產殺人罪第九章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及第二章第二條第八條之規定合併科以斬決罰變異類兩劓以示重懲判畢命判官宣讀判詞張叩頭乞憐不允遂押赴市曹處斬劓變為蛇竊念雖為異類而居處草澤伸縮自如尚不覺其甚苦一日天大晴曝日逵中寒煖長眠意懶甚忽有推車者來賣其餘臭一住直前因躲避不及遂碾為兩段致廢命魂鬼卒押赴冥司冥司查其舊案乃更劓變為猪豢主人養養甚豐飢則餐飫飽則高臥終日無事覺較蛇尤為安逸始若忘其為守法也者豈知膏粱不久遂爾肌肉肥滿羊人喜甚冬至日召屠人至某心知其將被殺也堅不出圈屠人竟操刀入殺之圈中自念冥罰已滿當復為人矣不知將往何處投生正躊躇間忽有二鬼卒至復押赴冥司臨陛發落次日冥司陞堂開曰爾知罪否因叩頭謝言已知懺悔從此當改過自新不敢再作孽矣冥司判曰張某刑罰已滿餘孽未消姑念尚知悔罪合令仍變為人使貧苦一世以磨折之用貽炯戒遂令剝其畜皮復變為人鬼卒乃牽張至殿下綽之鐵鉤而剝其皮鳥痛甚因大號咷有一鬼曰盍少留之以為標記鬼應曰諾皮未剝盡而刃之斷焉乃往投生莫家其足尚一有蛇皮一有猪皮人皆見之來乞食于市實自言其前世事以勸世焉

南皐居士曰幽冥之事渺而難知余初不信冥曹有法律也今觀于莫丐之事乃知冥律森嚴可不畏哉

楚某

潮水之南有楚某者蓋農家者流一日盡發牝犢至一所皆見翠竹陰森茅廬掩映小池旋碧曲徑通幽遊人往來其中三三兩兩不一而足坐者臥者行者立者臨風把酒者倚闌咏歌者曲水流觴嬉戲而談笑者均各衣裳楚楚丈夫風流楚視之咸與己不相倫類未敢徑前行雖遲其中也獨立小亭間逛盼緑陰冉冉清風徐來心曠神怡始亦樂而忘返矣俄有黑衣者數人來遊於此楚視為若己儕類也與之漫因各問姓名共談鄉村風景意甚洽也有一人謂之曰去此不遠有一所在風景清佳較勝於此十倍吾儕與子同遊可乎楚應之曰可於是相與偕行至一所則見雞落籬疎池水污濁蒼苔滿砌萋草盈墀門壁斜敝廊廡傾圮其卑陋不堪言狀相率入門四望蕭條中無別物惟有一黑衣婦居其間以石盂盛物而食皆粢糲粗糲之品也見楚等入喜起而延之命環坐啖飯而黑衣婦慈眉頻顧嘖嘖不絕如腹痛狀須臾攣生子女數人則楚與同行輩不知何以忽變而為猪矣楚心猶知其為人也乃大怒走出不食視棚角間有隙逕由此出墜糞池死焉復尋舊路而還至其家則其身死已五日矣既復活其家人扶而出之棺殮亦無患今其人尚在云

南皐居士曰磁石引鐵氣相感也楚見衣裳楚楚者而不敢相近見黑衣者視為與己同類乃變而為猪其愚亦可憐也然其心猶知之不食而死其人心固未喪也世固有早無人心者矣

杉樹記

青城上皇觀古之金華宮也相傳為唐時金華王真兩公主修煉處內有飛龍鐵瘤高約四人重可千觔的是公主舊物前清同治初始於地中掘出者門外杉樹二株大可十圍鐵幹虯枝蒼蒼鬱鬱亦唐代植物也有土人某利樹值欲售之一日忽有一道士大其耳短其足腹大如甕面色黧黑皮肉森皺形容甚怪詣某門請謁自言盧氏問其從來則云家於此已千有餘年矣因從金華王真兩公主修煉得隱身術不與世人相接者垂八百餘年頃遊戟局遇聞木多子有難將往救之而力不逮也特為來此拜乞大護法其一為力耳某因問木多子何人且何能為力道士曰是亦兩公主舊日侍兒也因為吟曰曾是當年手自栽幾經風雨苦相摧千尋獨立撐霄漢陰有鬼神呵護來吟訖倏不見某驚異因念木多者杉也且味其詩詞俚非謂廟

前杉樹寺。焚蜂念那得有如此神異。遂不之信。是夜。忽大雷雨霹靂交加。竟將其樹半中劈為兩段。明日視之。猶有雷火燒痕。其識遂寂。或謂盧道士蓋即飛龍鐵爐也。

南皋居士曰。千年法物。必有鬼神呵護。盧道士鑿鑿言之。而某不之信。其樹竟為雷劈為兩段。亦異矣哉。

狐女

唐梅生雪橋。客蜀之古閬人也。客於滇南。道經野西。一夜露宿於道。夜半。聞女子哭聲甚哀。心憐之。過而問焉。女曰。婢子胡氏。家於南山之南。聚族而居者二十有餘世矣。吾祖孫父子。伯叔兄弟。諸姑姊妹。計四十餘人。固儼然大族也。吾族風尚文人。以為文明種族。焉北山之北。有滄浪君者。其族甚強。其人皆尚武。而其性最殘忍。吾族非其敵也。昨率其子弟十數人。刻吾家。吾祖父死焉。吾兄弟死焉。吾姑姊妹又死焉。今惟吾獨存。是以悲耳。唐曰。以子婷婷弱質。虎口餘生。又滋他族。實偽處此。倘復來。其何以自存。盍亦去之乎。女曰。吾家夷戮殆盡。抑何忍獨生耶。但大仇未報。不敢遠死耳。有能俾滄浪君頭者。吾願以身事之也。未幾。公子亦肯為力否。唐曰。吾家世習武。自吾祖以來。名譽尤著。人稱為得少林寺家法者。侍其來。姑試之。女叩頭謝於是

女從唐居。是夜。唐砍押之。女曰。婢子既以身許公子矣。婢子之身。固已屬於公子也。今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公子尚未能為我報之。遲爾若此。是迫人於險也。竊為公子不取焉。唐大慙沮。不忍迫之。明日。滄浪君果至。女以告唐。乃短衣束帶。馳伏於道旁。弩以伺之。既至。射之中其一目。滄浪君負痛而奔。復射之。透其腹。死焉。餘眾潰逃。視之。則一巨蒼狼也。女感謝。遂從唐歸而為婦焉。唐始知女為狐族也。

南皋居士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而迫人於險。狐之所蓋。狐固有能識大體者。然則穹廬狼性。毋過豺狼也。

張琴舫

鄞中王宝字雲根。丰神俊雅。文采風流。亦一時之秀也。鄞有張氏字琴舫者。李氏婦也。年與生相若。而姿容雅潔。舉止安嫻。饒有大家風度。余遇人不淑。常鬱鬱不樂。讀生詩而愛之。因念倘得嫁與王郎。固宛然好逑耦也。生亦雪聊其才貌雙絕。而與之剸戚。卒為偏深。為抱憾。生曾有詩云。桃花無語怨東風。吹着深紅又淺紅。西子王嫱俱絕色。一堆塞外一深宮。蓋傳其不遇也。張亦有句云。鴛鴦池畔草芊芊。勾惹春愁二月天。才子美人空有恨。倘生鑄錯是姻緣。彼此唱和既多。鍾情特甚。而限于禮法。不敢為幸中苟且之行也。豈知恨轉成癡。劈而為厲。情天莫補。恨海難填。望秋月以傷懷。空作鴛鴦之夢。對春風而飲泣。頓消妖蠖之魂。漫使黃土埋香。腸斷斜陽芳草。青銅委地。心傷冷月空山。秋鏡台沈。玉樓人隔。情生一縷。緣訂三生。張既卒。後生亦沈鬱無聊。靡以自遣。飛花片片。恨紅粉之摧殘。細雨絲絲。痛胭脂之零落。情緣未了。魂夢相隨。時恍惚若有所見者。一日忽聞有人吟云。生前總是相思苦。死後仍多未了緣。一結同心終不解。離情只在奈何天。生嘆曰。情之纏綿。一至於此。因為吟曰。生生世世圓圓夢。南雨風風離別情。一縷痴魂天萬里。斷人腸是杜鵑聲。後聞其語曰。妾所以戀戀于君者。惟蒸君風雅耳。那知夙願難償。竟成痴夢。恨是荒畑野草。子夜興悲。誰憐青塚黃昏路。君有怨今而後。請以殘魂依君可乎。生曰。自卿去後。今我魂銷。天上人間。竟成永訣。每對月愴懷。不知解人誰索。把海棠花下。泣殘宋玉秋風。楊柳樓頭。學斷楚襄雲雨。倘得芳魂來歸。了卻風流舊債。此僕所為鮮眷私藏而日夜禱祝者也。屈子離騷云。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僕效為卿誦之。乃于園中搆一室。曲池小檻。朱户綺窗。旁栽翠竹芭蕉。中設琴書几榻。以為琴舫居室。顏其園曰情園。每祭之日。必焚詩于壇以為奠焉。

南皋居士曰。王生與張琴舫。彼此鍾情特甚。而卒不至于亂。可謂能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情之所鍾。死而猶焉。亦痴矣哉。

靈石記

有鮮生者。武昌人。好石。嘗于園中堆一山。皆瘦怪石所成也。自顏其園曰靈石園。嘗一聯云。奇石太古。好花四時。園自號靈石山人。曾于浩江中得一石。形色稍纖。如刻畫美人狀。置諸園中。視為拱璧。鄰一夜。聞有歌聲自園中出。細聆之。其歌曰。江水碧兮天雨血。山色蒼茫兮雲氣赤。天為驚兮石為戚。鮮驚與語其家人曰。中原其有兵禍乎。不然。此歌聲也。胡為乎來哉。次夜。復聞其歌曰。河山騎踏兮黑雲飛。天地茫茫兮日影微。國破家亡兮。吾將安歸。鮮大驚曰。中原多事。吾家將不免于禍乎。其家人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妖異之言。不足以為徵也。未幾。而果有民國獨立之事。武昌之役。鮮家被焚燬焉。

南皋居士曰。石言于晉。左氏載之。不圖今日復見於鮮生家也。信而有徵。夫豈妖異之言哉。噫異矣。

虞美人

潘生贈仙杭州人夜泊淮上高高漾月落疎星拖映蓬窗光華四照時夜將半矣忽聞清簫玉笛推韻悠揚傳來大半止當畏聞機有二女子自雲中降語曰魏后至矣生肅然起敬同行五六女娘皆綠鬟綽約天姿國色為人間所未見者后語曰秦淮風景迥異當年歌舞樓館已成碎瓦頹垣玉樹瓊枝竟作荒榛斷棘即使麻姑一幽久已不聞潘郎何等至此因命呼諸女娘相見其一曰素心夫人其次則麗春仙子水芸仙子其次則曼陀羅君波羅蜜君又其次最少者則為虞美人后微笑曰潘生此行無異登仙矣今夕誰與為伴者麗春水芸兩仙子俱辭后曰素心夫人品行素高固不解此曼陀羅波羅蜜兩君亦復蒼老可勿復言虞美人年少風雅善度曲且好輕薄當不辭此虞美人不應似有羞意后因命左右擁之出送入潘生船中再拜而去乃為唱虞美人一曲嬌音宛囀楚楚憐人頗盡歡天明視之則惟見虞美人一株橫於艙底云

南皋居士曰秦淮風景今昔異時固勝嗜感從真解語亦復憐人

愚溪三笑圖

有陶柳愚者居愚溪自以為柳子厚後身因以為號焉齋曰愚齋曾署一聯云謾言

當世無彭澤誰得前身是柳州嘗獨坐齋中悵悵自遣一日忽聞有叩門者來自言姓郭蜀人郡守使見故陶延之入館又聞叩門聲出視則有一羽衣道士求見既入相得甚歡孔曰昔慧遠禪師居廬山每送客不過虎溪一見陶淵明與道士陸靜修談道契合不覺過溪虎輒哮吼三人大笑而別後人為畫虎溪三笑圖今夕吾三人相會於愚溪傾談投契而柳愚又復姓陶中恰有一道士良與虎溪三笑圖相彷彿持某非釋子耳我欲據為藍本畫愚溪三笑圖以為紀念可乎陶與道士皆大喜乃出紙筆孔一揮而就題曰青天萬里明月四照世事泛泛付之一笑陶與道士贊賞不已憶遠回起辭出門則見一孔雀一白鶴振翮淩風戛然長鳴而去

南皋居士曰世事泛泛付之一笑倘為見道之言不獨為愚溪三笑圖寫生也

徐十一姐

張生性佻達嘗自命為花月場中風流人物一日暮歸途中遇一女郎年可二十許蓮步蹁躚姍姍而來生戲之曰誰家小娘子如此纖纖弱質夜深行路豈不畏虎乎女曰妾家去此不遠頃聞吾母暴病亟往省視野田草露所不敢避耳生曰長路迢迢而獨行踽踽獨不虞暴客耶女曰妾亦風流情種倘得遇知己者所願也只恐

當世無顧曲周郎且若暴客來吾有衛可以逸之又何慮郎生笑曰人不易知知人亦復不易子安知今世無若周郎者乎因瞞女足女笑曰子亦暴客耳周郎風雅固如是耶生曰與之所重情不自禁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吾願與卿圖之女曰人孰無情誰能遣此特集中之行心竊羞之請與子同行至母家一宿可乎生許之遂與女偕行至一大院落茂林修竹古柏蒼松森森鬱鬱陰翳無隙門庭高廣墻壁輝煌儼然富貴人家也生猶豫不敢入女曰無慮也俄有一婢出呼曰徐十一姐偕客至矣生欲避不及遂隨女入女呼其母及諸姊妹出見因命具酒食款之盡歡而散女俾之宿巫山一度雲雨俱新生竊疑此身已到天台矣天既明視之則其身宿於蓋倏始知其所遇為鬼也

南皋居士曰染中之行鬼猶羞之人而無恥胡不遇死噫

義犬記

趙甲年五十娶妻而美其妻以為老也常不能安其室有鄰家子羅某者年少而美趙妻誘之遂私焉趙察覺之而陰識其妻曰汝以我為年老耶汝之有私我蓋知之若羅某者倘復來吾將殺之且手刃及汝矣其妻不應陰以告羅羅憚其不利于己

起乃與其妻謀而毒之死焉埋尸荒山中鄰人無知之者趙家有犬自趙死後即不食其家食士之山中守其墳雖大風雨不去也每有人過其處犬輒吁號搖尾作乞憐狀而人不之覺越數月犬乃去臥于通衢一日其縣官下鄉道經於此犬直撲馬前狂奔號如吁冤狀役從麾之不去也官疑有異諸之曰汝有何冤吾當為汝伸之但汝不能明言奈何犬乃西向蹴走卻而復前者有所指示也官乃命役尾之行至荒山中趙某墓處犬以爪搔其墓見屍焉役以告出其屍驗之蓋酖毒也然不知兇者為何人傅土人詢之亦無知之者官復向犬曰兇者為汝主人耶汝主為何人毒汝主者為何人汝必知之盍明以示我犬復向南蹴走指示如前狀官乃命役隨犬所之犬先至時趙妻方與羅某對坐飲犬直撲羅傷其足趙妻遮執杖逐之而遁緝隊已至遂將趙妻與羅某併拘到縣一訊而服皆論抵磔既定犬乃觸柱死縣人咸嘉其義具衣冠殮之葬之趙甲塚表表其碑曰趙家義犬之墓而記其事於碑陰焉

南皋居士曰義犬為趙甲伸冤其行最其情篤趙死後犬即不食其食守其墓磔既定乃觸柱死噫若此犬者其真義矣哉吾於人蓋未之見也

青雀記

廬山之西有松一株，翁鬱蒼翠，大可十畝，蛇枝鐵幹，天矯如龍。夜間時作風雨聲，蕭蕭瑟瑟，動人清聽。常有雀巢其上，孕而卵，卵而翼，翼而飛，子子孫孫，聚族于斯者不知幾何年矣。有趙然子者，結廬其間，讀丹訣，求白日飛昇之術。蓋數十年于茲。一夜月明如晝，萬籟無聲，禪室幽栖，清圖靜坐，忽聞簫笛笙管，嫋嫋傳來，悠揚不絕，如聽仙樂。趙然子乃恍然大悟，起而出門，徘徊瞻顧，俄有一赤雀銜朱書白天降，置于庭而去。啟視之，則老子道德經也。人以為神授云。

南皐居士曰：昔吳王得鴟丈金簡之書，而不能讀，便問仲尼。以赤雀銜書啟之，仲尼謂為天授，不啻趙然子乃真有赤雀銜書一事也。乃其書為道德經，啟求飛昇，無他謬巧。世之舍道德而言丹訣者，吾不知其何所據也。

鋤金記

清咸同間，有宋某者，傳者隱其名，嘗聚衆作亂，事敗，夷其族，其少子雲生逃之山中，改姓牛，以採藥為生。常值一億代之耕稼，一日鋤地，獲一雙蔽視之，乃白鏃也。意以歸牛，一無所私。牛於是在山中為富人，然竊恐其憧將來不利于己也，藥而毒之，死焉。乃大出其金帛，結納當時豪傑，與世家貴族，旬此往來，日衆勢力漸至，腳牒遍納東南郎署，累富貲甲于一邑。卿之人無不尊之敬之，瞻仰而榮拜之。牛之志願至是，蓋益滿矣。然何其家地窟湧出白鏃，較從前幾十數倍，蓋為半大狂喜，取而藏諸櫝中。逮人四出購買田地，聞某氏有礦山，煤產素旺，歲出數萬金，牛利而謀購之，價值八萬有奇，已定結契約矣。是夜，其家人聞櫝中有人語云：我輩居於此者有年矣，主人以我輩之故而致人於死，非加之以橫逆，令其產亡家破，是烏有天道者？其亟去之乎！於是相率而去，閘櫝中泪泪有聲，移時始靜。啟櫝視之，則其銀不知所之，無復分釐存者。牛含皇失措，而某氏索價甚急，乃強其力稱貸而益之。不足，又將前有產業變賣以償之，終不能繼，遂構訟焉。有司顧不直牛，下之獄，追之。後察其實無力措賠，仍將礦山斷歸某氏，牛以負債累訟，竟成窮人。

南皐居士曰：以得潭財而窮，仍令以得潭財而還，烏可欺哉！顧得為窮人而未償，憧之死，天其有佚罰歟！

咖啡僧

有頗稽者，自言為阿佛西哥咖啡僧。僧先是其父顧商貿於蜀之潼縣，有阿佛西哥咖啡朝貢還，初與顧商交好，所有金銀珠寶，概寄存其家。僧竟不知所之。顧以此大富，趨數萬一日，忽見咖啡來，既入門，不言不語，直趨婦室。顧商大怒，疑其風與婦有私，操刀入，將殺之。而咖啡已不見。其婦適正產一子，也顧商心知其故，欲殺其子。其婦曰：關既知此子為金銀珠寶而來，是固彼夙所存于此者，倘竟殺之，又加一重冤矣。他日若再來，禍將更烈，不可。顧商乃止。其子即頗猪，竟將家產蕩盡而死。僧十餘年而有陶商，陶商者，亦潼人也，嘗與脫斯克咖啡相往還。一夜，咖啡宿其家，遺黃金二十餘兩，陶商拾而藏之。咖啡既去，復來，尋金不獲，鬱鬱死于路。越數年，陶商竟白日見咖啡來，跌之仆地，箝口傳言其失金事，數日而死。

南皐居士曰：獨人之財，猶謂之盜，況攫奪之，致人于死者乎！噫！若顧商與陶商，都可以鑒矣。

梨花溪記

徐彩鸞者，不知何許人，常遊天台，忽逢梨花溪緣溪行，忘路之遠近，不覺入山已深矣。逢中無一人，惟見梨花滿樹，紛如白雲，幽鳥相逐，羣蝶亂飛，叢間則蘭若芳香，溪間則寒潭絕響，山水佳勝，迥異塵凡，徘徊瞻眺，萬慮俱清，真有飄飄乎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想。忽見一女道士，風格標緻，姿容雅潔，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冉冉從梨花下來。一若天台仙子，尚在人間者。驚問徐曰：客胡為來此？徐曰：夙聞天台風景佳勝，是以來遊，不圖得遇仙人，真仙緣不淺矣。女道士曰：小刹去此不遠，肯到彼一憩否？徐應之曰：可。乃隨女道士從梨花中紆曲前行，約二里許，見有一古洞洞旁一廟，小屋數楹，柴扉掩白，雲深鎖清風，與俱梨花繞屋，落滿庭階，覺幽雅異常。入門，則有一老道士，瞑目靜坐，有二小童各持梨花一枝，立于其側。女道士揚徐曰：勿驚，此徐因立以俟之移時，老道士啟目曰：客至已久，獻茶否？女道士因引徐參謁命之坐。少頃，小童捧茶至，香浮茗椀，中祿梨花飲之，覺芳美適口，心腸俱清。俄而飯熟，中亦祿有梨花。老道士謂徐曰：此猶屑飯，必食之，當不飢。徐一飯而飽，因喜戀不忍去，遂止焉。居數月，忽思歸。女道士送之行，贈以梨花一枝，囑之曰：謹持此，當不忘也。乃出山而歸，至其家，則房屋田園，迥非昔日。見有一老翁，年可八十餘，鬚髮盡白，扶杖而出，問客何來。徐具言所以，則其七代孫也。乃憬然悟，居數日，復入天台，復亦不復返矣。至今客有過天台者，詢之，盡不知有梨花溪云。

南皐居士曰：劉阮過天台，仙子復還家。徐彩鸞所遇者，殆即其人歟？抑別有天台

仙子歟仙緣不淺蓋有夙根而彩鸞起迓矣

覃鶴澥

蜀人覃鶴澥官于粵東有園產而通其弟婦出嫁者誣以姦陰以重金賂覃覃受之臨訊遂不直婦判曰夫既亡而不節守之謂何婦已寡而不勇義將焉有既不能安于其室斯不得享有其家遂勒令改嫁婦悉喜立于堂上引刀自剖其腹而死事聞覃以此被黜回籍歸數月忽見婦來與至腥血淋漓顏色慘淡時則寒沙亂飛怪石狂走陰風凜冽尸氣逼人覃及其家人俱見之覃驚而奔既入門直撲覃跌之仆地吐血數升而死

南皋居士曰斷獄不慎將有冤獄況受人之賂而誣人以姦者乎若覃者一死殆不足以敝其辜也

彭蓼雲

彭生夢雲楚北人遊東瀛還泊舟鄂渚忽被風吹至一所人烟稠密世界繁華中有公園一所風景佳勝朱樓綺閣水榭涼亭曲檻迴欄小橋平沼球跡落落結構雅麗其間則綠柳垂陰新荷漾碧花光樹影掩映參差其花則有凡品之蘭富山之桂洛

陽之牡丹波斯之茉莉天台之杜鵑楚南之靈鼠以及茶蘼芍藥秋紗春羅蝴蝶驚鸞奇異毳無不爭妍鬬靡各極其麗其果則有洞庭之橘交州之荔大宛之蒲萄葡南之荔枝西域之胡桃宜都之枇杷他如鴨卵鳧跖龍牙雞柳頻婆各遝龍眼波羅庶品異陳萬彙齊集其他奇花異卉怪石靈芝尤為美不勝述其境界寬闊清幽雅致彷彿東京日比谷公園光景更有騷人墨客題詠其間皆刻以石各署題者姓名其一為魏武帝短歌行其次為曹子建七哀詩其次為歷子靜贈又其次為猶叔夜幽憤詩其最後題者則為班婕妤怨歌行生流覽久之因念此間當是何地何以所題之詩除短歌行一首而外則皆幽怨之作也正若暮花拾翠紈紫拖青穠還其中往來而不絕者遊人也坐而釣立而觀登樓倚檻臨風暢懷行行而歌咏者遊人樂也生亦顧而樂之留連不忍去俄而陰雲四合大風捲地花為之摧樹為之折樓臺亭閣為之震動生則飄飄然如列子御風而行而不知其所止矣移時風靜開目視之則依然在身中也然終不知其地為何所焉

南皋居士曰少所見多所怪彭生遊東瀛還當自謂多所見矣乃被風吹至一地所見之奇幾為五洲僅有者而卒不知其為何地其見亦罕矣怪云乎哉

白雲嬉

廬江白雲嬉好遊常遊名山踪迹殆遍意得遇仙人遂將隱焉由太華而還登衡嶽入天台南至峨嵋卒一無所遇而歸心常怏怏於是結廬而居悟靜談玄杜門不復出一日方煉丹忽有道士丰神特秀衣冠甚偉持洞簫負短劒長歌而來叩門求見其歌辭奇古多不可解白以為風塵中俗道士也固卻之道士復長歌而去俄而丹爐火熾延及於屋火中有無數魔鬼遊行大小不等有高至數十丈者白駭而奔出門則見道士緩緩前行去尚不遠追及之道士顧白而笑迴顧間忽見有一赤龍自火中冉冉而升天矯夭測蟠繞空際須臾又有一黑虎自火中出與龍相戰勢甚兇猛烈焰飛騰煙雲黑闇莫辨東西道士以劒一揖虎降龍昇雲收霧散大滅煙銷從眉毫間放出一道光明照澈大千世界群魔隨滅絕無影蹤屋仍如故白乃大驚異知道士為仙人而其形容又絕類純陽遠長跽請教道士語之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頃間所見靜而求之道在是矣言訖倏不見惟聞簫聲嫋嫋天半傳來白乃望空拜謝此後仍居廬間修煉復數年則不知所之廬舍亦不見人以為拔宅飛昇去矣

羅生

南皋居士曰道高一丈魔高一丈凡一切邪慾念念皆魔鬼也伏得羣魔乃可至道蓋明示人以入道之路也求道者慎毋忽諸

羅生

有羅生者家于浩陵江邊好為慈善之舉一夜就寢夢一古衣冠人叩門入揖生而言曰君善人也頃有蛟龍為害吾家被淹溺已作隣矣而浮之江矣尚乞一為援手生曰諾醒而異之而不知來求者為何人且何能為力遲疑者久之忽轉念已諾于人不可失信屢起乃引船泊江岸佇立以待俄而江水暴漲有紅漆棺材浮至生亟命人撈之至岸上將易棺而封焉啟視則其人如生其衣冠蓋明代制度所服也厚殮而瘞之是俄復夢其人來謝且曰君之惠不令微臣漂溺葬于江魚之腹中吾將請于帝矣明年止月元夜必有以報君惠也生謙讓未遑屆時其婦舉一子生甚感異命之曰明生蓋紀其異也事在民國元年

南皋居士曰惟善可以格天至誠可以感神羅生閒夢中人誥而即引船佇立以俟何其誠也且易棺厚殮而瘞之非仁者而能之乎其受報也宜哉

普賢洞記

南甯之西南有真峯山高林幽秀蔓花木繁瑰亦與區地山半有彌陀庵僧有普寶淵近世有遯生者不識其姓名因自號遯生時之嘗隱居於此一日有一道士持黃金百鎰白璧一雙與之曰得此可立富遯生笑曰子之以金玉遺我也子豈以是為可寶貴耶吾視金玉如敝屣耳不受復與之堅曰昔張子房從黃石公得此書輔漢定天下後封留侯檀此可為帝者師遯生愈然作色曰吾子何自視之高而視人之卑也子視遯生豈以終南為捷徑者耶丈不受道士乃與之劍曰吾視子志念已堅吾以此助子成大道耳遯生喜拜而受之甫入手其劍忽化為龍遯生乃舉其鬚乘于背冉冉而昇蓋仙去矣或謂道士即普賢所化也

南粵居士曰名利關頭最難打破遯生侃不以富貴動其心其道心為已堅矣然亦安知道士非以術試之乎倘一念偶動則富貴必不可得而況于成仙乎

漱雲生

有漱雲生者黔陽人築室羅公山下隱居其間是庵獨坐園中忽見有人馬數千皆長不及尺馳騁於花台之上戰鬥於山石之間行陣森嚴步伐齊整俄而散隊圍獵得兔數百滿載而歸由衛園而出至牆陰忽不見明日掘地得蟻穴見大蟻以萬計知其即為夜間作怪者乃掘土而掩之作文以告曰伊斯蟲之愚昧死化物而異靈既能明乎陳法復敢弄乎戈兵抑胡不道遥于封壤盛伏于水濱而乃其醜之不堪破與人而爭衡是用預頒申禁戒爾子孫毋盡殲而自大其擇地而遷行為訂三日五日之約免興六伐七伐之軍必南柯之久據將北邙而空奉警庸增乎餘孽期盡殺而甘心今固非寸力之不及吾始弗忍夫不告而戕生從此怪蓮絕異日掘地視之則不復見有蟻矣

南粵居士曰漱雲生以一紙空文而蟻即遠徙不復作怪事亦奇矣何今之從政者文告偏天下而僅待尚屢不靖哉

林榮喜

閩省最崇拜天后而滄上亦往往有崇拜之者每泛舟有急則亟呼聖母有林榮喜者閩省人奉使琉球至姑米山忽遇大颶風浪排空檣楫不作倏見有黑龍蔽天而下疑為海蛇也命急槳之俄見水中有一物長十數丈其色黑其頭如牛其尾如魚其身則鱗甲森然鬚髯吹浪海水震盪波若山湧浪極天高隨黑龍而至舟幾覆舟人大駭林亟倪首頂禮天后舟人亦隨呼聖母遥見水上有金燈一盞放大光明再再而來林大喜曰天后至矣俄而風平浪靜其物不見燈亦隨滅但聞水上笙簫鼓樂之聲移時始靜云

南粵居士曰崇神禮佛新學家謂之迷信然亦往往顯靈若僅有憑據者禮經云有功於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當黑龍破天波翻浪湧之際而能以金燈一盞放大光明非所謂禦災捍患者乎真於淫祀蓋有別矣

蘆荻秋

襄陽漁父捕魚為業常棹舟大江中舉網垂綸得魚沽酒江湖作客烟水滿家時而扣舷鼓枻高唱漁歌放浪中流此樂何極始不知人間有老死事一夜秋風在樹明月橫江雲水蒼茫波光萬頃舉酒獨酌臨風暢懷不覺興與情來恰然有感乃歌曰夜月明兮皎皎蘆花今霜高霧重天地兮一白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哀以怨其情幽以思悲嘲鴈鴈懷故侶絕遥岑水天一色夜靜漁人斜倚蓬窗放參四顧正不知此聲自何處而來忽見一女郎年可三十許體貌修潔姿容嫻雅雲鬟縹翠蓮步凌波舟舟自蘆葦中出過舟中撫漁父而言曰江波浩渺夜色蒼涼獨坐孤舟長歌短咏子獨不嫌孤寂乎漁父曰以吾獨往獨來于天

地之間浮沈于江湖之內與波上下忘情人事魚鷺鷗皆吾友也雁鳧鸂鶒皆吾儔也何孤寂之有女曰漁父真高雅哉會心處原不在遠也惟此江上清風山間明月吾請與子共有而樂之可乎漁父曰聆卿雅曲是亦同心不知寒夜迢迢江天空闊卿從何來女曰妾蘆氏小字荻秋家住蘆葦洲邊少失父母長而寡居自憐薄命每對月愴懷臨風興感唱蘆葦歌寫我幽懷亦聊以自遣耶漁父心憐之為之沽下酒迴燈傾謎竟夕天明視之不見其處惟蘆葦蕭蕭秋風瑟瑟而已

南粵居士曰漁父所遇之女子其人耶鬼耶抑蘆葦之妖耶何其情懷幽怨乃爾也聆其所述亦可憐矣哉

楠妖

禮經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夫其常之謂反亦由乖戾之氣有以召之耳江北賀家有楠一株二百年三月其實垂垂家人以為瑞也一夜聞樹下有人歌云今年楠柚垂垂熟家人含笑主人哭不知明年楠柚特主人家中更有誰歟暴使覺之解隱隱賀某聞之不樂甚而為疾至明年三月而逝臨死時召其家人而語之曰汝知去年三月楠實之義乎其家人曰何謂也某曰楠者訣也水訣之意也吾殆不起矣

因歌曰橘柚垂垂兮吾將縛兮其與世當辭兮歌畢而卒或云橘妖為祟也

南皋居士曰凡物不以其時謂之妖樹下之歌其殆有物以憑之者耶和氣則致祥乖氣則致異君子於此修身以俟之庶可化乖戾而為祥和妖何有哉惜乎質某之不解此也

青衣童子

辛亥夏五月有彗星見于西南入井鬼之野越二月而沒有青衣童子妖謠于市云彗星見四川鼈琴星沒乃兵出未幾而川中有蹈事之戰七月天赤如血復謠于市云血濺天河戶積滿車殺人如麻從歸無家衆聞而惡之競操刀逐之忽化為青蛙飛去

南皋居士曰星象顓于天童謠應于市其事豈偶然哉謂之為警世也亦可

狐仙

西番風俗每遇會期則男婦老少各盛粧艷服相聚于野唱蠻歌跳鍋莊歌音徽鏗舞袖郎當亦頗覺別有風致漢人亦常攜酒其間嬉戲笑謔觀取樂東閭賜芍大有淳洧之風夜則露宿于野不辨男女也天明而散有郝生者聞其樂往而觀之見有一少婦眉清目秀容顏嫵媚雖非國色天姿亦屬屬中矯矯生愛而狎之作野鴛

鴦鳥意快甚明日女欲隨生歸生素懼內謂之曰吾家有婦恐河東獅吼耳女亦能為漢語謂生曰君家大婦亦猶人也妾當執婢子禮奴謹事之寧有不相容者哉生曰子必欲隨我歸他日毋自悔也女曰諾於是女隨生歸至門生大婦果怒持杖逐之女笑謂大婦曰夫人何怒之甚也吾不過為婢妾具盥敷與夫人敲體哉請納之灶下聽從驅使倘不如意妾再去未為晚也婦見其詞委婉怒稍霽乃笑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遂納之女朝夕服侍甚謹一夕生欲與女同宿女不可曰把衾與褥妾之分也豈敢僭大婦哉生益敬之自是大婦聞其言甚憐之使生與宿女辭再三婦笑曰吾豈若醋婆耶子必欲讓子固愛我矣人其謂我何女乃與生宿自是和好甚至門內不聞詬誶之聲里鄰有一妻一妾者咸艷羨之而不能學也生家亦自此日富居數年一日忽謂生曰妾與君宿緣已滿將從此永訣矣生大驚問其故女曰實不相隱妾非人乃狐仙也因在瑤池視蟠桃偶動塵念謫降人間因與君有宿緣故耳悽委曲相訴今塵劫已滿應仍歸仙界矣生及大婦挽之至泣下不可見其乘白雲冉冉而去

南皋居士曰人無不可以誠感者狐女以誠自居則妬者亦化而為讓讓之為德大矣哉

狗人

西番哈勒克有一女年已及笄尚未字忽有一少年負販來自言姓劉品貌亦頗修潔女與之私遂贅焉每聞虎豹聲劉輒懼伏地女謂其胆小恆呵謾之不覺其有異也逾年生一子其頭如狗其聲有屬女以為怪棄之野而鷹隼所食劉心銜之無如何逾年又生一子其頭如狗其聲有屬女以為怪棄之野而鷹隼所食劉心銜之無如何歌出諸口適時與婦反目婦怒撫杖逐之觸其頭破忽變為狗正驚異間見有披甲執鉞者數人來婦立闔之或傷或死則俱狗也從其女更嫁與西番大酋速乃為婦遂終身焉

南皋居士曰狗而為人其心則猶狗也撫杖逐之其形立現彼搖尾乞憐者不至現形特未遭以杖擊破其頭者耳

劉某

有劉某者崇慶縣人清光緒中一日往渡江時船尚泊東岸也大江橫隔滾滾東流涼風滿天清陰在地意殊倦甚乃掬石而坐以待船至不覺就寐恍惚船回西岸行人爭渡已滿載舟中矣庀帆高挂一葦輕行故舟中流擊楫聲咿嘎隱隱已遠之不及忽忽

聞艙中有人語曰劉某尚在岸上邑少待之今其同舟共濟也有一人應之曰劉某不在數中其死地當在味江河俄而波濤洶湧人聲騰沸撼搖山岳如走雷霆驚駭而醒視之則江中舟覆同赴深潭葬于江魚之腹中無復一人存者遽起而歸喜而復憂然不知味江河為何地竊以為夢中之語無足深信者後二十餘年而路事以起川西南間兵禍騷然避難青城山中遂偽四川靖疆忽遇一麗人招往其家則見錦幕繡帳綺筵珠簾玉几琥珀翠帷紗幔堂上珍奇古玩鋪設一新少頃酒食畢具珍錯襍陳麗人侍之飲殷勤甚至不覺酩酊大醉酒醒則身在荒山中所遇之麗人亦杳不復見矣遶阶雪峯環繞野樹蒼茫蟬鳴在陰鳥飛不下俯視江灘碧無際荒烟野徑不可復辨更不知此身在人間天上也正徘徊間有荷樵者來問此是何地樵者應之曰味江河也劉忽憶前事顧驚異樵者謂之曰從吾來可以出此山子獲免于難也因導之行約數十武復見麗人歸而泣以手援劉劉喜雖從之行樵者乃長歎一聲遂去劉竟墮江死當時有入山鋤藥者見而急援之已不可復救矣

南皋居士曰人之死生風所鑄定夫固有數在也然使修身以俟之其數亦未必不可逆挽劉既明知其不得善終神早有以示之矣乃已至死地而導之不行援之不

可終為女色所惑何其不悟之甚也

結結博喇斯

灌縣城內真武宮有巨蛇盤蛇之大不知其若干丈也其名為結結博喇斯縣中士人常扶乩于廟前臨壇卻書其名故得以知其名同時有劉雲霞者蓋女士不知何許人疑亦仙家者流亦嘗臨壇與諸士人相唱和而獨屬意于博士名謝輔君者與之唱和尤多一日正扶乩間劉雲霞忽書曰項探得結結博喇斯將為患於謝君也姑避之謝因問何法可解劉乃大書云蛇只宜解不宜結君子避凶小人尋凶遂去不復與言謝思惟雄黃可以避蛇遂取一劑食之盡病魔沈江死蓋中雄黃毒也其蛇在真武龕下人以為真武侍者也商人熊筱樓曾見之謂其大如柱云

南皋居士曰鬼宜解不宜結君子避凶小人尋凶數語直涉世金鍼也謝博士不能其言而妄希倖免卒以中毒病魔沈江死蓋自取之也

陳仲宣劉茂父梁十一合記

世俗天堂地獄之說妄誕不經然禮經所載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與西人靈魂之說為近而非釋氏天堂地獄之義不謂其事乃確有可證者以吾所聞有三人焉

其一直隸陳仲宣能文章數品行以孝友名舉孝廉方正忽得暴病恍惚若已死自覺踹屋而昇冉冉至天半則見祥雲縹緲紫霧飛騰龍笛鳳箜鸞驂鶴馭絡繹不絕儼然西天極樂世界正閒行間有金甲神阻之謂其塵數尚未盡不應來此命一小童引之還至宅而甦則其身死已三十須臾矣其後出仕以循吏稱一襄陽劉茂父性情忠厚亦鄉黨自好者滇雲為儒篆史一日晝寢夢魂覺已死出門而去彷彿至一所在中有城郭萬家烟火屋比魚鱗行人往來偪僪提攜不絕于道與人間無少異緬至一古廟上題鑒觀二字扁額其中則陰風凜冽寒氣逼人望而生畏劉欲入其中有修葺扶杖者出謂劉曰國胡為來此劉乃尋舊路還死而日復活復仍守其舊溫飽一世焉一蜀中梁十二蓋綠林有聲者也寄死而復生自言初死時覺地中有一穴如井狀墜而下愈行愈狹黑闇異常跼躅不能起直至最幽處遇其祖若父以杖怒逐之恍惚不知所以騰躍而上則身猶在床也其後以搶刼豐業為張少齋統帶拏獲正法蓋人之生也魂魄附于其形魂主作夢魄主作惡及其死也魂則歸天魄則歸地此善惡所由分而天堂地獄所由判者歟吾是以連類識之以資印證焉

南皋居士曰三人之死同也其所行之路所至之地所遇之人則不同其復生亦同也而其復日之行為及其死則不同死生之際善惡判焉人可不以為鑒哉

石室記

灌縣之西南有大面山巍峨峻拔高峻連雲橫亘百餘里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每當月夜山半有無竹鐘鼓聲故世謂之仙山也為昔時羅真人隱居之所又隋嘉州太守趙昱與兄弟隱居於此故亦名趙公山傳聞有神仙踪迹杳不可測時或一顯其靈異舉亥秋蜀中路事發難有鄭波愚者漱浦人時客于灌聞變避難山中忽得一石室中有鐵匣紋理精緻光彩奪目殆數千年法物也欲之得素書二卷皆蝌蚪文字一字不可識思欲取之歸質諸攷古君子俄而陰霾四合風雨驟至見有一黑虎狂奔而來哮吼一聲山岳搖動天地震裂鄭駭極拜而封之則雲霧頓散風雨漸止虎亦不復見迴視石室則危崖高峙壁立千仞蓋非人迹可至者

南皋居士曰素書既不可得且一字不能識抑胡為而使之見之哉鄭殆有仙緣而信道不篤者歟

出蛟記

灌縣之西北皆山也其西北之偏為玉屏山沿山脊以為城俯山麓而為宇其間則文廟之所起而學宮洋池之所在也清光緒中一日夜將半忽聞山間湧泉如注由棋星門傾入學宮牆壁俱潰沉溢四海居民廬舍淹及其半出城則橫流四溢波濤洶湧汪汪一圓以數百畝計來入於河而復止是夜天大雷雹有人於電光中望見一物長數丈大如柱兩目如燈天矯如游龍湧水而行或云蛟也至今玉屏山間其污池尚在云其時有陳某者建劒匠也居學宮畫見水漲突起負其母居復房樓間次負其妻次及其子則水大至而前房門壁沖沒矣其復舟乃無水人以為孝感所致云

南皋居士曰大孝可以格天陳某一念之孝遽能感神抑何其如響斯應也人欲遇水火刀兵中而不死必也其孝乎

桃黃仙

湘潭蔣生學熹清咸同間洪楊之亂流寓滇南之點蒼山古寺中其山前襟洱江背環漾水高千仞廣數百里有峯十九蒼翠如玉備極林泉之勝真太和之偉觀也生僑居其中倘祥于天地之間放浪乎形骸之外庭除入靚扁日月時而餐霞飲露時而飲酒樂其所樂殆未忘其為作客矣偶念故鄉萬里遠阻烽烟聽到夜雨簫蕭

不免頓生感觸乃填蒼山溪詞一闋云蒼山春雨浙浙清聲細寒透薄羅衾憁聞山鶯書翦翠燈殘地煖玉漏已三更人不寐心如醉一種愚癡長天飛雁思緘征人思祇不住聲聲聞衡湘歸程何自擬衣起成斜倚玉闌干心兩地空相憶獨把遠天對吟咏再三欷歔感慨忽有一紅妝女子自外來據胡床坐謂生曰郎君聆安久矣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人生如白駒過隙何自苦乃爾耶生曰闔閭河修阻矣禍未當每念家鄉寸心如結遠在天涯不知解人誰索也女曰妾家去此不遠如不見棄妾當為郎君一下榻生曰既承關愛敢不唯命但願生與卿書無一面且未通姓名卿固多情不識卿家中人肯容一登龍門否女曰妾桃氏小字若仙前因避亂居此近遭不幸家口伶仃堂中虛無人郎君能來則兩不孤矣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耳生大喜雖時疎林雨啟月上東山清風徐來心神俱爽興致勃勃遂與女偕行不數十武已至其居則一石洞也洞高可八尺寬廣約丈八其中初覺黑闇膽膽深窅無際行數里許則闃隱隱有風聲水聲鐘磬聲野鳥喧鳴聲正不知何自而來俄頃洞盡則天氣清朗迥異人間其地四圍皆山一水環繞中廣數百畝桃花千樹燦如紅錦中有一院落卻屋數椽結束幽雅蓋即女所居也住稱異之入門就坐須臾一小婢捧茶至生視

之紅顏丹暈不施脂粉其丰神佳麗頗與其主毋相似問其名則云曼娘生因問女何從來此女曰妾本蜀產先世避厥賊亂來此後遂家焉止生宿女伴之情好甚至無何花飛如雨春色將殘女不覺傷感自吟曰幾樹桃花手自栽曲闌干外小樓臺花飛片片春光老卻恨春風不再來生曰如此多情真娘無疑花矣女曰花木榮枯各有定數祇桃花輕薄要覺憐人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生曰卿憐薄命我亦消魂遊子行踪亦何殊桃花飄泊也因亟思歸且泣下女贈以桃實一枚曰食此當身輕可以飽遠郎君歸家願也生唯之別而歸女送之出山而迎生歸湘潭計程只三日也其家人已不之識問之辭家盖四十餘年矣其後欲復往為其家人所阻遂不果

南皐居士曰蔣生所遇真玷仙歟參塵心未靜亟欲思歸復雖復往恐仙源終不可尋矣

武博士

青城之麓有武博士者好獵常雲霄大脅蒼鷹馳騁山野間從猱逐兔自夸健捷大有古狼間獲者歷後亦悔之自誓不復獵矣一日青城山間有大蛇蟠崖上昂頭天半噓氣成雲殆若將變化也鄉人觀者如堵莫之敢攖武博士乃見之而喜持鎗而往擊中其尾蛇負創而起終已不免衆俱賀其武博士神勇謂飛將軍不克擅美于前武博士大喜謂衆人曰久已廩矣零之不復講武不圖今日又作擾臂湯婦也自是復獵習以為常甲午歲中東爭戰之厄一夜天大雷雨山水暴漲湧及武博士屯居田園骨溝洩其家中人無一生存者明日鄉人往觀之則見武博士為泥沙所淤僅一頭在外鋤而出之則周身筋腰皆斷不能動作亦不能語言數月乃死方大雷雨時有人於雷光中見一巨蟒湧水至武博士宅咸以為擊殺大蛇之報云

南皐居士曰豪傑鋒鍔太露易來造物之忌善藏其鋒者乃克善保其令名大智所以若愚而大勇所以若怯也武博士自恃其勇已遭造物之忌矣乃既悔過而復見獵心喜逞匹夫之勇以與山精野怪鬥何其不自愛之甚也終以不保其身宜哉

南皐筆記卷二終

清　岷江南裔居士樹棠楊鳳藏著

泰霽雲

潮州泰霽雲素有文名霽渡江舟覆墮水中有赤鬚人導之行若大路約至一所宮殿崇麗樓閣玲瓏魚骨為柱龜骨為椽獸骨為飾銀鋸鐵以為簾懸蚌珠而照帳幌有漁節有山蒼丹抹青鍍金刻玉極臻華麗上坐一王者玄衣朱裳九旒綴冕旁列侍女數人羣臣俯伏言事若議論兵事也者赤鬚人引泰入見泰下拜王者亦答拜因命延入賓席以禮待之少頃有數人至陪之坐其一為歸玉靈其次為元長虹又其次為余仲鰲異通姓名相見禮畢歸玉靈拱手向泰言曰東海蒼龍君無道肆其威虐塗毒生靈吾王將帥師伐之暴足下高才故特相邀誠敢煩為作一檄文用伸天討泰遜謝不獲乃索紙筆一揮而就其畧曰猶惟天地以生物為心王者以愛人為念東海蒼龍君敢行暴虐殺戮無辜視穜疾如仇讎以人命為兒戲實神人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朕心竊憤之願從諸侯王後以討東海之肆吞噬我同穜者草菜衆俱拍掌贊好歸玉靈即轉呈奏王者覽之大喜賜以白璧一雙明珠十斛命余

仲鰲率武士百人送之還里至猶龍為濫者所獲乃得上岸採視白璧明珠則居然猶在也

南皋居士曰霽雲素有文名因渡江墮水而有龍王命其單檄之事鮮不以為怪者然白玉樓成而天上詔長吉修文西施葬日而地下命王炎作誄文字通神古而已然夫何足怪特世無若霽雲者矣嗚呼哀哉又安能為之辨哉

產奇石記

廣東南海鐘氏婦性好山水常往來靈州白雲之間其間峯巒岡巒林泉草木飛者走者游者泳者過此輒流連賞玩心焉契之感而有孕產一石徑二寸高六寸許光滑瑩潔透澈如水晶以顯微鏡視之其中則有山有水有亭有雲花木繁瑣樹林陰翳若山間之風景也芙蕖掩映行樂交橫若水中之文章也闔廬江海船依樹艫對而坐偶而立者游人也沙鷗翔集錦鱗游泳背而飛向而舞者禽鳥也景物之無窮風雲之萬變色相之奇異則可望而不可即也夫其蘊奇毓異山川靈秀早已默契於心應而孕育而鄂曲無形進而有形故玲瓏奇貴留影有一覺閒現大千世界之觀此具體而微者則其性情之所貫注而精神之所融結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鐘氏婦之謂乎聞此石後歸姚氏麟如麟如者尊皆李少荃之幕友也

南皋居士曰神之所注感而生物寧為千古未有之奇聞乎謂鐘氏婦特不幸產此奇石僅足供人之玩賞而已玄鳥空桑履跡吞卵安知非感山川靈淑之氣篤生賢聖以開一代之治化乎若此石者又何異焉

蛇鬬記

辛亥夏四月有二蛇鬬於江原之野羊日不解觀者如堵一蛇負而走一蛇銜而上樹望空長嘯聲聞九霄若自鳴得意狀俄有一大鷹自天至張喙奮爪怒目相向蛇亦似畧無懼意挺身而鬬射之以毒鷹乃飛騰天際盤旋久之人以為鷹之畏蛇也仰天而笑之曰拙哉此鷹也為有異而飛者不能敵蛇蜒而行者乎蛇似亦以為鷹果不能敵寧少懈而不知鷹之欲俟其懈也視之既熟乘其懈戰翼而下喙其腦復奮翼而上如是者三蛇已疲敝而不能支矣負創而墜死焉江原之野人有仵冠子者聞其異往而觀之有婦人哭於路者而衰竹冠子過而問之曰子之哭也抑似重有憂者而曰然吾家有二子一居山之南一居山之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爭鬬吾少子死於長子手焉吾長子又死於蒼氏子手焉惟老嫗獨存是以悲耳吾必

恩有以報蒼氏子也竹冠子曰嚱子抑何不知其子之惡而見理之不明也兄弟鬬於墻外禦其侮子之予操同室之戈而不思有以禦外來之侮是自潰其藩離也凡弟二人不相容又何怪乎蒼氏子哉嫗休矣老嫗無言而去

南皋居士曰兄弟相鬩終歸兩敗物且有然而況於人乎吾見古之為兄弟者起蒼豆然其之訴興鯷布春粟之譏商邱主長大夏主參胥出自帝王之家而莫之或省蒼後之人尤而效之幾何不蹈蛇鬬之覆哉

蛇鬬

江陵之後張氏居于江之南北有南張北張之號南張常富而北張常富人以之比南阮北阮焉南張有塋地常為北張家人牧牛馬者所踐蹋墓前碑碣一曳而倒南張怒召北張家人而責之曰吾家與汝主人同宗特支派別耳吾先人之墓亦猶汝主人先人之墓也汝乃牽牛馬以踐於其間於汝安乎汝主人之心又將何居而置不一過問乎其家人以告北張之子聞之而怒曰若輩張氏天早以有服南北與而乃欲以先人之故棄我牧牛馬耶率其家人執鞭扑以趨呰之而北張不之知也南張乃不敢言而最怒焉而成疾久之每飯必嘔膿病且垂死命木工為治棺木謂之

曰汝為我於棺之旁鑿一穴吾將有用也木工曰何謂也曰非張不以我為援躡我墳墓踐辱我先人吾生不能與之敵死必為厲鬼以臨其臟吾將為蛇而出之棺以為害於非張也木工從之出而語非張非張聞之乃大驚召其子而責之肉袒負荊門謝罪曰吾子不悛以致得罪於宗族是得罪先人也是則吾教子不嚴之過也因授之朴命親搥之以洩其怒南張乃起而數曰吾過矣吾過矣吾見汝長公子之不肖吾固不知汝之弟知也今聞汝言知汝誠長者吾敢以區區之故失宗族和燕致傷吾先人之心乎遂罷因留非張飲非張復再三慰之固強之食忽大嘔而吐痰涎湧出一物長約尺許視之則一赤蛇也自此病遂愈兩家和好如親支兄弟焉

南皐居士曰何姓之親自與異姓有別南張因不能與非張敵而至欲為厲鬼以食其腦怨深矣得非張一言而遂解是亦能篤親親之誼者今有親兄弟而操同室之戈者抑獨何哉

鑛異記

嘉定五渡溪有鐵鑛其產巔眡清光緒初曾於此開採有鑛師陳某者夜夢一灼爍丈人扶杖來前揖而言曰吾鑛山之神也為丁公守此物有年矣明日當親付與汝轉獻丁公須千萬珍重幸勿壞也不然當受譴醒而異之然不知所謂丁公者何人明日於鑛中剖獲一塊高有九寸約八寸許寬工峥嶸玲瓏萬狀四角開風鈴宛在真異物也明年之二月復於鑛中獲一漁者高可五十許鬚眉皇甫神采宛然頭戴箬笠足著麻鞋櫜懸竹篾手把釣竿絲綸輕舉其精緻不可言狀其時開辦鑛廠者為瀘縣童南薰鑛師巷以獻之其後塔歸丁稗堂宮保漁者歸王介卿明府董南薰聚親為我繫蠻書之

南皐居士曰凡物之發現有時而人之得與不得有數非可以智力取也觀於疱丁人之言益信

奇石合記

導江陳晚山清道咸間人博物君子也嘗閒遊江邊見有一石浮至網得之命石工剖之獲一魚長二寸許以石工攻其石不謹觸死之陳甚悅惜亟取其水煎目中物是目力精透視小如芥視微如蚤終其身無目疾年且九十猶能於芝麻上作小楷數行光緒中有高生者亦導江人嘗於江邊見有一石長二寸許浮江而至忽憶陳

氏逸事知其為異寶也亟命工人入水撈之初覺甚小而輕俄而漸大且重距岸尚四五尺許其石已卒大如簸而不可轉矣舉力士抬之上岸命石工攻之中空無一物則居然頑石也今其碎石尚在路旁同時縣城內有筠氏婦蓄居僮一女家裏亦甚饒嘗為人傭澣以自贍給一日濯於江邊見一石浮至拾而負之以歸置諸水缸中夜間以火燭之則見其石開張如蚌中有五色金龍光華燦爛頭角崢嶸揚鬐怒鱗甲森然蟠繞於水中婦大驚異亟呼其女往視已而復合則依然石也是夜其女夢一五色衣人語之曰前以游行不謹為汝母所獲今復露本相而為所藏磯實自慚形穢耳惟是修行甚苦尚乞見憐仍投我於江中他日必有以重相報也女愬之其人揖而去既醒以告其母不可女曰蛟龍豈池中物哉久蓄之恐非福倘為禍奈何其母曰是吾寶也既得其寶矣抑安可舍而棄之耶堅弗許其後石上忽現年庚兩行其一為女生庚其一則女表弟也擬女與其表弟俱病家人以為祟乃棄之江中病亦尋愈

南皐居士曰陳氏所見者一石高氏所見者又一石筠氏婦所見者則又一石其石同而其靈異則不同彼留侯之所師未嘗之所拜葬蘇之所供海雪之所藏尚未足以極石之瑰觀也天地之大固無奇不有也

桃關水災記

汶川之南有桃關焉關之四面皆山也有危崖當其衝其形如桃阻絕去路後人鑿一徑以通行人并設官以守之故曰桃關無深潭激湍之異有阻山皆陵之險洵異區也煙火數十家行旅往來商賈雜遝亦小市廛也桑田滄海遷變靡常清光緒中辛卯歲一夕山水暴漲高至數十丈居民漂沒死者千有餘人其時有陳德懋者蓋負販於道者也溯流而行至此將宿焉其子堅不可乃行宿於其下之滅底關陳問訖其子曰吾見桃關之人皆有鬼隨之繫其頸以鐵索是以懼耳獲免難同時有布販胡從興者前一夜宿於其地是日將之汶川出門而腹痛亟因復止焉夜即被難子嘗跡兩人平日所為陳事母孝而胡則盜嫂者也

南皐居士曰山崩海嘯奇災也而懼其災者動踰千萬人然往往必有一二人脫其阨以著其神異似若有主之而呵護之者天道福善禍淫蓋明明示人以向善之路也觀於陳德懋與胡從興之事益偶然哉

張生

山東有張生者文士也好為捉邪遊一日於會場中見一少婦姿容艷麗舉止妖娆峨眉橫黛顧盼生波絶不類良家子女狀生以目睨視之女嫣然一笑而去因尾其後至僻靜處女回顧生曰藏郎將安往哉生曰南山之南有麗人焉年少而姿美不施朱而赤不着粉而白其容嫣以麗其情艷以濃彼期候我於城隅吾將訪之於衆中少婦曰噫吾子何見欺之甚也子初見我於稠人廣衆之中睨我以目隨我而行遶遶乎山曲紆徐乎郊陰子亦太癡未免多情是明明為目於燕燕而反云將訪乎實實生大笑少婦亦笑乃遂生往其家既至則令生俟於門外婦先入生從門間窺之婦與姑相對語其姑聲者也婦說云遺巾在外出而招生入藏之室中而扃其門焉婦復往其姑室久不至時天色將闇矣忽見門內閒有獰一人自窺中出以手擊生生驚極不能去亦不敢號呼惟叩頭乞命觸地至頭破正危難間婦忽掩入生戰慄不能言狀但以手指窺而已婦問所以生始徐徐言所見且詰之故婦見其跡敗露已不能掩乃為生言狀且曰事已至此計將安出生曰吾素畏鬼倘求速去婦曰子既聞所聞而來自不能容見所見而去子必欲去吾將謂殺吾夫者子之謀也且將鳴諸官矣即不然子宿謂五步之內妾不能以頸血濺吾子乎生惟甚然已入

其殺中莫可如何惟恨不能作着翅人飛去耳乃與婦謀埋屍後園中共遁去匿於鄆城其處李氏家先是婦與其表弟陳某通謀殺其夫將與之偕奔事既成陳某懼而遁婦乃藏屍窺中出而求與所私者意得其人遂與奔而張生蓋漁其色而中其奸者也其後事敗婦以凌遲死而流張於代州

南皐居士曰謀殺親夫毒矣遁偕奔之願不遂藏屍窺中而剔謀與所私者迫與偕奔則又每而戕張生一人其殺中逆跡不測之禍李代桃僵好淫之報無足究者然陳某數人終亦必不免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掀宰有律逃者誅

余某

青城山中余某家鋤地得一穴穴中有土結成一物如獅形大約數圍高可八尺許余見其奇異呼土人往視群兒爭取之俄頃立盡是夜閒空中有人語之云吾守此物有年矣今被汝盜掘吾屋失吾寶藏吾職司典守上帝將有罪於我汝亦必不免余驚問曰是何寶也其人曰非龍非鸞非鳳非鶴非虎非豹土氣之精結而成形蓋王之墓也今為汝破壞矣余曰適出於不知耳吾固非有意破壞者也其人曰有意破壞者其罪大出於不知者其罪小破壞之由實在於汝薄乎云爾悉得無罪劉無辭以對其人亦不復語天空皓月閒寂無聲余歸念前事不覺悚惕因焚香禱祝向空懺悔次夜復聞其人來語云上帝謂我守藏不謹縱往盜冒山晉賢真人座下受罰吾將去矣汝無煩破壞將斷汝後晉汝目滅汝壽一紀以為肆行破壞者戒言訖而去明日余忽得風疾半身不遂雙目失明越二年而逝

南皐居士曰余某破壞之罪出於不知亦受譴責彼甘心破壞者又當如何定罪哉

王育嚴

金川王育嚴家有熟棗一蒂結實二十五枚未熟而落使卜者卜之曰不吉棗者離也未熟而落有分離之象焉一棗天數之始二十五者天數之終蒂者實之所由生也其將應在主人乎王不悅聞西番有活佛甚靈異實戚而往求之活佛云來時二十五去時二十五問君來去時五五二十五王更不懌歸至明年而果卒方二十有五歲卒之日五月二十五日也

南皐居士曰不可逆者天也而不可逆者數也君子於此靜以俟之又何求哉

活佛

西番活佛往往生於常人之家其活佛死時即為新活佛生時生之日其嘛嘛念經

扯索對即知新活佛生地之所在以活佛衣冠往迎之歸寺中遂為活佛清光緒之季松州有趙姓者其妻有身十四月而始生臨娩時數日不隕地舉衆驚惶特甚鄰人有見其家祥光繞室如紅雲擁護狀者異之以為或產活佛也急以紅毯與之鋪地而誕明日嘛嘛果至得其所在迎之歸為後寺活佛

南皐居士曰夷人以佛教為依歸故活佛之產亦往往顯其靈異然秉性蠢動尚可藉佛說以馴之不致使其悍然而不顧佛固未嘗無神於國也昌教開佛為吾道大海量即為中國正學說是則是矣柔後之為國者不能以文教化蠻夷而不能不以佛教雖異俗也態夫

瘤道士

癸丑秋八月地震聲自東南來如雷霆狀山鳴谷應天崩地裂城郭為之傾陷樓閣為之摧倒川西七八百里閒同日而震蓋異事也同時松州大風自北而南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有商人販於市置其盤秤於地忽被風捲至天半盤旋許久墜於南城樓時有瘤道士者嘗化緣於市與人言吉凶輒應因其顙生瘤不識其姓名故人以瘤道士呼之人問之曰今日地震而風主何吉凶道士曰此為兵象蜀中其

有兵禍乎曰有說否道士曰風起於松則其應當在松濱是時蜀中兵亂方熾松潘介在邊陲尚屬安謐聞其語頗詫異因問應在何時道士曰風從非卦支武為火日在尾七星中必是時也冬十月朔果有熱寇溝逆番入城劫掠之事官軍敗走之性尊道士則已不知所之矣

南皐居士曰曏道士其殆世所謂仙者乎何其談言微中乃爾也及味其所言非明於天時繫於人事者不能道其一字易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曏道士有焉

宛萼病記

醫學自神農黃帝而後日益昌明其書則汗牛充棟無疾不載然或有奇症怪病為古今以來方書所未載而無以無施治者世謂為宛萼病吾聞其一吾見其二焉成都金氏婦富家女也性素嗜雞衣服華麗無論矣其月經至時用以拭污者皆綠綢之品也嘗得一病其初則渾身痛癢皮肉間腫起如瘤若有蟲遊行其中牀醫者云風濕家當有此症其後則蟲頭從肉中出不縮入亦不盡出惟痛不可忍視之駭如醫以金石殺蟲藥敷治之痛稍劇有一老醫云蟲食桑者也試以桑葉與之若何乃如其言治之聞其蟲食葉有聲漸盡頭縮痛亦漸緩少頃如故於是鋪桑葉席上

身卧其牀聽其食飽而後已婦始悟其為宛萼也百端懺悔誓不濫用絲毫憑半年餘病乃已有周氏婦者導江人嘗生一人面瘡時作小兒啼哭瘡甚劇惟以人乳塗之痛少止然不能愈也凡九閱月而死先是其婦無子每產女則溺死之四五胎俱不育婦之患此瘡也人咸謂其溺女為祟云天彭涂某亦嘗生一人面瘡醫者以藥塗之涂輒見有鬼以古瓶其藥以故諸膏丹不效也三月而逝此蓋亦風有毒者歟尚不知其詳細云

東皐居士曰書有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世之號為宛萼病至於不可施治而死皆其所自作也若金氏婦者其尚有悔亡之存者歟

董甲

董甲者滇口人家貧恒不能自給是歲年殘臘盡俛仰無所資將往其舅氏王某家乞升斗之活以度歲也夕陽西下路將半遇怨見有一少婦在前行董尾其後至其舅氏家則天已昏黑大門閉矣少婦踰垣入董竊異之疑其為私奔者亦踰垣入隱於牆陰暗伺其動靜天光隱隱遥見屋角有枇杷樹一株杈枒四出枝葉橫生於時寒風凜凜陰氣襲人少婦立於其下不覺毛髮悚慄徹而入室與其舅母攜燈出至

樹下燈忽隨風而滅乃以索繫於樹而自縊焉董乃悟少婦為鬼巫起以刀斷其索墜地獲不死鬼嘗見董返撲之董大呼號犬驚吠舅氏開門率衆至鬼乃不見董具言狀其家人大譁厚賂之以歸出門則其婦俟於門外也董與之搆不能勝乘吹破其中指以血污之鬼仆地視之梭也取而焚之聞嘖嘖有聲其地有血跡怪遂絶

南皐居士曰梭亦能為鬼耶彼斷臂楊梭化身橋樹皆草木而鬼魅者也及其為鬼居然明目張膽與人相搏亦由人之正氣不足以相制耳世而有人若嵇叔夜者其嘗恥與鬼魅爭光矣又烏足與較哉

黃鬼簪

荊楚梁生曾廩少寒微不能娶室鄰邑有富人黃業潘者以奴僕起家積金數十萬良田百頃廣廈千間居然豪富甲於一邑有女曰慧簪才貌而姿美慧中而秀外稚攜文藻兼工詞賦恒矢志必得可與為偶者而字之焉然以門第卑賤之故世家貴族無與通媒妁者女夢中至一所則見門庭蕭索殿宇頽頹彷彿若古廟正殿懸一扁題曰梵音仙閣壁間題一絶云鳥里江湖此一行姻緣重為訂三生可憐絶代真才子倘負閨中淑俾名正沈吟間忽殿上梁木摧折而動睡即墜下有一巨人

力捽之乃獲無恙一驚而醒不解其故明日其家人自外來手持一摺扇上有鉛筆畫梅花一枝題云東風有信暗相催趙壽天寒向早開骨徹恐防人不識故撐老幹出牆來蓋梁生所書畫者女愛其丰神俊逸寄託遥深心竊許焉而陰以風示老媼媼以告其母其母曰梁生一寒至此豈足當東床選耶且吾止此女何能為窶人子執箕帚也女聞之不悅其母再三慫之且曰以吾女才貌吾家又多金何患無王侯公子作貴客也女曰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司馬長卿壁立徒身貧困者數毋見其女意決不忍拂之陰與其父謀將仿卓王孫與文君田宅故事而贅梁生焉道人語生時生窮困已甚正如涸轍鮒魚得汲引西江之水不勝忻喜婚既成親子壻禮甚卑夫婦亦相得懽甚女恒勸其讀書延譽以求通顯於當時朝議方廢科舉女乃厚出金錢令其游學東瀛五年而歸朝考得翰林回籍修墓其鄉人嘲之曰奴隸丈人翰林女壻信是生男不如生女生聞而憤之隱忍於中而不敢言也居數月將之京師買舟挈眷偕往一夜泊舟江下月明如晝天無片雲大有牛渚西江月夜光景獨倚危檣貧心黯目偶念鄉人嘲笑不覺轉羞作慚心如火熱轉向艙中謂夫人曰今夕風月良佳與汝不淺請與夫人一玩可乎慈答喜與之俱出船旁跳望因為生歌曰今

夕何夕兮寒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歌畢謂生曰昔明皇貴妃玩月長生殿皆人私警願生生世世為夫婦今宵風景正彷彿似之生曰子獨不見夫馬乎之役乎慈磬未及答生出其不意擲之墮水亟命篙師拄救慈磬至鄧大臣聞之慈磬知為其夫隕害也初不肯言固問乃泣訴所以鄂心憫之留之舟中以女視之鄂夫人尤珍愛不啻若己出也亟京後訪悉生厲所乃嗚呉輸林為求人婉辭致意謂欲贅之生正欲高舉不可得善應之居期鄂夫人以告謂其將糧壻而嫁之也慈磬不可泣曰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婢子既以身事梁郎矣彼雖不仁婢子不可以不義有死而已不願他適也鄂夫人聞其言愈嘉重之以實告慈磬乃可入贅之日賀者盈門舉徒塞巷曾王公大人宰相翰林之儔生心志滿足喜氣填膺劉阮更到天台當不是過詎入門既見新婦則居然昔日伉儷也生大驚駭亟呼有鬼狂奔而走寇屢倒置一時賓客闔堂大笑不已鄂命人曳之還數其前罪生乃恍然悟亟叩頭謝罪經衆賓客從容勸解鄂怒乃釋請之曰子即滹侯故劍安可忘也命仍為夫婦以後和好如初慈磬始悟前此夢中所遇梵音仙隱重訂姻緣之詩及梁木泰山之喪為夢識云

南皐居士曰梁生因其妻以得志及其富貴而遽忘所自來置其妻於死地何其忍也於庸世之處今日而忘昔日者以吾所見固不乏矣若梁生者亦何足責哉

雉婦

江陵王生一日獨坐於庭見一少婦啟門入衣裳艷麗容顏幼穉目光閃爍舉步遲緩頗有倉惶急遽狀呼曰君救我竟投生懷生未及與言俄見有大鵰自天降婦驚擺甚生急藏之移時鵰始去婦出謝生曰子何懼鵰之甚也婦曰此鳥為厲鬼所化吳家世仇也幸賴相救獲免於難願賣出於再生他日必有以重相報也再拜而去後數月忽有一野雉飛來盤旋於中庭久之不下生曰雉來為我福耶則飛止於庭雉來為我福耶則飛入於懷雉即飛入生懷忽化為人婦視之則前日所救之少婦也生驚異問之曰子胡為爾爾耶婦曰夙業君應感不去心亦聊復爾爾須臾復化為雉飛去生覺懷中有物探視之則遺一蒼玉時值國家盜賊蜂起有覆盆來刻之蒼弟見其家兒在水中萬頃碧波茫茫如海不敢入而去乃知此物為希世寶也

南皐居士曰衛女化為雉而梁操以成貞子化為雉而王霸以分今江陵之雉化為少婦遺王生以蒼玉而盜賊以免雉雖與人異類固未嘗忘報於報德也方今盜賊多矣顧安得如雉者家遺一蒼玉以救護之耶

鵰鼠語

下蔡侯生家有鼠為患室中衣服器具無一不為鼠所嚙蝕殘鋏者侯廣購異貓前後以十數詎皆為鼠嚙死一日有青巖者來自言能制鼠神效侯購其藥和於食以飼之是夜聞其家鵰與鼠隔壁偶語鵰問之曰子將安之鼠曰主人惡我已甚將為害於我我將徙營穴於東鄰之糟鵰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利於病今行將別矣吾請與子進逆耳之言可乎鼠曰子姑言之鵰曰好安而惡操人情也子嘗破人之牆屋毀人之什器嚙人之衣服時則靦靦於庭跳叫於室左顧右眄旁若無人此無怪主人之惡汝而毒食以飼汝也今而後是必洗子之心革子之面而後呵不然吾恐五刑之大無一穴以容汝身也鼠曰謹受教遂去以後闃寂無聲自是亦不復有鼠患矣

南皐居士曰寇盜之徒必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欲保其身而安其居蓋亦受教於德禽哉

望氣說

清光緒之季滇水之濱張氏竹林閒嘗有青氣如蜜上沖霄漢有道士過之望其氣歎曰此為王氣蜀中其將有天子乎一時傳語殆徧遠近聞之咸往觀焉有吳楚兩生素善堪輿家者流亦往而觀之吳生曰此非天子氣乃旺氣也得其氣者為狀元宰相楚生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吾望其氣蓄青蓄東方之氣也於卦為震於天為春萬物之所由出也得其氣者則當產靈秀之士然過水而氣過金而已痒矣久爭執不決把璞子聞之而笑曰吾故術士之愚人也吾聞之黃金之氣赤黃銀之氣夜正白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黛今滇水之閒其氣青春其地下殆必有銅錢也已而水決地裂獲開元錢三百餘萬君子曰抱璞子今之博物人也可以破術士之惑矣

南皐居士曰祥符瑞應諱恣之談而方外術士往往藉以售其欺奉重漢武且為其所戮尚非明理之人博物之士烏足以破其惑哉

石鏡記

粵東姚生為賈於蜀泊舟彭山之江口夜夢一人語之曰吾河神也名為石大礦君明日必獲異寶吾將血食於汝當立廟而祀我焉生諾之醒而異之天既明開舶前

行遥見有一物浮江至煞首而龜身大其尾鼈其腹獨其角其鳴聲如鼉躍而入舟舟人大駭生亟起祝曰河神將禍我耶吾將死於此物之手其福我耶則當如夢中之語忽聞空中有人語曰河水洋洋息之平之天錫汝物烹之食之生稽首拜覺曰天賜也殺不唯命乃命其償殺而烹之剖其腹獲一石如鏡其形橢圓徑四寸光華四射照澈細微隙駒野馬蚊睫焦冥無之亦塵可數乃拜謝河神取而藏諸篋中以歸至巫山峽中遇大風捲浪舸冥重暉鄰舟沈沒生舟亦幾覆忽憶石鏡為寶物或可避風出之則頃刻浪靜風平布帆無恙生始悟神語河水洋洋之意益寶貴之以為此希世珍也至寶昌過西洋人以重價強購之生堅不可是夜復夢其人來語云此固非君家物也得五十萬足矣生乃售之得價五十萬於是歸鄂來為富商一小國結構精美雕鏤盡致祀河神石大磯於其中朝夕必親焚香頂禮焉

南皐居士曰河神石大磯求血食與泰山之神石敢當求血食同一伎倆鬼神固有所憑藉也然石鏡既為姚氏而出則不當售之西洋人神又來告之以非其家物抑獨何哉意者河神殆借藉此以求血食者歟

松城隍記

辛亥國變後松夷逆命圍城者三旬城破燔其廛居民五十家文武衙署及各祀典神廟無一椽存蒼西岷頂下城隍廟在焉城破之日番兵擄新其門油灌而燔之不灼也入其中輒聞有厲鬼作叱咤聲聚而殺有欲脫城隍衣者立仆地衆畜大懼遂不敢復犯矣先有關銘新者新都人避難入松州其至之二日夜夢神召而語之曰此間將有大難非久居之地也汝其速行關曰城中之人咸以此鄉為安樂當無一人去者今我獨去何也神曰此亦却數吾為此事勞者三年於茲矣未去者則厲之使去未來者則招之使來應死者傷者破壞財產靡不為權其輕重而甄別厘定之必使無一冤枉無一倖逃而後已汝固不當在此刻數也因命判官出一册以示關上注姓名其下各有小注即係某某應死應傷應遭破壞若干之案也關叩頭謝因問將往何處可無虞神示之以黑旗關意不解止欲問問忽見有二鬼卒鎖一巨人至勢甚猛惡神亦大怒命縶之刀山俄見殿下刀山屹立劍樹森羅真有令人不敢仰視之狀驚駭而醒尚覺毛髮悚慄冷汗如冰心猶突突然亂跳甚駭異因思黑者非方之色晨起至馳出北門踰澄關過南岬出紫門關僑寓於甘肅地界至一周中亂定而後返關去之後三日而城圖

南皐居士曰陰陽一理也刻數之臨猶必使無一冤枉無一倖逃而後已今之從政者盍亦以此為政治方鍼

天帝記

長安民謝士奇一日閒遊郊外恍惚間聞簫聲韻奏鉦仗紛羅旌旗繽紛照耀從官文臣則皆紗相望武士則介冑前驅宮娥彩女以百數計風伯清塵雨師灑道謝訪間此為何人如此聲勢煊赫其人應之曰玉帝將回宮謝望神祇從接聖駕耳謝驚異方疑是夢忽僕仗去已遠不復見疑神注目則其身固居然在人間也迴憶所見猶歷歷可紀云

南皐居士曰士奇所見其真耶夢耶儀仗紛紜從官擁衛固明明見之矣謂為天帝當亦有之不然地下安得有此哉

獵者記

有獵者九人同獵於梁山之野暮見有一物如獸狀金光閃爍文采紛披山谷皆其光明林泉為之耀彩遥澗中飲水彼九人者相聚而言曰異哉此物吾九人者併力而擊之若何求俱贊成其一人獨曰不可吾獵於山中者有年矣未見有如此之異

怨為神物我戮之不祥其八人者均不可遂併力發鎗擊之其一人鎗不鳴物負創而走倏已不見九人大驚異終無所得而歸是夜其一人者夢鄧都差人拘之挫至則其八人者已併拘至矣少頃天子陞堂九人俯伏殿下問曰爾等昨日往獵山中併力擊一物有是事乎九人者皆曰有之天子怒曰爾等之罪上通於天矣若而人者吾豢畜之備等乃敢擊之耶九人聞而驟惶恐謝罪齊聲曰山野之人罔知畏忌誤犯於法望大王恕饒天子曰此事過大吾不敢與爾等作主耳大王來爾等自求之因命拘東遊請大王施庭俄聞報大王至天子急起立見大王至堂上面有怒色肩上束一紅布帶如負傷狀者九人戰慄不勝天子拱手言曰小民無知觸犯大王彼九人者均已拘至請大王自行發落大王曰此亦吾數應有此小却即指其一人言曰此人初阻之而終未發鎗無罪也可釋之彼八人者居心怙惡無一面之網可以寬其罪其殺之無赦天子應之乃釋其一人遥明日往撲其八人均於夜間死矣自是不復獵

南皐居士曰九人皆同獵者也其一人者有悔心之萌而即以免禍彼八人者怙惡不悛遂無一面之網以寬其罪可不警哉

胡麗姑

有醉漁生者傳者佚其名與梁山令其善之梁山任所縣令為之掃除館舍甚稱
帝嗣復嗽像命二僕侍之縣令朝夕必過從也聊天衰炎熱一夜裸而卧夜將半僕
睡已熟忽見有一女郎年值十七八風流艷麗迫若仙人直至牀榻天謂生曰郎君
此來未免太孤寂矣婢子請作毛遂自薦於平原君之前生正色曰子視醉漁生豈
貸徒子之流哉竊穴踰牆昔人所賤吾為縣令客洪不能右臨邛令客司馬相如與
卓文君訂私奔約也卿其遠遁恐他人見之殊不雅觀耳女曰深夜誰見之吾君豈
必賢於長卿哉生曰僕亦三生杜牧與卿相對未免多情亦復難能遣此特客中人
不能不一擊閉門不納之客人耳堅弗許女以手輕舉遂不能語言手足亦不能轉
動惟相視而笑而已乃自解羅襦上牀昵就之魚水之歡不堪言狀擁抱而睡天明
視之寂無人影窺門亦未關也錦衾猶襆麝氣尚存口底舌尖餘香宛在心竊異之
次夜復如故朝去暮來如是者五六夜尚不知其為人為鬼為狐為妖也忽念降魔
咒可以避邪是夜默唸一偏坐而假寐女忽至笑曰好箇降魔咒特奚非魔不能遁
降伏耳妾固非害君者君不須猜生亦笑而應曰卿何人既蒙惠愛固亦為我明言
以釋疑慮女曰妾胡姓小字麗姑米鉢山閒仙人也君前身為道士作中衛等妾母
遊于山為徵者所獲得遇君睹而釋之至今感不去心故令妾奉身事君報前世活
命之恩耳生因詰以求仙之術女曰神仙非人所能為者人而能仙則神仙當遍滿
瀛洲矣白日飛昇亦復談何容易漢武秦皇可為殷鑒生詰之曰卿雖為仙固猶也
猶且能成仙而況於人乎女曰亦視其來歷根體何如耳仙非蓋人而能亦非蓋人
不能猶亦有不能成仙者亦非謂蓋猶而能之妾雖狐乃有仙根者也君雖來歷不
差無仙根者也欲求仙得乎生曰神仙固不易成矣亦有延年祛病之方否女曰有
之妾為君言特恐君不深信耳生求之益堅女曰聖賢仙佛之道不外中庸子歸而
求之有餘師因授之法自此情好益篤居月餘縣令稍稍察覺之以問生不能隱縣
令曰君能令我一見顏色乎生曰姑試言之是夜言於女女曰彼風塵俗吏耳吾不
願與之見也子請善為我辭次日生以女未至告縣令曰彼以其邪我以其正邪固
不能勝正也乃以朱筆大書鎮邪二字於胸鈐以縣印笑曰彼從此不敢來矣生歸
廬所女至笑曰神仙不屢降魔咒留長寧官印數復居月餘忽謂生曰君家將有難
急歸可免異日當與君再會於金山耳生急馳歸家中果有禍聞其歸不送頗而去

其人三日焉疫生獲免難麗姑與生唱和詩詞甚多傳者不能記其後生過金山數
次輒船不能泊未遇訪焉

南泉居士

南泉居士曰簡固聚果各有果由醉漁生過猶之事其有因有果者乎觀於玲女神
仙非蓋人而能亦非蓋人不能猶亦有不能成仙者亦非謂蓋猶而能之數語拱出
真諦其真不凡矣哉

雹異記

清光緒戊戌春三月二十八日秀山大雨雹而風初擒龍之近山有蝙蝠為患曲則
雨雹居民苦之其山界居黔蜀之間前阻秀山之北後當秀山之南其非為百歲龍
南屬已梅乱雨雹之前數日百歲莊有獵者數人見山塵間有一洞洞中有蝙蝠飛
出其大縻擅千數丈知其將為害競鎗擊之蝙蝠乃復入洞次日有蜂蟻無數相率
啣泥塗之類入洞中絡繹不絕鄉人咸異之然竊意蝙蝠之不復出矣後二日蝙蝠
乃從山後遠出自秀山之南而東風雹大作雹之大幾如碗以此風力尤猛當此時
也樹木傾摧禾麥盡偃廬舍顛覆瓦礫皆飛彼六蝙蝠宋都而有鳳大蛇見御座而
為祟恐不若是之烈也起巳梅乱道秀山城越石隄至水塘鋪約二百里橫亦五六
里許其為害不可勝計至水塘蝙蝠乃為雷殛觀其時秀山城內之西有萬壽宮者
殿前鐵旛重約萬觔旛耳初向西南風雹定後則其耳直對殿上風力之大概可知
矣城東有文昌宮者亦古廟也其傍有老柏百餘株蒼蒼鬱鬱陰翳無際一時拔地
而起無一株生存者城南鳳鳴書院石倒數十武有皂莿樹一株大可數十圍枝柯
銅鹿根亦鐵錮禮懸皆盡數十斛歲數百年物也有鳳氏者結廬其下倚樹而
居鳳氏家故貧旦暮守一子以鉏耕資贍鬻素以節孝著是夜樹倒壓及其屋人之
望之者皆以為死矣而鳳氏母子安然而卧晨起始知居室為樹所壓而其身則
在樹根空中初不知有雹不知有風并不知其樹之倒而其屋之為樹壓也人蓋以
為神孝所感云

南泉居士曰雨雹而風天地之厲氣也然必藉蝙蝠以顯其威為害於一二百里間
而蝙蝠乃為雷殛雖至於鐵旛移動大樹傾倒城有江翻海倒地覆天翻之勢而鳳
氏母子方偃然高卧鼾聲如雷不知也夫豈非鬼神呵護之靈哉

桃都神記

楊子江邊有空柳一株大可十數圍枝條虬蟠蔽蔭無復生意存者行人往來恒思息

其下。道士元精子過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吾當有以扶植之。乃於懷中出一桃核。以漚泥封固。置其中。明日。忽有桃樹從柳中出。大亦數圍。鄉人見之者。咸以為神。遠近來觀者。如堵牆焉。人有疾病。禱之輒愈。有來謝生者。生不信神奇怪異。過人談及輒笑為迷信。一日過此。笑曰。草木何知。而乃使人迷信耶。樹果有靈。吾願當其禍。瀹之而去。行不數十武。雙瞳頭痛甚。俄而嘗丸大如楞柣。如病疝氣。然乃大懊悔拜而悔過。為之立圖棚於其側。病始漸愈。題一聯於棚云。昔年嘗謂天無鬼。此日方知樹有神。蓋志其過也。歸乃憑少府素與穆生善。與余相遇於涪州。為拜言之。

南皋居士曰。聖人數言鬼神矣。神奇怪異之事。左氏亦往往載之。夫豈憑空結撰者哉。鬼神能禍人。亦能福人。不之信則已。乃笑之而復瀆之。宜其得禍也。拜而悔過。病亦尋愈。神於人亦何容心焉。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宋穆生可謂能改過者矣。

石牛記

天台山間。嘗有獵者見一野牛。擊之中腹。嘗不能損其一毛。而牛亦若不知也。獵者以為怪。數擊之。牛乃大鳴一聲。山谷皆應。如走雷霆。獵者懼而伏。驚駭且死。須臾稍甦。歸而語諸婦婦曰。我聞天台之山有石如牛形。其間人跡罕至。過望之。如生數

十年前。嘗有人見其出現。後有一道士至其處。以柳條鞭之。咒曰。牛牛牛。山間一石頭。吾將騎汝上瀛洲。以後遂不復見。子之所見。得毋是乎。明日。獵者乃裹餱糧以往。將探其蹤跡。復至其處。伺之。俄見有一道士騎牛而過。歸視之。即日前所擊之野牛也。徑尋石牛所在。則不可復得矣。

南皋居士曰。石牛之神。道士之異。其婦耳聞之而獵者目見之。一聞一見。証而愈真。世之類此者多矣。是以聖人不語也。

鬼病

醫士申某。傳者隱其名。素行不飭。嘗有求醫者。牽引之至一所。入門。庭院清幽。棟宇宏敞。朱樓綉閣。翠幔珠簾。庭中列水仙花數十盆。清香馥馥。心人心脾。頗有神仙香國之想。俄入病者室。就診視之。宛然十七八歲之麗人。雖病裏形容。未覺十分充滿。而西子捧心。而顰乃若更形嫵媚。心怦怦然為之動。診既畢。因以語挑病者曰。夫人之病。為肝家氣鬱。此情欲不遂之所由致也。業砧得無不在家否。病者曰。然。大夫請為我善治之。醫士曰。六淫之病。其治易。七情之病。其治難。醫和之言曰。陰陽風雨晦明。天之六氣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所謂

六淫也。去其淫。則病已。至如七情之病。怒則傷肝。喜則傷心。思則傷脾。憂則傷肺。恐則傷腎。醫者使之悲。善者使之怒。愚者使之喜。怒者使之恐。反勝其情。其病以已。今夫人之病。為情欲不遂。必暢遂其情。病乃能愈。因以目睨視病者。覺其情已動。慾火上燃。有一發而不可遏之勢。遽來勢摟抱之。病者微露笑容。顛形嬌怯。作欲拒不拒之狀。行雲行雨。春興酣濃。覺人世間無此溫柔鄉也。已而擁抱就眠。不知東方之既白。有樵者來見之。呼之醒。則其身臥於叢林荒塚中也。驚異而歸。自此遂無一往求診者。

南皋居士曰。醫者以一身繫人性命之常出入人閨閫間。宜如何檢點。慎重而乃素行不飭。至挾論病以誘人於邪淫。使入其彀中而不覺。如此醫士。吳律不赦。宜其遇鬼也。

伍沛逵沈子蕙合記

客有自逵州來者。談及州中善士。有二人焉。皆足異也。其一為伍沛逵。一為沈子蕙。伍沛逵者。逵之利溪場人。好施予。為善恒若不及。門置棺槨。鄰有貧病而不能葬者。則施之以槨。死而不能殮者。則子之以棺。至無以為葬者。則並給之以葬地。以故乞

葬者恒至。一日有來揩顙乞地者。曰。以葬母沛逵子之地。而徐詰之曰。噫。若之乞地葬母也。不已廣乎。顧吾念若家貧。何若母之多也。旁之人聽然曰。是子有癡名。其母早殁。所葬君地也。以思母故。見有貌似其母者。則迓而舉焉。不啻若親母也。死則乞地於君以葬。今三矣。相與嗟慨久之。沛逵乃復厚贈之金而去。先是。逵州有賓興之禮。赴鄉試者。且贍之光緒戊子歲。興試。賓與苦無資。或曰。最營叁厘閘有餘錢八百緡。在利溪伍沛逵所。盍取諸於是州牧。乃遣之往。既而沛逵以簿及券來。則已因是錢。聚為會。凡得錢二千五百緡。置田屬之公家。無緣毫挪移虧短。逵之人以此共推為長者。庚子歲。逵大饑。民以艱食故。競逃親。有濟以舟載粟之南充者。及境見沮。覆其粟。將行。舟人謾曰。爾胡然。此利溪伍氏粟也。攫者曰。伍氏善人。我還若粟。舉而逸之。舟人憮然而去。其盛德之感人也。有如是焉。同時有沈子蕙者。居逵之正源場。逵之望也。其先業傳者不得。悉逵饑之歲。子蕙老且病矣。其子弟門人以子蕙名具牘於州。請發積儲以賑貧。州牧以為妄。訶斥之。子蕙不之知。而子弟門人不敢以告也。子蕙疾少間。而曰。歲饑民之窶。曷未一圖之。子弟門人則曰。唯唯。疾又間。又言之。子弟門人復曰。唯唯。異日乃枚於壩。以言於衆。衆囅然曰。君已見訶於州。未知耶。子蕙

閒地衆以實告歸索賸詞以閱。始而大慈。繼喟然曰。吾自為之耳。乃出所儲私粟以賑且賚遠之人。賴以蘇息。兩越明年三月既望之夕。天大風。以雹起蓬之西北大小劍山間。近蓬之東南鄰山而止。縱約二百餘里。橫或七八里。或五六里。或四三里。其時雖麥將熟。寬之所經。踩躪狼藉。猪如亂豸。馬子熏田。適當雹線。必經之路。雹至此。乃紆曲偪過田麥無纖損。人以為發粟救災之報云。客既去。余亦嘉夫兩人為善之足感而豬嘆天人之相感若是。其如響斯應也。乃泚筆而記之。

南皋居士曰。善行之至。可以化強暴而格天地。若沛廷子熏之行。一孚於人。一格於天。聞之者。豈其無所感發矣乎。於庶可以風矣。

南泉筆記　卷三　十七

南皋筆記卷三終

南皋筆記卷四

清　岷江南皋居士樹棠楊鳳藻著

子產墓碑記

河南鄭州有子產墓。其墓碑為孔子所書。歷二千年來。上之人無以保護之。斯下之人靡知所尊崇。又從而踐踏之。風霜剝蝕。苔蘚蒼涼。碣斷碑殘。漸成荒塚。已幾幾乎不可復識矣。清之季世。有州司牧某者。伏其姓名。慨然興吊古之思。往拜其墓。得之荒榛斷棘中。古塚雖存。碑已砌為兩段。偃仆於地。摹而讀之。其字跡尚宛然可識。喟然而歎曰。子產衆人之母。孔子萬世之師。一墓一碑。均不可漸滅。乃荒廢殘缺。至於如斯。良可慨也。彼蒼蒼者果何靈哉。言未已。俄而陰雲四合。黑氣騰空。天大雷雹。以風猶吏而怒其碑碣復巍然矗立。有不可動搖之狀。州牧其感異。為葺其墓而封守之。爰具碑以石。題一聯於其傍云。天留慈母墓。雷護聖人碑。其後司鄭州者。無不感其神異。尊崇保護焉。

南皋居士曰。蒼蒼者何靈。因人而靈。古蹟之存留。倘無人尊崇保護於其間。雖賢者之墓。聖人之手澤。終致踐踏於村童牧豎之手。天亦無如之何矣。

南泉筆記　卷四　一

貓鬼

永康匡村雲之母蔡氏。安早寡。矢志自守。事翁姑撫孤子。以師孝著。嘗於夜中。見有一女鬼入其室。衣青衣。戴青布頭巾。手捧繩索。向後卻行。正坐待之。鬼至牀前。轉面見婦正坐。遲長頸叩頭不已。婦厲聲叱之曰。去。乃泣謝而去。明日起視之。則其家中所蓄猫被縊死於後園櫻桃樹上。其後踊直立前蹄抱樹。如人縊死狀。繩索纏頸。百端莫解。乃知夜間所見為縊鬼也。

南皋居士曰。節婦正氣。蓋天地凌河嶽神猶敬之。豈區區縊鬼所能犯者哉。此所以轉面見之。而長號叩頭不已也。

王貳尹

鵑城王遐宮貳尹。名自榮。性優柔。童穉。諸有古豪俠風。與人彭薄。特夫明府。同官於奉天庚子之役。薄以其眷屬委之貳尹。駐防新民廳。聞遼陽失守。亟進城。為護其眷屬以行。去之次日。奉天亦失守。其後和議既定。貳尹復辭官。為送之歸里。由津奉間往返周旋者數四。始得保全至宜昌下鹿角舟。復行李概遺損失。舟人見有紅旗拯救。無恙。舟至巫山。復過逆風。斷其纜。順流而東。檣觸失職。幾覆者累累。及

鬼司路行且入峽口矣舟人大恐貳尹亟向天禱祝大呼曰我自奉天出蕭氏眷屬於黃死一生之中我如有過則大風覆我舟當以魂魄送之還如其無過則助我一帆風順毋令人驚駭也因呼天者再語未畢忽大風捲浪片帆輕舉少頃已復抵巫山矣舟人感以為義氣所感云

南皋居士曰至誠可以感神貳尹自奉天失守以來亦若此心只知有蕭氏眷屬而不知有身者故於顛沛流離之際不覺其言之沉痛乃爾忠信涉波濤誠哉斯言

警篤

有張湛侯者家於嘉陵江邊一夜獨步門前臨江玩月遠盼天光萬頃夜色蒼茫月映波心風來水面意甚樂也俄見有一人遊行江上如履平地形容古貌彷彿若漁翁狀藉異之聞其歌曰湛湛秋江水蒹葭葦風江天何遼濶一釣一漁翁且行且歌候忽已至江岸立於石磯仰天長嘯張顧而嘆曰樂哉漁父也因亟呼曰漁父來此其人不顧忽化為鷺鷥飛去

南皋居士曰其人即其鷺鷥即其人而鷺鷥即非鷺鷥而人即不可得而知也吾於此悟天地之化機

神童

吉林王使泉儒士也生一子三月能言既周歲凡經史所讀悉能背誦對人輒作韻語其舅雁體儒亦文士也往探之兒語曰舅氏暨我堂情意何欵欵邊得清風偶簾鉤不許捲其舅大奇之謂曰甥前身當是名士不然何以早慧如是兒云記得前身是明月不曾有意讀書來其舅之歸也兒送之云喜聞舅氏來愁說舅氏去攜手上河梁江波若有淚一時傳語殆徧人咸以神童目之嘗以楹聯詩題之屬求其作兒輒不假思索隨口語之傳者未能悉記然兒不能書寫且不識一字也將及二歲一日忽謂其父曰泰澗泉何如兒其父答曰澗泉古之名士兒尚幼未可遽如此自期他日讀書成名自不難步武古人耳兒曰兒既不能如澗泉當不復作詩文矣因誦孟子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數語自此遂不復言三日而殤

南皋居士曰此兒早慧如是前身必係文名為澗泉所感鬱鬱而死者以其父未能如澗泉之一語遂不復言三日而殤其亦有文章而無福籍者歟

江神

世俗祀楊四將軍為江神江之上下舟人筏夫多崇拜之者行舟者每遇險處亦輒虔禱之相傳荊楚江中阮家灣江神最靈蜀中孝廉王昌齡字瑞徵由洞庭遲蜀湖中遇雪久阻既出湖口舟人咸謂舟至彼畦當上岸祀之恐江中復阻風也是夜各預備香燭錢楮之屬晨起開舟山頭積雪一望茫茫大霧漫江東西莫辨少頃舟人云已到阮家灣矣俱各上岸祀江神王獨在船頭燃香燭拜禱既而舟至阮家灣始知前此為誤認阮家灣紅燭高燒樽玉山唐代昌齡開此例大王休怪下船慢過虎牙灘天將闇距宜昌尚四十里也時正月元夜王戲云阮家灣江神如有靈當助我一帆風今夜到宜昌看花燈否則不之信也言未訖忽大風捲浪排空而來片帆高挂較輪船尤快約十分鐘許已直抵宜闇矣王以詩謝云虎牙灘下片帆過駛入宜闇夜火紅四十水程心一觸何年重拜大王風

南皋居士曰人神相感之際真有如響斯應者阮家灣江神殆亦有意顧其靈異者歟

鼠怪

施道南流寓京師寄居空宅中夜間聞隔壁有人相馭而談有呼為啜莫侯者有呼為巢居公者其一人曰頃探得西隣黃東里家東倉積粟甚夥積粟之家也吾族得據而有之可以供十年之用其一人曰吾聞其家素多畜健僕恐不勝奈何其一人曰彼以其武我以其文彼以其剛我以其柔避其銳不犯其鋒乘其隙不觸其機彼雖勇而智者亦末吾如之何也與其一人曰善以後語不聞矣明日舉視牆角間有穴摇視之得老鼠數十其大者約長尺餘疑即夜間所聞之怪也嘿然曰智盡鼠也其機之尤者矣破其穴而灌之以沸湯悉斃焉

南皋居士曰善用其機者即天下之至愚者也觀於鼠之馭談施氏以為機之尤者矣破其穴而以沸湯灌之其機遂窮然則機可恃乎哉是以君子誠之為貴

張氏之園記

張氏有園地形頗狹結構清幽極一時花木樓臺山水之盛嘗燕居其中隨一小奚童焚香煮茗彈琴嘯詠怡然自適中有一所住顏其額曰楊柳樓盡一夜彈琴其間忽聞清風徐來香氣撲鼻心甚異之舉目見一女郎年僅十七心姿容幼窕嫋嫋婷婷倚樓欄獨立彷彿若出神也者張思此園中迥迥深夜那得有麗人來此竊疑為鬼急推其窗應聲曰爾何人胡為來此女驚而逸張亟下樓追之見其由朱藤下曲曲轉出至牆陰忽不見張追至其處則惟見曉香餘一株清香馥襲與適所聞無稍異

驚訝而返恐其為怪思欲鋤去之是夜夢其女來告云婢子籍貫嶺南眾君風雅故不遠千里而來賚居名園君初見辱擲子請與屢芳柳枝永從此別矣張欲問所以女已再拜而去明日視之園中晚香餘無一株生者以後購而種之亦不復活矣

南皋居士曰珠玉無腥而自至者以人之好之也張氏好花而花亦不遠千里而至乃見其為異郎欲鋤而去之其所好者凡卉耳豈真能好名花者耶

王廷鑣

王廷鑣字炳乾蜀南建昌人清時為南坪專城汎千總南坪者松潘廳分司也汎署與城隍廟密相接其後園房舍幷相通焉光緒之十有六年秋七月王忽患腳疾初猶僅不能上馬漸至筋脈拘攣不能舉動後且垂危賢者辭弗治家人亦為之預備殯葬具矣其妻劉從後園入廟默禱於神而陰割其肱肉雜湯藥以進是夜王忽夢本司城隍來拜蕭衣冠迎之若忘其為病也既入座畢敘語出一冊示王啟視之所載皆人間功過也神拱手言曰汝壽止五十一歲今汝婦為汝請命且割肱肉療汝疾其至誠可嘉汝平日存心忠厚亦無尖酸刻薄之行吾為汝請於帝矣合今汝延壽二紀以成汝婦之賢汝亦當勉厥始終無貽神羞也王亟起拜承諾神遂辭去王送之出門輒為門限所絆蹉跌而驚呼醒其妻聞以割肱之事則曰無之王亦以為夢也不復深問病尋愈次年六月天盛寺長子伯銓者見其手間有刀創痕問之初不肯言固問之乃為詳述前次禱神割肱始末王始知前歲之夢信而有徵與其病愈之所自也自此敬劉愈至頗能力為善後二十二年卒於章谷屯沿壽七十有三

王卒之前一年時駐防撫邊也劉亦於任所無疾而終

南皋居士曰其婦割肱而其夫延壽一誠之感至於如斯亦由平日忠厚之所由致也觀其禱神割肱一事神且來告矣而婦則曰無之若非其子親見其刀創痕必將終身不出諸口也嗚呼若劉者豈區區好名者所可同日語哉

水晶石記

清道統中浩陵人捕魚為業一日漁於江邊遇見一石方廣八寸許光華閃爍映澈水濱浮江而至與以網網得之則一水晶石也如獲至寶拾之以歸置諸水缸中是夜光映一室如電燈灼照者鄉鄰人咸望見之明日爭來求一視漁者出以示眾交相稱賀嘗美不已其時有利其物者說之曰此石誠至寶但寒不可衣饑不可食雖云至寶將焉用之且古人有言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恐子將以此賈禍也不如舉而售之子既可以得富而又獲免於禍其若之何漁者曰吾亦欲售之耶但不知有能識此寶者否尚有識者吾將以之獻於其前特恐明珠暗投為可惜耳其人曰隋珠和璧人皆知其珍此石既為希世寶矣烏得無識之者哉固許以百金購其石漁者利其值許之又恐被其欺也曰金來則石去不相識也其人乃出百金與購其石而去由汪邊徑過石忽從懷中躍出墮水中亟入水撈之不可復得

南皋居士曰美玉明珠非不欲自顯於世懼暗投耳抱璞自完豈得已哉此石之出現異矣漁者以百金售之乃復躍而入水亦抱璞自完之初心也君子於此有深慨焉

禱雨記

王介卿為灌縣令時灌民苦旱數禱雨不應有衣道士者自言能禱雨鄉民為立壇於蒲村道士臨壇上巫已而就寢半日始下壇云頃至天宮朝玉帝為萬民請命適過東嶽大帝往朝良久乃出疏始得上是以少延耳已奉上帝諭旨明日當降雨須地方官親身臨壇致祭以答上帝命鄉人乃亟赴縣陳於縣令縣令許之明日素車匹馬請蒲村臨壇致禱禮畢道士以劍訣為縣令書一雷字於掌中戒曰勿輕發也

至縣後發之大雨至矣縣令意不之信然恐違民意亦不敢違發亟馳回縣而陰遣人伺於壇下囑之曰如不應則拘道士置之法以為妖言惑眾者戒維時烈日爍天旱魃走地無寸雲恥曰縣令馳至中途遽發其掌天忽大雷雹陰雲四合猛雨驟至旱地水深至三尺縣令大喜亟令人馳往蒲村將道士而禮之至則道士已不見鄉人咸以為神

南皋居士曰袁道士其神耶仙耶禱雨之言何其神應乃爾也至司牧民之責者遇旱潦疫癘為民請命必以其誠至於應而後已上祈天命下順輿情縣令乃意不之信委諸陰遣人伺於壇下不應將拘而置之法道士其知之矣既雨乃欲求而禮之此其所以不見也

張相國

張相國傳者隱其名清時官大學士幼為奚所苦如勞燕雛鳩形鶴立已無復生人氣一日有一僧蒲團麈尾麻衣木魚叩門求見若化緣者與之食不受與之金又不受問所以則云貧僧宿與公子有緣今聞其病故特來相視耳其父異之令乳媼扶公子出僧以手撫摩其頭久問曰室僧別來無恙公子若會意視其僧亦如舊相識

者然不能道其所以答糊應之其父固問公子病可救不僧曰無慮但其父曰須服食何藥僧笑曰勿藥當有喜其父曰何謂也僧曰公子來恙不凡偶入紅塵慧根誤溺故合遣此厄非藥可愈也返其本來疾當自已其父曰若之何僧乃教以每日晨起作拜跪狀三十三遍午間三十四晚間三十三持久行之長生之術也言訖遽去其父如其言命乳姬扶之每日為拜跪百一月而疾輕二月而疾愈三月則精神大健較勝於未病時百日後其僧復至公子出見拜謝因問與僧相有何憂乃如此相熟僧曰貧僧與公子同在靈山聽如來說法因塵心偶動且合為清淨輔佐是以謫降人間佛門根本當貴不可忘也七十年後當再相會言訖起作別公子強留之不可俄有白鵠降於庭長嘯一聲清激九霄起乘於背而去張白是奉行其法尤好說黃白之術其後官至大學士問或懈也以故終身無疾病年七十餘精神如少壯惟鬚髮頒白一日其僧忽至突謂張曰別來七十載顧相憶否張視僧一如幼相見時遽起迎之笑曰夙承指撥至今感不去心特當貴迫人世故勞形不免頓成衰老人間黃白飛昇之術皆欺人具耳倘靈山有路吾視當貴功名如浮雲蔽展耶僧含笑贊曰善哉善哉乃以一杖與之其杖忽化為龍張乘之再再而昇

南皐居士曰相國以一身繫天下之重而好說黃白飛昇之術日為拜跪狀百其自為謀則善矣奈天下何此清之季世國事日至陵夷者歟

仙姑姑

蘭州秋名隊者當之邛峽人清光緒中戚在辛卯為迎尹於閩省寶浦縣三沙先是署中嘗有怪異飛沙走石拋瓦擲磚作驚駭人狀衣裳在笥時或失去綾羅綢緞之品數被剪壞或污損每設壇醮禳有矢其雜其中不能一下咽也前任恒苦之多方禳禱驅遣不應蘭初到任前任以實告蘭意不之信也開接印行堂事未舉印忽失去正倉皇失措間屋上有石由脊間滾至房簷泊泊有聲又弗墜如是者三蘭乃大呼曰蘭隊職雖卑小亦朝廷命官奉大憲命來守此土治此民初未嘗有所得罪於爾上下神祇而大仙乃顯然不安於署擾印以去是欺我得罪於朝廷也其來為我護印者耶吾將祀大仙於署中衆衆血食者耶吾將為大仙立廟於署後今請與大仙約如前之一說則從屋上如前滾石一次如後之一說請至於再三者兼之則請三焉語訖屋上果如前滾石者三以後寂無聲矣蘭復語曰承大仙指示一切當如命請還我印來印即從梁上墜下蘭乃於署中設位以祀之而為之立廟於署後固不知大仙何名以紙書大仙仙娘仙姑各數字置於瓶中而禱祝焉俄頃紙由瓶中飛出則為仙姑姑三字遂祀其神曰仙姑姑一時遠近來求禱者絡繹於道者火不絕署中自此無怪異蘭有幼子嘗拜於姑姑語親衆上陳列小帽鞋襪衣服之品約極精緻大小短長恰稱人有獻果餅饅頭雛子者姑姑必留其餘以遺子祀將折壇或縊必為之貿賣平匀餽餌餽餘必為之移置於房內覆之以帨生母撫育有不到處則以杖叩子脛而警之其愛幼子如此蘭公無家信甚焦灼請姑姑往卬探視頃回報云平安俄接川信果無恙并述姑姑到家時踪跡人皆見之其時有衷某者蘭之西席也素不信鬼神怪異之事作開怪論稿未成忽有磚石從樓上墜下側具甌而過仰視樓閣并無罅隙乃大驚駭遂病不能起蘭代之禱求懺悔參愈焚其稿自此服事姑姑如家神焉

南皐居士曰鬼神之為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夫子以為誠之不可揜如此若蘭巡尹所遇之仙姑姑種種神異則固可見可聞矣其殆為山精野怪之所憑藉以求血食者歟

大樹記

同安縣城外舊教場地有古樹一株高二千尺大四十圍鐵幹銅柯根鬚節錯古意盎然杜工部詠孔明廟前老柏不是過也莫能識其名亦不詳其為何代之物因其樹最大人皆以大樹呼之清光緒癸巳七月忽一夜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聚衆天地鄉人大恐明日視之見其樹倒卧於地枝枒摧折堆塞教場幾滿一時觀者如堵鄉人睹其斧斤綢繆來薪枝葉殆盡惟老幹猶存明年甲午之二月某日夜將半風雷如前時諸朝其樹則挺然直立根荄伏地如初似未嘗少動搖者鄉人驚以為神爭往祀之其後枝條復茂蔥蘢翁鬱倍勝於曩昔焉

南皐居士曰樹之大者其有精靈能得鬼神之呵護耶若此樹之已摧已折而復能樹立異矣漢飛人柳三眠三起又何足稱乎

鷹鬼談

安生濱洲病中鄰隔壁有二人偶談其一人曰南山之間有鷹鬼焉朱嘴而赤髮巨口而猿牙軀大如箕腹大如甕身長四丈有八其名曰猱獠常嚙蚊蝱以為食肉嗜血喜若雲霧是為瘴癘人觸之者其病為蠱今安生被其毒吾子有良法以療之乎其一人應曰昔從吾師遊泰山嘗最高之峯嘗見有一鬼頭大十畝高與山

麝。亂髮蓬蓬如蓑。如梭其牙獠長數寸。其爪甲若鐵鈎。其名曰貘。貘斯常食山精野怪之屬。口吐赤火。鼻噴黑烟。是為瘴毒。觸其氣者立死。以此較之。則南山之鬼。渺乎小矣。吾有利劍。可以斬之也。又安慮哉。其一人曰。使彼如魯厲之三豎。奈何。其一人曰。吾有三昧。可以燒之。彼固邪也。亦安能敵吾道之正哉。其一人曰。子之所制者鬼。鬼病者之所憑。為鬼之氣抑安得而制之乎。其一人曰。噫。子亦道家也。鬼尚有氣。吾豈無道氣乎。其一人應曰。然。我知之矣。安生之病。是在吾矣。言訖。寂不聞聲。命其家人四燭之。亦絕無踪影。明日。覺心中煩熱如火。約一小時而退。自此病遂愈。

南皐居士曰。邪之為害。惟正可以制之。彼雖能為厲。終不能敵吾道之正也。吾將舉斯意以為立身者勸。

王喬洞記

九江瑞昌縣西有王喬洞。相傳為仙人王子喬修煉之所。清咸同間。有女士名靜修者。素好佛。嘗塑如來像於家。朝夕必焚香祀之。髮逆之亂。避難洞中。行十數武。見洞旁另有一小洞。寬廣僅二尺許。窺之。覺深窅無際。乃匍匐入。不見天日。但聞香氣新鮮。路人神志甚異之。攜眉前進。愈行愈香。心神愉快。幾若不知此身在洞中也。約半里許。豁然開敞。復隱隱有天光。其間有一小池。池水清澈。從石罅中泠泠流出。掬而飲之。芳香適口。清爽異常。池旁石壁。刻有接引佛像。佛龕上有一沉香木匾。啟視之。中貯楞嚴大乘金剛諸經若干卷。讀之頗能了了。俄而崩崖墜石。聲若巨雷。甚駭異。遂向佛默禱。求暗度。須臾而靜。乃復由舊路出。則其洞實甚窄。不復滿腹行矣。既出。迴視洞口。則石壁天生。絕無罅漏。惆悵久之。出而歸。已光緒中矣。實腹中隱隱有坂。蜿十八。凡生一子。頗類佛像。坐而能言。凡一切佛書經典。聞之無不洞悉。後十年。靜修忽自吟曰。瑤臺朝氣露華清。擬別羣仙下玉京。了却塵凡一揮手。人間知有許飛瓊。吟畢。有青鸞降於庭。靜修乘之。冉冉而昇。九江唐鎮澄來為余言之。余問其子為誰。及靜修姓氏。則新而弗詢。

南皐居士曰。靜修女士。為飛瓊仙子謫降人間。有所自來。有所自去。無足異者。王喬洞中。忽有洞。忽無洞。忽有經卷。忽有佛像。則了不可解。所生之子為雛傳者。亦不能悉知。終成疑案。為可恨耳。

盧姑

廣東既初有萬山。野人馮子春者。性至孝。其母病。痢數月。立杖而後能起。既葬。廬於墓側。中夜見有小丈夫數人。眉扈腰細。面色黧黑。衣短衣。服黃袷頭。戴方巾。腳長而胫細。衆草叢容執梃而鬬。死一人。傷二人。鬬乃已。明日視之。則有一大蟾蜍偃臥於地。約長二尺許。斷其一足。腰腹間受有大創。始知夜中所見為蟾蜍也。鋤而瘞之。是夜有老叟來謝曰。吾族以不睦之故。致吾子於死命。尸骸暴露。舉扶而瘞之。君之惠也。三年將報君德。癸丑歲。南北戰之凡。馮君投之有老叟扶杖出迎之。自言姓盧。留飲酒食。殷勤甚至。酒酣。謂馮曰。吾有一女。名盧姑。年纔十六。尚未字人。願以奉君為箕帚妾。事勿辭也。馮不可。強之再三。且曰。君勿過慮。吾以此報君德也。馮不解所以。老叟曰。君豈獨忘蟾蜍之事乎。馮曰。出於偶然耳。區區之故。豈望報耶。堅弗許。老叟曰。吾子有德於人。而漠焉忘之。是吾子之美德也。我受德於吾子。而忍恕然置之。其將何以為人。吾子乃揚為已計。而不為老叟計耶。子必欲讓老叟。請死於君前。他日更圖冥報。以相貽耳。馮乃許之。娶盧姑為婦。既入門。甚和好焉。

南皐居士曰。蟾蜍亦能為人報知恩報恩。至欲以冥報相貽。蟾蜍足傳。吾見有人而不如蟾蜍者何哉。

蠱毒記

松茂山中。住有畜蠱之家。以二八兩月為放蠱期。閭邑其地者。偶然食飲。即中其蠱毒。毒發時。脏腹脹滿。周身黃腫。以死。更有夜間變為貓及蛇蜴蛇之類。潛入人家。以為蠱於人鄉鄰之間。往往有受害者。有道士張致雲者。善符咒。能驅妖逐邪。過蠱家求食。蠱家置毒於食而與之。道士默覘彼有一蜈蚣從食中出。蟄漩泉上。道士舉以釘於壁間。食已。乃去。蠱家之毒。自此亦不靈。知又有周明高者。蓋巫者流。善咒河南教亦能驅制邪怪。一夜。見有貓入其家。知其為蠱。亟以符咒制之。執而置諸甕中。令不得去。明日。其家人咸至踪跡貓所。伍周閭。係其家何人。初不肯言。以實係生貓逸走。對周笑曰。貓在甕中耳。汝自取之。其家人啟視。貓大啼泣。欲出之不得。其家人始以實告。蠱其少媳也。因長跽哀懇。涕泣求生。命周不許。曰。吾為衆人除害。取不義。將復為害於人。吾實得罪於一人。而不忍貽害於千萬人也。其家人泣而去。周以沸湯灌之。貓逸。死於甕中。開蠱家少媳。是晚四體厥潮。血肉淋漓。滿牀榻以死云。

南皐居士曰。世之為毒於人者多矣。固不獨畜蠱之家為然也。願安得如道士如巫

師者。偏遊大千世界。為人除害故。

狐仙

黎仲仙道元者。吉林之伊通州人也。一日出遊。見一少婦姿容艷麗。衣服鮮潔。獨坐林中。若有所待。黎近問其家世。并詢其所自來。則云胡氏。本高麗人。因失國後。避難逃亡。流落至此。黎遂其色慕。與偕歸。佈擺搖家務。措施悉當。能前知五日事。數數販貴賤不獲利。以此家益富。性好施與。遇貧窮疾苦。輒予之數金。或數十金。不少吝。鄉鄰無不受其惠者。尤好施捨僧道。及崇神禮佛事。嘗於家中建設道場。為衆生祈福。鄉人感婦盛德。每遇婦生日。或歲時伏臘。常攜香禱祝之。居數年。一日。忽謂黎曰。妾為君料量家務。有年矣。幸薄有餘貲。足供君一世溫飽。行將別君。不得不以實告。妾非人。乃上界星月狐仙也。因昏旦失次。謫降人間。至今俗孽已滿。應仍歸仙界。矣。黎強留之不可。卿卿聞其將仙去。亦爭相來挽。至於泣下。婦曰。吾有自來。亦有自去。塵俗污穢。何能久留。君等乃不欲我登仙界耶。今請與君約。吾家後院。可為我掃除淨室一所。倘遇有疑難事。或思念時。當暗我於此間。也言訖。忽有白雲擁於足下。乘之而去。衆大異之。皆惘然如有所失。嗣後。其家與其鄉人凡有思念及疑難

情事。往淨室間之。則但聞其聲。不復見其形矣。

南皐居士曰。仙人降世。時或有之。其舉止必不與尋常人同。遇貧窮疾苦。輒賑濟之。予之金。不少吝。至於鄉人戴德攀轅稱祝。此即作仙之根也。成仙豈有他道哉。

神龜

山海關外大凌河有神龜。龜之大不知其若干方丈也。常有屢龜隨之。其小者亦徑七八尺。當東三省往來大路之衝。屢造橋不成。蓋龜格之也。光緒之季。築此道鐵路工程司為外國人。橋不成。或告以大龜為巢。不之信。以大礮轟擊數四。仍如故。通請溫旨諭之。為建設道場。投請祭品於河。而橋祝之。龜乃遂徙。橋亦遂成。

南皐居士曰。溫旨下。而數十年不成之橋成。龜亦遵時務矣哉。

屍異

鐵嶺張家有一女。年已及笄。許字余姓。兩家居處。村相近也。女與其姑表弟袁某通。將謀殺余。而未得間。商之於其母。母告之曰。余之外家居西村。若倘為余外家僕也。吾往告之。急彼必從而往。則得之矣。袁聞之。舉車牛。持鐵椎往。時正月元夜也。大雪滿天。北風正厲。余方與其家人圍爐共話。聞叩門聲甚急。開門出視。袁謊言其外祖母病革。已命車來。請速往。余聞之。亟上車行。未及半里。出其不意。以鐵椎擊之。墮車死。雪封其屍。其家人不之知也。次日午間。雪化。有人見其屍。馳以報家人。大驚。往其外家探視。則并未遣人邀請報之女家。其女家卻不甚驚異。余家人心甚疑之。然無從得其證據。不敢言也。控之官。其地距縣城三百里。往返須越數日。余禍害之次夜。其家人忽見余來。顏色一如生時。惟血腥淋漓。污染襟袖。泣告其母曰。兒之死。女家實為之。官驗屍時。須請其母女到場。當見分曉。慎勿露形跡也。少露則事不諧矣。言訖。大哭。少頃不見。值官往驗時。去余之死已六日矣。余母如其言。請張氏母女到屍厥。相驗婉詞以紿之曰。小郎與女公子雖無同穴之盟。已訂結髮之誓。生離死別。祇此一面耳。務請一往。以慰幽魂。張氏深恐情跡敗露。不敢深却。佯為不知者。命其姑表袁某與其女御車以來。而觀其驗焉。至其前。屍忽起立。以一手抓袁。而以一手指其女。衆俱驚駭而走。官命具僕從大胆者往解之。不得脫。官知其有異。命拘袁及女屍。乃復踣。一鞫而服其後袁某以斬決。而張氏母女僅予監禁。獲免死。

南皐居士曰。吾見有為厲鬼以擊仇家者矣。未見有僵屍起立。如此之異者。此崇禎人者為袁某成之者張氏母女也。其後袁某以斬決。而張氏母女以監禁獲免。刑亦不當矣。

蜈蚣

雅安民有某甲者。佚其姓名。嘗以獵為生。一日出獵途中。遇一道士。偕其總觀之。以手上下摩挲良久。復與之曰。吾將助汝成大功也。今日必獲異物。語訖。飄然而去。某甲至山中。遇大雨雲霧彌漫。窈窱晦暗。避雨巖阿中。俄聞霹靂一聲。驚見山谷間有一物。朱光熠熠。吐氣如虹。與雷電交戰。撼搖山岳。震動天地。約一小時許。雷聲轟然。物亦奮鬬。視之。蜈蚣也。其物返撲之。驚駭而倒。不自知其為生與死也。移時而蜷。視己身則在其家門首。迴念往事。如在夢中。起而歸家。人詢其所往。始悉悉言之。距其家蓋約二十里許也。家人咸不之信。遍偕之往。踪跡其所在。至則見有一大蜈蚣。為雷殛斃。長數丈。頭大如斗。口啣其鎗半段。視鎗。鎗已腐如泥矣。拾之歸。以鐵椎椎其頭。不破。今其頭尚存某甲家。

南皐居士曰。蜈蚣之猛惡。雷霆無如之何。然而邪終不能蔽正也。某甲之鎗一發即中。蜈蚣雖猛。不能反傷。蓋道士助之而鬼神呵護之也。人苟用得其正。亦何邪之足畏哉。

薩達喇保侯

海龍城外民家何姓有一女年值及笄忽有一偉丈夫年可三十許冠緋紅纓戴紅寶石頂衣朝衣靴朝靴飄然而來入室私焉其家人察覺之弗能禁其地有所謂悪眼門者能書符咒水為祈禳禱祝之事乃請為符咒以驅逐之是夜法師臨壇為作法大忽以手批女臂向空而舁竟失女所在東三省之間有圍場者清帝之圍圄也方廣數千里常設官以守之芻蕘雜處無敢入其境者丈夫攜女去入圍場山間有院落一所茅屋數楹以女居其中不樵而新不爨而食獨女自飲食丈夫不一嘗也亦不見其食何飲食特有與丈夫往還者其衣服類似惟頂戴不同聞其稱呼有名薩喇侯者有名哈達侯者人以薩達喇保侯呼丈夫焉每日輒與女戲謔朝而行宴暮而行閑非此不樂也其一切與人無少異惟腥臊之氣不堪言狀女常裹物置鼻中以避其氣居半載女憔悴支離骨立形容枯槁因亟思歸乃送其父還家隔數夜仍復來人有問之者女為言其形狀或曰猴精也後遇一道士賜以塵帚一柄繫於帳間遂不復來

南皐居士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今方廣數千里大矣設官以守之芻蕘雉兔無敢入者乃有此野怪深藏其間出而為害於民亦大異文之囿矣近世蹔荒之策行深山大澤硗瘠沃壤膏腴亦皆能容山精野怪往來其中哉

春蘭瑟墓記

有王生者楚之武昌人也為客於瀛嘗夜行迷徑遥望叢林中隱隱有燈光往投焉既至則見草屋三間柴扉半掩綠蕉翠竹參差掩映從門間窺之中有一少婦彈瑟復而歌聲音一少婦焚香侍者其歌曰采采蘭猗山之阿美人千里兮思如之何蘭猗復蘭猗傷春心傷春心兮淚滂沱其音哀怨慢楚欲絶佇立聽之歌既罷乃叩門求見婦延之入謂之曰此間鬼魅良多君乃獨行踽踽宿不憺惕於中耶生因求借宿婦許之命小婢鋪設牀榻以待生曰適聞詞曲清婉抑何幽怨乃爾也女曰亦出於適然耳生曰今夕何夕得此邂逅卿能為我再彈一曲乎婦乃按絃而歌曰春風溶溶兮春意閑妾薄命兮有誰憐誰憐薄命兮淚濕昏衫夜月明明兮荒草空山生聞之亦為泣下夜深就寢女伴之宿衾枕綢繆兩情甚至已而睡熟天明視之則身宿荒塚中也其碑丈字蝕尚畧可識草而讀之其畧曰婦春氏字蘭瑛浙江杭州人善彈能工度曲歌音宛轉楚楚憐人每對客揮絃聽者輒為泣下隣圍圍恶不能及也年十八而卒以某月日瘞茲土畧志大概於碑陰云生乃知其所遇鬼為女鬼也

南皐居士曰春蘭瑛女也死而為鬼其情詞悽惋尚覺惻惻動人觀其彈絃按譜閒自傷薄命亦可哀已

梁某

民國之初海宇未甯盜賊蜂起州縣司牧殺人如麻一大故遝也蒲江有小民梁某一日晝寢恍惚入城至縣署正值縣官陞堂判案觀者如堵梁亦擠入人叢中觀焉俄聞標判已畢下令殺人忽覺身不自主立於標下不能轉動附於死犯之身押赴市曹處斬同刑者計八人以梁合計則其數為九既處決復被鬼卒押赴冥司梁亦在其數中少頃冥司陞堂按册點名則并無梁某其人冥司廵閻判官以册上無其名判官對曰此人平日所為多暴戾為冥律所不宥應受斬決惟查其事母孝故藉此以示薄懲耳冥司點頭因命鬼卒押往還陽至其家推之入門一驚而醒則具身死已一日餘矣覺絳痛未已以手自摩其頸曰我頭尚在耶其家人笑其作魘語梁具言狀乃悉懷喪事母以孝而遂得免於刑戮冥曹固重孝行也然其所為多暴戾為律所不宥猶必使其夢中受刑不得以其孝而概從末減冥曹法律較之人世尤為詳慎可不懼哉

鶴齡子

有盧子遠者清時嘗為平江宰好飼鶴居恒以鶴自隨每當風清月白放鶴天空長嘯一聲心與俱遠大有飄飄然遺世獨立之想為政亦尚清簡人以超清獻比之盧有句云難如康守趙清獻惟憶仙人王子喬可想見其胸襟遠矣一日放鶴忽盤旋空際振翮戾風飄然不返盧惆悵累日如失故人越三日鶴乃鼓喙書置於中庭盧知其有異再拜而後啟之其中皆煉丹服食之法也乃掛冠去隱於廬山別號鶴齡子後二年忽不知所之人以為乘黄鶴駕白雲冲霄去矣

南皐居士曰處叔季之世而能政尚清簡不煩而理蓋深於黄老之學者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世有以苛刻為能殘民以逞者亦當斤斤於求仙學道耳

不謂哉

某道士

有某道士者歙山人其初在俗時與某氏孀婦素相狎同往黃山進香遠中見野獸牝牡相交情欲逾動相與野合後不得雌獲然魚之比目鳥之比翼也過其處者多見之有與相識者來乃合併畀之以歸兩家父母為諷誦皇經百卷代求懺悔始得解脫然某則玉莖已落陰門如婦人婦則陰戶中生一物挺出如拒若臂家所謂陰挺者其後婦以羞愧死某出家為道士嘗携魚鼓簡板唱道情以勸世上年來遊青城人猶識之

南皐居士曰見牝牡相交而與人道之感野田草露倘作聲看亦何以異於禽獸哉其後婦以羞愧死尚覺稍有人心道士乃出家藉廟宇為藏垢納污之地神而有靈當不容此污穢之物濫刷其間也唱道情以勸世亦烏能補過哉

二王廟聖記

灌口二王廟背依山險俯瞰深濱其高與江相距纔百丈也光緒戊子秋七月大雨如注實雷交作江水暴漲至數十丈有人於雷光中望見有一物其形夭矯迫若

游龍涌水而下直撲此廟檻楹已淹及其半雷聲暴烈忽見有神騎白馬向空中殛之水一湧而退其物遂不見冬十二月水涸涓滴得一頭顱其形如牛齒牙相錯光華射目作黃金色其牙長者約尺許短者亦五六寸其大如酒杠或曰龍齒也工人舉取而藏之時任水利府者為宋越卿別駕得其一齒焉

南皐居士曰凡為害於民者神必殛之二王為灌口鎮江之神平日靈應顯著此物將為害於民且涌水以及其廟神安能坐視其狂暴哉

二王廟聖記二

辛亥蜀中路事之難惟灌城後下清單至時嘗見城內擂鼓坪山上插有大黑旗旗上特書英字嚴橫數丈下有數十白旗環繞之驚馳而過者再城破之日破潭如雨居民亦鮮有死傷者論者謂二王為灌口之福神封號顯英旗上特書英字其即為王之所示現者歟

南皐居士曰二王之神靈見於記載者屢矣灌人明沾其德禍而隱受其庇佑者為尤多然神之眷顧歷二千餘年以來馨香以報之俎豆以薦之亦灌人區區之意也豈足以答神貺哉

龍女

蔡明府傳者佚其名月夜泛舟蕪湖見有少女坐水上內之舟中閒其家世則云龍姓因誤護明珠為其母所逐故逃亡來此孫視其品貌端秀風骨不凡年纔十一隱慧絕倫留伴女公子讀書女公子愛之不啻拚若妹也隨孫居任所有吳公子者孫年家子少失父母家世中落來依孫館之下舍龍女見之謂女公子曰吳公子非常人也將來必大富貴女公子曰子何以知之龍女曰吾見其準隆而直目端而正足平而豐庳洪而清坐不斜欹行無偏陂有厚德者也特其發福稍遲耳盍以身許之乎女公子陰以語告其母不可龍女道有唐公子來求親孫意將許之而未顧其才屬為文以試之倚馬萬言文不加點真騰代才也孫大加賞識今內室傳觀焉龍女陰謂女公子曰唐公子之文非不佳特少年才俊英華發洩殆盡非載福者也終不如吳公子積厚流光為可貴耳女笑曰若常嘗譽吳公子若青自為之否龍女面頰微細究而不應女知其意告之母其母曰此寡人子何足託終身者女曰龍女相人之術亦頗近似且固彼所願即不如意矣何尤焉其母許之乃以龍女妻吳而以其女許唐訂婚姻焉具後唐入翰林未幾而卒年方二十有四也吳四十始成進士

官至布政司告職後龍女已六十矣舟過蕪湖嘈然曰吾亦欲還家耶踰入水中俟已不見遥聞水上玉簫金管之聲悠揚不絕移時始靜吳哀悼不已以詩紀之云萬頃湖波湖水平船中人向湖中行湖光艷艷人何處欲向湖心訂舊盟命舟師入水撈之終無所得

南皐居士曰龍女突然而來倏然而去仔彤天地游神太虛而莫之能測者何其神也觀其相人之術縱橫不爽尤堪為法有足傳者矣

城狐記一

清時奉天內務府庫大使保雲卿為披甲時嘗守東華門是夜出巡見有一小陽各執燈籠鐵鏈循牆而走步武整齊一若迎視者心竊疑之恐其為奸細也飛步逐之終不能及踉蹌而反次夜復如故甚怪之乃短衣束帶隱於牆陰以俟之意必得其踪跡至夜半則見燈光閃爍而來既至則執保叱曰禁城深夜溷跡其中若將為剌客耶不稱剛強盜行為也因令縛斬之保意切為言狀乃釋之其長官謂之曰吾等皆助若輩守城者也恐若輩受王之職食王之祿尚不能如吾等之盡職耳吾等豈狐也言訖率隊而去自是人多見之者亦恒不以為怪云

南翠居士曰。詈狐者必以媚。豈知狐亦有官。具盡職。更有甚於愛王之職貪王之祿者。彼以狐媚得官。而尸位以貽羞者。幾何不為狐詈哉。

城狐記二

清庚子秋八月。奉天失守。有俄大酋者。佚其名。帥軍隊入城。虜其財帛。掠其子女。及廉藏金璽。宗廟祭器之品。陳設於王宮。歌舞宴會。以為歡樂。俘虜係屬。門繫於庭下。以辱之。殆已踐踏滿志。大有楚項王置酒高會。魏武帝橫槊賦詩氣概。忽有一人自空降。以掌擊其面。猝倒地。移時而甦。遂不敢居此地。改駐將軍府焉。或云擊之者狐也。

南翠居士曰。奉天之役。諸大臣紛紛逃命。置宗廟陵寢於不顧。以致他人鼾睡於臥榻之側。曾無一若狐者。尚能以掌擊其面也。嗚呼。此清之所以亡歟。

蛙國記

江陵唐生。佚其名。小能文章。亦粗解攻掘。嘗自詡通博。以為天下莫己若也。一夜。野行失道。墜枯井中。旁有一穴。高可容身。遂見其中隱隱有燈光。向光線直行。至其處。則有二女子對坐鼓吹。意甚樂也。生竊窺見之。生意甚怒。諸之曰。卿鼓吹作何辭

殊呶呶。令人不解。其一女答之曰。一部鼓吹。皆願意為之耳。會心人當自解之。因問此是何地。女曰。此為蛙國。吾子豈未嘗聞之乎。生曰。吾嘗聞有國於蝸之角者。即謂是耶。女曰。蝸與蛙音同而字迥別。生曰。然則蝸國之外。豈別有蛙國耶。女笑曰。讀書之士。攷古證今。天地之大。草木之蕃。昆蟲鳥獸之異。無一不載於書。一蛙國而不知。其通博安在。生被其嘲笑。更不慊。乃戲之曰。吾謂國於蝸之角者。國之人非蝸也。今子之國以蛙名。則舉國之人皆蛙乎。女曰。國之人皆蛙。吾子既入其國。亦井底蛙耳。生見其激刺意甚。回眸作喜拱而立。起敬者再。復語曰。小子誠坐井窺天者。夙聞九州之外有九州。固不知世界之外更有世界也。願一快游覽。以洞眼界。女乃呼青田至。則一少婢也。命導之遊至野外。則見蒼苔碧蘚。白石清泉。風景幽雅。迥異人間。道過綠衣者數人。紅膏拖紫者亦數人。相聚偶語中有一人語曰。此海外人來。吾國衆觀者。盍一難之。一人曰。方今海外競尚文明。非復老大支那矣。恐不能難。奈何。其一人曰。姑試之。生聞之。頗憤。欲潛避之。其人已遥遥少婢曰。此黃三娘子客。若皆有東道主人之誼。奈何缺以刺刺不休。者遽達客。數人大笑而去。生恐復遇有難。之者。亟呼少婢引之還。女笑問曰。客亦知天地間有蛙國否。生唯唯。惟卑求歸。女乃

命青田送之出。飛自此不復自於。遂成謙謙君子云。

南翠居士曰。唐生嘗自詡通博。以為天下莫己若。而遇蛙國女子之難。滿招損。此後遂不敢自矜。以成謙謙君子。讓受益也。謙之為德大矣哉。

夢遊記一

南翠居士少時。嘗夢遊於洞庭。島中有朱衣人導之行。至一所。在樓閣華麗。金碧輝煌。儼然王者之居也。扁其門曰。洞庭仙子之府。旁署一聯云。山色儘教客占斷。水聲惟覺兩衆多。小立移時。有人呼之入。則見殿上一王者。山龍藻火。朱冕九旒。執玉笏。垂朱纊。侍臣則清清瓊蕊。聯翩丹陛。傳命而出。朱衣人乃引之謁。見禮畢。賜以坐。問曰。能詩乎。應之曰。亦粗解韻語耳。王者曰。洞庭風景良佳。請為我一吟之。可乎。乃吟云。一輪新月洞庭波。夜色湖光玉鏡磨。八百里中秋水淨。片帆飛看楚山多。王者拍案叫絶。因謂侍臣曰。洞庭今古之詩名作頗多。今又得此佳韻。足以光我水國。觀此子吐屬風雅。異日當以詩得名。特其不遭於時。為可惜耳。正談間。忽有擐甲執兵者上殿奏。事急。若言兵事者。王乃命朱衣人復送之出。瞥見湖中擁出一輪紅日。飛馳行空。習習有聲。少頃。復有一物。如獨角獸狀。身有鱗甲。金光燦爛。由湖中突起。與

日相鬬。光華四射。照澈天地。俄有光芒一線。閃爍如金蛇。直射心胸。驚而寤。則華胥一夢也。

南翠居士曰。洞庭之遊。夢境也。其所見所聞。則無一而非幻境。此一游也。可以知人事之夢幻矣。

夢遊記二

南翠居士既入山。秀山楚琦李子來。玩相與縱談文章。各出所為著述。以相討論。樂而忘寢。者五六晝夜。一夕。天陰欲雨。溽氣蒸人。鬱熱頻增。涼風不至。夜漏沉沉。暑氣猶未退也。倦而就寢。恍惚同行至一所。萬山貴雍。一水蒼洄。衰草堆煙。垂楊帶雨。四顧茫然。荒涼萬狀。中有一古廟。內祀孔子神位。亦儼然寢室戟門。櫺星洋池之所在。廟中寂無一人。回顧李子亦不見。但聞悲風蕭條之聲。不禁愴然有感。吟一絶云。壞壇此日秋風寒。三十里中秋意闌。楊柳滿隄花滿徑。荒烟野草任人看。且歌且泣摩淚俱下。正擬登高一望。大放厥詞。以抒其感慨悲歌之氣。李子忽至前。笑謂曰。今日之游。樂乎。余欷然應之曰。對此茫茫百感交集。吾方悲感之不暇。安暇所謂樂者乎。子曰。山川草木。天下之化機也。春秋冬夏。四序之運行也。人世榮枯。亦自然之氣有

以感之循環運用而不能測其端倪也吾心之天自有興時隨地俱泰者而又何不樂乎因出一律見示詩曰閉門終日事丹鉛珍重琳瑯百二篇看到山靈知玉趣與來豈落見珠圓佛頭故具增吾過老眼多花賴子賢自恨文章無價值先將姓字倩流傳南皐曰喜我知之矣吾心之天非所謂文章者耶乃和其詩云多君日夜著丹鉛點竄名都寶劍篇萬派波瀾江海澗九天咳唾玉珠圓談玄自笑揚雄陋潤色人稱子產賢安得江郎夢中筆生花贏得姓名傳相與大笑而醒起視季子則怡然高卧猶喃喃作夢語也呼而問之其夢中詩詞不差一字云

南皐居士曰人生一夢耳富貴功名皆夢中事大章詞魏皆夢中語父子夫婦朋友皆夢中人空諸所有作夢幻觀可也然黃帝有華胥之夢盧生有邯鄲之夢昌黎子雲有丹篆白鳳之夢則夢中夢也至若莊周之夢蝴蝶鄭人之夢獐鹿則夢而猶醒醒而猶夢也彼世之夢夢不覺而終日苦形勞神以求富貴至於魂夢顛倒者何其長夢之不醒也

南皐筆記卷四終